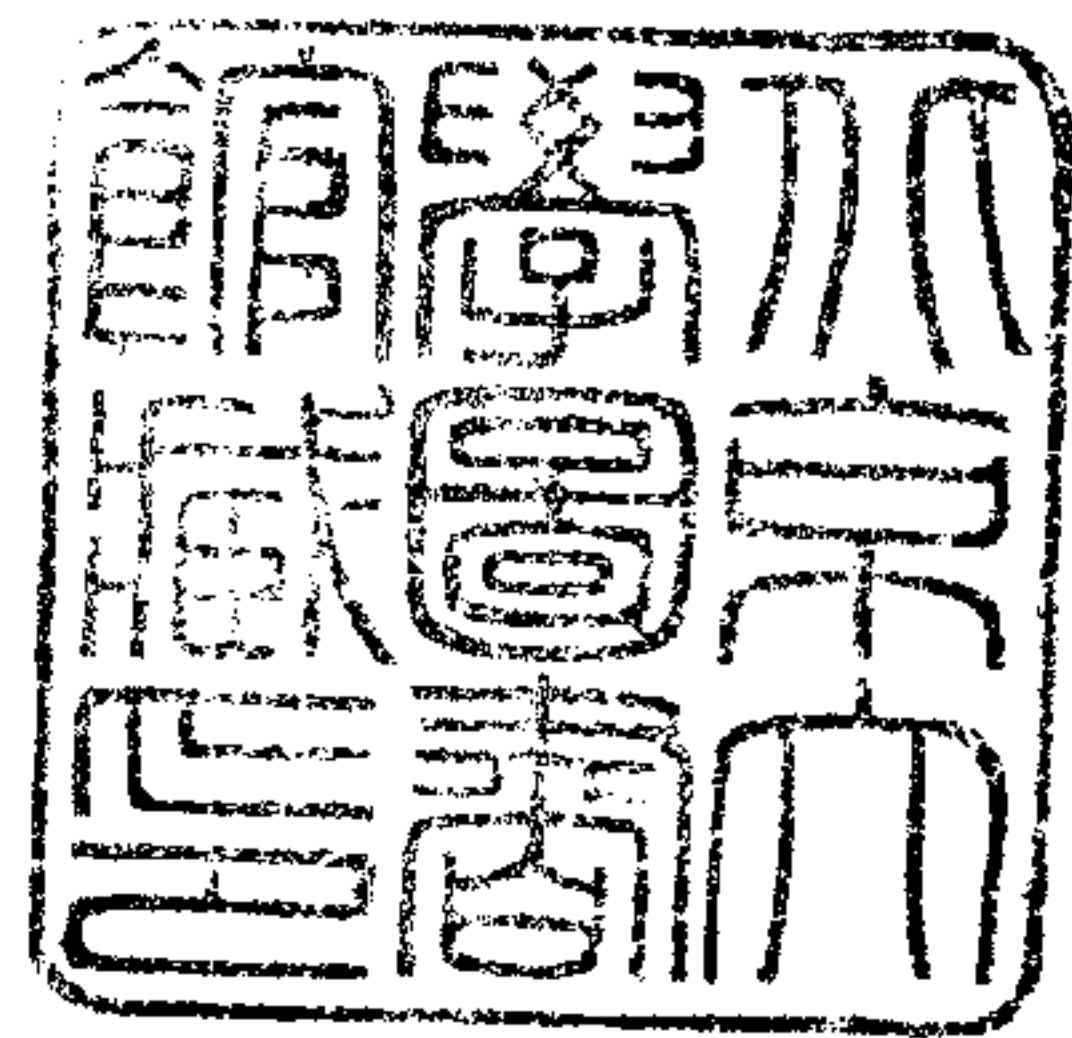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一六三・子部・小說家類

兩般秋雨盦隨筆八卷 [清]梁紹壬撰……………一

客窗閒話八卷 [清]吳熾昌撰……………二九九

甕牖餘談八卷 [清]王 韜撰……………四二五

珊瑚舌雕談初筆八卷 [清]許 起撰……………五〇九

三借廬贅譚十二卷 [清]鄒 弢撰……………六一一

兩般秋雨盦

冰開
趙之環
題

譜卷十七 羊百聖老五錢
唐姓氏振綺堂開



兩般秋雨盦隨筆 序

予中表兄晉竹梁君以宰相之華胄膺孝廉之巍科等身讀書僂指數典膏肓箴乎經疾然疑訂為史評凡夫北夢瑣言西京雜記詩人玉屑藝苑金鍼以及七籤真誥之編五燈珠林之冊靡不參同結契考異名郵陋小說于黃車約條鈔于青簡入張公之室記事拈珠登康生之堂劇談著錄成秋雨盦隨筆若干卷子受而讀之亂軋乎錦線之抽機磊磊乎星嶽之溢目已綜其全旨約有四端一曰稽古則經典釋文之遺也一曰述今則朝野僉載之體也一曰選勝則模山範水臥游之圖也

兩般秋雨盦隨筆序

一曰微辭則矧愚訂頑徇路之鐸也夫田敏白及識物昧其名楊修赤泉論族素於系或目駭豹文之鼠或口呿同穴之鴿導鮮通津佩無迷穀君則畫疑在掌藏慧以胸辨子尾之銅盤搜比干之墓碣奧如羊續不誤于杖枝博如馬遷無譏于尸口豈非事求其實而解別于常乎又若見殺烝而不知問魯壺而莫對人非稷嗣孰究朝儀地限倉荒徒工野錄君則沐浴乎家澤晉接乎祖庭登多寶之船咳唾無非珠玉入眾香之國薰陶盡是旃檀故能掇英拾華吐糟棄粕總四朝之聞見通萬

國之語言紹矢音之遺芬

文莊公集名矢音

演警記之餘緒

先生有警記韓家經緯王氏璠璣吾於此書信其濟美矣今

夫龍門之作因閱歷而始奇東坡之文引江山而為助士有心通入極身局一隅者其所撰著不過甕牖之間評楓窗之小牘已耳君則近游吳市遠適燕郊徘徊善卷之山洄溯羚羊之峽蓋吾舅氏宦轍所至君每從焉借官舍以作書堂采土風而襄縣譜登高克賦遇物能名具升嶽浮海之才為鑿險維幽之致方音輯去軼事探來賢俊咸接其履葦草木亦助其馨逸其情暢其興

兩般秋雨齋序

二

豪此所以縱吻生濤把金杯而跌宕鋸辭落雪捉塵尾而流連也乎至於五門嘖嘖聞馬舍之豬聲三臺峩峩貢虞卿之蝦鮓往往誚深鄭酤毀甚滕屠矜對鏡之青臚吐燒城之赤舌君則無心玩世有意牖民不刪寺人孟子之詩竊比公是先生之記而或謂雕刻世態有干天和摹繪物情微傷厚道是又未知草能指佞角善觸邪者固不能學味道之模稜等魏公之斌媚也嗟乎秋無可夢一燈黯淡而搖青雨最能愁萬葉淒涼而墜碧君之書成而君之身杳矣又況雙雙鵝翼聽冷月于泉

臺君配蕉卿黃夫人巽有聽月樓詩二卷貌貌鳳雛少孤星于曙後極才

子傷心之遇為文人薄命之尤蠶吐餘絲蠹畱臙字又曷禁拔劔斫地把筆問天也哉昔先兄為外大父刊左通補釋今予擬為君刻所著述而以是編先之零章斷簡雖難侔武庫之珍選義考辭要無愧雜家之作覽之者愛其記醜而博乎吾恐畏甚口而適適然驚且走也道光十七年太歲在丁酉夏五月朔表弟汪适孫拜序

香貝山

兩般秋雨齋序

三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一

詠物詩

周詩多韻少韻

桑中詩別解

張船山詩

集對

張仙

甌北按詞

詩值五千金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一

秦良玉詞

二名偏稱

荷堂

汀茫

辨姓詩

西湖竹枝詞

金元七總管

金陵詩僧

武弁能詩

徐寶幢

杜撰

西泠感舊詩

拾沒

不惜

呂叔簡語

伯夷叔齊

蘭因館

豬語牛鳴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一

鬚換銀米

琴娘

楊妃詩

世俗誕妄

陶篁村

錢宗伯對

石異

高小姊

鼈子齋

二

諷刺詩
不白
廿四堆
食酒
方子雲詩
科場對
因詩得贈
張子野
火浣布
兩般秋雨齋隨筆目一
蘇州狀元
乳姑圖
寬恕
代筆
鏡聽
瓦刺
無題詩
趙篠珊
和尚太守

兩般秋雨齋隨筆目一

三

五時衣
中秋詩
張晏埋骨
干支戲
名士受窘
毒詭
中庸非孔門書
阮王二宮保撰聯
琵琶記
兩般秋雨齋隨筆目一
毛
番槍子
南屏僧
學海堂
律中變調
索詩癡
老少年詩
治夔離
桴炭

兩般秋雨齋隨筆目一

四

姚古芬

藥轉

飛吟亭盧生廟詩

中興文字

春陰詞

山人

禁宰犬豬

羣仙液

續勝進士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一

朱閑泉詩

狼跋鴛鴦

李遜之

新婚詞

劉子明語

謝疊山琴

春寒

雷瓊道署堂聯

西樓記

五

濃墨淡墨

象棋

小照

郭婆帶

變身韋陀

葬說

都督鹽阜

輓對

汪彥章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一

高鳳卿

蚌佛

四書偶語

異稟

徐文長

貢院對

題畫詩

潞王琴

武廟對聯

六

宋端宗履硯

西施詩

黃梅橋

尋常音誤

對聯

過洋樂

孔萬

曲阜孔林

青詞

兩般秋雨金隨筆甲一

七

堯舜禹湯所舉

亂世之臣識大體

借書

喪心語

博士待詔

尼姑

小說傳奇

鐐子

趙普

國書

滇南不知孔子

貴賤同誕

古人名作

筆端刻薄

三楊

墓樹

牡丹

簪花樓

兩般秋雨金隨筆目一

八

武王

江河赤水

勤王兵解

聖諱

三蟲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錢唐梁紹壬應來甫纂

詠物詩

近時詩家詠物鉤心鬪角有突過前人者揚州張詰士詠胭脂云南朝有井君王辱北地無山婦女愁長洲女士陶慶餘詠鸚鵡云一夢喚回唐社稷千秋畱得漢文章皆合兩典成一聯而雄渾獨絕膠州李霞裳進士詠甘草云歷事五朝長樂老未曾獨將漢畱侯題外使事尤奇而確仁和周南卿茂才詠錢云眼孔小於窮措大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面形團似富家翁盡相窮形嬉笑怒罵皆有錢唐盧小曼布衣詠夾竹桃云佳士性情原爛漫美人消息總平安雋妙之思令人意遠又相傳有詠新月句云映水有鉤魚卻釣銜山無箭鳥驚弓可謂刻畫入神至吳江郭頻伽明經詠詩筒云之子遠行少鴻雁美人贈我有瓊玕則如羚羊香象微妙不可思議矣

周詩多韻少韻

周頌烈文篇末多一韻天作篇末少一韻仁和范茂才景福云移嗚呼前王不忘六字於子孫保之之下則兩

篇皆叶韻矣二詩相連蓋誤簡也說甚精確具見讀書細心

桑中詩別解

鄘風桑中一篇小序集傳皆以為刺淫而作仁和李海菀學博光壽云此戴媽荅莊姜之詩所以報燕燕于飛一什也其曰桑中上宮淇上者皆當日話別送行之地也其曰孟姜者指莊姜而言也下二章曰孟庸孟弋者庸與弋皆姜氏同姓之國因懷莊姜而兼及當時之媵妾也其說甚新海菀五經皆有著作今歿後不知藁尚存否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存否

張船山詩

張船山太守問陶嘗於吳門密蓄一妾於其夫人遊虎邱時故使相遇于可中亭畔晤談許久而夫人未之知也太守賦詩云秋菊春蘭不是萍故教相遇可中亭明修雲棧通秦蜀暗畫蛾眉鬪尹邢梅子含酸都有意倉庚療妒恐無靈天孫冷被牽牛笑一角銀河露小星韻人韻事足為山塘生色

集對

家大人嘗集一楹聯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前身陶彭澤後身韋蘇州以東坡詩對禰衡傳天然比偶惜無人能當此語者

張仙

吳縣蔣國源題孟昶像云錦江花草化春煙蜀主風流絕可憐贏得美人懷舊寵趙家宮裏祭張仙按花蕊夫人入宋私繪蜀王孟昶像祀於宮中太宗見而問之詭其詞曰張仙云祀之可以宜男也

歐北控詞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三

趙雲松觀察戲控袁簡齋太史於巴拙堂太守太守因以一詞為袁趙兩家息訟並設宴郡齋以解之想見前輩風趣其控詞云為妖法太狂誅殛難緩事竊有原任上元縣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蒼山忽漫脫逃年老成精閻羅殿失於查點早入清華之選遂膺民社之司既滿腰纏卽辭手版園倫宛委佔來好水好山鄉覓溫柔不論是男是女盛名所至軼事斯傳借風雅以售其貪婪假觴詠以恣其饕餮有百金之贈輒登詩話掄揚嘗一嚮之甘必購食單仿造婚家花燭使劉郎直入坐筵妓

宴笙歌約杭守無端闖席占人間之豔福遊海內之名山人盡稱奇到處總逢迎恐後賊無空過出門必滿載而歸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門生凡在臚陳概無虛假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為此列類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鏡定無逃影斬邪劔切勿畱情重則付之輪迴化蜂蝶以償夙孽輕則遞回巢穴逐獼猴仍復原身其羅織之詞雖云遊戲亦實事也

詩值五千金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四

江南昔有貴公子年少登科乃翁故廡仕家居於其公車北上以五千金遺之公子賦性不羈楚館秦樓一路揮霍比至京師已囊空若洗矣兼以抱病不得入場嗒焉若喪稱貸而歸翁初怒其不肖欲訶責之及還家首搜行篋見詩藁中有二句云比來一病輕于燕扶上雕鞍馬不知翁且憐且喜曰得此二句詩則五千金花得值也公子次科旋中式入詞館此可為花柳諸公作一段佳話今則無此撒漫浪子并無此跌宕詩人矣

秦良玉詞

嘗於友人齋中見懸秦良玉小像一幀上錢謝會先生
校題金縷曲一闕風流悲壯殆罕其儔其詞云明季西
川禍自秦中飛來天狗毒流兵火石砧天生奇女子賊
膽聞風先墮早料理夔巫平安應念軍門無將畧念家
山只怕荆襄破妄男耳妾之可蠻中遺像誰傳播想沙
場弓刀列隊指揮高座一領錦袍殷戰血襯得雲鬟姍
姍更飛馬桃花一朵展卷英姿添颯爽論題名媿殺寧
南左軍國恨尚詹鎖

二名偏稱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五

今人二名者往往于牋牘中單稱一字按晉文名重耳
而左氏定四年傳祝鮀述踐土之盟其載書云晉重魯
申昭二年莒展與奔吳而傳曰莒展之不立又晉語曹
僖負羈稱叔振鐸爲先君叔振則割裂之稱由來已久
馬遷葛亮其濫觴耳

街堂

今堂屋邊小徑俗呼街堂應是弄唐之訛宮中路曰弄
廟中路曰唐字蓋本此

汀茫

顧亭林先生邃于古音嘗宿傅青主家一日起稍晏青
主于戶外呼曰汀茫久矣猶酣臥耶先生怪其語青主
曰君精古音豈不知天本音汀明本音茫耶相與大笑
辨姓詩

潮州太守黃靈青先生 安瀾 嘉善人工詩善滑稽有同

年某投札誤書黃爲王先生作詩會之云江夏瑯琊未
結盟廿頭三畫最分明他家自接周吳鄭徹姓曾連顧
孟平須向九秋尋鞠有莫從四月問瓜生右軍若把涪
翁換辜負籠鵝道士情工整馭貼風趣獨絕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六

西湖竹枝詞

陶月山先生 文彬 篁村先生之祖也箸有金臺錦城摩
雲等集西湖竹枝詞二十首爲人傳誦錄其三首云錢
唐太守醉西湖堤上花枝也姓蘇郎是東風儂是草將
春吹綠到蘼蕪葉葉東風楊柳青青驄得得傍花行勸
郎收卻金丸彈畱箇鶯兒叫一聲十景塘邊是妾家小
樓斜對木蘭花西鄰阿妹聲相似莫誤敲門去喫茶清
麗芊綿情文斐疊鐵厓諸老不得專美于前矣

金元七總管

吾杭清波門外有廟曰金元七總管姚古芬述其友人陳姓者云可對唐宋八大家眾賞其工絕案康熙間徐紫珊所撰碑記謂神元時人七者行次總管其官名也

金陵詩僧

金陵水月庵僧鏡澄能詩然每成輒焚其藁樵李吳澹

川文溥錄其數首呈隨園先生先生激賞之吳謂鏡澄

宜往謁先生鏡澄曰和尚自作詩不求先生知也先生

自愛和尚詩非愛和尚也卒不往其畱澹川度歲詩云

畱君且住豈無因比較僧貧君更貧香積尚餘三斛米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七

算來喫得到新春新栽梅樹傍簷斜待到春來便著花老衲不妨陪一醉為君沽酒典袈裟其風致如此

武弁能詩

浦情田守戎嘗誦其寅友某岳王墓句云宰相若逢韓

侂胄將軍已作郭汾陽立論新奇得未曾有情田金陵

人余向於吳門響山堂陳氏見之出詩文藁若干卷見

示多有可觀記其五言絕句一首云最愛初三月彎環

恰似鈎郎心鈎不轉鈎起妾心愁情詞婀娜絕非弁員

口吻

徐寶幢

仁和徐寶幢茂才恭儉工詩文年四十日雙瞽口授經

文課徒家徒四壁亦文士之厄也記其西湖櫂歌二首

云大船埠頭楊柳青小船埠頭春水深勸君莫惜買船

費過卻春光無處尋錢唐江上大潮多遊客登舟喚柁

何儂自年年弄湖水生來從不識風波音韻深得竹西

之遺

杜撰

青春鸚鵡楊柳樓臺司空表聖詩品句也陳曼生司馬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八

集二句對云綠綺鳳凰梧桐庭院注云張子野詞請會伯祖山舟學士為書楹帖學士愛其工麗欣然書之後

遍查子野詞並無此二句蓋竟屬司馬杜撰也才人好

事往往如此

西泠感舊詩

姚大陞孝廉江蘇人寓杭有所眷畱割臂之盟後隨父

宦閩重過武林訪之則香消已逾歲矣因賦西泠感舊

詩四章云江南蕩子恨無家錦字坊西問狹邪蕪館秋

燈畱蝙蝠荒陵春水沒蝦蟆故人尚指樓頭柳漁父空

迷洞口霞辜負沙棠舟上客酒尊詩卷到天涯窈窕文
窗啟碧軒美人家近苧蘿村芳蘭佩結繡經樣杏子衫
嬌潑酒痕鬪草人歸春綽約賣花聲破夢温存爭知舊
日青驄客哭過枇杷白板門樓頭別語太淒清乍似長
生七夕盟絕代可憐人早死十年未見我成名臨流淺
土埋蘇小殘月香詞唱柳卿安得並驂瑤島鶴蒼烟吹
破嶺頭笙西冷曲港漾平沙橋上黃昏噪暮鴉榆柳洲
邊新鬼火桃花門裏舊兒家玉魚葬合肌猶暖金蛻魂
歸月易斜知否蕭郎重到此短詩和淚泣琵琶哀豔之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九

音令人酸鼻未半年姚亦卒言爲心聲固不宜爾也

拾沒

字典不知而問曰拾沒沒母果切音麼今北人所謂什
麼也

不惜

草履名不惜其來已久按齊民要術作不惜黃扶孟云
當以不惜爲是謂此物極賤雖履泥溼棄之亦不愛惜
也

呂叔簡語

明呂叔簡云今之用人每恨無去處而不知其病根在
來處今之理財每恨無來處而不知其病根在去處二
語可爲居官居家者座右銘

伯夷叔齊

張船山太守在登州府試以伯夷叔齊命題有作八比
文者則伯二比夷二比叔二比齊二比也先生題俳語
於卷上云孤竹君哭聲悲叫一聲我的兒子呵我只道
你在首陽山下做了餓殺鬼誰知你被一箇混帳的東
西做成了一味喫不得的大煤八塊可爲噴飯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十

蘭因館

白香山詩云錢唐蘇小是鄉親家在錢唐而墓不在錢
唐竹垞老人辨之詳矣然西冷坏土千古豔稱官斯土
者一再修葺借以爲湖山點綴亦何不可竹垞必欲奪
歸秀州未免已蹈爭墩之習至小青詩云杯酒自澆蘇
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小青爲虎林馮氏家姬雖襍見
諸家小說而衣香鬢影若有若無人尚憑虛墓於何有
乃陳雲伯大令文述特築其墓于孤山之麓並附以雲
友菊香且爲之誌以徵之復建所謂蘭因館以實之可

謂極才人之好事矣詠巫山者不云乎朝雲暮雨連天
 暗神女知來第幾層賦洞庭者不云乎日落長沙秋色
 遠不知何處弔湘君引人入勝正在縹緲必欲求其人
 以實之不幾梅鶴笑人耶然其題詠之作有不可磨滅
 者茲特錄其佳句大令原唱云芳姓偶同楊妹子小名
 應喚菊夫人方樞章孝廉懋朝句云樂府好歌三婦豔
 鄉親況有六朝人吳飛卿女史規臣云桃葉畫船題葉
 女梅花禪榻散花人大令媳汪小韞女史端紀事四首
 最佳其詩云鄭家嬌婢解吟詩和靖風流想見之遺址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十一

誤尋高菊潤為高菊潤說也前身為謝芳姿踏青
 春訪瓊姬墓朱竹垞毛馳黃飛白宵題玉女碑諸九鼎
 更乞茂漪書一過簪花楷法妙臨池翁大人乞墨琴夫
 詠菊焚餘詩草返魂香遺集真應號斷腸齊國淑妃原
 著姓小菁蔣家小妹是同鄉小菁鏡湖桃葉鷗盟遠
 會稽馬髦伯畫閣梅花鶴夢涼屏居孤最憶橫波暮小
 影眉樓一角寫斜陽顧眉樓有暮小又見楊娃小印
 紅容華才筆麗驚鴻容華楊叢殘著錄畱湖上詩見張
 輕薄姻緣說意中李笠翁意中綠傳奇以楊謝逸畫

圖寒翠晚謝彬有雲友及注倫潭水夜星空嘗客汪然
 依然智果西頭路絕勝仙霞萬點楓雲友死天素返閣
 碧城壇坫久名家多少蛾眉禮絳紗仙子玉鑪三澗雪
 美人湘管一枝花隔湖香豕秋飛蝶映水紅樓晚噪雅
 更訪吳宮雙玉墓牡丹廳畔竹陰斜翁大人近為瓊姬
 又各膝玉小玉夫差女亦名紫玉四詩典麗風華洵
 堪垂遠傳之後人遂成湖山掌故矣

豬語牛鳴

公治長解豬語見皇侃論語疏可與介葛盧聞牛鳴作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十二

的對
 鬚換銀米
 京師四喜班陳雙者名小生也年逾四十將畱鬚掌班
 者苦止之每年願加包銀若干遂不果畱偶閱尊鄉贅
 筆華亭顧威明家豪富性酷好梨園一日家演劇有名
 且善裝杜麗娘而已鬚髻如戟因強其薙鬚乃曰俗語
 去鬚一莖償米七石倘勿吝乃可從命顧撫掌大笑曰
 此易事耳遂令家人從旁細數計削去四十三莖立取
 白粳三百石送之鬚之遭際亦奇矣哉

琴娘

琴娘者珠江戴氏婦也雅善鼓琴偕其夫遊楚南某中
丞耳其名延請授琴羣姬並從學焉不二年中丞卒戴
夫婦遂流落轉輾至浙往來大姓家雖畧行其道要非
復曩時之尊重每當酒闌燈灺縷述舊情未始不淚涔
涔也余聞而感焉為賦金縷曲二闕云雙泛珠江艣儘
風流泰娘身樣瑩娘眉嫵生小自嫻文君技花底秋桐
慣撫總羞學尋常菊部一曲水雲瀟湘調竟公然轉入
臨淮府鵝比翼鳳鸞伍藜藜夜靜軍門鼓好良宵闌干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三

月轉花陰亭午半臂添寒尚書醉屏後金釵楚楚齊頰
首邯鄲學步絳帳高談勾挑法把霓裳譜作鴛鴦譜飄
泊恨不須詠剡地鴟啼血怪無端房中曲奏鼓宮宮絕
幸屋俄成山邱感化去朱門劍舄有多少花啼柳泣何
況堂前雙飛燕更誰容重向雕梁歇飛絮影化萍葉漂
流卻向明湖側恁恩恩宮移羽換珠狼翠藉舊日鞦韆
三千拜今日鶉衣百結回首望侯門天隔大有水雲揮
琴意莽江山重話梁園雪春夢事感而述嗟乎始則王
侯笑傲繼則賓客飄零比比是也獨一琴娘也哉

楊妃詩

美人例為人憐雖至亡國敗家猶有起而原之者袁簡
齋先生先開脫楊妃一則曰唐書新舊分明在那有金
錢洗祿兒再則曰如何手把黃金鉞不管三軍管六宮
趙甌北先生竟褒獎楊妃一則曰馬嵬一死諸軍退妾
為君王拒賊多再則曰張均兄弟今何在只有楊妃死
殉君

世俗誕妄

吾杭清泰門外有時遷廟凡行竊者多祭之濟寧有宋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四

江廟為盜者嘗私祈焉汲縣有紂王廟凡龍陽胥禱于
是穎之衛靈公廟閩之吳天保廟亦然湧金門外有張
順廟赤山埠有武松廟石屋嶺有楊雄石秀廟閩楚多
齊天大聖廟黔中多楊老令婆廟此皆淫妄之祀又有
謬誤者陳州城外厄臺有廟顏曰一字王佛即孔子也
北方牛王廟畫百牛于壁牛王居其中則冉伯牛也温
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鬢鬚相公無婦于是合而為
一則杜拾遺伍子胥也雍邱范郎廟塑孟姜女偶坐者
乃蒙將軍恬也孤山林和靖祠塑女像為偶題曰梅影

夫人之位或戲之曰何不兼塑仙鶴郎君世俗誕妄真是匪夷所思又凡廟中司事之人吾鄉名之曰廟鬼所作所為往往戲侮神聖如關帝手中所執之扇末署款云雲長二兄大人屬書愚弟諸葛亮真堪發噱又某年吾郡作保沙會各廟神像俱迎聚于西湖瑪瑙寺前于是諸神持帖互拜最奇者大士名帖云愚妹觀世音歛衽拜尤堪捧腹也

陶篁村

會稽陶篁村先生元藻買墅于西湖葛嶺之麓名曰泊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十

五

鷗山莊六十餘娶一妾為餽老計家曾伯祖山舟學士調以詩云病來久不見陶潛隔著重城似隔天昨夜中庭看星象小星正在少微邊聞說蓉江泛艣枝已成陰後未涼時一枝柳粟無人管付與樵青好護持不是朝雲侍老坡也如天女伴維摩對門有箇林和靖冷抱梅花奈爾何好將斑管畫眉雙莫染星星鬢上霜比似詩人張子野鶯花還有廿年狂此四首隨園老人已采入詩話中復有再調篁村二首云湖光如鏡復如奩中有飛來比翼鷓惱煞畫船樓外泊紅闌添上一重簾一幅

新翻秘戲圖海棠側畔老梅株問年三五盈盈月不見猶憐況老奴先生沒後如君守志不嫁後四十餘年余與先生令孫春田學博軒遊詢之如君尚在年已六十餘長齋繡佛足不出戶每食則設于先生小像之側進酒侑食如事生禮亦一段風流佳話也先生工詩古文詞兼長制義顧南北十上鄉闈不得售在京師有日者兼精風鑑謂之曰君命中金寒水冷無分功名雖然骨格清奇不名世當壽世也使相諸郎則曰皆科第中人也先生遂絕意進取二子廷琛廷琬先後登甲科出宰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六

劇縣先生買宅湖山徜徉詩酒乾隆甲寅春田以新補弟子員入場先生見獵心喜意欲重攜鉛槧諸姪輩止之不可戚友咸止之亦不可于是春田來奔告于山舟學士學士往謂之曰篁村爾求死耶何其老而無恥也先生曰吾文興頗勃勃故偶作是想耳學士曰是不難俟首場畢後君為擬程吾來同作屆期學士偕先生至青雲街陶氏書坊接考知首題為夫子之牆一節兩公共硯凝思論題舉筆文成皆清微淡遠之音比膈發則是料中式之文皆拮據爾雅及廣雅考工三禮而成者

學士謂先生曰此中須丹壁垣墉吾與子黃土積牆復從何處討生活耶相與乾笑而已

錢宗伯對

嘉興錢蔣石侍郎載奉命祭堯陵辨今堯陵之非既覆

命具摺奏之摺計二十七扣奉

旨申飭又乾隆庚子典江南試取願問作解首三藝皆駢體經磨勘停三科京師以二事爲對云三篇四六短章欲于千萬人中大變時文之體一摺廿七餘扣直從五千年後上追古帝之陵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七

石異

宋牧仲筠廊偶筆載有人于歸州香溪得一石大如斗剖之得雌鴛鴦石一枚後復過此溪又得一石剖之得雄鴛鴦石一枚因琢雙杯寶用之已奇絕矣壬幼時嘗聞山舟學士云有人寶一水石上作山樹形尾有杜詩一句云石出倒聽楓葉下其人絕愛行篋中常以自隨一日過黔州某溪偶于篷窗把玩失手墮水因停舟雇人撈取良久得一石大小無異前石而花紋迥殊末亦有詩句則櫓搖背指菊花開也再下搜取復得前石此

等神物其生之也奇其合之也尤奇

高小姊

天啟時御前牌子高永壽年未弱冠丹唇鮮眸姣好若處女宮中以高小姊呼之凡宴飲之際高或不與合座爲之不歡後端午日隨帝遊西苑溺死見天啟宮詞注

鼈子疊

乾隆中有方伯某公莅浙見文牘中有鼈子疊三字投牘于地曰此明明是疊字何得誤讀爲門耶一吏從旁從容拾牘援大雅鳧鷖之說以進曰舊注疊音門謂水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六

流峽中兩峰如門也某公憮然曰微子幾誤乃公事子卽吾一字師也某公之虛懷此吏之博雅人兩美之

諷刺詩

諷刺之詩意不可不露亦不可太露故不宜賦而宜比興也詠蟬詩云莫倚高枝縱繁響也應回首顧螳螂詠瀑布詩云流到前溪無一語在山作得許多聲詠鐵馬詩云底事丁冬時作響在人簷下不平鳴詠夏雲詩云無限旱苗枯欲死悠悠閒處作奇峰皆急切言之而仍出之以蘊藉者惟仁和單斗南先生詠蚊詩云性命博

膏血人間爾最愚。嚙膚憑利喙。反掌隕微軀。此則痛詆之不遺餘力。貪讒之吏。讀此能無凜乎。

不白

陳太僕句山先生年逾耳順。鬚尚全黑。裘文達公戲之曰。若以年而論。公鬚可謂抱不白之冤矣。

廿四堆

越中蠡湖之濱。獅山之側。俗名廿四堆。皆南宋宮人墓也。山陰邵蕘畦先生詩云。蠡湖湖水明如鏡。照出興亡事可哀。二十四堆春草綠。錢唐風雨翠華來。余曾過其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五

地賦二絕云。蠡湖一水近蘭亭。淺土埋香尚有靈。當日承恩知未徧。翻從地下傷冬青。零落花鈿冷翠翹。誰將遺事問前朝。宮人斜外雷塘路。一樣傷心廿四橋。

食酒

有闌闌子作日記冊云。某日買燒酒四兩。食之人遂傳為笑柄。而不知亦未可非也。于定國傳曰。定國食酒數石。不亂。柳子厚序飲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則酒之言食其來有自。

方子雲詩

歙縣方子雲。僦屋長干。忘情榮利。詩憑意造。近體尤工。五言如送夏湘人出關云。山勢盤元氣。湖聲折大荒。舟次云。石爭雙派水。雲鬪兩來風。登金山云。萬古不知地。全山如在舟。竹林寺云。石氣青樓閣。湖光白古今。七言如句曲山云。雙峽束江通。楚蜀萬峰送。雨落淮徐潤。州懷古云。人鉏北府新生草。江走南朝舊夕陽。舟次即目云。潮初出海如雲白。月乍離山抵日紅。石湖舟中云。風急忽疑星欲墮。舟移如與月同行。鎮海樓云。急水與天爭入海。亂雲隨日共沈山。清涼山云。高閣紅扶臨澗樹。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三

小亭青受隔江山。絕句如長干寺見隔院玉蘭云。粉裝玉琢素衣裳。拂面風來特地香。不阻遊人阻詞客。人間無賴是紅牆。新月云。雲際纖纖月一鉤。清光未夜挂南樓。宛如待字閨中女。知有團圓在後頭。小亭獨坐云。小亭三面疊雲根。坐把澆愁酒一尊。西下夕陽東上月。一般花影有寒溫。風韻獨絕。

科場對

謝金圃 壻 吳 玉綸 德定圃 保 沈雲椒 初 典試頗不滿於眾口作對云。謝金圃抽身便討吳玉綸。倒口就吞德定

圃人傍呆立沈雲椒衣裏藏刀雙關拆字巧不可階又
浙江乾隆丙子鄉試兩主考一姓莊一姓鞠莊公顛顛
而鞠公不謹有人集杜句嘲之云莊夢未知何日醒鞠
花從此不須開尤極現成鞠試畢回京語陳句山太僕
云杭人真欠通如何鞠可通菊公不荅鞠詰之公曰吾
適思月令鞠有黃華耳鞠大慙未幾死人以為語讖云
近有某公分拔禮闈卷中有用毛詩佛時仔肩者則批
云佛字係梵語不可入文內復有用周易貞觀二字者
則又批云貞觀係漢代年號不可入文內因有為之對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三

者云佛時是西域經文宣聖悲啼彌勒笑貞觀係東京
年號唐宗錯愕漢皇驚又姚秋農總憲典順天鄉試有
用尚書率循大卞者則批云大卞二字疑天下之誤是
科蔣秋吟侍御分拔有用尚書不率大戛者則批云大
戛二字不典因對云蔣徑荒蕪大戛含冤呼大卞姚墟
榛莽秋農一笑對秋吟語妙絕倫皆可與左邱明兩目
無珠趙子龍一身是膽同作科場話柄也

因詩得贈

三山鄭汝昂工詩貧甚一相知令廣東鄭寄詩云三尺

兒童事未諳飢來強扯我襦衫。老妻牽住輕輕語。命正
修書去嶺南。其人得詩因厚贈之。案青瑣集載張球獻
詩于呂許公云。近日廚中乏短供。兒童啼哭飯籬空。內
人低語向兒道。爺有新詩上相公。鄭詩蓋本於此。

張子野

宋初呼張子野為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此人人知之
也。歐陽文忠又呼為桃李嫁東風郎中。以子野一叢花
詞有不如桃李猶得嫁東風之句也。見范公稱過庭錄
火浣布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三

莊芝階舍人仲方自蜀中歸攜火浣布一方。徧示同人
質厚且麤。以手捫之。泠泠然。冷溼。溼膚。雖入火不燃。而
見燄則黑。並無愈濯愈潔之說。考火浣布有三。最上者
火鼠之毛所織。其次火木之皮所織。紋理細膩。並出海
南諸國。最下則蜀中建昌所出名曰石絨。生巖隙間。土
人采以為布。能去諸物之垢。不可為衣。芝階所攜。卽此
是也。

蘇州狀元

本朝殿撰吳下為多有蘇人。以此誇于座中。忽一人冷

語曰蘇州出狀元亦猶河間出太監紹興出情民江西出剃頭師句容出剔腳匠物以類聚無足怪也案此戲語亦有所本唐王定保摭言載一則云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我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希矣

乳姑圖

山陰某忘其姓名有題乳姑圖詩云兒勿啼婆婆將與汝棗梨兒且去騎竹馬嬉兒前牽娘雙淚流東邊一隻兒要留口講指畫向婆語婆婆不小喫乳羞婆婆不小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三

喫乳羞不鋪張盡孝門面語而描寫妮妮之態自然入情

寬恕

唐唐臨性寬仁多恕欲弔喪令僮歸取白衫僮乃誤持餘衣懼不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又一日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乃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宋王且局量寬厚家人欲試之以少埃投羹中公惟噉飯問何不食肉曰我今日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曰我今日偶不喜飯可具粥二公

之度相似凡褊急而苛刻者可以為法

代筆

古書名家皆有代筆蘇子瞻代筆丹陽人高述趙松雪代筆京口人郭天錫董華亭代筆門下士吳楚侯山舟學士書名噪海內而從無代筆湯畫人庶常錫蕃沈友三明經益頗肖公書嘗為人作字署學士名實非代筆也

鏡聽

崑山徐大司寇乾學昆季三人未第時除夕相約鏡聽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三

乃翁偵知之先走匿門外俟三子之出揖而前曰恭喜弟兄三鼎甲諸子知翁之戲已也不顧而走則有二醉人連臂而來甲拍乙之肩而言曰癡兒子你老子的話是不錯的蓋以俳語相戲也已而果應其言又錢塘黃文僖公機未遇時鏡聽聞二婦人相語云家有二雞明日敬神宰白雞乎宰黃雞乎其一曰宰黃雞可也機雞同音遂以為讖

瓦刺

西海有魚名瓦刺其目入水則暗出水則明凡物皆動

下頰此魚獨動上齶見人遠則哭近則噬故西域稱假
慈悲者曰瓦刺制之者惟仁魚蓋此物徧身鱗甲刀箭
不能入惟腹下寸許是肉仁魚鬚最利故能尅也仁魚
性極慈嘗負小兒登岸誤斃之遂觸石死而獨能制彼
所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也

無題詩

余在京師凡遇諸伶侑座酒闌燈炮往往漠然人或以
矯情譏或以木石誚迥然不顧也一日見某部某郎不
覺傾倒形輸色授頗難自持然獨繭抽絲無由作合也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三

因賦無題二章云尋到蓬山別有春好將綺筆寫芳因
鈎駢格磔渾難語撲朔迷離兩不真願作鴛鴦中後約
化為蝴蝶夢前身玦鑲消息全無準腸斷愁紅悶翠人
不沾情處惹情魔如此相思可奈何後落梅花酸意透
倒垂蓮子苦心多鳥因銜恨思填海狐爲生疑怕渡河
欲託微波通一語生防前面有鸚哥

趙篠珊

仁和趙篠珊先生銘湖北安樂縣知縣以呈誤歸一琴
一鶴頗有祖風擔石無儲不改其樂嘗作小詞白遣記

其遊西溪齊天樂云清流澹沱有一鷺飛來白頭似我
又臨江仙詠秋海棠葉云斷腸人不見畱得綠衣裳皆
綽有風趣也

和尚太守

王樹勳者山西人始爲京師木蘭院道者後薙髮爲憫
忠寺僧饒于資遂潛自蓄髮遵例報捐同知選授湖北
某缺旋擢郡守會調繁入京侍御石公承藻首發其奸
嚴詢得實遂編菅黑龍江先于刑部衙門前荷校兩月
然後發遣大典舒鐵雲孝廉有和尚太守謠一篇紀其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五

事詩長不備錄記其起四句云棄民爲僧如禿鷲棄僧
爲官如沐猴宦成黃鶴樓邊住事敗黑龍江上去讀之
失笑

五時衣

今江南人嫁娶新婦必有五時衣按齊明帝紀武陵王
闕太后遺物命畱五時衣各一襲五時者謂春青夏赤
季夏黃秋白冬黑也江南沿六朝之遺故猶有此名

中秋詩

王次農明府辰在京師集同人賞中秋限秋字賦詩有

某君句云十分明月五分秋為時傳誦又吾杭同人小
課以月餅命題姚古芬五律起聯云舉頭看明月把酒
問青天以蘇對李天造地設黃相圃先生模擊節嘆賞
以為此題絕唱也

張晏埋骨

金玉珠寶無不出土者故古人戒厚葬也然亦有時相
反者宋壽州張侍郎撫州晏丞相俱葬陽翟相去數里
有盜發張墓得寶器甚多遂完其棺掩覆其穴繼發晏
墓棺中惟木胎金裹帶一盜失望大恚以刀斧碎其骨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三

而出一以厚葬完軀一以薄葬碎骨事之不可知者也

干支戲

明王完虛中丞點萬歷甲辰進士好諧謔初仕為鄒平
知縣與章邱接壤一日與章邱令相見令問公年荅云
乙亥回問之荅云亦乙亥公笑云某是鄒平一害兄便
是章邱一害又有人賀新婚回人問新人容貌如何曰
未言其貌先言其命辛酉戊辰乙巳癸丑其人不悟則
曰新有婦人一似鬼醜也

名士受窘

達官厭棄名士名士遂傲慢達官然亦有時受其窘者
吳江郭頻伽磨飲於友人處有某太史在座少年甲第
未免意氣凌人頻伽語氣之間多所狎侮太史不堪其
謔作而言曰頻伽先生有何開罪卻句句奚落下官頻
伽曰公讀書中秘言當雅馴奈何以稗史之談挂諸齒
頰太史曰晉書百官志朝士七品以下不得稱臣但稱
下官南北史亦然某承乏翰林官止七品稱下官禮也
先生獨未之前聞乎頻伽慙不能荅

毒謔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三

明嘉靖間一內璫銜命入浙與司北關南戶曹司南關
北工曹飲宴璫欲侮縉紳乘酒酣為對云南管北關北
管南關一過手再過手受盡四方八面商賈買賣辛苦
東西此璫故卑微曾司內閣工部君所素識者因荅曰
我須相報但勿瞋乃可遂云前掌後門後掌前門千磕
頭萬磕頭叫了幾聲萬歲爺爺娘娘站立左右璫怒憤
攘臂至欲自裁二司力勸而止雖屬毒謔實侮由自取
也

中庸非孔門書

葉書山庶子謂中庸一書非子思所作其說云偽託之書罅隙有無心而發露者孔孟皆山東人論事俱就眼前指點孔子曰會謂太山又曰太山其積孟子曰挾太山以超北海又曰登太山而小天下就所居之地指所有之山人之情也漢都長安華山在焉中庸引山稱華嶽明明以長安之人指長安之山其為漢儒偽託無疑

阮王二宮保撰聯

劉文清公在相位太夫人九十誕辰

仁廟賜壽備極恩榮阮芸臺宮保撰聯云夫為宰相哲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无

嗣為宰相歷六科之賢孫又將為宰相八座聲名驚海

丙

帝祝期頤卿士祝期頤合三省之黎庶以其祝期頤九旬福壽慶江南蓋其時文清以兩江總督遙執相權而洵芳先生已階至二品也冠冕堂皇罕有其匹慶蕉園宮保鎮粵王省厓尚書鼎贈聯云恩衍章平祖父子孫三宰相家傳忠孝弟兄叔伯四將軍鉅製鴻題足以稱其家乘又先文莊既相後嵇文恭贈聯云秋圃黃花韓相國春風紅杏宋尚書臺閣頌揚又何其妍麗也

琵琶記

高則誠琵琶記相傳以為刺王四而作駕部許周生先生宗彥嘗語余云此指蔡卞事也卞棄妻而娶荆公之女故人作此以譏之其曰牛相者謂介甫之性如牛也余曰若然則元人紀宋事斥言之可耳何必影借中郎耶先生曰放翁詩云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據此則斯劇本起于宋時或東嘉潤色之耳然則宋之琵琶記為刺蔡卞元之琵琶記為指王四兩說並存可也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三

毛

佩觿集云河朔謂無曰毛今粵中及西蜀皆然按東坡請人喫毳飯曰飯也毛菜也毛蘿蔔也毛則古人行文往往用之然猶曰紀載方言敘述遊戲耳後漢書馮衍傳飢者毛食五代史黃繡綽賜緋毛魚袋則典冊高文亦用之矣

番槍子

萬紅友先生詞律一書其辨洞仙歌之襟入醜奴兒揉碎花箋之為殘缺祝英臺近鶯啼序之別無添字三臺

之分兩段為三段笛家之當移掇句讀細心校訂允推詞學功臣他如嘯餘圖譜之複收誤收如金人捧盤之卽上西平蝶戀花之卽一籬金念奴嬌之卽賽天香六醜之卽箇儂高陽臺之卽慶春澤望梅之卽解連環過秦樓之卽惜餘春雨中花之卽夜行船玉人歌之卽探芳信紅情綠意之卽暗香疎影莫不醜詆之不遺餘力其辨體辨句可謂精且確矣然亦有時拔勘未精者律中第十一卷收韓玉番槍子一調而數闕以後又收李獻能春草碧一調細考字數句法無不相同且韓詞尾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三

句三字是春草碧而李卽以為名亦猶賀新郎之名乳燕飛水龍吟之名小樓連苑臨江仙之名庭院深深偶立新標並非異製然則春草碧之卽為番槍子無疑也惟有數字平仄稍異依先生舊例則當收作又一體或于韓詞旁注可平可仄字樣而以春草碧之名附于番槍子之下則事歸一律矣

南屏僧

淨慈寺主講明中 大恆 善詩畫畫筆雅近井西老人詩五言特雋過平和橋云魚蝦爭小市雞犬亂孤村雨中

送客云落花成小劫流水悟前因皆不媿高人吐屬示寂世壽五十八辭世傷日五十八年一報周謝家活計霎時收披蓑赤腳千峰去不問蘆塘舊釣舟繼之者曰讓山 篆玉 工隸字五言句云涼語竟忘久松風不斷吹是眞得靜中三昧者又繼之者曰主雲 際祥 工畫淡墨山水今主席者曰松光 了義 善鼓琴飲酒畫山水兼工小詩此外則有萬峯庵之小顛尤能以游戲具神通者得毋南屏例得詩僧其泉石秀靈有以致之歟

學海堂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三

阮芸臺宮保到處好提唱風雅道光四年于廣東觀音山建學海堂仿浙江詒經精舍例也其地梅花夾路修竹繞廊中建廳事三楹後有小亭邃室高依翠岫平挹珠江頗極瀟灑之致每月集書院生童子此課詩古文詞焉宮保自撰楹帖云公羊傳經司馬記史白虎德論雕龍文心極古香古豔之致

律中變調

舊人詠梅花句云慙三更月是知己此一瓣香專為春陳子肅妓館詩云青銅三百一斗酒荔支十八誰家娘

餘姚鄭耕餘贈人句云人皆欲殺今之白我醉須埋昔者伶嘉興吳澹川題周香度詩稿句云拋五斗米就三徑腹萬卷書手一杯海昌陳益齋句云古松奇似老名士初月嬾於新嫁娘會稽胡西垞詠蓼花句云何草不黃秋以後伊人宛在水之澹又有人詠十月桃句云劉郎再來歲云暮王母一笑天爲春諸聯倔強盤曲句法新而用意別皆七律中之變調也

索詩癡

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貫休覓句詩也人以為是失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畫

貓詩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羅隱詠牡丹詩也人以為是女障子詩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曹唐漢武宴西王母詩也人以為是鬼詩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楊蟠詠金山寺詩也人以為是豸人量四至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吳僧白塔寺詩也人以為是分界堠子詩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白香山詠楊妃詩也人以為目連救母詩秦地關河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駱賓王詠古詩也人以為是算博士詩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還自

點燈來程師孟詠所築堂詩也人以為是登溷詩王莽弄來仍半破曹公將去定平沈李山甫覽漢史詩也人以為是破船詩雖屬揶揄然亦切中至若和靖先生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陳輔之以爲有類于野薔薇詩夫薔薇叢生初無疎影花影散漫烏得橫斜是真無理取鬧不待辨而自明又有人謂坡公曰此二句詠桃詠杏亦何不可坡公曰有何不可只恐桃杏不敢當耳斯言最爲冷雋近有人詠梅花句云三尺短牆微有月一彎流水寂無人語極幽靜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一幅絕妙偷兒行樂圖也可謂詼諧入妙矣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畫

老少年詩

趙甌北先生詠老少年句云雞皮三少候鶴頂百年功李散木先生詠老少年句云白髮上陽重被召青衿歧路忽登科一寫其貌一寫其意又有人一絕云一曲琵琶塞外哀夢爲小草傍宮苔秋風繫足書傳到猶帶關氏血淚來全從雁來紅三字著想巧不可階

治夔離

俗凡小兒女噴嚏呼千歲及大吉考燕北錄戎主太后噴嚏近侍臣僚齊聲呼治夔離猶漢呼萬歲也俗蓋本此

桴炭

老學庵筆記謝景魚家藏陳無已十餘札皆託酒務官買浮炭者浮炭入水即浮蓋即桴炭也按浮桴二字古或通用觀浮思廣雅作桴思可見白香山詩日暮半鑪桴炭火則桴炭之稱唐時已有之矣又蜀人燒竹為炭亦見筆記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姜

姚古芬

姚古芬 伊憲 仁和諸生工詩賦九試棘闈不得售戊子

出場以暴疾卒亦可悲已娶秀水朱氏庚垣編修 階吉

穎雙侍御 達吉 之胞妹生小工詩貌亦妍雅乃結縵未

及一年猝患瘋疾蓬垢獨居時而對影喃喃時而書空

咄咄顧矇昧之中猶日誦文選離騷不去口古芬百計

延治迄于無功然終身鰥居不易其志曾賦無題四章

云彩鸞六六數雙眠記聘雲英已十年越國村溪看姊

妹漢家樓殿寓神仙紅檐風怯丁冬鐵錦瑟春安子夜

絃指點蓬萊山不遠只教為雨莫為煙豈關噩夢召巫醫 病從一 畢竟聰明誤可知人世因緣來鬼妒女兒心地亦書癡幻成海蜃空空見想落杯蛇漸漸疑不是飛龍真沒藥當歸情事費猜思手把芙蓉讀楚騷一聲樓笛下江皋酒懷蕉萃羞郎索鏡影蓬飛怨伯勞夢裏月乾雙照淚天邊雲閣遠題臺北征杜子歸來日舊繡空江拆海濤秋河牛女各西東掩抑心扉未敢通杜宇卿為且過鳥守宮儂亦可憐蟲難消香茗多才福忍種離支側挺叢誰奪王珉好團扇紫櫻花下太恩恩讀其詩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姜

亦可想其情之不薄矣

藥轉

玉溪生藥轉詩向無明解江都陳午橋太史箋注謂聞之朱竹垞云是如廁之義本道書然亦只五六一聯用如廁故事耳又有以為男色者亦苦無據近有註義山詩者云此係詠閨人棄私產者次句換骨者謂飲藥墮之三四謂棄之後苑五六借以對襯結則指歸臥養疴也此說奇闢然不知何本

飛吟亭廬生廟詩

世傳呂純陽應舉時遇鍾離子于逆旅授以仙訣遂不復之長安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有人作一絕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逢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鍼砭處意極正大有人過邯鄲盧生廟詩云四十年中公與侯雖然是夢也風流我今落魄邯鄲道要向先生借枕頭詎諧處意極洒脫

中興文字

宋高宗南渡禪位太后詔書云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其猶在秦檜在相位建一德格天閣有朝士賀以啟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雖皆不稱然俊偉高華自是中興文字

春陰詞

吳穀人祭酒詞華蓋代然偶以彫琢揜其才氣穉存洪太史評其詩如青綠溪山尚未蒼古是已余謂祭酒著作以倚聲爲最余酷愛誦其望湘人春陰詞一闋云慣畱寒弄暝非雨非晴誤拋多少春色半帶閒愁半迷歸夢黯黯藤蕪空碧閣處雲濃禁餘烟重欲移無力最晚

來如雪東欄一樹梨花明白辜負飭簫巷陌已清明時過嬾攜遊屐只潤遍薰鑪約畧故香畱得天涯燕子問伊來也可有斜陽信息聽傷人半响呢喃似怨暮寒簾隙按望湘人上半段第五句下半段第七句舊皆有韻自竹垞先生誤之遂沿訛至今細膩熨貼玉田白石不得專美于前余向拈此題曾賦金縷曲云春在冥濛處怪東風無端收拾蜂情蝶趣淡煞梨花濃繁柳嬌煞海棠一樹更何俟綠章乞取庭院深深簾窳地膩薰鑪潤逼沈檀炷香篆外逗飛絮佳遊已誤尋芳侶好繁華樓臺十里鶯花無主剗厚濃雲癡不醒竟把韶光勒住更不放斜陽一縷梁燕呢喃聲不定似猜詳明日風還雨鎮相對說愁緒脫稿頗自愜心讀先生作爽然失矣

山人

明季士大夫多重山人如陳眉公王伯穀皆名噪一時有黃白仲者閩人慣遊秣陵僦大宅以居以詩自負好衣鮮衣曳華鞵乘大轎往來顯者之門一日拜客歸橐中窘甚與夫索雇錢則曰汝日攜黃先生其肩背且千古矣尚敢索錢耶與夫曰公貴人也無論昇五體以出

卽空昇此兩犇亦宜酬我厚值彼此爭言不已一友過而解之曰一榮其肩一高其足兩說俱有理各不受賞可也輿夫掩口而去此事可入笑林

禁宰犬豬

宋徽宗崇寧間范致虛為諫議謂上壬戌于生肖屬犬人間不宜殺犬徽宗允其議命屠狗者有厲禁明武宗南幸揚州兵部左侍郎王抄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太師鎮國公朱鈞帖云照得養豕宰猪固尋常通事但當爵本命且姓字異音同況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五

食之隨生瘡疾深為未便為此曉諭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將豕牲不許喂養並易賣宰殺如敢故違本犯及當房家小發極邊永遠充軍古今怪事無獨有偶如此

羣仙液

奉聖夫人客氏命美女數輩各持梳具環侍左右偶欲飾髮遽挹諸人口中津用之自云此方傳自嶺南祁異人名之曰羣仙液服之令人老無白髮見天啟宮詞注

續榜進士

湖州嚴海珊先生遂成雍正二年續榜進士嘗有句云

彭衙分拜三年賜絳市俄傳六日蘇運典極天成之巧

朱閑泉詩

仁和朱閑泉司訓人鳳青湖先生之子也工詩善畫久困場屋遂改習度支遊粵東為名幕者垂二十年著有祖硯堂詩詞稿余最愛誦其金陵懷古二首云要典重刊馬鳳陽小朝廷上劇披猖下流地豈唐靈武偽種人非夏少康一網盡成羅漢獄兩年空似俳優場可憐南部烟花錄斷送畱都土一方誰言淮北不須憂警報時聞急上游蟋蟀相公空富貴蝦蟆天子太風流金牌曲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甲

譜桃花恨鐵囊戈沈燕子愁畱得繁華舊明月照他歌舞十三樓沈雄頓挫音節蒼涼其他佳句五言如霽雪云日冷難爭色山明不受煙湖上寓樓云波光沈小艇增影壓春愁冲泉道暑湖上白雲庵云樓開三面水風亂一池荷七言如將抵邗上舟中遣懷云吟情似水初分派歸夢如雲欲渡江半閒堂云江上生逢汪立信尊前死別廖瑩中臨安懷古云塞外已忘援父母夢中始信索山河寄家信云客路大都多寂寞旅人強半說平安夕陽云儘多寒色翻鴉背大有閒心送馬蹄送何蘭

士太守出守寧夏云酒泉太守真名士水部郎官舊諫
臣出都別友云人從漂泊遺鴻爪天入清寒健馬蹄落
葉云平野盡消無賴綠夕陽都作可憐紅白樓送別云
半幅帆開風五兩一枝筆走路三千南城寓齋云樹因
驅暑生風葉蟬已知秋怕雨聲塘棲夜泊云雁將來候
蘆先白霜到濃時月有烟集湖上第一樓云湖雲貼水
欲成雨風葉當窗先借秋警鍊超拔皆卓然可傳之句
也

狼跋鴛鴦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望

幽風狼跋一篇詩人比興以類柰何以狼比聖周公雖
處危疑何至如狼之跋躄蜀人楊少卿民望云狼之遇
人先旋繞于人之四旁甚疾人爲之戰懼自失然後食
之詩人蓋以狼之跋躄比四國而周公處其中不懼也
又小雅鴛鴦一篇注云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
萬年則福祿宜之矣夫鴛鴦之雁畢羅此豈吉祥善事
而以與主人之福祿管東溟曰此刺幽王之詩也二章
一反一正以爲諷諫于飛則畢之羅之在梁則戢其左
翼明靜者之无咎動者之有災也二說最得

李遜之

羊城舊倉巷花林小玉者貌不甚佳而嬌小殊甚雙翹
之窄目所未覩惠州李遜之頗眷戀之余戲贈四絕云
芳草芊綿易夕陽枇杷門巷舊平康分明紫玉釵兒夢
合讓風流李十郎百轉歌喉一捻腰嬌香扇墜比風騷
鎖魂最是雙蓮瓣風颭蜻蜓立不牢門隔王家對仲家
桃源有路認無差怪他多事閒蜂蝶誤叩柴扉去吃茶
同寓蘇星伯醉中訪之誤叩別家之門大遭辱詈而返江上蒲帆十幅懸酒酣會
否憶團圓君將有事佛山勾花伴柳休猜我李下從來不整冠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望

新婚詞

家鳧舫兄敏事眉有斷痕其完姻也張舫懷茂才玉海
作賀新郎詞調之記其後闕起處數語云羊車玉貌真
無偶只微瑕眉峰青處斷雲橫岫我有傳家京兆筆先
與檀郎補就詎諧入妙可謂雅謔矣

劉子明語

宋劉十功字子明隱居不仕賜號高尚先生畚王子常
書曰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財貨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
學術殺天下後世此數語甚奇闢

謝疊山琴

新安吳素江於土中掘得謝文節公琴一張長三尺四寸額廣四寸蛇腹斷紋琴背署曰號鐘銘曰東山之桐西山之梓合而為一垂千萬古分隸凡二十字下有疊山款識吳君徧徵題詠者不下數百人原唱四首余酷愛其第三首云南渡官家事非抱琴人已變麻衣催來江上潮無信彈響冬青葉亂飛青鳥罷歌阜羽泣黃冠相送水雲歸只應一例滄溟外同調西山賦采薇音節清逸和者皆勿及也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星

春寒

吳縣周茂才以豐有句云晚風吹雨百花殘不典綈袍買醉難還是去衣還去酒費人斟酌是春寒陳雲伯大令文述攝寶山篆有吏工詩大令鐫寶山詩吏印章贈之吏有句云晨爨虛時偏晝永做裘典後忽春寒兩押春寒字俱有風致

雷瓊道署堂聯

廣東雷瓊道駐扎瓊山縣大堂楹聯暗藏瓊州全府州縣名色其句云定安全之策坐鎮瓊山開樂會以會同

官統府州縣羣僚獨臨高位澄邁往之懷清揚陵水佐文昌而昌化理合萬儋崖諸邑共感恩波組織極自然之致

西樓記

袁籜庵子令以西樓記得名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家其家方宴客演霸王夜宴輿夫曰如此良宵風月何不唱繡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籜庵狂喜欲絕幾至墮輿真賣菜傭奴俱有六朝烟水氣也

濃墨淡墨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器

國朝書家劉石庵相公專講魄力王夢樓太守全取丰神時有濃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

象棋

宋玉招魂篔簹象碁有六博些所云象碁乃是以象牙為碁子非今之所謂象戲也今象戲不知起于何時劉向說苑云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閒居好象棋亦戰爭之事似七國時已有此戲太平御覽又謂象棋乃周武帝所造然有日月星辰之象此復與今之象戲不同近又有三人象戲士角添旗二面在本界直走二步至

敵國始准橫行然亦止二步去二兵添二火火行小尖
角一步有去無回棋盤三角中爲大海三角爲山爲城
兵旗車馬俱行山城砲火過海起手大抵兩家合攻一
家然危急之際亦須互相救援緣主將一亡則彼軍盡
爲所吞以兩攻一勢莫當也故往往有彼用險著制人
而我反從而解之者夫救彼正所以固我也鉤心鬪角
更難于二人對局者譜見昭代叢書

小照

小照之例景則春花秋月事則彈琴詠詩千潭一印已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星

成習套何夢華丈元錫曾有小影一絕不佈景已則雲
帔星冠內家妝束題曰維摩居士現天女身而說法像
于膠山絹海中別立一幟

郭婆帶

郭學顯乳名郭婆帶粵洋巨盜也雖剽掠爲生而性頗
好學舟中書籍鱗次無一不備船頭榜二句云道不行
乘桴浮於海人之患東帶立於朝在洋驛騷多年官兵
莫敢捕治柏菊溪制軍涖任議主招降郭率衆投誠子
以官爵力辭不受於羊城買屋課其諸子以布衣終殆

盜中之有道者歟

變身韋陀

雍正中有番僧號活佛倨受王公禮拜絕不爲動惟岳
襄勤公鍾琪則必先膜手人間之荅曰此變身韋陀也

葬說

青田端木國瑚著葬說二卷全以周易爲經緯按文獻
通攷有八五經一卷八卦五行相墓書也則古人已先
有言之者矣

都箇鹽阜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果

都箇二字箇字音閉本周禮都鄙之舊從箇省文也廣
東鹽店皆稱某阜其實各店大書特書者悉埠字也然
今日尋常話及箇作閉音阜作部音鮮不以爲怪者而
究之原本不可不知也此與澣關作許關同一沿習

輓對

韓芸舫先生克均爲福建巡撫其夫人以四月八日卒
于官署僚屬公挽多主頌揚先生俱不愜意制軍孫平
叔先生爾準一聯云解脫拈花剛佛日證明因果在仙
霞韓公見而嘆曰畢竟名士吐屬自與人不同也

汪彥章

韓詩外傳云君子避三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避文士之筆端三端之中筆端最烈謂其冰霜一語斧鉞千秋也然亦有時不足憑者宋汪彥章為南渡詞臣弁冕入文苑傳其賀李綱右丞啟云精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既名高而眾媚乃讒就而身危士訟公冤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推崇可謂至矣及李為張浚所誣落職彥章草制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于驩兜欺世

兩般秋雨齋筆卷一

聖

高鳳卿

高鳳卿名殷吳妓寓揚之小秦淮知文翰豪爽有丈夫氣其楹帖云媿他巾幗男司馬餉我盤飧女孟嘗語頗跌宕嘗病中自畫蘭竹帳額題絕句云裊裊湘筠馥馥

蘭畫眉筆是返魂丹旁人漫擬圖花譜自寫飄蓬與自看遂卒年未三十也

蚌佛

屠琴鳴太守傳遊真州寓居楞伽禪院即東坡先生寫經處也夜夢室中光明現佛像六七旦日得半蚌殼中有七佛像太守作歌紀其事一時和者甚眾

四書偶語

諸葛武侯廟集四子書為對云可託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君子人與君子人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

兩般秋雨齋筆卷一

聖

其道吾聞其語吾見其人關帝廟對云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義冢對云揜之誠是也逝者如斯夫當舖對云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四境之內萬物皆備於我或曰取之或曰勿取三年無改一介不以與人又拄杖銘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俱確切不移

異稟

鮮于叔明嗜食臭蟲權長孺嗜食人爪劉邕之嗜食瘡痂唐舒州刺史張懷肅左司郎中任正名李揀之好服

人精賀蘭進明好啖狗糞遼東丹王好啖人血明駙馬都尉趙輝喜食女人陰津月水南京祭酒劉俊喜食蚯蚓二酉委談載吳江婦人好食死人腸胃皆理之不可解者也

徐文長

會稽家文定公國治里第在紹興府城東地名曲池明徐文長青藤書屋故址也中有先生塑像舉家崇祀甚謹此屋每遇科場之歲嘗有人借寓讀書先生必顯靈異如有人入穀者則紅袍而出否則青衿也又曾于蕭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晃

山王氏見所藏文長小像一幅方頤廣額白皙朗秀戴烏巾衣白袍斜坐鹿皮裯上旁侍立一子自題贊語于上云骨法重軀瓠白便便經史一百冊須積風起大翼最晚明歲此時得子能和在陰鳴復似雨鶴不作鵬下有天池漱仙滑五字又一行寫萬歷乙亥仲秋繪者沈樵仙也十二字書法蒼逸畫亦簡老

貢院對

杭人觀潮例于八月十八日蓋因宋時以是日教演水軍傾城士女無不往觀非謂江潮獨大于是日也阮芸

臺宮保為浙江監臨于行臺中題一對云下筆千言是槐子黃時木犀香候出門一笑正西湖月滿東海濤來何等風流與會又宮保于江西百花洲集一對云楓葉荻花秋瑟瑟閒雲潭影日悠悠既切西江又合風景而成句又在人人意中口中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也

題畫詩

題畫之詩全要逸趣橫生國朝以金冬心先生農為最其題畫馬詩云芳信傳來第幾番雙蹄踏徧杏花繁怪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手

他蹀躞春風裏騎過吾家兩狀元德瑛蓋一謂金公德瑛一謂金公銜也因馬而思及狀元奇矣因狀元而附入作者更奇又有題老馬詩云玉轡金韉錦作鞍嘶風嘯月渡桑乾而今衰草斜陽裏只作牛羊一例看言之嗚咽又有李鱣者善畫與冬心先生齊名畫水仙一幀題詩云絕世風姿陳妙常絕無脂粉杜蘭香最天然處難描畫愁煞蘇州陸子綱別有風趣可想其人韻致

潞王琴

吾杭南關樞署為明季潞藩舊邸見張廷謨府志

本朝定兩浙潞王首先投誠救免一城生靈杭人德之呼為潞佛子王平生善音律嘗製潞琴數百編列字號余曾藏一張乃第十三號西齋李大有清平樂詞一闕詠之

武廟對聯

關帝廟對聯集句則舊官寧改漢遺恨失吞吳最道得壯繆心事出其次則漢家宮闕來天上武帝旌旗在眼中吳宮花草埋幽徑魏國山河影夕陽俱渾成至撰句最夥而佳者寥寥先武穆而神大漢千古大宋千古後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聖

文宣而聖山東一人山西一人倫儼無慚允當首屈又聖以武成名剛毅近仁於清任時和中更增一席學于古有獲春秋卒業在詩書易禮外別有專經厚重矜莊工力悉敵京師前門外侯廟有一對云漢封侯晉封王有明封帝聖天子非無意也內有姦外有虜中原有賊大將軍何以處之聞此一聯為左忠毅劾魏奄時所上然此乃請命之詞非表彰之語也會在武林門外見一對云此吳地也試問孫郎有廟否今帝號矣何煩曹氏贈侯乎立意甚新嫌其少莊雅氣至所傳侯降虜諸聯

同是稗官氣太重為後人偽託無疑又許州有地曰辭曹處有對云亦知吾故主尚存乎從今後走徧天涯再休言萬鍾千粟曾許汝立功乃去耳倘他日相逢歧路豈敢忘杯酒綿袍全組織本傳語別有機杼

宋端宗履硯

石徑尺許裏凹外刃底有四足如履形一足刻端宗押相傳毘陵唐荆川太史所藏後其孫孝廉貧甚有欲購者請以黃金對值孝廉摩抄三日夕而後去之說見陶馨之履硯履歷既歸桐鄉汪季青舍人舍人屬顧文淵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聖

為履硯齋圖汪苕文有記沈山子周青士各有詩

西施詩

袁簡齋先生詠西施詩云妾自承恩人報怨捧心常覺不分明立意既新措詞亦婉及讀毛馳黃先生句云別有深恩酬不得向君歌舞背君啼覺含蓄蘊藉較袁更勝

黃梅橋

黃梅橋先生 彬 外舅鐵年先生胞弟也錢塘諸生久困棘闈四旬外以瞽廢記某年太翁晴江先生卒山舟學

士購贈其時倉卒未有謝柬梅橋先生自以素牋書之
學士見而藏諸篋中謂壬曰我生平觀臨松雪書者多
矣未見有如此神似者汝輩學趙字以此為金科玉律
可也梅橋先生今將六旬尚無恙居武林門外之夾城
巷

尋常音誤

尋常之字本有專音古昔之文或多假借而習焉不察
信口訛傳未免伏獵金根貽譏大雅連蜷雌霓見笑文
人茲特臚舉之以便初學颶風海大風也颶音具潢汗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畫

積水也潢音橫鯁魚海魚即石決明也鯁音暴崢嶸山
峻也音橙宏誤覆瓿廢紙覆舊也誤音蒲滑稽談諧也
滑音骨誤音骨戰然大笑戰音振侯鯖侯家之饌也鯖音蒸
錯鼎鑊也鑊音摩閩鄉陝州縣名也閩音聞老媪女老
之稱也媪音奧雋永言有味而長也雋音俊神荼鬱
壘門神也音伸舒鬱律暴露顯露也暴音卜災沴陰陽
氣亂也沴音戾盧灘兗州二水名也音雷離誤慮虜邑
名也音盧夷誤祆廟胡神廟也祆音軒泛駕馬有逸氣
不循軌也泛音捧祿餉軍食也餉音去聲臃腫肥也音兀

納誤音土著土人也著音酌冰檠寒苦也檠音柏口吃
口不便言也吃音格悃悃至誠也悃音通狡狴獅屬也
狡音酸誤音酸竣事歲事也竣音送又音酈食其漢人名也酈音
異基誤本音楚些宋玉招魂助語詞也些音梭去聲睚眦目相
忤也音愛蔡誤駟儉身人會兩家貿易者也駟音掌誤
徂愧慙也慙音性靚妝妝飾明嬾也靚音倩劬勩急

遽也勩音穰幹旋轉圓也幹音振櫓槍彗星也櫓音撐
鄜州地名也鄜音孚朱提邑名地出銀故白金曰朱提
也音殊時誤屏營惶恐不安也屏本音酩酊酒醉怒也酩音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畫

許誤作洵孤鶯鳥孤飛也鶯音木宓子賤春秋人名也宓音
密金日碑漢人名也日碑音密低万俟高宋人名也木音
其屑万俟誤本音高誤李陽冰秦人名也冰音淳誤樊於期燕人
名也於音烏誤谷蠡匈奴王名也谷音鹿誤吐谷渾夷
人名也音突浴魂可汗戎酋之稱也音克寒誤角里先
生漢人名也角音鹿曲逆邑名也逆音遇嫪毐士無行
者之稱又姓也音勞藹誤冒頓匈奴也音墨突誤綿蕪
叔孫通草創習禮處也蕪音撮格澤星名妖氣自地屬
天也音霍鐸誤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看書細心不師心

則得之矣

對聯

太白酒樓對云我輩此中宜飲酒先生在上莫題詩渾
脫無對又黃鶴樓對云樓未起時原有鶴筆經攔後更
無詩亦飄忽有致嶼磯祠對云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
魂歸蜀道難工穩貼切獨有千古西湖白雲庵月老對
云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注定事莫錯過
姻緣以曲對曲尤極現成潮州雙忠祠祀張許二公對
云國士無雙雙國士忠臣不二二忠臣本色語顛撲不

兩般秋雨齋筆卷一

五

破于忠肅公廟對云恃社稷之靈國有君矣竭股肱之
力死以繼之古雅切實史閣部墓對云心痛鼎湖龍一
寸江山雙血淚魂歸華表鶴二分明月萬梅花灑落有
致送子觀音殿對云我費盡一片婆心抱個孩兒付汝
你須做百般好事畱些陰騭與他佛口聖心自然入妙
痘神廟對云溯從前未判妍媸到此鴻濛開面目過這
關方為兒女全憑祖父種心苗亦親切有味廣東香山
書院對云諸君到此何為豈徒學問文章擅一藝微長
便算讀書種子在我所求亦恕不過子臣弟友盡五倫

本分共成名教中人措詞質而不郭

過洋樂

李竹隱用字叔大東莞人以孝聞宋末中國喪亂竹隱
使其婿熊飛起兵勤王自浮海至日本以詩書教其國
人皆被化呼為夫子及卒以鼓吹一部送柩歸里人以
為榮至今會城舉殯必用此樂前導倭衣倭帽名曰過
洋樂

孔萬

陳都官尚書孔範與孔貴嬪結兄妹明丞相萬安與萬

兩般秋雨齋筆卷一

五

貴妃通族姦邪行事千古一轍又萬文康晚年陽痿得
門生倪姓御史海上方洗之遂起世傳洗鼻御史是也
因以其方進帝署曰臣安恭進後帝崩大璫出示朝堂
厲詞誚責文康唯唯此等諂媚雖嚴分宜亦不屑為也
曲阜孔林

曲阜聖林相傳周公曾卜葬于此既而曰吾無德以當
之五百年後有聖人出而當之夫周公之邃于易精于
數宜其前知若此厥後孔子之葬曾子子貢實主持之
雖後來之神靈屢顯坏土綿長固由聖德之自承天眷

而二子之相方定穴盡善經營固有百倍於後世青鳥之術者而四方觀葬曾子且謂之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其詞之謙退雍容若此可見聖賢無所不學而又不欲以詭異之說示人也量顧可及哉

青詞

青詞乃醮壇請禱之詞明世宗朝大臣詞臣悉從事于此以希天眷有極工者曾見一聯云揲靈著之草以成爻天數五地數五五五二十五數數生于道道合元始

兩般秋雨齋筆卷一

筆

天尊尊無二上截嶰竹之簞以協律陽聲六陰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于天天生嘉靖皇帝帝統萬年相傳係夏貴溪手筆

堯舜禹湯所舉

宋試士策以堯舜禹湯所舉為問則皆以四岳伯益皋陶伊尹為對而不知所問者漢時閭門謁者四人四時各有所舉乃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張湯舉秋貢禹舉冬也見宋稗類鈔

亂世之臣識大體

三代以下亂世之臣識大體者孔明王猛二人而已亮仕漢而心乎漢猛不仕晉而心乎晉亮臨終不輟伐魏之師猛臨終諫止伐晉之舉其事雖異其意則同也此論震澤任心齋兆麟發之而其說則本于侯朝宗

借書

借人書一癡還人書一癡見杜征南與兒書後人作借書一紙孫愐唐韻紙字注云紙酒器也大者容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酒器也而黃山谷借書詩時送一鴟開鎖魚紙又作鴟當別有所本但癡之易紙不知起于

兩般秋雨齋筆卷一

筆

何時余意古人于書矜重之至不肖輕易假人而陰謀者乃設為賄賂以餌之藏書之人或因良醞可戀偶爾破慳未可知也漁洋池北偶談載歸熙甫與門生王子敬一帖云東坡易書二傳曾求魏八不與此君殊俗惡乞為書求之畏公作科道不敢秘也借書雅人事乃亦狗勢力如此異哉

喪心語

宋吳伯舉守姑蘇蔡京一見大喜入相首薦其才三遷中書舍人後以忤京落職知揚州客或有以為言者京

曰既作官又要做好人兩者可得兼耶此真喪心病狂之語

博士待詔

博士待詔皆翰林院官名也而何以有茶博士酒博士算博士之稱刺頭匠又有待詔之號積習之沿不知何昉

尼姑

漢劉峻女出家乃尼姑之始而尚未立名東晉婦人阿藩習西域之教始有尼姑之稱何充捨宅安尼乃尼寺

兩般秋雨隨筆卷一

弄

之始

小說傳奇

小說起于宋仁宗時太平已久國家間暇日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名曰小說而今之小說則紀載矣傳奇者裴劍著小說多奇異可以傳示故號傳奇而今之傳奇則曲本矣

鐐子

宋稗類鈔仁宗幸後苑回宮索漿甚急宮人曰大家何不向外面索而致久渴耶帝曰吾屢顧不見鐐子苟問

之則所司必有得罪者故不忍也始以鐐子必是盛酒

漿之器如今銚子鐐子之類下語所司乃是主器之人

而楊升庵則曰鐐子庖人之別名也引軍牢牢子為證

以為鐐牢音近義頗牽強及閱宋陳隨隱從駕記載茶

酒等班有御燎子之名此則可為確證又閱魏泰東軒

筆錄亦載此事帝曰吾屢顧不見僚鄰女子名色又異

且鐐字三處不同究不知宜何從也

趙普

宋太宗嘗與趙普議不合上曰宰相安得如桑維翰者

兩般秋雨隨筆卷一

李

與之議乎普曰維翰凌錢陛下恐亦不用上曰措大眼

孔小苟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此語分明隱刺瓜

子金事

國書

法苑珠林云造書凡三人長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

其書左行少曰倉頡其書下行今

國書下行而兼左旋是又一格也

滇南不知孔子

滇南人初不知有孔子祀王右軍為先師元世祖至元

十五年始建孔子廟

貴賤同誕

宋稗類鈔文潞公八字洛陽一老人與之符合而窮達不同浼一日者推之是或南北之分水陸之異然明年某月當與公起居飲食同一享用不過止九月耳次年潞公入洛欲覓一舊人談往事或以老人薦者公一見大喜出入必借凡官府宴會及親友招遊亦攜以往公坐右則拐老人于左坐左則拐于右九月後公去洛而老人之蹤蹟疎矣又宋人小說載蔡京八字是丁亥壬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李

寅壬辰辛亥與東京鄭粉兒子支干並同

古人名作

儲中子在文云陸士衡五等諸侯論蘇廷碩東封朝觀壇頌獨孤至之夢遠遊賦韓退之進學解毛穎傳孫可之大明宮紀夢歐陽永叔王鎔傳王淑妃傳伶官傳蘇子瞻十八羅漢像贊戰國養士論陳同甫上孝宗書皆得太史公之神當與項羽本紀同讀李安溪光地云闢佛幾篇名文宜彙置一處范蔚宗西域傳質傅奕表韓退之原道佛骨表與孟簡書宋景文李燾傳質朱文公

釋氏論合而觀之彼教無所逃罪矣

筆端刻薄

趙秋谷始與阮翁相得後乃齟齬因作談龍錄一編句句贊卻句句刺至尖極冷下筆如刀推其由不過因不借聲調譜之故亦何至伎刻如此然猶曰文人相輕積習使然耳至梅聖俞碧雲駉一書其於文潞公范文正公信口詆污不遺餘力夫人知為必無之事而鑿鑿言之躍躍書之究之于二公非有不共深仇特以懷才不偶因而歸怨宰執為此醜詆妾媵婢女之所為而乃名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李

士為之乎且迄今千載而下兩公之名爭光日月而聖俞反因此而共識為有文無行之人則亦何苦以已矛刺已盾耶又錢世召錢氏私誌于歐陽文忠多有微詞而箴錢一事尤嘖嘖不休末乃自露口供因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而歸田錄又未敘文僖美政之故怨謔之于人顧不甚哉總之發人陰私攻人曖昧實則喪人德虛則喪己名快一時之笑罵消千古之是非文人最易犯而實宜切戒者也或曰魏泰所作

三楊

明永樂宣德間楊榮楊溥楊士奇皆秉鈞軸同在閣中則參謁者難于稱姓故以東西南位別之士奇江西人故曰西楊溥荊州人荆古南郡故曰南楊榮閩人閩在京師之東故曰東楊亦猶

本朝北劉中堂南劉中堂之稱

墓樹

西湖岳忠武墓樹枝皆北向人人知之也韓城有蘇屬國墓樹枝皆南向可為的對

牡丹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奎

青城山丈人觀前有牡丹二株一高十丈號大將軍一高五丈號小將軍牡丹向比美人此忽擅閩外之尊尤為眾香國中生色

簪花樓

明武宗幸清江浦駐尚書金濂第以後樓居劉美人劉性愛花當時供頓必進鮮花朵日凡數次後人呼其樓曰劉美人簪花樓

武王

孔子以周德為至德而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立言何

等婉約韓文公伯夷頌無一詞及武王末乃云雖然微二子則亂臣賊子接蹟于後世矣其罪武也凜然如刀鋸斧鉞之加而鋒銚不露至東坡武王非聖人也乃以六字一口道破矣

江河赤水

江河水赤名曰泣血道路見晉張華博物志四字覺驚心動魄

勤王兵解

梁武帝紙鳶繫詔而援卒不來隋煬帝木鵝繫詔而救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一

畜

兵不至此天下諸侯解體已久視等弁髦更不可以驪山烽火例也

聖諱

前代雖未有避聖諱之令然而日在人心能無凜凜唐文宗賜裴度詩我家柱石裴憂來學止禱以天子而名聖人且用其語故無嫌韓文公詩柄用儒術崇正軻王荆公詩驅馬臨風想聖止猶云出以莊雅也至杜子美醉時歌儒術于我何有哉孔止盜跖俱塵埃以帝王百世之師呼而儕之于盜跖可乎

三蟲

唐咸通中荊州書生號唐五經聚徒五百束脩自給有
西河濟南之風嘗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
蝗蟲謂鬻田莊而食也第二變為蠹蟲謂鬻書而食也
第三變為大蟲謂鬻奴婢而食也見五代孫光憲北夢
瑣言說甚解頤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壹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二

周芷卿

京官苦況

喫醋

焦烈婦

花簾詞

壽聯

秋潭二鄉先生詩

謝表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二

張月娟

典試改充

聖童

圈兒信

鐵鞋嶺

趙秋舫

信

十半軟半

吳臺卿



下第制義

吳公雅諱

竹影詞人

喝火令

條幅扇頭詩

長十八

李後主詞

沈去矜卷子

短錢

兩般秋雨會隨筆目上

姪

達詩

集句

蜘蛛

破題

阮大鍼祭文

頻羅庵挽壽聯

中書詩

供春

御舟

白撞雨

珊瑚樹

岳王詩

三百三十有三士亭

武陵孃子

梅龕詩佛

命

莫如用猛

兩般秋雨會隨筆目上

分芽砑

紅豆

木龍血

王廉訪輓聯

壽星

毛西河

同年嫂

尚綱堂詩

盧費對

三

穀城詩

賀知章

落英

嫁

△字

商燈

任邱邊

賽鸚哥

咏史詩

兩般秋雨盒隨筆目二

腋氣

于廟祈夢

門對

單傳句

袁趙蔣

袞袞繡龍

八斗萬斛

一典兩用

赤子

四

鼻天子陵

僧誦中庸

藩臬

岳王論

乾阿奶

跳行

添註塗改

吳澹川

見過亭

兩般秋雨盒隨筆目二

彭文勤試題

食量

作詩不必識字

混稱

彌勒對

戲名對

悼亡詞

軟金杯

二蘇

五

閻典史

金花夫人

魏環溪語

梁文襄

河南村狗

芙蓉

宣德銅盤

文信國綠端蟬腹硯

品酒

兩般秋雨齋隨筆用二

六

前朝後市

鴉片入策題

陣亡疏語

太誓

二我

玉鬪髻

搖俗

鬼輕巡檢

麻陽陋俗

天子妃

雪月渡江湖

疊字詩

財色

湯武

識遺論相

彭生鐵杖

薛能

蘇文

兩般秋雨齋隨筆用二

七

至聖封號

中賢亞聖

春秋人物

常平

而已

壽王妃

書詞與史筆迥異

影妻倚妾

畢趙

宗室詩詞

食其

佛

詩禍

仁義

儒作禪語

拘泥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二

八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

錢唐梁紹壬應來甫纂

周芷卿

周芷卿

頤慶

錢唐人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工詩及詞

性極風流有所目成格不得遂因賦西冷惆悵詞而屬
余爲之序云山橫西曲綠珠未嫁之年雨過南園紅豆
初生之地青溪白石一水通門碧漢紅牆半天隔路采
靡蕪而不見贈芍藥以無由此西冷惆悵之詞所以作
也芷卿茂才以衛玠乘車風貌當陸機作賦年華偶游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

十

西子之湖忽入東家之里柴扉白板相逢一面之緣油
壁青驄便擬同心之結而乃東南孔雀妾是羅敷西北
牽牛郎非河鼓擁雙檝于十三灣下桃葉難迎恨一枝
于五百年前蓮花未遞然而兩情叩叩一脈依依願作
鴛鴦繡上雙函之枕思爲胡蝶飛來百褶之裙于是雪
絳緘愁雲藍織恨夢中彩筆化作烟雲空際華嚴彈成
樓閣青玉案聲聲腸斷梅子黃時碧紗廚黯黯魂銷桐
花白後幾家簾閣徧傳絕妙之詞何處闌干不劃相思
之字問柔腸其脈脈憐弱骨以珊珊翦來半幅秋江有

誰涉汝吹皺一池春水何事干卿猶復詩託無題心懷
有美宓妃畱枕陳思設想之詞神女為雲宋玉荒唐之
賦信琅琊之情死遂湖海之氣消君意纏綿予懷悵觸
吳宮花草平原十日之畱隋苑笙歌杜牧三生之夢偶
畱鴻爪遂縛蠶絲追思椒壁紅時棗簾綠處釵頭贈玉
約指畱金圖白傅于屏風畫放翁於團扇今者柔情似
水軟夢成烟尚憐昔日風姿枇杷樹底空憶舊時月色
楊柳梢頭僕本恨人怕聽淒涼之笛卿須憐我莫吹宛
轉之簫芷卿豔思綺想終以此等事迴腸盪氣不永其

兩般秋雨盪筆卷下

二

年惜哉歿後詩藁零落記其集玉溪生詩三十二首中
有句云刻意傷春復傷別可堪無酒又無人地下若逢
陳後主人間惟有杜司勳神女生涯原是夢月娥孀獨
好同游真是天衣無縫又同塾時共作帖體何星橋夫
子煨以南村諸楊北村盧命題芷卿句云太真紅玉色
少婦鬱金香運典入化真粲花妙舌也

京官苦況

余屢次入都皆寓京官宅內親見諸公窘狀領俸米時
百計請託出房租日多方貸質偶閱宋稗類鈔章伯鎮

學士云任京職有兩般日月望月初請料錢覺日月長
到月終供房錢覺日月短可見此風自古已然矣

喫醋

浙江轉運張映璣山東人性寬和善滑稽一日出署有
婦人攔輿投呈則告其夫之寵妾滅妻者也公作杭語
從容語之曰阿奶我係鹽務官職並非地方有司但管
人家喫鹽事不管人家喫醋事也笑而善遣之

焦烈婦

乾隆元年宣城陸某生員也娶妻焦氏陸好呼盧蕩其

兩般秋雨盪筆卷下

三

家一日賭負將售妻以償焦偵知之賦詩八章投繯死
鄰族嗚于官題詩

旌表得

旨褫陸衿斷其八指一時快之八詩末首云百結鶉衣
冷不支郎歸休在五更時風酸月苦空閨裏猶有牀頭
四歲兒言之嗚咽凡嗜博者可以為戒

花簾詞

吳蘋香女史初好讀詞曲或勸之曰何不自作遂援筆
賦浪淘沙一闕云蓮漏正迢迢涼館燈挑畫屏秋冷一

枝簫真箇曲終人不見。月轉花梢何處暮。砧敲黯黯魂銷斷。腸詩句可憐。宵欲向枕根尋舊夢。夢也無聊。輕圓柔脆脫口如生。一時湖上名流傳誦殆徧。自後遂肆力長短句。不二年著花簾詞一卷。逼真漱玉遺音。祝英臺近詠影云。曲闌低深院鎖。人晚倦梳裹。恨海茫茫已覺此身墮。那堪多事青燈黃昏。纔到又添上影兒一箇。最無那。縱然著意憐卿。卿不解憐我。怎又書窗依依伴行坐。算來驅去應難避。時尚易索掩卻繡幃。推臥河傳云。春睡剛起。自兜鞋立近東風費猜。繡簾欲鉤人不來。徘徊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

四

徊海棠開未開。料得曉寒如此重。烟雨凍一定畱春夢。甚繁華。故遲些。輸他碧桃容易花。南鄉子云。吹到鯉魚風。涼殺秋花一朵紅。怪得黃昏寒又力。濛濛人在疎簾細雨中。香篆裊房櫳。倦倚熏篝鬢影鬆。多事青燈挑不盡。重重偏向釵頭綴。玉蟲柳稍青。題無人院。落圖云。不索燒茶一重簾。捲幾摺闌遮。楊柳樓臺桃花世界。燕子人家。東風幅幅窗紗。望翠袖非耶。是耶。鸚鵡前頭。秋千背面。沒處尋他。如夢令燕子云。燕子未隨春去。飛入繡簾深處。軟語話多時。莫是要和儂住。延佇延佇。含笑回

他不許蘋香父夫俱業買兩家無一讀書者而獨呈翹秀真夙世書仙也。又常作飲酒讀騷長曲一套。因繪爲圖。已作文士妝束。蓋寓速變男兒之意。余爲題圖有句云。南朝幕府黃崇嘏。北宋詞宗李易安。蓋非虛譽也。

壽聯

錫山鄒小山先生一桂。有門生某弟兄皆詞林二子。竝登甲科。而其母則以側室正位者也。七十誕辰。求先生撰壽言。先生令諸門生擬之。俱不稱意。蓋不難于頌揚得體。而難于得尊者之口氣也。先生自撰儷句云。有子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

五

有孫都成名進士。多福多壽。是謂太夫人。于是執筆者咸歎服。又張船山太守爲吳穀人祭酒。太夫人撰壽聯。惟善人現壽者。相有令子爲天下師。亦古樸有味。

秋潭二鄉先生詩

家秋潭先生諱文泓。文莊胞叔。錢唐諸生。以文莊貴。遂不鄉試。恥以官卷中故也。詩境沖淡孤冷。垂釣云。一溪新漲失前汀。照見青山處處青。香餌自香魚不餌。釣竿只許立蜻蜓。題采芝圖云。山閒石上爛生光。曾受青城道士方。自采自茹還自壽。不來朝市說禳祥。品致之高

可以想見二鄉先生支幹錢唐布衣好以俗語入詩工
穩熨貼人比之楊誠齋歿後詩稿零落殆盡僅傳臆句
如天地多情猶與活江湖何處不容狂人閒冷語能銷
骨夜半清愁直刺心又雨霽云溶溶白滿桃花港鬱鬱
青迷松木場漫成云廉如蝸蚶依然瘦癩似蜒蚰總不
肥不雨云雷聲請客空生喜雨點當官忽散場感懷云
愁多不了消除帳老去難懸迴避牌皆可誦也

謝表

乾隆中有某鎮李總兵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六

上忽賜以

御製詩全部李謝表中有云乍聆天語真目所未覩之
奇欲贊微詞凜口不能言之懼措詞得法適如其分

典試改充

大學士無錫嵇文敏公

曾筠

雍正癸卯以河南巡撫卽

為河南正考官交河少司寇王公

蘭生

雍正壬子以安

徽學政卽為江南正考官典試由外改充前此未之有
也

聖童

鄞縣全祖謙謝山太史祖望之兄也四齡入塾卽通諸
經章句蔣蓼厓先生見而奇之曰此聖童也一日戲以
小翦翦紙傷指感風而病遂篤臨危于几上大書鯉也
死三字而破之曰聖人不得有子聖人之不幸也竟卒
止六歲耳

圈兒信

有妓致書於所歡開緘無一字先畫一圈次畫一套圈
次連畫數圈次又畫一圈次畫兩圈次畫一圓圈次畫
半圈末畫無數小圈有好事者題一詞于其上云相思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七

欲寄從何寄畫箇圈兒替話在圈兒外心在圈兒裏我
密密加圈你須密密知儂意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你
整圈兒是團圓破圈兒是別離還有那說不盡的相思
把一路圈兒圈到底無中生有令人忍俊不禁

鐵鞋嶺

杭城黃泥潭上曰鐵鞋嶺亦曰鐵冶其實則鐵厓也昔
人于此掘得一石曰楊鐵厓讀書處故名其下別有眞
修庵舊為海昌查伊璜孝廉別墅卽款畱大力將軍處
也鐵厓嶺山麓相傳有敗更樓敗更不知何意或云猶

言煞更也國初毛馳黃先生吳山踏月記有過敗更樓
叩吳廷彝門云云則當時尚有此樓不知廢是何年又
帶湖樓在清波門南明嘉靖三十四年督臣胡忠憲設
以備倭寇者今久廢矣鄉先生陳墨樵景鍾詩云清波
門外帶湖樓聞說巍巍俯碧流四面峯巒窗外入兩隄
雲物望中收旌旗五色迷春日鼓角千聲壯曉秋今日
荒城訪遺蹟斜陽粉堞動深愁又笙鶴樓在吳山城隍
廟羽士陸天乙作董思翁爲顏之曰笙鶴今亦久廢矣

趙秋舲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

八

仁和趙秋舲慶熿鐵巖大空殿最來孫也性倜儻工詩
詞家貧讀書傲骨風稜逸情雲上道光辛巳舉于鄉壬
午連捷南宮引

見歸本班銓選此才不入詞館惜哉弱冠時曾隨其叔
祖篠山大令銘宦游楚北賦楚游草一卷猶記其金陵
雜詩十首之二云璧月娥鏡殿光六官學士女兒妝
南朝才子都無福不作詞臣作帝王出身皇覺忽飛昇
孫祖傳家感孝陵孫作縑流祖還俗入山天子出山僧
議論新警足以奪目又在楚時其所聘室卒作續離騷

招魂哭之詞旨悲豔末題浣溪沙一闋云檢點青衫有
淚痕十年前事最銷魂偏他細雨又黃昏鸚鵡一篇才
子淚桃花三尺女兒墳不知何處弔湘君又長相思薄
游西湖云蘇公隄白公隄十里亭臺高復低斷橋流水
西杜鵑啼鷓鴣啼樓外斜陽一酒旗楊花不住飛蘇幕
遮云玉闌干金屈戌簾外長廊廊響弓弓屨鬢影春雲
衫影雪如水裙拖幅幅相思褶阮弦鬆笙字澀心上燒
香香上心先滅安得返魂枝底葉便做青蟲也褪花蝴
蝶生查子云青溪幾尺長中有雙枝艣楊柳小于人便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

九

信

今人寄書通謂之信其實信非書也古謂寄書之使曰
信陶隱居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已信
人口具又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
墜井一去無消息皆可證也高江村天祿識餘辨之甚
詳

十半軟半

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曰大半有一分曰少半大半亦曰強半亦曰太半又枚乘傳尚得十半謂十分中可冀五分也白香山詩家釀唯殘軟半瓶猶小半也十半軟半字甚新

吳臺卿

平湖吳臺卿先生顯德松圃協揆之姪山舟學士之甥

也幼聰敏年十六受知于提學大興相國朱公補博士弟子員才藻冠時以為芥拾青紫矣乃十上鄉闈未離席帽鬱鬱不得志遂遁而學仙日從事乩鸞叩長生之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十一

術年未及四十以病瘵卒時太夫人壽逾六旬猶在堂也學士輓聯云天道竟何知不許阿奴畱李賀神仙今安在翻教老淚哭羊曇讀之令人酸鼻

下第制義

舉子下第情狀可憐陳午橋通參鴻未第時戲為制義二比寫之全套金正希先生德行一節題文句調其文云榜大莫能容所不得者進士而於舉人無恙也設諸公非為進士故挾其文章經義試帖楷法以博取人間館與幕與一切謄錄教習固自易易何困阨若斯也而

諸公不願也文人無厄地所自信者學問而命運則不敢必也設諸公以不中進士故當其袍褂鞞帽服飾鋪蓋以博相公之一笑且下及夫清唱魚池豈不甚樂何憂悶若斯也而諸公不敢也沈使之處令人破涕為笑憶丙戌下第寓全浙會館葉嶠生明經來為余述之

吳公雅謔

金棕亭博士兆燕全椒人好交結教授揚州時四方往來凡知名之士無不投見推襟送抱文酒流連殆無虛日飲饌極豐或有謂其過侈類于饕商不似廣文苜蓿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十一

者興化諭吳公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坐客為之哄堂吳名逢聖桐城人後知臺灣府

竹影詞人

海昌陳啟貞工詞有句云見他竹影橫窗疎疎密密總寫着個人兩字杭堇浦太史呼為竹影詞人

喝火令

汪焜字宜伯號憶蘭錢唐人著懷蘭室詞有喝火令一闋云弱絮黏紅豆名花委綠苔一奩秋水鏡初揩聞道香泥舊選重印鳳頭鞵欲見無端借相期有夢來模糊

心事繫春懷。記得盟時笑。指鬢邊釵。記得鬢邊釵。上雙鳳。不分開旖旎。獨絕。

條幅扇頭詩

偶見條幅書一絕。云山映簾櫳。水映窗。洗紗人在苧蘿江。年年寒食梨花雨。門掩東風燕子雙。極其風致。惜不知爲何人所作。又於扇頭見一絕云。一夜東風草翦齊。如絲春雨溼香泥。銷魂細柳營前路。半踏弓鞬半馬蹄。亦愛不忍釋。詢之知爲姑蘇翟某所作。惜忘其名。

長十八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

三

花十八琵琶曲名。前人詩詞中常用之。長十八草花名也。元葛邏祿塞上曲云。雙鬢小女玉娟娟。自捲瓊簾出帳前。忽見一枝長十八。折來簪在帽沿邊。名色甚新。究不知何花也。

李後主詞

南唐李後主詞。最是倉皇辭廟日。不堪重聽教坊歌。揮淚對宮娥。譏之者曰。倉皇辭廟。不揮淚於宗社。而揮淚於宮娥。其失業也宜矣。不知以爲君之道。責後主則當責之于在位之日。不當責之于亡國之時。若以填詞之

法繩後主。則此淚對宮娥。揮爲有情。對宗社。揮爲乏味。也。此與宋蓉塘譏白香山詩。謂憶妓多於憶民。同一腐論。

沈去矜卷子

丙戌至京。寓土地廟下斜街全浙會館塘棲姚鏡生孝廉亦寓焉。一日出卷子屬題。則西泠十子沈去矜先生手書詩卷也。先生於順治乙酉。泛棹蘇常。時南都新破。百姓流離。目擊情形。淒然有感。取是年所作之詩。寫成長卷。計古今體詩四十餘篇。末綴小跋。字畫蒼勁。詩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

三

格渾成。允爲名蹟。是卷藏塘棲金氏姚君部。試託其攜入都中。徧徵題詠。展卷名公鉅卿山人墨客。詩詞歌賦。無美不臻。余爲填南北曲一套云。新水黍禾荒後蕨薇高。莽乾坤淚痕多少。江山餘戰伐。髮鬢臙刁。騷鳳泊鸞飄。畱下這磨不滅的遺民。數行藁。步步嬌落日姑蘇寒山道。小泊停孤櫂。見流離戰骨拋。歎幾劫紅羊。歌幾回朱鳥。雪涕太無憐。對篷窗寫出傷心調。折桂令這幾首過明湖。清淚頻飄。恨一時鼙鼓閒。卻笙簫。那幾首秀水苕溪扁舟跌宕。短策逍遙。這幾首哭忠魂。岳王墓表。弔毅骨。

于相祠高這幾首江左蕭條海國游遊還有那送行感
逝泣青衫死別生交江兒 嗚咽青陵笛悲哀赤壁簫你

天涯眼見黃塵掃你浮生夢醒黃梁覺你閒身許作黃

冠老幸免白衣宣召底事神傷別有這淒涼懷抱雁兒

想當年酒三杯澆來義膽豪淚千行流得詩腸燥艣雙

枝撐開戰血波筆千言寫不盡驚心貌呀早玉簫聲斷

廣陵潮眼見那邊上將軍萬寶刀當不起玉弩兒三千

攪畱不住金甌兒一半半波也麼焦更誰將東節移王

導悲也麼號贏得個西臺哭謝僥僥畱幾幅殘箋兼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

古

斷楮儘教人短誦又長謠心香一瓣度燒恨不識先生

貌只認得押角的紅泥把姓氏標收江待提起昔年遺

老呵笑忠義枉雲高有幾個西山會赴辟賢軺有幾個

北山又被移文誚悵貞松自彫歎芳蘭自熬只賸得梅

邊一集殿南朝園林展遺書龍眠虎跳誦遺詩鸞姿鶴

標有大節千秋照耀算兵火不能燒算紙劫不相遭美

酒喜裝籤玉共瑤喜裝籤玉共瑤畱下這傷心一卷續

離騷看故國河山裂紙條這些些墨藻問幾番零落幾

搜牢零落在蛛絲蟲爪搜牢在海絹山膠看待作蘭亭

墨妙何處許茂陵求稿今日個風淒月寥茶乾酒銷許
詩人展圖憑弔清江寸金尺璧真堪寶問何人筆尖兒
橫掃這是那十子內的西泠沈氏草

短錢

唐元和中京師用錢每貫除二十文梁武帝時有東錢
西錢長錢之分以七八十為一百抱朴子云取人長錢
還人短陌則晉時似已有之即今之所謂八扣九扣也

姪

爾雅釋親篇云女子謂舅弟之子曰姪引左傳姪其從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

古

姑為證今男子稱兄弟之子曰姪失之矣兄弟之子當

稱從子謂從子而別也又呼猶子案論語子曰回也視

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則猶子二字似又可作師

呼弟子之稱兄弟之孫曰猶孫見唐元稹李公建墓誌

銘

達詩

會稽陶菊坡章煥五十初度詩云縱然便死原非天若

竟長生也聽天真是達人之語又有人垂老娶妾詩云

我已輕舟將出世得卿來作挂帆人感喟處更寫得蘊

藉至唐子畏句云黃泉若遇好朋友。只當飄零在異鄉。
小顛僧句云九京多少相知友。道我來遲罰一杯。雖同
一達觀之語而一覺其傷感一覺其併優矣

集句

姚古芬嘗集舊句云北方佳人遺世而獨立東鄰處子
窺臣者三年對仗天造地設又山舟學士嘗集水經注
語云帛什理于是山作金五千勛救百姓小夫人以兩
手將乳五百道向千兒其語甚奇

蜘蛛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未

海州蜘蛛怪不知何代物也能噓氣為黑風居民每望
見風起如黑烟蓬蓬則皆嚴閉戶牖風過乃已一日龍
擊之雷雨既作蛛吐絲網龍窘不得出格鬪凡數十須
臾而瀕海皆水矣始有火龍者二焚網出龍蜘蛛遁不
知所往詰旦于數十里外有物縱橫散落圓膩色灰圍
如人臂或數寸或一二尺金石無所傷而兩頭皆焦火
痕蓋蛛絲也大興舒鐵雲孝廉有蜘蛛網龍篇紀其事

破題

商邱安舜庭世鳳童子時向郡守求試守指路旁此屋

實賈四字令作破題安應聲云曠安宅而弗居求善賈
而沽諸郡守首拔之又有人作伯夷叔齊四字破題云
甲子以後無天首陽之外無地亦覺奇偉可喜

阮大鍼祭文

明沈士柱祭阮大鍼文極狡獪文曰某年月日故降大
司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沈某為文以祭曰古稱知己
重于感恩以余觀之豈獨恩為知己哉孔融博文彊記
操非不知之顏真卿純忠大節盧杞非不知之惟知之
深故忌愈切殺愈速天下後世但知操杞妬賢而不知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七

于兩公未始不稱相知也余少賤未識司馬聞公掇巍
科登華廡附中常侍勢與士君子為仇說者遂詆公為
假子導殺正人余謂不然逆璫嗣子滿天下得公不加
益失公不加損效吮癰舐痔之行媚銜憲握爵之人具
翻江攪海之才行墜石下井之事何求不遂何欲不行
而位不過光祿雄狐九尾不得與彪虎雁行于以知公
之蹟巧而事拙也烈皇手定逆案閱公封事入贊道列
終身不齒說者謂公深仇先帝余謂不然使先帝悉公
才智復為采錄則恩怨親讐與眾相忘久矣惟毅然不

搖羣論使公十七年林壑養鱗甲豐羽毛得甘心快意
爲殺人具者伊誰之賜耶于以知公之陽仇而陰德也
公詞曲奔走一時說者謂憤時嫉俗科譚皆指正人余
謂不然弘光半載公塗面登場自爲玩弄及竄鳩茲公
曰我必不學伯嚭走錢唐無論自比宰嚭作讖錢唐一
語不出前史作劇者神子胥之靈以禡公等讒邪之魄
公目不識史胸中但有梨園藁本以國爲戲于以知公
之膽大而才小也公以小怨殺周雷二公復興鈞黨獄
說者謂公流毒宗社余謂不然周雷亢直忌者不獨公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十

七

也公不殺羣小必殺之卽不然而賢姦並列邪正不分
終令大厦莫支狂瀾失砥而後隕命報國論者不責其
見幾之不早卽譏其返正之無術故死于公猶愈自死
也卽同難諸君雕蟲小技當與草木同腐天假公手登
彈墨以永其名雖公爲國謀不忠爲身謀不祥而爲諸
君子謀則善也于以知公之事險而意厚也公聞變倡
逃說者以賣君誤國律與馬同罪予謂不然公與馬密
謀定策如置弈棋然馬貪夫敗類自公出而勸以戕賊
毒螫及悔爲所用而事已去浙東一戰馬尚同方合志

不知輸誠納款公又先馬效之矣使公同受戮西市一
生惡蹟補過蓋愆何委質後方糜爛以死生與馬同醜
行死並不得與馬同榮名天實爲之也公臨巖一跌身
首異處智能保首領于生前不能全軀于身後誰分其
尸誰傳其首豈非天哉于以知公之意狡而神愚也此
五者人議公險予爲公平之人議公深予爲公淺之人
議公毒予爲公厚之人議公巧予爲公拙之獨人高公
詞曲予獨畜以俳優謂公以人國僥倖正坐此病九原
有知當亦以爲知言也予隔縣諸生不知公何風聞怨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十

九

毒爲甚友人曰君庚午聞後有人以闔義質公爪牙君
見評閱當座叱之其人忿而謁公借君爲質公于是伏
欲殺之機矣或又曰君渭陽侍御公未第辱公推分及
公爲大行給諫侍御絕不與通又公欲以故人禮遇子
子不屑仕也公于是又增欲殺之目矣夫士睥睨王侯
莫如爾衡其面辱阿瞞無人禮而操能容之若以通家
子視余昔秦檜胡安國始未嘗非同黨及末路敗壞子
胡寅胡宏以和議不合荅書甚嚴檜雖心恨未至于殺
也公何必欲置子死地耶然公雖欲殺子予卽未見殺

于公而以稱相知則有竊附古人者憶黨禍初發公庭語坐客二沈倔強必生致二沈眉生與余也夫倔強之名世所諱古所尊公不吝以加之余公不可謂不知我自公降後同人為余動色相戒余笑曰公狡獪人也其于余一發不效有懈志矣且自度向以搏象全力免尚得脫今游魂餘燼焉能鉤致周內復陷人罪罟哉余知公必不為也余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綢繆款洽而實泛常公操利刃設深阱使我流離瑣尾然猶竊附知己魂如有靈當臨風一笑也文甚長節錄之此文嬉笑甚于怒罵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

三

朽骨有知能無汗泚

頻羅庵挽壽聯

山舟學士所撰挽壽聯極多茲擇其尤者敬錄之四十年生有自來身到蓬瀛天遠召三千里歿而猶視心傷桑梓母何依挽湯畫人妹丈辛未庶常甲戌未及散館沒于京師年四十生母猶在堂天北掩台垣見說槐音中夜斷江東失宗哀心傷荆樹一齊摧挽家文定公時冲泉弟亦沒朝無諫草家有賜書卅載清聲光簡冊公應騎箕我悲陟岵一時血淚灑葭苧挽姑丈張藻川侍郎劉先生之夫人無慚銘誌宣文君之家法具在孫曾挽丁龍泓

夫孝思盡宦海家園榮親養親一笑生天證佛果道望齊太山梁木吾仰吾放幾人入座哭春風挽莊對青宮授几洛社圖形官府神仙皆慧業備達尊三擅絕詣四儒林文苑竝傳人挽錢穉石侍郎時以書房致仕帝昇以河三策勤勞著淮北臣心似水四知風節婉關西挽藍素亭河督萬里兒啼此日愁攀賢令轍卅年老淚隔江空盼少微星挽陶篁村時令子名在千秋服鄭說經劉杜史神歸一夕仙人骨相宰官身挽錢竹汀宮詹畫裏傳衣夙契偶同永長老山中獻蓋前塵誰證衲禪師挽明中和尚余畫過去僧像師絕為補衲又師與先君同在詩社絕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

三

筆詩成寫照髯仙明月清風人已遠平生墨妙辦香冰叟虹樓瀛海世爭傳挽孔谷園歿前有題蘇尺牘詩明月清風詩中語也天瓶居士谷園瀛海仙班帖天瓶書也竹萎蕉枯此日是師真面目焚香灑水當年惟我舊朋儔挽佛裔師次句指恒公寂時海邦至竟思賢宰湖社從今感寓公挽華路近西州爭忍重過空灑淚門荒孟氏從教明日能登高挽許表母舅一品恩還魂魄長依華屋九重念舊馨香宜徹幽泉挽家春天際綵衣榮右袂手中色綫補垂裳壽曹司農螭坳舊齒符天壽雁塔新題冠佛名壽嵇中堂八十以萬八座起壽年生日重赴瓊林

居令子宮袍慈母綾重闈燕喜南陽仙菊北堂萱甲寅九月

十八吳年伯母八十壽令子開藩河南故用南陽菊事 盾鼻弓衣行世文章皆事

業屏風團扇還山官府即神仙壽王述庵八十 甲子從頭開上

壽神仙自古有曾孫壽許小范六十時已有曾孫 東方先生善諧謔

南極老人應壽昌壽趙次乾

中書詩

有人作嘲中書詩云莫笑區區職分卑小京官裏最便

宜也隨翰苑稱前輩且喜中堂是老師四庫書成邀議

叙六年俸滿放同知有時酒平到軍機處一申朝珠項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三

下垂形容入妙南海孝廉謝堯山念功為余言之

供春

宜興砂壺供春為上時大彬次之時壺尚可得供春則

絕蹟矣供春者陽羨名陶錄以為童子查初白詞注以

為吳家婢也未知孰是

御舟

高宗南巡渡江于文襄敏中扈

蹕進詩時會稽陶篁村先生在文襄幕中因屬其代作

內有句云千帆飛渡江南岸一片黃旗識御舟文襄擊

節惟援筆乙飛字改擁字先生嘗語人曰易飛為擁便

見

警蹕尊嚴此真一字之師也

白撞雨

凡暴雨忽作雨不避日日不避雨雨點大而疎粵人謂

之白撞雨土諺曰早禾壯宜白撞見廣東新語

珊瑚樹

吳淞總兵楊華言澎湖之南海清見底然懸縷百丈不

能測也中有珊瑚樹四株大可合抱巨魚數十環之若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三

典守者然

岳王詩

向閱某小說見有詠岳王詩一首云臣飛死臣俊喜臣

浚無言世忠靡臣檜夜報四太子臣構稱臣自此始寥

寥數語用筆嚴冷之至

三百三十有三士亭

亭在福州學使者院中朱笥河先生所建亭前有石三

百三十三峯每一石鐫諸生一人姓名即其所獻也

武陵孃子

常德蠡山廟祀越相蠡山畔有武陵孃子祠土人云以祀西子也

梅龕詩佛

西江吳蘭雪中翰高梁工詩高麗使臣得其所著詩稱為詩佛而築一龕以供之種萬梅樹云

命

聖人言知命定命立命俟命而其理究微而莫測也故孔子卒罕言命乃世之談命者以所生年月日時之干支合為八字遂以為命可推測而知番禺張南山維屏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五

司馬作原命駁之其說云推年月日始于唐之李虛中推年月日時始于宋之徐子平夫言命以干支為憑亦思干支何自昉乎昉于唐堯之元載通鑑前編本經世歷定為甲辰竹書紀年則以為丙子路史則以為戊寅山堂考索則以為癸未是則今所據之干支其為此干支與否亦尚未可知也而謂人之命在是噫其惑也此說新快足破術士之愚

莫如用猛

天下大小衙署扁額楹聯或意主頌揚或心存景仰大

抵崇尚寬和政體然也獨廣東東莞縣署二門以內高營綽楔大書四字曰莫如用猛為山左仲柘泉明府振履所題仲公宰是邑頗有政聲蓋東莞之俗好勇鬪狼急則治標刑亂用重亦是權宜之一術然操切之治究非常法此語能吏言之循吏必不肯言也大書特書烏可以示後人哉聞直隸棗強縣署一對云苦心未必天終負辣手須防人不堪不知為何人所作此等居心則得之矣

分茅砧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五

吾杭學使署前有石砧砧上刻天祿字下有雲雷文名分茅砧蓋學署初為都指揮府今官廢而砧猶存土人尚以都司衛名其地焉

紅豆

葛秋生姑丈慶會齋中懸一聯云書似青山常亂疊燈如紅豆最相思語極清新青山句秋生自擬紅豆句則許滇生侍講所對也又姚古芬丈贈秋生句云名士青衫千日酒故人紅豆兩家燈上句豪宕下句情摯

木龍血

紹興三江開名應宿開明郡守湯公所築初築時水大不得合祈于神夢神語曰若要此開成除非木龍血寤而不解所謂適有皂吏名莫龍者挺身曰以一命而全數十萬人吾何惜焉遂稟郡守自投于水而開以成至今湯公祠猶以莫龍配祀陶春田廣文軒應宿開詩云漂流皂吏生前血成就黃堂死後功蓋紀實也

王廉訪輓聯

道光乙酉德清徐倪氏之案自巡撫以至典史一城之官處分殆徧廉使王公惟恂以無術平反此案遂至自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美

裁身為三品大員輕生以殉識者少之而其志則可閔也蔡生甫學士之定挽聯云剛毅木訥近仁生原無忝聰明正直而一沒則為神

壽星

臨海王芝圃先生世芳生于順治己亥九月九日寅時康熙丙辰從貝子征耿逆血戰斬寇數十人適貝子遽卒未及奏功議叙年四十九始補博士弟子員繼而貢成均官遂昌司訓乾隆辛巳蒙恩授國子監司業庚寅加翰林院侍講時已百十二歲

矣當七旬時孫曾已盛逮百齡外曾孫復舉曾孫因賦詩云身歷四朝沾浩蕩眼看七代長兒孫蓋紀實也陳太僕句山先生贈詩云華皓何來雲水頭寵加新秩返扁舟酒錢未卜憑誰與壺藥翻叨為我投薄宦夢驚山北檄散仙行逐海東鷗獨留佳話傳臺閣會與耆英大父游相傳王中年入天台有人授水二勺一熱一冷王飲其熱者人或叩之笑不答但曰吾生平無他過人視聲色貨利淡而已由是人皆以王壽星呼之又杭有鄉民趙振鯨者嘉慶甲戌一百歲蒙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毛

恩賜六品頂帶山舟學士為書坊對云身歷四朝太平黎庶壽登兩甲盛世耆英趙來謝時自江干拏舟入城泊鹽橋步行至竹竿巷不持杖拜跪無所苦同來者係其長孫已六十三矣趙君為人短小無鬚髯好觀劇會里社演劇趙挺身挨入人叢有拍其肩者曰老弟莫用力我老年人筋骨不耐揉搓也趙回視之其人鬚髮皓然因問曰翁年幾何曰八十三歲矣趙笑曰然則與我大小兒同年也于是聞者譁然後年百有九歲無疾而逝又家接山叔祖守廣西慶源有藍祥者年一百四十

四歲鄉人耕鑿自安不諳朝典叔祖爲詳請旌褒

恩賜六品頂帶并設宴府堂以待之其曾元扶掖而來耳目無翳障飲啖過人顧能畫人物因倩其畫壽星一幅寄呈山舟學士學士題壽星贊百餘字并畫勒諸石今其碑猶存清勤堂中也

毛西河

西河先生凡作詩文必先羅書滿前考核精細始伸紙疾書其夫人陳氏以先生有妾曼殊心嘗妒恨輒詈於諸弟子之前曰君等以毛大可爲博學耶渠作七言八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三

句亦須獺祭乃成先生曰凡動筆一次展卷一回則典故終身不忘日積月累自然博洽後生小子幸仿行之婦言勿聽也又嘗僦居矮屋三間左圖右史兼佳夫人中爲會客之所先生構思詩文手不停綴質問之士環坐于旁隨問隨答井井無誤夫人室中詈罵先生復還詬之蓋五官竝用者同時蕭山包秉德沈禹錫蔡用光皆淹貫博雅故時有包毛沈蔡之稱後三公皆以諸生老而先生獨名滿天下并三人姓名亦罕知者亦有幸有不幸也

同年嫂

江山船婦曰同年嫂女曰同年妹向不解其義詢之舟人曰凡業此者皆桐廬嚴州人故名桐嚴曰同年字之訛也

尚絅堂詩

陽湖劉芙初先生嗣緒以名孝廉困頓場屋春官十上始得掄元授職編修十餘年而一階未展歿于京師著尚絅堂詩五十二卷五言如客枕云連天雞唱亂到地雁聲孤溪路云天寒魚減腦月暈蚌添胎白溝河云地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三

餘南渡恨人數北征才宿龍泉寺簡周筇雲云古佛與苔綠病僧如菜黃荀卿墓云三遷齊祭酒一脈魯諸生七言如草堂雜詩云貪灌名花延井近誓刪惡竹讓牆高佛音閣云野花都已得禪意山鳥半能呼佛名中秋後一夕獨步故園云碧天無語又今夕紅樹笑人非少年無題云新樣東風吹玉笛舊家明月在銀鈎散步云籬花有意爭先發野草無名轉後凋病起有懷云好日短于磨膽墨清宵長似篆餘香到庶常館紀恩詩云人說傳燈須選佛自慚舐鼎便成仙廢埃云車

猶記里分雙隻戍不知更誤短長荒墅云賭殘綠墅棋
都散賣到青山畫亦寒金川門云已見殷湯傳太甲誰
知姬旦負成王春暮湖樓云碧檻空時齊放鴨紅樓好
處不離鶯皆可誦也

盧費對

周蓮塘大空兆基 藁盧南石少宰蔭溥 代之費西離京

兆錫章 往弔于周一哭而殂京師為之對云一品頭銜
讓南石三聲腸斷失西離屬對工絕

穀城詩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辛

李長蘅穀城口號詩云穀城山好青如黛滕縣花開白
似銀漁洋山人酷愛此二句後過穀城不見一花因賦
詩云薛北滕南屢問津遠看山色黛痕新惟餘一事堪
惆悵不見花開白似銀幾疑下句有可議矣先高祖文
莊公東阿旅店題壁詩云東阿南望盡模糊如黛山光
黯欲無我比漁洋更惆悵風蓑雨笠穀城圖則上一句
又幾幾乎在可疑可信之間今讀先大父丙午過穀城
詩惻悵漁洋句漫猜看山穀下獨徘徊檀園自是詩中
畫滕縣花偏為我開自註云余今過穀城見四圍山色

徧野白花始信前輩詩不妄作漁洋或非其時耳遂成
二十八字證之因思十四字偶然脫口乃經三四人經
二百餘年始能坐實可為筆墨中一段佳話也

賀知章

大父冬夜讀諸史提要詩云醉裏神仙有幾人鏡湖未
賜敢抽身牆頭喧訴聲如海急殺風流賀季真按唐書
賀知章在禮部選郎取舍不公門蔭子弟喧鬧盈門知
章不敢出乃昇一梯于後園出頭牆外以決事康熙辛
丑科李穆堂先生用通榜法所取皆知名之士下第者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辛

糾眾於瑣闥外作鬧新進士徘徊門外無由入謁或呈
一詩嘲之云門生未必敢升堂道路紛紛正未央我獻
一梯兼一策牆頭高立賀知章亦用此典也

落英

離騷夕餐秋菊之落英洪興祖補註云秋花無自落者
當訓如我落其實而取其材之落或又一說云訪落詩
訓落為始意落英為始開之花其說甚新然以上句墮
字意合之似從前說為是

嫁

婦人謂嫁曰歸不知男子亦可稱嫁列子云國不足將
嫁于衛注嫁往也婦人曰歸寧錢起詩才子欲歸寧棠
花已含笑則歸寧二字亦可施之男子蔣子萬機論云
主失于國其臣再嫁若是則嫁亦可訓爲仕也

△字

今商賈記帳銀每兩換錢若干或每人分錢若干每字
俱作△字按穀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注鄧△地
陸德明釋文云不知其國故云△地△古某字也今借
作每字用耳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圭

商燈

今人以隱語黏于燈上曰燈謎亦曰燈虎按帝京景物
畧云燈市有以詩影物幌于寺觀之壁名之曰商燈則
此製由來已久矣

任邱邊

直隸河間府任邱縣邊氏大家也累世科第不絕故北
闈有無邊不開榜之謠有孝廉邊君在京師廣座中一
人展問鄉里氏族荅曰某乃任邱邊蓋自矜其門閥無
人不知也俄而回問其人其人逡巡曰某乃曲阜孔子

是孝廉大慚

賽鸚哥

杜鵑花盛行南中陽羨土人有染成淺綠色者名之曰
賽鸚哥

詠史詩

詠史以組織工穩比擬熨貼爲上秀水王仲瞿孝廉詠
秦始皇云三百童男浮海去八千子弟過江來山陰陳
某詠周平王廟云掃除文武千年業成就春秋一部書
又詠曹娥碑云傷心少女隨嚴父題背中郎誦外孫歎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圭

縣曹儷笙相國詠司馬相如云才子同時誇武帝美人
知已有文君揚州閔蓮峯詠孔北海祠云要爲魯國奇
男子不比楊家最小兒舒鐵雲孝廉詠郝經使館云北
海已聞蘇屬國西河猶館魯行人昭文屈宛仙女士詠
汪水雲云祭文已哭王炎午降表空簽謝道清以上諸
聯或運用見長或渾脫制勝皆卓然可傳之句也余有
詠周公廟詩句云一相禍延明叔姪六官書誤宋君臣
自謂嶽奇願以質之大雅

腋氣

人患腋氣俗謂之狐騷臭粵人為尤甚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孃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慍羝謂腋氣也

于廟祈夢

毘陵周蓉和先生未遇時祈夢于忠肅廟夢神予字一幀錄唐詩云寒雨連天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衡先生曰結句是玉壺何云玉衡神曰玉衡妙玉壺便不妙矣醒而不解所謂後舉博學鴻詞制題為璿璣玉衡賦憶前所夢文思沛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三

然遂中選授檢討所謂玉衡妙也後歷官清要以宮詹予告謝

恩訖賜印章一方出朝視之其文云一片冰心在玉壺尋思舊夢忽然驚惺返第而卒所謂玉壺不妙也又韓城相公未遇時祈夢忠肅廟至則先有人在焉問占何事曰求子也遂竝鋪而臥其人夢神賜以竹管二枝再叩則曰問汝竝臥之人公夢神與語叩請終身則亦曰問竝臥之人寤而各述所夢公告其人曰昔孤竹君有二子今夢此是佳兆也其人喜極舉手加額而祝曰願

你狀元宰相後皆如其言

門對

董觀橋制府教增金陵人節鉞閩浙愛西湖山水之勝買宅于杭城之三撥營擬解組後作平泉之墅榜其門云

聖代即今多雨露故鄉無此好湖山妙偶天然人多誦之乃未及

予告而先生已歸道山所買之宅轉售于顧渚茶中翰易其聯句云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三

聖代即今多雨露先生有道出羲皇蓋其時中翰甫自戍所歸來丁艱後主講山東歷城書院故也

單傳句

偶集湖舫關方谷學博縱以古人獨傳名句為令首舉曰滿城風雨近重陽于是有曰池塘生春草有曰楓落吳江冷有曰空梁落燕泥有曰庭草無人隨意綠令官竝命飲酒眾問其故方谷曰諸公所舉竝有全篇若重陽七字則自催租敗興以後不聞有起而續之者是真千古單傳之句也于是眾乃心服以次受罰

袁趙蔣

簡齋大令雲松觀察蒼生太史一時齊名桐鄉程春廬
同文心儀三公而蔣以未見而沒因繪拜袁揖趙哭蔣
圖以誌景仰昭文孫子瀟太史原湘則專推袁蔣二公
其詩云平生服膺止有兩江左袁公江右蔣廬山瀑布
鍾山雲一日胸中百來往錢唐張仲雅大令雲嫩又辦
香袁趙二公顏所居曰簡松草堂後即以名其詩集蓋
性情之地各有沈澹也陽湖洪稚存太史亮吉評三公
之詩云袁詩如通天老狐醉則見尾趙詩如東方正諫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表

時雜詠諧蔣詩如劍俠入道猶餘殺機洵稱確論穉存
先生詩才奇險好作驚人之句有人仿其體調之云黃
狗隨風飛上天白狗一去三千年聞者絕倒洪聚生平
所識詩人作為詩評凡數十家或問之曰公詩如何洪
自評云僕詩如急湍峻嶺殊少回旋

袈裟繡龍

高廟南巡淨慈寺明中上人迎駕
上顧問時偶以手拍其肩因于紫衣肩繡金龍一團
人咸非笑之而不知其有所本宋朱勔所衣錦袍徽宗

常以手撫之遂繡御手于肩上又嘗與內宴帝以手親
握其臂因以黃帛纏之與人揖此臂竟不動

八斗萬斛

子建之才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論斗分才奇
矣西堂雜俎載湯卿謀句云古今只有萬斛愁而我獨
得九千斛論斛分愁更奇有曹姓人為彭澤令其友人
贈一對聯云二分山色三分水五斗功名八斗才運典
恰切

一典兩用

劉越石詩宜尼悲獲麟西狩泣孔某謝惠連詩雖好相
如達不同長卿慢一典兩用摛詞錯綜法也然此等究
不可為法

赤子

康誥曰如保赤子傳曰赤子未詳何義或曰始生之兒
其色赤故名虞兆滌天香樓偶得云赤尺古通用引文
獻通考深赤者十寸之赤也以爲證曰赤子者言始生
小兒長僅一尺也其說頗爲有據

鼻天子陵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表

始興縣南十三里有鼻天子陵相傳昔人掘地見銅人數十擁笏列侍俄聞墓中擊鼓大懼而返或曰是槃弧墳高辛有犬戎患募得犬戎吳將軍頭者賜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帝畜犬名槃弧入山銜一首至果吳也遂妻焉生六男六女為武陵蠻之始杜君卿駁之云黃金古以斤計秦始曰鎰三代分土漢始分人古安有萬家之封將軍周末官吳始周末姓古無是也且槃弧之訛因盤古起今明明曰鼻天子則不得以槃盤同音為此臆說也或曰是象墓象封有庫庫鼻同音故名然象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美

乃人臣安得曰天子或曰秦以前百粵盜名割據之稱然僭號稱王稱帝無稱天子者且鼻字意又何指凌元駒重訂始興縣志斷以為盤古之墓曰鼻之為言始也盤古始為天子故追尊之也盤古本粵產兩廣盤姓皆其苗裔雄州鄉落多盤古倉會昌盤古山湘鄉盤古保零都盤古祠荆南北以十月十六日為盤古壽始興原屬荆州母亦其顯化之所乎且古皇墓半在南方炎帝邠邑虞舜九疑皆距不遠至廣陵有盤古冢昔人謂其神假南海蠻洞中有墓亘三百餘步則安知鼻天子陵

非盤古真墓歟通志又載銅人搢笏等事謂渾沌安得有此其見亦迂昔魯共王壞孔子宅聞金石絲竹聲豈壁中果有此耶銅人之事亦猶是耳據此則為盤古墓無疑余嘗賦鼻天子陵詩云始興之興自何始王氣鍾于鼻天子天子一姓不再興始興賸有天子陵楊髡之所不能竊黃巢之所不敢掘至今龍種遠綿延可有子孫尚隆準漫將野語記齊東非族紛紛說犬戎絲竹居然聞魯壁金人無恙出秦宮吁嗟乎古來古墓無此古洪荒以前一坏土三皇五帝盡耳孫萬歲千秋此鼻祖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美

僧誦中庸

木文和尚有戒行無錫顧伊人孝廉素與善孝廉婦疾革諸醫束手延木文至竝不攜經卷佛像詢之曰經須用汝家者孝廉曰吾家素無經卷曰聖經足矣何必佛書因與中庸焚香讀之如宣梵唄三復而去中夜婦汗出頓愈

藩臬

藩字始見毛詩臬字始見康誥梁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曰藩司抑而不許此藩司初見史冊之文元史至元

十四年奕赫抵雅爾丁爲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始視事見獄具列庭下愀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得情卽服罪無用刑具此臬司初見史冊之文

岳王論

吳穀人祭酒岳忠武論云補已缺之金甌論功行戮返將消之玉弩爲敵報讐此聯警絕結句云人間之鐵案無私請質東南山行者天半之神旗高卓試看大小眼將軍向特愛其工整及閱有正味齋全集則此聯業已刪去蓋謂其落小家數也前輩之自占文品如此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

罕

乾阿奶

俗呼乾孃之母及姑曰乾阿奶按北齊書恩倖傳穆提婆母陸令萱嘗配入掖庭後主襁褓中令其鞠養呼乾阿奶此三字之所本也

跳行

作書出格曰擡頭金石錄稱唐之中嶽嵩山碑書皇帝太后不跳行不空格跳行者擡頭也

添註塗改

鄉會試卷子文後寫添註塗改字數按宋咸通中盧子

期著初舉子一卷細大無遺就試三場避國諱宰相諱主文諱士人家小子弟忌用熨斗時把帛慮有曳白之嫌燭下寫試無誤筆卽題其後云竝無措改塗乙如有卽言字數見容齋隨筆此科場中添註塗改之所本也

吳澹川

樵李吳澹川文溥著南雅堂集詩宗正始之音五古以冲淡制勝七古以健挺見長錄其近體五言如隔溪訪友云別浦流春水閒門落古花雨霽云凍水逢春活疎梅入夜香春日騎馬過鯽魚潭晚憩竹溪寺云馬蹄遲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

罕

落日人意緩春風七言如登華山云無邊紫塞秋風起一片黃河落照來有贈云獨行蘄北山山雪不見江南樹樹花秋闌後客徐中丞幕中酒閒蒙賞詩句書以志媿云無分秋風吹桂樹浪傳疎雨滴梧桐七絕如山塘春思云齊開畫閣倚笙歌一樣簾櫳映綺羅底事春風欠公道兒家門巷落花多渡江云東來兩扇布帆輕每遇風波夜轉驚船底江聲篷背雨旅人聽得最分明西湖楊柳詞云畱人小駐惹人憐傷別傷春不計年只管自家枝上綠那禁吹到鬢絲邊皆性靈灑落之作也

見過亭

伊犁有見過亭蓋為謫官而設劉金門宮保過之題一對云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運用成語天造地設

彭文勤試題

文勤督學浙江所命試題如王二麻子斬絞徒流杖類俱極巧妙一日至敷文書院課士山長以有事出院因出四題肄業生云至于岐下請考生云放於瑯琊肄業童云館于上宮請考童云處於平陸公謂諸生曰汝等

兩般秋雨齋筆卷二

望

知今日出題之意否對曰不知公曰橫看去乃至放館處四字也又試金華九學同場將出題教職中偶稟他事語雜仲四先生公問仲何人曰武義歲貢設帳郡齋者遂連書九題武王是也義然後取歲不我與進不隱賢士志於道仲尼之徒四時行焉先行其言生之者衆合武義歲進士仲四先生九字童生初場題分四仲管仲虞仲微仲牧仲次場教職中耳語云今日恐不能再切仲四先生矣公即書四題大王尊賢西子席也補足設帳郡齋之語覆試總題仲壬四年仲聞之謂太守曰

宗師前後試題勝于為我作傳矣又試處州初場府尊不到委同知點名次場來謁公曰太尊今日纔來對曰方從省下來不獲已故命同知來公曰來與不來聽太尊自便尚有童生正場太尊來益昭慎重對曰敢不如命是日七學出題自一字至七字止來醫來遠者來送往迎來厚往而薄來不遠千里而來而未嘗有顯者來經題七日來復鳳皇來儀貽我來牟鄉子來朝禮聞來學以問答中多來字故也及試童生次場府尊奉委上省仍委同知點名公笑謂教職曰太尊今日真不獲已

兩般秋雨齋筆卷二

望

也題出又其次也委而去之同其好惡知其所止來者不拒其敏慧類如此又聞某方伯試士命題云伯牛有疾子路請禱充虞路問康子饋藥瞽瞍殺人右師往弔門人治任蓋其時督學新亡方伯攝行試事故也

食量

諸城劉文清相國食量倍常蓄一青花巨盃大容數升每晨則以半盃白米飯半盃肉膾攪勻食之然後入朝辦事過午而退同時尹望山相公但食蓮米一小盃入朝亦過午而退然兩公同享盛名並臻耆壽此如朱張

僕射齊賢每食噉肥豬肉數斤夾胡餅黑神九五七兩而同時晏元獻清瘦如削止析半葉餅以筋卷之捻其頭一莖而食後亦竝享遐齡蓋各人稟賦不同未可以飲啖論福澤也

作詩不必識字

宋書沈慶之手不知書目不識字世祖逼令作詩慶之口授顏師伯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慶之常言眾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北齊斛律金不解書乃其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器

作敕勒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為一時樂府之冠又隨園詩話載有樵夫哭母作長相思詞云叫一聲哭一聲兒的聲音孃孃聽如何孃不膺自然音節所謂天籟非耶

混稱

漢書注得利曰乾失利曰沒今混稱乾沒為賍入己之稱說文堪天道也輿地道也今混稱堪輿為地理尸子注婦女曰姑兒童曰息今混稱姑息曰溺愛禮記疏有才能曰奚無才能曰奴今混稱奚奴曰家人說文貪財

日饕貪食日饕今混稱饕餮曰口饒爾雅翼妻父曰婚婿父曰姻今混稱昏姻曰親串諸如此類不可勝記

彌勒對

某寺彌勒佛殿一對云年年扯空布袋少米無柴只賸得大肚寬腸為告眾檀越信心時將何物佈施日日坐冷山門接張待李但見他歡天喜地試問這頭陀得意處有甚麼來由禪機活潑不嫌其俗

戲名對

同人小飲集戲名對偶為令茲擇其尤工者錄之驚醜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器

風箏	對	嚇癡	入義	盜甲	雁翎	對	關丁	桃花	訪素	紅梨	對
拷紅	西廂	扶頭	繡襦	對	切腳	翡翠	開眼	荆釵	對	拔眉	鸞
折柳	紫釵	對	采蓮	浣紗	麻地	白兔	對	蘆林	躍鯉	教歌	
繡襦	對	題曲	療妒	春店	萬里	對	秋江	玉簪	哭像	長生	對
描容	琵琶	敗金	精忠	對	埋玉	長生	三擋	麒麟	對	七擒	三國
志	通試	琵琶	對	勸妝	占花	打虎	義俠	對	罵雞	白兔	看襪
長生	對	哭鞦	荆釵	刺虎	鐵冠	對	斬貂	三國	亂箭	鐵冠	對
單刀	三國	拜冬	荆釵	對	賞夏	琵琶	告雁	牧羊	對	喉	葵
記	思飯	金鎖	對	借茶	水滸	斬寶	金鎖	對	刺梁	漁家	投井

金印對跳牆西廂記送米躍鯉記對拾柴綵樓記相面宵光對

審頭雪一捧醒妓醉著提對規奴琵琶記盜令翡翠園對偷詩玉簪

記飯店尋親記對酒樓翠屏山北樵爛柯山對西謀邯鄲夢落院

繡襦對借廂西廂記小妹子劇時對胖姑兒願慈悲鬧天宮對

游地府安天會醉易放易鳴鳳記對相梁刺梁漁家樂大宴小

宴連環記對前親後親風箏誤

悼亡詞

項梅侶學正名達與余為總角交恂恂溫雅正如公瑾

醇醪丙戌成進士以知縣即用君請于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吳

朝願就學正本班銓補舍花封之爛漫甘槐市之蕭條

亦可想其襟懷之冲淡矣長于制義尤精算學間作小

詞極細意熨貼記其祝英臺近悼亡詞一闕云惱蜂情

慵蝶意春色又如許愁立蒼苔花影亂深隴如花人已

天涯花開依舊爭忍見翠圍紅舞漫延佇猶記雙袖凭

闌冷香上詩句能幾番游風月竟拋去只除夢裏歸來

夢醒何處重簾外斷烟零雨清思婉轉逼真白石遺音

矣

軟金杯

金章宗有軟金杯乃劈鮮黃橙為之可與碧筒杯作對

二蘇

元好問題蘇氏寶章集句注長公忠義似顏平原次公

冲淡似林西湖此二句未有人稱者

閻典史

明季南都亡江陰閻典史孤城死守兩月餘城破殉難

我

朝賜謚立祠祠堂對云七十日帶髮効忠表太祖十六

朝人物三千人同心赴義存大明一百里江山相傳臨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吳

難自題海昌都湘帆同年樽有七古一篇云世閒有此

奇男子奇男子誰一典史甘受礮打誓不降十萬軍民

同日死孤城斗大鯁喉舌殺氣陰森暑雨雪百攻百禦

歷七旬倉廩已空雀鼠絕壞雲壓山山為傾蹈刃如飴

無一生可憐芙蓉好城郭圍城久不破一僧云江陰乃

專攻花家白晝鬼火寒冥冥芙蓉城攻蒂則花自落矣乃嗚呼兩京大官戀爵土如

公之官何足數讀史數公同調人萬梅花下一閻部湘

帆向未知其能詩南歸同舟得盡讀之舟中聞雨不寐

云書無可讀燈光炮醉不成鄉酒力微舟中雜詩云漁

艇歸時成小市斷霞明處見孤村又云已分功名鮎上竹不如歸去鳥投林道中和賈蘭臯云平沙盡處盤孤鷄遠樹濃邊見一城皆清峭拔俗

金花夫人

廣東金花夫人廟最多其說不一或曰金花者神之諱也本巫女五月觀競渡溺於湖屍旁有香木偶宛肖神像因祀之月泉側名其湖曰仙湖或曰神本處女有巡按夫人方婉數日不下幾殆夢神告曰請金花女至則產矣密訪得之甫至署果誕子由此無敢昏神者神羞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

吳

之遂投湖死粵人肖像以祀呼金花小孃後以其能佑人生子不當在處女之列故改稱夫人云廟碑載神生于洪武七年四月十七日子時其時太史奏昴星不見至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初七日午時夫人卒始奏昴星復位蓋感星精而生云或言神係南漢女巫按會城中故有湖一曰西湖一曰仙湖皆南漢高祖所鑿仙湖之名非自神始也且諸書載南漢神女廟祇有譚氏二女及龍母兩廟竝無金花神廟則其說未可信也明張參政謂詩云玉顏當日觀金花化作仙湖水面霞霞本無

心還片片晚風吹落萬人家寫得極其縹緲廣志言神廟不知始自何時成化五年巡撫陳廉重建嘉靖中魏校毀之粵人奉神像于南岸石鼈村其後復建故處即今仙湖街廟是也乾隆間翁覃溪學士方綱視學粵東適至仙湖街見男女謁拜肩輿不能過怒命有司毀之于是復奉祀于石鼈村四月十七神誕畫舫笙歌禱賽極盛云

魏環溪語

魏環溪尚書象樞有庸齋閑話云偶見水與油而得君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

吳

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其質白其味沖其爲用也可澣不潔者而使潔卽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油小人也其性滑其質濁其味濃其爲用也可污潔者而使不潔卽沸油中而投以水必至搏擊而不相容誠名論也

梁文康

粵東梁文康儲髫齡時已具公輔之量相傳幼時兩眉俱綠一日自塾中歸誤仆于地父遲庵掖起之曰跌倒小書生公應聲曰扶起大學士遲庵與諸子浴於小沼

中出對云晚浴池塘湧動一天星斗公對曰早登臺閣
挽回三代乾坤時年才七歲耳而吐屬不凡如此

河南村狗

廣郡窰頭村人言蒙近野詔字廷倫親迎時婦翁之兄
令公口占以河南村狗四字冠於每句之上公遂吟云
河漢浮槎到五羊南風吹送桂花香村人多少來爭看
狗吠仙姬會阮郎其妻勸公力學以雪四字之恥公發
憤遂成名儒嘉靖壬戌進士授翰林官僉都御史卒祀
鄉賢祠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辛

芙蓉

嶺南木芙蓉有一日白花次日稍紅又次日深紅者名
曰三日醉芙蓉

宣德銅盤

會賓谷方伯藏宣德銅盤方徑三寸五分內刻御製錦
堂春詞云映日穠花旖旎紫風細柳輕盈游絲十丈重
門靜金鴨午煙清戲蝶渾如有意啼鶯還似多情游人
來往知多少歌吹散春聲宣德七年正月十五日

文信國綠端蟬腹硯

硯修廣各三寸餘受墨處微凹底圓而凸象蟬腹沿左
邊至頂刻謝臯羽銘云文山攀髯之明年壘山流寓臨
安得遺硯焉憶當日與文山象戲譜玉斝金鼎一局石
君同在座右銘曰洮河石碧于血千年不死莫宏骨款
識臯羽二字袁簡齋先生貯以檀匣而識原委于匣蓋
云乾隆丁未十二月杭州臨平漁父網得此硯於臨平
湖王仲瞿居士舟過相值知為文文山故物以番錢廿
元得之轉以見贈余仿竹垞咏玉帶生故事為作匣兼
招詩流各賦一章甲寅六月望日袁枚記于小倉山房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辛

時年七十有九

品酒

嘉慶癸酉余偶憩雲林寺次日獨游破光遇一老僧名
致虛善氣迎人與之談頗相得亦畧知文墨坐久余欲
下山老僧曰居士得毋饑否蔬酌可乎余方謙謝僧已
指揮徒眾立具伊蒲泥甕新開酒香滿室蓋時業知余
之好飲也一杯入口甘芳浚冽凡酒之病無不蠲而酒
之美無弗備詢之曰此本山泉所釀也陳五年矣老僧
蓋少知釀法而又喜談米汁禪此蓋自奉之外藏以待

客者于是觥罍對酌薄暮始散又乞得一壺攜至山下
晚間小酌次日僧又贈一甌歸而飲于家靡不贊歎欲
絕廿年神往何止九日口香此生平所嘗第一次好酒
也此外不得不推山西之汾酒潞酒然稟性剛烈弱者
惡焉故南人勿尚也于是乎不得不推紹興之女兒酒
女兒酒者鄉人于女子初生之年便釀此酒迨出嫁時
始開用之此各家秘藏並不售人其花壇大酒悉是贗
本且近日人家蕭索釀此者亦復寥寥能得其真東浦
水作骨而三四年陳者已是無等等咒矣道光甲申余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壺

歸自京師注小米表弟拉飲庚申酒庚申酒者小米令
叔眷西先生家所藏者也眷西尊人舊貯二十壇歿後
其家亦胥忘之眷西又汴游十餘載遂無人問鼎而藏
酒之室又極邃密終日扃牡更無人知而窺之者以故
二十年來丸泥如故眷西歸始發之所存止及壇之半
正簡齋先生所謂壇高三尺酒一尺去盡酒魂存酒魄
是也色香俱美味則淡如因以好新酒四分攪之則芳
香透腦膠餒殘底其禮厚有過于波光酒而微苦不烈
自其小病此生平所嘗第二次好酒也僕逢麴流涎到

處不肯輕過聞之人語云不喫奔牛酒枉在江湖走余
過其地沽而試焉嗚乎天下有如此名過其實庸惡陋
劣之名士乎論其品格亦止如蘇州之福貞惠泉之三
白宜興之紅友揚州之木瓜鎮江之苦露邵寶之百花
茗溪之下若而其甜其膩則又過之此真醉鄉之魔道
也而其中矯矯獨出者則有松江之三白色微黃極清
香沁肌骨惟稍烈耳又記某年余游蕭山梧里主人周
姓名鎮邪情極款洽作平原十日之留一日出一種酒
曰梨花春俗名酒做酒曰梨花蓋三套矣余飲一杯後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壺

主人即將杯奪去主人巨量止飲二小杯是日余竟沈
醉一天因思古人所謂千日九醞者亦即此類特其一
年三年之醉則未免神奇其說耳余居廣東始興一年
有餘彼處有所謂冬酒者味雖薄而喜不甚甜故尚可
入口中秋以後方有來年二三月便不可得詢之土人
曰此煮酒也今日入甕第三日即可飲半月壞矣一日
有會姓鄉紳邀余山中小酌舉杯相勸余視之淺綠色
飲之清而極鮮淡而彌旨香味之妙其來皆有遠致詎
以爲得未曾有急詢何酒曰冬酒也問那得如許佳日

陳六年矣余又叩以鄉人不能久藏之言曰鄉人貪飲而惜費夫安得有佳者此酒始釀須墨江某山前一里內之水不可雜以他流再選名麴佳蘖合而成之何患其不能陳余家釀此五十餘年他族省穡不肯效爲之也余生平所嘗第三次好酒也余三十年來沈湎于酒臟腑之地受病已深近日損之又損以至于無而結習所存不能忘也因歷憶生平飲境而一紀之宋俞文豹吹劍錄云易惟四卦言酒而皆在險難需需于酒食坎樽酒簋貳困困于酒食未濟有孚于飲酒可見酒乃人生之至險也可不戒哉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十

五

前朝後市

宋神宗嘗問經筵官周官前朝後市黃侍講以王氏新說爲對言朝陽事故在前市陰事故在後意以爲據荆公之學必然希旨上曰不獨此也朝君子所集市小人所居有向君子背小人之義焉諸臣悚然大哉王言也

鴉片入策題

今年甲午廣東鄉試策題第四民食一道中一條云沃土之地往往植烟草以爲利息甚至取其種之大害于

人者而廣播之民不知其做精力耗財用大半溺于所嗜視其爲用與菽粟等而且勝之將何以嚴其禁而革其俗此言內地之烏烟也此物入于高文典冊前此未有也

陣亡疏語

宋人薦陣亡將士疏畧云虎頭食肉彼何人斯馬革裹尸深負公等戰河南戰河北毋忘此日之精忠出山東出山西再作明時之將相造語眞摯九原應有感激涕零之意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十

五

太誓

尚書太誓泰言大也或曰伐商乃太王之志太公之謀故曰太誓則穿鑿矣

二我

宋賈魏公爲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皆稱我時人謂之許我見宋彭乘墨客揮犀又史延壽嘉興人以善相游京師視貴賤如一轍箕踞袒裼從不稱名稱我時人呼爲史我乃知若輩亦無獨有偶

玉燭體

有人掘唐明皇墳出其尸則髑髏一具皆化爲玉急爲
揜之見太平廣記其事甚怪但小說載明皇假寐西內
李輔國欲謀弑之以鐵椎擊其腦不動明皇曰我自服
葉法善丹藥骨節寸寸皆化爲玉石不能傷也刺客
大怖而退則其說亦有可證

獠俗

獠俗負物男人以肩女人以首謂男首係狗王之頭而
女肩則高辛公主金肩故皆貴之俗夫婦不同宿擇晴
晝入山僻處盡一日之樂插松枝于路口曰插青人無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十

美

敢繼入者其交也銜弩裸體遺精草莽嵐蒸瘴結是生
短狐

鬼輕巡檢

先君宰始興日清化司巡檢蔡君洗凡

廷棟

太湖西洞

庭山人也年七十餘而精神矍鑠飲啖過人廣額豐頤
耳長過頰見聞極博又健于談懸河一開沛然莫禦但
談至興酣則支節往往失脫如天起怪風民家七隻醬
缸吹過江面又京師西山開煤穿穴地道現已穿至某
處道里分判不差纍黍此等事並非全屬子虛而自彼

迷之則一若躬立其旁而目睹其事者情狀殊可笑也

又喜說鬼自言生平凡遇鬼二十餘次而與之相搏者
亦累累然從未有爲鬼所敗者方談此時摹形繪色數
腳論拳大聲發波險語破石正其掀髯得意時也一日
方談余戲之云君爲鬼所輕矣待明年升轉一階必來
相報慎之慎之叩其故余緝宋無名氏異聞隨錄一則
示之云南恩州陽春縣卽古春州有異鬼棲于主簿署
白晝現形不勝其擾有斑直者爲巡檢初到任簿招與
飲語及此事詞未畢而鬼已立于巡檢身後因引手捽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老

之而鬼仆于地巡檢且捽且毆鬼顧簿哀鳴求救乃得
脫其家以爲必將遷怒終夕弗寐比曉寂然啟戶見壁
間大書曰巡檢羸人不足較也遂絕閱畢諸人無不狂
笑闕堂而蔡君亦捧腹而不能已已

麻陽陋俗

蔡君又談一極可笑之事言湖南麻陽縣某鎮凡紅白
事戚友不送套禮只送分金始于一錢而極于七錢蓋
一洋之數也主人必設宴相待一錢者止准食一菜三
錢者三菜五錢者徧殺七錢者加筵故賓客雖一時滿

堂少選一菜進則堂隅有人擊小鉦而高唱曰一錢之客請退于是紛然而散者若干人三菜進則又唱曰三錢之客請退于是紛然而散者又若干人五錢以上不擊而客已寥寥矣此事未見虛實而窮荒陋俗客或有之余思此堂隅高唱者或猶是古人白席之遺

天子妃

貓別名也見鶴林玉露蓋以武后殺蕭妃如臨死曰吾願生生世世為貓武為鼠哂其喉足矣此典罕有見人用者余因思之虎舅龍妃可為的對俗言貓為虎舅言虎事有貓也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堯

雪月渡江湖

大月渡太湖大雪渡揚子江此非常奇景也余於丙戌北行旬日間兩遇之因各紀以詩渡湖云廣寒八萬四千戶太湖三萬六千頃姮娥子與洞庭君良夜迢迢鬪清冷彎彎月子照當頭翦翦春風不住流如此烟波如此夜居然容我一扁舟渡江云檣鳥北向不住啼玉龍滿天鱗甲飛空江浩浩冷逾淨白水不動青山肥此時微醺中卯酒我挂輕帆出京口平視都無鳥鵲飛遠聽全靜蛟龍吼炫眼光明四面開水晶宮闕玉樓臺藏將

錦繡江山去換出琉璃世界來千疊波爭萬花白空中仙人藐姑射金焦兩點鬪嬋娟彼也投瓊此獻璧嗟我年來守故山柴門高臥冷袁安豈知放眼江湖外如入瀛洲到廣寒篷窗此景難描繪萬頃空濛一尊對蕉葉拚教醉鴿頭梅花未免辜驢背蕭蕭行李冷羊裘棖觸關山萬里愁鶴太褻褻腰太瘦明朝空自上揚州病中追憶舊游不覺神往因紀之

疊字詩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吳融秋樹詩一聲南雁已先紅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堯

械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劉駕詩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白樂天詩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一句四疊字者古詩行行重行行木蘭詩唧唧復唧唧是也有兩句互疊字者王曾詩年年歲歲花常發歲歲年年人不同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古詩青青河畔草六句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延延離又屬十四句是也至李易安詞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連下十四疊字則出奇勝格真匪夷所思矣

財色

古人云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為下本富者農桑也末富者商賈也姦富者盜賊也又云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者色也大者傾城小者傾鄉者富也財色之際可不慎哉

湯武

南巢牧野之事後之人執定應天順人四字處處為湯武迴護而不必也夫子序書曰湯勝桀武王勝殷殺受此與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同一筆法也曷嘗有恕詞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

李

哉

識遺論相

宋紹興中一紀之中命相十四張燾以為言和戰紛紛必無成功何況明思陵十七年閒四十二相安得不亡耶

彭生鐵杖

公子彭生紅縷肉將軍鐵杖白蓮膚未人句也不過詠豬肉包子耳而造語特奇

薛能

先伯祖諫庵先生云唐之詩人至薛能而庸妄已極嘗

舉其文字之乖戾者而摘論之昨偶閱其一絕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荒山作臥龍夫以孔明之出建無藉之業完托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為人臣者烏得云成何事哉能真庸妄矣

蘇文

羅大經云莊子之文以無為有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生平熟此二書故其為文橫說豎說無復滯礙也朱文公論蘇文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有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

李

貶詞矣

至聖封號

夫子既歿歷秦漢晉宋齊梁陳隋未有封號至唐世始封文宣王宋神宗欲加尊崇禮臣定議為至聖元神帝李邦直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稱帝于是止加元聖二字陳隨隱譏之曰異代尊崇何預于周邦直之罪所當筆誅愚謂李論甚正夫子乃萬代師表封帝封王下僭于城社之神本輕褻矣況生而謹守臣節歿而膺此僭稱夫子必不願也故封自以至聖先師最為允當

中賢亞聖

元仁宗以孔子為中賢唐姚崇遺令以孔子為亞聖不知上等是何人物

春秋人物

鄭子產晉叔向士燮魯叔孫婍子家羈吳季札衛蘧瑗齊管夷吾自是春秋上等人齊晏嬰鮑叔牙晉趙衰趙武邴奚魏絳秦伯里奚楚沈尹戌宋公子目夷鄭子皮魯季友仲孫蔑衛石碻公叔發晉荀息諸人亦皆後先競秀不可沒也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奎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于常平然有法無人胥歸無益宋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蓋年下則出恐貴穀傷民也年上則斂恐賤穀傷農也由此而言三代之時有常平之政而無常平之名周官所言即常平之法也

而已

宋洪俞因論臺諫失職疏中有款所喜請者不過謁景靈宮而已朝廷遂以為而已二字乃大不敬因鑄三官洪有句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卻因而已失三官見侯鯖

錄及閱裨史載云洪平齋新第後上史衛王書自宰相至州縣無不指撫其短大畧云昔之宰相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今之宰相招權納賄倚勢作威而已凡及一職必如上式未俱用而已二字時相怒之十年不調洪有桃符云未得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間兩說未知孰是大約此公于此二字用得手滑即奏章亦不檢點以至終身蹭蹬于兩虛字中也

壽王妃

明皇娶楊玉環乃壽王之妃長恨歌連昌宮詞長篇敘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奎

事俱未道及蓋為國諱也惟李義山云龍池賜酒殿雲屏羯鼓聲高眾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雖微露其意而語極含蓄宋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綉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寫得明皇昏庸可笑魏以宋人而詠唐事固不嫌如此刻酷也

書詞與史筆迥異

向常論汪彥章之於李伯紀一啓一制判然如出兩人今讀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于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

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職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迹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以及此推崇可謂至矣後作順宗實錄云實詔事李齊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凌鑠公卿勇于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長史市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畜

人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抑何相反若是乎或曰書乃過情之譽史乃紀實之詞然而譽之亦太過情矣三代直道之公可如是耶

影妻倚妾

清波雜誌太學生呂榮義爲上庠錄投進詩有影妻倚妾之語較梅妻鶴子更奇

畢趙

高宗至臨安問篙工二人姓名曰趙立畢勝高宗大喜以爲中興可必宋畢漸及第趙諗居第二人報者飛馬

匆匆道旁問何人狀元報者探名紙視之曰畢斬趙諗蓋三點模糊也後趙果以謀逆伏誅此二姓者一以示吉兆一以示凶徵諺所謂口頭識者果有之耶

宗室詩詞

相傳俚詩有蛙翻白出闕蚓死紫之長一首乃宋宗室某公詩也帝在官方欲灼艾有宮人戲誦此詩於上前者上笑不能止因罷炷艾宗室之盛者酣豢富貴其衰者料量衣食屏棄詩書固然其無足怪貴耳集宋趙介庵名彥端宗室中之秀者西湖詞有波裏夕陽紅溼之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二

畜

句阜陵問誰作左右告之曰我家裏人也會作此等語蓋深喜之也

食其

前漢有酈食其審食其此二字意義不可解何亦相沿取此宋王楙曰大約因慕其爲人如司馬相如慕蘭相如之爲人故亦名相如且名食其者不獨酈審二人也前有戰國之司馬食其後有西漢之趙食其必酈審慕司馬之爲人而趙又慕酈審之爲人故陳陳相因也

佛

佛入中國傳奕韓退之以為自後漢明帝始然魏略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是釋氏之經自前漢已有之又漢武故事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曰此劫餘灰也則佛于武帝時似已入中國至薛正已記仲尼師老聃師竺乾則似三代已有之然誕妄不足信也

詩禍

瀛奎律髓注錢唐書肆陳宗之起工詩凡江湖詩人皆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上

李

與之善因刊江湖集宗之有句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哀濟邸而譏彌遠也而鶴林玉露則以為此詩係太學生敖器之作句亦小異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蓋詩係陳作而人嫁名于敖者言者上聞因命毀江湖集版敖與陳俱得罪于是詔禁士大夫作詩器之當韓侂胄秉軸時輓趙忠定詩末二句云九京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沒代孫韓聞之居然不罪而卒不免于詩中得禍筆墨之間可不慎哉詩禍之興起于楊惲南山種豆之句自後罹其網者不一而

足然總因怨望譏刺有瑕可摘至于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綠年年歲歲花常發等句以好詩而反得奇禍則又出于意料之外者也

仁義

董仲舒曰以仁治人以義治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恰是天然意義勝荆公字說之穿鑿多矣

儒作禪語

居士聞木犀香否吾無隱乎爾此以彼法參我法故覺其超妙若吾道中何必亦效此口吻賈挺才講孟子文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上

李

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曰此正是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猶作引證指點語于理無礙或問安定先生胡侍郎何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胡舉邵堯夫先生詩荅之云門前路徑無令窄路逕窄時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閒滿地生荆棘則竟是參禪矣又陳洪範問林艾軒祭酒聖人之于天道如何荅云恰是恁地未悟復問魏聘君國錄荅云正如京師人賣牀帖恰用得着語意雖亦平坦然豈非岔入話頭一路耶

拘泥

司馬溫公薨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
蘇子瞻率同輩往程頤固爭引子於是日哭則不歌爲
證子瞻曰明堂乃吉禮非歌之謂也頤諭司馬諸孤不
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塵糟鄙俚叔孫通見宋孫升
孫公談圃迂儒拘墟之見往往如此且論語但云子於
是日哭則不歌並未云子於是日歌則不哭也如頤言
則是日歡慶卽聞父母之喪亦不奔耶多見其窒礙也
已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

末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三

黃孝子

屈戌

趙南星硯

李西齋

祭文

池塘生春草

勝朝奢靡

紈袴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三

詩傍門戶

在璞堂老人

京師梨園

銀杯

理學偏僻

青躬道人

仔

碧城仙館詩

頻羅庵主



作詩取法

枕代頭

張訥菴

懲矯

痘疹

侮聖非賢

荆釵記祭文

青芙蓉閣詩

丞相衙衙

兩般秋雨金隨筆目三

二

漱玉斷腸詞

背蘇州

拍曲几

密薔薇

補子

病詩輓聯

荔支

端午

顧受笙

南梁北孔

盧溝橋

陳眉公

墨派濫調

詩求新異

崔紅葉

老先生

五官並用

閩秀

兩般秋雨金隨筆目三

三

謝道韞

柳如是

黃子未

蕉葉

絕唱

乩示闡題

洋錢

恥認祖宗

詆毀東坡

海忠介

老少同榜

黃石齋斷碑硯

集虛

酒樹糖樹

瓶水齋詩

梧桐

子同生

閩秀詩

兩般秋雨齋隨筆用三

談諧本色

宋玉

小救駕

蘇芷香

十些

葛秋生

致趙秋舫書

附來日書

祈夢

麻蛋燒豬

四

鈔法

哲那環

字音假借

象牙

釣臺詩

絕人太甚

割裂題

詩學太白

荆軻詩

兩般秋雨齋隨筆用三

異物

武成

青州從事

物性

武人口吻

巖牆

驕

諸葛鍋

龜魚佩

五

威德入人心

詞曲取士

紙月

虛字入詩

胡旦

詩用俗稱呼

疊句單傳

享國之久

晝寢

兩般秋雨會隨筆目三

校人

下官

辨名非字

易安詞

闖門踟躕

汗青殺青

小縣少古蹟

急語成話柄

短小人詞

六

名姓在五十筆外

毒藥庫

兩般秋雨會隨筆目三

七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錢唐梁紹王應來甫纂

黃孝子

仁和黃小松司馬易尊人松石處士樹穀孝子也父歿

于保定處士走數千里函骨以歸沙石穿麻屨血痕縷縷有負骸圖詩云負骸孤走保陽城日日愁霖淚兩傾只有父魂兒命在夜來同宿晝同行其先人官少參者人呼黃佛兒處士詩云為展松楸到梵村墓門華表百年存白頭老嫗遙相指黃佛兒家七世孫處土工鐵筆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小松司馬繼其學

屈戌

窗門之鈎舊名屈戌程十然丈曰戌字當作戌字戌有守義屈戌者屈鐵以為守也趙秋船同年云九西堂詞中曾以戌字押入遇韻則訓戌為戌前人已有的矣

趙南星視

余幼時曾見有人持一硯來上鐫趙思毅公款識有銘云東方未明太白睽睽雞三號更五點此時拜疏揭大闢事成銘汝功不成同汝貶當時草劾璫疏蓋用此硯

也

李西齋

李西齋名堂字允升錢唐布衣為詞酷摹白石著有梅邊笛譜二卷篷窗翦燭集二卷久已膾炙人口矣詩不常作然閒亦一吟晚年貧無立錫逃於麴蘖道光辛卯以病歿汪小米中翰彙其所作冬榮草堂詩序而刊之五言如秋日園居襍興云苔涼無鳥下水淨見魚行胡眉峯朱閑泉徐西澗登吳山大觀臺遠眺云雲陰含雨過江氣逼人清北郭晚眺云客驚秋信早老愛夕陽遲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曉過南湖云岸轉入高柳湖寬無近峯七言如寒食前四日湖上看桃花云柳綠烟岸綠沈樹花擁春山紅過湖懷湯典三客白下云綠漲鴨頭三月浪青橫驢背六朝山呈吳穀人祭酒云廿年宦橐新詩本一領朝衫舊酒痕渡鄱陽湖云篋帆出沒樹中樹沙岸界畫湖外湖張文獻公祠云手錄方呈金鏡去容華已選玉環來皆清麗可誦王蘭泉司寇湘嘗題其詩云吳下沙維杓張綱蹟已陳蘭坻方薰石瓠翁春亦前塵西冷又見西齋出始信風騷在逸民其為前輩推許如此

祭文

祭文之簡古者宋李觀祭歐陽太夫人文云孟軻亞聖母之教也夫人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尚饗陸放翁祭朱文公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髻神往形留公沒不忘庶其歆饗趙介如祭賈似道文云嗚乎履齋死循死于宗申吳丞相潛先生死閩死于虎臣哀哉尚饗明武宗祭靳閣老文云朕在東宮先生為傅朕登大寶先生為輔朕今渡江聞先生訃哀哉尚饗此數篇記十五歲時隨長輩葛嶺掃墓先伯祖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三

池塘生春草

諫庵公在湖舫述示且訓之云聞汝師述汝作文動輒千言少年舉筆固以充沛為主然不可不知凝鍊之法偶舉數則可以隅反今追思往訓而敬述之如此

謝康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句自謂語有神助李元膺則曰余反覆觀此句未見有過人處而譽之盛者則又以為妙處不可言傳其實皆門外語也案陶翁集云此句之根在四句以前其云臥疴對空牀衾枕味節候乃其根也奪幃暫規明下歷言所見之景至池塘

生春草知臥病前所未見者而時節流換可知矣此評自是確論若吟窗襍錄謂靈運因此詩得罪遂託以阿連夢中授之權文公評之云池塘者泉州瀦澆之地今日生春草是王澤竭也幽風所紀一蟲鳴則一候變今日變鳴禽是候將改也夫鍛鍊周內以入人罪亦復何所不可若以之論詩則入魔道矣

勝朝奢靡

嚴分宜父子擅權賄賂充斥然考天水冰山錄所載籍沒之數僅黃金三萬兩白銀二百餘萬兩而已考劉瑾之籍也銀七千萬兩朱綜之籍也銀五千萬兩魏忠賢之籍也銀三千萬兩並見徐樹丕識小錄則闍寺之貪婪更百倍于宰執累朝剝削未造之貧兆于此矣恭讀聖祖仁皇帝上諭言明崇禎時後宮花粉之資每歲開支至七百餘萬兩則其他之奢靡可知矣思陵崇尚節儉而積習相沿猶復如此國家安得不民窮財盡耶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四

紈袴

晉帝見歉歲民飢謂左右曰何不食肉糜適主見道上餓夫謂左右曰何不食乾腊千古庸闇如出一轍宋蔡

京諸孫生長膏粱不知稼穡一日京戲問之曰汝曹日
啖米試問米從何出一人曰從日子裏出京大笑又一
人曰不然我見從席子裏出蓋京師運米以席囊盛之
故也紉袴不辨菽麥往往如此

詩傍門戶

嚴滄浪園鑑詩話云今人作詩動稱盛唐曾在蘇州見
一家舉殯其銘旌云皇明少師文淵閣大學士申公閒
壁荳腐店王阿奶之靈柩可以移贈諸公此雖虐謔然
依人門戶者可以戒矣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五

在璞堂老人

仁和方芷齋夫人芳佩勤儉公汪芍坡中丞新之繼室
也工詩文有知人鑒乃翁相攸時攜文二首一為吳頡
雲修撰其一則芍坡中丞也展轉不能決以示夫人時
吳方諸生汪猶布衣也夫人閱吳作曰是當早發然英
華太露誠恐不壽閱汪作曰此大器也然須晚成翁遂
舍吳而議汪後吳果大魁官位不顯且未享遐齡汪則
敷歷中外階至一品夫人生一子二女富貴壽考今則
孫階之蘭玉森森矣余為夫人之再從爛甥幼時得侍

警歎言論揮霍若無人晚年尤喜作擘窠大字筆力
出入襄陽一洗脂粉氣象嘉慶丁卯山舟學士重宴鹿
鳴賦詩四章和者不下百餘人夫人時年八十和詩三
章評者以為諸人皆勿能及夫人享年八十二歲有在
璞堂稿行世夫人媳王氏名德宜松江人亦工詩侍夫
人日屢有唱和夫人既歿家政一委之姬妾日則彈琴
詠詩焚香禮佛而已著語鳳巢詩稿記其金陵詩二句
云啼鳥猶呼奈何帝居人尚說莫愁湖跌宕之致可以
想見矣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六

京師梨園

京師梨園四大名班曰四喜三慶春臺和春其次之則
曰重慶曰金鉦曰嵩祝余壬午年初至京當過密八音
之際未得耳聆目賞次年春始獲縱觀色藝之精爭妍
奪媚然余逢場竿木未能一一搜奇也丙戌入都寓近
彼處閒居無事時復中之四班名噪已久選才自是出
人頭地即三小班中亦各有傑出之人擅場之技未可
以檜下目之此外尚有集芳一部專唱崑曲以笙琰初
集未及排入各園其他京腔弋腔西腔秦腔音節既異

裝束迴殊無足取焉表弟蘇蔚生雅有今樂之好取自
四喜以下七班某日至某園一月之中周而復始譜為
小錄一編界以烏絲之闌裝以紅錦之裏題其簽曰燕
臺樂部分日下梨園錄而屬余為之序云首善繁華之
地太平歌舞之時幾處旗亭能謳水調誰家簫鼓不按
涼州既紙醉以金迷復花交而錦錯樓臺十二一時捲
上珠簾裙屐三千幾箇偷來鐵笛固已猜疑長樂彷彿
廣寒矣爰有家居浙水人號斜川夔當定子之筵屢顧
周郎之曲衫裳個儻襟袖溫存每當燈酒良宵春秋佳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七

日今雨舊雨無花有花未嘗不高倚闌干俯臨珠玉評
量粉黛環肥燕瘦之間品藻冠裳賈佞江忠之列紅牙
拍去青眼搜來莫不采菲無遺存花有案爰集都下名
班曰四喜三慶春臺和春重慶金鈺嵩祝分隸七部合
彙一編排如春水魚鱗準遞年年之信序似秋風雁翅
不愆月月之期其間粉墨登場丹青變相銅琶鐵板大
江東高調凌雲翠繞珠圍小海唱低歌醉月選聲選色
取貌取神宜喜宜嘖可歌可泣于是按圖集錦照譜徵
花看來欲徧長安佳處爭傳日下羣仙簇綵大羅自有

因緣一佛拈花下界都來供養亦足徧邀袍澤同聽霓
裳也已其他舞綵之行尚有集芳之部然而此曲只應
天上序班未徧人間不隸梨園難歸菊部夔已同于割
玉情匪類于遺珠至若趙北新音秦西變調仰天撫缶
但唱嗚嗚市地繁絃惟聞艾艾已同檜下概比鄭聲凡
此旁搜俱不贅列顧或者恨損芳玉籍未識雛鶯乳燕
之名采豔金臺不書董袖鄂香之事豈知酒闌燈炮茶
熟香溫但陳玉筍之新編不類燕蘭之小譜然而三年
宋玉好色雖異于登徒十五王昌薄倖迴殊乎崔灑使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八

僅闌凭儂袖亦知眼過烟雲倘教釵挂臣冠未必心同
木石而茲者寄情絲竹用佐琴樽聊寄娛耳之資不敘
銷魂之事云爾

銀杯

孫雨人學博 同元 家藏宮僚雅集酒器以白金作盃
如梅花形重二十八兩有奇外界烏絲內鑄諸公姓氏
名號爵里于底以量之大小分屬焉首湯潛庵 河南
睢州人次沈繹堂 荅 江南華亭人次郭快圃 直隸清
苑人次王昊廬 澤宏 湖北黃岡人次耿逸菴 介 河南登

封人次田子涓 喜壽 山西代州人次張敦復 英 安徽桐

城人次李山公 錄子 順天大興人次朱即山 阜 浙江山

陰人次王阮亭 士稹 山東新城人共計十事

理學偏僻

王荆公以春秋為斷爛朝報不列六經程伊川以資治

通鑑為玩物喪志禁人勿習講理學者偏僻往往如此

青躬道人

仁和王健菴先生隨園老人之甥也家貧以諸生老治

詩格不求高而專事精潔偶成云蘿添老樹衰時葉雲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九

補青山缺處峯自遣云妻兼婢事休嫌懶女比兒柔不

厭多詠鼠云怪宅兩眼小于漆長看世人夢未醒頗得

元人風味晚年自號青躬道人或問其故曰無米無穴

精窮而已其風趣如此

仔

粵俗呼泥腿曰濫仔呼幼穉曰小仔呼幼女曰柳陰仔

呼使女曰美仔呼十歲內男女曰傾門仔呼統袴曰阿

官仔案仔即崽字音宰水經注云變童卯女弱年崽子

是其所本至北人則以為罵詈之詞與羔子蹠子等矣

碧城仙館詩

陳雲伯大令碧城仙館詩是其少作皆香奩側豔之詞
後刻頤道堂全集大半刪去猶記其無題二句云七十
死央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余幼時酷愛誦之

頻羅菴主

釋氏呼木瓜曰頻羅吾家堂前有一株蓋前代樹也山
舟學士因自號頻羅菴主公性淡榮利且自以鯁介不
諧于俗丁艱後遂引疾不出乾隆二十五年
孝聖憲皇后八旬萬壽公入都祝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十

釐迎

駕次

上顧見曰汝來乎公奏言臣足疾未痊祝

聖母萬壽後即回籍時太僕陳向山先生與公同列退

而詫謂公曰頃

上方嚮用何自退若是公曰實有足疾何敢欺也時陳

以

恩重不得乞身故送公之行有句云莫怪老羸慵折柳

對君慙汗出如漿紀實也五十五年祝

高廟八旬萬壽有勸公必謁時相者公毅然不顧即日
出都家居賦畬友二首云卅年蒲柳早衰蕪壯不如人
況老乎苦筍硬差良有願葫蘆依樣已難摹休言報
國文章在只合投閒草木俱物不畜施天地大始終慙
負是頑軀北望

君門首重回一門三世荷

栽培臣心不似菘菹草天意須憐擁瘴材絮已沾泥飛
不起豆和灰冷爆難開他生願作銜環雀再上觚稜高
處來公平居儉于自奉一冠數十年不易生平不好內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十一

不喜飲宴故隨園老人贈詩有一飯矜嚴常選客半生
孤冷不宜花之句不為人祝壽壬子七十誕辰設凶具
于門以謝客故自述詩有云老夫自祝飛光酒一具桐
棺萬楮錢道其實也嘉慶十六年冬公患髮疽危篤中
見有人持楹帖入其句云萬里烟雲開瘴戶一天風雨
護神鑪病遂愈因自號新吾長翁九十誕辰張岐山問
恭壽聯云人近百年猶赤子天留二老看元孫人賞其
工公配汪恭人長公一歲先公二年卒公輓聯云一百
年彈指光陰天胡此靳九十載齊眉夫婦我獨何堪公

以嘉慶乙亥七月十五日卒年九十三歿前數日手書
訃稿遺命不治喪不刻行狀同里眾紳士輓聯云朵殿
奉絲綸四百紙述事記言史館猶傳大手筆明湖思俎
豆九十載清風儉德邦人長想古衣冠大吏以公品望
矜式士民題請從祀鄉賢得

旨俞允入祠之日傾城會送前此無其盛也

作詩取法

駕部許周生先生嘗語余云孔子曰溫柔敦厚詩之教
也近人作詩溫柔者多敦厚者少至哉斯言又聞之先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十二

輩云凡押啞韻而能響者其人必貴押險韻而能穩者
其人必夷亦是名論

枕代頭

明熊經畧廷弼既逮入獄其臥處有一藤枕每晚人靜
禮北斗則取此枕焚香供焉已而刑有日神色不變就
刃時奉傳首九邊之旨西曹郎俄錄其首則空無所有
惟見一藤枕大駭相戒勿洩亟報魏闈大索不得遂秘
其事而九邊所傳之首實非經畧真願也此事甚新見
始寧陳氏秋曹日錄

張訥菴

張訥菴又姓韓甘肅人狀貌修偉膂力絕人遨遊江浙閒每來西湖則必寓余家之葛林園一肩行李無僣從善飲啖斗酒斃肩未嘗告飽蔬菜脫粟未嘗苦飢所識多兩江知名士與之談述宋元明季事甚悉至本朝掌故則某年奉某

上諭行某事某官治某省損益某政元元本本纖鉅靡遺尤好談兵酒酣以往言年岳西征事鬚眉俱躍躍也一日忽來別曰家有老母年逾九十書來趣歸行有日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三

矣問何不早歸曰實不相隱某少年亡命浪跡江湖今時移勢易仇家物化無批根者願及未填溝壑至父母邦而首邱焉遂徧別所知而去去時年已七十餘今不知尚存否也

懲矯

雍正閒學使某公以清厲自矜一日有業師來求飲助以清貧辭師黜之某公具以入告

上惡之傳

旨申飭命藩庫扣學政養廉銀五百兩與其師天下快

之

痘疹

痘疹李時珍以為始于馬伏波征武溪蠻染此疾歸名曰虜瘡不名痘也文苑英華莆田黃滔陳先生集序云陳黯幼能詩十三袖詩一通見清源牧時面豆新愈牧戲之曰藻才而花貌胡不詠之黯應聲曰玳瑁應難配斑犀定不加天憐未端整滿面與裝花此尚詠豆痂非面麻也舊有新婚詞云高捲珠簾明點燭請教菩薩看麻胡近又有人句云不是君容生得好老天何故亂加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古

圈則竟詠面麻矣

侮聖非賢

王莽處處比周公王安石事事學周禮王莽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王安石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可憐周公孔子千古為兩箇姓王人薙惱又宋淳熙中監察御史陳賈奏理學欺世盜名乞加擯斥太學諸生為之語云周公大聖猶遭謫伊洛名賢亦被譏堪笑古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從來怪事無獨有偶如此

荆釵記祭文

荆釵記傳奇王十朋祭江其祭文云巫山一朵雲闌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瑤臺一輪月妻阿如今是雲散雪消花殘月缺按此詞亦有所本孫季昭示兒編云北朝來祭皇太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因自撰云惟靈巫山一朵雲闌苑一堆雪桃園一枝花瑤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時仁宗深喜其敏速案此詞浮豔輕佻施之君后失體已甚烏可為訓錢竹汀宮詹云大年死于天禧四年其時仁宗未即位也章獻之崩大年死已久矣則其為委巷不經之談無疑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十五

青芙蓉閣詩

桐鄉陸杉石太守元鉉所著也詠史之作最擅長弔史閣部云父老尚思宗大尹江山空恨孔都官弔蔡中郎云幽囚未肯寬司馬直筆何堪失董狐邯鄲道中云閒道何年歸白壁游仙有客夢黃梁詠汾陽王云世望中興無此速天私奇福到公全長安懷古云一代亂源方鎮表千秋法鑒寺人詩詠狄梁公云淫鬼千年求食少公門一代得人多馬伏波祠云粵國戰功橫海大漢廷

家法寡思多宏詞肅括皆卓然可傳之句也

丞相衙術

京師繩匠胡同又名丞相胡同殿分宜之賜第在焉毗連半截胡同中有一宅舊為海昌查小山所居今歸吾鄉大銀臺姚公亮府祖同宅內聽雨樓者東樓賞鑒書畫處也曲檻長廊宏梁巨礎規模軒敞罕有其倫堂之東隅地有巨窖發以青磚局以石戶嚴關鐵牡啓之深遠不可測蓋當日藏弄珍異之所也或曰其時京攸秉軸賄賂充斥有暮夜夤緣者往往于地中納約理或然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十六

歎

漱玉斷腸詞

漱玉斷腸二詞獨有千古而一以桑榆晚景一書致誚一以柳梢月上一詞貽譏後人力辦易安無此事淑真無此詞此不過為才人開脫其實改嫁本非聖賢所禁生查子一闕亦未見定是淫奔之詞此與歐公簸錢一事今古曉曉辨論殊可不必不若竹垞翁之直截痛快曰吾寧不食兩廡豚不刪風懷一百韻也

背蘇州

杭俗仕女向梳高髻近則低彈蓋蘇式也時謂之背蘇州頗雅而謔余戲作背蘇州歌云吳鬟且莫唱越髻且莫謳四座靜勿譁我歌背蘇州蘇州肌理嫩如水蘇州顏色烘如蕾相君之背亦風流時樣妝梳鬪嬌美靈蛇新式到杭州日日凝妝上翠樓明月圓時休正面嬾雲堆處莫回頭妝臺軟掠輕梳罷畱與南朝周昉畫山眉水眼且休論霧鬢風鬟已無價吁嗟乎粉頸香肩骨肉勻暮來背面果然真只愁一顧傾城處仍是西湖畫裏人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十七

拍曲几

盧代山岱錢唐人住山兒巷抱經學士之族也家藏葡萄藤小几一張云是洪昉思拍曲几其指痕猶隱隱焉余二十年前曾在外舅黃鐵年先生家見昉思度曲圖毛西河高江村諸巨手俱有題詠山舟學士爲跋識數語歸于洪氏今不知尚存否也昉思先生傳奇長生殿之外尚有天涯淚四嬋娟青衫溼三種今其藁猶存黃氏葢先生爲文倍相國孫培也

密薔薇

嫁女送親所在皆然廣東順德縣爲尤甚凡來者環立門外主不迎送亦不供茶酒名之曰密薔薇其名色甚新

補子

品級補子定于洪武行于嘉靖仍用至今汪韓門綴學言之詳矣劉若愚燕史稱宮眷內臣臘月廿四日祭竈後穿葫蘆補子上元燈景補子五月艾虎毒補子七夕鵲橋補子重陽菊花補子冬至陽生補子此則在品服之外隨時戲爲之者至李闖制補服以雲爲品一品一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十六

雲九品九雲僞相牛金星所定真槐國衣冠也

病詩輓聯

周生先生病中嘗語余云夜來得句頗切近狀厭聞家事常如客愛看名山悔不僧後閱鑑止水齋無此二句葢得句而未成篇者先生歿前三日自撰挽聯云月白風清其有意斗量車載已無名是能了然于去來者矣

荔支

余向慕嶺南荔支之美戊子二月至廣州三月至潮陽其時荔支尚未實也偶于大令王潛庵先生鼎輔席上

談及之先生曰子毋然荔支于北不如蒲萄于南不如楊梅徒浪得虛名耳余初聞而未信比還至惠州舟中啖之果然乃知先生之語真定評也因為詩紀其事中有句云勝來西域纔為婢賣到南村合是奴

端午

宋璟八月五日千秋表云月維仲秋日在端午是知凡月五日皆可云端午不必專指五月矣蓋端者始也首也猶今言初五也

顧受笙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九

嘉善程上舍亭治困場屋乾隆辛卯題詩號壁云油幕輕明不障寒未灰蠟炬淚難乾中秋一片團樂月已在風簷九度看讀之憮然人猶無恙也若我顧受笙表兄均亦復九度秋闈道光辛卯八月十五夜以疾卒于號舍余作輓聯云矮屋痛長眠文戰嘔心竟爾修文歸地下良宵驚惡耗月圓撒手從今賞月怕秋中嗚呼傷已受笙生平專攻制藝詩亦閒作沒後二年余歸自粵令弟星符以其遺稿一冊屬余點定畧摘一二以存豹斑勗星符益生兩弟云憶到從前悔浪遊韶華渾似水

東流天涯漫怨無青眼門內將何慰白頭萬里獨看邊月苦十年應念夜臺幽衣單我亦悲秋冷各有傷心莫倚樓蓋受笙與星符同母時萱堂已去世十年而益生尊人渚茶先生方謫戍烏魯木齊也沈鞏之語讀之酸鼻其他斷句如青浦舟中云和風皺野水破網熨斜曛旅感云讀史不多休弔古學詩雖好易傷時即事云藏枝小鳥閒關語破浪老漁撥刺鳴方羹梅太守招賞牡丹即席用吳穀人祭酒水繪園看牡丹韻兼懷令兄蓮舫先生宣府云有酒得依金谷例看花翻憶玉關人皆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三

可誦也

南梁北孔

曲阜孔谷園先生繼洵刻玉虹樓鑒真帖數十卷先生之書瓣香天瓶居士

高廟東巡臨書以進

上熟視曰好像張照同時梁文山明府嶽亦學張書故世有南梁北孔之目今人以南梁為山舟學士誤矣

盧溝橋

關之為暴自古而然天下之關以盧溝橋為最凡入都

者自鉅公大僚以至商賈百姓莫不傾筐倒篋勒索多方惟鄉會士子例不稽察然見行李稍多亦必索取酒資至三至再丙戌會試余偕黃闔甫明經同行大車二輛早發長新店比至橋剛辰巳之交關上見箱籠稍多任意討賞余以問心無愧聽其嘈雜再三剔剔贈以青蚨四百片行進彰義門已交未正矣余戲作七古一首紀其事云東方睽睽雞既鳴膏車秣馬重前征行行三里復五里大橋已向盧溝橫我遵公車之舊例檢點文憑付書記關吏見我書箱多疑我其中有他意我乃下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三

車陳其情一詞上達君且聽既無胡椒八百斛又無瓜金一十瓶車中本非鄭商人褚中安有晉知營問我南來何積蓄才八斗愁萬斛書數十卷詩百幅脚下緇泥三寸足面上黃塵三斗撲其餘零星敝衣服例所勿征君且莫吏乃向我前置詞索我一斤兩斤之酒資卻笑行裝太蕭索請言其苦君勿嗤我上揚州只一宿不見腰纏并無鶴我向袁江三躑躅未聞餽贖嗟垂橐千山萬水一吟身十日三餐九喫粥今日春明襍被來空餘一鉢沿門託卻有二百青銅錢贈君小飲黃墟邊明知

兩般秋雨齋隨筆 卷三

未足飽欲壑聊以餘潤分書田吏前睨視久不報欲接不接心口較暗思措大總窮酸買菜添來亦可笑我窺其意無他疑加以一倍任取攜書生已是大破費當作稿師十二之牛皮吏聞我言心悄悄急取文書放關早車聲隱隱過橋來一鞭直指長安街

陳眉公

陳眉公在王荆石家遇一宦問荆石曰此位何人曰山人宦曰既是山人何不到山裏去蓋譏其在貴人門下也俄就席宦出今日首要烏名中要四書二句末要曲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三

一句合意宦首舉云十姊妹嫁了八哥兒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只是二女將誰靠眉公曰畫眉兒嫁了白頭公吾老矣不能用也辜負了青春年少合座稱賞宦遂訂交焉鉛山蔣茗生太史臨川夢院本內有隱奸一齣刻意詆毀眉公出場詩云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聲儘力誇懶祭詩書充著作蠅營鐘鼎潤烟霞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亦謔而虐矣

墨派濫調

制義中有所謂墨派者庸惡陋劣無出其右有即以墨卷為題而作二比文嘲之者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來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勿考記載而誦詩書之典籍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時而用世曷勿瞻黼座而登廊廟之朝廷疊牀架屋的有此病然其句調圓熟則當日之所謂棚中彪外者也

詩求新異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三

某作詩力求新異有句云金欲二千酬漂母鞭須六百撻平王語奇而殊無理此與青溪二千初中有兩道士何異又有句云芍藥花開菩薩面棕櫚葉散夜叉頭風趣差勝

崔紅葉

昔有崔黃葉王桐花之弟子也近崔曼亭觀察次子瘦生如夢令紅葉詞云為愛吳江晚景渡口斜陽相映點水似桃花無數游魚錯認風定風定一樣落紅堆徑洪穉存太史呼為崔紅葉可與陳簾鉤延慶鮑夕陽以文

並傳

老先生

新選廣東韶州府仁化縣李某貴州人由進士截取者初謁上官稱老先生朱翰臣中丞桂楨奏請改教回籍按弁州觚不觚錄外省司道稱巡撫曰老先生稱按院曰老先生大人則渠似亦不為無本

五官並用

崑山朱厚章字以載沈歸愚尚書親見其令二人各操紙筆朱口授一成四六序一收友人長律而手自書孝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三

子傳序與長律皆工所書傳無一脫誤殆五官並用人也以鴻博徵惜未試而卒

閨秀

昔人云女子無才便是福然今之閨秀比比是矣有某公語云閨秀之詩其尋常者無論即使卓然可傳而令後之操選政者列其名于娼妓之前僧道之後吾不知其自居何等也此言雖刻酷而亦有理願以告玉臺之治詩者

謝道韞

道韞當孫恩難作神色不變及聞夫與子皆死乃命婢
肩輿抽刃出門遇賊手刃數人遂被掠外孫劉濤才數
歲賊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
先見殺恩頓改容釋濤及道韞發居一室節終其身智
勇堅貞巾幗丈夫世但傳雪庭聯句步障解圍失之遠
矣

柳如是

柳如是本姓楊見鈕玉樵觚賸又別號影憐見珊瑚網

黃子未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三

黃子未若濟嘉善人潮州太守霽青先生之胞弟也不
求仕進專事謳吟與頻伽郭先生昆季相友善著百藥
山房詩稿夏日漫興云新僮馴習如調鶴舊稿安排似
補琴秋日遊徐氏池亭云柳如寫影欹池面鶴似閒吟
步徑中社日云客都別去花爲伴春到濃時草亦香夏
夜云桃笙久臥如冰滑紈扇新題有墨香晨起云荷葉
兩枝搖水鴨桐花一樹鬧山蜂草閣云溪邊雲隔前村
雨樹杪帆飛別浦潮信江書院題壁云雨足一江春水
碧風甜十里菜花黃湖樓小飲同宋大作云一塔斜陽

積老宿半隄疎柳畫秋孃皆精鍊可法

蕉葉

廣東東莞呼奴之大者曰蕉葉其說甚新邑某宦好交
游客恆滿座一僕俊雅好談議每當揮麈僕必僂言主
頻怒以目夷然不顧也一日主誠之曰座中皆士大夫
汝臧獲焉得置喙倘仍前轍決不汝貸矣僕唯唯又一
日座客評花并及葉之大小有謂橘葉至大有謂蓮葉
至大僕屢欲辨駁因憚主括囊旣一客吟曰徧索羣芳
譜輪囷葉數蓮誰還能摭取開橐贈金錢僕聞之張目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三

視主人曰任由夕烹于鼎亦必摘取第一等者以伸奇
卉之氣因指畫客前曰草木狀云蕉葉長一二尺或七
八尺然則荷葉非大蕉葉之大乃無倫耳羣客譁而起
曰是也吾輩何俱不憶及也各厚賜之

絕唱

昨宵疑有雨深院更無人商寶意先生令愛詠苔詩也
流水杳然去亂山相向愁仁和女士孫秀芬詠夕陽詩
也可爲二題絕唱

此示闡題

嘉慶丁卯浙江鄉試有人以闈題叩仙批云內一大外一大解元文章四百字及出題乃天何言哉三句一大者天也內外者題內題外也四百字則明指四時百物矣

洋錢

粵中所用之銀不一種曰連曰雙鷹曰十字曰雙柱此四種來自外洋曰北流錠曰鏹此二種出自近省皆乾隆初年以前所用其後外洋錢有花邊之名來自米時哥又有鬼頭之名來自紅毛亦謂之公頭夷國法嗣王

兩般秋雨齋筆卷三

三

立則肖其像于銀面史記所謂安息國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轉效嗣王面是也福公康安節制兩粵爵嘉勇公有司以公頭之名犯公爵禁之令民間呼為番面錢以畫像如佛故又號佛番南韶連肇多用番面潮雷嘉瓊多用花邊粵中用錢千敲百鑿率皆爛板其發江浙者曰出船光板無一槩痕每圓以廣平稱之足重七錢二分以尋常通用爛錢易之每圓加二三分四五分不等仁和周南卿茂才詠洋錢句云一種假情留半面十分難事仗圓光寫得不黏不脫

恥認祖宗

文丞相云莆田有二蔡一派由君謨一派由京卞京卞子孫慚其先人多自詭為君謨後猶今無錫秦氏的係會之之後然無不詭為淮海裔孫也姦雄之名雖子孫亦避忌之可畏哉

詆毀東坡

朱子以蜀洛之故甘心蘇氏其與汪尚書書云蘇氏之學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不在王氏之下其徒秦觀李廌皆浮誕輕佻士類不齒醜詆如此抑何忍也

兩般秋雨齋筆卷三

三

海忠介

忠介無子相傳天啓間有秀才作文祭之有句云誰謂公無子天下之忠臣孝子皆公子也誰謂公無孫天下之直臣慈孫皆公孫也將焚之有風自天而下撤其文而去按綱鑑輯畧天啓元年蔭名臣海瑞子晏入監則公有子矣鈕玉樵觚賸謂崇禎間公之孫名祖述者造船載貨出洋遂得上天則公有孫矣疑族人為公立嗣未可知也

老少同榜

謝立山 啓祚 高要諸生年九十四始領乾隆丙午鄉薦

賜翰林院檢討秋闈口占云行年九十四出嫁弗勝羞

照鏡花生面光梳雪滿頭自知真處子人號老風流寄

語青春女休誇早好迷恆以半百子孫圖五字合成一

壽字贈人及百二歲相國朱公 珪 以聞

詔加編修賜壽寓昌文匾時人榮之是科番禺劉樸石

先生 彬華 年十五老少一榜同登至今傳為佳話

黃石齋斷碑硯

曾賓谷方伯于廣陵市上得一硯係坡公題墨妙亭詩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五

斷碑一片廣三寸七分長三寸四分存十六字凡四行

一行曰吳越勝事一行曰書來乞詩一行曰尾書溪藤

一行曰視昔過眼以背面作硯右偏之上刻斷碑二隸

字下刻道周二字印篆左刻竹垞銘曰身可汗心不辱

藏三年化碧玉為八分書

集虛

鄉城聚眾貿易之處北人曰集從其聚而言之也南人

曰虛指其散而言之也宛邱有地名義神實羅莘路史

注實者對虛之名天文旗中四星為天市其中星多則

實虛則耗神農所在人民常實非若虛若朝實而暮虛

也

酒樹糖樹

緬甸有酒樹糖樹酒樹實如椰子剖之皆酒色瑩白而

甘能醉人糖樹細葉柔韌以刀刺其本涓涓不已色味

如飴食之令人飽見怡亭襍記

瓶水齋詩

大興舒鐵雲孝廉名位字立人寄居于吳誕之夕母沈

夢一僧手折桂花從峨嵋山來故小字犀禪十歲下筆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五

成章父翼官廣西河池州知州南邦入貢隨父出鎮南

關迺使者賦銅柱詩相贈荅弱冠登賢書屢遊戎幕以

母老不屑就升斗九上春官不得志遂絕意進取奉母

以居母歿以哀毀卒與昭文孫子瀟太史秀水王仲瞿

孝廉相友善法時帆祭酒 式善 嘗作三君詠以贈之著

瓶水齋詩集趙雲松先生跋其詩云開逕如鑿山破下

語如鐵鑄成無一語不妥無一意不奇無一字無來歷

能于長吉玉溪之外自成一家龍雨樵先生跋其詩云

他人之詩有六家鐵雲則兼有三長他人之詩有四聲

鐵雲則兼有五音他人之詩有唐宋元明鐵雲則兼有
離騷八代其為前輩心折如此諸體中七古為最如破
被篇張公石任城太白酒樓等作直是前無古人後無
來者茲錄其七言近體如落花云珠玉九天殘咳吐江
湖滿地舊文章碧憎霍霍雙鷹眼紅踏荒荒四馬蹏曲
阜拜聖人林下云劫火紅燒秦月令史才青削魯春秋
出家仙佛開生面入穀英雄到白頭夷門懷古云六國
輸贏歸婦女一關開閉老英雄金谷園云名士十年無
賴賊美人雙淚有情儂汴梁宋故宮云湖上春寒天水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三

碧帳中酒熱帝衣青臥龍岡云兩表涕零前出塞一公
安樂老稱藩劍閣云一枝草送姜維去半夜瓊拖鄧艾
來皋亭山云一樹鳳皇收王氣半堂蟋蟀死秋聲書仲
瞿經解各說後云壁中絲竹紅羊劫殿上文章白虎通
書壯悔堂文集云南部烟花歌伎扇東林姓氏黨人碑
倉聖祠云從此死央多識字只留獬豸與驅邪贈吳穀
人祭酒揚州云殘夢已羸樓薄倖老成猶見殿靈光屠
琴隴大令貽是程堂詩集云一官百里江淮海三絕千
秋書畫詩題蔣秋浦侍御詩云三百里中黃歇浦一千

年後白香山七夕云豈有牽牛笑妃子漫云顧兔悔嫦娥
諸聯夏夏獨造真無一語拾人牙後慧者

梧桐

江西峽江縣玉笥山某姓別業在焉樹木茂密中有梧
桐一株尤翹出林表夏月人每納涼其下一日為迅雷
所拔根底有錫十餘觔清泉一窪澄澈如鏡解其木中
成雷天大壯卦象點畫分明片片無異亦一奇也

子同生

偶見有作燈謎者公與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射四書一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三

句然則有同與心思頗曲折惜乎有傷忠厚案桓公六
年經書九月丁卯子同生穀梁傳曰志疑也朱子駁之
曰聖人一筆一削堂堂正正豈有以曖昧之事疑其君
父者其說是也然愚謂十一公之生皆不特記而獨于
莊公記之其中豈無深意文姜淫亂越竟成姦恐後之
讀史者或有羸呂之嫌故特于十八年夫人姜氏如齊
之前大書特書日子同生以明其的係吾君之子故曰
志疑者非以傳疑也乃以釋疑也詩曰展我甥兮春秋
曰子同生皆別嫌明微之要旨也

閨秀詩

嘉興徐簡字文漪吳于庭副室也詩云沈香亭子玉勾欄植徧名花次第看第一莫栽紅芍藥此花開日已春殘立意甚新無人道過山陰王思任女端淑字玉映長于史學翁嘗撫而語之曰身有八男不及一女著吟紅集蕭山毛西河選浙江閨秀詩獨遺之王寄詩云王嬌未必無顏色其奈毛君筆下何用典恰合山陰祁忠愍公女德蒞字湘君臨鏡詩云一箇秋水寒無影十樣春山淡有痕丰神綽約齒頰生香姊德淵德瓊並能詩忠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三

愍家子弟美丰儀故其時有祁門男子盡佳人婦女皆才子之目

談諧本色

談諧詞語必須本地風光方可解頤噴飯有筆客生子豐碩肥滿或戲之曰羊毫兔毫加工選料此家用貨非比賣門市者安得不佳又有書客舉子酷似乃翁一人熟視之曰原板初印神氣一絲不走其非翻刻贗本蓋可知也又有一廚司舉一子形貌甚黑人曰此非炭火烟煤之氣卽是油鹽醬醋之精也聞者絕倒

宋玉

有客至澧州見宋氏家牒言宋玉字子淵號鹿溪子可補紀載之缺

小救駕

廣東始興民俗剽悍尋常出入男帶刀女帶錐無人無之又有鴛鴦小七首藏于胸次名曰小救駕事雖悖而號則甚新

蘇芷香

蘇芷香校書吳門人貌娟秀而性極孤冷流寓于杭之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三

西湖李小牧茂才丙頗眷戀之令弟聽松茂才寅爲畫

梅花便面題一絕云西泠曲港斷橋邊冷抱烟霞不計年指點孤山三百樹此花曾受小青憐語極痛峭

十些

查伊璜孝廉家僮侍婢解音律者十人悉以此呼之時稱十些有雲些月些二僮尤聰俊能記孝廉詩乞書者命二些誦而書之名曰活錦囊

葛秋生

葛秋生慶會仁和諸生人極醇訥溫雅工詩古文詞顧

久躡場屋鬱鬱不得志江淮游幕益復無聊終以病瘵卒于家四壁相如遺稿率多散佚猶記其早秋卽事二絕云磁缸雨過小盤蝸圓蕊微黃葉半遮道是今年濬湖後漁人都賣水蒨花曙風吹影墮殘缸亂颺檐前鐵馬撞約看牽牛花早起竹陰深處去開窗詩境清絕秋生向設帳于橫河橋治中許小范先生學范宅中薄遊以後感今追昔因繪橫橋吟館圖屬同人題詠余爲賦買陂塘詞一闕同年趙子秋舫題南北曲一套最佳其詞云新水莽天涯何處挂詩瓢瘦書生鬢絲吟老江湖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三

尋舊夢風雨感離巢十載橫橋今日个纔畫出停雲稿步步記當初載酒元亭同傾倒問字師安道時受業戴九橋先生因九橋亦在許氏安視也金蘭簿訂交硯北花南一例兒排年少顧影換青袍翠生生都似春來草折桂暢好是嫩年華過眼如潮秋去春來柳又千條百忙中跳上征橈兩處相思紅豆燈挑這壁廂風塵懊惱那壁廂書札迢遙故人兒幾箇雲霄幾箇蓬蒿一霎時賭酒評花倒做了雨散雲飄江兒吳市空彈瑟秦樓待引簫念家山忽作思親操東琴書試鼓迴波櫂返鄉園好比投林鳥一任那雪

泥鴻爪虧的杼下流黃博得箇萱花微笑雁兒再休提躡名場劒氣消說甚麼困寒瓊心緒槁你看有的是痛黃墟玉樹凋有的是走京華花插帽但詩成且倚玉笙調但酒來且索金樽倒興來時齊向白雲嘲悶來時共對青天嘯花朝放明湖雙槳好寒宵擁紅鑪合座邀僥令重開新畫閣再整舊書巢喜荷衣叉手諸郎少渾不是感離羣賦寂寥收江呀我也把十年前事話今朝記風簷立雪訂深交不多時桃花三月廣陵潮嘆生成蕙泣蘭嗁料向瀟湘走遭向瀟湘走遭苦煞我一鐙秋雨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三

續離騷園林盼魚書長江路遙憶朋儕離魂暗銷依舊的南飛鵲噪重把臂飲醇醪重識面贈瓊瑤沽美望橫河水一條望橫河水一條認橋邊許丁卯他是裙屐風流甲第高沒些兒塵襖王摩詰更相招把悶愁懷毫端輕掃離別恨畫裏句消索舊雨題詩須早倩新知補吟亦妙你呵劈名箋烏闌自鈔蕙名香銀鑪自燒這圖兒須索自收藏好尾聲從今不恨知音少拚箇爛醉狂歌也意氣豪你看那一樹藤花開泛了

致趙秋舫書附來

余戊子春至粵是歲冬忽患咯血症幸而無恙次年春
聞故鄉戚友喧傳余于十月二十四日已死秋船聞之
爲位而哭遲之又久始知其訛因以書來示余余報書
云秋船同年足下僕以伯倫嗜酒之身忽得長吉嘔血
之疾空江冷署一病經年意將物化蠻邦長與故人生
死辭矣乃春蠶未死尚許牽絲而秋雁遙來欣逢剖素
注存而外兼述異聞猥以春來王粲之不歸訛傳海外
東坡之已死風言影語莫識來因一介鯁生何忌何惜
夫彭殤等視顏蹠不齊達者觀之詎有欣畏所可喜者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三

良朋愛我痛哭湖山較之生索輓歌壽陳楷具者更饒
風趣知交之涕淚榮于流俗之揄揚多矣微之垂死病
中得讀香山筆札如投靈藥如賜神鍼大夫七發之筆
痼疾全除記室一檄之文頭風頓愈生死肉骨肺膈銘
之往歲長安之行僕非游倦顧瞻時勢進取良難厥有
數端請陳其畧夫玉雕楮葉寸陰不廢其功蠹視車輪
三載必專其力僕溷迹塵埃之內置身案牘之旁柔史
剛經久淪肺腑秦章漢律漸入膏肓加以役志錐刀瘁
形籌尺而謂挾貨殖之傳可遊瓊苑持名法之學能貢

玉堂乎此其尼行之故一也矧夫公車競發之時甫當
僕病未能之日雖菴菴未死難忘向日之誠而蒲柳將
零敢作搏風之想叫鷓鴣而南飛翼倦望燕鴻而北向
心驚勢難握鉛槧以登程載刀圭而就道豈有嘶風病
馬能隨良御先驅而喘月胡牛敢望相公垂問者乎此
其尼行之故二也且夫遠游者必飾裘馬挾策者不廢
金貨苟宦橐之稍贏庶行囊其克壯而乃官清似水事
集如雲開門有爛用之錢捫篋無蓋藏之慮晏子卅年
之狸製已付債家孟光百歲之荆釵胥歸質庫雀皆羅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三

盡缺不飛來勢難分老親鶴俸之肥作遊子貂裘之費
此其尼行之故三也而況有資成季子之行無人于繆
公之側老父性高簡畧雅厭紛紜乘廐內之家駒不知
牝牡徒牀頭之阿堵絕口錢刀使左右不有親臣將籌
畫重勞長者公私交瘁栽花之鬢易皤服事徒虛寸草
之心更歉此其尼行之故四也然而志慕風雲氣畱湖
海捫王猛禪閒之蝨尚凌高談聽劉琨枕上之雞猶思
起舞時當
明聖政高在澗之思倘遇

旁求又見

闢門之典意欲重鞭楮白復踏軟紅跌宕燕南遨遊趙

北倘再秋鴻鍛羽病鶴彫翎然後服末路之鹽車計身

後之醬瓿區區者志茫茫者天如彼如斯能耶否耶若

夫花天酒地追東閣之曩遊冷雨淒風記西窗之往事

某年某月如夢如雲今者病廢文長悲涼藤館徐寶幢 恭儉

風流姚合惆悵蓉城姚古芬 伊憲王喬控鶴於海邊王紫卿 廷垣

葛洪采藥于江上葛秋生 慶會聚如萍絮離若參商而吾兩

人者昔為蛩駘之依今作燕勞之避湖邊楊柳難牽別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五

緒而來嶺上梅花孰寄離情而去加以蠻方恩厠下邑

周旋勞心極絀之度支蒿目無情之牒牘俗塵斗撲雅

韻雲消盍陳偏隅積弊之風以瀆他日賢侯之聽乎墨

江當衝北道扼要南方孖水岑山絕少和平之氣蠻花

狇鳥全非嫗煦之春以故林密藏奸草深聚匪盟香會

火開來一縣白蓮孽帛妖旗飛出滿城黃鸝花巾扎額

繡鐵橫腰每當月黑風高山深水曲蟻屯估客千艘捆

載而來烏合么麼一網搜牢而去雖復屢懲重法嚴示

明條而乃朝令懸頭夕禍旋踵其民情之剝悍有如此

者今夫吏為社鼠役是城狐所在皆然于斯為甚陽作

官之牙爪陰與賊為腹心每當密捕渠魁細研膏黨秋

毫察處泥首者未畢其詞春色藏時屬耳者早通其信

術偏工于縱虎師早漏于多魚然猶故示先機虛耗在

官之費私開法網廣搜買命之錢于是晉未與師秦先

遣謀青蟲變幻化為蝴蝶而飛黃雀深藏返被螳螂之

誘其胥役之譁張有如此者至若鄭居兩大敢辭玉帛

犧牲齊出一軍例獻資糧屏履然而大官一飯中八十

家縫染酒漿非時之需必備翟闔炮輝惠下之澤無虛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單

大舟舳而小舟艦十夫推而百夫輓盤匝載路魯饋吳

師者百牢委積連雲晉館楚穀者三日又況劣弁之貪

饕無厭鷺已獻而索梟豪奴之喜怒難防狐作威而假

虎或至莠言自口蜚語成災其供億之紛繁有如此者

且夫紳士為里黨觀型之地巨室為國家藏富之區無

如吞噬成風桀驁積性鄉鄰一攘竊之細束縛而誣以

強梁家庭一詬誅之微風影而攻其帷薄無故囚人子

弟勒取贖之多金有時戕及祖宗發已埋之朽骨律例

之所難道神鬼之所不容而乃比比皆然時時習見難

成信讞孰挽刁風其薄俗之澆漓有如此者際此蠻隅
又當瘠壤佩鞞都盡簸挹徒虛當局者既費運籌旁觀
者亦難借箸愁城兀坐樂境全非矧僕自遘疾以來從
事者苓小除翹冀學蘇公之量不過三蕉登張子之筵
怕嘗九醞用是逸情頓減狂興都消心冷如灰腸枯若
井雖復偶拈楮墨閒事謳吟而寒暄酬贈者居多圖繪
性靈者絕少欲如爾日之雨窗選韻雪舫聯詩月榭填
詞風簾讀曲豈可得哉豈可得哉此僕所以夢寐追尋
而形神飛越者也足下以優閒之歲月樂瀟灑之琴書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呈

盪風雅之襟懷養循良之體度語道德則關西夫子論
經濟則江左夷吾未栽滿縣之花先負力田之米德門
懸榜孝友可風陋室泐銘書律兼讀此日宜風宜月置
君于阮咸謝朓之流他年為雨為霖期爾以卓茂劉寬
之治勤修令德勉之勉之秋風以淒行矣自愛又此信
之前曾有詩二十八首寄以代札備錄之以見兩人之
交誼其詩云我北君在南我南君又北君自在故鄉我
翔南北翼故鄉好湖山不能與君陟異鄉好江山不能
其君識相思復相思耿耿在胸臆何當樽酒歡鄉味試

兩般秋雨齋隨筆 卷三

蕁薊其去年辭帝京重九黃花穠歸來剛十月湖上開
芙蓉陸家舊酒鑪一次欣相從陳家舊酒鑪有約難相
逢中間七八面未盡傾離悰君懷似鶴嫺我性如雲慵
加以兩三旬風雨疎其蹤去日苦太短倏忽成殘冬其
殘冬十二月游子將南征西窗小話別風雪送我行我
行至江口行李累不輕十三停橈待十四返楫迎十五
蟾兔滿柔艣離江城其四日嚴州山六日龍游路加以
五日期行抵西安渡一灘復一灘灘灘逢水怒一山復
一山山山被雲妬寫我風雨懷療我烟霞痼篷窗了無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呈

事酒渴驥奔赴復有老坡仙蕉葉不知數謂姨丈蘇子齋太守醉
狂醒亦狂懷抱各傾吐其平生慣行役南北車驅之風
餐兼雪虐未嘗逢雨師何期常山道忽遭癡龍癡自辰
以至酉大雨兼寒颼沿山八十里及半日已遲改尖以
為宿飢寒苦可知安得卜子夏假蓋無吝詞絕似曹阿
瞞赤壁逃兵時其翼日天乃霽曉發玉山驛行行重行
行已屆小除夕遂為餞歲計旅店得安宅人生本如寄
矧乃遠行客眷屬殿開筵親朋圍作席忽憶歲辛巳與
君得同舶爆竹滿揚州三更轟飲劇記否雪泥中有此

鴻爪蹟其六春王月二日挂帆發西江廣信至河口河口

下弋陽貴溪三百里彭蠡環湖塘湖水清且平一夕抵

南昌扁舟泊江渚高閣瞻滕王帝子不可見才子不可

望水天混一色四顧空茫茫其七西江文才斲其人峻且

潔逶迤至廬陵山水乃秀絕水紆徐為妍山卓犖為傑

由其水紆徐筆乃作委折由其山卓犖氣乃奮激烈永

叔得其品文山得其節迄今數百年影事空飄瞥問山

山瘖瘖問水水嗚咽泉羽如意殘處伸唾壺缺其八百里

復百里萬安還萬安萬安縣進灘莫擊三千水須防十八灘

兩秋雨會隱筆卷三

望

下水舟行易上水舟行難水小介于石水大觀其欄丁

寧眾篙師過此而朝餐忽見沈舟破坎坎置河干其九昔

過天妃牖插上水如駛今過天柱灘灘土石如齒履險

貴得夷入生乃出死寄語操舟人風波不足恃短繩上

下牽長篙左右使其退已盈尺其進不及咫我輩論前

程坎坷亦如是世人用機心險巖甚于此其十贛州至大

庾計里三百三看山復看水如飲能沈酣其山聳空翠

其水拖軟藍其花豔桃李其木紛櫻櫛頗聞厥土瘠縣

官苦難堪始信佳山水富貴人不諳其十一梅嶺一重關

其形若劔閣一峯銳且高一峯削而落兩峯相去閒七

扶五扶博何年六甲開何時五丁鑿中間一徑通人行

蟹郭索馬後飛雪花馬前綻桃萼始信南北分此一大

關鑰其十二平生看畫圖厭見大青綠竊謂山水清不應

如此俗今日廣州來麗景親寓目峯峯瘦且皺樹樹纏

以縲一水漾玻璃羣山環碧玉尚覺所見畫設色苦不

足安得仇唐筆到處寫一幅其十三山之至奇者莫若觀

音岩其山在英德壁立萬仞堅臨水一石巖小艇通其

前沿緣蟻行進九曲如螺旋中有兩重屋石棧相鉤連

兩秋雨會隱筆卷三

望

須與透光亮見水復見天石壁削而削正出如飛檐鐘

乳一一垂倒挂珍珠簾江波流浩浩泉水鳴濺濺兩聲

相應處微妙何人詮此時憑虛立已若凌雲烟尚須十

倍之甫得臻山尖注目一仰望勢若將崩墮猿猴不可

上鷹隼不得驚但覺半空際擲下青花蓮其十四迤行入

峽江中有飛來寺較之靈鷲峯未便遠軒軒亦有冷泉

亭寒冽不可試雄奇出天然幽秀在其次健哉李小牧

先登快拔幟余亦從之行步步懼顛躓盤旋陟其巔捫

碑剔鮮字微聞飛鳥聲罡風刷雲翹其十五廣州好荔支

第一下... 續修四庫全書第 3 反之內

我來猶未熟。青蕉葉成林。紅棉花在木。最妙黃皮橙。其
味清且郁。亦有素馨花。其氣幽以馥。檳榔好風味。實紺
葉。淡綠枇杷桃李等。一一已盈匊。惟筍則不佳。母乃出
苦竹。其十韶華剛二月。此地已溽暑。不見紅杏風。但見
黃梅雨。我從極北來。骨相寒幾許。忽而冷水澆。忽而沸
湯。煮竊恐外病來。握冰兼寘褚。安得內丹成。嬰兒其姤
女。其十一二八侑酒髮。佳者連城壁。大或鬢籠頭。小亦髮
垂額。蔥指何纖纖。蓮翹何窄窄。浮蟻頰生潮。轉鸞喉按
拍。惟當蘭言吐。鈎斬而格磔。將毋牀第閒。亦須置重譯。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望

一笑謝佳人。無言情脈脈。其十始興苦差役。其地當繁
郵。民氣更剽悍。厥性好鬪毆。周官言理財。儲蓄須充周。
孔門貴折獄。兩造必立囚。何圖蕞爾邑。在在難應求。所
出倍所入。餅恥而鬻羞。所殺非所犯。李去而桃留。近聞
有嘯聚。行劫與戈矛。督師去勦撫。未得誅其酋。老親聞
是事。未任心先憂。晨昏趨侍下。何以寬親愁。其十一行役
復行役。行蹤本無據。甫從廣州來。又向潮州去。時奉嚴
命至潮
潮陽王大令。哲嗣我姑壻。藉彼海水寬。涸鮒望挹注。迢
迢二千里。迅速敢猶豫。未識代籌者。可能借前箸。其十二

韓公貶潮州。蘇公居惠州。我途所必歷。遺蹟堪遐搜。穀
雨後七日。片帆發江頭。上水復上水。日日看羅浮。所恨
塵事擾。不能著屐遊。孤篷一何悶。以酒澆其愁。迨行十
二日。登陸而艤舟。其十一秦嶺家何處。藍關馬不前。當時
偶然作。千載訛烏焉。我來雲橫處。十里皆山田。須臾至
山頂。輿夫各息肩。峩峩刺史祠。入廟展拜虔。中間塑公
像。立馬懸厓巔。傍有二侍者。僵凍狀可憐。壁間貌湘子。
鶴。瞥何翩翩。口橫一枝笛。足下生雲烟。頗如劇所演。度
叔桃林邊。公志在闢佛。公心豈慕仙。香火類優戲。母乃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果

誣前賢。況復藍關地。實在秦西偏。考公集中此
詩作於陝西胡為好
事者。移而至南天。其十二歧嶺下水舟。舟行一何疾。迅速
至潮州。為期止五日。尚須渡重洋。卅里附海舶。自梅溪
陽歷海面
四十里書生一寸光。大地許蠶測。屈指到明晚。行事
可以畢。嗟余半年來。行程七千七。得詩剛百篇。飲酒過
三石。拉雜書報君。愧乏紀遊筆。其十三吾兄擁皋比。一卷
不釋手。謀食養老親。持家仗健婦。季弟近何如。弱女今
安否。去年嫂彌月。璋瓦未分割。今年定育麟。舉家開笑
口。昔我出京時。進士選丁丑。究須幾鷓蟀。方得印懸肘。

倘有雙鯉魚一緘須報某其二最憶是姚合謂古今年

賦閒居可有問字者牽羊造其廬詩與定不減酒懷復

何如中年不得意冷抱一卷書秋風使者來藝海搜璠

璠庶幾協泰占拔茅連其茹其二許劭滯京國吉王喬

去天台紫葛洪客江左秋項斯走燕臺梅落落此數子

往日俱同儕一旦盡分袂各在天之涯倘有相見者為

我道離懷并祈述近狀可以佐酒杯其二城西黃閩甫

城北朱三泉瑤二君皆有書各賸以數篇劣札走蛇

蚪露封呈君前請君寓日後一一加封鈴并煩穎士奴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聖

分致雙魚箋歸來酬酒資三百青銅錢其二我趁梅開

來我待梅開去未知能與無迢迢故鄉樹鄉樹不可望

于此且小住豈不思奮飛沾泥已如絮揚州鶴不肥羅

浮蜨何趣區區一第名得失豈吾慮其二

附別後秋船來書

晉竹仁弟同年判袂年餘有記憶而無筆札非疎也
心所欲言者筆足以達之心所欲言而不能言者筆
不足以達之加以人事變遷心緒惡劣以此沈吟吮
毫欲輒止故君致兩檄而僕無一字也書窗日暖
請詳言之自吾弟赴粵後即已歲暮俗務沓來入春
又不接信未知何日抵署抑尚逗留西江故不能函
也入夏梅雨連綿炎日如火從遊者文可寸計終日
拈管批抹猶恐不及故不能函也七月杪始奉惠書
并讀好詩秋風拂拂紙上生涼即擬報贈兩詩思為

帖括所澀故不能函也場事畢文債完擬將吾弟詩

與同人徧閱以知旅況而古芬于山閣之夕猝疾長

逝驚魂駭魄頓覺身如槁木死灰故又不能函也自

後塔焉傷逝而猶有私望者春闈在邇吾弟當買棹

旋杭庶可秉燭尋歡一傾積愆後悟君修始知不果

成行縮地無術故欲函而仍不能函也去歲無日不

在阻風中酒中而最奇者莫如年下一事祀竈日過

聞甫處忽傳言吾弟有少微星隕之說歸家一慟哽

不成聲事固可疑然因古芬之死已信天于才人本

不甚惜此情此理當或有之是後無日不痛君亦無

日不夢君故除夕闔宅歡騰而我獨神亡質在梅酸

蓮苦方寸自知正月月初又為人所作旋赴剡江回家

接君第二函喜動眉宇深恨何處無才人作此惡語

然無此波折折一年之積悶難消且無以見他日相逢

之樂耳秋生紫卿去年因考回鄉相會吳山約試菱

作湖上遊不料旬日中年已亡其一才奇命薄莫

過古芬秋闈報罷彼此星散近聞秋生客海州亦復

臥牀不起因思人生中年以往有哀無樂頗思十五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果

年前君家詩社姚家酒社飛觴選韻張宴評花方謂
此樂吾輩未艾不意轉瞬飄零如此舊遊如夢恨不
登鳳皇山頂搔首問天涯然使當世而有吾兩人在此
樂終有望也惟願天涯珍重僕亦同之吾弟詩絕豔
矜才惟稍多藝迹之病近則格律老成卓然一家墨
江差役煩多吾弟維持左右分所當為惟椿庭得能
遷調吾弟仍宜作長安之行世俗固非所願然有不
得不為者如我將來亦出一轍性情固非所願然有不
斯言兄景况如常家用日劇丁亥臘月二十七夜內
子舉一男現才牙學語老母康健弟妹無恙故鄉
諸友嘯雲不獲見受笙簫園偶見梅侶彼此欲見而
不得見聞雨不時常見附陳近狀不盡言宜此信到
日迅賜回音勿以疎懶而報
之也幸甚幸甚慶禧頓首

祈夢

杭城于于忠肅公廟祈夢蘇人于况太守廟祈夢京師

于二相公廟祈夢二相公子游子夏也二賢掌夢甚奇
又封氏聞見記言雍邱婦人多于孔廟祈子且有露形
登夫子之堂者此事更奇

麻蛋燒豬

煎堆一名麻蛋以麵作團炸油鑊中空其內大者如瓜
粵中年節及昏嫁以為餽遺德清余半眉欽曾以八律
咏之警句云安得規模如此大不堪心腹竟全空四面
圓光皆客氣一番投贈半虛花又粵俗最重燒豬娶婦
得完璧則婿家以此餽女氏大族有用至百十頭者蓋

兩般秋雨齋雜錄卷三

異

誇富也如不致送則媒氏隨押妝匱背負其女而歸矣
其他賽愿敬神等事率皆用之最是奇者觀音誕辰亦
薦此品豈佛門清淨之戒不到南天歟

鈔法

崇禎十六年欲行鈔法以流賊渡河乃止其時建議有
九妙十便之說一曰造之之本省二曰行之之途廣三
曰齋之也輕四曰藏之也簡五曰無成色之好醜六曰
無稱兌之輕重七曰無銀匠之奸偷八曰無盜賊之窺
伺九曰不用錢用鈔其銅悉鑄軍器十曰鈔法民間貨

賣并可不用銀天下之銀竟可盡入內庫嘲之者曰一
二襲取三四實政五六民不欺七八世無盜九強十富
策果大奇

哲那環

凡僧人偏衫肩下有大環名曰哲那環見鄭元祐遂昌
雜錄

字音假借

流連二字可作留聯琴賦乍留聯而扶疎絡繹二字可
作駱驛後漢郭伋傳駱驛不絕干支二字可作榦枝浩

兩般秋雨齋雜錄卷三

幸

瀚二字可作皓軒瓠子歌皓皓軒軒兮閭殫為河邱阜
二字可作魁父列子子之力不能損魁父潦草二字可
作悵悼文賦悵悼爛漫浮圖二字可作蘇塗後漢書馬
韓諸國各以一人主祭天神又立蘇塗跼蹐二字可作
局迹夏侯太初文豈其局迹當時周章二字可作軸張
南史桓康傳欲軸張問桓康差池二字可作柴池相如
賦柴池芑虜甘脆二字可作甘羸聶政傳朝夕得甘羸
可以養親遠巡二字可作侵尋史記漢武帝紀始巡郡
縣侵尋于太山剝落二字可作暴樂爾雅毗劉暴樂也

阻勉二字可作閔免見谷永傳酪酏二字可作茗竹梁
 簡文曰劉尹茗竹有實理紆迴二字可作迂威六朝詩
 山徑轉迂威藏弄二字可作臧去陳遵傳與人尺牘皆
 臧去以為榮慨慷二字可作凱康神女賦心凱康以樂
 歡逍遙二字可作消搖湘烟錄莊子逍遙古作消搖及
 鋒二字可作及蠶韓信傳及其蠶東向可以爭天下依
 稀二字可作緩慧海賦緩慧其形率爾二字可作帥忝
 甘泉賦帥忝陰閉唐突二字可作盪突柳宗元晉問盪
 突碑兀又作湯突馬融長笛賦奔逸湯突又糖揆子建
 牛鬪詩行至土山頭歎起相塘揆擔荷二字可作儋何
 國語負重儋何依回二字可作猗違孔光傳猗違者連
 歲支吾二字可作枝梧杜詩陶謝不枝梧造次二字可
 作草次春秋隱四年注草次之期寂寞二字可作冢漢
 楚詞遠遊野冢漢其無人首鼠二字可作首施漢書鄧
 訓傳小月氏胡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幕府二字
 可作莫府李廉傳莫府省約文書籍事麾下二字可作
 戲下史記項羽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憔悴二字可作
 蕉萃左傳雖有姬姜無棄蕉萃眉嫵二字可作眉詡漢

兩般秋雨金鑰匙卷三 聖

書張敞傳京兆眉詡大風可作大鳳史記繳大鳳於青
 邱他如倥偬可作控總著雍可作祝犁嬌飾可作橋飾
 甲坼可作甲宅馮夷可作馮遲又可作冰夷胭脂可作
 煙枝扶蘇可作樽疋委蛇可作禕隋蟾蜍可作詹諸吝
 嗇可作遴嗇含糊可作啣嘲躊躅可作遲佇又可作踟
 踌提攜可作魍魎孚尹可作笈筠陸渾可作賁渾盤桓
 可作畔桓涖灘可作芮漢揖讓可作揖讓編爛可作幽
 數號眺可作嚳啁噉噉可作鼈鱓偃僂可作蠅螻衾稠
 可作衾鱗肺腑可作肺附供張可作共張歸藏可作臚
 匪鳳皇可作朋皇性情可作牲恣洞庭可作銅庭骨朵
 可作脈肝齟齬可作鉏鋤蝸牛可作瓜牛亮陰可作梁
 闇慇懃可作總與關冗可作關茸疆圉可作疆梧渤海
 可作賁海中允可作中遁爵蓋可作雀錢曼衍可作曼
 羨罔兩可作方良愴怳可作敞克影響可作景繖坎窞
 可作歛窳迢遞可作遠遼抑戒可作懿戒照耀可作照
 難容貌可作頌兒柔兆可作游姚顰笑可作儂笑博浪
 可作博狼惆悵可作倜傥俎豆可作粗桓獯鬻可作輩
 粥天竺可作身毒躑躅可作趨趨跼踖可作趨趨孕育

兩般秋雨金鑰匙卷三 聖

可作蠅粥亭毒可作亭育彷彿可作衲佛密勿可作蠹
沒披拂可作猳猳開閉可作閩閩凹凸可作容突鸞雀
可作鸞朔陌落可作伯格阡陌可作仟佰玄默可作橫
艾酬酢可作讐柞澹泊可作愴怕糟粕可作瀟魄垠塢
可作鄞鄂磅礪可作芴魄踴躍可作踊趨寥落可作牢
落恐喝可作患獨奄忽可作魃魃月窟可作月窟鬚發
可作澤浹杪忽可作翺忽饋粥可作健鶯菜竹可作蘇
蕩霖霖可作溟沐孤竹可作觚竹四瀆可作四寶昭穆
可作侶穆鬼谷可作鬼臾又可作鬼容盥漱可作涓涑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三

沖澹可作神禪要妙可作窈眇節操可作節敷近信可
作迎這遁竄可作遂竄扼腕可作搯擊簡在可作簡裁
璀璨可作萃蔡冶媚可作蠱媚逸豫可作佶忤最履可
作翼屢魑魅可作离彖累贅可作誣諉瘴氣可作郭氣
泄柳可作世柳尚綱可作尚榮泰丙可作高尙陳寶可
作陳寀獬豸可作觥觥蓓蕾可作珥璫梁父可作亢父
茅苜可作杼苒許子可作鄒子終南可作終隆驪兜可
作鳩毖驪驪可作華聊裨諶可作卑湛沈潛可作湛漸
徜徉可作方羊又可作常翔帆檣可作飄採卞和可作

弁瑀滹沱可作亞駝又可作浹池伶倫可作洽綸蕭條
可作霄霏鞦韆可作繪輿寂寥可作淑湫芋絲可作瑤
眠蹢躅可作嫫散烏孫可作戶孫翩翩可作翩幅氛氳
可作樊蘊嬰孩可作膺玠沈災可作沈薺荆舒可作荆
茶囁嚅可作品咬流蘇可作頽園雕菰可作安胡須臾
可作須搖擲掄可作歔歔埽除可作騷除鬚眉可作須
槩棲遲可作御徂雨師可作宋芾料希可作斗獻辛夷
可作新雉嗟咨可作蹉資屠維可作徒維四肢可作四
臆園公可作圈公黃鐘可作圓鐘莽蜂可作粵峯烏江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三

可作盪江曲江可作曲紅旃蒙可作端蒙蛟龍可作蛟
龍西施可作先施塘陂可作唐波呆愚可作杼思又覆
思又罍庸又寧思又浮思諸如此類不可勝數蓋古音
多假借也

象牙

象牙性堅而製器者雕鏤山水人物細入毫髮聞之匠
氏云凡牙鋸解之後醋浸經宿則軟如腐雕成再以木
賊草水煮之則堅如故矣物理相制有不可解者

釣臺詩

釣臺詩云雲臺爭及釣臺高此七字最渾成翻其意者云不有雲臺諸將在釣臺亦在戰爭中佳則佳矣然此乃駁前詩之詩非詠釣臺詩也范文正詩云子為功名隱我為功名來羞見先生面黃昏過釣臺不鋪張而景仰之意自見方正學詩云去邪當遠色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早見幾卻向桐江釣烟水正襟危坐而談自是第一等議論至羅泌詩云一著羊裘便有心虛名浪說到如今當年若著漁蓑去烟水茫茫何處尋雖

兩般秋雨齋筆卷三

卷三

屬翻陳出新未免尋瑕索垢余最愛唐權文公詩云心靈棲灝元纓冕猶縉塵不樂禁中臥卻歸江上村潛驅東漢風日使薄者淳焉用佐天下持此報故人為得溫柔敦厚之旨此題絕唱也

絕人太甚

昌谷之集崔生投溷而勿傳香山之詩李相掩卷而弗視惡其人遂惡其詩趙王收解系見水中之蟹而憤生忠敬惡諸桓見木旁之姓而亦怒惡其人并惡其姓真退人墜淵心地

割裂題

鮑覺生先生桂星督學河南出題每多割裂士子逐題作詩嘲之云禮賢全不在胸中紐轉頭來只看鴻一目如何能四顧本來孟子說難通顧世間何物最為兇第一傷人是大蟲能使當先驅得去其餘慢慢設牢籠驅廣大何容一物膠滿場文字亂蓬茅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魚包變草包及其廣屠刀放下可齊休只是當年但見牛莫謂龐然成大物看他殼觶覺生愁見禮云再說亦徒然實在須將寶物先匹帛有無何足道算來不

兩般秋雨齋筆卷三

卷三

值幾文錢禮云古來慘刻算殷商炮烙非刑事可傷不見周文身一丈也教落去試油湯十尺沒頭沒腳信難題七十提封一望迷阿伯不知何處去賸將一子獨孤七十里子秋成到處穀盈堆又見漁人撒網回不是池中無別物恐防現出本身來穀與紙上筌蹄迹可求葩經專紀草春秋一生最怪鸞求友伐木都教影不畱草真成一片白茫茫無土水于何處藏欺侮聖人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下襲揀取明珠玉任沈依然一半是貪心旁人不曉題何處多向紅樓夢裏尋寶但憑本量自

推摩果是真剛肯怕磨。任你費將牛力氣。姑來一試待如何。堅乎磨

詩學太白

仁和宋茗香先生詩學太白極有神似者如過仙人拍手崖云天仙大笑來人閒。可憐天上無青山。白榆如錢落我手。安得瓊樓亦賣酒。看山把酒樂如何。不比仙宮禮法多。時乎時乎仙亦不可以蹉跎。招葉二青游天台。云索君笑贈君言。我能使君再少年。銅山若肯盡沽酒。九萬仙人齊拍手。一朝餓死夫何有。我今未死君又來。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卷三

相與挈榼游天台。笑口且共桃花開。桃花飛落掌中杯。照我顏色如紅醅。今日少年若長在。古之少年安在哉。

荆軻詩

金匱徐

銘慶

大令詩才卓犖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意

有玉山閣稿洪稚存太史評其詩如神女散髮時時弄珠記其易水懷古一篇云秦皇按劍吞諸侯。燕丹太子思報警。荆卿慷慨以身殉。臨行更請將軍頭。將軍斷頭頭不落。背有人頭血漉漉。倒懸雙眼看荆軻。不到咸陽不瞑目。咸陽宮闕鬱崔嵬。列戟如山九殿開。一道白虹

穿白日。荆軻含笑捧頭來。將軍頭對秦皇面。督亢圖窮匕首見。此時秦皇手無劍。十萬貔貅不上殿。殿下負劍頻詔王。王卻擊軻軻八創。匕首不利藥囊利。人術雖疎亦天意。嗚乎天意帝秦不可回。君不見漸離之筑張良椎。奇氣鬱勃讀之可下酒一斗。

異物

竹米可以救荒榆麵可以入饌此菽粟外之食也冰絲可以成繒火毛可以織布此蠶桑外之衣也雪蛆可以療疾銀蛙可以煎蠶此動植外之用物也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卷三

武成

前明番禺龐一嵩先生言周書武成篇當以古武成爲正蓋書名武成紀功也所以首惟一月至于征伐商畧提用武之始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總敘武功之成既生魄以後則因諸侯朝會而示以繼志述事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先底商以後則因百神祭告而述商逆周順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神既戊午以後則覆說用武之詳以明篇首于征伐商之意乃反商政以後則言功成治定之事以終大告武成之意書有綱領有條

日先暑後詳反始要終渾渾全全脈絡通貫不必挨順時日而時日有可考此所以為古人之文也宋儒所更定者如今人做供招但知挨年順月流水說下殊非文法亦昧武成名篇之旨余謂宜從古文不必有所更定也先生之說如此識以俟講求經學者

青州從事

世說桓公有主簿善別酒佳者曰青州從事惡者曰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言好酒下臍惡酒凝鬲也從事美官督郵賤職故以為比而徐彭年家範云

兩般秋雨齋筆卷三

堯

其子問青州從事謂何曰湘江野錄青州從事古善造酒者此又一說也

物性

食物中性最固者蜜故蒸玉面狸及黃爵必以蜜塗之雖沸燥而其膏不走也最融者酥故烹熊掌必佐以此以其柔而善入也

武人口吻

宋黨太尉令匠寫真寫成視之怒曰我前畫大蟲猶用金箔眼我便消不得一副金眼睛見江鄰幾雜識安祿

山以櫻桃賜臣子作詩曰櫻桃滿筠筐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或請易下二句以押韻祿山大怒曰我兒豈可使居周贄之下見鶴林玉露呂文德起土豪為大將至保傅然愚鄙不識字每伴癡好無禮士大夫又不肯拜先師每日他不曾教我識字見黃氏日鈔張獻忠尊梓童帝君為始祖命翰林作冊文皆不稱意乃自作云你姓張咱囉子也姓張咱與你今日連了宗罷見綏寇紀畧武人口吻可笑如此

巖牆

兩般秋雨齋筆卷三

李

陳大昕好飲一夕與一同僚席中談及知命者不立于巖牆之下其人曰酒亦巖牆也陳遂斷酒終身可謂立地成佛矣

駟

駟馬官牛羯羊闔豬斂雞善狗淨貓皆闔也見臞仙肘後經馬曰駟亦曰犗見說文

諸葛鍋

平谷縣鄉民掘地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忽自沸遂投以米即熟下有諸葛行窩四字鄉民以為有寶碎之其釜

夾底中有水火二字見代醉編

龜魚佩

唐百官佩金魚武后朝佩金龜或曰唐姓李故以鯉魚為瑞后姓武故以元武為瑞也其說甚新

威德入人心

今人道及關壯繆岳忠武之名則自然凜慄威之在人
心者遠也論及諸葛孔明司馬君實之死則自然流涕
德之入人心者深也

詞曲取士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三

李

相傳元人以詞曲取士而考選舉志及典章皆無之或
另設一門如今考天文算學一律特以備梨園供奉耳
惟試錄中一條云軍民僧尼道客官儒回回醫匠陰陽
寫算門廚典僱未完等戶願試者以本戶籍貫赴試僧
道應試已屬可笑尼亦赴考更怪誕矣此不可解

紙月

漢冀州從事郭君碑大荒載紙月戊申紙月甚奇隸書
以為不詳所出山舟學士日貫齋塗說云紙字當即子
字猶是之為氏非之為飛皆見漢志漢碑古字音通也

虛字入詩

翁之樂者山林也客亦知夫水月乎竝舍者誰青可喜
兩家之竹翠交加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于月雨餘雲
何草不黃秋以後伊人宛在水之湄皆以虛字入詩天
然生動又一格也

胡且

宋胡且少有俊才嘗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宦不至將相
虛生也後雖魁天下終以忤物不顯晚年目疾閒居一
日史館共議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屠豕以為諱之非
實錄書之難措詞問且且曰何不云某少常操刀以割
以示宰天下之志聞者歎服

詩用俗稱呼

甲乙臚言載一御史中丞除夕詩中有荆妻太太之句
人以為笑白樂天詩惟有夫人笑不休司空圖詩姊姊
教人且抱兒亦嫌過俗

疊句單傳

趙高相秦指鹿為馬指蒲為脯指牛為犬今人但知指
鹿為馬一句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繩三折漆書三滅

今人但用韋編三絕一句

享國之久

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三代以來此其最久春秋杞桓公姑容在位七十年後此無之

晝寢

宰予晝寢侯白論語注及李習之筆解俱作晝寢解許周生先生云南史何尚之為侍中在直顏延之以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彫則六朝舊解俱作晝寢無疑

爾雅秋爾禽隨筆卷三

奎

校人

校人掌馬之官校人職曰家四閑馬二種子產位上卿宜有掌馬之人生魚畜池亦不過見校人付校人耳朱子孟子注又另撰一主池沼小吏之名恐無所據

下官

下官二字向知起于六朝不知先見于漢書曰下官不職

辨名非字

舊以阿衡伊尹尹非名字也祭公謀父謀父非名號也

皆非太甲篇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國語諫征犬戎祭公自稱其名謀父于穆王之前君前臣名其非字明矣

易安詞

易安一翦梅詞起句紅藕香殘玉簫秋七字便有吞梅嚼雪不食人間烟火氣其實尋常不經意語也

闕門踰間

闕門而與之語見公羊踰間而語見國語皆隔門限說話也若今內外簾官然

汗青殺青

爾雅秋爾禽隨筆卷三

奎

青溪暇筆古著書以竹初稿書于汗青汗青者竹皮淨滑如汗以其易于改抹既正則殺青而書于竹素殺青削也言去青皮而書竹白不可改易也此說極明暢近理而或者曰以火炙竹令汗殺青殺音寫書謂之汗青說殊扭捏

小縣少古蹟

廣東肇慶府開平縣于

國初始分置割新會恩平新興三縣而成者水曲山深羗無古蹟城南六十里有地名蘇渡云坡公貶海南自

惠之瓊道經新會值江潦暴漲乃從山僻小徑取道故
開平有蘇渡因公所過而名之也又離城百里馬山有
陸秀夫墓按新會潮州俱有陸秀夫墓通志亦兩存之
而邑志乃力辨張陸殉難之處皆在崖山卽今崖門崖
門去開平最近故墓以此爲眞夫以遠近爭虛實其說
殊杳渺總之彈丸小邑僻陋自慚蓋不得不爲此巧偷
豪奪之行也一笑

急語成話柄

有人久病其子多方請醫服藥罔效勢迫危殆聞一名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奎

醫自京師至急自往延之約以卽日過診醫曰尊翁久
病恐入膏肓晚生薄才未必有挽回之力奈何其子曰
大人雖臥牀日久未遇扁佗今必須先生一行死馬當
活馬醫可耳聞者絕倒

短小人詞

友有詠短小人黃鶯兒一闕云矮子寸三高進陰溝插
雉毛鵝黃鸞繭烟檀帽扇箍兒束腰拐杖兒燈草梨園
檀板棺材料定睛瞧重陽白菜錯認做老芭蕉

名姓在五十筆外

友人以此爲令者或云習鑿齒或云謝靈運或云蘇
蕙蘭余獨舉蕭鸞蓋三字者尚多而兩字者則竟寥寥
也次又以三字不滿十筆爲限者僅有人舉士子孔子
人九二人

毒藥庫

宋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御馬新巡大內至後苑東門
有一庫無名號乃貯毒藥之所也前代用以殺不廷之
臣者詔命罷之見陸放翁避暑漫鈔內言藥共七等鴆
鳥猶在第三其上有手觸鼻嗅而立死者更不知何藥
也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奎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四

邵飛飛

鴉片

四海

竹樓

錐刀硯

范增詩

良心居士

金鈴小犬圖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四

對月曲

好名

西廂記

山歌

聽月樓詩

蘇杭遊女

告墓文

馬字

書中絕句



摸秋

橫看

舜兄

古人名字

賈秋壑

四書對

李秋雁

晏元獻詩

江城梅花引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四

安公子

對聯

梁瀛侯語

讀書

孔子

花押

蘇繡鞵

別號小照

香市

梁秋草

王伯穀

聯譜

烟波釣徒

蔡木龕

程十然

山現字畫

詩家烘托法

小顛

兩般秋雨齋隨筆自序

三

薛白楊唐

雲起石

蓮笠

餓鄉記

橘紅

菩提葉

麻瘋女

復姓

庸主知人

鼻子

反切

眉子硯

三家店題壁詩

燈謎

天下大師墓

颺信

拂水山莊

韻蘭

兩般秋雨齋隨筆自序

四

重宴鹿鳴紀事

詩忌正論

李袁輕薄

昆明池對聯

滕王閣黃鶴樓對聯

詩宗唐音

魏字改書

地窖

副車詩下第詩

三十六江樓

鬼詩

行比伯夷

菱落

村學詩

會館對

朱侍御奏疏

陳小魯

三蟲

兩般秋雨會隨筆目四

土語入詩

一杯羹

竹衫瓶菊

規矩草

臨終對句

黨姦

量人蛇

果下豹

城隍

五

白鴿標

種痘

金蘭會

三江賦重

渾不似

迦陵填詞圖

王紫稼

李耶

介甫東坡

兩般秋雨會隨筆目四

明妃詩

因詩得婦

薦書

伶俐不如癡

狐仙能畫

長生殿

考差會課

六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錢唐梁紹壬應來甫纂

邵飛飛

邵飛飛福州人或云西湖女子也幼孤其季父授以詩書稍長能吟咏及笄以才色聞里有求之者其母輒曰吾女當隨貴人焉能為牧豬奴配

王師討閩寇總制幕賓羅某者道經其居見飛飛浣衣湖畔驚為絕色乃遺母千金以繼室為詞既歸大婦悍妒不能容使閹奴強妻之弱質苟延香魂旋化作上下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十一

平韻三十絕句以見志茲錄其數首云秋簾日影自遲遲亂縮烏雲掠鬢絲羨殺隔鄰誰氏女金錢閒擲買燕脂白雲縹緲望中迷獨倚窗前掩面嚔萬里漂零親念否碧梧不是鳳皇棲啼聲信語聽多般翻道他人駭舌蠻悵望夕陽芳樹外嬌鶯嘹唳話家山挑燈含淚疊雲箋萬里緘封報可憐為問生身親阿母賣兒還贖幾多錢想後思前恨轉加誤人都是浣溪紗既然負却當年意何必尋春到若耶柳色青青咏漢南樹猶如此我何堪輸他鄰婦無思慮碗大葵花滿髻簪北地風高凜冽

嚴漫天風雪壓前檐炕頭不是金爐火馬糞如香細細添諸篇怨而涉怒聞者傷之

鴉片

鴉片產於西番彼處名為合甫融見徐伯齡蟬精雋向止行于閩廣今則各省並皆漸染其類有三一曰公斑出明雅喇一曰白皮出孟買一曰紅皮出曼達喇薩烏土為上即公斑白皮次之紅皮又次之紅皮又有三種花紅為上油紅次之別出嗎喇及盞吶哩者名鴨屎紅見楊秋衡海錄又名阿芙蓉見李時珍本草綱目凡內洋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十二

載鴉片之船曰躉船省城包賣之戶曰審口其往來交土之船曰快蟹艇亦曰扒龍艇販烟者俱在零丁洋近年每歲來二萬餘箱烏土約八千箱每箱約八百圓白皮約一萬三千箱每箱約六百圓紅皮約二千箱每箱約四百圓計歲耗洋銀約一千五百萬圓嘉應州吳石華學博蘭修弭害文辨之甚詳且近時內地俱有能種者在浙者曰台漿在閩者曰建漿在蜀者曰葵漿耗精傷財廢時失業莫此為甚余曾有鴉片篇一首云窄衾小枕一榻鋪陰房鬼火紅模糊中有鳶肩鶴背客夜深

一口青霞呼非蘭非鮑氣若草如膠如飴色則烏或云鳥糞或花子運以上化搏泥塗加以水齊炮製法文火武火煎為酥清光大來渣滓去鍊金而液成醍醐此品來自西域地居奇者誰番賈胡

朝廷嚴禁官曉諭樹載來若牛腰麤關津吏胥豈不覺偷而賂者干青蚨況復此輩盡癖嗜一見寶若青珊瑚近聞中國亦能製其物愈雜毒愈痛吁嗟黃金買糞土可為痛哭哀無辜頗聞此物妙房術久服亦復成虛無其氣既窒血盡耗其精隨失髓亦枯積而成引屏不止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三

參苓難起膏肓甦可憐世人溺所好寧食無肉此不疎典裘質被靡不至那顧屋底炊烟孤噫嘻屋底炊烟孤牀頭猶自聲嗚嗚有江南程某者已成大引既而悔之然不能戒因作洋烟詩十數首內有句云不覺漸成長命債豈知早受一燈傳言之嗚咽又裝烟之管俗名曰槍價有昂至數十金者有人句云此與殺人凶器等不名烟袋故名槍警絕

四海

花有海字者皆從海外來海棠海榴是也又海紅花即

山茶花海桐花即七里香吳陸子淵嘗植四花于園建亭其中名四海亭

竹樓

常州府署中有竹樓一所某太守題一對云未知明年在何處不可一日無此君集句天成且的是官齋中語故妙

錐刀硯

家秋潭先生于所親家見一硯石質細潤良材也其家不之貴用以覆畝且磨刀錐傷痕數處先生乞歸名錐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四

刀硯鐫銘其旁云磨刀則磨磨錐則磨磨墨則磨磨人則磨

范增詩

錢舜臣咏范增詩云暴羽天資本不仁豈堪亞父作謀臣尊前若遂鴻門計又一商君又一秦陳中孚咏范增詩云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笑火咸陽生平奇計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二詩痛快可括東坡范增論一篇

良心居士

良心居士舅氏華荔生先生別號也先生諱文琥字繡之號荔生又號冬玉行九少余二歲幼與余同學不屑沾沾于帖括因改習名法度支顧亦以繁重厭棄之因小就書記遊江西遊廣東遊浙江雖各有際遇而餬口之外內顧維艱以故鬱鬱不得志辛卯之冬以患髮疽卒于象山縣署時年甫三十七無子以兄子爲嗣生平好吟咏所存不多沒後爲收其遺藁殘牋斷楮多半漫糊感懷云春水自深非藉雨秋雲漸薄不關風冬柳云依依老去風情減絮絮飛來雪色寒梅雨云亂如人意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五

添愁重酸入天心洒淚多美人風箏云紅粉亦能通綫索青雲何必不裙釵又絕句云潑墨天容各晚晴冷吟閒醉未分明年來別有閒愁緒不種芭蕉聽雨聲皆可誦也

金鈴小犬圖

先伯祖諫庵公藏明世宗所畫金鈴小犬圖一幀秀麗明嬾想見幾暇宸翰之精下綴七言絕句二首云獵罷西山萬馬屯不教狐兔占秋原金鈴小犬雖無力此際還知報主恩小吠花陰爲守宮蒼鷹搏擊志相同君恩

已是難酬報況復圖形紀汝功末署曰臣嵩奉勅謹題居中御印篆天河釣叟四字世宗別號也書畫譜載明宣憲孝三宗能畫而世宗無聞焉得此可補紀載之缺考嘉靖號堯齋萬歷號舜齋天啟號禹齋嘉靖又號雷軒又號天河釣叟俱見萬歷野獲編

對月曲

趙秋舲對月曲內江兒水一交云自古歡須盡從來美必收我初三瞧你眉兒鬪我十三窺你妝兒就我廿三覷你龐兒瘦都在今宵前後何況人生怎不西風敗柳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六

初三三句未經人道

好名

楊鐵厓至嘉禾選同人詩夜已半聞門外剝啄聲啟視則皆禾中能詩者也人人持金繒均乞爾其詩楊笑曰生平三尺法尚可假借若詩文則心欲借眼眼不從心未嘗敢欺當世遂運筆批選止取鮑恂張翼顧文奕金炯四首諸人相顧錯愕固乞寬假至有涕泣長跪者遂俱揮出門外閉關藏燭曰風雅掃地盡矣隨園老人選詩丹陽貢生何震負詩一冊踵門求見曰苦吟半生無

一知己今所望者惟先生是以求教若先生亦無所取則某將投江死矣先生大駭為稱許數聯欣然而去已不能傳而求附人以傳好名之心亦良苦矣

西廂記

琵琶記影借中郎荆釵記汚蟻十朋夫人知之至雙文之事風流話柄千古豔稱然考曠園雜誌載唐鄭太常恒及崔夫人合葬墓在淇水西北五十里即古淇澳地明成化間淇水泛溢土崩石出秦給事貫所撰志銘在焉志中盛稱夫人四德咸備則會真一記特寓言八九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七

耳又兗州陽穀縣西北有西門冢大姓潘吳二氏自言是西門妻吳氏妾潘氏族見香祖筆記小說所記或亦風影其詞歟

山歌

山歌船唱有極有意義者如南山腳下一缸油姊妹兩箇合梳頭大的梳箇盤龍髻小的梳箇楊爛頭前人謂其始同終異以比性本善而擇術遂分也吳船山歌云
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箇飄零在外頭音調悲惋聞之令人動羈旅之感台

州塘下戴氏將敗童謠云塘下戴好種菜菜開花好種茶茶結子好種柿柿蒂烏摘了大姑摘小姑音節真如古樂府又兒童扯衣裙相戲唱曰牽郎郎拽弟弟踏碎瓦兒不著地誨芻錄曰此祝生男也踏碎瓦襪之以弄璋牽衣裙襪之以衣裳不著地襪之以寢牀上一句祝多男下一句祝其不生女寥寥三語隲括斯干後二節詩甚奇吳斧仙名峻杭府人作山歌云吳山腳下唱山歌山色灣環雙黛螺天上月兒糖餅樣中間不信有姮娥癡語亦有致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八

聽月樓詩

亡室黃孺人名與字順之號蕉卿蕭山訓導黃公超女文僖相國七世孫女也年十九來歸于余醇謹恭儉族戚無閒言丁亥之冬余侍家大人入粵孺人以母病不能從次年冬余忽患咯血症孺人聞而心驚聞關度嶺乃未及半年猝得風疾沈綿牀第一載有餘竟爾不起余作輓聯云四千里累爾遠來父在家母在殯翁姑在堂屬纊定知難瞑目廿三年棄余永訣拜無兒哭無女繼承無姪蓋棺未免太傷心實事實情不自知其言之

悲也孺人受外姑雷夫人教解吟咏著聽月樓橋喜讀
元人詩故所作多與之相近偶成云滑笏春箋臨晉草
玲瓏小几供唐花寄穎卿妹蕭山云家遠愁看花姊妹
病多難配藥君臣不寐云蛩語鬧于牛馬鬪雞聲難若
鳳鸞鳴病中偶成云竹徑亂敲風似剪蕉階不住雨如
麻丙寅除夕云百年已過六千日一飲真須三百杯咏
手鑪云卻爲摩抄知冷暖偶從翻覆見炎涼呈程十然
丈云帷絳經言飛白字殺青史筆比紅詩雨後看山絕
句云玻璃水鏡淨于揩螺髻多從雨後開無數青山青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九

不夠暮雲添出一峯來湘湖采菱曲云吳江女兒采蓮
花凌波綽約如朝霞越江女兒采菱角隔水輕盈籠芍
藥兒家生小湘湖邊只種秋菱不種蓮種蓮蓮子心中
苦剝菱菱實心中甜湘湖一夜西風緊三五鴉鬟蕩雙
艇戲牽菱葉釣竿絲笑指菱花鏡奩影采菱菱角紅頰
暈雙渦濃采菱菱角綠眉痕兩峰蹙菱根叢雜菱刺多
纖纖素手臨清波鯉魚風起芙蓉外蟬鬢生寒可奈何
春風采蓴蓴欲小秋風采菱菱漸老年年春去又秋來
不及兒家顏色好采菱復采菱菱船四面來前汀湖水

淨逾碧湖山瘦且清雙槳只在波中停菱歌靜後不知
處卻向湖頭浣紗去詩二卷未暇付梓也遺稿重繙曷
勝於邑

蘇杭遊女

蘇人風俗凡婦女下山輿夫每倒擡而行有人句云妾
自倒行郎自看省郎一步一回頭杭人風俗凡婦女遊
湖每逢上岸觀者如堵有人句云郎自乞晴儂乞雨要
他微雨散閑人二語俱極風致

告墓文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十

先曾祖少司空以乾隆五十八年葬于江干之諸橋窳
事皆山舟學士經營有告墓文云嗚呼雁行中斷荆樹
半摧境有幽明情無睽隔憶昔童年喪母吾兩人如形
影之相依壯歲登
朝吾兩人亦駟螭之相負自宦分中外合少離多迨病
滯鄉間我南爾北方冀歸田有日白首同依何圖先我
云亡黃腸空遞悠悠逝水寂寂荒祠婦歿早殯于前楹
歲久未安乎幽室維茲山名百子筮協龜從所奇事隔
廿年珠還劍返地師無媒而自至山靈虛席以相迎似

有數存豈非天幸

賜坐望魂依吾父吾母之前上冢所經我先爾子爾孫之列從此幽靈永奠同穴相莊庶慰予心定邀神佑嗚呼阿兄老矣泉臺之相見有期吾弟聞乎華表之來歸何日哀哉尚饗沈痛之語今之酸鼻窀穸之役先大父丈庵公躬親畚揭乃卜葬甫終而大父亦病而長逝矣學士輓聯云齒髮已如斯泉下相尋知有日丹鉛儼然在篋中忍展未完書次聯所云以大父所著左通未曾卒業也迄今四十餘年左通一書藉表弟汪小米中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上

翰遠孫之力亦已付刊敬緝手澤曷勝泣然

馬字

馬字之爲用不一然不外記數象形二義禮投壺請爲勝者立馬今俗猜枚之物曰拳馬銜銀之物曰法馬賭博之子曰籌馬又以筆畫一至九數曰打馬予此皆記數之馬也木工以三木相攢而歧其首橫木於上以施斧斤謂之作馬插秧之杓名秧馬周禮掌舍設榘板再重注行馬也又俗于紙上畫神佛像祭賽後焚之曰甲馬又都會水陸之衝曰馬頭又三絃上承絃之物曰絃

馬淨桶曰馬子此皆象形之馬也惟簷鐵曰鐵馬船艙內邊門曰馬門則又不知何所取義

書中絕句

董東亭癸酉闈後從市上買舊書數種內有文中子一本塗乙狼藉于夾葉中得方寸紙蠅頭書二絕云一樹桃花臥綠蕪春陰簾外雨模糊宵來鄉思知多少又聽東風舞鷓鴣垂楊踈地綠絲齊繡閣無人落燕泥閒倚熏籠思往事冷香和夢過橫溪款曰淞雲蓋閨人之作也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上

摸秋

鳩茲俗女伴秋夜出遊各于瓜田摘瓜歸爲宜男兆名曰摸秋

橫看

古人覽書五行十行並下皆言直看也韓宗伯茨撰崑山徐大司寇行狀云公與姜太史宸英觀古碑碑甚高公令人扶掖升高橫閱之已又橫閱其中閒復俯而橫閱其下截遂乃盡舉其辭姜大驚以爲絕才無對

舜兒

舜妹戡手舜妃癸比俱有明徵越絕書舜兄狂弟傲又尸子云舜事親養兄爲天下法舜兄不可攷二書不知何據

古人名字

倉頡帝姓侯名剛見古篆文許由字武仲見莊子釋文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見皇侃論語疏仲雍字熟哉見史記註后稷字度辰見路史後紀箕子名胥餘見莊子大宗師比干名胥餘見尸子瞽瞍名棧見孫海門稽古名異錄紂字受德見汲冢周書孔晁注微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三

仲名泄字子思見家語本姓解商均名章鷁見金樓子巫咸名昭見莊子天運朱張字子弓見釋文王弼注荀子弦高字隨牛見淮南說林祁奚字黃羊見呂氏春秋去私注羊舌大夫姓李名果見閔二昭三疏老聃名元祿見路史又名乾字元杲見前涼錄介之推姓王名光見方氏通雅易牙名亞見孔疏晉解揚字子虎見說苑孟懿子字子嗣林放字子邱並見閩中金石記倉頡廟碑吾黨直躬姓石名奢見韓詩外傳公冶長名芝見論語疏漆雕開名憑字子脩見宋楊簡先聖大訓白水碑

扁鵲名少齊見周禮疾醫釋文宋仲幾字子然見春秋分記通志氏族畧文種字少禽見文選陸機豪士賦序注孟子字子居見禮部韻畧及顏師古急就章注陳仲子字子終見列士傳告子名勝字子勝見陳琳爲曹洪與魏文書伯樂姓孫名陽見莊子疏孫卿名況見劉向荀子序

賈秋壑

賈似道初入相有人賦詩云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著擎天手多少旁人冷眼看蓋久知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四

其相業之不終矣在位時曾令人販鹽百船至京師賣之有人賦詩云昨夜江頭長碧波滿船多載相公鱗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又行推回田畝之令人賦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河寸寸量縱使一邱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行立士籍之法有人賦詩云戎馬掀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平章束手全無策卻把科場惱秀才又荆襄方危之際汪紫原以三策投似道一謂抽內兵過江或百里或二百里置一屯皆設都統七千里江面纔三四十屯設兩大藩府以

總之緩急上下流相應二謂久稽使者不如遣歸啗緩師期三謂若此二者均不可莫若準備投拜賈得書大怒罷汪歸金陵不數月北兵渡江九江以下皆失守有人賦詩云厚我牆垣長彼貧不然銜壁小邦男廟堂從諫真如轉竟用先生策第三五詩皆輕倩淺易然的是杭人輕薄口氣

四書對

某太守清苑人曾令涇縣頗貪酷一日辰起見廳事帖一對云彼哉彼哉北方之學者何足算也戒之戒之南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五

人有言曰其無後乎

李秋雁

李紉蘭女史 佩金 江蘇長洲人山陰何公子仙帆之配也工詞著生香館集逼真漱玉年三十餘卒楊蓉裳農

部 芳燦 之夫人為之序孫古雲龔伯 均 次而刊之李又有秋雁詩四首中有句云偶聽弓弦驚寤寐久疎箋字

報平安箏無急柱寧辭鼓琴有哀音未忍彈不脫不黏幽怨之思溢于言表真名作也江南人呼為李秋雁

晏元獻詩

元獻嘗舉其得意句示人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閒燕子飛謂的是富貴人吐屬是已然余尤愛其已定復搖春水色似紅如白野棠花樓臺冷落收燈夜門巷蕭條掃雪天愈冷淡愈風流而又絕無衰颯氣真有福澤人語也

江城梅花引

詞中江城梅花引一調最難措手長句轉接處易俚一病也短句重疊處易滑二病也兩段結處易澀三病也措語類曲四病也康伯可娟娟霜月千秋絕唱罕有嗣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六

音頃得郭頻迦 麝 一闕云一重方空一重紗采蓮花采菱花愛住吳船生小號吳娃牆內紅樓樓外水有明月照鴛鴦宿那家那家那家在天涯雨又斜雲又遮聽也聽不到一曲琵琶漸漸西風秋柳不藏鴉欲倩西風吹夢去還只恐夢魂中太遠些音節和緩情景迷離真合作也

安公子

家構亭制府 肯堂 石幢居士吟藁一卷已付刊久矣此外尚有詩餘十數首以未成卷帙不能付梓內有安公

子一闕云不道春歸也。一春飄泊名花謝。風雨妬花飛。片片可憐狼藉。愁得我瘦無半把。春難借。腸九曲。獨立迴廊下。更縈懷抱。徹耳鶯啼聲。聲嬌姹。待把流鶯罵。罵時休想鶯兒怕。離怨繫來心裏病。畫工難畫。他自過曲臺芳榭。閒消夏。更不管零落薔薇架。恨雲惱月。者樣痴情。向誰同寫。情致纏綿。敬爲錄而存之。

對聯

偶見雞頭舖一對聯云到來盡是彈冠客。此去應無搔首人工雅。渾切又大道邊茶亭一對云四大皆空坐片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七

刻無分爾我。兩頭是路。喫一盞各自東西。淺語頗有禪理。又吾杭湧金門外萬香居茶室對云欲把西湖比西子。從來佳茗似佳人。集坡詩恰切可入西湖志餘。

梁瀛侯語

瀛侯先生日省錄云天下無難處。之事要兩如之。何天下無難與之人。要三必自反。二語似舊而實新。似迂而實切。

讀書

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是涵養性情事。孔明讀書畧觀大

義是講求經濟事。冥心躁氣者不得藉口。

孔子

清淨法行經稱孔子爲光淨童子。造天地經以孔子爲儒童菩薩。酉陽雜俎玉格以孔子爲玄宮仙真靈位業圖以孔子爲太極上真君。援儒入墨殊屬可笑。然侮聖亦甚矣。

花押

安祿山押山字以手指三撮見。曾慥類說王荊公押石字性急。慥悼人以爲類反字。見石林燕語。韋涉五雲體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六

亦是花押。陳仲醇云鍾離權花押作一劍形。見香祖筆記。是神仙亦有花押也。

蘇繡鞵

明蘇子平衡咏繡鞵句云南陌踏青有蹟。西廂立月夜無聲。人以蘇繡鞵呼之。古人詩云願得將身化錦鞋。此公何其旖旎也。然以此得名。較之鴛鴦鷓鴣風斯下矣。

別號小照

近俗市僧牙人俱有別號。後生小子並畫小照。舒鐵雲

懷王仲瞿詩云文如謝靈運武如郭子儀有名而無字
古人亦大奇後世好標榜稱謂日日新走卒號居士達
官署山人相如商傅說將如漢馬援版築非自圖雲臺
未嘗見後世重形貌畫像日日增男女競紅綠富貴私
丹青我愛王仲瞿其人無他殊既不取別號亦不畫小
照

香市

西湖昭慶寺山門前兩廊設市賣木魚花籃耍貨梳具
等物皆寺僧作以售利者也每逢香市婦女填集如雲

兩般秋雨盦筆卷四

九

孫淵如觀察詩云絲帶束腰綿襯額遊廊又手走東西
描寫下路婦人形景如繪

梁秋草

高叔祖午樓公諱夢善文莊胞弟也年十五舉于鄉六
上春官不第出宰直隸蠡縣卒于官著木雁齋詩稿秋
草詩最傳誦警句云馬散玉關肥苜蓿月明青冢冷琵琶
時呼梁秋草

王伯穀

王山人伯穀詩云山上杜鵑花作鳥墓前翁仲石為人

有人戲效其體嘲之云身上楊梅瘡作果眼中蘿蔔鬚
為花聞者絕倒蓋王時患惡瘡而一目又微障故云

聯譜

狄武子不祖仁傑郭崇韜哭拜汾陽人之賢否自是不
同張獻忠僭號于蜀追尊梓潼帝君為始祖盜賊之行
悖謬固不足責若唐有天下以老子為始祖何亦誕妄
乃爾耶余家舊遭回祿譜牒無存先冑遙遙已不可攷
憶在京時有人以梁鴻梁灝為問者余笑應之曰碩德
魏科不敢扳扯惟綠珠紅玉千古風流當認為遠代閨

兩般秋雨盦筆卷四

十

秀耳

烟波釣徒

聖祖幸海昌捕魚

賜羣臣各賦詩謝

恩查初白先生末句云笠簷蓑袂平生事臣本烟波一

釣徒詞意稱

旨忽內侍傳語云宣烟波釣徒查翰林蓋同時有聲山
學士故以詩別之此可與春城無處不飛花韓翃作的
對也

蔡木龕

蔡木龕布衣焜錢塘人也居于武林門內之斜橋河下
身為鹺務司會計而往來皆文士家貧愛客若性命室
無應門五尺之童惟一老嫗給事門懸竹柳一事客至
擊之則此嫗啟扇而出內門設題名簿凡訪者先書姓
氏焉登其堂修潔無塵茗碗熏鑪位置貼妥酒談茶話
客便是從性不愛花而愛草牆階盆盎悉植之所植之
種芊綿娟秀而莫呼其名者不知凡幾則尋常種類一
經是翁澆灌培植鮮媚迥異凡恒尤酷愛翠雲草臥榻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三

之院寬可數弓貼地不鋪一碧無隙每當夕陽新雨望
之如西洋翠扇蓋貯水之筒掃葉之帚去穢之紗囊無
一時離手也翁不作詩而善談論腹笥極博嫉惡如仇
有所白眼者出一語必刺入骨又好遊談一邱壑之勝
必窮其境而後已性又極介不妄取與而待人接物則
仍煦煦作春氣始市隱之流歟木龕有小照一幀諸人
題徧尚餘尺幅時余客京師未歸木龕曰當俟晉竹歸
來屬其補題詎意余于六月十九日歸家而翁已先五
日溘逝矣其姪堦何叔明攜圖來為述其遺意余題金

縷曲一闋云市隱風流絕展遺圖琳琅滿紙紙畱一隙
開說先生曾有語待我歸來贅筆詎咫尺音容頓隔惱
煞石尤風太利竟遲帆五日成長別思往事淚沾臆須
眉雙鑠猶如昔恁匆匆紅塵撒手鶴笙吹徹天上儘多
瑤草種絕勝人閒春色要一一待公手植識字打鐘原
本分說徑山曾託前生鉢翁臨歿自言前生為徑山僧泡夢語感而
述

程十然

程十然起振仁和布衣居忠清里之雙眼井巷性通脫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三

善諧謔少遊交沂閒出入羣公卿門勸之仕且助之資
夷然不屑也有老母歸而課徒奉甘旨好彈琴受教于
李玉峯先生盡得其法尤善製琴座側斤鋸彩髹無不
畢具嘗得一舊琴曰春風其聲清越無匹因自製曲曰
烈風雷雨頌非至交而知音者勿與彈也好讀春秋著
春秋正義一書嘗諸說而折衷之尤精歷算諸學酒量
不洪而雅好持杯每酒酣以往議論風生相知中少所
許可有合意者則又性命以之年七十丁母憂以毀卒
無子亦可哀已余嘗欲為程蔡二君作合傳而未果因

兼述其梗概如此十然嘗誦其玉峯師絕句一首云十里五里出門去千峯萬峯任所之青溪無言白雲冷落葉滿山秋不知詩境超絕

山現字畫

廣東肇慶府三十里外有山名茶托岡絕壁上現父母二字四面樹木叢雜而字畫中寸草不生又慈利武口寨石上有花如堆心牡丹枝葉纏繞雖精于畫者不能及或以物擊碎其花拂拭復見又永州蘇山石以水淋之鋸破其像有觀音彌勒寒山拾得又有天下蘇山四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三

字

詩家烘托法

咏老馬詩云齒長幾何君莫問沙場舊主早封侯不言老而老字自見咏方鏡詩云秋水一泓明見底照來誰有面如田不言方而方字自見此所謂烘雲托月法也又有人咏一丈紅詩云五尺闌干遮不住尚留一半與人看以五尺剔出一丈更妙按一丈紅即蜀葵花也

小顛

西湖詩僧小顛預治楷具署一小扁題曰阿呀又于所

居山房榜一聯云老屋將傾只管淹留何日去新居未下不妨小住幾時來其風趣類多如此詩則冲淡之中時見奇峭有萬峰山房稿

薛白楊唐

康熙中毘陵四書家薛璫白某楊大鶴唐某時有薛白楊唐之目可與蘇黃米蔡作的對

雲起石

天台齊息園宗伯主講敷文書院時每當山雨欲來雲氣滃起必識其處及霽隨一童往鋤之輒得一石上有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舌

古篆雲字積久至盈篋最後得一石上有天台丈人四字狀若雕刻自此遂不復見而先生亦不久歸道山矣異哉山長馬秋藥先生履素課士嘗以雲起石為題咏其事

蓮笠

六硯齋筆記曰蓮初出水為驟雨所霖輒中天因出新意翦荷葉綫縫之作兜鍪狀名曰蓮笠雨則徧覆之較錦帳覆牡丹尤為韻致

餓鄉記

漳浦藍鹿洲先生鼎元杜門講讀歲饑作餓鄉記云醉

鄉睡鄉之境稍進焉有餓鄉王蘇二子所未會遊也風
土與二鄉上下但節尚介行尚清氣尚高又二鄉所未
逮也昔伯夷叔齊造是鄉愛不忍去鄉人畱奉爲主凡
過客悉稟命別去畱孔子適陳道經是鄉夷郊迎甚恭
以主位讓孔子不顧然亦重避其意借弟子停驂七日
其後曾參原憲輩嘗竊往遊與夷齊甚相得於陵仲子
矯廉于齊投是鄉三日夷曰辟兄離母者非吾徒也仲
子慙而去漢周亞夫棄通侯尊徒步款門夷曰莽夫豈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五

足居此然來者不拒因別築數楹居之未幾而幸臣鄧
通貿貿然往夷大怒曰吾鄉乾淨土豎子敢來相辱命
撲殺之而延晉處士陶潛高風滌穢然潛性放誕不能
安每越境與王無功遊夷亦不禁梁武迫侯景逃是鄉
夷不納固請乃可卒免侯景又夷懼爲天下逋逃藪乃
集鄉人更訓典嚴條約凡賤隸鄙夫富貴庸人亡命至
止悉拒不內自是遊者日以衆不得入者亦日以多其
敬禮周旋去來任意者若唐韓愈宋呂蒙正代止數人
元之初謝枋得至焉夷齊樂其同志也倚爲性命交近

世士大夫罕有得其門而入者吾友黃越甫嘗遊是鄉
歸言佳勝余初未信比偕越甫同征未半途覺道路險
巖復勉進忽氣象頓寬別有天地山茫茫水淼淼人渾
渾噩噩三光飛彈大塊轉圜俯視王侯卿相持梁齒肥
俗孰甚焉夷齊爲余言天將有意斯人必先使歷是鄉
以曾益之余笑不信但樂其鄉之不余拒也輒數日一
往往則與夷齊上下千古深以爲獨得之秘恨王蘇之
不獲從吾遊也鹿洲先生雍正間人以明經宰廣東政
有循聲甫署廣府而卒有集二十卷行世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五

橘紅

世傳化州橘樹乃仙人羅辨種于石龍腹上共九株各
相去數武以近龍井畧偏一株爲最并在州署大堂左
廊下龍口相近者次之城內又次之城以外則臭味迥
殊矣廣西孝廉江樹玉著橘紅辨謂橘小皮薄柚大皮
厚橘熟由青轉黃柚熟透纔轉黃閒嘗坐臥樹下細驗
其枝葉香味明明柚也而混呼之曰橘且飾其皮曰紅
實好奇之過云

菩提葉

嘉慶丁巳六月廣州颶風大作光孝寺菩提樹皆拔起
中丞陳公大文命樹工栽之培以豆穀腴泥樹復生年
餘復稿寺僧喬庵離相往南華寺分其種仍栽故處今
翹然葱蒨矣按五代僭偽傳乾德五年夏光孝寺菩提
樹為大風所拔南漢林衢光孝寺詩云舊煎訶子泉猶
冽新種菩提葉又繁據此則樹已屢易非復達摩手植
矣

麻瘋女

粵東有所謂麻瘋者沾染以後不可救藥故隨處俱有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三

麻瘋院其間自為婚配三世以後例許出院以毒盡故
也珠江之東有寮曰瘋塾以聚瘋人有瘋女貌娟好日
邊小舟賣果餌以供母娼家豔之啗母重利迫女落籍
有順德某生見女深相契合定情之夕女峻拒不從以
生累世遺孤且承嗣族叔故也因告之疾相持而泣生
去旬餘再訪之則女於數日前為生投江死矣生大慟
為封其墓若伉儷然番禺孝廉黃蓉石玉階作歌紀其
事云花田一夜吹香雪病葉狂花正愁絕楓人有女初
長成貌似天桃心似鐵扁舟學汎石城霞錯被旁人豔

色誇綺籍恥登南部記麗詞羞唱後庭花人似江流畱
不住黃金斷送蛾眉去回首哀哀母氏恩晨昏誰復珍
饑具枉說佳人是可兒嗁饑消盡舊腰支枇杷花發難
通屐楊柳春濃嬾畫眉鳳城年少慕傾城聞道珠江有
麗卿冀北馬空真少偶花南烏嚙況多情阿嬌早把多
嬌重綠珠不惜明珠奉知命從教誦小星背人好把衾
裊送情根難斷意纏綿妾負君情兩可憐流傳三葉歌
末首懊恨更番事筵絃語入郎心心已槁盈盈淚墮郎
懷抱桃葉江心欲渡難蓮香卷內因君惱一從分作兩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三

鴛鴦鎮日慊慊病掩房已拚精衛終填海無復啼鴉哭
望鄉香魂泯滅蛟龍守水仙為伴湘妃友消息驚傳太
瘦生斷腸人似牽絲藕鬢影釵光尚宛然招魂剪紙向
江天幾時得遂三生約再結韋家後世緣余謂此女不
獨於生有情兼且造福無量蓋不欲以病軀貽害他人
也真是放下屠刀手段蓉石年逾弱冠工詩古文詞先
君壬辰分校秋闈所得士也

復姓

孟昶時翰林學士范禹偁冒姓張天成中登第復姓上

郡守啟曰昔年上第偶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
睢之裔引用獨切

庸主知人

蔡京立黨碑徽宗允之然宴會強蔡攸飲酒攸辭以酒
力不勝帝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是亦知君
實之賢也秦檜力主和議言于帝曰方今天下須南人
歸南北人歸北帝曰朕北人將安歸檜語塞是亦知會
之之姦也乃知之而猶溺之此其所以爲庸主也歟

鼻子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无

今俗詈人奴曰鼻子不知何據按王伯厚漢制考云始
生子曰鼻子又民母嫡母也支婆庶母也見漢服虔注

反切

反切之學近日罕有講求者三家村課徒以兩字顛倒
相呼可得本音此欺人之談也不知雙聲不能反切不
辨字母不知雙聲辨字母不難只要練得口吻熟耳大
興李氏音鑑一書極明白曉暢玩之當自得也

眉子硯

陶綏之會稽人篁村先生之姪也因其祖爲廣西司馬

遂寄籍廣東番禺縣補博士弟子員人極淳樸酷好風
雅嘗得葉小鸞眉子硯一方腰圓式面有足紋形如半
彎新月背有跋云舅氏從海上獲硯材三分致予兄弟
瓊章得眉子硯綴以二絕云天寶繁華事已陳成都畫
手樣能新如今只學初三月怕有詩人說小顰素袖輕
籠金鴨烟明窗小几展吳牋開奩一硯櫻桃雨潤到青
琴第幾絃下署曰己巳寒日題印章小鸞二字按此詩
反生香集中失載惟近日陶臬鄉太守有味眉子硯詞
所記正與之相同綏之得此徧徵歌咏哀然成冊余爲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手

填摸魚兒詞一闕歸之冊中余最愛誦郎蘇門太守
辰三絕云仙蹟畱傳未肯銷摩抄片石也瓊瑤不然銅
雀臺前五誰更春深憶二喬一握端溪玉不如再休想
像畫眉初自傳晚鏡偷窺戒不寫黃庭便紫背塵願都
從佛法拋更無恨上月痕梢先生若爲脩眉史竟與心
經一例鈔又吳石華學博疏影詞云三生片石有
黛痕隱隱依舊凝碧字瘦如人詩靚於春都是可憐香
澤曇花悴後瑤琴冷共一縷玉烟蕭瑟最傷心細雨櫻
桃又過幾回寒食猶記疎香舊事小顰初畫了無限憐

惜煮夢年華寫韻風神轉盼已成今昔彩鸞未許人閒
嫁更莫問蓬萊消息算只有眉月嬋娟會照那時顏色

三家店題壁詩

先大父己丑出京過三家店見壁閒題五絕句云十載
長安淚痕幾將心事託朱門非關老大無車馬自戀
三生舊石魂回文織錦苧蘿紗底道天津是妾家紅豆
落時郎有意為儂飛雨洗殘花休將顏色共人爭莫問
章臺舊日名從此鉛華冰雪淨幸隨司馬老長卿地北
天南有盡頭離魂愁壘望中收縱教塵汚花紗繡不數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三

飛英逐水流同雲縹緲朔風高脫盡烟花夢自遙怕說
天津橋上月多情惟有廣陵潮下署天津薄命女左手
書大父和詩云古牆塵網筆蹤昏無限芳情動旅魂人
事左來書亦左畱將右手拭嘔痕

燈謎

近人作燈謎心思突過前人以余所聞之佳者備錄之
朗誦史漢有班馬松子父為大夫直把官場作戲場仕而優紅
旗報捷克告分明周易語象曰鬱陶止子
路宿季氏旅於泰山打胎既欲其死一乘轎子兩人擡蹻腳跟

班隨後來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怕妻羞下跪懦夫有四

箇頭六隻眼睛四隻手十二隻腳牛羊前頭吹笛子後

面敲破鑼魚麗子挑燈閒看牡丹亭光臨士曰既且

過矣言游第二箇士曰既且又先於其所往鳴金收軍使畢君子從

來陋巷居小人偏得住華廬若將四角齊聲去兩處園

亭盡是虛好核果在外仁鴉一先生不知何許人也

無名乎竈妾子之房干不是萬不是總是小生不是

氣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玉環下上

以羊易之晉襄公賦得偃武修文得閒字敗春雨連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三

綿妻獨宿字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人十字在口裏無

頭又無尾若作田字猜便是呆秀才魚夫妻猜拳一箇

叫五一箇叫八馬語左看三十一右看一十三合攏來

看三百二十三非兩箇男的兩箇女的兩箇活的兩箇

死的兩箇有名字的兩箇沒名字的梁之妻如夫人其

名也小其一鞭殘照裏馬兒連元又是一個禽會少亥

取類也大一鞭殘照裏馬兒連元又是一個禽會少亥

六繞有梅花似曾相識燕歸來永不忘主器莫若長子

籛豆遊方和尚廟無人所過者神顏淵喟然嘆曰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欲罷不能既竭吾

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前誘後誘事父母幾

諫子規浣花草堂杜字一箇大一箇小一箇跳一箇跑一箇

喫人一箇喫草字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

凌香節孝祠祭品食之者寡主不畱行孟浩跪池后來其蘇張別

古寄信一貨郎兒一封書佛骨表是愈睢陽城巡所也國士無雙何

信朱筆寫詞字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梁冀飛章白太后疾固或

正面見長或假借示巧諸法畧備皆卓然可傳之筆也

天下大師墓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三

京師西山天下大師墓竹垞先生以為是房山僧塔後

人附會之為建文帝墓也

國初沈方舟先生用濟詩云曾聞近蹟入禪關身似浮

雲到處閒解道龍蛇潛草野何年弓劍傍橋山緝衣那

有中官識御馬誰迎老佛還一自櫻桃無薦地肯畱青

樹在人間日會聞日解道日那有日誰迎日肯畱皆故

作疑詞以著致身從亡隨筆等書之偽真詩史之筆也

方舟又有咏思陵句云一劍割將公主凌九門報道寺

人開語極悲壯

颶信

粵中瀕海多風正二三四月發者為颶五六月七八九月

發者為颶颶甚于颶而颶急于颶習海道者設為占候

之法或按節序或辨雲物正月初四日為接神颶初九

日為玉皇颶此日驗則一年皆驗十三日為關王颶二十九日為

烏狗颶二月初四日為白鬚颶三月初三日為元帝颶

十五日為真人颶二十三日為媽祖颶即天后誕辰也

媽祖報多雨四月初八日為佛子颶五月初五日為屈原颶

係大颶之旬十三日又為關王颶六月十三日為彭祖颶十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三

八日為彭祖婆颶二十四日為洗炊籠颶自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

大颶七月十五日為鬼颶八月初五日為大颶旬九月

日九降自初一日起至十八日十月初一日亦為大颶

旬十八日為彌陀颶十二月二十四日為送神颶舟行

大洋颶可支颶不可支蓋颶散而颶聚也

拂水山莊

國初以來咏拂水山莊詩者多矣總弗如查初白先生

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二句為得溫柔敦

厚之旨昔虞山之入我

朝也思欲秉鈞衡專史席乃二者皆違其願故率多感憤之詞陳臥子題壁詩云黑頭已自羞江總青史何曾借蔡邕真詩史也虞山晚年家居與當軸一張姓者飲宴劇演爛柯山悔嫁劉氏白語中有云你如何嫁了張石匠以張公在座伶人遂改張為王錢因拍案擊節曰得竅阿得竅俄而劉氏復白云你如何負了朱氏張亦拍案擊蹙曰沒竅阿沒竅錢大惡又錢一夕于門外聞步衣一輕衫員領窄袖葢燕居之服就料改為未及全易者也一秀士趨過之謂曰老先生可謂兩朝領袖諱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三

亦虐矣哉

韻蘭

韻蘭者京師春臺部中名且也色藝冠絕一時顧性傲睨少所青眼孝廉某君極眷戀之形相色授頗見如于同儕而捉月盟言誓同枯菀葢不僅被中之鄂花底之秦焉年十九以瘵卒某君哭之慟賦惜蘭詞二十章徵同人哀誄而屬余為之序云桃開千歲人間為短命之花曇現剎那天上乃長生之樹從來朝露本苦無多況屬彩雲九其易散然而水蓮泡幻達觀久付虛空泥絮

沾濡情種能無抑鬱也乎如春臺部蘭郎者泥巢乳燕花苑靈狸家住玉鉤斜騎鶴下翩翩之影清歌金縷曲轉鶯聞歷歷之聲芳名則雅愛蘭香絕調已盛傳楊叛因已蜚聲樂籍馳譽燕臺矣爰有浙西名士久噪雕龍日下寓公新來鳴鶴偶顧綠么之曲頓生紅豆之思于是泉裏目成暗中許赭白馬城頭蹀躞公子相逢金錯刀袖底鏗鏘美人贈我每見潘車擲果攜手相將保毋鄂被薰香銷魂真箇妒之者以為失身之鳳愛之者以為比翼之鸚而乃長樂難期短緣已促杏林深處難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三

探及第之花芍藥開時原是將離之草于是數聲杜宇一闕陽關方期玉訣之分以奠金環之合孰意楊花命薄桐樹生孤蓮葯儂心菖蒲郎面此也秋雨臥相如之病彼也春風作玉粲之遊既而長劍歸時大刀唱後不惜黃金似土來作纏頭豈知紫玉成煙已傷委骨用是愴懷珠壁墮淚瓊瑰猶思人約黃昏去年元夜依舊門臨碧水今日桃花早已平量恨海之波待凋菱河之水矣然而空誰非色短豈殊修使問天果屬有情得知已死可不恨向使郎果金臺終老落拓梨園玉籍長流沈

浮菊部將春殘楊柳飄零京兆之眉。秋後蓮花憔悴。昌宗之面未必鬢鬢潘貌能銷黯黯江魂。則與爲彌子瑕之色衰。母寧作衛叔寶之看殺。而况櫻桃一曲芳名總在人間。霓羽千秋舊譜已歸天上。以視桃笙秋老。斷袖先涼。蕭瑟風悲。買絲誰繡者。一則名花似草。一則弱絮。畱萍如彼如斯。孰得孰失。乃我友憐香情重。破壁神傷。纏綿則玉滿牽絲。惆悵而金荃賦什。願或者謂終宵角枕空生秋士之悲。一集香奩。究損冬郎之德。既蜂腰之中斷。何雀腦之思深。豈知釵挂臣冠。宋玉原非好色。酒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三

黏郎袖。歐公亦自多情。而况書劍漂零。檀槽知遇。豈有生前倚玉。曾畱春帳之情。歿後沈珠。不弔秋墳之魄者。乎由是敷陳麗藻。抒寫哀思。乞我弁言。題之卷首。化筆墨烟雲。而如畫。請看北苑春山。悟迷離撲朔之非真。試讀南華秋水。

重宴鹿鳴紀事

嘉慶丁卯山舟曾伯祖重遇鹿鳴盛典。親知子姪咸以呈請轉奏爲言。公曰。吾以世受國恩之人。偷安五十餘年。無萬一之報在家。卽其罪許

在家卽其

恩焉敢復生冀。幸耶固請不獲。命事幾寢矣。祭酒吳穀人先生適自維揚歸。以爲言于公。必不可。乃合紳士數十人。具呈曰。呈爲桑梓耆英科名人瑞公。籲具題懇請恩准重赴鹿鳴事。竊以人惟求舊。當思前輩之典型。禮重興賢。正藉羣倫之冠冕。恰支干之周帀。秋試應期。喜福壽之蔓延。春風到座。旣振羽儀於先路。宜光樽俎于今朝。如原任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梁同書。蔽冕承華詩書炳美。宰相世系之表具在。史官鄭公通德之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三

門推于梓里。久膺華選。早歷清班。讀中秘之書。躡裾鼇禁。領內史之職。珥筆螭坳。洎乎引疾邱園。養疴林藪。子羽勿由之徑。春草自生。晏嬰已敝之裘。冬月猶擁。猶復文馳玉軟。羣欽騷雅之才。墨蘸金壺。人慕晉唐之格。信是翁之豐饒。實一代之靈光。茲者祥屆丁年。花開乙牘。賸郊林之一心。尚畱丹歌鹿鳴之三詩。仍肄雅袍如立鵠。只添冰樣之頭銜。身早登龍。合認燒餘之尾段。伏願甄以髦學。降禮耆年。當德星垂耀之期。揚壽世作人之化用。光奏膺俾與賓筵。庶招蓬苑之神仙。

來作儒林之領袖一名漫居乎先甲請看老桂之榮萬物樂得其由庚預慶斯文之瑞謹呈呈既上巡撫清公奏稿曰浙江巡撫清安泰謹

奏為耆紳重遇鹿鳴懇恩預宴以光

盛典事竊據藩司崇祿詳據杭州府錢唐縣詳稱查有該縣在籍翰林院侍講梁同書現年八十五歲于乾隆十二年丁卯科中式本省舉人屆本年丁卯浙江鄉試之期已歷周甲應請循例重赴鹿鳴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三

恩宴等情具詳前來奴才查梁同書係木天舊籍林壑高蹤年已近乎期頤科再逢乎丁卯是皆

聖朝重熙累洽蘊為休徵

皇上雅化作人蒸成異瑞遴佳辰以令宴髦耆增逾分之榮偕碩德以登筵科目獲非常之幸奴才不敢壅于

上聞為此恭摺具奏伏祈

睿鑒旋于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清安奏浙江在籍翰林院侍講梁同書係乾隆丁卯科舉人本年又屆丁卯鄉試懇請循例重赴鹿

鳴筵宴一摺梁同書係原任大學士梁詩正之子早登鄉薦供職詞垣歸志林泉年臻耄耄茲屆周甲賓興欣逢禮宴洵屬科名人瑞允宜特沛恩施用光盛典梁同書著賞給侍講學士銜重赴鹿鳴筵宴以示朕加惠耆

臣至意欽此公拜

命後於次日恭詣

萬壽宮謝

恩訖歸來隨具謝狀云原任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梁同書呈為恭謝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四

天恩懇請據情轉

奏事本年丁卯科浙江大比之期距乾隆十二年同書

鄉舉之歲花甲一周鹿鳴再賦恭承大中丞以科名盛

事破例上聞特蒙我

皇上念綸閣舊臣推

恩下逮于本月二十三日接奉

諭旨梁同書係原任大學士梁詩正之子著賞給翰林院侍講學士銜重赴鹿鳴筵宴以示朕加惠耆臣至意欽此即于次日恭詣

萬壽宮叩頭謝

恩訖竊念同書世受

國恩身叨門蔭清書散館大考遷官在京供職兩充分校入闈以病告歸三度祝釐赴

闕無健飛之翮翻怯風搏非中伐之材徒虛匠願長願為

太平歌詠之民豈復有非分

恩華之想乃今

錫之禮宴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罕

寵以清階俾蓬藿餘生重沾

雨露桑榆晚景益被

光華里黨傳為美談士林紀為榮遇惟是衰孱筋力不

克匍匐

殿廷遙望

九重蠲忱莫達用杼寸牘葵向難名為此具呈伏求代

奏不勝感激之至是年九月九日揭曉十三日禮宴是

科典試為萬和圃侍郎承風吳荷屋編修榮光先期仁

和縣送儀注單云本年鄉試有原任日講官起居注翰

林院侍講梁重赴鹿鳴筵宴應送金花臺瑗表裏宴席

照例備辦外屆期朝服詣撫衙俟主試茶畢侍講梁乘

輿由中門入堂簷降輿各大人出迎簷下行賓主禮相

揖畢藩臬運三司監試提調各道下俱相揖畢杭州府

引新舉人上堂排班侍講梁另設拜單望

闕謝

恩其筵宴位次設于堂之東北隅是日傾城士女夾道

環觀公歸賦紀

恩詩四章云姓名何意達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罕

天間白髮重新拜

寵光使者並修前輩禮阿婆又入少年行三杯婪尾陪

燒尾一番登場等戲場可惜弟兄雙折桂北枝今日不

齊芳舍弟冲泉于是科登順天榜自分西湖作釣徒帽箱綬笥久模

糊公裳點檢煩朋舊籃輿蕭疎笑僕奴流水再經人面

改夕陽雖好日輪徂怪他市上人如蟻不看郎君看老

夫

詔許歸來五十年此身早荷

主恩偏不圖舊籍蓬山上又領新班闔苑先天上謫仙

宮錦貴山中宰相白衣傳。臣今耄矣難言報。一炷心香祝

聖度前賢十度賦嘉賓。康熙丁卯周天相丙子吳大燁

趙世玉雍正癸卯陳克鎬乙酉吳嗣我占人閒分外榮。

富乾隆乙卯馮浩戊午顧光范崇榮老婦喜叨加命服。衰翁且博上銘旌。比還九轉纔初轉。

若話三生又一生。養就百年無用物。要將歌嘯答

昇平四詩既出一時和者不下數百人。先是七十餘歲

時至南屏山上冢。偶見土人方姓懸畫一幀。乃裝裱康

熙二十六年丁卯科題名錄。距公鄉舉之歲恰當花甲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罌

一周公因題五古一篇于其上。云我年二十五。卯歲領

鄉薦。上溯六十年。此榜實羔雁。憶予堂謁時。羣集隨諸

彥。領袖鶴髮翁。歸然如魯殿。謂錄中四十三名風貌既

甚古。章服亦不賤。私竊問姓名。愛蓮分一瓣。少年曾筮

仕。秩視諸侯半。杜詩縣實歸臥田里閒。後生蔑由見。恭

逢

盛典舉重預嘉賓。宴今復卅載餘翁久。隨物變卽予同

年生八九已露電。乃于山人廬。忽覩紙半片。上鐫千佛

名。一佛曾識面。當時取士嚴。額僅踰大衍。副榜一至十

同考十二縣。衡鑒堂中人。氏號一一繕。不獨脚色詳。次

第具鄉貫。字蹟頗工整。首尾無漫漶。想見論賣時。狼籍

坊市徧。此紙過百年。獨再優曇現。異哉方山子。拾得常

自玩藏弄等吟牋。裝背作畫卷。某也後進人。彰美在所

先。去索書五字詩。畱下一重案。自康熙丁卯至嘉慶丁

卯。距一百八十年。而以鄉人片紙之收藏。隱爲之兆。公

于無意中而見之。而題之。且敘及周翁重宴一事。若作

後來人之左券也。者抑何奇歟

詩忌正論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罌

陸稼書先生南村寨佛寺詩云。亦是聰明奇偉人。能空

萬念絕纖塵。當年可惜生西土。未聽尼山講五倫。議論

自是絕頂然。未免道學氣太重。又元人牡丹詩云。棗花

似小能誠實。桑葉雖麤解作絲。惟有牡丹如斗大。不成

一事又空枝。此種翻新殊煞風景。卽如姮娥織女原屬

子虛而妙論奇思。瀾翻不已。必欲力辨其誣。大可哂也

李袁輕薄

李笠翁十二種曲舉世盛傳。余謂其科諢諛浪純乎市

井風雅之氣。掃地已盡。偶閱董園白尊鄉贅筆。載笠翁

之爲人性齷齪善逢迎常挾小妓三四人遇貴游子弟便令隔簾度曲捧觴行酒并縱談房術誘賺重價蓋其人輕薄原于天性發爲文章無足怪也又撰西樓記之袁于令爲人貪污無耻年逾七旬猶強作少年態喜縱談閨閻淫詞穢語令人掩耳後寓會稽暑月忽染奇疾口中癢甚因自嚼其舌片片而墮不食不言二十餘日舌本俱盡而死綺語之戒其罰如此夫洪稗畦長生一曲卒傷采石之沈湯玉茗文章鉅公四夢之成特其游戲乃猶以牡丹亭口業相傳永墮泥犁況下此者乎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巽

昆明池對聯

雲南昆明池大觀樓對聯每聯長至九十字孫髯翁所題其句云五百里昆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驥金馬西翥碧雞北走長蛇南盤舞鶴騷人韻事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裹就烟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臨風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績豐功費煞移山氣力儘珠簾畫棟捲

不盡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烟落照只贏得幾杵霜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葉扁舟長句硬盤如僧綽之碁累而不墜真傑筆也

滕王閣黃鶴樓對聯

滕王閣千古名勝對聯佳者絕少惟商邱宋牧仲先生一聯云依然極浦遙天想見閣中帝子安得長風巨浪送來江上才人吐屬名雋且見賢公卿夔才之度湖北黃鶴樓對云何時黃鶴重來且自把金樽看洲渚千年芳草今日白雲尚在問誰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俊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巽

逸清新獨有千古後有作者亦如崔灝題詩諸人擱筆矣

詩宗唐音

詩宗唐音固也然使自唐至今千篇一律有何意味且宋之爲宋元之爲元正以其各具面目方見天地文運變化無窮若必盡法乎古則何不一一而繩以漢魏六朝且何不一一而繩以三百篇十九首乎昔人謂詩盛于唐壞于宋劉後村則云宋詩突過唐人斯言亦未免偏激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

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黃河是濁流。大歷諸公製作新。力排舊業祖唐人。靡蒙未脫風沙氣。難詆熙豐作後塵。正學瓣香東坡故。有此語然足以鍼砭墨守盛唐者。

魏字改書

天啓朝魏瑞生祠徧天下。山東巡按李精白祝詞云。堯天魏蕩帝德難名。魏字山移下書懼壓上公之首。此等諂媚真是想空心血者。

地窖

蕭山縣內西河下酒鋪中有一地窖石門封鎖。曾有人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聖

人視之內有朱漆巨棺一石。卓石牀備具。棺左右有油七缸。淺已過半。燈火尚明。人為添油而復閉之。相傳為宋万俟卨墓。奸邪殘魄千載猶存。亦理之不可解者也。

副車詩下第詩

有人六赴鄉闈。僅得一副榜。有句云。祁山事業憐諸葛。博浪功名笑子房。運典大方又仁和。繆蓮仙良下第詩。有句云。妻子望他龍虎日。科名於我馬牛風。亦極工趣。

三十六江樓

廣東廣州府三水縣江口有行臺舊為督臣閱兵駐節

之地。後遷于肇慶府。其址遂廢。芸臺宮保改為書院。規模極其宏壯。飛閣臨江。題曰三十六江樓。蓋謂北江所匯者九。滇江始興。江墨江錦江翁江麻江滄江政賓江。蒼江也。西江所匯者二十七。北盤江南盤江龍塘江思覽江牂牁江柳江灘江鬱江潯江。西洋江洛青江。馱蒙江黃龍江。橘江荔江藤江繡江。橫槎江邕江。秋風江賀江。新江白馬江金城江綠鑿江蕉花江武陽江也。諸江之水合流于此。故以為名。可與二十四橋十四妝樓同為詩料。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聖

鬼詩

流水涓涓芹努芽。織烏西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此鬼詩中之最峭者。盤塘江上。是兒家。郎若游時來喫茶。黃土覆牆茅蓋屋。門前一樹馬纓花。此鬼詩中之最逸者。又姚古芬丈嘗誦其江南楊姓友人鬼春詞句云。數點鬼燈移近岸。夜深蘇小踏青歸。設想幽絕。

行比伯夷

橘頌云。行比伯夷。有以此命題者。湯畫人庶常錫蕃句。

云叟真稱大老奴肯附新王土貢猶懷夏山呼詎改商
巧不傷雅落落大方

菱落

菱角最易落故諺曰七菱八落前人以對十棹九空工
切無比又粵人呼葶薺曰馬蹄以對龍眼亦甚工也

村學詩

海昌郭臣堯好為俳體詩所著名捧腹集有村學詩云
一陣烏雅噪晚風諸徒齊逞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
天地元黃宇宙洪千字文完翻盤畧百家姓畢理神童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吳

就中有箇超羣者一日三行讀大中學庸也末句趣甚

會館對

廣東武林會館在歸德門外晏公街吾杭商賈于此者
醵金砌建既落成屬余撰戲臺對云一闕荔支香聽玉
笛吹來徧傳南海雙聲楊柳曲問金尊把處憶否西湖
書此者李聽松也

朱侍御奏疏

道光癸巳京畿荒旱各官倡義勸捐有潘仕成捐銀一
萬二千兩蒙

恩賞給舉人嗣浙江葉元堃江蘇黃立誠陸續捐輸亦
照例賞給閣臣遂欲永以為法侍御朱公嶠奏云竊惟
賞賜者勸善之經科目者求賢之道

國家設科取士三年大比錄其文藝優長者貢于春官
名曰舉人誠盛典也上年畿輔荒旱收成歉薄節荷
皇上浩蕩賑糶頻施小民已無虞失所嗣以日久用繁
各官倡議勸捐本年二月據潘仕成捐銀一萬二千兩
蒙

恩賞給舉人一體會試此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辛

皇上逾格之恩施亦一時從權之至計原未嘗著為定
例也且潘仕成本係副貢去舉人一聞耳

賞給舉人是于破格之中仍寓量才之意斟酌而行豈
漫然哉厥後葉元堃黃立誠陸續報捐經巡視給事中
順天府尹

奏請議敘蒙

勅下大學士軍機大臣會議遂乃比照銀數請賞舉人
雖曰以昭畫一然于

聖主慎重名器之心因時權衡之道要未能深詳體究

也若因此遂成定例臣竊謂適足生富家僥倖之心而阻寒儒進修之志向來捐例京官自郎中外官自道府以下皆准捐至清要衙門非舉人出身者不得與焉官可捐而出身不可捐也今以捐銀捐賑之故而得為舉人則未登仕版者將可報捐中書已列部曹者又得保送御史競趨捷徑濫廁清班欲肅官廉亦已難矣況准其一體會試則得隴望蜀謂舉人既可倖邀進士何難弋獲于是買通關節僱請鎗替種種弊端在所不免臣故曰生富家僥倖之心也至單寒下士既不能鮮衣華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至

服奔走形勢之途又不能遵例納財置身通顯之地其所以繫屬心思鼓舞才力孜孜以窮經砥行為務而未甚厭棄者良以舉人一途為進身之階耳今若以多士進身之階為一時勸捐之計不論學問之淺深但較銀數之多寡如能累萬不啻升三一經報呈便同登第文章不足為貴科名亦覺其輕識趣日卑術業漸廢臣故曰阻寒儒進修之志也頗失士望徒生倖心以為故常未見其可論者但以請賞花翎未便率行議准因而請賞舉人不知花翎舉人均為

聖朝名器而細按之則花翎實器也舉人虛名也實器以待有功虛名以彰有德互為表裏未可低昂彼輸財助賑者急公好義固不可不量加鼓勵然在士庶或酌給匾額或議敘職銜在官紳或予以升途或准其加級已足示鼓勵而勸捐輸矣若請賞舉人則所得無幾所傷實多應請

旨飭下順天府五城及各省督撫嗣後地方偶遇水旱偏災如有捐輸應獎之處概不准援引成案冒請賞給舉人庶經制定而人絕妄心流品分而士多勵志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至

而于勸善賑民之道仍未有礙也疏上奉旨所奏甚是可嘉之至仰見聖主明聰名臣風格謹識錄之

陳小魯

陳小魯行仁和布衣負才跼弛嗜酒工長短句家貧訓蒙賣字以自給性孤介不諧于俗坐是益困頓日泥飲壚頭有伯倫荷鍤之風道光乙亥竟以病酒卒于友人黃山漁家貧無以斂同人助之殯葬一女曙後星孤寄居外家予為搜輯遺稿積五六年得如干閱彙而刊之

詞出入蘇辛小令。酷肖板橋。鬲溪梅。令云：庭前竹樹報平安。不平安。一夜西風吹折雨。三竿缺。中來遠山。古人只道出門難。入門難。江北江南也。作故園看。玉門何處。關太常引。荅陳月墀云：蒲帆十幅挂江干。來倚我危欄。受得一宵寒。便說到燈殘。夢殘。入門風月。出門烟雨。無意上吟壇。指點與君看。楊柳外。青青遠山。浣溪紗。懷董九九云：一世楊花。二世萍。無疑三世化。卿卿不然何事也。漂零掬水攀條無別意。百般憐惜汝前生。何人知我此時情。太常引。水上人家云：水天水地水人家。水上做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壘

生涯一二畝蒹葭。七八畝菱花。藕花。蒹葭活火。菱香藕熟。湖水可煎茶。秋夢有些些。只不管朝雲暮雅。詩非其所長。然閒亦一作如寄友云：我家門外雞楓樹。不見君來不肯黃。襍詩云：寶刀若贈黃衫客。定斬無情李十郎。亦琅然可誦也。又小魯好以俗語俗字入詞。余付梓時。悉刪汰之。有貂裘換酒醉言一闕。久膾炙諸友人口。以余汰去。頗悵悵。因亟錄之。其詞云：覺得魂兒驟。夢初醒。被池冰冷。一燈紅瘦。斗大眼花。看不定。撐下牀來行走。似顛倒風前楊柳。渴殺劉伶。難忍耐。索茶湯笑向妻開。

口妻不語兩蛾鬪。蒼天生我卿知否。早安排幾千萬石。無愁春酒。明日杏花村裏去。還要盡情消受。待記取歸來時候。跌進門來。須照管。玉纖纖扶住。勞卿手。直睡到百年後。

三蟲

道德篇。蠱蟲。雖愚不害其所愛。蠱蟲。蠱也。又馬亦稱蠱蟲。抱朴子。廣譬篇。晉文回車於勇蟲。勇蟲。螳螂也。張衡賦。剛蟲搏擊剛蟲。鷹也。

土語八詩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壘

古人姬隅躍清池。以蠻語入詩。誤我一生踏裏彩蒙古。語入詩。今李寧圃太守潮州竹枝詞云：銷魂種子阿儂佳。開襖千金莫浪誇。高捲篷窗陳午宴。爭看老衍貌如花。注：六篷船呼幼女曰阿儂。佳梳攏曰開襖。呼婿曰老衍。舒鐵雲黔苗竹枝詞云：馬郎房底好姻緣。僕指佳期不計年。插徧青山黃竹子。嚶嚶還索鬼頭錢。注：俗結婚于鄰建空房曰馬郎房。合昏三日女歸母家。或半年一返。女父母向女索頭錢。不與。或改嫁。有婿女皆死。猶向女之子索者。則謂之鬼頭錢。凡人死。其生前所私男女。

各插竹于墳前祭焉山房縹緲際青天百尺梯頭踏臂
眠纔到三更春夢覺淚花一斗聽曉鶻注克孟牯羊親
死不哭跳舞浩歌名曰鬧屍至明年聞杜鵑聲則舉家
號慟悲不自勝曰鳥猶歲至親不返矣先大父題汪亦
滄日本國神海編云貢院繁華繫客情朝朝應辦幾番
更延前只愛紅裙醉拽蓋何緣號撒羹注貢院者彼邦
館唐人處也佐酒者號曰撒羹膠青拭鬢膩髮妾住
花街任往還那管吳兒心木石我邦卻有換心山注妓
所居之山曰換心山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妻

一杯羹

有人作太上皇詩云得意斯為天下養失時要作一杯
羹劉芙初編修詠陳平云笑問社中分肉手如何處置
一杯羹二詩讀之真堪失笑又孫子瀟太史芒碭懷古
詩云威加四海誅元功羹分一杯棄而翁君不見蛟龍
白日與媼遇龍種何曾屬太公奇論闢空得未曾有

竹衫瓶菊

王香雪州佐乃斌詠竹衫句云六月最宜君子服三秋
還疊女兒箱周南卿茂才三髮詠瓶菊句云白水訂交

真耐久黃金垂盡易生寒各有風致俱李小牧云

規矩草

熱河避暑山莊苑牆之外草皆滋蔓一入苑內則彌望
蒙茸如鋪綠扇人呼為規矩草

臨終對句

淳安方樸山先生病革時弟子咸在有二人私語曰水
如碧玉山如黛以何為對先生枕上聞之曰可對雲想
衣裳花想容言畢而逝

黨姦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妻

王莽篡漢劉歆作符命司馬篡魏阮籍作勸進文王世
充篡隋孔穎達草禪議大儒名士何不愛其羽毛若是

量人蛇

廣東瓊州有量人蛇長六七尺遇人輒豎起量人長短
然後噬之土人言此蛇於量人時鳴聲曰我高人亦應
聲曰我高蛇即自墜而死

果下豹

果下馬果下牛人皆知之惠州羅浮山巔有獸小如獮
猴名果下豹

城隍

城隍二字始於秦之上六禮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注伊耆堯也蜡神八水庸居七水隍也庸城也春秋鄭災祈于四鄘宋災用馬于四鄘鄘墉庸同由此推之祀城隍蓋始於堯時城隍之有廟則始於吳太平府志云城隍廟在府承流坊赤鳥二年創建其後祀之者則見于六朝如北齊慕容儼以祀城隍破梁軍是也他如韓昌黎張曲江李義山杜文貞俱有祭城隍詩文五代錢鏐有重修牆隍廟記以城為牆者避朱全忠父名也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老

其封城隍為王者見于後唐廢帝清泰元年封城隍而及其夫人者見于元文宗天歷二年洪武初詔天下府州縣建城隍神廟封京城隍為帝開封臨濠東平和滁為王府為伯縣為侯至以神鬼為城隍者見于蘇緘傳緘殉節于邕州交州人呼為蘇城隍其後范旺守城死邑人為像城隍以祭本朝查初白先生言今江西城隍為灌嬰杭州城隍為南海周公新其他如粵省以倪文毅為城隍雷州以陳馮寶為城隍英德以漢紀信為城隍諸如此者不可勝紀按城隍乃主城郭之神而世傳

為治陰間之事則又見夷堅志今七月二十四日為都城隍誕辰相傳是日為築城之始云

白鴿標

粵有白鴿標之戲標主以千字文二十句為母每日於二十句散出二十字令人覆射射中十字者予以數百倍之利其餘以次而降四字以下為負其法以二文八毫錢為一標由此而十而百而千悉從人便其名有一炷香八搭二九撞一大板督小板督河汙百子圖等目謂之鴿者凡鳥雄乘雌鴿則雌乘雄且性喜合以八十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老

字之雌而合十字之雄最易合者也義蓋取此

種痘

種痘始於宋真宗朝王且其後各相授受以湖廣人為最今西洋夷醫必哈咬善種痘法以極薄小刀微剔兒左右臂以他人痘漿點入不過兩三處越七八日即見點比時行之痘大兩倍兒無所苦嬉戲如常夷言本國雖牛馬亦出恆有斃者因思此法由牛而施之人無不應驗于是其法盛傳然又必須此痘漿方得他痘不能故互相傳染使痘漿不絕名曰牛痘誠善法也又有所

謂神黃豆者產滇之南徼西彝中形如槐角子視常豆稍巨用筍瓦火焙去黑壳碾細末白水下之可除小兒痘毒服法以每月初二十六日為期半歲服半粒一歲一粒遞加至三歲三粒則終身不出矣或曰按二十四氣服之以二十四粒為度

金蘭會

廣州順德村落女子多以拜盟結姊妹名金蘭會女出嫁後歸寧恆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婦禮必俟同盟姊妹嫁畢然後各返夫家若促之過甚則眾姊妹相約自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李

盡此等弊習雖賢有司弗能禁也李鐵橋廉使漢令順德時素知此風凡女子不返夫家者以硃塗父兄目鳴金號眾親押女歸以辱之有自盡者悉置不理風稍戢矣

三江賦重

江南之蘇松浙江之嘉湖江西之南昌袁瑞等府賦重于他處人皆曰此明太祖惡張士誠陳友諒因而仇視其民也而實不盡然蓋其害實起于宋之官田迨有明中葉復攤絮官田重賦併于民田遂貽禍至今考官田

民田之分二者本不相同官田輸租民田納賦輸租故額重納賦故徵輕宣和元年浙西平江諸州積水新退田多曠業當時在廷計利諸臣獻議募民耕種官自收租謂之官田厥後加以籍沒蔡京王黼韓侂胄等又充踰限三分之一之田盡屬之官而官田于是乎浸廣矣沿及元世相沿不革元末張氏竊據有吳又并元如嬪親王之產入焉明祖滅張氏其部下官屬田產徧于蘇松明祖既怨張氏又籍其田并後所籍富民田悉照租額定賦稅正統時巡撫周忱奏請減官田額又奏官田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李

乞同民田起科部議格不行嘉靖中嘉興知府趙瀛請以官田重賦攤絮于民田而均之趙固以官田民田有同一坵而稅額懸殊故創并則之議不知官田自當減賦民田不可增賦同時蘇松亦仿其議奏請允行自是官田之名盡去而民田槩加以重賦我

朝平定江南以萬歷時額賦為準時已無復有官民之分但官田雖減猶未為輕民田既增彌益其重然則江右南昌袁瑞浮糧所以早蒙豁免者由官田名額未除蘇松嘉湖浮糧所以難邀蠲除者以官田名額既去均

于民田之賦竟指定爲正供不復推求往時攤絮之故
韓世琦慕天顏先後披陳卒格不行雍正二年

特恩除蘇州額徵銀三十萬兩松江十五萬兩乾隆二
年又除蘇州額徵銀二十萬兩民力固可稍舒然舊額
太重雖屢減仍無益也如有爲民請命者誠能縷述其
所以然之故知宋不括官田則無此重賦明不攤絮民
田則亦無此重賦爲今之計莫若均賦一法請卽以蘇
松鄰壤東接嘉湖西連常鎮相去不出三四百里其間
年歲豐歉雨暘旱溢地方物產人工勤惰皆相等也以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李

之較常鎮賦額則每畝浮加幾倍宜查常鎮之額按其
最重者定爲蘇松嘉湖之賦則用以指陳入
告以普

朝廷惠愛東南氓庶之至意則百世蒙其福矣

渾不似

琵琶古名枇杷又名盤婆昭君常用琵琶壞令胡人改
爲之而小昭君笑曰渾不似後訛爲胡撥四又訛爲虎
拍思又訛爲琥珀思紛紛聚議其實卽琵琶一物也

迦陵填詞圖

陳其年填詞圖一時題者名作如林卷尾有裴文達公
日修五絕句其一首云卷中詩伯首漁洋諸子飛騰各
擅場一事難忘惆悵處不將餘瀋貌雪郎讀之忍俊不
禁不意此老亦風趣乃爾

王紫稼

漁洋山人稱李琳枝爲眞御史李巡按江南日有優人
王紫稼及三遮和尚淫縱不法皆杖斃之王紫稼者卽
龔芝麓吳梅村錢虞山陳迦陵諸公所詠王郎者也

李郎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李

畢秋帆尚書沉李郎之事舉世豔稱之袁大令趙觀察
俱有李郎曲而袁勝于趙余最愛其中一段云果然臚
唱半天中人在金鼇第一峰賀客盡攜郎手搥泥箋翻
向李家紅若從內助論勳伐合使夫人讓誥封寫得有
景有色溧陽相公呼李郎爲狀元夫人眞風流佳話也

介甫東坡

王荆公極其佩服長公見尖又雪詩詫曰東坡使事乃
能如此神妙耶指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
二句以示其壻蔡卞卞曰此不過形容雪色耳公曰爾

何知玉樓肩名銀海眼名竝見道書故佳也又荆公在
蔣山有人傳東坡表忠觀碑草藁至公熟讀數過謂座
客此文係何體葉致遠曰不知其體要是奇作蔡元慶
曰直是錄奏狀耳何名奇作荆公笑曰諸公未知此太
史公二五世家體也蓋于文字之閒沈澁如此後因字
說漸至齟齬遂爾成隙荆公固執拘坡翁亦多所狎侮
坦白人遇忤刻人安得不賈禍耶

明如詩

明人昭君詩有云君王莫殺毛延壽畱畫商巖夢裏賢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奎

高季迪以為絕工王阮亭以為村學究語兩朝詩老孰
非孰是

因詩得婦

明王子宣旬官詞云南風吹斷采蓮歌夜雨新添太液
波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晚涼多仁和解元俞友
仁見而悅曰此其得意句也遂以妹妻之以二十八字
得妻甚奇然亦正復不愧

薦書

四岳舉舜數語千古薦書之祖也曰父頑母嚚象傲克

諧以孝烝烝父不格姦帝詢以天下之才岳對以匹夫
之行後世奏章如此鮮不以為迂矣妙在堯立時俞允
以為父子兄弟二倫確乎可信矣于是妻之以二女復
事之以九男以觀其夫婦朋友二倫然後進於君臣由
是五倫備矣乃歷試諸艱昇以神器何其慎重也然後
知大聖人之知人用人其超越尋常如此

伶俐不如癡

同在友人家見一陽羨砂鉢孟用以為水注旁綴一綠
菱角一淺紅荔支一淡黃如意底盤一黑螭虎龍即以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奎

四爪為足下鐫大彬二字設色古雅制度精巧而四物
不倫不類莫知其取義後詢一老骨董容謂余曰此名
伶菱俐荔不鉢如意癡螭時大彬王元美舊有此製乃
知隨處皆學問也

狐仙能畫

北地多狐仙人家往往有之曉嵐紀宗伯在灤陽寓樓
頗多聞有善畫者先生盛具酒脯而禱焉禱畢鋪箋紙
三十幅于几上并附一詩云仙人自古好樓居文采風
流我不如新得吳箋三十幅可能一一畫芙蓉越三日

而登樓視之則已設色完好矣遂攜而下復以酒果祀之

長生殿

黃六鴻者康熙中由知縣行取給事中入京以土物竝詩稿徧送名士至宮贊趙秋谷執信荅以東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謝黃遂銜之刺骨乃未幾而有

國喪演劇一事黃遂據實彈劾

仁廟取長生殿院本閱之以為有心諷刺大怒遂罷趙職而洪昇編管山西京師有詩詠之今人但傳可憐一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奎

曲長生殿二句而不知此詩有三首也其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些兒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華迴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淨也向長生殿裏游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周王廟祝者徐勝力編修嘉炎是日亦在座對簿時賂聚和班伶人詭稱未與得免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也是獄成而長生殿之曲流傳禁中布滿天下故朱竹垞檢討贈洪稗畦詩有海內詩篇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田梧

桐夜雨聲淒絕蕙苒明珠誇偶然梧桐夜雨元人雜劇亦詠明皇幸蜀事之句樊榭老人歎為字字典雅者也

考差會課

京師考差之年各衙門諸老先生亦有詩文會課之事亦猶士子之鄉會試也道光壬午余寓京師蘇子齋姨丈宅一日先生邀同部七人晚飯約以日晡即至各作試帖一首題為左右惟其人迨上燭繳卷者僅有四人內于公克襄一首記其中四句云輔也還兼弼臣哉即是鄰是誰肩厥辟惟汝翼斯民以肩翼二字貼左右何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四

奎

等渾脫大方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五

在疚記

宗彝

同姓

治中

脫十孃顧二孃

六女

躲破鼓

上舍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五

桂花新

輓聯

文莊奏語

孫徵君語

誌哀

竹枝

胸襟

廢紙

父子異趣



兄弟異趣

居官不聽子弟言

溫伊初

栢相詩

喜鵲

魔漿

紈袴傳

馬坡巷

私蓄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五

帝王言動

難博學

蒙古兒

清勤堂隨筆

黃蓉石

狼巾

樂氏棗

嫁娶

惜陰

操北音

無題詩

下體

張南山

公孫

避諱

行路歌

砒

缺文衍文

兩般秋雨齋隨筆目五

三

返魂梅

贈酒資

喪服

詩與景合

銘

不好玩物

縣令念佛

醋瓶畫匣

識字

四忌銘

段拂

欲富貴

桐花閣詞

緩葬

魏野

吹皂莢

紹興

餛飩湯注硯

兩般秋雨齋隨筆目五

四

王澹音

孟子逸句

素淚江山

岳忠武硯

異產

楚姑

怙惡

張胡子

侵宅詩

潮州樂府

湖膠

秦檜鑊

重建始興文廟碑記

家教

古磚

友漁齋詩

漁洋山人詩

同人集姓氏

兩般秋雨齋隨筆目五

五

無題詩

寫榜吏

字無對

周槐

碩人

逸書

宋主荒淫

通

詩品

雷異

高懷

講易

聖相師王

任忠勇神道碑

朱註作小講

安南表

麗人行

酒祀典

兩般秋雨齋隨筆目五

六

人心不死

詩人工對

黨姦之尤

厠詩對

小人

蝦蟆給事

弟婦

余

綴敘

丁拐兒

笑柄有本

代寫書

治眼齒

奚鐵生

些

路化王

物性之異

陽明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五

七

問家鄉詩

糖霜

詩書序次

武后

讀書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錢唐梁紹壬應來甫纂

在疚記

明忠莊朱公諱之馮字德止號勉齋京師人官中丞殉甲申之難著在疚記中多粹語有云隱惡揚善者聖人也好善惡惡者賢人也分別善惡無當者庸人顛倒善惡以快讒謗者小人也

宗彝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思南石阡一帶山中產獸曰宗彝類獼猴巢于樹老者直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孫居下者出得果即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下先儒謂先王用以繪於尊者取其孝也

同姓

張獻忠亂蜀焚燬城市祠廟惟梓潼七曲山張亞子廟盛有增飾且追尊帝君為始祖遇張桓侯廟亦不敢毀唐黃巢之亂屠戮無算然獨厚同姓如黃姓之家及黃岡黃梅等縣皆以黃字得免盜賊之行如出一轍然今人之暴富貴而即忘其族里者殆盜賊之不若矣

治中

官名治中中字多讀如字非周禮天官凡官府都鄉州及都鄙之制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曰中者要也謂職治簿書之要也則中字宜與中傷中酒等字同音

脫十孃顧二孃

王阮亭先生詩云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孃注金陵舊院有頓脫諸姓皆元人後沒入教坊者江寧脫十孃者年八十餘尚在萬歷中北里之尤也陳句山先生詩云誰將幾滴梨花水一灑泉臺顧二孃注二孃吳門人善製硯住專諸巷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六女

廣州順德縣李氏簡姑定姑介姑潔姑寅姑璇姑遭滇寇之亂誓志同死連臂投淵見漁洋山人池北偶談然廣郡六貞女事不止此康熙丙辰逆周入寇順德有伍某者知陳村生員李朝宗有同堂女六人年及笄皆殊色因勒其家為富戶派助兵餉使人謂李曰以六女歸伍事必解六女知不免一夕同赴水死六屍浮出面色如生遂合葬于龜山之陰事聞下伍于獄煠死又增城黃燦陽妻湯氏及其弟一初之女曰慎曰志曰愛及庠

生森然之妹曰可再曰蝦湯孀守與五女共處樓中崇禎戊辰賊黃仲積攻樓湯與五女墜樓死邑令方大猷有詩紀之順治癸巳李定國攻新會菱塘諸鄉治戰艦應之定國敗走藩兵至偵知李良宰富誣其通寇使游檄索金即免李斬不與兵圍其居李有六女登樓自縊良宰墜樓被殺乾隆丙申三月賊眾劫新會鄺佳俸家樓時有女鄺蘭孃胡鶴孃胡寅孃胡帶孃廖寬孃鄺妹孃懼辱墜樓人呼墜樓六貞女云

躲破鼓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昔有人養二猿牝者甚淫一日失牡叫號不已主人徧覓不得翼日乃出自破鼓中故今號人之避內差者曰躲破鼓

上舍

明初一上舍任都掌院羣屬忽之約二三新差巡按者領教掌院厲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歸來不可使人笑聞者凜然

桂花新

蔣茗生太史空谷香傳奇魯學連移官齣內桂花新一

支云山平水遠出桐江柔艣聲中過富陽塔影認錢唐
何處是故人門巷叙自嚴州至省城光景歷歷如在目
前余久羈嶺表夢繞家山一再誦之悠然神往矣

輓聯

姨丈蘇子齋先生釋初入翰林繼擢御史鐫級捐復員
外補刑部湖廣司轉郎中出為山西朔平府知府丁母
艱起復簡山東青州府知府卒於官家大人在粵接訃
命王為輓聯云侍直西清珥筆西臺又盡職西曹出治
懋勳猷兩省春風思太守耗傳東浙心傷東魯奈身羈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四

東粵招魂長歎息一江秋水哭先生又同年徐秋厓孝
廉廷煊會試場中得病十四日而歿于邸舍余代家叔
小槎比部作挽聯云十四日病莫能興幸喬梓相依屬
續尚能親含玉令嗣訪齋亦因會試在京三千里沒而猶視痛桑榆
垂暮倚閭空自盼泥金太翁來若先生年八十餘猶在堂也

文莊奏語

先文莊公在政府一時援引如陳句山太僕兆崙孫虛
船通議顯皆名宿或有以公庇護同鄉言于
上一日

召公謂曰人言爾庇護同鄉自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公頓首對曰臣頌
皇上無則加勉之訓時服其有體

孫徵君語

蘇門孫徵君鍾元先生奇逢嘗題壁云人生最繫戀者
過去最希冀者未來最悠忽者現在此三語真世人藥
石也

誌哀

先君疾終開平官舍時不孝甫會試下第旋里驚聞凶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五

耗匍匐南來含殮未親罪難擢髮鴛湖陸琴臺先生咸
高時在幕中掌書記賦臺城路輓詞二闕云春殘忽爾
維摩擾林禽正呼歸去君時有歸田之意緣道累未逋
重千鈞載無片石相對祇增愁緒刀圭何補恨泰緩來
遲玉樓先赴省醫至已化鶴飛鳧送君魂返古杭渡甘
棠歌徧嶺嶠看碑題墮淚奚減羊祜甲第箕裘宰官衣
鉢況有傳經小杜謂嗣君晉竹孝廉真無憾處儘撒手紅塵游
神紫府滿目悲涼彌畱無半語君臨終與家人無一訣別之詞知君一
去無依戀淒涼殞官誰奉下第劉蕢思親仲子可有夜

來凶夢晉竹時赴試未回關山阻壅只寡鵠孤鸞據牀啼湧更

是傷心左家嬌女雪衣送萍蹤飄散太促想芙蓉幕捲

情緒千種寄白堂蒼城署廳之額曰寄白堂拈紅會散六十二句

歡縱余尤誼重感伯也當年榜花曾共太翁丈庵先生與先胞伯戊申

同兩世科名君又與星槎家兄同年撫棺增一慟情真意摯令人

哀感謹泣而誌之

竹枝

嶺南竹枝詞多矣余最愛彭羨門先生一首云妾家谿

口小迴塘茅屋簾扉蠟粉牆記取榕陰最深處閑時來

兩般秋雨齋筆卷五

六

坐喫檳榔風韻獨絕綽有古音

胸襟

陳同甫作忠臣論以武庚為忠臣孝子之首此言必有

為而發蓋譏高宗之緩于復仇也又高宗定都臨安同

甫醉中睨視之曰決錢江之水城可灌也明祖定都金

陵姚少師作詩曰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

帝王創建虎踞龍蟠自以為子孫萬世之業而二人者

直以草芥視之其胸襟為何等耶

廢紙

蕭山蔡荆山茂才出示冊頁一本其中所演裱者乃成
化時某縣呈狀一紙萬歷時某科題名錄一紙崇禎時
某家房契一紙隆慶時某年春牛圖一紙宣德時某典
當票一紙宏治時某姓借券一紙天啟時某地弓口圖
帳一紙景泰時某歲黃歷太歲方位圖一紙數百年廢
物以類聚之亦入賞鑑可謂極文人之好事矣

父子異趣

曹操殺孔北海禁其文其子丕獨愛之令天下有上融
文章者輒賞以金帛蔡京立黨碑禁蘇黃文字子條論

兩般秋雨齋筆卷五

七

議專以蘇軾黃庭堅為本宣和五年或言于上奉旨落
職趙明誠趙正夫挺之子也正夫惡黨人明誠撰金石
錄每遇蘇黃片紙隻字必收藏以此失愛于正夫權姦
之勢可以傾朝野而不能得之于家庭亦異矣哉

兄弟異趣

曹丕篡漢陳思王植變服而哭司馬炎篡魏習陽亭侯
順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為禪名遂悲泣廢黜而卒王荆
公行新法弟平甫頗不直之一日荆公見呂惠卿平甫
于內吹笛公使人謂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使人答曰

請相公遠佞人宋郊爲相儉約自奉弟祁爲學士游燕
奢豪以十重錦幃覆屋爲長夜之飲郊使人謂曰寄語
學士記當日讀書某山夜半啜冷粥時否祁荅之曰傳
語相公試問當日夜半啜冷粥是爲甚的同氣之不同
志趣如此

居官不聽子弟言

明耿定向先進遺風云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
來省公問曰一路守令孰賢對曰兒道出江陵其令
殊不賢公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八

文定默識之卽薦陞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夫居位者
方以趨奉之勤情疎密張我威福其子弟卽藉父兄之
勢以嚇當路而父兄卽聽子弟之言以寄耳目文定不
私其子反以此重其人所以勵官方者在此所以垂家
法者亦在此嗚呼賢矣

溫伊初

溫伊初訓粵東嘉應州長樂縣人也道光乙酉選拔貢
生壬辰舉于其鄉是科先君分校秋闈其房師某公以
此卷示先君先君曰此必長樂溫某也揭曉果然故伊

初于先君有知己之感執弟子之禮甚恭著有登雲山
房文藁純學昌黎又梧溪書屋詩四卷不屑屑作宋元
以後語有七古一篇純用盲左語頗奇恣其題云余贈
鐵孫雪庵詩有武庫森然排甲戈句今鐵孫贈余詩純
以兵喻復效其體奉酬詩云徐君治詩如治兵窮兵日
日尋戰爭兵連禍結無時已坐令兩國荒春耕余與鐵
孫皆以
耕翩然大師復加我畏君之威請行成室如懸磬野無
草一任強敵來縱橫焚舟濟河秦師銳閉關塞實晉國
驚悉索做賦雖已罄有死不甘城下盟華元登牀見子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九

反析骸易子抒其情請君退師三十里哀憐做邑許之
平朔惟首禍始何人實我小國敢自矜余先以詩
贈鐵孫息侯
伐鄭不量力宋公廁伯徒虛名漫云匹夫不可狃豈知
大國寧敢輕室皇蒲胥車劔及組甲被練千百并左廣
右廣次第駕上軍下軍迺行莒葵紡績城可度堊父
懸布堞再登井湮木刊陳何酣斬祀殺厲吳正勅華泉
取飲兩驂絳炊鼻下車一足躄背城一戰吾倘能休兵
三駕君已羸果然牛瘠豚能償始信雞鬪雄先鳴嗟我
與君匹楚晉城濮報邇勝敗更欲效向戌弭兵法玉帛

相見交于庭止戈為武繹古義散厥馬牧之郊垌却憶
南山射虎將來詩言訪雪庵力能飲石誰抗衡請君更張十萬
弩我從壁上瞪雙睛月過上弦利行師試執同律聽軍
聲

栢相詩

栢鞠谿節相總制兩江與河督陳公鳳翔意見不合遂
相傾軋陳公奉

旨革職并荷校河干旋以憤卒一時不免物議沸騰栢
公作感懷詩四首云淮甸雲沈月上遲夜寒獨坐夢醒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十

時霜欺短鬢愁低首花放長檠笑展眉碁局定能消黑
白蛙聲那復問公私路人萬口驚相告鼠穴牛車事亦
奇狂花滿眼闌沈醺說鬼談禪異所聞鏡裏無形難覓
影峰頭有石易生雲服轅老馬愁前路鏃羽秋鴻感舊
羣箕斗插簷天尺五自扶筇杖看星文膠漆雷陳託舊
盟相逢一笑素心傾平生自詡汪汪度宇宙曾垂矯矯
名海市幻成樓有象并刀翦處水無聲著書辨謗渾多
事付與千秋月且評嬾從龜策問行藏尺短何能較寸
長只恐身名終碌碌空令歲月去堂堂忘家久作離塵

想多病難尋辟穀方昨夢游仙心境朗五雲樓閣氣蒼
茫事雖不純而詩則名貴可誦

喜鵲

明東阿于慎行穀山筆塵云竇參為相其族子名申者
為給事中招權受賂參每遷朝士常與申議申因先報
其人時以喜鵲目之及參賜死申亦杖殺喜鵲亦不自
吉如此今之卿相子弟為喜鵲者可以戒矣此語甚新

魔漿

梁武帝斷酒肉文云酒是魔漿可與福水二字的對益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十一

一頌一戒也又諺謂酒曰其益如毫其損如刀旨哉斯
言

紈袴傳

三原孫枝蔚豹人少年行云少年不讀書父兄佩金印
子弟乘高車少年不學稼朝出烏衣巷暮飲青樓下豈
知樹上花委地不如蓬與麻可憐樓中梯枯爛誰論高
與低爾父爾兄歸黃土爾今獨自當門戶爾亦不辨畝
東西爾亦不能學商賈時衰運去繁華歇年年大水傷
禾黍舊時諸青衣散去知何所簿吏忽升堂催租聲最

怒相傳新使君憐才頗重文爾曾不識字張口無所云
賣田田不售哭上城東墳昔日少年今如此地下貴人
聞不聞雲開孫鉉批曰此詩可爲紈袴子作傳

馬坡巷

馬坡巷近東花園爲上馬坡北抵清泰門爲下馬坡舊
名馬婆巷元奉化戴帥初戊戌清明杭邸坐雪絕句云
思鄉處處只愁生正好春游又不晴雪似梨花雲似柳
馬婆巷口過清明葢巷猶南宋時名也見厲樊榭東城

雜記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主

私蓄

明程至善無顏錄云父母富其子私蓄不可無無者非
敗子卽駮人也父母貧其子私蓄不可有有者非逆子
卽忍人也先大父丈庵公云親富而有私蓄必能儉約
自處省縮贏餘若假親名以謀非分之財據爲私蓄或
至貽父母惡名則其罪亦與逆子忍人等矣

帝王言動

宋藝祖夜半思食羊肝左右曰何不言帝曰若言之則
大官必日殺一羊矣宋仁宗游幸上苑偶患渴屢顧銚

子不得遂隱忍入官渴甚索飲左右問何不言帝曰言
之則必有得罪者矣明武宗在宮中偶見黃蔥實氣促
之作聲爲戲宦者遂以車載進御蔥價陡貴數月明穆
宗偶思食果餡餅來日御膳房起麵者剝果者製糖者
開支至五千金帝笑曰只須銀五錢便可在東華門口
買一大盒矣葢帝在潛邸早稔其價也朝廷之一言一
動其不可忽如此

難博學

杭革浦太史

世駿

記問淵博鄉人難以俗字竟無以對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主

傳爲話柄考江行雜錄載鳴條山有餘慶寺司馬溫公
一日省墓至寺中父老五六輩請曰某等聞端明在縣
日與諸生講村人不及聽今幸爲畧說公卽取孝經庶
人章講之旣已復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二句
此獨無何也公默然謝曰生平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
荅父老出語人曰吾今日難倒司馬端明矣王漁洋云
聞耿道見說古本庶人章末有詩二句云晝爾子茅宵
爾索綯又孫退谷古本孝經與今本迥別附記

蒙古兒

市井以爲銀之隱語按

國書蒙古原作銀解蓋彼時與金國號爲對耳一文錢傳奇羅夢齋云蒙古兒覷着他幾多輕重謂元寶也

清勤堂隨筆

先文莊公在朝日蒙

賜御書清勤堂額敬懸里宅昭示子孫夫處家以清則凡屋舍之樸服御之儉飲食之菲燕會之薄以至錐刀之利不爭便宜之事不占皆清也處家以勤則凡朝夕之省祭饗之節教誨之嚴誦讀之密以及交接之禮必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十四

周奔走之事必任皆勤也居位之軌範在此治家之楷模亦在此昔

高廟作懷舊詩其先臣一首云奉職恪且勤居家儉而省真知臣莫若

君矣公有隨筆五則敬錄于左大司農趙恭毅云世著清操衣冠儉素下體不著寸絲尺紬之飾江南賢達往往效之于俗有益○陶石簣云世族只爲體面二字凡應酬日用必須華贍因之日事典賣使祖業蕩然逢人乞貸使親友畏避居官則竊帑藏賸閭閻居鄉則事居

閉恣漁獵身心勞瘁而弗辭名行隳裂而不惜已之體面終不能顧豈非大錯○從來蓄珍異之物未有不招尤賈禍者卽藏名人字畫以傳子孫亦非貽謀之道門祚少衰往往世家求索雖與佳者輒疑非是受累不一而足可勿鑒哉○粉墨登場所費不貲致滋喧雜之煩殊乏恬適之趣且招盜誨淫爲患不止一端士大夫所當永戒也○朱文端相國自奉甚約撫浙時飭所部凡婚嫁喪葬貧富各有品式務崇樸實勿事華靡宴會則簋極於五而止時翕然從之汪西昆云吾邑素風古樸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十五

自陸比部多冠蓋交豪華相炫遂靡然一變今冢宰王公率先復古往時宴客必盛饌今以公教雖三肴客不怪也往昏娶樓船簫鼓競以夸勝自公不舉樂不張紅遂相率而改其舊習公見人厚款則覲然起見人炫服則愀然憂每與人言節儉一端不但可以裕財惜福寡欲清心且免妄求橫取人品賢否每係乎此諄諄往復紳士多承其教焉

黃蓉石

番禺黃蓉石孝廉 玉階 弱冠卽有聲庠序四方名士多

與之游道光壬辰舉于鄉先君分校所得士也貌溫雅
工詩古文詞所著蓉石詩鈔僅窺四卷非全豹也錄其
讀鄙湛若赤雅有懷三十三首之六云莫將遺俗笑狂
奴妙舞天魔與不孤懷遠巴人空有淚日南楚女本無
夫山坳冷笑啼鉤鶴水面含沙怯短狐麵代鬪體柳釀
酒尚畱時節祀盤弧憐他攻掠苦難休鼓角頻看楚戰
稠木客好吟新樂府扶南原是古諸侯奇兵出沒相思
寨明月笙歌獨脚樓便上奇雲亭上望離人多少軫鄉
愁驚心齊指亂峯間十去征夫九不還黑口暗霾人鮮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末

夔陰風寒徹鬼門關鬪體一夜游魂泣石乳千秋怨血
斑指點蒼鷗啼碎後蠻烟蛇霧有無閒李白巖邊急亂
流昔時騷客此勾畱風前單舸蘅蕪怨天末夫君翡翠
愁坡老舊維藤縣舫謫仙曾作夜郎游如今香草悲遲
暮淒斷哀猿咽上頭絕頂河山舊有緣閒雲鳥跡邊無
邊蘅臯荔浦騷人賦蓮蕩松杉小有天香冢土花沈玉
笛蠻溪陰雨暗銅船時豐共唱昇平樂競渡饒歌會五
年流落人閒不易才甘心蛇口事堪哀無家張儉褰裳
去有恨靈均繭足來百粵已從鳴鈇老諸蠻畱取著書

才天南法物飄零盡不見當年綠綺臺沈雄頓挫綺麗
芊綿洵南中之秀也

狼巾

山舟學士舊藏蟲窠一枚云太翁設林編修公以圍碁
決賭得之嚴氏者嚴自何處來未曉也其色棗赤狀之
大小長短亦絕似不鏤自雕如細目之網緣督爲經又
若小口之囊一面附著樹枝處痕深陷而直貫徹上下
以是知爲蟲所結也少宗伯金海住先生姓曾有詩詠
之學士和詩云此蟲真合號雕蟲蠹化猶驚織作工譏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七

雀結房嫌緻密簿蠶成繭欠玲瓏誰紉越客千絲網疑
墮仙樵一剪風六十餘年遺蛻在那堪重問主人翁學
士歿後是物爲張岐山少尉問棗乞去攜入川中矣許
周生駕部宗彥云是物名狼巾不知何據

樂氏棗

羣芳譜山東新城有樂氏棗豐肌細核多膏肥美舊傳
樂毅自燕攜來之種亦曰毅氏棗見太平寰宇記以對
哀家梨甚工也

嫁娶

胡安定公云娶婦當不如吾家嫁女當勝于吾家程子云世人多謹于擇婿而忽于擇婦其實婿易見而婦難知所關甚重豈可忽哉袁氏世範云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婿又須自量我家子女我子庸癡愚下若娶美婦豈但不和或有他事我女醜拙狠妒若嫁佳婿萬一不和卒為所棄凡夫婦因非偶而不和者皆父母不審之罪也此可為嫁娶之法

惜陰

黃山谷與駒父尺牘云尺璧之陰當以三分之一治家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六

以其一讀書以其一為葦酒公私皆辦矣此猶自暇逸之論明蓮池師竹窗二筆云古謂大禹聖人惜寸陰至于眾人當惜分陰而佛言人命在于呼吸夫分陰之中有多少呼吸則我輩何止當惜分陰一刹那一彈指之陰皆當惜也又伊庵權禪師每日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地空過未知來日工夫何如勵精若此閱之竦然

操北音

鍾儀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吳越王作鄉里之音而長

老盡歡亦是此意今南人喜操北音世族之子弟尤甚隨園老人卮言一首云衛侯效夷言取笑自彌牟南人操北音之推代含羞緣何窶人子調語偏伊憂好學埴澤呼不待楚人咻滿口雜夷夏唇齒皆王侯未登拗項橋先為反舌鳩終竟神不王改字難改喚大言雖炎炎聞者搖其頭俛音玄女笑蠻語參軍愁何不操土風高師一楚囚讀此詩亦當失笑而結舌矣按抱樸子譏惑篇云有轉易其聲以效北語既不能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則此陋習由來已久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七

無題詩

有人以無題詩上下平韻三十首示余閱之對仗工整設色綺麗而七寶樓臺拆無片段遂朗誦一過即行繳還又有人以真孃墓一首示余其詞云兒家生小住金閨卻把金閨作故鄉馬足殘花憐薄命牛毛細雨送斜陽碧苔多處生紅豆青冢傍邊種白楊一寸鞦尖一寸草禁烟時節土猶香雜誦迴環擊節靡已一友見而謂余曰二君詩子何軒輊之甚余荅曰此梅禹金舊例也宣城邱華林嘗賦梅花詩百首示禹金禹金但為句讀

而已一日聞人林初文以一絕句示梅云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流到揚州第幾橋梅擊節歎賞遂字圈贊邱見之慍曰林詩二十八字正得二十八圈吾詩二千八百字至少豈不值得二十八圈乎聞者傳以為笑

下體

男子下體曰陽具曰人道夫人知之也亦曰馬藏見三昧經亦曰燭營見淮南子精神訓亦曰餘竅見列子仲尼篇亦曰穢穴見列子仲尼篇注亦曰勢峰見瑜珈師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三

地論亦曰翠丸見素問經

張南山

張南山維屏番禺人道光壬午進士湖南知縣現官司

馬工古文惲子居稱其文為嶺南柳仲塗尤留心於

國朝人物所撰詩人徵畧一書於尚論中寓闡幽意又

有聽松廬詩草十一卷其詠史樂府另為一卷直登西

涯之堂而入鐵厓之室其他五言如落葉云有時兼雨

點無處著烟痕松滋城外云江抱孤城曲天圍大野圓

浮湘云霧因衡嶽重月到洞庭多漢陽晚眺云西風吹

漢水秋色滿江城思歸云霜濃楓葉醉水活荻苗肥七

言如獨坐云縱無清露蟬終潔果有名花蝶易癡感秋

云名心淡似秋雲影客夢清於古井波北程紀游云如

何東下錢唐水不入南條禹貢篇下第遣懷云戀岫雲

容多黯澹送春天氣易悲涼楚中懷古云臣里夢魂春

樹外君山眉黛夕陽中西裁曉行云一村曉霧白成海

萬頃春苗綠到天閒居雜詩云但畱玉在何愁璞莫待

桐焦始辨琴柳色云霧影迷離天遠近烟痕狼藉水西

東城南野望云繞籬水暖蘆根活穿樹風柔麥氣和百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三

花墳云鶯花黃土埋香骨盤敦青樓享盛名

公孫

震澤任中甫兆麟讀經雜說云幽風公孫碩膚孫當作

如字公為季歷孫周南文王子亦稱公族公姓也其說

不知何本

避諱

福大將軍威震中外屬吏有犯其祖父諱及本身名者

必當面申飭故其時稟啓改康為泰改安為寧按寇萊

公作相諸司公移諱其名改為淮又汴京舊有平準務

因蔡京父名改為平貨務官私公移避京名如京東京
西改畿左畿右則此風由來久矣

行路歌

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只一看又有
挑腳漢言雖俚淺足以醒世

砵

杜工部有贈表姪王砵詩砵音厲說文引論語曰深則
砵謂履石而渡也

缺文衍文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三

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上當有湯字孟子第五篇下
伊尹曰曰字衍

返魂梅

真州城東十餘里準提庵有古梅一株大可蔽牛五幹
並出相傳為宋時物康熙中樹忽死垂四十年復活枝
幹益繁花時光照一院阮芸臺協揆題其名曰返魂梅

贈酒資

沈菘町先生名景良字敬履北郭高士也與陳文二西
爍奚文鐵生岡交最密所居土垣圍荒畦數棧藝花詩

菊瓦屋二椽蕭然四壁嘗雨中著書以緘縛椅後坐其
下蓋避屋漏也工詩老年詩本為人竊去歿後其人攘
為己作刊之有知之者譁于眾其人遂并板燬之故其
詩不傳鮑滌飲詠物詩存刻其夕陽二律先生好飲箸
于杖頭黃小松司馬自濟寧歸贈以酒資賦即事詩一
絕云故人歸訪故山樓怪我葫蘆久不提笑贈青蚨三
百片晚來依舊醉如泥其風趣如此何春渚先生琪曾
為之作傳

喪服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三

大祥後為禫服或曰三月或曰一月又喪服計閏不計
閏向未知確義震澤任中甫為之說云士虞禮中月而
禫鄭康成據中一以上釋之謂中間一月王肅據文王
受命惟中身釋之愚謂中月當如學記中年義雜記期
之喪十五日而禫汪荅文曰主二十七月者據閒傳中
月而禫之文也主二十五月者據三年問二十五日而
畢之文也主三十六月者據喪服四制三年而祥之文
也惟鄭氏得其中故歷代因之且三年問喪服四制二
篇朱子所定儀禮刪之不可為典要朱子荅胡伯量曰

中月而禫鄭注虞禮為是穀梁傳謂喪不數閏公羊傳謂喪數閏鄭志謂喪以月數者計閏以年數者不計閏是三年與期不計閏大功以下計閏也何休云閏為死月數非死月不數蓋閏附前月死之月不可移而下是父母死于閏月未嘗不數若閏當除喪之月則亦不數此又不可不知也

詩與景合

余嘗暮游湖上水色山光深淺一碧紅霞如火岸桃俱作白色欲寫之苦無好句偶讀孫子瀟太史詩云水含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五

山色難為翠花近霞光不敢紅適與景合真詩中畫也又嘗夜登吳山風月清皎烟霧空濛頗愜游騁今讀屠修伯大使乘吳山夜眺句云江湖兩面共明月樓閣半空橫斷烟亦恍如置身其間

銘

銘之為體於詩詞外另具筆墨冬心先生以古勝板橋居士以峭勝頻羅老人以趣勝各臻其妙余未窺涯涘閒亦效顰茲蒼其記憶者備錄之自用石友石友與爾南北走伴我詩伴我酒畫蚓塗鴉不我醜告汝黑面知

其我白頭守湖蘆豐下銳上兩輪相盪是之謂依樣方輝光剛健圭稜四見照來誰有如田面獨眼有文字

緣有文字禍爾具隻眼可能覷破象牙算盤劈二五耦分

上下牀焚身而猶近于賄是真沒齒不忘竹臂有未乾

之墨無停綴之文倚左右手惟此君吾將為爾策汗簡

之勳基知其白守其黑便便于腹了了胸旁觀不若

爾能嘿枕甜鄉醉鄉溫柔鄉三者之夢孰短長仙人與

我炊黃梁鴉片烟槍可以助茗戰可以卻酒兵可

以破睡壁可以攻愁城故殺敵致果而以槍為名又為陸琴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五

蒼筤尺八勺而堅可吸瑤草呼秋烟誰其主者餐霞

仙雁足距非雞掌非鳧獨立一足秋風孤假之光明玉

雪鋪不以為傳書之使而命為守更之奴筆飲拜管城

封錫湯沐邑給以短假得休息若夫潤澤之無有枯渴

筆筆牀貪墨者敗藏鋒者待中書之君甚矣憊偃之息

之將汝賴茶船酒有舟飲防溺也茶有舟水防厄也君

子于此有戒心焉匪徒以懼執熱也陽羨砂上如斗下

如卣鼈其足螭其首可以酌玉川之茶可以斟金谷之

酒眼鏡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有耀自他戎得其助錫暖

銘為沈吉人作先錫以湯泉後錫以酒泉惟醉翁中和其天印色盒居圖書府成印信功龍以白沙之築錫以紫泥之封額銘學林和靖以梅為妻學趙師雄以梅為姬梅分梅兮吾亦與爾同夢兮又有友人買一竹絲鏡奩製作精雅乞余為銘余曰不若直書漁洋山人句浦裏青荷中婦鏡江干黃竹女兒箱為天然讚語也

不好玩物

呂蒙正為相有以古鑑獻者云能照二百里公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為又有以古硯求售者云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美

一呵即潤無煩注水也公曰就使一日能呵一擔水亦止直十文錢而已此與東坡駁古墨同一諧謔玩物之戒直令賣骨董者神喪氣沮

縣令念佛

樓攻媿集七十九卷前輩有為縣令者公退以貫珠誦佛其叔父見之云汝欲為佛耶曰然叔曰汝既做了知縣尚想做佛耶言造業之多也其人悚然余謂此猶有悔過之意若今之縣令并不肯手捻貫珠閒中懺悔矣

醋瓶畫匣

程子曰貴姓子弟于飲食玩好之物直是一生將身服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噫今之世家子弟其不為醋瓶畫匣鮮矣然擣蒲六博之好倡樓妓館之游往往破家蕩產又豈止瓶匣而已哉

識字

讀書必須識字今人口習授受漫不經心說文玉篇等書束之高閣矣朱子云讀書須精韻學要熟反切莫從俗讀半邊字不辨形聲嗚呼讀半邊字之訣千百年不失其傳而字學之不講也久矣皇甫湜與李生第二書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美

曰書字未識偏旁高譚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又李濟翁師資錄云諺曰學識何如觀點書點書之難不惟句度義理兼須知字之正音借音斯言是矣

四忌銘

江邦申耳目日書四忌銘云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旨哉斯言

段拂

段拂字去塵米元章之婿也元章有潔癖見其名字喜

曰既拂矣又去塵真吾壻也以子妻之拂南渡後仕至參知政事相攸之法甚奇

欲富貴

明釋祿宏直道錄云宣聖儒之宗主所當朝夕禮拜而供養者乃舍之而事文昌六經論孟所當朝夕信受而奉持者乃舍之誦準提咒事文昌持準提非不善也而其心則在富貴夫富貴在天聖有謨訓文昌準提何與哉又梁次公云欲富者貧相也欲貴者賤相也急欲富貴者天相也見楞齋漫錄此言最砭人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无

桐花閣詞

嶺南多詩人而詞家絕少嘉應吳石華廣文蘭修著桐花閣詞郭頻伽先生以為跌宕而婉綺麗而不縲有少游之神韻而運以梅溪竹山之清真者也黃金縷云柳絲細膩烟如織病過花朝又是逢寒食多少春懷拋不得都來壓損眉峰窄可憐生抱傷心癖一味多愁只恐非長策葬罷落花無氣力小闌干外斜陽碧減蘭過秦淮云春衫乍換幾日江頭風力軟眉月三分又聽簫聲過白門紅樓十里柳絮濛濛飛不起莫問南朝燕子桃

花舊板橋余酷愛誦之

緩葬

杭人緩葬之弊昔人以為起于南宋謂欲返骨汴梁故設為權厝之計而實不盡然緩葬者惑于風水之說也司馬溫公著葬論剴切詳明因節錄之論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齎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于古而拘于陰陽禁忌則甚焉古人卜宅卜日蓋謀人事之便耳今之葬書相山川岡畎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干支以為子孫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无

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係于此非此地此時不可葬也舉世信之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曰未有吉地也曰游宦未歸也曰貧無以辦具也夫人所貴于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者死于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古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令王公以下三月而葬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哀親之無所歸也今人背違禮法未葬除服從宦四方食稻衣錦于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係于天賢愚係于人於葬何預就使皆如葬師之言人子當哀窮

之際何忍暴露其親自營福利耶昔吾諸祖之葬也家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下始有之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錙銖入壙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僉曰近村張生長師也兄乃招張生許以錢二萬曰汝能用吾言吾昇爾不則將求他師張曰唯命是聽于是兄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皆取便于事者使張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無違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三

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殮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一言及陰陽迄今無他故余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爲諫官時乞奏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云云又儀封張孝先生親喪不可久停說云古者三月而葬謂死者入土爲安非爲子孫之福蔭也近世惑風水之說有停至數年數十年者水火盜賊皆足爲慮而彼漠然弗恤也夫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能忠者今宜酌爲定例童生

員視喪未葬者不准應試舉人進士親喪未葬者不准入官凡考試銓選俱令地方官具印結鄰里具甘結方爲合例庶停喪之風可少息矣余嘗作緩葬說云杭人之死其親以下風水者居多而杭人之世其家以長富貴者絕少人亦可憬然悟其所自而幡然改其所爲乃方且羣有詞曰某家乏嗣某墓之失穴也某氏式微某墳之失向也于是待地之謀日益堅緩葬之心日益固地師注警煽惑之術日益多而不知百族之子孫方奢望于世間羣姓之祖宗久環泣於地下也悲夫或曰擇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三

地之說富家有之編氓筆戶何亦浮攢淺厝之累累也曰是亦富家害之也富家挾重資以求善地而地蛇山蠹百出其術以相欺遂使尺土寸田槁壤珍如拱璧彼貧戶者其有買山之資耶且習見夫士大夫之矜式鄉里者猶山積其祖若父弟若兄之柩比比而不葬也以爲吾儕之詘于力而格于勢者固無責焉耳也然則富家者自處於忍人逆子之數而絕人以仁人孝子之路者也鄉之善人有集腋以營義冢者彼富家且色喜而捐資焉是亦知死者之以入土爲安也而獨于其父母

則異之彼豈不曰吾將有待耶人生百年壽無金石汝待時時不待汝汝子汝孫幸而賢幹汝盡不幸而不賢行敗汝家向之權盾于低垣淺屋中者假而暴露榛莽矣假而蹂躪狐兔矣假而受劫水火刀兵矣人但知慎重之謀長而不知遷延之禍烈也吁可畏哉究之其故何也曰緩葬之弊起由族葬之禮廢族葬之禮廢由睦族之誼亡也曷言族葬廢而緩葬興也古者葬不擇地周禮墓大夫掌邦墓地域爲之圖令民族葬昭穆爲左右晉有九京漢有北邙凡國家墓皆萃焉後世擇地之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三

術起于是人卜一邱邱卜一穴穴卜一兩棺雖有高陵平原延袤數畝而爲彼術所棄者僅立之石樹之木以觀美焉耳地愈佔則愈盡人愈亡則愈多無怪售地之價日益昂求地之事日益難也曷言睦族亡而族葬廢也假如父母既歿兄弟數人或獨斷以主謀或和衷以共事準古制踰月三月之條循聖人稱家有無之訓奉而耐之祖塋至不難也乃今昆季之雍睦者寡矣其親既死相視不謀窳者無論有矯矯者出不徇羣議獨任鉅艱亦云善矣然而既葬之後或數年或數十年舉

家平平無恙尚翕然無異詞若夫科第之盛衰判焉家業之苑枯分焉壽數之修短異焉則舉而歸咎當年營墓之人曰職是故也其更不肖者至竊疑其弟若兄之自謀福蔭而移禍他人也者嗚呼此等逆億之心施之行道且不忍而忍施之手足耶是真可爲痛哭可爲流涕者矣然則堪輿不足憑乎非也白鶴之示靈也青烏之集異也烏在其不足憑也顧不觀從來之得善地者乎有得之神靈者焉有得之夢寐者焉有得之不得已而遷葬者焉究之陰德耳鳴所以致地之由者在此不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三

在彼也然則若何曰生養死葬人子事也卜其兆無石無水焉足矣啓其穴無風無蟻焉足矣營其壙以堅以固焉足矣度其地容拜容奠焉足矣循分以盡禮留餘以予人竭力以安親修德以俟命夫人苟夙夜捫心俯仰無媿果足以載福致祥而祖父之魂魄既安有不陰祐其雲初者吾不信也無希冀之妄念無侵奪之陰謀而溟漠之中有不隱報夫忠厚者吾更不信也彼谿刻其心僥薄其行龍斷其才力心思而欲以朽骨卜佳城爲後來者富貴壽考之左券而造物乃如其意以予之

者吾尤不信也

魏野

宋山人魏野隱居陝州寇萊公訪之謝以詩云晝睡方濃向竹齋柴門日午尚慵開驚回一覺游仙夢村裏傳呼宰相來逸則逸矣而未高也故其侍寇公游陝郊寺詩云願得常加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則其處烟霞而不忘軒冕可知申和孟涵光隱居廣羊山中有達官自京師寄書申報以詩云日日秋陰命荀輿故人天上落雙魚荷花未老新醪熟為道無閒作報書簡傲似更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五

出魏上

吹皂莢

閨中女兒以筆管吸皂莢水吹五色泡為戲此事未有人詠者葉雨軒先生以信賦叙頭鳳一闋云春歸悶眠難穩閒來吹箇團團暈虛空界圓光藹窗邊纔過又飛簾外快快快朱唇吮香泉潤笑拈湘管郎肩噴風前擺兒曹待明珠無數霎時何在再再再雨軒先生先君同年友也著有洗心書屋詩餘醉春風無題云偷眼窺人俊私語從他問點頭絕不一沈吟肯肯肯明月懷中明

珠掌上十分圓穩來去何憑準好夢難重省收燈挨過又清明等燕燕誰家柳花無定一天春恨一翦梅盧溝道中云城角拖雲淡不收天做新秋人做新愁一官了我十年游來也盧溝去也盧溝晚店琵琶撥不休曲似涼州淚似江州長空瑟瑟思悠悠月挂肩頭人挂心頭

紹興

紹興酒各省通行吾鄉之呼之者直曰紹興而不繫酒字以人而此則昌黎少陵以物而此則隴麋朱提俱以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五

地名可謂大矣

餛飩湯注硯

清異錄金陵士大夫家餅可映字餛飩湯可注硯餅固宜以薄為主若湯可注硯則其乏味可知今京師致美齋清湯餛飩是其遺製

王澹音

婁縣楊子揆室人王澹音韞徽紫宇觀察之女也著環青閣詩稿古風極佳不能備錄近體如荊州道中懷古云千古詞章開屈宋三分事業創孫劉秋風云蕩鄉歸

興翰張翰茅屋悲歌感杜陵秋葉云寒蟬抱處棲難穩
老蠹書成字半欹病中述懷云愁如碧草逢春長身似
黃楊厄閏頻頗見風骨

孟子逸句

揚子載孟子云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
至者矣王仲任曰孟子性善篇云人性皆善及其不善
物亂之也又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矣見梁武
帝答臣下神滅論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
生平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爲本見蕭子良與孔中丞書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美

素淚江山

乾隆己卯春江西豐谿浯村山水暴漲隄決獲石碑泥
滓模糊濯蘚花讀之有素淚江山四字筆力適古似率
更無題署先是村多練姓明副都御史子寧裔也按明
紀子寧江西新淦人淦距豐不越境或緣瓜蔓鈔避難
而徙于斯未可知也此碑必其遺蹟或云祠額或云墓

碣莫可考究詳見豐谿徐白舫編修謙悟雪樓詩初集

先生詩多五言律春晚舟望云斜帘花外市遠火雨中
樓夜待霞塘渡云路古石稜瘦月高人影微過友山居
云雲親常入鬪鶴傲不迎人夜雨云暗泉趨沼合斜雨
逼燈昏地僻云雨微蕉獨覺風遠竹先聲快心云深葦
合溪色遠風遲雁聲晚步郭外云未月水先白無風松
自寒秋旅云蟬去有餘響松高無靜柯山中夜寂云風
聲移水近月勢趁雲飛舟行暴風云風驕驅峽走龍怒
挾江飛入仙巖寺云花對佛微笑雲隨人入來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美

岳忠武硯

硯色紫體方而長背鑄持堅守白不磷不潤八字無款
又鐫曰枋得家藏岳忠武墨蹟與銘字相若此蓋忠武
故物也枋得記又曰岳忠武端州石硯向爲君直同年
所藏咸淳九年十二月十有三日寄贈天祥銘之曰硯
雖非鐵磨難穿心雖非石如其堅守之弗失道自全八
字行書謝眞書文章書皆適古嗚呼三公者後先死南
宋毅然克踐所言矣復有小方印曰宋氏珍藏朱竹垞
題識曰康熙壬子二月四日朱彝尊觀於西陂主人齋

中西陂者宋牧仲舉居也另一行云雍正八年夏六月十有九日良常王澍拜觀道光元年東陽令陳海樓履和于都門市上得之

異產

產之異者禽獸妖怪夜叉肉毬肉帶種種不一大抵皆由邪氣所感最奇者續太平廣記載萬歷丁未吳縣石湖民陳妻許氏懷妊過期不產一日請治平僧誦經祈佑其夕腹痛急忽產下一胞剖而視之乃一秤銀銅法馬子也權之重十兩背有鑄成字樣為萬歷二十二年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美

置七字鄰里傳玩之此物入胎其理殊不可解又載徐州吳氏產子五十四日小兒忽嘔出三角物洗之得大錢七十二文輪郭周正皆有年號更奇

楚姑

楚姑義帝女也帝為項羽所弑姑年十四遂自殺楚人立祠以祀在盱眙縣署後山相傳即姑葬處見縣志

怙惡

王處仲誤食廁聚是小世面王介甫誤食釣餌是大姦回其怙惡之心即小可見

張胡子

頻羅庵集雜言云洿池之魚得寸水而不死江湖之魚逃不過張胡子有以張胡子問者余無以應或曰網也詢無出處則亦臆揣之詞偶閱太平廣記言張胡子者漁人一日于江頭網得大魚腹有朱書云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盡張胡子始知其來歷又小說載楊壽子者漁人宋淳熙中於南城縣章山支港網一大魚重百斤額有紅字云三度入潮門四度當大水下梢卻逢楊壽子與此事絕相類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美

侵宅詩

宋楊尚書玠致仕歸舊宅為鄰里侵佔子弟以狀白公公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舍光殿基望秋風衰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又楊尚書翥住宅旁地為人所占一二尺或以告公公作詩云餘地無多莫較量一條分作兩家牆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其人愧服二楊之度相似可以風矣

潮州樂府

粵俗以潮州為最壞黃霽青太守作樂府十首一曰翻

金罐戒遷葬也潮俗溺於風水妄思趨吉避凶既葬其親復出諸土水之火之兵之瘞骨以鑽

名曰金罐易其處曰翻甚有屢遷而卒暴露者是宜戒也翻金罐何其愚風水不知

有與無爾祖爾父生何辜死後窆壤不得安其居百鎰

延堪輿千金買山地坏土猶未乾掉頭旋復棄發邱斷

棺析骸骨何異狐狸埋更狐捐子孫忍為盜賊行富貴焉

能界凶悖美哉金罐藏諸幽夜來鬼哭聲啾啾牛眠吉

壤如可求又有覬覦人巧偷潮民往往有以吉地盜換埋骨者二曰螟

蛉子斥亂宗也潮俗人家以丁多為強乞養他人子非獨單門然也其有貌為鞠育包藏禍心者更多故矣異姓亂宗顯有功令是宜斥也螟蛉子多奚為曰以保族撐門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罕

檜老無兒嗣厥後吁可怪九子母傷人抵罪李代桃平

時參養同豕牢給貨行商涉洪濤割蜜餉蠟酬其勞性

命謬相託恩義良已薄一朝反唇乃交惡此孽由來君

自作凡訟養子不肖者稱螟孽三曰女兒布傷乖離也潮俗嫁女以葛布辦裝稱

家多寡其極精細者名女兒布所以遺棄者昏姻道衰夫婦相棄布乎布乎非以結網繆者乎是可傷也

女兒布產棉陽采葛藻絲凝雪霜細如鮫綃薄蟬翼非

烟非霧含風涼富家嫁女多越好貧家嫁女一匹少為

郎製衣穩稱身服之無數期借老可憐一朝恩義疎夫

棄婦兮婦背夫猶是箱中一匹布誰道新人不如故四

曰打怨家懲械關也潮俗強悍負氣輕生小不相能動輒鬪殺名曰打怨家非條教所禁

口舌所論勢已積重官則權輕威克允濟區區補救奚為乎是宜何如懲也打怨家有何怨

有怨何不訴官衙毗毗爾兵相加壯丁在前老弱後

藤牌鳥鎗卒然添今日鬪明日鬪彼洞胸此絕脛一團

紛紛如怒獸殺人者誰莫窮究官來彈壓空寨逃祠堂

屋宇點火燒出此下策真無聊亦有調停兩和懌反覆

無常旋構隙小懲大戒終何益嗚乎安得十萬糗梁三

千兵制事許以便宜行三月以往可使蠻村懾伏民無

爭五日買輸服哀彼誣也潮俗非命死者其家每置凶徒于不問輒指告憐而富者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罕

為索錢計欲壑既滿大嘗亦志否則剔剔不已出錢者命為買輸服弱肉強食傾家有之為問司讞而保富者誰歟是

可哀也買輸服鬼頭銀錙銖積累多艱辛乃甘跪獻控

訴鬪殺之家人殺人是甲不是乙甲乃窮子乙富室擇

肥而噬奇貨居一棺肯蓋千金軀怪囊破出無奈強者

歡娛弱者賀岸上餓虎飽水中饑鯨饑可憐有冤屈曲

不自直口中石闕碑長銜六日宰白鴨憫頂兇也潮俗殺人

真犯輒匿不出而破証者又惟怯不自申理率買無業愚氓送官頂替貪利者罹法網焉名曰宰白鴨是可憫也

宰白鴨鴨羽何雛雛出生入死鴨不知鴨不知竟爾

宰累累死囚又何辜甘伏籠中延頸待殺人者死無所

冤有口不肯波瀾翻爰書已定如鐵堅由來只為香燈

錢頂兒類多孤子所得身價彼謂之香燈官避處分圖

結案明知非辜莫區判街頭血漉三尺刀哀哉性命輕

於毛勸君贖尾慎畫押就中亦有能言鴨七日速弔放

惡擄贖也湖俗不逞之徒每結黨擄人關禁索賄甚有

為貨甚于盜賊是可惡也而能惡之者誰也速弔放情詞哀叩頭向縣官火

急鄉開來老爹如不來阿總亦可使湖俗稱官為老

弔則生遲則死贖還者多弔放者少忍氣復吞聲羣兇

婪肚飽窮魚脫網鷺鳥嬉不加誅殛官何為試看被擄

人鳩形鵠面生理摧虎狼之穴木鷓積成堆擄人者每

兩穴鉗其足名曰木鷓八口阿官慰諷游冶也湖俗富家子弟習

爭妍取憐恬不為怪土人目之為阿官慰俗以物阿官

之小者曰慰阿官者少不更事之謂是可諷也

患荒於嬉趙先生難為師搔頭弄姿兀自喜柳巷穿來

又花市千金結交游俠兒六篷密昵嬋娟子香囊紫袴

褶紅金環飾耳搖玲瓏危哉呼孃復呼妹湖俗小名率

其為男也或色寡人防抱背九日打花會做賭博也湖俗

賭風莫盛於花會厲禁雖嚴旋革旋復蓋誘以厚打花

利趨之者多往往敗家喪身曾莫之悔是宜儆也打花

會花門三十六日又翻覆空花待從何處捉一錢之

利十倍三奸巧設餌愚夫貪一人偶得眾人慕坑盡長

平那復悟夜乞夢朝求神神肯佑汝夢若告汝不知厥

中饑死多少人初一起三十止送汝棺材一張紙打花

寫批投厥按日存記厥中所開名目故十曰鶯粟瘴

歎鴉片也向由西洋來本取鴉粟花脂熬膏而成近日

為鶯粟瘴內地亦有種以射利者流毒日廣有識者目

是可歎也鶯粟瘴難醫治黃茅青草眾避之中此毒者

甘如飴牀頭熒熒一燈小竹筒呼吸連昏曉渴可代飲

饑可飽塊土價值數萬錢終歲但供一口烟久之黧黑

聳兩肩眼垂淚鼻出涕一息奄奄死相繼嗚乎田中鶯

粟尚可拔番舶來時那得邊采風者可以觀矣

湖膠

太湖冰土人謂之湖膠其中洪波之凝者如銀山如玉

柱名曰冰梗湖凍之夜常有紅燈千百聚散冰上洵奇

景也包山蔡薊城九齡有詩紀其事

秦檜鑊

吾杭藩署之東偏有射堂三楹庭坎古鐵鑊一廣上銳

下口徑四尺深可二尺餘向有益今亡傳是秦會之鑄

以烹人者烹人之說不見紀載嗟乎下流歸天下之惡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望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望

況檜之蛇蝎其心虎狼其性者哉不必爲之辯也

重建始興文廟碑記

先君向不喜作詩古文詞凡有乞爲者輒命王代構惟始興文廟碑記是手定之藁無集可歸敬爲錄而存之其文云原夫文運出于天文才產于地文學成于人朝廷崇儒重道胥郡縣而立之學而誕敷之教有盛有衰豈鍾毓之偶偏歟抑師儒之不講歟將所以妥神靈而肅廟貌者相度失其宜歟未可知也始興縣學宋嘉定朝創建於白石岡一時人文蔚起譚煥劉藻諸公後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署

先炳美迨元天歷中一遷郭頭再遷縣西前明嘉靖己丑知縣鍾世彥遷于東門街萬歷中知縣蔣時諧復遷于縣西萬歷辛亥知縣楊大順精堪輿學仍遷白石岡宋舊學地立癸山丁向自是而後迨我

國朝登科甲者十有七人至乾隆辛丑知縣衛克培誤聽形家者言拆毀舊學更立子山午向迄今四十餘年科第之衰巨家之落仕宦之寂寥邑之人惻焉傷之今天子御極之七年桂林陽君耀祖來宰于斯邑人呈請改建因捐廉創修延南海孝廉梁君大選格定之卜地

之吉無過舊基惟嫌山向有礙且奎樓之建與龍氣乖

方難以鍾靈毓秀於是轉改舊向經始之日浚土尺餘果得舊殿礎基前後一揆不差累黍噫異矣越一年余承乏是邑朔望瞻拜見夫殿楹廡礎以次鼎新傑閣崇祠竝皆革故溯丁亥季冬至今凡二十三閱月而大工以竣卜之天時揆之地理靡不宜矣自今以往有志之士亦修其在人者可耳廟成屬記於余余不能經營其始而乃得聿觀厥成何其幸歟爰次顛末而書之以誌前邑侯惓惓愛士之誠以彰鄉人士殷殷崇學之篤行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署

以下我

國家駸駸得人之盛也時道光九年歲在己丑仲冬之月知始興縣事錢唐梁祖恩謹記時秉鐸茲土者教諭興寧陳德香訓導香山趙允菁也例得備書

家教

寄魚封鮓千古豔稱劉球之弟玠令蕭田寄球一夏布球卽日封還貽書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他非所望於弟者又新城耿華平庭柏之母徐氏寄子詩云家內平安報汝知田園歲入有餘資絲毫不用南中物好做

清官答聖時家教之正古人不得專美于前矣

古甄

仁和明經趙寬夫先生坦好聚古甄於斷垣敗甃閒極意搜討前後共得凡六十有一為孫吳紀元者二為兩晉紀元者二十一始吳主亮太平元年迄晉孝武帝太元四年為吉利語者四曰吉利叶宜曰萬歲不敗曰昇吉日造曰六月黃吉為題識姓氏者六曰褚謁者曰陳叔惟曰賀信曰章氏所作曰章先作記曰噲壁為古錢文者二十一率多六朝厭勝之品為方勝者二為人形

兩般秋雨齋筆卷五

吳

者四為雙魚者一其字有篆有隸悉方整古勁畫亦奇愕有致先生珍此因自號曰保璧居士云

友漁齋詩

嘉善黃退庵先生凱鈞霽青太守尊人也著友漁齋詩詩以清潔為主七律最長花朝自營生壙云鶴歸華表知何日牛上荒邱會有時秋郊云未霜高柳尚多態將雨行雲慣逆風除夕云老僕關門先酌酒羣兒入座便團欒秋熱靜坐云風高卻得雙桐引池小難教一柳增新秋即事云煑將鞭筍饒風味采得絲莚帶雨香中秋

對月寄安濤京師云始信人間有離別不知天上可高寒冬齋云瘦竹偎花相媚嫵癡雲釀雪費商量仲夏小山園遣興云深林聽鳥有新語僻徑敲門惟故知和劔南夏日閒居韻云荷承疎滴圓融走梅長新梢自在橫小山園看菊即事云風吹客鬢何妨短霜逼花頭未肯低初夏園居云服盆蘭舊香猶烈出水荷新葉尚尖消寒雜詠云梅蕊藏春圓似豆霜華殺草利於鎌烟雨樓偶題云水欺沙草全平岸柳帶春陰欲化烟枕上喜晴云雲可歸山無變態鳥先得氣有歡聲

兩般秋雨齋筆卷五

吳

漁洋山人詩

阮亭先生詩風流絕代而隨園之論之也多微詞蓋一則文深于情一則才餘于學故不能十分沈瀟其寔靜躁之致迥不侔矣至趙宮贊談龍錄刻意雌黃阮翁則又因私怨無當公評惟朱貪多王愛好六字恐二公亦無以辨也

同人集姓氏

如臯冒辟疆同人集自勝朝至國初名士斯為極盛先君宰開平松柏司巡檢冒芬是

其裔孫特假而手鈔姓氏一帙始董其昌終蔡啓儔共四百五十有六人

無題詩

無題詩與香奩詩界若鴻溝李義山之詩無題詩也韓冬郎之詩香奩詩也蓋無題之什不必盡寫情懷而香奩之篇則竟專作膩語至閒情風懷則指實事矣客有以無題詩示余者余曰此香奩體也因作無題十六首和之其詞云十二屏山夢不通自將閒恨訴東風亮無海鳥能銜石但有杯蛇慣誤弓密意迷離猜豈惹孤心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哭

容易怨梧桐金銀信息全無準腸斷零烟廢雨中一種纏綿百番癡怕提前事惹相思風懷俊似江珧柱情味甘于蜀荔支湘竹多愁偏忍淚海棠無語但垂絲落花總被封姨妬不許金鈴好護持徐拍紅牙唱綠腰來時玉笛去時簫從教北里迎中婦肯令東風鎖小喬楊柳簾櫳無賴月枇杷門巷可憐宵何當選夢疎窗下甲煎名香細細燒不愁地遠恨情魔眼底紅牆卽絳河東宿是張西宿角南山有鳥北山羅蕊宮環珮依稀聽桂府樓臺曲折多手把芙蓉憶芳澤不知何處託微波疑雲

認雨了無痕多少廬詞託夢魂黃絹心思猜石碣紅綃手語報崑崙早看玉兔開奩鏡只恐仙尻吹洞門爲告重來劉阮道桃花零落易黃昏飛燕何能遇伯勞空懷瓊珮泣江皋誰歌子夜新團扇可有并州快翦刀舊字烏絲藏未滅新名碧玉記能牢青溪白石通門路認取他時泛小舸秋風吹送玉河槎重疊紅樓認欲差願作蟾蜍吞北斗化爲蝴蝶夢南華九疑山曲渾無路三折江橫半是沙空對遙天憶芳草灘前閒殺白蘋花莫把無郎問小姑陌桑曾爲唱羅敷死央自是頭相責烏鵲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哭

空憐尾畢逋已冷情腸寒水玉未灰心字博山鑪蠻箋百幅都題徧脈脈愁懷訴得無天香飄處月娟娟證到拈花未了禪洛女神光離後合嫦娥心事缺中圓生香蕙葉因蘭誤出水荷根被藕纏安得重磨雙慧劍斬除舊業與新緣十分將息愛花心春在冥濛底許尋出谷鳥新聲瑣碎聽冰狐小意沈吟將詞又默三眠起欲語還羞七縱擒便使微風吹皺水已看情比綠波深半泓清淺卽蓬瀛玉佩明璫未可憑縱許畫簾飛紫燕那堪叢棘惹青蠅六萌車走雷千道三里花迷霧一層隔水

盈盈誰駕鵲黃姑欲渡竟無能。話到憐儂倍可憐。定情詩作斷腸篇。一丸冷月狐能拜。十面罡風鳥不前。草草短緣駒易過。漫漫長恨鵲難填。空餘一掬靈均淚。洒向西風黃葉天。已向菩提證懺除。可堪綺障又縈紆。三千芥子藏愁孔。百八牟尼記恨珠。絮早沾泥難捉摸。花因墮溷太黏濡。此身總被牢籠誤。慚對簷前結網蛛。巫雲只在第三峰。從此蓬山一萬重。細雨階前開芍藥。輕雷塘外見芙蓉。惱公裁句詩情幻。歸妹占爻易兆凶。好倩秋鴻傳信息。青箋紅淚一齊封。迢迢兩地已參商。況有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辛

中間鳩鳥翔蓮子。倒垂愁愈結。柳枝橫種恨難償。龍飛出骨難成藥。麝死畱臍總抱香。一曲琵琶三弄笛。尊前爭不斷人腸。回首桃源路已差。空將餘恨譜紅牙。多情惜別憐芳草。有淚無名哭落花。半闌新詞金縷曲。一條心路玉鈎斜。幽懷欲寫終難寫。惆悵江天日暮霞。

寫榜吏

錢文端公乾隆庚午典試江西寫榜吏陳巨儒年七十矣自言手寫文武三十二榜求公書以為榮公贈詩云桂籍憑伊腕力傳。白頭從事地行仙。自言作吏中書省。

會侍朱衣四十年。至十月復寫武榜解首唱名則其孫騰蛟也。掀髯一笑筆墮于地。中丞大喜。索方伯彭公屏作詩。時蔣荅生先生在幕府。代作一絕云。榜頭題處笑開眉。七十年來鬢若絲。官燭兩行人第一。夜闌回憶抱孫時。真佳話也。

字無對

天下之字皆有對。如大小長短厚薄深淺之類。惟渴字無對。見宋稗類鈔。

周槐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辛

華山槐相傳為周時樹。附柏而生。俗呼商柏。抱周槐一。夕雷擊其半。華竹樓舅氏文桓自華陰歸。攜其一片贈邵東籬姨丈。廣鑑因徧徵同人詠之。此可與龍雨樵太史南山松皮竝傳。南山松皮者北口外物也。太史謫戍攜歸者。

碩人

左傳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謂賦碩人也。沈彤果堂集云。美之說詳于次章。至無子之云。以傳義考之。未有所見。竊嘗反覆末章而得其說焉。夫所謂庶姜孽孽者。謂

娣姪之生子如木芽之旁出孽孽然也庶士有竭者謂
衆子中有竭然健以武者也言衆妾多士而莊姜之無
子自見其說甚新

逸書

洪容齋二筆云說文於逯字下引虞書旁逯倂功又曰
怨匹曰仇然則出于虞書今亡矣案旁逯方鳩或古人
通用今其語明明在也至下句則竟逸書矣然亦見于
左氏桓二年傳惟匹耦字異耳

宋主荒淫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五

宣和遺事載徽宗幸李師師家師師妓名也又理宗于
元夕召妓唐安安入禁中見東城雜記孫祖荒淫後先
一轍欲不亡得乎

通

服虔曰旁淫曰通然牆有茨庶頑通于君母左傳孔悝
之母與其豎渾良夫通是上淫亦可曰通也齊莊公通
于崔杼之妻蔡景公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是下淫亦
可曰通也愚按晉祁勝與鄔臧通室此通字用得最切
詩品

司空圖詩品何等超妙隨園老人仿而作續詩品然只
是論非品也郭頻伽先生作詞品其微至處獨可步塵
表聖許玉年明府又有畫品

雷異

嘉慶壬申廣東新寧某村兄弟二人有妹已適人兄四
十未娶弟曰兄不娶將絕嗣盍鬻弟以娶婦兄曰得婦
而失弟不可以爲人如其無婦也村富戶聞而義之
語其兄曰吾正需傭今予若三十金若弟爲我傭而當
其息弟得食若得婦不兩利乎他日有金可贖也從之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五

婦歸竊疑夫故有弟今何在也夫泣語以故婦曰得婦
而失弟不可以爲人如其無婦也歸謀諸父展轉得
三十金藏諸笥既而索之亡矣憤而自縊葬日小姑哭
送之忽雷震棺開婦活而小姑死金擲于地蓋小姑歸
寧知嫂藏金處陰竊之而婦不疑也遂以棺葬小姑而
以金贖其弟事見鶴山吳鴻來孝廉應達雁山文集

高懷

方正學偕葉夷仲輩夜登山絕頂飲酒望月劇談于
古因曰昔蘇子瞻與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踏

月而歸以為太白死後三百年無此樂矣斯又子瞻死後三百年無此樂也余嘗游金山見洪穉存太史題壁詩句云玉帶風流五百年今朝重醉此山巔再從以上追前輩采石磯頭李謫仙其高懷正復相似

講易

易同人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張邯解曰莽皇帝名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見王莽傳如此解經可以噴飯

聖相師王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雷

秦會之人尊為聖相韓平原人尊之為師王二名可作對

任忠勇神道碑

袁簡齋先生任忠勇公神道碑起四句云山西出將應運生祈父之才巴蜀從軍從古落大星之地一起已將生平揭盡是何等魄力

朱註作小講

曾見明人某省某科題為子在川上曰一節解元文起講云今夫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

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夫子于此發之全鈔朱註一字不移不知當時未行朱註耶抑主司忘之耶然以此註作講實屬超妙亦可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矣

安南表

康熙中安南國進貢其表文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不過中國飛埃異域之勺水蹄涔原屬

天家雨露語極恭順得體且措詞嫺潤中國亦無有能過之者莫謂偏隅無才也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雷

麗人行

虞山孫子瀟太史有麗人行一篇不知何指余最愛誦之有酒易醉花下人有金難買花前春美人十五瓜未破夜夜微酣抱花臥春風學得柳妖嬈鄰家女兒羞舞腰長安貴人初賜第高築層臺貯小喬綠波一朵紅蓮起豔李穠桃盡休矣啼笑俱能博主憐徹夜歡聲朝不止天生尤物不福人用盡黃金貴人死貴人死美人逃胸前帶得金錯刀和烟和月築樓住開窗自弄秦時簫美人門前五陵騎裘馬翩翩稱人意使君有婦羅無夫

相逢何必還相避君不見梁綠珠花飛玉碎何其愚季倫得罪金谷改胡不善保千金軀又不見關盼盼紅褪香消都夢幻尚書劍鳥已成塵及早開簾召雙燕貴人之富富不如石崇貴人之官官不如建封生前黃金鑄嬌女死後他人樂歌舞劉伶愛酒酒爲生潘岳種花花對語至今花不開潘岳墓前春酒不澆劉伶墳上土

酒祀典

明袁石公宏道觴政入之祭云飲必祭始禮也孔子惟

酒無量不及亂酒之聖也祀爲飲宗四配曰阮嗣宗陶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委

淵明王無功邵堯夫十哲曰鄭文淵徐景山嵇叔夜劉伯倫向子期阮仲容謝幼輿孟萬年周伯年阮宣子而山巨源胡母彥國畢茂張季鷹何次道李元忠賀知章李太白以下則祀兩廡至若儀狄杜康劉白墮焦革皆以醞法得名無關飲徒祀之門垣亦猶校宮之有土主梵宇之有伽藍也愚謂以宣尼爲飲宗終覺侮聖不若推靖節先生爲尊而諸子中再另選一人祀之較爲允協

人心不死

唐朱泚逼樊系草詔詔成明日仰藥死明永樂令樓璉草詔草歸遂巡自縊死忠義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長安石工安民不肯鑄司馬君實名字九江石工仲寧不肯鑄東坡山谷名字公道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宋周大理聞岳飛獄下而去職明林祭酒因陸監上書而挂冠名教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司馬孚因弟昭弒君而痛哭朱全昱因弟溫謀逆而大罵名分自在天壤人心不死也

詩人工對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委

滑稽詼諧也亦吸酒曲器也見清異錄故蘇頌詩曰自知伯起難庸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蓋庸峭訓挺拔而又爲承梁小木可見古人運典屬對之工宜荆公見銀海玉樓之對而歎絕也

黨姦之尤

李贄極稱武后馮道丁謂以曹操司馬懿爲聖人王安石力辨劇秦美新之爲谷永作而以揚雄爲大賢夏竦贊美李林甫相業漁洋山人稱邱某謂秦檜謀國遠勝岳忠武本朝李穆堂力爭嚴嵩不當入奸臣傳是皆黨

姦之尤者也

廁詩對

魏善伯徵士題范觀公中丞廁上對云文成自古稱三
上作賦而今過十年典雅穩切之至

小人

小人之稱自古有之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穎考
叔稱之于君願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閻沒女寬稱
之于相後乃為廝役下賤之稱矣宋錢世召錢氏私誌
載宣和中有遼右金吾衛上將軍韓王歸朝授檢校少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矣

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即稱小人中人以下稱我
家每日念天童經數十徧忽曰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
天生我以下悉改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
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為小
人亦未免太可笑也

蝦蟆給事

宋紹興中大旱禁屠宰諫議大夫趙霈上言曰自來屠
宰但禁猪羊而不及鵝鴨請并禁止時因呼為鵝鴨諫
議明給事沈公亦因天早上言禁捕蝦蟆湯若士目為

蝦蟆給事人謂湯曰得不傷輕薄乎湯曰吾政欲為此
公垂不朽與鵝鴨諫議作切對耳上見閒燕常談下見
萬歷野獲編

弟婦

弟之妻萬不可稱婦戴記大傳曰謂弟之妻婦者是嫂
亦可謂之母乎駁得最痛快今杭人大呼弟婦且為之
諺曰長嫂為孃顯背禮經可怪也

余

人在水上曰余人在水下曰水沈去聲此皆土人臆造之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矣

字非有典要也有以余字問人者其人不知沈吟良久
曰據字義或是水旁加一去字于理為近座客皆稱善
有頃忽問者歛容起謝曰怪底某前日于某寺中見一
經題曰妙余蓮花經也于是諸人均大悟而撫掌

撮斂

以手量物輕重曰撮斂見莊子註或曰顛篤音義同也
今各處口談尚有此語又以一心權事之是否亦用此
二字

丁拐兒

衙門向呼官親曰火腿繩子以其高而無民兼有股削脂膏之意也今易其名曰丁拐兒叩義所在曰丁拐依二四則其分爲至且居二四之左大無外也若離二四則么四二三得而乘之矣刻酷之至

笑柄有本

朱二泉孝廉翰仁和人性蘊藉而善諧謔一夕京邸小飲座皆杭人以笑話爲令二泉有樹竿曝衣而插于木礫者衣重風緊屢屢吹倒一人曰須用石礫方可不動一人曰石不動乎何以染坊元寶石吾見其自朝動至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卒

夕也曰彼自有人腳踏故耳曰城隍山紫陽山每日千萬人腳踏何又不見其動也曰彼乃大而實心故難動耳曰然則城河橋梁皆小而空心者何亦日踏而不見其動也按此俳語亦有所本東坡先生艾子雜說曰營邱士造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及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物大且多夜行狹路相逢難于迴避以聲相聞使得預避耳營邱士曰佛塔之下亦懸鈴鐸豈塔亦夜行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乃至如此凡鳥鵲多託高以巢糞穢狼藉故塔鈴所以警鳥鵲

也營邱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其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子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緝綫偶爲木之所縮則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營邱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爲木枝所縮而便于尋索也但不知挽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綫乎艾子愠而荅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以樂其尸耳與此戲語政相類

代寫書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卒

代巾幗寫家書虐政也余幼時曾爲一親串寫寄夫書口授云孺兒們俱利腮猶言解事也新買小丫頭倒是箇活腳蟾兒作事且是溜眼猶言快惟僱工某人係原來頭初也週身僵爬兒風左右不余曰可改竄乎曰依我寫于是只好連篇別字信手塗抹近閱呂居仁軒渠載二則極相似錄之以併作一笑陳氏寓嚴州諸子宦遊未歸有族姪大琮過之嬾令作寄子書因口授云孩兒要劣孺子又闖闖霍霍地且買一柄小剪子來要剪腳上骨上出聲兒音脰音胛音兒也大琮不能下筆又京師有營婦

其夫出戍以數十錢請一教學秀才寫書寄夫云窟賴
兒娘傳語窟賴兒爺窟賴兒自爺去後直是忙音憎每
日恨入特特地笑勃騰騰地跳天色汪去囊不要喫温
吞蠖脫底物事秀才沈思久之以錢還云你且別倩人
寫去蓋二子不肯寫者生恐落筆別字不若余之無耻
也

治眼齒

宋張文潛曰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治目當如
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奎

商鞅之治秦

奚鐵生

奚鐵生徵君岡號蒙泉外史杭之仁和人也工畫山水
花卉兼善大隸精篆刻詩才清絕俱為畫所掩與山舟
學士善里中凡有求學士書扇者則一面必徵君畫也
於余家為羣紀交先伯叔祖先大父並相結契昕夕過
從先生性嗜酒而尤喜劇談半酣以往或多所白眼者
故人恒忌之晚年遭回祿境三子先公歿遂無嗣以兄
子伯玉茂才潤為嗣歿後十餘年其友顧西樸先生洛

為之追摹遺像極其神似裝冊徵詩余附七古一篇伯
玉曰是詩可以為先子小傳遂錄而存之蒙泉先生老
故鄉在昔為我大父行大父之歿歲癸丑又十載後公
云亡其時壬也尚童穉未獲杖履親輝光公之風流及
文采我父詔我言之詳先生之貌清且雅寒如秋水和
春陽先生之品峻且潔皎如孤鶴雲中翔先生之詩妙
天趣冬心樊榭有瓣香先生之畫擅眾美衣鉢徐立華
岳兼陳玉方環先生鐵筆恣奇古後先丁叟硯伯仲黃
松小先生大隸脫凡近上法漢魏兼宗唐先生酒懷更磊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奎

落一飲往往傾百觴泉明歌嘯伯倫哭嗣宗瀟灑元龍
狂從來名宿主多壽矧有閒福供徜徉何期反遭造物
妒竭來變局成滄桑某年吾郡染喉疾城闔市舍俱罹
殃先生三子並蔚起鳳毛麟角森光芒一時玉樹共摧
折西河老淚空盈眶繼以嬌女亦蘭蕤遺書莫授悲中
郎逾年又被祝融虐燼化籤軸兼縹緲移家方遂卜居
願又悲老母終萱堂嗚乎人生匪金石那禁連慟摧肝
腸一朝淚盡骨髓竭公亦相繼歸北邙其才何豐遇何
齋此意吾亦疑穹蒼公歿距今廿餘載墓門草宿松杉

長虎頭居士公老友追思遺像摹形相公之嗣子竹林
彥謹守此冊池新裝攜冊示我索我咏展視佳什紛琳
琅羸庵諫庵伯祖旋園接山叔祖兩老人其上各有留題章六七
年來並殂謝對此那不心爽傷請識所聞具如右作歌
繼事書其旁歌成我尚有餘感祖庭追憶空徬徨伯玉
年逾四十猶困一衿現就幕廣東

些

楚詞些字沈存中以為梵語薩婆訶三合之音夫其時
佛教未入中國豈梵音先及荆楚耶且母也天只不諒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奎

人只鄺風也椒聊且遠條且唐風也俟我于著乎而充
耳以素乎而既日歸止曷又懷止齊風也各各不同又
將何解蓋列國並有方音此是其卒語之詞耳

路化王

許亭史孝廉心坦仁和人官慶元學博性嗜飲而好談

諧一日座中忽舉問曰戲劇中八大王余嘗考之已得
其人昨閱五虎平西小說有所謂路化王者稱李國舅
云是李太后之弟自民間訪來者其人有可考否一客
曰先生亦太好古矣此不過因狄太后有姪封王故設

言此人以作陪襯耳何足深究耶余并五虎平西小說
亦未之見更不敢置喙後閱宋魏泰東軒筆錄首一條
卽記云李太后始入掖庭纔十餘歲惟一弟七齡太后
臨別手結刻絲盤囊與之拊背泣曰汝雖淪落顛沛不
可失此囊異時我若遭遇必訪汝以此爲物色也後其
弟備于鑿紙錢家然常以囊懸胸臆未嘗斯須去身也
一日苦下痢勢將不救爲紙家棄于道左有入內院子
者見而收養之怪其衣服百結而胸帶盤囊問之具以
告院子怒然驚異蓋嘗奉太后旨令物色訪其弟也遂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奎

解其囊入示太后具道本末是時太后封宸妃眞宗已
生仁宗矣聞之悲喜遂以其事白眞宗遂官之爲右班
殿直卽李用和也及仁宗立召用和擢以顯官後至
殿前都指揮使領節鉞贈隴西郡王世所謂李國舅者
是也據此則其人並非杜撰

物性之異

石入水則沈而泗濱有浮水之磬材木入水則浮而南
海有沈水之烏木水類出水卽死風類入水卽死而鷺
鳥龜蟹則出入于水而皆不死牛順風而行速馬逆風

而行速皆物性之異也

陽明

陽明之學譽之者半毀之者亦半甚有醜詆之比于王安石者此則太過然愚謂公亦有自取之處公嘗詆朱子以為禍不下於洪水猛獸今天下皆紫陽之徒也無怪于夫之集指矣

問家鄉詩

陶淵明問來使詩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王摩詰詩云客從故鄉來應知故鄉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李

事來日小窗前寒梅著花未王荆公詩云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三詩機軸相同而各有意致

糖霜

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古人只有飴乃煎米漿而成者見三禮註宋玉招魂膈魚鱉羔有蔗漿些是以漿代糖用也後漢書顯宗紀以糖作後祝曰糖祝此熬糖為膏耳吳志孫皓使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飴則稍鍊矣至唐太宗遣使至摩竭陀國取熬糖法詔揚州取蔗

作潘如其剗色味愈西域遠甚然只是今沙糖樵之技惟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圖寶云涪江與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又山谷在戎州作頌荅梓州雍熙長老寄糖霜詩云遠寄糖霜知有味勝于崔子水晶鹽正宗埽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糖霜之見于文字者惟此二詩然蘇所咏者尚紅糖霜而黃所賦者始是白糖霜也宋遂寧王灼有糖霜譜大歷中有鄒和尚者來小溪之繖山結茅以居跨白驢須鹽米薪菜之屬即書寸紙系錢驢背負之市人知為鄒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李

也取平直挂物于鞍縱驢歸一日驢犯山下黃氏蔗苗黃訴于鄒鄒曰汝未知以蔗糖為霜利可十倍吾語汝以塞責可乎試之果然自是流傳其法鄒末年走通泉縣靈鷲山龕中其徒追及之但見一文殊石像始知菩薩化身而白驢乃獅子也

詩書序次

變風終以周公變雅終以召公周開王化之始召贊王化之成思之深故望之切也毛詩終商頌尚書終秦誓商以啟周之先秦以繼周之後其旨微故其文顯也

武后

則天朝張薛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上書切諫中
有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
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
史侯祥自云陽道壯偉過于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宸
內供奉無禮無義溢于朝聽云云則天勞之曰非卿直
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其言雖出忠悃然穢語竟入奏
章可乎

讀書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突

宋裴暉詩有大康字宜宗曰大康失邦何以此謂我宰
執奏晉平帝改元大康曰天子須博覽不然幾錯罪暉
由是耽味經史中夜不休官中日上為老博士見宋令
狐澄大中遺事太祖嘗謂趙普曰卿若不讀書今文臣
角立雋軌高駕卿得毋愧乎普由是手不釋卷見宋釋
文瑩玉壺清話見古君臣交相責難真如師友切磋又
涑水記聞太祖嘗謂秦王侍講曰帝王之子當務讀經
書知治亂之大體不必學作文章無益也至哉斯言隋
帝李主是為殷鑒若唐文皇之聖學淵深宏文肅括則

天縱之姿又當別論也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五

突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六

聖人



分字

端硯

瓜子夢

鼎甲同榜

半邊紅

唐子畏墓詩

陳恪勤詩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六

河豚贗本

日出

琵琶亭

司成受拜

牡丹鸚鵡

到

兩相對聯

先臣告養

唐公韻事

指爪

粵歌

射潮

媒竹

迷坑

祥酒帘

綠郎紅孃

集詩龔詩

隋鏡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六

蠅異

小峨眉

二劉妃圖

沒字碑

集慶寺

十五魁巷

夢中反切

一把雪一把連

軟玉珪

姦雄喜怒

妒女泉

三敬仲

公在乾侯

生壙死軒

古今異俗

鐵槍

詩冢

以宋比周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六

三

黎女

廚孃

骨董鬼

蟲達印

高穎樓

相似

加高

問宅詩

鄉試命題

曾點

仆碑

招牌對

西江古蹟

稱壽

桃金孃

書地

女侯

九折臂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六

四

少君

丁鶴年

縣郡

老伯

左氏錯簡

左氏創解

梅花詠

詠鹽詩

胎生

秋香

苗夫人王夫人

蔡氏兩狀元

摸龍阿太

人隔天河

洗福祿

響鈴墳

溫銅刀

蝴蝶會

兩般秋雨齋隨筆目六

五

朱錦山

李笠翁墓

燕臺小樂府

管杏花

鐵馬

家書署姓

馬鬮子

陽明之學

笙磬同音

活孟子

不倒翁

不能詩

六和塔

姬姜被難

名之顯晦不同

王墳豆

鷓鴣米

諱

兩般秋雨齋隨筆目六

六

解經可噓

封神傳

眞字

書卒異詞

徒法無益

孔子刪詩

麾蚤

韓公帕蘇公笠

毛詩酒令

孟子始尊伊尹

水晶

市井食單

殿寺新名

念珠鐘聲

和尚破葷

任翼聖

武弁臨終詩

膽異

兩般秋雨盒隨筆目六

七

聚珍版

優劇

鮮魚生蔥

戴記

富貴詩

三十而立

三陣

急急如律令

逼人太甚

燒尾宴

輓聯

硬記

縮骨癆

燒香

王荆公

蔑

兩般秋雨盒隨筆目六

八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錢唐梁紹壬應來甫纂

聖人

左傳御叔曰焉用聖人杜注云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看聖字身分本不高疏證極其明白而何休乃曰春秋之志非聖人誰能脩之言夫子聖人乃能脩之御叔謂臧武仲為聖人是非獨孔子其言殊屬夢囈鄭箴膏肓以為武仲者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聖武仲述聖亦復何據陸稼書先生三魚堂臚言云此聖字與周禮知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一

仁聖義忠和尚書惟狂克念作聖睿作聖詩人之齊聖皇父孔聖諸聖字一例看又先大父左通補釋云抱朴子辨問篇云善圍碁之無比者曰碁聖嚴子卿馬綏明有碁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時者曰書聖衛協張墨有書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曰木聖張衡馬忠有木聖之名焉又鄉飲酒義云俎豆有數曰聖足知聖為通譽可旁證也似較鄭說于義為長

分字

曲阜孔谷園先生以書名家歿後所存墨蹟子姪分藏

之其遠族人無所得乃從本家乞得一巨幅碎裁而均分其字焚琴斲杖情屬可嗔然考米襄陽志林所載有人收得虞世南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之至磬卿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硯一枚房邨二字得芋千頭則古人已先有為之者矣

端硯

端硯之辨最難非生長斯土悉心窮究者不能知也嘉應吳石華學博蘭脩從事於斯著說研六則茲並節錄之。水巖亦名老坑明萬歷後所開內分四洞曰大西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二

洞曰小西洞曰正洞曰東洞按趙希鵠洞天清錄下巖有舊坑無新坑上中二巖則皆分新舊此宋所稱舊坑也陳子升硯書明成宏閒端石有老坑之名即宣德朝天諸巖之石水巖開于近日此明季所稱老坑也高兆端溪硯考正洞東西洞土人皆名老坑景日眇硯坑述老坑有中洞東洞西洞之分此康熙後所稱老坑也。周氏硯坑志治平坑土人又稱巖子坑據此則巖仔坑又即宋之下巖也宋下巖寨自崇觀前今水巖開自萬歷後地越四五里作譜者混而一之矣。水巖大西洞

猶宋之下巖北壁皆稱絕品次小西洞次正洞東洞爲下廣語云東洞尤美端溪硯考云正洞爲上東洞次之西洞又次之皆不足據。端石之美五一青花欲細不欲麤欲活不欲枯欲沈不欲露欲暈不欲結如淄塵翳於明鏡如墨瀋著於溼紙斯絕品矣一魚腦白如晴雲吹之欲散鬆如團絮觸之欲起者是無上品亦名魚腦凍凍者水肪之所凝也白而嫩者次之灰與紅下矣一蕉白如蕉葉初展含露欲滴者上也素潔者次之黃而焦藍而灰下矣一天青如秋雨乍晴蔚藍無際者上也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三

陰而晦下矣青花者石之榮魚腦蕉白者石之髓天青者石之內榮無質必傳他質而著之傳于天青者上品傳于魚腦蕉白者無上上品惟大西洞有之一曰冰紋凍白暈縱橫有痕無迹習如蛛網輕若藕絲是謂異品亦出大西洞他洞白紋如綫適損毫墨雖曰冰紋非所尚矣。唐詢硯錄云眼生墨池外者曰高眼內曰低眼高眼尤尚以不爲墨掩常可睹也按硯心必不宜有眼水巖石眼外層有淡墨暈眼嵌石中其圓如珠初磨見淡墨圓暈卽眼皮也愈磨愈大層亦愈多睛見而眼適

中矣再磨則睛去愈磨愈小層亦愈少皮見而眼去矣故宜眼處見睛而止不宜眼處見皮而止毋再磨也。石工治硯成鍛以火傳以蠟飾外而戕其中甚矣其害也凡硯積墨之下其石易泐正由火攻傷其水質耳。宋明俱有硯貢我

朝悉除去之每歲端午督撫但以端硯九方隨葵扇葛布香珠進之皆新坑純淨之石嘉慶中用麻子坑近用茶坑其第四則形容石質妙處不減毛西河觀石二錄

瓜子夢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四

無錫鄒子度忠倚幼祈夢于忠肅祠夢公倚其身授瓜子一握數之得五十四枚因名忠倚後閒居其夫人戲以瓜子排作狀元二字壬辰會試中式五十四名殿試一甲第一遂符夢兆

鼎甲同榜

順治戊子順天鄉試第四名張永祺壬辰榜眼第五名戴王綸乙未榜眼第八名熊伯龍己丑榜眼一榜三榜眼奇矣後熊典試浙江一榜得三狀元乙未史大成甲辰嚴我斯庚戌蔡啓僎更奇

半邊紅

康熙時吳逆叛兵逼建城鎮帥怯欲降其屬張遊擊者請戰數卻賊張好著羊絨絳袍單馬入陣戰酣輒袒露半袖軍中因號曰半邊紅鎮帥忌之誣陷以死一軍皆哭後人弔以詩云楚歌千古怨蘭叢漢將空餘一騎雄何事茅檐諸父老負喧閒說半邊紅

唐子畏墓詩

商邱宋牧仲先生澤撫江蘇時曾為唐六如修墓韓文懿公題詩云在昔唐衢嘗慟哭祇今宋玉與招魂用典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五

恰切

陳恪勤詩

陳恪勤公鵬年文章事業彪炳一代而詩極瀟灑絕句云隔簾幽韻上焦桐一曲湘靈奏未終畧記年時春雨後海棠初試小熏籠抑何旖旎也

河豚贖本

米元章好摹易他人字畫楊次翁守丹陽元章過郡楊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為君作河豚元章遂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其實他魚公可無疑此贖本耳其談諧特妙

日出

左傳荀偃癘疽生瘍于頭及著雍病日出錢唐汪季懷瑜曰靈樞經寒熱病篇云足太陽有通項入於腦者正屬日本名曰眼系瘍生而傷其脈絡目無所系而突出矣

琵琶亭

九江潯陽江琵琶亭題詠甚多乾隆中唐蝸寄英權九江置紙筆於亭上令過客賦詩開列姓名交關吏投進唐讀其詩分高下以酬之投贈無虛日坐是虧累變產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六

以償怡然絕不介意去官後過客思之為建白太傅祠肖唐像祀其旁

司成受拜

新進士受鼎甲拜戒不得動相傳頭動則害狀元左右手動則傷榜探嘉慶辛未天門蔣丹林副憲祥輝為祭酒一甲一名為蔣笙陔修撰即祭酒子也有朝士贈以詩云回憶趨庭學禮時國恩家慶喜難支阿翁不敢掀髯笑怪底郎君起跪遲父子行此大典一時傳為佳話

牡丹鸚鵡

粵東黎美周客揚州鄭氏影園與詞人卽席分賦黃牡丹七律十章已糊名殿最錢虞山拔美周第一鄭氏以書報曰君已錄牡丹狀頭矣以二金疊賚之後美周過吳下人皆呼牡丹狀元其詩有日月華蘼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又曰燕銜落蕊成金屋鳳蝕殘釵化寶胎皆麗句也時鄭湛若亦賦赤鸚鵡七律十章有句云舞愛玉環低翠袖歌憐樊素囀朱櫻又曰飛瓊闥苑乘朱霧小玉璇宮化紫烟一時傳誦有黎牡丹鄭鸚鵡之稱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七

到

廣東順德人謂欺日到案史記張儀曰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隱曰到欺也猶俗云張到謂張網得禽獸也到得也張儀善欺人故謂欺人曰張到也

兩相對聯

桐城張文和公七十壽辰

高宗賜對聯云潞國晚年猶矍鑠呂端大事不糊塗常州陳文恭公薨

賜對云執笏無慚真宰相蓋棺還是老書生可謂備極榮哀矣

先臣告養

乾隆中先文莊公乞假養親

賜萊衣晝永四字扁額又

賜詩云翻祝還朝晚卿家慶更深

天語肫摯可謂極矣又嵇文恭贈對聯云花宴瓊林溫

仲舒由大魁秉政堂開畫錦王文献以宰相養親亦堂

皇有體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八

唐公韻事

吳縣城西北有桃花鴨舊志稱爲宋章叅別業唐解元寅築居于此有夢墨亭有祠祀六如居士及祝京兆文待詔天啓中楊端孝大濬改爲準提庵

國初宋中丞肇重加修葺增建才子亭百年以來隕廢

靡遺嘉慶六年善化唐陶山觀察仲冕知吳縣事因拓

庵東別室移祀唐祝文三君像顏其室曰桃花仙館且

訪得六如居士墓在胥門外橫塘王家村封植而題識

焉并賦七律八首云綺羅絃管總成塵一種才華閱世

新縱酒地為澆酒地看花人是種花人可憐謝客無遺
宅何必逋仙有後身燕麥兔葵芟剔盡絳桃依舊占芳
春第一風流自愛名伴狂獨得聖之清奏書不逐嚴夫
子搗鼓真同禰正平半偈悟禪空電逝小樓讀畫尚花
明饒他文酒求餘韻三百年來識此生吾宗衛後數尤
奇牢落悲深曠代知司馬青衫同灑淚尚書紅杏舊題
詞謂商邱銜碑土近要離家拾翠人歸短簿祠千古英
豪齊下馬況傳華胄備官司荒烟蔓草贖寒燈仙館重
開問寺僧五十步分樵采路三千界埽辟支乘乞花好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九

句畱楹帖近得居士真蹟夢墨遺編付刻藤表墓式閭
一聯刻之祠楹吾豈敢名流好事寫韓陵白玉樓成隔兩塵水村山郭
幾番新未知若箇眠雲處想見當年荷鋤人蘭若舊藏
題後碣菘蘆雅稱夢中身橫塘十里秋聲館合與芳園
一例春荒邱冥漠不書名訪到山橋澗水清指點青燐
孤月出侵尋黃壤亂雲平一坏馬鬣新封大三尺雞碑
小記明過客莫歌蒿里曲早臨兜率悟無生菱芡重重
鼎俎奇橫吁設祭暮鴉知唐風賸有毛萇傳楚些曾無
宋玉詞崇禎甲申毛子晉嘗封表之置墓田丙舍紀地
以碑今蕩然無存借商邱中丞時未曾議及

以滄桑沈斷礎人於伏臘走叢祠秋來雁稅從新占憑
仗村翁社媪司文人慧業照元燈墓碑仍題明唐解元烟穗前生
記老僧花鴨吟樽延客賞石湖釣艇許吾乘城開更注
千年漆松茂長攀百尺藤疑冢卻媿銅雀妓空教賣履
望西陵事既風流詩尤雋雅可謂韻矣

指爪

唐開元錢以面有半月痕者為貴相傳鑄錢時呈樣貴
妃指甲誤觸其模治吏不敢擅易此半月痕即貴妃爪
印也又禾中樵李有半月痕相傳是西施爪印二美人
俱以指爪傳甚奇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十

粵歌

粵俗好歌凡歌以不露題中一字語多雙關而中有挂
折者為善挂折者挂一人名于中字相連而意不相連
者也歌辭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觀之
唱一句或延半刻曼節長聲自迴自復詞必極豔情必
極至使人喜悅悲酸而不能已已乃為極善長者名摸
魚歌三絃合之蓋大簇調也其短調踏歌者不用絃索
往往引物連類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如日中聞日

出四邊雨記得有情人，在心曰一樹石榴全著雨，誰憐粒粒淚珠紅。曰妹相思不作風，流到幾時只見風吹花落地。那見風吹花上枝，蜘蛛曲曰天旱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又曰妹相思蜘蛛結網恨無絲，花不年年，在樹上娘不年年，作女兒素馨曲曰素馨棚下梳橫，髻只爲貪花不上頭。十月大禾未入米，問娘花浪幾時收。梳橫髻者未笄也，宜笄不笄是猶不肯在花棚上也。十月熟者名大禾，歲宴而米不入花浪不收，是過時無實也。此刺游女亦以喻士之不及時修德流蕩而至老。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十一

也有曰官人騎馬到林池，斬竿筋竹織簪簪，簪載綠豆綠豆餵相思，相思有翼飛開去，只賸空籠挂樹枝。刺負恩也有曰一更雞啼雞拍翼，二更雞啼雞拍胸，三更雞啼郎去廣，雞冠沾得淚花紅。有云歲晚天寒郎未回，廚中煙冷雪成堆，竹篙燒火長長炭，炭到天明半作灰。有曰柚子批皮瓢有心，小時則劇到如今頭髮條條梳到尾，死央怎得不相尋。有云大頭竹筍作三椹，敢好後生無置家，敢好早禾無入米，敢好攀枝無瞭花。敢好言如此好也。諸如此類情深詞豔，深得風人之遺，又粵西峒女亦

喜踏歌其歌皆七言或二三句或十餘句不等，如云黃蜂細小螫人痛，油麻細小炒仁香。又云行路思娘畱半路睡也，思娘畱半牀。又云與娘同行江邊路，卻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要憑江水作媒人，布格命意另是一種。以此推之，則苗人跳月之歌當亦有可觀惜無人譯之者。

射潮

廉州海中常有浪三口連珠而起，聲若雷轟，名三口浪。相傳舊有九口馬伏波射滅其六，屈翁山先生有射潮歌云：后羿射日落，其九伏波射潮滅。六口海水至今不敢驕，三口連珠若雷吼。人知錢王射潮而伏波射潮罕有知者。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十二

媒竹

賭婦潭在廣東龍門縣蓼溪水口，相傳有二童男女戲賭，各持竹一片，從上流擲下，云兩竹相合即成夫婦。俄而果合，遂諧伉儷，故名潭曰賭婦潭。潭上竹曰媒竹。翁山有詩云：兩邊生竹合無痕，生竹能成夫婦恩。潭上至今媒竹美，枝枝慈孝更多孫。媒竹二字甚新。

迷坑

廣東廣寧縣北五十里有圓嶺山多坑凡九十有九坑坑相似失道必三日乃出采筍者一一識其處稱曰迷坑山歌云莫采廣寧圓嶺筍迷人九十九條坑其山橫亘十五里

祥酒帘

長白祥藥圃 孫 乾隆丙戌進士由工部主事累官至布政使嘗作酒帘詩云送客船停楓葉岸尋春人指杏花樓都下盛傳呼為祥酒帘

兩般秋雨會隨筆卷六

圭

綠郎紅孃

廣東女子多有犯綠郎以死男子多有犯紅孃以死者諺曰女忌綠郎男忌紅孃翁山屈氏解之曰咸之象二少撞撞則朋從其思少女之思往則綠郎之朋來少男之思往則紅孃之朋來皆昏姻不及其時情欲之感所致也

集詩襲詩

魯哀公誅孔子曰昊天不弔節南山詩句也不愁遺一老十月之交詩句也嬛嬛在疚閔予小子詩句也說見

路史發揮五此當是集詩之祖又毋逝我梁四句谷風小弁凡兩見可見詩人亦相蹈習則曹孟德之呦呦鹿鳴四句其生吞活剝有以藉口矣

隋鏡

友人得隋宮鏡索詩余賦二絕云六代繁華影事徂菱花薛暈總模糊不知大業深宮裏曾見君王好頸無當年粉黛此泥沙尚指團欒說帝家便使隋隄明月在可能還照玉鈎斜

蠅異

兩般秋雨會隨筆卷六

圭

嘉靖間御史三水何維柏按閩疏論嚴嵩被逮閩人哀號攀送有無數小蠅朋飛薨薨如泣如訴止于輿止于桎梏止于校人之衣出郭十餘里乃散抵京入獄蠅集如前見屈翁山廣東新語夫以蠅之可惡詩人譏之而示異如此可見嵩之讒譖并蠅不若矣

小峨嵋

錢唐楊西明 星耀 於市購得一石高尺有半徑倍之質白而潤且堅起二十四峯形如束筍邱壑畢具識者曰此蜀產雪精石也蓋我嶺之積雪凝結而成因名之曰

小峨嵋楊君有詩荅王淑亭云我欲游五岳欲去不去
心忡忡雖無負郭之田石尤婦卻有奇書萬卷詩千箇
手植海棠二十載年來作花百萬嬌春紅疎花細草各
有態紙窗竹屋交相通往往夢游峨嵋與天姥焉能舍
卻布被陟險支枯筇峨嵋之神嘉余頗癩散特遣一峯
縮入長房之壺中壺中靈氣不可測幻出二十四朵青
芙蓉昨在西蜀今吳東欲與鸞嶺爭雌雄山神或恐兩
損失不如及早歸宏農主人得之大歡喜置之廣徑傍
古松恍疑來自龍王宮冰氣沁入雲濛濛又疑三代以

兩般秋雨盦筆卷六

五

前古積雪雖有扶桑烈日鍊不融徧身苔蘚青三冬獨
有一峯不染如禿翁其餘衆峯環抱如屏風一峯蜿蜒
起伏如游龍一峯微露圭角無尋蹤疑是排衙石羅列
埋荒叢又疑吼山觀魚之奇境中央臨水萬頃涵清空
此乃峨嵋分支排衙吼山之變態奇妙只可歸天工雲
閒王子亦好事走馬出郭遠過從相與合掌各拜倒自
謂如此奇石真難逢明日寄詩煩奚童磊磊落落與頗
濃我豈海嶽君坡公君家飛泉之石我昔寓目殊玲瓏
淑亭有英石名飛泉余昔賦詩自昔宋人寶燕石只可譬之綠珠歸石

崇世俗茫然不顧等蒿蓬石兮石兮吾將與汝成始終
詩頗恣橫

二劉妃圖

宋高宗有二劉妃圖潘悅題詩云秋風落盡故宮槐江
上芙蓉並蒂開畱得君王不歸去鳳皇山下起樓臺語
含諷刺而詩特清婉

沒字碑

謝太傅墓碑無字偉績豐功不勝記也秦太師墓碑無
字穢德醜行不屑書也檜死詔撰神道碑士大夫無一
執筆者見俞德鄰佩韋齋集及

兩般秋雨盦筆卷六

六

彭大翼山堂肆考同一事而相隔天淵若此又秦檜墓地今俗
名狗葬村

集慶寺

寺在靈隱寺之東宋理宗間貴妃香火院也初建時貴
妃父良臣欲伐材靈隱以供屋材僧元肇號淮海作詩
曰不爲栽松種茯苓祇緣山色四時青老僧不許移松
去畱與西湖作畫屏詩徹于上遂命勿伐寺自宋至本
朝香火極盛與雲林相埒相傳二十八諸天首中各有
寶珠一粒乾隆中爲一海寧人取去自是山門頓衰今

惟斷垣四面古佛一龕而已

十五魁巷

十五魁巷宋名石烏龜巷舊有寶奎寺宋相喬行簡故第後捨為寺喬自嘉熙末拜平章軍國重事年已八袞治第作上梁文云有園有沼聊為卒歲之謀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見齊東野語

夢中反切

唐張鎰為工部尚書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累旬無耗忽夜夢有人云任調拜相寤而尋繹不解外甥李通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十七

禮賀曰舅作相矣任調反語是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獨為珍藥珍藥反語即舅名氏也俄而白麻果下見薛用弱集異記此等圓夢真是匪夷所思

一把雪一把連

韓世忠在軍中獨騎馳馬使一把雪執信字旗一把雪者趨捷善走之人也見蘄王神道碑一把連明宮中近御太監凡入侍則抹布小刀一一佩帶以備上用名一把連見葉某明宮詞注

軟玉珪

李鹿萃協揆舊藏軟玉珪一事可以屈伸如玳瑁明角者然協揆開府粵東一夕署不戒于火珍寶悉為煨燼此珪忽促取出因觸物碰去一角嘗考杜陽雜編唐代宗于興慶宮複壁得軟玉鞭蓋天寶中異國所獻光可鑑物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雖以斧鑿鍛斫終不傷缺據此則觸物而碎者尚非寶物也

姦雄喜怒

秦檜子熺狀元及第李文肅賀以啓云一經教子素欽丞相之賢累月咎兒敢起鄰翁之羨檜大喜見楊困道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十八

雲莊四六餘話汪彥章賀以啓云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檜父子大怒彥章自此得罪羈置湖湘見沈作喆寓簡同一頌揚而言對仗則汪尤勝于李也姦雄喜怒其不可測如此

妒女泉

劉氏妒婦津人人知之唐張泌妝樓記云并州有妒女泉婦人靚妝彩服至其地必興雲雨云是介之推妹則真無稽之談矣

三敬仲

齊高侯諡敬仲公子完諡敬仲管夷吾諡敬仲三人同諡蓋皆小心謹慎不矜才使氣者然而卒成伯業九合一匡諸葛自比管仲其出師表云先帝以臣謹慎故託臣以大事蓋古來成大事者未有不本於謹慎者也

公在乾侯

左氏解經惟鄭伯克段于鄆數語如老吏斷獄字字風霜其他則長於敘事而畧于詮義至公在乾侯兩傳尤屬差謬昭公由齊而居鄆鄆潰而適乾侯鄆魯地也於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九

鄆言居者明不安其居也此逼君之勢也乾侯非魯地也於乾侯言在者明以為如不在也此無君之心也誰尸其位誰奪其權一字之誅嚴于斧鉞而左氏乃曲為之解一則曰非公且微過也再則曰言不能外內也三則曰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於魯侯苛三尺之條為季孫開一面之網長亂蔑倫孰大於是且安見三十二年之公在乾侯為不能外內三十三年之公在乾侯為不能用其人乎然則左氏之說第回護其所作之傳而已烏足以言解經也哉

生墳死軒

古今人多有營生墳者余曰可對死軒宋畢少董名良史名所居之室曰死軒以所服用皆上古墳中之物也見研北雜志

古今異俗

成化杭州府志言杭城餘杭門在北不得出居人之權今則移而至于候潮門矣又言居人多於天竺祈夢求功名者尤甚今則移而至於于忠肅廟矣案餘杭門即武林門也

鐵槍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三

王彥章號王鐵槍今其蹟猶存又舊五代史王敬蕘傳能用鐵槍重三十斤是另一王鐵槍也宋史紀事李全能運鐵槍號李鐵槍嘉慶中阮芸臺協揆撫浙時海氛不靖有張永祥者英勇過人號張鐵槍協揆之治盜也多資其力後屠琴隲太守倂宰儀徵協揆以此人薦之故太守之緝捕有聲于江南

詩冢

陶篁村先生自訂詩稿畢其不入選者以石匣藏而瘞之名曰詩冢索人題詠山舟學士有句云未必見投皆

苦海公然藏拙亦名山

以宋比周

陳孚勿軒集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香山黃宗大畿論學云前之三代由夏歷殷而文成于周後之三代由漢歷唐而文成于宋名理醇粹周宋其齊軌乎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以宋比周三公之見畧同

黎女

黎人婦女面涅花卉蟲蛾之屬號繡面女其繡面非以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三

為美凡黎女將欲字人各諒已妍媸而擇配心各悅服男始為女紋面一如其祖所刺之式毫不敢訛自謂死後恐祖宗不識也又先受聘則繡手臨嫁先一夕乃繡面其花樣皆男家所與以為記號使之不得再嫁古所謂雕題是也

廚孃

廖瑩中江行雜錄言京都中下戶生女長成隨其姿質教以技藝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鍼綫人堂前人劇雜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孃等級就中

廚孃最為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蓋以其糜費也

大約此風後來不行于浙江而行于江南明季冒辟疆大宴天下名士于水繪園先期延一有名廚孃至問所需曰席有三等主人將何等之從問其所以異曰席之上者須羊五百隻中席三百隻下席一百隻他物稱是主人曰上太費下太簡中可也如言備物以待顧觀其如何處分及期廚孃至從者以百十計已則珠圍翠繞高座指揮諸人奔走刀砧悉仰頤氣先取三百之羊每隻割下脣肉一片備用餘皆棄置叩之曰羊之美全萃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三

于此其他腥臊不足用也聞者錯愕其奢濫如此

骨董鬼

凡作骨董之業吾杭人目之為鬼以其將贗作真化賤為貴而又依權附勢必憑藉乎貴人蓋以鬼蜮之謀行其鬼狐之技者也姑就其大者言之宋徽宗立花石綱而以朱覲統之凡民間之一草一石悉輦歸內府故江南士庶以家藏異物為不祥見宋稗類鈔則朱覲者道君之鬼也高宗好搜訪古玩恨未辨真偽畢少董良史載古器書畫赴行在帝大悅月給俸二百千後權知東明縣

又搜求古書畫載赴行在人呼為畢骨董見三朝北則

良史者思陵之鬼也買相當軸收古銅器法寶所鑿畫

有悅生堂小印皆譚玉辨驗見三朝野史其書籍則門客廖

瑩中為之刊校見癸辛雜識及居易錄案鬻書者人亦目之為鬼

則譚廖二公者秋壑之鬼也韓侂胄建閣古堂于臨安

其圖書皆向若水所定若水即以蘭亭殉葬者也見癸辛雜

識及硯北雜志則若水者平原之鬼也嚴世蕃建聽雨樓于京

師半截胡同藏弄珍玩書畫其門下湯勤實鑒別之即

戲劇所謂湯裱裱者是則湯勤者東樓之鬼也其他比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三

比指不勝屈此輩炫人往往創為不經之論而言彝器

則必商周言磚瓦則必秦漢言字畫則必晉唐喪志耗

財莫此為甚謂之曰鬼其實并鬼不若也或曰若輩所

售皆前代手筆及邱壠中物非人器也鬼器也故謂之

鬼於義亦通

蟲達印

昨歲游湖上汪小米攜示小玉印一方上鐫蟲達二字

云一揚州人藏之寄索題詠者案蟲達係漢高功臣亦

封列侯然漢書一見而外他無可考自來名士鉅公其

手澤流傳或贗或真業已充棟因尋此極閒極冷之人

造為古蹟以誘重價使人諒其萬萬無作偽之理而不

知其正以作偽也山鬼伎倆一何可笑

高穎樓

憶在塾時錢清高穎樓先生第以自輓詩及告存詩寄

徵先君題詠蓋仿隨園老人例也業師何星橋夫子煥

謂余曰穎樓殆將死矣余作而對曰此等風流本不可

有二矧文人遊戲厥事正多何必此作印板文字以唐

突先輩耶若竟以此卜修短或恐未必然夫子日子未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三

讀禮乎王制云八十月告存簡齋先生年臻耄耋故用

此二字今穎樓年未盈四十而亦為此是趙孟矣其能

久乎俄而果卒

相似

曹孟德之橫槊江上似溫太真之擊楫中流頗有義勇

氣韓平原之定議伐金似周公瑾之力排降魏頗有英

雄氣秦繆醜之自操箋奏似陸忠宣之手繕章疏頗有

忠盡氣賈秋壑之幅巾鶴氅似諸葛公之羽扇綸巾頗

有瀟灑氣桓元子之挂袍石上似羊太傅之流涕山頭

頗有名貴氣嚴介溪之讀書山堂似范文正之斷齋僧
寺頗有苦節氣王介甫之囚垢詩書似朱晦翁之寢饋
章句頗有道學氣馬貴陽之半壁笙歌似文信國之故
鄉聲伎頗有豪邁氣然而非其人則謬以千里矣

加高

今杭俗飲于酒肆令當壚換酒率曰加高案耐得翁都
城紀勝酒樓名為山一山二山三牌額寫過山謂酒力
高遠也

問宅詩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三

余因先人官事羈滯嶺南夢繞家山益生惆悵故鄉人
之流寓于此者酒邊談次以余住宅為問因成七絕盦
之云花市營邊井字樓竹竿長巷巷西頭到門卻請君
回首湖上青山點點秋當日先臣綠野堂文莊既貴始
卜居于此
而今零落賸荒莊試從和合橋頭望望見儂家薜荔牆
宅中牆四面皆薜荔
近更蔓延垂出牆外木瓜香過木樨生堂前後有木瓜
樹一株老桂七
株皆百餘
年物也花草平泉舊有名閒說玉山堂外事對門有
客淚柴荆玉山草堂顧瑛讀書處也余家為顧且菴
侍御舊宅今其裔孫適安先生尚住對門酒
社詩壇蹟已虛當年菱屐樂何如瓶花紫竹都無恙幾

箇兒孫讀舊書

余家書屋顏曰兩般秋雨盦先高伯祖
葑林編修嘗借陳太僕句山厲徵君樊

榭吳尺鬼掉丁龍泓敬金壽門農諸先生月課詩社不
則集瓶花齋或紫竹山房瓶花齋尺鬼先生齋名紫竹
山房句山先花記籤名樹記牌雲林片石薜痕埋山舟
生齋名也性極愛花凡蘭菊諸品悉手自標題以待來年識至今
認所居曰假山館其山乃一張姓名手所堆者

門外行人過猶指襄陽寶晉齋海棠庭院極清幽我祖

當年著作樓插架尚餘殘彙在何人更續魯春秋先祖
丈庵

府君著左通一書未竟而歿共
分八門今所刊者補釋一門耳青青三徑最情牽北轍

南帆絕可憐為語故鄉知己道江湖憔悴十三年屋後

猶餘圃一區有松有竹有枌榆這回歸臥柴門法添種

梅花一百株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三

梅花一百株

鄉試命題

吾浙鄉試例不出大學題以其不利也廣東亦然或有
犯者非貢院被火則主司有禍而尤忌聖經一章其理
有不可解者

曾點

檀弓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曾點係聖門高弟
豈無故而發此狂興必當時居喪無哀戚之容治喪多
僭越之禮故為此諷諭亦主文譎諫之流也王青蘿云

孔門多樂道然顏子之樂實曾點之樂虛可謂名言

仆碑

仆韓愈淮西碑而用段文昌韓遂以仆碑得名仆鄭棧南園碑而用陸務觀鄭反以仆碑免禍人之有幸有不幸亦文之有幸有不幸也案南園記韓本以屬楊萬里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韓志楊遂臥家十五年見餘冬序錄據此則楊之高見勝陸遠矣

招牌對

紀文達公嘗集京師招牌為對甚夥如誠意高香細心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三

堅燭學

經蒙槽道並授店俱全

之類俱極工整案老學菴筆記載

臨安扁榜對有乾溼脚氣四斤丸偏正頭風一字散三朝御裏陳忠翊四代儒醫陸大丞東京石朝議女壻樂駐泊藥鋪西蜀費先生弟子寇保義卦肆可謂無獨有偶

西江古蹟

都督閻公壻滕王閣序是其宿構得王子安作遂匿而不出可見古人服善意其文亦佳作也惜橐不傳潯陽江琵琶一曲千古豔稱然此婦姓名莫攷蔣君生太史

四絃秋傳奇以為花退紅想亦寓言十九余過西江作二絕云落霞孤鶩嘆奇才紫蓋青旗暗奪胎可惜當年佳壻橐不曾畱付後人來夜半琵琶發曼聲青衫有客淚縱橫空江一箇商人婦傳到而今沒姓名

稱壽

世之稱壽者率以十為數至吾杭有以九為數者嶺南及江西寧都則以十一為數魏禧謂前十之年必加一而成後之十年必從一而生此大易貞元之義也于禮為宜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三

桃金孃

桃金孃粵中草花也花似梅而微銳色似桃而倍赤中莖純紫絲綴深黃八九月實熟青紺若牛乳狀味甘可養血粵歌曰攜手南山陽采花香滿筐麥麥畱求子郎愛桃金孃案畱求子即使君子也

書地

今人詩文酬畱於名上書地往往好用古稱此大謬也屈翁山廣東新語一則云近人稱廣東為嶺南攷唐分天下為十道其曰嶺南道合粵東西及安南國而言宋

則分廣東為廣南東路廣西為廣南西路今概曰嶺南則未知其為東乎為西乎且昭代亦分廣東為嶺南三道矣專言嶺而不及海焉廉雷二州為海北道瓊州為海南道矣專言海而不及嶺焉今徒曰嶺南則一分巡使者所轄已耳且廣東之地天下嘗以嶺海兼稱今言嶺則遺海言海則遺嶺將稱陶唐之南交乎周之南粵乎漢之南越乎吳晉之交廣乎是皆非今日四封之所至也凡為書必明乎書法生乎唐則書嶺南生乎宋則書廣南東路生乎昭代則書廣東此著述之體也尊制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三

正名以合乎國史道端在是此言可以為法

女侯

漢陰安侯高帝伯兄妻邱嫂也臨光侯樊伉母呂嬃也婦人封侯始見於此

九折臂

左傳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楚詞惜誦章九折臂而成醫分蓋文異而義則同也

少君

左傳從我而朝少君外祖汪秋御先生繩祖曰少君即

小君猶小卿為少卿昭三小寢為少寢哀廿六之類杜氏世族譜以少君為南子號非也案刺饋有殺母之心故輒有拒父之事亦業報也

丁鶴年

宏治中四川周洪謨泊舟邗江夜夢一人曰吾子前身也姓丁號友鶴山人家維揚後周官南京翰林以詩寄揚州太守王恕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王得詩集耆老問之方知丁鶴年即友鶴山人元末隱居建文時沒於成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三

都王以此復周見堯山堂外紀夫從來前身之說或由自悟或由人指點未有以已告已者豈佛家所謂身外身耶

縣郡

漢書地理志始皇變封建而為郡縣顧氏日知錄歷引左傳國策史記以駁之為郡縣不始于始皇不知當時諸侯私立郡縣大國有之小國則否至晉天下而為郡縣何嘗不始于始皇不過其名不自秦始耳不然班氏豈未讀古書者耶春秋縣大而郡小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郡大而縣小魏惠

王後七年上郡十五縣是也見大事記又逸周書作維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據此則郡縣之名自周初已然矣

老伯

今人於父執率稱老伯舅氏華春濤先生岑松則必比較年齒長于父者曰老伯少于父者曰老叔截然不可紊也昔米元章與人一帖云承借贖員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為人父之兄若為大叔猶之可也記此以博一哂

左氏錯簡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三

左僖二十五年傳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晉侯以下二十八字當在衛人平莒于我之前其曰故使處原正說趙衰當為原大夫之由也錯簡在下耳見高郵王伯申師經義述聞

左氏創解

桓五年傳王亦能軍杜注雖身敗軍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師解曰王已傷矣尚安能殿亦當為不字形相

似而誤言王之餘師不復能成軍耳宣十二年傳晉之餘師不能軍正與此同若作亦字於上下文義皆隔閡矣。莊十四年傳寡人出伯父無裏言杜注裏言無納

我之言師述庭訓曰裏言謂不通內言于外也襄二十六年傳衛獻公使讓太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寡人怨矣對曰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也不通內外之言即所謂無裏言。僖九年傳以是藐諸孤杜注曰言其幼稚與諸子縣藐顧寧人杜解補正曰藐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三

小也惠定宇補注曰呂忱字林曰藐小兒笑也師解之曰杜以藐為縣藐諸為諸子以是縣藐諸子孤斯為不詞矣文選寡婦賦孤女藐焉始孩李善注廣雅藐小也孩小兒笑也俗本脫一孩字惠遂以藐為小兒笑其失甚矣顧訓藐為小是也但未解諸字今案諸即者字也諸者古字通郊特牲曰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或諸即或者爾雅釋魚前弁諸果後弁諸獵諸亦者也藐諸孤猶言羸者陽耳周語此羸者陽也。僖三十二年傳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杜注以其深險故師

解之曰此非傳意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者言汝必在此間戰死不可在他處死有定所乃可收爾骨也公羊傳百里子與蹇叔子哭而送其子戒之曰爾即死必于殺之欽巖吾將尸爾焉呂氏春秋悔過篇蹇叔謂其子曰女死不于南方之岸必于北方之岸為吾尸汝之易皆其證也宣十二年傳逢大夫指木謂其二子曰尸汝於是事與相類。宣十一年傳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杜注楚大夫縣尹皆僭稱公師解之曰縣公猶縣尹與公侯之公不同如謂楚僭稱王其臣僭稱公則楚貴官無

兩般秋雨齋筆卷六

畫

如令尹司馬何皆不僭而僭者反在縣大夫乎襄二十五年傳齊棠公之妻杜注棠公齊棠邑大夫齊縣大夫亦稱公則非僭可知也不然則公尊于侯齊君但稱侯而臣乃僭公乎。成三年傳荀營之在楚也鄭商人將置諸褚中以出注疏不言褚為何物師解曰褚裝衣也玉篇褚衣之橐也說文繫傳褚囊也集韻襄三十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注曰褚畜也呂氏春秋樂成篇作子產貯之褚可裝衣亦可裝物說文貯帽也又曰帽載米貯也繫傳曰貯囊也莊子至樂篇褚小者不可以懷大買子春

秋篇曰囊漏貯中通俗文曰裝衣曰貯則褚貯貯貯並字異義同褚可裝物亦可裝人故商人欲實褚中以出也哀六年公羊傳陳乞以巨囊載公子陽生事與此類。成十六年傳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杜注林父奔走不復故道釋文從徐子容反或如字師述庭訓曰杜言不復故道故徐讀為蹤蹟之蹤若讀如字則不復從之下須加故道二字義始明白且林父兵敗而歸未必不由故道也從蓋徒字之誤邲之敗舟中之指可掬則徒眾之不反者多

兩般秋雨齋筆卷六

畫

矣故曰不復徒三句相對為文晉語作邲之役三軍不整旅亦指徒眾而言此以上七則並詳經義述聞竊愛其創解謹節錄而恭識之

梅花詩

山谷云歐陽公極賞林和靖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而不知和靖別有一聯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何以棄此賞彼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惡止繫于人說見茗溪漁隱叢話細玩二聯各有妙處然今人但膾炙前二句

而不及後二句何也

詠鹽詩

曾見詠鹽詩二句云調成天上中和鼎煮出人閒富貴家甚新惜不知為何人所作

胎生

世傳鶴胎生其實鶴有卵非胎生也惟鷓鴣卻是胎生見抱朴子及本草

秋香

唐解元竊婢秋香事小說家多豔稱之案南京舊院妓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五

有秋香後從良有舊相識求見以扇畫柳題詩拒之云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舊枝條如今寫入丹青裏不許東風再動搖見梅禹金青泥蓮花記祝枝山有題秋香便面詩云晃玉搖銀小扇圖五雲樓閣女仙居行閒著過秋香字知是成都薛校書是蓋又一秋香也

苗夫人王夫人

唐張泌妝樓記云苗夫人其父太師其舅張河東其夫張延賞其子宏靖其婿韋皋婦人之貴無如此者然碧鸞郎君延賞不識而夫人獨識之則其卓鑒又有夔絕

千古者非尋常巾幗可比也又元載敗事其妻王夫人博聞強記朝廷欲令為宮中女史夫人曰十六年太原節度使女二十年宰相妻誰能更記得長信昭陽之事主司上聞俄亦賜死其氣節亦高出乃夫上矣

蔡氏兩狀元

蔡宗伯升元傳臚詩云入對

彤廷策萬言句臚高唱

帝臨軒

君恩獨被臣家渥十二年閒兩狀元蓋一謂蔡公啓儻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美

也一時傳誦焉

摸龍阿太

仁和姚少宰三辰之祖業醫嘗采藥墮溪手摸石滑而

蠕動負姚上兩目如鐙照見須角委姚地上騰雲去始

知為龍也手觸涎處香累月不散以手撮藥病立愈人

呼之謂摸龍阿太

人隔天河

乾隆己未

朝考詩題賦得因風想玉珂袁簡齋先生句云聲疑來

禁苑人似隔天河閱卷者以語涉不莊將擯之尹文端

公力爭曰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于是眾議始

定先生館選後乞假歸娶朝士贈詩絡繹毘陵程文恭

公景伊一絕曰金燈花下沸笙歌寶帳流香散綺羅此

日黃姑逢織女漫云人似隔天河蓋調之也

洗福祿

常州風俗臘月二十六日浴曰洗福祿二十七日浴曰

洗啾啾啾啾即祓除之意也

響鈴墳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三

會稽梅里俗傳南宋王妃時雲卿墓人上其冢有鈴聲

名響鈴墳趙味辛司馬懷玉有詩云紈扇珠襦一夕捐

松楸今屬野人田可憐委骨埋香日已是殘山賸水年

玉鈎一樣怨秋螢此地猶傳有響鈴絕勝寒瓊拾幽草

西陵夜夜哭冬青

溫銅刀

漆其鞞以銅飾之銅其莖以銀鏤之莖得周尺七寸六

分弱身長三其莖而微不逮焉冬月握莖不寒故名溫

銅傳為明戎政尚書陸公完學遺物思陵賜也汝南許

大令元基藏之

蝴蝶會

今同人攜酒一壺肴二碟釀飲名之曰蝴蝶會匪僅諧

聲亦以象形也頗雅可入吟詠

朱錦山

錦山烏程人能陳二十四種樂器于前以手口及頭足

動之皆中節又能奏各種曲閒以拇戰等聲亦臻其妙

自言嘗給事故相邸中敗後辭去復還吳中以素業餬

口云近廣東亦有所謂鑼鼓三者正與之相類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三

李笠翁墓

笠翁晚年卜築于杭州雲居山東麓綠山構屋名曰層

園卒葬于方家峪九曜山之陽錢唐令梁允植題其碣

曰湖上笠翁之墓日久就圯仁和趙寬夫坦命守冢人

沈德昭修築之復樹故碣且俾為券藏于家可謂風雅

好事者矣

燕臺小樂府

京師奢靡甲于天下而詐偽亦甲于天下余嘗作燕臺

小樂府五首黎園伶云軟紅十丈春風酣不重美女重

美男宛轉歌喉。裊金縷。美男妝成如美女。樓臺十二醉
春風。過午花梢日影紅。此際香車來巷陌。此時脆管出
簾櫳。簾櫳掩映嬌妝束。場屋頻頻滾絃索。須與花枝照
眼明。飛上九天歌一聲。歌聲未罷歡聲滿。就中誰得秋
波轉。曲罷翩然下座旁。猶畱粉暈與脂香。憑將眉語通
心語。好把歌場換酒場。酒樓攜得人如玉。自占藏春最
高閣。閒泛鶯兒弄管。不容鸚鵡母窺簾幙。承顏伺色最
聰明。射覆藏鉤靡不精。欲卽偏離拋又近。情無情處動
人情。情多不及黃金貴。幾束吳綾謀一醉。夢裏溫柔鏡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无

裏人。甘心竟爲他憔悴。憔悴青衫興已闌。一鞭又跨別
人鞍。試看花底秦宮活。誰念車傍范叔寒。厲骨董云世
間何者爲古物。尺五青天一明月。世間何者爲眞靈。日
星河嶽賢聖經。彼食肉者何儉父。以假作眞新作古。遂
使市井售利徒。窮極妝點相欺誣。先秦銅鼎漢玉笋。阿
房宮甄未央瓦。李斯古篆右軍書。戴嵩老牛韓幹馬。湘
簾棊几清絕塵。一一帖妥而橫陳。若者商周若虞夏。平
視羣材高索價。吁嗟乎我生已後三千年。眼光那及前
人前。矧乃寶物出非偶。鬼護神呵妖魅守。書言用器惟

求新當王者。貴物最珍。羲皇以前瓦與石。縱在人間何
足惜。君不見貧兒乞食善解嘲。原憲之杖顏回瓢。又不
見奇珍從古無。世壽玉璽而今已非舊。跑熱車云雷聲
書書長安街。九遠大路揚塵霾。忽然到眼疾如駛。奇肱
之車飛而來。車中之人美如玉。錦帶吳鉤新結束。車傍
之僕秀且明。窄襟禿袖雙貂纓。執鞭者如齊越石。意氣
驕人殊自得。此時可有闔門妻。窺見夫郎好顏色。試問
輪蹄爲底忙。來從何處去何方。卻離羅綺開筵地。會向
翟瑜選色場。色圍香陣銷魂劇。鎮日笙歌喧不絕。錦上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罕

繁花火裏蛾。此車亦復因人熱。熱場熱客自營營。冷眼
看他襪襪行。直爲炎官効奔走。非關汗馬博功名。緇塵
我亦驅馳客。敝車代步聊棲息。相看肥馬氣揚揚。自笑
蹇驢行得得。若風從若雲從。騁而先者毛羽豐。眞不愧
車如流水馬如龍。爲雞口爲牛後。跋而及者牛馬走。未
免嘆車如雞棲。馬如狗。花局子云李桃應侯開無差。烘
而出之名唐花。先時者珍後時寶。開在當時轉如草。挽
回造化信有之。斲削元氣良由斯。同根相煎何太急。阿
奴火攻出下策。不須翦綵方陪宮。不須羯鼓搥春風。頃

刻千紅兼萬紫雲羅霞錦開重重。京師女兒美如玉。最妙芳齡十五六。眼波秋水黛春山。灼灼花枝鮮耀目。頗聞羅帳夜橫陳。暖炕薰籠熨體頻。人亦如花嬌養法。蕊珠烘透十分春。容顏轉眼渾非舊。玉骨香桃可憐瘦。自是英華早發舒。面痕容易觀河皺。矧茲弱植力無多。雨妒霜欺可奈何。縱有十重金步障。難畱隔歲玉枝柯。世人看花惜花少。花若有知應亦惱。不若移根冷處栽。自開自落年年好。豈知好景發年年。爭得非時競逞妍。若使名花都有壽。何人肯費買春錢。八角鼓云十棒花奴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星

罷歌舞。新聲乃有八角鼓。一木一扇一瓊瑜。演說亡是兼子虛。虛中生實無生有。別是人閒一談藪。操成北地土風音。生就東方滑稽口。有時按曲蘇崑生。有時說書柳敬亭。有時郝隆作蠻語。有時公冶通鳥聲。有時雙盤旋空際。公孫大孃舞劍器。有時累丸擲空中。疴癩丈人承蜩功。須臾座中響絃索。引上雛兒一雙玉。不習梨園舊譜聲。自調菊部新翻曲。曲邊人物儘風流。燕樣身材鶯樣喉。八局先輸錢買笑。當筵又費錦纏頭。眼波眉語通消息。別有溫柔描不得。巧諛新諧倍有情。穠歌豔舞

都無色。由來此戲五方同。不及京師技最工。此輩亦須官樣好。馬伶無怪客嚴公。

管杏花

史文靖公館課庶常。以春日即事命題管水初。一清詩中一聯云。兩三點雨逢寒食。廿四番風到杏花。史公擊節人因呼之曰管杏花。

鐵馬

簷鐵曰鐵馬。向不解馬字之義。偶閱唐馮贛南部烟花記。臨池觀竹既枯后。每思其響。帝為作薄玉龍數十片。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星

以縷綫懸于簷外。夜中因風相擊。聽之與竹無異。民間效之。不敢用龍以什駿代。故曰馬也。

家書署姓

山舟學士嘗見諸城劉文清相國與其父文正公家書。末署款云。男劉墉百拜。趙味辛。司馬曾見明王文成與父太宰公書。名上亦書姓蓋。當時風尚使然。今若效之。便譁然矣。

馬鬮子

今人以皮為交牀。名馬鬮子。官長多以自隨。以便于取。

挈也按唐明皇作逍遙座遠行攜之如摺疊倚蓋卽此物之權輿乎

陽明之學

王文成公功業彪炳卓然爲一代之冠惟以良知揭天下稍累高明而議者極意詆訶至謂有明之天下不亡于流賊而亡于陽明是何言歟黃梨洲云今之敢于罵象山陽明者以晦翁爲之主是猶豪奴之慢賓客獬犬之逐行人斯言真刻酷矣

笙磬同音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罌

沈无咎字子慕烏程人少工詩性疎傲嘗以鬻魚爲業所居有漁莊畝許得魚則跣足入市所需值不二言又善結綵珠爲燈狹燈赴廣陵求售一日過某商門商素聞其名還其燈以白金一鎰爲贈无咎大怒委金子地曰若較買值吾不怪牧豬奴何知而令我受腥羶物耶毀其燈不顧而去客武進一時士夫多與之交其詩名夢花集女子湯朝武進呂氏侍兒也字蕉雲亦能詩見无咎詩而好之因題四律以示无咎遂聘爲妻於是朝詩益進遂以所酬唱者合刻之名曰笙磬同音

活孟子

明陳白沙以學爲粵倡其學一宗濂洛姜進士麟者始見白沙曰吾聞人多矣如陳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始非人也人問之輒曰活孟子活孟子云白沙初應聘至省觀者數千萬人圖其貌者以百數計市井婦孺皆稱爲陳道統入京授翰林院簡討以養母還山不仕

憲廟升遐哀詔至先生賦詩云三旬白布裹烏紗六載

君恩許臥家家居嘗戴玉臺巾玉臺山名巾象之也扶青玉杖插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罌

花帽簷往來山水之間有詩云惟有白頭溪裏影至今猶帶玉臺巾又云拄地撐天吾亦有一莖青玉過眉長又云兩鬢馨香齊插了賽蘭花閒木犀花其風流如此白沙弟子百餘人以林緝熙光爲最白沙歿後湛文簡露祀之於衡山嶽麓精舍其後文簡卒因以配享焉

不倒翁

趙雲松觀察作不倒翁詩欲用黃胖春游四字而未得其對明日方浴忽憶白題胡舞真絕對也喜而一躍浴盆頓破

不能詩

世傳曾子固不能詩非不能也不過稍遜于文耳唐張道古名眼博學善古文讀書萬卷而不好為詩曾在張楚夢座上時久旱忽大雨眾賓詠之道古最後方成絕句曰亢陽今已久喜雨自雲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此則真不能詩者矣事見唐張鷟耳目記

六和塔

吾杭江干開化寺塔曰六和塔開寶三年智覺禪師延壽始于錢氏南果園開山建塔後廢宋紹興二十六年

兩般秋雨齋筆卷六

吳

僧智曇重建案四朝聞見錄衛涇字清叔自僉模奉召而不入國門翱翔于江上六合塔又宋藝圃集李沆有六合塔詩然則和者合之轉音今北人口音呼合如和字俗傳六和塔係元僧楊璉真伽哀宋陵骨而成實非也哀骨之塔曰鎮南塔俗呼一瓶塔又曰白塔吳僧白塔寺詩所謂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即此是也案清江集穆陵行云江頭白塔今不見則鎮南塔自明初已剝去之矣又江月松風集白塔詩宋宮傳自唐朝寺白塔崔嵬寢殿前則在大內是又一白塔也

姬姜被難

宋共姬待姆不至而死于火楚貞姜待符不至而死于水婦人之義守禮大於避害二夫人之事相同皆能人之所難能者也後之議者謂其知守經而不知達權誤矣

名之顯晦不同

郭翼雪履齋筆記張俊有愛姬張穠乃錢唐妓頗涉書史拓臯之役俊發書囑以家事姬引霍去病趙雲以堅其心俊以其書繳奏上親書獎諭張韓皆中興名將皆

兩般秋雨齋筆卷六

吳

有奇女子又皆出微賤亦奇矣施彥執北窗炙輶錢唐兩處士林和靖居孤山徐沖海居萬松嶺夾湖相望徐之孫恂猶守故廬語人曰先祖有言子孫世世勿離錢唐永無兵燹先生名爽賜號沖海今人但知林和靖而不及沖海盛稱梁紅玉而不及張穠亦有幸有不幸也

王墳豆

九曜山下有隙地焉相傳是明昌化伯邵林墓域林為孝惠太后之父舊稱邵皇親墳杭人譌為邵王墳其地產蠶豆甚佳俗呼王墳豆此可與東陵瓜同作邵氏典

故

鷓鴣米

漁洋山人居易錄弋陽汪少宰偉赴一中官請設飯止半盃而香滑異常問米所從出云四川以歲例進貢者米生于鷓鴣尾尾止二粒取出放去來年則更取之其事甚異先伯祖諫庵先生有鷓鴣米歌云鷓鴣鷓鴣吾問爾爾何不學雄雞自斷尾胡為苦喚行不得猶護尾中二粒米鷓鴣向我鳴鉤輒請對以臆知是不白鷺縲青鳳裘鶴擎翠翎雄雉頭徵取羽毛助文采山林搜捕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聖

遭危殆可憐更有觸網羅燔炙煎烹調鼎彝豈若米自尾中生不勞播穀頻催耕各以兩粒充

玉食香淨突過長腰秬但使年年來去無羈縛子尾脩脩子亦樂

諱

書傳之論諱然亦有不可通者先伯祖有與盧抱經學士論諱書及書諱辯後二篇極賅博精核爰敬錄之書云伴來辱書是前月十日所發毘陵至杭僅六百里奚遲滯如此承示古人生不辟名卒哭乃諱引據精核先

生之論詳矣然竊有疑焉即以天子諸侯言之周襄王

名鄭而不問鄭國改封魯廢具敖二山而有公孫敖衛襄公名惡而其後有大夫齊惡何以不諱齊有昭公而其兄孝公名昭宋有成公其孫平公名成舉諡則犯名諱名則廢諡宜何如諱且有子孫與其先世同名者高圉之父名辟方而孝王名辟方厲王名胡而僖王名胡晉惠公名夷吾而靈公名夷皋鄭武公名掘突而厲公名突蔡文侯名申而昭侯名申杞桓公名姑容而文公名益姑莒渠邱公名朱而犁比公名買朱鉏若夫武王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聖

一代之宗也而衛有公叔發鄭有公子發伯禽不祧之君也而有柳下惠展禽茲輿期莒之祖也而後世有茲平公及展輿庚輿季勝趙之祖也而春秋有趙勝戰國有公子勝平原君亦名勝陳完田齊之始祖也而陳成子有兄曰完凡此豈得援舍故諱新之例以為詞耶又有以祖父之名為氏如杜世族譜鄭氏族畧所載者則祖宗之名世世不可復諱亦不必入門而問矣是皆愚昧所未解願先生再誨之書後云舊唐書譏退之諱辨紕謬豈以李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耶王觀國

學林引唐人康駢劇談錄曰元微之以明經擢第願結
交李賀執贄造門賀覽刺不荅微之慙憤而退後登要
路因指賀祖名進不合應進士舉遂致輾軻乃知毀賀
者微之也惟稱祖諱進與言父晉肅異然退之頗有誤
處史記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通裴氏集解謂車通避
漢武帝則不諱轍之說恐非杜上聲度去聲杜度二字
不同音杜度見晉書衛恆傳非杜操字伯度者也治天下之治平聲非去聲
且犯高宗正諱卽憲宗時高廟已祧不諱而諱辨中似
不宜見此字曾子父名點不名皙字文化及逆黨孟秉

兩般秋雨齋筆卷六

史

隋書煬帝紀唐書竇建德傳並作孟景以秉與昞同音
而改之李林甫上御定月令表璿璣玉衡以璣與基同
音而改之則不諱泚勢秉機之語殊未盡然蓋唐俗重
諱自天子迄士大夫家雖二名嫌名亦避之其弊至于
父名樂終身不聽絲竹不游嵩岱父名石平生不用石
器遇石不踐退之此辨殆借以諷世歟至周密齊東野
語引諱辨云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
修短之目不聞爲布帛爲布皓腎腸爲腎修今文無之
此乃顏氏家訓風操篇語弁陽老人誤以爲韓文也

解經可噱

羣儒羽翼經傳而閒有極可笑者桓六年經書實來杜
註謂承上五年冬州公如曹故曰實來此解原屬牽強
蓋從闕文之說爲是而家氏鉉翁引子皮實來鞏伯實
來爲證以爲天王使人下聘毋論聖人不作此度詞隱
語且作經未成而反引未來之傳以爲註解有是理乎
襄二年葬小君齊姜九年葬小君穆姜左氏以齊姜爲
成公夫人穆姜爲宣公夫人傳文甚明公羊獨疑其詞
曰齊姜與穆姜則未知其爲成夫人歟宣夫人歟而何

兩般秋雨齋筆卷六

辛

休直以齊姜爲宣夫人疏申之云何氏以齊姜先薨多
是姑穆姜後卒理宜爲婦夫姑後婦歿婦先姑逝亦修
短之數有何定例耶此二段解經殊屬可笑又魯定公
母不書薨遂引仙傳以爲服五加皮致不死羊舌大夫
以盜獻羊埋頭事發掘舌爲證因而得姓可謂不經之
談

封神傳

封神演義一書可謂誕且妄矣然亦有所本舊唐書禮
樂志引六韜云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

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
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案五車二馬
乃四海之神祝融句芒顓頊蓐收河伯風伯雨師也又
史記封禪書入神將太公以來作之則俗傳不盡誣矣
今凡人家門戶上多貼姜太公在此諸神迴避亦由此
也

眞字

十三經無眞字蓋正字卽古眞字也正鵠正月雨無正
皆現今廣東各藝招牌如教識正銀正山水皆不作眞
字尚有古風又經書中假字皆作假借解皆眞假二字
古悉用誠僞也

書卒異詞

凡人死曰卒曰歿曰疾終曰溘逝曰厭世曰棄養曰長
逝曰捐館舍此夫人知之也又曰棄堂帳顏魯公徐府
君神道碑夫人春秋六十有八棄堂帳于相州之安陽
又曰啓手足獨孤及獨孤公夫人韋氏墓誌啓手足之
日長幼號咷權德輿杜岐公誌銘十一月辛啓手足京
師安仁里梁肅皇甫縣尉誌銘啓手足於嘉興縣私第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至

宋李宗諤石保吉碑啓手足於豐義坊之私第又曰隱
化陳子昂爲其父元敬誌銘隱化于私宮又曰遷神柳
宗元崔敬誌銘遷神于舟又道士卒曰解駕見唐許長
史舊館壇碑曰遁化見顏魯公李元靖先生碑尼卒曰
遷神見李志陳唐興聖尼法澄銘曰遷化見唐宣化寺
尼見行瑜銘曰捨壽見唐濟度寺尼法願誌銘僧卒曰
遷形亦曰遷化見唐道安禪師塔記及僧維新等經幢
曰示滅見劉禹錫牛頭山融大師新捨記

徒法無益

周書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飲
酒之禁何至其嚴如此蓋其時朝歌化紂之俗酗酒太
甚故特設厲禁以止之所謂刑亂國用重法也明洪武
初定例凡吸烟者殺無赦烟草本出于外域可見當日
亦以此爲醜毒故立法如此之峻而今則人易葉而戶
杭奇矣竊謂鴉片之禁近日愈嚴而行愈廣余謂不及
十年必至人人吸之如水菸旱菰而後止地日產其戕
生之物而天亦不能不傷其好生之心哀哉

孔子刪詩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至

阮亭司寇池北偶談謂孔子正樂而並未刪詩其論云
論語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家語對哀公問
郊亦曰臣聞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知古詩本有三百
非孔氏手定也又左氏列國卿大夫燕饗賦詩率皆三
百篇中多在孔氏之前其非夫子刪定了然可見然其
說亦有未可盡通者如茅鴟河水新宮轡之柔矣等篇
獨非賦詩也乎今則全篇逸去其他素以為絢兮一句
唐棣之華四句見于論語兆云詢多二句周道挺挺四
句祈招之悒悒六句見于左傳昔吾有先正五句見于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蓋

小戴記緇衣篇魚在在藻六句見于大戴記用兵篇國
有大命三句見于荀子臣道篇至南陔等六篇有笙無
詞狸首亦然則謂三百篇外絕無刪動亦未見其允當
大約或篇或章均係舊逸而單詞駢句尚錯雜于簡端
孔子定詩時則竟刪去以成三百五篇完好之作亦述
而不作之意也如謂古詩三千而刪存止于三百則馬
遷傳聞之誤前人辨之詳矣其說殊不足信惟墨子公
益篇有云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諸
子之說固不足盡信然鑿鑿言之不知即此三百篇耶

抑別有所謂三百者耶

磨蚤

禮器不磨蚤舊注訓磨為快謂祭不以蚤為快也其說
殊屬晦澀杭堇浦太史世駿續禮記集說引歸安鄭氏
曰此言臨祭之時極其誠敬不敢指磨不敢搔爬所謂
手容恭也蚤與搔古字通耳似較舊說于義為長

韓公帕蘇公笠

廣東潮州婦女出行則以阜布丈餘蒙頭自首以下雙
垂至膝時或兩手翕張其布以視人狀甚可怖名曰文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蓋

公帕昌黎遺製也惠州嘉應婦女多戴笠笠周圍綴以
綢帛以遮風日名曰蘇公笠眉山遺製也二物甚韻

毛詩酒令

向在友人家小飲行一酒令須四言毛詩二句合成一
花要並頭並蒂連理如宜爾子孫男子之祥隱宜男此
並頭花也駕彼四牡顏如渥丹隱牡丹此並蒂花也不
以其長春日遲遲隱長春此連理花也此令甚新

孟子始尊伊尹

孟子稱伊尹之任辨伊尹之志論伊尹之出處明伊尹

之見道統七篇之中屢屢言之而孔子口中絕未論及
形野之師桐宮之故事爲其初功罪俱難言之也聖人
之意深矣

水晶

古人之言有未可盡信者格古要論及劉貢父俱云水
晶爲千年老冰然此物出于廣東潮州潮州烏得有冰
且有黃晶紫晶綠晶茶晶墨晶髮晶之別其非冰也明
矣考鐵圍山叢談載政和閒伊陽太和山崩裂出水晶
則是石中所產無疑。又案劉貢父與一弁員同座偶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妻

言及水晶係是何物貢父曰不過多年老冰耳冰兵同
音蓋戲語也本不可以爲據

市井食單

猪耳朵名曰俏冤家猪大腸名曰佛扒牆皆蘇人市井
食單名色

殿寺新名

殿名多取堂皇冠冕字樣而光武洛陽有卻飛殿見七
修類稿寺名多取安禪祈福字樣而蜀中成都有相思
寺見香祖筆記

念珠鐘磬

念珠名牟尼珠庶物異名疏梵語鉢塞此名數珠乃引
接下根牽果修業之具也瓦釜漫記念珠凡一百零八
枚蓋取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準一歲之義其曰
天罡地煞者荒唐之言也鐘聲一百零八下者亦取此
義而擊之法各處小有不同杭州歌云前發三十六後
發三十六中發三十六聲急通共一百八聲息紹興歌
云緊十八慢十八六徧湊成一百八台州歌云前擊七
後擊八中間十八徐徐發更兼臨後擊三聲三通其成
一百八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妻

和尚破葷

人餽得心大師雞子若干枚師大吞咽作偈曰混沌乾
坤一殼包也無皮骨也無毛老僧帶爾西天去免在人
閒受一刀是大慈悲大解脫張獻忠攻渝見破山和尚
強之食肉師曰公不屠城我便開戒獻忠允之師乃食
肉說偈曰酒肉穿腸過佛在當中坐是大功德大作用
若唐僧人某但願鵝生四腳驚著兩裙人以爲俊語又
某僧劈伽藍作薪煮狗肉有句云狗肉鍋中還未爛伽

藍再取一尊來人以為灑脫余謂此不但魔道直是餓鬼道畜生道矣

任翼聖

任翼聖憲副 啓運 九歲讀孟子終飲泣不食乃祖問其

故曰豈有讀然而無有乎爾二語而不悲者乎後晚年學易研思極慮忽神遊乾坤圖內身如委蛻一霎八卦劃然開朗始甦蓋如臥如死者已旬有七日矣奇哉見震澤任心齋 光麟 有竹齋集

武弁臨終詩

兩般秋雨盦筆卷六

老

明杭吳東昇武弁也年八十卒臨終詩曰囑咐兒孫送我終衣衾棺槨莫豐隆停喪只好經旬外出殯須行徑路中念我行藏無大過請僧超度有何功掘坑埋了平生事休信山家吉與凶杭人奢于喪而緩于葬者當奉此詩為玉圭金臬

膽異

諸物之膽皆附肝不動蚺蛇之膽隨日而轉分上中下三旬熊膽隨時而轉分春夏秋冬象膽隨月而轉分十二建蓋象具十二肖肉如正月建寅膽在其虎肉是也

聚珍版

沈存中云慶曆中有畢昇為活字版用膠泥燒成武英殿聚珍版自易銅為木之後近聞亦多散失頃廣東新製活字版一付以黃楊堅木為之現已有二萬餘字隨時增益大約至五六萬字可以足用吳石華 蘭修 曾勉士 釗 兩學博儀墨農孝廉 克冲 主司其事將來可成一鉅觀也

優劇

宋時大內中許優伶以時事入科諱藉為戲笑蓋兼以

兩般秋雨盦筆卷六

老

廣察輿情也秦檜當國和議既成無迎還二聖意又檜一日于朝堂假寐誤墜其中都察院吳某立置曲柄荷葉托首安于椅後遂名曰太師椅有二優因戲于上前一人捧太師椅安排坐位一人盛服緩步而出耳後帶大金鐙二垂至前肩一人問曰汝所帶是何物曰此名二勝鐙一人直前將雙鐙擲諸其背口汝但坐太師交椅受用足矣二勝之鐙丟之腦後可也韓侂胄當國恃功妄作諸事皆矯旨行之偶值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之事政如客人賣傘不油裏面史彌遠當國威福日

盛凡有夤緣者必奔走其門一日伶人于上前演劇一人扮顏夫子喟然而嘆子貢在旁曰子何憂之深也顏子曰夫子之道仰彌高鑽彌堅未知何日望見是以嘆耳子貢曰子誤矣今日之事鑽彌堅何益只須鑽彌遠足矣余謂伶人之慧心壯膽固屬可嘉而諸帝之側聞諫諫如瞶如聾何也

鮮魚生蔥

東坡仇池筆記以徐問真啖鮮魚生蔥為異人古人蓋未知食鮮之說所謂鮮者特乾魚片子耳今則南中以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堯

鮮鮓為佳品矣至生蔥之味美實過于熟蔥北方人人啖之南人亦十有五六尤不足奇也

戴記

讀禮記刪喪服本無此法必不得已檀弓三年問二篇不可刪也

富貴詩

作富貴詩而用金玉珠璣字樣此大忌也宋李旣方句云書標卷數金泥字樹記花名玉篆牌寒乞之相反令人不可耐

三十而立

一夕話載三十而立破題云兩個十五之年雖有倚杖而不坐焉又釵釧記傳奇中亦有此科諱而不知確有此典也北夢瑣言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麤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甚耻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為政篇明日謂諸從政曰僕近知古人淳樸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無不絕倒但不知此公善悟別具會心抑孝廉口授時即出此秘解也

三陣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六

李

員半千本名餘慶師王義方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遂改名半千初應六科舉授武陟尉又應岳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半千越次對曰臣觀載籍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也地陣山川向背也人陣偏伍彌縫也以臣見則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利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織得地利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去此三者其何以戰高宗深加嗟賞對策上第見唐劉肅大唐新語愚謂此數語不但詞理

正大兼有以消其握奇逞譎之謀而動其休養仁愛之念也

急急如律令

急急如律令道家敕語也解之者曰律令雷部之獸其行最速故以為比然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一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得車騎將軍幕府文書上郡屬國都尉二千石守丞廷義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發夫討畔羌急急如律令馬四十四匹驢二百頭給內侍云云此檄梁師成得之以入石然則急急如律令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奎

乃漢之公移常語張天師漢人故沿用五字道家得其祖述耳

逼人太甚

卿宗與崔杼遠近如明公之于陳恒天生此一對篡賊卿宗與蕭何遠近如明公之于曹參天生此同時相國此不過一時相諶之詞耳若陸機入朝盧志問曰陸遜陸抗於君遠近機云如君子盧毓盧珪此則逼人太甚矣宜其賈禍也南史王儉傳政府見一選人姓譚戲曰齊侯滅譚那得有卿對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可謂捷

給矣

燒尾宴

燒尾之義向但知鯉魚將化龍過龍門惟尾不化天火自後燒之乃成龍去又一說云燒尾者虎豹化人惟尾不化必以火燒之乃成人見葉夢得石林燕語二說不同又燒尾宴唐書大臣拜官獻食于天子名曰燒尾宴而小說所載乃云凡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置酒饌音樂讌之名曰燒尾宴二說亦不同

輓聯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奎

輓聯不知起于何時古但有輓詞而已即或有膾炙二句者亦其項腹聯耳石林燕語載韓康公得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人後為相四遷皆在熙寧中蘇子容輓云三登慶曆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中此則的是輓聯之體矣

硬記

小兒讀書勉強背誦名曰硬記亦可謂之熟記見葉夢得避暑錄話

縮骨癆

葛秋生姑丈以病瘵卒身首漸小醫者云此名縮骨瘵其病罕聞按宋彭乘墨客揮犀載呂縉叔以知制誥知穎州忽得疾但縮小臨終僅如小兒此其是歟

燒香

尚書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又柴望大告武成柴雖祭名攷之禮焚柴泰壇周禮升煙燔牲首則是祭前燔柴升烟皆是求神定儀初無所謂燒香之說也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近人崇什氏多好用香蓋西方出香什氏動輒焚香以示潔淨道家亦然今人祀社稷祭夫子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奎

于迎神之後奠幣之前行三上香禮郡邑或有之朝廷則無是宋時猶存古制也今則又不然矣

王荆公

公久居樞要有諫官言公宅枕乾剛貌類藝祖公上疏請罪云宅枕乾剛乃朝廷所賜貌類藝祖乃父母所生仁廟嘉納此官直是沒得說夫安石弊政何不可劾而乃言及此耶

蔑

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惠棟春秋左傳補注云蔑

本姑蔑定十二年敗諸姑蔑是也隱公名息姑當時史官爲之諱猶定公名宋哀廿四年傳孝惠娶于商不云宋也古人舍故諱新故哀爲定諱定不爲隱諱汲郡古文云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魏史不爲魯諱則此爲隱諱明矣愚按此說不然諱有改文而無刪文況爲地名尤無筆削之理且歷考春秋莊公名同而十六年書同盟于幽二十七年書同盟于幽僖公名申而五年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七年書鄭殺其大夫申侯十六年書戊申隕石于宋五壬申公子季友卒丙申鄆季姬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奎

卒二十一年書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二十八年書壬申公朝于王所成公名黑肱而十年書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襄公名午而六年書壬午杞伯姑容卒十年書甲午遂滅偃陽十七年書庚午邾子貜卒十八年書楚公子午帥師伐鄭二十六年書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壬午許男甯卒于楚二十九年書庚午衛侯衎卒三十年書甲午宋災定公名宋而元年書晉人執宋仲幾四年書公會劉子晉侯宋公某某于召陵六年書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十年書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奔

陳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十四年書衛趙陽出奔宋齊侯宋公會于洮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十五年書鄭罕達帥師伐宋俱直書不諱何獨于隱而異之若云隱為首公亦諱始祖之意則紀載之文宜歸一例閔元年書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襄六年杞伯姑容卒昭六年杞伯益姑卒哀三年齊國夏石曼姑帥師侵我何又不諱也杜注云蔑姑蔑一地而二名何必更為穿鑿耶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奎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七

古今人比擬

陳三元

思歸詩

土司妻

太白小像

義髻

重拜花燭

振振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七

祁陽竹枝詞

醋溜魚

徐聞縣

三垂岡

出關詩

黑蜨

桃源詩

下第詩

太太



詩中之時

夫已氏

大連少連

珠江竹枝詞

瞽人填詞

羊腎羹

參商

土炕

余椒雲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七

王

閔子弟

青

文字

平山堂

江西

五大夫

嶽廟對

武廟對

侍郎林

親戚

餞優詩

撕

賊禿

老

荅

烈皇慘訣

一壯

四壬子圖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七

王

名姓之誤

先臣先妾

顏子

大明湖趵突泉

先大父夫庵公傳

雌雄牝牡

點心

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序班詩

象膽獺肝

左右

者這

制義礙詩

西域詩

行狀

履歷

阮亭司寇對聯

名字之妄

兩般秋雨齋隨筆目七

四

謙語成讖

相士

相門對

毛西河

僧道

侯元經

賭空

絕命詞

金烏玉兔

爺爺

趙秋谷

十萬卷樓

三字獄

文幕酒

挂冠

詩占身分

藥別名

圓夢

兩般秋雨齋隨筆目七

五

懷羸

葡萄

頭

檳榔

文士淺陋

林撫軍奏疏

東周

斫

破瓜

口呆

偷書官兒

明左藏

避諱

公牘

隋唐演義

言可樵

父母稱呼

殺人

兩般秋雨齋隨筆目七

六

函丈方丈

無稽之談

佛誕

紙褥

女媧

敗子

達語不可為訓

銀槎

定風螺蜈蚣劍

耳誦

櫻桃青衣

聖穀篇語

楊認庵

米價

東坡行二

測字

朝鮮詩

驚燕

兩般秋雨齋隨筆目七

七

賒抵折

詩魔

須臾

根懷詞

一丁

登毫絲忽

大太

題驛詩

稱名

命名雙聲疊韻

四書令

晉文公夢

宋孝宗

異才戾氣

大行

汲冢書

酒盧

化鶴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七

子呼公

酒價酒味

二形二聲

精靈

王介

互用典故

經語詼諧

安吉

卑之無甚高論

望帝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七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錢塘梁紹壬應來甫纂

古今人比擬

明穆文簡孔暉以鯨比王安石其論曰鯨名重安石亦名重鯨圮族安石亦圮族鯨湮汨安石亦湮汨鯨志在平水土而有害無利安石志在謀富庶而亦有害無利袁簡齋大令以劉後主比齊桓公其論曰桓公庸主也禪亦庸主也然桓公雖嬖易牙豎刁等而獨信任管仲後主雖寵中官黃皓等而獨信任武侯卒不使二人為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羣小所撓也先伯祖諫庵公以周宣王比唐元宗論曰宣王之與元宗皆兩截人宣王中興元宗亦中興而末路則皆不振宣王車攻以下皆頌揚之詩祈父以下皆諷刺之作元宗開元以前姚宋相而治天寶以後楊李相而亂蓋有英武之才以翫其始而無沈厚之德以持其終也此等比擬俱極貼切

陳三元

桂林相國陳文恭公世居橫山邨築培遠堂嘉慶丙子相第不戒于火五世孫詰臣守欽癸酉解元嘗夢狀元

名繼昌遂改名以庚辰領會狀年甫三十前明正德二

年有雲南按察司副使包裕遊還珠岩詩刻云岩中石

合狀元徵此語分明自昔聞巢鳳山鍾王世則飛鸞峰

毓趙觀文應知奎聚開昌運會見臚傳現慶雲天子聖

神賢詰出廟廊繼步策華勳後四句陳公名字悉見亦

一奇也相傳伏波岩下有石如砒向離岩二尺許識云

岩連石出狀元近則竟相連矣狀元夫人為李侍郎宗

女姪李寄詩云矯矯文恭五世孫南交科第奪中原

三頭掌故今雙絕千佛名經有幾尊獨秀高擎天極柱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二

一枝青出桂林邨相期位業齊王宋培遠貽謀屬相門

臚傳大宋已更名世美家聲叶鳳鳴剛道珠岩浮柱合

又傳石刻滿城驚七千里外荒真破三百年前識早成

聖代得人方其慶肯教溫飽負生平剝復天心未易量

祝融蕩掃亦嘉祥重新上界神仙府依舊平泉宰相莊

人羨唐夫年始壯我懷君子澤彌長泥金漫說門楣喜

白叟黃童盡若狂先是廣西貢院前大樓久圮形家謂

宜改建甫落成而陳遂捷三元制軍阮宮保詩云文運

原因天運開一枝真自桂林來

聖朝得士三元盛。賢相傳家五世才。史奏慶雲合名字。人占佳氣說樓臺。若從師友掄魁門。下門生已六回。注近科狀元吳信中。洪瑩蔣立鏞。吳其濬陳沆及陳繼昌。皆予門生。門下之門生也。陳會試卷在第一房。王楷堂比部。延紹所薦薦之夜。總裁黃左田宗伯。鐵夢有人持阮元名帖來拜。及定元竟以廣西卷書榜。知得兩元。大司農盧南石先生謂黃曰。夢合矣。楷堂札述其備細。于阮宮保宮保答詩云。第一房中蓉鏡開。薦賢我亦夢中來。事從天定必成瑞。喜入人心真是才。魁首早知掄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三

桂嶺姓名端。合借雲臺憑。君入格非常。事應有朱衣。暗裏回真一。則玉堂佳話也。

思歸詩

方坦庵宮詹詩云。老妻書至勸歸家。為數鄉園樂事賒。彭澤鯉魚無錫酒。宣州栗子霍山茶。牽蘿已補牀頭漏。扁豆猶開屋角花。舊布衣裳新米粥。為誰畱滯在天涯。可想見其性情之恬逸矣。

土司妻

廣西雲貴多有土司。雖有降罰處分例。不革職其廢弛

不法者

奏革後擇其子襲之。故俗謂土司曰鐵紗帽。土官娶妻以五色瓔珞盛印為聘。過門時乃懸之。項下謂之挂印。夫人娶後印即掌于其妻。呼為護印。夫人築高樓以居。之日印樓。民間稅契者。例價千錢之外。另折錢一百五十文。名印色錢。即護印夫人之花粉錢也。

太白小像

通州齊春帆進士。元發官崖州牧。封翁星垣先生迎養在署。襟懷坦蕩。嘗遊骨董市。得竹刻李太白小像。以龕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四

供之旁。鐫小楷一聯云。謝宣城何許人。只江上五言詩。令先生低首。韓荆州差解事。放階前盈尺地。讓國士揚眉。可謂風雅好事者矣。

義髻

天寶末童謠云。義髻拋河內。黃髮逐水流。因貴妃以假髻作首飾。而好服黃髮。故也。見太真外傳。假髻曰義髻。二字甚新。

重拜花燭

馮潛齋先生。成修廣東人。幼牧牛。夢有持扇為障日者。

扇上有貴州學政四字因奮志讀書年三十四始遊庠
逾年登賢書聯捷點庶常改部曹典蜀試又典閩試得
藍生彩元作解首先是爲王安國尚書典試所賞必欲
中元因與正主試不合爭之不得尚書曰姑置之此人
不中元吾不信也閱二十年果發解尚書喜極而藍老
矣先生嗣出貴州學差果符夢兆旋罷歸好論文有馮
八股之目年九十餘始卒乾隆壬寅入表與夫人同庚
康健無恙屆結禱周甲之期親友門生駢集稱慶重行
花燭交拜之禮自署其門云子未必肖孫未必賢屢忝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五

科名只爲老年娛晚景夫豈能剛妻豈能順重燒花燭
幸邀天眷錫遐齡至乾隆壬子重赴鹿鳴洵美談也

振振

螽斯振振兮振振多也麟趾振振公子振振仁厚也殷
其雷振振君子振振信實也公羊葵邛之會桓公振振
然振振矜誇也左傳均服振振振盛也一字五解

祁陽竹枝詞

方秋白希文南海布衣也祁陽竹枝云鷓鴣塘下水生
波郎住塘西妾對河恨殺兩邊行不得斷腸聲裏喚哥

哥風致絕佳

醋溜魚

西湖醋溜魚相傳是宋五嫂遺製近則工料簡濇直不
見其佳處然名留刀七四遠皆知番禺方橡坪孝廉恒
泰西湖詞云小泊湖邊五柳居當筵舉網得鮮魚味酸
最愛銀刀鱸河鯉河魴總不如讀此詩覺此魚頓然生
色甚矣文人之筆足以移情也

徐聞縣

雷州徐聞縣其始縣城逼近海墻每潮汎洶湧聞者震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六

恐後徙築縣城居民喜曰海邊潮至庶徐徐聞乎因改
名徐聞縣方橡坪曰取對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可謂
巧對

三垂岡

烏程嚴松齡進士遂成著海珊詩鈔三垂岡云英雄立
馬起沙陀柰此朱梁跋扈何隻手難扶唐社稷連城且
擁晉山河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蕭瑟三
垂岡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格高調響逼近唐音集中
風通花氣全歸枕月轉樓陰倒入池鷓盤大漠寒無影

冰裂黃河夜有聲。涼笛生於無月夜。曉鶯嘯及未花天。皆可傳之句也。

出關詩

山海關詩不難于雄壯悲涼而難于工穩熨貼長白貴。夢奠侍郎慶句云羣山盡作窺邊勢。大海能銷出塞聲。筆力健舉又某公謫戍出關詩云馬後桃花馬前雪。教人那得不回頭。淒涼之語出以蘊藉之筆更佳。

黑蜨

熱河東砂石坂地產黑蜨大者五六寸土人呼為黑蛾。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七

蒙古人呼為額爾伯克伊

桃源詩

福建莆田黃桐石著戰古堂詩桃源云草木自生無稅地。子孫長讀未燒書。極新穎。

下第詩

下第詩忌牢騷怒罵趙甌北先生壬申下第三首之一云也。知得失等鴻毛。舍此將何術改操。親老河難人壽。俟時清星敢少微高。長鳴棧馬還思豆。未解庖牛忍善刀。回首短檠殘燭在。搬薑自笑鼠徒勞。和平中正宜其

撥巍科享盛名。臻耆耇也。

太太

漢哀帝尊祖母定陶恭王太后傅氏為帝太太。後又尊為皇太太。后此婦人稱太太之始也。古者婦人稱太最重。故列侯夫人非子復為列侯不得稱太夫人。見漢書文帝紀。注今則無貴賤皆稱太太矣。太太二字未有入詩者。近廣東某洋商黃埔竹枝詞云。丈量看到中艙。貨太太今年稅較多。初不知所謂。後閱粵海關報稅單。開載某船太太一十二名。該稅九十六元之數。始知外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八

夷因中國婦人尊稱太太。故帶來夷婦皆呼太太以示矜貴也。

詩中之時

美酒飲教微醉後。好看及半開時。此不可或失之時也。絕頂樓臺人散候。滿場袍笏戲闌時。此無可奈何之時也。

夫已氏

左文十六年傳曰夫已氏。餘杭邵學士晉涵解云桓公丙嬖如夫人者六人。懿公母密姬位次在六。故以甲乙

之數名之適當已字然以傳攷之密姬第五非第六也
不若亭林顧氏引彼已之子作證為確

大連少連

二人見于戴記少連又見論語他無考焉德清嚴九能
元照曾購日本所刻七經孟子攷文補遺一書前列物
茂卿序其圖記有大連苗裔四字知賢澤之流傳久而
遠矣

珠江竹枝詞

李環浦珠新會人著珠江竹枝二十首錄其四云古墓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九

為田長素馨素馨斜外草青青採茶人唱花田曲舟泊
橋邊隔樹聽夢回斜日透窗紗新試盤頭顧渚茶岍上
不如船上樂青山綠水是兒家船泊沙頭莫便開卯潮
纔退午潮來請看魚藻門前水流到滬洲也卻回黃木
灣深粉蝶飛白鷺潭漲錦鱗肥今朝正好遊花埭玫瑰
花開夾紫薇

瞽人填詞

陳孟周瞽人也聞鄭板橋填詞問其調為誦太白菩薩
蠻憶秦娥二闕不數日即填憶秦娥詞光陰瀉春風記

得花開夜花開夜明珠雙贈相逢未嫁舊時明月如鉤
挂只今提起心還怕心還怕漏聲初定玉樓人下

羊腎羹

彭文勤跋龍洲道人集云龍洲常在辛稼軒席上賦羊
腎羹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胃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
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詩甚風趣按羊腎羹可對牛
心炙

參商

不睦曰參商按左傳遷闕伯于商邛遷實沈于大夏一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十

主辰星一主參星參辰乃星名夏商乃地名也故法言
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蘇武詩云昔為鴛鴦今為
參與辰後人有用參商者蓋錯舉之以成文耳

土炕

北人以土為牀而空其下以置火名之曰炕古無其製
左傳寺人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新序宛春謂衛靈
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與隅有竈漢書蘇武傳鑿地為
坎置燼火是皆近之而非也舊唐書遼東高麗傳冬月
皆作長坑下然燼火以取暖此則土炕之始但炕作坑

字耳

余椒雲

余椒雲司馬瀚山陰人官廣東由縣丞歷知縣有吏才

好談詩即事云平生心力半消磨無限烟雲眼底過昨夜月明今夜雨來宵情事更如何宦海升沈人情冷暖蓋有慨乎其言之

閔子弟

閔子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二子何人經傳罕見有人至山東謁閔子祠見正像傍立二主乃閔子兩弟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七

也一名蒙一名革家廟所奉必有可據況以卦命名尤不謬也

青

青與黑殊色今北人往往謂黑為青紫戴記郊特性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此蓋青字之所昉又禹貢厥土青黎王肅云青黑色

文字

古人言文不言字左傳于文止戈為武故文反正為乏於文皿蟲為蠱又有文在其手及論語史闕文中庸書

同文並不言字也周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詩牛羊

腓字之左傳其僚無子使字敬叔皆訓為乳書康誥于

父不能字厥子左傳樂王鮒字而敬孟子以大字小者

亦取愛養之義惟儀禮士冠禮賓字之禮記曲禮冠而

字笄而字郊特性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與文字之義稍

近然卒不以文為字也以文為字始于秦始皇瑯琊臺

石刻曰同書文字說文序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

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周禮外史掌

達書名于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日字儀禮聘禮注云名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七

書文也今謂之字則字之名由秦而立自漢而顯也三代以上言音不言韻禹約出音降而為韻矣李斯程邈周禹沈約

平山堂

揚州平山堂余曾兩遊第一次尚有園亭邱壑之勝然已大半傾頽二次則衰草斜陽愈增寥寂矣因憶陶篔

邨先生有由紅橋至平山堂三絕云遙聞天半起笙歌

面面雕空瞰碧波若計揚州二分月紅橋應占一分多

亞字牆圍萬柳條棗花簾北酒旗飄不教尺地清閒過

更遣長廊接畫橋。平山堂接古名藍。太守遺蹤仔細探。山色有無何處領。一簾煙雨望江南。想見當日文酒筵。歌之盛又平山堂。楹聯隔江諸山在此堂。下太守之飲與衆賓歡。伊墨卿太守秉綬所題也。

江西

江有南北而無東西。況豫省轄地並在江南西。何以稱焉。考六朝以前其稱江西者並在秦郡。今六歷陽今和廬江今廬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魏武帝紀進軍屯江西。吳主傳民轉相驚自廬江。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七

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桓伊傳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事昔之所謂江西。今之所謂江北也。故晉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淝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今則以饒洪吉諸州爲江西。是因唐貞觀十年分天下爲十道。其八曰江南。道開元二十年又分天下爲十五道。而江南爲東西二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稱江東江西耳。亦猶廣南東路廣南西路。今但稱廣東廣西也。

五大夫

秦封泰山松爲五大夫。桂未谷曰五大夫秦爵之第九級。史記曹參由七大夫遷五大夫是也。唐宋人詩云不羨五株封。又云堪笑五株喬。岳下肯將直節事。嬴秦誤以松之封大夫者五株。今泰山種五松立石曰五大夫。浴而弗察也。

嶽廟對

京師東嶽廟對云雲行雨施不崇朝而徧天下。理大物博。祖陽氣之發東方。汪文端公由敦所書句則趙甌北先生所撰也。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七

武廟對

西湖秋水觀祀武帝在岳忠武廟之左門對云德必有鄰。把臂呼岳家父子。忠能擇主。鼎足定漢室君臣。繆昌期手筆也。

侍郎林

曲阜城東有顏氏族葬之域。呼曰侍郎林。桂未谷曰侍郎者石楠之轉語也。引任昉述異記云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石楠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子手植之。木孔林植楷千載共云顏林樹石楠人罕知者。

親戚

史記宋世家箕子紂親戚也路史謂但言親戚則非諸父昆弟之稱而不知非也古人稱一家之人亦曰親戚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為孝此以親戚為父母也左僖二十四年傳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此以親戚為伯叔子弟也昭二十年傳棠君尚謂其弟員曰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此以親戚為父兄也戰國策蘇秦曰富貴則親戚畏懼此以親戚為妻嫂也

餞優詩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五

梁石癡樞順德人工畫而嬾于詩所識孔生拉往珠江花舫則與優兒餞優衡陽人依孔三載至是言旋或曰今日之酒不可無詩無則不許入席梁曰詩亦非難但論工不工耳余不工故不作今必欲強就子不我工亦不得入席因援筆立成四句曰昔自衡陽來今返衡陽去風送衡陽舟目斷衡陽樹于是眾睥眄而俱擱筆

撕

以手離物俗謂之撕撕即斯也說文斯析也釋詁斯離也詩陳風墓門有棘斧以斯之箋惟斧可以開析之然

此猶假物以為用者呂覽報更篇趙孟見桑下餓人與之脯一胸曰斯食之注斯析也此則以手離物之確證

賊禿

今人罵僧曰賊禿按梁荀濟表云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食淫之賊禿則此語六朝已有之

老

今人友朋相呼稱其姓而帶以老字者亦有所本白香山詩每被老元偷格律謂微之也試覓老劉看謂夢得也又有稱人字之一字而係以老者東坡詩曰老可能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六

為竹寫真謂文與可也

荅

古無荅字合即荅也釋詁合對也左宣二年傳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杜注合猶荅也叔牂言畢遂奔魯

烈皇慘訣

李自成陷京師上命傳皇太子二皇子至猶盛服入上曰此何時而不易服乎亟命持敝衣來上為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帶告之曰汝今日為太子明日為平人在

亂離中匿蹟藏名見年老者呼之以翁少者呼之以伯叔萬一得全報父母仇毋忘吾今日戒也見王譽昌崇禎宮詞注此語出自帝王之口沈痛極矣

一壯

醫人用艾一灼曰一壯向以爲一撞謂其墳起如撞物然而不知非也埤雅壯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壯者爲壯人當以此爲數準也其餘老弱羸病量力而減之耳

四王子圖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七

本朝方爾止畫四王子圖繪陶淵明杜子美白樂天自執詩卷請教蓋仿後漢趙邠卿也邠卿圖子產叔向晏嬰季札四人居賓位而自畫其像居主位皆模螽鑄島之濫觴耳

名姓之誤

齊將孫臏以刑爲名非真名也漢將黔布以刑爲姓非真姓也乃姓譜收黔爲姓而今武人有名孫再臏者可發一笑也

先臣先妾

人臣對君稱父曰先臣晏嬰辭齊景公更宅曰君之先臣容焉稱母可曰先妾戰國策匡章對齊威王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

顏子

高士傳顏回有郭外之田六十畝以供饘粥有郭內之圃六十畝以供絲麻若是則小康之家矣何至簞瓢陋巷不堪其憂耶其說殊不足信

大明湖趵突泉

二處皆濟南勝境劉少宣詠湖句云舟行著色屏風裏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八

人在迴文錦字中張雲莊詠泉詩云平地忽堆三尺雪四時長吼半空雷可想見兩地光景

先大父夬庵公傳

盧抱經學士所撰敬錄于此梁君處素名履繩余益友也善讀書既擷其精并正其誤與其兄曜北相礪錯一時有元方季方之目余老而衰漫思考訂羣書有所遺忘及錯誤君率爲余審定之兩君皆厚余其氣象曜北侃侃然君則閤閤然和易近人人尤樂親之曜北棄舉子業專精史記學乾隆戊申預行己酉科君舉浙江鄉

試人咸意其發名成業正未有涯也再試南宮不過歸途風日燥烈塵起漲天熱毒往往中人然抵家猶無恙也會葬其先考侍郎公在山閱月餘親程畚築之勞維謹瑩面富春江時當秋末江風射人作寒君自以素彊壯不為意然君之受病已深矣兩害俱發臥牀未幾即失音越日而客傳其逝余聞而驚訝往視之信為之失聲長慟悲夫廣我見聞者今少此一益友也嗚呼君生宦家家門鼎盛祖則大學士文莊公父則工部侍郎冲泉公伯祖編修設林公伯父余同年友山舟侍講設以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九

常人處之不為褻展風流則為裘馬清狂以游戲徵逐為事不復知有文字之樂者比比然矣君獨蕭然若寒士衣不求新出則徒步不以所能病人不以所不知媿人博學而孱守之故名不涉于愛憎之口自其曾大父谿父先生以來學問文章照耀海內代精入法得其片楮珍同琪璧君克自奮厲繼承家學其于眾經中尤精左氏傳蓋其舅氏元和陳君樹華著有春秋內外傳攷證君復彙輯諸家之說而折其衷臚為六門先以其成者示余余讀而善之其續纂者尙未竟也遺草具在檢

拾而加以整比將後之人是賴已君詩清新越俗有集若干卷嘗與其兄及所親合刻梅竹聯吟亦可見其崖略書法雖不名家然端謹不苟如其人且通說文下筆無俗字使老其材其成就烏能測其所至乃年僅四十有六而竟早世時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三日也在梁氏失一佳子弟在宇內少一讀書人則又不獨老人失一益友也哀哉君娶于曲阜孔氏孔氏多學人余友孔君繼汾為君之外舅以君處族黨間可以無愧色矣一子曰祖恩孫曰後王在長逝者或可無憾而未死者烏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十

能免于憾也余頽唐之筆不足為君重但為之志其略亦聊以抒余之哀而已

雌雄牝牡

雌雄屬禽牝牡屬獸然而雉鳴求牡牝雞司晨禽亦可言牝牡雄狐綏綏雌兔迷離獸亦可言雌雄至墨子非樂曰雄不耕稼稽樹藝雌不紡績織紉以男女為雌雄奇文也

點心

今以午前午後小食曰點心按唐書鄭僂為江淮畱後

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敎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此二字見紀載之始又宋帝謂某臣曰朕當為卿設點心

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俗諺豔稱富貴家有此二句人俱以為歌舞繁華景象而不知上句乃極冷淡語也寒食一節古無賞心樂事豪家俾畫作夜中宵酣戲比曉高眠客之至其門者見突虛竈冷頗有若寒食禁煙之象故以是比之也

序班詩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三

鴻臚寺序班一官皆考取大宛生員為之河閒紀象庭二尹曉嵐宗伯之少子嘗為此職有自嘲詩云秀才每自歎途窮一進鴻臚氣便雄金頂朝珠同太史蟒袍補褂僭王公螭頭告示雙行白門角封皮兩道紅更有待官儀注狠坐看道府打三躬

象膽獼肝

諺曰人心象膽世事獼肝象膽無定位十二月分屬徧體故以比人心言難見也獼肝凡十二析月腐一析則他一析更新循環歲更故以比世事言刻刻翻新也

左右

人道尚右以右為尊故尊文曰右文尊武曰右武莫能尚者曰無出其右重右也失謀曰左計異端曰左道降秩曰左遷卑左也然今之序官及位次則皆尚左矣

者這

者回者番者般者時者邊者箇者之為言此也今改作這字這乃魚戰切迎也郭忠愍佩觿集云以迎這之這為者回之者其順非有如此者

制義礙詩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三

不從制義入手者詩多不工前輩多論之者而工制義者又往往不工詩蓋魚熊本難兼美且一則妙索環中一則神遊象外其間固微有區別也袁簡齋先生曰老子云仁義者道德之遺廬也可一蹴而不可久處也其制義之謂乎

西域詩

長洲褚筠心廷璋官侍讀學士賦西域詩八首序云瑋備員史局八載于茲承修西域圖志同文志諸書考索印證紀

聖朝之疆索闢前代之見聞編次之餘爰成此什志天山南北都會城郭之大略以補史乘所未備且藉以詠歌

盛烈竊附于江漢常武之義云烏魯木齊云額魯公孫

此建瓴地為額魯特公族噶爾丹多爾濟之昂吉天戈萬里下風霆山圍蒲

類分西谷漢蒲類國地治天山西流榆谷雲護沙陀拱北庭唐為北庭大都護府

北接沙陀突厥地不斷角聲橫月白無邊草色入天青輯懷城

上新建城名舒雄眺盡把耕疇換牧垌伊犁云人驅風雪獸

驅煙猶見烏孫立國年為漢烏孫建廷處烏孫為行國逐水草海氣萬重

吞麗水伊犁河唐詩名伊犁河亦曰伊犁水山容三面

負祁連伊犁為計騰格里山即古祁連山東南西南三面分支環抱盤雕紅寺朝鳴角

爾札兩廟爾札兩廟散馬青原夜控弦紀績穹碑銜落日固爾札廟

勒銘伊黎碑東建有前後英靈班鄂想迴旋定北將軍班第議政大臣鄂容安盡節于此

雅爾云多邏川外夜吹蘆雉堞新城接上腴塞月已寒

三葉護唐三姓葉護地在北邊風猶動五單于漢呼揭

藉振閭鄧支五單于地名藩甲捲煙消漠西北接左哈薩大界大

地哈薩克撒帳數千里因而內附健將弓開血灑蕪巴圖魯侍衛奇徹

不是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七

皇威宣北徼春光誰遣徧墳墟額爾齊斯云西州直北

勢憑陵瀚海迢迢過白登鈴澤風高奔怒馬今烘郭圖

鈴金山雪暗下饑鷹今阿勒坦鄂曾傳舊壤開都伯舊

都爾伯特游牧處四衛拉特之一也都爾伯特急讀則成成都伯僅見降王保策凌都爾

歸附封王爵今存四部蟲沙成底事好將忠謹化驍騰伯特

吹云梯空勁旅倚屏顏巴圖魯阿玉錫以二十五人敗

逕出盤鴈落鴈閒波浪遠翻圖庫水圖斯庫爾急讀則

也風雲高護格登山干屯此日開榆塞自圖斯庫爾北

行五百餘里總名曰十箭當年阻玉關唐沙鉢羅唯利

吹今為屯種之所

遺痕焉者鎮啓龍遊遠唐設焉者都會都護城懸烏壘

尊西境為漢烏壘城都弓挂輪臺飛皎月西有地名王

地護居此于西域為中昌海河源至此潛行古爾漢輪臺

分襟帶山水遺經費討論阿爾蘇云天邊冰雪鬱嵯峨

木素峰高朔氣多城北有木素爾嶺多冰壕上射生城

落鴈軍前饗士帳鳴鼙東縈姑墨千年積阿克蘇東塔

為古墨國地南走于闐一綫河和闐河北流至此入塔里水河待把方言垂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七

竹筆回人用阿蘇溫宿謾承訛阿克蘇爲古溫宿地和闐云毗沙

府號古于闐和闐爲古于闐唐設毗沙都督府西倚蔥嶺蔥嶺千盤積翠連

大乘西來雷法顯水經注釋法顯至于闐其國有大乘學重源東下問張

騫漢書河有兩源一出于闐漁人秋採河邊玉于闐有綠玉河黑玉

什諸戰馬春耕隴上田今日六城歌舞地六城日額里

河也什日哈喇哈什日齊爾唐家風雨漢家煙齊日玉隴哈

拉日塔克日克勒底雅八詩風格高

舉音調圓響洵可傳之作也

行狀

山舟學士遺命不作行狀極高見也通鑑注云行狀者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三

狀其平生之行實上之朝廷以請諡今既不在諡典何

必作耶今尋常一命之員亦立行狀不識何所用諸

履歷

今之履歷古之腳色也通鑑隋虞世基掌選曹受納賄

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色而已注色者注其入仕所

歷之色也宋末參選者具腳色狀今謂之根腳又宋人

注狀其始有並非元祐黨人親戚字樣其後有並非蔡

京童貫親戚字樣

阮亭司寇對聯

殷彥來譽慶頌王文簡對聯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時

賢士皆從之遊又錢亮功名世游京師除夕以聯送文

簡云尚書天北斗司寇魯東家由是知名

名字之妄

士希賢聖竊比前人於名字中寓意往往有之然尊如

堯舜聖若宣尼夫誰敢比跡哉而梁太常丞有唐堯漢

有臨武長虞舜北魏有都督曹仲尼唐武后時有拾遺

魯孔丘何其狂妄若是

謙語成讖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三

陳桂林文恭性謙下尹文端居首揆素所推仰一日文

恭病文端往視曰吾輩均老不知誰先作古人文恭拱

手曰還讓中堂蓋習于撝謙初不覺也文端默然及文

恭子告歸方戒途傳聞文端騎箕之信欲回京一弔家

人力阻行至韓莊而薨

相士

先六世祖谿父公少時詣一相士問曰得一第乎荅曰

不僅是更向上曰翰林乎曰更向上曰京堂卿貳乎荅

如前公曰然則作相矣對曰真者不能假者可致同人

曰蓋協揆耳後以明經學博老而以文莊貴受大學士封此事載阮吾山茶餘客話偶閱唐李固幽閒鼓吹載苗晉卿落第遇一老父能知前事問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于窮變然愛一郡可得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曰將相更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公以為怪誕後果為將相及德宗昇遐冢宰居攝三日二事古今絕相類

相門對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三

相傳張文端予告歸里榜門云綠水青山讓老夫逍遙歲月

紫宸黃閣看吾兒變理陰陽此有所仿明王文成父海晚年偶書門聯云看兒曹整頓乾坤任老子婆娑風月愚謂此皆是謝太傅對客語中化來特不如其蘊藉耳

毛西河

西河先生以騰口之辯才而多師心之議論嘗與閻百詩辨地理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堯峰私造典禮李天生杜撰故實毛大可割裂經文貽誤後學不淺

僧道

高宗御製詩御史有以沙汰僧道為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即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實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于儒氏辭而闢之蓋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養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將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遊手好閑之人置之何處故為詩以見意云頽波日下豈能迴二氏于今亦可哀何必闢邪猶泥古畱資畫景與詩材大哉
王言足以遏邪說而息迂談矣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三

侯元經

侯元經 嘉緇 號夷門台州才士也詞賦敏贍屢困場屋年五十官江左縣丞解餉戶部為庫吏需索不即予批迴侯大窘時先文莊公為侍郎見侯名曰夷門也顧司官曰某尚書祭文諸君謙讓不下筆盍屬之即傳至戶部堂後授筆札不移晷成駢體極壯麗某司官復進曰此堂官祭文諸曹司尚需一首亦以相挽侯磨墨濡筆復成四言韻文一時堂上下稱訝不已彼筦庫者已袖批文俟侯出而即付之明日束裝成行矣

賭空

今酒令猜枚轍相謂曰前後手不賭空按此說其來已久元人姚文奐詩曰剝將蓮子猜拳子玉手雙開不賭空正謂此也

絕命詞

洪武中刑部尚書楊靖字仲寧有才識乃未竟其用以冤死臨難之日作詞云可惜跌破了照世界的軒轅鏡可惜顛折了無私曲的量天秤可惜吹熄了一盞須彌有道燈可惜隕碎了龍鳳冠中白玉簪三時三刻休前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无

世前緣定亦可悲矣

金烏玉兔

張衡靈憲曰者太陽之精積而成鳥象烏陽之類其數奇月陰之精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偶此分陰陽而言之范育曰日出于卯卯屬兔而兔之宅乃在月中月出于酉酉屬雞而雞之宅乃在日中此又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也總之乃日月之積氣非真有烏兔耳

爺爺

玉篇俗呼父曰爺木蘭詩不聞爺孃喚女聲杜詩見爺

背面啼耶孃妻子走相送俱以父為爺也今北人呼祖為爺爺宋燕山府永清縣大佛寺內有石幢係王士宗建末云亡耶耶王安孃孃劉氏是稱其大父大母也則此稱自宋時已有之然則當時北軍有宗爺爺岳爺爺之稱直以祖尊之矣

趙秋谷

趙宮贊本與阮亭有隙罷職後益修憾焉嘗遊吳中與吳修齡為莫逆交一日酒酣語修齡曰爾來論詩惟位尊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宋商邱方巡撫吳門聞是語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三

遂述于阮翁阮翁寄詩云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語極蘊藉

十萬卷樓

蕭山黃穀陸先生宗炎釋褐後遂不出山里居數十年閉戶著書搜藏甚富顏其居曰十萬卷樓

三字獄

宰輔編年錄岳鄂王獄具秦檜言岳雲與張憲書其事必須有斬王爭日必須有三字何以使人甘心今皆作莫須有檜以險狠故入人罪必欲使爰書有據決不以

摸稜語了事也似宜從必須有為是

文冪酒

知稼翁集注臨安人以黜卷冪酒缸可與覆醬甑作的對

挂冠

挂冠之事清時則鳴高衰世則避禍往往有之紹興中周大理以不肯勘問岳飛獄挂冠而去天啓中林祭酒以陸萬名請魏忠賢從祀孔廟挂冠而去此等挂冠榮于錦旋多矣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詩占身分

張南華鵬翮應制賦湯圓句云甘白俱能受升沈總不驚度量可想莊滋圃有恭朝考春蠶作繭詩經綸猶有待吐屬已非凡抱負可想

藥別名

唐進士侯寧極撰藥譜一卷盡出新意改立別名凡一百九十品茲擇其雅而趣者錄之黃芩曰苦督郵石南葉曰冷翠金剛沈香曰遠秀卿神麴曰化米先生白芷曰三閭小玉甘遂曰隨陽給事中酸棗仁曰調睡參軍

紫蘇曰水狀元藿香曰玲瓏霍去病大黃曰無聲虎蛇牀子曰建陽八座半夏曰痰宮劈歷艾曰肚裏屏風細辛曰綠鬚姜寄生曰混沌螟蛉知母曰孝梗甘草曰偷蜜珊瑚肉豆寇曰脾家瑞氣附子曰正坐丹砂生薑曰百辣雲枇杷葉曰無憂扇皂莢曰元房仲長統薄荷曰冰侯尉俱有意義德州田山薑癖好新奇凡病醫以方進書俗名者不飲也則知此書之作千載後有知音者矣

圓夢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蘇人於況太守廟祈夢有二人於秋闈前詣焉夢神各于象棋卒子一枚醒而不解所謂一人曰隔河有圓夢者君待此吾往問焉至則占之者曰卒之為言止也非大吉兆然象棋之卒以渡河為貴君之卒已渡河今秋售後將來可得一縣令所以不大顯達者以卒雖渡河亦止準行一步也彼不渡河之卒一步不可行其殆以諸生老乎已而果然昔唐沈疇初求縣宰夢渡江船覆水分為二西則清東則濁遂沿東而過占之友人賀曰君當授浙江分水縣矣後旬日果應見謝于友友勉之

曰爲政宜清昨夜入濁非佳後嶓果以濫致命事見唐于述聞奇錄此等圓夢極有意趣

懷羸

晉文公取懷羸于此言之則姪婦也于彼言之則甥女也名分之閒紊亂已極較之乃翁烝齊姜乃弟烝賈君未達一間耳

葡萄

北地葡萄最美有客問南中何以敵此汪鈍翁曰橘柚秋黃楊梅夏紫此與千里蓴絲末下鹽豉春初早韭秋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三

末晚菘同一風致

頭

牛羊稱若干頭而食物亦可稱頭晉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又謝齋功德食一頭又劉孝威謝果食一頭奴亦可以稱頭梁簡文帝書言安成王餉胡子一頭並見

唐段公路北戶錄

檳榔

南史劉穆之以金杵盛檳榔宴妻兄弟則此品六朝已尚之本草檳榔大腹皮子也陶隱居曰尖長而有紫紋

者曰檳圓而矮者曰榔出交州者小而味甘出廣州者大而味澀粵人以蠣房灰染紅包浮留藤葉俗呼檳葉食之

每一包曰一口按梁陸倕謝安成王賜檳榔一千口見北戶錄則口之爲稱其來已久其食也滿口咀嚼吐汁鮮紅邛濬贈五羊太守詩云階下腥臊堆蜆子口中膿血吐檳榔此言其鮮者乾者本地人不常食多行于外省京師人亦嗜此品雜砂仁荳蔻貯荷包中竟日細嚼唇搖齒轉惡狀可憎漁洋山人調程給事詩云趨朝問夜未渠央聽鼓應官有底忙行到前門門未啓轎中端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三

坐喫檳榔讀之失笑然程係南海人固無足怪今之士大夫往往耽之余三滯京師兩遊嶺海酒酣以往手奉難辭閒一效顰則蹙額攢眉苦澀難忍而甘之如飴者其別有肺腸耶

文士淺陋

國朝磨勘諸生詩學策內有稱唐之王阮亭宋之白樂天此亦可與問堯舜一人二人者步後塵矣

林撫軍奏疏

江蘇賦稅甲于天下自元迄今未之有改豐年尚可支

持歉歲卽形拮据比來連年水旱勸捐議賑一而再三國帑多靡民財告匱巡撫林公一摺剴切敷陳因全錄之道光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江蘇巡撫林則徐片奏再江蘇連年災歉民情竭蹶異常望歲之心人人急切今夏雨暘時若滿望得一豐收稍補從前積歉乃自六月閒江湖盛漲沿江各縣業已被災其時蘇松等屬棉稻青蔥猶冀以江南之贏補江北之絀蓋本省漕賦在江北僅十之一而江南居十之九故蘇松等屬秋成關係尤重惟所種俱係晚稻成熟最遲秋分後稻始揚花

兩般秋雨會隨筆卷七

三

偏值風雨陰寒遂多秀而不實然大概猶不失爲中稔迨九月後仍復晴少雨多晝則霧氣迷濛夜則霜威寒重雖已結成顆粒僅得半漿鄉農傳說暗荒臣猶不信于立冬前後親坐小舟密往各處察看見一穗所結多屬空桴半漿之禾變成焦黑實先前所不及料然猶盼望晴霽庶可收晒上礮不意十月以來滂沱不止迅雷閃電晝夜數番自江寧以至蘇松見聞如一臣率屬虔誠禮禱悚懼滋深雖中間偶爾見晴而陽光熹微不敵連旬盛雨在田未割之稻難免被淹卽已割者欲晒無

從亦多發芽霉爛鄉民烘焙勉強試礮而米粒已酥上礮卽碎是以業戶至今未得收租臣先因欽奉

諭旨新漕提前趕辦當經欽遵嚴飭各屬勒令先具限結將何日開倉何日徵兌何日開行登載結內並聲明如有逾期願甘叅辦字樣呈送如不具限卽以才力不勝立予叅撤不使戀棧貽誤各屬皆具結遵辦然賦從租出租未收納賦自何來當此情形屢變之餘實深焦灼又各屬沙地祇宜種植木棉男婦織紡爲生者十居五六連歲棉荒歇業生計維艱今年早花已被風搖而

兩般秋雨會隨筆卷七

三

晚棉結鈴尚旺如得晴暄天氣猶可救之桑榆乃以雨霧風霜青苞腐脫計收成僅止一二分小民紡織無資停機坐食且節候已交冬至卽趕緊種麥猶恐過時況又雨雪紛乘至今未已田皆積水難種春花接濟無資民情更形窘迫此在臣奏報秋災以後歉象加增日甚一日之情形也地方以秋災不出九月不許妄報原係遵守定例然值連陰苦雨人心難免惶惶外縣城鄉不無搶掠滋鬧之事臣飭委文武大員分投彈壓現已安靜除寶山鄉民因補報歉收擠至縣署一案另摺

奏明嚴拏提審外其餘情節較輕例不應

奏者亦當隨案照例懲辦以戢刁風惟據續報歉收情形勘明屬實不得不照續被災傷之例酌請緩徵正在繕摺具

奏聞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近來江蘇等省幾于無歲不緩無年不賑國家經費有常豈容以展緩曠典年復一年視為相沿成例並奉

諭旨該督撫等不肯為國任怨不以國計為返是國家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三

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無受惠之實無非不堪官吏私充囊橐大吏祇知博取聲譽等因欽此臣跪誦之下兢兢慚惶莫能言狀伏念臣渥蒙

恩遇任重封圻且居此財賦最繁之地乃不能修明政事感召和甘致地方屢有偏災極知經費有常而不得不為賑恤蠲緩之請撫衷循省已無時不汗背視顏乃蒙

皇上不加嚴譴

訓飭周詳凡有人心皆當如何感愧況臣受

恩深重曷敢自昧天良若避怨沽名不以

國計為返則無以仰對

君父即為

覆載之所不容臣雖至愚何忍出此即如上年臣到蘇之後秋成僅六分有餘而蘇松等四府一州於徵兌新漕之外尚帶運十一年留漕二十萬石合計米數將及一百八十萬為歷來所未有之多原因

天庾正供不敢不竭力籌辦其辛卯年地丁督同藩司陳鑾摧提嚴緊亦于奏銷前掃數全完業經專摺奏蒙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三

聖鑒在案竊惟盡職之道原以

國計為最先而

國計與民生實相維繫

朝廷之度支積貯無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

國計所謂民惟邦本也本年江湖盛漲係由黔蜀湖廣

江西安徽各省大水併入長江其破圩淹灌等處原不止上元六縣臣所請撫卹第舉其最重者而言仰蒙

皇上天恩准給口糧災黎感淪肌髓嗣經官紳捐資撫

卹臣卽復行

奏請毋庸動項將所發上元江寧句容江浦儀徵五縣銀兩留爲辦賑之需其丹徒一縣捐項已有五萬餘兩並足以敷賑濟當將前發之銀提回司庫凡此稍可節省之處均不敢輕費

帑金惟于災分較重又難猝集之區則不得不酌給例賑臣等另摺請撥之十三萬兩僅分給十二縣衛軍民雖地方廣而戶口多亦只得挪節動撥此外無非倡率勸捐以冀隨時接濟惟頻年屢勸捐輸卽紳富之家實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五

亦力疲難繼查道光三年大災通省捐至一百九十五萬餘兩至道光十一年災分較前相埒僅能捐至一百四十六萬餘兩其餘各年捐項較絀此時間閭匱乏勸諭愈難然觀此情形待哺災黎不能不勉籌推解臣與督臣率同司道等官各先捐廉倡導以冀官紳富戶觀感樂施凡此情形皆人所共覩不肖州縣捏災冒賑地方刁生劣監豈肯不爲舉發而紳富之家又安肯聽其勸諭捐貲助賑至再至三且捏災而轉自捐廉似亦無此愚拙之州縣也至展緩之舉祇能緩其目前仍須徵

于異日非如蠲免之項慮有侵吞州縣之于錢漕未有不願徵而願緩者至必不得已而請年復一年則地方凋敝情形早已難逃

聖鑒然臣初亦不料其凋敝之一至于此是今漕務瀕于決裂時刻可虞臣不得不將現在實情爲我

皇上密陳梗概查蘇松常鎮太倉四府一州之地延袤僅五百餘里歲徵地丁漕項正耗額銀二百數十萬兩漕白正耗米一百五十餘萬石又漕贈行月南屯局恤等米三十餘萬石比較浙省徵糧多至一倍較江西則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罕

三倍較湖廣且十餘倍不止在米賤之年一百八九十萬之米卽合銀五百數十萬兩若米價昂則暗增一二百萬兩而人不覺況有一石之米卽有一石之費逐層推計無非百姓脂膏民間終歲勤勞每畝所收除完納錢漕外豐年亦不過僅餘數斗自道光三年水災以來歲無上稔十一年又經大水民力愈見拮据是以近年漕欠最多州縣買米墊完畱串待徵謂之漕尾此卽虧空之一端曾經臣縷晰奏聞然其勢已不可禁止矣臣上冬督辦漕務將新舊一併交幫嗣因震澤縣張亨衢

辦漕遲誤

奏參革審而漕米仍復設法起運不任短少皆因正供緊要辦理不敢從寬也今歲秋禾約收已遜去年茲復節節受傷發芽霉爛詢之老農云現在縱能即晴趕晒糟朽之穀比之上年每畝已少收五六斗就蘇州一府額田六百萬畝計之即已少米三百餘萬石合之四府一州短少之米有不堪設想者民間積歉已久蓋藏本極空虛當此秋成之時糧價日昂一日實從來所未見來歲青黃不接不知更當何如小民口食無資而欲強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聖

其完納即追呼敲扑法令亦有時而窮前此漕船臨開有缺米州縣尚能買補近且累中加累告貸無門今冬情形不但無墊米之銀更恐無可買之米曩時蘇松之繁富由于百貨之流通挹彼注茲尚堪補救近年以來不獨江蘇屢歉即鄰近各省偏災布疋絲綢銷售少權子母者既無可謀之利任筋力者遂無可趁之工故此次雖係勘不成災其實困苦之情竟與全災無異臣惟有一面多勸捐資妥爲安撫一面督同道府州縣將漕務設法籌辦總不使藉口耽延但本年已請緩徵之處

兩般秋雨齋隨筆 卷七

尚不過十分中之一分有餘此外常鎮等處亦已紛紛續稟臣核其情形略輕者無不先行駁飭但天時如此日後情形如何臣實不能預料晝見陰霾之象自省愆尤宵聞風雨之聲難安枕席並與督臣陶澍書函往復於捐賑辦漕等事思艱圖易反覆商籌楮墨之間聲淚俱下從此即能晴霽歉象尚不至更加如其不然臣惟有再行據實

奏聞仰求

訓示遵辦大江南北各省通衢且中外仕宦最多一切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聖

實情難瞞衆人之耳目臣如捏飾非無可以告發之人我

聖主子惠黎元

恩施無已正恐一夫不獲是以察核務廣但民間困苦顛連尙非語言所能盡本年漕務自須極力督辦而觀此景象時時恐滋事端至京倉儲蓄情形臣本未能悉倘通盤籌畫有可暫紓民力之處總求

恩出自天多寬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氣況

天心與

二四九

聖心相應定見祥和普被屢慶綏和長使

國計民生悉臻饒裕臣不勝延頸頌禱之至

東周

吾其為東周乎孫履齋奕示兒編云此是反辭言必興起西周之盛豈復為東周之衰乎說本伊川較舊注頗勝

斫

斫之若切今人讀若坎張文潛明道雜誌云世傳朱全忠作四鎮時一日偶出遊全忠忽指一方地曰此可建

兩般秋雨齋筆卷七

聖

一神祠試召視地工驗之工久不至全忠怒甚左右皆失色良久工至全忠指地示之工再拜賀曰此所謂乾上龍尾地建廟固宜然非大貴人不見此地全忠大喜薄賜而遣之工出賓僚戲之曰爾若非乾上龍尾便當坎下驢頭則知呼斫為坎此音之訛由來已久

破瓜

樂府碧玉破瓜時情為郎顛倒破瓜字為二八指十六歲時也談苑載張洎詩云功成應在破瓜年後洎以六十四歲卒破瓜字亦二八也則此二字老少男女俱可

用之

口采

口采吉語也宋高宗自建康避入浙東至蕭山有拜於道左者上問為誰對曰宗室趙不衰上大喜曰符兆如此吾無憂矣見揮塵後錄趙丞相鼎當國有薦會稽士人錢唐休者趙適閱邊報見其名因不悅曰錢唐遂休乎因竟棄置不用見雞肋編中與君相俱沾沾于讖語之吉凶如此無怪近日杭人動輒須討口采也

偷書官兒

兩般秋雨齋筆卷七

聖

明司禮監大藏經廠貯列朝書籍甚富楊新都秉鈞升庵太史挾父勢屢至閣繙書多所攘取其後主事李繼先奉命查對又復盜易宋刻精本至熹廟時已寥寥矣嘗于六月六日奏請晒晾玉音卒問曰嘉靖閒偷書的楊姓官兒何處人左右莫能對蓋上在青宮時與聞于光廟也

明左藏

有明三百年帑藏頗盈即闖賊出奔猶輦大內金銀數十車以去何至末造之貧如此王露潛譽昌崇禎宮詞

注魏闢被譴出都之日自言曰上若此我禍酷矣然彼亦未爲福也蓋籍注與厚藏之所甚密闢不以告而思陵憂勤十七載竟未之知也

避諱

葉文敏方霽官翰林學士修四書講義至羔裘元冠不以弔爲

聖諱商于同僚俱未有以對翰林典簿穆維乾進曰大字當仍原字以尊經小注改元字以避諱文敏問何所本對曰中庸慎獨乃原字小注改謹字文敏大悟曰余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巽

自幼疑此始知朱子爲避諱也淡加敬禮

公牘

公牘字義有不可解者查浮木也今云查理查勘有切實義弔傷也恣也今云弔卷弔册有索取意綽寬也今云巡綽查綽有嚴緊義當有所本未之攷也嘉應楊滋圃游幕南陽作楹帖云勞形于詳驗關咨移檄牒寓目在欽蒙奉准據爲承

隋唐演義

隋唐演義小說也叙煬帝明皇宮闈事甚悉而皆有所

本其叙土木之功御女之車矮民王義及侯夫人自經詩詞則見于迷樓記其叙楊素密謀西苑十六院名號美人名姓泛舟北海遇陳後主楊梅玉李開花及司馬徽逼帝朱貴兒殉節等事並見于海山記其叙宮中閱廣陵圖麻叔謀開河食小兒冢中見宋襄公狄去邪入地穴皇甫君擊大鼠殿角女挽龍舟等事並見于開河三記皆韓偓傳其叙唐宮事則雜採劉餗隋唐嘉話曹鄴梅妃傳鄭處誨明皇雜錄柳瑛常侍言旨鄭棨開天傳信記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無名氏大唐傳載李德裕次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巽

柳氏舊聞史官樂史之太真外傳陳鴻之長恨歌傳復緯之以本紀列傳而成者可謂無一字無來歷矣

言可樵

常熟言可樵尚焜著雨翠山房詩鈔四卷五言云池平魚意靜稻熟鳥聲酣七言云長風勁與松楸戰秋氣逼成江海潮

父母稱呼

稱父曰爺曰翁曰爹曰爸而惟閩人之稱郎罷爲最奇稱母曰媽曰姥曰嬤曰嬈而惟粵人之稱阿吉爲最奇

按滿人亦呼阿吉然彼則有翻譯也宋高宗稱徽宗曰爹爹見四朝聞見錄宋太祖稱杜太后曰娘娘見鐵圍山叢談近日杭人大族之稱大約本此舊唐書王琚傳明皇稱睿宗為四哥明皇子棣王傳棣王稱明皇為三哥四朝聞見錄高宗稱韋太后曰大姊姊此則一時習慣不可為訓耳

殺人

嘗聞先輩云士君子無操刀殺人事然有不手刃而甚于殺者二一日授徒一日行醫言之凜然不可不慎也

函丈方丈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異

曲禮席閒函丈函容也謂席閒之地可容一丈也孟子食前方丈謂羅列饌品寬至一丈也若僧舍曰方丈則取維摩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名方丈室與孟子方丈異

無稽之談

釋文堯殺長子考監明尸子舜兄狂弟傲竹書紀年太甲殺伊尹韓詩外傳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淮南人間訓曹共公欲觀晉文公駢脅使袒而捕魚墨子明鬼鄭穆公見勾芒神錫壽十九史通雜說自古刑餘之人惟

以彌子瑕為始風俗通秦穆公殺百里奚而非其罪說苑尊賢介之推十五相荆仲尼使人往視墨子非儒下篇晏子對齊景公曰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以石乞論衡問孔篇孔子見陽貨汗流卻走癸辛雜識仲尼本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筆論衡龍虛篇子貢滅鬚為婦人何休公羊注定姜服五加皮不死顏氏家訓勸學篇曾子七十乃學齊宣王見屠羊者哀其無罪以豕易之此見幽求子皆無稽之談也

佛誕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異

春秋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相傳是日為佛降生之日按辛卯為四月初五日然則初八浴佛乃循世俗三朝洗兒之說也

紙褥

雲南騰越州善製紙褥一牀可用六七年堅滑馴軟無其匹也廣東始興清化山人亦能作之然不如滇製洞庭蔡洗凡廷棟為余言又貴州出紙硯先伯祖諫庵公有一方用之歷年余曾見之可入水滌亦一奇也

女媧

金檜門宗伯奉

命祭古帝陵歸奏女媧聖皇乃陵殿塑女像邨婦咸往
祈祀殊駭見聞請有司更正奉

旨照所請行後數年中州人至京好事者問之曰像雖
議改尚未舉行緣彼處香火之盛皆由女像故可聳動
婦女廟祝以為奇貨即地方官吏亦有裨焉若更易男
像恐香火頓衰于冰璜云何不另立男像而以原像為
帝后其香稅不更盛耶事見阮吾山茶餘客話調停之
論實足解頤然考女媧氏三墳以為伏羲后盧仝與馬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異

異結交詩以為伏羲婦風俗通以為伏羲妹而路史稱
為皇母易繫疏引世紀稱曰女皇外紀稱曰女帝淮南
覽冥注稱曰陰帝須彌四域經稱為寶吉祥菩薩列子
注云女媧古天子山海經注云女媧古神女而帝者而
唐人貢媚武氏遂有吉祥御宇之語又論衡順鼓云董
仲舒言久雨不霽則攻社祭女媧俗圖女媧之像作婦
人形審是則以女媧為女自漢已然不自近世始也積
重難返更之匪易矣

敗子

今人呼不肖子曰敗子或曰敗當作稗稗所以害苗也
寶積經說僧之無行者譬如田中生稗子其形不可分
別也此說亦通

達語不可為訓

李文饒平泉草木記云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
吾子孫也歐陽公謂其庸愚唐杜暹家藏書每卷後題
云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驚及借人為不
孝後人謂其所見不廣然余謂達觀之見止可自擴心
智不可垂訓孫子三代鼎鐘皆聖賢之制歎識具在不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辛

曰永寶用則曰子子孫孫永用享豈聖人超然遠覽不
能忘情于物耶彼李杜二公亦豈不知身後之保守
與否不能逆料而故作是語者以為垂訓之體不得不
然也自莊列之說興遂以天地為逆旅形骸為外物創
浮雲敝屣之談而不為碩果苞桑之想是烏可以為法
哉惟向若水盡納寶器書畫于壙內米海嶽悉焚法書
名繪于生前則真不達觀耳

銀槎

道光乙酉胡書農學士敬以朱碧山銀槎飲客上鐫至

正乙酉年造有碧山欵識計翻花甲第九巡矣學士首唱詠之諸秋士明府嘉樂莊芝階舍人仲方吳子律衡

照孫雨人同元兩學博汪小米中翰遠孫暨家大人皆有和作因考王阮亭朱竹垞皆有碧山銀槎歌詩序注

中言之甚詳係元至正壬寅年所造朱以鍛銀出名所造固不止一槎也今閱茶餘客話云見一槎杯首有嶽壽無疆四字左朱華玉造右至正乙酉年底鐫槎杯二字杯尾詩云欲造明河隔上闌時人浪說貫銀灣如何不覓天孫錦只帶支機片石還圖書碧山二字此槎本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至

孫北海所藏後歸宋玉叔施愚山曹實庵各賦長歌玉叔沒流落至京高江村復于市上得之亦賦長歌紀事所謂二十年中聚散宋孫墓木拱可悲此杯後歸陸費丹叔堦是又一銀槎也按碧山特一尋常銀工當日與陸子綱治玉濮仲謙治竹歸懋德治錫呂慶山治金玉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銅時大彬治砂江千里治嵌漆屈尚鈞治圖章顧青娘治硯李馬勳治扇齊名而手澤畱傳代有題詠何其幸歟

定風螺蜈蚣劍

孫雨人學博家藏右旋定風螺一枚又舊劍一柄其鞘係蜈蚣巨殼所為百足之痕猶隱隱焉二物皆質庫中滿出者

耳誦

凡讀書聰敏者日過目成誦唐宋若昭牛應貞傳云少而聰穎經耳必誦耳誦甚新可與耳學作證應貞牛肅女年十三一夜夢中讀左傳三十卷醒而成誦亦一奇也

櫻桃青衣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至

湯玉茗邯鄲夢全組織唐李泌枕中記而成而豈知枕中記又與任蕃夢遊錄中櫻桃青衣一則形影相似一日開元一日天寶不知孰相沿襲也

聖穀篇語

國朝嶺南文鈔張南山聖穀篇語云果中有核肉中有骨言中有物三語括盡要旨修辭家宜奉為玉圭金臬

楊詠庵

其論二蘇文云東坡得浩然之氣頽濱得粹然之氣句山先生以為名論

米價

愧郊錄溫公曰太平興國時米一斗十餘錢此其至賤者也明史李穡傳永寧宣撫奢崇明反攻貴陽官廩告竭米升直二十金此其至貴者也

東坡行二

世稱東坡為長公而實則行二也公字和仲序次顯然黃涪翁題李氏園詩云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謫仙蘇二來歐陽公蘇明允墓誌云生三子曰景早卒公又字子平見文丹淵集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壘

測字

崇禎末年流寇信急上日夜憂勤一夕遣內臣易服出禁探聽民間消息遇一測字者因舉一友字詢之問何占曰國事曰不佳反賊早出頭了急改口曰非此友字乃有無之有曰更不佳大明已去其半矣又改口曰非也申酉之酉耳曰愈不佳天子為至尊至尊已斬頭截腳內臣咋舌而還又南昌張曼胥儲大學士張位之弟醫卜堪輿風鑑之術靡不通曉萬歷閒遊遼東歸語人云吾觀王氣在遼左又觀人家葬地三十年後皆當大

富貴閭巷兒童走卒往往多王侯將相天下其多事乎人以為狂既而果一一皆驗乃知

真龍之興非偶然也

朝鮮詩

康熙十七年

命一等侍衛狼曠頌

孝昭皇后尊諡于朝鮮因令采東國詩歸奏副行孫致彌遂撰朝鮮采風錄詩多近體漁洋山人采之不下數十首余于其中愛三人焉因節錄之金淨江南春思云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壘

江南殘夢日慙慙愁逐年華日日添雙燕來時春欲暮杏花微雨下重簾鄭知常醉後云桃花紅雨燕呢喃繞屋春山閒翠嵐一頂烏紗慵不整醉眠花塢夢江南李植泊漢江云春風急水下輕艫朝發驪陽暮漢江篙子熟眠雙艫靜青山無數過船窗雖中華能為詩者何以過此

驚燕

凡畫軸裝裱既成以紙二條附于上若垂帶然名曰驚燕其紙條古人不粘因恐燕泥點污故使因風飛動以

恐之也見高江邨天祿識餘

賒抵折

無錢取物曰賒以物質物曰抵買物減價曰折周禮地官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歛賒注云無貨則賒賈而子之此賒字之始也又泉府買者各從其抵此抵字之始也尚書關石和鈞注關者謂彼此通同而無折闕此折字之始也

詩魔

先後筍爭滕薛長往來鷗背晉秦盟句纖已極然猶有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美

巧思偶閱宋人詩有云嶺松立雪周官東塢竹藏雲商易澁求新至此真魔道矣

須臾

儀禮聘禮通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其解頗協而丹鉛錄云須待也左傳寡君須矣是也臾者從申從乙乙屈也猶今人言恭俟屈降也其說未免牽強

棖懷詞

余中年喪偶不欲再娶因于粵中置一妾張姓順德人貌端雅性亦柔順以故三載以來上下帷闥俱無閒言先君棄世余以官事留逗穗城眷屬先歸因命其侍太夫人啓行亦唯唯無異詞會當改歲乞賦歸寧余以新年而兼將遠離勉從所請孰意杯酒之間密謀起矣太夫人定于上元次日起身屆期僕婢在舟行李在道車馬在門母來送行堅辭不去再三諭之遂剪髮自誓余不得已遣之酒闌燈炮未免有情因賦棖懷詞四章云紅銷翠歇惹愁多悶倚闌干喚柰何月在雨前微有暈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美

風行水上易生波椰兒酒熟迷么妹棟子花開逞孟婆十二金鈴齊墜地曉來飛報有鸚哥桃花流水碧沈沈知比愁澁比恨深齒濺青梅太酸楚手拈紅豆費沈吟剖脾已見蜂腰斷剝骨空將雀腦尋卿是張星儂是角迢迢銀漢兩般心飛燕生生避伯勞非關撇李又尋桃可憐明月新團扇斷送春風快剪刀街木鵲巢欹不穩胃花蛛網溼難牢尊前莫唱章臺柳容易星星感鬢毛悔將花網一分寬鳩鳥飛來崇合歡強弩末難穿魯縞空箱秋忍棄齊紈茶丁綠比蓮心苦梅子黃嫌棗樹酸

聞說蓬山今不遠。教人何處覓青鸞。

一丁

談徵云唐書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按續世說此乃个字蓋丁與个似誤傳寫也其說頗得

釐毫絲忽

釐易緯通卦驗謂馬尾也十馬尾為一分毫孟康注漢書曰兔毫也十毫為釐忽孫子算術曰蠶絲也蠶所吐絲為一忽

大太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五

此二字廣東始與人呼之互易如稱太陽曰大陽太爺曰大爺大兄大弟反曰太兄太弟若欲稱大人太老爺視其所書則必曰太人太老爺百口諭之終不可破因錄東谷所見一則以資笑柄一主一僕行役忽登一山穹碑大書太行山三字主欣然曰今日得見太行山僕笑曰官人不識字只有大行山安得太行山主叱之僕曰官人試問此閒土人若是太行山某罰一貫若是大行山官人賞一貫主人笑而許之至一郵學老儒出接主具述其事老儒笑曰主當賞僕矣此只是大行山主

不得已退而賞之僕即欣然沾飲而主意卒不能平復

見老儒曰將謂公土居又有書可證何亦如蠢僕之言

耶老儒大笑曰公可謂不曉事一貫錢細事耳好教此

輩永不識是太行山老儒之言頗有意味蓋有真是非

遇無識者正不必與之辨也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山則二字

本當如字讀此僕之考覈勝乃主多多矣

題驛詩

帆力劈開千頃浪馬蹄踏破五陵青浮名浮利過于酒醉得人閒死不醒此題驛亭詩也讀之使人豪氣頓消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五

稱名

林穆庵明倫云孔子之語門人亦曰正韓子之荅後進亦曰愈足見聖賢真摯

命名雙聲疊韻

錢竹汀宮詹云古人以二字命名者多取雙聲疊韻與夷犁來濤塗彌明彌牟滅明由于餘姚皆雙聲也龙降臺駘鈕吾圍龜且居髡頑州仇魁壘皆疊韻也

四書令

憶少時集駕部許周生先生宅為長夜之飲席閒舉四

子書為令以兩句湊成古人姓名而此二字只許書中
一見者曹交問曰植其杖而云曹植爰及姜女曲肱而枕
之姜肱孟子自范之齊以追范蠡會計當而已矣反其旄
倪倪計昔者公劉好貨晨門曰晨井上有李文理密察李密
而在蕭牆之內也公孫衍蕭衍諸如此類又集四聲句何
以報德康子饋藥天下大悅君子上達兄弟既翁妻子
好合兵刃既接能者在職諸人苦思僅得八句耳

晉文公夢

城濮文公之夢子犯解得極巧而潛夫夢列篇云晉文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堯

夢楚子伏已而盥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極反
之夢也又說文夢字繫傳王符曰夢寐徵怪所以警人
晉文夢伏已盥腦以其有文德之教能自警戒故能敗
楚此說極其迂闊

宋孝宗

光堯內禪壽皇窮天下之養以奉經營德壽宮數倍大
內巧麗無匹宮內設立小市因不免有私釀者右正言
袁孚奏北內私酤光堯大怒帝謂袁曰昨太上怒甚宮
中夜宴太上遣賜酒一壺御筆親書德壽私酒四字因

寢其奏事見程史又當時征斂無節裝載者必須黃緣
宮掖字樣乃可以免辛稼軒云曾見糞船旗號見宋稗
類鈔於此見高宗之庇護而孝宗之體貼入微也乃其
後不得于其子婦天寒官家且飲酒一語惡婦口吻千
載猶堪切齒矣

異才戾氣

呂不韋以陽翟大賈而文學如此淵博石季倫以江洋
大盜而詩筆如此奇麗同一富貴而卒歸烏有此天生
一種異才亦天生一種戾氣也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李

大行

宮車晏駕曰大行大行者不返之詞也宋理宗之喪湖
州教官劉億讀祝行字作去聲以為大行受大名細行
受細名者諡法也天子新崩尚未有諡故且稱大行皇
帝也其說于義亦通見癸辛雜識

汲冢書

汲冢書出魏安釐王墓中共七十五篇其言大率與經
史相反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夏歷多于殷安
得此無稽之談至謂文王殺季歷則以大聖人而誣以

弑父弑君是誠何心哉此種書惜出秦火之後

酒盧

前漢食貨志作酒一均開盧以賣臣瓚注盧酒甕非也
盧者賣酒之處累土所築形如鍛盧所以溫酒者文君
當盧黃公酒盧是也且開盧以賣其文甚明即今店家
熱拆零沽酒耳

化鶴

丁令威化鶴見于寶搜神記此人人知之也又神仙傳
蘇仙公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人或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空

彈之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我是
蘇君彈我何為故黃涪翁次韻蘇翰林出遨詩云人間
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並用蘇家典故也

子呼公

晁錯父呼子為公陸賈呼子為公蔡京呼子為公蔡猶
帶呼鼉陸則專呼也

酒價酒味

唐人白樂天詩共把十千沽斗酒李白詩金尊斗酒沽
十千王維詩新豐美酒斗十千許渾詩十千沽酒畱君

醉一斗酒賣十千錢價乃昂貴若是惟少陵詩速令相

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此則近理按唐食貨志云

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值三

千又楊松玠談數載北齊慮師道常云長安酒賤斗價

三百此皆可證也漢酒價每斗一千典論曰孝靈帝末

年有司酒酒一斗直千文較之唐且三倍有奇矣或曰

唐人好飲甜酒引子美詩曰人生幾何春與夏不放醇

酒如蜜甜退之詩曰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

知為證不知以酒比飴蜜者謂其醇耳非謂甜也白公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空

詩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又曰戶大嫌
甜酒才高笑小詩又曰甕揭開時香酷烈餅封貯後味
甘辛然則不好甜酒之證明矣借曰好之亦非大戶可
知古今口味豈有異嗜哉

二形二聲

一身具二形者俗呼陰陽人晉五行志謂之人痾遺教

經謂之半變佛書謂之博又牟釋迦一人具二聲者古

謂之譯今俗呼通事南蕃海舶謂之唐帕西方蠻獠謂

之蒲又

精靈

宋盛大監勛紹興初知襄陽府治有一樓為公退時燕息之所大監常獨居樓上命一老兵守其下臥榻前置大浴斛取漢江水滿注其中日易新水老兵久而疑之隙壁梯而竊視乃一大鯉魚金鱗頰鬣游泳斛中如覺有人注目窺者凝然久之老兵驚懼趨下自是撤斛不復取水見宋郭象睽車志宋楊戩為節度使署後一樓戩屏左右獨處其上一日有偷兒晝伏其室之梁間見浴盆中有一金色大蝦蟆奮迅而戲轉瞬不見而楊已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奎

偃息在牀偷兒驚墜于地楊若預見之者擲一銀毬與之似囑其勿洩自楊公去任後始敢稍稍言之見宋稗類鈔宋米海岳知無為軍晨興呼譙門鼓吏問夜來三更何以不聞鼓聲對曰中夜有巨白蛇纏繞其鼓故不敢擊米領之叱吏去不復問人于是皆疑其為蟒精見襄陽志林錢武肅王宮中一日有人見一甚巨蜥蜴金睛閃爍伏于油缸之上吸油大懼而退次日王謂宮人曰吾昨夜三更夢有人請食麻膏過飽宮人中有洩昨言于上者亦領之而不責也見鶴林玉露蓋轉輪中有

所謂星精僧者竝皆有之此其精類也阿慶大鼠祿山猪龍豈妄紀哉

王介

宋王介性輕率喜怒易形于色與人鮮有合者而獨與荆公友善工詩除湖州知府一日謁荆公荆公口占一絕贈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一夜起蒼波蓋以其性易觸怒亦以規勸之也介得詩悻悻而去和云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署閻羅明日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畜

盛氣而誦于荆公荆公笑曰閻羅現缺請速赴任不意以荆公之剛愎躁率而居然猶有過之者

互用典故

李湜誤東林寺舍利碑云龐統以才高位下遂滯題輿陳蕃以德峻名沈初膺展驥展驥是龐統事題輿是陳蕃事而乃顛倒用之其誤耶抑兩典竝用故以為文之錯綜耶

經語詼諧

閒談以經語詼諧亦是侮聖人之言然有足以捧腹者

戚友家有素事余弔後適坐帳房司帳者時不在有姚
姓老翁取酒獨飲誤斟於几倉猝閒取几上謝帖巽之
俗以紙禦水曰巽司帳者來問曰是誰手閒糟塌一張謝帖旁
有一人曰堯老而舜攝也又有兄弟二人雙生其友人
某往往誤認一日遇其兄遽呼之曰二老旁有知之者
曰渠大老也其人曰總是一般的二老者天下之大老
也又有一商家子舉殯車馬引導之盛窮極侈靡有述
之者曰今日某家喪事從未見有如是之闊者杭俗以盛為闊
座中一人曰此所謂吁嗟闊兮不我活兮是也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奎

安吉

湖州以南宋潘丙之亂改名安吉潘安丙吉仍寓人名
此史相之狡獪也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魯直黃州同
一心智

卑之無甚高論

卑之無甚高論今人以爲所論甚卑非也漢張釋之傳
釋之朝畢因前言便宜事聞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
可行也張因陳秦漢閒得失文帝稱善蓋文帝懼釋之
言三皇五帝之事無益于時故使卑其語而勿煩高論

自當分作兩句讀今人連讀之故失古人言下之意也

望帝

杜鵑向以爲蜀帝之魂非也華陽國志蜀志云蠶叢魚
鳧之後有王曰杜宇稱帝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
高于諸王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
遂委以政事禪位于開明乃升西山隱居焉時適二月
子規鳴蜀人悲之聞杜鵑之聲則曰望帝也然則因鳥
思帝非帝之化鳥矣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七

奎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八

太字通世

忽親

陰壽

首陽山

左傳對

余太君

戒殺生

山魃焦僂

願為人婦

蔗蟲

徐中山女

野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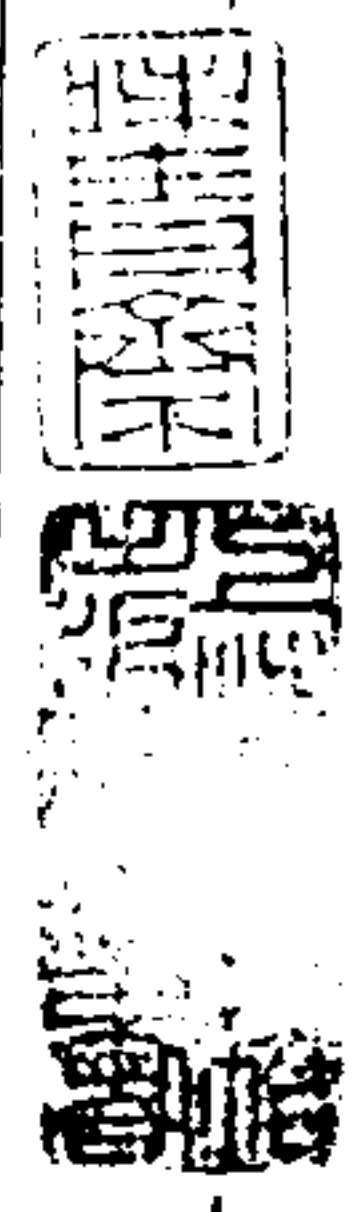
寓錢

步

三蘇祠對

腹葬

鬼畏桃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八

十一

方夫人詩卷

蛻岩詞

知訓見字

程少山

鬢栗

袍

尖頭鞦

頻羅庵詩

雲貞寄外書

河東山西

雙聲

黃雀銀魚

土饅頭

罷官詩

饑婦吟詩

百花冢

翰苑吏

西施封神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八

十二

一第... 8

朝儻

郭汾陽

通文

家弟家孫

李東白

物理

舉皋陶

冥婚

名字通用

兩般秋雨齋隨筆目八

三

十二時

薜荔

朱儒

對聯

妯娌

妻作夫誌銘

帳

葵扇

柴窯

詩評

咏旗亭畫壁詩

秩

任城太白酒樓詩

硯瓦

太公

行酒之法

鄧會

伏波

兩般秋雨齋隨筆目八

四

壽堂

姬

馬精化蠶

白髮

蘇小小

邱嫂

吳日章

進士不讀史記

口語成識

虎狼

後身

同氣之異

阿蠻

妬律

史閣部書

萬歲

鋼

修竹楊家

兩般秋雨會隨筆目八

古字

李赤

丹青引

尊菜

繡帳錦帳

禽獸殉難

帝王別號

成語對

粵僧詩

五

文人詩

動物出土

公牘

誤出經題

餉字

押木字

太公年

里老荅縣官

諱

兩般秋雨會隨筆目八

孿生次序

四克

日月燈

拾遺記

尚主

臺閣詩

奇逢

日月如丸如扇

陽朔縣

六

典故歧出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八

七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

錢唐梁紹壬應來甫纂

太字通世

太世二字大約古人有時而通明堂世室公羊穀梁俱作大室衛大叔儀公羊作世叔齊樂大心作樂世心鄭子大叔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曰大子而春秋傳曰曾王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曰世子而申生子華終生等並稱大子

忽親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

十一

今俗以凶納婦名曰忽親又曰拜材頭古者居父母喪而昏娶見于經傳者惟宣公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一事所謂不待貶絕而自見也舊唐書張茂宗傳德宗曰如今人家有借吉為婚嫁者諫官蔣乂曰人家有不甚知禮教者或父居父母服借吉就親男子借吉婚娶從古未聞宋時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人侍奉子孫居喪聽尊長自陳驗實方許婚娶未有居然冒喪易吉而婚娶者此俗不可不禁也

陰壽

陰壽者生忌也陰而係之以壽壽而冠之以陰奇文也
人以喜喪為對工切無比杭人以福壽備而死者俗呼喜喪陰壽之說
各省不行而吾杭為甚二十年前不過營齋營奠至親
素服展拜而已近則笙歌宴席無異稱觴子若孫者綵
衣將事忍乎

首陽山

詩唐風首陽之巔論語餓于首陽之下馬融曰首陽山
在蒲阪河曲之中一曰首山左傳宣子田於首山寰宇
記云首陽即雷首之南阜或稱首山漢地理志蒲反有

兩般秋雨會隨筆卷八

二

首山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一曰獨頭山水經注闕駟
曰首陽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一曰襄山穆天子
傳云東巡自河首襄山一名薄山穆天子傳登薄山真
幹之隘一名堯山水經注云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阪
三十里俗亦謂之堯山也一名中條山元和志云雷首
一名中條在河東縣南十五里永樂縣北三十里一名
隔山湯伐桀升自隔注在河曲南寰宇記云堯山即雷
首山山有九名亦即隔山一名歷山一名甘棗山一名
渠豬山並見括地志總名之曰雷首山禹貢曰壺口雷

首是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長亘數百里故隨地異名
也

左傳對

先大父好讀左傳山舟學士集句手書以賜云行道有
福能勤有繼居安思危在約思純

奈太君

小說稱楊老令婆曰奈太君不知何本按畢尚書沅關
中金石記云楊業妻乃折德展之女世以為折太君

戒殺生

兩般秋雨會隨筆卷八

三

戒殺亦善事也虔奉之固不必痛闢之亦不可裴晉公
曰雞豬魚蒜逢著便喫生老病死時至即行此妙法也
又某相國問僧曰戒殺如何曰不殺是慈悲殺是解脫
曰然則儘食無害乎曰食是相公的祿不食是相公的
福此妙解也經言菩薩元制食三淨肉謂不見為我殺
不聞為我殺不疑為我殺復益之以自死鳥殘為五淨
肉是佛亦未嘗食素也然必窮極珍異變法烹炮則固
不可袁簡齋隨園食單云鉤刀取生雞之肝燒地炙熱
鷺之掌至為慘毒物為人用使之死可也使之求死不

得不可也至哉言乎

山魃僥倖

張船山太守有二僕一曰劉升甚長名之曰山魃一曰張芳甚矮名之曰僥倖太守作詩合詠之云一僮短小如僥倖一奴長細如山魃奴能抄書僮識字一屋高低有奇致先生或賦詩僥倖磨墨亦若有所思詩成棄其草山魃繕寫偷作牀頭稿先生燕居常閉門僥倖侍立如無人先生出游行頗速山魃一過市人縮先生醉後山魃扶僥倖趨趨猶提壺先生貧極僥倖瘦山魃搖搖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

四

如學究僥倖喜山魃愁笑嘯幻作雙獼猴山魃立僥倖坐俯仰雲泥人兩箇山魃一嗽僥倖驚忽如天半聞雷聲僥倖一怒山魃伏左右如葵衛其足吁嗟乎先生無聊只好奇僥倖山魃亦頗落落無威儀無威儀先生怒山魃文僥倖趣詩謔而雋

願為人婦

船山先生詩才超妙性格風流四海騷人靡不傾仰秀水金筠泉孝繼忽告其所親願化作絕代麗姝為船山執箕帚又無錫馬雲題燦贈詩云我願來生作君婦只

愁清不到梅花以船山夫人有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之句也其傾倒之心愛才而兼種情可謂至矣先生戲成二律以謝云飛來綺語太纏綿不獨青娥愛少年人盡願為夫子妾天教多結再生緣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癡情欲放顛為告山妻須料理典衣早蓄買花錢名流爭現女郎身一笑殘冬四座春擊壁此時無姤婦傾城他日盡詩人只愁隔世紅裘小未免先生白髮新宋玉年來傷積毀登牆何事苦窺臣亦詞壇一則雅謔也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

五

蔗蟲

蔗蟲性涼吾杭極貴出痘險者賴以助漿然不可多得也廣東潮州蔗田接壤蔗蟲往往有之形似蠶蛹而小味極甘美居人每炙以佐酒姚秋芷丈承憲嘗賦二律咏之其次首云蘊隆連日賦蟲蠹濁念寒漿解熱中佳境不須疑有蠱庶生原可慶斯凡草植之則正生此所謂庶出也呂惠卿對宋仁宗語似誰折節吟腰細笑彼銜花蜜口空畢竟冰心難共語一樽愁絕對鬢風狀物極工

徐中山女

中山第三女名妙秀當靖難時金川門失守宮中火起傳言駕崩女憤痛曰當御正殿以俟之柰何出此高見卓論此與姚少師之姊同為一時奇女

野合

男女私奔名曰野合高江村天祿識餘云女子七七四十九而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而陽絕過此為婚則為野合此又一說也

寓錢

寓錢紙錢也寓者謂寄形象于紙也見唐臨冥報錄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六

步

周書王朝步自周黃公紹曰步輦也人荷不駕馬也始即後世轎之權輿

三蘇祠對

間有三蘇祠其聯云一門父子三詞客千古文章八大家長秦戴方伯燦手筆見周櫟園先生閩小紀

腹葬

遐黎生婺嶺以北椰瓢蔽體父母過五十則烹而食之云葬于腹中謂之得所見陸次雲尚谿織志此較之天

葬火葬鳥葬水葬尤為殘倫絕理真禽獸之不若矣

鬼畏桃

殯除桃荊門設桃符相傳桃可辟鬼按淮南詮言訓羿死于桃楸注楸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

方夫人詩卷

山舟學士嘉慶丁卯重赴鹿鳴賦紀

恩詩四章一時和者不下百餘人學士品題以芷齋方夫人為最夫人時年八十手書和章筆力蒼勁出入南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七

宮宜其福與慧兼為吾杭閨秀弁冕是卷學士歿後年餘先君於故紙中檢得之亟裝裱以供珍玩後吾妹右

紉適方芑堂明府

懋嗣

令郎實夫人之從孫婦也遂以此卷媵之詩云公堂濟濟肅冠裳白髮當筵倍有光蕊

勝會占芝草秀宮袍重染桂枝香但論才望無前輩若在

朝班亦首行共道鳳皇將九子晚晴顏色似朝陽前賢

也復遇賓興主眷如斯得未曾揮翰玉堂千氣象感

恩金闕夢觚棧

公荅客詩云他生願作銜環雀飛上觚棧高處來

春風語吉看

重聽冬集書存有夙徵公有前丁卯題名錄詩

天子知公文福大頭銜仍

賜一條冰四詩清越夏瑤瑛才算

昇平雅頌聲有識盡能知姓氏重公原不為科名已傳

鳳詔傾當世定說龍門與後生最是老懷欣阿買得隨

杖履拜

恩榮猶子懋嗣今科中式三篇真不愧作手

蛻岩詞

夏日訪姚丈秋芷於羊城寓舍適逢其啟篋曝書手詩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八

餘一帙示余曰余不工此而子嗜之篤盍舉以贈余欣

然受賜歸而讀之鈔錄未精而狡讐甚嚴丹黃點筆意

義燦然首顏曰蛻岩詞署曰河東張翥仲舉填亟觀跋

尾則樊榭老人手筆也跋云蛻岩河東人幼從父官于

杭與貞居子張伯雨俱學于仇山村先生之門故詩文

俱有源本而詞筆亦復俊雅不凡足繼白石梅溪草窗

玉田之後惜山村伯雨詩集僅存而詞止三數闕使人

有零珠斷璧之恨不若蛻岩詞二卷一百二十餘首之

完好無恙也是本為余友金君繪卣鈔于龔田居侍御

家余從繪卣令子以寧借鈔遂得充几席研玩之娛侍

御所藏異書甚多生平清介自處罷官後絕不竿牘當

事貧至食粥聞其身後書籍大半散佚矣為之累歎雍

正改元十月二十三日樊榭生厲鶚書後又二行云近

得張外史貞居詞一卷又校定蛻岩詞訛字消遣餘春

殊不冷落第一卷內水龍吟咏西池敗荷一闕尾亦有

二跋詞云水宮仙子歸來為誰獨立西風背凌波夢斷

可憐零落一奩環珮雨葉敲寒露房倒影秋聲驚碎問

西亭翠被將愁何處空畱得餘香在最愛雙飛白鷺鎮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九

相依蓼邊蘋外舞衫歌扇有人繡出水情雲態西子湖

邊越娘舟上憶曾同采甚人今以上四十字龔氏原鈔本缺未老花

應依舊約明年再跋云此詞前段妙絕後段不全令人

悶恨不已又跋云雍正甲辰在趙谷林小山堂得李西

涯南詞本校添為之大快其他佳詞不及備錄此本未

知已付梓與否當攜歸以俟好事者之采摭焉

知訓見字

古人於知字往往作見字解左傳晉侯聞之而後喜可

知也注云喜見于顏色呂氏春秋文侯不悅知于顏色

注知猶見也淮南脩務訓奉一爵酒不知于色亦作見字解

程少山

程少山 晉 杭之名諸生也連試秋闈不售遂橐筆遨遊始而江西繼而廣東名公鉅卿爭迎倒屣余在家初未識面至粵中始得訂交深相結契雅善作書行楷篆隸靡不精妙尤工鐵筆嘗為余作七十二鴛鴦樓印一方章法勻整筆意適媚邊跋古雅直造山堂小松之室詩詞多不自收拾曾為余書聚頭扇因錄存數首莫愁湖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十

云春愁鄉思兩模糊怕憶家山好畫圖剛把西湖拋撇了又教儂見莫愁湖幼婦新詞四壁收至今爭說舊風流美人不是無情物未必當時竟莫愁無題云卍字欄杆亞字牆玉梅花下小蘭房金釵低扣聲先透銀燭輕搖影故藏入座漸聞香子細隔簾徐聽佩丁當等閒未肯輕相見半是銷磨杜牧狂沈沈良夜解明璫細數閒愁睡不遑慣作長吁眉鎖黛時聞小語口生香銀釭焰冷還相對鐵馬聲淒更自傷知道夜深寒氣重褪將半臂却分郎亦可以見一斑矣

鬻栗

說文鬻羗人吹角也其聲悲栗故名鬻栗冬月寒氣驟發其聲似之幽風一之日鬻發二之日栗烈注鬻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吳下田家志引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鬻栗正謂風吹籬落聲似鬻栗與詩意合田家之歌咏可以上媿風騷矣

袍

逸雅袍丈夫著下至跣者也事物紀原以為始于宇文護困學紀聞以為始于隋大業皆非也漢輿服志周公抱成王燕居故以袍物原傳說作袍古今注袍者有虞氏卽有之則其制由來遠矣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十一

尖頭鞞

釋名鞞本武服趙武靈王所制常短鞞以黃皮為之後漸以長鞞唐馬周以麻為之殺其鞞加以氈開元中裴叔通以羊毛為之筆談曰北齊全用長鞞鞞續事始曰故事皮靴不許著入殿省馬周加飾乃許也周輝北轅錄淳熙中張子政往賀金國生辰其俗無貴賤皆著尖頭靴又釘鞞見明史禮志百官入朝遇雨皆躡釘靴聲

徹殿陞太祖令爲軟底皮鞵冒于鞞外出朝則釋之

頻羅庵詩

山舟學士以書名海內而詩爲所揜然一篇之成名流
膾炙傳詞獨絕逸趣橫生洪稗存太史評其詩如山半
鐘魚響參天籟是也公嘗曰吾已爲人役書那堪更爲
人役詩因不嘗作公又自言吾詩無所師承而許周生
駕部獨謂其瓣香丹淵學士亦以爲知言也

雲貞寄外書

毛雲貞楚人夫戍伊犁毛以書寄至山東道上有人拆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三

而閱之遂流傳其稿洋洋數千言詞意條鬯神情悽惋
真好家書也是書繆蓮仙先生良曾刻入文章游戲中
近廣東有人于隨筆詩話中采列點竄塗改全不成文
後之讀者宜從繆本爲是

河東山西

河東山西一地也唐京師在關中而其東則河故曰河
東元京師在薊門而其西則山故曰山西各就幾甸所
近言之也

雙聲

南史旣佳光景當得劇甚一語四雙聲以今音考之光
景二字不協景字須作耿字音方合然考隋避丙字以
景字代之則音又不同究未知景字六朝作何音也

黃雀銀魚

明史言柱文襄粵在位有素絲之節按文襄當軸其故
人自家遣僕人至京道地送黃雀銀魚二壘其實中皆
黃白鏹也桂謂僕人曰此地不好傳語而主南京去罷
不日除南京大理寺卿故時有句云若非黃雀銀魚力
安得南京大理卿審是則史言不實矣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三

土饅頭

古語云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箇土饅頭謂墳也近
有人又有句云城外多少土饅頭城中盡是饅頭餚更
警動

罷官詩

王笠舫大令衍梅罷官後贈李芸甫水部句云春在花
光濃淡裏官如山色有無中讀之失笑嚴少峯太守罷
守杭州許周生駕部宴之于孤山蘇公祠贈長律一首
句云無端冷暖天難測如此湖山感易生讀之發慨

饁婦吟詩

東坡聞新會有仙訪之至古博里遇村婦肩饁具蓬髮短衣胸露兩乳口占詩曰蓬髮星星兩乳烏朝朝擔飯去尋夫婦應聲曰是非只為多開口記得朝廷貶汝無言訖不見見考甄志

百花冢

廣東番禺白雲山有百花冢明季有彭夢陽者眷一妓曰張喬喬歿後埋香于此諸名士各執一花環植其墓因謂之曰百花冢今已頽圯有鍾君者糾同志重修之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古

翰苑吏

前明翰林院有孔目吏每學士制草出必據案細讀疑誤輒告劉嗣明嘗作皇子剃胎髮文內用克長克君之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為長堪為君真善頌也吏曰內中讀文書不如是最以語忌為嫌既克長又克君殆不可用也劉乃悚然易之此吏可謂深識體裁者矣

西施封神

蕭山土地祠為西施閻百詩有詩紀之見潛邱劄記又毛西河九懷詞載宋淳熙中勅封西施為土穀神曰苧

蘿村土地先施娘娘

朝舞

陳士元孟子雜記轉附朝舞朝當讀如朝夕之朝衛有朝歌齊有朝舞皆以俗好嬉遊故名其地其說甚新

郭汾陽

郭子儀封汾陽王而郭淮亦封汾陽子是古今有兩郭汾陽矣然以令公之勲空前絕後則伯濟之績不足言也

通文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五

李太白尋常談論俱成文理此其天才雋逸豈人所能及者今有人信口談吐好為藻飾而又鉤駢格磔舌本連蜷使聽者倦而思臥無怪宋義康王云身不讀書毋庸以才語相對也

家弟家孫

今人於尊者言家於卑者不言家晉戴逵呼戴逵曰家弟班固書集稱孫曰家孫則知古人反不拘此又謝安石謂王獻之曰君書何如家尊謂其父右軍也則稱人之父亦可曰家尊

李東白

京山李東白以能詩名黃鶴樓七律最佳後舟過雲夢吟詩拍手一笑躍入水死見漁洋香祖筆記何姓名蹤蹟俱與太白相類耶

物理

物理之精微多有不可解者石脾入水則乾出水則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則動南倭海蚌淚著色晝隱夜顯沃山石滴水著色夜隱晝顯禾結實于野而粟缺于倉蠶珥絲于室而絃絕于戶狐夜察蚊蚋而晝不辨山岳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六

龍目眯諸物而力能破金石他如雪至潔也而有蛆銀至堅也而有蟻火至熱也而有鼠冰至寒也而有蠶虬聽以掌驚孕以目水母目蝦瑣珞腹蠨蟻以倒行蠅以仰栖葶薺化銅胡桃斷鐵翡翠屑金羚羊破鑽角遇甘草而堅牙遇木賊而軟水之冷而有溫泉火之炎而有寒燄橋踰淮而為枳樟過贛而化榕蜒蚰至弱而殺蜈蚣鼯鼠至小而制癩象諸如此類不可枚舉則窮理之功難矣

舉泉陶

呂望舉于釣夫人知之後漢書馮衍顯志賦舉陶釣於雷澤分得虞舜而後規則亦舉于釣也

冥婚

今俗男女已聘未婚而死者女或抱主成親男或迎柩歸葬此雖俗情亦有禮意宋康譽之昨夢錄云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則真奇聞矣然周禮地官媒氏禁嫁殤者則冥婚之說似古已有之

名字通用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七

甲第貴宅也科目也蒲盧蒲葦也蜃也夏小正十月元注蜃蒲維八于淮為蜃盧也 果贏也禁中大內也囹圄也闌干廊蔽也眼眶也夜深也圖書經史也印章也玉版牋也帖也筍也蕨蕤花也鎖也鳴夷盛物器也河豚也黃門奄人也給事也貂璫貴戚也近侍也典刑老成人也大辟也飛廉人名也獸名也管仲人名也藥名也臯陶人名也古木也考工記韞人為臯陶鄭司農注古木也 闕內閨門也國門也擣菹博具也海蜃也苜蓿馬芻也訓士官祿也緇衣僧號也詩禮篇名也王孫芳草也蟋蟀也杜鵑花名也烏名也龍鍾竹

也老態也芙蓉水花也木花也山峰也劍也面也鏡也
帳也琅玕美石也竹也船舟也衣領也三尺劍也刑法
也玳瑁美石也龜甲也玉環貴妃名也唐睿宗所御琵琶
名也夜光螢火也珠也璧也月也酒盃也玉樓仙人
所居也兩肩也胸蠶腮潤蚯蚓也漢縣名也丹書刑書
也誓書也屠蘇庵也酒也五經聖籍也酒器也大有卦
名也豐年也玉堂屐幸之舍也翰林也夕陽山西也斜
日也郎中官名也醫士也五更養老名也譙鼓也庶子
官名也支子也庸峭聳拔也承梁小木也小蠻美人名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六

也酒榼也一流人品也銀數也律令國法也咒語也枇
杷果名也農器也金井井欄也梧桐葉上花紋也秋水
劍也眼也繡毬獅卵也花名也滿天星花名也爆竹也
過山龍吸酒器也山轎也虞美人花名也人名也詞牌
名也元宵節名也湯糲也九華山也塔也燈也牙籤剔
齒也書簽也參差不齊也笙也消息周易卦氣也花名
也詞牌名也魚目假珠也漢武馬名也

十二時

古無十二時之說共範言歲月日而不言時周禮馮相

氏言歲月日辰而不言時古所謂時者三時四時皆指
春夏秋冬也後世歷法漸密于是平日分為時左傳卜
楚邱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杜注則以為十二時雖不
立干支之名自然其日夜半者即今之所謂子也雞鳴
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禺中者
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昃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入者酉
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日分為時始見于此後世
一日分十二時每時又分為二曰初曰正而選擇家以
子初為壬時丑初為癸時寅初為艮時卯初為甲時辰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九

初為乙時巳初為巽時午初為丙時未初為丁時申初
為坤時酉初為庚時戌初為辛時亥初為乾時即今憲
書所謂寅申巳亥月宜用甲丙庚壬時子午卯酉月宜
用艮巽坤乾時辰戌丑未月宜用癸乙丁辛時是也錢
辛楣曰都門法源寺見遼舍利函後題甲時又戒壇寺
遼法禪師碑後題乾時又遼石幢一一題庚時一題坤
時蓋金遼石刻多用斯為記也

薜荔

薜荔蔓生牆垣俗名巴山虎山谷間多有之楚詞山鬼

云被薜荔兮帶女蘿是也梵言薜荔猶此言餓鬼出大藏服字函漁洋山人香祖筆記載之因思薜荔所結之果俗呼鬼蓮蓬杭人取其子沁作涼菜名曰連荳腐皆有所本也

朱儒

人之形貌由乎天賦晏子不滿七尺而為齊相裴公不滿七尺而為唐相夫何害焉然古人往往貴長而賤短詩曰頎而長兮又曰碩人頎頎鄒忌八尺而自娛曹交九尺而自負至臧武仲則魯人有朱儒之謂侏儒本訓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三

短柱廣雅作株橈即稅也故以況短人初學記人部下引占夢書曰凡夢侏儒事不成舉事中止後無名百姓所笑人所輕矮子之為人姍笑如此可怪也

對聯

嘗見有人寫對句云拳石畫臨黃子久膽瓶花插紫丁香
香菱其工巧不知為何人之句頗羅老人嘗集蘇句屢喜書之獨攜天上小團月茶也自撥牀頭一舊雲酒也

妯娌

娣姒廣雅始作妯娌方言作築娌郭璞曰關東兄弟婦

相呼曰築里

妻作夫誌銘

妻作夫誌銘古今止一見高文虎蓼花洲閒錄載云熙寧末洛中有人耕于鳳皇山下獲石碣方廣二尺餘乃婦人撰夫誌銘其文曰君姓曹氏名禪字禮夫世為洛陽人三十歲兩舉不第卒于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鄉關故老聞之莫不哀其孝友睦婣篤行能文何其天之如此也惟余聞之獨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累乎陰陽之間者生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三

死數不可逃夫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卒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于鳳皇山之原余姓周氏君妻也歸君室八載生子一人尚幼以其恩義之不可忘故為銘焉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哉何言其生也浮其死也休終何為哉慰母之憂婦人而能文達理如此亦所罕見按此誌洪容齋五筆亦載之而較此為畧豈傳聞異詞耶

帳

今謂簿籍曰帳目按漢武帝記明堂朝諸侯受郡國計

注顏師古曰計若今諸州之計帳則此字之來已古然韻書只訓幃訓帷而無以簿籍為義者俗作賬非

葵扇

廣東新會縣出葵扇葵非蕉也騷人詩詞往往俱賦蕉扇其實蕉不可以為扇故並無是物且古人亦止言蒲葵不知何以訛為蕉耳

柴窠

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想見當日出樣之巧陸魯望詩九秋風露越窠開奪得千峰翠色來此尚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三

在柴窠之先不知何時所作漁洋山人言曾見一貴人買一柴窠盃其色正碧流光四溢余昔見何夢華丈為芸臺宮保辦貢得柴窠一片鑲作墨牀色亦蔥倩可愛而光采殊晦或尚是均窠混真然價已二十金矣

詩評

洪穉存太史作詩評共一百餘人每人系以八字中惟孫淵如先生獨加少日二字曰孫觀察星衍少日詩如天仙化人足不履地豈以晚年癖耽金石有傷風雅耶
咏旗亭畫壁詩

田大令溥句云地當梅市宜浮白詩入梨園亦汗青對仗工切

秩

王制九十日有秩故以九十為九秩據此亦止九十可稱餘不當通用也然容齋隨筆云十年為一秩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蓋秩有次序之義故借作十字用也今人曰七裘八裘又改秩為裘裘書衣也並未有作十字解者不知何以傳訛也或曰唐蕭至忠傳官秩益輕杜少陵賦六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三

官威秩本秩序之秩誤從衣從失今之譌亦由此來耳
任城太白酒樓詩

任城太白酒樓詩多矣余最愛大興舒鐵雲先生七古一篇云結客須結賀知章相士須相郭汾陽此時當浮三大白天地中間一酒國公不必飲酒樓上眠樓不必因公被酒傳但道公會飲此地至今往往有酒氣七尺之軀百尺樓出亦愁入亦愁作詩尚有杜公部上書安得韓荆州除非天津橋南董糟邱為公屈注廬山瀑橫卷滄海流漢江三百綠鴨頭黃河之水天上不再收感

公痛飲日惜公狂吟身讀公古樂府知公謫仙人一斗亦醉一石醉萬古長愁無價賣海上釣鼈鼈無竿江上騎鯨鯨無鞍身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脫千金裘飛上鳳皇臺踢翻鸚鵡洲沈香亭花見羞夜郎國鬼與謀須與湯泉火城貉一邱惟有青蓮花開千秋我欲醉折花枝當酒籌而乃眼前笑兀見此樓奇氣鬱勃讀之可下酒一斗

硯瓦

演繁露唐以前無石硯多用瓦硯今天下通用石而猶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五

概言硯瓦也一說唐用鳳池硯中凹如瓦故曰硯瓦米元章云唐鳳池硯中凹受墨故用筆一援墨飽而筆鋒已圓作書無不如志今硯面平正一經蘸墨筆鋒或扁或側此其所以不如古制也是非精于書者不能知之

太公

孟子曰若太公望是太公名望也史記齊世家云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封于呂尚其苗裔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是又名尚也索隱引譙周曰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是又

名牙也路史炎帝紀云呂涓字子牙是又名涓也太平御覽鱗介部七引符子曰太公涓釣于隱溪是又名涓也一人五名將何適之從以臆斷之望是其名子牙是其字尚是其官名所謂師尚父是涓則以得太公于涓陽因以名涓附會涓則又涓字之訛也

行酒之法

行酒以碧筒爲最雅鞋盃則俗矣虢國夫人以鹿腸懸于梁間結其兩頭實酒其中欲飲則去其結而以口就吸之雖豪而實不韻金章宗以軟金葉薄如冬瓜片製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五

爲酒器令飲者愈吸愈不盡名曰醉如泥但究不知其製若何宋楊某諂事下繪令其妻以兩手捧酒就其口飲之名曰白玉蓮花蓋抑何無恥

鄧會

吾杭學使者去任後例于西湖設長生祿位門弟子春秋瓣香名曰某會而其始則權輿于鄧會也聊城鄧東長宗伯鍾岳督學湘江山舟學士于其歲試補博士弟子員去後因糾集同門翹爲此舉迄今幾及八十年香火不衰春秋來者皆本人之孫曾輩矣鄧公督學江左

時有童生年四十餘視其卷署祖名可法詢之真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寄孥白下有孕妾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脈因家焉閱其文疵類百出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

伏波

今人但知馬援為伏波將軍不知漢武帝時路博德討南越封伏波將軍又三國志魏將夏侯惇亦封伏波將軍

壽堂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

美

今人於父母誕辰鋪陳慶祝之地名曰壽堂大不可也陸士衡輓歌云壽堂延颺颺注壽堂祭祀之所也又和靖先生壽堂詩曰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讀此可知矣

姬

葉石林燕語曰婦人無名以姓為名如王姬伯姬皆姓也後世不知遂以姬為通稱甚至虞美人亦稱虞姬然按左氏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虞獨非姬姓乎美人虞國之後獨不得稱姬乎惟後人以為姬妾之姬則失其

初耳

馬精化蠶

于寶搜神記謂馬皮卷女而化為蠶其說不經然馬之與蠶兩相感召古者后妃享先蠶天駟也又蠶神曰馬頭娘又周禮禁原蠶者恐傷馬也又僵蠶擦馬齒馬即不食又蠶蛹治馬瘟其理不可解馬精化蠶或者有之而于寶之說則與槃弧娶顛頊女生男為犬戎一例荒唐也

白髮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

毛

說邪載有人咏鑷鬢云勸君莫鑷鬢毛斑鬢到斑時也自難多少朱門年少客被風吹上北邙山較坡翁白髮詩尤為婉摯又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別有感慨袁簡齋大令詩云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此另是一副議論文人之筆何所不可

蘇小小

蘇小小有二人皆錢唐名倡一南齊人人人所知也一宋人見武林紀事明郎仁寶七修類藁述其事云蘇小小錢唐名倡也容俊麗工詩詞姊名盼奴與太學生趙

不敏款洽二年趙益貧盼奴周之使篤于業遂棲南省
得官授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能落籍不能偕行趙赴官
三載卒有祿俸餘資囑其弟趙院判分作二分一以與
弟一致盼奴且言盼奴妹小小可謀致之佳偶也院判
如言至錢唐有宗人爲杭倅託召盼奴而盼奴已一月
前沒矣小小亦爲於潛官絹事繫廳監倅遂呼小小詰
之曰於潛官絹汝誘商人百疋何以償之小小曰此亡
姊盼奴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小感生成之德盼奴泉下
亦不忘也倅喜其言婉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耶小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无

小曰趙司戶未仕之日盼奴周給後授官去久盼奴想
念因是致疾不起倅曰趙司戶亦謝世矣遣人附一緘
及餘物一緘外有伊弟院判寄汝一緘乃拆書惟一詩
云昔時名妓鎮東吳不戀黃金只好書試問錢唐蘇小
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小默然倅合和之云君住襄
陽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
潛絹事無倅乃盡以所寄與之力主命小小歸院判偕
老焉元遺山虞美人詞云槐陰別院宜清晝人坐春風
秀美人圖子阿誰畱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

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
鳳釵頭此趙氏之蘇小小也春渚紀聞載南齊蘇小小
墓在錢唐縣解舍後縣原在錢唐門邊去西泠橋不遠而元人張光弼
詩香骨沈埋縣治前西陵魂夢隔風煙好花好月年年
在潮落潮生最可憐注墳在嘉興縣前此必宋小小墳
耳院判吳人安知不住嘉興耶竹垞老人力辨小小墳
在秀州以錢唐之墓爲妝點若知此條則杭嘉各得其
一何必蹈爭墩之習耶

邱嫂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无

楚元王傳高祖過邱嫂餐聞曼羹聲張晏曰邱者大也
長嫂之稱也應劭曰邱者嫂之姓也孟康曰西方呼亡
壻曰邱壻邱者空也言兄已亡空有嫂也三說似張爲
長

吳日章

七脩類藁吳日章成化時澉浦軍人恆以詩句斷人禍
福有縣佐問之批曰癸巳年喜運連正月十五打秋千
至期縊死有書手方六七歲其父以命問之批曰袖中
一管羊毫筆寫得杭城神鬼驚後乃擅名書手一舉人

問之批曰人間金榜出天上玉樓成後會試放榜之次日病卒陶篁村全浙詩話引某書亦載此人但吳作胡判一人云一雙紫燕落池塘紅粉佳人繞畫梁後二子戲於池邊同時溺死其妻悲憤自縊又判一人云待等明年五月五枯竹叢中苦又苦果以次年端午日山行竹根刺足墜崖而死術亦神矣哉

進士不讀史記

宋荔裳方伯在塾讀書時有岸然而來者則一老甲牘也問小兒讀何書以史記對問何人所作曰太史公問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三

史公是何科進士曰漢太史非今進士也遂取書閱之不數行輒棄去曰亦不見佳讀之何益乃昂然而出此事王新城尚書香祖筆記中載之夫方伯非妄語者也尚書非妄記者也世果有如是之甲牘耶異矣

口語成讖

金主亮制尖鞞極長取于便鐙足底處不及指時謂之不到頭又制短鞞時謂之沒下稍宣和閒婦人鞞底以二色帛合成之名曰錯到底理宗朝宮人梳髻曰快上馬曰不走落後俱成讖皆服妖也

虎狼

人之剛烈過分者固粹不可近然尚有可解而陰柔者遇之則有死無生夫虎性至剛烈也然歷觀類書所載義虎救人之事不一而足而狼則從無聞焉此虎所以或有比大人君子之時而狼則亘古得小人之目也

後身

輪迴之說釋氏樂道而儒者勿言然古今記載往往有之如周穆王為丹朱後身韋臯為諸葛後身王曾為曾子後身蘇軾為鄒陽後身王十朋為嚴伯威後身張方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三

平為瑯琊寺僧後身岳武穆張睢陽為張桓侯後身宋高宗為錢武肅後身趙鼎為李德裕後身南唐後主為錢俶後身真西山為草庵和尚後身史彌遠為覺闇黎後身胡濙為天池僧後身常遇春為關壯繆後身王陽明為天台僧後身史閣部為文信國後身則再來之說或亦有之未可以為盡渺茫也

同氣之異

伍員伍尚之各行其志孔明子瑾之各事其主皆並行而不悖也而文文溪壁則異是信國之忠義照耀天壤

爲之弟者不死猶可也從而仕元無耻甚矣當時譏以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其實兄難而弟不難也

阿蠻

楊妃小字外傳及諸書皆曰玉環而唐狄昌詩云馬嵬烟柳正依依又見鸞輿幸蜀歸地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似妃又小字阿蠻然徧考他書未有見者且阿蠻楊妃並用文法亦似重疊若以蠻瞞音近明皇小字阿瞞則本朝天子臣下不應如此輕薄姑存之以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

三

待博識者

妒律

嘗見妒律一書題廣野居士述不知何人雖屬遊戲亦頗組織因全錄之以資笑劇。名例一凡婦梳頭臨鏡駕言從鏡中見夫與婢目挑遂生嗔毒罵併及丈夫者擬坐以斷罪不以律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迷網沉淪聞蟻聲而驚夢疑團莫解飲弓影而成疴是以披畫圖而含哀詢洛神而赴水羣狐滿腹載鬼一車以莫須有之情比將母同之律罪由自召人亦何尤一凡婦允

夫宿妾日閒反覆議明及至更深猶復令妾針紉若或忘之者擬坐以公事應行稽程律笞二十遲至三更者加一等判曰春秋盟會成事定於一言戰國縱橫趨向決於片語乃爾拘牽簿務似存退悔之心演習虛文無非出納之吝雖曰健忘當不至此爰引律法猶覺從寬一夫與婢有染妻乃去婢小衣以秦椒等辛辣之物納入婢女私處比照以穢汙入人口律加等發黑龍江給披甲爲奴判曰荳蔻猶含殊苦鹽梅之味牡丹初放何堪姜桂之投卽蛇蝎以爲心無此毒也本豺狼而成性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

三

豈其然乎按律無可援引加等從嚴究擬。吏部一凡婦見夫外入故拈針線兀坐不語及再三詢之一推而起擬坐以無故不朝叅公座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慵拈倦繡祇念遠人默坐低頭爲懷遊子未有室家靜好琴瑟和諧見良人而轉嗔聞溫言而添恨者也婦德無極女怨無終律以朝叅正斯壺範一凡婦有病在牀沈沈藥餌仍令腹婢稽查丈夫與妾偶語等情擬坐以納交近侍官員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珠沈玉碎肯使鸞鏡塵埋柳折花殘不許鶯簧舌囀卽曰關心者亂奚

須壁後置人若云在家必聞夫豈沙中偶語今乃展轉反側殊多密探之煩而迷夢沈吟祇雁他山之慮官箴有玷自當屏絕於遐荒壺範斯懲勿致悍成於跋扈一凡婦每見人之內眷必苦勸不可令夫納妾媿媿不倦擬坐以同僚代判文案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畫樓秘閣共談閫內之私密室柔情細訴胸中之壘聯牀握手附耳訂謀豈誠永漏話長祇爲深閨計遠老璫衣鉢官家忽使空閒少婦傳燈阿郎決難二色比目何堪癩贅並頭那許駢枝第彼婦各具肺腸漫勞人別叅帷幄家

兩般秋雨齋筆卷八

言

有制度事屬越庖自謀已非代人難恕。戶部一凡婦每同婢妾觸牌點韻嘻笑一堂忽聞主人聲息悉皆屏去擬坐以脫漏戶口律杖六十徒一年判曰紫廚平鋪象牌齊翻玉筍霞箋試展班管漫揆瑤詞乃老子與復不淺而羣芳吹散因何是豈楚卒聞歌競解中宵之甲抑亦蘇生挾策惟深兼併之防罪坐發縱奔逸免究一凡婦值夫偶宿妾室便偃臥不起只推有病及再三安慰不覺盈盈淚下擬坐以戶役不均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自是桃貪結子故尋樹底畱紅原非浪逐癡兒疑

作花閒戀蝶不知樛木下逮方可蠹斯衍慶爾乃烏嗚殘夢憐春色之將闌花擾獨愁恨秋梧之早落猶然心懷固寵念舊愛而情傷志切專房分新恩而腸斷苑枯頓異徒杖有歸一凡婦容夫納妾限夫往妾所止以一更爲率遲歸則怨望詈罵擬坐以丁夫差遣不平律杖六十判曰命將出師最忌從中掣肘濟人利物應須忘分推心如其箝制刻期恐致工多限促必欲束縛計晷定然此怨彼嗟苟發縱之不公當援律而予杖一凡婦無子畏人清議陽爲娶妾私禁冷室不令丈夫見面擬

兩般秋雨齋筆卷八

言

坐以田地荒蕪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歷歲深耕既無薄獲憎人多口爰挾陰謀縱不學司馬公夫人飾之入院何至如白太傅內子不使進幃鴉過長門夢斷朝陽日影魚封永巷魂消巫峽雲蹤女有罪而幽囚郎何辜而乏後荒我田疇律難輕貸一凡婦見妾生子故將家業施捨僧尼搬運母家併與出嫁女狼藉無度擬坐以盜賣田宅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珠非蚌出奚憐金穴銅山篋自我操卽欲沙揮泥洒綺九蔽野翠玉成塵神誕佛生結福緣於渺渺老姬少婦填谿壑於年年甘

心若敖之鬼寧惜叔孫之兒惡其縱恣律以攘竊一凡婦聞親戚朋友娶妾卽行毒罵併自咒以及丈夫擬坐以把持行市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城門失火未嘗殃及池魚滕國防危便爾憂先築薛合沙射影足徵鬼蜮之衷打草驚蛇預作網繆之計罪狀似難比擬情形那可姑容律以把持實爲允協一凡婦無子恐夫買妾強立己姪或抱螟蛉擬坐以斬人宗祀律杖一百刺配寧古塔絕產沒官父母兄弟不行解勸連坐判曰妒蚌難胎久慮蛾眉之入室牝狐幻術陰營螺負之良圖乃欲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美

代馬以牛更恐以武繼李科其罪狀投豺虎而誰憐揆厥私衷餒祖宗而莫顧擬減等於大辟宏施法外之仁藉絕產而入官詎資異姓之孽在昔設謀決計事雖首自妖姬然而黨惡模稜罰難追於醜類禍因滋蔓連坐非苛一凡婦歸寧父母必將丈夫愛妾挈之同往擬坐以拐帶人口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情懷水火原非蘭茝之和意介干戈素乏壘篋之雅攜手同歸是何心也與子偕往保無他乎察其畧取之情治彼杖徒之罪一凡婦與夫議明或三六九或二八日分潤於妾乃至

期齟齬不令夫往擬坐以收支畱難律笞五十再犯者加一等等三次者杖六十徒一年判曰三分有二宜加服事之誠取二用三古有貪殘之戒爾乃渝盟割地輒懷猶豫之衷役志侵漁漸現饕餮之態當與不與律固有條初犯從輕再犯加等一凡婦故令陋婢強夫枕席以塞娶妾之念擬坐以良賤爲婚律主婚者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錦衾璀璨自宜軟玉溫香繡帳氤氳可無穠桃翠柳雖實命不同允共葑菲薄采而承恩非貌奚堪魑魅借歡因濁酒麤布之謠豈醜妻惡妾之解進以匪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美

匹實爲亂羣責有攸歸誰職其咎一凡婦使婢年已長大不令蓄髮恐丈夫有見獵之喜擬坐以嫁娶失時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芳草無情隨春來而漸茂綠楊何意因時至而垂絲惡竹筍之衝簷刪其鳳羽嗔蓄蔽之踰架翦彼蓬心自崔夫人不許麗服而袁紹妻遂使髮頭乃虞擲果而禁投桃未咏標梅而歌冰泮不疑他意祇問失時。禮部一凡婦年已衰邁猶然脂粉翠鈿以固寵幸擬坐以服飾違式律笞五十逐出免供判曰翠鬢香雲豔質曾邀帝寵柳眉桃靨嬌姿準擬人看不

知出塞明妃顏華已非舊日抱疴媿好形容頓異當時
乞憐未必希恩掩袖殊令憎惡態固難堪情猶可憫一
凡婦蓄妾原非得已乃自誇賢德冀人贊美擬坐以現
任官輒自立碑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膏雨和風令望
應流於萬里深仁厚澤芳譽自播於千年故口碑載道
逢人惟說峴山而尸祝由心至今詠思棠芾何乃事因
情近名與實違詡向人言攘爲己德苟傳聞不察幾欲
勒之貞珉久假不歸竟爾廁於賢哲盜名有禁功令宜
遵一凡婦暗令腹婢借名罵奴僕因及夫妻併有子之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

美

妾擬坐以公差人員役欺凌長官律杖六十徒一年主
婦辨非主使記過一次判曰浪蝶狂蜂奚顧新舊嫩蕊
暴風驟雨那管細果花胎猶如狐假虎威豈惜鼠投器
忌雖護身有符苟犯法無赦主婦記過牙爪必懲一凡
婦買妾入門必使壓鎖或挂己褲于門首或置棒槌于
門限內種種不一擬坐以禁止師巫邪說律杖一百流
三千里判曰玉顏未入輪迴九轉之腸象管初吹聲斷
百年之夢不用千金買賦陰求片鐵鑄符一紙殊書宜
投蛛網數行秘錄忽墜迷途性情制以鸚哥精爽攝爲

虎倂是蓋幻而無跡卽或殺之泯蹤者也淫覲邪巫痛
懲遠屏一凡婦因夫買妾便設經堂修齋禮懺惟同僧
尼往來擬坐以左道惑衆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楊
柳新栽昨夜幾番風雨荼蘼初架曉來無數葛藤蛾眉
入而粉黛衰鴉鬢添而鸞鏡掩妝閣因而繡佛琴堂用
以繙經寄怨毒於瞿曇發幽憤於般若淫豔媚尼藉禪
和而入室貪癡釋子披緇戒而踵門閨闈從此踰閑性
情由之難制是用履霜杜漸故爲首禁嚴懲一凡婦嫉
夫有妾從旁嫁禍造作流言擬坐以術士妄言禍福律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

美

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深情厚貌鬚眉誤中其猜嫌伏
阱隱機脂粉亦忘其伎忌是以不言掩鼻鄭哀以巧愛
而斃楚姬覆被殺兒武盟以忍心而殞唐後臨風搗毒
向影吹沙不第讒言離閒蓋實溺陷死生者也所當滿
杖遠配遐陬。兵部一凡婦每夜臥必將牀前暗置桌
椅等物周巾布密以防夫有他適擬坐以假宿衛人儀
仗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秦王宮裏未失狐白之裘漢
后禁中誰通赭馬之跡不虞竊符之魏姬特恐偷香之
韓壽豈乏防意如城之謀爰效入苙招豚之計坐以假

借罰其愚騃一凡婦因夫夜起洩溺不行通知卽疑其私婢生嗔毒罵擬坐以夜禁不嚴律答五十判曰牀內青銅原屬懷姙之具枕邊玉盒用爲護身之符乃崇垣何處飛奴簾外勿驚人影醒來夢話郎已夢到高唐醉後消魂身逐魂遊楚館彼固失告此則疎防一凡婦使婢女不許面粉鬢油止令破衣敝履充作夜不收打聽丈夫外事擬坐以私渡關津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粉黛三千旣無藏嬌之屋金釵十二屈爲下陳之材况羅刹夜叉分途勾攝而山精水怪匿影潛窺出入自有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

罕

關防內外豈容飛越爰書有禁城旦何辭一凡婦見夫入妾房言語卽假借公事突入衝散擬坐以擅闖轅門律如止譚擾不作嗔狀引例末減答五十免供判曰翡翠牀前方調鸚鵡之舌水晶簾外忽來獅吼之聲不徒花上晒衣未免腹中藏劍有心心術不端無心見識不到一凡婦度妾與夫正值綢繆之際忽喚妾起屬以他事擬坐以擅調官軍律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判曰酣戰方深浪子春風一度金牌忽召夫人號令三申旣撤白登之圍詎有黃龍之望墮功西微先軫之唾固宜掣肘

東臆長舌之罪難貫宥以生令猶爲寬典。督捕一凡夫入妾室妾慮主母之嗔因而逃入妻所妻遂閉之令出戶擬坐以窩隱逃人律杖一百流徙尚陽堡判曰桃源有路本期接引漁郎梅子多酸未便相延洞口效紅拂之宵征非得已也豈文君之私奔意何爲乎爾乃冥心已會故託於李上蔡逐客之書妙諦全窺竟不學魯男子閉戶之美汝旣有意於窩逃吾將按律而問擬○刑部一凡婦見夫與妾就寢故意不臥隔房頻問瑣屑事務擬坐以聽訟應迴避不迴避律答四十判曰鴛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

罕

夢初諧正慮窺簾鸚鵡喚蝶棲未穩何堪聒耳蛙鳴旣干迴避之條難辭撓法之謹量從薄倣以蔽厥辜一凡婦設榻於自己臥房妾侍夫寢必抱衾裯以就卽使合歡不令暢遂併不得謔語一字擬坐以不應禁而禁律杖六十判曰臥榻之側本非鼾睡之鄉忌者之前又豈談諧之地桃花三汲猶虞浪動潛鱗鶯囀一聲更怕驚翻宿蝶是宜通禁允此嚴懲一凡婦因夫偶飲妓家遂令端跪牀前自仍假寐更餘不允發放擬坐以告狀不受理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蛺蝶偶入花叢原非貪宿蜻

涎薄游水際未免沾濡况風過帶香何關薄倖而衣沾
剩粉聊以娛情爾乃頓發嬌嗔罔顧黃金之膝居然假
寐任憑玉漏之催真變羊之巫可誑而逆鱗之怒難批
矣懸案過情杖遣不枉一凡夫調婢婢極力洒脫以致
頰紅肉顫妻乃不察仍搗婢毒打擬坐以官司故出入
人罪律杖六十以增減輕重論判曰狹路相逢幾餌身
於豺虎投梭峻拒得幸脫於鷹鷂顫斷香肌蓋爲雲橫
烟鎖紅堆粉面豈關雨後霞生不申法於強梁反宣威
於弱質故出故入按律何辭一夫與妾寢且入妻房妻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望

乃托故啟鬻需索首飾衣服擬坐以因公科斂律計贓
從重論贓未入手者杖六十判曰終年交頸曾無感於
寸衷一旦分甘遂矜懷於大賚翠環金縷非可要挾而
求寶鈿綉衣務在隨宜而錫爾需索既出於機心將擬
罪應同於科斂一凡婦因夫娶妾假病臥牀不喫茶飯
其夫委曲勸解仍忿言詬罵及腹婢私進飲食則啖之
人至輒復藏匿擬坐以夤緣作弊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判曰銀牙正辟何心翠釜紫駝繡戶無人輒噉金蠶玉
粒若彼陰險之情爲鬼爲蜮業已覘其一斑矧其閉藏

之跡如虺如蛇寧能防之久後縱茲不治長此安窮一
凡婢薄有姿色見其悄悄修容輒以誘漢痛詆擬坐以
故勘平人律杖八十判曰桃花沐雨夫豈有意呈嬌梅
子含酸遽謂揉脂獻媚必了頭盡屬花面卽毒口見其
蛇心爾太多疑罪同故勘一凡婦看戲見有演及妾妓
者輒嘵嘵不止併罵點戲之人以及自己丈夫擬坐以
決罰不當律笞五十判曰雅劇新聲不過逢場偶作芳
姿豔質藉以合席同歡事爭選靡麗之情詞必出佳人
之口爾乃觀花容而色沮聞鶯囀而神傷觸目驚心當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望

歌疑謫誰家薄倖故開作俑之端郎實猖狂冀效跳梁
之習衾裯鼎沸嫵友波騰鼓焰無端笞懲有律一凡婦
責婢慣及下體私處擬坐以決罰不如法於人虛怯處
非法毆打律成傷者笞四十判曰前代腐刑爰書久削
編民閹割憲典嚴懲在男子而已然況女子乎何有爾
乃借公洩忿聲罪討於包茅乘輿宣威肆戈矛於夾谷
如驗有傷按律究擬一凡婦值夫外出卽將夫妾併有
姪之妾陰賣並不擇人論價追妾知覺不從或以燒香
等事誑騙出門擬坐以監守自盜律杖一百發尚陽堡

同謀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小往大來本蓄分甘之怨
母以子貴愈深固寵之憂詎料君子之遠行恰值紅顏
之薄命一副狠心辣手早定調虎離山拔去眼釘推入
火坑辱當鑪而不惜雖換馬亦欣然傷情極矣憐何如
之其最毒之元凶固應遠徙卽爲從之惡黨勿令網遺
一凡婦端坐令夫跪受刑杖如不依從卽號哭不已擬
坐以威勢制縛人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毒龍飛怒白
日晦而海水揚乳虎橫行谷風生而狐兔伏吼聲正厲
鼻息敢舒彼既肆無忌憚我持律以重懲一凡婦多蓄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

罍

婢女每同夫對飲不許婢立已後恐美目之盼向夫傳
情擬坐以誘人犯法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錦繡成
行勿使肉屏障後鴛鴦羅列莫教花陣當前蓋防對面
芙蓉密訂同心之約燈前秋水暗邀月下之期不知慢
藏之招實爲冶容之誨爾故陷之罪還責爾一凡婦毒
打婢女其夫一言勸解便謂私婢愈加鞭笞擬坐以冤
屈平民爲盜律杖六十徒一年判曰毒手老拳勢難坐
視纓冠披髮跡涉嫌疑乃詞以情遷卦因變動貪非盜
壁浪指懷春屈法枉贓擬徒決杖一凡婦不能容妾反

飾嗔作喜以市賢名願稱姊妹無分大小及妾入門非
禁卽賣擬坐以欺詐官私取財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
夢中之蘭玉未占被底之鴛鴦難共琵琶隔院聲已遠
而莫疑鸚鵡異籠語屢調而勿覺願耳屬於垣趾不旋
踵王丞相之驅車爲凌諸婢賊少保之肉袒奚獲二雛
爾乃蜜裏藏刀必欲花間逐蝶狡亦甚矣罰豈容輕一
凡婦與夫小有閒言便呼兒喚弟肆行強橫以壓制夫
妾擬坐以假冒官兵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日麗雲
閑風忽變而成颶波恬浪靜石偶激而生瀾巧合如虎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

罍

如狼鬩然吠聲吠影駭當猛鷲搏鷹不啻羣鴉噪鳳蠢
茲醜類法所必懲孰爲主謀訊明發遣一凡婦舉動恣
肆因夫稍違輒指稱聽信婢妾之言哭訴妯娌鄉黨擬
坐以越訴律如汗人名節杖一百發烟瘴充軍判曰冀
幄大權在手先以蜚語螫人蓋因蠱惑於心奚啻含沙
於口不知盜嫂之事猶可解也至若通妹之誣豈能堪
乎天譴難逃王章莫貸一凡婦見夫有恙便歸罪婢妾
醜言播告衆人擬坐以假公營私律杖六十徒一年判
曰紙帳呻吟遽稱此風之始竹林偃仰遂生爲厲之階

豈知閨閫之事甚於畫眉乃以中箠之言指爲牆茨意欲如將軍體憊因人言而驅姬恐難同太傅暮年以老病而放妾假借鬻端誑誣加等一凡婦打罵婢妾吼聲震外併罵及親友者擬坐以辱罵尊長律無服笞二十有服笞五十期親同胞杖一百伯叔師友各加一等判曰虎牙橫噬豈避賢豪烈火蔓延寧分玉石西楚大呼鐵騎重圍辟易河東一吼拄杖落手茫然魚無耳而深藏鳥高飛而色舉此蓋司晨之牝非特門內之妖已也就族黨之尊卑定科條之輕重量從分別予以自新一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異

凡婢年稍大婦恐夫沾染卽行鬻賣另買小者供用擬坐以畧賣人口律杖八十徒二年若畧賣至三口以上枷號一箇月發邊衛充軍並追價入官判曰絲柳初垂便關心於黃鳥天桃未放早畱意於遊蜂以防微杜漸之懷作出陳易新之舉刈菜竹以植黃楊驅修翎而蓄蚱蜢律以畧賣允蔽厥辜一凡婦見婢垂髻夫或屬意竟不謀之於夫擅配家奴擬坐以屏去人服食律杖八十判曰桃花含蕊何須便嫁東風蚌孕猶胎豈遂揚輝北渚預作納履之猜何其遽也陰爲揜龔之計不亦泰

乎擬以重杖抑彼機心一凡婦知妾有姪故使勞力以致墮胎併令產中飲食失時擬坐以窩弓殺傷人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海棠新放將有色而無香荳蔻初含幸漸開而結實滿園春色誰是宜男共祝天孫若爲乞巧甫微蘭夢旋起鳩謀致使瓜未熟而蒂已離木向榮而心先蠹覆巢豈容完卵殺母必更傷兒詎止暗地害人是且明欲絕後置之徽繼大快人心一凡婦因事與夫反目卽駕言寵妾身投尼室經宿不回擬坐以背夫逃走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久蓄疑猜苦無半隙稔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異

懷怨恨巧駕片言禪關藍室允爲解脫之門妖廟淫祠本是藏姦之藪縱非紅拂之奔難洗緇流之辱投之有北永絕南還一凡婦抓碎丈夫面皮併嚙傷肌膚者擬坐以妻妾毆夫律杖一百徒三年願離者聽判曰情緒偶乖笑裂千端錦繡幽思乍觸怒敲七尺珊瑚狂飈發而松柏摧驚濤轟而蘭蕙損金閨虎坐玉潤羊眠旣昧三從須嚴七出一凡婦特令腹婢私行窺探互相談論以致婦之面色忽白忽青微微冷笑擬坐以竊盜不得財律笞五十免刺判曰紗牕隙底潛聆蟻鬪之聲脂粉

場中化作鴟張之態百瑩惑眼千崇蠱心蜀碎芙蓉吹
上桃花之面南香含笑如嘯漢女之妝薄笞少懲姑免
深究一凡婦聞妓女送夫扇中等物必搜尋裂碎擬坐
以毀棄器物律准竊盜已行而不得財律笞四十判曰
采蘭贈芍雖屬淫風煮鶴烹琴殊虧大雅況適情引趣
非盡溪水之紗貽管呈憨悞認江臯之珮畱之增爲韻
事毀之自取其尤。工部一凡婦置妾衾稠牀第故令
窄小止堪一人獨臥者擬坐以造作不如法律笞四十
判曰花萼誼重曾傳大被之風燕雀情深夙著聯牀之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

哭

美卽眉公之新式未聞狹彼規模非楚宮之細腰何故
減其繩尺旣稽古而無徵曷據律以示戒一凡婦因夫
欲往妾所乃身先誘敵及酣戰良久已挫其鋒始令就
妾擬坐以虛費工力採取不堪用律坐賍論罪杖一百
徒三年判曰嫩柳堪折方圖良夜佳期而老蚌饒涎反
欲爭先奪食壯哉銳進之氣此處不饒休矣罷乏之兵
彼將何補罪不止於阻撓律應坐以虛費粵稽賍跡雖
城且而猶輕究厥姦謀迅決杖以發遣

史閣部書

順治元年六月攝政王遣南來副將韓拱薇等致書明
大學士史可法曰予向在瀋陽卽知燕京物望咸推司
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托
其手泐平安奉致衷曲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
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之
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
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荼毒君
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界在東郵
獨效包胥之哭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

哭

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
貅驅除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
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
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
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朔陳師鞠旅
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
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
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
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

燬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

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做賦代爲雪耻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羈誅

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崇耳未嘗得罪於我

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敵國予將簡西行之銳卒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困潢池而欲

兩般秋雨齋筆卷八

辛

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予聞君子之凌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

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

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輓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

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寧忍隨

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

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

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余實有

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檄布腹心佇聞明教

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宜意可法旋荅書曰大明國

督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可法頓首謹啟

大清國攝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

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

兩般秋雨齋筆卷八

辛

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

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尚稽天討

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

江左竟忘君父之仇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

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

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莫及師次淮上凶

問遂來地折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

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

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

之甲立翦兇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枹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至

國破走逆賊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雍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向頂禮叩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具篚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承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言乎推而言之然此文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

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繼統是皆於國仇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皆以正統子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議者庇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至

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仇窺此幅幘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乎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剿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武刻刻以復讎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天誅謀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

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
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炤耀千秋
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
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
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應
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
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
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弘光甲申九月十五日按史閣
部荅書用紅帖寫皮面寫啟字蓋印卽係督師輔臣之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書

印六字每頁四行連擡頭共二十字原書存

內閣攝政王書載本傳而閣部覆書不載想當時諱之
也

世祖章皇帝聖諭云朕幼年卽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
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
傳乃得讀其文所爲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
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贊嘉之而所云可法旋遣人報
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
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

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
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
可得復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
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
姦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卽信用可法其能守
長江而爲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
無深謀遠慮使兵餉頓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爲
力惟有一死以報國不亦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
詭譎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強辭以辯亦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書

仍明臣尊明之意也予以爲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
事如右而可法之書并命附錄于後夫可法卽擬之文
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天祥而生則
出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恭讀一過仰見我

烈祖聖度之大

萬歲

馬伏波平蠻吏民皆伏呼萬歲此猶曰對將軍而頌天
子耳吳良傳註東觀記曰門下掾王望諂稱太守功德
掾吏皆呼萬歲則誕妄矣又新序梁君出獵見白雁羣

公孫捷下車拂矢云梁君援其手上車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他人獵得禽獸吾獵得善言也自稱萬歲更奇

鋼

世所謂鋼鐵者用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泥封鍊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曰灌鋼此乃偽鋼耳鐵之有鋼也如麵中之有筋濯盡柔麵則麵筋乃見鍊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火每鍛稱之一鍛一輕至累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矣見宋沈存中括夢溪筆談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五

修竹楊家

唐楊相國收江州人四子發假收嚴發以春為義其房子以祝以乘為名假以夏為義其房子以顛為名收以秋為義其房子以鉅鑄鑣鑑為名嚴以冬為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為名盡有文學登高第人呼修竹楊家所以別于靜恭諸楊亦猶桐樹韓家也其取子名亦有謝莊風月山水景之意

古字

古字不全往往借字如古無順字若順也古無真字誠

真也古無是字時是也又古未有雙聲而其機已見如不可為叵何不為盍如是為爾而已為耳之乎為諸之類此二合之音切字之原與聲俱生莫知所從來也

李赤

李赤自比李白後為廁神所祟而死見柳子厚集赤有十詩在姑熟堂下署李白名東坡讀之以為淺陋不類太白也

丹青引

杜子美丹青引云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惆悵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五

說者曰帝喜霸之能寫真故催金賜之而圍人太僕自愧歎無技以蒙恩賚耳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此深譏肅宗也考是詩始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帝既見先帝之馬當軫羹牆之念反含笑而賜金曾不若圍人太僕見馬能惆悵而懷先帝也此解新奇而有理

蓴菜

漫錄又載杜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藕蓴鱸之奠晉張翰亦以秋風思蓴鱸蓴生于春至秋則不可食何二

公皆用千秋云不知蓴菜春秋二生秋蓴更肥于春蓴江南人於早秋宴客必薦此品北產固不解也

繡帳錦帳

司馬溫公娶子婦聞其家有繡帳陪贈毅然不許入門王荆公嫁女子蔡卞以錦為帳未成禮而華俊已聞于外一日神宗問介甫云卿大儒之家亦用錦帳嫁女急舍之開寶寺福勝閣下為佛帳夫以宰相之尊一帳之間矜重如此近日蘇杭嫁資糜費帷帳至有飾以珠玉者其他之僭侈無論已傷哉誰挽此頹風也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堯

禽獸殉難

唐明皇每大朝會有舞象祿山在長安見而羨之及篡位欲以誇諸胡宴凝碧池令牽象出象見非帝不肯拜舞鞭之號叫徹殿陛遂以不食死唐昭宗蓄一猴善諸戲帝愛之名孫供奉後全忠篡位此猴見座上非帝跳躍號哭觸階而死宋帝曷蓄一白鷗後見帝蹈海遂連籠自投于海中余謂毛羽之屬盡義者多盡忠者少此可以立一廟合而祭之以愧夫天下之人面獸心者

帝王別號

宋高宗自標其室曰損齋後人以爲帝王別號之始閱墨莊漫錄載宣和間蔡寶臣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內有發願看經文自稱蓮峰居士則五代已有之

成語對

劉黃下第我輩登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成語天然東坡所對見釋惠洪冷齋夜話

粵僧詩

廣東海幢寺僧今種魯連臺詩沈文愨收入別裁此外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堯

又有約游山陰五律一首云最恨秦淮柳長條復短條秋風吹落葉一夜別南朝范蠡湖邊客相將蕩畫橈言尋大禹穴直渡浙江潮一片神行有不可攬拏之勢

文人詩

從來工制藝者未必工詩以心無二用也然余謂非真文人耳若真文人未有不能詩者且文人之詩方能入細有明至今騷壇之卓卓者非即臺閣之錚錚者乎熊鍾陵姑蘇懷古詩云舊時江水舊時潮難怪行人說六朝飛過夕陽鴉點點散來秋草馬蕭蕭多年王氣山頭

寂昨夜鐘聲夢裏消欲問興亡向何處秦淮沾酒破無聊風流悲壯何嘗有一點學究氣也

動物出土

寧波奉化瀕海一帶有業種蚶者血肉之品出以種植奇矣然猶溼生化生之物耳至西域種羊理尤難解又大竹林中有物名筍根稚子鼯鼠之類畧似人形烹食極其鮮美江西饒州一路多有之東坡有筍根穉子詩公牘

孫伯純知蘇州有不逞子弟與人爭伏字犬當從大因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李

而構訟靖康中小民易子而食有以肥瘠不勻因而涉訟此等公牘甚奇

誤出經題

乾隆甲寅浙江鄉試易經題誤出離為目為火宋方勺泊宅編載符建中浙江鄉試易經題誤出為布為金無獨有偶如此

餉字

懶真子載唐人作寒食詩欲押餉字以無出處遂不用按劉夢得不敢押糕字人人知之押餉字不敢者不知

何人

押木字

王禹玉秋解試瑚璉賦上希顏氏願為可鑄之金下笑宰予恥作不雕之木木端木官韻他卷率云粵惟孔門厥有端木並押于第二韻此獨于第六韻別意押之無不以為奇巧

太公年

太公八十遇文王相傳之說也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仍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太公體仁行義年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李

七十二乃設用于文武剛遇東方朔減了八歲卻被宋玉硬展了十年幸而此老壽長拚再釣魚三千六百日可也

里老荅縣官

前明慈溪令某公下車欲厲威嚴乃進里老謂之曰汝曹知滅門刺史破家縣令乎有桂姓者荅曰邑士多習詩但知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他未之前聞也令默然

諱

國諱公法也憲諱私情也下為上諱下之盡禮也上責

下諱上之不情也宋田登作郡自諱其名人有觸之者
即怒于是舉州皆諱燈為火上元放花燈吏人遂書榜
揭于鬧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又宋宗室名宗漢自
惡人犯其名謂漢曰兵士其妻齋羅漢其子授漢書宮
人傳語曰今日夫人供十八阿羅兵士太保請官點兵
士書都下哄然傳以為笑刻意為此必有爾許話柄又
某朝官詔事蔡京呼之為父合家不許犯京字眷屬犯
申飭奴婢犯箠笞賓客犯罰酒自犯手披其頰其無恥
乃至于此又宋稗類鈔載有上官某名申最惡人犯其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奎

名一日有知縣進見問曰某案如何矣曰業已申郡上
官微露其意曰汝便不申也罷對曰此事斷含糊不得
卑職申郡守不理即申監司申監司不理即申臺院一
次不理申二次二次不理申三次申來申去直待申死
方休上官雖怒之而無如何反笑而遣之惹人搶白是
亦何苦善乎杜祁公之言曰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
不可得而言則所諱在我而已他人何預焉公帥邠州
三日孔目吏請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惟諱取枉法贓
吏悚然而退父母之諱且不必而況己名乎

學生次序

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為長謂受胎在前也或以先生
者為長謂先後有序也愚謂當以先生者為兄夫紀年
者紀生者將來所得之年假令二人一生于除夕亥時
一生于元旦子時則先生者不但長一時一日而且長
一歲矣即使將來同年月日時死而紀壽總高一歲烏
得不為兄耶

四克

宋張汝弼 大正 鄉試主司命題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奎

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榜發被放夢神人告曰
汝若再遇四克始克有濟自以為經中再無四克此生
科名休矣後淳熙丁酉題云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
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場中同舍有與張
相識者厲聲曰汝弼可賀題中有四克矣遂獲雋

日月燈

王荆公在經義局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
足以配日月呂惠卿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
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首肯見宋永亨搜采異

聞錄

拾遺記

王子年拾遺記云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游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譙戲奏媵娟之樂游漾忘歸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泛于海上以桂枝為表結薰茅為旌刻玉為鳩置于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

詩

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峯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洽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其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世俗謂游譙之處為桑中也詩中衛風云期我乎桑中葢類此也白帝子荅歌四維八埏眇難測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峰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溟海浦來栖息及皇娥生少昊曰窮桑氏亦曰桑邱此等事蹟原屬渺茫不足信而所寫則一則淫豔浮詞也然其

筆墨之間何等空靈縹渺自是晉人吐屬若使唐人寫之不免冗長若使宋以後人寫之便黏皮帶骨惡狀難堪矣故前人以小說惟漢為最雅最趣觀極猥褻如秘辛一錄可知

尚主

前五代諸駙馬以尚主為苦宋孝武朝至有連名具寃單者可笑也天子之女驕貴自不必言然恃勢凌虐則不可也唐宣宗選于琮為婿連拜秘書省校書郎右拾遺賜緋左補闕賜紫尚永福公主事忽中寢丞相上審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

詩

聖旨上曰朕此女子近因會食一處對朕輒折匕箸性情如此恐不可為士大夫妻許琮別尚廣德公主亦上次女也天子之女且不可任性況其下者乎

臺閣詩

高文良公謝

恩賜花翎黃馬褂詩云冠飄雀翠天風細衣染鵝黃

御氣濃齊次風宗伯觀

御射詩云容節中和

天子射弛張高下

聖人弓何等正大先文莊公恭和

御製行竈詩云依山列幔隨疎密因地為墟各淺深穿穴不須陶冶埴拾薪端可溉烹鬻升烟遙結千廬白移壘空存萬突黔莫訝風餐兼露爨自來增減重韜鈴當時為人所稱孰謂應

制體不能工也

奇逢

國初浙東亂時諸暨陳氏女年甫十八為杭鎮撥什庫所得鬻于銀工逼之堅不肯從杭人朱膽生尚御郭宗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案

臣荆義醜金贖難民知女之義贖之方至忽友人某贖一童子問之即其夫也翼日贖一嫗至乃其母也繼又贖一嫗至乃其姑也有兩翁覓妻踉蹌而至門即其父及翁也兩家骨肉一時完聚遂合香結裝而歸之此較李笠翁巧團圓更奇莫謂天下無異事也

日月如丸如扇

夢溪筆談或問余日月之形如丸如扇耶即平圓余曰如丸以月盈虧可驗也月無光日之曜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

光稍滿如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雖相值而不相礙塗粉之喻明顯之至

陽朔縣

阮芸臺協揆督粵時有屬吏欲求劇縣託宮保相知某公道地宮保曰官可自擇乎可自擇則吾舍節鉞而為陽朔令矣其問故公曰陽朔荔浦山水奇秀甲于寰區吾於閱兵時經過今猶夢寐不忘向以為一時戲言而不知語有所本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云王侍郎贊中

兩般秋雨齋隨筆卷八

案

朝名士有弘農楊蘧者曾到嶺外見陽朔荔浦山水談不容口一日不覺從容形于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公曰某未曾打人唇綻齒落何由而見因之大笑後楊宰求選彼邑挈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也乃知才人吐屬真無一字無來歷者

典故歧出

闍黎飯後鐘事及御溝流紅葉事屢見紀載而各異其人究不知當以何為據



光緒乙亥年鐫

鹽官吳薌斤著

客窗閒話

味經堂藏板

客窗閒話 序

序

吳子賦閒之日好集談客
聽談古今逸事遇有可驚可
省而思齊者一一舉筆錄之久之稟然

成集或見而笑曰何吾子之心思才力

妄費於無用之地也若移其道以建業

序

於制藝則詩文必工可以名當世可以

昭來許而猶可以拾青紫舍是不為而

乃卑卑者欲附於稗官野史之流耶吳

子肅容敬謝曰客之言誠是也雖然客

不見夫古今來聰明智慧之人加以研

鍊揣摩之學發為詩文昌明博大自信

足以傳世又有明師益友為之參訂哲
勇賢嗣為之檢校始克付諸剞劂出而
問世其用心亦良苦矣然不久即為婦
女夾箴為庸夫覆醬醢者比比皆是
彼作稗官野史者拉拉雜雜不過逞一
時之興而足以動諸人之目者何也其

序

二

命意新而措詞淺智愚之所共見者也
况僕悉就其所談之事而紀之是以數
十百人之心思才力供僕揮灑豈無可
觀之處乎奚必獨舒已見或頌揚而過
當或譏誚而招尤為人作夾箴覆醢之
具耶或曰然則如吾子言是塞文章之

路而闢稗官野史之邪徑矣吳子笑曰
客何泥也僕之所為賢於博奕而已何
敢與高文典冊同日語哉或曰然則吾
子之所為若胥鈔然何又有翻新出奇
之作耶吳子曰僕所述客話客之性情
不一有溫厚和平者有詼諧譎詭者有

序

三

忿世嫉俗者悉就其所談而筆之無庸
心於其間而其詞自不同矣客卷口結
舌而退吳子又筆之以弁於集首皆
光緒乙亥夏薊斤居士題於保定寓齋



客窗閒話目錄

第一卷

明武宗遺事 五則

馮皮匠

查氏女

雙嶺廟

獸官

蕭希賢

李寡婦

鸞仙 五則

第二卷

王夢蛟

假和尚

客窗閒話 目錄

公大將軍延師

無真叟

磁州地震記

神童

時醫

神尼

第三卷

魏元虛

淮南燕客記

某駕長

張慧仙寄外詩記

白安人

齊叫化

八公墓

義丐

第四卷

安邑獄

和蘭玉風

孫壯姑

沈竹樓

訟師 五則

誦口

劉智廟

吳橋案

第五卷

談鬼 十二則

孝女

義僕

劉大漢

客窗閒話 目錄

俞生

第六卷

陳制軍

瘦馬

查商

場外孝廉

郝連大娘

周姬

沈太守

第七卷

先覺僧

華瘋子

應子十一則

其廣文

三官救劫

雷神

第八卷

湯文正

科場五則

卜者梁翁

小王子

姚暮府

周封翁

陔邑官親

同胞三鼎甲

容齋閒話

目錄

三

諸子總評

烏子耀雲云筆法道勁其突兀縱橫離奇豪放處月不暇給真令人百讀不厭矣聊齋復生未肯多讓佩服佩服

范子今雨云喚醒世人不少洵卓卓可傳之書非尋常評話可比也

方子幼秀云紀事詳明而出筆儁雅純是書生本色筆墨不落做閒書人體調是以讀之口頰回津不能容齋閒話 總評 四

釋手 又云新穎而不怪近理而不浮殆今之善於立言者班賦云小說九百本於虞初若此者視彼九百種頭未知有所軒輊否耀雲先生許與聊齋並傳固非阿私所好矣孰復數過勝餐餘甘子五百枚也高子幸數三漸斤深於國策其舌湧瀾翻硬語蟠空處居然神似

徐子子成云聊齋閱微而後得此可為鼎峙

題詞

何會體例仿虞初耳仁聞時手即書似此心花生筆
底添毫頰上更何如 維揚離舍涼如許賦邑郵亭
暑盡驅一卷奇文調水雪不須重展北風圖 時方酷
編中二則胸次頓覺清涼移我
情者不讓成連海上琴聲也 兒女英雄事盡傳偶
然寫到鬼狐仙奇聞軼狀談何易塵海搜羅已卅年
此書創自丁卯
續今三十年矣

幼樗方廷瑚

客窗閒話 題詞

五

賓客過談談即錄尺牘事盡書之縱饒客有蓮花
舌未及生花筆一枝 筆意聊齋舢舨間翻空微實
妙多般編成雅自居閒話到底會無一字閒

學生封左垣

博古窮經卅載餘筆少神妙有誰如文心處處皆
生趣閒話拈來即是書 雅俗詼諧盡可編胸中異
學得天全搜羅今古奇談事堪補聊齋未述篇

子巡蘇 續

客窗閒話 總評 題詞

雨打蕉寒風敲竹碎客窗孤悶誰知手先生此卷頓
展愁眉底事圍楸戰茗還勝吹竹彈絲挑燈細讀傾
盃未了拍案驚奇 搜神說鬼夢雨翻雲筆花五色
紛摘惟憂日虞初題接蒲妻肩隨莫道嗟樓總幻須
防腫背堪噴今今古古無無有有姑妄聽之

右調雨中花慢

春谷陳寅賢

其人如玉其筆則仙經經緯史然乎不然搜神述異
元之又元心劍角鬪肺鏤肝鏤匪日鼠璞匪日狐禪
讀古微書庶幾近焉

客窗閒話 題詞

六

小敬盧恩照

客窗閒話卷一

明武宗遺事 五則

吳繼昌 蒲屏 著

明武宗皇帝亦一代英主也惟好為嬉戲有游藝德
即其顛倒予奪數事雖正史所不錄聞諸故老堪資
談柄條列於後

戊辰科庶常散館例在內廷局試時諸詞林筆墨有
閩人林吉士者好書古字如以秋為林之類者雖之

客窗閒話

卷一

問所自出林歷舉以對帝書味字與林不識帝
秋可作秋和獨不可作味乎汝讀書少未稱詞林之
職着回籍勸讀三年再來就試林謝恩出同鄉戚友
咸知其為帝所逐皆不之禮林本寒士欲歸則無腰
纏欲留則無斧皆欲就教讀則為都人輕薄無避之
者無奈在正陽門外賣字為活已逾年矣幸其書法
之佳聳動一時值帝微行過其肆見觀者環堵噴噴
稱羨帝不知是何異事揆人人叢中一少年生機

揮毫得意疾書法並鍾玉句亦典雅帝心羨之緣當
時一面人則遺忘遂入問曰吾親汝寫作俱佳當今
文明之際何不應試甘為賤業耶林舉首見帝魁岸
不凡揖之就坐對曰我閩人林某忝居詞林帝曰詞
林清華不合行同市僧有玷官箴林曰去歲散館時
因不識御筆奉旨回籍讀書帝曰既奉諭旨何不回
去林曰我貧起於單寒旅費無措不得已為此營生
也帝曰讀書人本色何不就館林曰人皆知為逐臣

客窗閒話

卷一

二

無敢延者帝曰吾若汝類省作一幕賓不逾此耶林
感悅揖謝問帝爵里以便往拜帝曰毋庸明日汝仍
於此候信飄然而去諸客皆為林賀曰此必王孫公
子必有好音歡喜而散次日有內監賞黃封一函白
金百兩與林曰昨有官人囑我致問下其照封面行
事不可漏開目取其禍此銀以佐車馬之需言畢竟
走亦不道姓名來歷林觀封面大書親投山東巡按
開折欣然開肆雇車馬攜舊僕馳抵山左時巡按左

虛係方伯權護林安萬東衣借僕往拜惟時風雲崇
隆官吏嚴肅刺不易投三日猶未得見方伯林曰
我有都中密信須親投者奈何阻我吏始為通達前
爾者喚林入見其行裝黯淡疑為抽豐之客洋洋播
首日吾三攝通省總綱公事繁兀何暇接見同年故
舊耶若有書札我為代投回寓聽信可也林無可如
何出資封交之而歸閱甚未幾寓王狂奔而入望林
叩首無算曰小人不知憲駕暫與從罪該萬死林

客窗閒話

卷一

三

憤然曰主人何抑掄我窮途耶萬王曰小人焉敢正
分辯聞呼騶鳴轍之聲中軍旂旆巡捕等官帶同
吏役長跪請安畢命曰奉方伯命請飲使入署林如
登雲霧不知所謂被羣擁入八座儀仗山列車騎雲
從直入巡按廳事方伯公服趨迎林下輿見庭設香
案所投之黃封高供其上方伯跪請聖安畢向林揖
曰請天使宣讀聖旨林開封讀曰山東巡按缺出即
着林某署理方知所遇者帝也望闕九頓首受印任

客窗閒話 卷一

事方伯三揖稱慶并道有失遠迎之愆退居藩邸林
於是表謝聖恩請陛見訓示未幾批回云朕看爾人
才去得故有是命爾其謹慎從公毋忝厥職三年後
來京復命可也林居東任滿回京見帝帝曰如全體
書有貴矣以編修用仍入翰苑讀書三年以觀後效
帝入樞密院見在公之卿相方朝奏見帝皆起帝曰
卿等食訖來閒話可也遂入密室坐於是卿相飯畢
咸集帝悉命坐問曰卿等所食知米之來歷不易乎

客窗閒話

卷一

四

朕在儲宮時意謂五穀若草芥聽其自生自長而已
今巡遊乎田野察農夫之艱難方知古人云誰知盤
中食粒粒皆辛苦誠不謬也卿等所居南北殊方風
俗各異其若何播種若何耕耨若何收穫各舉所知
以廣朕聞時公卿中多起自田間者悉敷見聞以對
惟尚書某係世胄不知所云帝微哂曰飲食尚不知
本原何以理國爾職居何部日可何事得無曠廢耶
尚書惶恐叩首曰臣職吏部甫自部署來見單開紅

曰大湖司巡檢缺出應歸部銓選等語帝大笑曰吏部尚書僅知此耶拂袖而入同列皆尤之尚書曰我今日只記得此事無可奏對者未幾旨下云大湖司巡檢缺出即着某補授尚書接旨茫無至見謂同列曰我已降官敢不赴任但應陛辭否同列皆笑曰微官未職曷勝陛辭只須午門外叩首謝恩領馬赴任但旨無降草字樣應以一品服莅事可也尚書倉猝就道至則撫按率百官列迎尚書再三辭具脚色手

客窗閒話

卷一

五

本趨謁撫按各官遜謝不遑請居省會尚書曰帝命赴任我何敢違擇日前往府縣趨改衙署規制軒昂亦用轅門鼓吹與撫按等尚書至見署之三面皆農田始悟帝意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耳於是拂絕輿從日以青衣小帽遊閭閻與二三父老講論民間疾苦應改革調濟者悉註為論居數年為人排難解紛以息訟端民皆感悅值宸濠叛帝駕南征尚書見撫按曰我曾待罪吏劫駕至不可不迎然無巡檢接駕儀

注請公議之撫按司道僉曰論品則居我等上論職則在我等下請以一品服伏謁百寮之未何如尚書首肯遂迎駕帝乘逍遙馬見之呼尚書來前曰爾等知與飯難耶尚書頓首謝訓帝命隨至行宮詢其所事尚書將平日所著因草論縷晰以對帝大悅命居亞相

除夕帝忽出宮歷六部九卿公署官吏皆同私語慮慮虛無人也至吏部聞高唱南腔似有多人聚者

客窗閒話

卷一

六

帝突入惟一小吏陳盤內壺酒自飲自飲見帝至殷勤讓坐酌酒勸進帝問曰汝何官何獨居此吏曰吾浙右人此部掛名吏也封篆後官與同事俱有宅可歸是時團集妻孥飲合家歡矣吾想如許素卷諺有不虞貽誤不小是以守此不敢離也帝曰汝好明日再見遂起去吏猶執燭遠導元旦朝見于官帝問吏部尚書曰昨在卿署看守者何人即召入見朕尚書遣即官立喚小吏當陛見帝不禁戰慄帝曰無

恐汝能小心職守勤慎可嘉汝等役滿應得何議叙
吏曰五年無過以從九品歸選耳帝曰汝欲何爲吏
曰小人所願者大湖司巡檢聞是缺前經本部尙書
署理鼓吹鳴礮體面非常但小人尙未滿役不合例
耳帝笑曰朕命汝去何用例爲吏歡欣鼓舞登呼萬
歲帝特命尙書予憑赴任

宸濠之叛御駕親征舟泊清河帝登岸微行入茶肆
聞人言下江囚兵差截奪客舟橫行索詐利不如願

客窗閒話

卷一

七

即毀客貨嗟怨不絕帝買小舟變服似商人以一衛
士一小監沂流直下至揚關有官舫甚巨巡船數十
虎役百輩攔截客舟帝亦在內逐舟搜索云供兵差
之需奈甘哀所獻縲至帝舟帝儂卧艙中不之理虎
役擁帝登官舫見一官憑几危坐從役列吐帝前
汝何人敢抗皇差不畏官刑耶帝微哂之官怒叱役
揮帝行杖幸衛士勇猛揮拳擁護衆不能近官益怒
曰是必江洋盜魁命拿舟子至被衣鞭撻喝令指

爲盜帝怒探懷出玉牌命內監立召大員至值蕭拱
巡按接奉帝命倉惶奔赴官見巡按來至船頭跪迎
正欲訴盤獲大盜緣由巡按見帝立艙中俯伏請罪
帝無言惟指揮衛士奪此官紗帽子舟子戴之曰以
酬汝痛方命巡按提此官去追駐問罪論大辟失察
之上官皆獲嚴譴而客舟自此安行矣

帝在宣化有女子李鳳姐者年十四五有殊姿其父
設酒肆以鳳姐當爐是時父適在外帝微行過之見

客窗閒話

卷一

八

其丰神綽約國色無雙不禁迷眩入肆沽飲鳳姐遂
酒來帝誤以爲倡伎之流突起擁抱入室鳳姐驚喊
帝急掩其口曰朕爲天子苟從我富貴立至先是鳳
姐恒夢身變明珠爲蒼龍攫取駭化烟雲而散聞言
頓悟任帝闔戶解禡押之落紅殷褥實處子也帝大
悅時李父聞喊趨救門已閉矣惟聞簪釵聲頭佩玉
鐲鳴其女氣促音嘶若不勝強暴者急奔告卡兵蜂
擁而入見帝按閣出兵士伏謁叱令將鳳姐歸豹房

爵其父三品卿賜黃金千兩欲封鳳姐為嬪妃命其自擇鳳姐固辭曰臣妾福薄命微不應貴顯恐於身不利今以賤軀事至尊曷勝榮幸之至伏願陛下早回宮闕以萬幾為念則臣妾心安較爵賞猶榮矣帝領之因暗鳳姐玄衣玄裳益顯嬌媚故不强易官裝鳳姐恒於枕畔延前委婉屢勸帝乃擇日還京與鳳姐並轡齊驅至居庸關風雷交作鳳姐親開口所繫四大天王怒目生動眩暈墜馬帝親扶之疾忙外退

客窗閒話

卷一

九

駢蹄行宮視鳳姐伏枕泣曰臣妾自知福薄不能侍宮禁請帝速回帝曰若是朕忍棄天下不忍棄愛卿決不歸矣鳳姐一慟而絕帝哀憐甚命葬關山之上寵以殊禮用黃土封塋一夜盡變為白其陰靈猶不敢受也帝追念其言奮然曰小女子尚知以社稷為重安忍背之遂還宮正史載帝在豹房百官交章勸諫皆不納疇知一微弱女子力能回天書所云高明柔克耶此功不可泯也至今過關溝者遙指白塋

談其事

馮皮匠

馮某武陵鄉民也業皮匠日以擔頭謀生家僅一妻破屋三椽亦係債住者餘無長物值歲將闌負債五六串連欠十餘家剩有四百青蚨不足以償與妻謀曰我與爾此錢市斗米度歲我欲潛入紫陽山洞俟元旦歸來再作計較債主來則以我外出借錢為對妻諾之遂攜壺茶懷炕餅襪被而往瞥見山洞內有

客窗閒話

卷一

十

提足先登之客貂帽狐裘危坐石几如木偶然馮失笑曰我豈誤入家中乎否則何過此富貴之屍若謂與我同心者當屬妻人子不應燦爛如是客聞人語陡然驚覺瞠目視馮曰予觀足下似非雅士屈此殘臘何不擁床頭人舉酒椒盤之樂而乃挾具游山欲追慕清高乎馮曰姑無論我閣下何為者客曰予為姚維崇洋貨行主人也放貨值百萬於郡縣各肆際此餘年各肆未能歸結而客商在行坐取價

五十萬金子張羅數目無人應貸客商勢必告訢則
行業將敗而予無歸着矣不得已權以此地當避債
臺第苦饑渴耳足下來幸甚渴慨然奉餅餌注者以
進并道同病相憐意姚飽啖之若珍羞然繼而曰是
下所虧幾何而亦甘趨苦境焉曰吾儕小人所負者
五六串青蚨耳姚曰子雖同在窘鄉此尙易辦脫腕
上金約臂與之曰足下姑以此質十串錢歸債所餘
煩沽酒炊飯以給子焉欣然如姚囑歸告其妻數以

客窗閒話

卷一

十一

烹包妻曰人不舉火矣竈灰堆積曷先出之馮往鄰
家借鋤質函莽從事灰去而竈崩妻呀曰直倒竈矣
爲今之計莫若擔去磚灰掘地作竈以供急需夫婦
合作未及土盡而石見石去而兩巨缸朱提熒然耀
目夫婦大悅馮曰今如之何妻曰姑以簣運入我床
下再作計較於是遞相搬運銀盡起缸缸下又石石
下復得兩缸如是者三共得六缸馮曰獲如許財未
知其數所可慮者宵小聞之必來肆竊否則強項之

徒知我驟富或來欺詐其奈之何妻曰適聞山洞之
客正需此物况素昧平生偶爾相值能濟我貧其爲
人何義可知何不舉以託之則彼得應急而我有依
倚矣馮曰汝言實獲我心亟往市中買物攜燈而
往姚曰來何濡滯子望眼幾穿焉馮酌酒進食將得
有藏金欲求寄頓之說從容告之姚驚喜曰足平言
果實否馮曰我感君義其何敢欺飯畢偕往觀之見
盈室白物姚曰天賜足下兼濟子事實無疆之林敢

客窗閒話

卷一

十二

不荷此重任遂約爲昆季以嫂呼馮妻出對牌以半
交嫂曰子同馮兄先歸卽飭健僕以簣來裝運將半
牌爲驗符合者給之借馮反其室入後戶覺院宇軒
鉅深遂如入神廟俾馮薰沐更衣居然富貴氣象且
囑曰子將命乘輿迎兄來前見諸客商當示尊重姚
先出是時客商候無音耗正喧囂間見主人歸環繞
而晉曰改歲在邇速清我價不汝寬矣姚大笑擺手
曰是些些者何足道子不過偶爲人累遲數日耳今

冠子盟兄至百萬金刻即來矣諸客長皆以大方著者毋形小器貽子盟兄笑也正排解間司閹者報馮翁來姚肅衣冠出迎眾皆屏息以觀見馮翁者年約四旬裘裳都麗僕從趨踰主人足恭致敬迓入中堂客商次第相見畢旋命開筵姚拱馮翁居首座馮再三讓年長者客皆曰吾儕行規不以齒序惟財為雄久聞吾翁富甲大邦宜居是位勿搗謙過當俾吾儕惶恐姚曰客言是也扶馮上座有饌之盛皆馮生平客窗閒話 卷一 三

所未擬者謀罷僕放天平居中銀箔湧至堆積如山諸夥伴持籌握弄一一秤之共得六十萬金姚呼諸客領價而散謂馮曰弟之起居服食皆足以供吾兄可無事操勞其將迎嫂來同室從此合業經營無他慮矣馮唯唯由是行業益盛二姓之子孫至今稱巨富云

查氏女

萬歷間倭寇之亂綠日本國王正妃卒王思中華女

子艷麗道將入寇沿海擄掠至監官州猝不及備官之棄城逃竄有查氏女者年已及瓜慧中秀外久失恃聞寇至請父兄同眾奔避曰女兒足弱不能追隨途中慮有牽顧俱羅於禍莫若女自為計決不貽羞恐亦不致遽死也寇急父兄迫之堅持不行父兄泣舍而去女平日閱本草見有藥名鬧揚花者服之即死迴時可醒預已市得遂密縫上下衣研藥為末以俟聞寇入城遽吞之斃倭入室見女顏色如生撫之客窗閒話 卷一 四

溫軟異可救活且容貌傾城不忍舍去負之入舟逾時而蘓見身臥海舶諸女環泣細詢之知同被難者女慰之曰毋徒恐怖能從我謀似可脫難諸女密商之女授以計綠倭將為王覓妃故無敢犯諸女及舟抵日本倭將見美女無恙歡欣鼓舞以獻國王王見查氏女遂其所欲命通事告以救立正妃之意女曰此中華人願與中華女子為伍王若能盡出本國宮女而以同來諸女為宮人則惟王所命王以其嬌弱

女子何能爲喜尤之命扶入官開合歡宴女同諸女酌酒勸王密以前藥入酒王遽吞之不覺眩暈意謂醉矣擁女入大內欲褻其衣止枝梧問王瞠目流涎而倒不知人事女搜得兵符喚諸女同出外廷傳通事諭倭將曰王問悉我家有徑寸珠能定颶風命我去取作鎮國之寶爾諸將速備巨舟偕往倭將驗兵符信之遣一旅同諸女揚帆西歸次日王不視朝王弟潛入大內探之見王僵臥於寢絨之自立世子怒

客窗閒話

卷一

十五

備始終雌伏可也奈何昌查女之功而廢爵賞吾見其衣冠楚楚與拜受巾幘等耳或曰雌飛自然雄伏造化若循常理焉得有此奇聞

雙縊廟

任汪叟浙右儒生富而無子惟一女名之曰宜男飾雌爲雄聊娛膝下延師教讀以充石麟時有東鄰之子白雲娥者其父耄年所得慮其嬌柔難育爲之買耳披髮呼爲雲姐附任氏之學與宜男爲密友時女

客窗閒話

卷一

十六

年十三男年十四兩小無猜二情相洽校書賭誦互角聰明女或勝之則割雲之面相與嘲笑適師外出女之母與姑入塾不識雲之爲男也視其柳眉疊翠杏臉舒紅與其女壁合珠聯爭輝並耀嘆曰使宜男而果男也使醜雲姐真一對好相緣姑曰儂合爲謀問雲姐願不母笑曰以待來生雲始知宜男之爲女也益比昵之一日師講易至男女構精句草草讀過女請問構精之義師噙之曰是非兒女子之所宜聞

女曰聖賢傳豈有不可對人言者哉師莞爾他顧
 雲凝睇流盼悄喚阿猷女更狐疑莫釋矣值師之友
 來約湖山之游聯袂而去女問雲曰姐縱慧悟未必
 能通易理何哂我為雲曰難言也秘密之旨非茲其
 形狀終不明晰女笑從之攜手入師臥室共坐榻上
 雲擁女於懷探手於袴撫其琦葩初綻蓮瓣微開女
 啾啾笑却之曰與姐等耳毋徒相擾雲曰人各具林
 笑能相同乃推女橫陳急卸其袴曰我教汝搆精女
 客窗閒話 卷一 七

炬之曰昭昭白日姐不羞耶回手撫雲則紅霞似
 觸指翹然女訝曰是何物也我何無之雲笑曰以有
 補無斯謂之搆請嘗試之於是牡丹露滴巫峽不傳
 女整衣起笑曰搆精如是無怪師之秘而不宣也從
 此師或不在則玉山相並霧鬢斯磨捨酌聯吟遞相
 贈谷雲填望江南一闕投女曰香閣憶憶昔在親鄉
 錦帳甫垂參喜懼寶釵亂顛忍嚶鳥此刻不勝情女
 答之曰香閣憶憶昔就蕭郎欲避羞難遮綺扇最鎖

魂處卸華粧共入黑甜細垂疊贈曰香閣憶憶昔開
 陽臺春融柳舞鶯梭捷露沁花嬌燕剪閒濃豔滿情
 懷女曰香閣憶憶初朝艷奪小桃噴婢昵樣
 留新月倩郎描另有一番嬌媚娛易過不覺臘去春
 回女年加長待字深閨不復出就外傳矣雲亦還其
 木來與尋師友女作書投之曰同學妹宜男檢莊致
 啟雲戒哥哥足下憶昔情融綠帳暫得連鑑泣別前
 齋遽成分禮緬維現身護法秘傳法象之微口角於
 客窗閒話 卷一 六

香共關香奩之句方期此業可常豈意於今不再况
 雌代者頰兩鸞翔雄飛者反嗟豹隱我心匪石能不
 黯然伏願速遣冰人以踐海誓則牛墩之壁幸得全
 歸已破之舟不致淪溺縈縈俟諾感感佈函伏祈承
 覽雲得書情急恃籠撒轎直告父母父雖怒其不端
 然事已如斯轉慮其子失所遂倩密友即任翁之戚
 敬備良儀往求鳳上任曰西鄰白翁固所素識第伊
 僅有掌珠那得配我假子妹口其女實男子偽作女

粧以期易養耳任曰卽雲姐耶媒曰是也翩翩美少
諒必中東床之選任曰不可不可雲姐昔與我女同
學若與聯姻是無私有契玷我家聲矣媒以童稚何
知決無他故之言再三勸之任怒掉頭而入媒覆曰
翁雲不知也尙歡欣鼓舞與女書曰同學患兄雲娥
頓首致宜妹粧次睽隔半年相思兩地何期雲間之
鶴忽墮瑤函原上之鴿載書嘉命於芸墨誦頌慰調
饑來論悉遵冰人已遺諒尊甫知我必允好速行耶

客窗閒話 卷一 九

河橋鵲影正當投采之期橫嶺巖巖上催粧之什
矣克敦舊好再締新歡如鼓瑟琴重疊香閣之約宜
其家室應續化生之女諱必願爲我喜我爲卿賀書
報宜妹知之時女曰聞父決絕之言飲泣數日矣母
知其意反加詈也得雲書慟絕復舊書曰頃接銀
函深叨錦注第君家柯使徒抱空言老父以跡涉嫌
疑遠爾決絕雲卽其未之知耶從此樓雲池館鶴唳
空聞王謝樓臺燕巢靡托此日青閨已經蝶散當年

紅粉將屬烟銷是固妾之命也相雪卽才是子相徒
悽絳樹情同穆滿空憶赤烏諒必同此悲憤耶然以
馬卿之才不患無文君之配而妾卽已非完璧豈可
二夫故夜寢偶思則涕泗被面晨興忽感則瓜指亂
爬嗟嗟失此于歸終成墮落如不棄糞土敬訂逾垣
面訴離忱以表永訣耳臨風嗚咽援筆酸辛雲卽采
覽雲得書心亂於麻淚零如雨細問其母猶含糊答
應知事之決無濟也俟黎明之候踰梯踰牆又已於

客窗閒話 卷一 十

簷頭接入相持對泣淚繼以血女曰妾生不逢辰之
死靡他既不能續前緣當以魂依左右耳惟願卽君
新不忘故時以孟姜呼名而冥則九原如在矣今邀
卽來知我死所遂指其床已細絲結扣懸於頂格雲
曰生不同衾死當同城奚忍舍我捨先人扣女往牽
救則抱女同登雙雙畢命次日婢媼喚女不應敲戶
而入瞥視饜懸驚呼翁至撫之俱僵且兩屍互抱不
解喚白翁來共鳴諸官判曰察看得白雲娥與任宜

男者居本比鄰幼而同學盈弱女偕稱冠帶之雄
 泗渺丈夫反襲裙釵之飾陰陽顛倒堪嗟兩老之膝
 靡天地細細宜有雙星之繡卷繼而境田大去碧海
 無歸借班管以滿愁託瑤箋而請命既以參媒氏妣
 好迷稱意之花允宜鳳舞鸞歌竟唱定情之曲而乃
 不容坦腹徒悔噬臍空簡薄心愁甚衡陽之雁旅書
 泣血悽踰巴峽之猿絳袂越風匹夫之志難奪紅顏
 赴義匹婦之涼可悲速爾雙壁同組立紋鴛鴦之頸
 客宿閒話 卷一 主

前裏合體半牽蛤蚧之身雖專不可風而節猶足取
 非設大法例順人情用是殮以巨棺俾作同工之兩
 葬諸大陸將生連理之枝從此地下長眠不羨人間
 短景本縣特以表圭璋之堅志非徒艷花月之新聞
 此讞斷令合葬西湖之麓風流花判傳誦一時故士
 有往弔之者鄉愚不知謂其有所祈禱尤而效之有
 未必應趨之如市競於墳前立廟香火大盛至今廟
 貌猶新其為發情止義之報耶

狀官

進士某餘得某縣令咸文慮其狀也為與一幹僕詣
 習儀文者官欣納之至有謂上官勢將直入中門其
 僕境之由左繼又拜首邑令亦由左扉入其拱揖之
 入中門官回館舍怒其僕曰若何顛倒搵弄我豈木
 偶耶僕知其意對曰非為中門左內之故耶撫司道
 府上憲也禮應偏門入首邑同寅也禮應中門入此
 所以辨等級非敢播弄也官大悟曰是汝不愧為紀
 客宿閒話 卷一 主

綱之僕將重託汝僕乘機求司閹官大笑曰為大令
 親隨何等親密反求管門是下走之職汝舍近就遠
 辭尊居卑豈非欺耶僕曰小人欲之官曰非我薄汝
 莫悔莫悔遂命司閹往泣任所書役盛服跪迎官下
 輿谷禮至署吏送下馬飯甚豐腆官大樂命僕速備
 名柬謝之僕曰此皆屬下人所應為者受之而已無
 答禮官以禮無不答之言反覆辯論僕以儀注告之
 始悟官體應尊嚴也次日謁廟行香師生藹恭迎之

入門三揖傲慢不答師生怒咸譏誚之抱慚而歸怒
罵其僕所云儀注之非僕曰入聖人禮法之門接師
生清高之士謙讓未違方合儀注今自背之非小人
言謬也官搖首曰世故變幻較之八股時文難做多
矣又次日點卯至東關地保官大怒拍案一筒之箴
盡撒於地叱役選大杖撲之地保不知所以惶悚受
杖訖匍伏哀鳴曰小人應卯無誤從何開罪求明諭
以便改過官餘怒未息喝曰我未達時偶次錢糧者

客窗閒話

卷一

三

借貸未遂也爾逼我逃遁辱及妻孥此仇銘刻於心
剝爾膚削爾骨方消我恨一撻爾尙何冤地保曰爺
府居原籍之東關耶曰然曰離此數千里矣與小人
何干官方知誤運叱曰無論遠近我知東關地保決
非好人敢與官講辯應加責爾口地保抱頭鼠竄而
逸又次日放告有老人面稟其子忤逆者官訊之對
曰小人世業級工今眼目昏花藉子奉養奈小人之
子游手好閒藥小人不顧將為餓殍矣求教訓之官

怒曰不孝重情汝還我即喚汝子責之時為紛紛遞
呈者所勝官心煩而退忽憶及忤逆事命僕喚級工
僕談謂其欲成衣也喚平日何應之級工至官盛怒
升堂喝命大杖責訊級工泣訴曰小人何罪官曰棄
養汝父尙稱無罪真不知薄爵之恩者級工曰小人
切失怙恃何父之有官益怒曰父尙不認忤逆之徒
豈可輕恕更役僉跪告曰此人自幼在署應差小人
等俱知底細其父母實於某年月日病故眾所共知

客窗閒話

卷一

三

惟所照察官駭曰纔口訴之老人其鬼耶眾曰此某
級工之父非此人父也官知又誤強叱曰為人子者
不能顯親揚名僅作賤業是為辱親不孝莫甚再敢
辯者立予重罪級工茹痛而去官飲量甚洪曰必沽
酒數劬始然獨酌突有喊冤者正醺醺時也阻其雅
興懷怒升堂拍案喝打班不勘級役跪請曰打若干
官伸指曰再打二勛更役笑不可遏竟至吐掌官慚
而退各役領工食動需數百金官怒曰我安得如許

開錢養如許聞人即欲批飭不准僕曰此非出自已
 實係錢糧項下留支之款國家定例不能不准官猶
 孫曰然第若輩居心伎倆聞其正名之外有所謂混
 名者一混則無所不混恐其今日以正名領異日復
 以混名領則被冒支無窮矣我意欲令其正混各名
 且註明領狀當堂驗發庶免混冒僕以此無碍於事
 務吏照辦官升堂點給至橋夫恐謂曰我僅見二人
 蓋轎如何領工食者四名豈非冒混耶轎夫曰轎後
 各窗閒話 卷一 五

尚有一人官微晒曰據女言亦僅有二人對曰配以
 轎前之二人非四耶官無詞以詰方按其名其一曰
 某又名洋洋得意其二曰某又名不敢放屁其三曰
 某又名昏天黑地其四曰某又名拖來扯去官詫曰
 世安得有如是異名且停放設問幕容客笑曰若輩
 譏諷閣下不淺矣官曰何為客曰閣下後擁前呼則
 洋洋得意過見上司則不敢放屁問案對詞則昏天
 黑地何以結訟則拖來扯去而已後此官決囚因斬

絞錯誤破參罷去

或問曰天下竟有是人耶天下遂無是人耶薊兵正
 裨對曰民饑而日何不喫肉自古來有此帝王世間
 寧無此官長且此官之狀勝於自以為精明強幹者
 多矣即其禮節頗倒尙知與僕反覆辯論其虛心勝
 於自滿者其責東關地保尙能買告以故其僕直勝
 於惡怒者其用刑錯謬尙自幸有誤其知過勝於偏
 執者至刻扣工食今已視為當然此官尙能當堂給
 各窗閒話 卷一 五

發其陳腐勝於貪婪者嗟乎世之親僕用事賄賂公
 行奔競上官即登薦牘擢移厥欠旋入咨追較此官
 未知其誰狀也要之幕客一論實為中下者定評故
 轎役混名至今人人知之口曾歷一邑見紳民公檄
 討官者其才仿擊賓王討武舉檄附錄一證

為某縣某令者人本離家起寒微昔逢糊目試官
 曾以蕪詞中式消乎入仕大玷官箴潛萌弄法之奸
 除其受賄之實入門見賄賂不肯讓人掩袖進私

狐媚偏能惑憲移其縣之毒手劍其邑之能治加以鬼域居心豺狼成性近狎和僻深惡賢良岡上欺着虐民酷吏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竊竊巨室邑之富戶繩之以小愆妾之私親委之以重任嗚呼包龍圖之不作海忠介之已亡國賦橫徵任呼喚而莫應關節周到反保舉以揚名某令恃有護符益逞貪墨論案情之鉅細索價值之重輕激胥隸之狂狷良有以也致紳衿之訐告豈徒然哉

客窗閒話

卷一

七

是用氣憤風雲志安間里因四鄉之失望順萬姓之同心爰舒義詞以傲孽臣南連鄰境比盡本鄉冤黎成羣哀鴻遍野米麥柴炭折價之計靡窮鹽當牙行剝削之謀何盡嗟聲動而悲風起怨氣冲而明斗昏暗鳴則貧富恐惶叱咤則男婦股慄以此謀利何利不與以此害人何人不害某等或居要地或到公堂或膺摧折於胥言或受撲責於非理事猶在邇孰肯忘情三尺之法未亡一紙之書可托倘能轉禍為福

改過自新共矢精白之心立洗腥羶之穢誓以曠目安鎮此邦若其眷戀銅山徘徊阿堵坐昧先幾之兆必遭盈滿之誅請看今日之檄文豈是尋常之泛話

蕭希賢

維揚蕭姓世業離商翁以好士揮灑數萬金家因中落鬱鬱而亡其長子希聖自幼得與諸名士遊薰陶成學甲科入館選轉部郎而膺外任初為雲南大理太守奉太夫人并携其幼弟希賢赴任希賢者太

客窗閒話

卷一

天

夫人中年所生溺愛過甚已弱冠而不事詩書太守以母故亦不甚督責然亦無大過其在衙齋好與幕客談黃白之術客因說之以滇地為產礦之區山中銀苗盛衰視其草木即辨每有以數十金置一縷而發冢千倍者故外來游民半以此營生也希賢馳羨之因是日偕客遍歷羣山以求奇遇搜索年餘無獲客妄指一峯謂此中產礦甚旺不過為脫卸計耳希賢深信不疑即與山主議價以百金得之驟欲集夫

開採大守力阻不從以婦賴太夫人使乃兄屬下貢夫以助成趙奉貴介弟無不樂從其事者於是丁男務集合力興工鋸木鑿山穿石穴士希賢往來監工無倦色如是者五六年歷擲億萬工一無所得大守以俸滿入覲須携眷去勸其弟舍是同行希賢泣下曰弟一生事業在此工既將成本亦不少若半途而發死不甘心太夫人不忍拂其志傾乃兄之宦囊助其半與之曰見姑以此相搏若一二載不得則剩數百金作腰纏而歸切勿迷戀沉溺於此以貽母兄戚也遂泣別太守去後場下之夫皆星散希賢自募役夫昕夕從事者又數載是歲中秋計短夫價若干緡工頭已言之屢矣而囊中僅剩十餘金度無以應乃囑其僕盡以餘金市酒肉號召眾夫勞之曰子夜夢神人謂予大礦將見須協力往東南開則望口可得教告諸君儘今日之力予將倍償工價眾皆踴躍歡乎飽食而去希賢前往峯頭巡察則丁丁之聲眾

客窗閒話

卷一

幸

齊吞喟然嘆曰子誰此役夫心力交瘁而前欠難償必遭其辱止則無以為生逃則足力不濟不如死休於是解帶懸樹正遙拜母兄哀泣追悔之際忽見其僕俯頭目飛奔而來料不及投繯矣迎問其故僉喘息叩首道賀曰神人之言不謬已得大礦請往拜祭希賢喜出望外趨視之見大穴已闢其內黑色拳塊一望皆是眾夫僉來叩首請賞歡聲雷動曰此墨綠礦也最難得者其淵遠其在高非大福人烏能致此

客窗閒話

卷一

幸

希賢樂極不知所云其僕為之邀集舊友或司職籍或司會計或司監督或司賞量能授任羣謀報官設廠內有三分皇稅是以帥遣弁兵安營環守文自中丞以下咸來結交聲勢一時喧赫希賢乃於穴口設板屋置大權持籌握算凡百觔一載俾夫遞運廠內匠人收之百鑪並開以鼓以鑄皆鑄為方錠每方五百兩以防小竊自近遠遠環山之廠皆盈而穴中尚未盡也希賢酬應煩勞志願已滿惟思載運同鑄

以與母兄享此終身所慮歸途遙遠盜賊堪虞時值有郡守蕭姓者以待御出守其爲人有心計魄力能任大事與希賢聯譜交甚歡謀以巨資迎樞密超遷大巡奉旨查盤七省此明季御史之最有權力者所過之處文武員弁慎重迎送希賢藉其威勢保護而歸抵家則門庭懸白老僕披麻希賢迫切惶恐直入中堂則嫂氏攜其幼子衰絰以迎泣告曰夫自朝京後觀察東河前年疾卒大夫人思長憶幼悲痛而亡

客窗閒話

卷一

手

熒熒母子貧無所依叔來幸甚希賢大慟曰何不計子嫂曰郵筒已遞百十矣想因中州盜起路途梗塞故不達耳希賢曰嫂無慮困窮予有金不知其數所可慮者老屋實不能容仍配鹽業爲商以其餘分設質庫廣置田宅雖百世亦不能盡我所有也於是親友聞之造宅環請奔走效勞者爭出新奇以媚之知希賢尙未娶妻或搆美婢或覓艷妾或爲謀婚大族時則有林下尙書鄭姓者羨其富豪以女嫁之希賢

日則公允私繁夜則左抱右擁勞瘁過甚病瘵而亡年未三十尙無子嗣族中以長房僅有一子不准過繼遂將現物爭奪一空幸鄭尙書爲之控訴當道俾親姪兼祧僅得承其鹽業而已

漸斥曰多藏厚亡多財喪身古人言之屢矣觀蕭希賢之以富促其壽反不如貧之爲安也或曰誠如子言則富不當在五福之列矣對曰富而攸好德則可與長遠否則富而縱慾六極之凶短折立至朝暮不保何福之有客暗而退

客窗閒話

卷一

手

李真婦

李氏者明慧人也雖爲農家婦夫亡守志其翁姑百計不能奪於是分受房屋以針黹自食其力婦有姊嫁王鬼頭生女及笄貌甚風月鬼頭欲以居奇故未字鄰村有張傻子者母老而昏積有制錢百貫欲爲其子覓一好婦與鬼頭素識頻頻囑託鬼頭覓其錢欲設法取之因思其姨李真婦尙少艾詎而與傻子

結親則錢可得矣一日牽驢過寡婦家飾為惶迫之狀泣而言曰汝姊病草待汝一言瞑目使我相迎幸勿他却婦見其意誠且昭昭白日必無他慮遂乘驢而行抵僂子家呼婦下曰此張巫家我欲邀其婦去為汝姊醫治姑為我入告婦諾下騎鬼頭先入耳語張母曰新婦來矣爾相之如合意使爾子務亟成親我後日來取身價母喜諾而出鬼頭由後戶潛出牽驢而遁婦入見張母致其姊相邀治病之說母笑曰

客窗閒話

卷一

七

新婦勿支吾令親已為吾子媒今夜良辰送來完其姻好何治病之有婦方知為鬼頭所賣始而怒繼而思忽然大笑謂母曰誤矣我齒已長想汝子年必不大老少豈可為婚我係王鬼頭之姨我有嗣女甚佳亦囑其為媒送我來相新郎如可匹偶則擇吉親迎可也母笑曰然則親家耶勿訝我婚蓋揶揄急呼其子出拜丈母婦目之年與甥女正相若神氣稍整耳笑謂之曰好為我嗣女婚矣改日驅車從我迎娶

去母子皆喜諾留婦信宿敬之如大賓越三日婦曰今日黃道勿誤佳期可覓大車一輛偕往親迎僂子與族人假車整其衣履為御而往鬼頭適見潛避婦入怒其姊曰汝夫既好意為我作媒何不相謀誑我與張氏子成親今已三朝姊亦不來一看何忍心耶其姊曰我未知之也妹來何為婦曰我為新婦寂寞過甚欲同甥女去作伴數日回視大姑曰汝願否大姑曰姨母見招敢不惟命婦即攜其手登車而去抵

客窗閒話

卷一

七

張氏宅母見之大悅婦悄謂僂子曰新婦年輕害羞我慰其早睡潛出易汝事成則明日拜堂可也僂子唯唯於是夕殮畢大姑相依姨母入新房安宿婦婉勸其解衣同衾臥俟其睡酣潛起易僂子入突成其事大姑聲喊婦隔門諭之曰此汝父之命我為主婚安之勿訝明早當接汝父母來觀合卷耳大姑始明其意然此身已失聽之而已是日鬼頭慮其姨至家必不干休故寄宿在外翌辰歸方知携其女去怒其

妻不借往其妻曰既在親串間今日去不遲於是夫
馭其妻往則張氏之堂剝族親朋滿座其女方與後
子交拜也鬼頭急喊爲鼓吹聲所混無聞之者及男
女相將入寡婦出堂當眾直訴其事眾皆不直鬼頭
共吐罵之且有義忿者欲以鳴官鬼頭羞畏而遁其
姊哀所始息張氏母子德之無已集紳衿公旌李氏
門而以百貫酬其義

菊斥曰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智者婦也當
客窗閒話

日公旌李氏之門者不知何語若問題於我當額之
曰水雪聰明

齋仙 五則

扶鸞之術南方爲盛真偽不一傳聞者夥矣錄數則
以助一祭

有狂生不信齋仙者適友家見駢集多士開壇請仙
其誠肅之容如對嚴師如臨大祀咸端莊拱立無敢
出聲者狂生大笄曰清平世界敢以妖言惑眾我將

治之其友曰慎毋譁真仙在此汝若不信可作文字
固封以叩之能直言其隱豈我輩所妄託耶生曰果
爾請嘗試之然公等所請者何仙友曰麻姑耳生又
大笑至密室潛書一封擲壇上曰請判鸞少息生口
其技窮矣忽大書曰調寄耍孩兒其詞曰立似沙彌
合掌坐如蓮瓣微開無知小子休弄乖是你出身所
任狂生失色而遁眾開其封大書一戾字也戾正字
非切女
子陰

客窗閒話 卷一

美

其年童子試諸生羣集請仙鸞書曰今日上真皆赴
元立念不暇降壇命吾土地權攝諸生伺眾曰明
日小試請問試官所命何題鸞曰題目在吾堂內爾
等自往尋之於是眾皆執香入土地祠堂跪拜訖遍
覽一周並無隻字再禱之鸞不動矣皆腹誹土神謬
翌日赴試題紙下土地二字此神可謂現身說法
大比之年有父子諸生共叩鸞仙問得失鸞書曰速
往南行路遇瘋僧問之不已可決前程父子大奔而

去其子年少足掉果造及一僧問之不應牽袖苦纏不休僧睨目大罵曰人你娘的中生怒欲毆經衆勸釋是科其父高捷始悟其言

有諸生羣集鬻壇問功名者鬻書曰趙酒鬼到衆皆曰我等請呂仙野鬼何敢干預行將請天師劍斬汝矣鬻乃止而復作曰洞賓道人過此諸生何問衆皆肅容載拜叩問科名鬻書曰多研墨於是各分硯研之頃刻盈碗跪請所用鬻曰諸生分飲之聽吾判

客齋閒話

卷一

七

斷衆乃分飲訖鬻大書曰平時不讀書臨時喫墨水吾非呂祖師依然趙酒鬼諸生大慚而毀其壇有幕交於衙齋請仙鬻大書浙紹星槎先生來此汝曹有何傾教衆訝其倨傲問曰先生何仙請示降壇詩鬻曰吾乃汝曹之大有方輩昔在此署總理刑名錢穀大幕也詩云情淡封輕僅五錢芳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閒樂少年衆皆笑曰此千家詩耳人所共知先生襲之又連作別字某等不

解尊意鬻曰此正吾輩名幕套法巧奪古人處汝曹學淺難解吾為註之做尼停進士公也酸刻而好嬉戲每傳班演劇與優伶稜米僅未提五星時有花柳

二小優與吾甚體恒隨帶過前川堂衆皆目逆而送之曰先生樂甚殊不知去其一月修金正難與細君銷弄之苦也故詩云云且吾輩辦案無不套叙一切留心套熟則不犯駭飭何也上游幕客皆吾輩套中人耳此等秘妙法訣夜臺無用以贈諸公無負老夫

客齋閒話

卷一

美

一片婆心也是後開鬻必至所言皆卑鄙瑯琊嗷嗷不休皆厭惡之而無可如何一日僕偶以稿案誤置壇上忽大書曰此案難辦難辦而寂衆視案卷令君粘簽其上應稟覆憲司者無執套可循故鬼畏而遁或曰此鬼在生因作稟不妥而寤死者薊斥曰前四則可謂夫人必自侮然後鬼侮之後一則套字誤盡天下蒼生然憲司牧令相延若輩惟命是從此吏治之所以日壞也安所得豪傑之士跳脫

圖套與賢有司共挽頽風哉涵涵者不過步此庸鬼
之後塵以求生活也噫

客窗閒話 卷一 弄

客窗閒話 卷二

客窗閒話卷二

鹽官 吳熾昌 薊斥 著

王夢蛟

長樂馬某操布業妻許氏中年無子遂娶王姬姬身
具麟甲文其母夢長蛟纏體而生者各名之曰夢蛟記
其瑞也歸馬年僅十六未幾生一子名鐸許氏陽為
喜悅而陰實猜忌思有以中傷之王識其心故防衛
極謹母子不克刻離也一日許論浣衣王懷子持衣

客窗閒話 卷二

登樓當窗以瞭許潛躡其踪自後推其母子墜樓而
作驚呀狀馬聞之趨救王頭面雖傷其子則端坐無
恙馬察知其妻不能相容而畏之遂成悻疾其夥李
某目這方質布回生平相與之至篤者泣告以故出
妾與子屬之李曰知己之託敢當重任但某無家室
何以安如夫人也馬曰子籌之審矣請以王姬侍足
下以存吾孤李推之不得厚嫁之帶其子繼往逾年
生一子名之曰馬蓋不志其友之贈妾生子以誌其

忍義也未幾馬某卒而許氏亦頗沛死李以馬贈嫁之貲經營起家富甲一邑重聘延名師以訓二子恩勤兼摯馬鐸得中永樂壬辰狀元其子李馬亦發解李夫婦大悅分馬鐸以家貲之半俾歸其宗鐸泣辭曰若非繼父何有今茲願以空身守先人廬墓李強與之鐸以財產為弟游場各舉且與改各曰騏以避嫌疑成李騏亦狀元及第未幾李夫婦以壽考終鐸欲黜其嫡母許氏以王姬歸墓父所騏不願曰若

客窗閒話

卷二

二

依况命則弟為無母之兄於禮不順不得已陳情於朝帝命禮部議曰王氏改嫁義已絕於前夫教子成名理應隆以異數况李騏不能無母而馬某本自有妻論婦道之有終應從後葬嘉英才之連育請鈔榮封事出劄問後不為例議上封以長樂縣君論祭葬

假和尙

金生者浙右人也幼患禿瘡頭無毫髮然聰慧異常經史百家過目成誦臨摹法帖遍有名家真未易才

也惜好為巧詐不務正業年十六入塾門試優等食餼父母為完娶後相繼而歿生益無拘束日與浮浪子為伍凡狎邪之事無所不為未幾家業傾盡則播弄其親族朋友以博升斗如是者十餘年人人畏而避之無可行其欺詐矣蓋縷如丐室人交謫生亦然曰大丈夫博功名富貴猶反手耳奈吾鄉人目小如豆不識賢豪無能助吾人青雲者吾將遨遊四海以動之妻孥皆破涕為笑曰博場妓館足下之青雲耳

客窗閒話

卷二

三

果及鄉黨不為少矣不自成立惟觀人有猶肆口譏談能無汗顏所可取者不肯玷辱先人輕去其鄉而為流丐尚知羞耻是則足下之大志也生忿忿而出遍求親友告以遠遊之意以妻孥為託曰以十載為期若不得上達誓不空歸眾皆曰十年則君之子亦長矣似有誇耀之才君無後慮生曰吾子不過貴公子之貌耳焉能清於老鳳眾笑曰但願如是我等十年之擔簋可息肩生叩首謝眾曰毋勿從富為君壽

畫旅費以壯行色生曰我累已多何可再擾即此行
矣急奔而去途遇一僧醉臥於道身畔有擔生繩機
而嘆曰噫是可爲也隨竊其衣鉢並有度牒名曰悟
真因是周流於叢林間但可駐足無以發跡轉輾入
鳴東有古大寺者雄據一方爲逆都大邑之勝境也
時不成於火琳宮瓊室焚毀其半其主持僧募緣修
葺尙無人應生周閱之曰噫是可爲也遂謁主僧願
留爲愛問客何能對曰吾乃粗莽和尚求能識字誦

客窗閒話

卷二

四

經不過任酒掃執爨之事耳主僧留之令其入市買
物則哀祈閭閻中之能者爲之書單必詳列某物價
若干共用錢若干交單時物既便直單亦明張示僧
甚寵遇之如是者半載人咸知之真和尙之真無能
也莫不憐其僕誠惜其愚蠢生故作慈憐之狀以取
信於人於是潛置紫金衣鉢以藏於燬餘之佛座
下一日辰興冠履羅服紫衣據大殿之基跌跏而坐
眾僧見之走報主僧曰悟真瘋矣笑述其狀主僧往

觀生徐起曰佛言在身不敢行禮主僧詰之對曰弟
子於夜半夢釋伽牟尼降囑曰是廟之興惟汝能爲
其勉力募化以結善緣弟子以愚昧辭我佛微笑以
手募頂授以五色珠使吞之曰服此舍利子自能領
悟一切法吾座下有正傳衣鉢亦以付汝是可取信
於人也弟子覺而尋之果於蓮花座下得此敢不敬
謹奉持以彰佛道請吾師號召施主以親弟子撰文
書榜以募善緣眾僧聞之遠傳遐邇於是男婦聚觀

客窗閒話

卷二

五

者以數萬計生乃佈硬黃紙對大眾書疏其文如聖
教序之清麗其字仿多寶塔之端勁士大夫金頂禮
佩服大眾無不涕泣贊嘆闕呼活佛施舍今後彌月
間未提堆積矣乃延善士以董其事僉曰創建之費
雖數梁椽之材未備何從得此大木也生曰吾慧照
四方惟蜀山有巨林可采第不難往買而難於運運
須廣大神通以攝之似亦可至也眾皆曰運大神力
非活佛不能生爲醉再三眾請益力生曰姑以二十

高金易輕使之物俾予獨往獨來以成此善果眾皆欣諾為之置珠寶以行生出粵棄其緇素兼程入都貨其珠寶豐獲贏餘值大捐例開生以原名納費得太守人親奏對稱旨交部印選錄得闈罷過其鄉里僻處與馬燈燿一時親友爭趨奉之生皆厚報乃携妻孥之任緣歷盡艱難深知民間疾苦以清勤自持故稱賢太守也

公大將軍延師

容齋閒話 卷二

六

公大將軍某權臣也威震內廷勢傾中外庶司百寮莫不拱手聽命適其幼子需師教讀與公卿言及眾皆唯唯時有江南沈孝廉因不第流寓都中覓節餉口已託其坐師某侍郎尤為推薦適冬至朝賀之期百官咸集大將軍復理前言某侍郎即舉沈生以應大將軍曰為童子師以品行為要俾幼而習見師範則長可觀矣此生端方否侍郎對以有儒者氣象大將軍欣然許可侍郎歸召沈生囑令小心謹慎不備

容齋閒話 卷二

七

安視有方若得大將軍清目則功名未可限量也沈感謝而退新正大將軍遣從官以名柬邀沈生至第大將軍躬迎於堂專席南嚮命公子盛服拜師畢大開筵設聲伎雜奏賓主盡歡而止送先生入西園書室三楹峰巒周匝林木青蒼室內書籍充棟陳設精雅公子年甫六齡不過指教數字而已其供奔走者蒼頭四人俊童八人晚入臥室牙床絳帳綉褥錦衾並皆佳妙次日蒼頭掃長髯者至約視沈生體段趨出未幾進貂裘金鶴服之長短適宜每日辰興則八童齊侍其一首頂銀盆跪而請盥一執漱具一執巾帕一執鏡奩一執香皂餘皆撩衣攝裳環伺左右沈生平所未經者甚不安諭之曰其以盥盆置架上恐沾爾等衣也童曰某等受大將軍命曰事師如事子大將軍盥沐皆如是也敢不勉勤執事以速重愈沈曰我所命與爾無碍童不敢違以梓楠雕架承之沈正沐大將軍至見童不頂盆怒目視之向隨侍護

衛一頓首衛衛物帶詰章出未幾獻首惜前日某
童不敬先生已斬之矣沈大驚駭視大將軍色轉和
心始安大將軍喜古玩每得兩鼎湯盤之屬與沈共
賞鑑沈若贊嘆則曰先生欲之留此為玩雖千金所
得者未嘗顧惜一日大將軍與沈共饌飯中有完
穀沈出之大將軍見則自示護衛意護衛去未幾獻
首階前日庖人抹米不淨已斬之矣沈不勝驚愕視
大將軍談笑自若不得不勉強承歡逾月沈憶家中

客窗閒話

卷二

九

所需欲支脩金與蒼頭商之蒼頭曰需若干請作書
呈大將軍沈請數十金連家書送去蒼頭曰日已如
命尚江南矣未幾大將軍奉旨征西夷來辭沈曰先
生之品學予所敬佩今予奉命西征未稔何年藏事
敬以幼子屬先生有不卒教者焉書之勿棄之而去
子旋師之日當有以報先生也沈唯唯大將軍去後
沈欲出訪友聞者拒曰府中出入皆有載籍按月錄
錄大將軍在時先生足不出戶今忽有是恐貽奴輩

客窗閒話 卷二

性命之憂可已則已乞哀憐之沈知大將軍家嚴
遂不果出次年應會試亦為闈者哀祈而止沈憤欲
告歸又不敵拂大將軍命所幸四季衣服屢為更新
而小衣十日一新至有饌則翻新出奇總無恒品不
第豐腴而已若問時蒼頭望見顏色即傳府中男女
各優遊園演劇為先生排遣則又樂而安之荏苒三
年屢有信致家中未得一回書深以父母妻子為念
妻院致意大將軍得違書意甚款洽言亦謙退惟云

客窗閒話

卷二

九

子報捷在邇請先生姑依晤商可也又半載大將軍
獻俘還闕聖駕郊迎公事畢入視先生歡然道故並
謝勤勞之意沈未敢驟辭一日登假山閒步忽聞哀
痛之聲問童曰此聲何來童曰大將軍凱旋後在廳
事考功過定賞罰沈曰得窺探否童不致違引之
在潛伏廳後窺視見大將軍高坐庭下甲士森列所
執刀斧之光耀目兩旁司官按籍論功過其功多者
立易以應着之品服酌酒賜坐其過多者大將軍面

三二七

數之曰其戰汝失機宜某事承辦不力應併任其哀
顯不顧也護衛即洗刷其衣推出門外砍首以獻惟
是大將軍嚴刻罰多賞少悲嘆不絕沈觀之慘甚不
覺首觸門扉而倒大將軍微聞之事畢退視廳後見
先生倒臥於地數童扶之不起大將軍親挽之入室
慰令安臥喚僕速取安神丸以養傷服之從容問曰
誰告先生俾驚怯也沈思大將軍威嚴不敢實告因
徐曰聞公子之言以其愛子之心則無所責罰大將

客齋閒話

卷二

十

軍唯而去忽有僕婦惶惶入室跪告曰公子干犯先
生大將軍裸而鞭之將斃矣奉夫人命求先生速救
之沈愕然曰我不能入內室其奈之何婦曰只須先
生命蒼頭往喚公子則大將軍不能不釋沈如教蒼
頭召公子來慷慨欲絕沈撫之徧體皆傷泣曰我冤
汝矣命蒼頭攜公子臥具來與之同榻慮大將軍怒
猶未息也逾月乘大將軍歡悅沈復以歸寓為請大
將軍曰先生孝思子岳敢阻擇日盛饗大將軍欲親

送出關沈力辭猶依依不舍命公子代送登程之際
後車數十乘從者數十人鄉相咸設饒行則衛士前
驅止則館舍盛備所歷之都邑自節使監司以下迎
送惟謹至河干則巨艘十餘沈意謂一肩行李何用
如許舟車始問蒼頭則以單紙進數數之凡幾年所
備之衣笥及書室中所陳之物無論書籍古玩無不
載來沈笑謂蒼頭曰誤矣是皆大將軍之具何可攜
歸蒼頭曰大將軍命恐先生思念舊物故悉舉以贈

客齋閒話

卷二

士

沈感甚意謂雖不得財諸物猶值萬計半生無慮饑
寒矣及抵藉則都督率百官迎於舟中沈再拜以辭
曰予小子其敢勞上官眾曰夫子為大將軍上賓我
等其何敢褻辭眾歸衛士擁護至第則舊宅全非門
第軒昂居然巨室沈徘徊不敢入是時觀者如堵鄰
叟謂曰封翁望即君久矣何不入室沈曰我家何在
與笑曰即君開創大宅而謬為不知也沈始故人迎
於門者皆除僕登堂則誥命輝煌入室則父母衣四

昂服儼然命卿沈趨跪膝下問所由來其父母語曰
 汝自爲之何 知沈實對以不覺之故其父北向
 指曰大將軍成全汝可謂再造之天矣因云其年方
 伯來謂老夫曰奉大將軍命爲翁改宅遂去舊而廓
 充之老夫曰宅大人稀得毋家寂方伯卽送僕婢若
 千人并良田貨庫以及陳設之物無不畢具旋得捷
 報曰汝從大將軍西征以軍功得縣令屢次薦升今
 爲觀察老夫婦皆膺封典惟慮汝在軍前懸懸而望
 客窗閒話 卷二 士

沈貽通緹騎潛入舟中撫大將軍而泣大將軍笑曰
 大丈夫視死如歸予卽不法實無悖逆第上怒不解
 予固不望生還况予以儒生起家權勢傾百寮享用
 逾萬乘得無盈滿之誅乎惟幼子託先生青目沈唯
 唯納贖千緡不受入都帝廷鞠之皆承賜繯首籍其
 家諸子弟皆遠戍遠方爲怨家所滅其幼子因無職
 各得以脫漏沈聞之不勝悲感是夜突有比來流丐
 二人入宅求見聞者與之錢不受丐曰但得一晤三
 人死亦無憾沈出視之卽老蒼頭與公子也相對慟
 絕遂匿以爲子以存大將軍之後
 無真與
 浙人章生在閩游幕應臺縣之聘司徵收借渡重
 洋方其入署時同事者欺其木訥凡寬房暢室可以
 棲止者皆爲估去章生幾無息肩地主人憫之讓居
 二堂左个噴意甚闊步後園以散其心見峯樓三間
 左右有廊環以短垣地極幽雅而寂無人居即其

則鑿閉堅固莫知其故徘徊間有汲井人至語謂緣始知樓為狐仙供奉之所無敢擅入者惟王人行香一開即閉章生年已六旬向習莊老好談清靜亦無所畏忌今得其地豈肯舍旃急與主人謀遷許之遂啟關葺除以安臥榻於層樓之下寓樸於廡肅具衣冠焚香登梯見樓上清潔無塵中設一几一牌書無真仙人之位章生再拜致敬而禱曰弟子某劣幕至此與仙有緣寄托宇下伏祈庇佑如蒙不棄下愚

客窗閒話

卷二

古

某亦好道維與開其茅塞詔以自新則感受慈恩益無既飯自此安居樓下從公無擾朔望則具雞子清酒拜前祝精誠不解雖無形跡而風清月朗則聞履聲素素白瓊而下或散步中庭或推門徑去章生益朝夕致虔哀祝前詞半載餘時值中秋天朗氣清是夜設几席於院落樽酒盤殮將欲獨酌忽一杯旋轉自移至對座而定章生見而喜急具衣冠拜請曰仙人果憐下愚來格來饗某敢侍坐亦奉一杯敬誌

醒則無音響又夜獨坐房中忽一座自移相並章生益喜曰仙人來矣亟向座拜迎亦無他異章生悟曰仙人屢顧而不接洽者必因有僕在側恐洩其機耳次夜託故遣僕他室臥閉門而敦請忽座上有入言曰先生可謂誠矣老朽久鑒賢衷惟不敢稍示異跡以貽人口舌耳今吾兩人相對可無他慮請言其志章生奮然曰下愚久慕山道而無所遇意謂黃庭道德諸經皆古之寓言耳今坐對仙人是必真實無

客窗閒話

卷二

古

妄請明以教我對座笑曰老朽道號無真而先生後頂之奈何章生曰請問無真之義對座曰即如日前之房屋器具真矣百年後安在耶父子夫婦真矣明日後何有耶世人惟其認真即為真果六慾得以奉之三毒得以制之老朽無此故無牽制不過一閑散漢尊之曰仙人則吾豈敢請以無真與喚吾可也章生曰果為何朝人以何成道因何不居山林而瀾跡塵真請言其故對曰吾曾見宋高宗南渡至今五百

餘年矣自天台得道後奉天命派司是邑印信故不得不居此耳章生曰凡有衙門卽有印信其盡仙人司之卽與自然章生曰何衙署中有彰彰供奉者有默默無聞者與曰道蘊有淺深故靈應亦有隱顯如世之官長有能自拙其能者赫赫爭先其拙者事退後亦由此理自是遂成相與無夕不聚凡章生有憂喜必預報之有過失處必規勸之儼然朋友時因主人酬神演劇優伶數十輩爭媚幕中人有賈客窗閒話

卷二

十六

祿者年已冠雖色藝未衰而人皆變寵切研其竟無顏軫鬱不得志與勸章生厚結之章生雖非所好因更意特愛憐之自涼經頭不豐而亞祿時有詩乞為漫應之方無所設措而探諸床頭則必隨意物以與亞祿祿竟與諸稱伶爭勝有過之無不及亞祿感其生其未幾劇散亞祿不知所往而章生亦不置意越三載頃忽謂章生曰吾將告別上居貴清世湖之隈章生曰以守者不得辭其責卽既無志矣可色去

卽將舍吾非吾離印章生訝曰何謂也與曰足下印幕途窮不思歸故鄉而違問他人閒事章生曰予非不願歸奈官場習慣覺家鄉之飲食起居皆不能如意遲遲吾行職是故也與嘆曰數耶數耶老朽竟無可如何耶今有一物相贈務必隨帶勿離亦可倖免飛一紙下章生拾視乃紹興客之販酒票也章生莫知所以以敬與故作驚佩諸內休曰請與一顯其形以誌別與諾次夜設東席於樓上遣從閉戶聞與啜客窗閒話

卷二

十七

入則視一老者問而大耳碧眼方瞳髯髮皓白着古衣冠笑容相迎於是舉盃歡飲章生醉臥而與逝去未幾林逆起事攻城將殆章生易廝役之衣履隨與中人遁被林之黨匪擒得獻俘堂下林審之曰汝非士者必官之親故偽裝而逃者章生聞道破其情陡然失色一詞莫指林叱斬之左右應聲如雷方欲趨縛忽林逆後有俊俏後生急步下觀半跪啟林曰勿斬好人此童長者小人素識係斬產而在妻賢易者

被官負其資本困守於此不識大王天威故
能言耳林四搜其身左右索得酒票一紙以獻林曰
是沽客也志之命截其髮以隨吾軍於是章生得命
為卒伍之勇養不能日脫數月忽聞傳呼曰亞將軍
關兵至卒伍皆跪迎章亦隨跪見騎從如雲馬上一
年少將軍戎裝而趨見章生叱從人縛去章之
意猶死至轅門擲而入將軍叱退從人免而前曰
章先生誰亞將軍否祿受先生忠效圖報者於矣今而
客窗閒話 卷二 六

遇先生始得伸祿之願亦屬天幸請先生居祿帳下
覓便遣送章乃詢祿何以至是曰祿與林王有舊別
後相招追隨左右於今三年頗邀寵眷章以林必無
成勸祿同逸祿曰是亦知之但林王顧我厚不忍舍
耳未幾拔章為親軍與之旅費遣赴關城為細作遂
得渡臺而歸

者相處不必返林逆之刀而殺之矣噫交遊者其慎
諸
磁州地震記
維道光歲在庚寅閏四月二十有二日戌刻磁之人
或甫晚餐或已寢息忽大聲雷吼從東南來莫測其
白天白地如人在鼓中逢逢四擊方駭愕間有若干
軍湧潰萬馬奔騰而地皆震蕩矣人咸爭先恐後扶
老携幼走避空曠之區亦如駕輕舟涉江海而遇颶
風上下簸揚浮沉倏忽俄頃間屋宇傾頽磚瓦雨下
木石飄舞飛灰蔽空惟聞男蒙女啼呼父母喚妻孥
之聲與夫牛馬驚嘶雞犬叫號喧嘩嘈雜莫辨誰何
夜半稍息復哀聲四起相傳覆屋之內頽垣之下裂
首破腹折骨殘支者比比皆是以是內外搶呼遐邇
悲慟也黎明觀城郭廟宇及官私房舍無一存者地
多圻裂方圓長潤尋丈不等均湧黑水挾細砂泛濫
於道而井泉反涸於是山陵分崩河渠翻凸橋梁盡

客窗閒話 卷二

七

折塋墓皆平村庄道路不復可辨二十三日戌刻復
大動人皆野處依樹爲棲樹拔則人物僉滾男婦互
撞衣裳顛倒疎戚瀾滑惟有架蕭作廬掘地爲窟聊
以食息然而骨肉莫能顧朝夕不相保淒淒感感惻
惻慘慘無復人寰氣象矣旬月間猶或時動時止其
地陷之皆作空聲甚有軟如綿浮如沙者其人則心
胆俱碎而口盡黑稍一動搖無不相抱慟泣俯伏待
斃所謂民不聊生者莫此爲甚欽惟

客窗閒話

卷二

三

聖天子視民如傷恩綸疊沛恤死賑生葺城建宅而
琴瑟於是乎大定惟坤土堅剛之氣未復間或震動
於今三年云

黃湘筠云筆如環轉備極形容披讀一過宛如目
指情形使我心胆俱碎所謂繪風有也繪水有聲
者

神童

神童某不知何許人其父爲商商夥負商千金家貧

無償託疾臥商頻來索不過緩延而已然積久難獲
醫醫真病矣神童時年七歲母卒僅依其父每見父
憂愁鬱結童亦咄咄書空忽大笑曰阿翁無憂兒有
法退此債且能使之助我父其父曰童子何知大言
不慚童曰無法可施之際請嘗試之如其不效不過
兒戲而已人不深責也請與我床頭錢一貫以圖之
其法效方敢告翁知也其父因愛憐故姑聽之童携
錢去鄰舍有爲優者子之然曰後日汝裝魁星像潛

客窗閒話

卷二

三

我房中有客推門則一顯其形隱我身時客去則我
遺汝御裝歸優而之童謂其父曰後日商王來翁告
以昨遺兒告貧親友有允諾者不知何日送來應問
兒翁即呼兒兒高聲讀若不聞也者商必親過兒舍
則遣之之法行矣後日商果來其父一如兒言大聲
呼兒不應書聲朗朗讀益健商笑曰肯讀書好兒子
我往見之至兒舍甫推門則有青面獠牙虎裏繡甲
之神執斗筆當門而立神光照耀商大驚而退思此

童至有魁星後必大發欲以女妻之乃謂其父曰令
 郎非凡品也我不敢動操焉請來一見父又呼之童
 始應聲出商見其貌既英俊執禮甚恭凡應對進退
 無不動人敬愛者商大悅乃曰足下有璋馨兒不慮
 無振興之日我願與結婚姻肯為我婿不但債可免
 且親為養贖與令郎讀書之費我為備具其父喜出
 望外扶床起拜童亦拜商歡喜而去翌日遣媒納采
 商即送其父子去童聘延名師使童入學而父仍司
 客衙閒話

卷二

三

會計於是神童之名遐邇傳布採訪使者聞之貢入
 太學後果大魁天下

鄉斤曰七歲兒能如是乎已具元魁之骨彼大腹賈
 直為其氣饒所取非優伶之能為力也

時醫

吳某携李郡人也業醫兼設藥肆其邑幸有愛女膺
 感胃之疾延之診視用防風散服之卒幸忽命縛治
 之幸素誠吏知風而遁越境乃免依妻父家逾歲空

遷他邑遂携眷歸妻弟送之復整舊業其剏卑鄉黨
 集金賀之開燕招飲時已昏暮客皆據席閑飲興正
 豪有叩門求痧于藥者王人不得閒囑其妻弟曰筭
 內幾兩幾瓶紅包者是汝往給之其妻弟酒已醺隨
 手撒一瓶開視皆紅包與其人而入誠畢客散吳
 醫檢點器具見一癩在外所盛者信石末也問何人
 勸此其妻弟咳切我以為痧于藥給來人矣醫愕然
 曰來者何人與藥幾許曰其人似營伍中者得錢十

客衙閒話

卷二

三

餘文與藥二三錢也醫曰殆矣我之不得業是者命
 矣夫明日必與大獄身家其能保乎其妻弟曰無已
 姑乘夜潛逃以視其妻乃囑其姊居守偕醫仍遁當
 是時有都督某大將軍駐是邑得眩疾發即筆絕惟
 以時醫之問時醫隱忍作將獲其夫人命卒求
 藥卒因與醫新設舖藥必認真故買之而歸夫人真
 辨急以水調藥末灌之大將軍腹中如雷鳴須臾起
 坐大呼妙藥妙藥夫人告以故呼卒入詢得其處曰

良醫也差非往聘之以除吾疾翌日命中軍恭將率其卒伍奉袍服冠履白金五十往延先生中軍至則藥肆已閉叩門不應喚兩鄰問之僉曰昨甫開張今日又閉必遠鄉之人延去治療也然其妻在我等往後戶問明以應台命中軍領之鄰人疾呼吳嫂其妻因弟誤其夫備備憂慄初聞門外傳呼聲潛窺之見馬上長官同健卒十餘人盤詰鄰人知夜來事發矣恐飲泣何敢應門鄰老不得已越牆而語之曰官

客窗閒話

卷二

香

奉有禮儀必無惡意嫂姑納之無禍及婦人者其妻不得已設門中軍入室陳其聘物笑問先生何往吾奉重門令其速赴召也妻心始安以下鄰對中軍呼里長入使往尋之鄰老作函招吳醫同往見大將軍開問延入怡然請察醫診之實不知其疾之由來謬以虛寒對云以茯苓桂附為丸厥疾可瘳大將軍諾詎遽以百金與之曰詎為藥資有不效者痊日重酬醫唯唯而退謂其妻曰愈疾以信既重且多天下之

大奇事也然不可再其將何藥以應命耶其妻曰苟不延其親隨之人而探其疾源醫大悟以酒食交歡於隨官始悉大將軍以卒伍起家方其戍守邊徼時冬無裘衣朝夕以酒禦寒酒家用信石入釀飲之遍體遠暖故寒士多從之及大將軍貴開府南方無此等惡劣酒隨成眩疾醫會其意以滋補之味黍以信石作引為丸以進終一料而體竟變然疾不復發大將軍深感之凡所轄四營八哨九十餘泚屬下將弁

客窗閒話

卷二

香

無論男女有疾必使延吳先生愈則強之重酬若不瘳則曰吳先生苟不能治其命盡矣於是造請者盈門不數年成巨業起大宅自為門聯曰進退防風殺命時來信石活人

神尼

僕婦梁氏江右人夫早故僅遺一子衣食無貲送
為僧而身為巨室備是邦風俗凡附近僧尼廟宇者
日給以飯月施之米梁氏之在其王家也命與布施
升斗恒滿故僧尼皆德之梁氏年逾六旬雙目瞽王
家資而遺之悵悵無依有觀音堂之老尼者素受其
滿施頌念之今既見為逐婦憐而收養為之祝髮相
依度日未幾老尼卒其徒主持廟事嫌瞽尼坐食墜
令他適又無所依飯哀泣於途父老見而憐之時值
客窗閒話 卷二 美

有大五聖堂者為惡丐所據肆為小竊擾居民比戶
不得安爰老與紳士謀禱瞽尼居是藉以逐丐是方
之人口施之食尼於是始得安居斯夕誦佛號足跡
不出外者十年雙目忽明心胸了悟始一遊故王家
為陳因果王家見其首而復明咸稱異之不獨鄰里
輒申願覓即遐邇聞之莫不欲識其面者乃與人言
禍福無不立應於是五聖堂香火大盛自命婦以及
小童子女舍尊之曰神師雖舍無辨即其廟地創建

大士閣魏煥宏麗士大夫亦來瞻仰問道而尼但以
誦佛為說其子僧亦皈依其母為之執爨灌器殷勤
素侍又十餘年壽八旬外忽謂其子曰吾將西歸在
此二十年攬擾居士須有以鳴謝期某月日齊集
閣前拜別也子諾傳佈揭帖至日來觀神尼化身者
男婦不計其數尼易新衣冠恭拜神佛天地四方舉
手謝時人似有所言其時人聲嘈雜不能聽辨尼乃
至閣前以蒲團當階跏趺坐命其子進筆硯以大幅硬

黃紙布其前揮筆大書偈子一十八首命粘於牆以
示大眾居然字畫分明多成句讀且協古韻人皆知
其向不識字今作是舉動拜者崩角尼乃執香朗宣
佛號于聲香火及手內外烈焰大作頃刻坐化異香
匝地大眾泣拜助其子聚骨而為之塔士大夫銘之
至今存也
或問曰奇哉不讀書而識字已屬難信况能作韻語
其為荒誕也明矣刺序曰是不奇君子未之思耳昔

劍字者著韻本是憑空結撰至章語詭經更無傳授
遂成千古絕調可見人心本明愚夫婦悉具聖賢之
理晦翁云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
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
遂明之以復其初也老氏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
歸豈僅識字能作詩而已此尼二十年心無沾染自
然靈明來復洞見本真平八首偈子不過道其所道
何奇之有

客窗閒話

卷二

三

客窗閒話卷三

魏元虛

監官 吳熾昌

魏元虛

魏元虛江左諸生遊湖間以記室謀食為保
嗚之古大士菴間舍三楹獨居無過時已旅食半載
行李蕭條困頓之狀親故曰報值洋秋節月光皎潔
將戶為遊異圖一醉行數家咸辭沙故漏已三下榻
腹而向入其寓臥室之閉已啟然燭輝煌疑疑居停

客窗閒話

卷三

運之以延他客也忽然人窺瞥見雙女披服鮮華据
榻而坐見元虛笑立相迎魏愕然退步曰伊誰宅眷
此僕之臥榻實宿舍也詎可誤入女微哂曰親朋推
子而無禮妾懼匪窮來慰寂寥何讓之有實告子勿
懼妾塗山氏之裔前生藉子替劫今已道成欲圖報
耳魏聞蓋戰慄女曰子何怯為視妾皆禍子哉初魏
念曰竊味之人即死於佳麗亦得隨釋然問曰仙艷
其將何以慰子女曰子亟開外戶移席於月光之下

清談雅酌以舒子懷何如魏女亦有故交携一伴至
中庭無何王孟舉著珍饌醇醪皆採嘗而出女與魏
對坐舉鴈互酬女曰妾係蓬蓬子前生為幽州少年
與妾有舊同臥起時值雷劫妾避子身下而雷誅殺
子妾得遁脫入西山修煉二百餘年南得正果知子
謂此來助子致身青雲以酬大德當此時清輝
朗照雙女光彩煥發治容婉麗國色無雙魏心動微
批之曰仙卿即與僕有舊願修舊好結兩世之姻緣

客窗閒話

卷二

七

女曰不可妾內丹告成脫披毛之休已得超凡焉敢
犯淫慾戒而墮落耶魏曰子前生以身替卿死倘甘
心焉卿為予一破成鳥得不可就這之女遙避曰不
但於妾恐利將以盜子之元精而絕軀命寧勿懼耶
魏曰木在載籍仙女下嫁者比比皆是卿既成仙休
何損而子幸勿深相女曰好色者不在乎淫子試思
接狎之從行眾氣弱情竭興衰有何意味莫若絕其
秀象采其至神如對名花可玩而不可褻則意然情

長况妾能與子清談作解語花柳不更勝耶魏不澤
直前抱之竟有影無形凜然而止女笑曰癡人仙休
清虛奚能濕俗即此可辭仙女不嫁之謬也遂探筐
出青精飯共食畢飲器於筐出朱提一笏以授魏曰
聊以資旅食備寒衣後會有期勿塵念也一轉瞬間
女化清風去矣魏若有失悵惘不已閱兩月資用
告匱正欲歎疑想聞女已遙立案前低呼曰魏即入
淵相思良甚魏驚喜相迎責見踈之故女曰為子籌

客窗閒話

卷三

三

禦冬計已足跡遍三輔矣出金置几上皆細碎不成
錠者囑曰以此卒歲諒不致饑寒也魏揖謝曰屢蒙
惠賜感激難名第子聞仙人致富不難倘金穴可探
尚不借予一游益佩卿德女笑曰癡人無論神仙不
當作賊即地下藏鐵亦有主者惟暴客劫掠之資與
貪墨非義之財乘其數日未明時分潤些微斯不為
造物所忌安能暴富耶且富者多累今使子不饑不
寒不與神仙等助魏曰是也但予未為丈夫肯室家

而不能創有學術而不能展仰賴仙卿實抱慚矣
後將若何卿其爲我決之女曰獻歲後子之命逆享
矣何憂一席地顯達隨之將磨一命魏曰何從而可
女曰月正元日子之舊居停來已有位置當入刑襄
之幕其署西有密室子可託惡竄之故而獨居之妾
將爲子謀入仕途也魏欲細詰之女已倏忽不見元
且果有舊居停訪至謂魏曰敬爲先生推轂今刑襄
同察某囑逐之旌希印金駕魏領諾旋赴襄國主人

客窗閒話

卷三

四

甚奇惟先生命果得密室居之荏苒半載盼女無音
夏之夜納京小院瞥見天際微雲下墜女携囊索而
至魏歡喜欲狂曰囊中何物若是累累女曰子之終
身在是魏急叩其說女起而傾其囊白錢盈几笑謂
魏曰子前欲致富今且貴矣聞朝廷將開納資之例
子數應得郡赤軍而拜至令尹俟命下之日子作書
借動倘遍致舊好請助必無慮者請爲博某某資命
否子以掩人耳目則羅致有由無矣如之或矣冬仲

客窗閒話 卷三

得官荆湘間妾在邯鄲旅次相候魏不覺感深膝曲
跪拜甫興而女已香矣未幾南河太工例闈魏如女
言佈置是年冬十月入都納資果得郡赤軍分楚北
東裝前往至邯鄲忽遇美少年策蹇追隨將投旅店
少年停騎問曰車中是魏即否家姊致命請任大槐
老店在彼設棧也言畢捷馳而去魏知女所使欣然
前馳果見槐陰之下有旅寓甚清幽門無他客遂留
寓後宅而安置僕從於前託疾早臥剛月上槐稍香

客窗閒話

卷三

五

風滿院女已至矣魏相迎入室女仍携筐設饌珍錯
讓陳相對而飲女曰子至楚方伯署東有宅一區係
妾親軍所居久無人敢下榻妾有一函至彼祝而於
之理宜相讓了債之價廉而宅精魏諾請女偕往
女曰妾前俱有界限無故不敢逾越將請命所司再
往相探可也魏已微醺不覺情動把杯至女前跪去
曰僕人曠之夫望仙卿援我女躍登几而啞曰俗子
直難與交無已請還子床頭人魏登几女退縮依牆

而立魏突接其吻不覺觸鼻審之齋間畫美人耳女
已不知何往魏哀祈不應嘆息而寢至楚覓得其宅
內外寬廣結構精緻依女言致祭焚香敬祝安居無
恙遂謁大家及同官者數月忽家僮某來曰宅眷皆
至請往迎之魏方疑訝問其子亦至相將而往有巨
舫泊河濱儼然妾在魏登舟相晤各道別情研詢來
由妻曰郎遣胡僕以資來迎何自諱為魏辯無其事
妻曰胡僕借來今日停泊時曰已至矣道即寓所甚

容齋閒話 卷三

六

悉請先往報半日不回因遣僮隨覓尋之魏始悟仙
女所為遂詳述其事均大感悅舍舟赴寓設仙女之
位而祀之載餘將至官某和魏潔誠齋宿與女下臨
以問休咎夜半條聞步履聲開帳而女在榻前魏起拜
曰大德成全舉宅被仙卿之惠愧無以報女曰妾以
報子子何言報從此至官後五年必荐權某令是時
宦囊充裕可以休矣不然某年月日禍且沒家子其
誌之魏悚然筆之視女情甚依依益覺嫵媚起凡復

跪而請曰仙卿之惠我無窮感且不休復何他望第
不得一親芳澤終屬歎事女挽之曰子何憊憊於是
妾亦猶夫人耳若如子意不復得見子其願否魏曰
且放目前之急女默然俯首殊形羞澁魏樓之不作
於是代為解襦登陽臺波鴻濤悲臻寶境非復曩時
空虛矣東方既白宛然在抱諦審之乃其妻也魏愕
然推之醒妻亦驚曰烏得在是魏詢其故妻曰妾安
臥室中漏三下如被夢覺至是方覺不知若何出入

容齋閒話 卷三

七

也魏起視之昨所解釋者皆其妻之衣服自齋至室
重門盡闔乃告以故妻曰即獲告仙女矣於是齋
借赴位前焚香謝過遂就官三載考績得列保荐又
二年權某縣令妻曰仙女所告之期至矣即無慮
魏即日致仕甫回江左而白蓮之變起後任被難魏
聞之為仙女立廟從此優游林下十餘載年逾六十
候有比人問至出書致魏曰子估客也向在保陽今
來江左行販有同客少年胡姓者囑携此書以報期

府幸已達即可日報魏挽之下任開南別無左言僅
喪家之魂幡一具上書魏元虛頭銜知太數將終必
女為預告巫治後事而破嶺之日有女服縞素長履
而來至喪前俯伏悲慟魏孺人亟出撫詢僅存白衣
裳一襲而其人杏女或曰是即仙女出弔也

淮南醜志記

蘇家洪姓者淮南之巨擘也會助餉百萬賜頭銜二
品其起居服食有王侯不逮者戊辰之冬予慕遊淮

客窗閒話

卷三

八

上仲夏世商投刺約消炎會偕同事數友詣其宅堂
構爽塲樓閣壯麗姑無論矣肅客入齋齋委婉曲折
約歷十數重門入一院小山玲瓏供素簡茉莉夜來
香西香蓮數十種以白石琢盆梓楠為架排列成行
咸有幽綴正南小閣三楹前槐後竹垂蔭周匝閣中
窗戶盡除懸水紋蝦蟇簾箔望之滌虛縹渺捲簾入
內懸重思白雲景山水配以趙子昂聯句下鋪紫霞
二竹互織正字地氈左右松竹椅十六磁甃二磁榻

一以龍鬚為枕褥棕竹方几一花欄細窗以錫作
屏面嵌水晶中畫綠荷金魚游泳可玩兩壁皆以紫
檀花板為之雕鏤山水人物極其工緻空其間以通
兩夾室室中滿貯香花排五輪大扇曲守皆運輪轉
軸風從隙入閣中習習披香忘其為夏未幾肅客入
苑因印整運環環雅麗目不暇給於是連山穿林
前有平池碧玉清波中滿栽芙蓉紅白相間灼灼亭
亭正含蕊欲吐時矣綠堤而東千樹垂楊之下別有

客窗閒話

卷三

九

船室渡板橋而入為頭亭為中廳為稍榻宛然大平
艘皆以鐵線紗為屈延入荷香清芬撲鼻其椅檯皆
湘妃竹覆青花磁而為之船中兩筵已具肅客就坐
筵上安榴蒲荔梨栗火棗荔枝菓心密瓜之屬生非
時物其器且皆鐵底哥窑沉古穆每客侍以雙蓮
一一執壺漿一司供饌饌則客各一器常供之香爐
水參以外既翠鹿鶴熊蹄象白珍錯里陳然其進玉
妙舞清歌進魂奪魄酒數行熱甚手命佈雨未幾甘

霖滂沛煩暑頓消從窗隙窺之則池面龍首四出環
屋而噴宴畢雨止予潛察龍之所在則泮夷製度為
之掉入池中一人坐其背鼓水而上也嗟乎佛僧耳
而享用逾王侯何德堪此今之疲乏有以致之執業
者其戒之哉

某駕長

拳勇之技藝推少林僧今則散見諸方叢林中往往
有能者然其道甚狹稍有逾已者必求勝而後已惟

客窗閒話 卷三

十

遇超軼絕倫之輩則甘拜下風矣海昌有游方之醫
王姓者亦走江河間獲利漸豐遂止於家鄉設肆貨
藥時有游僧來市上托紫石鉢重百觔八肆宜佛號
琴索不遂輒以鉢置櫃上張拱合掌拒門外人無能
出入者市人憮苦之不得已滿其願則又過一家次
第至藥肆索百錢王僅與三枚僧怒將鉢壓其櫃
王接而擲之拋出街心石為之碎觀者譁然僧亦頗
拾破鉢而遁逾載王將赴吳下置藥材喚吳江小舟

舟子二一為駕長一為同夥划舟之際似駕長力猛
非槽脫即篙折其夥怨管之恆忍愛也惟張帆時則
駕長右手執索左手持棹以足代篙四體並用無不
恰當其夥得法而觀之故相安也越三日晚泊姑蘇
城外之靈山寺起觀王視月明如畫岸閣玩有僧
立寺門外審視王呼曰客非海昌藥肆之王居士乎
士曰唯而以相識僧曰予前年托鉢貴鄉領教已深
今幸至此實有天緣予師慕容客久矣請藥王趾方丈

客窗閒話 卷三

十一

一叙王曰諾姑俟我返舟飯畢而後會尊師也僧喜
反奔入內王歸舟潛然泣下駕長見之曰客何悲為
王語以故曰入其玄中必無生理駕長笑曰既能擲
鉢何懼乎禿吾技廣已久今請助客王曰我既犯僧
死由自取予何為哉駕長曰吾樂此死亦無怨恐僧
不吾較耳請假衣冠以師弟稱若角以時必呼吾先
可以無事王諾之遂飽餐借住入門羣僧笑迎曰客
信人三 報首座出接中庭視其人身高七尺有餘

臉頰腰闊氣概頗豪已望而生畏肅客入力上坐乃
自前者小徒蒙賜教老僧夙夜在心與圖一遇今既
垂顧請至藝圃仰瞻絕技王唯唯於是藝圃入後圃
有地一區高垣圍繞僅通一門亦甚堅實圃南包大
殿之後簷為圍武庫事勢甚雄偉柱壯雨窗高高三
尺隔以石欄有椅二首座與王對坐素高十餘皆如
榻持仗站側女聲呼曰來來來王謂首座曰請徒與
徒對賭與師對我命弟子先戲可乎首座曰駕長體

客窗閒話

卷二

三

貌清癯漫應曰何為不成請賢弟子生慮有傷胸毋
自慚也駕長亦已釋服曰禿有賊心焉若必討
藏之乃躡身抱大殿之後柱起尺餘將此震動碎瓦
齊鳴以左足掃碎倒置衣其下以右足扶直之仍安
柱轉身以脚掃若巨雷於早名座及寮僧咸股慄膜
拜曰我教中韋馱大尊旋乾轉坤之力不過如此僧
徒肉體凡庸何敢相角若尊客一揮則傷成糜粉
情甘降服不敢再言技勇矣王與談自原大笑稱獨

屏氣肅候延至方丈待茶畢王告退首座與寮僧盡
易法衣執幡幢以王返舟謂駕長曰壯士之力天
下無敵盡不入營為伍則顯職立至請以資助聊報
大德駕長曰嗜者若不為顯職亦可小康何至操賤
業客尚欲吾博顯職耶王叩其舊職及里居姓氏駕
長不答王稟然報以百金亦不受及置藥回逢人迹
且感云

張慧仙寄外詩記

客窗閒話

卷三

三

慧仙張氏女名姪保陽龍人其父級工也母氏胡因
乏嗣禱於子母宮觀太君側垂髮侍女娟好戲謂如
婢曰得女如是縱不得男亦足矣媼婢爭以赤繩繫
上偶臂而祝曰而母欲之盍隨以母乎是夕胡母感
而孕兩月姪生眉目清秀聰慧過常媼婢皆賀曰仙
女來矣後日不知誰幸而作劉郎也有滇南馮進士
者作宰畿南書而致仕偶至級肆中見女不竟潛潛
泣下其父訝曰何以觸使君怒馮曰不老夫有女

某其丰裁與而女瑀為老夫所鍾愛不幸天逝隱痛於心今視而女得不感慟耶問女年幾何曰十二歲矣問近習何事曰學刺綉耳問識字不曰願學而無師資琅去對答若洞籙為叟大悅問願為老夫女不媽去不答以日視父馮叟曰老夫年屆八旬願不足為爾父耶其父曰吾齊小人何幸而與顯者親恣若母不忍舍耳馮叟笑曰吾豈奪爾女只謂老夫之老夫當日至而拜教之讀以成其志而慰老夫之夢

客窗閒話

卷三

十四

寬耳父女喜請自是馮叟日至拳拳訓導女慧甚過日成誦不二年而通韻語書習越文敏閑邪公家傳居然堪秀馮叟字之曰慧仙越二載女年十五秀若幽蘭苑同春柳直可付蓮臺舞掌上矣問字者踵相接其父母皆無所許可媒者曰富商大賈能掣帶兩老一生衣食不盡者尚不之許有欲丹主孫公子耶亦不思門第懸殊唯相匹偶恐物以類聚乃作綉紅婚悔之晚矣母曰吐吾女縱無夫人相必為才士妻

豈可配癡嶮漢使失所天耶此志一播於是遊士博宦皆圖之時有北河刺史天水明府以重資購曉小入園中飽者引二宦闢之皆相見恨晚刺史先以千金使強有力者要其父父心動成有日矣馮叟聞之怒謂其父曰若欲售而女耶何為以弱息俾老奴使如恨終身老夫且不忍親生者忍諸直非人類矣卽以告女窺其志向女聞之則大啼不食數日作絕命詞曰蘭有芳而被折分象有齒而焚身予小草之不

客窗閒話

卷三

十五

若兮何見厄於紫宸父母大恚面誓而謂絕之使女自為計遂深藏斗室露宿寒暑人皆不得輕見矣先是自江陵生者梓潼儂學究大人兼悉 熙朝掌故游燕南因覓奴時至女穴肆遊馮叟談子史百家旁及天文星數之學娓娓千萬言聽者忘倦焉與心領每噴噴稱嘆曰不世才也終當奮翅雲霄也中物哉時女年十三四支頰聰講至會心處笑聲頻聞疑眸屬曰生雖好之無容容焉及宦至既不能

游士雖欲委禽父母又不取主悉與女謀女皆却
之延慶生之或慮生壯年無子私與女父謀父知生
才有允意恐女未必諧歸而洋述之女首肯者再父
喜出意外以告戚戚以語生生搔首曰予無空屋奚
以藏婚戚曰是臣室各門富商大賈求之不得者今
女莫先生才已首肯矣奈何却之致負知己生日果
爾試以若髮雙條脫為聘其父母願則從之不則置
之子無長物亦不忍負之也戚復往旣而特庚東報

客窗閒話

卷三

七

尤一無所求生躍然喜曰予自謂窮措大不足人齒
數竟為彼美垂青咄咄奇遇即登金馬玉堂不足過
矣將雖納聘而無資以娶會穎川使君約生共遊韓
魏間與女青問問隔而嫉忌者欲奪女志請其黨揚
言於其父母曰延慶生者年逾強士家有悍妻之子
是以浪跡江河携而女歸必為魚肉且造側室之羞
不如某某者貌潘安而富石崇為貴遊此等真快婿
焉奈何不與衆議而與兒女子謀所誠豈淺鮮哉今

幸聘而未娶尙可改圖其父母或將悔之女微聞復
飲泣不食病幾死父母懼委姚探之女曰兒已受聘
可再議即使謔言實兒之命也不實亦兒之命也莫
受他人誣必欲悔之見誓終身不嫁父母知女志不
可搖遂息異議逾年生在樂邑密邇保陽遣媒約微
絲甫繼至冠蓋如迎供帳紛華陳設眩耀其父母大
悅謂女曰婿固不負吾家兒之目力遠出我二人萬
萬矣女赧然曰此不過婿之小遇尙不足以展其大

客窗閒話

卷三

七

才也快心處請俟異日定情之夕女謂生曰聞郎有
妻子果不生曰妻則有之子猶未也女曰然則迎以
北來妾願以嫡禮侍之即若以妾故而舍是妾負心
焉生泣然曰予妻身抱沉疴不能生育為奴續計故
娶卿耳豈負妻哉請即發使比至而正妻已逝生哭
之慟女百計慰解自是情好彌篤所至必借南歷恒
山東游孤竹徜徉千里間已四年矣會生有日北之
行關山險阻不能同車女作閨詞七章寄之其詞曰

一聞郎指日出邊關強作歡顏淚暗彈叮嚀再三無
 別語頻緘錦字報平安二目送蘭船過知妾心共
 逐馬蹄征搦鬣飛渡關山處環繞深閨得得行三遣
 愁女伴畫相過長夜漫漫可奈何欲使斜輝永不昧
 倩誰借得魯陽戈四吹罷銀缸赴黑甜只期飛夢到
 即邊惱人偏是中天月半榻清輝映獨眠五聞說風
 高塞外天綿衣製就又添綿阿嬈莫笑襪甚即識
 癡心總愛穿六家書一紙達粧臺喜極翻將清淚催

客齋閒話 卷三

六

臥聽床
 白安人
 鍾俊浙人幼業儒父母早故孑然一身教讀以餬口
 親戚故舊皆遠之年二十餘獲一芹戚友稍禮之然
 無與婚媾者錄居下帷刻志勤學未幾登賢書擢南
 宮入殿前御堂中爭欲聯姻俊謝曰子貧猶昔臣亦

未成何以家為時有山右富室官待衛者自姓有女
 及笄因乏嗣欲贅清華之士為婿彼鄉人以其武職
 慮女有赴赴風莫願結婚者後於同年席間遇白談
 相洽詢及未婚故白即囑同年為媒後知其豐於財
 欣然許諾遂贅也女貌婉麗夫婦相得其歡旋散館
 復銓得南都宰將至在白因愛女遠離盛備奩具賸
 以婢僕百餘雇羣艘山水路行運奩之日自京至通
 四十餘里終繹不絕於道者翌日始畢白送婿女至

客齋閒話 卷三

九

河干珍重而別於是宵小覬覦羣謀肆劫但知其多
 待衛家丁恐有能者不敢遽發以小舟追隨而下及
 官船晚泊慮俱在通都大邑無可下手然一路知風
 羽黨日夥矣夏初舟抵維揚是夜月朗風清江波恬
 靜俊與白安人舟中對奕思乘月色啟行飭僕叱舟
 子連櫂而進盜聞之大喜投其魁偽鎮江王者揮百
 餘艇胡哨而來舟子聞哨告咸號呼曰巨寇至矣奈
 何諸僕駭占主人俊不勝戰慄泣曰舉家休矣安人

微哂曰小醜何敢跳梁婢子足以退之即何懼為遂
命僕令舟子停帆將羣艘一貫鎖連官舫在中燈火
俱息男子均伏匿不動安人呼婢十餘人來前皆已
易短裝黑衣黑袖望之如墨各與棋子一握密囑數
語曰速退小偷毋俾登舟若驚官人惟汝等罪婢領
命而去安人遂自起易烏緞袂袴以青紗蒙首掛鐵
丸囊後視之曰立周揚英武之概另具風流非復平
時孱弱矣後曰夫人將何之安人曰無盜耳即如不

客窗閒話 卷三

三

具借往觀之後見指瓶自如胆稍壯遂携手伏船門
內靜無喘息未幾哨聲逼近盜舟合圍焉彼見巨艘
聯絡若索戰然而無一人在外懷疑未決相持既久
竟無他異乃命酋長控鈎持刀躍上未及登舷皆被
飛子中要害墮江而斃已數十人賊帥怒自携大盾
挾白刃飛登中舟竟盾上砲子雨下始知擊者在
於是蒙首俯身纔欲入艙安人手發鐵丸中盜頂撲
跌入江眾呼曰大王殆矣皆瀾水槍護而遁羣婢咸

集安人命舉火厚賞之叱舟子瓜舟前進後大悅
而請曰夫人是何神術治大盜若小兒然誠乃將門
之家傑也安人曰無他妾父好馬射家有閒園一頃
築以長垣中具馬道箭廳以妾置廳事觀藝妾時
尙幼戲以石子擊射鵠父笑曰兒欲為此吾以銀為
的能下者予之妾樂此不疲與羣婢日擊至二三年
百發百中父又以紙作人畫周身穴道命擊其穴亦
無不中繼又以牛草為人畫穴於背命以鐵丸穿之

客窗閒話 卷三

三

習四五年則所發皆洞父笑曰女將軍天下無敵矣
故侍婢皆拜款寢如是而已無他長也後曰棋子微
物何能殺人安人曰孰是法者粒米可以殺人况棋
子乎彼所擊者非穿大陽穴則取二目子已入腦能
不立斃乎後曰既聞命矣然婢伏何所而賊不覺安
人曰婢孺愚極巔俯視明而用力遠故無不中其要
害且黑衣於木色等夜色朦朧故盜不覺也後曰人
伏艙內何預知賊首之必登中舟也安人而唯流

較羣卅大而有儀仗羣盜四面受處必料中卅爲王
賊自必欲破之既登卽知擊者在上不意妾在下也
故幸中之俊不勝嘆服曰夫人真娘子軍之臣節也
智勇無雙僕何福而遇此及抵官六載在滿謂首邑
時有軍功恭戎許傑來鎮南都與俊投合約爲昆李
時相過從盛夏解衣而不釋便帽俊竊疑之及俊得
保荐將入朝傑具席餞行飲已酣俊問曰大兄嘗暑
不去冠何也俊曰旣爲昆李事可無諱予大江巨盜

客窗閒話

卷三

三

也因劫官册被鐵丸擊頂去片骨幾殆幸冠中有兒
腦丹治痊然不可以風故不釋冠俊曰以兄勇冠
三軍何見傷於官册傑笑曰此予之恩人也曾訪勅
中能者係少婦予喟然自失去盜不爲投邊營八伍
屢上首功五六載進膺是職皆由一擊玉成之此婦
非予之恩人耶俊曰知恩人何在傑曰閨閣中人何
從物識俊笑曰兄勿罪是弟婦也傑駭然起具衣冠
請誼俊命僕傳請安人出傑見其弱質益益不覺

拜稽首曰此天人也天命詢子矣凜然而退

齊叫化

齊丐不知何許人江浙謂丐爲叫化因以爲各其爲
異似顛狂而實好義恒乞食有餘則與同丐中之病
不能行者故羣丐皆推尊之曰者齊食於喪家果腹
而回對睡郵亭悠悠自得忽來一丐跳之起曰汝非
齊叫化乎齊張目熟視素不識者曰呼我何爲來丐
曰吾向知汝好義今有一技傳汝願學乎齊曰願來

客窗閒話

卷三

三

丐出紅丸曰食此能知人病之所在齊立吞之又受
之針長尺許曰旣知病源以此刺之無不立愈齊恍
然大悟踴躍狂笑而來丐已逝遂遊行鄉市遇跛者
針之卽平遇聾者針之卽明遇因風而啞者針之卽
能言於是齊叫化之名噪傳一時所到之處病人環
伺之然齊必擇人而施其貧者不必求而治之其富
者必焚素滿意而後投針曰得數金呼同丐遍散之
不藏分毫有典商某因風致疾右臂已麻百藥其効

聞齊名使人遞至示之臂齊曰易耳必予我百金則立能復舊不則半握而已商不得已與之齊針其肩成巨孔曰不可封穴俾風從此出颯颯有聲而終身不復自此逢節舉發則風從穴出颯颯有聲而終身不復病矣齊得金濟生葬死數日立盡又與羣丐游於村巷見殮者四人輦一自不棺血涔涔下齊熟視而呼曰若奈何殺活人於棺中耶既露我等自當爲復仇揮丐羣圍之棺不得行輦者曰毋得由葬死者爲子

客窗閒話

卷三

七

婦因難產胎上攻心亡已週日矣齊曰必敢推予我觀之羣者怒正喧爭間有識者曰此齊叫化良醫也汝盍啟棺伊必有說羣者大悅以棺回家出其屍致室中齊以針刺心下喚衆出曰速命婦女伺之將產矣衆退媪入哇然一聲子產而婦醒齊大索不索一錢掉臂竟去有金宦者家傭少婦暴死於室不知所以官人僉曰齊叫化必能活之於是厚給而者尋之至視少婦笑不可遏曰伊夫何在速呼來也可治

客窗閒話

卷三

家郎喚其夫至客曰我活之必重酬我宦者以巨金置几上曰若能立活卽持去齊又大笑針少婦之腹謂其夫曰我拔鐵針出汝以肉針入卽無恙否則雖醒不久也其夫忸怩應之遂去針攫金推宦者出友聞其夫曰莫管莫管我問官何不謹於房事而令少婦潛觀致成慾閉耶宦者愧謝之齊大笑去或病家爲父母故衣冠設席延爲上賓齊來大怒不顧而去問其黨僉曰欲得其歡心須以矮几席地豐以酒肉

客窗閒話

卷三

七

俾獨據而食之則高歌喜笑矣試之果然時有與叫化同姓者少年業儒娶婦滯甚督遇所歡忍之不可去之不能徘徊門外悶極而倒齊適過之爲針其胸叶痰升餘而蘇對齊痛哭齊扣其故悉告之齊大笑曰易耳汝呼婦出我爲治之少年喚婦齊突前以針刺小曰婦大驚反奔入室卽病病已人道遂閉但能溺而已少年感甚舍家覓齊得之拜謁於地願投膝下以從其業齊狂笑曰我無妻那得有子能我無子

三四九

繼我業者即我子也汝能叫化乎少年曰子何敢改
父之道齊曰我無家容我身者即我家也汝能罄
乎少年曰兒因家累何用家為齊大笑曰好好以杖
與筐授之曰從我游悔則殺汝少年敬諾遂飄流三
江兩浙間勤為服事居然父子間數載得其按穴針
刺之法齊曰兒業成矣雖不若乃翁已超於凡輩可
歸而家致富不難以針授日報汝辛勤貧衰勿替矣
我將有遠行兒柔弱不能追隨盍去諸少年不忍涕

客窗閒話

卷三

五

泣請從齊怒曰違我教大不孝揮羣丐驅之齊狂笑
而行走如奔馬瞬息已杳不知所終少年歸其婦尚
在室已改行為良家業不墮見夫歸泣告之悔少年
尋其原穴反劍之人道復通遂為夫婦如初既而有
子因世業劍醫云
卿斥曰按古律有幽閉之法以治湯婦蓋女人陰內
有羞秘骨下之如閫即不通人道齊丐所行或其法
也但能閉不能啟若得齊丐之道啟閉自如則游子

感得封誌其婦天下省無數因齋醮命案矣

八松墓

歲在庚辰余自滄州言旋保陽道出河間驚砂夕起
宿鳥歸林將接旅舍遙望荒烟古墓中八松環繞鬱
乎蒼蒼宛若張蓋亦似游龍余心羨之喟然而嘆僕
夫告余曰此有明義士某公夫婦之塚也當義士在
生之日開張旅舍東西南北之人投止者不知凡幾
一日客去掃榻於塵埃中得布縛一囊內盛白金五

客窗閒話

卷三

七

百義士奉之入室謹藏箱篋中其妻亦莫之知越一
載有客蒞止入室痛哭義士駭而問之客曰我某省
之布商也前歲將暮僱伴之間擁三千金馳回鄉
里比及點交主人則失其五百商王怒我無以對敏
庶償之不足償其妻擊與主情願效力五載以補其
虧至知我素不為非憐而矣之當是時茫然不知銀
之失於何所今入此舍不覺心動感觸而悲非有他
也義士曰客之囊有字記乎對曰鼎盛字號曰銀有

數月平對曰整寶十枚曰然則客毋悲也原物在請
自驗收乃以數還客客見黃金如故不覺歡欣載拜
願以牛酬之義士不許感激涕零而去未幾借其主
來願識義士曰我聞人多矣從未有寒儉士而五百
金不足以動其心者我願以兄事之請言所欲義士
笑曰老夫年已過百無嗣多金何為縱彼蒼憐
而富我且願辭之豈閣下能動我所欲乎商主曰我
知之矣再拜而退乃覓女子之温厚端莊者以重價
客宿閒話 卷三 天

義丐

丐某燕人也子去一身游食市閭飽則出此名子正
康衢古木之陰翹翹而睡一日有策馬而馳者顛播
囊袋落寶銀二枚於道丐呼之不查狂奔而去丐乃
拾之自忖曰吾其以此易錢乎彼肆主必疑吾為盜
何以自白且緝捕者見之必攘去即不若同儕見吾
多金百不思殺而奪之者乎去則此認基也不如獻
諸官以脫吾身非曠去自得之道乎遂投獻邑宰奇
之曰得遺失物者給之半此律之明條汝其受諸丐
客宿閒話 卷三 天

即首曰小人無罪懷寶其罪譴之者矣非所願也宰
為奇之適金主馳歸呈訴宰語之故還其寶物金主
再拜曰小人何幸而值此義士梁之所慮者無宅以
庇身耳小人願助之置宅宰曰能如是乎余亦知之
實不以旌其善乃呼里表為之謀宅於市廛置其
業也且表之以額曰拾金不昧

廟戶曰義者開國成家之至寶也昔孟嘗市義而安
其身曹騰位義以報其業彼而且假者天尚許之况

其氣之出於天性者乎一以禮後一以禮身其
其相之信無疑義

客窗閒話

卷三

三

客窗閒話卷四

鹽官 吳熾昌 蕪序 著

書安邑獄

林寶光山右安邑巨室五旬餘始得一子名繼業至
六旬外家計益饒而精神衰頹不勝勞乏延中表之
子張歧指者其左手有贅指故名其為人少年佻達
而有心計俾總理家業持籌握算井井有條寶光倚
賴之是歲繼業年十五寶光為之聘同邑富室楊氏

客窗閒話

卷四

一

女畢姻有日張戲謂繼業曰弟年未冠焉知房中事
盍倩我代勿貽新婦笑也繼業怒之以目等俗婦女
者親串與役人隨送三日而還其迎娶之家感女畢
集兩姻家上下混雜往往不能辨認是時繼業親迎
門開隨者數百人有小偷程三兒者右手亦有贅指
溷入厮役隊內奔走出入欲乘間肆竊是晚內外騷
客畢其容中之年少者羣擁新郎入密室縱酒行令
必欲新郎醉而後已時張亦在座至二鼓忽患腹疾

告繼業而回適三兒潛入客舍盜襲客之衣冠帶履居然上賓欣欣得計闖入新婦房時已夜深女簪各散僕婦使女皆倦臥外室鼻息雷鳴三兒不知衣飾所在舉燭照之見新婦美而艷三兒心動亟闔戶釋衣推新婦臥新婦誤爲其夫難與抗拒聽其解衣寬帶時覺有歧指相觸狂蕩甫畢急起着衣而遁新婦斯時未幾諸客皆醉倒繼業歸房不見新婦亦舉燭照之新婦見非前人卽起詰曰汝何人擅敢逼視繼

客窗閒話

卷四

二

業笑曰子而夫也新婦愕然曰何以爲信繼業曰何爲不信新婦曰果爾汝以手與我驗之繼業出兩手與觀新婦大啼曰有歧指者已冒作新郎去猶未久也繼業觸張歧指詭語盛怒拔劍而去張父聞叩門聲甚厲急起拔關繼業突入噪曰惡奴張歧指何在索與俱死張父方駭愕問家人皆聞聲出勸甫奔其劍歧指亦捧腹出視繼業顏色克暴問何怒爲繼業見其仇突前結其胸襟曰鳴冤去衆皆問故則愧

難言張父知不可解羣擁至縣解官乃燕人方尹喚兩造入問之繼業所其謔語與冒姦事張始覺極口呼冤曰小人腹疾而家今猶未愈安有是事繼業曰其腹疾卽脫身詐計况新婦稱歧指冒新郎卽爲確據方尹正思喚新婦質對忽聞喧譁聲二老者相結至一老曰子爲楊宦以女與林寶光之子爲婦縊死房中請究其故一老曰新婦因何雉經而子亦不知何往求爲伸雪尹指繼業曰是非而子耶寶光大

客窗閒話

卷四

三

駭曰何以先至官也始問悉其故尹命二老各書親朋僕役姓名成按驗之無歧指者問失物否客懼爲訟累僉諱曰無之尹復訪聞張歧指好爲桑間濮上之游始信冒姦之情確嚴刑之張不勝楚竟自誣服律擬大辟已決訖矣方尹以丁憂去未幾鄰縣獲盜卽程三兒也畧一研鞫遂將冒姦事自認不諱且據所竊之衣履爲証鄰縣以贓物移知安邑繼任者悉召林寶光之客皆出認被竊故物且訴當時不言之

故始誅三兒而擬功尹以遣嗚呼聽訟者可不慎哉

和園玉鼠

吾浙執與販古玩業者有袂巨資列肆於通都大邑謂之行家有以些小本終日游行陋巷僻鄉賤價收微物覓蠅頭以餬口謂之骨董鬼間得珍物因之起家亦不乏人故業是者眾嘉禾有張骨董者日持數百錢追隨賣糖之人至委巷間皆巨室後戶忽有開者一婢持灰石鼠易糖而入張向貨糖者以百錢得客窗閒話 卷四 四

之至晚羣骨董鬼畢集茶肆各出所得物互相品評張亦出鼠識者曰此灰玉也值一串張唯唯而退至家以灰水煮之作布囊盛米皮磨擦不數日間其鼠玉色潔白二目正紅光華燦爛出自天成非嵌入者張大喜覓巧匠以紫檀鏤細座香楠為櫥修飾精緻以示行家許以五十金張不允詢及是玉出處何因目赤行家不能答曰欲知究竟非吳下大賈不能也張即赴吳以示行家雖噴噴稱嘆亦莫究其來歷僅

曰玉色雖佳為物甚微不堪入責不過為貴公子案頭賞玩耳不出百金若欲多得價姑寓吾肆中俟賞

繼家物色之可也張許諾乃交行家日則列於多寶厨夜則什襲藏之如是半載雖有問者許價數十金而止時有相國守制回籍將起復廣覓貢物道經行家瞥見玉鼠停輿而入索玩久之詢物從何來需價若干行家對以嘉禾客寄售者價昂甚相曰吾將試之若係真者價不嫌昂即不真亦值百金可命客來客窗閒話 卷四 五

府候給值行家諾告張曰中堂貴客汝往聽命若云物真必索五百金予我行規五十若云不真即百金貨之不可不售恐後無識者矣張欣諾登相府已諭關人留客宿相命開內醮詔妻妾子弟咸來賀寶於是少長畢集傳觀玉鼠皆贊贊二目之異而腹誹稱寶之謬也入夜命東西分列四筵中設黑光明漆几高供玉鼠堂中懸五彩琉璃燈畫燭齊輝又命女僕發童較准洋表時鐘守報時刻東筵夫人率諸女眷

西筵子弟坐相則臥胡床以矮几列精饌數
品隨意飲啖且命眷屬各舉新令以盡雅興母以老
夫拘泥也於是猜枚傳籌歡聲盈耳未幾童僕報亥
時末刻相命毋譁燈燭盡息使眾目注視玉鼠若有
與則報吾知四座寂然無所睹莫不竊笑者未幾
時鐘十一響眾見鼠目透紅光一線漸引漸長高舉
屏等眾皆咤報相曰未盡所長也未幾鐘鳴十二光
華忽散通室大明如坐月光中鬚眉畢見眾皆感悅

客窗閒話

卷四

六

男女成列奉觴上壽相撚鬚大笑受爵稱慶畢光亦
漸飲罷醺收寶人各就寢翌辰相出見張命之坐曰
寶物真矣汝從何處得來張詭對曰小人之祖薄宦
山右得之市肆以為傳家之寶本不忍舍今小人為
阻饑所迫姑以割愛實無價也相曰得之山右信然
姑陳爾價張雖領行家先入之言嚙嚙不能出口相
命僕以珠盤給之諭其自度張本欲換五百珠心慌
目亂錯換五萬珠僕以呈相相大笑曰五萬金不為

客窗閒話 卷四

母後悔即喚行家至相曰客已貨乃寶白金玉
吾與爾百金作行規速為立券行家欣然書之授
張署押囊金同歸行家叩張物之所寶處奚不明告
我等今已售矣請述其異張無可對直告以不知之
故行家詣相府聞人而探之聞人曰府中內言不出
外言不入無從探悉無已有某詞林者在之門人也
吾等轉告以得寶事請詞林入賀可以問而知之爰
啟詞林登堂申賀乃見曰聞師相所得至寶請以廣

客窗閒話

卷四

七

門生之聞見相出玉鼠示之詞林曰二目赤赤其異
則異矣然博古圖集古錄考證諸書所未載何稱寶
為相曰此大內物也儒生焉得見之而註於圖錄乎
詞林曰然則師相何以知之相曰此物唐天寶間和
闐所貢相傳以夜光玉琢成其兩目之異遇子時能
放光華以辟惡物是以先朝藏於書林則靈魚不生
而古集完好因兵燹之後賊携之山右遂失所在而
天府所藏珍器冊檔內註載甚明自失此物後往往

書籍蠹損當今每命山右巨卿密論訪覓久無下落
今為老夫所得以應上命必喜出望外真百萬黃金
無以覓此至寶也詞林再拜而退張聞是言擁厚資
而回訪諸失物之家果國初為山右中丞屬下以贈
公子作盤中玩物初不知目光之異不甚寶貴今家
已中落玉鼠在塵土中掩埋失色小婢偶拾之以易
糖食竟為張骨董起家之瑞其命也夫其命也夫

孫壯姑

客窗閒話

卷四

八

乙巳之歲山左大饑盜賊蜂起膠東為甚小康之家
俱不自保昌邑有標客孫良技勇絕倫有友壯姑悉
傳其術時因道路梗塞閉居授徒大姓之虞暴客者
爭以重金為聘良悉納之乃分其徒為十餘部各遣
一隊以護大姓而良周巡不息盜賊不得肆志咸感
之昌邑錢尹吳人也捕得巨盜誣指孫良為魁械之
至良極口呼冤曰小人禦盜非為盜者尹曰盜何仇
而指汝良曰邑中之巨室彼窺伺已久得小人捍衛

至今不得逞志彼欲免死小人以遂其吞噬也尹察
之信竟誅盜而釋良良感甚願獻女為妾尹笑曰解
釋誣枉令尹之職何足言恩且法不得妾剖民女汝
休矣良涕泣而去未幾錢尹因公被劾將回吳下官
橐甚空宵小私議竊發良知之謂尹曰凶年之後道
路難行小人老矣不能隨護民女雖陋智勇具足請
侍左右以備非常尹鑒其誠納之其女年未二十而
貌甚英武遂與南行車仗數十僕從如雲小夥不敢

客窗閒話

卷四

九

舉事盜法探有充實可劫者或眾寡不敵則知風下
程井夥而謀獲財均分故發益遲則盜益眾是時錢
已去五六百里至曹界之朐月鎮覓宿地得旅店後
屋三楹牆垣高峻周匝僅容一門出入尹喜其完固
必欲居之壯姑知非善地然已卸裝矣勉從之謂錢
尹夫婦曰妾觀此宅似為謀禁客商之所夜或有異
至君與夫人請臥觀之幸毋高聲妾有以處昔輩尹
雖唯唯然未知其能甚戰慄也於是安尹夫婦於東

一婢伏西室曰喚汝則出取夷燈之膏曲碧琉璃者置窗隙院中明似月光乃易短襖皮禪鞋尖置鐵腰掖利刃滅燭躍登中門之頭踞匡以俟漏三下內外俱寂旅主馬鐵頭盜中之巨擘也客集羣寇擇其能者皆操白刃自後垣登屋餘盜伏於四隅以防遂出先命一人下探之久而不回馬曰內多婦女諒入安樂窩矣繼命二三人下亦如是馬曰真不了事弱息數輩尙煩乃公自往若遇大敵行見爾曹雌伏

客窗閒話

卷四

十

矣遂躍入院四無人聲月光中視屋門已閉甫捺關欲入額頭中傷甚重如泰山壓頂然仰跌丈餘旋飛一人坐前馬驟刀欲砍被掣兩肩窩而兩臂軟刀自擲去又被擊兩膀而兩腿廢身不能轉動始聞嬌聲喚婢兩女舉燭至視之一幼婦耳哀所之壯姑微哂曰我見來勢猛知是能手果惡奴也汝爲馮王諒害行旅不少本欲殺却如此庸奴徒污我刀且留汝爲作惡者戒遂命一婢取藥來壯姑以刀割鐵頭臉

客窗閒話 卷四

上肉纏縛成條以藥揉之血立止時天已曙矣僕從叩門請壯姑以足踢馬臀扳關而叱曰速去領而徒屍在東牆下積薪內也從容啟尹夫婦登車而行馬被踢則手足已復舊抱慚而竄自此臉上皮條終不復合絲絲懸掛若世俗所畫獅子然

沈竹樓

沈竹樓者浙右諸生其父爲縣吏有二子竹樓居長次子隨父業日有進益以助養於惟竹樓入泮後教

客窗閒話

卷四

七

讀自給妻李氏亦吏家女紡織以佐之既乏精饌以饑高堂而大比之年反取給於乃父厥弟是以父母日慊薄之詈以書癡而虐使其妻是歲竹樓病生徒皆散益不能支病痊謂李氏曰予忝爲丈夫而不能仰事俯育誠自愧慙然死守靈簡烏能奮發成其慕游楚南爲貴介所尊奉子擬投之改習刑名家言或可致富卿其勿辭辛若相隨翁姑守我三年若無育是子業勿成誓死九原任卿自便婦泣諾之竹樓

三五七

告貸親故得數金飄然入楚訪其戚適於月前病歿竹樓無所依倚行李俱盡進退兩難決意自裁遂潛至方城外之郵亭解帶縊時有千戶張弁巡檢至此瞥見之叱兵往探體尚溫與千戶其解而拯救之竹樓始獲詢得其故千戶曰若既諸生必能書請為我記室我能衣食之徒死何為竹樓從之為張千戶勤司筆札甚相得也不數年張官至淮帥淮上離商與帥往還者必晤沈先生樂其為人和厚咸贊仰之帥

客窗閒話 卷四 十一

亦極力推許而嗟其無業商體帥意羣請伺公堂歲奉數百金竹樓綽有餘裕矣又數年張帥卒竹樓為之治喪送其屬歸楚復至淮上商人益信其篤誠謀為立離業竹樓不辭勞瘁會計維精而上下親睦業浸大分配帑金百萬儼然巨商矣手下司事者以百計或勸其廣納妻妾竹樓不忍負其婦喟然涕泣將治裝以迎之值國家有川楚之變助餉十萬獲賞四品銜遂置服霞裳明璫金翠之餘數十筭若者奉

父母若者給妻弟披擗華泛盡劫載珍寶從者數十人闐然南旋見者仰望若巨公皆側目視側足立未幾抵武陵先使家奴馳報一鄉皆驚爭來問識竹樓至父母道門弟亦伏謁親申趨承酬應不絕仰其氣

采光昌不噴噴稱嘆曰大丈夫當如是也竹樓不見其

見其

於是竹樓疑焉遂訪妻母李媪貧病無聊見婿來聲勢赫赫媪喜交集不覺大慟曰孰謂郎君死耶

客窗閒話 卷四 十二

我女無福竹樓遂即所以媪曰郎君勿怪是汝父母之過自謂君去後旋聞凶耗我女欲殉者再我以無就信止之不意汝父母憎其坐食為累亦欺我昏聩不謀而嫁賣於其吏去數年矣竹樓喟然長嘆既而曰十年夫婦豈得忘情茲雖別抱琵琶非其本意可俾予一見不媼曰一見何妨即珠還亦似不難遂喚輿迎之妻見竹樓不勝悔恨曰郎何絕妻甚不通一音翁姑以凶耗為真致妾不得安於其室太既決絕

文選安何為竹樓新其始未深恨不早報也晚從
者將衣服寶飾為贈妻置不視謂姑曰想那君饑矣
母伴之妻為治饌媪出沽酒而妻入厨下自縊媪回
驚嘆鄰人集撫之已斃某吏聞之以威逼鳴官官喚
竹樓訊得其故於是而釋之竹樓厚葬其妻而回盡
出所帶之物尚值萬金以奉父母曰是足為終養之
資兒無負親恩請暫歸淮上迎有日也其父母愧且
悔唯惟而曰竹樓固舟至金山寺止宿遣其僕從將
客窗閒話 卷四 齒

書訟師 五則

江右士有所謂破靴黨者誇張為幻無所不至訟者
咸師事之壞法亂紀此其極也予記其變亂之尤者
數則魑魅魍魎佈人人知所鑒而破之幸甚
有父送其子忤逆者子大恐持重金投師師曰子無
訴父理奚以救為子出金聽請師曰汝有妻乎子曰

甚下女曰汝能書乎子曰子會應童子試亦能書師
受其金曰得之矣汝試作數字子書以示之師熟視
曰汝轉背反手向子試書汝手握之見官云云則
無患矣第不得私視掌則符洩不靈且致大患慎之
慎之子諾聽其言舉亟握而去自投公堂官果詰問
子痛哭不對官怒呼杖子如師教膝行而前舒掌向
官官視其左手曰妻有刁蟬之貌其右手曰父生董
卓之心官如筆與之曰書來子書以獻官對其掌字
客窗閒話 卷四 圭

訪同送此其父曰老而無耻何訟于為其速退勿干
責也

某甲者家小康有中表某乙子然一身貧而無賴屢
屢借貸亦小周之時值冬季乙又向甲貸百千償債
甲怒其無厭揮諸大門之外而閉也乙始而叫罵繼
思無以對債至蓬蓋於簷椽之下甲久不聞聲息出
後戶探之見懸屍恐甚幸暮無知者亟操巨金往投
訟師時師方與數友為葉紙戲申備述來意師曰子

戲大負無暇慮也甲出金獻師曰汝亟回解屍下毋
 令外人覺再來有說甲受計往釋屍又至則命其觀
 局約三時許甲屢屢祈請師曰汝再回懸屍故處甲
 曰仍害小人何以釋累師怒曰汝違吾教者汝破家
 也甲懼而從之又至師笑曰何不憚煩耶汝回高臥
 明日有叩門者不得應候至五喚汝方出若詰問則
 家驗而已不必辯自有證以計甲如教次日方保見
 屍驗甲不應即報官官至呼甲出已解屍審視曰汝
 客窗閒話 卷四 去

識是人否甲偽視之曰小人中表也何以死小人門
 外官曰汝有先子對曰無之時方保獄役皆贖甲財
 告官曰死者既為某甲之戚必感通所致官怒曰予
 視屍領證一淺一深是移屍以圖詭索者汝等
 既誣甲威逼必汝等為之叱杖保役僅命某甲擗棺
 以葬

某生者與同村之富室某姓中表也素為司會計某
 富室天亡僅遺少婦而無子富室之族爭欲入繼婦

曰未亡人年未二十若繼幼嗣不善撫育若繼長者
 恐貽口實請俟數十年得為老婦則性命族人無詞
 以咎然知其少艾必不能安於其室將乘隙以圖之
 賄僕婢以伺之婦果與生通始猶朝至暮歸繼則與
 婦同寢處矣族人得確耗約僕婢啟閤羣闖入寢室
 生與婦皆裸臥不及遁連臥具卷而縛之送入城隍
 傳村落間生之妻聞信大恐亟叩訟師之門而求救
 師曰妾已執獲何從置辯能從我計尚可為也妻曰
 客窗閒話 卷四 七

生死惟命乃囑其披髮毀粧喚健婦扶而去之其時
 衛三下晚衙已閉巡羅之役見執姦至者諭令姑停
 班館俟早衙呈報於是安置生婦於密室而羣坐外
 室以待旦師密持重金偕生妻飲泣而來役識訟師
 僉曰先生何為暮夜至此師指生妻曰是為子外妹
 所執之男子其夫也妹誤謂殺姦則夫已死痛不欲
 生子曰執姦者為族人焉敢殺妹不信必欲一觀夫
 面予故借來語次以金授役役笑曰既為先生妹請

三密室觀之無恙也。倏婦扶妻入，未幾天曙，呼放衙師，亟喚妹出，仍披髮掩面，喚與送歸，無何官升座。訟者入告，命役將生與婦人幃而給衣，生出詰之曰：「儒者作姦犯科，可乎？」生曰：「夫婦居室，人之大倫，何為不可？」官曰：「被執者是汝妻耶？」生曰：「然。」官曰：「烏得同宿？」其家曰：「生與某姓至戚，向為司事，戚某死，其婦少寡，生欲別嫌，是以借妻同居，不意族人誤執也。」遂喚生妻出，眾見非婦，氣餒而不敢辯，遂杖族人而釋生夫。

客窗閒話

卷四

夫

婦二人歸厚酬訟師

某甲者在海昌城外業絲，其夥某乙柔和而口給，能羅致客商，甲業藉以日隆。乙忽辭去，在城內自立經肆，客商去甲而就乙，於是乙興而甲將敗矣。甲恨甚，而無如何，恒對其戚友曰：「子必殺之。」是日甲與諸友聚飲於城中之酒家，又論及乙奪業事，怨誓不已。一少年微哂曰：「庸奴焉敢殺人？」徒喋喋亂人意。甲已酒深，聞是言突然而起，竊携酒家之斧狂奔出門，羣友

持之均怒。少年少年恐謝過而笑慰之，遂息威。送回家，意猶忿忿，坐而不寐，延至四鼓許，聞家人鼾，醉携斧潛出，越城缺叩乙門，緣乙有心計，素必自起，應門甫拔關，甲突砍其頭，棄斧而遁。家人聞聲出視，乙腦裂而死。聞諸官官往驗，見斧柄書某號某年月日，置逐執酒家至，詰之酒家曰：「無論小人與乙無仇，且有殺人而不遁者乎？」是斧被竊，遺害小人也。官曰：「昨飲者有口角否？」酒家曰：「甲與某少年爭，遂喚少年。」

客窗閒話

卷四

夫

至陳其始，未拘甲而鞠，不認嚴刑，乃承已置獄矣。甲之妻子遍求邑之名訟師而謀之，僉曰：「殺人者死，古今一律，雖諸葛復生亦難更議，有狂生戟手而笑曰：『雖然，汝有家業若干，如不恤費，尙可為焉。』」妻子曰：「願親產聽命，可得二千金。」生曰：「持金來，莫問出入，先殺若父，忽認忽翻，以緩其獄。」予入會垣，謀之半載，可釋妻子叩首去，眾皆大笑而散。生携金赴省，覓廉訪司之吏，詢以近日盜案，吏曰：「汝鄰邑語兒甫送大盜至。」

荷未過堂生大悅即賄吏願一親大盜吏為理則司
獄者引生見之生笑問曰汝何為盜盜曰小人家無
恒產而有父母妻子累謀業皆不遂情其旅力掠以
養家耳生曰今家已富耶盜曰賍被官起何富為生
曰汝父母妻子今有養耶盜泣曰小人死在旦夕何
能再願生曰有能為汝養家者汝再承一殺人事汝
父母妻子得安飽而汝不加罪願乎盜曰斯世焉得
有是好人雖十死願承也生曰予願以千金俾汝家
客齋閒話 卷四 干

人為活計汝過堂時憲司必詰問他案汝即承某年
月日夜在海昌城內某酒肆飲癩得巨斧斫某乙經
肆戶有老者持燈出被執衣裾情急圖脫被之而遁
如是而已盜允諾詎召其家人至予之金盜感其未
幾過堂復承是案憲司查無申報者即行文詰問官
吐舌曰有是哉嚴刑之下何求不得幾誤是獄急破
械釋甲而具盜案以報

調白

盜之太以矣自響馬老瓜以至去包田竊各日多
端神令可技者見諸載籍已不老人又有所謂謂曰
者益超出其儔而近乎神怪有曰下八洞者人之財
物一過其目即能攝去其最者曰上八洞無須露財
與人同止息即知其捷中物明默運潛移而不覺也
聞有楚商胡某者為其主收債餘太盈箱貨舟而返
途遇一客在篋撲被呼舟其濟舟子醉之胡友其孤
招之同艇其人談甚豪襟慷慨爽胡甚樂之飲食與
客齋閒話 卷四 主

其談數日覺其非上非商益畏而敬之恒投其所嗜
而助其不足奈其德之將抵其處乃謂胡曰別有日
矣余有所言得無驚駭因公長者敢以實陳誓不為
公害也胡曰吾二八雖避遺之交亦云睦矣請世言
毋隱對曰余上八洞也始睹公舟知為重載既蒙登
納益知有貨若干已移我篋申請公驗之胡駭其所
言之數相符亟視箱則封識如故已空諸所有客啟
其篋還之曰我不忍欺公僕前途有友短腰纏者乞

假五十緡約某日必償公可是日囊中物皆客所賜
敢不惟命即數與之客謝而起一轉瞬已登彼岸離
舟尚十餘丈也胡愕然請告主人疑信半之即胡亦
不計其償否至日有衣冠華艱僕從如雲者投刺謁
胡出見客即調白者款之益恭客喜而退胡送出門
曰所借之貲已加子金而納諸主人之積且有以益
公者後如携金出外必以稻米一曝實封中則不受
暗筆謹誌之胡再拜謝教客去主人啟櫥而子母無

客窗閒話

卷四

三

願始信其夥而知天下果有異人也

鄉斥曰此俠客也古今恒有之第茫茫宇宙斯人安
在耶俾予遇之願再拜而投諸門下習其術抽取天
下負墨之財以濟四窮而助公舉不亦快哉

劉智廟

劉智者不知何許人不事生產而性好施舍家貲蕩
然盡卒無存流離失所至山左德州通衢之側有古
刹存也戶毀垣傾殿庭將圯僧眾皆散智徙心居而

再倡廟雖破落香火猶存每年四月六日近村之人
必大舉廟會商賈雲集百貨俱陳以蒲結棚列分街
道居然鬧市而廟之三面為不逞之徒大開賭局銀
錢出入盈千累萬重嬰勿欺智日遊其間不覺心動
乞得數錢姑以壓寶隨其意之所至無不勝者旬餘
將前後左右所有賭局之貲本咸歸智一人矣計之
得金錢數萬或勸之開業成家以為富室智慨然曰
余丐也而暴富不祥當思有以讓之且余孑然一身

客窗閒話

卷四

三

與僧等耳願以貲修復廟宇而奉其香火得保首領
以波神之祐也乃遍拜紳士為之助力鳩工比材拓
疆收宇願改舊觀俾智主持其中而四方士君子之
進出其間者底遊覽也至今相傳百十年凡歷是境
者莫不呼之曰劉智廟

鄉斥曰劉智者造物所不惜往往有無意得之而其
所最新者惟名也耳歷湖古來帝王卿相及文人學
士為野人婦孺之所知名者能有幾人意坐前赫赫

死後冥冥如恒河沙數彼劉智巧也一念之善自世之賢愚悉知其名超出於尋常帝王卿相文人學士之上且廟皆以神名而是廟居然以劉智名之縱曰後廟有廢時而智之名千古不朽緣此站地各即稱劉智廟故也是誠何福以享之哉况天下之善男信女施舍千萬以開創廟宇至今冥冥無聞者亦不知凡幾噫劉智何幸而得此名也耶

吳橋案

客窗閒話

卷四

雷

燕都南吳橋縣之連鎮布市也居是地者半以買布為業有肩販張乙恒負布四方求售出或兩三月一歸年二十餘家僅老母為之娶婦李氏嬌而蕩夫婦甚相得彌月張仍出貿易婦不安於室日遊鄰里姑鞠之不聽教戒之則怒目視反唇積矣有武生許三者城居隨父設肆於鎮父因老病傳業其子而養痾於家許三恃衿無賴好與惡少伍而游獵於色不逞之徒利其貲而助為虐一日與李氏遇諸途豔之訪

諸惡少或告之曰此吾鄰張乙婦其夫負販外出恒在我家游蕩可以利誘之許三喜諧許約而去其人歸與妻謀妻曰是不難使許君偽為吾弟也者侯婦來亦來吾誇其富饒以欣動之婦若不過吾讓之陪則事成矣其人告許盛服而往婦適至欲避鄰妻以其弟告牽衣命坐婦斜睨許許故買开後首漸與調笑婦不言鄰妻曰吾弟非外人也煩嫂相陪吾具備去婦口言歸而身不動鄰妻出反閉其戶許獲婦

客窗閒話

卷四

雷

求歡婦素服飾許允之相將入室事甫畢而鄰妻至婦羞漸無地鄰妻曰若欲不洩於人必長與吾弟歡好猶弟婦也吾何言哉若不常來吾且播揚之勿悔婦喜諾由是許為之易新衣備首飾居然完好姑歸其所自求則以母家對姑知其無父母兄弟大疑之訪得其端倪禁婦勿出則罵雞豕犬攪擾不休姑大不堪侯子歸告之故立命休棄張乙承母命不得已與半背而逐之婦泣去無可歸乃投許而允之許世

余長爲我婦矣不得受惡姑氣尙不嫌於心耶乃置宅相處越數月供億不支復與惡少謀食曰是非爾真婦也可使之娼徵其夜合之費不但衣食有藉而致富不難矣許喜諾逼婦接客婦畏鞭告不敢不從也張乙自出婦後負氣去半載而回與婦情猶未絕訪知爲娼潛往視之婦見痛泣且告之悔牽留其宿而還其手書張乙歸不敢告母正無可如何之際計知是夜有客而不知其爲本夫次日往索贖婦無以

客窗閒話

卷四

美

應裸而撻之婦以實告許復與惡少謀曰殆矣本夫已反其手書若以估妻訟我奈何余曰彼經紀人一時計不及此必將復來俟其來時吾等伏於左右羣起捕擊使懼而逃似可絕跡許唯唯未幾張心果不

息又至甫扣門伏候羣毆之詐死伏不動許曰殆矣不過懼之而已奈何置之死地罪將在我衆聞然散張知衆去覺遍體受傷不敢見母匍匐至河干趁舟

入鄰邑夜扣行家其子素識驚問其故張以酒後

人其毆既被人傷亦復傷人求爲桐治而謀避匿行至爲之延醫傷痊併爲合夥販布於口外嘗是時連鎮河干蘆葦中有浮屍亭長報宰宰驗明遍體鱗傷似羣毆致斃而棄於河者面目已敗莫辨誰何宰爲棺殮緝兇標召屍親而已乃張乙之母數日不見其子歸尋訪無着或告以何干之屍必其子也母信以爲然卽投宰告許三謀婦殺于狀宰敢棺使認母亦難辨因報仇心切覩屍衣上右肩有補綴處謬曰吾

客窗閒話

卷四

美

子布販也其肩負布易破吾以舊布補以白線縫是

否請一驗而定遂洗驗果然卽提許三與諸惡少一

訊皆伏辜已解審會坦許父哀其子思有以援之或

告之曰此屍詐也張乙年少身短此屍年老身長脚

面自潰爛而身旁有髮一縷其明証也父悟急爲上

控而使其子翻供司發首魁復鞫遊移無定已逾年

矣張乙貿易獲利歸視其母母見之喜懼交作張聞

故母誓告之使仍避匿張曰不可我本無罪若使許

三問狀則我咎不輕且終身不得居故鄉不如自首
便遂投幸而陳其始末幸大驚即偕往會垣面告憲
司幸罪人未決即出許科以和姦罪遞草荷杖而已
張歸安業婦亦投回哀求其姑割指示志改行爲良
仍完聚也

潮屏日語聞說是案者一老吏程姓素以折獄爲能
僚友僉首之曰老哥哥當許三翻供之際歷數問官
堅執不認後值程尹謂之曰佔妻鬪毆之情既實則

客齋閒話

卷四

天

死者是否本人汝罪難追况承之未必即死不承遞
相熬審或喜用嚴刑者或善於磨鍊者當此溽暑時
晝夜不息得不疲斃乎於其速死何如緩生汝自度
之許三感悟痛哭承認供招乃定程尹傲於眾曰諸
君通載所不能決者老哥哥片言定之鞠獄之能不
敢多讓人矣正眾口交相讚嘆間吏報吳橋令帶領
已死復生之張乙投首太守命釋許三眾乃粲然曰
老哥哥竟是鞠獄神手死人壽活矣甚矣定讞之難

位

客齋閒話

卷四

完

客窗閒話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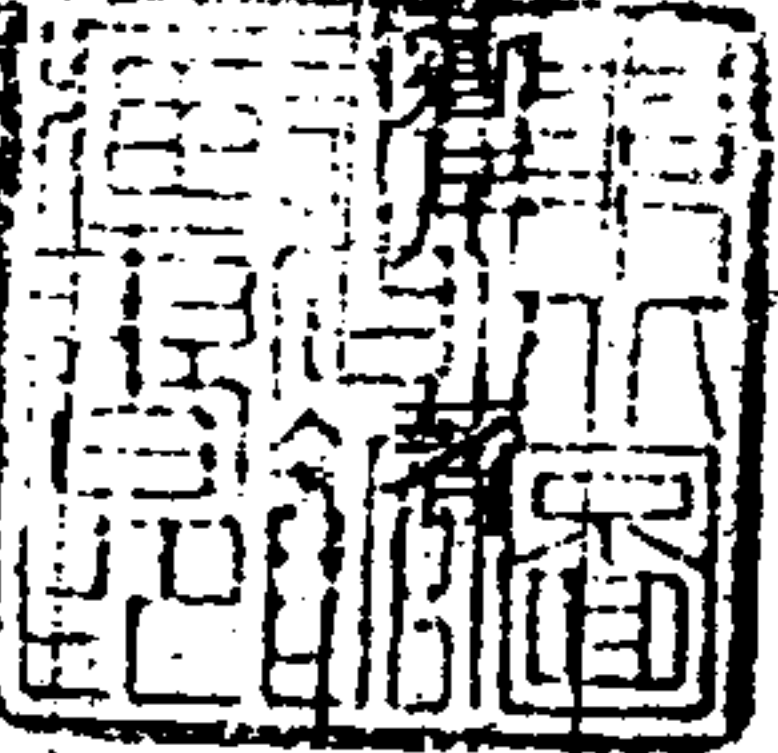
鹽官 吳歲昌

談鬼十二則

客有善談鬼者怪怪奇奇無不極情盡致不勝錄取予采其可作笑談者數則列後

吾邑有朱橋鎮布市也買布者五鼓畢集黎明而散忽途人相戒云橋左有一大鬼高丈餘白衣冠被髮執扇眉目下垂口鼻流血世所謂無常鬼是也見者感棄物奔逃遲則驚斃以故市為改時止置玉一者家有急需不得已於寅刻携燈負布赴市至橋左遙見大鬼昂然來王駭極滅燈潛入桑林內徐升樹顛

藏葉間時月色朦朧鬼不及瞻行至桑林外喟然嘆曰明明一人來倏忽不見妖耶怪耶語未竟又一大鬼來服色面目相等向前拱其手而過前鬼曰嗚呼是矣吾等費心計逐客至此而為彼所得當抽分其貨遂大喚後鬼回索分也後鬼睜目直視忽揚大掌



攔腰一擊前鬼撲地首與上下身及兩臂跌分五截俯視之得青烟二道解佩囊納訖長嘯而去王三猶不敢下樹至日見行人結隊來始呼救眾集而後通視則鬼之首係紙糊者兩臂與手削本為之上身一人下身一人俱死紙衣亦裂始悟二賊頂接作長人假鬼以行劫而真鬼斃之報亦巧哉

客窗閒話 卷五

謂劉曰吾有腹矣予吾燈將覓地大遺爾前進某村市尾有里保茶室在彼俟吾劉諾而去比及市尾夜深戶閉無停留處復回原路見市中一室隙透燈光隱隱泣聲甚悲門外一人影貼身窺探劉意為錢遺畢而來竊窺婦女耳欲戲之俾不敢作聲潛以手拍空其尻其寒浸骨突然回首則眸出舌伸髮披血結現紛鬼形劉大驚觸板而倒鄰人聞聲出視識為縣役已痰湧氣喘欲絕鄰人大呼市眾皆集而錢亦至

正扶杖間室內亦大呼救人眾踰門而入則少婦自懸於梁其翁姑年老不能解脫眾為之卸救而獲詢之乃翁知婦為姑虐牛夜輒生縊鬼求代而獲之為劉役衝散此婦之命不應絕而劉亦漸愈惟右手全黑經年始退時人稱之為搗鬼手

陸都閩充卒伍時出境迎上官至中途聞上官遇雨而退陸回而益大衣履濡濕道路泥濘見旁有小樓一椽趨避簷下天將暮而雨不止叩門借宿少婦披

客齋閒話

卷五

三

關出曰夫男入城未可不便留客陸示之佩刀號衣曰吾行伍中人正直自矢今進退無從只求樓下一席地耳婦哀其窮而納之且贍以粥給之燈與薪婦登樓闔戶而紡陸以薪為褥趺坐暖粥然火烘衣約三鼓許有老婦由門隙入陸駭然禁聲以觀其所為老婦若未睹陸者以一杖置門側望中雷再拜匆匆登樓聞與少婦言甚歡未幾悲聲辛語既而大笑時取其杖閱之倏變為蘇繹甫坐於身下而老婦下樓

望中雷又拜回身覓杖不得始見陸知為所收告曰老婦恃杖而行客須見還陸不答老婦倏變為少某柔聲怡色以哀之陸仍不答倏變為厲鬼曰凸口凹聳肩鼓腹望陸吹氣則冷風入骨寒不可當陸正襟禦之然老婦作氣甚難喘息片時方能再吹則不及

前之今甚三吹則無力矣陸笑曰汝能吹我我亦不能吹汝請還汝氣亦鼓氣吹之則老婦胸腹皆洞乃連吹之化為濃血轉眼成灰腥臭實甚天已大明陸

客齋閒話

卷五

四

不去俟有叩門者起應之一少年人覩陸而叱曰汝何人敢入我室陸知為少婦之夫語之故曰與爾登樓且救爾婦少年偕陸踏梯推門不應肩門而上則婦懸於床氣猶未絕共救之藕問其故婦曰夜有前村之某媪來忘其為縊鬼與我言終寢之慘覺悲甚而泣繼又言伊證仙果在極樂世界可以同窺遂以帶作圖望其中飛樓閣金碧輝煌不覺探首則縊懸矣少年再拜謝陸曰若非足下救其難則我

作替代而足下亦難明心跡矣自是陸得官漸起至都關府而止

陳生年五十餘猶應童子試遇刺史公之自不識工者開場取士聞傳為幕客所賣刺史公無以自明於給卷時留心孤寒者得陳生知其老且貧拔之榜首幕客以文理平庸爭執刺史公召陳生而論之曰知予置汝前列之意乎汝文不及人而窮則獨勝藉遂以息貨取之謗然學使未必憐貧約計試期尚有

客窗閒話

卷五

五

載汝須辦一切事專心文學以博進取勿負予一片苦心也乃由來提一笏以佐膏火生感激無地即赴省垣覓幽靜之區作用功計適有寄櫬之庄小樓臨檻人跡罕到賃價甚廉生得之閉戶奮志吟嘔晝夜已數月矣一日將昏聞屋內隔板上作爆聲甚厲生疑目注視板隙處現人面如錢大諦審之則漸巨以至額頂梁而頤着地額瀾滿板兩目如箕視生而笑生胆素壯乃簾衣冠再拜而祝曰子寒士也見

刺史謬列案元諒今科一芹可采若從此連捷當盛設以祭請收尊容勿以駭人是幸巨面笑口大開惟無聲忽牆角伸一小手未幾盈丈以巨指劃大面作羞狀轉瞬而沒陳是年入學壽卒鬼預知其無祿擲

葛生者廢試不售納粟入監以狂士自居好飲酒使氣下元節隨族眾祀墓食祭餘而醉眾皆避去屋月已上頭猶未盡盤桓於叢塚間忽睹西北茂林中隱

客窗閒話

卷五

六

隱有三四人席地飲酒生喜而前見三男一女皆沉吟搆思若有所作然皆非文士生呼曰公等豪駒客狂生否一老者似曾相識起迎曰葛先生來矣汝等勿般門弄斧貽笑方家眾皆拱生入座酌之酒飯皆冷生曰公等為詩耶文耶某願領教眾曰鄙人何以能文欲湊酒令耳生請令式老者指少女曰此紅姑娘吾鄉名妓渠所出令要說一字拆之則成姓名合之則成事業須切身分泛則受罰故難措耳一人曰

予得之矣林二小當禁卒何如妓首有一人曰白七
當見錄一人曰丘八是兵妓皆領之生曰金同是銀
匠妓笑曰銅臭則有之匠則不切哥以巨絀生苦思
不得爭執前言不謬妓曰敬為先生代倩笑曰坐一
是監生耳生大怒揮拳眾皆長嘯一聲冷風侵肌毛
髮皆豎生不禁自倒作猪吼覺口鼻間漸被填塞而
手足皆不得動有笑者曰紅姐給此等文人吃土在
所應得吾恐填實心孔將來連金同亦不能道矣聞

客窗閒話

卷五

七

然大笑生正脹悶欲絕遙聞火鎗聲眾始散幸獲生
來扶救之生始得命而狂氣頓除
中表諸行泉者胆誠俱雄為予家起租赴和舟抵其
地時已三鼓凡收租者須中夜至佃家慮其越棧米
穀使之不及防也行泉登陸持炬從者負器執械前
行道由小市前狂奔回駭相告曰市中有大鬼當道
不能越過奈何行泉喞曰此又朱橋鎮之儂鬼耳予
人駭矣何足畏當為地方除一害乃執炬前至其所

鬼身坐樓房巨足踏地首當在霄漢間所衣白袍之
前幅披十餘家門面行泉以炬然之火直上冲霄卒
眾急遁伏於舟中卒不聞有救焚之聲黎明復至其
所僅存紙灰一大堆而已樓椽如故無焦灼痕或曰
此纏纏也真耶偽耶使其真也則鬼衣無質焉得有
灰使其偽也則紙灰必及於屋且此人之身雖安在
是誠不可解矣

客窗閒話

卷五

八

其內室素有盜鬼白晝現形人不敢居有頑僕竊窺
之則未申之間梁上有繩垂下懸若久之忽結為大
團漸抽漸小作爆聲而滅每日不爽僕約其夥縛鴉
於竿頭由窗隙入其團套一收而鷄絕眾譁然奔跑
俞聞之詰得其故與同人約欲以身試之俞阻不聽
次早命僕蕪除就其梁下設一几一座俞携友一朋
入室閉門高聲朗誦同人伏於窗下以觀其變日晡
俞忽停誦既而自訴其窮曰予為學已久而不得高

援其入迷正欲相救俞復大笑曰予得鬼矣眾排闥入視俞以左手執一灰色鴨鼓翅不鳴喚僕以刀夾親宰之命速烹謂眾曰有不食鬼肉者罰作東道乃酌酒其味不及常鴨而有泥土氣眾叩其得鬼之由俞曰予讀文侯之不至故作悲辛一婦人自梁墜於懷中曰先生毋自苦也肯偕入仙境則世務不足道矣予問仙境何在婦教以轆帶作圈探首可得子

客窗閒話

卷五

九

遂作圈以套婦人之首而執持之轉瞬間化為驢乘同人乃贈以號曰賽鍾馗又曰白食鬼有山右孝廉携其僕名劬倉者體大而聲宏赴禮闈投邑館而人已滿孝廉貧不能他適哀諸館人執事者曰後有一宅不利居者如不得已請權寓之孝廉欣然就宅與其僕同臥起然各有戒心往往秉燭達旦半月安然無恙一夜漏三下門忽自闔陰氣凜然有美婦久宅向孝廉流盼微笑孝廉恐大呼劬倉倉

於睡中驚覺高聲答應美婦惶駭退跌座上色變氣絕是時高客聞聲咸集共覩美婦作時世裝服飾富麗儼然人也公議連座遷於煤室反闔以俟之如至日中不變則聞諸官明日啟關入視空有一座而已自此宅竟平安客笑曰周將軍之威大矣其相似者尚足以嚇鬼無怪世之妄人依傍大人先生門戶以嚇人也

客窗閒話

卷五

十

趙三官者依緞行作夥年輕胆壯聞人言有鬼處則往罵之其妻交誕期假主人新袍而往賀畢飲入醉鄉止宿不聽踏月而歸道出義塚忽有牆阻路左右旋轉四面皆然趙醒悟曰曠野何得有牆其為鬼作祟無疑遂拔身佩小刀戳之則洞覺藉軟甚問藉外恹然曰壯哉殺一鬼矣復戳之曰勇哉殺數鬼矣連戮無算而牆竟無矣踉蹌奔回向家人誇其殺鬼之能家人曰汝何衣袍去而刺短褐歸耶趙俯視之其袍之下幅戳無數孔竟變為百結葛衣始悟鬼所為

者即以其袍幅蒙之謬稱勇壯俾自毀其衣無以對主人趙悔恨欲絕而無可如何也

其北某武舉好欺善類不信鬼神中年僅有一子愛同珍寶暴殄武舉怒登城隍神之戲臺裸體辱罵觀者環堵未幾超躍下臺狂奔至神前俯伏如有撲之者兩臂現紫黑色哀叫不敢又曰罪該遠戍敢不領受遂起着衣疾走至家告其妻曰伯翁謂我不敬予杖一百充瘞烟瘴有押解之鬼使在速具饌焚帛

客窗閒話

卷五

十一

毋稍怠并取百金拊攜行李即日起程直抵滇南就有烟瘴處為人傭工至今未敢擅離憶世之獲咎於神明聞有在疾草時被譴責者以兩身昭昭遣戍僅聞所未聞噫異哉

道墟章兩北有二子年甫五六歲出入中庭則必各持錢七八枚或十餘枚而回兩北意為伯叔所與初無疑議嗣與伯叔言及皆無給錢事始詢二子其長者曰中庭有烏帽絳袍人每日早晚必在座見則與

錢是曉兩北聞其子出潛窺之果如所說突前擒捕

絳袍人惶惶登几撲入鏡屏而滅捧鏡視之始知即玻璃中所繪之天官像也毀其鏡有血流出而怪絕又有蔡大官者夜眠樓上三鼓許聞樓下有喚其名者起視無人如是者三蔡乃捲紙作炬以大火照之始見樓梯下二烏帽絳袍人持時錢二千擲地而去蔡似不敢收次日下梯則錢仍在蔡本博徒自信為財神所賜賈入博場將以求大采也適官司訪拿連

客窗閒話

卷五

十二

蔡縛去荷校月餘而其錢亦不知所往或曰章兩北幸覺之早而絕其怪蔡大官貪多而受禍假使兩北亦貪得不問則二子之禍必大噫自來之財尚不可受而况非分之求君子於此可以鑑貪

會稽張孝廉三兩寓京師由揚淑衡術遷黃鰥術術容屬下直之際其婦氏忽作男子狀高視闊步而行見三兩呼曰來予與爾言知爾丙子獲售予在陰曹亦增光彩尚不忝為予子其勉為勸學好善之士母

自滿及輕薄改行則功名有在三兩聞之居然其亡
父聲音笑貌涕泣而拜嬉狂笑曰父子相聚大喜事
也何悲爲予饑矣其具饌以進索巨觥飲酒大啖魚
肉飯亦倍常食畢出後院似欲小遺而撲衆扶之入
漸蘊則爲嬖氏之言問之不自知矣又越人某二十
餘歲而亡逾年其家婢出買物忽大步登堂對其主
母揖曰嫂一載相別身其康寧嫂駭然曰汝中邪耶
天曰毋恐吾爾叔也據客位坐語操南音曰大哥好

客窗閒話

卷五

三

心欲令五弟歸吾櫬但五弟非人不可托不如附糧
嚴爲便此事僅夫婦有私議外人無知者嫂問曰故
仕陰司作何事業對曰吾生平無過城隍神錄吾爲
吏職司考察每聞土神報大哥作好事則吾歡欣踴
躍報壞事則吾寢食不安嫂須勸大哥多積陰功自
然逢吉嫂指其幼子曰大哥僅有此兒多病而弱叔
既神靈祈默佑之笑曰天道無私積德蔭子孫自然
之理也吾何能爲又曰吾屋漏矣樓風冷雨觸骸甚

若祈嫂修之吾爲此事恒欲相告不得其便今因公
過門附婢暫見不可久留遂起出門既跌復起則仍
婢也遣使視其棺果有小孔爲補之加漆是冬其况
在外不知前事以千金屬其五弟回南貿易便帶靈
柩路由京師爲優伶所迷揮金立盡貨其行囊而逸
槐則棄於曠野未悉後能歸否又沈咸錢塘人自少
應童子試不售鬱鬱至五十餘歲而卒送殮之客盈
門其妻撫屍號泣撲而復起大步出堂遍拜賓客慰

客窗閒話

卷五

十四

勞再三內有聞人孝廉者是其生平好友執手囑曰
我之後事閣下任之我之神主閣下點之家貲何存
妻子何度絮絮不休客始知爲成之魂附其妻也孝
廉曰閣下肉身尚在何不附之而生乃手指浮廉而
哂曰不連不通人之所以得生者氣血耳此身氣絕
而凝何以能生孝廉曰我聞死則魂入陰司閣下何
不一行又哂曰陰司何在我自病卒後魂與體離魂
飄然無所歸只聞妻哭過悲欲前慰之不覺合而爲

一然支持甚苦刻欲分想不能久任矣語畢而携扶之入幃則仍妻也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三人者或遠離廬墓或末正首邱或神魂失據咸有為厲之端者然宇宙之寬黎黎之眾死者日以千計其中不得其所者不知凡幾何絕無影響或曰使死者人附生者而言亦屬尋常事矣奚煩足下記之對曰唯

孝女

客齋閒話

卷五

七

國家設官分職佐朝廷以安養百姓者也乃竟有不然者莫如前朝仕宦之強爭以魚肉鄉愚為勝故有寧使官家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之語即如江左其巨室叔姪相繼為宰輔子弟之職居清要者數十天下名公巨卿牛出其門下雷令風行極一時之盛是應綿祖德報君恩以長享富貴耳曷知矣弟某學士因疾家世何應之強奴悍僕以干計分班值日統於

不休有何姓者撻其妻女在官宅之左近開設酒樓為業其悍僕日來飲饌不但連欠者多且一縱性逞興則號呼遠且何厭苦之以酒盡為醉諸僕大怒羣搜其室得酒數罈此問曰此非酒耶奈何欺我何方強辯一醉僕舉甕以擊何首立碎之漫罵而歸謀諸老奴告主人以房佃何某不給賃值使僕索取伊觸首於牆思舖傷以抵賴不意力猛自戕請雜治之主人從其言使鳴諸縣尹甫問何妻之報又得

客齋閒話

卷五

七

詞草草驗訛竟以自戕定讞反欲追租定案何妻茹痛携女遁於省垣含冤莫訴女漸長成姿容艷麗遠近莫不知其美者恒與母言及父讐則慟不欲生自名曰讐誌不忘也及笄之年媒媾造門問字者踵相接其母曰我女自幼矢志無論小家巨族為富為貧為妻為妾只須能擊強示戮悍僕與父復讐者以身事之毋需納聘聞其言者皆咋舌時有分鎮大將軍宗室也值社會之期偶出見女辭讓之謀請從官採

得其故以告將軍曰孝女也吾當成其志密陳於帝
帝怒遣緹騎提學士問實籍沒其家請找邊陲而置
奴僕於大辟女請得其誓首以祭借母投將軍願長
為侍婢以報

義僕

江左望族某氏其父為太守賄賂公行納貲至數十
萬之富猶萃萃搜求有司閭之僕高祿者恒勸諫其
王曰非義之財恃人者必恃出況膝下僅有一公子

客窗閒話

卷五

七

若恃其富有則志氣縱恣不得士達矣太守心是
之然不能從也未幾太守夫婦相繼卒祿讓其貧屬
回藉少君驕甚祿裁之以禮少君怒立逐之自祿去
後益無忌憚日挾千金覓局縱博不盡不歸於是為
利之徒從而誘引之不數年家財罄盡負及房產萬
金之業甫書契券不及轉手一擲而去漸及衣物又
數月而空諸所有家人星散節其相與之淫朋匪友
亦引避不遑遂與匪徒為伍登城席地之局猶日為

之不覺驚恐驟絕仰屋而嘆其少夫人江南富室之
女美而賢惟拘以順為正之義從無反目事是時牛
衣對泣正無可如何間有匪徒索道登門瞥見少夫
人謂少君曰爾家有如許大財猶許貧耶少君曰無
之匪徒笑挽之出曰適所見之豔者是爾妻耶少君
曰是也曰是值千金能舍之則不患無貲少君叱曰
是何言歟我縱貧為一邑之巨族非但不能賣妻
亦誰敢娶之哉匪哂曰歎哉有此尤物既不能自活

客窗閒話

卷五

六

又不以與人同為餓殍奚濟於事若載往遠方則藉
揚奴室必重價相求詎而貨之其誰得而聞哉况爾
得此身價不僅宿通傾清依然衮衮翩翩之佳公子
矣方知我輩之深謀遠慮也少君躊躇不忍羣匪力
讚之意遂決歸謂其妻曰升斗難謀何以度日聞汝
兄弟有告義親回者我與汝投之必能相濟少夫人
願見其母欣然從之遂假貧匪徒買舟赴吳下匪徒
已先至妓室且揚少婦之色趨前絕後可冠古之鴉

姥樂從匪曰是猶良家婦不可直告以故須設法觀之誘入汝家則惟命是從矣匪與鴛姥偽作僕婦傳太夫人命遣來慰問者見婦姿容果如所說邀少君去以五百金立券備衣飾遣婢女以輿迎之至則門第軒昂居然大家登堂入室奉有白眉神像命之拜少夫人覺有異問太夫人所在鴛姥笑曰爾已為本夫所售作我家新婦我即爾母何來太夫人耶少夫人悟入騙局忿不顧身以首觸牆只求速斃幸人眾

客窗閒話

卷五

九

攔拒之得勿傷鴛姥怒喝健婦五六人擁之入後樓盡視其衣裳以巨索反縛手足懸於梁鞭撻無算體無完膚訓之曰從則錦衣玉食惟爾所欲否則日三百鞭求死未得少夫人悲啼不答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鴛姥無可如何適其樓之東有參業主人聞其聲聲哀慟旦夕不得寧心為不平乃召鴛姥責之曰吾知汝家勒良婦為娼妓不從則威脅之事本不可今更忍心害理慘不可聞若有傷人命勢必累

及鄰人汝不改過吾當預鳴諸官矣鴛姥謝過且曰婦人水性楊花未有不可教訓者今此婦鐵石居心實所罕觀主人憫其貞烈願見之鴛姥引至樓上望見顏色大駭而退曰吾給汝值此婦歸吾可也鴛姥敢不從命使數人扶而去之是時少夫人手足瘡弱不能自主比及門主人使健婢負之入設座於中庭納少夫人土座主人具衣冠率妻妾子女再拜跪而告曰老奴數載睽違詎知少夫人受此大辱奴罪通

客窗閒話

卷五

十

天矣少夫人執視之始識主人為高祿悲噎而語之故祿亦揮淚曰奴早知少主之不能成立不意其賤類至此奴聞大舅爺督學滇南二四兩舅爺供職詞林太夫人在都中康樂詎知少夫人若是窘辱耶奴當先遣兒輩入都報聞然後奴夫婦親送少夫人歸寧可也遂供奉於高祿之家惟少君賣妻之貲不入又聲怨及匪徒匪曰爾妻此際想必各壓花街籠篋金屋矣乘其盛時我等偕往妓室以買良為賤詐獲

假母不懼不發財也從之搗死正怒無可遷之際聞
若輩言操杖逐之匪挾少君鳴於縣其大令為太守
之門人見詞駭然正欲勘其事適高祿聞之夜見大
令達其情曰少主來不可使知之恐較擾不已則少
主母與小人皆不得安其所矣遂出四百金請以官
項斷與少主勸令改過謀生尚可為也大令義之從
其言傳少君與匪至重懲匪徒與少君金而教之遷
善祿始送少夫人入都依其兄弟以終

客窗閒話

卷五

五

蕭斤曰嗟乎孝也而在女義也而在僕彼儼然人上
者反以不孝不義成其名此古今之變局亦運會之
遷移所以明季捐紳為關賊擄掠者自取之也

劉大漢

越人陸容道經山左見有身長一十二尺之老叟背
大十圍腰圓而抱拳如巨鉢腿若堂柱驅犢十餘頭
以三犁並耕往來甚駛陸異之值山雨欲來趨避樹
下以觀見壯者擔斨餅八枚牛脯一甕來餉叟亦止

客窗閒話 卷五

樹下食之傾刻一空陸更駭異詢其姓氏年歲叟曰
我生之被於今兩週甲子又五年矣劉姓無谷人呼
我大漢我漫應之祖居是邑世為農夫有地一十八
頃耕以自給子六人今存其半而我者為曾孫我日
必耕地十餘畝以舒筋骨否則體便不快惟衣食甚
費一短褐須大布五匹中衣三匹襪猶半匹也酒餐
需麩二百五十六兩牛肉及白酒各三百二十兩如
是而已無他能也問其力則曰我不自知曾憶壯時

客窗閒話

卷五

五

皇帝東巡過此山下有人能衝駕而來身與我等侍
衛之官擋之者被摘心裂腹而碎駕在危急我不覺
直前擒之倒摔於地而熊首碎竟斃皇帝甚喜欲子
我一官我對曰小人野田愚民文不識詩書武不知
戰陣何敢濫膺爵祿以誤朝廷皇帝益喜給我一紙
書知之者稱之曰詔諭地方官免我地糧故至今無
催科之擾乃出其詔書與客觀信不誣也遂指其村
落曰此皆我子孫之宅昔我以一手北梁一手植柱

三七七

身自創者客望之雖俱土室亦甚高大客許其壽時已一百二十五歲力則萬大莫敵矣歸而告人或疑其妄然察誠樸人也言當不謬

鄧斥曰防風之骨以車長狄之身橫九畝巨人自古有之不足奇所可異者富壽而多裔立功而不居惟聖人之邪斯有此賢隱士耳

方幼樛云論語古音古節絕妙文字唐人說即不是過也

客窗閒話

卷五

畫

俞生

俞其庠生也即少學於之齋訓讀為業館於泖夏月因事回家夜與伯叔兄弟納涼所外縱談而倦不覺昏睡漏三下眾已散家人喚之醒留街小遺膠雁聞覺燈光一閃察之實無入室以見二役持符來以鐵索鎖之行俞怒曰予生員也縱有事在官亦不得擅加刑具後囑曰既屬儒生猶不自悟與至死不悔之下愚等耳始不與爾較爾其見堂上者辯之俞無奈

隨之行入城隍廟忽暗燈燭輝煌兩行吏役約數百人肅然就列無敢譁者一役先入跪稟傳呼帶俞生入一役捧鍊報門至階下叱跪俞怛怛然莫知其故窺窺上坐者金冕龍衣色甚怒詰俞曰汝身列貴官作民表率何得背違禮法當道而溺汚吾儀仗俞曰陰陽間隔焉知神來不知而罪之恐非聖意神曰姑無論神明治夜隨在有之汝為儒士墮室屋漏猶當謹慎豈可放肆於大道之旁乎假令有婦女來將

客窗閒話

卷五

畫

以汝為大惡不道矣俞曰亦無論半夜之中婦女行走者率即或有之必男子護送持燈前導生焉得不避神曰汝家對面隔河周環水間炎暑之際婦女坐臥其中者不少汝不知避嫌焉得無罪俞詞窮謝過神叱杖之倏見其亡父踉蹌而入叩首無算哀乞哀老朽生前無過僅有此不肖子今獲罪神明杖所應得第聞一經陰板則終身運敗老朽將為若敖鬼矣敢求憐而恕之神曰罪不可恕為爾發陽官責

之乃舉筆書判命吏持與觀之曰發該縣典史責一板闕然而散俞夢亦覺自付典史不能擅責生員縱有意外之事何僅責一板意謂妖夢置之度外仍赴館至中元節解館而歸值縣尉王某江南之望族也屈爲小官未免負才肆志是日太尊挾臨觸其怒欲黜之罪太令爲之營求稍解射送太尊登舟求見謝過太尊呼跪船頭嚴加訓飭久而釋之尉愧且忿候太尊去甫登輿適俞生葛衣布履持蓋而來爲人所

客窗閒話 卷五

畫

擁擠以蓋柄觸扇與之玻璃而碎之尉大怒叱役牽來俞不禁戰慄下跪問之不能答嗚行杖左右捉俞去禪接之地杖甫一下俞忽醒大呼曰打不得打不得詰之對曰吾生員也告以姓名尉惶恐下與手扶之再三謝罪俞擺首結禪而起曰與閣下無干此其中蓋有神助也仍執其蓋而去尉回衙亦自悔鹵莽是時觀者其衆與史擅責生員之說傳作奇聞同學諸生知之會來問詢俞曰是誠有之然係神明所使

客窗閒話 卷五

吾不見過述其夢諸生曰夢虛而事實一人受辱辱及同儕吾等能不與較耶擬俞入縣署鳴鼓聲冤大令亟召學帥來議有以解釋之法師謂今日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眾怒不可犯也然猛虎項下鈴繫者自能解之是時尉慮諸生攻擊之潛避縣署聞言而出長跪師前曰我之誤捷俞先生追悔莫及然俞先生器局宏大初未與我較是皆諸生之教請師召俞先生而慰解之我願對眾負刑則永釋矣大令亦奉

客窗閒話 卷五

畫

贊之師出問俞播首曰門人不願與較只求存以慰眾心耳師曰計之何如眾曰願聞計之之法師曰當衆令其拜俞生以謝過眾目視俞俞猶播首曰不願處辱長官眾謂師曰既俞生之盛德應令其拂去從人執香步行至俞府跪拜吾等釋之師曰諾俞同衆回具衣冠洒掃門庭烹茗以俟未幾尉公服持香而來俞遠出慰勞辨香獻茗極具誠敬即回拜之眾皆無可如何而散前仍之館居停辭之曰昔吾以先生

三七九

為英才也故敢屈諸西席以為門廬光今已受捷於市為眾訕笑則吾子弟人皆目之為罪人之弟子也何辱如之敢辭俞無以自明抱慚而歸然尉甚德之中秋登門賀節俞見之色甚不懌尉叩其情俞告以失館故尉曰先生犯而不較當今之亞聖也為我而有屈賢才我罪大矣然館穀不足慮敬為先生推較計本名相後裔為一族之長先是族有公塾其師老病卒族人正請命延師左虛數月矣尉以二百金聘

客窗閒話

卷五

七

俞先生遣僕送之江南族人咸敬先生品淳而學優歲有增脩俞閱十餘年歸家積千金稱小康云
 菊斤曰謙福之基也故謙卦六爻皆吉俞生自受神誠之後何其謙也隨責之而隨富之冥冥中假王尉之手由是觀之為人處世可不謙乎哉

話卷六

鹽官 吳熾昌 菊斤 著

陳制軍

兩江陳制軍在金陵甄別書院親臨督課與院長叙談之際忽聞人聲洶湧兼鼓樂花炮之音遣官察問回言生童不由攔阻爭投闕出外觀迎娶者制軍有愠色負手而出閱歷各齋房考具成在而虛無人也惟後所有一人若垂首構思者制軍甚異之意為沉

客窗閒話

卷六

靜好學之徒欲與之言至其前係輕年後生其人昂首見制軍來起立默待乃問之曰諸生皆出汝獨靜坐作文耶抑別有故耶其人失聲大哭急叩其故對曰童生吳某亡父為詞林今日所娶之女係生原聘之妻制軍笑曰家教何其嚴也既係完姻何必就試汝去畢乃姻事若母與師責問以奉予命放假為詞諒無不可生益悲咽而對曰非也此女今為人擄取矣制軍詳訊之對曰婦翁係已致仕之鹽省河工

家許姓山虛官起家值亡父為是省學政攀援聯姻
為之游揚荐升大員前歲父沒於都中一無所有積
歿之具皆戚友所助生隨母扶柩歸葬聞婦翁素不
恰人心又失憲司歡今失所依倚知必不免亦致仕
歸聞生貧甚萌悔婚意存生子百金索庚帖生不允
婦翁怒曰我女安富尊榮豈能食貧居賤哉汝縱不
還庚帖我另擇嫁汝奈我何生歸與母謀母曰以勢
交者勢盡則交紀明欺我死學士不能敵生觀察耳

客窗閒話

卷六

二

軍曰我聞天下風俗不同吉禮為甚素知此間與我
省竟有大異者主人止觀之未幾爆竹震耳則粧奩
先至媒妁相隨制軍喝令立擊媒妁諭兵役獲運柩
查命申軍持令箭邀截新婦形與俱送八書院即其
堂中設公案提徐鍾二進士入跪詰之曰爾等身列
儒林何竟敢壞風俗與有夫之婦為媒二進士駭曰
某等係兩家親友從不知許女訂婚之事是何冤枉
竟敢妄告制軍袖出庚帖鄭令觀之二進士識許某
親筆其怒謂曰許某忝膺爵祿而竟非人類然彼在
豫聯姻遠隔數千里渠居心賄昧某等何由知之是
陷人於罪也請必究之楊亦踴告曰許某心若豺狼
行同鬼蜮某若早知決不與為婚媾今此事惟某是
主弟在都中未之知也某願與許賊較請嚴究之利
軍察眾詞色悚懼諒不知情飭發廉訪使往借楊
氏喜筵及新郎之冠服回書院適諸生繳卷之際諭
令母散同陪筵席還院長於外而以內宅作新房命

客窗閒話

卷六

三

與請生母公服而來以觀花燭生乃衣揚嬪之衣與
 女合拜成禮內外數十席官衿更役共飲盡歡而散
 次日催廉訪速究以報制軍濡筆待奏計大怖急奔
 書院見婿叩首無算自稱死罪曰婿為能救我所有
 家財願與婿共之生遲疑未決母訓之曰其父雖狂
 其女甚謹汝不見其聞言醒悟時則曰非制軍力幾
 為父母誑矣痛哭不已婿可憐也曷為之後解生敬
 謂往見制軍以情告制軍曰果爾命其開報田宅我
 客窗閒話 卷六 四

金陵匪徒有在四方販賣幼女選其俊秀者調理其

瘦馬

頗屬修飾其衣履延師教之凡書畫琴棋簫笛管絃
 之類無一不能及瓜則重價售與宦室富商為妾或
 竟入妓院名之曰養瘦馬遇有貧家好女子則百計
 誘之有受其誑追悔莫及者不知凡幾時有漁人徐
 御哉為上元令因案呈報有虧幣項憂鬱以卒親友
 奴僕皆星散惟遺孀人弱女惻惻流寓因迫負賃值
 已多被寓主驅逐惟求傭作女工有人引入瘦馬家
 不知也其家以老嫗主政家人婢僕數十人咸尊之
 客窗閒話 卷六 五

曰老太太教師十餘人諸秀女各有所業稱嫗為母
 為祖母為老老者莫不嬌容麗質舉止安嫻其家法
 則三尺之童非奉呼喚不敢入中門規矩井然死爾
 大家風範所履徐孺人教諸女刺繡耳見其帶女來
 年過十三四秀外慧中超越諸女之上嫗甚憐之因
 俾母女與已共食易女以時服場同諸女入塾讀書
 暇時調琴作畫以及吹彈歌舞之事與女伴逞能競
 敏亦精絕無倫當徐孺人初至時問嫗門第則以丈

天子皆外出服官僅留諸女在家作伴偽答孺人信
之在再三年文已及笄孺人為之擇婿欣然從之未
幾報某公子欲相女先命諸女次第出皆不中選遂
進裝徐女欲出孺人止之曰此非大家所為姬曰金
陵風俗皆如是不能違也不得已而去至中堂見公
子等兩偉儀從甚眾有指點肥瘦皆有品評妍媸者
見孺人偕女來公子傲不為禮坐而觀之一僕指之
曰此女骨秀神清超前絕後誠尤物也公子亦鼓掌

客窗閒話

卷六

六

贊歎曰不意蕪壤中竟產靈芝眾僕見如公子意皆
曰千金值無多耳不乘此時定之佳人難再得矣女
拉孺人府首人謂姬曰如此不堪必非正配我不願
也姬笑曰汝家一貧至此誰與為婚由小昆而緩圖
之寵榮之日奪嫡何難况此公子父官極品家積巨
萬若母隨女嫁則終身喫着不盡而我亦藉沾餘潤
非一舉而兩得乎女聞之大啼拔簪脫衣擲姬曰還
我故衣我願與母同而死不願辱而生也孺人亦怒

客窗閒話 卷六

曰如雨所言直瘦馬家所為耳姬聞道破其情微晒
曰汝母女縱有廣大神通亦跳不出我範圍也飲食
教誨於今三年不值數百金耶汝女猶我家婢能不
我主也女益大啼覓死姬叱羣婢縛之空房立逐孺
人出孺人忿甚問入縣之途欲鳴諸官遇一媪詢得
其情笑曰汝一窮寡婦思與瘦馬為敵祇自取辱耳
彼非金錢充塞衙門吏役相與狼狽焉敢公然作是
業耶孺人曰依汝所言有死之心無生之路矣媪曰

客窗閒話

卷六

七

勿急我係官媒受瘦馬之害不淺與汝同輩為今之
計汝既有針工之能可算一大衙門作活日與夫人
習熟乘便訴苦或有濟也孺人不覺首肯曰我何
從人大衙門耶媪曰都堂陳大人論覓綉娘此其機
也且即日可進孺人求其引荐偕入督署未人見其
舉止端方喜而留之命伴女公子刺繡孺人委宛教
導勤慎小心女公子亦喜願與同臥起孺人恒思媪
其女中夜涕泣女公子詰得其故轉達其母夫人為

三三三

制軍言之制軍怒立召府縣官至百叱之曰地方各
留人販失察之咎已無可辭甚至霸佔宦室之女為
地方官者昏憤無知所司何事耶官皆失色懇請其
故制軍以孺人之事告之勅令密緝嚴究刻日申報
如有知風漏網惟該府縣是問諾諾而退即率役親
詣瘦馬之門合圍而獲之男婦及女咸獲緣出不意
無一脫逃者府縣嚴刑鞫實擬瘦馬家男婦俱外遣
發諸女歸其家遂送徐女入院署與母團聚感制軍

客窗閒話

卷六

八

恩相率叩謝夫人曰未也制軍有後命端需人權為
我女師將為孺人女擇配以完其事遂示期觀風集
諸生而課之得兩生文理並優問一已有妻一寒士
趙生壯而未娶復面謀之無為以徐女娶之籍沒瘦
馬財產儘充徐合虧缺外尚餘數千金並宅一所為
女粧奩俾趙生安心肄業是科高魁連捷南宮迎孺
人而終也昔制軍獲咎時值生在籍亦遺隨入部恣
驕家有惡習甫甯者起居必與其飲食必先嘗防護

之 故制軍之得以安然無恙者皆吳趙

二生報之也

方幼樗云吳趙二生事儼然史公管安列傳筆法
而一則吳生詳叙於前一則趙生之妻臚陳於首
絕似天際神龍總不令首尾並見文心變幻筆墨
間大得烟雲之助

查商

查商本江左諸生善詩以教讀為業家有水田數十

客窗閒話

卷六

九

畝可以自食其力矣忽作致富想因族人有人在津門
以嚴務起家者曰北查凡鄉里之親故投之獲利甚
厚查嚴家乘知在北之王者為姓輩行乃貨其產半
以安家半作旅費實然北查以上查其諸牒主
者是時北查甚盛苛總司庫司實之士為之奔走者
數百人恃以舉火者千家凡賓至蘭入報司總或
或去咸聽其便王者深居厚養如王公非大事不預
聞人罕觀之查來不迨族叔耳既無歸者北查非

期功之親司總準酌其間反其土宜留其宗譜資助
十金命司賓者辭以主人事冗不及見即見亦無益
也查大夫所望負氣卻其金權寓旅邸以俟也緣
牛載餘行囊漸罄悲悔之忱託諸詠歌朝夕題寫牆
爲之滿旗主雖厭惡之因其負欠已多未敢遽然津
門爲商賈雲集之所每歲底各寓皆患人滿房賃頓
增甚至三四人合寓一室時有北客阿姓係內府下
屯取租者覓寓至此旅主曰已無獨住處若兼容并

客窗閒話

卷六

十

包尙有查客之房可共也阿詢知查爲儒士欣然樂
從阿乃遣其僕赴屯而在寓靜攝見滿壁詩詞遍讀
之拍案叫絕曰天下有此通才而流落不偶乎遂與
查縱談今古互相唱酬阿詞甚豪放傲儻不羣恨相
見之晚訂爲莫逆交盤桓旬餘其僕收和回阿將言
歸曰明年此間鹽政有代者予至戚也敬爲先容付
書一函投之必遇喚旅主爲查償其遺負並留資貲
而去次年春鹽院果易查持書往投請相見者阿也

日子與鹽政一人交業爲先生介紹歲奉脩金二百
煩筆墨之事現有微恙未及見先生即飭隸役遷
行李入院撥二僕以伺之日子現司總務先生若有
所事問予與居停無異也查安之未幾網商以名東
願見閣人請命查不知所云遣僕問阿則曰見之可
也送見之商人足恭盡禮再拜而告曰某等商總入
人其首推者爲夫子之族姪昨謁都憲拒不與見令
徑惶恐之至某等問諸司閣始知前年曾開罪於夫

客窗閒話

卷六

十一

子都憲欲叅之夫子以一本之厚誼諒可知小子之
無知此後飲食教誨惟夫子命故某等爲之先容祈
夫子原之以達於都憲則某等咸沐宏恩奈皆長跪
不起查亦跽告曰其於此不過與都憲之戚友善居
停實末之見也何能爲力衆曰惟求夫子諾之事之
成與不成某等何敢強勉查不得已應之衆歡謝而
退查乃請阿公而告之曰閣下命我延客今誤我矣
迹爲衆所窘意阿笑曰無碍先生如可知之子爲幹

旋無難也查曰姪之過我初憾之嗣聞非其本意則
 遙遙祖德何敢忘諸居停若推烏屋之愛憐賜教者
 我亦與有榮施矣阿曰先生既允之可命令姪進見
 報與同晤可也明日其姪備重贄謁見之際長跪請
 罪涕泗交流曰姪所用非人致叔父下臨未能盡禮
 昏憤無知罪實不淺今蒙原宥其祖宗之靈有以佑
 啟我後人也惟叔父嚴訓之查曰我實無能姪何尤
 耶命僕請阿公則命服而來始知即都憲也謂其姪
 客窗閒話 卷六

主

曰始予以汝不知叔姪之情焉知君臣之義昧昧從
 事恐致虧帑項故欲盤封例不得私見今聞先生言
 知汝為家人所誤情尚可原其速黜不肖者以賢叔
 總其成必能助汝經營矣其姪再拜領命而退阿謂
 查曰子初不以實告先生者非敢誑也恐先生易為
 之則令姪無懼心而謀無成矣今必不敢輕率果歲
 以千金延叔查乃出入監院阿益和得惟命是從眾
 商僉仰之為之公舉立鮮業不數年而富甲宇內據

其北原頭之半是為南查
 方幼穉云叙次簡而明詳而練最愛收處直截了
 當亦深得史公筆意

場外孝廉

吳人張某幼業儒屢小試不售年已壯父母使出外
 謀生遊於三輔以記室為業性甚平和善隨人意所
 王之牧令咸喜之以是得不賦閒其脩金除寄奉甘
 旨外偶積餘貲納粟入北監時或入闈恒不終局不
 客窗閒話 卷六

主

過借此觀光而已至優賜博戲妓館酒樓無一不好
 惟不敢戀戀者短於財耳戊子夏東人以事去官有
 舊居停在都候銓者昔曾以書招之北至則已銓得
 西粵行矣張遂逗遛京師以圖機會是歲係科場會
 館皆為舉子住不得停留聞人覓寓則房價倍長行
 業已空力有不逮幾無存身處所幸舊主者皆山右
 人平日習慣西音作太原語無能辯者因訪得四館
 尚有虛室僑託西人赴試者得託足地旋有大原人

十數輩來視館舍凡有閒宅皆修飾一新為上房為下舍為書齋為客廳為厨為廁莫不佈置井井陳設煥然似將高第官位置已妥分數人往迓未幾一少年來馬馳車湧僕從如雲投止於內次日以名柬拜同鄉知為太原王姓父為大賈家貲百萬心羨科第援例赴北闈者拜客畢下幃讀書吟唔不徹其所帶之伴客三人閒暇無事與張聚談竟成相與遂入局聞葉子為戲客問張所事則以就試之貴以俟戚友

客窗閒話

卷六

四

德對七月間驟有一客來與王密語喚三客入久之斯出皆有張惶之色詰張曰足下既來應試真乎監乎張曰監也又曰真乎偽乎張曰有照為憑奚能偽也客故作不信張啟篋與觀三客咸欣然曰足下真讀書人也惜不及入場功名誤矣曷不一縱遊觀以解其悶乎張以窮之對客曰我輩相好無不可通融者遂堅邀入妓室縱酒肆博客為給采張樂而忘反沉酒花叢至八月七日客曰我等須送主人入場矣

張曰貴東人初次應試恐有未諳者我為公等助之偕至試場張為之携具護送至唱名處遇素識者誤謂張亦入闈也出則仍在妓室同樂三塲畢與客接主人歸張入已室見箱篋似有啟動者然一物不失置之不言放榜之前一日王盛席延賓張亦與也主人約通宵飲以俟報捷者半夜聞榜發逃席而去者皆個中人也張則心無所事放懷大酌忽人湧而入報主人中矣王大悅賀客盈門易席復飲張醺醺然

客窗閒話

卷六

五

漸入醉鄉午刻有噪而入者闈人不能阻直至筵前有識張者曰此非汝等所覓之新孝廉耶今果在是眾皆贊曰奈何潛藏於此俾吾等覓遍長安城矣張瞠目不知所謂三客大恐皆出席招眾曰新貴人醉矣勿擾之生怒所需幾何我等代為分發可耳於是眾隨客出張拍案曰異哉異哉主人益惶急呼三客速入延張至他室曰今日事當實相告足下憑空中式其命也夫諒亦歡喜無詞張曰何為也客曰我主

人以數千金訂某貢生代倩不意其臨場驟丁外艱不能以正名入試吾等先曾詢得足下係赴試者是以引人妓館以縛足下之身而盜取監照俾其頂名與試不意其人學優心實竟為足下完場公然取中其命也夫張始恍然大悟繼而曰科場大弊性命相關何先不謀諸我欲我冒作孝廉不可不可主人聞之與客歛長跪請命張曰我寒士也無力作舉人王曰忝與足下同年所需若干惟命是從張直以萬金

客窗閒話

卷六

六

為請不敢不與但曰願足下能保此以終耳張曰噫我寒士也萬金之貲不為少矣科第之榮不為賤矣我之才力何足以進取與其恃入恃出宜藏其拙得以盡仰事俯育之心足矣再拜稱謝擁厚貲而歸故鄉此之謂富貴逼人來也

郝連大娘

北平民郝連大之妻於氏天性賢慧其為人也抑已尊人讓利趨義故姑婦妯娌間莫不親愛而師事之

尊之曰大娘以示不敢爾汝也其家山居夫以樵為業大娘生一子甫周歲歸寧父母住有日矣憶及家事欲同時值農忙之際其弟姪皆在田間無送之者有鄰人子年十四五其母倩令送女大娘偕之行繞路越嶺人跡罕到處有羣狼來撲鄰子倒地大娘急呼曰此子不可食是鄰家倩來者請以我子易之遂投其孩童於地而與狼力爭鄰子狼竟舍之扶鄰子踉蹌而歸其夫見大娘顏色慘變詢得其故携鎗

客窗閒話

卷六

七

往捕至其處見羣狼環伺之其子端坐於中空地搏土為戲復見人來跳躍而去乃抱其子歸夫婦互慶明日送鄰子歸述之通邑稱異未幾鄰子赴野拾茶竟為狼食村人益神大娘死而廟祀之凡有遇虎狼者大呼郝連大娘則必有旋風護之至今香烟猶盛

周姬

燕人胡某士而兼農且耕且讀雖不得科第而渴飽自如亦里閭中之安樂人也年逾強仕無子妻牛氏

悍而妬家無婢女胡曾買妾爲牛氏苦撻逃去胡不
敢追有好友錢生聞其事深抱不平欲覓悍過於牛
氏者納諸胡以樹之敵適有河間周女隨父賣械至
其地能於首鑿二百筋擗杆以足蹬一百二十筋大
斃者值其父考病死弟幼弱貧不能殮願賣身爲父
置棺葬生以百貫爲之治喪俾其弟扶柩回籍管以
牛氏之悍欲仗其力懲治之爲胡友延後送與爲姬
之意周女首肯而去以小星禮謁見胡夫婦胡感錢
客窗閒話 卷六 六

胡憐其無辜愛其婉婉涕泣撫之姬笑曰即母以妾
爲念也夫人之力能有幾何妾所願受有同兒戲即
視妾身有微傷乎妾所慮者未知何時有妊倘得一
子庶不負錢先生之恩耳半載後果懷孕牛氏覺之
俟六出閉姬於房操大杖臨之曰我欲審汝姬以舊
規自去衣裳伏地聽命牛氏微哂曰我知汝有孕直
乎僞乎姬曰有之纔月餘耳牛曰聞汝以賤妓出身
所得何人之種敢亂我胡氏宗乎汝須以腹受杖我
客窗閒話 卷六 七

生之情夜使直宿然心甚惴惴次日早起出門牛氏
已操杖伏於寢門之側夫出突入姬猶未起牛捲其
衾以杖指之曰汝何大胆敢入我家知我家法乎凡
爲新婦者須試杖一百姬不答牛氏之杖亂下自件
至股撻百餘姬曰杖數盈矣妾應起身勿傷書手牛
氏無言而退姬乃爲之洒掃執爨暇則浣衣綉履凡
婦工之所應爲皆代牛氏殷勤爲之牛亦不悅恒以
橫逆相加姬裸衣伏地受撻不知凡幾矣偶與胡寢

爲撻而去之再得者我始放心汝尙敢以臂擊責乎
姬大笑而起捧牛氏於地以一足按其背手接其杖
先撻數十訓之曰嫡庶之禮代操并曰以何應耶與
夫人若有過受杖是我分也今我來汝家半載餘矣
腹中宜乎有孕猶以外心疑之不過借詞欲毀我胎
耳是甘絕胡氏之宗嗣斬祖先之血食大罪人也人
人得而誅之我今日爲胡氏之前人代伸家法汝能
草面洗心尙可原恕否則裂膚拆骨勿悔也牛氏始

猶叫罵繼而不勝其楚哀鳴求恐姬姑釋之牛氏披髮狂奔訴其母家其兄弟叔姪皆鄉里之卷人耳聞其言糾合三十餘人各持械器至胡宅尋鬪姬聞人聲嘈雜理髮整衣以布束腹拔關而出問曰汝等皆夫人之黨乎有明理者請論曲直若不言禮欲以力勝亦請展施技藝眾怒甚蜂湧而前姬躍出門奪白挺旋舞以鬪當之者莫不中傷撲跌皆棄械抱首竄去姬大笑而入夫亦歸矣知其事曰目前稱快後將

客窗閒話

卷六

丰

奈何姬曰郎其勿懼請約諸生以備訟耳乘此一舉未必非長治久安之道也牛氏之眾致歸果投訟師以逞凶奪嫡嗚官官為喚訊姬乃投案陳情諸生為證官直其言判曰牛氏無子而姬七出已犯其二憑恃愚蠢之黨滅妾欺夫罪無可逭照律出之其助惡之人各杖八十為大不應者戒遍達諸牛命胡生黜牛氏而以周姬為繼妻諸牛歸因官私受責亦不直牛氏眾棄之牛氏無所依行乞自活次年值周姬生

子彌月賀客盈門牛氏操杖持筐以索食見周姬長跪叩首姬掖之登堂當眾問其情牛氏大哭痛悔姬曰妾為夫人權攝正位者料有今日耳夫人既誠心悔過請以禮讓牛氏固不敢允而胡生亦大不悅姬已為之易衣眾皆賢之錢生曰請全周姬之志牽牛與牛氏入室歡飲而散然而牛氏自怨自恨竟不干預家政別潔一室長齋奉佛以終

客窗閒話

卷六

主

香屏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其周姬之謂乎悍婦不難以武勝而難以德勝乃能化之使悔其姬妾大姪之流亞歎合觀郝連大娘事何賢良之婦皆在田間禮失而求諸野其斯之謂歟

沈太守

浙人沈某少為酒家傭其主人錢十五貫年終無以報命歸謂妻曰我已虧負主人縱不我索奈夥伴皆目我為負心人其能相容乎是此間無立足地惟有外出營生汝其紡織勤勞以奉我母勿致凍餒

門外曰妻曰此我分內事也毋庸多囑但願賤出而榮歸不虛我望足矣沈曰汝言誠是也去至淮上作漕艘捧夫相隨入都携篋賣餅餌自給之外日有餘貲以置冠服代人投刺權充僕從一日有詞林欲謁大丞相其僕病倩沈代沈生平未見相府規模貿貿然持柬直衝值關人劉姓將出飛簷華轂十數騎前引後從蓋劉已得四品頭銜其儀從直與京卿等前徒見沈冒昧交鞭撻之沈橫臥於地哭喊曰恃爾主

客窗閒話

卷六

圭

爲宰相耶卽皇帝亦當論理我何罪而辱之劉甫登車聞其語操南音命人喚至車前詳察其貌卽飭送入後院母得縱逸俟我歸來問話應聲雷諾牽沈徑去詞林見其滋事已驅車遠颺矣劉回院問客何在衆人植沈至階前叱跪劉細審其籍貫戚里沈惶悚以對劉盡退從人扶沈入室納諸上坐曰弟識劉某乎舅父母無恙耶沈始敢仔細端詳囁嚅而對曰非我二姑母之大表兄乎久出不通音信自幼未聞讀

書應試何富貴至是劉笑曰我非中堂是其僕也沈咤曰均是僕也兄何其榮弟何其辱願留而受業於門劉曰弟當勉力上進勿以區區爲事沈曰弟目不識丁力難勝甲是文武俱無進途矣劉曰有志者事竟成乘此青年尙可爲學但求識字作書諒無難者兄之大兄現就師傅弟伴讀有人便可研究矣乃爲沈薰沐更衣頗養月餘送之入塾其子之師係名進士體主人意不過欲沈畧知文墨故日教以十餘字

客窗閒話

卷六

圭

及臨摩仿版而已攻苦年餘居然腹中有二三千字腕下亦筆畫分明遂誇於劉曰弟之學雖不能拾青紫以此應酬似不欲多讓人矣劉質諸師師曰令表弟非科甲中人以就異途遠勝於沒字碑矣劉大悅謂沈曰本欲爲弟納一官但官場中規矩禮節弟尙未諳兄於中堂處求書弟携往畿南制軍處圖一席地以便觀習儀文留心從事勿怠荒也遂具衣服車馬送之保陽以書干制軍制軍見係中堂所囑鞠恭

迎之問知來意即進首郡太守而告以故太守以遠
需記主為請制軍悅推薦與之太守往拜以歲脩三
百金廷沈人慕其幕中人爭先媚之通語結盟無不
油盡其道數日後司記室之僕以稟啟書函請其登
履沈閱之不解作色曰是豈予所為哉怒擲置之僕
諾諾而退告於太守太守曰汝等不自小心觸先生
怒亦此等尋常答覆何足以煩大手筆如有疑難之
事我自懇之從此僕不敢以書札進矣沈終日閒暇

客窗閒話 卷六

請

惟潛窺太守延客退與幕中人議論儀注而已同輩
者久相習習其腹內空空然以丞相私人皆欲得其
歡心曰兄如有事參商弟輩當力圖報效勿以外人
目之則幸甚沈知眾心之向已也故居停所囑之事
皆侍人主權如是者半載心切不安自計儀注已習
可以歸矣遂告太守曰昨有都中人來奉中堂諭喚
予人柳未審其何事也然不敢逗留請辭太守曰方
仗鳩才以匡不逮豈可遽別如有不適之處何妨朋

以告我自當謹領大教沈曰主人忠且敬矣予又何
辭第中堂之命不敢不應也太守知不可留以告制
軍制軍曰客若不得已而去我何以對中堂無已姑
設法以緩其行我等共籌一欸以壯行色太守唯唯
乃與憲司及幕中人選為設餞日以優觴款之囑首
邑長佈告各牧令僉使致贖集五千餘金以憲司命
饋之沈大悅滿載而歸聽命於劉劉為謀畫以參軍
職入軍功加等優叙餘得縣令繞道反故鄉挈母妻

客窗閒話 卷六

五

至任綠白起於寒微知民間之疾苦故其理事也勤
而恕對牘公庭必使無情者向人服禮而已曰予為
朝廷執法一撻汝容何傷但汝子孫或有榮顯之日
知之者譏議其祖父為刑傷過犯沒齒之恨將為世
仇且訟不可終每見勝者亦傾家破產矧敗者乎何
如因予言以寬解之將見日後之不可思議矣悟其
意者感且泣邑以大治以是荐升太守值丞相敗劉
亦得重罪適聞母訃音致仕歸方其在任時生靈

謂其妻曰子年將半百有子已足況山崇耶子意送汝歸故里以教予子是方成童尚不知習俗假令長在署中其安分者不過無能其不安分者則竟敗類矣蓋衙門之所尚者驕惰奢侈媚酒賭博無所不爲此則知識未定之人之所大忌天下之不爲習俗所移出類拔萃者能有幾人乎予以何等起家祖宗功德盡於此矣安敢望後世有豪傑之士耶汝以二子歸先訓之誥三三年可知其志倘能讀則善否則農

客窗閒話 卷六 美

工商賈各子一業決不至餓殍者若曰少君而已矣此不但餓殍皆俳優之流亞也其母妻皆性喜儉樸亦惡坐享欣然尚歸教二子讀不成置良田百畝以二子督耕一子學賈及沈歸來就其子之才在鄉田在市立肆各守其業而沈則布衣草履往來約察忘其曾爲中大夫者優游林下二十餘年以終薊斥曰賢哉沈太守也吾見納貲之宦豈矣惟知所色是圖竊信自好嗜肯願及民事平其子孫則效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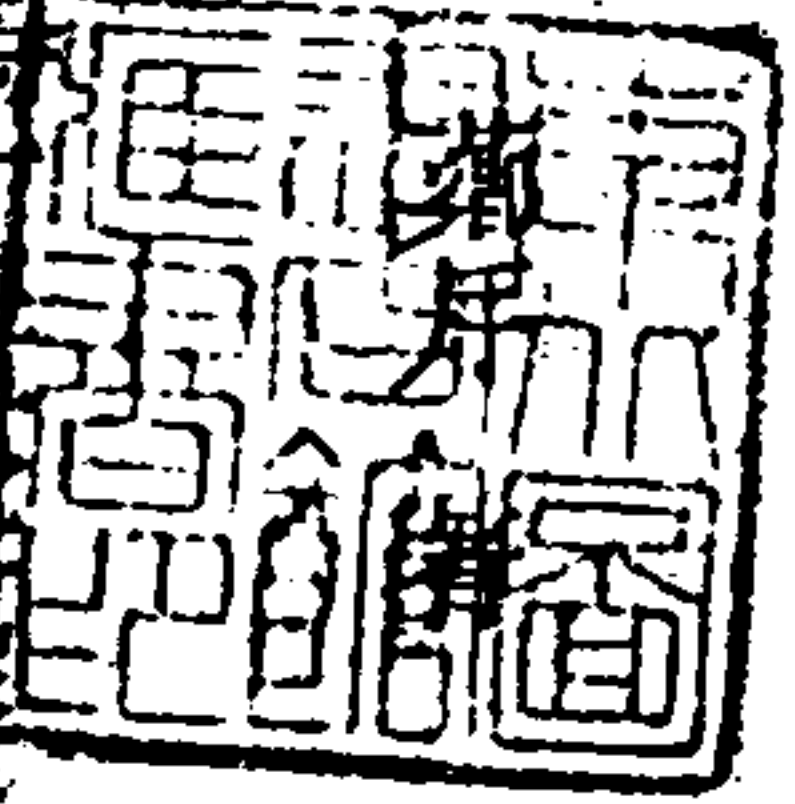
謂乃父之尤而過之嗜肯各安事業乎恃其赫赫揚揚自以謂百年永享耳曾不轉瞬而冰消瓦解者不知凡幾乃爲民計爲子計勤勤懇懇惟求得當者竟有一於此吾故曰賢哉沈太守也

客窗閒話 卷六 七

客窗閒話卷七

鹽官 吳熾昌

先覺僧



朔平陸太守浙人也其恭人好佛得一子名佛生至誠供奉持誦大悲呪甚虔中年舉一子自幼茹素三四歲隨母禮拜誦呪則喜使之入塾則瞑目枯坐交師以其幼也夫之責備八歲時太守強其食肉大嘔盡吐即心厭塵凡矣竊母白金八十望五臺而寔相

客窗閒話 卷七

距不遠竟日而至向僧禮拜求為薙度僧不知來歷無敢收之乃遍拜坐禪者內有游方和尚同鄉人也憫其幼小無依願為帶回故里苦求為僧相携至天台投善知識為之摹頂授記賜予法名曰先覺師問之曰浮屠之學不出教禪二端所謂教者唯識學有即三藏佛經九千五百卷以持誦而證異者也所謂禪者東來初祖達摩大師宏教外別傳之旨不立文字而見性成佛其後派雖分五宗不出靜定而已汝

願何學先覺曰弟子不識字何必受文字之障願歸禪門乃授以秘密法旨守之無失惟精推勤至十八歲能入定數十日歷受三道戒得衣鉢度牒別師外出重遊至武林之靈隱寺遇異僧涸蹟於火工者與人不言不笑見先覺邀之入室自言係大唐時人歷今千餘歲矣立願食億萬僧而後圓正果是以在寮積厨作食且曰吾與汝有前緣故告汝此非棲息之地以此去為善先覺求其指示則曰吾除執爨外無

客窗閒話 卷七

法可傳乃別去先覺遵其教欲去突遇舊僕再拜曰公子何往先太尊與太夫人自失公子後悲痛甚四處招尋逾五六載相繼而逝大公子扶纓旋里緣先太尊在日曾為公子聘馮御史女今已及笄催完姻者屢矣大公子遣奴輩多人相覓小人幸遇必請公子同歸先覺知父母已故大勸幾絕隨家人回見乃兄勸之易服畢奴謂新婦曰我與汝了此一段因緣數乃前定但我已證羅漢果不通人道留此無益

從此行矣去留田汝新婦亦不挽留曰我知之已久亦願歸依佛法先覺授之以禪乃攜母遺之五大士像不別而遁北走至燕山之西域寺愛其岩洞幽寂扶藤而下百溪背壁跌坐於中日有寺內人來給食坐逾兩載功益精進忽聞車轟雷吼之聲山谷震動見大蟒探首欲相食先覺疑神靜攝聽之而已頃刻無鱗次日復然自忖此地緣滿故效魔起遂入都經歷各寺未遇高人終日靜定而已其眉目間光華燦

客窗閒話

卷七

三

爛迦別凡流諸王與公卿大臣見而異之共保舉入萬壽寺方丈坐年餘獲布施萬餘金曰此勢利地非修真所也不可墮落乃封其金於庫而夜遁爰朝五臺出嘉峪關歷西域尋訪佛蹟到人所罕到之區每所遇而還遊終南山遍拜諸寺舍在山之陽其山陰相隔黃流望之樹木陰森無敢入者即有好事之人去亦不反相傳為棲真之所先覺欣然願往或阻之不聽携帶乾糧渡河而入見古木萬株參天覆地高

皆數尋枝葉相接其下瞭瞭唯微可辨路而已先覺由之日則攀葛結藤夜則調息入定約行七八日始出樹林則現奇峰聳嶂千態萬狀或龍嵒以高或嘶喇而削或巖梁以幽或崎嶇而險徑路盤曲似有入行者復數日出山切則勢更峭嶭莫窮莫盡然皆秀色可餐無虎狼惡獸思遙望山腰時見石龜隱隱有人趺坐第四面峭壁無路可通不知從何處登也先覺呼之不應膜拜之亦不答又無水可飲雖聞潺

客窗閒話

卷七

四

湲之聲而溪皆深遠不得下乃有退心迎面一古衣冠道人來先覺歡欣相接牽其衣裾而拜尊之曰大仙其人笑曰予凡夫耳焉得仙人肯使汝見即相與就石蹬共坐叩所從來其人曰予世居越國徐姓秦皇時為役夫見楚漢爭雄投楚為卒烏江之敗逃入此山不復出矣先覺告以渴甚乃身解佩匙即於石上空之得水與飲清涼滲骨連給一匙收藏欲飲先覺曰弟子尚未足也其人曰不但汝渴已已即不

食亦無礙矣何必多飲先覺猶執裾不釋哀求超度其人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我非汝師汝必欲度不龍前山又有人來耶先覺回首間一陣清風絕裾而去手中僅留深絨布一握其人不知何往乃以布裏所携之玉大士像自飲石髓後覺身體益輕健不食不饑日行四五百里遂出終南遊山左不復反或曰在青萊之間山深不知處耳

華瘋子

客衙閒話

卷七

五

江右華三祝幼名多官其父母晚年得之溺愛過甚聽其所為讀書不就亦不事別業終日遊蕩而已見鳴鉦開道者過隨之入衙觀其升堂理事嘗人擁人皆不敢違拗心甚艷之於是歸家演習親友俱以瘋子目之逢人則問官從何來有誑之者曰官易事耳但須北京去見真帝求之必得乃竊其父金數兩往北逃逸至浦口一無所有矣遇官助之赴楚尋其踪手味然離募日行百里惟問北京何時可到眾和對

瘋者玩戲之惟官坊中一曳履自顧之周其衣食日遇颶風停泊閑地垂在小廟簷下坐臥忽與來邀之入廟密語之曰坊內之官是吾子張某其貌與汝無異即至親亦難辨認以吏員給得楚縣尉至楚赴任不意昨得暴疾卒矣我與眷屬貧不能回家依我計議可將汝衣與我子互易汝承我子職官中所得割半均分則兩全其事矣華如其所願瘋疾頓愈是夜曆相易換明日舟子喚瘋子則見其倒斃於廟矣

客衙閒話

卷七

六

更爲買棺盾之遂赴任分衙署爲兩宅與眷屬各居嫂事張妻與爲經理出入荏苒三年各分得千金忽聞新太守莅任探知爲龔姓係華氏姑母之子以科甲山部曹出守是邦者難與相見然其屬下不敢不謁是日以張姓職名入見太守觀其狀貌嚴其履歷心甚疑之入見太夫人言其故太夫人泣曰爾舅父僅有一子不知何往吾亦欲觀其親縱非真者藉以解渴想耳太守唯唯立命傳見華氏自攜盾置身

無地惟有叩首而已太夫人命僕扶之起詳加體察
曰是吾姪也奈何勿認華益惶恐曰野鳥何敢冒鳳
貌相似者自古有之孔子陽貨聖狂不類耳即告退
太夫人未能挽留目送之將出門忽呼其幼名曰爹
官兒安在耶華聞之不覺回顧太夫人急使僕婢羣
擁之入作色視之曰汝是吾姪華三祝也何得背父
母瞞親戚好官自爲耶華窘極叩首曰非也太夫人
曰吾自呼多官兒何勞汝回首再欲強辯吾命汝表

客窗閒話

卷七

七

兄以官法治汝矣華至是無奈直陳始末太守駭曰
此事性命相關弟奈何爲之其速回乃任與張叟交
割我以公事差弟即囑張叟代報病故潛回家鄉
我爲弟以真姓名別納一官可也華從之得以父子
團聚保其首領以沒

騙子十二則

京師某王囚公受罰綠是致會衆所知也時值創建
大寺布施已成惟乏殿材匠人各處講求乃有適官

客窗閒話 卷七

服色者登大匠之門告曰我爲某王府四品護衛
王常窘急之際欲貨其殿廷舊料易以輕巧之木與
得餘貲以濟急需匠知王爲開國勳裔其府第皆極
稱爲之欣然願售約日往觀其人以親王名東至王
府告門官曰我爲某親王護衛今王欲新殿廷舊料
內規模宏宏論我帶同匠人觀之以便如式構造王
許之乃邀匠人入指點其梁楹籌度其丈尺計測既
畢借至匠寓評價其人曰先王成此殿費十萬金故

客窗閒話

卷七

八

願以若干售之不妨明言匠曰材料已舊大而無當
將必改爲小用不過萬金而已其人故作不願往來
數次曰王今無奈姑以售汝當在某莊立券汝先往
俟之是日朱輪華轂王果至莊其人爲前驅帶匠人
入莊王南面坐匠跪請書券王領之命從官書就親
筆簽押先索定契銀三千兩餘俟折換之日準算其
人偕匠入城交銀並索費銀亦先給三百約月而散
至日大匠帶人往折殿廷門官拒之匠告以故門官

三九七

入白王王召匠入仰觀王貌非前日之人矣知為劫騙無言而退

有衣冠華麗者乘車帶僕至質庫脫金手鐲二以質錢掌櫃人細閱之黃赤無偽秤各重五兩問需京錢五百貫掌櫃人還之其人讓至三百貫北地尙錢帖如數給之而去旁一丐者脫其破袂質二十貫掌櫃人叱之丐笑曰假金獨當錢三百貫我祇雖破爛尙非廢物何不值二十貫耶掌櫃人心疑復閱其鐲則

客宿閒話 卷七

九

已被易包金書問丐何以知之丐曰此有名騙子手我知其寓處掌櫃人願給丐錢兩貫偕往尋之至寓與見其車在外丐遙指其人得錢脫身去矣掌櫃人入寓則見其與顯者共飲未敢喧嘩因寓主通其僕喚之出與之辯論其人曰物既偽何以質錢如此之多明是汝換我也互相爭執顯者聞聲邀二人入笑謂其人曰我輩寧與顯毋佔便宜不可與市井之徒較量有失官體足下錢尙未用何不還之其人似不

得已委屈聽命乃以原錢帖贖還一鐲掌櫃人欣然領去至晚往錢局取錢則已取去出其帖比對後帖係好手描摹者後至其寓則去已久矣丐亦不知所往

有京鄉惡其子之不肖而逐之者其子不知所之後京卿出為方伯入廟行香其時府縣以下伺應者數十員主席環觀者數百人突有衣冠破爛者至方伯前長跪號哭自稱情願改過在憑父親處治再不敢

客宿閒話

卷七

十

稍有違犯伏望收留叩首無算方伯細察之非其子也大怒叱曰何處匪徒敢冒吾子殊屬胆大飭役加以累緘面交首府問罪首府帶署訊之其人供稱前因不好讀書不受訓飭偶有觸犯被逐在外只求為之挽回情願奮勉用功不敢稍惰有負隆恩首府詰其家世言之鑿鑿且察其神色悲慘語言明爽似非作偽者試以學問亦能成文信其為方伯之逐子也留之府署易其衣冠公餘為方伯委婉道之方伯曰

實非我子若識無一匪情事重我無相可也方伯歸
與眾官議之眾皆謂見其人問其志向則避拜滯位
曰父性讓屬已實不才惟有回籍應試然得利召以
贖前愆還無旅費奈何眾憐其志而哀其過焉為贊
助集生金送之去而以青逐覆方伯也後聞家人言
始竹僞非方伯子

越人倪某世習申韓由幕而官去官復莫在保陽
聘往旅寓有時矣迫切鑽營無微不至是年冬寓中
客窗閒話 卷七

冠爲毛有人來任意服華煥僕從趨踰往來之客
非不絕似皆憲司之絕網也倪詢其僕知爲大名縣
總司關奉木官命來省置辦天飾爲少君元姻並延
訪善於刑名錢穀之士以爲舊友者倪探得其情
具衣冠在拜其人稍閉即與盈桓竟成莫逆知兵
情慷慨而目不識丁一夜漏已三下突有役來傳
官諭帖催其人歸去其人得信即倪疾門而告之曰
引先生起煩爲一讀來書有役守候不能待其甚

起而詢之不過因辦公之人諭令迅將什物置妥即
去並舊友辭定所訪之新友必須於開篆以前到署
等語其人踟躕曰辦物不難訪友非易先生意中有
信托之人乎倪遂自述其歷就州縣助其東人升遷
者不一其人笑曰吾以先生爲訕室耳曷知申韓妙
手近在鄰居而由外求人即請代某稟覆云以于
金訂之倪先生俟各物辦齊即回不敢遲遲也倪爲
書就交役資去次日其人送關書聘儀如六金來請
客窗閒話 卷七

安侍立不敢抗禮其僕從咸來叩喜倪大悅拉其人
坐曰相好在前既承不棄斷不可以僞情拘也其人
稱謝側坐告以首印尙未造完俟工竣先歸當遣車
奉送耳又數日見倪似有不豫之色倪惶然叩故其
人曰貴鄉親某號緞局內看定貨物不過偶掛數百
金耳艱持不合何其吝也倪曰市儈恒情無足怪者
吾與素誠代爲作保雖千金亦不勒委往人曰如此
固好恐先生未之信其耳倪曰泰在同署尙何可疑

是足下多心矣即借赴緞局緣所定之物實千餘金
 僅付百兩餘皆掛欠故未肯與也然局主已訪得大
 名確有姻事及倪就其幕故倪至殷勤款接其人笑
 曰爾舖主不我信耶請以先生為質明年來請先生
 時其價原重帶到次無貽誤倪亦言同事之故願力
 任之局主欣然交倪貨物給其人滿載而去次年俟
 至春仲無車來接局主懷疑邀倪同往大名問司閤
 並無其人亦無易幕事倪歸貨其行李以償舖賬棚
 客寄閒話 卷七 七

恨無及
 江右某宰相保舉其門人某為江南中丞者某感恩
 戴德思有以報之適相之次公子以書來干謁中丞
 見之其人少年倜儻應對如流緣書中有告助意問
 其所需以二千金為請中丞允之留與盤桓則以父
 命促迫為辭及回拜則見其巨觔懸於行李僕從莫
 不眩耀中丞意謂相素尚儉朴而其子不類心有所
 疑其幕中有同門某孝廉以疑質之孝廉曰某公子

見之今相隔有年矣出其所書扇與中丞觀
 之楷法挺秀笑謂孝廉曰明日我譙公子屈閣下作
 陪百索其書則直偽立辨矣乃設席請公子公子來
 見孝廉先呼曰兄臺相隔多年尚識鄙人否孝廉不
 能辨唯唯而已中丞出紙求書公子欣然允諾命僕
 研墨其僕而赤手戰目視公子公子吟哦聯句提筆
 欲書忽拋筆叱僕曰曷去諸彼慢我矣乘我有所干
 求之際故索我書無乃以賣字之文巧視我耶揚長
 客寄閒話 卷七 十四

出外登輿竟去中丞追送之亦不回顧中丞自悔幽
 葬具黃金三百至其舟中謝罪強之收受而去未幾
 又一中堂之幼子來與前人各柬相同並無信札見
 之則料素暗淡恂恂儒雅使孝廉相各不認識留
 之入署亦願住索其書法亦勿辨中丞狐疑莫解使
 徒足入相探之始知前者入騙子手矣

浙有洋商金姓者送其子姪應童子試高舉院之東
 轅外有人叩門請見金見之衣冠華煥僕從甚都訪

明哲生陳某有無任是金與陳係中表知其向在江
南游幕者其時曾求回籍乃告以故叩其來訪之意
其人躊躇曰陳君不來事不諧矣我施姓江南某科
之博與陳君至好我為學使所聘來此閱卷者遂告
召而出門有肩輿施登輿由東報直入儀門去矣金
聞學使何有負取之名疑來人與陳必有勾串事然
亦細從探門已置之矣一日信親友邀遊西子湖於
聖因寺前遇施公皆兩客其翩翩少手從僕三四人
隨有與馬過見金來施出隊趨迎握手道故指一衣
秋香縐袂帶盤金便帽者曰此學使之大公子也又
指一衣卵色彷彿衫者曰此某孝廉我同年同事也又
謂二人曰此金長者係我至友遂問金同行之親戚
姓名互相揖讓施大笑曰難得英俊多人不期而會
我合作東道主暢叙一日矣邀入五柳居登樓列坐
酒家以水版來指點酒肴之精妙者次第供應施與
孝廉縱談古人議論文墨公子殷勤勸金序大白酒

客窗閒話 卷七

五

正斟茗頭飛馬而來曰大人有命請公子同歸金時
起給贊酒家曰上坐之客入門時先已付訖金躊躇
不支施等皆下樓請金曰三生有幸始得訂交如蒙
相思只須告把門張老我自來耳作別登輿乘馬紛
紛而散金歸與子姪言之愈發贊作報瓊之舉以互
當自遊於旅邸盛設具東交張老以邀三君子次日
施來赴燕云公子與孝廉皆為公事所羈不能共酌
心甚歎然囑某致謝遂入席請金之子姪皆出索窗
窗語問話 卷七
六
課闕之曰佳則佳矣但與學使風氣尚不甚合就交
論之即知其篇某處應提某處應頓結以大尾則投
學使之好無不命中矣咸服其論金乃重仰陳君之
說究為何事施口雨非既成和好不妨實告學使之
大公子好與人交接囑我輩為之介紹陳君前約某
處之某姓通邑富豪欲與公子納交不意陳君遠避
不至實為缺典金曰如我子姪不識可以充數乎施
曰無不可者但稿訂之費各需千金能乎否乎金曰

飾尚需彩輿迎之缺一不能成也公子已心醉無不從命乃立婚書納聘約吉迎娶公子雇巨舫作洞房欲仿范蠡載西子遊五湖故事先買二婢以俟至日彩輿迎來姬與婢扶新人入舫坐姬乘間逸去公子搗去新人面巾神色煥然惟不言不動爰設席遣婢公子親手扶之新人失跌倒地其聲禿然以火照之乃舫中之木偶耳急帶人追至文家則大門鎖閉訪諸鄰石曰是家偶借此宅以嫁女孩已送女去不知

客窗閒話 卷七

九

所之明諸官媒無識姬者口化費千餘金僅載一棺葬索然而歸姑蘊閣門外通衢大道百貨交集之區而人復行尤盛間有空宅亦甚寬廣時有服四品衣者趨於室宅門懸候補府陳姓封條其司關司賬司廚及侍從之僕數十人出入乘曰人與張紅蓋現任之府廳州縣食鳴銜開道來拜時亦識客與馬可胡使行人見之屢矣一日有二僕衣履鮮華相率至各棧行閱

貨間值行家叩其主則曰西人也為陳天官之長公子以廢生加納太守分發江蘇以補者家皆億萬家宅皆嗜人侵以代茶飲易化寓此就使也死人命等選擇公平之家以使長末交易於是行主爭趨其僕而僕遊十餘家皆不悅意是時僕業中專有陪客之夥已遍傳各行故二僕遠至一里之外行主皆傾之情願許二僕重和僕喜行主遣夥持僕同去其示先秤一兩試嘗之價值三百餘之與寶銀七提回其

客窗閒話 卷七

十

夥後張公館內之華靡且探知其大夫人每具銀服獲三錢一年有十數萬金交易其卷不日到矣行至甚悅未幾其主餘服束位而來謂行主曰爾家貨直價實我九夫人提到為所皆好須主在者行主盡以頂奎揖定四十兩命三夥攜僕往兌價白兌後遣工人攜送銀封來也二夥相從至館舍登堂入室旋達後樓其主以樓上為房房內羅帳高懸錦綉綉綉洋表時鐘之屬陳設煥然其籍族以四為式

床東直至窗前數十號乃命僕開第五排二十號地一箱正折銀封秤兌忽樓下有人擦西首大呼面來曰今日弄邱之東奈何不赴我尋將來也其主謂二夥曰客且坐此我親親某刺史也其同我借貨屢矣下可使彼登樓見如許物則更擾累不清矣使僕以侵及銀皆歸箱內鎖之匆匆下樓聞彼來客強拉之行僕來送茶傳其主命自煩客坐守去即來也乃辰扣樓門而去旋聞幼僕數人在樓下戲謔始而客街閒話 卷七

主

誼謙繼而掀鬪有老蒼頭來叨喝不應頓捷從之幼僕不服哭聲震耳久之寂然主取無一人來二夥緩甚推窗望樓下適行主同夥伴持燈喚入二夥應曰毋庸若院人漫與銀俱在此行主登樓去扣入門以火照之二夥指此箱曰銀銀都在內也行主曰子自大門至樓人物一空似已遷去不妨開其箱遂共觀之漏見樓下細揣其箱底與地板鑿通觸機旋轉遍舉各物無甚貴重者除羅帳外其袋褥係高麗紙即

洋花者鍾表僅有外面中空無物箱皆紙糊中藏石塊數包而已始悟諸僕叫喚爭鬪時正轉運箱內之物以人聲嘈雜潮之俾不覺行主鳴諸官且問與騙子往來之故官曰以都中樞密信來不能不答乃為緝捕查無踪影

有書而尊者武陵大關乙丙關前來一官舫揚旗鳴鈺而泊船中有五品官探首見丐似從者扶之登舟官細察之曰汝非某長者乎前曾緝我為義子我客街閒話 卷七

主

因回藉來功各去今幸選得是邦先不意義父一貧至此兒之罪也丐知其誤姑應之曰我年老糊塗前事如夢矣官曰雖係風塵面目骨格猶存兒識之無誤飭從者請封翁先赴灤堂沐浴更衣移舟至僻靜處隨養月餘為之節沐髮暗以膠粉染之皤然一叟謂之曰兒不稱父身將入市買金帛為父修飾以便同赴任所但父曾在此行乞恐城中有識者得見顏面至舖內閱貨時合意只須垂首不可多言丐

允之放舟入城喚肩輿二乘隨帶二僕父子皆服五
品衣冠招搖過市入銀樓換金約臂每個重四兩者
兩對謂舖主曰我將赴緞局借往兌銀可也舖主從
之入緞局以單與局主觀之須三千餘金貨物邀入
廳堂殷勤款接私叩其僕知少者爲嚴州二府老者
是其封翁因二府之妹與首郡太尊之子結親送玉
香填完姻置辦贈嫁物耳局主分外趨承設席譙之
官局邀金舖主同坐曰是我好友舖主唯唯聽命力

客窗閒話

卷七

七

自以爲榮局主乃出縐緞洋呢各物先奉封翁閱之
封翁皆搖首局主曰此皆上等貨也可以入貢豈不
堪服用耶官曰既不合父意可與我妹觀之飭與夫
扛擡貨物一僕押去良久未回又飭一僕往催與夫
先回曰舟中人囑我稟官納緞經姑娘曰俱合意我
知應用何號乎色銀兩請官自去檢點官謂局主曰
煩侍父暫坐我去兌銀即回乃乘輿去至舟中多金
與夫錢文曰爾等往來勞苦先喫飯去與夫進前

大行矣正坐局中俟至更深不來局主與金舖主皆
惶急不得不追問封翁焉亦情虛語言爛熳推之
鳴縣大令究得實情亦無可如何不過酒緝而已
丐出衆視其衣服惟靴帽不合時宜衆皆不要此
尙戴五品冠着朝靴赤帶耳化見者大笑

蔣中丞撫浙時察訪官民之不法者重懲之溫絕捕
太守筮簞不飭聞風而懼突有外來三人操北音者

寓府解側不言所事凡太守升堂必往觀之暇則
客窗閒話 卷七

七

七

館人辯論太守之是非曲直館人怪之客報府
守聞俟三人出遽搜其行李得中丞訪牌一道凡本
守私事俱在內宛然紫印又首縣致永嘉令一函
未緘封有云蔣應尊奉大憲命採事來治諸所
云云太守益懼歸與永嘉令商酌擬重賂之三人
見箱篋俱亂喚館人詰之館人曰閣下去後太守
拜必欲面晤在房中坐俟半日方去動閣下之行
者其太尊乎三人默然既而曰機事洩矣

買舟行館人飛報太守轉令永嘉令往拜之至舟中
僅有二人令問蔣司馬何在二人曰我主馳回省垣
去矣留函奉呈令收閱一係首縣原函一係司馬自
致云公事匆促不及謀面深致抱歉之意令白太守
修書饋柑橘四桶中藏白物因其僕追賄之未幾太
守至省晤蔣司馬訊無赴溫事知前物已入騙子手
而不敢言

有乘舟攜僕訪親者舟抵岸謂其僕曰我先赴親戚
客窗閒話 卷七

家汝將行李收拾遷至頭艙我着人協同起去僕如
命坐於舟首俟之有一人來手携竹籬內存大米數
升至河浹淘洗者笑謂其僕曰此處泊舟須要小心
昨已我目親一舟亦如是停泊一賊如是登舟其人
即躍上曰舟中亦有如是捲行李賊如是竊取其
人即背負之曰如是登岸竟去僕方笑曰此人何其
欺也自棄其米為八百重糶點何為即舟子曰此人
一去不顧恐是騙子僕悟急追不知所之矣

有儒生赴歲試者舟抵岸行卒遷趨尚未定脚價
姓生行李上守之忽有衣冠而來者對之長揖曰兄
臺何自來耶生忙回揖細認彼此皆不識來人曰誤
矣揖謝不安而別生退坐仰公倒地方知行李已為
人抽去

蔣拜曰龍有嗜可豢之物先腐虫生之諸公皆有嗜
可乘故入其玄中然東坡云回視人問世了無一事
真誠哉是言也無論開關中百貨雜偽試問醫者
客窗閒話 卷七

市鳴為張長沙劉河間即星者盈街暗為李虛中袁
天罡即當今入幕之客名為習申韓者不知申韓是
一是一是何代人何曾讀不害非子之書耶或者謂
九流雜技固不足道甚至科甲遍率內何者為墮馬
屈宋之詞華何者為周程張朱之理學明之茫然者
居多不過以八股時文騙功名耳嗟乎紛紛一大世
界人騙已已騙人有時已亦騙已何怪乎騙子手耶
方切憐云一疋驢心喚醒世間多少自欺欺人之

輩等亦古秀而健

某廣文

其學廣文筆而食諸生皆惡之適有少年科甲之學使來最惡白髮見之輒曰汝已老大好讓後生矣遂罷之故斑白者皆聞聲而懼此廣文鬚髮皓然遍求烏藥又不肯解藥功亦請生代覓有謂之曰門生之威宦於東粵有好烏髮約者送骨丹初染色紅三復則黑如明來學問有九真無價之寶也明生感其德

客窗閒話

卷七

二十七

恩僅分得少許敬以奉贈廣文大悅謝而受之如法試驗一染而紅再染而絳三染而紫赤色逾洗則逾鮮明儼如道院中所望之祝融像見者大笑尋其間人不知所往竟不敢赴試致仕歸去生始告人其竒以龜溺熬紫草為之即染髮變之法豈能改色乎廣文者俾終生為紅鬚子矣

三官救劫

晉邑陳氏有僕年逾六旬職司田庄夏月墮王收租

客窗閒話 卷七

同至城外僕渴欲飲水就岸灘伏河而吸之其王在後水中照見僕身影皆插長旂朱書勅雷霆誅擊惡犯一各其即其僕姓名其王駭甚問僕有所覩否僕亦見之起跪王前曰老奴自幼無欺心事近又持經修善更無為非其為前世事耶天命不可逃也請王速同將奴所司之簿籍檢點收藏三子不可信託命其以纜來收殮奴屍奴死此樹下矣不敢入城驚眾也其王恻恻不忍然疾風暴雲旋起不得不奔及家

客窗閒話

卷七

二十七

雨至聞轟擊之聲甚厲立喚僕之妻子告以故皆號泣欲往視之其王不允未幾晴霽老僕欣然歸妻子見之方訝其王之言謬妄僕曰王去後雨即來我跪樹下瞑目受死心無雜念惟口誦素習之三官經聞雷聲下擊及樹而回我張目視之見一大道士高與樹倍身坐樹顛以袍幅垂蔭我正探首仰觀間諒必雷神見我雷震驟下道士揮之以肱雷始收聲道士亦不知所往我幸免於難將告主人虔誠祀之以家

四〇七

其麻耳故吾邑崇奉三官菩薩者至今甚盛
或曰扶災危而救苦難神之功德大矣薊斥曰然非
也亦視其人何如耳以人道論天君猶皇帝三官猶
憲司雷神猶緹騎耳帝使戮人憲司歷陳其人生平
之善德可掩帝必赦之使其人克惡憲司執奏以
為能奉事臣躬請曲宥之則譴謫立加能回天聽
然則福善禍淫彼蒼之定理也諂實何為哉

雷神

客窗閒話

卷七

七

筆談載宋治平中雷震天王寺柱倒書十一字耳談
載姑蘇韓姓堂中暴雷繞擊砌石上繪梅花一枝紋
理精妍是雷神善書畫見於記載久矣吾鄉查氏宅
暑雨中暴雷繞垣奮擊後視垣面一磚去粉琢磨朱
書令字徑四寸餘秀健如趙文敏筆法查氏抽換其
磚以治邪瘴磚到即痊吾邑有安國寺夏月雷繞大
殿其左獻柱作旋螺文伽藍神後牆上繪一鳥跡四
趾蒂瓜潤大盈尺作膺擎狀入磚三分僧以石灰補

之數日復現吾戚金氏樓居炎暑之際以幼孩睡床
上已酣其父母皆下樓去大雨如注霹靂一聲穿樓
而過在室之人莫不驚悸喪神其父母憶及幼孩在
床諒必驚斃矣登樓視之前後窗俱闌帳亦高捲不
見幼孩覓之以席捲橫置於床下取出觀之兒睡猶
未醒也席面朱書一字非篆非符無識之者又鄭孝
廉暑月赴鄉遇雨避於房簷下雷聲甚厲忽見雲
墮一火球後有數十神將體為雲護惟足著地
墮

客窗閒話

卷七

七

噫電光疾下大震一聲半里外田間擊死一人背有
古篆不知所云然則雷書恒有之不足異所可異者
自古有方履無尖靴神亦從時其為今之神歟

客窗閒話卷八

鹽官 吳熾昌 薊斤 蕡

湯文正

蕪和社會甲於全邑暮春之際舉國若狂其會首紳耆咸集神廟公議分坊飲貨置辦彩衣務極鮮艷搬演故事則翻新出奇爭奢鬪富即如壽星之袍以珍珠滿綴壽字百蓮之寶以經尺翡翠盤盛金葉火齊珠鍾進士送妹以二尺餘之白玉瓶內插珊瑚枝上

客窗閒話 卷八

站雲擁美人隨小鬼執綉蓋此之謂擡閣一座之價使人不能估測不僅以金玉錫結闌干而已如是者數十座又有所謂肩閣梵于彩龍馬道等類不計其數以是故遠近來觀者千萬人凡臨街之樓招集婦女皆憑欄俯矚粉白黛綠迷眩一時故少壯之徒爭賭目力百十成羣隨會來往評定美人今年以某遊其人為狀元必覆之匹五日眾議愈同則探其父母夫家皆有垂涎之意時有趙五官者年十七八已訂

婚孫姓在錢局作夥是日隨眾縱觀知眾所定之元係及笄女訪之即孫姓趙五官之未婚妻也五官意亂神迷惟欲速娶為快第歲俸十餘千錢不敷奉母何以為婚與母謀之母告以父在日有錢會應得一百餘千或可敷用但須搖點未能操必得之權五官憶及大五聖堂其神甚靈有求必應至搖會之日以香燭往告云如得會完娶之後夫婦偕來叩謝祝畢赴會舉數擗之得三十六點如願而歸遣媒訂期到

客窗閒話 卷八

柔迎娶花燭之下婦果艷麗傾城五官不禁狂喜惟新婦似憎夫貌陋然亦無詞三朝後具姓禮同婦往酬五聖而回婦已卸粧矣至晚忽又盛飾端坐五官入房婦正色拒之曰我非汝家人矣五聖將迎我為夫人法駕將臨汝其速退勿干神怒也五官疑其有瘋疾即出延醫醫至而婦已僵異香滿室遙聞音樂之聲五官大慟殯殮後以神奪民婦訟於邑宰官斥其誣妄不准奔告於府太守視其人神色悲忿姑納

其詞五官赴虎印門上有某暗字者者重一時為之
封成駭曰異哉汝欲與神訟耶訟果勝今故子時聽
審勿違離也五官欣然歸寓是時湯文正公撫江南
正直之聲震於遐邇神亦畏之暗隨五官來知太守
已收呈狀黃夜入藩庫緣庫內有三金寶係守藏之
物五聖盜之穿庫樓而出神光燭天巡守者皆誤為
火起鳴鉦高叫方伯親臨吏役俱集開庫檢點惟金
寶三不知所之矣五聖以寶入撫院內宅示夢於夫
客宿閒話 卷八

人曰予為吳江之五聖神被頑民妄控於府未為庇
佑願以金寶為餽乃擲之於粧臺夫人聞震聲而覺
則金寶三枚儼在妾命婢女請又正入語以異事言
未畢而門外傳點聲請公昇座文正出則兩司百官
咸聚方伯以失寶事告文正笑曰盜易得勿張惶也
問首府曰昨有人控神奪民婦者乎以其詞來太守
曰有之飭從者取到立傳趨五官文正面鞠之得實
歸寶於庫具狀牒正一真人府請經之真人覆文曰

神雖不正婦亦淫和憎其夫而悅神貌致成姦圖孽
由白作然陰陽道隔雖和同強申草聖神之號遣發
幽都長為餓鬼以正其罪可也文正命地方官撲五
聖像居民爭毀之今改為總官宮矣

科場五則

吳生浙之携李人儒而兼賈不預科場久矣是年夢
其父祖催令入闈生自知此道荒疎無可徵幸之處
置之勿論嗣又夢父祖厲色督責之曰汝若不去場
客宿閒話 卷八

中缺一字廉矣是為違天違天不祥必有後禍生焉
述其無文何遇父笑曰易耳今科頭題為鄉人皆好之
一節本家蘭陔先生有此文汝入闈時訪而錄之可
也生始欣然溫故入闈訪問蘭陔先生所在夫吳蘭
陔者時文中之名手也其門下從學之徒數百人矣
科甲入詞林者甚眾惟先生落筆高古屢困場屋時
年已五旬外矣功名之念甚切生訪得之致其景仰
之意曰聞先生宿下有鄉人贊好之一節題文為士林

傳誦小子與先生居隔百里未出親炙今日尙閒務
 求賜教蘭孩見其殷勤難卻緣出與觀生曰客小子
 攜回號舍細揣摩可乎蘭孩頷之生歡喜捧去未
 幾蘭孩亦往生號內答之見其在卷上揮毫疾書訝
 曰尙未出題何得有文生笑曰小子請先生文不忍
 釋手恭繕試卷以誌欽佩即文不對題不過被黜而
 已亦所甘心蘭孩曰我累足下矣奈何奈何遂別去
 遂相識者告之一時傳作新聞是夜試題出果對蘭
 客窗閒話 卷八 五

咳不勝悔恨曰得意之作既被人錄去諒天意終身
 不得售矣遂信筆一揮交卷而出二三場爲門人若
 勤說事是科竟中蘭孩以舊作入見座主曰門生薄
 有微名聞中之作聊以塞責不堪爲多士寓目請察
 此文易之座主曰可雖然此文若在場中未必中式
 蓋閱卷如走馬看花氣機流走者易於動目此文非
 反復數過不知其佳處試官有此閒情乎故無益也
 蘭孩悟隨有讀盡一牋之選先是其生雖不作第

人想整頓衣冠預備筵席思作新孝廉之樂若登天
 然睽過重陽國榜發而好音竟絕覓得題名錄觀之
 蘭孩高捷矣怨恨之極怒其父祖曰何爲誑騙子孫
 耶欲毀木王夜復襲父祖來怒責之曰不肖子無知
 此中自有天命汝若不抄截蘭孩之文彼必自錄又
 不得中式矣生曰彼之中與不中與我何干耶父曰
 聞中飯食皆出帑項即爲天祿非生時註籍豈身得
 哉汝命中尙有一次不完總不得安靜也生悟次科
 客窗閒話 卷八 六

仍入闈其友曰前此得極妙文章尙不入設今何爲
 耶生曰公等皆掄元奪魁手我自來領欵賜飯食以
 了公案耳

北闈大學士某公典試題爲回也聞一以知十二句
 所取文內有用易經天一地二及七日來復八月有
 凶等語不嫌士心好事者撰新戲云玉帝巡狩忽見
 怨氣上中阻駕問於太白星官奏曰此時人間鄉試
 士子有不才而過才而不遇者不安義命故有此怨

毒之氣致干取駕帝曰鄉試取上俱有定額本屬善法若二教中仙佛漫無定數致有弄法欺人興妖作怪之輩朕甚慮之亦將仿照人闈舉行鄉試可乎太白曰善哉善哉不可緩矣爰命文昌歷舉文理優長之神仙以充試官如儒童菩薩文殊菩薩及地下修文即輩皆命往洞天福地紛紛去矣惟玉京尚無典試者帝問太白星官太白曰此處應位尊位顯者為之乃舉齊天大聖孫悟空帝曰尊矣顯矣奈其不遜

客窗閒話

卷八

七

文星乎太白曰天下試官未必盡通况猴子最靈奉命之後自能設法延請高明相助可無慮矣爰召悟空命之主試不得推辭悟空不敢違命入文昌宮請友為助文昌曰我宮內天聾地啞二童俱被人車駁去矣焉有餘人悟空退思曰純陽係大唐進士必通文理往商之呂祖曰我已奉命典不琅環福地何暇相助無已或訪知命之士以命取人亦不為屈悟空往訪鬼谷先生行抵比天門與玄天上帝晤問知去

意上帝笑曰若須知命者不必遠求我座下龜靈靈母為當第一能手悟空悅乃召聖母見之曰蠢然一物請入闈中未免不雅聖母曰我之法身能大能小能現能隱請細為金錢龜藏於大聖袖中則人皆不覺及閱文時我知其命應中式者以我八卦表在大聖前顯之大聖取之無誤也悟空從之故是科多取八卦者戲為皇上所聞爵試官係而停用泛詞者三科會試

客窗閒話

卷八

九

江右石貢生有三子皆業儒長為廩膳生次為增廣生其三應童試十餘年不售長為老童生矣其父厭惡之適在厨房司爨故燒火三相公之名噪於戚里值開科年長次二子高列優等將屆入闈父命三相公同往會垣供奔走之役三相公欣然應命入見其妻嗚咽悲泣三相公叩其故妻曰二伯人也汝亦人也何二伯若座上客汝為籠下養即已屬無耻今兼為送考之下走為汝妻者何顏立於油煙間耶三相

第一二七三 子部 小說家類 7 頁下

公曰我豈樂爲父命難違耳妻曰我何敢教汝違父命汝若有志亦得進場我與有榮施矣三相公曰童生焉得與大試奈我命何妻曰汝此去必謁丈人是爲方伯管庫之吏捐納省監係屬專司我有金珠在汝以質與丈人納一監生亦可覩光闈屋矣三相公歡然從之偕父兄赴會垣謁妻父納監訖歸謂父曰丈人強與兒監欲兒就試也父曰遺才不取或貽出牆東看汝何言對丈人耶及錄遺公然附取得隨兩

客窗閒話

卷八

九

兄入闈因三相公食量甚宏其父爲之備紹酒金蹄燒鴨薰鵝之類滿足一挑三相公領卷入號舍見其左右鄰皆武林寒士三相公慷慨食之鄰士皆悅是夜題來譬如爲山四句至次日之下午三相公仍大烹以延鄰士皆議論各人作法三相公默然鄰士叩其故三相公實告以初次觀光遇大題敷衍難成奈何鄰士笑曰若欲完篇何難之有十三經中不乏山字話頭莫管義理填砌成文則洋洋數千言尙引用

不完也三相公亦實告以腹內空虛之故鄰士余爲寫書且教以連用之法三相公大悟揮灑自如千言立就試畢其長次二兄皆錄文呈父父乃舉酒闋文恬吟密詠推爲必售之作三相公亦技癢以其稿恭呈父前其父拍案大呼曰浮泛至此亦可以見人乎不知愧惡至汝極矣其兄碎其文喝令速退毋觸父怒也三相公抱頭鼠竄而泣是科主試者非鄧奇卽帥怪此二公者生性偏僻好爲詭異十五日例設掄

客窗閒話

卷八

十

元譙隔簾相叙內則正副二主試帶同十八房考官外則監臨中丞相率提調各官合宴此夜公請主試宣明題義應取何等文字以定元魁大主試笑曰文無定法惟真山真水者中此戲言也中丞不覺失聲要笑衆官和之闈堂一聚大主試怒拂袖而起曰我欲云云誰敢爾爾竟罷宴入內衆官不歡而散皆私議特覓此等浮泛之作以玩之幸有三相公之文在一房官得之笑不可遏衆官聞聲趨視曰有此不道

主試即有此不通舉子可謂千古奇遇眾曰何來驚
 之此房官曰無乃過譴眾曰我等公薦如何皆首肯
 於是十八官相率呈堂曰職等自奉命後在九千六
 百餘卷中僅搜求得真山真水者一本用敢公呈電
 鑑大主試閱之明知眾官謹已拍案而起曰如此典
 博之文不合檢元即舉墨筆於填書之處密密圈之
 標定第一名眾官面面相覷不敢作聲幸副主試聞
 聲而來持此卷且讀且笑謂大主試曰博則博矣無
 客窗閒話 卷八 上

乃稍涉浮泛乎大主試曰此元我定與閣下無干放
 榜後我自掛彈章聽皇上處分可也咸知其固執之
 性崛強難挽皆無言而退三相公居然發解矣是時
 召公率其三十移寓西湖之麓至龍虎日高會親友
 開譔以俟捷音各出文互相譔誦三相公舉筆盤盤
 往來應酬或索其文閱復為父兄詬訛或怒曰渠驟
 入場何至不堪如此携三相公手踏月湖堤以銷不
 之氣值報捷者飛輿而來問之有召姓三相公慕

曰我兄中矣共擁至父前眾稱非常之喜先索報賞
 不與各條閱視召曰我大兒合中久矣今發已遲不
 足奇也眾曰否召曰然則我次兒正應中式眾亦曰
 否召曰否則謾矣豈有燒火三相公得中舉人耶眾
 曰然召曰果有之已屬萬幸不過副車好則榜尾耳
 眾曰請定賞例自觀名條可知也召曰副車十金正
 榜倍之眾曰元魁如何召曰魁則五十元可百金決
 無此理眾使書券訖獲其百金一紙而與之報條公
 客窗閒話 卷八 上

然第一召駭曰文風之變遷至於此極今而後不敢
 復論文矣

有介解元者眇一目時人呼為朱瞎子亦曰朱半油
 時文中之能手也各舉一時其未發解之前一科借
 友赴試八月初七日夜夢見二青衣相邀入一殿廷
 有冕旒王者降階相迎曰聞先生文名藉甚今有浙
 浙闈墨請先生為之潤飾朱唯唯延入後殿朱衣冠
 以卷授闈主者命置筆硯於几而退朱見元作格法

高超惟稍有未圓融處為之易數字已盡善矣王者復來謂朱曰先生且停筆墨今科解元文亦尚好意該縣城隍神來奏此生近有姦人室女事陰德有虧應削其籍予已追取下科解元文到請先生正之朱閱其文曰此必童子之作質地雖佳功夫未到何以冠多士王者曰且講就文整頓資格所限不能易他人也朱大加刪削鍊作老境筆路以呈王者王者曰可也夢神飛傳與之然後次第閱竟亦大費經營

客窗閒話

卷八

七

矣王者大悅曰先生再後科之元也今以閱卷功核爾下科元缺以酬勞瘁至所黜之元係山陰某生姦其鄰女幸未破敗然而神目如電已為所司執奏先生歸去訪其人勸之改過將來尚可登科也至新解元誠如先生所云係新進童子其父兄皆為詞林仁和人祖功宗德甚厚子孫科第未有艾也然此子拔早一科陰律應減陽壽五年先生亦為之勸勉俾繩其祖武不但壽可免減祿且日增榮達所書亦極

朱同寓而夢覺已高臥三日其僕守之見朱忽醒曰何病耶頭場將畢自誤功名奈何朱曰倦耳無病遣僕往接其友錄出兩元作俟友回出門訪見山陰生及仁和童子告以神語以文為證皆惶悚受教朱歸視親友之文一讀破題即知其中第幾名有佳文曰惜哉不售其傷陰陽耶初不之信後皆不爽遂有半仙之稱

客窗閒話

卷八

七

吾鄉有劉君者應童試不售去而習申藥業公然幕丁卯歲朝夢迎天榜伊名列第一不覺技癢復理故業納監入闈頭場犯規被貼居然第一此鬼神揶揄之耶抑若吳生之命有天錄耶必居一於此矣

卜者梁翁

海昌張端林父為雲南尉卒於任端林迎父柩歸道由湖廣米價甚廉以官囊所有糴八百石舟運入瓊江值大風望船多處收泊至一村落四面皆河客舟環泊中有一大家高其閣厚其牆垣門前停舟

密端林登岸散步偶入酒肆沽飲獨酌聞人論
 者梁翁知人過去未來專言休咎其應如響端林就
 客問之始知卽大宅內之人過異傳以大六壬著名
 問卜無須開口卽知所事因此起家巨萬近以年老
 每日只賣十二課須黎明至其家與掛號者清錢百
 文課金一兩得列簿內則得卦遲則掛號不及卽不
 得預人爭趨之有不遠千里而來候教者故門前
 常滿也端林亦起意問卜次日質銀錢入其家門房
 客宿閒話 卷八 去

內設櫃掌櫃者係其親戚收儀登號及端林去十二
 數已滿強之增添則曰非翁自主不敢者加也乃
 簿邀十二客入內端林隨入觀之登堂入室室中陳
 設精雅有老翁年近八旬帶四品冠據案上坐前
 牙籌一筒兩旁設四小几各具筆硯其徒四人何
 書單前後坐椅環列客入翁起讓坐客各就位
 人開簿唱號曰第一號某客請抽籌客抽送翁前
 觀翁指謂其徒曰某客得某時因某事問課主何

吉凶徒舉筆照錄所斷皆合來意無一爽者十二課
 次第畢客亦陸續退出端林目注神凝忘其進退
 忽謂曰遠客不及入號老朽合送一課以盡地主之
 誼足下姓張從滇南來耶端林曰然何以知之翁曰
 足下坐於離宮正時屬午度值張星我故知之今日
 乙卯三傳申酉戌爲日之財官值貴神虎常玄夫自
 虎凶神同官爻爲有官之尊屬舟中合有父棺戎爲
 地獄生前曾爲司獄之官太常爲米麥附酉金而兼
 客宿閒話 卷八 去

運茹當帶有稻米兩金重四其八百石平寅甲一沛
 箕星動矣明日寅時轉西北風大順末傳爲地足與
 卯作合應十二月之卯日到籍其米不但不得價且
 顆粒全無緣財入玄武耗散之手盡化爲三傳之鬼
 矣足下其慎之端林得課回舟果於五鼓得順風揚
 帆而進於臘月二十六日巳卯抵邑之王家橋改歲
 之際無服安葬泊舟處有姊夫陸某米客也借其關
 地權厝父棺因思米運入家宗族強借可虞不如返

姊家以寄於棧端林奉母回城度歲朝往賀姊
叩關而入其姊對之號泣曰爾姊夫虧客貨千餘
全上年爾所寄之米被客強起去姊夫無以對爾今
不知遁於何處端林憶及梁翁之課慨然曰數日前
定果無可逃姊毋惶急忝在至親米價不必計論矣
我為尋訪姊夫歸家可也

小王干

江左徐君知醫道開設藥肆為業親鄰官河巷柳成
客窗閒話

卷八

行有美蔭一丐者小艇恒泊於下有二婦操異音
與其夫盪槳行乞盛暑之際忽聞二婦大放悲聲徐
往視之丐已斃氣存一息發惻隱心謂其婦曰爾
夫當是痧症我取藥來或可救也遂與婦語凡用藥
便灌之大醒越日大愈丐登門叩首謝活命恩自此
放舟一去不復反矣歷十餘年徐積得百數金與親
友合本渡海赴關東販豆遇颶風飄入大洋舟子不
能為力砍桅去帆任其播揚不知幾日夜亦不知幾

于百里遇島觸磯而舟碎財物俱沉所幸人無傷損
聚哭於沙咀而已此島內係大鎮市朝鮮所轄有瞻
望者見舟破人在咸來問訊備錄名冊飛報所司值
小王干巡邊聞報見單親臨點驗至可君細審其行
業口先生門前垂柳尚存乎徐不報所以謹以實對
王子乃命司官以諸客就養於館舍厚給其餼稟曰
遇便送還天朝可也命備法駕肅徐登輦王自乘騎
前導白旌黃絨禁尉傳呼行人跪道徐怦怦然如夢

客窗閒話

卷八

六

如痴聽之而已越兩日及大城百官如迎涿爾魯身
鑾輿稱蹕而入城中三市六街人相輻湊至宮門王
子挽徐手升殿交拜分寶手西東對坐傳命後宮宣
妃主夫人見客乃有彩娥貴嬪翼二天人出法衣象
服佩玉鵲璫向徐盈盈再拜徐答拜不迭長跪於地
曰小人何德何能敢受我王殊禮請明以告我以誌
異數王子亦跪告曰先生志十年前柳陰下小艇中
之病丐乎即寡人也我國法凡貴者得異症必遣醫

三年以伸懺悔寡人二十餘歲時忽得眩疾發則眩
暈即死過日而蘇前王命太史占之須乞丐中華沿
海之區必有奇遇疾以痊也乃指二妃曰寡人常渠
行乞得遇先生以仙丹救治寡人自此疾愈逮今十
餘年不復發矣昔年王父崩寡人接位國服甫滿尚
未朝貢請封故國人猶以小王子稱寡人耳今天幸
先生來此俾寡人有以報德先生欲貴乎富乎欲貴
則特設賓師之位以奉先生欲富則珍寶資財惟先

客窗閒話

卷八

九

生命徐曰小人遠方醫士無奇才異能敢妄玷賓師
以速官謗無已本為運豆而來請假以資本送之關
東則感戴無既矣王子笑曰關青豆不及小邦者不
意中華貴重至此異日請先生觀我倉貯何如乃開
大齋畢館徐於天使行宮命大臣之善華言者陪侍
娛之以本國雜樂王子日往朝之居數月徐思家欲
歸辭留數日不得已王子命開大會請往觀豆則一
顆之大約重四五分果勝於關青數倍徐欲之王子

舉倉以贈載海船數十艘奉徐與諸客以王大船送
之歸國徐貨豆得十餘萬金改藥肆為質庫矣
或曰惜哉徐君不取珍寶而惓惓於豆蕪斥曰倬哉
徐君不貪珍寶而僅僅以豆不失我中華體統其市
僧中之豪傑耶

姚幕府

臺逆之亂制軍已飛章入告集多官議勅守計連日
未決忽有嚴旨下值制軍筵譟時也客皆退避制軍
客窗閒話 卷八 十

接讀之間目定口呆神魂失據顛乎坐上矣僕背惶
急奔告公子公子來先捧諭旨與幕友姚先生閱之
駭曰始矣上意切責其怠緩限十日內平定為今之
計惟有刻即進兵以副廟謨公子曰父病垂危焉能
進勤姚曰我與尊公資王相投入而無聞今日之事
不出身贊襄姑將尊公擡送大堂我當代為發
令公子不得已從之乃命文武員弁俱集轅門聽令
鳴炮升堂連坐擡制軍於煖閣垂其幃幕若避風然

姚服從者衣冠以令箭出入傳諭先命水師左備戰
 艦命水軍總戎為先行五鼓放洋直取鹿耳門左軍
 從左右軍從右張兩翼以助先行中軍擢申執械齊
 集海門以候本督剖征進命藩司速運軍需並揀選
 文職之可以參贊軍謀者隨後軍聽用移請中丞
 率臬道府縣保守城垣以備非常是時文自制軍以
 下畏葸不前武自干把以上爭欲先戰以致內外惶
 惑茲聞制軍忽然振作且號令井井有條軍奔莫不
 客窗閒話 卷八

已發兩翼猶留訊其故緣艦艦不足姚傳制軍令於
 海口曰有能以商舟濟我師者予五品官有舟子來
 試投之立給水師守備劄於是君舟爭集五冠畢登
 揚帆衝浪而前海神呵護一晝夜直抵一門攻其無
 備前軍已入兩翼從之制軍統全師進圍臺城出逆
 意外賊黨擄掠未回皆散漫村落間守禦單弱姚與
 制軍巡督見城係竹木為之伏兩翼於後道夜使前
 軍縱火聲喊缺後道以逸之賊出遇伏一鼓成擒招
 客窗閒話 卷八

雖從事令畢擡制軍入內以安神丸與養湯灌之
 見妻子環伺失聲悲泣曰吾命休矣公子以姚
 先生所為告之益駭曰如此則屍骨不得存矣請姚
 先生商之姚曰此事無可再議者不進則聖怒真難
 難保身家進則雖死猶榮况生還可必乎制軍感之
 躍然而興曰先生之言勝於良藥吾無病矣惟有求
 先生借渡重洋始終其事姚曰諾兵貴神速請即啟
 行挽制軍手而出文武官弁羣以生輿至海門前軍

降餘黨分派內地不旬日而坐臺俱平飛騎報捷帝
 大悅召制軍入覲曰朕禮備優蕙猶昔此舉何其奮
 勇必有能干贊之者制軍不敢隱高人姚慕友之事
 特旨召見欲予一官姚頓首曰草莽之臣敢因聖訓
 而自居功且贊襄助順即所以報効朝廷與有官等
 耳敢辭帝嘉其剛直錫以四品卿銜命永鎮閩督幕
 府
 新斤曰才如姚君方不愧為入幕之賓不然庸庸者

流矣賢書吏之頭目獲之首領則烏足道哉

周封翁

勤之周老人八旬外樵於山而得寶藏娶賣業者女
生二子此見於記載久矣更有異者其長子自有真
光察人無錯生子煌少年入詞林故其父皆以封翁
尊之有楚人某進士煌同年也人本儂貌亦魁梧
與煌友善因歸班候選急欲自効謀捐分發素給周
氏多財與煌借銀兩千煌曰我祖年屆百有二十我

客窗閒話

卷八

書

將告假上壽見其偕我回籍與父商之諒無不慨允
也歸告乃翁翁出見客款接殷勤入室謂煌曰如教
與銀還百聽之但此後務宜踈遠以叻後思其得錢
援例分發江南旋補巨邑專丁備禮賈銀付還致書
感謝並達思慕之忱翁使記室答之以司總列名庫
給使者盤費囑告乃主以翁父子俱未能作書因病
故也不久某以賍敗身戮是時甫定寄頓者罪例實
室被誣往往有之是以究其家人詞連周氏煌時在

能止以與其雖係同年向無首信往來為辯生命檢
查無據有釋不問又程老實者質庫中之立櫃夥也
其腹主以浮蕩敗欲舉十萬金之貨本願以八折速
售程每對人嗟嘆曰焉得八萬金則先發加二財矣
或詰之曰周氏以數百萬舉債汝往貸八萬金有何
難或程信以為然乃假夥伴衣冠往周宅請見封翁
翁見之陳其來意翁笑曰八萬金似非容易姑緩圖
之程自覺面莽踴踏告退翁送之出值陰沉欲雨客

客窗閒話

卷八

書

去翁回而雨漸大翁思山路難行程已年高恐其失
跌使家人追之去逾時而客始還翁密詢家人云客
出門遇雨在樹林下去其衣履包裹而行小人追回
復在大門內蓋着衣冠方人是以遲遲翁乃問程曰
足下衣冠何有之乎抑假於人乎請以實告程惶惶
曰借諸同夥數人湊合者翁曰善今天雨泥濘勿損
人之物姑止一宿明日我與足下偕往城中檢點還
庫再商行止可耳程唯唯次日翁果與程車馬僕從

而去庫中人見之深訝其事紛歷內外檢閱一過謂
程曰足下之言不謬竟與八萬金接續且平分餘貨
使之司總程感激圖報克儉克勤是以歲入之利較
他處為優或問於翁曰某進士品格魏相人人所願
交者而翁必欲絕之後果敗幾破其累程掌櫃買券
而來人人所譏詢者而翁毅然從之至今深得其友
是何道也翁曰道在目前人自不容其某身為進士
入仕有途何必欲速其貧可知矣貧以敗官古之訓

客窗閒話

卷八

美

也程掌櫃假人衣履尚知保惜愛護矧巨萬財物乎
故知其受託不苟也

陬邑官親

西域之變大將軍福公奉命進勦統領巴圖魯及吉
林健旅聲勢赫奕所過州縣以辦差不善登白簡者
不一傳報至陬邑缺既清苦官亦疲憊聞前途才幹
之員每有失誤心切恐惶日惟涕泣而已其官親某
向可徵比賦賦無聞今見其戚官將敗矣不忍坐視

客窗閒話 卷八

乃謂之曰庫中有二三百金乎令曰有之不敷所用
曰既有之尚可為也盡以予我不問出入或者無碍
前程乎大令無可如何之際姑以聽之時值酷暑炎
氣幾至流金燦石官親乃與工房相度館舍極其寬
廠築古色紙以表糊之字畫皆用舊物其椅桌以淮
核桃仁薰作烏木色以人家用舊之藤竹席片蒸洗
一色按其大小形像製為引枕靠墊藍緞為邊以玳
瑁襟楊花代綉實之其簾幕用深綠色銀絲竹為之

客窗閒話

卷八

美

其天棚目村口直接至上房長有里許因借買多席
僅敷一層恐透暑氣加以鹽包雜松毛蓋之其陳設
則山中購小松栢栽數百盆夾道而列所有茉莉花
夜來香之屬友在其後只覺芳馥而不見形影公館
後及左右牆外三面環列水桶以竹截作噴筒伏良
夫數百人各持一筒吸水向上細細噴之俾屋上漏
閣不乾不濕溼潤而已西瓜為汁以絹漚之稍加冰
糖薄荷水相和其涼沁腹茶用蘭芽雪瑞本係北產

四二一

氣香味厚色亦清烈用沙甌烹熟坐於水筒以取溫
和鋪陳甫畢大將軍至矣令出遠近將軍田較日之
下而來與入村口已覺陰涼至公館內兩旁松柏陰
森更覺沈靜古穆並無結彩懸燈耀目增光之物心
地一爽坐其鋪墊皆軟滑清香不覺大樂曰天仙界
水晶宮不是過矣不意僻陋小邑竟有是耶可見人
以才能為貴也及進西瓜湯飲蘭露茶莫各其妙與
從官入曰此係尖站並非住宿之所然我自出都

客窗閒話

卷八

一

來日夜不得偃息詎肯舍此清涼地而就火焰山耶
汝等彈壓兵役前往宿站只須留數人伺應我五鼓
啟程來也傳令入曰我食不甘味睡不貼席者久矣
賢大令造此福地我今夜宿此已分外撓攪毋多備
酒席毋合賞從人銀錢有強索者即告我處直汝以
長才屈於十邑上司之過也我當保奏令叩首謝出
及進酒席則雪鴈水參瀟鴨糟雞之類只覺香鮮醃
口無一毫肥膩氣味亦大醉飽樂甚以二千金與令

以備其費及起馬令來道謝即送將軍贊嘆不絕而
去此令果膺保薦仕至憲司皆一官親力也

或曰才能之士湮沒無聞惜乎勸斥曰此其小焉者
耳古來救君主於垂危轉覆敗於俄頃而史不列其
姓名者如趙之廝養卒金之兩書生功高不賞是以
名沒不彰其怨慟於九原即抑或不屑不潔如遺逸
輩之特隱其名即東坡云但願我兒愚且魯無災無
害到公卿由此觀之是卒與書生固不屑為公卿也

客窗閒話

卷八

二

同胞三鼎甲

朋季之亂盜賊縱橫年內幾無完邑有其翁者鄉居
而巨富好行善事平日造橋修路舍藥施棺無不踴
躍從事及饑饉之年助賑外獨贍其鄉鄰者并一次
故遐邇稱善人莫不感激雖流賊之暴戾官劫庫亦
不忍犯翁家時有草寇中之偽大將軍擄掠婦女于
餘人肆其淫樂忽奉偽王調取進兵偽將不能携帶
婦女賊將商令寄存翁家因其閉房寬大而有養贍

也翁不敢辭受而舍之給與飲食賊去後夜間婦女悲慟聲翁不忍欲縱之入問婦女有所歸否眾皆曰願死於道路不願生為賊妻也翁各給銀米夜使遠颺已遣僕廣收牲畜骨殖散布各屋內縱火焚之囑鄰里勿洩未幾賊歸翁垂涕而告以失火故賊見瓦礫場上焦骨骸骸無等信之不久

聖王即直哉定大難人民復業翁家三子皆讀書入泮其大郎娶王氏女舊族也得時文真傳能決科第

客窗閒話

卷八

弄

于歸後索其夫窗課閱之曰郎君筆下迢迢元著情法脈未清詞華雜奏師之過也妾為郎君一匙匙開富入殼矣大郎心悅誠服錄示法家會日數日不見學業驟長至此其入生花之夢耶於是二郎三郎聞嫂氏能各以文呈教王夫人曰兩叔皆天才也雖不及乃兄元氣混淪然偏師先濟皆科甲中人耳亦盡心指導二郎甚穎悟數月間卓然入妙旋中式連捷南宮探花及第欲於中門懸扁額王夫人阻之曰是

不能越分應俟兩兄命懸於門右俟皆痛哭之然不

敢不從二郎奮志苦功逾年亦發榜眼及第五夫人

命懸匾於門左是時大郎猶諸生也對其妻泣曰

弟昔飛騰而去我恐沒世無聞矣王夫人笑曰偏

無濟安預言之即君毋灰灰志龍頭屬老成自古云

然俟元氣充補自當超兩弟而上之是科僅登榜是

又越三年果狀元及第泥金報至處里無不佩服夫

人者翁大悅謂之曰是皆兒婦之力也今倘有

客窗閒話

卷八

弄

未婚我欲得一傳臚婿則盡善盡美矣王夫人曰文

筆之發與不發婦能決之兩叔鼎甲亦偶然耳何能

預定傳臚耶雖然姑請試之議開交會凡邑中之生

童未婚者皆延之勿論貧富三復而得一生甚寒

翁贅之於家使王夫人督課之果傳臚及第翁自為

門聯曰一婿傳臚今世有三兒鼎甲古來無

繭序曰幼時聞我父我兄言之鑿鑿久而忘其姓氏

姑徵俟補○書曰作善降祥天之定理第以一

而決利如神遠逾男子似言者過矣殊不知翁之所
活婦女千餘其精華萃於王氏一身英靈敏妙如握
寶鑑如持玉尺自然大勝凡庸且冥冥中示果報之
巧爲善人勸其何疑耶

各處開話

卷八

三

瓊牖餘談

申報館仿照
珍版武重印

瓊牖餘談 序

風海燕京獲楚南奇士曰魏默深同客嶺南又獲識吳中奇士曰王紫詮二者能文章其才奇默深文似龍門西京紫詮文似東坡同甫二君均通外國掌故默深有海國圖志紫詮有普法戰紀實為開所未問紫詮向以弢國文錄乞為之序茲復出瓊牖餘談是示讀其書凡忠黨之殉節貞女之死難及各國之風俗各統之源委顧末無不詳載紫詮之才視默深抑何多讓余是以因紫詮之請爰書之以告世讀紫詮之書者

同治十二年歲次癸酉閏中五虎山人林昌彝序於羊城天後月窟之齋

瓊牖餘談 序

魏牖餘談序

嗚呼禍亂之生也雖曰天意豈非人事哉我

朝龍興遼瀋武功之盛亘古莫與京迫後生齒日繁未免有不
過之徒妄思生事然皆不旋踵而平道光二十一年禁烟議起
一二疆臣措施偶不官遂定五口通商之局輪艦銜尾而入內
地洋商接踵而抵巇疆山川之扼塞不可恃兵甲之堅利不足
禦師武臣力舉無所施其技說者謂海宇自此多事矣猶幸主
持和議者善為羈縻託柔遠之名為治安之計泮奭爾游優游
爾休者閱十數年而不知窺其後者乘機竊發肆無忌憚憂憂
十數省荼毒十餘載窮寇號僭帝制自明季季自成張獻忠之
後從未有小醜跳梁如此橫行天下者也嗚呼此豈無識之咎
為哉夫亦謂我

魏牖餘談

序

一

朝禁既開不得已而從遠人之請是殆積弱既久官不知兵
遂敢為潢池之弄耳不然

聖朝深仁厚澤歷二百餘年無計吏之橫征無酷吏之濫刑斷
不至激而生變也有心世道者當目時艱思為議論然或才力
不逮或問見未真往抱忠盡之忱日漸湮沒可勝慨哉吳郡王
紫詮先生博極羣書弱冠即有澄清天下之志願無所藉手居
恒鬱鬱不自得中更離亂益復無聊思欲立功海外命駕造歐
羅巴之英吉利暇則默識其輿圖風俗與夫西人之爭奇鬪勝
諸物故凡鐵甲船火輪船火輪車槍炮飛天球之製以及算學
化學軍學無不融會於心時昔習士方與法蘭西構兵先生愛
有普法戰紀之作其兵機之利鈍器械之優絀疆域之險要瞭
然如指諸掌談西國形勢者無不奉為圭臬也比還中原屏居

香海時與顧遠然專門圭竇之中以筆墨為生涯以詩書為香
饌而偶發一論偶吐一辭猶復駢情

君國蓋真有杜子美膏跡成都之意焉所著有攷圖文錄遜宜
謂言瀛海雜志春秋朔閏考銜花館詩鈔諸書魏牖餘談者先
生經世之書也紀亞西亞歐羅巴洲阿非利加洲亞墨利加
洲諸事蹟幾於纖悉畢且若粵匪中講賊首之始末及賊之鷓
張狼顧諸情形前載於冊而於忠臣義士節婦烈女尤惓惓於
懷不忍須臾忘嗚呼僕與先生未謀半面而讀先生書竊有以
窺先生之用意為至深遠也夫紀外疆風土者瀛環志略海國
圖志諸書尚已記逆蹟者則有粵匪聞見錄江南春夢庵筆記
諸作若夫合二事以成一書者其惟先生乎先生蓋實見夫
聖代懷保小民不忍於生久罹兵革所以兼容并包曲許外邦

魏牖餘談

序

二

屬集即偶有齟齬梁不與較萬不料宵人窺伺即遇其毒痛天
下之心赤子何辜半遭鋒鏑今幸中原底定遺孽蕩除出水火
而登衽席之安猶不纂述舊聞用垂龜鑑千百年後方沐浴
聖天子之膏澤不復知有前此之蕩析離居矣此書其可緩乎
顧比來滇人殺探火輪車路之英員馬加利英國辱怒邊事孔
亟然而長駕遠馭之謀書中已約略言之矣苟當軸者探而行
之其即為籌邊之良策乎時

光緒紀元歲次乙亥中秋前二日樓鑿仙史序於海上翁鐵龕

魏牖餘談目錄

卷一

張小浦中丞帥殉難

盛國丁生小傳

紀伊與額戰績

紀全玉貫事

又紀全玉貫事

紀吳秀才事

周軍門

南楚雙忠傳

張秉中事

劉主政殉節

魏牖餘談 目錄

帥觀察死難

田玉梅小傳

張繼庚小傳

夏廣文

汪馬二秀才事

張廣文

蔣劍人軼事

又記蔣劍人事

卷二

孫女割股

紀負貞女事

壽彭孀女事

孝媳割股

一門節烈

陸節婦事

記錢江事

日本宏光

英人信根

英人侯失勒

法國可女子傳

芬國才女法克斯

紀張台卿事

紀潮郡逆民事

宋景詩

魏牖餘談 目錄

白齊文

癸牖餘談卷一

張小浦中丞殉難

吳郡 王昭 紫詮撰

秦中張小浦先生諱芾嘗今之經濟名臣也其忠義之氣滂沛鬱積自其血性中流出少一秉受太夫人教極嚴九龍畫荻有歐母風焉由乙未傳臚出為江蘇學政年未三十也悉心甄拔一秉至公士論翕然繼任江西巡撫適賊攻南昌勢張甚先生親督兵民登陴守禦與賊相持三閱月卒解圍去先生之功也在皖辦軍務亦著能聲徒以小過見斥然天子知其才卒起之同治元年五月先生在籍家居值回匪叛亂輕身入賊中勸諭在倉頭鎮不屈被害大節凜然與平原爭烈 朝廷篤念忠盡賜還其子師邵一品廕生用彰殊烈云

癸牖餘談

卷一

一

逸史氏曰余於乙巳秋年十大先生拔冠邑庠最以遠到且謂文有奇氣惜爾時尙幼未得親炙於左右耳然知遇之感烏能忘也如此 禁涕零

靈國丁生小傳

諸生丁靈院人素讀書識大義慷慨敢為不避豪貴鄉間中有以急難告者竭力赴之好施與無德色以是里人咸慕重焉丁生見流寇縱橫所遇蹂躪慨然憂之所居金寶墟為靈國宣城縣屬地介衝要尤賊鋒所必及丁生與眾商辦義團自咸豐六年倡斯舉內勵壯丁外禦悍寇兇鋒屢折眾志成城靈國府兩次失陷此墟屹然孤立賊黨相戒不敢犯同治元年冬官軍逼金陵賊巢渠洪道令侍酋李世賢竄樸院省意圖力踞上游以為援應偽侍王率其悍黨十數萬圍攻數旬援絕糧盡死傷

癸牖餘談

卷一

二

如積十二月二十日破城而入賊巢衝恨刺骨恣意屠戮一城之內死者不下八九萬人嗚呼慘矣丁生積前後功保舉至候選副將加鹽提舉銜至是奮身獨戰力竭被戕傷城墮中練總藍翎主簿唐兆麟就近稟聞侍郎彭玉麟行營時駐營裕溪親見此墟遺難之酷乙丑二月捐資購地一區收殮枯骸為萬人大塚勒石志之以表節義殉國忠魂於以少慰會侯聞其風烈尤歎美之查核一門殉難者八家共三十九人闔家殉難口數可計名實不可考者一百三十六家並無口數可稽者二十七家官紳殉難九十七員團練團兵殉難者六百七十四人士民殉難者二千三百二十二名婦女殉難者一千有四十三人為聞於朝請加旌卹褒揚發幽光甚盛典也嗟乎逆匪流毒東南陷名城巨邑如摧枯拉朽或朝上而夕破而丁生獨以彈丸一隅之眾與之抗持經六七年可謂難矣非有過人之才堅忍不拔之志安能若是耶歷數辦團之持久破害之慘酷命謂各省所無斯固昭昭於眾人耳目間也丁生非有守土之責而誓死弗去闔門灰燼身樓曰刃名標青史豈不烈哉

記伊與額戰績

副都統伊與額原籍居奉天府之吉林屬家古正曰旗人形體魁偉臂力勇猛曾由侍衛從征江南浦口剿禦粵匪所向克捷從調赴河南道經安徽宿州正值皖捻披猖窮肆焚掠都統即率所部吉林馬隊一敗賊於任橋再敗賊於方縣遂與徐州官軍合擊賊於宿州之濉溪口時賊眾兵單難與角力因乘夜前進出賊不意三戰三捷殺賊三千餘人都統所統騎兵奮躍爭先所當慮無不靡因就其軍為伊家軍都統追賊於永城縣之

鐵佛寺牛檢檢首王前扶陳斬檢自常文燦所有匪巢盡付一炬檢逆憚都統威名不敢與之迨繞道攻撲徐都統又率精騎馳赴力戰却之時則股檢首王廣愛聚眾數萬於張奇數樓有駭駭橫竄之勢都統卷旗東甲猝至掩擊大破其眾擒斬王逆賊鈔悉殲餘黨聞風潰走遂城宿州皆壞之聞有地名五家溜者為檢首李月所踞逆黨萬餘皆勇悍善撲環築土壘為久居計都統由蕭縣之瓦子口出兵杜搗其背孤軍深入奮力苦戰無不一以當百賊眾奔斬敵無算并平毀其壘積賊為京觀焉於是李月南走追至岳家集及之所有積悍惡黨盡殲之溺於河李月勢窮轉向北竄意在繞襲官軍之移都統乃邀之半途遂獲李月其時別股檢逆竄踞永城縣境之薛家湖墟都統往剿足受砲傷血流如注裹創力戰竟克逆壘又由宿

魏牖餘談

卷一

三

州臨漢道賊至蒙城賊忽蟄集圍之數重都統以騎兵三百盡決破圍大敗賊眾整旗回營皆前後戰績也都統勇略冠世用兵如神尤能以少破眾以奇制勝雖古之韓岳何多讓焉惜後以禦賊汶上卒至戰敗傷哉營員中有與都統相識者皆曾其忠介之氣溢於言色談兵扼要密合約約束士旅極為嚴肅有妄取民間一物者立賞重典雖所親愛法不少屈以是能得士卒心雖死不怨兵民相安數年如一日往往禦賊於前兵食不繼而鄉民以麥飯往餉者其事噴噴在人口至今徐宿士民道及都統戰事猶能指畫其進退節制結營臨陳歎為奇才異勇嗚呼如都統者國今之名將哉

紀全玉貴事

貴州人全玉貴由行伍崛起以戰功致位遊擊昔在湖南徐廣

緒大營值逆者楊酋毒醜披猖大股將至徐師乘夜乘營潛遁玉貴以營中金錢山積盡委與賊殊可惜急回探取而賊已東至圍之三匝玉貴計無所出挺身獨立橋上肆口謾罵賊渠楊秀清躍馬而前熟視良久謂其下曰彼氣盛而尊壯必非以孤身作此殺擒伎倆者營中必有伏不可墮其術中也竟不戰而退玉貴遂報知大營徐帥始麾兵回駐即為繪圖呈奏首錄玉貴功 朝廷深獎其勇立賞五品頂戴後調至川帥大營進攻金陵積前後勞績官至四品玉貴在營晝衣素衣每戰偏袒而前軍中號為白袍將所有裹首巾上補拚命二字後和春往剿廬州賊屢戰不捷聞金玉貴名因咨請同帥管調往攻賊離廬州城約十里許有平地極寬曠可以屯兵為攻城計前後俱係賊營聲勢聯絡形勝已為所據玉貴曰引於此地築營而後城

魏牖餘談

卷一

四

可破乃獨以身當其衝時賊眾四面環攻玉貴分兵應敵聲色不動摧鋒折銳逆黨盡靡竟以孤城屹峙其間於是玉貴攻其首和帥襲其後城外所有賊營悉為官軍奪取然後得專攻城守賊時守廬之賊為陳逆與其黨謀曰金某但可智取不可力敵因出與戰而預掘陷坑於官道伴北以誘之玉貴失足墜坑遂死死之日其下無不同聲痛哭廬郡士民念其功多私祀之而往往顯著蓋異內寅正月郡民為之擗地卜葬蓋官倉卒掩埋時無從得棺係以藁裹及啓之皮肉不朽面色如生民盡驚為異

又紀全玉貴事

廬郡民私祀全玉貴每於巷口立尺五之廟焚香詣拜者男女絡繹不絕疾病所履往往有驗時見玉貴服白袍首裹青巾降

於民家則其家輒有咎須以牲牢祀之始已其所瘞之處有一穴殊滑坦若常有物出入者鄉人因謀掘而別葬高原既啓土則顏色如生衣服亦不少朽咸敬禮之棺飾皆極隆倍既改葬後絕無視而卜禱亦漸不靈或謂死者身不朽腐又時見於世不幾同於魃歟玉貴生為忠臣不當死為厲鬼其如此者或別有戾氣憑之乎或又謂忠魂毅魄團聚而然非可以尋常測也其示異於人或以遺體未安乎及改葬得所幽靈以妥故遂不為醜怪之舉理或然也

記吳秀才事

吳紳衡名諸生安徽合肥縣人少負文武才遇事極有胆智與人談經濟抵掌雄辛聲驚四座時見寇氛日惡慨然以澄清為己任迫賊眾悉力東下漸逼其鄉遂首倡團練率眾殺賊一戰

獲備餘談

卷一

五

而殲其渠魁賊為之奪氣立退三舍於是州縣咸倚任之委其總轄諸門俾與諸軍聲勢聯絡益勳奮每臨陣所向皆靡然賊方張廬州府城失守各團皆散勢成孤立逆匪素銜之至是悉眾圍卡繞之三而紳衡撫勉諸勇曉以大義咸泣涕相從誓死不去賊圍之旬月糧竭援絕紳衡知不可為椎牛饗士令皆醉謂眾曰此我等報國之日也約束而出馳入賊軍當者皆斃其刃下賊由是蟻集血戰經時三盪三決回顧團丁死亡殆盡僅存親兵十餘人而自亦創甚體完膚血殷袍幅因下騎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方欲自刎而悍賊數人突至紳衡即躍登馬背奮呼殺賊親兵復殊死戰賊悉授首而親兵亦無一免者旋即自以戈陷胸死當時經曾州奏請於朝奉部照咨馬兵例給卹後由忠義局稟請李爵撫督督視奏照廩生

陳亡似從優賜卹紳衡以一介書生帶團六年身經百戰卒因眾寡不敵殞命疆場亦可謂不負國已

周軍門

周盛波軍門安徽合肥縣西鄉人現為甘肅涼州鎮總兵兄弟三人均以勇力著長為盛華次即盛波三為盛傳前遇吳人傳以絕技請於擊刺行陣之法武世家所不逮也嘗髮匪東下周盛華倡率民團挺身禦賊其時逆隊披猖廬郡失守賊逼鄉民皆髮隱懷沮獨盛華會集族鄰曉以順逆喻以利害於是民心渙者復聚協力拒守因此賊甚銜之僞官馬千祿尤與其鄉密趨屢引悍黨夾撲皆被盛華等所殲鄉境有藍逆者賊中渠魁也乘與馬賊相持時猝以大隊從後突至盛華以眾寡不敵遂與練丁五十餘人同時戰死當時盛華馬已被斫猶步

獲備餘談

卷一

六

門手刃數十賊無敢近者繼以刀鎗不可入賊知其力竭以長矛刺之陷其胸盛華猶躍起丈餘大呼殺賊而死練丁中有李長勝者猛鷄善撲是日以救盛華故於賊陣中三入三出最後賊圍之數重力戰得脫甫回營血不止倚土牆而僵然鬚髯如磔也藍賊既破其村焚掠慘酷盛波之妻李氏亦罵賊被殺盛波憤兄志之未成義不反戈仍聯絡各團拒賊用計設伏卒將賊目馬千祿擒斬涕泣誓眾曰今日庶少報兄仇矣繼隨官軍攻克沿河賊巢營憲欲官之力辭或欲詣營報功者盛波輒不許曰此先兄遺命也曷敢有違奮身為國豈為功名哉時盛傳積前後功位至記名提督因招盛波共事管帶盛字營兵所向克捷號稱勁旅經李官保調至上海戰轉蘇常一帶克復名城剿滅悍寇周氏兄弟之功居多因前沐國恩權至今

職已復以 記名提督用一門之中均躋極品可謂榮矣乃盛
波誼篤存命悲其兄死事情形今猶湮沒特求李官保奏請於
朝優賜獎恤 朝議追贈周盛華遊擊銜照陣亡例議卹兄
弟急難之情 國家闡幽之典均可為載筆光也

兩楚雙忠傳

國家自二十年來積寇害憤看生鼎沸荷戈振甲稱海同仇其
間懷忠抱烈取義成仁上以報 朝廷下以衛閭里凜然著大
節於天壤聞者指不勝屈嗚呼士當平時讀書養志後貢勇廷
其編緝險平刻畫金石固其常也不可謂幸也其有遭逢離亂
遭口艱難雖經百折而不回矢一死以圖顧守城致命殺賊捐
軀乃其變也然不可謂不幸也余於楚南得二人焉曰劉君承
祝曰吳君業魏君湖南衡陽縣人丁酉拔貢是歲即舉於鄉甲

甕牖餘談

卷一

七

辰大桃知縣分發貴州者昔定縣縣素窮瘁民俗強悍山僻之
地皆為盜賊淵藪出沒無常君勤於弭盜設棚卡聯保甲俾其
莠有所稽於是盜得少止有衆匪羣聚梯山謀為亂推二寇
為酋目偽號前山大王後山大王君知之即署壯丁密往馳勦
獲而置之法匪黨股衆盡行解散於是君能兵之名震一時天
柱縣以徵糧贖民情洵洵幾不可以理諭當道耳君名謂非
魏某往不可因以兵甲授之立命往制君曰此民耳非盜也豈
可以軍旅重賦吾民白於當事勿用衆且言徵則變生不如以
單騎往君馳至民環道遮馬前羅拜而泣曰魏明府吾父母也
惟魏君能生我君再三撫慰之衆盡歸家惟其首事一二人
而已事遂寢乎沅發之變與昔定壤地毗連君募勇三千人屯
營黃洞山親自防禦其偵謀斬之以徇賊知有備不敢犯於

是匪更知其能以前後功權升同知補授荔波縣縣中有地湖
周圍數十里向為賊巢君募勇二百餘人嚴加懲治復為之修
築城垣增修學校百廢具舉會鄰境思恩失守紳民泣涕求援
君慷慨諾之率衆往攻稍其城所得輜重悉以充餉君無所私
焉紳民奉金帛為謝力却之及叙功讓之思恩令其見利不取
有功不居如此時人深美之嘗檄開泰篆時胡文忠公方任黎
平府久知君名囑募勇千餘人三月成軍其後調往湖北即其
所訓練之兵也前後官階八職聲稱卓然咸豐四年前安徽巡
撫江忠源方剿賊楚南胡文忠公亟稱其賢奏請隨營襄辦時
值洪樂市之亂楚南撫駱秉章要令會勦卒平之五年賊竄柳
州同知趙啓玉陣亡城遂陷君偕衛承道李維瀛守西路其營
號曰赫勇劉長佑守東路賊出西城肆掠君邀擊之殺傷甚衆

甕牖餘談

卷一

八

賊忽從間道突出火龍百道擲擊如雨我軍大潰君猶奮勇當
先手持雙刃斫賊力竭與其僕王福羅祖繩同死於難身被七
十餘創賊衝之刺骨割其首剖其肺腸懸諸樹以為標識賊收
隊入城軍士負夜盜其尸移殯衡州博土作頭顱以殮後兩月
餘城復知縣感天保函首哀賜賈遣人齎至乃復啓棺納焉行
聞死事之慘未有過於魏君者也事聞以同知例賜卹州人思
之立祠祀焉其主書從九職銜者快也民間所稱彬州三忠
祠者君其一吳君湖南湘潭人壬午舉孝廉考取貴羅官學教
習以知縣改教職部遷衡州府萊陽縣教諭旋以憂歸咸豐二
年署安仁縣教諭是年八月二十七日賊由江西安福竄茶陵
所至焚掠無人理賊氛日逼倉卒同募勇設防實不可恃九月
至二月居民紛紛遷徙嗚呼曰賊至矣翌日知縣城守等出禦

城外五里之寶塔嶺實將借詞他適也君獨持護守城以待援師堅不肯出然度不可支作書並檢平日詩文稿付其僕荀林馳歸鄉里泣諭之曰事已至此死固吾分願家人勿以為念五日賊果自了尖闌入攻南門急君登陴禦之俄而賊從北門關口攀援而上勇丁散走君北向再拜曰城亡與亡義不可去欲下城山巖自盡甫過書院側遂被執賊勸之降不可成叱之跪君怒目視賊背盡裂厲聲罵賊痛毆之體無完膚猶罵不絕口遂殺之於城外沙洲次日官軍至賊遁地方官殮其尸面如生其子熙甫在襁褓未能聞於當道然死事之烈不可以湮沒也其友張君雲方官御史為之請於 朝建立專祠以旌忠節甚盛事也

逸史氏曰魏君以不世奇才投筆從戎身經百戰觀其前後

魏備餘談

卷一

功烈赫然其略略豈出古名將下矜值危地卒以身殉亦可哀已如吳君者雖當時無所表見而大難當首矢死不顧重不足以致頌勳德哉噫吳君職司學校不過一備位校官耳獨嬰孤城效死弗去不其難哉其志節皎然固為州於人一等矣千載而下聞其風義猶將興起焉

張秉中事

張秉中湖北人幼讀書多才力以應童子試不就去而就耕耐近有曠徒頗兇悍與飲食相交結中有陳大綱者尤猛橫二人結為刎頸交互相標榜以號於眾黨人遂推張為長張自謂得遇異人授以天書三卷能占望氣候時地連年亢旱歲殺不斗米幾值千錢飢民載道而粵寇警信口遍張懸乘機煽惑倡亂揭竿而起時屬邑令陝西人頗知兵聞變即率壯士三百

人馳入其巢擒陳大綱磔之於市市人素受其虐皆大呼以助官軍以篋食壺漿來餉者不絕於道賊人奪氣黨羽盡散張妻子均被殺隻身得脫逸於承州投入粵賊中每遇官軍輒捨命相撲多獲勝賊中呼之為張拚命沿途裹掠得眾二萬餘人他賊率報盧敬羸弱老幼無不收錄獨張挑選精壯日加訓練器亦擇犀利者前隊二千人皆用洋鎗鎗鋒陷銳發無不中號之曰此張家背兜車也薄賊所為決其必不成於賊陷廬州府時率其黨走投苗逆而依於一山頂結土寨焉由是時出劫掠不辨兵賊有戰重賞者輒擄之雄視一方而待貧民頗善撫御因此避難者趨至立堡相依居然成一村落官軍至則以開練自稱為名賊至則謬稱貢獻之地少饋以土物謂必不可惟有出於戰耳賊素知其能憚不敢發因此雖當要衝竟能自立者四

魏備餘談

卷一

五年及寇氛既靖道路皆通地方官相張語之曰方今桀逆授首闔境肅清閭閻共安枕席民庶喜觀昇平汝擁此巨眾何為盡速散遣若猶煽強如昔大軍必萃於汝汝必傾巢盡殺乃止勿悔也張乃與眾商曰汝輩願棄劍戟以事擾餉燬營壘以就田里乎眾曰我儕素慣行伍若國家有用余者當效馳驅即戰死疆場以馬革裹尸亦兒分內事耳若鬱鬱鄉閭老於牖下所弗願也張知其眾尚可用率之而西道出山東適檢逆下風勢甚披猖見張眾至快以為官軍即與接仗歷三晝夜檢匪所殺無算乃委之而去張核其人數止剩萬餘傷者過半不禁喪氣因就檢逆舊壘養傷是夜官軍援師猝至鎗砲之聲不絕張又誤以為賊匪復集亦鳴角應之彼此交轟天明知止張中砲身殞管軍傷殘者過半張之黨見係官軍旗乃詣營告以故統

兵官視之信收錄其泉謀之麾下而飭葬於近側山并立墓石請於 朝得旌卹焉

劉主政殉節

刑部主事劉鍾祥浙江錢塘人咸豐乙卯登賢書丙辰入詞林改官刑部主事旋請假回籍正值東南不靖劉主政目擊時艱極以保衛鄉里為念十一年賊再逼杭州前撫臣王中丞有諭諭知主政篤誠可恃商會督團守禦分防錢塘北鄉之花園村化龍墟三墩鎮等處相持數日賊不敢近九月賊攻杭州急分巨股擾北鄉勢尤熾張眾以主政非守土官勸其挈眷他徒主政勃然曰危難至此妻孥存亡隨之可也吾當効死以酬國恩仍苦戰無稍怯迨九月二十三等日賊焚殺北鄉益慘團民十喪八九主政身受重傷謂鄉人曰事已不可挽回吾惟以身殉之特不顧以賊刃仿我頸耳遂於花園村後河殉節時咸豐十一年九月廿五日事也

甕牖餘談

卷一

十一

帥觀察死難

帥遠鐸觀察湖北黃梅縣人由翰林院編修報捐道員咸豐七年前撫臣耆齡奏留江西委用時值著名逆首偽真土石達開率悍賊數萬將犯撫建九江鎮李總兵扼守東鄉縣苦戰匝月者中丞李總攻戰守力疲遂命帥觀察率自募勇丁千人偕副將周鳳山營勇馳往助剿然賊勢披猖勢不能禦觀察慷慨謂眾曰軍事有進無退我當以死相持結營築壘於要隘以與之抗賊至圍之三重觀察日夜巡警無懈志賊後環攻屢為所却卒以眾寡不敵營陷時攜手刃二賊自陣亡其姪帥燭與其記室萬泰亦同時授命同治十年由督臣奏請於 朝議於

東鄉縣及原籍黃梅縣建立專祠以同時殉難之帥燭萬泰從祀以慰忠貞云

田玉梅小傳

田玉梅字鼎臣蜀之西陽人貌文弱而多力屈其臂數人不能伸粵寇入長江將犯金陵玉梅方在京師驅車南下欲謁當事獻方略至金陵則城已陷向大帥連營城下攻之不能拔玉梅願見大帥徘徊無與通其鄉人有帶勇駐善橋者往投之居數月卒聞家無知玉梅者胡貳尹恩變奉大帥勾當內應事道經善橋見玉梅懼若平生玉梅出所著論滔滔數千言皆切中時弊凡艱險難為之事輒慨然請自效貳尹奇之為言於趙太守太守召與語亦奇之乃薦諸大帥玉梅乃說大帥曰官軍圍賊今既數月矣無水師以扼其吭僅城之半耳城高而備多急攻

甕牖餘談

卷一

十二

之無益也余聞城中近有內應者請先為公入城覘其虛實許之乃衣賊衣佩利刃散其髮蓬蓬然下垂覆以黃巾至江東門蓋即賊出入要道所謂買賣街也玉梅手持篋實以餅餌魚肉若買而歸者遂自水西門入訪內應者之居潛召諸人問其謀則曰吾屬誓不為賊用願開門迎大兵殺賊問其眾則或千焉或百焉問聚否則皆散處焉玉梅復遍歷賊巢又至各門視其路之寬隘遠近為進兵計皆默識之越三日復自西門出子然孤行守者耽耽視玉梅故從容坐城門下若有所待遙見一騎馬賊來前後導從數十輩玉梅遽拂衣起且自言曰至矣昂然出城守者以為同夥也竟不之詰玉梅至大營備述其所經且營內應不可恃狀惟官軍向神策門進守者寬距賊巢稍遠賊即知有變不及救或可濟乃約其夜預伏精兵於神策門外玉

梅率內應者殺守門賊通官軍入計既定玉梅入城告衆以期衆果以賊耳目多慮水行而洩又應者皆金陵人素怯弱懼難玉梅曰嘻吾固知若屬不足恃也吾已結壯士五人苟得入吾事濟矣遂復出告大帥必借五人者入而後可玉梅用奇計五人俱入城及期至會所以待內應者僅夾十餘人夜深矣遂率以行遇邏者斬之城上守者悉睡熟亦盡殲焉偽恐護以門樓上驚而踰垣玉梅以矛衝其喉擲於城外遂下城將令三人合攻守門賊而斬關開門則阻於木柵不得至蓋賊於是夜新立木柵大如柱高且密繞以鐵鎖長尺許守賊悉在柵內大砲五皆外向稍覺砲即發無所避天將明他賊之夜巡者從城上至見殺賊盈城使嗚嗚吹角聲他處亦吹角應之玉梅曰噫事不濟矣賊且大至吾寡不敵衆宜權避之乃皆退而匿賊樓

癸編餘談

卷一

十三

兵屢集不知殺賊者誰何大譁下令閉門大索三日收百四十人殺之城啓玉梅竟偕五人出先是帥與玉梅計事定遣諸將如期往天已明而城不開忽聞角聲城上黃旗簇簇至知謀已洩遂整軍回既見城閉三日咸曰田生死矣至是五人偕歸衆益奇之大帥以玉梅為能賞以官玉梅上書大獄謂內應既無功則惟鼓我士氣以下此城將不可使怯兵不可使驕語太激拂富道意乃寢其賞玉梅遂往依趙太守亦無所用之玉梅構小樓終日吟嘯具上出則輕衫佩玉風致翩然當時聞玉梅事皆咋舌絕不料三入虎穴殺人如草出此一書生也顧玉梅益自韜晦無矜色然每與同志者會時事則聲憤憤目眦裂恨不得尺寸柄為期廷殺賊嘗大言曰其百無一焉惟不敢愛此身置國事於度外苟有用我者雖死不惜耳玉梅之再入

賊中也胡貳尹願與曾懼賊覺玉梅乃偽為賊渠以大索驚貳尹願率以入城若鄉民之得罪者蓋亦奇事也

孫文川曰田生其非常人即使田生訂得行玉帥拔金陵道賊伏誅則所以稱田生者其功名豈出古名將下哉不幸而無成要其膽略才智有足多者諸將皆如田生於滅賊乎何有吾聞田生家貧好客不知生計窮冠後五嶽遊其四凡遇險要形勝古人爭戰之處必停車登眺為則觀田生之所為豈徒然哉田生僅以趙太守薦官從九品 賞戴藍翎吉撫軍督兵鎮江授為偏裨經數十戰未轉一階後聞其隸勝帥麾下攻檢匪於顯壽間沒於陣嗚呼田生已矣籍按此殆澄之僕僕傳聞之說澄之此文作于戊辰而實置十年五月君見之於胡文忠公奏稿且以功保升知縣矣其考語有曰河南知縣田玉梅膽略任職則田君固未死也

癸編餘談

卷一

十四

此傳為孫君澄之所作孫名文川江寧上元縣名諸生也避兵滬上樂筆幕府雅為當道所重詩文卓然自異於時一別苒苒十年矣茲偶於敵中檢得此急錄之以志田兼以慰孫

張繼庚小傳

張繼庚字炳垣江寧府學廩生幼孤工會計貧而能自振湖南藩司濟鐸與其父故湖南桃源縣知縣介福為同年生因往依焉濟方伯甚器重之會湖南軍興炳垣以省母辭歸賊犯九江東下令陵戒嚴方伯備漢開炳垣習軍事與語大悅凡方伯所舉防守團練諸政多參議焉無何會垣不守炳垣亦陷於賊里人吳倬堂自幼質漢上賊半為所舊識倬堂偽職陰以偵賊情圖反正炳垣遂因吳徧結諸賊相與為忘形交一日縱酒乘

醉太息曰吾觀公輩勞苦矣去鄉生捐妻子攻下十數城然祿
俸足自給小有過失朝夕不自保以公等之才顧不能謀一飽
即何鬱鬱久居此也諸賊默然有泣下者炳垣知其可用笑曰
吾能送公等歸故鄉富貴惟所欲諸賊愕然問故炳垣語之曰
天子遣大將督兵五十萬泄城下所以不即舉發者知公等
良民投鼠忌器也公等誠以此時率所部啓城迎官兵入斬六
僞王兩首詣軍門不世之勳也且事成公等受上賞不成請殺
我以謝曾感泣許諾由是炳垣密書達 欽使請以賊裝問道
至垣前而陳機宜 欽使許之期月日黎明進兵神策門炳垣
率眾以應殺守城賊十數人適賊建木柵於城內扇鍵其密炳
垣啓門稱運官車已抵城下疑有變却顧而退炳垣知不就急
麾眾回以泯其跡特事起倉猝賊窮治無所倚有劉鴉頭者炳

癸牖餘談

卷一

十五

垣所料健兒能手刃十數人者也諫賊沈默醫下慮事洩禍且
不測而逸去賊法凡凶事出城皆有偽官符節以為憑信謂之
關憑劉恃沈素同里巷欲得關憑為脫身計密以情告沈賺得
事遂遂以偽東王楊秀清拘炳垣至究同謀炳垣嘗密書點賊
姓名預藏於複壁半是給秀清曰吾同謀者有籍在吾不敢匿
秀清大喜按籍收之俄而秀清疑曰汝所料獨無江南人耶曰
江南人素柔弱長兵革不可與圖大事凡吾所料皆楚粵勁將
身經百戰者也於是賊快殺其黨百數十人炳垣卒以砲烙死
上元縣生買鍾麟與是謀外詣軍門陳事洩狀 欽使聞之嗟
歎不已許以聞於 朝江寧督嗣復曰炳垣沈密書言以機警
聞於鄉坐是役也糾合六省之眾至數千人與 欽使書聞往
復數次賊竟無知者幾事可謂密矣然卒殞其身哀哉劉鴉頭

就執時語人曰事洩由我我一身當之所以報張君也及被賊
榜掠無完膚卒不承一人後與炳垣同繫一室炳垣教之曰事
洩由沈默醫汝盡認沈同謀賊必殺沈不猶愈於徒死乎劉從
之沈知劉反噬已夜遁於是賊信沈果與其謀購沈甚急時城
外官民聞沈媚賊敗事亦懸金購之沈進退失措路鄉民求活
鄉民縛送大營肢解以徇炳垣事雖不成然自是諸賊互相猜
疑勢漸渙散旬日間投誠者以千計厥功亦偉矣哉
逸史氏曰曾君嗣復字小異余文字交也其先人異之先生
有雋才古文規法廬陵可與桐城姚姬傳相伯仲小異稟承
家學造詣精寔是篇亦可窺見一斑矣小異與余別後就紹
興懷午橋太守聘至未數月以風鶴之警請歸時蘇郡亦陷
小異方僑寓於鄞尉勢不可居竟以憂死

癸牖餘談

卷一

十六

夏廣文

夏版常先生名慶保揚州儀徵人爲上元縣校官飭躬率勿爲
士林所推重癸丑賊圍金陵先生知不可守誓以一死報國二
月十日賊陷城入先生服朝衣冠端立學宮外牆上大書一詩
云首稽何堪繼采薇坦然全受復全歸半生養就凌雲志化作
貞魂一片飛賊至呵之不屈乃交刃而死嗚呼先生之死光
明磊落凡然不懼更難於維艱仲藥者非志節素定何能若是
哉

汪馬二秀才事

江寧汪生星垣讀書清涼寺癸丑賊東下城陷信報賊至矣生
危坐不動賊刃之僧給賊曰是吾寺中供養除之役者也汪生
大呼曰否我汪某也僧復給曰是有狂病汪生又大呼曰我無

病我秀才汪某也賊奇而釋之曰吾視汝非凡人也而老於諸生吾將言於東王以展汝才汪生大罵曰吾不能詭合於俗况從賊乎遂遇害命垂絕猶大呼我上元縣諸生汪某也同時有馬秀才者以屠沽為生頗不齒於鄉里賊至扣門急其弟請死生慨然曰吾不可以徒死殺一賊而死吾命取償於賊矣若殺二賊是為國立功而死也遂設酒食於庭迎賊入潛殺之投其尸於井日以為常殺賊甚夥既謂弟曰殺人而不使人知不武汝取賊首榜諸門遂與其弟俱遇害論者謂汪秀才能守正矣然不如馬秀才之為尤難余則以為之二生也皆能殺身以成仁者也

張廣文

震澤陽湖甫先生名履為句容教諭句容士習素稱竄情先生

甕牖餘談

卷一

十七

至嚴設月課為定法程諸生有不赴者面加訓督無敢視為具文者暇至街巷輒令門斗携短鐵鍊從其後見有婦詈姑子忤父幼逆尊長者即以鍊繫之必飭其自悔乃已由是邑中之不帥教者咸懼為先生知每祠宇開賽神演劇或涉淫褻之戲立拘班首術楊警眾先生之言曰朝廷設立是官本以整飭風化文章其末耳始而為宰紳士憚其嚴正皆側目而閭里小民咸噴噴頌先生之德不哀後邑宰以折糶增價幾激民變賴先生一言而定於是上游咸器重之夫教諭在今日特閒曹末秩無足重輕者耳而先生獨為上官欽企下民仰望如此豈非在自為之哉是真能於卑官冷署中自行其志者矣

蔣劍人軼事

寶山蔣劍人幼時有神童之譽嘗六七歲時塾師指几上墨令

對蔣即應聲曰泉壑師以為未工蔣曰白水對黑土何不工之有塾師於是大奇之十許歲時與家人負氣出遊竟附使船過江逕詣維揚既登岸囊中不名一錢信步至平山堂時既杖叔方譙客闈者不納蔣必欲入反叱闈者謂誦之聲徹於內杖叔遣价詰之則云寶山神童蔣某來見杖叔命之入既見杖叔就席蔣既短瑣貌又不屬杖叔視之意其十一二歲耳遂笑問能詩否曰能據援筆作一絕以獻云東風吹我過無城入夢繁華記不清花外笙歌樓外笛不知誰是庚蘭成是日曾寶谷轉運亦在座大加稱賞因問今日誰可當庚蘭成蔣和杖叔曰是富之矣杖叔於是招致其家待若上賓凡文酒花月之醜靡不從遊時揚州鹽務尚盛張筵演劇靡日無之蔣慷慨揮霍皆取之於杖叔杖叔無吝色故蔣有揮手千黃金主賓決水

甕牖餘談

卷一

十八

之句後蔣客遊如皋幕中以忤同舉辭去中途賣斧告絕又患瘡瘍於是效伍員吳市吹簫夜宿一寺中一夕大醉月光射櫺見佛睛閃閃疑為寶珠攀緣登佛頂憊甚因踞而臥及醒不能下大呼寺僧以梯來乃得下遂大書寺壁曰大才人佛頂偷珠山高月小老名士街頭乞食海闊天空有江北宦者見而奇之指廟中魁星以楹聯請蔣信口集杜句云是何意態雄且傑不露文章世已驚某宦歎為絕才乃資之歸繼劉光斗為寶山邑令當縣試邑童時出題稍悞蔣率諸童闕於堂劉令銜之覆試日借他故朴之蔣作文痛斥其短榜於通衢劉令聞之怒甚復以別事羅織禍且不測蔣乃削髮為僧募鐵舟之為人自號鐵斥常書鐵脊生前寄塵上人方以詩名江浙故亦自名妙塵謂當超出其上然蔣雖為僧頗不守戒律其詩有云綠酒獻花詩

獻佛青樓聽雨寺聽鐘足見其風致矣辛丑春西事方亟劉光斗移署上海縣事偶公出遇蔣於道劉令謂此必為西人作內應來者因下令閉城大索蔣以智免然亦危矣越數日上海火藥局以失火焚劉令又謂此必蔣某所為方欲稟上憲窮其事幸劉令去官遂釋蔣詩詞清雅雅健大江南北無與抗手諸友人皆憐其材惜其遇命曰隱於禪非計也勸返初服遂易今名重就試張小坡的拔冠一邑謂人曰是非一邑之冠亦蘇太兩屬領袖也蔣在上海應敏齋觀察署中以文字交極相契重蔣亦傑矣哉

又記蔣劍人事

蔣君劍人名敦復以蘇寶山縣人名諸生也七八歲時即有神童之譽始名金和字純甫後又易名爾諱字子又屢應小試不

甕牖餘談

卷一

十九

利足遍大江南北狀貌不揚而性情奇傲真詆肆人江淮間人因名之曰怪蟲後以事削髮為僧號鐵岸自名鐵脊生有祭髮文行於世棲棲於海上海上駐錫村落中蘭若仍以詩酒自娛後有憐之者勸返初服始改名敦復應試張學憲拔之冠軍閱其所作歎曰此江南才子也其名遂噪一時顧僻嗜阿芙蓉膏有所得輒以供養烟雲坐是奇窮青衫藍纈幾至餓殍躍決然每至黃夜一燈吟唔讀書自若弗恤也其姊嫁一士人頗有所蓄時周其乏後喪偶矢志空門法名曇隱大帥捨已費築庵於上海北門為清修習靜所即今竹林禪院也時劍人已娶乃羅店村人女仲且才名顯供筵寂寞家居往往晨炊不給乃往依其姊故劍人蹤跡在上海時為多所交皆知名士琴歌酒賦慷慨激昂海昌李善蘭吳郡王韜皆與為莫逆交雲間胡

遠為繪海天三友圖以貽之願其貧困無聊日益甚為之友者雖憐之而莫能為之地適西儒慕維廉方有英志之輯余力薦其才遂為西人司筆創今所刻大英國志序為墓名者僅其初稿其自著名英志尙殘皮未刻詞簡意賅實為傳作自授西館詩名益播人口而所獲修脯較豐足以自給晚年乃客應敏齋方伯幕中時方伯猶觀察海上也劍人沒於同治六年易黃前一夕貽書方伯曰老病顛連僅屬氣息恐忽化為異物愧負知己無以報德雖知已必不責報於我然天下滔滔斯人誰與有心同志能有幾人徒使魯仲連陳同甫一流人長埋泉壤豈不痛哉一生勤苦祇剩好名二字然亦望後世知我心耳文集八卷望為先刻詩詞諸稿能次第開雕大妙大妙自題其函為鳴鳥遺音此何異龜辛浦臨沒貽全謝山書也讀之彌為沈

甕牖餘談

卷一

二十

痛身後應方伯為刻其嘯古堂文集八卷屬齊玉谿學裘為之刪定付梓嘯古堂詩集八卷詞集四卷生前係諸友助費鐫木論者謂劍人詩優於文文頗縱橫馳騁有似大蘇特按之無實際多空言有戰國辯士習氣其自許魯仲連陳同甫一流則所負可知也所趨向亦可知也

癸漏餘談卷二

孫女割股

吳郡 王韶 紫詮撰

長洲彭相國之孫女秉性純孝嘗笑不苟每讀列女傳見古之具孝行者輒肅然起敬思則做之後許字同邑蔣氏即今刑部員外郎蔣君鳳藻也未嫁之前適相國病亟眾醫咸束手孝女乃默禱於天潛割臂肉和藥以進時作呻吟痛楚聲家人方竊疑之及適蔣氏病卒家人驗視其臂創痕宛然始知割肉進藥果有其事也嗚呼其懿行至誠豈今日女子所可及哉而行之於大父尤未易得也蓋體尊分遠情殺故也志之以為薄俗勸

紀賀貞女事

為烈女易為貞女難烈女激發於一時暫也貞女持守於平日

癸漏餘談

卷二

常也閨閣中之不幸而自見者曰死節與撫孤兩端而已而撫孤之心彌苦今於巾幗中得一人焉從容誓守如棄舍辛以為守節則雖嫁猶未嫁也以為撫孤則又非已所自出也是則其志彌堅向其事亦愈難矣貞女姓賀氏浙江鎮海縣人賀君增壽長女也從父寄居湖南善化縣少時許字於李氏子有銘籍本江西蓮花廳其父維內以同知需次湖南府升湖南補用知府仕族相攸遂成姻好女年十九諳詩禮舉止端嚴不輕言笑戚串間無不敬而愛之時李氏方謀為其子成合昏禮已卜吉矣不意期已近而李氏子忽遭沈疴李氏請緩期貞女聞之涕墮如綆靡婉白於父母曰女幼字於李門無人不知今於歸有日猝遭此變其命也夫兒聞一絲既斷萬劫不更見其往也何庸復緩緩期壻而無變也兒當親侍湯藥設或不幸立志終身

守之無異曾見意已決之死雖他父母知其意不可奪遂以之歸於李和娶次日李生竟疾卒女辭歸家號幾不欲生緣屢聞見舅姑恪遵禮道而其事尤奇者無子而忽有子也先是李氏有婢曰綠雲年已及笄姿容頗麗有銘因引與私久之遂有孕及有銘沒適匝月竟婉一遺腹子體貌頗偉類豐頤女遂請於翁姑列婢於侍妾而勉與同守共撫此孤取名志略莫其成立是可為閨閣型坊矣楚撫劉公為之奏請於 朝特旨旌表 維風化云

書彭孝女事

孝女為彭君永禮之長女素居山東肥城縣少就里塾略涉詩書稍長尤工於針黹性柔順孝自天成事親尤能先意承旨以是雙親愛之為掌珍女心既慈婉而容尤妍媚膚花貌麗絕

癸漏餘談

卷二

二

人寰里中人無不嘖嘖羨之女無字感由問皆呼之為彭姐咸豐十一年閏女年十七許字里中未婚時值南捻縱橫竄擾境以父母孀之倉皇出避僦屋於近城村舍中賊攻城未陷先肆掠柯鄉一日遇賊猝至不及逃賊目將劫女偕行曰第從我 不憂無快活處女父母急首號哭阻之賊目怒甚舉刀示之曰汝殆欲嘗此風味耶再來即當斫去汝老頭願勿悔女乃垂涕盈腮婉白父母曰女年既長終當有家今若輩既劫女兒願以身許之不從將併命而死從則猶可生也乃願謂賊曰勿傷我父當惟命是聽賊許之揮令即去女遂促親速行自慨然後賊賊以女織足不任行將扶持之女曰無庸因飛步以示之速行時與賊絮語家常賊以為女真心從之也遂信之不疑出村落甫數里許適至河畔清水滔滔其深莫測女默念此即我葬

身所矣計父母此時相去已遠道之必不及因詭言足痛令賊覓雙竹縛一椅作為板輿以昇已賊從之良久始成女伺賊不覺時躍入水中賊救之則湍流迅急竟如逝水桃花杳然無跡賊去後里巷中人見聞其事者互相傳誦莫不為之嗟嘆一時名士雅流多為詩歌以紀之稱為巾幗完人邑中李秋江者名諸生也與女家有姻婭親謂女即行如此宜沐旌揚曠典遂具稟丁巡撫求為請於朝夫女以幼穉之年而慮倉卒之變乃能設計救親殺身明志其慧心孝念為何如哉聞遺芳而彰孝烈采之輜軒附之志乘是在當事者

孝媳割股

割股療親孝矣然非庸行也 聖王懼其毀體以戕生雖一時暫加旌表而不以為恒例然孝發於至誠當親疾彌留之際惻

瓊牖餘談

卷二

三

恒哀懇此更迫切萬分違計傷生為非理而一概以庸行繩之毋乃非 聖朝所以教孝之意乎我 國家以孝治天下凡孝子慈孫貞姑節婦無不列於旌典務從優恤近計前後割股以獲旌者已數人矣如長洲彭國之孫女剛股以療祖黃履吳廣父之妻割臂以療姑靜海陳明府之女陳婉割臂醫親皆其彰彰最著者也今又得一人矣而隸漕運通判丁崇欽之妻錢氏世家女也父諱忻和曾任直隸布政使錢氏幼好讀書孝出至性每見列女傳之孝義節烈者未嘗不慨然慕之曰此當為巾幗之型坊也雖不能至不敢不勉于歸後事長撫幼竭誠孝愛旋因姑患病值夫以有事赴山東調藥量水惟氏一人晝夜侍奉衣不解帶日不交睫累月後見姑病勢日劇氏泣涕不勝夜半焚香籲天願以身代割臂肉和藥以進既而姑病尋愈

氏恐姑知言笑如平日家人見其衣袖沾血淋漓窮加詰問始告之越一年錢氏遺殞感屬視殮猶見瘡痕爵督李公為之奏聞於朝以為似此至孝性成未便聽其湮沒願 恩施表建坊入祠亦所以維持風化也

一門節烈

殉夫易撫孤難殉夫謂之烈烈者激於一時之所發撫孤謂之節節者要需恒久而不變從夫而死雖非庸行而 聖朝亦在旌表之列者所以推風化而肅閭閻也今於一家之中而得節烈二人焉夫亦可為巾幗之光門閭之慶已編修蔡壽祺生有二女長女許字內閣學士袁希祖之子晉為妻未嫁而婿以病死閨三日即過門守貞捐棄鉛華衣布茹素十年如一日次女嫁江夏縣監生彭元善為妻隨祖姑在京洗手調羹聞雞視膳

瓊牖餘談

卷二

四

能得重聞欽元善患病奉侍湯藥晝夜罔懈衣履不解卒至無效氏痛不欲生料理身後事畢即仰藥而亡前一日請於祖姑為夫立嗣姑許之遂不復言氏深明大義毅然殉夫鄉里閭閻之共相歎異論者謂蔡家姊妹貞烈萃於一門名節昭於一省人心共憫風化尤關夫亦可傳也已

陸節婦事

羊城西關有陸氏婦守節四十餘年家小康可以自活繡佛長齋晨起必叩誦高王經一卷寒暑無間從未出閨闥一步忽一日在神前羅列香燭拜畢而起語人曰我神女也偶樓天譴小謫紅塵今罪緣已滿將西返矣語畢而僵異香繞室三日不散街衢聞傳為美談按此節婦嫁後三日夫即棄世遂茹荼飲藥矢志不嫁雖柏舟之操不是過也平居無疾豈遠色待婢媪極

温善即有過失多曲喻而不痛斥常私謂常侍之嫗曰妾雖嫁猶處子也嫗問何以不改適則曰妾離火坑矣而復陷之乎或謂其持身之修潔立心之慈祥御服容止之清妙見者固疑其天上人謫降之說其在疑信之間乎不知此婦操履貞靜固足以邀旌異而必以神女降世荒謬不經之談參之適足為其累耳有識者不取也

記錢江事

錢江字東平浙之長興縣人少時讀書目十行俱下穎悟冠時兒嘗曰此錢家千里駒也少長習帖括不肯竟曰此徒足以困頓英雄耳喜涉獵卜筮術數之學最好兵家言於孫吳之書皆能洞其底蘊偶得許洞虎鈴經如獲拱璧晝夜研讀不釋卷久之曰吾得之矣於是所學益進顧里中人未之奇也君益發憤

癸編餘談

卷二

五

自雄旁究地理於天下扼塞險阻之處常反覆致意為人負奇氣以豪傑自命肯濟人之急數千金可立致被酒談兵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南游於粵所交多俊彥時禁烟議起海氛甚惡當事者慮駭扈不可制易剿為款已有成說東平因激眾忿將發義舉作討罪檄文傳示遐邇當事者聞之以其梗沮大局禍且不測亟逐之出境粵民集貨饋其行於是義聲振於嶺東西間後卒以事遣戍東平慷慨就道無難色在塞上馳馬擊劍與諸健兒友皆能得其歡心無何遇赦還浮沈江浙漸折節讀書將赴都應北闕試以博一第為水詩人于源贈以二絕云乍脫蠻鄉又塞垣十年奔走別家圖勸君休再誇雄略杜牧談兵是罪曾思量塵土染京華何似青山學種瓜歸去扁舟應不惡一湖碧浪采蘋花東平讀之笑曰此豈我輩可隱時耶承平日

久人不知兵積弱生玩芽孽已萌粵西小寇陸梁為患消流潰壞烟火焚原方為殷鑒吾恐天下無一片乾淨土欲令我在何處學老圃耶時咸豐紀元辛亥也人皆笑其言之妄明年盜自維管蔓延及湖湘江皖震動君已至北方要結齊魯燕魯間諸壯士將收為已用莫得一當以報國時南北道路梗塞鄉人之南歸者皆藉其力常曰膝縣以北雖啓陔夜行可以無虞陔以南我不知之矣北方豪傑聞其名者無不樂與相識願出門下癸丑春陷金陵聞之為扼腕椎膺泣數行下所親私問以天下大勢曰不可為矣然我己募得壯士三千將渡江而南與賊決生死特不知天心人事何如耳後竟以所募馳抵淮揚時左副都御史某募勇為一軍駐東路之萬福橋以保裏下河各州縣門戶東平巡詣其營陳自願募勇殺賊狀副憲將留以為已助

癸編餘談

卷二

六

東平曰擒賊當先擒主今逆酋負固金陵我當先擒其巢穴則餘賊不戰自潰矣又何能為時以軍務初興艱於籌餉東平乃始創釐捐議由是各省效之大營藉以資給有在營某同知嫉其能時曉之於副憲副憲亦以其常拂已爰於調見時令武士刺之武士為張小虎乃虎頭之子由錢薦引入營者而以通賊聞或曰曾見奏牘中言錢江久在營中作記室見其蹤跡詭秘密察之乃得其與賊交結狀搜其篋笥得往來書牘纍乃實之法其實皆莫須有事也惟東平酒後放言有似灌夫罵座又復不知忌諱動言事不可為而謂天下之壞壞於官以此輩是卒至於身敗名裂也哀哉副憲旋升授刑部侍郎辦軍務六年以揚州再陷被職去

日本宏光

日本人宏光字順叔行三素居日本京都江戶爲將軍貴胄世襲華職年僅二十六歲瑰奇英偉超卓不羣固其國中之俊傑也同治丙寅五月來遊香港曾往英京倫敦覽其山川風物詳觀各機器水火二力之妙用而悉會通其旨於英國之語言文字皆能洞曉英人無不羨其聰穎而嘖嘖歎美敬禮有加焉又嘗遊歷金山所至輒詢以有用之學於奇技淫巧視之蔑如也既至香港往來羊城文人才士皆樂與之交順叔亦皆一一延接務極賓主歡於是投贈詩章盈於行篋求書者戶外履常滿順叔於書各體無不工而尤擅鐘鼎篆隸因此書名大噪於粵東比將返辭於諸故人祖道東門自梅觀祭以及士大夫悉贈詩以壯其行色卽下至閩媛亦以詩歌贈答順叔之震耀於時如此吾觀日本近來人才迭出務在留心經世實學歐洲文士

瓊牖餘談

卷二

七

所譯天文歷算醫術格致各書無不深研力索其所著如三語便覽歷代紀年於西國情事洞若觀火而國中亦有輪船砲局力講富強嗚呼志豈在邈哉今順叔亦如是耳順叔來訪于於旅舍與之數衽論心歎相見晚順叔謂予曰邇來國中政事風俗大有更革蒸蒸日上理大藝之內既槍弓矢而專習劍舞騎乘則教之以坐作進退火器則訓之以施放縱擊水師則導之以駕駛輪船俾共洞悉運用之妙又教航工以航海之術今國中已有火輪軍艦八十餘艘按此乃詩詞日本所購輪船艦二十餘艘耳可謂盛矣前日江戶政府選子弟十有四人遣往英國倫敦學校肄習文字皆係英秀穎異之士年齒由十二歲至二十二歲不等衣冠之制多做歐洲剪髮持棍效其裝束長官左右袖則以金線五匝以別等差皆能通英國之語言文字所

瓊牖餘談

卷二

異乎西人者惟腰帶二刀而已江戶政府督理船務將軍中濱萬次期月前親抵上海製造輪船局知其機括關鑰深悉其微近已啓行回國矣國中共有二百六十諸侯由大君頒諭召至江戶京師咸集議事務欲整頓武備奮揚國威以征不庭現有典師往討朝鮮意粵稽日本往古崇神天皇六十五年任那國王聞日本有聖王始遣使朝貢此當中國漢元帝竟寧元年也垂仁天皇三年新羅國王子歸化來朝獻寶物此當中國漢成帝河平二年也神功皇后元年女帝親統六師渡海征新羅新羅王稽首稱臣願備藩屏貢珍寶八十艘高麗百濟亦皆恪順內附三韓悉服女帝之功烈遠矣哉此當中國漢獻帝建安六年也後陽成天皇文祿元年上將軍平秀吉遣兵伐朝鮮取之大敗明之援師明遣使乞和此當中國明萬曆二十年也凡

瓊牖餘談

卷二

八

皆載在史冊武功震耀不遑枚舉西北諸藩歷來臣服朝貢弗懈卽如琉球最爾邦向爲日本西國諸侯之屬隸於薩喇摩一島久奉正朔備我王靈凡遇國君踐位必詣江戶拜謁大君至於朝鮮五年一貢至期親至京師此各國貢獻之古例也今朝鮮王負固不服久廢此例是以將厲兵造艦聲罪致討云此皆順叔所述者稽古稱今言皆有物鋪張國家之宏功揚厲君相之偉業赫赫乎令想見其國之方興未艾也真可謂華國之儒學古之彥矣

英人信根

信根英國大臣也生於明嘉靖四十年少具奇慧博學罕儔既長於格致之學心有所得生平著述甚夥其爲學也不敢以古人之言爲盡善而務在自有所發明其立言也不欲取法於古

四四一

人而務極乎一己所獨創其言古來載籍乃糟粕耳深信膠守則聰明為其所固於是澄思渺慮獨察事物以極其理務期於世有實濟於人有厚益蓋明泰昌元年倍根初著格物窮理新法前此無有人言之者其言務在實事求是必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倍根仕於英王惹迷斯第六朝其時朝政不綱羣奸當道倍根無所匡止惟攪權詞貨是聞英一千六百十七年上院首輔依勒斯米薨倍根代之英王封以世爵號巴倫弗魯藍頗寵任焉一千六百二十一年正月巴力門集議言王政多病民廷議諸官府不法事倍根與焉時倍根官盡瑟勒掌王詔令行國律法王方深倚畀不欲卒究其事倍根不能彌眾議自首其罪冀以求宥於眾上下兩院公議黜倍根職且下之獄稍金贖罪王不許僅使去位開居四已越四年倍根死年六十五

癸編餘談

卷二

九

蹟跡倍根生平為人交友則忘恩秉政則受賂其人固碌碌無足取也然其所著之書則後二百年之洪範也西國談格物致知之學者咸奉其書為指歸其後哈爾非始為血絡周流之學醫術為之一變觀象儀器其製更精其術益驗於是哈略測日圖有黑點又有人測水星過日面為今時新法之證紐敦始為光學客勒格力始為遠鏡兼始造反照之器弗藍斯得始明行星定星旋轉排列之理哈力始考察彗星往還別一軌道按時而至英國諸學蒸蒸日上無不勤察事物講求真理祖倍根之說參悟而出蓋倍根之前專心於學者如磨旋之牛徒費力行莫出跬步自倍根開其機械啓其鑰鑰於是醫法日新而治痢多效農具巧而播種省工觀天文察地理他如測遠鏡量天尺電氣標報時表火輪機輕氣球潛水鐘諸器之有神於人者

惜不勝用此皆效之共見者也英國自巨紳顯宦下逮細民共習倍根之書然皆欽其學而薄其行殆愛而知其惡者歟曾固不必以人廢而公是非百世不能掩焉

英人侯失勒

侯失勒的翰字弗留特留客別字維廉英國噶人之最精者也父維廉初居於阿諾威乾隆二十四年為軍營樂工隨軍至英遠罕侯用為英國軍樂教習先後為約克巴得兩邑會堂樂工暇輒構思歷學詳論測量變星及月中諸山於是名始噪著作得載於博物會叢冊乾隆五十六年測得天王星聲譽益藉甚維廉起自寒微以天算故得躋顯列與諸名流相往還五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生約翰時已五十二歲矣約翰幼入堪比日大學肄業嘉慶十八年考居首列旋著書論微分理是年四月

癸編餘談

卷二

十

二十七日選入博物會中述撰甚富初著數學備論算式道光元年獲賜金牌一約翰以父維廉天文鏡甚精於昔格致家喜於窺測故與會中議別創一會專講天文有關係者聽其議會成約翰為司理之一由是大學日進得雙星三合星之距角與方位及星氣星叢因借沙耳特同著一書詳論列之天文會復贈二人以金牌後又作雙星表六表內最少有二百八十四最多二千有七測定此表必於夜半冬時更况梓約翰固知此功艱鉅莫他人為之續成道光十一年英主賜約翰功號十三年在公會考究雙星環繞之理著有成書會中亦以牌贈總領索察公嘗謂約翰不特能考天文極遠之星兼能察星氣之最奇者定其位而論其象以及雙星雙子偕得其但與相距又能定星道根數之中微發明太陽所屬諸星之重力雖在天空最遠

之處亦盡相同是足為談天學助星表既成立志往南阿非利加測南半球諸星道光十三年十月初四攜眷屬儀器至好望角寓寓炭朴敦小築精舍於大山之側安赤道儀及回光遠鏡其徑二十尺窺測之事有七端而以恆星為最得星氣之最大者二一在參宿一在海山第二與天河團皆詳細窺測而圖其形每於清夜用子微尺詳測諸雙星之相距所得可異者盡記諸測簿又記道光十六年歲杪至十七年歲首太陽面有黑斑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太陽面黑斑狀甚奇算得地球設在此黑斑之內四周相空尚三千里道光十八年自好望角返國主晉其爵一等二十年公會印其著述一稿乃論陽光圖線能變化銀板金類約翰既去炭朴敦人多思慕之共建石塔於回光遠鏡處以誌弗諼在彼曾著書二種一曰格致初基一曰

甕牖餘談

卷二

十一

談天皆有大功於世咸豐元年游升鎮部昔奈端曾居此職後久無人授之約翰得列此眾以為榮約翰淡於榮利不預國政就職後體衰多病遂於咸豐五年解組歸林泉久而病愈仍不出亦不甚延接諸博物士惟將印行之星氣星叢表宣講於諸公會中其老而弗倦也如此以生平於格致之功最深故格致之士多側席請其指證天文官每歲所必延其考核垂為定本道光十四年議院失火度量原式盡燬議院選名人重定之約翰與焉為格致大公會要職又為公會司事長老道光十年公會總領極耳白去位約翰與索塞公皆當推薦會中二百四十人推約翰者少於索塞百八人然嘗三為天文會總領道光二十五年公會諸人聚集於堪比日時約翰曾攝總領職以測星著書有功於後學前後受公會金牌之贈者不勝枚舉此

其生平任職之大略也厥配蘇格蘭醫士斯斗而女生子三人女九人次子亞力山大斯斗而承其學亦為博士著書若干專論流星隕石之理約翰卒於同治十年壽八十歲有遺草一篋大小七十冊論天學者二十八冊論視學者十三冊論算學者十冊論地質者八冊論雜事者如光學解學天氣學格致學所著天文書有二巨編一為星氣星叢表一為好望角測量表其星氣等二千五百各有赤經赤緯度數有奇其之狀者約一百圖繪精工殆罕與將天文官皆云是編之中以所刻星氣圖最為珍貴其奇異之狀不能以言語形容目詮解而是圖獨能顯明詳習俾後之測星者有所依據此編至道光十三年止逮乎既老益作星氣星叢大表自聞於家戶及得於心悟目見并列國購人所測得者賅括無遺焉

甕牖餘談

卷二

十二

逸史氏曰侯失勒以歷學世其家享盛名者三代約翰大槩異其父復濟之以力學官其超越名流為近時矚人家領袖也其父維廉精於造遠鏡其最大功在測定星如明天河為無數遠星又新測得諸星氣約翰生平所用力者亦即在此數端自言近今所造最精之器能平安而便於考較易於昔時所用者可無畏難中止故自道光五年至十三年測視星氣未嘗一日輟也約翰天學所造深宏廣遠茲世未之或先而其所長尤在稔於用測量諸器不足規其授受淵源之所自哉

法國奇女子傳

法蘭西奇女子若安者亞爾格部人也生於小家幼嘗牧羊風餐露餐顧影自憐稚齒韶顏獨居未嫁法國俗尚淫靡男女聚

會歌舞女輒以莊重自持人以是異之會法國大亂英吉利王
 顯理第六遣兵來攻拔其都城羅爾河以北盡降於英法王子
 適於舒囊英人渡河而南圍阿連斯此城下則法之腹地將盡
 為英有軍士沿途焚掠人民奔竄女目擊心傷身不顧一女子
 欲為國家成再造功拯民於水火中意上帝必助之乃攬臂大
 言於眾曰上帝立我俾克強敵為汝等除害眾聞而駭笑之女
 堅以自任語益播有信者導以入見法王子王子求復仇與英
 戰輒敗收兵數千號曰孤軍流涕而道曰此再不勝大事去矣
 聞女至大喜遽見之以為孤軍督賜以旗甲旗繪天主圖象於
 左方女戎服登壇慷慨誓眾時英圍阿連斯已七閱月攻之益
 急城中食盡將降女巡提孤軍疾馳往援飛檄英營謂速撤師
 不然盡戮無悔英軍圍城者聞其至兩甄左右翼女率精騎趨

癸牖餘談

卷二

十三

中道先嘗敵人英將爭欲得女陳亂女返騎擊步兵繼進前
 後夾攻呼聲動天地殺傷過當長驅入城給兵食城中人見女
 踴躍歡迎若從天降勇氣百倍守益固女時出奇搗堅所當慮
 無不靡一日法人出戰已北而奔而女適至整軍馳入敵陣莫
 不辟易戰酣女為流矢所中墜馬下一軍皆驚女忽躍據鞍上
 自拔箭鏃裂布裹創驟馬入英將麾下奪其旗還蓋女旗當墜
 馬時為英軍所奪也前後數十戰無不捷英人懼撤圍去以全
 城功軍中呼為阿連斯惟牛饗士建元帥旗鼓將校持戟摘冠
 為壽皆屏息莫敢仰視軍行進止惟命女力戰先登屢覆英師
 擒大將代爾泊轉戰三月克復侵地諸邑降英者皆望風來歸
 法之兵威大振一千四百二十九年五月八日迎法王至廉士
 廉士已為英人所踞聞女至夤夜遁去遂立法王子為王行上

冕禮號查爾斯第七封女貴爵列於上卿仍以兵事委女明年
 春英王顯理第六駐師於法都巴黎斯自號法王以令於國女
 為英軍所襲入守根碧城英軍圍之三匝英拂銀棣侯主軍政
 益兵增壘久持不去女糧絕援窮引驍騎六百躬自突圍力竭
 為英軍所擒囚之固臺女乘間自投下弗死後錮於老鸞城坐
 妖妄罪焚死猶十七八好女子也法人聞之歸咎於英之報怨
 然查爾斯賴女得立女死弗能報真庸主哉

逸史氏曰若安提孤軍全名城立孱王存亡國誠使男子作
 事如此顧不倖歟曾幾何時香消玉殞英人一炬焦骨可憐
 英雄耶兒女耶堂堂中華察家白桿軍安在吾願鑄金事之
 此本海外三異人傳之一寶山蔣君劍人所撰今該撤華盛
 頓兩傳刻於嘯古堂文集而此篇獨遺殆經蔡源齊玉谿校

癸牖餘談

卷二

十四

定時刪去耶做篋中尚存其原稿復據西史別本為之增損
 六七錄於篇

英國才女法克斯

才女法爾法克斯氏英人索美爾非拉室人以天學著名歐洲
 按女為英之蘇格蘭人固貧家女祖父皆以詩禮世其家女生
 而秉性幽閒天資穎敏貞靜自好雅嗜文史於天算之學獨有
 心得少即讀書於蘇京壹顛布拉女塾中師以數學難題試於
 眾皆不得其解因詔有能解之者列上等女為疏通其義曉暢
 明晰蘇京格致會諸前輩大奇之贈以金牌用示褒獎而其名
 由是日起既長益致力研究孜孜不倦杜門著述幾於等身昔
 法意大利諸國屬人家咸讀其書歎為奇才倫敦御定格致會
 暨天文地理各會皆賜金牌以旌異之英相彼拉為設定章議

由國帑頒賜千金以助膏火資蓋國家激厲人才不以闕閤而異之也女於重學一門所造尤深本於法國人拉伯拉撒所著之書而立說拉在當日輕視英人無精於重學者嘗曰英國之能讀我書者惟格拉哥及索美爾非拉二人耳蓋女先嫁格利哥早卒再適索美爾非拉拉所稱二人其實一人也女以格致諸事理本相因道原一貫著有格致聯珠考辭文清朗語簡意賅凡諸名士辯論之詞偏加甄錄問復斷以已意書稿凡九易學者無不奉為金科玉律咸豐十年女僑寓意大利適荷蘭醫士亦遊斯上而往見之時彗星見於天西相與登觀星臺徘徊瞻眺推此夕為彗星軌道最近地球之日女所論彗星理致奧遠出人意料醫士服其精識晚年曾著地學一書可與格致聯珠相伯仲自來之言地學者惟記諸國之省郡州邑及民數物

癡牖餘談

卷二

十五

產而已獨女是書出挈領提綱旁搜博采可以使學者多識廣聞以是人咸宗之女吐屬風雅工琴善畫俱臻妙境雖曲師星客亦自嘆弗如說者謂即使女不工於天算諸學則此二藝亦足以名世矣女於希臘臘頂古書流覽頗廣幼耽文事而於闕本務亦不之廢女紅精巧絕倫生一子三女早殤一女亦先亡以同治十二年春三月卒倫敦醫士何蘭德為之傳女平生述撰為世傳誦名於博物院中嗚呼如女者洵足以垂不朽哉

記張石卿事

張石卿湖南長沙府人與賊首偽翼士石達開同年優貢生稍按此殆傳聞之謬石卿不過富人子耳未必舉優行而入明經科也嘗讀石翁至金陵賊中一切筆墨均出其手石卿具有膽略才智絕人自詡為夏平復生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不是過也故賊中所有

大小戎機均邀其商辦曾在金陵繪天下大觀圖所有賊匪自廣西作亂以來凡經其攻陷各省之府縣州廳及一切村鄉織悉臚載至於若何戰攻若何守禦各策皆為代畫井井後投會帥營中効力投誠之後立建奇功毀東河準賊營凡七會同官軍進剿無不得利會帥大為嘉悅特保三品花翎其遇合亦可謂奇矣旋有控其在賊中作惡多端罪不容誅者立寘重典後聞湖南之變其子首先作亂一切機謀詭詐大有父風誠可謂世濟其惡者矣天生戾氣萃於一門亦劫運之所致也歟

紀潮郡逆民事

逆民鄭錫形潮陽縣之沙龍鄉人以行二鄉人呼之為二老爺其子鄭森同慈相濟弟錫瑄恃強肆虐為之羽翼錫形家資千萬一鄉皆聽其指揮無敢稍逆其意旨者偶爾違拂立置之死

癡牖餘談

卷二

十六

地而後快其殺人也悉活埋土中雖不愜於一人而必戮及全家不獨睚眦之怨動致報復即聞有後言亦必有禍夕則議於室中朝已葬於地下為所害者不知凡幾蓋其耳目衆多廣行伺察雖夫婦勃谿家庭詬誶無不知之幾有買似道題詩移壁之風見鄉中田土之膏腴者必謀得之先買其左右隣田然後謂佃人曰此亦我田汝盍納租佃人懼不敢不從有田之家無敢出一詞凡於魚池芋地悉以此法行之坐是併兼致富怨者吞聲憾者切齒然其勢驟張甚人莫誰何所畜死士幾三四千人為之爪牙心膂性尤淫暴見鄉中婦女稍具姿態者無不羅致不論其有夫與否也被害之家必先掠淫其婦女夫者為其子森所得粗陋平庸者則命壯丁相就送淫以致之斃名曰風流刑其酷如此家中畜有戲班遇喜慶事張筵演劇視為尋常

以重金購二童子習技其一逸去後尋得之贖其目今在汕頭乞食能背其作惡狀歷歷如繪有同族四齡小童偶入其家拾一所遺小剪歸其父見之驚曰此二老爺物何得妄取急持還白之錫形曰可喚兒來至則命人盛之其父涕泣求釋卒不可有同族人見其所為不法懼累及移居他所其人在鄉中有田數十頃歲收租賦五六萬金錫形曰彼既不歸此應為我有曠所得盡入其囊中族人無如何也旋至京師應順天試中式遂臚列其前後惡迹叩閣上控廷諭粵中督撫嚴行查辦督撫因密飭地方官設法擒治但沙龍地處險阻其家藏大礮七十餘尊設有火藥房軍械庫牆垣悉以三合土築成隱然若金城湯池刀矛弓矢無不具備曾往攻十三鄉輾用地雷火器所殺無算幸其子森已前死官軍圍之稍易然卒不敢臨之以武蓋懼

癸卯餘談

卷二

十七

其為變也鄭逆本捐副將銜賞戴花翎凡縣令赴潮陽任者皆先往拜凡事阿順然後租稅無缺否則催科之吏無敢至其鄉前後所任官咸憚其威不敢發而其鎮將乃以計誘之結為異姓兄弟行伴若推心置腹舉之為各鄉領袖請出辦公事時道憲已密布軍士於內外知其至飛紙召之甫及道署命去衣冠入闕立坐堂皇鄭逆詞色不撓道憲詢其何故在鄉殺人則對曰彼皆莠民也不誅即為亂又詢其何故攻殺十三鄉屠戮平民至以萬計則對曰此皆揭竿謀變者也不殺則必叛又詢何以不報官究辦則毅然對曰無官道憲勃然作怒曰道府州縣近在咫尺何謂無官命謀扑之干下然後收禁固圍繼鞫其弟錫瑄則匍匐階下不敢仰視但曰今知罪矣求緩須臾死道憲因其乞憐未之加刑亦寘之獄後援謀反叛逆例處以極刑潮

郡人聞此事者大為稱快曾有竹枝詞數十首咏其事傳誦一時聞鄭逆年約六十餘其弟頗能作畫殊饒逸致此皆天地間戾氣所鍾也

宋景詩

宋景詩山東人辛酉年東省囂然不靖宋逆首行揭竿倡亂煽聚多人反復背叛屢逃法網擒逆平後變易姓名潛蹤遠遁時在齊魯燕豫之間往來游歷居無定所旋聞訪捕稍懈仍復回東改名許連陞出入蹤跡多在曹東歸陳徐兗等地宋逆生平具有絕技力大過人屈其臂數十人不能伸伸其臂數十人不能屈所用飛錘飛標無虛發出門必攜利器自隨用以防衛每至一處必以驚藝授徒為事伴以意氣交結若墮其術中必乘機煽惑勸其入黨謀逆身畔攜有五色小旗為人誦咒治病多

癸卯餘談

卷二

十八

有應驗於是愚人群信之呼之為許半仙暗中勾結黨與極眾率恃鳴鎗探丸為生北方騎賊半其流亞也宋逆嘗謂人曰凡為我友者得吾片紙雖馳驅於齊燕之境皆安枕而行可也宋逆自漏網潛逸後各省並懸重賞購之有總兵牛師韓者緝知其所密白大府願擒之自效大府壯而許之爰改裝為商賈尾宋逆而行每至或先之或後之或與之同宿一逆旅中顧憚宋逆技勇絕人未敢遽下手恐一擊不中反使其翩然遠逝則其為禍胎者將無已時兼以處處皆有逆黨非一人所能了之也適有劇盜黃宗孟素與宋逆相識一日與師韓遇知師韓為貴人屏去從役踉蹌跡自願擒賊以贖罪時山東有總練新守富刁文煥因事知師韓師韓曾主其家亦願投効曰彼可以計誘耳師韓於是屬其下而告之曰汝等各宜奮勉圖效以報

國家擒斬兇渠在此一舉有能首先獲弋當賞以國帑五千金平民則破格優保罪人則立赦前愆其下聞之無不踴躍作氣一日宋逆由東至豫黃宗孟迎謂之曰皖北尚有檢逆餘黨可以勾致遂與同入皖境因約師韓密伺於亳州城外行至亳州之界溝集官兵四集突起擒之時宗孟已先竊去其鍾標諸器宋逆以徒手無技可施竟弭耳就縛皖撫解赴京師置之極典

白齊文論

白齊文米利堅人跡其所行一反覆無賴子耳始助官繼投賊屢次被擒終以西人無專治例歸諸米領事領事與之約毋再入中國乃放之東瀛似宜置身局外弗萌故態不意復由日本潛至漳州添翼虎狼濟毒蛇蝎卒致弋獲自貽滅亡嗚呼是亦愚矣溯自咸豐十年前任上海道吳煦曾募呂宋人為兵令華

甕牖餘談

卷二

十九

而統之每戰爭先頗資得手經克復松江府城吳郡王韜獻言於觀察為招募西兵人少餉費不如以壯勇充數而請西弁領隊平日以西法教演火器務令精練夫眾莫患乎無先為之倡有西弁率之以前則膽壯力奮似亦可收效於行間於是遂有洋鎗隊之設號為常勝軍華而後沒於王事白齊文繼之攻克嘉定青浦以功大酬薄頗生觖望遂劫泰記餉銀并斫傷事主侯補道楊坊竟往詣賊為賊謀主幸賊疑之未大用嘗勸忠酋李秀成盡棄江浙兩省地斬伐茶桑焚燬廬屋無俾有遺然後并合大股轉戰而前直趨北方踞齊豫秦晉上游之勢以控東南其地為西人之力所不至乃可以逞幸忠酋戀棧其說不行後為左宮保獲於閩米國之駐劄福州領事慶樂為之力請謂擬解歸本國秉公嚴辦官保以白齊文惡稔罪巨弗之許也由

閩浙道經山陰適遇水發舟覆白齊文亦沒於中論者謂招募西人雖取利於日前而或恐貽日後憂如漳州助賊者不獨白齊文一人此外有爛於戰法能鑄大礮不下數十人其前皆曾助官軍剿賊屢立戰功不獲重賞因此怨懟終為我敵前則助我以攻賊今反助賊以攻我其變特轉瞬間耳而我之虛實盡為彼知損多益少豈不信者或曰是非然也一國內亂原無關乎外邦西國之例助彼助此皆非所宜助賊者固為悖理而助官者亦徒恃利耳嗜利則何所不為節烈忠義非能責之異國之民叛逆附順亦非彼之所及辨其能為我用者徒以利之所在而已招募流弊其始固已如此譬如兩人之身血脈不相通痾癢不相關求其指臂之相使腹心之相倚豈能得乎且中國今日之賊即昔日之民治之不善則今日之民即可為後日

甕牖餘談

卷二

二十

之賊西人助中國殺賊不過權宜補救於一時本非可常用也譬如瘍醫治瘡剝去腐肉曰是可立愈明日而他處又潰矣以毒未拔也故平賊以治民為先平賊在良將治民尤在良有司兩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徒事外攻抑未已故觀於白齊文而已事可識也

癸編餘談目錄

卷三

漢口賊情
禁食蛙
專重大算
海運說
武訊宜改舊章
宮鹽說
算學宜先師古
用西船捕盜說
煤礦論
漢口雨鏡

癸編餘談 目錄

龍瑞
星使往英
物異三則
孟蘭盆會
舢怪
滑芳園
浙江亂後景况
說龍
戒烟新樂府
嘉興災異
日本風災
安徽風異

卷四

新金山
臺灣島
米利堅頸地
南洋海島
花旗沃土
花旗善法
日本略記
嘉邦築路
琉球風土
論地球僅得二大洲
新關西半球記

癸編餘談 目錄

新金山少水
通商日本說
海島火山
印度叛英
俄國弊政
暹羅米賤
李文通探地記
續記李文通事
英國兵數
英國海防

甕牖餘談卷三

吳郡 王韶 紫詮撰

漢口賊情

有客自漢口來述檢逆中多有髮匪餘孽幾於髮檢不分故檢逆所作爲與髮逆無稍異檢逆中皆係張苗之黨羽前時張樂形苗需霖皆往投髮賊髮日洪秀全方務招來以收上游指臂之助乃偽封張樂形爲樞北王苗需霖爲奏土後張受天誅苗擒僞英子陳玉成以投誠遂得滅死而反覆不常終以授首現所竄擾者張樂形之子苗需霖之姪也其衆多山東河南兩省人兇悍善撲及金陵賊巢傾覆所有英忠二賊之衆皆行投檢是以其黨益盛此輩皆身經百戰可稱積悍老匪著名兇寇今時之來漢口蓋有漢口兵勇潛爲之內應也兵勇不知大義官

甕牖餘談

卷三

盛從官賊盛從賊近見各處兵氛稍靜糧餉積久不發遂有思越之心勾結賊匪以圖飽其欲壑是故始也翼募勇以備賊而不知反因勇以招賊多一勇即多一賊有心斯世有宜如何處置耶

禁食蛙

食物有古今不同南北各異其大於古時以爲珍饈並講烹飪之法至於宗廟者曰羹獻而今人罕食之青蛙古亦入饌周禮有蠃氏鄭康成以爲今御所食蛙則前以充天廚矣漢東方朔傳云長安水多蛙魚貧者得以家給人足則古昔關中已常食之如魚不獨南人也今粵東極嗜此供諸遊煊出以享客翠知珍味江浙雖有食者然率賤品視之搢紳家以登庖爲戒每歲四五月間青蛙生發之際官府多出禁捕以其能味蟲保禾

甕牖餘談 卷三

大有益於農田也故青蛙一名護穀蟲其有捉取籠以入市者有罰考蛙其熱其補然人多食小便苦淋妊娠食蛙令子多病粵居災方要宜少食其煮者多以煎燻加入辛辣如抱薪救火安能求益講養生者勿視作濟饑都護也

專惠天算

近今京師於同文二館之外另設一所專行肄習天文算法延秦西名儒爲之教授凡願學者無論貢舉官員悉可考選并移文各省督撫飭屬舉而於向所設立西學館中拔其雋異者令其入京前上海廣方言館業已選拔十人以備道署繙譯之用十人中如嚴良勳席淦宗福徐廣坤楊兆瑩朱格仁均已入洋爲諸生於西國之文字音語悉能曉曉兩江總督曾即相札諭上海兵備道應觀察令於館內選取有功名者五人送入

甕牖餘談

卷三

二

京師以資學習五人中嚴席一子皆能明算法夫天算之學固推泰西 本朝自康熙以來南懷仁爲監正推闡西學而御製數理精蘊諸書尤綜其大成其學於是大明於時承風會起者如梅文鼎當首屈一指者也他若董方立諸家亦能別闢蹊逕有近代如徐君青戴鶴士兩先生崛起於浙卓然成爲大家見危授命大節凜如茲海內所知者尚有李壬叔柳特夫數人在也是則中國之明西學者未嘗無人倘能徵而聚之京師互相砥礪安見不足抗衡於西儒乎且西儒中之品學純粹者皆以孜孜傳教爲急有不能以重聘羅致者其來者未必具絕人之才者也西儒之在中國以天算著稱者莫如偉烈亞力然其人非可以幣聘也則此外可知矣

海運說

江新糧運由海道由來廿餘年矣特所承運者皆需沙船先
 經總辦海運局封港截留旋即飭令招僱分兌出運蓋米由官
 辦運出民船船由官僱價由官給卹歷年來海運之章程也至
 前時糧艘全行朽壞自經寇亂并板片都無存者而運河日久
 不修河身淤淺開闢坍塌非鉅萬金不能整理前經曾侯議以
 一半兵籍擇其老與少者改作糧丁仍由河運此固由撤兵減
 餉起見然重修運河費既不貲補造糧艘仍需 國帑似亦非
 計之至者也或謂運河道由內地無意外虞雖路遠 久而穩
 於海運此第就今之沙船言耳若使自製輪船一準於西法
 毋惜經費毋減物料先延西匠為之經度必為久遠計可載米
 固數倍於沙船而險阻則亦無所謂意外虞也每船撥兵
 宜有定額應運則為護糧之用事畢則為巡洋之需其以船為

魏牖餘談

卷三

三

家仍無異於糧丁而裁兵之術亦即寓其中矣如早則中國之
 水師可精沿海之防堵可嚴海運運速皆操自我豈非一舉而
 兼數者哉抑更有說者時河運糧艘每於秋日來南至明
 春則運米北駛計此一歲中行時少而停泊時多以故糧丁水
 手等易滋事今若改用輪船於間缺時統核船數輪班派定
 一二船出哨餘則照西國公司例準民間裝載貨物往來各海
 口所得水脚銀悉歸總局於年終繕造清冊由在省督撫各部
 查核除各項耗用外盡為修葺船身及加造輪船用則既足以
 裕 國而又非與民爭利以視修運河補糧艘僅有出而無人
 果孰得而孰失耶彼糧丁水手既日有所事亦不致以干法紀
 重為地方憂則又無須沿途訪檢也若夫在局司事各員欲其
 無侵蝕無冒消公正廉明實心任事每歲於船工等詳考優劣

以昭激勸則固在各督撫選擇得人而非意計所能及矣

武試宜改舊章

近日考試武童外場官長仍按照舊章諭令武童至期各帶弓
 矢齊集演武場聽候考試其內場另擇日期默寫武經竊意取
 士之道文試既以時文詩賦謹守成法不敢稍更武試似宜量
 時變通蓋今時行軍以火器為先兩敵相遇專事轟擊火器精
 而多者勝然後後隊繼之追奔逐北遠兵以弓矢近兵以刀矛
 是弓矢刀矛者追敵之所用而非攻敵之所先也時操演士卒
 既重火器則武場似亦可以兼試平時習之既精臨事自然有
 恃無恐乃不置講於先後緩急之間所試非其所重將來所用
 又非其所習抑何其計之左也他若武場專講弓馬則僅可嫻
 於陸路而未諳於水師沿海州郡似亦可以增設專科講求盡

魏牖餘談

卷三

四

善此誠今時之急務也

官監說

瀕海之區稱富者其利不過曰魚鹽鹽法雖因時制宜而私
 販之禁則一今自中外通商以來各種貨物皆准其出入交易
 惟米不得出口而鹽不得入口何則以鹽固中國所饒足無藉
 乎西商之携至也今聞西人云中國常禁洋商帶鹽入中華販
 賣此殊不解其何放若肯弛禁准洋商販鹽來賣照中國納稅
 規例彼此均能獲利即如印度國向來不准他國鹽入境至二
 十年前以前印度會城開禁准行及今年消鹽至一百六十萬
 擔印度獲利勝於往昔則中國亦何樂而不為哉况內地之鹽
 常為私梟販賣國稅已絀外國之鹽販來中國照例輸稅當無
 走私與西人之所述如此雖然其真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中國

即有私販之贖亦從寬場買至其錢仍入於官是官商之所謂私非國家之所謂私也今中國於食米遇歲時或有未敷而於食鹽 嘗不足何必藉外鹽以濟之外鹽至而華鹽之消必滯雖稅餉亦何補於大局耶且又何以慮夫竈戶竈丁耶不特此也鹽之爲值賤西人以貨船販運至華除一切費用所得當亦無幾則必固爭此利是亦有所不解矣

學宜先師古

英國湛氏論其學格物之門論其從歐羅巴先達入手深惜吳一登太史其學初集多重古法其有問借今法以參補者不詳其所從出讓之固是也而湛氏意專重今法則於古大算遞變之源流恐亦未及詳也新法之精密人人知之矣而要皆從古法 疏舛對觀而出如地爲球體預推日食始於他勤則

算學餘談

卷三

五

亦諸國歷表或得迦勒派表細測悉悟者也測地距日法始於亞里達古今人雖其法密而立法之巧實爲其所創如無多祿某言地球恒定軌道平圓之說則歌白尼地動之證不顯刻白爾擴圖之理不彰即地球動定兩說古來諸名家聚訟紛紛今未有不自動而非定者然第各雖執舊說與歌氏不合而止測大之精實有以開奈端諸家之學則新法未嘗不從舊法中來也不特西法如此即中法亦何獨不然漢之諸歷雖未甚精然後世皆相因用之至宋何承天隋劉焯唐僧仁均僧一行之流最爲傑出至元郭守敬而大備皆從古法參悟對觀而出者也不明古法不能知新法之善而悉其變通之得失故中國人士講歷算者當先從經學中算術始繼之以各史歷法之沿革中法既明始習西法亦必溯古以逮今則於門徑之異

同丁然可識矣荷中國學者徒知以西法入門而於經中歷算本末未嘗一考則亦未見其得也

用西船捕盜賊

年來南洋海賊時出劫掠爲估船患中國捕盜諸艇不能緝治也徒望洋興歎而已同治丙寅四月十六日廣州府憲與英國副領事官統帶華英兵船出洋剿賊務窮瀕海賊蹤搆其巢穴是亦深知西船之足用也特既知之何不倣西法自造輪船自練水師平時可以有備無患臨事可以調遣由我奚必求借求助僕僕不憚煩耶竊揆其故以爲倣西法造艦則工費浩繁倣西法練兵則糧餉奢鉅不知用英船一可當他船數艘用西兵一可敵別兵十人故費雖若倍而究之其費亦適均至於收功奏效則又不可同日語矣嘗見道光年間安慶監生方熊飛

甕牖餘談

卷三

六

有請造戰船之疏兩廣總督祁貢有仿造西式兵船之奏而朝廷亦有許其停造例修師船改造戰船在粵倣造分運各省之諭其時潘仕成相造之船極爲堅實不惜以十萬金出海購木洋商伍秉鑑潘正煒又捐買米利堅呂宋船各一懸以爲式其他論列此事者如水師軍門吳建勳廣州知府易長華批驗大使長慶皆有可采而至言不易之說則莫如方熊飛之即以倣西法造洋緝盜以張武備以威遐方少卿金應麟所稱造舟之法實以歲月持以實心無惜重貲無拘文法凡此數語尤爲中肯是用心不可謂不專講求不可謂不密矣傳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其自熱歟嗚呼中國果未嘗無人獨奈何西事一平其事遂寢至中外互市三十餘年交驗事悉值海疆之多故官寇跡之縱橫造艦練兵似非緩着乃未聞有一人計及之者每念

此舉不禁為之長太息也

煤礦論

天下至寶之物足以富國強兵者煤而已矣其寶實有逾於金銀而世人多弗察之何也英國不過最爾三島而富強甲於海外其所恃者惟煤鐵二物耳煤之為用甚廣凡行駛舟車製造器械無不需之而成山之有煤礦者西人可以一望而知并能決其多少矣愚無者不必慮費疏鑿之功有者自待寶收贏餘之利蓋西人於考察地質之學最精測山則必先究石理產煤之山其石理必有異乎他山昔惜才學人來華時自英國欽差大臣額爾金伯爵與中國修和立約後西人蹤跡所至乃得遍歷燕齊楚晉秦蜀黔滇之地於是尋獲煤礦殊夥其煤質率多佳者西人始遺測煤者曰朋庇利先於北方諸山考察

癸卯餘談

卷三

七

煤質何迥後是鹿利曰遍驗天下之煤而所產之佳富以附近中國京師諸礦為最誠恐見有再勝於此者矣其地約三百里許皆煤礦也繼考中國產煤者又得二人焉曰威林臣曰烈士科芬里爵此二人並言中國煤質佳者居多按英國史所載備記歐洲諸國產煤之數如大英國島產煤之礦量其四周計有三萬六千方里法蘭西六千方里比利時一千五百六十方里西班牙一萬二千方里普魯士三千六千方里布羅美亞三千方里總計之約六萬二千一百六十方里此歐洲產煤之大略也中國幅員廣闊大疏於搜山探海之術故地寶所蘊未能盡洩今僅就西人所已行測知者述之則其所藏之富亦略可知矣湖南六萬三千方里山西九萬方里直隸山東滿洲之南境二十五萬二千方里四川二十一萬方里陝西七萬五

千方里甘肅六萬方里河南三萬方里貴州四萬二千方里廣西三萬九千方里廣東六萬九千方里湖北一萬五千方里福建七萬五千方里江蘇四萬二千方里浙江一萬八千方里江西十萬五千方里安徽一萬二千方里雲南六萬方里總計之約得一百二十五萬七千方里其多於歐洲不啻二十倍有餘舉湖南一省之所產已可當歐洲列國之所出其充足饒裕地球中幾無能與之匹而奈之何終以自域也又西人知產煤之地亦必產鐵善鐵礦煤礦自必同蘊於一山共出於一處珍石瑋寶亦錯雜於其中此在乎人之善探耳中國所產之鐵俱係上等業經西人朋庇利驗有成效其言所出礦鐵自六成至八成或至八成半不等其潔淨無渣垢者可以充代鑄鐵之用由此觀之中國煤鐵二物其富如是宜乎可以鑄鎗砲作舟車製

癸卯餘談

卷三

八

造一切機器坐致富強以凌駕乎歐洲乃言利之臣或有以探擊山礦進者羣以為多事擾民無少益而有損斥之不知昔者礦務之壞乃有明任用廢臣之咎而開採者亦非真能測驗之人鑒於其弊而概抑不行不幾乎因噎而廢食哉

漢口雨鏡

或傳漢口雨絲雨鏡雨豆之事聞者疑信參半夫古今所傳雨金雨土雨草雨魚雨鰱雨灰雨刀雨鐵雨羽毛雨紅雪雨珠砂者不可勝記在岷嶼每以為神物而博士則以為虛渺要之曾非也稽乾隆五十九年日耳曼人名吉辣尼驗得俄羅斯西伯利部天降鐵球重數百斤一見而知其與常鐵無異遂特著一書書古今所雨等物非虛偽也近七十年間有西儒勤究其事屢見天降之物果有種種故人人信之不以為異何則天地間

分布之物散聚大小者不等大則地球日月恒星大行星中則定慧星及至小之行星必用遠鏡始辨此皆各有定道周行不移小則海氣亂於空中若近地球則先凝於雲際輕熱有光謂之流星漸結為石為各色沙粉墮於地面至漢口之雨錢與豆定非真錢也而所言雨錢者想不過如蛛網游絲而已此據西士所言如此但中土多尊離地一百六七十里則有罡風凡飛鳥為風所引漸引漸高一遇罡風即成游絲悠揚空中或漢口所雨亦係此種游絲歟中土又言天空氣有吸引之力如雨雹固係空中冷氣所凝而每有冰廠藏冰遇雨雹一時盡失者則凡物獨不可以氣吸歟

龍瑞

同治乙丑夏有客携二物來香港雌雄各一重約二十餘斤狀

瓊牖餘談

卷三

九

若大龜一頭六足足悉五爪鱗甲具備背文負二十八宿參錯如布碁色同翡翠內含寶光見者疑為琥珀之流客笑曰非也此名龍瑞非常有者也詰其所由來則得自五指山之山池山故產翡翠土人時尋踪往掘有以致富者也水深數丈清湍溪洞絕無魚蝦土人夜見池內常有光上騰疑藏寶物因竭水得之時客適以購玉至其地見之詫為奇物立出重值載以歸至粵省時曾有人欲覓獻督轅者聞其價索萬金便稍貶焉而客亦許也按五指山在瓊州定安縣南界五峯屹立如人指故名山極高其巔常在雲霧中久晴海氛清廓時或見羣尖浮半空山四旁為黎人所居內為生黎外為熟黎生黎之巢人跡不至相傳有怡真養氣壽考逸樂者棲其間昔人咏此山詩云想亦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中原則此山固屬靈境其產此靈

瓊牖餘談

卷三

物也亦宜余又考唐書地理志崖州貢玳瑁又古蹟志崖州東南五十里海邊有巨石數十丈如屋宋陳明甫鑿石為欄以養玳瑁則玳瑁固南交之所產也漢書應氏註云靈龜大龜也雄曰玳瑁雌曰猪蠃是玳瑁固有二種其狀亦稍異劉欣期交州記云蚶蚌似玳瑁大如笠四足縵胡無指爪其甲有黑珠文采斑似錦紋臨海水土記云其形如龜其甲黃點有光此即猪蠃一種也桂海虞衡志云狀如龜而殼稍長背有十二斤黑白斑文相錯其裙邊缺如鋸齒無足而有四翼前長後短皆有鱗斑文如甲此即玳瑁一種也今以客所稱之狀證之似若非此二種而龍瑞之名不見於書史余竊疑之雖然四海之廣六合之大何所不有必以所不見不知而斷以為無適見其隘也故以玳瑁為龍瑞不可也以龍瑞為玳瑁之別種客亦未以為可

瓊牖餘談

卷三

十

也娶之不外乎龜之一流明會典曾載暹羅獻六足龜或即此歟神物變幻吾烏乎測之

星使往英

英自女王以利沙伯與中國通商迄今三百年貨船往來日盛一日其至中國者皆其國之貴爵顯秩富商巨室賢豪英俊也而中國之往詣其邦者類皆航工傭暨俗子鄙流無文墨之士一往遊歷探奇覽勝發諸篇章者惟道光壬寅年間有新入吳樵珊從美魏茶往居年餘而返作有倫敦竹枝詞數十首描摹頗肖其後咸豐初年有燕人應雨耕從今駐京威公使往在其國中閱歷殆遍既歸述其經歷余為之作瀛海筆記載載頗詳遊英而有著述者當以是二人為嚆矢同治五年 朝廷特遣三品大員斌椿出使泰西隨員數人在英京時日出眺覽

四五三

搜羅奇異快擴眼界真有所未見聞所未聞者如園囿中之珍禽怪獸不可名狀水湧地中有若噴珠濺雪機坊中飛梭運軸不藉人工皆水火二力之妙凡其制作無不巧奪天工至於山川風土亦皆觸景異觀登臨探訪之餘殊深真感故各人於耳目所及寄諸吟咏遊歸之日着有乘槎筆記一書已刊板於京師一時通國傳觀鈔襲播播播之詞者頓為紙貴

物異三則

福安居盛家園畜二母雞黃白各一乘麻地映分棚而棲各養穀雖晨夕帶離出入二雌同行宛若人之治比其隣者一日黃者被人竊去失母之難悲鳴不已白者頻來顧視之若代為憫惻然自後得食相呼歸棲逐隊蓋亡形於黃白而皆視為己子矣雞雖微禽而於五德之外竟復具一德盛君之友因呼之為

鸚鵡餘談

卷三

十一

慈雞

張惠生家畜一猫一犬犬固西洋小種矮足拳毛僅比巨猫而性甚馴擾善解主人意一日猫與犬同乳哺育而猫忽死幼猫日夜叫嗥犬聞時來視之意似大不忍者因哺子之餘兼哺數猫久益狎熟數月之後毛澤豐潤猫犬竟同牢而食此犬亦愛之無異於己子不能辨其種類矣此實確鑿親見非唐武后之猫與鸚鵡同食比也

粵士有久宦閩中者見一園於福州城西山環水繞境頗幽勝園有雙鶴丹山白羽品殊不凡前粵西巡撫梁章鉅所贈其祖者也畜之代代矣然鶴雖久寓於園而園實不能羈此鶴也時或振翮長霄刷翎茂樹每遇風清月朗引吭長鳴意若自得飄飄然欲仙去其逸致高蹤固不屑與凡鳥伍一日主人母八十

壽辰各啣一靈芝獻於庭前如祝壽然賓客皆為驚異謂此乃祥禽亦壽羽也勿以尋常畜之以鳥性而謂人情亦見聞所罕者也按鶴本仙禽有胎生之說今此雙鶴迨近百年其通靈也宜矣

婺源溪有一石自高山墜下其形似猪純黃色瑩澈可觀一犬見之狂吠不已頃之衆犬羣集相向咆哮磨之不去村人厭其喧聒投石水中四鄰之犬仍復呼羣引隊而至俯水跳躍晝夜不止衆莫解其故或疑為怪物有主於一村休咎者因是村中人頗有驚懼意往觀者如市石在溪中水清澈底晶瑩可鑑後有別村富者見而愛之以重價求彼村人許之乃自溪中移石而去然後犬吠乃止究不識何石也

孟蘭盆會

鸚鵡餘談

卷三

十二

孟蘭盆會盛行於今而莫知其所自始或謂昉自六朝想或然也海錄碎事云孟蘭盆天竺為孟蘭此云倒懸救器謂目連救母飢危如解倒懸之具也今人遊飾食味於盆誤矣據此則其誤相傳已久而孟蘭二字直梵語耳然考荆楚歲時記云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盈盆供諸寺則大朝時已然而孟蘭盆經亦有七葉功德並幡花歌鼓果食送之以盆供食蓋由此也釋子相傳目連見母生餓鬼道中至七月十五日具五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然後母得脫餓鬼之苦目連曰佛曾未來世佛弟子行孝順亦應奉孟蘭盆供養佛曾大善故後代人因此廣為華飾乃至刻木刻竹剪綵繪畫花葉之形極工妙之巧其載於前史者如唐代宗於七月望日在內道場造孟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歲以為常內供七代神像識者識其不

典以近今各處所見行之最盛者莫如粵東以香港最爾一區每歲舉行是會約費萬金裝嚴炫麗莫與爲比斯楊盈川之賦所不能形容者也司事者捐集各行鋪戶之銀歲必盈一萬四五千金盡以供裝嚴其捐之大小以送燈之多少別之首選者所懸之燈自屋至地輝耀街衢觀者以爲榮此習俗使然也以一盂蘭會揮手千金嗚可謂豪華矣然謬亦甚矣

神怪

客有談神怪事者皆信道實緣爲利即不然或有憑焉近日陝西某府忽有一石從空墜於平地奇醜突兀然亦未成形製百姓聚觀者不下數千人無不詫以爲異即有二三羽客稱稱設香火祈禱輒應於是遐邇奔赴不數月佈施者衆遂起建廟宇然因此賭博淫盜層見疊出官爲禁諭亦不聽一日縣尊忽謂

甕牖餘談

卷三

某道院主人曰余昨夢尊神告余云願爾居縣署旁屋更爲安樂益當保護一方百姓即移其石於社稷壇仍令百姓焚香膜拜然自此靈異遂絕又河南省本有李真人廟肇自元代蓋兄妹二人當時殉難救人肉軀不壞而食於此同治乙丑因省中大旱撫憲於各處禱雨不應一日詣李真人廟虔祈甘霖即需遂移其軀奉供設撫署旁建造道院朔望拈香至今凡遇雨早禱求三日必應否則禱於其妹神前更無不驗於是傳聞者故神其說香火日盛咸豐八年蘇城有異方僧手抱一佛腹中閣閣有聲百姓擁聚駭觀時方軍務嚴密地方官即逐令出境安知非賊中偵伺故示其奇耶道光丁酉年蘇城大旱林少穆先生時爲中丞多方禱禱不應聞廣福某寺有銅觀音最著靈異迺其神至省膏雨如注然爾後凡遇大旱別憲效林文忠所爲

亦不應豈非存乎其人其事而絕不關像耶杭州靈隱寺對面有名一線天者吾鄉方孝廉錫恩遊其地從山背攀藤而上見平頂有洞豁然僧一所謂一線天見觀音面者即此也方以巨石遮之下視無所見越日重遊依然復故態矣僧之費緣爲利一至於此方又遊至一處見方屋一間榜曰地獄暗府行近窗櫺門忽自啓開內有鋼叉聲方索有瞻略入其室門即自閉其內空洞並無神像特門口有執鋼叉二門楹下想設有機鍵門之自開自閉與鋼叉之動皆因機鍵觸發內亦有匾云作如是觀四大字下阮元題三小字噫天下神怪之事皆作如是觀耳偶誌此以作譚柄

潛芳園

羊城恩寧西街有麥氏花園即潛芳園也其園未建時前後左

甕牖餘談

卷三

十四

右乃係小屋隣人比櫛而居甚適也麥悉欲售之特其中有願有不願者麥氏恃其勢力巧取豪奪盡爲所有不肯出屋者投其器物於街衢貧窮者至於靡所棲依無立錫之地麥氏略不顧恤竟以薄價取其地鳩工它材大興土木於是潛芳園遂以構成園之內名花遍植嘉樹紛披園內外近洋塘引水爲池壘石作沼挹入座之荷香緬迎眸之荔色殊有佳趣前通小橋綠水迴環往來者時以扁舟爲迎送粉白黛綠競來遊玩羅扇輕衫涼門茗麥氏顧而樂之以爲此乃菟裘將老是中矣不料居未久而疾作疾漸愈而轉癩時而妄語狂呼以佔據貧賤者自書自詆妻若妾日夜求神拜佛遍訪名醫均無效竟棄此園而卒計自築園至死僅數年耳虛擲金錢難以數計歟後即將此園典買別姓園亭易主景物已非盛衰何常悲愉轉般嗚

呼豪強者是亦可以鑒矣

浙江亂後景况

肇慶黃君瑞春於同治乙丑隨其戚至浙江候補經督憲委派金衢嚴稽察善後事宜經歷三府足跡殆遍其地皆極荒涼金華尤甚一日其戚入城查案寓齋偏仄苦無避暑所適某紳士有空室極軒敞兼具園亭池館之勝因借居之偶於暇時憑欄納涼見池中水沸不已投以石則有衣片浮起令人探之則白骨與燧燧而止每入夜燐火上下幾同見境偶以牀足不平地板下陷令木工修治則板下赫然有人骨一具極長大急埋他所室後有一小空屋蛛網塵封久鍵不啓其戚試令開焉則梁上結繩無數地下尸骨縱橫因此懼不敢居徙於別館黃君亦同住半月餘然死者雖多而世之所謂鬼魅現形者未之聞見

癡牖餘談

卷三

十五

也

說龍

龍之為物中國自古有之古所稱為參龍氏者其說固荒唐然大經之旨龍者指不勝屈中國雖婦人孺子見其象者無不指而目之曰此龍也是自古相傳以為有龍矣乃西人獨不之信曰世安得有龍哉此謬說耳豈盡信書固不如無書乎第竊有疑者西士所譯新約全書默示錄中所云赤龍巨及下文屢尋龍者固何物歟若其意乃指蛇屬則何不竟曰蛇而曰龍也譯以中國字曰龍在西國果稱何名歟既以中國之龍為無是物何以譯者乃襲其名歟此亦甚不可解之事矣上海西士有不信龍見之說偶為話及時適六七月間一日陰雲密布大有雨意於天之東北隅雲下現有烏龍一條首爪畢具天矯盤

空於是喧傳天上掛龍必有大風雨一時男婦爭觀幾於舉國若狂有人因招西士往觀西士見之付之一笑而已蓋嘗論之龍取水之說因不可信地中之水能至空中者乃天空之吸力也不獨地水能吸即凡物之水皆能被天空吸力攝去至於龍之一物或係古有而今無亦未可知也世人因其不見遂指為神物謂若西國所稱為嗒略味之流亦未免太過即如中國所稱鱗鳳龜龍謂之四靈今麟鳳與龍世不經見西士并謂無此三物是西國於四靈僅有一龜而已

戒烟新樂府

雲間鍾鍾香廣文博學高才為世所欽仲家素豪富甲於一郡生平於耽玩書籍外別無嗜好其家藏書極夥且多世所罕見之本刻有守山閣叢書小萬卷樓叢書指海藝海珠塵珠叢別

癡牖餘談

卷三

十六

錄五種珍秩秘册賴以流傳書出海內爭購一時為之紙貴庚申髮逆竄陷松郡多所焚掠鍾氏舉族徙避鄉間書板亦携之俱去均得完好無恙不可謂非斯文之靈而神物有以呵護之也鍾香歿已久其在時於世族子奢靡之習一無所染尤痛疾片亦著有戒烟新樂府四章以示勸戒曲中吸食者痼痼讀之當為汗下今錄之未始非膏肓於此者之一助云其一曰學時路懲始趨之悞也學時路有吃有着無事做一筒兩筒弗害過今日三筒明日四筒五筒大筒七八筒裝烟發烟已成功買烟具買水果賣盡田地賣像伙吃烟吃烟真及時兩肩聳起如餓鷓林頭烟鬼哈哈笑時路朋友又來到其二曰槍帽子悲結果之慘也槍帽子三隻手不槍帽子便剪綰原是當年吃烟友烟烟家私化作火上烟吃吃吃冷粥冷飯無處吃叫化三年懶

做官一切生意做不得不得已槍帽子押得幾文錢便向烟燈發利市君不見昨日槍帽子今日金剛脚下死其三曰開烟燈惜流落之苦也開烟燈做閻老烟墩小娘顏色好問娘何處人答言昔日家道贏家道贏到阿父阿父生來真嫖賭嫖賭吃着四字全大傷元氣鴉片烟僕在閩中亦染指家道零落阿父死阿父死不自由紅樓作青樓阿父九泉亦風流開烟燈一洋頭其四曰札火屯嗟行止之穢也札火屯做圈套光棍及烏龜本來是一黨阿娘貌似花當年身價千金誇買笑人前猶靚靚但道郎來可吃茶郎入內龜出外軟言媚語將歡會床頭一燈搖黃昏鈴鐺鐵索聲在門我家並不開烟墩直入房闔子何因銀錢到手放出門自鐘且向煙墩行外面猶自裝斯文君不見札火屯此四章真可謂窮形盡相淋漓滿致者矣願嗜此者閱之

癡牖餘談

卷三

十七

惕然猛省惺然覺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安知烟之不可戒哉是所望於有志之士

嘉興災異

同治辛未五月十二日自嘉興至朱家角青浦一帶俱遭大風兼以冰雹突至小者如碗大者如鉢禾稼牲畜樹木屋廬無不損壞其時黑雲如墨幾於晝晦嘉善有兩人方在田間一時不及避為風吹去竟無蹤跡亦罕事也於是說者謂人事變於下則天象變於上修省恐懼可以轉災沴為休祥齊景一嘗替星退舍高宗修德雖雉無聲前事之效亦後事之師也

日本風災

五月十八二十四兩日於日本之希爾哥卑殺半柯薩嘉半狂風驟雨如土崩山裂海中波浪洶湧有聲頃之至岸平地水深

盈尺沿海一帶幾至丈許樓房廬舍飄沒算民則盡波臣居則悉成澤國所有停泊船艦始則隨波上下翻騰不定繼則被風吹上岸與岸撞擊傾而船亦覆者屈指難數船中人無可逃免盡葬魚腹西人所居瀕於海者亦悉倒矣所可知者如希爾哥卑之花旗領事衙門俾烏利酒店皆係波濤衝激遂致傾壞此二屋尚在高岸計高於海面之地二尺許宜若無害竟不免於顛覆其水勢之橫決湍疾亦可知矣延至翌日水退前日之街市繁華屋廬交錯者至此一望蒼茫不可辨識但見破板敗木斷石折礎縱橫遍地而已世誠一大劫連也與江浙風災幾於先後相似浙五月十二日而日本在五月十八蓋先發於江浙而繼發於日本同此聽母之為害也

安徽風異

癡牖餘談

卷三

十八

同治辛未三月徽郡大風拔木屋傷人損畜不可勝數最奇者有一新娶家昇綵輿往迎新婦鼓樂喧闐由新婦家回擁行隨從者數十人甫至半途狂飈倏起從人皆不能駐足昇輿避入涼亭而輿蓋已飛入空中盤旋不定久之杳然莫覩須臾輿亦漸升冉冉而入雲際眾亦莫可為策頃之輿底忽脫新婦吹於輿外霞波珠冠纖悉畢見漸升漸遠風稍息從人急返報其家遣人四出往覓竟莫可蹤跡逾日新婦方返母家蓋離家已一百里許所墜之村為吳姓鄉村人詰得其居址送之回也先於新婦墜輿而上前無傾側若有昇之行者及輿底脫下身乃出外俯視其下山川城郭村鄉房舍歷歷如繪而足下若履平地似有害氣以托之者兩時許始墜一民家其張姓亦仕族也新婦既下毫無所損衣裳履歷依然如故村人咸來聚觀愛

即買舟送歸云

聊齋餘談

卷三

十九

聊齋餘談卷四

新金山

吳郡 王翰 紫詮撰

同治丙寅冬有客從金山來者新金山即澳大利亞島在東南洋中今為英人所據述其地產金之夥生物之衆貿易轉輸之廣人民居住之繁誠可稱一大都會旅人足跡所熟至者為新南維里斯英國總辦駐劄於悉德尼即粵中所呼雪梨也特其地廣袤數千里現雖節大開墾而猶未盡闢有二三西人裹糧進入腹地初則登山度嶺附葛攀藤青峯碧水時遇佳境土人見之盡去如鳥獸之避弋繳也行漸遠則巉巖插天欲前無路但見絕壁下有巨蛇十餘蟠結其間約長五六丈圍可徑丈餘昂其首似作噬人狀西人大懼以為此亘古未見之巨蛇也發鎗擊之如

聊齋餘談

卷四

中木石百計擒之終不能得後乃結巨網張而獲其一曳出聚而觀者日有數千人其地土人極寥落性最愚魯向色盡黑如摩魯隔人種類蓬自裸體所食僅樹根山菓巢木而居幾如上古窮荒之世年來附近土人略曉英國語招其工作頗盡力而一飽之後即復颺去故須少與之食然閉置室中三四日後即悶而求出與之銀亦不識多寡蓋山林野性非復可羈縻也其遠處土人尤兇惡搏人而食昔西國有二十餘人與之遇初則佯為服役比入深島皆突起攻噬寢皮剥膚飽其腹計僅脫六人一隨去童子約十歲許面稍黑以為此乃已類令坐地盤中身之往近各山竄供其飲食不復殺又見有一槽香樹園可一畝許枝葉扶疎青葱可愛折其枝焚之香隨數里土人全家巢其窟焉西人許多與之金購此樹土人弗願也曰此藥藥者

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我僑居此樹長子孫成家室者數世矣葉可庇風雨枝可供炊爨豈肯以有用易無用哉嗚呼跡其不識不知無思無慮真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顧審吾土人凡事皆無機心而惟因爭奪婦女事往往強弱相併此又其性使然也

臺灣島

臺灣一島不獨向來未入版圖即考之古史亦並不載其地惟文獻通考始言澎湖之旁有毗舍耶國者其人裸袒睚眦非人類殆即今之野番歟至明史謂之雞籠山屢為盜藪鄭芝龍據以為瀕海應招撫後遂為棄土荷蘭東來藉之以作外府頗加經營鄭成功自金陵敗後逐荷蘭而有之傳偽位者三世康熙二十五年姚啓聖始取臺灣隸於福建然所謂臺民者皆泉

臺灣餘談

卷四

二

漳兩郡之人也其土著野番仍竄入山中未嘗歸化土番文字語言兼習荷蘭則固向日荷蘭之所教導也其所持器械亦有火鎗想為荷蘭所遺土番兇惡者至於食人其種類不知始於何時西船有行至臺灣遭風失水者船中人盡為土番殺害情殊可慘以此知土番素非良善有不可以情喻理道者矣其戕害西國舟人已非一次偶曾有英國船名拉使得以被風飄至臺灣船中共二十三人被土番殺死者二十人其三人以哀懇免然土番待之如奴僕時發苦之閱八月三人偶在海濱遙望北花旗船自遠而至乃私乘小艇駛至花旗船上因得逸去是亦有數存歟吾聞臺地多膏腴之壤苟得逐去土番益加播種則臺粟可備於天下而商船之經此地者亦庶無性命之憂矣

米利堅地

亞墨利加分南北二境其中相連處狹如蜂腰前有法蘭西人將於其間開掘水路以通外海其長約二百里既開之後往來商船可直達太平洋以至中華但地中平緩測之太平洋相低於大西洋恐其急流太甚未免有礙凡上下流高下相懸者其水勢必至奔騰雖善操舟者亦不能駕馭志此天設之界域殆非人力所能為歟

南洋海島

東南洋羣島土民性悍惡搏人而嗜鮮其牲牢前數十年有英士至其大島曰他希的導以耶穌教信之者眾建會堂設義塾彬彬然漸教化矣旋為法國所據駐劄船以威懾服其旁島嶼甚布星羅有彈丸島曰黎夫在澳大利東新西蘭北土民聚族居者不下六千英士往彼傳教眾頗悅從一變其前日持強

臺灣餘談

卷四

三

積悍之習在他希的島之法入嫉其能遂以兵併有其島論土民毋得從英之教規及其言語文字第一以法之天主教為則以法兵三十五人持旗遊行其地強令英士停義塾閉會堂勿教土民僅許在彼閑居後又載兵壓境聲言凡不歸天主教者殺無赦土人懼其威多匿於林叢草際中有憤怨不平者法兵即與之鬥殲殺十餘人被傷受執者無算所有會堂或以居兵器物毀棄然法國雖欲以威脅從而土民終不願法國亦無如何也

花旗沃土

花旗國南方地廣人稀每欲覓人開墾種植穀蔬有華人李郁與花旗醫士施得烈相識會偕之同往花旗遍遊各處恣其眺覽覺其地氣候溫和無盛燠嚴寒之慮北距呂宋湖約三十六

度冷熱常得其平盛夏至熱之時準於寒暑表罕過九十六者
七月前後天氣已極清和無秋陽酷烈之患夏天時有海風吹
至可解炎熇至於偏北之處尚有瘴癘居民時患熱症疫癘而
南方無之也土脈膏腴物產叢殖露體逾足之流夏不至於熏
炙冬不至於凍瘃故皆樂致力於田畝也所產以白糖白米棉
花三項為大宗並常植麥穀烟葉菜蔬極為繁盛近又新種茶
樹已萌芽舒葉采焙一茶其味較濃於中國山一觀之是亦海
外之樂土也

花旗善法

花旗立法之善海外諸邦皆所不逮所謂一國中入統領者歲
奉以銀二萬五千圓供給御用與英國所設香港總督廉俸相
若其通國中所用以一年計之僅支銀七千五百二十五萬四

獎勵餘談

卷四

千六百三十元此一千八百五十二年之數也計愛倫一省年
中所進十三萬六千一百五十年中所支十一萬六千二百
四十八元所餘者幾二萬元此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之數也一
省如此他省可以類推矣更以舊金山一區即嘉薩符尼亞邦人
以其產金之為舊金山論之其幅輿遼闊即以香港百數十比之
猶不及其大每歲一切所費文自衙門官吏武自兵船弁勇舉
凡修葺廢墜無所不包而僅支五十萬元舊金山為商賈所管
萃貨物所輻輳華人在其地者不下十數萬每年諸邦往來船
艦計一千二百餘艘可謂通商之大埠矣而其出僅如此數非
節用愛民能如是乎蓋花旗之法每村設有四紳士一書吏紳
士從不受薪祿書吏亦僅月受數金其下有差役三人以供奔
走民間有冠婚喪葬錢債爭競事則告之紳士紳士為之理斷

事大案巨者則解之官村中設有公田收其租息以養錄寡孤
獨廢疾者為田稅所納甚微自給地方官廉俸外僅以為修築
衙路建立書塾之用而已惟海關貨稅則歸諸官餘則悉以一
省所出以供一省之用民無所苦而君無所私通國兵士餉需
悉以關稅支銷無事之時戍兵巡丁寥寥無幾村鄉之人至有
老死不見官長者國中自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無不習武
以備國家有事之用此即中國古者寓兵於農之意也夫

日本略記

西士理雅各東遊日本諸海口覽其山川景物察其俗尚民風
日本雖尊崇儒術而君相多媚佛求福一遇變故即便祝髮空
內以求脫罪自禍叢興不可究詰此其蔽也臣民率輕性命若
鴻毛稍有事犯往往剖腹自殺平居男女無別廉恥不勵東方

獎勵餘談

卷四

五

惟結侏離之俗猶未盡變焉他若任豪俠競智巧留心於經濟
有用之學於西洋器藝造作制度能窺其用心多購輪船不惜
重值延請西匠教以機括轉捩火水二力運用之妙風氣大開
遠慧漸闢而不甘以因循苟且自域是則可取者爾至於文字
兼通漢文自唐以來固不乏通人才士雅各購其國中書籍甚
夥日本國史約有數種而堪資考證者尤在羣經治要歐陽永
叔云徐福行時書未焚則日本所得當在秦火之先也如七經
考文佚存叢書皇侃論語疏皆中國不傳之本不獨可供異聞
也

嘉邦築路

花旗舊金山即聯邦嘉薩符尼亞省也地廣無垠而人民鮮少
然實膏腴之壤也故十數年來華人之往買其地者如水赴壑

地素產五金故極富饒而開墾曠土種植穀蔬尤以農爲上利四處之拓隙地播閑田者皆僱華人爲佃備以其價廉而力勤也近日尋覓新埠日闢日多需工尤衆然其工值亦不輕月可得二三十金餬口之外儘有贏餘拍思域輪船公司製成堅固明輪巨船數艘往來中國專以載客以便華人工商行旅自粵至彼不過二十餘日船價亦不甚昂同治丁卯年間興築火輪車路自內地以及西南太平洋一帶俾與東洋等省並相聯接以便直達舊金山而與阿厘近等車路如脈絡之交繁如川流之相貫無處不環通連屬築時專設公司僱人整建招集之衆至數萬餘人工程浩大無逾於此其在太平洋中路則由舊金山二埠自沙嘉棉度起步直達於魯威地邑悠得邑嘉甲拿邑道根思治邑並及蘇華利而逾美思攝皮河所造之路極爲迅

瓊牖餘談

卷四

六

捷別有一路係由悠得內地梳歷埠陸續整築而來其徑約二千四百里其工程約計歷三四載各處之崇山峻嶺俱爲剗平開通車道丙寅冬所築之地盡係平曠事易而工逸復擬於火車路外別築王家大路詳度路巡會計工程日募數千人以供驅使此舊金山新築火輪車路之大略也

琉球土風

琉球爲東瀛一島嶼周圍百里亦以國稱類乎滕薛莒杞而已歷來王世子卽位必仰待我朝册立所以大小之聘贖歲不書由閩而達帝都固甚便也其天氣與中原異無論春夏太陽燥烈即秋冬間早晚固寒冷至日中熱同中原夏令蠅蚋四時不絕竟夕薨薨尤爲厭苦每月海風發有數次未發時山雲如墨天氣陰霾比戶預須籌備否則烈風暴至窗戶皆飛險不

瓊牖餘談

卷四

勝音中山王府則在首里首里府皆山陽也兩傍多古松柏葱鬱蒼秀澗水清澈行路渴飲泉水林下蔥涼眞是快境上有寺院亭臺皆壯麗亦皆幽雅惜無几椅蓋琉球席地坐也有古遺風焉將近王府中道有一牌樓式其上橫額題曰守禮之邦此我國使臣題贈之也又步半里許則見豎額一座上書中山王府旁有公廨每有國事諸大夫聚謀於此過茲以往比屋連雲有岩巖宮殿盤踞山巔者王府也禁門如城闕上有額曰歡會門門側有屋如馬廐內寥寥數人日供使令府中官員出入俱不由此門概從後緣山逕而上別有數叻石壁爲垣中立門戶以便出入時聞鐘鼓之報刻也王府東偏有水一池中植白芙蓉綠葉掩映綽雅可愛有橋通小亭四面環水坐憩片時疑是仙去遙見碑記趨近諦視知是禪師名圓覺者受勅建此爲

瓊牖餘談

卷四

七

藏金閣也中山王年己及壯國事半歸總理大臣尙宏勳裁酌有布政大夫者四相輔成其外惟地方官最尊蓋百里中社稷人民一人統攝故也以下統稱大夫者半多通事有尙承功者極幹練語操京音蓋曾陪貢進獻留京六載者也琉球名勝之區爲東禪寺善興寺東禪寺在那霸東南極幽僻處曲徑盤旋蒼松翠柏相夾道寺踞山四門臨海灣入見空庭怪石層疊多花草清芬撲鼻疑非塵境樓寺僧云此園花草種係朝鮮日本人所贈中有雅室數椽額曰綠天深處蓋四圍皆蕉葉庇蔭也室懸我國徐葆光八分書以其康熙時爲使臣臨此製古風以贈主持僧者旁聯係我國殿撰林鴻年所書尙有前明名宿筆墨寺中尤多古跡蓋其寺以勝地著稱由來久矣善興寺在那霸西北亦名利幽僻與東禪寺同而山石之怪異林木之蒼

四六一

秀則不及遠甚寺內有天兩花香一室四面皆迴廊每宴上客侍從趨承極便歷來我國使節遙臨大都寓館於此如前王文治周煊皆留題以光古刹而名益彰其實勝境在東禪之次琉球婦女為市若老若幼或數十人或百餘人各集一處俱衣大袖褐衫內無小衣赤足髮盤髻與男無異惟髻別之男以銅銀女以龜甲耳尤可異者或物置盤與箱與篋悉以頭戴而來甚有柴薪等物重百斤者亦以頭戴且能行路如飛各婦女手背悉以醋墨塗花樣會聞父老云此守貞記也其即古之守宮防淫意歟男人日賴婦女以養生罕有經營事業者各席坐大樹下持扇納涼左置小烟具右置小茶鏡蕭然有職皇上人之樂絕不念婦女之勞苦為何如也琉球物產無一佳品肉則粗而腥雞則小而瘠牛羊罕有鵝鴨全無馬頗多肥大者少水族惟

鸚鵡餘談

卷四

八

魚蝦禽堪適口然海風發時二物索之不得至蔬菜等類狀與中原同而味卒有異如蘿蔔一物煮之愈久食之愈硬想亦種類使然米則粒大而漲澁色不白淨其故為琉球鮮有食者無春器致此瓦缶等器粗陋不堪布帛黑色斜紋者為最佳價甚昂貴然正不及松江南翔等土織也水菓桃梅李杏俱無橙頗大可食西瓜僅紅色無黃白其味淡甘蔗多紅心而無青皮者閱有一二果品中原所無一種如青菓逾白圓數倍又一種如錦栗子大而長有柄俱不知何名花草甚少有一種較中原月季差大紅色不香石榴花亦有惟小春月花盛如火於此可知節氣之不同菊花亦紅無別色冬初始開此外諸花詢諸琉球人皆云無有若鳥不但無珍禽並如中原白頭翁者亦未見所有之鳥海燕外有一種小而灰色嘈嘈如下里巴吟不堪入耳

工作所擅長者惟漆器如杯盤飯箱茶壺等物製造極精緻其所謂寶匣者格式甚多工巧絕倫光潤可鑒琉球來往通衢有窄如巷彼此相遇稽首鞠躬禮意殷渥甚且有俯首投地者窄徑當此行路為之遲留每途遇孩童曾一識面其行禮亦然甚為難得且道上男女雖或偕行例不春交接一物交談一語風俗亦古矣哉其國向中國文字然遠不逮日本藏書亦甚鮮所設國學內多士人讀書稽古雍雍有揖讓風其俗不重甲兵以信義為先嗚呼最爾琉球猶能以禮維持其國者同治甲子英與日本構釁將議取琉球為駐兵計其實琉球僅為日本貢獻之國耳非其屬地也以英之力取琉球如反掌然怒於室而色於市英之所不為也琉球雖微而為千餘年自立之國豈第當存之而已哉此乃剛錄無聞錢運漢才疏珠實錄運漢於咸豐癸丑客京

鸚鵡餘談

卷四

九

琉球者島月所記嘗得之於目見故較詳核可信

論地球僅得二大洲

地球中大半為水小半為地地分五大洲一曰亞西亞二曰歐羅巴三曰阿非利加此東半球也四曰南亞墨利加五曰北亞墨利加此西半球也以全地大勢觀之南北亞墨利加與東土三洲不相連屬而其開闢實在三百六十餘年之前此未知有其地者也然參之梵典則已早分大地為四大洲特以梵典之四大洲非即泰西輿地家所言之五大洲也說文水中可居曰州後人乃加水旁曰洲郭衍談天神海所環曰神州釋典論地則鹹海所畫為四洲是洲者四面皆水之名今亞細亞與歐羅巴一土相連似未可遽區為二其歐羅巴阿非利加之山皆發脈葱嶺迤邐而西入於海其中隔一紅海及地中海面有蘇

夷士頸地相屬則三洲似實一土也惟南北亞墨利加則別爲一大洲亦不得以中央地狹判而爲二也東半球中其國之富衆土之廣大人之繁庶如此較之西半球抑何其不勻或者西人尙多未悉之地如阿非利加通商雖久而僅至其邊隅未能深入其內况亞墨利加數萬里之大探得者亦在近時安見此外更無新地乎魏源曰今之亞細亞歐羅巴阿非利加即佛經之西牛賀洲也至北具盧洲則隔於北冰海西船無繞北海而歸之事東紳勝洲則阻於南冰海西船雖能至南極左右觀其地而不能遇其人此雖創說似非無見設西國好事者環南北極而一覓之或有二大洲在未可知也

新闢西半球記

亞墨利加爲地球西土與東土三洲不相連屬昔時荒遠未闢

癡牖餘談

卷四

十一

人莫知之三百六十七年前歐羅巴人名哥倫勃斯者素聰明見海濱有小艇漂至內有死者狀與歐人異又見果實等隨風飄至亦與本洲所產者異知其西必有一地意欲航海探之苦無資請於各國皆不許請於西班牙后許之給船三艘使之航海後果得一地形勢斜長南至北約三萬里南名南亞墨利加北名北亞墨利加皆有土人居之膚黃銅色性獷悍樂於戰鬥漁獵爲業不務耕種好拜偶像不諳義理然亦各分部落立有君長歐人徙至其地者屢被所斃有英國耶穌教士至北亞墨利加見土地遼闊樹木叢生遂伐材建屋墾地種田營生謀業自成一村既而諸色人等踵至拓土開疆漸推漸廣土人來侵擾者屢擊斃之英命官以轄其地後因重征苛斂立法不順民情民遂相率而叛英舉兵來征血戰八年不獲勝強民遂自立

一國即今花旗也當教士初至時屢以道勸化土人土人頑硬加以橫逆因不得已殲斃其類使之畏服後勸之再三而橫逆如故若人獸不相爲類花旗人不忍殄滅其種思易一法以勸化之將土人散居各處者驅而納諸一省使教士入而宣道教士見土人之父兄習於性成終難理喻惟其年幼子弟習染未深尙可化導爰設學堂招集頑童教以文字使知真理并教以技藝後頑童氣質漸化知識漸開亦能建屋種田其父兄見而悅之亦有爲其子弟所化者至今是省土人皆化頑爲良駸駸日上南亞墨利加有阿非利加西班牙西洋諸國人本地土人易與之合因諸國皆崇天主教拜偶像土人亦拜偶像故若膠漆相投今其苗裔皆由諸國人配合而生又花旗內地別有一種土人亦頑硬不服國人深惡之然久之或亦當爲教士所化

癡牖餘談

卷四

十一

也

新金山少水

新金山與地之廣過於中國惜其腹地每多未悉之區或謂惟見一片沙漠而已然其縱橫幾有萬里之廣是中豈得無人惜不有好事者一訪之耳惟是新金山阿泊絕少每患無水牟利者多鑿井以居奇但鑿井近有新法前法蘭西至阿爾及地爲旅見其民率在曠野恒苦無水法人乃新得一鑽地之法不論何處皆可得水鑿井務深不甚費力名曰亞低井蓋法人始造之於亞低地也於是土人汲煮淘洗咸有取資似此法亦可行之於新金山以免無水之患

日本一國密邇中土自後漢建武始相通問由是代有使至書問饋遺不絕然前史書之皆曰入貢其實非也 國朝順治以

後惟通市不遣使其市亦惟中國商船往無倭船來也其與中國貿易在長崎島百貨所聚商旅通焉國饒銅中土鼓鑄所資自滇銅而外兼市洋銅計自安徽江西江蘇浙江等省每年採購定額四百四十三萬餘斤設官商額船十六艘皆以內地綢緞絲棉糖藥往易商辦銅斤必藉倭照以為憑驗又有額外浮給之小照數止一二百箱用二三年即廢近今商船十六艘盡已失壞無一存者由是中國商人與日本通商之路絕矣蓋此定額商船由官所設不能私遣華商以近來取利甚微而日本之禁嚴以故不樂往其往者須附西國商人名始無礙阻然日本之紳商士民入中國者絡繹於道中國官商優禮相待絕無禁詰如八戶順叔遍遊內地與名公卿大夫交筆談往復每以兩國通商貿易立約和好為主謂中國與日本文字可通書籍

癸卯餘談

卷四

十二

不異名人勝流皆喜涉歷東壩覽其山水觀其人物况日本所產之漆器細綢為中國所罕有而如人參香蕈鮑魚海帶等物亦係中國食饌所需視為珍品若是則以有易無以賤徵貴亦可各得其所均沾厥益邇來歐羅巴洲各國公使皆奉其國王之書函前來日本講好修睦開埠建行日本王亦各遣公使往詣各邦以敦隣誼即如荷蘭一國於二百年前與中國同在長崎島通商者近亦遣公使至日本携其國書籍於橫濱箱館往來貿易日本王已許之矣以此觀之歐洲絕未通商之國今皆通書使立條約船艦麟萃商賈羽集而中國素未交往者反絕跡焉此竊所未解也且兩國既已通商設立領事駐劄公使一援歐洲各國之例於中國土商亦甚便焉何為計不出此耶願叔所論如此亦自有見但此事當由日本國遣使入請中國從

不以務商為國本以商之富乃末富也商人之事任商人自為之而已

海島火山

東洋羣島中有三維斯島者粵人呼為檀香山其地火山重疊吐燄不熄上有廣口間有深穴多為熱湖近聞有火山一座高約八千四百尺在頂忽自開一穴將石燒鎔如水流出東北為河越三日始釋越二日其東隅之山又自開一穴廣約八十四尺噴出火燄經二十日不止其燄冲高或八十尺或八百尺當燄發時地震如雷聲聞一百二十里誠非常之奇變也

印度叛英

一百五十餘年前英商竟得印度買地通商後啟爭端率兵攻之乘勝進擊諸部漸據其地由是印度全土多為英商所轄各

癸卯餘談

卷四

十三

處設有兵弁亦寡土人為兵歷年貿易獲利甚饒繼英商之待土人也虐多設苛政人皆苦之咸豐七年土兵忽叛英人多罹其害逆首丹多佻皮者尤酷暴曾獲英人婦女殺之投尸於井於是英主命將出師剪暴鋤強以安反側咸豐八年三月間削平其亂印度一隅始屬英主不屬英商英羣臣極上其主尊號曰印度皇帝英主謙不敢當辭讓再三統計五印度疆土膏腴沃壤悉為英所有土王僅擁虛位而已時在陣生擒叛兵二千餘人流之愛特蠻海島界以墮地使之耕種以自食其力倘能勤作悔改者二年後即由印度遷其妻子共在島中俾室家相聚是島素有野番禦悍不馴鄰島亦然叛兵居久之歸極思動思欲逃往本國遂由鄰島而逸道遇野番或被擊斃其能免者復折回愛特蠻島逆首丹多皮匿於西藏相近處負伏不出

英人迫擒之不得後以金誘其屬奔報知其所潛之地導兵前往待其睡時縛而擒之英人解之於臺爾海即印度舊京城也後經定讞以罪大不得赦遂死之於囹圄中

俄國弊政

俄羅斯國疆宇遼闊跨據三大洲而其政令法度俗尚民風究以歐洲為主而時亦有與歐洲稍異者俄國舊例凡富宦家購買田地則其地居民并鬻在內故有地出售人多爭購購得之人或充當兵籍或遇嫁娶事咸由新業主操其權斯誠弊政也邇來俄君知其謬擬革其例而更張之欲嗣後買地者不得兼買居民若地歸新主民有願居者居之不願居者聽其遷徙自便此誠有惠於民足為善舉者矣惜宦家富戶狃於積習不從所令因之議論紛紜遍於國中

暹羅米賤

卷四

十四

暹羅米賤

暹羅米甲南洋運米入中國者每歲不下數百艘近遇各省荒歉暹羅以賤米得貴值國驟富儲藏饒足隣封如安南緬甸無敢與之頡頏然俗尚鄙蓄儉而不中於禮凡事苟且於一切兵防軍械悉置之不講俗奉佛各傾所有以建寺剎殫極壯麗為僧者仍可返俗國人以出家為僧謂習規法如中國子弟之就外傳然其理財賦者多以閩粵人為官屬其國初分為羅斛暹二國暹土瘠不宜稼穡羅斛地平衍種多獲暹仰給焉元時羅斛強并有暹地暹羅之名蓋以此其民耕種不費人力每夏有黃水自海中來以漸而漲水尺苗尺水丈苗丈水退苗熟穀足食豐宜乎有天南樂國之爽矣然其國不設武備不強甲兵僅恃木棚習水戰以視歐洲諸邦則瞠乎後矣昔城甚惡尚以為

虞况以富而介於強鄰之國哉

李文通探地記

阿非利加一洲地當赤道之中大於中國約十倍餘通洲人民面黑髮鬚秉性雖愚而皆誠樸無虞詐上古時外人至其地者惟洲之北境即埃及摩洛哥等國後葡萄牙荷蘭兩國人至其東西二境販人為業其南境峇林哥羅呢亦有荷蘭人居焉六十年前英人逐之據有其地開墾隙地種植之事以興亦與本土人開市貿易凡英之入中國者皆經在地購買食物添置煤炭以為孔道焉然所至不過沿海之濱若洲之內地從未有深入之者故洲內風土人情外人莫得而詳也初有英人門哥伯克始擬探察內地甫入境即遭劫掠不果二十餘年前有蘇格蘭人李文通者家貧好讀書尤精於醫學久之人推之為耶穌

癩癩餘談

卷四

十五

教士至洲之南境行教後奮志欲入內地遂携妻子偕往先後居內地者約十有五年洲之內地隔有沙漠一望迷漫苦無勺水天又經年不雨草木皆童行人難於跋涉惟每十五年必多雨沙漠始生瓜果可以解渴乃得經歷其地而深入焉李待其時至於沙漠相近處築屋而居送遺荷蘭人劫掠有時出外遇獅傷其右臂險阻艱難亦備嘗矣李善與近地人為友近地人有與內地結親者願與之偕往臨行時妻子乘牛車曠野遶遠勺泉莫取幾至煩渴殞命後過一湖名艾彌有良田美地勝於海濱居民亦較善見李面白皆善待之李遂有遠志欲深入其地使妻子返旆回英已乃隻身獨往見內有多國每國有君以相統轄後至一國名麥魯羅羅其君名西莫利都李與之友甚相親洽是國人最信鬼亦最信藥以為凡事皆可服藥而效

見李為教士兼為醫士多有就而問之者李皆一一教之故其國人敬待愈優猜嫌盡釋是國獵者祇用弓箭或設坎阱見李以鎗獵獸俱喜其便又是國有一江彼岸生毒蟲名鱗蛇醫牛牛死故彼岸無牧牛者是國多產象牙甚有以之築牆者即醫與外人亦第易之以布李乃教之往海濱發售必得重值其君聞之立遣二百五十人肩負象牙求李偕往李乃與之同至海濱將象牙售與英人得價甚厚麥哥羅羅人皆深喜之又見向者所易之布其值甚賤始知為人所欺於是遊購外國火鎗意欲返國為獵象之用因謂李曰我等願偕汝遊歷洲之中土直達東西兩境回國之後果白於王偕李遊征同行者百二十人先往西境海濱居二年始回麥地百二十人中有妻已嫁他人者踰五六月麥哥羅羅百人又偕李往東境海濱沿潺皮西江

癸編餘談 卷四 十六

而行至時有火輪船自英來接李欲暫返英京乃命百人在海濱相待李歸宣旨其事英主嘉其不懼險阻賜以火輪船一艘使之復往既至百人者果皆待之於西洋館中乃俾之同附輪舟而返麥哥羅羅焉潺皮西江相近處多產金鐵麥哥羅羅多產棉花英人以爲是地通商必得厚利總之阿非利加一洲儘多膏腴沃壤惜土人不知地利於耕種之道茫然也且其人多散居生齒亦不繁若有智者導之則是洲生產當不亞於他洲第天時炎熇或與體稱不宜耳然開穡萊蔬水泉實民人驅瘴瘴安見其不可變哉

續記李文通事

李文通久駐阿非利加南土其地居赤道南四度瘴癘甚盛四時皆熱當冬至日猶暄煥如夏至然異邦之人艱於託足惟李

文通在彼居之已久獨得無恙其行也專在考察尼祿河源在彼獨得五載未見歐洲一人同治辛未在南土之渥吉集得遇美國人斯但利把臂歡然恨相見晚遂偕斯但利自但干依迦大湖之東覓舟而渡游歷內地周行三月水程平穩風靜波恬後仍旋渥吉集南土多痘證李固精醫術時爲之施藥佈種內地風俗專事掠賣人口黑人多孱弱不任驅役其考尼祿河源也遍歷幽險窮閱詭異瀕於死者屢矣李別斯但利後前赴溫彥耶莫畢往返程途頗爲迢遞其訪求河源計八閱月可以蒞事同治壬申八月中已稅駕河源矣或謂其所尋之河源非尼祿河乃根歌河水向西北流入於大西洋然其考求內地之功非人所能及也

英國兵數

癸編餘談 卷四 十七

英國船堅砲利甲於海外而陸兵水師之數亦爲歐洲之雄舊制國家有事隨時立兵不久設以擾民迨後以禦外侮治國地不得不藉兵力以壯國威是以通商各埠隨處設兵一有變故呼吸立應蓋其寓商務於國事故其財裕徵商餉以養兵故其兵強稽其於一千七百九十二年內外步騎僅五萬七千二百五十人一千八百十五年已有二十五萬人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印度土人隸軍籍者共三十餘萬人自外如造鉛九掘地道等匠役一萬五千人此陸兵之數也英之兵船最爲著名前與法蘭西戰時兵船一千艘水手十八萬四千人一千八百五十六年火輪兵艦共計七百餘艘餘船甚多船中軍士水手二十餘萬人軍裝火器船二百四十艘船身大小造費多寡不一或四萬金或十一萬金其載砲八十尊之船造價七萬金中容七

百五十人別有小火船裹以厚鐵鉛丸不能入號曰水壘此水師之數也近今兵額益廣製船益精已駕俄法兩國而上之乃其尤所恃者則為練勇八萬遴選技能日加演習號為精兵誠哉天下莫強也然所以保疆之道則尤不可不講焉

英國海防

自昔法兩國之戰電激雷駭水沸山崩各統百萬之衆以決勝負自用兵以來未有如是之甚者也因是歐洲列國無不整頓兵防嚴修武備以備於不虞英國前日已新鑄大砲其彈重七百磅用於沿海砲臺及鐵甲戰艦為守禦之用茲又於倫敦都城外邊境各岸口建築砲臺即在達迷河密渭河兩處扼要據守控河口之咽喉為全都之保障臺上悉用數萬斤之巨砲四面環列用以防衛水師船廠砲臺之外悉築壘包以厚鐵數

甕牖餘談

卷四

十八

重鞏固異常雖着以八百磅之砲彈亦不能洞陷俾可砲者得在牆內從容燃放牆上惟開一穴僅得以出砲彈海中皆施設水雷暗器用以奮擊敵船密渭河中其藏尤夥皆以電線燃發其機括置於瞭樓之上見敵來立時猝燃頃刻之間敵船盡為灰燼有駛避之所不及者海疆堵禦之法其嚴密如此可謂能設險以守其國者矣按英國境土孤懸海外本以船艦為聯絡其水師精練俱莫與之抗國中所有鐵甲火輪戰艦橫截海面即可以作砲臺故倫敦京都距海不一百數十里而絕無城堞垣墉為之障禦蓋其所恃以為守者在水而不在陸也

甕牖餘談目錄

卷五

- 西儒實學
- 外國牙科
- 英國大輪船
- 埃及古蹟
- 奇獸
- 雪
- 星隕說
- 金鋼石說
- 西國天船
- 日本文字

甕牖餘談

目錄

- 往天國人數
- 西國印書
- 猶太古歷說
- 照船塔燈
- 亞利加洲古風俗
- 白頭教人
- 給子文憑
- 西國造紙法
- 英國硝皮法
- 西歷緣起說
- 造自來火法

卷六

洪逆順末記
記東賊事
記西賊事
記南賊事
記北賊事
記翼賊事

癸牖餘談

目錄

二

癸牖餘談卷五

吳郡 王 紫詮撰

西儒醫學

近日西儒入中國通覽中國文字著書立說者紛然輩出而皆具有精意卓然可傳如天算之學則有偉烈亞力譚天代與學續幾何原本代微積拾級已深探歷法之大凡而大闢疇人之蹊逕即今時中國名家如徐君青戴鶴士李壬叔亦皆莫能出其範圍言醫學則有合信氏之全體新論西醫略論內科新說婦科新說指陳病證詳繪圖經為開軒岐以來未有之奧洵非尋常小道也言輿地形質之學則有葛維廉之地理全志上下編上編紀載時事析論情勢尤稱簡約詳核焉考史學則有葛維廉之英志神治文之聯邦志略自創國至今原本具備於一

癸牖餘談

卷五

邦之制度事實有所考證中國史冊中所必采也言格致各種之學則有合信氏之博物新編丁燮良之格致入門講論明析使讀者能窺其制作之原艾約瑟之風學製器述物意精理妙能開無窮之悟瑪高温之博物通書言電氣詳矣航海金針講風力備矣此論氣行舟者所不廢也韋廉臣之植物學剖陳微不至可云多識草木矣言律例之學者如丁燮良之萬國公法探取廣富而斷制詳明凡此撰述俱足以垂不朽而要皆為英吉利及米利堅人獨怪注蘭西以大利等國其通內地已三百餘年當明之季如利瑪竇熊三拔鄒玉函等以天文算學著者不下數十人皆有著作載在四庫書目其學初函者不過蹄涔之一勺全豹一斑耳往嘗見其西書目錄約有四百餘種可云極盛抑至今日何寂寥之甚也豈地氣轉移世運升降盛極而衰

耶亦成懷才抱異之士未至中土也歟

外國牙科

中國醫士牙有專科然施治之法未能盡善其所稱牙有蟲者以藥敷之頃刻可出此皆係江河醫術者為之非果具有真寶本領也獨至西國醫生於牙疾實能洞究其原邇來牙疳牙癩以及爛牙穿腮等症求其療治無不獲痊至於牙有所折脫而鑲補之法尤巧無論老少其牙或有腐爛剝落每食必不甘味一經鑲補之後堅定不搖固立不脫與生成者無異直能以人工而彌天公之缺陷也可不謂盡牙科之能事也哉

英國大輪船

英國於五年前曾造大輪船一艘費銀不下五百萬圓約容人十萬有餘是船內外俱以鐵製六層桅六枝旁兩輪旋於水上

甕牖餘談

卷五

二

後一輪振於水中堅固非常高大莫比歐洲諸邦之船也無其匹造成以後試駛於海極為利約一小時可行一百二十里較尋常輪船為尤速豪富紳士往花旗各地遊覽以為天下偉觀矣而以今鐵甲船視之則此猶未足稱雄蓋巨礮大彈能洞徑寸之鐵厚至數寸許則彈力有所窮以昔日之船富今日之礮未有不糜者且船至六層則高易受彈非戰艦所宜故鐵甲船行而火攻之術益精

埃及古跡

太古有人類之始鼻祖居何地者難知但稽各國古籍以及古塚宮壁上之文可知其略始祖本居亞細亞之西南近亞細亞歐羅巴阿非利加三洲相連之界後來人聚或在本土建國或徙遠方立業上古稱大國者有四曰埃及曰亞述曰巴比倫

曰中國亞述巴比倫為敵滅已久而華夏猶存至埃及國弱民稀歷二千年以來多有隸他國而不得自主者其國在阿非利加東北隅瀛壖志略云地本沙磧有尼羅河從南方發源沿紅海之西岸北流入地中海兩岸泥塗淤為良田且蕪且蕪近河地田多戶密去河稍遠曠無人烟考埃及國遺跡在夏禹以前又藝藝於此地其王善用兵嘗以建大宮巨塚為榮今觀其宮塚未毀者四壁內外盡是雕像繪畫書文而當年之事跡約略可考好奇者無不斥為河漢埃及人葬用土棺善於以藥傅尸歷千餘年而不變朽今英國博物院中多埃及古棺棺內人尸赫然男女可辨衣服不變顏色不變一奇也

奇獸

有一種野獸曰哥利拉類似猩猩而巨產於阿非利加種類久

甕牖餘談

卷五

三

繁然多藏於密箐叢林深山窮谷中弗能獲也近二十年間西國人獵於深山有以火鎗轟斃者始得見之曾繪其形以流傳未始非博覽之一助

雪

問之西儒云雨乃空中所降之霧也此霧原是地面之水為日所蒸又為日力上牽其氣上升於空中而成者霧多為雲隨風飄揚一遇空中寒氣相交霧即台為小點復墜於地是即雨水雨墜於中時又為寒氣所觸凝結成花其名是雪雪花之樣甚多西國格物博士曾用顯微鏡細察會計共有六百餘種惟常見者則狀若星之生芒以六角為與中國言雪花六山無異此雪之木甚屬清涼自水中之玉潔者也又界北之方每歲冬時有雪花遍鋪地面使地中之暖氣不洩廣神於穀麥等物是亦

雪之大利焉

星隕說

流星隕石之異古來史不絕書未可以為真祥也同治丙寅春上海郵信至粵謂於三月初二日有大星如斗其次者巨猶如椀隨有小星無數約計萬餘從東南隕於西北聲如雷轟逾刻始靜其時將黎明衆多有聞聲起者城廂內外萬目共瞻咸噴噴稱異焉考星隕如雨載於春秋說者以為即佛生之歲固附會可笑而星隕之理究未有明者其指昔西士曾細加辨察其質為火石硫磺鐵黃灰白鉛不等其重自數斤至千萬石皆有之其行之捷一秒可八十里體質在空中每自發光尤異者星隕之時空中有若槍礮金鼓聲與地球相去或數十里或數百里大抵流行空中則見為星一隕於地遂成爲石西國曾有限

癸牖餘談

卷五

四

石自空墜下去地八十里計其重可一千萬石其中有一方墜地大異尋常使非天空之行其速則地面吸力可引之墜下西國格致家參考其故有云月距地球最近其中常有火山吐燄或有鎔化之質噴出偶落空際墜下極速地氣吸之故能至地有云行星中有無數小體由於大體分裂有時本質自散復聚環日而行至地球軌道爲地力吸引至天空而發光其行甚捷變爲隕石流星諸異象有云凡體在天空一秒可行三里能吸空氣之熱故易於發光以寒暑表計之約三萬度故初隕之石氣猶其熱上海所見流星大抵行星中分裂小體耳奚足爲履祥之先見哉近時西國購人家俱究心於流星隕石之理便孫伯勃蘭特二人欲知其道與地道之交角細測初見至隱之時分大抵流星之行道設有方向速率略與地同而又近地則必

爲地面攝力所留而繞地若爲實體能借光照地則有時必於一刹那中見之即入闕虛而隱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初九日有大流星過法都巴黎斯士魯士星臺官白底推得其繞日之道爲雙曲線白底所測諸流星中有一疑其繞地如月然距地面尙一萬四千五百里有云流星隕石二者不同太虛中薄氣略厚處能阻彗星此乃數萬彗星過最卑時所留尾上餘質漸積而成或意是無數小體與日相屬俱若小行星各有本道各有周時距地甚遠故視之甚微所見尖錐一若日光透隙見光中無數微塵也此諸小體所併較日體尙甚微不可比故攝動不能覺然其各道相交則有時必相遇而相擊或落於日中或落於行星中各國史中所載隕石隕鐵之事即此物也西史有四人爲隕石所擊死屬貞定王四年隕石於土耳其之哀哥卜

癸牖餘談

卷五

五

大摩其大六十石後梁龍德元年以大利之那尼隕石於河中高出水面四尺明泰昌元年隕鐵於印度本若之斜林特其王日杭格鐵以鑄劍隕石於英國十六次一在倫敦嘉慶八年三月六日午正法蘭西諾曼的省蘭格城空中有大火球裂爲數千石而隕偏散於地方里者七八十王命人往觀之不認昔人謂此係地面或月中火山吐燄時飛出者非也今人皆知空中小體與行星同類其隕時有火光至地尙甚熱或於空中碎裂者蓋其下行速率遞增甚大與氣相磨力甚猛故發熱且生火也至於流星與上鐵石諸小體異當別是一貫每見大流星曳長光或大火球經過地氣之上層有時過後所曳光帶留於空中歷時數分始滅有時空中作喧沸聲耳體破裂而隱有時無聲而自隱此必地氣外之物偶入地氣中而發光也乾隆四十

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有大流星經過歐羅巴洲從蘇格蘭之舌
蘭島至羅馬其速率一秒中約九十里距地面一百五十里其
光較望時之月尤大嘗徑一里半其狀屢變後分爲數體並行
各曳光尾爲最異焉或有時見流星多至無數如花炮亂放如
雨雪交紛光滿天空歷數時之久徧大洲大洋皆見之或兩半
球皆得觀此必在冬至後五六兩夜或立秋後二三兩夜常有
大流星皆曳光尾徹夜不絕意地球行道每周一至此處必過無
數流星繞日道之面一二日始過盡其過時諸流星及地球之
路皆當作直線立冬後五六兩夜所向之點近軒轅第十二星
立秋後二三兩夜所發之公點恒近傳舍第七星流星道非必
與黃道同面但設爲橢圓若諸流星勻列於橢圓道則地球繞
日每年必一次過之若諸流星分作數隊依次相隨行於橢圓

彙牖餘談

卷五

六

道而周時與地球不同則或間數年所遇之隊有疎密故所見
各異述星隕者其理盡於此矣

金鋼石說

金鋼石金中之鋼利也。能斷是石堅而無比故名金鋼人罕得
之寶踰兼金若欲於其銳處磨之使平或欲於其平處磨之使
銳雖有利器不能爲功惟於本石之粉輾轉磨之庶可使其平
而發其光其堅蓋如此也是石初生於沙石中沙石者積沙成
石故名沙石沙石積成於懸崖日久爲雨所淋沙石隨流以至
江中而金鋼石亦隨沙而去同難於江沙中探之者必先斷水
之流淘於沙中然後得之尤可奇也得金鋼石之處亦概有金
可採豈宇宙精華所聚寶物亦以類應乎金鋼石不一色或黑
或紅或綠或藍或上者如水晶夜有光置於暗室中可以代燭

最大者約如雞子之半亦宛有雞子之形昔佛蘭西大臣得一
金鋼石略小於雞子曾以洋銀六十萬圓購之後其君拿破侖
鑲於刀柄中舉世傳爲希有西國格致家窮究理物謂萬物皆
有本質可尋金鋼石本質與煤炭石灰相同與鉛筆中之物亦
同何以知之蓋金鋼石以火煉之久之化爲氣其氣可以燃燈
故知金鋼石之質與石灰同鉛筆中之物亦產於沙石英吉利
花旗多有之雖不如金鋼石之堅若以火煉之亦化爲氣故知
金鋼石之質又與鉛筆之物同然煤炭石灰與鉛筆中之物雖
後雖化爲氣豈皆有灰因內有雜物故也若金鋼石則內無雜
物化氣前不見有灰以此知金鋼石爲最貴焉煤炭之成也本
於木係人所造石灰雖非人造然內有草木之形亦係草木所
成由此推之金鋼石既與煤炭石灰均能化氣則其成也亦於

彙牖餘談

卷五

七

木可知矣究 金鋼石雖貴而其爲用不如石炭之廣凡西國
火輪機器皆需煤炭乃人莫不以希有者爲寶而以常有者爲
不足寶是貴無用以賤有用也嗚呼即一金鋼石可以觀世矣

西國天船

偶閱西洋器藝雜述云有于船其式甚小如亭可容十人內置
風櫃極其巧捷有若渾天儀用數人極力鼓之便能飛騰至極
高處自有天風習習欲往何處則揚帆用量天尺量之至其處
乃收帆聽其墜下相傳曾有被日燒燬并曝死所以不敢頻用
此想即輕氣球也特書之詳耳惟輕氣球一升即不能自主若
徑上一百五六十里則在風氣之外人即不能通呼吸而死
故御毬者欲升則撒去囊中之沙欲下則略洩毬中之氣惟所
至何處則一任爲風氣所使矣然舊時製之極大者亦僅容三

四人今西國多已試之極爲速使會試之行軍知敵虛實所在於上揚旂指揮兵士力攻之竟獲入捷現西人欲得是理細所研究意欲乘之渡海自花旗至英京約費數日之程並期透徹明悟不拘駛往何處俱可如我之意如舟楫然夫是毬大小若干即可容人若干能苟縱駛如志即可代兵船之用且軍中不必用炮而祇用彈丸足矣蓋彈丸自上墜下其勢甚易炸裂必速竊思若果如此遇攻戰時不徒防敵目前來亦富防敵從天下此誠奇技妙法直可以洩造化之微矣

日本文字

日本國書多以漢字倭字相間綴文讀之殊不易解而漢字亦讀以倭音據順叔云倭字亦有今體古體之分而古體較爲難讀日本古代之語小學國書古詩和歌非善詩家不能解也其

藥牖餘談

卷五

八

製字之源由於日本僧宏法大師入唐土後歸國所作共有四十八字母俗云比良假名比良者譯即安之意以名者借之一法也其後又有片假名制之口未知何人不知於書其謂片假者即存漢字半邊之意如毛字作 呂字作口之類筆畫均取其減少余觀地球中各國文字無有備於中國者歸國皆備備音而不能備字其在六書中不過諧聲一理而已

往美國人數

米利堅地處西半球在北亞墨利加之中適與中國足與足相抵氣候溫和同於中華迤北似塞外迤南似江浙幅員廣闊河水橫海土壤又極膏腴所產棉花尤饒以特惜其地開墾者少荒廢者多每年鄰邦之人前往其國墾地以農桑爲事業者必有數十萬人米國統領深喜其至廣於招徠倍加撫恤給

以曠土而薄取其值用示懷遠之意於是來者益衆其國政之善亦爲歐洲諸邦所未逮統計自同治五年以來歐洲人民前往米國寄籍者其數臚列如左英國約三萬六千一百八十六人英屬阿耳蘭約六萬八千四十七人日耳約十萬六千七百六十六人此外歐洲各處約二萬二千四百六十九人或乘火船或附貨船絡繹不絕於道總核其數約二十九萬四千三百五十七人去年較之往歲多一萬三千四百七十六人今歲較之去年多三萬八千六十六人

西國印書考

西國印書之昉古矣昔迦勒底國有巴比倫印其刻或字或畫鑄版之法實兆於此但印小鈔運事勞工費不能通之於印書也當明初時歐洲始有以木板印紙牌爲法王迦羅思第

藥牖餘談

卷五

九

六玩物者永樂二十一年又以木板鑄刻圖畫其初印者現度置英京書院第創如未知何人嗣後作者精益求精刊印歷代事蹟全圖宏綴以字刻字整端於此後分每字母爲活板不必逐板鑄刻而數十百種之書悉可取給始造此者爲谷敦保世居每納士生於明永樂元年二十二年至斯達四吧洪熙末同其地之特維盛立夫希耳曼合作設局於特舍亡何特死谷敦書特弟毋令人入其室恐人知之而竊傳其法也是時局中四人互相爭乃訟諸官因此衙署中始知谷爲始作活板者事在正統四年四人由是不和而谷費亦罄回故鄉欲其法克傳特患貧力不足一濟事時有金工那思特家巨富與之謀貸因國設印書局焉始印峇星小帙自景泰元年至六年乃用臘頂語印新舊約書字係鉛質用刀鑄刻現有一册印於羊革存於普

魯士書庫谷因是得馳名一時書成閱五載弗思特之家業又
罄弗始料不及此怒甚訟谷於官實償子母於是谷所置器具
盡為弗有而弗遂得專行其業人之見之者盡奇之谷印約書
外更印別書古致可觀自離弗後踵跡莫詳有言谷自後忽忽
不樂隱處山林人罕見其面成化元年國王詔給精祿四年乃
卒谷所造活字有謂鑄刻者有謂澆製者聚訟紛紛但觀字之
鋒稜實係刀刻澆製之法始於饒弗乃谷起之雋也饒弗年
少思精為弗高弟弗與谷相絕後即借饒同業年餘始印大關
詩篇書尾言活字之作肇自我二人按是書作已四載明為谷
所未竟之業饒按二十六字母之數以作字模鑄沿澆製潛與
弗思特觀之弗喜甚因妻以女其法秘不示人印書工匠來者
必先嘗書後令工作天順六年其地法兵眾近離散以印書法

甕牖餘談 卷五

十

傳於他邦於是歐洲列國始知其用亂定弗再建局於哈崙復
從哈崙遷於羅馬成化三年法國立印書局於吐耳五年設局
於法京巴黎斯天順四年俄羅斯古局印書英國刻印書册未
知始於何時相仿傳自德肆弗爾及京都倫敦後建於阿爾班
等處咸為教師勸立所印皆教中書宏治年間設立官局專掌
王印書事行之六七十年皆用臘頂語及他國文士之言後有
以英國方言譯印之舊約者主教嫉之嘉靖五年有博學士子
譯印新約以英國語倫敦教主怒因緝繼他文理旨或有背謬
也乃下令國中禁勿誦讀人盡綱是書於官而投諸火否則
以背道論令下民勿從購者殊衆按印書之法行於英國甚遲
嘉靖隆萬間國中亂甚民不向學印書者寥寥國法局中無得
過二十人久而禁弛文學大興歐洲印書中漸而盛顯惟日耳

甕牖餘談 卷五

曼無禁其餘皆有屬禁凡事有屬禁不許印每刻一書必
上呈於官法京巴黎斯禁稍寬然總不若英之不設禁令也以
是印法草精於英富人助費者衆他國忌諱多難情疑沮貴以
不集因歐洲多書禁而米利堅乃興於西明崇禎時麻蔭朱實
立第一印書局印器從英運至其後日增月盛至以西法變通
行於華字此不過五十年耳嘉慶時英人馬德曼自天竺學
華言譯印新舊約書始造華字鉛印此印刻華字之濫觴也其
書至今尚有存於華地者後有臺約爾至檳榔島悉心於華字
造陰陽模澆製成字大小二種建厚曰華書院立和約後
遷於香港開局印書臺死合衆人各立繼之廣印書籍書所作
陰陽字模之未成者各竟其業更作小字及救日等字共四種
他處印書購字者悉於此取給焉竊設聖華書院又將每字偏

甕牖餘談 卷五

十

旁分析成分二成分三用字皆簡而工較費近合衆美教士更
以化學新法製字以本代鋼模均省事速其價漸貶觀於此
可以略知西國印書之源流矣

猶太古歷說

泰西文史之邦夙稱猶太自開闢至今五千餘年歷歷可稽其
最古之書曰舊約全書所大歷與今歷言異古時猶太人定年
月以太陽為準於歷法疏而於日驗得常居山候月以初見月
為月第一日蓋古猶太歷與中國夏商之初不甚相遠彼特有
舊約書可證而中國載籍自燬於秦火後幾無完書古史之可
信者莫如尚書所紀之日或曰哉生魄或曰旁死魄或曰既望
或曰朏蓋亦從目測驗而罕用朔日者如大禹謨之正月朔日
允征之季秋月朔皆係偽書乃東晉梅賾所私撰又班固漢書

所引伊訓十二月朔乙丑或係固所私增亦未可為據其有書日食者則繫以朔如周幽王乙丑冬十月朔日食詩經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是也且猶太古時分日為朝午暮三時又分為十二時分夜為三更略與中國古法相同三代以上分晝夜各十時晝多辨晷以測時夜多望星以驗候如尚書所云日中昃春秋傳所云日昃詩之三星在隅傳之降婁中而且是也後世歷法漸密於是在朔昏朔在晦昏晦漢魏以來漸以十二支紀時始見於南齊書天文志則自甲子戊戌為五頭氏家制謂斗柄所指凡歷五辰故曰五更是也猶太三年一置閏所閏置月有一定之時皆在亞筆月後與春秋傳所云歸餘於終漢以前多置閏月於歲終者其法簡易相同由此觀之中外算術古時皆未造其精而至于今中法每不如西法之密何哉蓋用心不專

堯曠餘談

卷五

十二

率皆墨守成法未能推陳出新耳今西士講明新法細繹各書明古今歷算之源流代有沿革所著各書如續幾何原本代數學代微積拾級譚天重學諸種俱足以資探討而中國之精於天算者自徐戴李鄒四家而外正未易數觀也

照船塔燈

西國舟人稔於航海每歲環地球而行者不知凡幾皆鮮失事其故何哉夫亦慮之審而防之密也蓋西國操舟者不懼風濤而畏礁石其石生於海底或顯突水面或隱伏水中猝與之遇未有不櫛傾覆船沈貨壞者此誠行舟之巨患也於是歐洲諸國凡於其所屬洋面察有險要處所即在石面建塔一座虛其中用螺紋旋上近日則全用鐵板構成每塔以數人守之夜在塔頂燃燈數盞照耀洋面俾行船者遙見之預知趨避各塔

以燈色分別如每塔則專用某色之燈或用燈自旋轉半明半蔽船中人望之即了然知為某地之某塔矣自各險建塔之後行船永無擱撞之虞其法誠為盡善每船至此量度其船身大小酌抽若干為歲中塔燈費用之需各船主無不樂為輸將者嘗見南懷仁七奇圖說謂為天下所無其二為樂德海島銅人巨像高三十丈跨下高廣能容大船經過左手持燈夜則點照引海船認識港口以便叢泊其三為法羅海島高臺厄日多國多祿茂王所建崇隆無際頂上多置火炬夜照海艘此即照船塔燈之先聲也特其思慮益為周密爾夫以大海汪洋靡極之中能細測險害建造高塔照遠得以預為之避其工程巧妙過於尋常遠矣

亞美利加古風俗

堯曠餘談

卷五

十三

前三百五十年西班牙人初入亞美利加洲其時土人皆野番也獨墨西哥秘魯一國頗知教化其所築城邑及神廟陵塚衝路或用巨石或用泥磚皆高大堅固而國王宮室則飾以金銀華麗異常輝煌奪目其風俗與別洲多有不同而間有似乎中國者如國王每年親耕以金為犁四五年一巡狩民間嫁娶須媒妁相通問曾如中國古禮若美洲之土人皆知有一位天地之主宰名曰大神至墨西哥則稱此主宰曰帝阿細查其俗則不事大神乃事日月與眾鬼神惟秘魯國王則稱為日月之子考墨西哥有象形文字寫書則用五色筆所畫人物極其精其紙春樹葉為之潔滑柔韌至於秘魯國初時未有書契則結各色大小繩以紀事如黃為金白為銀之類呂宋人曾目擊而述之易曰上古結繩而治豈中國先而秘魯後乎觀中國與秘

粵相隔離有半地球之遙而其間猶有陸路可通自中國之東
北隅至滿洲即滿洲之東過白令海峽計此海股相越不過
百餘里一舟可航神是從亞細亞而入亞美利加連亞美利加
而南則過墨西哥至墨西哥則矣秘魯不遠矣

白頭教人

西士港氏曰古波斯國即今白頭人之祖周以前居葱嶺西印
度北其教與婆羅門為敵常稱彼之神為鬼彼之鬼為神境與
中國相去不遠古石梭魯語舌者生壽狀時白頭人之經即其
手著與書經略相似洪範陳九疇機魯亦言五行五福五極
五徵之類又有五行之神與九壤之說所云最專大者兩儀之
分舉凡有無光暗生死善惡等皆為兩儀之細所主所可異者
以陽神為善而無始終以陰神為惡常與陽神相爭必為所滅

甕牖餘談

卷五

十四

且言陽神之下有大大神即五行神與穀神此亦與虞書六府
相類也其餘分吉凶測象緯亦無大異此白頭教與華人教同
源之一證異哉所聞近書中無有及之者

給予文憑

英法美三國設立成例凡民間有能獨出心思精創一器一藝
者許專其利或著書成醫藥或工作類皆專門名家他人不能
摹倣影射藉希行世奪其利數所以懷才抱異之士不思致富
之無具也惟是某人創製某物必先奏明國家給以文憑方許
行之久遠其設立文憑之法自古所無今則歐羅巴及亞墨利
加皆有之矣溯英國給文憑始於前二百年法美二國始於前
七十五年以美國而論自道光庚子以來求給文憑者每年或
一千或一百不等至咸豐己未則三千七百餘庚申則四千五

百餘辛酉不下五千文憑之給逐年加增可見關巧趨利之人
愈久愈多矣惟美國所給文憑以十七年為限過此以往有人
如式製造各從其便此則差不同於英法耳

西國造紙法

書契之具端賴乎紙中國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
依書長短隨事截之名曰番紙亦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
於人貧者用蒲寫書如路溫舒之截蒲是也東漢蔡倫字敬仲
為尚方令乃造意用樹層麻頭徹布魚網以為紙奏上安帝善
其能自是莫不用焉故天下稱蔡侯紙按後漢輿服志云蔡侯
紙用故麻名麻紙木皮名穀紙故魚網名網紙人莫不以蔡倫
為造紙之鼻祖矣顧史繩祖學齋佔畢云蔡倫乃後漢時人而
前漢外戚傳云赫蹏注謂小紙也則紙已見於前漢恐非始於

甕牖餘談

卷五

十五

蔡倫但倫所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耳書斷云左伯字子邑能
為紙時蔡倫亦為之伯尤為精妙則蔡倫似非始創並不得專
於前中國造紙之法蓋已二千年前於西國于有餘歲洵可
謂肇創文字之最先者矣西國未有紙時天竺人以黃楊葉牛
羊皮代之或刻以石碑鏤以鉛板後有穎悟者以竹造紙較勝
於葉後又以棉花棉布做之較勝於竹再後以麻造之較棉花
棉布為尤勝今英吉利花旗皆以棉布麻布造紙其造法用機
器先碎其布後以木輪研末盛之以缸調之以水碎布雖有雜
色然藥熬之使白迨研之如牛乳之油復加白礬與水使之
如漿於缸底擊孔使漿流出外盛以輪輪裏以布漿在布上水
必瀝於布下而布上之漿即成爲紙當紙初成時其體甚濕復
傳至別輪一輪展轉傳遞迨傳之最後一輪而紙燥矣然

後以刀截其長短闊狹大凡造紙之物不一惟用棉藤為最勝
棉花造紙創自八百年以前其最古者則以葉代紙今浙省天
台山僧寺經卷尚有以葉編成者蓋昔時從天竺來而寺僧至
今藏之耳書於羊皮者今在河南開封府姚筋教人猶有之堅
白精緻而筆畫端好西士麥都思曾取數卷至滬所書係摩西
舊約入時漢時而革不少類亦甚寶也

英國硝皮法

英國有三大利一起呢布二鑄鐵三硝皮其硝皮也柔韌堅緻
水不能入久而不敗法將皮肉剔盡塗以石灰或浸以石灰水
七八日以脫其毛復浸以水二日後出之去其垢於泥土中置
一井方深均約一丈四圍砌以密板而不漏復以鷄鴨之糞
調水或狗糞亦可然後一層皮一層糞層層鋪於井中至滿方

藥牖餘談

卷五

十六

止入之其皮自軟出而淨之復鋪於別井中一如前法將櫟樹
皮曝燥碎之每層以櫟樹皮碎視其中加以水使沁入其皮
或先以水浸碎櫟皮以櫟皮汁流入井中亦可然櫟皮之性
苦始流入時其汁不宜過苦蓋皮有毛孔過苦則毛孔塞不能
入故以漸苦方佳人若欲驗櫟皮汁透入與否可先以刀割皮
少許見皮內之色皆紅則知其透入矣若稍有白色則尚未也
然櫟皮浸後必至九月之久將皮取出置空室中陰燥勿晒以
日燥將本櫟敲之使柔而堅然後染以黑色擦油透光此履旁
所用之皮也若用為履底者櫟皮汁必浸以半年出而置空室
中陰燥不必復加他法即可應用一法將皮先以麥酵水浸之
之二日後復之櫟皮汁浸之使汁易入其法較美至於染黑之
法不過以煤為之然皮不一類或牛或羊或犢犢羊皮可用於

履旁若履底必取乎牛皮

西歷緣起說

西洋歷法創始於羅馬國王名羅馬露其時中國周平王之八
年羅馬露造歷以定民時以十閱月為一年四月皆三十一日
六月皆祇三十日合計每年凡三百有四日此實大謬也至平
王四十五年羅馬露土防羅馬國位改十二月為一年月分大小
以三十日為月大凡六月以二十九日為月小亦六月一歲共
得三百五十四日又作閏月其法以四年兩閏為率第一次所
閏之月祇二十二日第二次所閏之月亦祇二十三日如此合
計每年共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與中國虞廷所頒之法不甚
相遠使其果能準此雖略有未合尚不至大舛蓋其所定三時
雖有略多之處其實祇兩時有半加四十八分零四十九秒又

藥牖餘談

卷五

十七

一秒作一百分開得六十二分羅馬王之法所差尚屬無幾
乃其後諸王竟私心自用隨意加減年日之多寡或不應閏
而閏或應閏而不閏以致天時與歷法不合至西漢宣帝二十
三年羅馬國汝留王即位始改其法以日為度不以月為度每
年定為三百六十五日每四年閏一日為三百六十六日其每
年二月俱係二十九日惟至第四年得三十日又七月名汝留
月以汝留土故也後至漢元帝十二年羅馬國奧古斯都踐阼
名八月為奧古斯都月向來祇三十日王增為三十一日因減
去二月一口故不閏之年二月祇二十八日又將九月十一月
俱減一日為三十日十月十二月俱增一日自是以後諸小國
皆守羅馬正朔遵行無改蓋汝留王以每年為三百六十五日
零三時推至二千年則差十五日至汝留王後三百七十年即

中國東晉承帝三年有一公會係天主教王所設立向定某日開齋某日課程各依年中節氣爲期當公會聚集之時向係在二月二十一日春分之節至此春分已退至二十五日由是順推之至汝留王一千六百二十七年即中國明萬曆十一年春分又逆在二月二十一日較前早十四日其時天主教王思欲除去十四日又恐有碍公會預定之期故祇改去十日以二十一日爲春分又立一閏法每年二月祇二十八日每第四年乃閏得二十九日又每百年不閏每第四百年乃閏每至千年不閏如此推算三千八百六十年但多一日耳由是西國之歷法乃定所遵天主教諸國一時皆依此法即西方諸國不遵天主教者亦知此法無訛悉用其歷惟俄羅斯獨否故與此差十二日按外洋歷法定年每年二十四節氣分屬某月某日俱有一

癸牖餘談

卷五

十八

定如春分必在二月二十一日其餘可以類推雖至數百年之久所差斷無一日三尺童子亦瞭如指掌通書每年頒發而氣節終無變更蓋至三千八百六十三年後始差一日此以日度定年勝於以月度定年也相按沈括補談欲用十二氣爲一年以立春之日爲孟春之日驚蟄仲春之一日歲歲齊盡永無間餘自謂異時必有用其說者此即奧羅馬歷法大同小異

造自來火說

曩見丁守存自來火銃造法云西人有自來火木條者乃硫磺製煉十餘次將鍊過燒酒沖入以木蘸之磨之則立燃或和入硝水少許其火更烈所言殊未詳也又云向來或傳自來火藥乃硝磺和人骨灰爲之疑其傳聞之悞不知向來固用骨灰所製特非人骨耳天下之物皆有本質以成形華人以五行爲萬

癸牖餘談 卷五

物之本西國格致家細究物理以爲本質不止有五行計其數共六十餘種其一名發斯福爾斯所成概自皮骨石灰中來然自骨來者爲尤多取之之法先拾其骨或牛馬骨皆可煨之以火迫煨白後即磨爲粉假如有粉十五碗復加以礬強水十碗二日後以沙石攤之暴之以日或燥之以風使漸濃如膏復以木灰磨粉加以一半共盛於鐵碗下以微火灼之使乾燥貫入於小口鐵瓶瓶口上有銅管一枝緊與瓶口相稱勿洩其氣鐵瓶下亦以微火灼之使發斯福爾斯上騰衝入銅管接入於玻璃瓶直注玻璃瓶底貯以清水高于銅管口少許於是發斯福爾斯自鐵瓶過銅管入玻璃瓶沈於清水中色黃較厚於玻璃瓶內另以一小銅管洩其毒氣時于玻璃瓶中即見於光製之者取出於玻璃瓶別以他瓶盛之滿浸以水亦勿置於乾

癸牖餘談

卷五

十九

燥之處恐其速於生火將木削成小片即鎗木片之端一經摩擦其火速生是謂自來火今西方諸國多用是物消售最廣英有一處專造自來火每日買死馬牛一匹取其骨爲之原其創造之始約二三十年前有一蘇格蘭人研究其理後遂盛行其人死於咸豐十年是在西國此法亦行之未久也

四七七

粵匪餘談卷六

洪逆雜末記

吳郡 王翰 紫詮撰

逸史氏曰論者嘗謂諸寇致敗之由在屬妄好殺此固有之然不足以盡賊之辜也必統舉賊之始末而後賊之敗滅可見乎邇來述及逆事者如謝氏之金陵推談姚氏之粵匪紀略亦可云詳矣謝君得之於目擊曾多確鑿姚氏則皆萃邸報而貫串之誠足與國史相表裏近得忠酋親供再證之以西人日報參之以洪逆刊行之偽書庶幾賊無遁情矣是復為之記

寇曰洪秀全始起於粵西之金田然其謀逆之始則不在粵西而在粵東洪逆本居粵東花縣兄弟三人長仁發次仁達洪逆

粵匪餘談

卷六

最幼同父異母本農家子長次皆服力田疇洪逆獨舍其業而讀書少不慧應童子試不售中年益無賴偶遊羊城見米利堅教士羅孝全言願入教實欲借教謀生也居羅外舍月餘困乏不得歸羅乃資之行並贈以教中各種書洪逆待書函教其鄉人知其書不足以聳人聽因謬言丁酉年間曾臥深山中死七日而返魂死時得見天帝在金光中其容耀目不能遍視第見其鬚長垂腹而已又言已名秀全實應識論天帝命其下凡誅妖代天宣化於是稱耶穌為天兄已為天帝第二子從而和之者為馮雲山馮賊皆洪逆少時同硯友也略知書多識謀凡洪逆陰圖秘計悉與馮議洪逆行教各村足跡無不遍村中人咸呼之為洪先生旋挾拆字法及卜筮星相之術至粵西之潯州桂平武宣象州藤縣陸川博白數千里中輾轉相從者愈眾外

假修善敬天為名實以徇鄉蠱愚險行不軌武宣桂平人惑尤甚洪逆時伏深山中蹤跡詭秘人不能測與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白輝石達開秦日昌六人深相結以天父下凡附楊秀清天兄下凡附蕭朝貴共相誑語時從者皆愚昧之鄉民貧無所食故來相就漸積至數千人道光丁未戊申間廣西流賊四起各鄉俱遭肆擾因謀結土團以禦寇居民各自為黨多不相能幾若水火洪逆因得以乘機潛煽其間一時附之者如蟻聚庚戌六月洪逆匿於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東賊遣人迎之至金田招集叛眾刻期發難因約金田花洲六州博白同日作亂事未及舉聞於邑令兵馳往捕不獲拘其妻孥繫獄洪逆遍張揭帖謂三日內不釋其眷屬當聚眾與官抗邑令故懦甚立令遣釋還家時洪逆聚黨已數千不可猝散即以夜入城戕官

粵匪餘談

卷六

官軍捕之急遁走迫追將及會日暮始止洪逆與官軍僅隔一河各結營河側洪逆以賊少兵多慮天明不得脫乃於村中搜獲婦女數十飽啖以飯而縛之盡下令擊鼓無絕聲而先在帳外潛聽有止不擊者即返帳斬之於是無不股栗奮逆黨相率束裝去官軍疑賊之有備也刁斗之聲徹夜迨曉始至賊去已遠距金田數十里有劇盜偽號天德素在大黃江口劫行旅擁眾劫費自雄官軍無如何洪逆遂往投之奇洪逆狀貌與之歃血訂盟結生死交然洪逆不肯為之下也後獨留天德守巢而恐眾出劫與官軍遇伴北引去官軍遂搗其巢焚之天德殲焉洪逆返兵攻官軍大勝之出天德尸於灰燼哭而瘞之按粵匪紀略謂二年二月官軍收復永安州陣擒偽天德王洪大全暨送京師於市此大略傳聞詞今始仍之而審其詳於是盡收其眾勢益強偽

號太平天國旋有廣東股匪楊元清范進齊等招集亡命三千人附之益猖獗而新投之羅大綱猛鷲善撲尤為賊中梟雄粵民性本真亂武宜象州鄉民歸之如鶩賊兵屯於新墟官軍扼隘以守圍之三匝數月不得出後卒由山僻小徑竄至思旺時向經略方以廣西提督統兵剿賊連營數十里聲勢正盛西賊南賊冒死衝突一戰而官軍潰散走咸豐元年二月賊攻太平府四月又陷西林縣朝廷特命賽尚阿為欽差大臣馳赴粵西時賊已逕趨永安八月城陷賊駐衆於和池山犄角洪逆據城堅守以永寶章村為前後門戶立柵守焉官軍力攻破之賊始退入州城賽欽使飛檄徵兵援軍大集城外盡官軍賊坐困孤城所恃以臨陳者銳敵刀矛而已無有所謂鎗礮藥彈也賊在城中始設男女館而嚴其禁被圍日久謀遁去值彬州賊李殿

甕牖餘談

卷六

三

通揭竿謀亂官軍剿殺過半追之急逃附永安賊黨固然是時勁旅僅存二千餘人女賊之費為男裝者亦不盈三千探知姑蘇冲有僻徑可潛逸乃冒死突圍出時官軍守姑蘇冲者為賊將羅大綱所敗委乘軍裝輜重山積賊於是始有火藥於仙回遇烏蘭泰都統兵敗陳傷二年二月賊乘永安旋攻桂林相持逾六十日乃自解去分道擾湖南彬道二州相繼失守是年南賊授首於全州乃以東賊為謀主七月賊衆直抵長沙攻城陷陳西賊率以身先而李開芳林鳳祥為其左右時翼洪逆尙踞彬州為巢穴俄而西賊以中敵死洪逆乃移營自至城堅屢攻不陷掘地道攻之城幾塌湖南本多股匪至是悉附賊衆驟盛於南門外築壇告天僭稱偽號自製偽璽同作亂者俱封以偽王十月遁走益陽擄民船數千艘順流下駛過林子口出洞

庭湖逕達岳州區賊為水陸兩股兼程並進十一月陷岳州賊從東門入不決旬而漢口漢陽悉沒於賊遂圍武昌十二月四日武昌城陷時東賊主偽軍政積寇賴漢英等均歸其節制聞謀四出流竄殊速官軍始不能禦三年正月陷九江俄陷安慶賊乘不守遂趨江南於是蕪湖太平下關望風瓦解曾不五日大小船艦萬艘蔽江而下二月附江寧城下圍七日破之洪逆遂踞金陵為偽都以制府署為偽土官凡攻戰守禦黜陟調遣悉歸東賊掌握自入金陵洪逆漸荒於色自奉甚奢且又深居簡出一切不問於是東賊漸跋扈不可制時賊艦鱗鱗其數逾萬六月東風大作十餘日不息賊連檣直上由皖江以達江西烽火連天所至殘破自此楚豫晉燕逆鋒無不偏及為其酋長者李開芳林鳳祥也後為勝帥所殲四年正月上元諸生張

甕牖餘談

卷六

四

炳垣謀內應事洩死五月英人乘輪船至金陵入城詰難教事洪逆令翼賊作書答之夏秋間賊中糧食婦女老幼驅迫逃逸死者無算將張國樑與賊戰於太平府城外焚賊艇八百餘艘遂克其城冬十月向大臣兵會揚州軍攻克浦口逆壘金陵軍攻破雨花臺通南門而營賊由是不收以五年設媒為官以女館婦女配賊目以偽賊之大小為配云之多寡自是諸賊日居然擁多貨恣淫蕩四月太平時又陷於賊八月張總戎國樑出奇計下之焚城外賊壘千艘上游所掠輜重為之一空時南自鎮江瓜步北自蕪湖無為安慶皆為賊所踞長江之中賊艇往來自如得以轉輸接濟賊果雖被圍而不恐六年四月吉中丞結三營於高資烟墩山斷賊餉道賊悉力來爭吉中丞中敵身亡賊壘聚於九華山分股陷溧水向大臣徵兵往援大營

守薄兵單賊密約鎮江逆黨周道分襲大營帥滑向大匠退駐
旬春旋保丹陽收集潰眾六月賊逼丹陽城下日夜築壘環攻
圍日急向大臣憂憤成疾斃於軍張總真代統其眾於是賊勢
復熾東賊以向帥之亡為已功謂自始無外憂將謀篡偽位告
於下以功大賞稱萬歲皆阿附同聲稱賀入告洪逆稱天受下
凡及羣意僉同宜稱尊號狀洪逆曰四弟功大酬輕動勞懋著
萬歲之稱久宜順天應人願將何以處我曰二哥當稱萬歲
洪逆佯喜許之期以八月順東賊慮洪逆之不能容也潛欲作
難而未發其信任之左右私往白洪逆於是密書招北賊翼賊
自外入援北賊章昌輝在皖聞信夜疾馳騎至城城啓無
詰之者集眾偽官於朝而以兵圍東賊偽府時東賊方屏人獨
自登臺僅守以一童子蓋視臺旗下偃即東賊所謂天受下凡

癸牖餘談

卷六

五

時也惟東賊得以升臺與語乃即就臺中斬其首東逆之死傳者
異詞此據助賊西人逃出者所述恐不足信 並殲其黨妻孥斬戮
市無一免者內外城悉下鍵街衢寂無人足役也死者二三
萬餘黨未盡將設奇謀悉誅之於是城中哀歎之聲雜起洪逆
妻孥于眾曰章誅殄太甚罰及無辜非當刑笞四百若前在楊
部屬可來觀北賊亦伴認罪越日人環集如市洪妻宣偽天
王命槌北賊至數并其佐而突以甲圍觀者楊逆黨五六千人
齊被執意謂罪不至死皆棄械就縛洪逆乃命盡坑之自是日
執人而戮之雖孩提不免經十旬而猶未已當翼賊得洪逆書
時方在湖北洪山以路遠發遲未及即至逮抵金陵則知楊已
被誅其戚亦在戮中與章商勿戮則章轉以反戈攻之翼賊懼
絕城逸去章乃盡誅其家翼賊恐甚上書洪逆請待章首否將

攻城章賊自戮楊後自謂有功於洪逆漸增德色洪逆微詰之
負氣不相下洪逆本思殺之去已嘗至是遂假手翼賊除之斬
章函首詣翼賊乃令於營中貶之曰北孽十一月翼賊率其眾
黨羽如林洪逆所統各賊皆與交歡願舉之輔偽政願洪逆甚
猜忌置之閒散專任安福兩偽王即洪逆長兄仁發次兄仁達
也於是偽屬皆不悅翼遂他往是年冬和 大臣由廬州進逼句
容駐營城外七年官軍先後克復句容溧水旋又大捷於瓜鎮
外援之賊一鼓而悉殲之匹馬片帆無反者賊為之奪氣鎮江
守城賊將吳汝孝也其城勢當衝要阻山瀕江古稱鐵甕而吳
賊又精悍善戰設法守禦力攻不得下官軍乃設計斷其糧食
城始破吳賊出走其竄於高質倉頭者同時誅殄無遺八年和
張兩帥乘勝進圍金陵賊集攻克秣陵關關為金陵南面外蔽

癸牖餘談

卷六

六

賊守甚堅二月二日官軍移營渡河擊平黃泥庵等處逆壘十
四日斬關直入俘賊五六千人賊不敢出時翼賊已遠擾蜀省
所存精銳黨為其調遣一空偽輔王楊輔清竄於閩偽璋士林
紹璋為官軍敗於湘潭洪逆盡殲其職匿不復出章志俊為賊
黨所忌避禍家居林啓容被圍於九江黃文金坐困於湖口張
朝爵陳得才孤守皖省勢同負隅第以金陵舊窟賊糧饒足而
上游自安慶無為巢縣蕪湖和州皆為賊踞呼吸可通聲援遙
應又有東西梁山為其門戶東西兩浦為其犄角故賊雖危蹙
而不蹙也洪逆又使陳玉成擾於外以章志俊副之李秀成主
於內以林紹璋佐之旋李秀成李世賢同窺皖省州郡半為殘
破滁州來安全椒含山相繼失守又附以張樂州之眾聲勢頗
張兩帥兩帥以重兵扼守要隘賊不得過德軍駐於浦口勝軍

駐於烏衣屢挫賊氛陳平兩道計無所出乃會約各處援兵
力合攻於是德帥之師一敗於小店再頓於浦口張總統援兵
亦為賊所攔賊遂登陷江浦天長儀徵等縣金陵賊巢之消息
復通陳亟令餘黨攻六合李遂統大隊犯揚州九月三日揚州
城陷賊以黨羽向寡分力單遂不守陳逆圍六合甚急官
軍援兵不至留防道員溫紹原激勵將士誓以死守九月十八
日賊穴地道攻城陷之紹原投水死然黃梅宿松之聞潛山桐
城之皆為李中丞續寶所攻陳李二逆回兵往援偵大霧迷
漫賊眾銜枚疾進巡撫官軍之後一戰而敗之圍之數重中丞
以失機自縊全管覆賊於是復陷桐城江南之賊又陷溧水
復分眾築壘紅藍等軍為持守計賊勢漸復披猖旋陳李二逆
一敗於宿松再敗於二郎河不得逞總兵張玉良由祿口進

甕牖餘談

卷六

七

攻紅藍半毀平賊壘無數克之乘勝圍溧水副將馮子材陳朝
宗血戰登城賊盡西竄九年賊酋薛三元踞守江浦正月以城
降浦口亦復我軍圍六合甚急賊伴攻揚州以分官軍之勢及
官軍分兵馳赴而援賊驟至官軍遂解去賊反逼浦口營而忠
逆李秀成獨當南北衝張總統遣兵往援敗之一年正月官軍
乘勢攻克九洲洲張軍復有江浦之捷軍威震盪深濠壘環
繞擊匣於鳳凰山嶺巨礮已成藥發礮炸地為之震而賊無所
傷否則洪逆偽宮必成齏粉故知天猶未欲滅之也是時金陵
賊糧漸竭各偽十皆食粥糜官軍皆以為旦夕可破而李逆漸
由盩國襲廣德以入浙江之安吉武康遂以李酋世賢圍湖郡
而忠逆逕趨杭州時賊眾僅六七千耳攻圍三日破之乃二月
二十七日也巡撫羅遵殿死於難將軍瑞昌屬滿城之眾而告

甕牖餘談 卷六

日賊以孤軍襲遠勢不能久江南大營聞已遣師不如堅守以
待其援且賊所至無人理其術我滿人尤甚金陵已事可驗也
然則等一死耳不如殺賊而死之為愈也於是婦女悉登陴守
禦相待七日夜三月三日張玉良督兵至杭屯兵於城賊寡兵
眾乃逸去杭書遂復忠逆仍由餘杭臨安抵孝豐廣德張兵尾
追不及旋返仇州外援偽魯之靈賊蟻聚於建平而忠逆為之
首如楊輔清李世賢劉官芳賴文鴻古隆賢皆百戰之勁寇併
力台圍攻陷建平賊遺眾分竄賊偽王楊輔清陷東瑯偽侍王
李世賢踞句容溧陽秣陵關亦相繼失守偽英王陳玉成山西
梁渡江順流至江寧鎮旋屯踞善橋偽主將陳坤書屯高橋門
侍逆屯北門紅山輔逆屯南門雨花臺金陵城外遍地皆賊而
大營勢孤所有選鋒精騎皆嚴諫張玉良麾下遣之援杭由杭

甕牖餘談

卷六

八

至金陵幾八九百里雖欲回援猝未能至兼以官軍營中師勞
糧匱將帥失和霖雨浹旬嚴寒不解於是下有離心士無鬥志
全軍皆潰各偽王皆入城謁見洪逆洪逆曰乘此軍威全收江
浙正在斯時時和帥退守丹陽賊即踵至前隊王浚熊天喜禦
之皆敗覆軍士赴水死者無數河為之不流張帥裹創力戰賊
稍却然士卒死亡殆盡知勢不可為爰自殺於丹陽南門外河
中殉節賊義其忠勇出其尸備棺殮之瘞於塔下賊至常州適
張玉良援杭之師聞警馳回連營四十餘壘見賊不戰而潰總
督何桂清倉皇出走常州賊陷張玉良屯兵於無錫城外率所
部扼高橋與賊三戰皆捷角門一日夜其軍敗而復振賊繼聞
道由九龍山進犯帥復潰和帥退至浙墅關以張帥戰亡遂自
縊死賊進逼蘇州城陷巡撫徐有壬死之一妾一子均投撫署

池中列難先是聞賊將至籌守禦策徐中丞譚真如在城外十數里掘地為濠築土為壘可以制賊衝突且事亦易集更募壯勇為外援有沮之者此議遂寢至是賊乃城下官軍縱火焚民屋火光燭霄漢嘉應人李紹熙方以候補道員將城守開門迎賊入東之商於蘇者皆從賊眾驟增至五六萬張玉良仍走至杭以是崑山吳江太倉青浦嘉定龍淪沒賊南犯浙之嘉興亦陷皆以賊目駐守張玉良乞餉於浙撫王有齡以整舊部馳攻嘉興嘉興賊將陳坤書固守不能下嘉興西南兩門外皆官軍營壘時前江蘇巡撫許煥退保上海募西兵往攻青浦青浦賊酋周文嘉其隔相抗並告急於偽忠王忠逆親率大股賊來既青浦之帥直竄松江遂犯上海距十里許屯管相持數日不戰回自走隊在援嘉興嘉善平湖一時並失張玉良見有援

癸牖餘談

卷六

九

賊斷其水道遂退七月十六日金壇亦失守洪逆既踞江南全省因思圖併北方偽詔曾仕竄上海時徵靈豫楚各鄉亂匪揭竿而起潛結賊為內應思逆以為有間可乘得信即行黟縣阻於超之軍不得乃改道由箬嶺抵徽州經屯溪過婺源而駐營於常山十一年忠逆由玉山廣信進犯建昌圍攻二十餘日未下官軍援兵屢集賊遂舍之他竄時自撫州奔新淦時團兵屯於對岸敵艇扼於江而賊眾進退俱窮乃潛由新淦流倫渡既至吉安瑞州頑民相率附賊於是湖北諸郡縣如興國大沙武昌江夏通山通城嘉魚蒲圻謀應賊者皆來不下三十萬洪逆聞之遣賊四出以為聲援而官軍之赴援者亦至鮑軍門之兵軍瑞州楚撫之兵軍寶安左官保之兵軍樂平曾鄒相部將之兵一軍建德一軍祁門因是待會敗於樂平黃

文命敗於饒州劉官芳敗於祁門而上海之賊勢頓衰會中丞國荃方以全力困安慶偽英王陳玉成日漸窮蹙洪逆遣六偽王往救內外攻持六偽王者偽安王洪仁發偽干王洪仁玕偽璋王林紹璋偽輔王楊輔清偽堵王黃文金偽顧王吳汝孝也賊眾不下數十萬然卒無濟秋八月楚軍克復安慶府賊酋葉芸來自到死餘賊盡沒賊目各屬悉斬以殉首逆於廬郡旋廬郡亦復復遁 壽春苗需新明執之械送勝營止汴自安慶之復英賊之亡洪逆之勢遂至不振官軍於是疊克沿江諸城定計長驅東下九月曾日童容海由廣西下竄相集亡命二十餘萬忠逆遂用之以犯浙省侍賊饒東浙忠逆竄西浙温台處紹寧前後俱陷蕭山富陽餘杭海鹽海鹽望以潰解湖州復被圍杭城至是孤守賊兵圍之數重張玉良之軍為賊所截不得

癸牖餘談

卷六

十

進巡撫士有齡夙著聲望甚得民心顧權絕援窮其勢萬無可守城陷王中丞向北九拜流涕曰臣力竭矣願以一死報國遂自縊學憲張錫庚同時殉難賊人相戒不敢犯均以禮葬之賊後送二檄來上海人以中丞之檄微有損擬易木焉啓視則顏色如生公服宛然也同治元年李官保鳩章按蘇撫任絕江而來學臺一新廣募西兵進逼賊城先覆其圍滬之眾數十萬忠酋為奪氣青浦嘉定太倉相繼克復賊黨畏西兵如虎以其鎗敵堅利尤能命中及遠也由是忠酋復率眾來併命相拒上海城外十數里間賊營絡繹不絕夏四月官軍亦自上海至克復太平府無湖縣攻奪金柱關東梁山各要隘勢若破竹會中丞駐師於江甯鎮之板橋議攻秣陵關守關賊目汪五獻關投誠而大勝關三汊河之逆酋亦乘勝奪取轄軍深入直逼金陵

一第1263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版 亥 亥 亥

洪逆告急於蘇賊立命入援時忠會方令譚紹光等率悍賊四十萬攻浙之湖州郡賊蓋由在籍紳士福建督糧道趙景賢自十年春樓城固守東復平望鎮南援杭省西拒賊於泗安賊無以故忠會切衡之志在必得焉因圍四閱月至初三日城以糧竭陷趙觀察被執三蘇不屈死之八月忠會以蘇省馳赴金陵勢甚銳官軍迎拒互有損傷攻持四十餘日賊以糧盡遁竄江北圖犯上游以橫截國金陵兵勢二年往擾和州巢縣其地屢斃兵革比戶流亡幾於數十里無人跡賊益窘困曾節相遣兵扼石湖半築壘堅守賊屢犯不得入以陰雨連綿賊多疾路被管去由廬鳳六女走壽春野無所掠餓死於道者相屬乃回窺天長而鮑超一軍攻復巢縣和州江浦亦皆為官兵所克會中丞駐營雨花臺控據形勝以扼賊吭金陵賊巢危急洪

甕牖餘談

卷六

十一

賊屢發偽詔令忠會以上游之衆回援掠舟渡江時江水盛漲九洲州已沒於水賊食俱窮僅存者枕藉楊提督岳斌彭侍郎玉麟統水軍攻克下關是役也賊眾死傷數十萬忠會所榜江新之衆亦覆殆盡而賊勢益以不支忠會既入金陵面見洪逆曰事急矣此城不能守方今內糧既罄而外援亦曾軍勢盛若萃於我必盡不如棄而他圖洪逆怒切責忠會曰所恃以守城者在城外各隘道耳今失兩花臺則南門之道絕矣失江東橋則西門之道絕矣失七壩橋則東門之道絕矣曾帥結營城外深作長濠又於下關屯重兵制我出入糧道已斷人心不固况京中朝官半皆文弱老邁而居民亦多婦孺倉猝有變豈能驅之臨陣所以謂不可守者此也洪逆乃偽為大旨曰余奉天父天兄旨下降屢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

甕牖餘談 卷六

之有汝欲在京在外惟仕汝意國家政事自有主持者庸賴於汝此間聖師雨集天兵雲屯禦守之策汝其勿慮時左中丞宗棠擬收兩浙李中丞鴻章圖定三吳皆與西兵合搆所至賊勢披靡新自克宜波後金賊溫紹賊兵望風瓦解若摧枯賊與我軍一戰于餘姚再戰於富陽所募西兵率以輪船取道於水其至倍捷左軍分水陸前進遂攻杭垣自九龍山至鳳山門雷峯塔連兵八十餘里賊止十餘里據水負隅志圖抗拒守城賊酋偽聽土陳炳又也相持數月未得下而李宮保方攻蘇州甚急忠會散兵往援駐紮於烏塘橋賊潛應官軍殺偽息土譚紹光獻城納款忠會道退丹陽無錫吳江亦旋為官軍收復三年李軍進攻常州賊眾捨死相撲官軍少却俄而被之并下浙之嘉興而圍金陵之師亦攻取鍾山天保城大保城有賊子鍾

甕牖餘談

卷六

十二

山巔所築大石壘也守禦極嚴至是為官軍所拔於是各處援賊路斷而所有命璋宜章溧陽之賊皆上竄江西賊巢之圍既急城中乏食賊黨請於洪逆洪逆曰何不食甜露甜露者取百草之根所製謂天生萬物皆可養人余在宮所食亦即此物汝衆何不仿而行之先是二三年間洪逆偽詔賊眾收藏甜露貯於倉庫以備急需賊中有從者有不從者至是自謂其言乃驗且云此困當必不久自有天兵來援也其特妄誕慢如此三月鮑超之軍攻拔句容城賊乘亂縛其渠魁以降四月克丹陽悍黨之授首者無算自是洪逆計窮官軍多於近城開掘地道環攻者日數十次洪逆形勢極蹙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身亡其子洪福繼瑛偽位賊防守益密官軍幾於無隙可乘五月三十日攻克地保城即賊子山陰其地最為扼隘官軍於是居高臨

四八三

下勢在掌握六月初旬官軍百計圍攻於賊極密處潛開地道十六日火發城圯官軍遂入分五路進至三更各偽王官同時火起烟燄蔽空偽幼主率悍黨千餘人衝出偽殿遁入民房後於倒口竄突至外圍擾江西卒生擒正法其遁至蕪湖者亦全數殲除自是奪獲偽玉璽二方金印一方寬約七寸即洪逆僭用之印也其偽官殿侍女縊於前內苑者不下數百人死於城河者不下二千餘人積年悍賊搜殺淨盡三日之間戮至十餘萬人偽十偽大將主將及大小酋目約三千餘人洪逆之尸瘞於偽宮院內偽官婢道州黃姓女子知其處告於官軍掘而驗之其葬不用棺木偏身包以繡龍黃緞頭童無髮鬚尚存且股肉尚未脫輪舉戮尸舉烈火而焚之於是洪逆平

紀東逆事

癸補餘談

卷六

十三

東賊楊秀清廣東嘉應州人寄居廣西潯州武宣縣鄉間後又徙於桂平縣平隘山以種山燒炭為業年約三十餘歲容貌瘦削軀幹猥瑣其面作青白色目常有疾翳多繞頰而微黃目不識一丁字而權詐與西賊蕭朝貴鄉耦而耕逆酋洪秀全密結之妄播妖言謂楊賊為天父第四子天生為軍帥以教爾眾偽號左轉正軍師偽稱東王九千歲嘗與西賊妻宣嬌私賊夥至不及避乃故作天父下凡狀曰宣嬌我第六女秀清之胞妹可易姓楊我命秀清臥為天下兄弟贖病也命宣嬌同秀清臥為天下姊妹贖病也胞兄妹同臥何害眾勿疑遂自號禾乃師贖病主其詭妄如此庚戌六月倡亂於金田漸攬賊權自廣西至金陵賊悉聽其指使偽諭皆著其名既陷金陵東賊意欲分黨踞守江南而自往攻河朔時有楚賊某白於東賊曰沿朔湖狹

而少種地平而無險非用武之地江南以長江為天塹金陵古帝王州城高池深民富食足豈尚不可建都耶乘此在後必悔之東賊乃止既入居易偽號曰天京時偽政一決於東賊初建偽府於皇城將軍署大營飛殿攻城鉛丸盡其屋瓦震震有聲東賊黨輒驚駭兼其地故荒曠鬼狐晝夜哭嘯居不能安乃徙於漢四門長蘆廠使何宅更變民居日益恢拓周圍六七里後山山也鑿為池前街街也線以垣凡一切偽府規模食飲服御與逆酋分全等性尤淫縱逼以民間女子未盈十七歲者三十六人偽號土娘好殺人必先假天父指出甲某事乙某事當殺使賊眾驚為神所著妖書如太平軍目太平禮制天父下凡詔書皆出其手又偽號勸慰帥聖神風其殺人也雖請逆酋於秀全然逆酋曰殺東賊必不殺曰勿殺東賊必殺之謂出天父

癸補餘談

卷六

十四

意也嘗假天父語杖秀全四十以示威其出也惟逆酋為全處或登城他弗往也出城外與官軍抗皆使賊執其偽旗以駭眾在城偶出前後擁護數千人金鼓旌旄之屬凡數十事轟雷耀日而後繼以洋纜五色巨龍長徑百丈高亦丈餘行不見人音樂從其後謂之東龍樂已大興全與夫五十六人與內左右立一童執繩拂棒茗甌謂之保射與後偽官百餘人從焉又繼以龍行乃畢每日晨坐偽殿偽官各以次待見論事已偽醫進診脈擬方乃退蕭東賊素弱行淫無度故多病曾造一大牀四四坡瑁中貯水以蓄金魚持藻交橫窮極巧枕長四尺五寸即此見其淫亂之一端丙辰同帥大營潰退駐丹陽憂瘁交迫以病斃於軍東賊聞之喜秋七月乃集偽丞相偽尚書等告之曰天父昨下凡謂余等至金陵受困於向營備歷艱難乃

享福燬今向兵退秀清功大官稱萬歲曰有天王在恐不能
東賊怒殺之召偽承宣偽指揮免告之曰必有以稱天王乃
可東賊怒殺之乃召偽參護偽典與入告亦如之咸踴躍舞蹈
謂東王功德巍巍宜稱萬歲東賊悅白諸洪逆洪逆佯許之俟
於八月中東賊生日進稱乃密致書於北賊草昌輝翼賊右達
開令回兵共誅東賊北賊先二日得書輕騎入城請見洪逆不
許而密授以意繼詣東賊偽府東賊疑廷之入見告以洪逆
許稱萬歲北賊以手加額前席跪賀東賊大喜賜宴酒酣北賊
從者以侍左右東賊曰若輩何人也北賊以膝下立功之衆
對東賊偏袒以酒羣前叩謝北賊以目示意成拔刀斫東賊殊
其首北賊探偽詔出言天王有詔秀清謀逆不軌希僧大號衆
共殛之貶稱東孽以五馬分其尸子女侍婢駢戮無遺火其偽

甕牖餘談

卷六

十五

府翼日又謀殺東賊偽官屬噍類如是東賊黨與北賊黨互
相殺尸從城河流出皆著紅袍積骨老賊也

記西賊事

西賊蕭勳貴廣西潯州武宣人居於廬陸筒油種田墾山終歲
力作固農家者流也於諸賊中最少狼獾狼臂多力善鬥與東
賊隣嘗出耦耕有牛逸其隴畔西賊執其尾而返之洪逆過而
見焉深愛其勇因東賊而密與相結而以其妹宣嬌妻之洪逆
極加寵任偽號右弼副軍帥偽稱西王八千歲宣嬌微有姿東
賊每創密謀必集其舍出入無忌遂與之私西賊亦甘受其愚
佯若不知一日為賊衆所見乃假天父下凡誦宣嬌為天父第
大女已與同寢為天下男女贖罪呼西賊為貴夫西賊弗以
為恥轉以誇耀於人賊中偽語皆以東西二賊名並列西賊

意得甚所至無不爭先其虐尤毒凡遇官軍大隊所在衝鋒陷
銳西賊獨當其難至思旺時向軍門連營數十里兵力頗厚西
賊首先突圍遂得出關永安之困西賊先犯官軍然後東繼之
始行遁走桂林圍久未下西賊乃率李開芳林鳳翔往廣長沙
鑿地道環攻城幾陷西賊飛登城陴手斫守堞兵士受傷無算
其勢銳猛幸城中救護兵至卒中鎗彈官軍偵刺之頃刻成肉
醜焉人謂此乃西賊慘殺之報洪逆等轉謂天父惜其勞接昇
高天享福因大設筵宴禮拜設馭共相慶賀藉以惑衆更加偽
號為兩帥先是賊困永安時設男女禁禁除洪逆外全及東
西南北翼外凡男女私離夫歸亦斬相見有事則兩戶其語否
則亦罰無赦西賊父在長沙途中與西賊母合衆賊覺語西賊
西賊語東賊遂同讎斬其父母以儆衆西賊謂人曰父母苟合

甕牖餘談

卷六

十六

不足為父母也噫其頑迷特逆如此尚得謂之人乎哉子一僅
五歲許至金陵以痘殤宣嬌遂入東賊偽府據為已有矣然聞
賊中立有幼西王其所建偽府稱為又正九重天庭甲子官軍
克復金陵偽幼西王等從太平門逸出官軍追至湖熟橋左殺
之則西賊尚向有子也夫西賊為倡亂巨寇借稱偽王指揮逆
衆妄冀非分乃曾不三年身首異處妻為人據子受天誅作賊
亦何益之有使安耕隴畝自食厥力雖至今存可也

記南賊事

南賊馮雲山廣西潯州桂平人少嘗從叔氏流寓於花縣與洪
逆共塾讀書旋即散歸習舉子業不嘗仍設帳於村中授童子
書南賊為人尚權詐多詭謀時為村人講說水滸演義以吳用
為世間第一流人洪逆行教於粵西道經其村村人為言馮先

生今智謀之士也不可不往見洪逆造會訪之與之奇之恨相見曉繼悉其向嘗同塾益喜傾懷結納盡忘顧忌及別去出指其室曰此即南陽之草廬也今何時乎豈肯可高臥乎哉子若肯爲我出天下不足平矣村人多不解其語南賊與洪逆相視而笑由是日夕往來踪跡益密遂乘家室借洪逆周歷各處詭稱與洪逆同鄉洪逆凡所創怪誕妖妄之術說皆南賊從中附和而鼓倡之用以惑衆所造偽書如偽太平軍目偽太平禮制等皆出其手賊中見其書者皆歎爲奇才互相謂曰天生賢哲以造國家丕丕基於是敬奉之如神明蓋衆賊皆鄉愚無賴不知文字故易爲其蠱煽如此南賊自稱大父第三子偽號前導又止軍師偽稱南王七十歲倡亂以來用兵詭譎幾於不測所有賊中偽又檄諭悉出主裁道光庚戌賊衆屯金田新墟爲

癸隔餘談

卷六

十七

官軍所圍負嶠數月幾不得出後從僻徑竄去行至思旺忽值向經略大車連營圍剿聲勢衆盛賊中皆有退沮意縮頸咋舌相視南賊奮然謂其下曰此起義之初首臨大敵也非身經大小數百戰何能致奠安而享福祉哉成事者自邀天祐爾衆請觀我一戰破之遂偕西賊馳入官軍營斬壘陷陣兇鋒頗銳賊衆在後咸奮呼繼進聲撼山嶽於是官軍盡靡營遂潰向帥收集其軍退駐要害賊遂得出關由八水峒至大肚墟分水陸兩股兼程並進南賊乃統陸匪往竄永安陷之因踞城中頗久旋南賊由永安突出控馬騰秦都統之師於仙回由小徑過牛角嶺山取道於馬嶺大塘進犯桂林攻圍月餘官軍嬰城固守卒不得陷南賊遂捨桂林他竄復由象鼻山渡河逕犯全州衝鋒陷南賊悉以身先城將陷方擬鼓勇而登忽有飛彈擊墜

其首遺殞或云至桂林時城中爲大兵亂斫死非也賊中以兩賊之死爲之毒氣洪逆獨曰此上天憫其戰陣勞苦接昇明宮享福耳因加號爲雲帥無子一弟約二十歲妻妾皆入東賊爲府南賊年未盈四十軀幹僅中人容陋無文於六僞土中最先授首曾不得一日稍逸嗚呼人奈何作賊哉

記北賊事

北賊韋昌輝原名正廣西潯州桂平人素居金田鄉年約二十餘歲面瘦黑而微有髭長身鶴立性好刻薄詐詐出家業農衣食充裕北賊曾納粟爲監生時出入衙門干預公事鄉人頗信憚之洪逆等密與連絡相約作亂遂惑焉互播妖言謂天父第五子偽號後護又副軍師偽稱北王六千歲庚戌倡亂金田凡賊衝鋒後調隊攻城一切鉅細之事咸預審議出其僞令金

癸隔餘談

卷六

十八

陵既陷入踞城中以中正街李宅爲偽府宅後頗有園亭池石之勝地極極曠故毀民居尙少北賊位在東會下凡賊衆有事白東會者必先告之爲之轉達其事東賊極諂佞至則扶輿以助論事不三四語必跪謝曰非兄教導弟肚腸嫩幾不知此肚腸嫩潯州鄉人語猶言學淺也其兄與東賊妾凡爭宅東賊發北賊讒罪北賊請以五馬分屍謂非此不足以儆衆其媚事東賊如此凡賊出入取物請其善僞印爲信統僞官屬常二三千人東賊以此甚疑忌之故分其權於翼賊北賊僞號爲雷帥其出也輿從半減於東賊無龍飲食亦朝夕由外傳入運取民間女子十四人僞號王娘丙辰秋北賊率其逆黨竄擾江三河進犯廬州時適有東賊謀僞號事逆首蔡全密致書與北賊計及翼賊石達開北賊先二日得書乃於八月初六日

回金陵東賊不許入城再三請命以輟入隨從毋得過十人北賊入請見洪道伴不許請遣向往援廬州何得禮回罪當誅其急詣東府請命倘赦爾非尚速赴援毋緩而應授以意謂如此則彼不疑爾可於見時圖之北賊即往東賊府請調求赦東賊立時延見曰弟事官代為之請今我將以八月生日進稱萬歲弟知之否北賊曰四九勳高望重魏無比久當明正位號特弟等不敢請耳因膝席前賀從者亦皆額手歡呼東賊大悅賜宴北賊因即於酒間斬之投其尸骨於鐵鍋煮之成糜呼羣賊啖之立盡傳偽諭凡東軍官屬悉於翼辰至天王府聽令明日東偽官至盡驅入偽助勇鍵閉竟日內有攜火藥者因縱火屏高不及燃北賊覺傳洪逆偽詔曰閉汝等於室中俾自知悔當即赦罪服官今猶懷憤縱火謀叛之跡顯然赦必為患因盡

甕牖餘談

卷六

十九

坑之餘黨洶懼果攻偽天王府於是城中分二黨旱西門為東賊黨北牌樓為北賊黨口相鬪殺尸積如邱越日翼賊右遠聞至北賊告以顛末翼賊不謂然北賊怒將殺之翼賊知其謀夜絕城而遁北賊戮全家洪逆謂北賊曰汝不聽達開言斯已矣戮其妻孥不亦虐哉北賊聞言反戈圍洪逆偽府洪逆黨不服因與東賊敗黨和同攻北賊數日北賊敗遁洪逆亦令誅其全家北賊雖得出城其黨從之者僅得三四百人渡江至江浦烏江適遇前使竄擾在外之東賊黨一戰擒之解回金陵獻於洪逆令即斬首時聞翼賊糾合上游賊黨將至金陵乃函北賊首至其軍前以止其行始定噫北賊揚竿首起預為謀主由粵西竄楚擾江皖出其死力以抗官軍罪不容誅矣卒之禍不旋踵特假手洪逆以殺之戮及孩穉無有噍類天意可不謂巧

而速哉

記翼賊事

翼賊石遠開桂平白沙人年二十餘歲黑髭滿口軀幹停勻面白哲家素豪於貨至翼賊尤饒裕少亦讀書應試而喜以謀略自見因之結納遍於遠近時洪逆等欲為亂苦無資聞翼賊感之遂深相結契繼妖言達開為天父第七子偽號左軍主將偽稱翼王五千歲翼賊大喜願捨家貨從事遂盡括所有以置械幟翼賊膽故怯在賊巢踞守為多每遇衝鋒陷隊事率以賤他賊於賊中惟詔事東賊奉命惟謹東賊藉其資以倡亂於其行事有不合賊意者亦委曲恕之金陵初陷入居大中橋劉宅改建為偽府棟宇固宏敞即仍其舊未毀民居癸丑夏五月安慶再陷秋東酋命翼賊往踞賊性較和平尙知重惜民命因稍

甕牖餘談

卷六

二十

易東逆苛刻皖民受害少寬東逆聞之懼其得皖人心急趨之歸調燕賊秦日綱往代而一時無以處翼賊因詭言北賊治事勞劇慮弗任使翼賊佐之實以分北賊之權亦俾翼賊不得專志於皖時翼賊所統眾皆係擄脅江皖之民其下偽官屬不下二三千人其出也賊從半減於北賊飲食亦由外傳入運取民間女子七人偽號王娘然每次逼取民女東賊分與翼賊翼賊輒辭而後受自安慶返人衆屋小且曠廢之後時有狐鬼為祟乃移於上江考棚併擴井前任安徽道王宅及刑園而居之洪逆又加其偽號曰電師丙辰翼賊統黨外竄擾湖北救洪山之圍時東賊方逼洪逆偽封萬歲洪逆密書召之及至而北賊已殺東賊嚴治其黨城中大擾北賊以告翼賊翼賊曰東孽置當誅其下何罪何得盡戮無乃自戕手足倘官軍萬一知之

乘我之危將何以禦北賊曰汝將亦黨東軍共圖報仇以殺我乎翼賊聞言懼夜縋城而遁北賊知之戮其全家翼賊既出糾合上游逆黨將至金陵修怨適洪逆已誅北賊函首送其軍而止其遇之於寧國翼賊令將兵北賊首示衆出偽諭不稱東軍仍稱東王貶北賊稱北孽北賊偽官在外者悉殺之後翼賊至金陵諸賊共舉其輔偽政而洪逆以前輩深川猶是偽安福二王者時尤蹈其隙於是寧之遠出翼賊遂竄安慶肆擾江西不與洪逆通翼賊所至假不殺不擄以惑愚氓已未翼賊由江西突竄閩粵閩之汀州粵之嘉應與寧遠平俱為所擾賊騎充斥勢頗鷓張幸連平城守堅厚攻之不下天久淫雨復挫於官軍遂解圍由翁源而遁嗣後翼賊流竄無定曾擾寮中糾集陝回圍攻潼關卒為馬德昭所敗遂入蜀境川督駱秉章在籍時曾

癸牖餘談

卷六

二十一

知其人翼賊在花縣固有別業與之鄰居相稔因誘之深入而密遣土司躡其後伏兵於深菁叢林中突起殲殺黨羽數十萬之衆坑之幾盡翼賊勢處窮蹙遂詣軍門降駱督卒殺之以正天誅而特赦其脅從之黨各自解散去翼賊死時年僅三十餘妻子皆駢戮市曹噫翼賊本一富家子非若他賊之以飢寒被迫者徒以妄莫非分預謀叛逆身戮家亡並為鯨鯢亦其自取耳何足惜哉

癸牖餘談目錄

卷七

- 洪逆瑣記
- 記忠賊事
- 記干賊事
- 記英賊事
- 記燕賊事
- 記李賊事
- 記侍賊事

卷八

- 賊中悍酋記
- 賊陷金陵記

癸牖餘談

目錄

吳郡 王翰 紫詮撰

洪逆瑣記

洪逆之長兄曰仁發次兄曰仁達同父異母並務農業自竄陷金陵後封其長兄為偽安王次兄為偽福王初東逆獨攬偽政其餘皆不得預自東逆為北逆所殺而北逆旋又為洪逆所誅賊中無人可任洪逆以為任疎不如任親遂命其兩兄同握大權顧仁發仁達本一無賴村氓惟知以邪教惑人所屬往往不遵其統轄多傾心於翼賊石達開仁發乃逐翼會出之於外後李秀成漸用事進諫洪逆勿專任安福特薦蒙得恩林紹璋以分其權繼以官軍圍金陵日逼洪逆頗深疑忌所用多族人仁達尤信任然二人所為暴虐恣肆多行不義為忠會所銜恨迨

官軍克金陵仁發死於亂兵中仁達匿于破屋為蕭軍門所擒訊明後處以凌遲極刑仁發有子曰和元利元皆為官軍所殺洪逆有母年七十餘先洪逆死洪逆生有三子長即偽幼主洪福瑱也自幼喜弄文墨亦好作官詞筆意有類於其父其造作荒誕之語亦相若嘗謂助天斬蛇洪逆斫其首而已斷其尾官軍攻克金陵積薪自焚其官時忠會授以良馬乃得突圍出半途得遇其叔偽干王從之行有河巨其前浮木巡渡遂至江西境圖難髮易服從間道歸粵賊中有詣官自洩其事者乃成禽江西撫憲沈葆楨親訊之供不少諱供詞中多引文相國止氣歌以自比尤可笑也卒亦治以極刑賊每攻城必先於城外築高臺而以賊酋登其上說法謂之講論天情大率言天父天兄教世為心特命各偽王降世教民俾得脫災享福蓋其竊西教

之餘似而文以詭誕無稽之說於是邪且怪矣賊破金陵後有男館女館之設男女無許觀面語夫婦有涉私者輒斬以徇謂其犯天律也男女館設遍人拜上謂之敬事天父以黃紙奏章作誓語謂之悔罪賊中贊美語兩賊所撰率眾朝夕誦之每日睡起飲食必默念小子跪在地下敬謝天父等語謂天父七日造成大地山海人物每閱七日為一讚期街設大旗寫明日禮拜各宜虔敬三更具果品糕餅羣誦讚天各偽府金鏡爆竹之聲不絕於耳賊有酋目病者代為焚香祈天其詞甚哀凡此無非煽惑誕妄非真有邪術也洪逆最喜掉文字其所改之字不可以意測如聖改正上改尚即改耳華改花國改郭火改亮清改菁老改考亥改開卯改榮丑改好等類不勝枚舉社稷宗廟俱為妖帝王京都俱為僭悉令刪除賊中別刊時憲書謂之頒

歷略做西國法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每年以三百六十六日為率不復置閏且以每四十年為一加每月三十三日每四十年為一輪旋每月念八日更為無理又以不知時日算法時多舛誤癸丑二月初十日又訛一日故干支亦遲一日初不許用日月二字後仍用之謂由天父改還真堪噴飯咸豐四年歲在甲寅正月元日賊營為十二月廿四日合計之前後共差大日賊中偽書名目甚多皆洪賊自作其有偽詔書者自戊申始至癸丑陷金陵止則出會劍楊何震川諸賊手何震川者粵西人賊中偽探花也淫亂邪怪自供不諱又有所謂天父下凡詔書者更堪發噱自咸豐八年以後則多出自十道手筆矣賊所設立偽官不分等級而必以天字為區別牛鬼蛇神奇怪百出偽王之下則有掌率統管天將朝將國將下則有義安福燕

豫侯六等偽爵偽爵之下乃係偽職自丞相以至檢點指揮將軍總制監軍軍帥帥旅帥兩司馬此為偽止職餘俱為雜職偽丞相有正副更有以天地春夏秋冬為次序者計一十有四名偽殿前丞相四名檢點三十名指揮三十六名將軍及總制俱分金木水火土為定數每偽總制一統監軍一軍帥五師帥二十有五旅帥一百二十有五兩司馬六百二十有五此外守城有偽巡將軍驛遞有疏附總制關隘有提關指揮洪逆偽府有六部偽尚書有侍衛九十有六以天字及二十四氣分名有左右史侍臣朝議詔書詔命東賊偽府有尚書承宣參議僕射各數十名其餘偽王以大逃滅他若管理賊物者俱為典官由永安以前附賊者均為偽功勳加一等其為偽土之昆弟叔姪者皆稱為王宗賊中又設女官亦有義安福燕豫侯六等爵

癸牖餘談 卷七

而以貞字為別其在偽府者有女丞相檢點在外統帶女館者至軍帥止餘為女百長賊中服色偽土帽縹龍鳳袍靴皆然均用黃偽侯相帽用鳳偽檢點指揮帽用麟均黃袍偽將軍總制帽用獅偽監軍軍帥帽用虎均紅袍偽帥旅帥帽用形均藍袍偽兩司馬帽用鶴有職者頭繫黃巾餘用紅巾偽女官皆以黃帕蒙首上寫偽銜女官多跣足乘馬皆粵東西人至於賊之稱呼尤為可哂各偽王皆借稱千歲而又以字別其大小如洪逆持兄稱嶽次兄稱倫千賊稱福翼賊稱喜英賊稱祿忠賊稱榮贊賊稱耀侍賊稱雄輔賊稱威章賊稱壽其妻稱為偽土娘其長子稱為嗣君偽王女稱金掌率義安福豫燕侯以至軍帥皆稱大人子借稱公子女皆稱玉師帥至兩司馬稱善人子稱將子女皆稱雪掌率六等偽爵妻稱瑞人偽丞相至軍帥妻稱

貞人師帥至兩司馬妻稱夫人又有稱偽官之妻為貴姣等名者尤為穿鑿不通賊中所有慶賀佳節凡六正月十三日為天兄昇天節二月二日為報鸞節二月二十一日為洪逆登極節三月三日為鸞降節七月二十七日為東賊昇天節九月九日為哥降節又各賊每逢生日饋物者不絕於道而女官送禮尤盛以糯米製成各色糕餌列於方几令人肩之先行前以金羅黃傘為道後則士官跣足乘馬送入偽府至日均賀陪隨讚美謂之酬謝天父洪逆父子生日俱賜宴昇以銀牌併演雜劇雜劇為樂而不自知其醜各道生日先期選人進貢院考試東賊則為東試餘仿此所取偽狀元榜眼探花傳臚各一偽翰林數十偽進士數百又遍選民女百餘人先送偽丞相衙再選約得十五人以進各賊洪逆東逆各六北賊二人翼賊一人謂天父

癸牖餘談 卷七

賜六女以償其勞也言之可涕賊王居偽名府賊官居偽名衙計闔城賊館不下千餘處偽府則有轅門二大門三高可數丈門牆壁悉綵畫龍虎甬道中築高臺一兩旁懸金羅數十有事則鳴鑼以達門以內不準男子入皆以女侍傳遞肴饌酒漿皆自偽典廚自外傳進後有堂室圍固多至數百少六十餘間若偽衙則擇民居之高大者加以粉繪其餘或用紅箋作聯或以黃紙寫硃字偏貼大門以為美觀門外多建瞭臺重數十丈以備望遠洪逆偽府以前制軍署為之在城北壯麗勝他處大門額曰榮光門二曰聖天門皆以黃脚冠之兩旁有柵欄內橫扁數方皆偽寮所贊頌左右有亭高出牆外覆以琉璃瓦二門內偽朝房東西各數十間西有一井以五色石作欄上鑄雙龍石質人工俱極堅緻非近時物也偽殿前牌坊一座上下皆雕龍

紋飾以金彩爲最。高廣梁棟俱繪赤金文以龍鳳光耀射目。四壁綵畫以龍虎獅象爲最。之東有墻。圍擊池於中池方廣各數十丈池心以青石砌成。船長約十餘丈廣五六丈北面又有一亭高僅數尺式如字藏東賊僞府稍減其舊首曰於咸。豐六年爲北逆付之一炬後重建僞幼東王府名曰正九重天。廷僞府後有園入門有亭亭畔有花柳二株陰可半畝園實善。街馨香可人自亭而北疊石爲山綿延不斷泉山之麓清泉繞焉。諸僞王府無不有園壘石鑿池窮極奢麗樓臺亭榭逶迤相屬皆役使所榜工匠爲之北翼兩賊所居但畫門用鑼而已僞衙如僞侯書鳳僞相畫象餘僅貼紅條賊相見下一等者跪不揖拜更說足雖服袍乘馬亦然嗜著朱履厚其底幾半尺許每乘馬出携汗人所製八音匣鏗鏘作聲以爲樂每與官軍角拒。

甕牖餘談

卷七

五

發僞令必先吹角以集人至北賊僞府聽令後改在翼賊所以賊目二人持名牌一執尖角旗率衆立俟指揮每戰則驅賊脅者在前而積賊隨其後敗則祈跪天父官軍或以爲有術往往疑備不進不知正可乘喻喻時併力斫殺之也賊中夜聞口令以所願讀美詩內二字顛倒爲號每值元且各賊飛刺相慶賀見面不跪不拜但稱曰高陞賊初以演劇爲邪歌繼於池州得戲班衣服器具數十箱回令陵乃招優伶裝演樂臺於清涼山大樹下東賊觀之喜甚於是賊中皆尙戲劇各賊僞府朝夕敬拜天父男樂在外女樂在內遍搜金陵樂妓以充此役每僞王處數十人晨暮琵琶以供讚美。

記忠賊事

僞忠王李秀成原名以文廣而梧州府藤縣靈風鄉人居於長

恭里新莊村備初自活少時從其舅氏讀書及長乃歸父母家。生計窘乏時難自給二十六七時值洪逆煽衆作亂路經一村乃裏脇而去隸於僞官丞相胡以冕麾下爲兵中在選舉之令東會舉之爲右四軍帥令踞守金陵太平門外新營旋由僞監軍權至僞指揮時檢運張樂形與得樹以數十萬衆橫於三河尖忠賊結之以自固聲勢頗張乃封爲僞地官副丞相俾踞桐城以抗秦軍門定三之師圍甚急忠賊求援於陳賊玉成陳賊率黨攻陷廬江即泝淝江竄大關出桐城之後以斷吾軍餉道桐城地勢一面高聳一面平坦陳字二賊內外合擊吾軍大挫圍師遂解去忠賊旋擾六安霍山賊黨漸盛內辰抗張國梁軍於倉頭鎮江踞賊天汝孝從城內突出我軍遂亂退駐丹徒而揚州遂陷吉中丞陣亡忠賊即回金陵賊巢出死力以

甕牖餘談

卷七

六

備孝陵衛大營亦濱向帥以勞瘁卒於丹陽時賊內亂自相屠滅是以不能大逞戊午張帥復圍金陵忠賊時已受僞以屯於黃池一切僞政由其指揮招集蕪湖賊衆由昭關順流而下陷全椒來安糾合陳賊攻走德軍以分下游官兵之勢驕憍江皖間故賊巢得有接濟圍雖嚴未能即下也忠賊在浦口時吾軍中有招其投誠者爲洪逆所聞懼其去也乃僞封爲忠士更書萬古忠義四字賜之庚申春忠賊由蕪湖取閩道至廣德竄四安由武康陷似垣浙省大震由是張帥分兵往援而忠賊已自廣德至建平六合賊軍卒攻大營僞輔上楊輔清竄高淳僞侍士李世賢竄溧陽僞英士陳玉成竄江浦四面夾擊寇氛猝熾吾軍勢分根底各無鬥志大營遂潰散張總統殉節於丹陽和帥身縊於泮關蘇常盡陷於賊繼嘉興亦爲賊黨所破江浙之

間偏地皆賊也辛酉冬杭垣亦陷蓋紹溫台各郡邑相繼失守是年忠賊會竄，西北收納叛民數十萬為官軍所扼狼狽逃回而安慶亦於是秋為官軍克復賊上游之臂其勢遂沮壬戌上海西人調集勁旅助中國時賊圍滬之賊號稱百萬西人一鼓而下之青浦嘉定勢如破竹會帥之軍亦已由上而下蕪湖巢縣無為梁山皆屬我軍直搗金陵洪逆屢促忠賊糾黨回救忠賊密計曰會帥之軍由上而下利在水軍我勞彼逸且以常勝之師而臨我屢挫之衆不可與爭不如多備糧食軍械為固守計伺其懈而擊之復下濟矣洪逆不從於是李宮保克蘇常左中丞克靈杭連，並進寇盡竄賊僅踞金陵而已甲子六月官軍入金陵忠賊以已乘馬乘幼洪主洪福瑱而同內於清涼山既夜乃捨命衝營而出逃於民家為官軍所擒

魏肅餘談

卷七

七

戮之於金陵噫忠賊特一甲家牧豎者流耳初何有韜略謀勇之足言乃天心厭亂竟假其手以擾江浙蒼生塗炭死亡如積劫連之所鍾歟忠賊相尋繫於是人彼蒼之忌豈可測哉

紀十賊事

十賊洪逆之從其弟也名仁珩字益謙少習舉子業當洪逆作難時縣令知其為寇族執而繫之獄後有為之緩頰者始得釋迨歸家乃逃之香港後西人書以餽口咸豐癸丑洪逆陷金陵僧偽號建偽勢張甚于賊忠欲往投特未得聞八月上海劉麗川亂作矯稱奉洪逆命遙受偽封于賊乃擬藉以達洪逆有西人助以資斧始由航海至仍主西人舍居年餘無計可通西人但以幸舍處之極不為之畫策於是困甚求歸仍返粵中七年復一道於浙嶺由江西而至漢口藉卜筮以供旅費客中與

之往來者悉不敢少露踪跡久之知所主家固與金陵賊黨相通者凡米粟轉輸所以濟寇用者恃以為東道主一日偕主人登樓去梯長跪自白其故末主人代為設計得達賊所主人慨然引以自任曰此時易易耳使附貨船渡江遂入賊境始謂洪逆大喜適望立昇偽封為干天福蓋賊中之顯職也踰年龍任益深即升之為偽十王兼稱偽軍師掌文衡正總裁一切偽政咸決其手特創偽王府大興土木自書其兩壁云干戈底定王道湯平賊中屢開偽科考選甄別悉委于賊而于賊不妄欲以收攬人才為己任所有為偽主考偽總裁者無不奔走其門下顧于賊性懦緩僅能掉弄文字實無才略楚粵老寇自恃以百戰勦勞必當大酬厥功而于賊以後起新進無尺寸建白一旦驟出其上因是多不平洪逆亦微聞其故擇其功鉅酬薄者悉

魏肅餘談

卷七

八

授封偽土或有以納賄得者於是賊中徒擁虛名無所統制而疆場之陷陣衝鋒者皆有勞而無賞因之無不解體于賊耻已無武功請於洪逆願提帥解安慶之圍咸豐十一年正月于賊率黨出偽都盛飾軍容途中慨然謂其下曰此大丈夫得志一時之所為哉因議先攻江西冀分官軍之勢時集於安慶城外者有大偽土偽王長兄洪仁發偽土次兄洪仁達偽輔王楊輔清偽直王林紹璋偽英王陳玉成偽黨數十萬衆厚集其陣期一鼓以退官軍會中丞國基以奇兵當其衝督兵捍禦躬冒矢石守城賊將為葉芸來自戰之悍寇也城外皆官軍外援之賊又在外圍而會軍於外復成長圍環之三匝併命相持六偽王皆不得前七月偽十王最先遁而蓋洪逆促之還偽都也是年冬安慶卒為官軍所復洪逆迫脅于賊援兵不力師勞無功

賤其偽士位旋又以偽王姬之譜盡削其權偽王姬有洪逆妻也夢于賊身御龍裳而首冠翎頂謂其心未忘官軍不可大用是時西人之王偽都者絡繹於道皆主于賊家以千賊向在香港多與相識也出入賊中招搖於市洪逆聞之頗不喜故特假夢兆以抑之同治元年官軍圍金陵急十賊預守城後仍還其舊封道官軍克復金陵十賊先火其偽府乘間奪路得逸與偽幼主洪福瑊偕遁其眾與數百騎適時遇一羣浮水而過中有一人屢顧偽幼主者十賊即手刃之於眾皆股栗竄至江西謀易服雜髮潛歸東為其信任之 楊右密白於官遂被執時像撫沈中丞葆慎也特委他員審鞫十賊詞色不撓歷供前後作賊事不少諱越口即實諸極典跡于賊生平特一粗識之無之一爾妄男子耳即在賊中亦不過掉弄文字以自矜異

甕牖餘談

卷七

九

與奪地疆城之悍黨較其罪尙可未滅徒以位列偽士分居寇族妄思借逆遂陷大戮使其戢影潛踪自匿窮荒遐島之中則雖至今存可也

記英賊事

偽英士陳玉成原名丕成廣西桂平縣白沙人與賊所居相距不過數十武在鄉深相要結金山謀逆時僅隸於行伍自入踞金陵後稍用事由十八偽指揮遷授偽職冬官丞相向帥提數萬之衆固圍金陵自孝陵衛至東南七竈橋連營築壘守甚嚴而鎮江亦為吉中丞所困賊城守偽將吳汝孝也飛書訴急于洪酋謀逆乃與偽地官副丞相李秀成偽春官丞相涂鎮典偽夏官副丞相陳仕章偽夏官又正丞相周勝坤諸賊目下援鎮江甫至湯頭而張總統國梁兵已抵境兵賊相接大小數

甕牖餘談 卷七

十戰吉中丞時駐劄九華山聞警遣兵來助賊中偵知之特選敢死悍酋以為衝鋒及戰互無勝負賊衆不得已乃令陳逆乘小舟由鎮江水關入水面砲船森列陳逆奮力衝突水師不能禦遂得入城與吳汝孝合湯頭故有小河由大江岐流通山下

甕牖餘談

卷七

十

一日湯頭岔河一日湯水山邊官軍本屯營河濱依山阻水以為固賊兵探知其處圖移營相拒旋據湯水山邊為乘間潰圍計官軍乃拔寨以堵其進距城較遠陳吳二賊乃得從城中突出城外賊已選鋒整隊以待前起夾攻前後相應官軍遂不能支先是賊乘夜潛至湯頭岔河駐札官軍力戰相持至午官軍始知後路被襲急思還救陣遂動兩處相隔約一十餘里甫欲回兵而賊賊之衆大至勇銳百倍官軍奪氣翌日黎明決戰官軍以衆寡不敵奔潰十有大營盡陷於賊賊衆遂羣聚於九華山下吉中丞守禦密不得遣破賊乃由金山巡渡瓜洲陳道攻上橋破之時官軍結營於紅橋卜著灣三汾河諸處大小相連一百二十餘壘望風齊潰揚州遂再陷所擄輜重盡運入鎮江賊巢賊既大股渡江僅留周勝坤守官軍舊營官軍探知其虛進兵取之以斷歸路賊又取道於六合張總統國梁自率驍騎邀截之不使一賊得過賊不得已仍從金山絕流而渡巡攻高資吉帥兵馳援中伏猝敗為賊兵驅之高資山中首尾不能救援吉帥知勢不敵臨陣自刎官軍大潰張軍自六合馳至則已不及乃駐劄於丹徒鎮以扼賊衝時賊勢方銳逆目吳汝孝又以悍賊千餘繼之進攻張軍張軍亦潰湯頭所守官軍盡敗直驅至偽都東賊令盡破孝陵衛向營使屯軍於燕子磯翌日乃困搖化門官軍適張軍收集殘衆復至而偽翼五亦率會錦

四九三

兼張瑞謀兩悍酋引眾相助官軍勢益孤張二軍連戰皆北委
 乘軍實山積習以資賊陳逆遂陷句容困丹陽張狼顧幾不
 可制同張皆退駐丹陽併力堅守賊不能下向帥以積勞薨於
 軍張總統陶梁代撫其眾流涕誓師慷慨決陣一戰而解南城
 之圍擒戮無算偽十三檢點周得賢賊中之驍將也在陣授首
 賊眾股栗乃遣三角村距句容城二十有五里許時東賊方謀
 篡偽位洪逆徵召北賊誅之東北賊黨互相殺一時積寇死者
 不少於是賊中可任事者無其人陳逆方在外拒官軍擁眾頗
 盛乃序以顯職偽封為成天豫翼賊方被逐出偽都道經寧國
 悉以前攻寧國之眾委於陳賊令統之以解寧國之圍翼賊旋
 復他往忠逆李秀成被困於桐城遣使馳書告急於陳賊請其
 速援陳賊以寧國一隅未能旦夕解圍而桐城之困急於眉睫

癸漏餘談

卷七

十一

乃即由樅陽江渡忠酋同其至輕騎往赴特繪成進攻圖式與
 之詳觀并密定謀議然後行時官軍方慮賊必對面迎拒嚴為
 之備而未知有援軍之躡其後也陳賊乘官軍稍懈突出縱擊
 一鼓破之遂自樅陽轉順下陷無為州踞湯頭鎮賊之精糧
 皆由是接濟與偽廷天侯陳仕章合黨並竄於是東關巢縣相
 繼淪沒賊皆命人據守陳賊率眾攻陷廬州所向亡命官軍頗
 不敢擾其鋒陳賊兩目下有黑點狀若目睛賊中因呼之為四
 眼狗勢方橫甚乃上淖河出大關以截桐城之援斷官軍餉道
 關營樞機陳逆酋內外奮力合攻官軍不能禦遂奔賊騎分
 三路窮追舒城六安前後失守裏脅者數萬賊勢大張陳逆旋
 陷正陽屢攻壽州不得下而三河援軍驟至進克廬江張鄂辦
 軍亦進攻句容借和帥共圍金陵陳逆方結集於小孤山華陽

與韋賊志倭合隊同竄始商城陳道圖陷德安以收羽翼官
 軍扼之賊之於羅田麻城間乃回竄太湖潛山時忠酋方欲從
 全椒往援賊軍傳檄逆目刻期大舉陳逆議由舒城破廬郡出
 店鋪攻梁園道界牌而下淠州德帥方守浦口勝帥方駐烏衣
 俱遣兵截之陳逆奮突而前德軍大挫因求援於張鄂辦乃專
 選精銳渡江而來以解小店之圍陣未定賊驟以劣騎橫躡之
 張軍亦敗賊追官軍至浦口陳逆攻其前忠酋攻其後德軍陣
 沒者萬人陳逆遂長驅而圍六合洪逆以其有功授偽封為前
 軍主將正率軍適署皖撫李孟羣以其師潰廬州上諭道員李
 續賓改道援廬李道定計先取太湖掃蕩桐舒等縣然後直趨
 廬州進克楓香等驛一戰而復潛山太湖咸豐八年九月十八
 日直搗三河集賊眾遠近大震洪逆乃調陳李二酋赴援三河

癸漏餘談

卷七

十二

集六合要害也賊眾城傳以九壘用糧賊數萬守之三河破
 然後可以進窺廬州李道自克桐城令總兵趙克彰守焉又命
 副將謝永祐守舒城所部僅五千人皆精銳可用守三河集賊
 將為吳定規李軍圍之三壘破其九壘斷賊千計方期旦夕
 可破而陳逆由六合率大隊踞金牛鎮李逆秀成由巢
 縣來糾集捻匪駐白石山賊十萬餘眾連營相望烽火亘數十
 里賊蓋塞李軍之各路而斷舒城之援兵死力以決一角也
 李營諸將議暫退守桐城以為後圖李道曰軍事有進無退當
 死戰十月十日四更遁賊營而陣諸將請四更擊之猝出其無
 備李道曰陳王成賊中驍帥守必不懈且未審其虛實不如黎
 明辨色以進天將降官賊合戰巡破陳逆營管中賊散走會天
 大霧但聞金馬喧闐聲莫辨賊在何所賊眾抄擊官軍後突出

奮攻官軍相繼潰部將劉神山等先後戰沒白石山距金牛鎮僅廿五里忠會遙聞鎗砲聲率隊大至賊鋒益銳環圍之數重李道傳令軍中嚴守牆壘無何各壘皆破或勸突圍出圖再振李道不可曰吾當殺賊而死為國除毒大開擊門躍馬入賊陣見陳逆方立黃旗下李道呼曰當斬此賊渠為吾舉命處馳入死之諸軍或降或自殺其降於陳逆者半途猝起為變陳逆因盡坑之竄至桐邑呂亭驛桐城復陷於賊洪酋乃偽封陳逆為英王後陳逆敗於宿松議借忠會取二郎河為鮑軍所破陳逆所屬驍悍殆盡然六合浦口官軍旋又失利幸楚軍自黃梅宿松上游來援陳逆與之併力相拒繼聞忠會陷抗垣和帥分兵援浙金陵勢虛遂潛兵至江浦渡江而南由善橋攻官軍大營師潰賊遂連擾江浙適有中丞國荃兵圍慶其急陳逆屢行

甕牖餘談

卷七

十三

攻樸卒未得解安慶守城賊將葉芸來張朝爵負隅固抗陳逆又自外來援故一時未能即下楚軍乃深溝高壘以困之久之城中無降意而英逆時於城外為犄角曾軍承力撤近湖一而以待其逸出因城中皆係英賊家屬恐其致死相持故也賊以曾軍之退為可乘遂徙近處之糧以濟城賊曾中丞知其無去志仍復嚴圍城中洵懼乃遣三悍目入城助守益以勁賊千餘英逆退保集賢關洪酋懼上游之不可守也因遣六偽土往援六偽土石偽福王洪仁遠偽干王洪二珩偽章士林紹璋偽輔王楊輔清偽堵士黃文金偽顧士吳汝孝也俱集桐城英逆乃留劉李二賊目守關而已往桐城以黃金寶率騎斷後官軍知其至預伏兵以待黃賊之眾殲殺殆盡黃賊幾死於水僅而免英逆見桐城賊兵不足恃自不偽求援於洪酋副軍門

甕牖餘談

卷七

超進兵攻集賢關劉李二賊死命固拒藥彈糧俱絕遂為鮑軍門所破二賊於陣伏誅逮英賊來援而安慶危在旦夕曾中丞鑿通城邊菱湖砲艇得入城中消息煎迫時官軍圍城而援賊亦環圍官軍之外城百物俱竭賊知必不可守曾軍攻之愈急遂破葉芸來猶率隊巷戰官軍斫之數十刃始死張朝爵乘舟而遁吳定彩與賊眾盡溺於大江中城賊無一得死者偽英王見巢穴已破遂竄石牌擁黃宿之眾渡野雞河圖德安襄陽賊眾咸不願行遂由六安回廬州官軍圍廬州甚急糧絕援窮遂為官軍所克英賊乃遁之壽春時英賊所踞之地前後悉為官軍所得羽黨散亡洪酋又擬其偽職屢加嚴責壽春固苗沛霖出入所也遂誘之至官軍營或有勸之降者英賊毅然不可植立不跪惟乞一死乃真之極刑自矣賊死而賊中無悍

甕牖餘談

卷七

十四

會越二年而洪逆亡

逸史氏曰賊起金田所恃以衝鋒陷堅者白蕭朝貴外即推秦日綱羅大綱陳玉成為首猖獗賊中所稱三首酋是也羅亡於江北秦亡於東北逆黨中獨英賊蹂躪數十城竄陷十餘省惡積禍盈卒膏斧鉞梟黨盡連頭受戮天之假手以剪滅之者豈不快哉三河集之戰李忠武公授命於是役焉此為上海大局所關故記之特詳嗚呼英賊之非巨矣

記燕賊事

燕賊蔡日綱原名昌桂平日沙人少備於人頗勤慎盡力長以製殺乳為業金田倡亂之首已與洪逆深相結潛煽妖言以惑愚妄洪逆謂其忠勇信義可恃之為爪牙心營故倚任獨專隨洪逆竄踞永安偽設木斗軍營俾燕賊守之以抗官軍時扼

四九五

要衝者為張汝修轉戰相持賊不得進一步自永安至武昌沿途逼張偽示督燕賊爭先為之授職偽天官正丞相既陷武昌賊與賴漢英羅大綱分統之旋下安慶乘不守急攻金陵七日而破之入城居中正街董守為偽館癸丑七月東賊令取所擄安慶民女偽號貞人時兩粵積賊皆擁眾自雄積金贖贖佳麗據金陵為老巢而分黨逼竄上游皖豫楚燕逆鋒無所不及十二月代翼賊踞守安慶自恃其才能盡變翼賊所行新晉之眾號稱萬山入呵導前鋒擁騎數百人東賊以此口之更重羅大綱往代之而燕賊仍歸金陵東賊分其麾下偽將佐校隸於已所統下為東偽官以少其眾甲寅五月所有遺擾湖南黃河之賊皆為大兵所破賊之上游勢孤欲使北賊而又恐北賊之

癸牖餘談

卷七

十五

一去不返如虎傅之以翼將來不復可制因以燕賊代之行乃偽稱燕王偽與霜師所擁黨羽頗盛艘艦林立江面時官軍用紅單艇衝擊三山賊營上下游俱為所困燕賊乃率眾黨揚帆直下駛至烏江適與官兵船遇舉砲互轟烟塵蔽空官兵船堅砲利擊沈賊船無數一砲彈擊中燕賊坐船碎沉於水獲其印書衣帽皆有偽燕王字樣官軍皆意其已死醜酒相慶後大營陣擒長髮賊訊知燕賊船破落水間道逃往和州後於咸豐六年在偽都開屆時東賊主持偽政一切生殺悉隨其意各偽士咸憚之外受約束而內懷憤恨燕賊以昔同起事六人中尤不能平偶以牧馬某甲見東賊從叔不起東賊叔怒鞭之二百立解之燕賊所未詢旋斬之東賊東賊委翼賊治其事於是燕賊聞而辭職東賊大怒命北賊杖燕賊一百始得釋因

是術愈深秋七月東賊被誅東北兩賊之黨互相殺燕逆亦死於其中

記李賊事

李少卿者嘉應州人始名紹熙及投賊乃易名為文炳跡其反覆狡獪自負梟雄而卒殞其身亦天下之愚人也初李以行賈至江南與某貴落魄海上日從博徒游每日與貨數十錢餬口時海妓尤綠芸貌美而多資久厭風塵思擇人而事一日肩輿出門李方蹲橋下乞博徒錢與未以其礙道呵之李起而反臂為揮以拳二與夫皆辟易綠芸急舉簾請之曰客何為者請至我家以杯酒釋忿李竟慨然詣其室坐既定索酒引滿罄無算爵綠芸曰觀子貌非居人下者何乃離離與匪類伍此間苟足以相子詞供飲食李許諾遂居其家頗勤謹久之綠芸委

癸牖餘談

卷七

十六

身於李出其貨作小運販獲利頗饒乃設茶棧後例捐納候補縣丞時閩粵之黨頗橫當路方思各以其類驅靡之故地方有車居然附縉紳後參末議咸豐三年癸丑秋八月粵人劉麗川繼作賊邑令袁君祖德起事者曰小乃會結有七黨李亦預其列而與李少卿皆用事為劉賊所信任賊中攻劫多出其謀先是當路故粵中未免私庇其鄉人始欲將選事者給貨遣歸後亦不果因循醜亂實李與閩人李仙雲之咎也其後賊勢日促李始謀約官軍為內應幾事不密為劉賊所覺同謀三百餘人擒戮殆盡而李獨得脫走投大營白事洩狀撫軍吉爾杭阿憫其全家屠戮留軍中供差遣繼而城破渠帥未獲而紅橋所戮者在疑似間召李辨識李力言其是遂據以入奏并請寬李之誅有優賚焉其實著名賊目如劉麗川林亞福潘鏡子陳亞

林皆逸去林為海盜以他案被獲投金陵逆木知存亡劉
伏匿近粵鄉聞陳商於暹羅今皆無恙李當時蓋以迎合吉中
丞之意耳上海軍事既成以備費募勇從吉中丞軍於鎮江衝
鋒陷銳多積戰功九華山之役吉中丞勢迫自刎殉國賊圍李
營三匝甚急李堞壘堅守經七晝夜與士卒僅日一食糧絕援
窮顧無變志適張總統大軍馳至圍解得出是軍管巨員大
加獎信前後捐擢海升道職庚申春開李方帶勇在吳門賊悉
銳南下其氛日逼徐中丞倉卒間委以城守時賊游騎已至城
下李營勇自有黃魏二姓者竟詣賊納款而李與何信義大啓
閩門迎偽忠王入李營偽職為江南又將帥為賊主理崑山縣
事族中兄弟子姪無不受偽職者誅求民間較他賊更苛酷上
海某富路謀結內應使其閩人往說之不得要領但以李虛詞

甕牖餘談

卷七

十七

詭說報之而已後何制軍桂清又思以內應功贖罪遣馮軍門
日坤往結馮固與賊相識及至前無一言及見偽主將陳賊坤
書約以上海為界彼此毋相犯同盟而返是役也李盡輸其實
於偽忠王而談內應者猶以為可恃噫是徒為李賊所笑耳聞
有密遣人約李獻城投降者李拘其使幾欲殺之後行賄於賊
妻尤氏言之得釋同治元年李方率黨攻上海頗為賊盡力挫
於官軍輜重悉喪及回崑山忠酋以前事以加猜忌時青浦嘉
定方為官兵所克復聲勢甚銳大軍圍太倉急崑山賊少於是
忠酋遣賊日劉肇鈞與李同守李不自安而蘇崑鄉團潛結團
練以應大軍故洩內應謀俾賊自剪羽翼忠酋亦知李素反覆
即率大股駐崑伴作應援太倉者俟李賊來即命眾刃之黨與
同日被殺者五六百人其同李降賊啓關之何信義越一年以

甕牖餘談

卷七

癘疾死始謀之勇目魏姓受偽職武將帥後亦為賊所戮觀於
此可知天之所以報施矣嗚呼李當日賊衆號稱十萬子弟腹
心嚮布上海城外官軍聲息呼吸皆知其所設陳墓賊卡與官
軍僅一江隔耳果欲反正率衆順流殊易易也乃徒外以誑官
內以媚賊殞首裂身自取敗滅然則狡謀果足恃哉

逸史氏曰上海之亂李以首事賊渠法當誅殛乃內應無成
猶得邀封典抑亦幸矣前後積功循至顯職國恩可不謂厚
哉庚申守城之役如能感激一死以報國其功名聲望豈遽
出人下而乃望風即附掛盜開門身汚偽命屢抗王師卒至
惡積禍盈如屠犬豕同一死耳相去遠矣

記侍賊事

偽侍王李世賢廣西人忠道之從員弟行也竄陷金陵後授偽

甕牖餘談

卷七

十八

職為侍天福建東北逆相繼誅滅乃得專用事臨陣頗能亡命
故賊中推之為渠魁咸豐八年侍逆踞守黃池潞沚時官軍圍
金陵甚逼忠酋謀所以解圍者馳至蕪湖與之商令侍逆御禦
南岸官軍旋以功偽授左軍主將竄踞兩陵十年正月忠酋自
蕪湖至與侍逆合隊由廣德取道攻湖州紳士趙景賢倉卒練
兵籌守禦計密約援軍內外同時夾擊斬賊數千三日而圍解
侍賊回竄平適與忠酋遇遂令其往攻溧陽以不能猝破轉
向句容攻五日遂陷賊衆大隊聚於雄黃鎮一戰而官軍大挫
其時偽英王陳玉成進善橋偽忠王李秀成進鍾山陳坤書進
高橋偽輔王楊輔清進南門兩化台侍逆進北門紅山大營糧
絕師盡潰明年夏侍逆由皖省至江西景德樂平與左官保兵
相持官軍殲之於樂平斬賊萬計遂由河口退還常山順道

四九七

浙江分攻金華湯溪等處旋至浦江蜜波而温台處三州亦相
繼陷沒待逆所部有偽萬千黃呈忠偽首王范汝曾往攻寧郡
而寧郡有失職之西人前為之導海門鎮海皆以西船往會不
閱二月而東西兩浙盡為賊踞待逆出死力尤多自浙省左官
保統兵進攻復郡縣勢若破竹待逆仍遁至溧陽將為持久計
溧陽城外民團驍勇猛銳為江南各國最時李官保已收復全
吳獨丹陽金壇宜興溧陽等四縣未下待逆知不可守乃借偽
溧王劉啟均偽康王汪海洋偽聽王陳炳文偽萊王陸順德偽
列王黃宗保偽就王賴世就偽借王譚體元偽利王朱興隆以
及李愷順譚應芝陳承奇李容發諸賊目方鎮江西經沈中丞
嚴為堵禦逐之出境遂擾八閩汀漳諸郡縣迭經失守於時康
逆端汀待逆端漳悍黨號稱四十萬旋乘汀而與漳併遂擾永

變通餘談

卷七

十九

定大浦饒平屯踞百餘里烽火連天待逆之衆九標悍然方耀
卓與等諸軍轉戰而前橫衝突擊卒盡潰散待逆既驚康逆勢
餘猶張盤踞鎮平與建營叛卒相要結分三十餘壘百十里間
屢戰相望負隅固守後由鎮平竄龍定信豐連平官軍卷甲疾
趨以襲其後康逆悉為大兵所及一晝夜走三百里突抵嘉應
州城知州程培霖遊擊英秀登陴固守城破英秀死之於是撤
調江閩各軍環集東北俄而康逆殞於敵偽借王譚體元代統
其衆死拒官軍久之潛出西南門由黃沙嶂遁去黃沙嶂者川
南最狹隘處羣峯峭削一徑縈紆為嘉應出新田大田右至豐
順左至潮州之間道賊以數萬之衆冒危出險急不得前官軍
雖指四至分途合擊殲殺無算墮崖墜澗死者以千萬計一時
橫尸盈谷積械如山脅從之衆崩角請命求貸一死於是髮逆

黨羽至此乃無噍類偽借王端璋州出與民團戰遇伏傷其足
久不愈其妻弟謀內應未成後聞為其下所殺或云待逆李世
賢於永定渡河時聞大埔敗潰自到死餘衆歸康逆劉賊踞
晉慶陸賊踞浦漳旋俱為官軍所破先後授首劉賊乘雲霄竄
越平和副將林保伏兵大溪鄉突出截擊劉為飛礮所中死
其黨七百餘人陸賊後踞長樂屢抗官軍卓與親率精銳夜
攻城城墜下賊黨見勢危歸獻萊逆絕城乞降劉賊鈞廣西人
短小精悍能縱身一躍數丈當忠益據蘇時曾守崑山以抗官
軍汪海洋曾踞金壇一帶竄浙乃留據餘杭與杭郡賊互相犄
角陳炳文從忠益故廣德既陷即留守焉旋陷杭垣即令之守
以拒左官保進剿之軍陸順德廣東人擾浙之役曾迭陷紹興
蕭山以為巢穴朱興隆湖北人曾守醇化鎮後賊酋移之守大

變通餘談

卷七

二十

合時皖省為官軍所圍甚急李世忠進克六合乃遁之待逆所
賴世就廣西人為忠逆踞守吳江及八閩竄連平州卒二千人
詣方耀營降後用為前導助攻賊於上坪山卒奪險隘黃宗保
後亦歸誠其竄閩粵之賊一殲於左官保再敗於馮軍門其竄
湖北者為黃文金先後盡斃計髮逆自始至末凡十有七年
逸史氏曰髮逆之起於粵西也所集皆亡命之徒村農野豎
互相裹脅斬木揭竿競為賊突誠能早為治之一郡縣力耳
文恬武嬉一切漫不為意以至養成痼疾不可收拾至於毒
痛天下幾無一片乾淨土果誰為之哉嗚呼是豈在賊之能
兵哉

魏牖餘談卷八

吳郡 王韜 紫詮撰

賊中悍酋記

髮逆之僭位稱王者自六偽土外則以偽于王洪仁玕偽英王陳玉成偽忠王李秀成偽輔王楊輔清偽章王林紹璋偽贊王蒙得恩偽侍王李世賢偽燕王秦日綱偽豫王胡以晃偽最著自竄江浙以後所封偽土不勝枚舉其間兇酋悍黨破名城而抗官軍者所在皆有如李開芳之守馮官屯林啓榮之守九江葉芸來之守安慶皆堅忍不屈而金陵賊巢之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眾自焚而不悔實為古今罕見之劇寇今為次第疏之其已有專記者不復贅陳賊胡以晃西澤州人家居花洲山人村與洪逆父昂早道光二十年六月金田變作洪逆即

魏牖餘談

卷八

匿於其家人無知者迨賊兵破安慶豫賊統悍黨自成一隊其妻為女偽丞相在東賊偽府故賊酋頗加信用偽封春官丞相既陷金陵使率眾攻上游圖竄安徽廬州麻郡既破遂使踞守咸豐四年甲寅五月賊所遣黨羽分擾湖南及黃河以北者皆為大兵所殲時豫賊擁眾方盛妄思力取北方為湖北一帶聲援逆酋其壯之偽封豫王偽號露師官軍援兵雲集一戰而復六安州勢頗頓挫乃貶去其偽王號調往蕪湖未幾又以他事取至金陵置之死羅大綱廣東人本匪也也在大黃江口日行劫掠為行旅患洪逆起金田即往投焉驍悍敢戰所向亡命賊竄永安為官軍所圍甚急乃由姑蘇冲而出時壽春兵扼守其隘羅賊率眾馳突竟破官營所獲藥輜重無數藉為軍資連破武昌賊中以羅大綱為首功俾統水軍下陷金陵自庚戌

後竄東賊羅賊先鋒衝陷皖城稱無敵東進既據金陵使陷鎮江而留瑞為副調往安慶廬州等處偽稱守官丞相大

網能與賊同甘苦賊眾心其隨陣時驛馬往來驟迅如風在諸悍酋中最稱猖獗凡賊遇窮蹙之時輒以大綱往而大綱亦惟知身先率賊捨命與官軍相抗而已大綱恃其猛鷲屢犯官軍咸豐乙卯五月竄江北我軍遇之以擄鎗擊中其腹幾洞傷既劇黃夜遁至蕪湖羣賊昇之入金陵擊死洪酋令葬之城北山中族殺葬者以滅口恐人知其處也又擇貌類大綱者仍假其名領眾以當一隊大綱為賊守黃梅時與秦日綱陳玉成併力抗官軍蓋洪逆以黃梅為官軍所必爭地非此三悍酋不能守大綱乃以敢死賊數萬分布小池口孔驢驕而立壘壘五於大河浦龍頭寨等處甚為嚴密然卒為羅綱擊蕪南塔軍門

魏牖餘談

卷八

羅布所破官大綱踞鎮江時剛之者有屬賊勝坤鄭賊春潤大綱去後而吳汝孝繼之當時與官軍接陳之賊有謬傳所謂蕭三娘子者矯健絕倫屢挫兵鋒或謂係大綱妻也勝坤偽封夏官又正丞相建營於湯頭以拒吉張兩帥之兵後為官軍所殺曾天養廣東人驍傑敢死然性頗和易為人能與賊絕甘分苦身同患難以是賊無貳志咸豐癸丑七月東賊使竄上游遂擾江西迭陷饒州瑞昌旋留踞黃州甲寅三月東逆使賊隊駐岳州分黨陷常澧勢頗熾塔軍門齊布乃與羅觀察潯南李中丞續寶合軍進攻賊於高橋關七月二日盡破逆壘賊棄城返踞城陵磯無何賊又舍舟登陸將圖據險為營分三路進撲官軍塔軍門亦分三路擊之賊抵死抗拒良久賊不能支始敗潰軍門親追至擂鼓臺殲賊八百有奇賊為之膽落塔軍門臨

陣每好匹馬衝鋒嘗於一日携親卒四人進視播鼓臺曾賊知軍門自至突出欲擒之韓髯張目勇氣百倍直呼軍門名橫矛遙刺其馬親卒黃明魁躍起刺會賊賊馬會賊山刺明魁傷右脅軍門親刃會賊燈之繼奪獲其旗視所署字方知為偽丞相天養天養素推為梁魁以誅後賊為之茹齋六日岳州踞賊既失悍酋奪氣退踞武昌曾逆所部賊眾盡歸章俊章俊亦賊中一酋目偽稱北宗兄嘗與踞九江上游等處後伏其誅黃玉崑廣西潯州人翼賊妻父也居鄉稍知文字設塾訓蒙以為生金田倡亂後賊中偽制度偽詔令半由玉崑手定初為偽左一檢點破金陵以功偽封衛國侯凡賊一切訟事俱經判斷咸豐中寅四月燕賊收馬某甲偽坐門外見東賊叔未起東賊叔怒鞭某甲二百送燕賊所未及訊又赴玉崑偽署意欲玉崑加杖玉

獲牘餘談

卷八

三

崑以為既鞭可弗杖轉勸慰之東賊叔愈怒拒案而起立斬東賊賊使翼賊拘玉崑玉崑聞而辭職陳承銘察日稱亦相率請去東賊盛怒謂始將以去挾我耶轉令北賊杖日稱一百承銘二百玉崑三百以五馬分某甲尸玉崑杖後夜自投水有知之者按之起乃視其偽侯職編入行伍嗣使入翼賊偽府協理賊事陳承銘故與玉崑同玉開敢相睦立陵陷為偽地官副丞相後偽稱與國侯賊大小事都由其轉達而目不識一丁賊之憤憤可知偽官丞相賴漢英廣西人自金田倡亂時口預偽政既陷武昌等領水軍順流下駛竄踞金陵後未知其所終楊元清廣東嘉應州人年約三十許始與范進齊等同為股匪聚眾至三千餘人於道光庚戌八月十日揭竿謀叛地方官遣兵力剿一戰覆之竄入粵西境進洪逆於十一月初十日倡亂

金田黨平眾仕投之與東賊固相附結諸事尤甚偽稱東宗兄其妻入東賊偽府為東賊服役既陷武昌賊勢張甚東賊於眾中自鳴得意元清妻曰阿叔固多福社奈人之宗族離散何東賊怒其出怨言殺之并黜元清不復用偽輔王楊輔清元清族弟也初從洪逆於金陵授偽職亦為東賊所任用元清既黜轉逆亦處之閑散乃避居於閩與賊中時通消息東逆既誅仍返金陵賊巢為偽中軍主將竄擾池郡殷家莊東流一帶與會帥之兵相抗然卒不得過雷池一步繼屢以奪地陷城功封賊主偽土咸豐十年三月忠逆徵召各偽王同集金陵城外轉逆率眾攻高淳東湖破之旋陷溧水秣陵關乃由椒陵王南門雨花臺以攻大軍賊眾兵單吾師漸潰十一年洪會令其援安慶賊歸逆不復山岡石二年踞守高橋門以抗上海之賊曾中丞

獲牘餘談

卷八

四

國益強兵進攻晝夜轟擊破之轉逆遂遁回東壩官軍既克金陵或傳其潛旋粵東者竟不知其所終同治甲戌臺灣以籌防事募兵補賊投營自效有謂之者遂正法偽贊王蒙得恩廣西人初授偽封為正掌率得洪會意旨令其日侍左右永毋得出偽都凡一切偽政以及賊中內外事無不歸其裁制咸豐十一年以老病伏其誅其子嗣偽賊賊老巢陷後或云見偽漏網竄出粵東偽章王林紹璋與西人洪逆通其趨攻湘潭中道為官軍所覆敗無片甲返石因憐其職開廢家居東北逆既歸賊中無能任事者忠酋乃薦之主偽政金陵後夜遁走官軍以驍騎追之及之於湖熱橋授首林鳳祥李開方皆廣西劇盜金田倡亂即往投附與官軍抗臨陣爭先頗稱猛獸自圍桂林未陷偽西王蕭朝貴率之攻長沙俄而蕭逆於兩門外中砲九李開芳

代統賊衆及陷武昌竄金陵張狼顧遂不可復制凡披堅折銳難以當官軍官皆林守二酋力故賊中以爲首功洪逆既死金陵無志出又以林守二賊爲能遂委之使竄北方各統賊萬二萬人分道進犯一由渡江至浦口自皖之鳳臺歸歸一由安慶而擾南昌旋即由豫而晉而燕平陽洪洞之間臨洛越城之界驟然震動矣於是勝帥僧王統軍馳刺而賊隊之賊已及正定天津頓勁旅奮於外義民憤於內一鼓而殲之乃西竄慈野痛勦窮追斬無算然後林鳳祥授首於連鎮李滿芳被擒於馮官屯北方寇患以清李道獻俘京師處以凌遲極刑人心爲之大快石祥福爲稱翼宗兄性強悍以饒齊力所部多收錄亡命藉衝鋒陷堅用曾陷漢口武昌等處咸豐三年圖犯東瀾官軍設計敗之遁於金陵中道遇伏兵遂爲所殺

甕牖餘談

卷八

五

僞天官丞相曾水源廣西人每晨必見東賊議事傳僞命以出入三年七月使竄無湖逾期不往遂獲僞職其姪曰劍揚奇醜而性好刻識之無爲洪逆修理僞詔書其下有何震川者自曾爲廣西茂才略諳又墨賊僞試拔之爲僞探花凡僞詔書半出其手陳宗揚初爲東僞丞宜在東賊僞府輪班值宿居于頭門偏屋其妻爲東女僞丞宜傳事出遂入屋獲私焉東賊妹貴之遂并通其妹繼將通其僞土娘姦事破聞於東賊怒甚時宗揚已僞丞相將赴安徽船泊上河東賊僞作天父下凡狀指出立擒之回而並斬於市其弟曰宗勝東賊使竄河北爲官軍所殲所部盡覆又使竄湖南亦敗髮易服遁於武昌時武昌猶賊境也賊中酋目有識之者執之送金陵東賊以其中道乘車罪在不赦遂命戮於市唐正財湖南人本爲舵工業操舟

甕牖餘談 卷八

賊竄湖南遂從爲既陷金陵總僞水營授僞職稱指揮於丑冬往岳州湘澤等處勾結土匪携運舟于三千餘人攻金陵逆首謂之有功授僞檢點甲寅春與陳賊宗勝同竄湖南官軍於要道截之而賊無算唐陳二賊僅以身免繼擾皖省往來長安一帶卒天誅黎振輝廣東人恃其膂力猛鷲所至亡命從洪逆竄攻湖南攻城陷陣往往獨出先驅賊中壯之攻長沙南門時率賊大旗奮勇先登官軍急以鎗擊之傷其一目既愈膽雄氣悍猶自若也既擾六合率隊逼城而軍志在必陷官軍伺其近以火藥傾盆撲之焚幾死遂遁回金陵六年閏七月禦官軍於城外卒正典刑傳學賢廣東人劇盜也洪賊甫倡亂即自往投形狀奇醜面色花白斑參半性極刻暴凡賊中所施酷刑如火烙火錐皆自傳賊始後僞爲典軍械藥局火焚死遍體焦朽幾

甕牖餘談

卷八

六

不可辨黃開元湖北人本優伶也頗嫻劇有姿態賊變之以學童蓄焉後僞爲僞典芻料得出入城闈勿問路遇逸出者輒縛送賊所多至刑逼殞命嗣僞爲典機匠尤藉此作途剽計警甚夥無不切齒思啖其肉旋有控其輪賊情於大營者賊訊之有據遂以五馬分其尸報應之速人皆快之鄂輔廷湖北人賊竄楚省遂往附焉僞爲右史治賊文書劉春山湖北人素以賣藥爲生從賊後僞爲國醫嚴定邦江西人由湖北附燕賊從之抗官軍時上元縣陳生張炳垣謀僞大營作內應事洩羅織此三賊盡殺之何阿大廣東人本在鄉間以團練禦賊遙叩軍門願自効力行團官以其所部多亡命懼不可制遂不之納乃即以衆叛其黨約二千餘人自爲一股由粵東竄至江西所過抄掠繼附楊逆黨同陷金陵楊賊疑其桀鷲或不肯遵約束不令

五〇一

入城使日轟北官軍張總統殲殺之并滅其衆無噍類章志侯
 廣東人最先從賊早受偽封職後緣他賊誑之乃隱匿不復出
 旋忠酋以薦於于洪逆前即昇偽封爲定天福與陳玉成合隊
 竄擾皖豫聞後聞降於官軍立功自贖忠逆所部如陳坤書吳
 定彩蕭招生譚紹光周文嘉皆驍悍敢衝突忠逆特以縱橫於
 我地間咸豐十年由廣德竄沅垣巡從間道趨收金陵以解官
 軍之圍皆得其死力忠酋既陷蘇常後陳坤書授爲求天義與
 陳州文踞守嘉興張軍門玉良自沅郡統兵往攻軍士精銳隊
 伍整飭於西南兩門結大小營壘四十餘座賊望之爲奪氣張
 軍環圍困之晝夜攻守陳賊拒守甚密卒不得下繼忠逆援兵
 至與張軍連戰五五分賊衆往守石門以斷官軍餉道由是前
 阻堅城後扼諸路士卒旬日不戰自亂前後數十隊皆降於賊

癸卯餘談

卷八

七

張軍門亦遠拔營衝突山杭咸豐十一年春忠逆上竄皖豫乃
 以陳坤書踞守蘇郡暴征苛斂民不聊生及忠逆陷沅垣復回
 蘇境時陳坤書已爲偽護王轉往常州元年閏八月糾衆五六
 萬圍犯蕪湖金柱崗莫橫隔五國金陵兵勢彭峙玉麟會同
 楊提督岳督城水師戰敗之於東塘常州後亦爲李官保所攻
 旋遁江陰卒於陣上授自譚紹光廣東人自陷湖州後偽封爲
 慕士忠酋往竄上海後譚逆爲之踞守蘇州屢獲崑山以獲官
 軍與英人戈登相抗時同踞蘇郡者爲偽納土部承寬僑康王
 汪安鈞僑靈王周文嘉僑大將張大洲江花班五人皆湖北人
 納逆與譚賊素有嫌憾積不相能官軍圍蘇甚逼忠酋駐衆於
 馬塘橋已有退志五人願爲官軍內應獻城納降因遣注有爲
 范汝發踰城而出詣大營訂約英人戈登許之翌日衆賊聚議

室中獨慕逆毅然不顧拔刀斫座而起偽納王自後斬之踞於
 地乃殊其首嗣下令薙髮開城持其首詣軍門乞降越三日李
 官保至恐其反覆不定也盡駢戮之於市周文嘉聞踞青浦久
 僞西軍砲火之精首主降議自東北道互相殺後賊中著名酋
 目有劉官芳賴文鴻古隆賢皆統有黨羽數千人與官軍爲敵
 咸豐十年屬聚金陵城外與諸賊合隊併力同破大營一年
 竄擾皖豫一帶繼出沒於洋樓嶺祁門俱爲官軍所敗先後
 殞命其爲忠逆司僞文案者有汪宏建胡玉衡張萬基既陷蘇
 垣後卽爲長元吳三縣僞佐將轉輸軍實徵收賦稅以供賊營
 迨官軍收復時胡前並投誠大營汪猶脫從忠逆上竄和州巢
 縣嘗令其購買米穀以濟兵食僞堯王侯觀勝廣東嘉州梅
 塘人本隸張總統麾下爲壯勇從征廣西咸豐二年賊竄湖南

癸卯餘談

卷八

八

道州官軍兼程往剿與賊戰於城外敗侯遂爲賊所擒見其矯
 健雄偉曰此好男子也可留爲用侯遂入賊黨披銳陷堅時爲
 賊出死力既踞金陵僞爲水師主將督領砲船踞守太平關
 前後凡七八年所部悍黨約四五萬人封爲僞堯王同治元年
 會軍進克太平關乃竄至下游騷擾江浙聞名曰徵糧官賊中
 所謂打先鋒也洪逆旋調之踞守東江橋二年會中丞國荃整
 兵進攻江東橋石壘堅峻外環重濬攻之逾月未下會中丞先
 設計解其黨羽侯孤立不能守遂遁回賊巢後潛至鎮江七濠
 口金陵攻復時得俸免乃薙髮易服由上海至香港出其金費
 設鋪肆卒爲地方官緝擒正法據其所供金陵賊酋得逸出者
 僞輔王楊輔清僞振王侯玉田僞烈王侯嚴威他如李長春毛
 靈齡皆廣東人亦賊中渠魁李賊跋一足能卜益風鑑輔逆號

楊七麻子遁居澳門後回廣西所交結多楚人張朝爵自安慶竄後久潛賊巢亦得還回

逸史氏曰洪楊巨魁得以縱橫恣睢於天下皆藉兇會悍黨爲之先驅也迨至牙爪就殲首領亦除元惡大戮次第誅滅天之所以報之者豈有爽哉顧其間得漏法網倖從寬典者殊不乏人嗚呼彼非縱惡肆暴之徒歟何反晏然於局外也天心夢夢安得而一叩之哉

賊陷金陵記

金陵爲自古帝王建都之地土厚水深周廣數十餘里崇堞犖嚴深濠環衛所謂金城湯池不啻也粵逆至僅十日而遽陷雖曰人事蓋亦天也咸豐三年正月二十九日逆首洪秀全率黨擾金陵陸路賊軍分營二十有四座每營多者約二三百人少

甕牖餘談

卷八

九

者不過五六十人粵東西積戩僅十之二三餘皆攜自皖楚各省者築壘既成遂爲環攻計水路賊船自大勝關泊至九里洲首尾銜接計數千餘艘賊數約男子四五萬婦女二萬幼童一萬皆密排於夾江中艙艦蔽空帆檣隱日僞王船悉在中段時陸總督建瀛倉卒東下方思退保金陵遽入城閉關自守城外不設一營不成一卒賊遂無所疑懼蟻附城下設使駐兵於外扼險守禦與城中民互相犄角以逸待勞以主應客未嘗不可用少擊衆轉敗爲勝而賊亦不得築土壘開地道壹志攻城也至於夾江賊船惟有縱火攻一策耳設使於上下游用艇裝載薪芻內藏火藥而外用引火藥線三路縱火同時齊舉火烈風猛可使頃刻間盡成灰燼賊雖欲引避一時亦無從措手如是則積賊必鼠岸死門然散亂不整易於敗擾而婦女幼弱惟有

赴水死耳得逃爲幸何暇反戈相撲乃當事者皆計不及此爲可慨耳賊晝夜力攻城城中兵民協守尚不至於遽陷聚寶門外米商團勇殺賊城上開砲助之快傷神勇數人遂各駭散邪方伯目擊忿其嘔血死二月初十日儀鳳門地雷轟發城崩賊驟登第二雷繼作磚石飛起半空賊死傷如積血肉如雨下賊亡命爭踐賊屍捷足復上官兵擊以鎗礮斃者無算乘勢爭割賊首持赴總局獻功守陣者人少賊大隊擁至急調西南兩門守兵禦賊而賊已由三山門梯城奮進於是兵賊巷戰尸相枕藉

總督遇賊被害鄒中丞鳴鶴福軍門珠隆阿徐方伯文均殉難將軍祥厚都統霍隆武率駐防兵守內城盡屬婦女登陣殺賊相持兩晝夜力竭城陷殺害最酷其未盡殺者驅之出城盡淹於河上元縣劉公朝服升堂罵賊趣殺已毋傷百姓賊有憐之

甕牖餘談

卷八

十

者揮之去乃步投署後池中正命焉紳士或死於火或死於水或自經服毒多有闔門殉節者先是賊詭言不殺人有以土物入獻者給以貢單戒賊隊毋相擾人半信之饋以銀米牲畜菜蔬取僞旨單榜於門執意賊見單益搜索知其不備疑其私藏之多也賊初入城猶未排戶入搜懼有官兵伏匿也遇人於路必殺十二日見人則逼使昇尸棄諸河否則殺如是者數日乃令民市貿易如常但貨物已掠一空又藉令查人搜括盡淨壯者令懸腰使胸背以黃布寫賊術調之招衣攜幼童使爲小儀俾持扇蓋贖其後老病置弗問男子毋許歸家歸則謂與婦女私于天津罪應誅於是立男館搜其家有私藏金銀者立賞重典驅婦女出於外襁幼稚負行李惶惶道路或得自投子於河賊既驅而之東又復驅而之西有啼哭者目爲奴鞭擊交

下立露夜即露宿檐下越日立女館是時夫婦離觀面不敢交
 言否則謂不遵天命多殞杖下而城北幽僻之地尙有民衆潛
 居者賊以搜物至其地覺焉男子盡驚逸乃驅婦女赴阜西門
 外悉付諸洪流中賊圍竄鎮江揚州通城內外之壯者數萬登
 舟使爲前鋒城中知之鼎沸或自尋竊逃賊懼一時不能禦制
 僞丞相鍾芳禮僞巡查周才女性稍和平乃請逆首設機匠局
 牌尾館機匠局工役織維之人處之牌尾館者殘廢老病
 之人居之二者皆不出調戰陣入局之家凡遇賊搜括告僞丞
 相輒杖責指還殘廢者得安食室中老病者使掃街道於是入
 局伏處者三萬人入館者七八千人嗣後又設雜行菜園雜行
 亦工匠之流采圃者賊使人於地種植菜蔬也兩處亦不下
 二萬數千人無何賊人傳僞令凡讀識字者悉赴僞詔書否

癸牖餘談

卷八

十一

則斬匪不報者同罪乃得數白人使爲誥文檄示合賊式者分
 入各賊館爲僞書吏賊以天主教不能背讀者輒杖夫妻相
 處卽爲姦而賊酋攜逼民女悉充勝妾逆酋出僞示人死不用
 棺衾不設香火違則爲妖邪逆酋僞府多毀民居拓益其巢穴
 封土木匠爲僞將可僞總制俾率隊謀工富街道既清糞除制
 府衙署用鑼鼓數百人前後導護迎洪逆入居之僞土娘數十
 悉以黃絹蒙頭乘馬自此一入不出矣二月二十一日向
 大臣援兵達金陵屯營淳化鎮賊乃以重隊扼守西城外壁壘
 嚴固志在久待向大臣急簡精兵至城東連破朝陽門外賊營
 二十餘所卽其壘建立大營二十五日分路進兵攻克附郭土
 城二十七日官軍營於土城賊開城出撲勢甚銳官軍一戰覆
 之三月六日破東南通濟門外賊壘十一日破七甕橋鍾山報

恩寺各賊壘十三日進奪鎮山十七日夜戰復勝遂分十八營
 以逼城賊始懼不敢出而後蘇常以下得保全矣向大臣既圍
 城爲進攻計賊圖竄上下游以牽制之賊數不足乃謀脅新擄
 之人且局中機匠殊夥乃傳僞令每館選壯健者數人出城運
 木石既出悉驅迫之至船使竄江西先於機匠多有中人資以
 重賄賂賊日乃得入繼逆酋悉其隱匿狀日命搜緝並括及財
 物至是僅五六千人咸豐癸丑夏六月所有賊中裏脅男女
 數統計男館廣西約千五百人廣東約二千五百人湖南約萬
 人湖北約三萬人安徽約三千人各省總約二千人金陵約五
 萬人鎮江揚州約五千人女館廣東約二千人湖南約四百
 人湖北約二萬五千人安徽約三千人鎮江揚州約萬人金陵
 約十萬人迨至是年冬抄男子之壯強者脅竄上海留者半乘

癸牖餘談

卷八

十二

間逃逸者半女子之凌藉死亡者無詳統計男館廣西千餘人
 廣東二千人湖南五六千人湖北萬餘人各省總約千餘人安
 徽二千人金陵約二萬人緝擄約一千人女館廣東西約二千
 四百人湖南約三百餘人湖北二萬一千人安徽一千七百人
 金陵九萬人此外陝西新擄者計統男館與國州黃州約萬
 餘人廬州約萬人江西五六千人揚州儀徵四千人女館自鎮
 揚擄回者計萬二千人賊既分館後又設立門牌以便稽覈凡
 男子自十六歲至五十歲謂之牌面餘爲牌尾其後少壯者則
 供驅調逃亡日多不足於用乃取老弱健者使守城圍擊柝
 備巡邏猶不足則雖老而病者亦預役使伺逃脫者益衆於
 是牌尾館僅三千人賊待被擄之衆驅使之若犬馬殺刈之如
 草菅雖婦女亦然日供奔走操作良苦負重致遠億不得息因

之流離於道路轉徙於溝壑者日有數十人賊於湖北安徽擄得鹽米各船皆泊於鳳儀門及旱西門外令偽女官執旗悉驅女子出城首戴肩負運入各倉沿途命童子持鞭驅策使之速行遲則鞭扑交下謂之把卡自早至昏始息有路遠不能回者自縊於空屋中或投水而死或破涉委頓泥塗傾跌以至殞命向大臣既立營於東門外賊懼使婦二萬人出城開掘濠溝削尖竹置坑中前列有鉛丸所斃東門內外麥熟已久即遣婦女往割四月正月元日女館看裙甲慶賀偽女官覺各棚校有差賊偶獲逃人見其剪髮酷刑迫問以通大營對賊遂吹角傳集城人驗髮有經刀剪者即驅入貢院并傳偽令諭男女各館查有剪髮者速自送不隱匿者罪不赦於是男館得二千餘人女館數千加之善金陵風俗婦女多剪前後餘髮使齊賊不

甕牖餘談

卷八

十三

問均指為通外旋有東賊妾母鳴其子冤者乃令館長保取得釋僅數日餘人越日有踰城逸出為賊所獲者即前剪髮之人賊怒以火烙之雖逼認與官軍作內應凡前之取保得釋者仍命拘至禁男子於十八房禁婦女於兩旁矮屋中每偽指揮偽侍衛等訊以非刑奇酷萬狀刑如洪爐熱背鐵練練小火等刺股受之者無不肌肉糜爛瀕死復甦呼慘之聲不忍聞至於甲指跪練猶其輕者女子之被淫逼自盡者無算死於刑者數百人賊因糧不足令偽女官傳命欲盡驅之出城外有夫及子在城者方得留偽諭一出闕城譁然或躍身於清流或棄孩於遠路一時踵趾錯雜號泣之聲震遠近土木工匠停役奔視勢洶洶將內變賊懼乃言偽女官傳令訛謬加杖以安衆心乃稍定次日命婦女齊赴小營聽講以序分立四色旗下凡有

夫與子在城者立黃旗下夫與子出外者立紅旗下孀婦處女立白旗下夫與子逸去者立黑旗下議以後按旗色造冊卒不果賊以竄上海無所掠積儲漸空議每日給米男子半斤婦女六兩不足則令食粥其時男館脫逸者多廣西不滿千人廣東約千餘人湖南三千人湖北萬餘人安徽約萬餘人江西約三千人金陵僅萬人揚鎮約三千人女館廣東西約二千人湖南不滿三百人湖北約二萬人安慶約二千人鎮揚萬人金陵八萬人此咸豐四年六月人數也所謂人數者不過就金陵內外計之耳有偽典命官率眾出城者疑之搜其身各懷巨金因白於東賊由城遍搜各偽衙日金者實諸獄乃得女為男裝者數十人男為女裝者數十人盡戮於市東賊多疑因積賊日少乃使廣東西婦女登陴守城又使連糧隨大隊賊中後以備填塞

甕牖餘談

卷八

十四

濠溝用通賊為官軍所敗粵婦竄避不及在前列者咸就擒誅其俾脫者匿淺水中以浮萍覆面仰露其鼻村人過而見焉曳起撲殺之七月以來官軍屢勝以艇船絕上下江之往來賊艘不得過卜米芻日匱賊乃驅婦女出城至鄉村刈稻藉此逃逸者甚夥其死於飢斃於水及為強暴所擄不從自殉者又不知凡幾其女館之移於上新河者仍為賊劫夕所驅禁嗣後男女各館并無米可給即粥亦不得一飽賊忽頒偽諭令城內偽官皆得娶婦前自指揮而於是逼辱淫污有不堪言者矣咸豐五年正月賊中逼配之令下竟以一賊而亂數女茶毒淫酷即啖賊肉糜賊骨猶不足以蔽辜也先是偽天官丞相曾水源創偽職其弟怨悔逸出東賊怒疑水源使其弟通官軍而於中為主謀以五馬分其尸因謂賊眾曰新附者屢叛果無足怪何與

我同起學西者亦復潛逃豈我待水源恩不厚歟眾曰昔在金陵永安時天父曾許至金陵小天堂男女團圍乃至已三年眾仍無家咸謂天父許人故皆思去恐將來亦不可遏耳東賊曰汝輩真不測天父之高深矣日愈久則配愈多今汝輩欲速職之尊者一人僅得一數人下則以次遞減得毋又嫌不足乎俄而東賊伴作天父下凡狀謂蒙天父恩許男女得配偶設偽媒官男一女一凡積賊為偽丞相者得配女十餘人偽國宗得配女八人無偽職原有婦者許歸其室令偽巡查查女子自十五歲者開列年貌註冊以候選擇凡男賊求配報名媒所令偽媒官擊籤係某女子在某偽軍某偽白長名下持籤至館索出挾置之轎間有老夫得女妻童子被劫母者均弗之易有不願配之女子覓死弗獲東賊令斫其手足示眾以儆逼配諸女然在

癸編餘談

卷八

十五

館自經半途投井及入轎以剪自戕者不可勝紀噫誰非良家女數年閉置獨處無所尚不屑與賊作偶名之所歸羞惡自在故也自有偽媒官之設城內逼娶子女館城外逼娶於民間諸賊日無不雁少婦擁多金為逆酋盡死力矣賊初踞金陵新裏入者眾情未附時思通問官軍願作內應效死力至湖北人之為偽水管舟子者約以紅袖裏口為記相率殺賊未定飲於冶房金龍館立書飲血醉甚謀洩東賊假天父下凡狀執其書按名駢戮無一脫者又誑謂舟子汝輩思歸故爾無罪勿恐越數日使無名者赴江西有名者調入城中悉坑之殺賊之謀未洩人得私相往來其數尚難稽查及是賊有門牌之設立館長以統其下月送册於偽詔書以核其數遠調及逸出者均注明賊初入城發糧無所有本取者即與之自有名籍可稽每館發

米有定額於是米價陡貴白斤需六金向無可購處有從城外購入者謂之犯法輒受杖筆出城逸去者賊謂之變妖因用偽印關憑交於賊官及館長出城以此為信上元廟生張炳垣倡內應與大營約正月初七為賊中元日乘賊慶賀年節不為備出賊不意進攻東門偽守城官陳堂許斬關相應乃初八日賊調柱堂至七里州水營初十日官兵至城外見無備者遂返賊獲城外男子見其壯偉疑為官軍毒刑逼訊遂自認為營謀以白布為號賊於五更吹角集人齊至北賊偽府搜各人身得白布千餘方刑訊無據始釋遂禁偶語犯者乘市首告變者予以偽指揮職是路遇若不相識張炳垣以前者事未成實道詣大營重約期議令同志有至買賣街與官軍相見官軍五百人伴為鬻物者如期果至把持城門接應官軍入城而以大隊

癸編餘談

卷八

十六

隨其後是日適微雨市管甲馬湖洶有聲未及買賣街賊覺城頭砲發同志者至城已閉兵退門啓始入賊由是大疑因於東門內為仄巷僅容一二人兩頭築木柵環以鐵練越日大帥命六品軍功田玉梅入城令俟官軍至城下斬賊營關以應議未定而張炳垣洩備諸毒刑卒不承繼羅織積賊數十人賊盡殺之而未及同志一人同志見炳垣且死急與大營計招田玉梅等九人入城至期斬守門砲諸賊柵未啓而賊大隊至遂他匿賊知有內應搜各偽館得二百人殺之炳垣亦遇害玉梅伏偽將軍孫知禮所為知禮持扇小童首於賊賊方令密緝而玉梅已先逸去僅收知禮殺之賊以偽關憑為不足用命翼賊發牌出入即備稽查各偽衙人無事無得擅出城賊初設買賣街於城外繼見藉此逃逸之多也乃立五市於北門橋然物價

踊貴賊又以爲不便旋罷賊圍於井中花臺啓得金銀是令於各處樹掘咸豐六年賊報恩寺塔先三年賊實火藥於塔中焚之空而不圯至是乃毀之一時有拆寶塔自相殺之謠後果應東北賊互戕之事至咸豐十一年賊中又有謠云一三三一數已絕重見青天在頃刻歲在甲子不利於賊果以同治三年克復金陵官賊連土加築城堞時掘出古碑石若梁司馬散騎常侍蕭詭碑夏侯隨之碑荆王府長史司馬景德合葬碑檢校侍郎左庶子魯公諒碑益益然幾難悉數內有一碑特奇高丈餘闊三四尺質黑如漆上鐫一女子支頤閉目頸拖白練下有古篆數字人不能識扣之聲如鼓似空其中者既出而飛鳥咸集賊疑中有寶物乃以斧擊之既無所損鋸亦不入此外又得石獸狀如猪尾大耳小長約三尺高二尺許石質人工俱極

甕牖餘談

卷八

十七

堅緻碎而腹中五臟皆備既不知何以置於中而質重若此初非供玩之物更不知其何所用也城中廣聖名園皆爲賊所平毀惟妙相庵獨完臺城基址尙存

逸史氏曰亂之生也雖曰大意豈非人事哉國家承平數百年民不知兵積弱生玩積玩生猜而桀黠暴戾之徒輒與官吏爲仇奮然思動若有不可以終日者官吏懾其頑而耽於逸動謂勦之難不如撫之易也賊於是乎得逞其志矣洪逆蹂躪十六省盤踞十三年僭號稱雄分符竊命岌岌乎非小弱也然而群帥協力撻伐斯張燕六搗巢疾於雷電果由時數使然耶特擾攘久而民既厭亂天心亦悔禍耳不然何前之奏功遲而後之收效速也是故能保民者必自勦賊始善弭賊者必自治民始

甕牖餘談 跋

自來說部書富以唐人所撰者爲最有宋諸家總覺微語氣元明人欲力矯其弊則又非失之謬卽失之略似皆無取焉惟我

朝諸公能力懲其失而兼擅衆長蓋駁駁乎集大成矣然求其洪纖畢具網羅中外各事足以擴見聞助懲勸備搜探者前之人或猶未逮而要惟此 外舅先生爲創始先生久居香港鬱鬱不自得又患咯血症往往風雨一廬木秋先病行年五十尙艱似續客常有以營造室勸者輒慨然曰人豈必以兒孫傳哉余苟得以空文垂世使五百年後姓名猶在人齒頰則勝一孟麥飯多多矣是故平居恒手不釋卷見有時事之可傳者必摘錄之以備參考香海又爲西人督卒之地歐亞近事時有所

甕牖餘談

跋

聞先生取其新奇者付之不律兼探錄粵逆之逆與夫忠臣義士節婦烈女足以深人欽敬者日積月累莫如束筍畢加釐剔都爲八卷題曰甕牖餘談蓋猶是遜寬詞言之意也惟彼以蹈虛勝而此以徵實勝爲不同耳雖然以先生之才之學而僅以說部見抑豈先生之志哉先生精力之所萃者要在發闢文錄他日付諸手民傳播藝林是真能不朽也徵而重淵之下靈龍抱珠而臥則茲所得見者特其鱗甲焉耳

光緒元年歲次乙亥八月上浣子婿鍾徵謹啟於滬上修月樓

五〇七

珊瑚舌雕談初筆

姪玉林題

光緒乙酉
仲夏強園
老民校印

珊瑚舌雕談初筆

余甫里人也今年犬馬之齒五十有八大抵生平自幼至老得居甫里者不過十五六年耳十二歲從先君子讀書吳村一住五載一切學問悉基於此十七歲先君子授徒於家乃返於時及門頗盛許君壬瓠亦負笈來游余與壬瓠為同歲生商榷文字交尤莫逆顧未及一年以母病去十九歲余館錦溪二十歲先君子客海上余旋里門二十二歲先君子見背遂往滬濱明歲移家焉自此為東西南北之人矣飢驅罕暇終歲不得一歸歸必過從揮塵縱譚往往月斜

序

澉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不去三十歲以足疾息影蘆記相倡和得以排悶遣愁庚辛之閒滄澥橫流江浙淪陷壬瓠以避寇來此謀卜一廬惟是全家勢不能俱徒既戀田園復警風鶴不得已倉皇千里入虎口壬瓠一病幾殆余亦以道梗兵阻畱滯里中三閱月同治紀元夏四月還滬閏八月中旬航海至粵東遂寄跡焉去家彌遠益與故人隔絕與壬瓠不通音問者殆十餘年丁卯冬余年四十乃作泰西汗漫之游羈栖英土載歷寒暑庚午還粵已所以至扶桑取道歇浦遂抵金閩壬午

自粵歸吳倚櫂闔閭城旁繫纜天隨祠畔重登椒華
堂與王瓠相見嗚呼此別蓋苒苒二十有一年矣王
瓠鬚髮已蒼白詰嗣蓮士苟士皆讀書有成蜚聲序
序閒酒酣耳熱輒談昔日滄桑事不禁唾壺擊碎淚
為之涔涔下王瓠出示其所作詩文雜說等身著述
皆得自離亂之餘遠別以後王瓠於是乎傳矣雜說
中有珊瑚舌雕談初集八卷皆紀平日之見聞述邇
年之閱歷足以佐談屑滌襟塵藉下濁酒數斗淞南
閒錄硯北叢鈔當無多讓卷中有及鄙人者獎譽溢

序

二

毀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分殊不敢富擬事刀削屢請不獲然亦足以見我兩
人心隔萬里而相思面睽廿年而不改情深誼重希
古鑠今為可感己今年先立夏一日余至甫里重上
先人邱壟下榻於看山讀書樓中翦燈語舊論茗論
文重續三十年前景況致足樂也因命鈔胥者寫副
本五日而畢攜申浦以浩字板排印既成事書其緣
起如此非以序是書也蓋以序我兩人交契之深志
其實也光緒十有一年歲次乙酉夏五月十有六日
吳郡王韜識於淞隱廬

小劫曾經月身未壞一支乍悟火宅將離奈濁塵百
丈業海千尋勞逸窮通吉凶貴賤歡虞交戰醉夢同
蒙安得乳旁拔孔夜室生光掌底涂脂海陬徹照邪
欲挽沈迷何從解脫幸存吾舌色若珊瑚猶可清談
理容雕纂偶臚近見或撫舊聞即如太歲小人不異
糖牛茶首事豈荒唐言非杜撰閒詮詩旨匡鼎迴殊
莫發禪機梵鍾醜類螢窗積累初筆先編蠶箔紛披
他年暹問祇具眾生說法敢云我亦憚煩哉光緒九
年癸未秋分大餘三小餘三千三百三十三長洲許

雕談初筆自序

一

毀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起識於剪萊草堂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一目錄

國朝曠典 三閉

柳下吟 漁隱

罌銀變相 白血白氣

蠟 鞭太歲

鬼枕 過癩

沈四山人軼事 非時花

狨 偶然

公佛母佛 雌雞化雄

雕談初筆卷一目錄 一

詞貴好色不淫 五蟲

蟲言 辭濤箋

竈鍋飛墜 殭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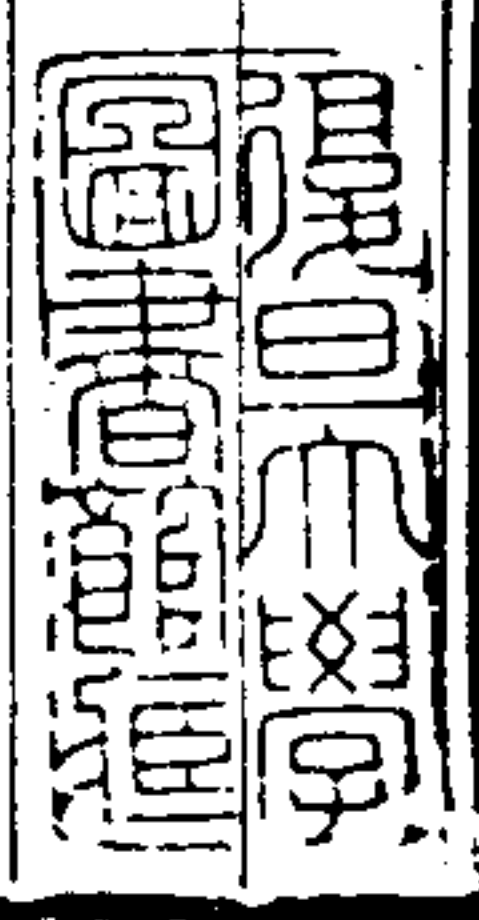
髻 辟尼

道州藕 種痘

鬼區三種 社盟

八股 先生饌

遇仙公死節



張園王氏藏 避叟手校本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一

長洲 許起

甫里 王韜 仲弢 乘

國朝曠典

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十一月初一日奉

旨各大臣官員題舉才學諸人俟全到之日考試其

中恐有貧寒難支者交與戶部酌量給與衣食用副

朕求賢重文之意欽此戶部議酌給俸廩併柴炭銀

兩誠曠典也次年三月初一日平明薦舉人員齊集

雕談初筆卷一 一

太和門魚貫而入 上御太和殿鴻臚唱三跪九叩

首禮畢 命赴體仁閣下大學士捧黃紙唱給首題

璇璣玉衡賦有序用四六次題省耕詩五言二十韻

散訖 命就坐撤護軍俾吟詠自適已刻鴻臚引出

跪聽 上諭云諸士皆讀書博古當世賢人朕隆重

有加宿命光祿授餐使知敬禮至意引上體仁閣

賜宴設高桌五十張每張設四高椅光祿寺設饌十

二簋皆大盃高攢 賜茶二通時果四色後用饅首

卷子紅綾餅粉湯各二套白米各一大盂又 賜茶



張園王氏藏 避叟手校本

訖叩頭謝恩復就試陪宴者大學士掌院學士滿漢各二員皆南北向坐謂之主席以賓席皆東西向也從容握管文完者先出未完者 命給燭至漏二下始罷吏部收卷翰林院總封進呈 御覽讀卷者相國李蔚杜立德馮溥掌院學士葉方謫 欽取一等二十人彭孫通倪燦張烈汪霽喬萊王頊齡李因篤秦松齡周清源陳維崧徐嘉炎陸柔馮勛錢中諧汪楫袁佑朱彝尊湯斌汪琬邱象隨二等三十人李來泰潘耒沈珩施閏章米萬震黃與堅李鎧徐鈞沈筠

雕談初筆卷一 二

周慶曾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張鴻烈方象瑛李澄中吳元龍龐塏毛奇齡錢金奏吳任臣陳鴻績曹宜溥毛升芳曹禾黎騫高詠龍燮邵吳遠嚴繩孫惟徐鈞字虹亭吳江人監生先是虹亭有大家詩選合肥尙書龔芝麓與焉芝麓在當時聲望最重兩人未相識也芝麓見其所選大喜以為平生知己戊午虹亭入都謁芝麓并道欲應試事芝麓力任保舉至是冬芝麓病劇乃託大司農梁清標曰有才如徐生而可使之不遇乎明年清標以虹亭名上於 朝應試 上

各有所問至虹亭 上問黨人碑虹亭自第一人數至數十人 天顏大悅遂入翰林蓋虹亭本博覽而黨人碑又平日所習臨者又嚴繩孫僅作一詩亦入翰林 授內閣中書舍人者七人王方穀朱鍾仁申維翰王嗣槐鄧漢儀王昊維孫枝蔚枝蔚字豹人陝西三原人世為大賈甲申後折節讀書遂以詩名世年六十與李天生並舉時奔競執政之門者京師語曰萬方玉食朝東海一點丹忱向北辰豹人恥求罷不允促入試不終幅而出 天子詔示諸布衣處士

雕談初筆卷一 三

有文學素著老不任執事者 授京銜以寵其行及格者七人豹人與焉部擬正字 上薄之特 予中書舍人吏部集驗於庭見其鬚蒼皓白曰君老矣豹人正色曰未也吾年四十即若此且我前以老求免試公必以為壯今我不欲以老得官公又以為老何也部臣愕然卒以老官之著有慨堂集未與試 授內閣中書舍人者二人傅山杜越山字青主山西陽曲縣人明諸生與孫傳庭同學是時當事迫之應舉勉強就道 廷試有日稱疾不與試例不授官 上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4 版 內

雅重青主 命賜秩部擬正字 上薄之特 子內閣中書舍人以歸著作甚富善丹青工隸楷趙秋谷推爲當代第一尤精岐黃之術有女科秘訣時人稱爲仙醫布衣以病辭者三人李中孚應撫謙魏禧丁憂未與試者六人曹溶汪懋麟黃虞稷陸隴其彭桂惠周惕如徐嚴傅幾人視乾隆丙辰開博學宏詞科有嘉興張庚僅贍詩二句未贍完日已暮被逐吳江迮雲龍早完卷因足癢脫鞵欲搔侍臣以爲失儀亦被逐前後相較奚翅霄淵哉人之遇合洵有數也況其生不逢辰者空懷瑾瑜至老死於牖下不知凡幾亦可慨已

雕談初筆卷一

四

穀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三閉

宋末禮部尙書謝昌元以三閉自持一曰閉門非好人不見二曰閉口非好言不談三曰閉眼非好書不觀案昌元晚年不肯仕元爲宋遺老焉噫近世士夫亦有三閉一曰閉門非佞人不見二曰閉口非戲謔不談三曰閉眼非美色不觀在在皆然吾吳尤甚

柳下吟

余髫年時潘驥雲明經廷與常過茅齋與先府君譚詩言及里中有葉來獻者鍛工也頗風雅善吟事有柳下吟一編惜身後散佚僅有三三聯傳誦者如與友卜鄰云東西茅屋俱南向長短漁竿竝曲流冬夜云竹榻生香新稻草布衾添暖舊棉花閒居云籬疏任竊園中笥屋漏先遮架上書於時里人周易安編甫里逸詩未經采入良可惜也

漁隱

雕談初筆卷一

五

穀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嘉慶壬戌癸亥年間西湖錢王祠側有一業漁者姓阮不知其名舉止殊恆一妻相敬如賓手不釋卷頗喜吟詠其時仁和宋小茗廣文寓居鄰近一日至其室見案上有詩一紙云放浪西湖二十年飢來喫飯倦來眠今朝檢點傳家物只有蓑衣最值錢垂老難將結習除入城向友借殘書到家妻道晨餐缺淡月疏煙夜打魚宋欲索其稿一觀與之訂交而明日已遠颺矣道光己酉年五六月間江水滔天田疇淹沒一日一漁延余至其舟中眎其妻病牕中行李蕭然惟殘書數束隨手翻閱皆唐宋人詩余曰翁解吟

咏乎漁曰飄泊江湖年已垂老矣惟清風明月受用
一生偶爾成句聊以代言詩則吾不知也越旬日漁
挈生鯉一尾來饋適余出門不值漁即索紙揮翰而
去余返視乃七絕一首云老漁一語贈先生事有多
情寓不情三十六鱗無大故只因貪餌受人烹讀之
始知漁乃深於世故而亦隱於漁者僅知其劉姓名
未詳後亦不知所終想世之急功名求富貴者視此
阮劉兩漁可同日語哉夫兩漁雖似失之果而不辱
不殆常葆天真優游自在樂何如之要之塵俗中不

雕談初筆卷一

六

破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少此輩安得青眼人一一物色之哉

罌銀變相

里有某姓米行往來商賈甚廣一日有涑客臨行寄
存兩瓦罌罌口裁紙封固期秋閒親自來取逾期不
至行主素多疑歲將終取出啟封以窺所藏乃如水
浴石灰滿注罌中以箸攪之至底無一物遂呼行夥
四五輩同觀咸駭異行主仍將原紙封固安置如初
明春客忽素服至知為母久病身故故遲至今數日
後向行主索兩罌既啟訪問曰何顛倒乃爾有人開

視否行主詢客罌中何物曰銀耳下置碎屑面鋪數
錠今碎銀翻在面上用稱權之重如故主夥俱曰我
儕曩實開看見如石灰漿竝無半點銀屑僅開一罌
今請客開彼罌眾視果有數錠置面上傾出不皆碎
銀時道光二十年事也有門下客親經目擊知此事
者咸驚為異而終莫解余曰金為五行之首形雖呆
板而性極尖利實至靈之物也試想天下事有萬不
能為者而竟得為之非此則不能矣安知非當日罌
中物逆探行中人有覬覦之私獻此幻態以警戒其

雕談初筆卷一

七

破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將來心術耶抑得失有數涑客命中不應損此兩罌
耶

白血白氣

人血皆赤赤火色其性躁怒心之所出也聞昔耿逆
反時閩武定相公督府有一弁犯法殺之血白奇矣
咸豐庚申有長洲諸生嚴毅生承口遇粵寇被戕頸
中無血惟白氣衝天而去此乃奇之又奇也余兵災
詩中紀之後讀元史見董搏霄駐南皮被賊兵刺殺
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然則自古有之矣

蠅

咸豐庚申歲髮逆猖獗所過焚掠殆盡惟滬城一隅
尚可栖遲是冬余從滬至松江鄉探親經一村忽見
數百村人叢集一處驚為賊警命舟子登岸探聽回
曰因一樵者於墳中得一怪物若羊非羊若豬非豬
若猿非猿余即登岸往觀見鄉人以刀斫之不死余
曰若輩欲殺之何難試以柏東南枝捶其首此物應
即斃鄉人如法不數捶而瞑目矣旁有一老翁揖余
而問曰究屬何物願先生明以教我余曰此即李石
續博物志所載蠅是也

雕談初筆卷一

八

破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鞭太歲

嘗聞徐用錫太史未遇時偶如廁見大肉塊徧肉有
眼知為太歲因憶書載鞭太歲者轉既為福遂擊百
餘下每擊一眼則徧肉之眼愈加閃爍是歲領鄉薦
已丑連捷成進士官至侍講道光癸卯廿三年春夏
閒吾里方蔚卿錫恩道暑於別館一夕亦在廁旁見
一物大僅如掌有十餘眼眼放光一時徒手無物
可擊即以髮辮梢僂而鞭之甫七八下即滅是科亦

登賢書案太歲主朝廷事所臨之方忌巡省出師營
造開築宜靜而不宜動今則現形被人所見不及隱
避而反示人以動人能擊之自知責之以動而必禍
之否則既不旋蹤矣此說聞諸海甯李壬叔善蘭助
教究不知然否

鬼枕

雕談初筆卷一

九

破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同治丁卯暮春之初金閨門外有一士子夜泊水閣
下聞女子哭聲曉起覓岸上灰燼中拾一小枕歸
而枕之輒見一美人姿首絕世羣蹙欲泣手持繡帕
作掩目拭涕狀轉輾思之遂為所蠱形神消鑠奄忽
半載而卒其兄憤甚剖其枕得一繡帕上刺蛺蝶二
并海棠一枝隙處有詩一絕云相思無益莫相思月
夕花晨強自支蝴蝶不知人意苦雙雙飛上海棠枝
當時人皆莫知其故余忽憶避寇於浦東鈞谿鎮有
人家以勞瘵致死後回煞時竟將死者平日所卧牀
簣衾枕排設郊外盡行焚之想此女子必有所感而
成疾死者此枕亦必女子寄情之物故雖祝融氏亦
當退避三舍殆欲畱與士子作合了此生死孽緣歟

過癩

道光中年廣東林仰山觀光貳尹來莅斯土時有范上舍以事相見叩以廣東有過癩之說確否林力言無之斥為荒誕當時人謂范盍將吳青壇嶺南雜記鑿鑿可據者以證之案記云潮州大麻瘋極多官為設立麻瘋院在鳳凰山上聚麻瘋者其中給以口糧有麻瘋頭治之其名亞胡衣冠濟楚頗能饒富人家有吉凶之事瘋人相率登門索錢索食少則罵詈必先賂亞胡求片紙粘門瘋人即不敢肆院中有井名

雕談初筆卷一

十

破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鳳皇井甘冽能愈疾瘋者飲之即能不發肌骨如常若出院不飲此井即仍發矣入院游者瘋頭特設淨舍淨器以欸之其中男女長成自為婚匹生育如恆人瘋女飲此井水而姿色倍加光麗設有登徒犯之次日其女宿疾爽然若失翩然出院即俗所謂過癩也登徒子侵染其毒不數日鬚眉脫落肢節潰爛而死然則林公當時何必諱言抑亦不自知耶余則曰林范兩失之范於官長毫無避忌而林當婉諷其不恭庶幾自慚鄙俗焉後見說郭載過癩云癩蟲自男

女精液中出故此脫彼染甚易若男欲除蟲用荷葉裹陽納女陰中既輸洩即抽出葉精與蟲悉在其中即棄之精既不入女陰宮中女亦無害也若女欲除蟲則未詳想林貳尹范上舍於此種書或皆未之見邪

沈四山人軼事

沈秋卿學謹行四楓莊邨詩人也潘功甫舍人遵沂見其詩善之遂訂為莫逆交道光丁未以貧死歿後舍人哀其稿以唐代有沈四山人因借此名名其集

雕談初筆卷一

十一

破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洪髯顛刊之行世近為潘伯寅宗伯祖蔭刊入湧喜齋叢書中當時楓莊邨村有一豪家頗惡山人詩中諷刺欲魚肉之有澤田十畝在楓莊鳴官出召佃籤強押山人為佃山人本屬奇窮畏豪之勢雇傭代耕是秋遭風雨傷禾入冬所收莫償厥費於是以逋租稅拘山人送巡廳從嚴追比廳見山人謂曰汝即耕田者乎山人即訴以素日安貧守分惟事吟詠為豪所逼勒耳廳雖贊郎頗好文字喜韻語不待語畢輒問有近作否山人曰近日追租敗興隻字未成事前

有貧況一律廳卽命坐給筆札錄出詩云遮窮諱苦亦徒然欲訴還休更可憐昨夜舉家聊啜粥今朝過午未炊煙強顏且去賒升米默計都無值一錢誰信先生誰不信禦寒無被已三年廳請畢擊節歎賞立邀入內分賓主坐欸留酒飯贈以絮被曰聊以禦寒藉證深信先生之窘況耳豪家卒無如山人何噫邇來風塵末吏有如此廳者幾希矣

非時花

花開非時咸謂休咎攸關而有時亦未必然已卯歲

雕談初筆卷一

三

坡園王氏藏
避叟手校本

余外戚家重陽後忽益薰盛開先是七夕前主人已賦悼亡此則固屬咎徵因不及發於事前而又不能泯於事後吾里楊薪圃明經引傳老名士也屢試不售是秋爲友力勸之去試罷歸來庭中玉梅忽著花數十朵友朋親串無論賢愚輩咸以爲今科必獲雋矣揭曉名仍落孫山外此則無徵矣余謂草木何知殆有鬼神附之作此幻態巧以揶揄耳

狻

嶺南舊友言其地產狻形似猿猴而大毛深厚如披

金綫以猿猴爲糧每嘯則羣猴皆集列跪其前狻乃一一手披之自首至尻驗其肥瘠視肥者以石戴其頂此猴跪捧不敢動餘散去戴石之猴隨狻至水次入水洗濯又自拔毛務淨卧而聽食物之相制如此哀哉憶昔陳友孝有狻賦形容頗肖近見門人詠物詩中有詠狻五古中有句云猿猴既同類狻殘滅無忌盍學僅分肥大僚與墨吏余謂作者何深疾爲官之弊邪

偶然

雕談初筆卷一

三

坡園王氏藏
避叟手校本

樵李有一士子姓朱名然小試屢不利後入成均忽登鄉薦澆薄者大書其門云偶然中式是朱然朱見之竝弗削云既而又成進士朱遂續其後云難道偶然又偶然世間多少偶然事要到偶然不偶然秀水于辛伯茂才源與余晤於滬城四美軒茗寮言之作談柄

公佛母佛

固始吳蓮嶼孝廉香洲言其懷慶府城闈有高臺寺方丈供有銅佛三座作交媾狀僧云歡喜佛係元季

大內送入寺中供奉案毛西河詩話載名轉藏法輪佛俗名公佛母佛殊可駭笑夫人之誓戒齋修者萬難成佛若佛可成其樂何如必當與人道有異豈以交媾為歡喜哉無論男女不分貴賤如果清心寡慾亦未必以此為歡喜事況佛經云橫陳如嚼蠟也哉且羞惡之心人所同具豈可公然鑄為形像此必妖僧作以誨淫者毋怪昌黎斥之為異端也

雌雞化雄

康熙三十三年二月繁昌吳士明家畜一母雞生卵

雕談初筆卷一

古

穀園王氏藏 避叟手校本

已久忽化為雄冠漸紅而羽漸長縣令盧化聞而取觀其家竟無恙見曠園雜志咸豐七八年閒余目擊里中曹懺梅上舍家有一絲毛母雞已畜十餘年漸化為雄冠高尾長一如公雞惟鳴聲稍覺低啞而卵則按時仍生不三載緒寇至矣屋燬人亡雞亦不知所之余以為凡屬災祥攸關時運旺時雖見妖孽亦能剋制衰則立應其兆無不悉驗

詞貴好色不淫

詞如桃杏之姿筆不著紙冷然風飛有時有一種語

雖極倩妙而不可入詩不可入而不忍棄之則有倚馨在故謂之詩餘也如金釵欲醉座添香如酒入香腮紅一抹如照水有情聊整髻倚闌無緒更兜鞋等句雖極豔麗細思之皆綺羅香澤中本色情態不過偶然道破曾何傷於昌黎六一真可謂好色不淫者也若奴為出來難教君恣意憐月挂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則淫而蕩矣寶山蔣劍人茂才敦復長於此調亦以此說為不謬

五蟲

雕談初筆卷一

圭

穀園王氏藏 避叟手校本

吾吳有諺謂人之惡橫者曰無毛大蟲以其似虎而無毛也不知天地閒靈動活物無一非蟲管子謂之五蟲案毛蟲之精曰麟羽蟲之精曰鳳介蟲之精曰龜鱗蟲之精曰龍倮蟲之精曰聖人雖聖人亦猶是蟲不過就蟲之中至精者也若小人者尚在倮蟲之末彼無毛大蟲之稱亦嚴矣

蟲言

甫里清風亭詩社諸同人曾作禽言而無蟲言近見海昌張教授荔園有蟲言五首形容逼肖語都入情

故摘錄之其一云類我類我教子負荷日夜不絕聲
螟蛉化果羸幾家養子肖乃翁可憐舌做還耳聾不
成一事媿此蟲其二云遮了遮了長鳴樹杪齊女葬
吳門魂歸訴懊惱我所思兮天一方暮雲遮斷遙相
望安得飛去如蝴蝶其三云唧唧唧秋宵促織辛
苦勸女紅嬾婦增歎息縱使嬾婦勸爲勤織得一疋
難醫貧君看幾箇有完裙其四云閣閣閣閣若斷若
續有時出井底上座能教讀教之不從怒且跳蛙兮
蛙兮尙古道近日先生皆好好其五云營營營營蒼

雕談初筆卷一

六

鼓園王氏藏
避叟手校本

蠅之聲緣頭擡面微利是爭蜂鑽紙兮何時破蠶作
繭兮徒自裹不知世界如此大

辭濤箋

辭濤箋名傳千古在成都府有辭濤井每年三月初
三日井水泛溢郡人攜佳紙向水面拂過輒作嬌紅
色鮮灼可愛但止得十二紙遇歲閏則十三紙此後
遂無顏色矣用以奉貢歲止獻六張餘爲蜀府所畱
里中楊星衢薪園昆季游蜀歸來余曾詢之答云此
或前代有之今則未聞後於海上復詢四明張咏蓼

老廉云確鑿有其事張年少時在鄧懈筠制軍幕曾
經其地小憩於井旁婉箋亭卽每歲製牋所也然余
終疑校書之文采風流本傳千古何必借此井瀾之
一勺始見其春容豔態於歲歲耶

竈鍋飛墜

郡中醫士王心源於道光乙未十五年元旦家人炒
餹竈上甫傾入鍋鍋忽飛騰躍至屋梁墜下及地而
碎王駭甚至元妙觀問卜卜者云令郎讀書否曰諸
生曰今科必中且聯捷惟墜地而碎終非吉徵王不

雕談初筆卷一

七

鼓園王氏藏
避叟手校本

敢信至秋其子希且果領鄉薦來年又捷春闈得榜
下知縣分發湖南始署湘陰旋於湘鄉任病卒六年
閒忽榮忽瘁能無見兆於事先乎惟卜者決斷頗神
惜當時未究其解之所以然也

殭蠶

咸豐末年民家多以髮逆之亂流離莫定小兒未經
種痘同治紀元四五月閒天花盛行轉染四方雖延
醫服藥而死者甚眾一日余以事至南匯城外忽值
陣雨泊舟甫定雷電大作霹靂屢下似甚逼近俄而

天朗氣清見岸上人蜂擁趨前詢知為觀雷殛之人
余因舍舟登岸問觀者何故膺天之怒始知此人向
作藥買於時湖州失守蠶事盡廢痘瘡不能透發須
倩殭蠶之力時肆中此味極缺賈以麪粉和水捏填
於木板印空作殭蠶形或長或短或全或斷或麤或
細或直或彎無狀不備曬乾炒焦裝箱出售四方爭
購賺銀幾百兩而患痘者被殤已不知凡幾是日雷
火焚去衣髮口尚能言跪於道中親口備述云云言
畢又一震而斃觀者如堵咸以為其尸酷似殭蠶焦

雕談初筆卷一

支

張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且曲焉

髻

貴妃以假髻為飾命名義髻僖宗內人束髮甚急為
囚髻唐末婦人梳髮以兩髻抱面為拋家髻案祿山
義子也而囚與拋家亦皆應識不爽邇來吳下婦女
髻上飾以綵絡宛如魚入網中恐應吳諺云頭鑽絡
網言其走頭無路也殊非佳兆當道急宜禁止

碎尼

劉藥村大槐海峯先生之弟也館於某太傅第課子

弟甚嚴性惡尼每於市衢聞遇之必歸蒙以紅綾被
臥竟日以為厭勝吾吳有一搢紳先生於道見尼輒
作唾於路旁歸則命僕買菜餒首餵之於豕二公均
可噓也

道州藕

何子貞先生紹基於席閒稱說其道州藕嚼之作蓮
花香氣味異常余謂當必猶是周茂叔之遺種也子
翁深以為然

種痘

雕談初筆卷一

充

張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顧仲恭云小兒出痘古醫書無之本草謂之時行疏
豆瘡然亦唐後人語也不知此證昔無而今有耶抑
古人不識而今人識之耶案痘本胎毒相火伏於命
門人身五臟經絡係於背骨肺第三椎心第五椎肝
第七椎脾第十一椎腎第十四椎腎之中即命門也
相火在下由腎上炎而脾而肝而心而肺其毒輕者
不即發徐歷諸經其毒已透則其勢緩而吉毒重者
即腎或肝而發則其勢急而凶今之種痘一法不知
始於何人其法擇痘之最上者取其痂以為苗吹入

鼻孔爲肺之竅又督脈所係由上而下直貫命門引毒而出使無內伏亦法之至善者也但火毒有輕重又須以眼力辨之其重者當於下苗之際多服稀痘丸以散毒氣便可無虞近有西法牛痘不發寒熱不必避風則其法可稱善之又善者也第須連種一二年或毒重者經過三四五次庶幾不再出否則恐或仍犯天花耳

鬼區三種

天下之至不可窮詰者莫如鬼然斷以常理徵之故

雕談初筆卷一

手

致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實則亦有可得而言者如子產所云人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靈爽至於神明若匹夫匹婦含冤負屈而強死者或憑物以現影響作光怪如伯有爲厲彭生豕立之類亦時有之特如繞梁之餘音返照之餘光不久漸滅不能長留安得意謂之無鬼哉是知長存不沒者聖賢之鬼也暫現漸滅者變異之鬼也時有時無不可據以爲常者人心之鬼也世俗紛紛之說俱可廢矣左傳一書羽翼聖經而昌黎謂其浮夸非以言多鬼物荒唐誣妄而不可信歟

社盟

明季士大夫相集詩文會課各立名號曰某社某社至崇禎時有幾社復社陸文升奏揭張溥等復社一事以致奉旨察勘在事之官多被降罰此風沿至我朝順治年間江淞猶然書刺往還曰社日盟近奉嚴禁社盟二字不見於書刺矣

八股

國家以八股文章取士自明迄今未變其制惟康熙三年改用策論八年以後仍舊焉

雕談初筆卷二

主

致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先生饌

論語有酒食先生饌馬云饌飲食也鄭本從魯作餽云食餘也或疑先生不宜食人之餽許周生云曲禮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注云食人之餘曰餽餽而不祭唯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祭盛之正義云父得食子餘者熊氏云謂年老致仕傳家事於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得餽其子餘讀此節注疏知先生亦有食子弟餽之時鄭注未容輕議耳

遇仙公死節

余九世祖諱暉字仲暉明諸生也世居吳門當崇禎末紀寇亂鴟張遂買舟為浮宅與九世祖妣朱孺人并攜八世祖時八世祖尙在襁褓有義僕夫婦兩人素習操舟相隨避難於吳淞之南北村落聞一日寄泊甫里糴得脫粟米數升煮粥合舟其啜方啜畢舟中人俱覺腹中發熱作痛異常正在危迫際有一老嫗挈筐走向舟邊來乞食舟上人曰非不與汝奈我等為啜此粥腹皆疴急耳老嫗曰汝等或因中毒所致盍入市以三文錢易甘草煮湯飲之可解也言訖

雕談初筆卷一

三

披園王氏藏 避叟手校本

不見舉舟駭異僕遂忍痛登岸買甘草一包即將鍋中殘粥傾出洗淨後煮甘草湯各服幾盞痛皆得釋遇仙公將殘粥審際粥中有石一塊粉紅色如胡桃大入水洗之疑是紅砒僕即袖至藥肆辨之果然大抵當時人家遇寇覓死之具往往預備偶爾遺於粟中耳時

大清定鼎薙髮令下遇仙公慨然死之朱祖妣亦死之僕又死之僕婦見兩主人一夫俱死自思若再死深恐小主人難以延存一脈耳遂購櫬殮葬後八世

祖遂家甫里焉夫中毒得遇仙姬而解至殉節時僅越旬日間同一死也其輕重可勝言哉蓋士之死為國妻之死為夫僕之死為主忠義節烈之氣皆可與日月爭光或謂事之成與否恐亦人難自主然心既有主天必成之視我祖與我僕能不爽然哉僕名得順其夫婦我家世祀之

雕談初筆卷一

三

披園王氏藏 避叟手校本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一終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二目錄

聖祚邁古 姦色

龍爪 不男不女

繡鞋詩 祈嗣神效方

雅量 仙移舫

嗜食 數學藏金

熒幻 柔些

眼窠骨 二老歌

四老詩 宣德鑪

雕談初筆卷二目錄 一

破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風蘭 鏡聽

名利輕重 黑心花

題趙子昂畫詩 鼻蚶方

木龍 清和月

舍利子 考僧

小畫眉 佳麗井

豸虹 生壙詩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二

長洲 許起 壬瓠 著

甫里 王翰 无晦 乘

聖祚邁古

歷代帝王御宇五十年者史不多見神農之後帝臨
魁在位八十年帝承六十年榆罔五十五年少昊金
天氏八十四年顓頊七十八年高辛氏七十年堯七
十二年舜五十年夏后氏之帝不降在位五十九年
而內禪又十三歲而崩桀有國凡五十三載殷中宗

雕談初筆卷二 一

破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太戊七十五年高宗武丁五十九年周昭王平王五
十年穆王五十五年赧王五十九年秦昭襄王稷五
十六年漢武帝五十四年至我朝 聖祖六十
一年 高宗六十年聖祚之恆為太戊以後所
未有如偏隅割據享國屆五十年者惟夏主李乾順
五十二年諡崇宗李仁孝五十四年諡仁宗外藩惟
高麗長壽王連立七十九年若日本所傳酋長享有
至百年者殊不足信也

姦色

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碧紫紅綠流黃五方閒色也閒字向作去聲然禮注云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蓋姦色即閒色也姦干也相干犯也謂雜色干犯正色也則閒字當以平聲閒姦二字古本通用

龍爪

咸豐十年四月上旬忽一日午後雷霆大作風雨交加勢極可怖俄得霽焉聞里之西隅金氏庭木摧折屋宇幾傾金余之舊戚也素知有一室頗屬幽靜庭中花木位置得宜有羅漢松一株構此室前購地時

雕談初筆卷二

二

弢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已有之喬木也是日為風所摧離地二尺許如刀斬鋸截然俟雨後命工收拾見樹巔有一爪僅三四寸許灰白色質柔嫩而濡形似銀魚蝦肉之類蠕蠕而動腥臭異常室主人取置碗中余當日往觀得見咸謂之龍爪焉余謂如果螭龍之屬何其眇小苟非龍屬而其力何能摧此大木至脫下一爪於樹則更令人難解也

不男不女

世有不男五種曰生日慳曰妒曰髮曰半不女五種

曰螺曰筋曰鼓曰角曰線出佛書然又有是男而不能生子是女而不能受孕者且男則居然顯官或名士或擅書畫者女則命婦或善操家政事理極為明晰者此皆豈非世所謂雞精石女者乎曩與顧滌庵師明經惺原名錦論及之余以為乾男坤女適得造化之偏殆即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以致腎藏不固血海未成歟師曰是皆情理可解子於陳編豈未見乎男有孕而生子女無夫而亦育更將何以解之

繡鞋詩

雕談初筆卷二

三

弢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詠物詩本不易作而尤難於閨閣中物即能工切而未必佳究以入情為最如徐秉衡平詠繡鞋詩云幾日深閨繡得成著來便覺可人情一彎暖玉凌波小兩瓣秋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看花又溼蒼苔露曬向窗前趁晚晴亦可謂與題相稱矣前年清風亭詩社諸同人亦曾戲作是題不下數十首或失輕佻或嫌板滯惟沈慎卿副貢紹烈一首尚屬蘊藉似可與舊作相頡頏矣并錄其詩云式樣新成菱角偏弓弓軋軋惹人憐拖來六幅湘波

底夢斷三更巫峽巔掌上低飛登衽席牆頭高舉蹴
鞦韆一雙卸下看何似貼地牀前兩瓣蓮

祈嗣神效方

昔有滇南一士無子其祀呂仙甚虔一日有道人造
門囑於卧牀後柱上寫三更露結桃花實二月春生
燕子窠十四字書時默誦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四語誦七遍勿令人知士子遵行果舉
一雛焉邵陽魏槃仲貳尹彥於緒寇時捧檄至上海
主洋行洋商某閩人無子魏將此法授之一日槃仲

雕談初筆卷二

四

破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過我云居停千金購妾被妒大婦來僅五月且未收
納竟產一子子將溺矣君能拯之否余曰易耳須與
商晤言之魏即拉余至商處見商滿面羞慚余詢呂
祖祈嗣方試用過否商曰已久矣余曰然則君何不
明之甚也既易云无思无爲不動遂通安待納而勞
君之思之爲動而始通哉商乃釋然無疑實則妾乃
嫪毒之流亞耳

雅量

今之善飲者人必稱之曰雅量不知雅者酒器也一

作盃本諸劉表有酒器三大曰伯雅容七升次曰仲
雅容六升小曰季雅容五升有能飲此三器不醉始
曰有雅量考漢才衡較諸今世不過十分之四伯仲
季三雅折算僅得七升二合今衡之五六觔常人酒
量三觔已够余少壯時頗喜狂飲得醉三次皆十餘
觔也後受先府君命戒祇許三爵至今偶遇佳釀雖
三雅亦不敢辭惜佳釀極不易得而督郵隨在相逢
令人唾之不暇猶敢與之較量耶

仙移觴

雕談初筆卷二

五

破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郡中施上舍嘗言其族叔某諸生構一書室精潔幽
靜顏之曰仙移觴於同治初年暮春時忽一夕夢一
老翁鬚髮皓然舉止閑雅持來叩假書室暫爲寄棲
期以三月即去并言即日搬來幸毋遲誤某醒而異
之然不以爲懷明日有事出門至暮歸家其妻白以
日間某親串遣使送來行聘喜餅茶餅等物欲拏出
示而室中遍索不見某以爲被人竊去而罷至卧登
牀而衾中似覺有物啟視之則送來之物盡在衾中
遂笑謂其妻曰汝何戲爲妻極疑云未曾爲睡至夜

半某忽驚呼其妻曰速起速起不期做出小孩子事
被褥盡溼矣妻起料理覓火燭之而被褥如故竝無
溼處某訝甚復卧未幾忽又驚醒溼冷侵肌再起燭
之仍無痕蹟某乃恍然曰為昨宵夢中事發乎即向
空拱手曰敬領教待旦冀除書室即局鑰不許人出
入至三月後啟戶檢點器皿而案上多一甃餅餅中
插白蓮花兩朵餅致頗古餅几下壓一荔紅雲鳳箋
箋上寫詩兩句云此花摘向瑤池裏不避紅塵贈與
君蓮經數月而謝瓶與詩至今尙在咸以為狐仙焉

雕談初筆卷二

六

攷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嗜食

南食嗜鹽北食嗜酸西食嗜辛四藝及村落人食嗜
甘中州及城市人食嗜淡五味中惟苦而嗜者絕少
歷朝嗜味之最奇者劉邕嗜瘡痂明僧泐潭嗜糞中
芝麻宦者秦力强嗜胎衣駙馬都尉趙輝嗜女人月
水祭酒劉俊嗜蛆近今大谷霍鳴高太守嗜蜈蚣金
陵名妓任素琴嗜虎蜃

數學藏金

青浦熊蘇林主事其光嘗與余言某邑有馬叟橋精

數學雖隔數十年後事歷歷洞達絲毫不爽者家頗
饒於財而其子不肖好狹邪游擣蒲博奕無一不喜
叟亦不禁友或諷其訓斥叟曰前定數也不可強為
叟至病革時喚子牀前曰汝之行爲尙未能悛勢必
家產蕩盡不至售屋不止惟屋可售而屋之後門一
小椽斷不可售如售則汝永無好日子矣其子默無
一語跪於牀前唯叩首而已叟又曰汝之半生所為
亦數耳奈此後猶難挽此狂瀾也須記某年月日某
時切勿出門小屋中必有一客避雨而來汝需叩問

雕談初筆卷二

七

攷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其活命重振之計客能語汝汝猶可為也言罷溘然
而逝是後子果荒蕩如舊不數年變產售屋猛省父
有遺訓小屋不可售僅留小屋低窪將傾隻身栖遲
僅蔽風雨口食時常不周惟思父命客來之日以冀
重振忽忽屆期矣忍餓困守小屋是日天氣晴明至
卓午屋漏隙中猶是日光射眼中心疑慮父之遺命
此番若爽填溝壑矣忽隱隱聞雷聲俄頃聞下雨如
注正電光閃爍霹靂驚心之際忽突入一人襖鞋布
襪口言叨借躲雨片刻屋中坐器僅存一杙即請來

人坐定便倒身下拜不止磕頭如搗蒜狀其人急起驚問曰何爲若此于是備述父之臨死遺命云云且曰小人之眼已將望穿矣至今日貴客果得下降必有教示得延殘喘實屬再造客乃喟然曰嗟乎尊翁之術精妙極矣屈指其時我年尙在成童已逆知我亦能稱識此學矣即指小屋西隅之下云有黃金百兩白金百斤藏在囊中黃白中又有一木牌刻某年月日藏某年月日發君其發之自此後君當重振家聲也勉旃勉旃言畢陣雨已過遂辭去焉即闔扉試

雕談初筆卷二

八

技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發一如所言竟痛改前非服賈謀利不三載大屋贖歸買妾生子依然望族焉余曰馬叟學固精矣苟將當時所藏之金散而爲世之有益事其子或不致剝極而復人定勝天叟能知數而不能不縛於數之常理也叟豈非被數愚之哉蘇翁亦以爲然

蜨幻

霜豔渠窮鄉也在甫里之西五六里許有張姓農老幼六七口衣食纍給之家一日村中牧豎見一蜨蜨灰黃色大如蒲筍踟躕於阡陌之間豎執竿欲撲追

逐之蜨飛入村中泊於張姓板扉之上豎跡之來捕將著手而倏化爲蟹遂橫行甚速逃入室中入室更捕將獲而又化爲狸焉露齒欲嚙兇惡可怖雲時閒杳不知其所之矣不一月張姓一門相繼而斃惟一豚養婦最後死死之前出就鄰醫故得詳細惟牧豎竟無恙焉烏乎光天化日之下忽生此怪異豈非妖魅之得以猖獗由於陽剛不振歟時同治十三年秋八月也

柔些

雕談初筆卷二

九

技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柔些查伊璜先生姬人也色藝竝冠當時後汪蛟門製春風袅娜一曲以贈毛西河亦有獨有柔些頻顧影倩人不欲近闌干之句若令先生知之自當依韻酬之又有兩僮名雲些月些有人乞先生書法繪事縑素堆積兩僮悉能記誦更有一小婢名娟些善伺先生之意後年及笄適陳犀香秀才先生之書畫近已罕有而其姬人亦能六法余有一幀絹本畫絲爪花幾朵絡緯蠶一隻雅秀工緻令人可愛今尙無恙惟無款識僅有柔些篆文一小硃印而已

眼窠骨

西洋有一霸王蠶食鄰國戰殺頻仍嘗攻印度師次極樂園園主獻一寶匣王命啟視乃一枯骨怒甚擲之園主拾骨而進曰此物雖賤實奇寶也王如不信請以黃金較兌試之王從其言命取天平較兌其骨骨果偏重壘以多金骨故不改王驚異問故園主對曰此乃貪人之眼窠骨也骨形雖小貪欲無厭故金銀愈多其骨愈重遂取土一撮糝於骨上骨頓輕減王大悟即罷兵歸凡人堆金積玉貪得無厭歸土之

雕談初筆卷二

十

張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日亦作如是觀耳

二老歌

同門江弢叔貳尹湜謂余曰浙江己未科有中式二老俱在全椒辭慰農太守時兩房中一王生泰東年八十三一周生敘倫年六十四闈後謁座師師作二老歌以紀之其歌云人皆種桃李我獨植松柏堂上星使各大笑道我掄才有老癖周生王生前後來頭髯鬚髮皆似雪兩生相見各悚然周先向王展門閤王生亦引周生年謂與次男同歲月周生秋賦始戊

寅我適懸弧十月節師未出世弟應舉何怪孫山屢顛越王生掀髯發微笑聞語似怪先生譎自言降誕更遙遙屈指乾隆正中葉藝林傳播各稱快 恩榜最宜擢黃髮況有文章中試官賞二生文主司激梨棗煌煌名不滅人生富貴若草露五福終推壽第一先生不受束脩羊翻要私傳延壽訣

四老詩

弢叔又云辭慰翁曾戲作四老七律四首頗屬佳妙為余背誦一過今猶略記數聯如老娼云鳳宿雞棲

雕談初筆卷二

十一

張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疑隔世鶯捎蝶戀笑韶年老優云草頭富貴經傳舍花面逢迎倦宦游老隸云衙官喜怒隨時覺幕府關防有徑尋老卒云向陽古戍常捫蝨棄甲荒營獨理髭

宣德鑪

大明宣德鑪世之爭尚者久矣以宣德時內佛殿火金銀銅像融而為一遂命鑄鑪凡銅煉六火則露寶光上命加火一倍煉而條之復用鋼鐵為篩格以赤火鎔條取其極清而滴條下者為鑪存格上者製他

器此宣鑪之質也鑪式略仿宋瓷其上者曰百摺錢
曰乳足曰花邊曰魚耳曰鯨耳曰蚰蜒耳曰薰冠曰
象鼻曰石柝足曰橘囊曰香奩曰花素曰方員鼎下
者曰索耳分襠曰判官耳曰角端曰象鬲曰雞腳扁
曰番環曰六棱曰四方曰直腳曰漏空桶曰竹節其
款陰印陽文真書大明宣德年製又有呈樣無款者
最為難得此宣鑪之式也宣鑪妙處無色熬火久則
假色外炫真色內融燦爛善變嫩如哀梨入口即化
凝如魚凍呵氣即消須有此種光景方為上乘又有

雕談初筆卷二

三

設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製時空罇以赤金衝滿之者名衝眼得火則金色盡
顯益從黯淡中發奇光焉火候既到即久不著火納
諸汗泥中拭而色如故如是則為真宣鑪假者雖火
養數十年不能然也其色有初年中年末年之分初
年仿宋燒斑尙沿永樂鑪舊製中年用番酒浸擦熏
洗易為茶蠟亦間有滲金者末年乃露本質著色更
澹矣色凡九曰栗殼曰茄皮曰棠梨曰褐色曰渥赭
曰紫泥曰雅丹曰赤兔而藏經紙色為第一又有所
謂雞皮紋者覆手起粟迹如雞皮而撫之實無有又

有所謂燭淚痕者或在腹下或在口下在腹下為湧
祥雲在口下為覆祥雲又有所謂象物影者偶爾觸
目光耀中或有樓臺或有禽鳥飛舞或有人物等影
即而審眎泯無一物是皆火氣所成尤不易得此宣
鑪之色也然此物為世所珍頗多贗者余雅不愛此
憶家傳有大小宣鑪不下二三十口豈盡真而無一
贗者自經赭寇後盡行散失於近年先後連得兩口
俱與恆鑪有異一無耳有足款文大明宣德年製陰
印陽文有雲雷文邊色所謂栗殼者燒炭鑿火較久

雕談初筆卷二

三

設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他鑪兩三箇時刻一獅耳無足較大於栗殼款文大
明宣德五年監督工部官臣吳邦佐製得火後有金
光大如錢小如豆隱隱顯出即所謂藏經紙色者又
疑是衝眼頗重見者無不稱悅余以先府君素有此
癖不期遭亂盡失至捐館時猶耿耿於懷當日無獲
以慰為憾噫今雖購得供諸木主前如畱傳於後不
遑問也而此時在天之靈其能稍慰乎

風蘭

弢叔從福州徐樹人制軍幕中歸來道人攜一竹筐

見贈啟眎之但覺根葉蒙茸根則似蘭非蘭葉甚短勁僅長一二寸許有類瓦松正在審眎之際叟叔來齋云是風蘭也產於温台陰谷中根懸崖壁不受土氣者即指齋之北檐令僮倒懸之并云忌見太陽須時時噴水其花香勝歐蕙多多耳當時余不敢信姑試之每遇風燥之日命僮解下水浸半晌而仍懸之至春未夏初果開花甚小色白香氣溢於四鄰後至粵匪犯里全家避居滬上倉皇危迫無暇計及此花迨恢復後返來惜已焦萎零落殆盡而牆根之下薺葵荆棘中蘭苗醜蕃想以書齋久閉頗得空谷無人之趣而此品則不然耳叟叔伏敵堂詩有詠風蘭云終緣出山誤物性乖其常信然

雕談初筆卷二

西

效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鏡聽

鏡聽每於除夕懷鏡出門聽人言以卜吉凶始於唐代唐人有詩曰門前地黑人來希無人錯道朝夕歸更深弱體冷如鐵繡帶菱花懷裏熱至今吾吳猶好爲此事元和王曼生孝廉植心切功名欲決來科售與否於是大除夜懷鏡出門應向西北走不數武即

聽人語曰中是中的只怕要死聞之喜懼參半來年丁卯科果領鄉薦入京覆試一病而卒然鏡聽時何故云云蓋路人所言之中乃種也以臘時遷種樹木一人問及即答所云由此觀之凡事莫不幾之先見者人特未之試耳

名利輕重

世多名利竝稱不知名須看得極重利須看得極輕名重則自知好修利輕則自能尚義即有近名之念而其中凡怕淫匪彘之事自不敢爲王文貞公詩云

雕談初筆卷二

五

效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非緣古道多妨俗自是今人不好名亦是此意若論語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此稱字當讀作去聲與孟子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同義蓋聖賢祇教人爲己不教求名也

黑心花

壬戌之春不時雷雨一日友人拉飲於鬼子場酒樓忽雷聲頗厲樓上窗櫺震動隔座有一商人言此雷聲殊害蠶豆不實矣友問之即詢余蠶豆何以畏雷之故商側耳竊聽余尋思良久乃戲問曰蠶豆花何

色友曰外白中黑余曰人心若黑必遭雷殛然則此
花心黑安得不畏雷乎座者聞之俱解頤首肯

題趙子昂畫詩

趙子昂畫竹真蹟世甚珍之浙中有人家藏折枝一
幅出丐張白齋題詠張遂書一絕云先生畫竹滿人
閒畫竹爭如畫節難狼藉一枝湖水上與人堪作釣
魚竿其畫遂不珍重矣吳下有好事者得子昂茗谿
圖一幅索沈石田題云錦衣公子玉堂仙寫出茗谿
類輞川兩岸青山紅樹裏豈無十畝種瓜田與張白

雕談初筆卷二

六

披圖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齋同出一意余在滬上偶過梅伯姚君寓齋適值有
一洋商令人持子昂桃源圖一幅并出朱提數笏爲
潤筆乞題詞梅伯展軸握管疾書二十八字云洞口
桃花一色栽避秦人自早安排當初若昧此閒樂爭
及山中雞犬來余笑曰先生之詩堪與張白齋沈石
田並稱絕調然微嫌太露似乏蘊藉梅伯然之後讀
大梅山房集中竟無此詩殆以余言而刪之歟

鼻衄方

千瓣石榴花燒灰存性以酒調之塞鼻中其血立止

屢試屢驗如倉卒聞鼻衄不止有一法百發百中用
福眞酒三四觔如無陳煮酒亦可燉溫傾盆中以兩
足浸於酒內其血頓時可止

木龍

鼓山靈源庵後有石刻楷書二十字云宋清祐木龍
春仲望後一日待鶴山韓準登劣巔峯曾於郡中見
墨榻一紙筆力遒勁案木龍二字甚新後詢顧滌盪
師云當卽甲辰歲也

清和月

雕談初筆卷二

七

披圖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門人謝繼康每四月見人寫清和二字輒爲不然想
必泥於沈歸愚之說詩晬語所云矣余因略舉前人
之句摘示以釋其固如何遜詩云麥氣始清和謝朓
詩云麥候始清和又云四月實清和江總詩云清和
孟夏肇庚信謝趙王新詩啟云首夏清和白居易詩
云孟夏清和月卽此幾人未始不以四月爲清和也

舍利子

釋氏寶藏舍利子於玻璃匣中每有檀越欲觀必先
佈施始肯請出示人窺看則其色不一定隨人吉凶

而具滌盥師之妻東姬人初次見得紅黃色僧人稱賀云府上將有喜事是年別院少姬果育一雛越四五載又以進香求見而變成黑色甚晦歸不三月一病而卒諸生張景度吳門才士也性極孤高睥睨一世亦因一日見舍利子黑白色僧云恐不利於秀才也遂祝髮棄儒為僧改僧名曰祖觀號曰覺阿口不誦經懺依然賦詩書畫畫寫墨梅書法倪迂紳宦樂與之游後因避囂築淨室於西山名曰五百梅花寺余曾造訪適吟就秋日漫興七律一首即以示余其

雕談初筆卷二

六

張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詩云烏柏經霜照眼明缸牙雲起雨初晴棲雅翻樹夕陽動寒鷺下田秋水清瓦鉢烹蔬禪悅味茅簷藟穀太平聲隔籬聽得鄰翁語海上和戎正罷兵後與友人鄧尉探梅便道再訪將摺筆一柄丐其法書遂對客揮毫錄其近作七絕一首云蒔花聊破睡工夫七尺烏鋤手自扶不會著棋會擔糞差強一事勝林逋余曰上人自具到彥之本領何必逃入方外莫非和戎偃武 聖朝無復事乎覺阿笑而不答余乃喟然曰如上市人之學問當初猶為舍利子所愚弄然遁

於空門者絕等天分人居多噫

考僧

明時南京五大寺僧每季考校於禮部命題卽法華楞嚴等經其文則仿舉子制義文義優者選充僧錄等官某寺僧耳疑者曾刻其制義明以入股取士貽害已不淺矣而於釋子亦欲以時文錮其志則在上者先自愚極矣然今之禪門僧嚮舌高聲經文無一語可聽者其實則一字不識隨眾附和比比皆然儻有司奏請將僧一一考校之如遇目無丁字者勒令還俗豈不爽快哉

雕談初筆卷二

九

張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小畫眉

昔京師有善作口伎者能為百禽之語其效畫眉尤酷似故人皆以畫眉呼之其徒姓郎有青出於藍之譽人名之曰小畫眉余嘗避寇於如皋一再見之其作鸚鵡呼茶聲宛如嬌女窺窗年少聞之莫不心宕神移魂飛魄越又作鸞鳳音翱翔天際戛戛和鳴令人心氣和平至於午夜寒雞荒郊喔喔恍覺旅征早起無限淒涼如孤牀蟋蟀籬落秋蟲懶婦驚心愁

人助歎一日忽作子規聲幽怨難名迴腸欲裂在座
潘筠坡孝廉緯徐子清太守涇生俱觸鄉思因之墮
淚不能終聽亦可知其伎之神矣

佳麗井

佳麗井有三一在白州一在容州一在吾郡綠珠產
於白州姓梁石崇為交趾採訪使以珍珠三斛致之
善吹簫傳其弟子宋偉後入宋明帝宮梁氏為白州
望族立祠春秋祭之簫譜猶存井在雙角山下有七
孔汲此井者誕必佳麗自有綠珠遂名為綠珠井死

雕談初筆卷二

干

波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後土人以巨石塞其一孔女雖佳麗必損一竅焉容
州則有楊妃井在雲凌里妃姓楊名玉奴別字玉環
號太真母葉氏常汲此井之水甘冽而有香氣飲之
美姿容下多香草遂懷孕十三月而生妃都督步署
楊康求為已女後楊元琰為長史以勢求之攜至京
師選入壽邸焉時年十四明皇召見入宮時賜西王
母服色少陵詩云西望瑤池降王母殆以此譏歟吾
郡一井則在甫里之西七入里青邱浦村中元季鑿
成此井井旁居民左高右祁兩姓無日不飲此水高

生一丈夫子即季迪入翰苑祁生一女美麗無比年
十一歲選入宮中於是村人亦名之曰佳麗後青邱
先生被害村人移恨此井以石填塞而祁女亦遂病
瘵而死此事余嘗聞之耆老惜乎邑乘未載想必歷
年未久名難遠佈抑以僻處一隅未得文人隻字以
流傳耳

家虹

雕談初筆卷二

壬

波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春申浦東釣谿趙子春明經昌榮嘗言少時於夏月
雷雨後浦岸間見一物似蜎身扁而長色閒青紅灼
爍有光頭有兩小角伸縮如蝸變而掬之歸置金魚
盎中其物平伏不動舊蓄金魚十數頭皆浮傍四邊
似畏而不敢近數日天復雷雨盎面潏然若雲有霧
騰起少頃雨住忽霹靂一聲見青紅光一條自盎中
陡出直上雲際而東南方霽處現一虹其長亘天青
紅交煥始悟其物為虹也余避寇主其家見金魚盎
尚在庭中焉

生壙詩

九世祖遇仙公當崇禎之末盜寇四起郡中時聞風

鶴之警於是遂買舟為浮宅往來吳淞江上又卜置一地預營生壙在甫里之南五六里許村名菰葭田後八世七世祖皆附於昭穆焉寒族春秋今仍輪當祭掃相傳遇仙公夫婦死節賴僕婦合葬之後不數月墳之旁挺生一梓樹欣欣然長大矣葉皆白色狀如牛尾有識者曰此名旄頭也坐是遠近村氓咸謂為許旄墳至今人猶稱之墳前一帶田畝至高祖重值購之欲築丙舍以鄰村惑風水之說不果焉此田今尙列祭壙產中余髫齡時先大父暇輒呼起至膝

雕談初筆卷二

三

被園王氏藏 避叟手校本

前云遇仙公有生壙詩兩首小子識之母忘家乘中未曾載入他日汝能筆之傳後否勉旃起謹敬不敢忘一字也詩曰敢說生來不遇辰聖朝本是太平人自憐筋骨堅逾鐵一著青衫肯染塵其二曰雪後飛鴻寄爪痕暫時飄泊度朝昏安排七尺臧餘魄報答君王不盡恩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二終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三目錄

聖襟開豁

姑嫜餅

水麝

龍涎香

孫小虎墓塢

傍妻

出夫

農監黃服

寒具

鶴

蝟

白指書畫

小人

二番

蚰箢

布醬

雕談初筆卷三目錄

一

被園王氏藏 避叟手校本

嫁娶異事

三腳貓

月上

飲酒不醉

蕉上吟

鬼族居腹為宅

山和尚水秀才

阿字

雨僕絕筆

準

破瓜

兩王莽

咬舌語

野馬

五音

後身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三

長洲 許起 壬瓠著

甫里 王韜 遜叟乘

聖襟開豁

史家編年皆以南朝為主北朝附見然於北朝太略其人功業文章負一世賢豪之名者湮沒不少雖本史具在寒峻購書不易知者幾人總由華夷之見時在胸中筆下遂多不恕昔 純皇帝見前明書

板剗去胡貊等字 諭廷臣禁止曰天之生人賢愚

雕談初筆卷三

一

披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不分畛域惟有德可主天下如嫡子不堪承位則以支庶之賢者入繼正統中國天之嫡子外夷天之庶子我朝有德常為天下主本奮跡於東胡而又何諱哉大哉聖人之言豈固陋下士所能測耶較諸明太祖相去有霄壤之懸太祖凡見廷臣所進奏章及詩賦有犯光釋和尙四字者輕則譴謫甚至誅戮以其龍潛時曾在皇覺寺為僧故疑為譏訕焉

姑嫲餅

平湖時香圃大令元烈去二尹任後寄來小餅若干

封并他物以贈他日晤詢此餅始知為姑嫲餅乃平湖名品也餅如碁每封六枚裹以紫羅紋箋任攜遠行經久不壞相傳姑嫲二人同志守節製此餅以餽口遂以得名旋見吳菟牀有詩云藉甚公羊賣餅家弄珠樓下翠簾遮金刀翦勝宜桃葉玉乳搓酥映棗花畫稿幾醜邱嫲樣紅綾一抹小姑霞劉郎座上如相問漫說吳均鬢有華措詞極韻致惜乎兩人之名節此語全未道及耳

水麝

雕談初筆卷三

二

披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天寶初虔人獲水麝詔養之臍中下水瀝滴於斗以水灑衣衣至敗香不歇香氣數倍於肉麝余寓海上有泰西士麥文鍾時來閒話殊屬風雅一日出一頗黎小餅贈余曰此乃賽愛哩即麝臍水也拭衣巾香久不滅當時即於秋羅夾襖襟袖間試之果然氣溢戶外明日有一惡客來訪問何香旋被竊去甚可惜也羅襖今敝不能穿而香尙未息與近來香水氣迥不同但不解唐代時中國能產而今獨有於外洋是何故哉

龍涎香

泰西麥文鍾又云諸香中惟龍涎最貴出大食國西海之中上有雲氣罩覆則知有龍睡其下土人更相守視或半載或一二載見雲氣散則龍已去往取必得龍涎或五六七兩多至十餘兩眾其分之以龍有時蟠卧洋中大石而睡必吐涎沫飄浮水面為太陽所燥凝結而堅形如浮石而輕理膩光澤用以和眾香焚之能聚香煙縷縷不散蓋龍能興雲亦屢氣樓臺之類也余嘗攷香譜案龍涎香有三品一曰汎水

雕談初筆卷三

三

致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二曰滲沙三曰魚食究未詳其細

孫小虎墓塋

余於辛酉歲客滬上一日有客持一塋來云可中硯材欲易十金據在海昌州治二十五里有覺皇寺寺後有墩相傳為吳大帝第女三葬處近有樵夫於荒榛斷垣中得此一枚如古泉左右作丕兼字案篆文五作丕鳳作翽兼即翽之省文孫亮改元五鳳則此墩所葬者蓋小虎也攷陳壽三國志權步夫人生三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

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裴注引吳歷云纂先尙權中女早死故以小虎為繼室小虎之葬當在五鳳年開州人相傳之語洵不誣也遂如其價購之待覓良工琢硯先徵同人賦詩若干首彙裝一帙孰知硯工未遇而塋與詩一口被人竊去無蹟可追徒增惋惜詩中惟王廣文尙記其一聯有馬鬣早平香尙瘞鳳形雖駁字堪描之句今廣文頗似五鳳塋亦香不知其所之矣新報注時余方客粵戊辰己巳往游歐洲

傷妻

雕談初筆卷三

四

致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傷妻見隋書元后傳曰王禁好酒色多取傷妻注妾也余曰世之漁色者未必多妾妾而淫淫之孽猶可量而漁則不可量矣

出夫

說苑尊賢篇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夫出婦逐婦者多矣夫亦可出可逐乎蓋太公少壻馬氏如今俗贅壻被妻家逐遣耳又案太公既封齊侯道遇前妻再拜求合公取盆水覆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公曰若言離

更合覆水不難收婦遂抱恨而死此見類林韓詩史
注鵲冠子注今傳奇家以覆水爲朱買臣事非也

農監黃服

崑山石浦之東北鄉名天福庵有王某者力田守分
克復省垣後蓄有數千金畏人凌侮倩人捐資納監
依然擔糞務農苟遇親戚窘迫稍能周濟光緒六年
秋病死親串甲乙二人代爲治喪二人俱係鄉愚無
知輩平日受其小惠欲於喪具中報答之棺槨外二
人相商以爲逝者異於常人必得服色稍變庶不與

雕談初筆卷三

五

破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守錢虜一樣面目甲云黃衣用皇恩欽賜補服乙云
否否不然黃套子是老人所著一則年未花甲二則
身有監生之職斷不可用我欲於袍套外加用一口
鐘一領何如甲大喜以爲極是惟用何色須先斟酌
詳明始議大紅以爲俗豔紫色又嫌色不鮮明莫如
黃緞爲宜竟毅然用之蓋棺時闔村嘖嘖稱羨所惜
適值雷雨大作送殮者辱於泥塗殯於田間其婦朝
夕往哭不旬日妻得瘋疾每一呼號棺中死者若鷹
之於是妻以爲返生矣屢欲啟棺邀集親友往聽婦

呼輒鷹竟喚匠將棺口嵌勝木挖出婦卽手揮蓋落
屍隨起立腐爛之氣臭不可當親友四面竄避遙見
婦將屍身黃緞一口鐘襖下兩手分裂頃刻粉碎屍
仍倒下婦亦仆地親友重殮其屍救醒瘋婦瘋竟霍
然問之恍若夢中甲乙同患大病幾殆吾友戴馥亭
茂才文炯目擊此事爲余言之余謂陸務觀所云天
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殮時殆天欲雷殛其屍安知
非以其平日周急濟貧而得免之乎況黃服本非死
者心也然世之生而偷竊名器者不知凡幾彼蒼者
竟置諸不問獨斤斤一黃服於農監何其重服輕器
重死輕生耶

雕談初筆卷三

六

破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寒具

看畫客無寒具手不識寒具爲何物後讀劉夢得寒
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
睡濃於酒壓扁佳人纏臂金以此詩觀之當卽今之
餛子也

鶴

鶴之元裳不生於尾而在兩翼閒性知音樂當日師

曠奏清角有鶴集廊門延頸而鳴飾翼而舞非今世馴養之鶴聞歌曲拊掌而舞者習之也鶴之所以壽者無死氣於中也為人所家其能久乎

蝟

虎稱山君為百獸之雄而見畏於蝟以蝟能跳入耳中也蝟則見制於鵲見鵲便自仰腹受啄細思之不獨禽獸中異類之有制即自古英豪受制於婦寺之手者亦不少蓋人有偏嗜即有所制聲色貨利何異於虎之食人啖羊蝟之偷竊瓜果人特不悟耳嗜之

雕談初筆卷三

七

遊叟手校本

愈深制之愈毒盍以南山豹為鑒雖然誰能無嗜乎

白指書畫

昔有一富商白下人跛一足猶識文字喜弄筆墨而性甚吝嗇每丐人書畫從未贈潤一日購一便面倩同鄉人繪蛺蝶四五綵以落花芳草大有栩栩欲活之狀惜畫師艱於題詠僅署款識而已雅慕一老名士詩書兩絕而又知其素受潤筆因轉託其親狎人強索題句此老援筆輒書一律寫作俱佳商意得甚每逢賓朋高會必以此筆出入懷袖閒後為其鄉先

輩徐孝廉所見驪然一笑作吳語問曰書畫又是白指來的白指無潤筆也吳諺商曰然徐乃囑其此後可不必用余適在座急借觀之題詞中有花底翩翩忙有致風前搖颺弱無依之句真可為跛者寫照近見一豪家子手握書畫筴書中譏刺語頗多隱約而畫則殊屬顯露一繪大紅牡丹豔麗可愛旁皴一石狀甚醜怪絕無峭厲形上題云眼前稱富貴茵溷卻難知此石休輕眎相逢抱璞時明日又見其一筴係設色山水有一牧手牽一犢徘徊于垂柳之下題云嗟余筆墨

雕談初筆卷三

八

遊叟手校本

勞形役那及村童得意閒又明日又更一筴則詩與畫堪稱惡諛矣乍展之間但覺為重陽載菊圖細觀之則一葉扁舟中危坐一少年無數黃花圍繞左右船尾一老用力強權有遠向城堞楓林閒去之勢筆致頗饒蒼古雅淡之趣上題一絕云不是米家書畫船卻煩田老載江邊時人共識東籬采喫盡風霜讓少年余初不解其何意後遇繪此圖者詢之始知譏其為喫糞少年耳後悉此三筴皆屬白指來的惜當時無徐孝廉為之點悟耳

小人

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語國飲丹露為漿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朱也余嘗以為安邇來有一故友從英國遨遊三載而歸備述海外奇怪遂談及小人國事友卻見之於國王宮中以為玩物長僅中國尺一寸三分許男女老幼共七口面貌白皙頗極佳麗手足一如中產竝無羽翼之異養於玻璃罩中几榻枕衾居然畢備眠食如常惟語聲甚細難辨見客則必拜跪詢起居國王曰曾於荒島得

雕談初筆卷三

九

魏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之凡數十輩皆以餓死死贖二老其五口皆來此生育者耳問今飲食日今則不拘且所食微甚問何為作此乞憐態王笑曰始亦不知今知此老向在國中作一微員無怪其故態輒萌也由是言之則勒畢國猶可謂長人也究不識友人所言河漢否也

二喬

赤壁之戰在建安十三年銅雀臺之築在十四年孫策周瑜分納二喬則在建安三年相距十二年二喬已在色衰愛弛之列杜牧之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

春深鎖二喬之句有客以此譏其未及深攷余曰客亦高叟之為詩也樊川此詩妙在不過語涉風趣命意斬新何暇考据耶

蚓笛

吾里曹廣良榕新陽老諸生也學博才高傲睨一世冬日常戴瓊冠綴以狐尾行入市塵旁若無人平生所著經解古文等作身後盡行散佚僅存恂愚贖稿古今體詩五六十首吳江徐山民待詔達源為之序余記其蚓笛一題有愁絕一坏黃土夢吹開四月綠

雕談初筆卷三

十

魏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陰天之句

布醬

昔有一醫業不精而工於趨競名噪市廛某士子誤慕虛聲延其視脈至則諂媚殊甚所立之方藥不符案案中虛字多反用士鄙惡之奪其方援筆書二字於紙尾拂袖竟入醫久俟不出將方後二字默記而歸遍問諸交好輩問何字曰布醬咸不省內有黠者曰楷書耶行書耶曰草字黠者譁然曰我知之矣眾詢之曰市醫耳于是人皆稱為布醬先生余案周禮

漿人掌六飲其五為醫醫當讀倚鄭注以為梅漿想
即今之梅醬也蓋當時布醬猶有醫氣今則惡俗之
習更甚於昔設使某士子遇之恐亦墮其術中在城
者午後乘轎出門東西南北穿街過巷至日晡始到
病家在鄉者兩權快船泊入蘆葦中或橫吸鴉片或
卧看旨詞待到深更方入村坊以為一則門上丐診
之多二來已從某處來還將某處去日不暇給忙至
萬分吳人所謂做園是也然始則做園既則真園若
叩其學則兩眼茫然凡遇寒熱不辨何經概以柴胡

雕談初筆卷三

士

張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為發散欬則無論有邪無邪惟投以麥冬玉竹貝母
桔梗而已更有刺脅一證輒用旋覆花傷人多矣諸
如此類難以枚舉藥則以括為枯以藥為槩之類以
譌傳譌皇然教導為師於戲人家以子弟讀書不成
商賈無資忽思將醫之一道作騙食賺錢計遂送於
布醬處二三年間將殺人惡習盡行學成醫藥一道
竟成孽海矣獨不思諺云醫有剗股心是言為醫者
之心無不欲病者之速愈而有無本領豈不自知况
所學不過逢迎貢諛招搖撞騙視人性命直如草菅

君子曰此等庸醫似乎應劫而生殺人不須操刃竟
若天縱之耶抑亦天必報之耶

嫁娶異事

嫁娶人倫中常事也如王半山憐媳未寡嫁人曹孟
德愛兒死後娶婦豈非人倫之異事哉然今有未婚
守節于歸夫家者正不關翁之愛兒也窮鄉陋俗逼
媳醮人者有之如未寡嫁人出於厥夫者則有之田
間名之曰黑包頭蓋即有夫之婦也此事大千例禁
斷未有出於翁之手者况如半山之翁朱子所稱為

雕談初筆卷三

士

張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文章道德者哉

三腳貓

西川成都府葉雲陸太守署中蓄一三腳貓前一腳
生於項腹之間居中後兩腳如常而略高於前一腳
奔躍輕捷迴勝四腳毛采潤澤冬則卧人牀褥閒覺
温比狐貉而不喜食腥著蓄此貓附近里許鼠輩絕
蹟云是簡州所產薪圃入蜀就婚時於署目覩余以
為物之異於尋常者皆得天之奇氣形或不能掩其
性故少一腳聊以示人迥別於庸眾之狸奴其卻腥

碎鼠宜矣而獨怪人之形骸稍異者姦猾居多何人而不如貓乎

月上

月上厲樊榭先生姬也烏程朱氏女先生悼亡姬序云姬人鍼管之外喜近筆硯從予授唐人絕句二百餘篇背誦皆上口頗識其意每當幽憂無俚命姬人緩聲尋諷未嘗不如吹竹彈絲之悅耳也年二十四而卒余向藏月上所繪紅梅一幅上有題句云一枝紅綻倚牆陰疑是絳衣仙子臨莫說桃花偏命薄多

雕談初筆卷三

三

馮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飲酒不醉

凡飲時以清水頻頻漱口一斗量可以倍之二斗不亂或曰酒毒自齒入也又飲至沈醉如泥灌以糞清立醒曩有一佃邱姓年已花甲家在漑河村每冬完租來必索酒不休忽醉忽醒至甕罄矣始不復醒其子乃扶醉而歸後悉此佃每密遣其兒子輩預備糞

清一餅醉即灌之醒得以再飲飲至甕罄始止余髫齡時所親見余謂惟酒無量而遇酒不醉不休者固多但不解此佃既醉矣何必強為灌醒既醒何必再飲而再醉有善醉者曰否君真不知醉也苟醉而不醒安知其醉醉而醒醒而醒醉欲其醒猶醒欲其醉耳醉不知醒醒能知醉醉必求醒醒而始知醒之不如醉也君真不知醉者也余曰某誠不知醉也然生平三經沈醉僅知醉之苦遂立戒之後遇佳釀誓以三爵否則涓滴是知飲而不知醉之樂也願受醉者之誚

雕談初筆卷三

四

馮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蕉上吟

道光末年中秋節余以事入郡晤君繡章丈光敞相訂偕游石湖玩月於是雇一扁舟沽一壺酒并買蓮子芡藕蘋婆果等置一筐中兩人相與對酌閒語閒已至湖心矣忽見上流浮下一葉芭蕉波光與月光相耀射目宛如碧玉一片亟命舟子返櫂撈取鋪于艙中見葉上有藤脂粉字跡遂與章丈于月光中審眎莫能辨覓燭觀之蓋女郎詩也書法頗屬娟秀工

雅其詩云裁就秋羅七尺箋調脂殺粉倩誰憐有人
解識相思苦清夢何妨共綠天下有款署惱繁紅內
史題于翡翠妝臺之側把玩之下殊惜不能裝潢什
襲任其萎爛而已

鬼族居腹為宅

憶每東村紀事云青浦令蘇某居金家橋宅鄰古墓
鋤去之築室其上落成之日集親友讌會覺腹中脹
悶忽聞人聲或大或小如數十人聚語者某大駭問
之旁人聞也徐聽之聲益眾謂我輩宅已壞苦無

雕談初筆卷三

五

破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居居若腹中耳遂聞其家長指揮家人安頓甚悉復
聞眾請命於家長曰我曹出入由前門抑後門耶家
長曰晝則前夜則後前謂口後謂餘竅也已而有一
人出口忽自張其由後也亦然少頃聞腹中曰某歸
矣夜或為男女事不異人閒晝夜喧聒之至一日覺
鬼多出遂閉口不言亦不食鬼不得入則爭嚙其耳
痛徹心骨不得已張口延之俄聞腹中大笑曰主人
耳有奇味不可不嘗也坐是神形益槁家亦日貧或
教之誦佛號亦誦佛相應莫可如何如是四年僅存

皮骨居亦別售鬼因曰汝困矣吾輩將謀他往然須
一醉始去某大喜急具酒食祭畢遂寂然病良已數
年後方死問土人無不知者余偶言及此事人無不
疑其妄誕然天下事未嘗無偶也昔避寇居春申浦
東時有一天水氏老翁常言其曾王父曾於宅旁築
室拓土挑基掘去枯骨是夜家中老幼盡皆腹痛其
中叫號之音宛如鬼嘯懼而待旦立將骸骨重瘞原
處虔禱許春秋奉祀遂各無恙此與蘇令一節始卻
相似意蘇平日作事必多悖理故觸犯鬼域鬼得肆

雕談初筆卷三

六

破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其毒焉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世之人誰可執無鬼之
論耶

山和尚水秀才

余一日以事至鄉有一老學究來見足恭叩請山和
尚水秀才出處余記得楊用脩鷓鴣天云彈聲林鳥
山和尚寫字寒蟲水秀才之句應之又問究屬何物
媿不能答後見徐虹亭詞苑叢談山和尚即山鵲禽
名也又滇中有蟲曰水秀才

阿字

世俗稱呼小字上每加阿字其來舊矣如漢武帝呼陳后爲阿嬌漢殺阮碑陰有阿奉阿買阿興等名曹操稱阿瞞王戎稱阿戎謝惠連稱阿連王敦稱阿黑韓退之詩有阿買不識字此阿字當作發語詞在下平聲歌韻中竝無仄音

兩僕絕筆

盧召弓學士有僕趙姓者能詩日在抱經堂手持書本不輟學士字之曰肖生言其肖已之耽書且析其姓之半也一日有疾自料不起作病馬詩曰不戀三

雕談初筆卷三

七

破園王氏藏
避史手校本

升棧豆待施一箇做帷十載受恩空負千金買骨有誰此詩洵堪傳誦焉余亦有一僕年踰四十蠢愚冥頑市井中目之曰瓦人言其蠢也余察其性雖蠢而事人猶爲忠直卻有一種慧態頗屬古致因戲贈其號曰銅雀後親朋無不知此號而呼之侍余夜分吟詠有年矣每烹茶煮點之餘請余口授唐宋元明七絕二三十首皆能背誦字仍不識而差解平仄偶爾口占一二聯亦不至決裂不通逮病劇時自賦銅雀一絕倩人錄出呈余以永訣云夢斷繁華歷劫灰敢

誇當日列高臺承恩幾載勞磨琢痛返漳江不復來余殊憫惜卽厚給而歸較諸肖生尤爲難得肖生知書而銅雀目無丁字亦能成詠真天籟也然余深媿學識譴陋不暇教導苟遇主如抱經先生當不止如是耳

準

韓文公贈崔立之評事詩錢帛縱空衣可準朱竹垞評云準字新按任彥昇奏彈劉整文云突進房中取車帷準米去則六朝已用之矣

雕談初筆卷三

六

破園王氏藏
避史手校本

破瓜

談苑載呂洞賓謁張洎贈詩云功成應在破瓜年洎後以六十四歲卒破瓜者二八年也如樂府碧玉破瓜時則十六也而此之二八乃八八算也然老少男女皆可以稱破瓜亦奇矣

兩王莽

漢有兩王莽其一天水人字雅叔昭帝時以衛尉爲右將軍蓋長主與燕王旦通謀造反云獨患大將軍霍光與右將軍王莽此一王莽也平帝時篡漢者又

一王莽也

咬舌語

人之形體聲氣苟一脈純傳雖隔八九世莫不有一二相似且有酷肖上祖之狀貌者如唐之肅穎士是也至於疵病則尤易似耳即如前明諸君語皆咬舌不可了神宗尤甚凡大臣奏事必一人侍神宗言訖乃為代宣惟老女官魚氏林氏等四人能通其言大臣必俟神宗笑知語言已畢始敢退在位四十八年習以為常特不知當日太祖曾有是病耶

雕談初筆卷三

九

穀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野馬

凡人文字中運典無論生僻與習熟苟一人誤用則必有從而和之者矣如野馬二字韓偓詩安貧云窗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又劉師道詩歎世云野馬飛窗日醯雞舞甕天所用野馬字皆不當也案莊子鵬之徒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息相吹也野馬乃澤中之氣耳今二詩皆以野馬為游塵誤矣

五音

五音各各不同宮如牛鳴箝中商如離羣羊角如雉登木徵如負豕覺而駭羽如馬鳴野配與五行五方甚符

後身

風俗通載東方朔為太白星精化身在黃帝時為風后在周為老聃在越為范蠡又世傳杜預為蛇精郭璞為鼉精唐肅宗為僮耳龍精安祿山為豬龍精化身梁昭明太子為鼓樂山道人後身宣帝蕭譽為許

雕談初筆卷三

十

穀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詢後身唐章皋為諸葛亮後身宋徽宗為李重光後身高宗為錢鏐後身粘沒喝為宋太祖後身田祐恭為伏波後身劉沆為牛僧孺後身魏了翁為陳了翁後身王曾為曾子後身陸務觀為秦少游後身智威法師為徐陵後身潘佑為顏延之後身郭祥正為李太白後身王十朋為臧伯威後身趙鼎為李德裕後身馮琦為韓琦後身韓文公為文彥博後身張輔徐鵬均為岳忠武後身糜師旦為歐陽修後身張方平為瑯琊寺僧後身馮京為五臺山僧後身房瑄為智

第 1263 册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6

永後身婁師德爲遠法師後身蘇子瞻爲五祖戒後身陳堯佐爲南庵和尚後身徐禧爲許真君兒後身楊文公億爲仙鶴化身陳秀公升之爲靈蛇化身真西山爲草庵和尚後身尤侍郎著爲六指禪師後身張天覺爲李長老後身元朱澤民爲陸續後身明王守仁爲妙覺庵主後身姚廣孝爲劉秉忠後身戚繼光爲猴仙化身張瑞圖爲水星化身王礎塵爲王鳳洲後身陶苦子爲濂泉僧後身我朝靖逆侯張勇爲夏侯愔後身靖海侯施琅爲豹精化身侍讀王延

雕談初筆卷三

三

張園王氏藏
避叟手校本

年爲習鑿齒後身岳威信公鍾琪爲韋陀化身大學士劉權之或傳爲鍾離雲房化身大理寺卿萬公貢珍或傳爲陸孝廉後身金聖歎爲武則天後身徐崑爲蒲留仙後身然此之類亦有可疑者如南唐書馬仁裕徐州人唐北平王馬燧裔孫母方娠夢呼北平王來歸及生紫氣充庭馬書亦然似卽燧後身也然仁裕一生碌碌無奇節又如唐時御史劉軻明時鄒縣章鸞均夢孟子而生皆無可紀恐傳聞之謬也乾隆庚子三鼎甲汪如洋江德量程昌期皆丁酉拔貢

同年俱係峩窟僧後身紀文達相傳爲鱗仙女子化身阮文達爲巨鼇神後身德清蔡太史之定爲杭州沿橋茹素老嫗後身莆田令尹朱進士景英爲黃莘田亾兒後身桐鄉劉孟塗爲宋處士劉開後身邇來曾文正公皆云是蟒仙後身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惟吾師顧滌盦明經的係温飛卿後身當日太夫人分娩之夕夢温投懷而寤遂生焉先師學博才瞻而功名矜矜不能顯達其敏捷所好一如庭筠何千載後輪迴而才遇依然如故真令人難以意解余則少小

雕談初筆卷三

三

張園王氏藏
避叟手校本

時頻夢至一寺禪房花木經案幡幢一如素習之者每夢明日必病至弱冠歲猶八九次夢見壯則漸稀焉戊午年游靈隱寺至一室恍符夢境于是叩問長老是房曾歷幾僧否長老異此問余以實告長老笑曰君莫非詩僧曰圭者耶曰圭性孤癖喜吟詠不理經懺寺僧無一與之善者曾於道光八年九月既望無疾而逝時年七十八歲於茲三十有一年矣曰既喜吟詠著作何在長老曰卽爲此數卷詩耳圓寂之前有游人闖入其室竊去所作約有千篇遂以爲此

生與世無緣也君猶記之否耶聞長老之言宛如夢覺因又號曰无玷歸於承歡膝下時緬述之家慈前始悉余懸弧時家慈先一夕夢一老瞿曇云從靈隱託生而來遂驚寤而余生焉今老母年將八豔健猶能續向之秘而不言恐不利於今生也然則余何人也既非富貴功名又無文章道德亦不能大有益於世顧此輪轉殊屬贅疣惟半生來積詩亦得千篇敝帚之珍行將既賤當不為人攫去矣苟以詩緣了案而來甚可笑也有客問之曰子無慮焉世之人無不

雕談初筆卷三

三

波園王氏藏 避叟手校本

爲了緣而來只恐無緣可了僅不過了飯緣自可笑也然則了飯緣輩猶愈於種冤緣孽緣惡緣者之多多耳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三終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四目錄

天顏咫尺 無根石

催生符 食淡詩清

易畫軒 衣冠禽獸

餛飩 拈字賭酒

鐵算盤 絕對

裸蟲本草 後婦先夢

仙人掌 七七四十九日

古月先生 泉

雕談初筆卷四目錄

一

波園王氏藏 避叟手校本

種瓜 古寶鏡

鷓鴣米 歎貧詩

張昌宗 介指

相訣 芰

中和琴 文謝兩琴

辟火字 是非不可不爭

崔鶯鶯 湯圓妙句

牡丹 增五忌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四

長洲 許起 壬瓠 著

甫里 王韜 仲弢 栞

天顏咫尺

世宗憲皇帝初踐位時有深蓄逆謀傾危社稷輩故設緹騎邏察之人四出偵伺凡閭閻細故無不上達有引見人買新冠者路逢人問之告其故明日入朝免冠謝恩 上笑曰慎勿污汝新帽也王殿撰雲錦於元旦同戚友為葉子戲忽失一葉次日趨 朝

雕談初筆卷四

一

破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上問夜復何以為歡王實對 上笑曰不欺暗室

真狀元郎因袖中出葉示之即王夜閒所失葉王制府士俊出都張文和公荐一健僕供役甚謹王將

陛見其僕預辭王問何故僕曰汝數年無大咎吾亦入京面 聖以為汝先容地始知為侍衛某 上遣

無根石

天地閒萬物皆不能虛空而立或有因風因氣升舉空中亦不過一時之飄泊斷不能兀然凝定千古不

移懸天無繫卓地仍離者而竟有一巨石在廈門南普陀寺後石之下貼地處懸空一二寸許以繩或長竹枝就地掠過中無所碍雖竭人力搖撼亦不能稍動此理之不可解者

催生符

于山九仙觀道士所授凡婦人臨蓐以黃紙調硃砂用淨筆寫一車字在中四周環寫馬字須遍且須端楷大小不拘燒灰和水令飲之雖難產亦立婉凡馬字成單者所婉必男成雙者必女寫不能自主或有

雕談初筆卷四

二

破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意在單寫竟不周不能減去有意在雙寫竟已周不能增入此亦理之難解者

食淡詩清

嘉善閩秀朱聽秋名澄平生雅不食鹽喜吟詠其秋興云燕子生涯如昨夢菊花心事盼重陽病中述懷云銅漏點殘憐夢短珠簾不卷怯春寒詩味亦在酸鹹之外

易畫軒

崑山王椒畦先生學浩工山水海外爭購為人閒澹

曠適絕意于祿晚歲山居奉母惟以嘉言善行表率鄉閭所居山南老屋距半山橋數十武中有小園曰學圃具澄潭古木修篁老梅之勝玉峯黛色都落窗几閒過其室者幾忌其在城市中也又構易畫軒三楹自為小記云軒故屋東厂也其深不能容席道光癸未三年四月匠氏朱君以十紙索畫戲謂之曰盍為我作軒以當畫值乎朱曰諾不日而軒成顏曰易畫軒以誌朱君之豪也并有詩紀事茲摘句云以畫易米古所聞以軒易畫今尤特從來罕事不浪傳即

雕談初筆卷四

三

破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此名軒亦已得遂名著作為易畫軒詩錄朱名玉岡吾里保聖寺六朝名剎頽而復振亦賴其力焉

衣冠禽獸

世之無行士夫人謂之衣冠禽獸本管子注道塗無行禽指人言謂其為能行之禽也又昌黎詩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亦即行禽之意然今之博古通今者十不得一若以此詩繩之幾目中無人矣

餛飩

武林有一名士無子以弟之子某為嗣某於粵寇時

賣餛飩以餬口幾年閒積有數百金而嗜好於煙花外無一不犯總賴喫餛飩者遠近畢集日賣錢約得四五六緡經營十載饒有餘資矣附近人豔其利每有開設雖湯可注硯無過而問者然某之餛飩喫者無不美其味而終莫能名其妙忽一日某患一惡瘍鼻端發癢難忍生出瘰肉一條漸長漸纒有三寸許須含入口中將齒輕嚼之其癢稍止醫云冤業瘡莫能治竟以此死死後家人所製餛飩味大減與眾無異人亦截然不至某有內戚田甲嘗與共事素知其

雕談初筆卷四

四

破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法某死後遂開一肆餛飩之味不減於某而食者又全集矣不三載田甲亦患一瘍於尻上生一尾尾尖有黑毛數十根觸之痛不可當淹忽兩三月亦死死後喫餛飩者猶思慕某與甲之手段不置而不知餛飩肉中另有異味某與甲皆用投蠱法私蓄一甕將一切貓鼠兔獐雞雉蛇蝎等物投之佐以香料每日切肉必先向甕取汁和之既取其味之異可悅人口而又令人久不能忘初不顧人之受毒傷生也射利之徒往往如此良可慨也雖惡報不爽而人已陰受

其害矣田甲將死囑其妻述之勸人作爲炯戒

拈字賭酒

辛酉九日余與劍人紫詮於滬上寓齋買菊數盆持
螯相對紫詮曰今日各拈前人詩中喜用字句以多
爲勝注酒一大斗以最多者爲準如少一句飲一大
斗劍人曰唐宋人作可勿論與今將老杜之詩略舉
之有一懸字如江鳴夜雨懸侵籬澗水懸山後樹樹
懸空林暮景懸當空淚臉懸獼猴叠叠懸疏籬野蔓
懸複道重樓錦繡懸脫口而出其得八懸字紫詮舉

雕談初筆卷四

五

張園王氏藏
避叟手校本

司空詩中喜用韻字曰如春晚云憑高憐酒韻引滿
未能已漫題云卒怕人書謹閒宜酒韻高又光啟四
年春云小闌花韻午晴初撫事寄同游云春添茶韻
時過寺紅茶花云豈憐高韻說紅茶又王宮云風荷
似醉和蒲舞沙鳥無情伴客閒是物此中皆有韻更
堪微雨半遮山僅有六韻字意欲搜羅十韻字再四
思索劍人促余曰如待伊十韻字只恐來歲重陽也
不成耳君試舉之余懼不滿八箇則一大斗無此雅
量若逾八箇壓晉軍而陳則我豈敢因背誦東坡詩

中場來字如場來東觀棄丹墨長陵場來見大姊場
來城下作飛石場來哇東走哇西場來從我游場來
齊安野場來清潁上場來廉泉上恰得八箇不再思
索矣劍人曰獨紫詮六箇快飲兩大斗可以了矣紫
詮欲重換白樂天詩中字願加倍以償劍人弗許紫
詮強飲兩大斗扶醉而歸

鐵算盤

凡姦邪之術不能施行於正直之人即平庸輩恐亦
未必得法所謂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已

雕談初筆卷四

六

張園王氏藏
避叟手校本

光緒庚辰三月初十日有男婦一羣約百餘人來吾
里口稱災民游食四方者越一宿臨去闖入尼庵小
九華竝不逗留繼尼眾失去番蚨若干枚不敢追究
辛巳三月初十日又有一羣來彷彿上年情形栖遲
兩宿臨去亦入尼庵大悲庵遍游殿宇尼之窳房密
室雖不得入而香積廚中所懸風魚臘豚盡行提攜
而出口說女僧出家人喫素修行想此種物安排佈
施吾等窮民耳去後各尼檢點或失金釧或失翡翠
約指金鎖金練金鉤諸物或失鷹餅不一而足羣尼

莫可如何息氣吞聲而已里中又有三官堂昔時道士所居後為尼姑所踞鵲巢鳩居逐去羽流由來久矣堂內雛尼淫蕩犯規老尼勢利姦刁蓄有千金間兩庵事日夜驚恐慮其來年應期而至有燒香婦媪與尼親狎者咸謂所來之人多挾鐵算盤邪術囑老尼切勿飲以茶菴須擲碎盃盞以破其法金貝須護以元米茶葉則其盤算不靈矣有識者聞之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理之常也何必鐵算盤哉未幾有雛尼悅一士人子盜金偕逸

雕談初筆卷四

七

設園王氏藏 遞更手校本

絕對

朱竹垞檢討研經博學上徹 九重其所著述固已風行海內矣即一二緒餘亦有穎異獨絕者幼時塾師舉王瓜使屬對即應聲曰后稷師怒之而心服其對之工在京師時與人會飲各舉古人男女成對者為酒令得太白小青無咎莫愁灌夫漂母武子文君東野西施等名又嘗舉四書一句合四聲康子饋藥兵刃既接二語又除夕集唐作楹帖云且將酌酌酬佳節未有涓埃荅聖朝罷官後集聯云聖朝無棄物

餘事作詩人

裸蟲本草

同里顧守之處士瑩滌盥師異母弟也性格孤高傲睨一切頗工入法精於岐黃常寓錦谿賣藥每朔望日靜坐室中雖懿戚良朋求診亦弗應以為休息之期是以有不近人情之目而與余則毫無畛域歸時必揮塵縱談往往月斜不去嘗謂余曰某一日郊行見一叟龐眉掀鼻貌極寢古手持書卷箕踞於大樹下乃向前叩其所觀何書曰裸蟲本草子欲觀乎

雕談初筆卷四

八

設園王氏藏 遞更手校本

其以為方書也請假一讀適見秀才一則頗異默識之再欲觀下索還逕去書載秀才一名茂才古稱博士弟子員性寒味酸色青有微毒畏百部主治強項暑硬諸證近有售者中空外有微文略似通草質薄臭惡誤近之輒令人作嘔又有一種春華秋實者得清高之氣能開心胸利耳目益人智與四君子湯六君子丸同功惜不多見新者貴重陳即無用價作庫平銀八兩在處有之來自異地者多偽余曰此叟殆醜髡曼倩之流亞歟語近惡謔然有至理存焉錄之

以博閱者一粲

後婦先夢

西鄰施上舍婚將彌月新婦葉許事女兒也夜夢一少婦入其閨中似欲踞其妝臺葉怒之婦曰此室非爾久居之地爾不過權住十年而已葉驚覺明日白於姑并言婦之體態姑以夢寐無憑慰之後十載葉果病卒至續娶時其姑回憶十年前葉夢所云又見新婦形容修短與當日葉夢適符而後婦初入閨房時亦恍若身曾經歷後知葉於某年八月廿五日物

雕談初筆卷四

九

張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化其時後婦亦在大病危篤之際廿四厥逆昏迷竟日至廿五黎明始甦由此觀之凡事似有前定亦似可轉移然既定莫移則夢神亦何必勞勞若此哉要之常人苟無大善大惡事自有常數於冥漠之中人特莫能先識之一經大善與大惡則又立時改變然則數終不能限人而人自不肯力行大善甘為數之所限耳

仙人掌

近有以仙人掌作盆玩絕無可觀無葉枝青質嫩扁

厚有刺每層有數枝杈枒而生若使種於田畔可止牛踐植於牆根能辟火災其汁入目能令失明則人罕知矣

七七四十九日

佛教興而人死有七七之期謂天干至七則剋地支至七則衝假如人以甲子日死則數至庚午日一七甲木也庚金也金能剋木午又衝子謂之天剋地衝故遇七日而散至七七日而散盡也以其衝剋為之禳解蓋始元魏魏書外戚胡國珍薨詔自始薨至七

雕談初筆卷四

十

張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七皆設千僧齋非若今之有力治喪者自死時即作佛事直至四十九日斷七而止者則又更屬無謂也

古月先生

錦谿陸伯藩府諸生鳳輝余之內阮也早失怙恃賴王父母撫養成人性具夙慧而頗崛強與意稍拂雖死不顧年弱冠時一日獨游郊外見一叟鶴髮童容憩坐古冢旁大松樹下心甚異之向前與之長揖叟笑曰子得見我甯了宿緣耶老夫久欲報答尊甫而尊甫已辭世矣茲既邂逅子有何願老夫當稍資螳

肘伯藩驚喜知遇異人倉卒問祇曰小子深苦文字艱澀曰古文耶時文耶曰時文笑曰易事易事子之功名自有定數不過時之早晚文之佳拙略出入耳又曰書法與畫荅曰不難既曰願學長生術叟輦燈曰且緩且緩子骨柔脆俟過平原入洛之年遂探懷中出一牋與之曰每逢作文枯窘與寫字不能工整默念一二徧可也叟即起身欲去伯藩叩謝并詢姓氏里第曰世人都稱老夫為古月先生語畢飄然逝矣伯藩瞳立良久如夢初醒手中一牋視之字跡細

雕談初筆卷四

士

馮園王氏藏 選叟手校本

若牛毛日已暮不能辨急歸家於燈下觀之乃七絕詩一首明日適逢文期思姑試之恰師命題甚屬枯窘即將此詩默念三四遍忽心思勃發頓覺極易援筆直書不須點綴臆正時又默念二三遍自駭楷法端整既繳卷師訝其敏取文一觀作色曰何速且佳必非廬山真面目逼令重撰師以為勦襲舊文故云荅曰塾中素無捉刀人又弟子素鄙鈔胥師幡然曰此文決非汝作但字蹟工媚亦屬躐等究有何故何妨直言伯藩即將隔日郊遇一一備述師大驚異恍

然於報答一語曰汝毋洩言切宜秘之令先尊曾於某年在野見獵犬追逐一羣灰黃色似兔似狸者正窘迫際為尊翁力拒獵犬一羣得脫今云古月當是狐也俟下期文課汝再試之後屢試屢驗是年縣府試獨冠一軍書法批為通場之冠院試獲雋第一試帖詩宗工批語瓊瑤想楮墨都化煙雲自是君身有仙骨發落極其歎賞至丙子歲春夜忽覩叟來揖曰勸君且捐棄文字桂宮將召歸班矣驚醒乃知是夢後作文雖背誦此詩什伯徧毫無效驗楷法亦不

雕談初筆卷四

士

馮園王氏藏 選叟手校本

能工旋櫻肺疾光緒三年秋七月中旬溘然而逝逝前十餘日余往訊之自知不起縷述此事巔末并乞余識諸簡末其師陸心齋孝廉浴并錄其詩曰一花才落萬花開開落相逢隙便來休羨長生噴即滅滅時莫道惡風摧

泉

泉有溫冷清濁甘香白赤紫綠種種之異雖曰其性則然亦以其流出之地不同也至有所謂貪泉妒泉狂泉如愚谿辱井為人所重累也被以醜名千載含

垢如吳隱之飲食泉雖自暴其清廉然亦爲泉一雪其冤矣吳淞第六泉在吾里之北地名墨竹渠惟明經王雲亭師昌桂能識其處當日命舟親汲與井華較量倍重烹滷佳茗飲後覺舌本清芬竟日余曾得嘗其味自師歿後頓屬迷津無可復問言念及此爲之黯然韜坊注先明經少時有神童之譽於十三經注疏皆能背誦不遺一字

種瓜

瓜以辰日種則易生而繁實按山谷詩云夏栽醉竹餘千个春糞辰瓜滿萬區余嘗命園丁依法試之果

雕談初筆卷四

三

毀園王氏藏
選與手校本

大驗然惟南瓜最不宜過繁又不宜不實犯此二者均主其家有不祥事

古寶鏡

辛酉冬日僑寓滬上蔣劍人來招偕游鬼市旋入新北關見骨董肆有銅鏡一面大如錢其色黝黑如漆照人影縮小如豆背有銘字細如黍漫漶莫能辨左龍右鳳輔之劍人一見喜甚摩挲不釋手遂以番蚨一枚易得之余詢此鏡之異劍人云人影縮小古鏡皆然乃道家聚形之法第未知出於何代與君往質

劉明府何如余諾之遂詣太康劉松巖明府衙齋時朔風甚烈天將下雪值明府簿書之暇命煮綠螳小酌閒語劍人以鏡出示明府問知乍獲兼值甚廉以爲劍人之巧遇并云的係漢鏡無疑於是屏去左右前席相謂曰某於昔年在故戚家見一寶鏡大周漢量六尺能照天地山川九州八埏并世之休咎一一畢現對之可以先知其家藏於地窖不令人見一日招余掘出同觀藉下一時治亂先以氈幕障蔽中庭乃扃閉門戶甚嚴及鏡出光耀爛然一室通明如初

雕談初筆卷四

古

毀園王氏藏
選與手校本

日之照臨同向鏡中觀之見兵騎擾攘楮寇縱橫東西南朔無一甯宇幾及十六省矣因各大駭急即埋藏爾時粵寇初起不料而今蔓延如此竟將與鏡中所見不爽矣語未畢左右持客刺進有求見者余與劍人遂告別惜不遑問其戚從何得此寶鏡鏡出何代鑄自何人是何命名以爲憾事後晤蘇林熊君余以此鏡問之蘇翁云應是師曠所鑄十二鏡中之第七鏡也

鷓鴣米

鷓鴣米香滑迥異他米出四川以歲例進上者其米生於鷓鴣尾尾止二粒取出放去來歲更取之楊星衢從蜀幕歸里詢之語屬模糊云曾聞是說而未目覩焉

歎貧詩

偶見梁文莊公詩正未第時歎貧詩云欲問陶朱術不傳謀生日拙事堪憐一椽居欠三年儻八口家無半畝田有客僅能供茗葍非僧久笑絕腥羶截長補短天公意倘識之無傲守錢然較諸山友沈四山人

雕談初筆卷四

五

張園王氏藏 遞更手校本

貧况一律則猶有閒也

張昌宗

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張易之昌宗粉面膏脣以媚女主其人疑優伶不齒然膺文翰之譽著三教珠英一千三百餘卷恐亦未可以人廢也而不知劉後邨曾云張昌宗目不識字手不知書謝表及和御製皆依附者為之所進三教珠英乃崔融張說輩為之而昌宗竊名為首然則日華何不考之甚耶亦愚矣

介指

里中嚴姓望族也馭濤茂才興鰲工詩賦能擘窠大字兼善詞令以絲茶例質捐主事年逾大衍之數兩手介指不少離一日與余敘譚閒余指其介指而詢曰此物出典君知否曰未也第自幼頗喜沿習至此君盍言之余曰曩見鄭康成詩箋云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銀當御者著左既御者著右又五經要義云古者后妃羣妾進御於君所當御者以銀環進之娠則以金環退之進者著右手退者著左手即此指環也又相傳古者婦人月經

雕談初筆卷四

六

張園王氏藏 遞更手校本

與娠則著否則去之今女子常著在手以為飾具大味戒止之義况男子而為士大夫者哉馭翁唯唯深以為然立除去噫嘻邇之後生小子輩動輒背謬禮法一聞長者之言不目為迂腐而訕笑者亦幾希矣

相訣

看相有歌訣云八歲十八二十八下至山根上至髮三十印堂莫帶殺卅二卅二五十二山根上下準頭止無識之人莫亂指五三六三七十三須看人中地閣閒逐一推詳看禍福此是神仙金匱錄雖係大略

逢人細察而自不爽

芰

杜樊川晚晴賦云暗八九之紅芰芰菱也菱花色黃而不紅杜既言紅又以比美女則當指芙蓉也想必誤以芰為蓮矣

中和琴

時貳尹香圃頗善琴學於去任後猶攜琴來舍為我彈之言其同邑有聽秋室胡氏曾得明璐藩第八十三號中和琴一張詩曰月印長江水風微滴露清會

雕談初筆卷四

七

嚴園王氏藏
遜也手校本

到無聲處方知太古情末署敬一主人案璐藩性嗜音律當時命工製琴百餘至今頗有散落民間者由是觀之則璐藩不第工琴且能吟事矣惜乎其為降王手澤舉世褻眎與忠臣遺物大相逕庭玩物喪志古帝王所由重為戒歟

文謝兩琴

文信國琴今藏閩中何氏上刻公詩云松風一榻雨蕭蕭萬里封疆太寂寥獨坐瑤琴遺世慮君恩猶恐壯懷消後題云時景炎元年蒙恩遣門召入夜宿青

原寺感懷之作嘉慶年間錢塘吳素江得謝疊山琴謂出自燕郊土中流轉江南購得之琴修四尺五寸廣一尺上署號鍾二字下有疊山分隸二中有銘曰東山之桐西山之梓合而為一垂千萬古海甯姚梅伯孝廉燮俱曾親見余客滬上聞其言甚詳案兩琴洵屬希世之寶必有神靈呵護自當常存天地間耳

辟火字

世傳張二水之字可辟火因其水星度世也昔程春海先生云張二水書純用扁筆未免以霸氣行之而

雕談初筆卷四

六

嚴園王氏藏
遜也手校本

魄力殊大若施之畫必可壓倒時流其實二水亦工畫世亦聞有之錢竹汀謂二水書法能與董思翁邢子愿米友石相伯仲特因書魏瑤碑致位公輔名列逆寮遂不為世所珍然至今東瀛人每至福州必物色之正如史忠正公謂晉江張閣老字云其人姑置之其字天下奇而今則不然趨向似乎極正書法爭尚顏柳而趙王孫幾不齒矣如其品學仍有媿於顏柳則趙王孫張二水世俗亦何必不貴重哉

是非不可不爭

呂叔簡五不爭其一曰不與盛氣人爭是非余謂是非亦不可不爭但彼以盛氣相加吾以和氣應之可也如程明道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合安石勃然發怒明道曰天下事非一家之私議願公平心以聽之安石為之展服此與盛氣人爭是非之一法也

崔鶯鶯

崔鶯鶯之才貌今之婦豎皆知為絕世無雙而又無不知其有含垢之事噫何其誣哉此皆由一辱於元微之會真記再辱於王實甫關漢卿之西廂記即有

雕談初筆卷四

九

波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人能傾西江水亦難洗此冰玉之羞真冤甚案唐鄭太守恆暨崔夫人鶯鶯合祔墓在淇水之西北五十里曰舊魏縣蓋古之淇澳也明成化開淇水橫溢土崩石出秦給事賈所撰志銘在焉犁人得之鬻諸崔氏為中亭香案石久之有胥吏白此事於縣令邢貞遂命置之邑治志中盛稱夫人四德咸備焉俗語不實流為丹青莫須有事得此石而庶一白其誣

湯圓妙句

嘉定張南華鵬翀性穎異讀書如夙習詩畫無不敏

捷其雁字詩頃刻吟成七律三十章今皆傳誦官至正詹一日入朝有旨命和湯圓詩立就二十四韻以進其警句甘白俱能受升沈總不驚妙在倉卒閒猶能自見身分也

牡丹附五忌

牡丹初不載文字惟以藥見本草唐則天以後洛陽始盛沈宋元白亦不及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但云一叢千朶謝靈運言永嘉竹間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花遠甚或曰靈運之所謂牡丹即今之芍

雕談初筆卷四

十

波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藥是特盛於吳越耳夫牡丹古稱洛陽為天下第一今盛於亳州曹州近地洞庭山亦多佳種惟松江法華能以芍藥根接上品細種牡丹愈接愈佳百態幻化其種易蕃其色更豔為近今之冠亳州種以嫩黃名太平樓閣淡黃名泥金捷報為最葵黃色名伍黃者略次之其餘紅白紫綠黑色名目不下二十餘種曹州以黃絨鋪錦第一即古之鏤金黃也慶雲黃色似葵黃中有紅瓣挺出極名貴難開春江漂錦深梅紅色重樓千葉又名珊瑚映日亦貴重其餘猶有十

五六種法華種則以范陽大紅爲巨擘寶相次之如火輪柳墨紫蟬粉球金晶海市霜光等名目之多無過法華共有四十七種其變相者不與焉洞庭山種有甯國白爲首而王家大紅品亦不相上下尙有五六種紅紫色者又有平望程氏種凡五品俱屬紅色第一名掌花案深紅千葉有光不易開其春園爭豔才珠蓮紅皆粉紅銀紅色惟玉盞紅頗類玉樓春而瓣則圓整不亂耳所謂愈接愈佳者不獨牡丹凡花皆然而牡丹更有不須接而頓開五色之花宛如爛

雕談初筆卷四

三

設園王氏藏
遞更手校本

錦奪目爭妍者憶道光初年余時髫髻有一筆客來售管城子見庭中有牡丹二三十本盡屬含苞約百餘朵問花何色荅以玉樓春客曰惜非上品盍易其色時先兄企山待詔超聞是言異而問之曰色果可易乎曰然以何易之曰以藥埋於根旁甚易耳於是款以酒食客自至藥肆買藥十餘包每包入藥數種研杵爲末索瓷碗十餘火酒舂許將藥末拌溼塗於碗內遂鋤開牡丹根下土四面排埋將細根裝於碗中更用空碗覆於藥碗上仍將故土封蓋不旬日一

夜齊放五色紛披極爲絢爛獨無白色至花垂敗時枝葉亦頓焦由是數十株盡返瑤臺矣先兄悔悟謂余曰可知矯揉造作之事愈奇愈幻而既則愈速愈烈天下事無不如是當以此花爲鑒附錄五忌於開時一忌尼姑及不潔婦女觀看一忌冰麝焚香油漆氣一忌熱手撫捏一忌俗客對花噴煙一忌酒徒穢氣熏蒸犯此五忌花卽易萎顏色頓變

雕談初筆卷四

三

設園王氏藏
遞更手校本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四終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五目錄

聖崇理學

蘭亭修禊

長洲許起

過午不飲食

韓子貞死事略 附記預兆

鐵樹

印臂

堂子

冥召

書遮目

壓虎子 附錄勸示

粥隱

子平

杞油

藥名詩

關帝祖考諱并誕日

雕談初筆卷五目錄 一

嚴園王氏藏 遞更手校本

別體字

大荒捏熟

卽且甘帶

火靈庫

梁山伯祝英臺

守雌辨

徐小犬

南唐硯滴

沈石田化鬚疏

劫夢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五

長洲許起

長洲許起

甫里王翰 无晦 栗

聖崇理學

聖祖仁皇帝夙好程朱深談性理所著幾暇餘編其窮理盡性處雖夙儒者學莫能窺測所任李文貞光地湯文正斌等皆性理者儒嘗出理學真偽論以試詞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等書特命朱子配祠十哲之列故我朝宋學昌明世多純儒者學風

雕談初筆卷五 一

嚴園王氏藏 遞更手校本

俗醕厚迴非前代所能及也

蘭亭修禊人名册子

蘭亭會四十一人當日流觴賦詩成二篇者王羲之王凝之孫統謝安孫綽王宿之王彬之徐豐之謝萬袁嶠之共十人成一篇者魏滂鄒曇桓偉虞友王渙之曹茂之庾蕙虞說王元之謝繹曹華王蘊之華茂孫嗣王豐之共十五人詩不成者謝勝謝瑰邱旄任疑王獻之楊模后綿呂系孔盛鑄密勞夷華胥卞迪呂本曹謹虞谷共十六人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王

1 書目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6 頁二

右軍序并書陳天嘉中智永得之授弟子辯才唐太宗令蕭翼取之後從葬昭陵此一則董香光書於涿榻蘭亭帖後尾有翁覃谿跋語數行余於道光丙午以空青白瑪瑙小印一漢建初銅尺一與潘暘谷茂才裕容易得之時時臨摹愛逾珍貝副葉鈐以茶香書畫樓珍藏印皮諸行篋無一日不展玩不意緒寇擾攘之際忽來周莊鎮槍匪於壬戌七月廿二日晨大肆劫掠余適從海上以省墓歸才至二日輒丁此厄一切服飾殊不足惜惟此冊子抱恨無涯未識尙

雕談初筆卷五

二

設園王氏藏
遞更手校本

在人閒流落何人手中茲特背書一則尙冀獲帖之士憐余之情寄賜一觀俾余此生再見以銷失後耿耿之私不知尙有此翰墨因緣否也

過午不飲食

余於道光末紀與施小韓上舍燾入郡偕訪顧椒園先生達遂游鄧尉天平諸勝處旋於支硎山中見一老翁容顏矍鑠步履迅捷惟鬚髮皤然問其年已百有三歲矣遂至其家小憩始悉翁係涪藉少時贅于吳門後入此山三十餘年灌園爲業頗好吟詠因詢

其何術致此強健答曰至五十歲後不覺晨餐漸旺午後則不飢亦不渴今至日午口不納一物餘皆無異於人并背誦閒居舊作有身如黃犢健心比白鷗閒之句翁姓汪名野字孤序後屢欲再訪惜不果

韓子貞死事略 附記預兆

韓子貞爲蒲江令清而勤甚得民心一日賊劫犍爲鹽課兵役捕之急遂竄蒲江蒲江瘠邑賊素所不至子貞聞賊入境出城號召團民奔馳二十里遽與賊遇顧從役皆散計惟下輿開導如單騎見虜故事甫

雕談初筆卷五

三

設園王氏藏
遞更手校本

停輿羣賊蠶擁至遂遇害賊見團民漸集遠颺他境先是子貞署中廳事每夜深更聞有捲軸聲霍霍然自下至上忽礮然一聲從上墮下軸木至地如碌碌滾至窗限聲爲頓止少頃則又作竟夜不絕明日眎之所懸書畫宛然如故如是者月餘一夕子貞在內廳事獨坐壁間挂一篝鐙鐙光如豆忽見中庭一物從階下湧起如田家柴積上有千萬隻眼睛光閃爍射目目難審眎其行頗捷心甚驚急呼人有幕友嚴純甫茂才亦吾里人也踉蹌趨出略見其背不旬日

即罹此難嚴旋歸里亦遇粵寇不知所終有識者曰捲軸聲是鼓妖也眼則不詳其名以俟博雅君子子貞姓韓名一松祖居甫里考宛平籍登乙巳進士性狷介寡交好一介不輕取與與余先後同出顧滌齋師門下故知之甚詳又憶子貞曾於春闈揭曉前夕夢涉石梁甚高聳至頂再欲往前則竝無一級惟一派汪洋前程浩淼而已遂驚寤假歸省墓時親與余言余曰宦海中豈無寶筏自能誕登彼岸孰知竟乏波羅蜜也哉

雕談初筆卷五

四

毀園王氏藏 遞更手校本

鐵樹

鐵樹高不過數尺葉紫黑色形如石楠略似老少年花開四瓣如桂而不香累月不凋產自南海余於外戚家見之時值丁卯歲有云此樹花開必週甲子故有鐵樹開花之諺言難遇也然一紀未週人叵樹萎吁可慨已按王濟兩舟所記云官橫州於一指揮家圃中親見此樹歷言其六十年開花之詳在羊城學使署亦見鐵樹高大不殊諸樹但以鐵屑培護其根則茂非若他樹以水澆灌者也則又與余之所見者

有異

印臂

橋李懷韻甫別駕佩文與余言外省妖術頗多曾於山東博興縣游幕時一日見令杖一囚囚通異術杖皆着其臂內夫人之體痛楚弗勝令急止杖商於余余命以縣印蘸殊油印囚臂腿杖之然杖或着於印外則夫人下體猶痛於是密疊印之毫無空隙術遂不行因斃杖下余曰君以為不能移杖於令猶畏王法故假印以壓之歟韻甫曰正能克邪凡事皆然

雕談初筆卷五

五

毀園王氏藏 遞更手校本

堂子

韻甫自幼入京稍壯即廁英煦齋協揆幕中辦事故頗悉都中瑣事嘗謂余曰堂子蓋滿洲舊俗祭天神祭佛之所出師則祭大纛圍殿神曰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勒樂用三絃琵琶節以拍板掌祝擊神刀唱神歌眾唱鄂囉囉相和東南神亭則祭尙錫之神即田苗神也每月朔內管領一人免冠去外褂解帶入跪叩祝東南建上神殿南向為祀明將鄧子龍位蓋子龍與 太祖有舊誼故附祀之歲正朔 上

率宗室王公滿一品文武官詣堂子行拜 天
禮俗傳以爲祀明劉將軍擬其以此而誤乎言出情
理之外不意士大夫亦有信其說者吁可怪已

冥召

新陽食餼生陳選青志光學贍才高潔廉自守君子
人也然逢曲學輩輒憎鄙陋未免以傲睨臨之因是
家鄉下士咸畏忌焉其師陸心齋孝廉溶余之外戚
也與余素善時余兩兒方擇師特荐選青遂館余家
從游八載賓主如一日旋以余二子學業猶就去客

雕談初筆卷五

六

坡園王氏藏
遞更手校本

郡中三四載間交游頗廣後應香山鄭陶齋觀察官
應聘至海上織布機器局司理筆札臨行特來告別
剪燭談詩開尊話舊款畱信宿而去幕中皆當世知
名士談論浹洽清明節同幕二三友邀偕踏青日晡
而歸身覺疲憊遂得疾寓書於余詳述病狀余輒勸
其歸里四月杪返權命舟見訪下榻小齋欲往郡中
鐵佛寺養痾余觀其神氣索然早識是病難瘳卽遣
大兒陪奉入郡至寺寺中長老余舊友也妥爲安頓
一夕長老夢一顯者來謁客客卽陳先生也顯者服

色非 皇朝冠帶言次陳幣聘請遂潛詢從者貴官
自何地來從者曰本邑也寤而思之疑爲冥官因先
生病諱不言至六月朔夜半先生夢一皂衣人手託

一槃槃中具紅綢并速柬明日遂興長缺之思辭謝
長老長老曰居士不以岑寂爲嫌盍至秋涼而返老
衲深恐觸此毒暑無益於清恙陳曰辱蒙上人雅誼
銘感不朽然上人有未始知余恐不久人世矣因述
霄夢匪頑長老曰速者似非初次相請曩曾有夢乎
曰有長老曰非於某夜顯者親造乎曰上人豈同入

雕談初筆卷五

七

坡園王氏藏
遞更手校本

夢境乎夢中與從者言尙能記否長老笑曰然則居
士當知其所在矣曰吳邑也兩相驚愕歸家僅三日
溘然長逝時辛巳六月初十日也於戲選青具此才
學識見年富力強意其將來必大有爲孰知天奪其
算命耶運耶雖然誰能不死惟生而無過乃見召於
冥中人之死必有愈於生者不然彼神姦巨猾往往
得以壽考幾疑造物之或爽矣

書遮目

勒悟九方伯每出肩輿中必攜書一本觀之不置有

友問曰公何好學乃爾曰非也百姓見地方官必起立余曾見有廢工而興者有帶病不勝而作者於心不安故藉此一卷書聊遮我目耳

壓虎子增錄勒示

壓虎子一名押火豬又名阿呼紙左道邪術也光緒丙子二年春聞吾郡漸佈剪辮之謠至三四月各鄉鎮咸有此患吾家西鄰有一七八歲女子素扮男裝一日偶立門前徒倚入室則髮辮已翦去尖梢六七寸矣當時相傳必再自翦去少許置廁桶下則已翦

雕談初筆卷五

八

馮蘭士氏藏 避世手校本

之辮即能來還其母如法為之果驗五六月間又聞各處軍營中夜相驚不敢安睡帳中來時不拘醒睡有一物壓胸不能輾轉呼吸氣悶欲絕如夢魘狀有須有人知覺急切破法如鳴金持糞帚穢器呼救乃醒遲則竟至氣絕而死秋初吾里及郡中各鄉村至夜鑼聲爆竹驚喊徹旦不絕於耳里之南隅陳家濱有一馬姓少婦新產後被壓殞命餘多救甦又周姓家拾得兩紙人於門縫中有人往往於黑暗中見如流星螢火熠熠然飛入人家窗櫺則其家必有驚怪

又聞無錫人述及北門外王姓家夫婦因暑分榻卧一夕夫聞妻寐中氣喘帳鉤鳴聲震厲急取火揭帳觀之見婦仰卧流涎有男子赤身伏其上乃迅取押牀棍向男子揮擊詎知棍落而男倏滅僅遺紙人一枚長止三寸許其妻則兩肋轉受棍傷後赴蘇就醫又有望亭鎮杪陸姓婦晚閒在場外與鄰女乘涼見有小犬三頭入其門初不為異迨婦閉戶登牀猛有一犬踞於枕畔張牙欲噬婦驚舉手欲擊犬頓長大如牛婦欲逃而門首更立一犬旁皇無措幸日閒安

雕談初筆卷五

九

馮蘭士氏藏 避世手校本

排鑪蓋急取亂敲呼救鄰人聞聲彼此往眎則見犬首大如車輪露牙伸舌塞於門戶眾不敢近相率鳴鑼而已婦逼甚將杌毀牀後壁踰垣而出相特竟夜天曉始寂尋其迹惟紙犬三張耳此外有如黑狸黃狼白鼠煙毬火劍冰檠玉蜈蚣金蠅螻之異不一而足種種奇怪難以枚舉相傳須用黃紙硃書天蓬咒粘於房門及帳額為禳後至九十月妖風漸熄先是天中節有一閒人見一老者率童子三四輩於冷僻所試放紙人岸旁泊一漁船遂糾伴獲老擁報吳令

高伯足心夔令即審問老者但云偶爾遊戲令命當堂試之老者口中默念數語紙人遂於堂上騰空盤旋棟梁間隨手一招紙人輒下視之則與尋常紙剪成者無異爰即收禁旋聞為教會中人強索去未知所終於時勒悟九廉訪出示勸諭附錄于左

欽命江南江蘇等處提刑按察使司總理驛務勒示為聞切勸諭事照得左道必誅著明法令近日訛言四起謂有邪匪翦人髮辮甚至以夢魘相驚其中倘百有一真此等妖人豈復可少寬刑典本

雕談初筆卷五

十

嚴嵩王氏藏
遊更手校本

司謬為臬使不能使異端懼伏貽累我民皆由忠信未孚智能太淺返躬循問殊媿素心惟是平生疾惡如讎斷不姑息匪徒使善良蒙害顧有念下民之孽非降自天人無覺焉妖不自作今農功正亟勞苦倍常何堪在處喧囂昏夜不能休息彼邪匪行同鬼蜮正欲使羣情惶怖乃能乘隙為姦爾眾民若望影生疑聽風失措憑虛構妄是自墮其術中也為此亟行曉示一應軍民人等知悉大凡人心克正陰慝難干恐婦孺村氓未明此理所賴

矜者儒士詳明解釋切戒其躁擾紛紜事定人安謠言自釋即或有外來醜類無從溷跡潛身偵緝到官自可訊明嚴辨願勿以此語為迂也切切特示中諭坊注此諭頗能以正理自持不愧為讀書官中丞有令子曰元俠於詩文能自成一家言

粥隱

葑谿姜夢瑣礪高士也終歲食粥隱於陋巷歌聲時出闌闌中與潘芝軒相國素善相國既貴未嘗一干之郡中有士人入都親朋咸屬以書貽相國不得已付以一函相國啟緘祇詩二絕其一云十緡買得茅

雕談初筆卷五

士

嚴嵩王氏藏
遊更手校本

柴屋野趣吟來恐不勝君若閒將鄉味憶門前新熟水紅菱其二云兩逢儉歲窘吾鄉人面都如菜葉黃秋雨幸堪彌夏旱涼風吹送稻花香相國得詩憐其貧致書守土者令周之縣令欲代為置產親造其廬而高士閉戶不納傳語必欲相見則我汶上去矣後年至九十無病而卒當時有人問其何以終年啜粥之故以為人之所以食者飢也粥已可免何求於飽苟逢凶歲反覺自然耳

子平

今之祿命家言子平者其說始於唐殿中侍御史李虛中虛中後以服水銀疽發背而死不知其曾自推算否

杞油

枸杞子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出焦氏筆乘若今之煤油燈不可觀書比花核油尤為傷目

藥名詩

詩有句中暗用藥名以及曲牌郡縣花草等名即不牽強終覺小巧傷雅然非心思明敏斷不能作茲偶

雕談初筆卷五

三

馮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摘元陳高藥名詩五絕一首云丈夫懷遠志兒女苦參商過海防風浪何當歸故鄉可謂盡美矣而猶未盡善也如宋戴昂山家小憩即景效藥名體五律一首云柴門通草徑茅屋菟絲攀修竹連喬木高松續斷山仰空青陰密埽石綠花斑傍澗牽牛飲白頭翁自閒筆致嫺雅不覺湊合末聯尤屬天衣無縫不可多得余亦曾效顰因一藥買驟獲利市三倍輸貲買官既之滇南有一老母在家忽被盜竊於衣食於是丐余作札欲令其子告養言歸乃戲書一絕云奉檄

向天南何當歸旨甘甯知母老病獨活計難堪

關帝祖考諱并誕日

關聖帝君久載祀典順治元年詔建廟歲以五月十三日遣官致祭雍正三年令天下郡縣春秋祀神以太牢又追封曾祖光昭公祖裕昌公父成忠公竝立木主神扶翊景運代有褒崇順治九年先封號曰忠義神武乾隆三十一年加號靈佑嘉慶十八年逆匪犯闕突見神像戰慄就殄次年加號仁勇道光七年敕定西陲加號威顯咸豐二年奏報以神佑克守省

雕談初筆卷五

三

馮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垣加號獲國後國子監司業奏請申明樂用六成舞用六佾定為三跪九叩禮晉封加號文武神聖先於嘉慶八年邵伯鎮人仇岡錄錢塘馮景聖帝碑記刊於壁茲摘其記曰康熙十七年戊午解州有常平士子于昌者讀書塔廟塔廟聖故居也昌晝寢夢聖授以昌碑二大字驚而寤見溶井者得巨甌碎之甌上有字昌急合讀乃紀聖之祖考兩世諱字生平大略循山而求得墓道焉遂奔告解州守王朱旦朱旦作關聖祖墓碑記記中載聖祖石盤公諱審字問之和

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寶池里冲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卒於桓帝永壽三年丁酉享年六十八歲子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沒廬墓三年既免喪於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聖聖長娶胡氏於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云云今天下俱以五月十三日為聖誕由於順治初建廟遣祭日傳訛習俗已久毋庸更正想必當時竝不知聖子平之誕亦適符此日耳

別體字

雕談初筆卷五

西

殿閣王氏藏
遜更手校本

魏書劉芳傳高祖遷雒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為文以弔之芳為注解表上之即此文也此碑字多別構如蓑為蕞蔽為薜菊為菜寔為窠箕子為箕子往為住厥為屨遭為賈顛為願辛為亲因為曰桴為柞翺為翺曳為电芙蓉為扶容葩為葩漂搖為灑廳慮為慮螭為螭裔為襲帶為帶訴為訴雛為鴉瀏為溜俯為府闔為闔騶虞為騶驥隨為隨轡為轡吸為歛闕為闕睇為睇不可勝紀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為

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如追來為歸見穆子容太公碑作跡先人為老見張猛龍碑作尅更生為蘇今猶用之作甦余不解邇來士夫競相效尤滿紙筆畫非隸非篆絕無晉唐楷法以為不宗北魏大失時蹊而不知世局攸關居上游者當亟力挽此風可漠視之乎

大荒捏熟

松郡於乾隆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至二十九連日

雕談初筆卷五

圭

殿閣王氏藏
遜更手校本

暴風禾偃花落旋又天氣鬱蒸不雲而雷於是四鄉田有全荒者有及半者有畝收一二斗者姦佃藉口歲凶粒米不償田主相顧浩歎而已乃巡撫洪之傑不以入告反覓取句容縣青苗一束繪嘉禾圖上獻可稱妄且狠也余在髫髻時每值秋有風暴先大父櫟山公必言及之并背誦當時盧元昌有詩志慨曰困窮甘儉食垂老遇奇荒百歲人稀遶三吳事可傷探丸竟白日祛篋到黃堂時府公被劫我粟無升斗開門亦不妨

卽且甘帶

金子柔鎔余同門士也工書玉版十三行頗善小詩形質樸鈍性情旖旎惜早世所著不傳當日讀書於天風草堂見庭中假山之側一蛇蜿蜒出游忽有蜈蚣躍出至蛇尾循脊而前及首蛇遂僵卧不動蜈蚣以左右鬚入蛇兩鼻孔久之而出蜈蚣既去蛇已死矣正疑訪問余適至子柔卽指殭蛇以問余曰子何忘卻莊子云卽且甘帶乎卽且蜈蚣也帶蛇也甘之之義卽監其顛也子柔又問其所以然余曰物各有

雕談初筆卷五

七

毀園王氏藏 遞更手校本

制如蜈蚣過蝸篆卽不能行海東青鷲鳥也而獨畏燕象猛獸也而獨畏鼠其理亦然

火靈庫

韓昌黎表諫佛骨矣潮陽一貶瀕死不悔其志甚堅晚乃與佛子大顛游又作李干墓志歷序以服食敗者數人爲世戒其智甚聰而晚年頗親脂粉故事服食用硫黃末攪糯米煮飯啖公雞不使交連盈千日始付庖人烹之名火靈庫閒日進一頭卒至殞命是所謂笑前車之覆轍而疾鞭以迫其後也昌黎猶且

如此何況今之士夫於鴉片煙始疾如讎誓死不吸轉瞬開愛之若性命哉

梁山伯祝英臺

吾吳春暮園中花蝴蝶甚眾另有一種狀似蜻蜓六足四翼軟弱不禁風力一種身翼俱黑色光閃金碧其態尤屬嬌怯更有一種元翼元足黑白花身身較肥此卽陸天隨所謂蠶化也多蛻於橘樹上婦孺咸以爲當日梁山伯祝英臺生死相感如韓憑夫婦精魂幻變者故以名呼之梁祝事自幼聞之疑其無稽

雕談初筆卷五

七

毀園王氏藏 遞更手校本

不之道也近覽甯波志梁祝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嘗同學祝先歸梁後過上虞尋訪之始知爲女郎歸告父母欲娶之而祝已許馬氏子矣梁悵然若有所失後三年梁爲鄞令病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塚失聲哀慟忽地裂祝投而死焉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封爲義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有勞於國封爲義忠有司立廟於鄞云又見顧阿瑛秋興十絕有句云聞身得似梁山伯日日玉簪花上飛

守雌辨

辛酉歲避兵滬上一日讌集也是園席有一客高談
雄辯自負不凡以為暫時變屈甘守其雌余應之曰
老子所云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
其辱若不能雄而但守雌不能白而但守黑不能榮
而但守辱則老子乃一無識無用之人矣唯能雄而
不為雄能白而不為白能榮而不為榮然後為老子
之妙用也座首馮林一中允聞余之言特起立向余
拱手稱善足徵前輩誘掖之雅

雕談初筆卷五

六

馮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徐小犬

吳子華詩百篇李洞但取暖漾魚遺子晴游鹿引麋
一聯杜荀鶴詩三百首時人但取風暖鳥聲碎日高
花影重一聯至若邵文敬之半江崔珏之鴛鴦鄭谷
之鷓鴣賀昉之梅子謝無逸之蝴蝶鮑當時之孤雁
袁景文之白燕杜庠之赤壁皆以一題成名者嘉道
間有徐嬾雲吳江名士也與余太老師顧穎箬孝廉
昉為莫逆友其鬻田詩云從今謝卻催租吏小犬花
陰自在眠時人戲目為徐小犬此可與祁蛙鼓梅河

豚俱稱雅諳

南唐硯滴

余寓居海上時馮總戎命弁士持柬具幣招余至其
巨艦艦泊於天妃廟前將登艦已有三四都司肅迎
入艙供茶點甚腆繼入診其愛姬病出書方藥左右
具筆研見金銅蟾蜍硯滴一枚重厚奇古磨滅處金
色愈明非近世塗金比也即詢諸都司輩有一靳姓
者曰此南唐故物也即舉以傾去水置於余前曰請
先生詳加賞鑒乃得摩挲細閱腹下有篆銘云捨月

雕談初筆卷五

九

馮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窟在左足心伏斐几右足心為我用左後足貯清泚
右後足端溪石澄心紙在額下左右各三字陳玄氏
毛錐子在腹之兩旁各三字同列無譁聽驅使微吉
潤澤烏用汝在腹下兩旁各七字當玩之際愛難釋
手未識今尙無恙否也

沈石田化鬚疏

化鬚疏有序云茲因趙鳴玉髡然無鬚姚存道為之
告助於周宗道者於其兩腮之間分取十鬣補諸不
足請沈啟南作疏以勸之疏曰伏以天闔之有刺地

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迺因人而舉康樂著舍施之迹崔諶傳插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毛之不拔推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鄰而與之存道有成入之美使離離綠坡而飾我當楫楫擊地以拜君把鏡生歡頓覺風標之異臨流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輕拂於染藝豈敢易然於覓句感矣荷矣珍之重之敬疏案石田翁不僅畫掩其詩而其文亦有絕佳者即如此疏用事妥切鑄詞深古字字皆有

雕談初筆卷五

干

張園王氏藏 避更手校本

來處即古人集中亦不可多得何況近今後進好輕詆前輩動輒高談史漢亦可嗤已

劫夢

妹倩陸鑑民文照新陽名諸生也鄉闈屢薦嘗於報罷後佗僚無聊獨自出游遇雨闖入枯廟闌無人焉坐於神前蒲墩恍惚有二豎子來拘其手足又來蜈蚣二十餘皆長四五尺許叢集簇擁身與二豎俱出廟門自覺魂已離體至一處絕無城市村落迥非人境飄飄忽忽竟與二豎入一石瓮中僅有一三蜈蚣

踞瓮口瓮若空懸力曳之瓮可動而身不得出無何忽飛一鷹來銜食集瓮口似欲哺意不納則若強之每飛至蜈蚣絕蹟旋又有一猴躍入瓮內喁喁然有語語不能解左手持一鐵椎右手執一鐵鑿示以鑿瓮勢如法試之甫舉手錚錚有聲蜈蚣無數來適值鷹至啄殺幾頭餘皆竄失若然一響聲震山谷而石瓮竟破無如二豎併力扼要害處悶極氣垂絕遽然而覺買權過余述此夢兆求為代解謂必不祥余偶言之於故人熊蘇林蘇翁喟然曰此劫夢耳不第今日我不敢言恐劫到時我不及見子必見之渠因子似有一綫生路然以數論斷不能挽回也蘇翁旋果謝世庚申歲緒冠橫行蘇垣淪陷城外鄉鎮俱遭焚掠錦谿以早有偽鄉官得無犯壬戌重陽有樵李巨隊賊匪蜂至錦谿一鎮大為蹂躪燬屋擄人鑑民亦與此難先是鑑民避氛於澗河濱以太夫人疾篤不得已奉母歸甫三日鑑民亦患瘡在牀於時余適從

雕談初筆卷五

主

張園王氏藏 避更手校本

滬城潛回欲邀鑑民移寓申江舟抵錦谿已晚內叔陸介甫文學雲澹堅邀視脈議方甫畢陡聞寇警力

趣解纜僅攜八齡內阮於舟舟子駕櫂如飛得出虎
口行三里許命舟子登岸回探遙見賊勢甚張不得
前越二日得悉鑑民爲寇擄去自此一去永隔幽明
哀哉是歲冬杪始有同日被擄時生者從嘉禾賊巢
逸出藉悉顛末據時生云陸先生擄去不食覓死有
僞王翁姓者待之極優撫慰再四而先生輒大聲肆
罵惟冀速死翁賊終不怒務欲其從遣賊卒監之繼
忽來孫姓應姓兩人俱屬閩產皆庠序中人也同於
春閒脅從伴受僞職與先生附耳言自此先生稍進

雕談初筆卷五

三

波園王氏藏
避世手校本

糜粥半月後漸能行然瘡仍作翁賊以先生既肯食
又不罵以爲從己無所疑不料先生一夕持刃刺殺
翁賊賊館大亂眾各竄逸先生呼小子曰與汝偕去
出城行不半里得晤孫應兩人相與其投田家借宿
方知翁賊之死先生受孫應之計也明日先生瘡復
大作昏厥瀕死遂囑小子回里寄語家人於焉永訣
既逝覓得舊棺瘞於田家屋後隙地方謀具祭忽隱
聞礮聲俄而又聞甲馬洶洶聲懼別路賊來各散小
子得歸故里幸賴先生之忠勇而又深痛先生之不

克同歸也余聞時生言不禁淚泫泫下回憶舊時劫
夢應之歷歷不爽抑亦奇已雖然鑑民抱經濟奇才
世不一用而臨難則大具肝膽爲國殲逆豈非由於
平日讀書養氣之功哉推此志也可與日月爭光矣

雕談初筆卷五

三

波園王氏藏
避世手校本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五終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六目錄

天縱善算 秦觀妙句

偏見 反切

書家祖師 浦珠兒

尾大不掉 糟可療目

命同人異 婦有七出三不去者

鹿尾 王廣文異夢

方軍門將才 羅浮蜚鱗

屏盜賊呪 三焦

雕談初筆卷六目錄

設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搭截題 戚孀子

筮夢 畫貓辟鼠

古詩平仄 辰

喪丐 釣臺絕唱

畫家三要 姚桂

生造口 荆釵傳奇

銀蓮金羸 洛成

陽湖婦訣別詩 釋鱣有子

除巨猾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六

長洲 許起 壬瓠 著

甫里 王韜 紫衲 栞

天縱善算

自明中葉泰西人入中國雖知其算法天文精於中土而中土因大統法係我祖文正公魯齋先生所定故終扼其說不行 聖祖仁皇帝天縱聰明夙

習天算特命靈臺皆以西法為主惟置閣用中法以合堯典千年錯失定於一旦然後乾象昭明千歲可

雕談初筆卷六

設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坐而定乃知 聖人御世故天預令西法傳入中土俾得因之懸象布命億萬年之景運固先兆於是矣

秦觀妙句

恩竹樵方伯錫嘗言少游五言詩中有兩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六朝佳句也張少渠大令豫立為余述之聞之殊深欽佩

偏見

有一冬烘先生特地過訪聆其語言拉雜忘評時哲

以爲今人意見之偏所以不能入賢人之域余曰否否不然人之賢與不賢正無關意見之偏不偏也曰古之賢者有偏見乎余曰偏莫甚於古人茲略舉幾人以質如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目爲村夫子王半山不喜春秋目爲斷爛朝報蘇東坡不喜韓昌黎畫記目爲甲乙帳簿劉須溪謂詩至文選爲一厄米元章謂顏真卿筆頭如蒸餅大醜惡可厭司馬溫公不喜孟子諸公意見之偏已如是又有談道著書百世皆宗堪稱頂天立地大有裨於聖教者觀其評論偏

雕談初筆卷六

二

效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之尤甚如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列在名臣錄稱其道德文章夫文章可也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道德耶蘇東坡諡文忠以其文章忠義古今所共仰也乃極詆之謂得行其志其旤甚於安石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文忠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癥不特此也秦檜之姦人皆欲食其肉者也乃稱其有骨力岳忠武之死人盡爲垂涕者也乃譏之爲橫漢儒董賈之流皆議其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則云匡衡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如此

以至諸葛忠武侯則名其爲申韓陶靖節則譏其爲莊老古名賢竟有如此而今之人有誰敢妄逞胸臆如是之偏者乎冬烘默然而退

反切

今塾中子弟讀書識字必先將反切講究爲要如國書竝無四聲而有反切十二字頭後合字皆反切也否則一入館選習清書不易通曉不知反切上取字母下合本韻隨口念出即得之矣如柰郎爲桑桑落爲索不可爲叵者乎爲諸至於市井鄙談亦有反

雕談初筆卷六

三

效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切人皆習而不知如突圍爲團窟壘爲孔蝦弓爲兕窟羅爲窠瓜郎爲光如此等類不可枚舉

書家祖師

何子貞太史書法爲當代冠軍海內其仰余嘗聞其言云書家之祖師今人知者極寡劉景升也鍾繇胡昭皆其弟子昭肥繇瘦各得一體耳案景升遺蹟絕無存者秋文志有劉表集亦久亾矣偶讀三國志表與袁尙兄弟書其筆力不減崔蔡之流而表初爲黨人在八及之列其文行如此宜乎書法之工爲祖師

也朱枚厂孝廉注亦工八法一日晤言及之悅甚以爲聞所未聞

浦珠兒

珠兒姓浦產自邗江長於金陵早落教坊緒寇時轉徙暫羈春申江年方二八色藝俱佳其心敏性傲苟非相賞者不之見也平生與湘鄉左公子孟辛密一日有疾思食馬板腸公子卽殺所蓄坐騎以啗之公子於中秋設讌招余翫月珠兒亦在座側余曰今宵不須吹唱只許清談第恐珠兒喉癢珠兒曰每有俗

雕談初筆卷六

四

雙園王氏藏 避叟手校本

客可鄙之至必欲高唱媒褻淫詞而不知動人處不必詞句全在曼聲搖曳作態今夕幸遇知音默默了之終覺彼此有負請君兩人各製小詞儂將別加字樣低聲一試一則免奴喉癢二來不孤負此娉娥耳余應之口占曰今夕偕看月一輪清光未許染纖塵尊前皓齒明眸各偏媚忘情鐵石人公子以爲有此佳句不須作矣卽促珠兒任意一唱於是珠兒卽將此詞緩緩唱來聆其詞中忽加呀巴呀呀兒呀呀兒倚兒呀之類便不覺余詞之麤笨第出經樓口加此

幾箇字頓令人魄醉魂消矣此卽所謂多哇則鄭耳尾大不掉

尾大不掉皆以爲喻言非也案西域記有獸曰羯尾大於身之半非以車載則不可行元白湛淵有咏羯詩曰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

螬可療目

孟子所載陳仲子井上食李事嘗疑螬可以治耳目之病及閱晉書盛彥之母失明年久嘗撻其婢婢以

雕談初筆卷六

五

雙園王氏藏 避叟手校本

炙螬啖之母食之美後以示彥彥乃抱母痛哭然母從此兩目復明又當塗民邵堅厚業合章事母孝母病瞽日傭歸必買市食以奉母一日邵出其妻得螬螬蟲數十枚炙以奉姑給日所親佳餽也姑食而美乃畱二三啖其子子見之失聲痛哭母被驚雙目忽開明如曩日邵欲逐其妻母止之曰此非婦之毒我我目當再明天使婦以此醫我也邵乃畱之終身偶閱本草亦云螬螬汁滴目中可去障翳乃知仲子匍匐三咽不爲無謂

命同人異

湘陰吳偉才左恪靖侯三姑母次子也與左侯同以嘉慶十七年十月初七日寅時生所居相距八里許當日兩家報喜者相遇於道中之玉石橋其八字則壬申辛亥丙午庚寅也少與侯竝有奇童之目至道光壬辰侯與其兄景橋中書君同舉於鄉而偉才已改業屠豕矣侯督浙閩時偉才嘗一至閩侯勳績爛然所殺賊以千萬計而偉才祿命中之殺刃僅用之於屠豕何也如昔文潞公之同命者僅得與之同席

雕談初筆卷六

六

設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而食數十日與此事皆屬可解而不可解者况大小戊子雌雄甲辰又何足云乎偉才好大言嘗曰太公隱屠沽余獨不然乎今尚健在雖不在屠肆而親舊歲時用牲或召之輒欣然鼓刀而往即他日果如太公望之遇而以前與左侯已大不符矣近有長洲王紫詮廣文戊子生與一奔走江湖之日者年月日時無一不同廣文博古通今著作充棟已風行四海胸羅數千卷足涉數萬里中外知名士也而日者僅識之無卑鄙異常不時飢餒僅借文墨之名以糊口即

此兩命雖同而亦迥然大異耳自是不敢輕言命理矣

婦有七出三不去者

凡婦不順舅姑一也無子二也淫三也妒四也有惡疾五也多言六也竊盜七也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余以為七條中惟無子即行出之未免太甚當必兼犯六條中之病可也否則如賢而無子或櫻暗疾疾可醫藥而念未必終身無子且賢者能主中饋司蘋蘩即不生育亦

雕談初筆卷六

七

設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可取妾生子况賢則必不生妒按先儒嘗有疑以不專為主婦而設如妾則專為生子而取苟仍無子出之或再取也此說近是

鹿尾

壬戌仲冬一日余以事至洋行適總管林秋崖安排燕會於是堅留作不速之客肴核豐腆無非海錯山珍至中閒林自呈銀槃一品座客曰是鹿尾乃都中託人向御膳房所購烹熟者今晨輪船剛到殊屬湊巧想君必以食指動而來也其啖之時客問余曰君

能以此味出處一言乎余對曰 朝廷御膳以鹿尾為珍品常以之賜大臣案之古書不甚著惟憶梁劉孝儀曰鄴中鹿尾為酒肴之最時魏使崔劼在坐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脣呂氏所尚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為怪云云然則六朝已貴此味矣

王廣文異夢

王紫詮廣文自言為崇安寺僧轉世屢夢至其地究不知寺在何處廣文行居四上有三兄十日閒以痘

雕談初筆卷六

八

鼓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殤雲亭明經師乃禱於武林遂得廣文少多病九歲授以大悲呪一遍即能背誦不遺一字夢時魂從泥丸宮出嘗造一蘭若僧人數百皆披袈裟執經卷誦誦甚苦見廣文至絕不為禮法事既畢各歸房中有一房雙扉虛掩窺之闐無人焉旁立童子謂之曰欲來即入不來盍游東舍導之至一所內皆妖冶女子粉白黛綠翠袖紅裙不可勝數見廣文至羣手招之廣文自思此或不可入轉身欲退遽然竟醒髻影衣香髣髴猶在尙記額曰秦津因述之於余余亦不解

方軍門將才

紫詮廣文以壬戌避亂至粵音問久絕已卯往游日本道經滬上筆札始通為言在粵結文字交者固不乏人而所見將才莫如方照軒軍門麾下所統多潮郡人勇悍善戰至死不撓衝鋒陷陣折銳摧堅所至獨先軍門尤能與士卒同甘苦嘗於閩粵之交身經數百戰從未挫北緒寇汪海洋踞惠州其勢甚銳軍門猝與之遇以數千人擊其十餘萬眾自旦至暮氣愈猛圍愈力汪逆不支遂奔是役也左侯相知之歎獎不置軍門之功名因此以顯軍門賞罰嚴明餉或不繼則出已貲畀之將士有功立予獎賚不少延不待請之於上也所以尤能得其死力在任設防堵置斥堠築礮臺備器械往來或家以紓難急公奉上如軍門者近今所罕矣廣文為余緬述如此余亟浮一大白如軍門者真將才哉

雕談初筆卷六

九

鼓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羅浮蜨繭

道光年閒發叔江君客游歸里以繭兩枚見貽云此乃羅浮山蜨不易得者昨友從嶺南來得此贈余余

今分贈第防其蠹化即去任藏諸笥篋局鑄封固無有不能飛逸者余乃置諸大玻璃餅中仍用玻璃塞蓋之并鎔蠟固口日日眎之全無動靜閱半月忽見兩繭俱破中蛹變而未蛻其色五采奪目次日再眎仍未蛻成而蛹已較大數倍矣於時適以事出門三日返家急眎之竝無生動栩栩之態值菊生浚來齋聞語菊生歎叔弟也因言及此菊生索觀余即出示菊生云如此餅中氣息不通豈能蛻而化耶此蛹已似殭蠶君勿望其成蜚如果成蜚真仙乎仙乎余曰

雕談初筆卷六

十

破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盍傾出一觀何如即將餅口封蠟剝去揭起塞子陡覺餅中冷然一陣清風隨蓋而出風中如彩雲湧出兩朶騰空飛翔棟梁間余與菊生瞠然呆眎良久忽從窗隙逝竟杳不知其所之矣蜚大如蒲筍身翅有光色難描寫然人稱其仙余謂之機苟菊生不以爲已死其機心亦徒施爾如預知有菊生而故設機心以待殆亦仙歟王雲亭明經師聞之曰是非機也仙也假使在餅中一年不啟不死十年不啟亦不死一旦啟之踰躐而去仙界歲月本與塵世四季不同今

此仙蜚宛如跳在壺中磕睡豈計以時日而醒哉

屏盜賊呪

退庵隨筆載屏盜賊呪言無論居家行路每日黎明時獨起向北竝足而立吸氣一口隨嘘出默念七七四十九盜賊滿街走伽藍把住門到處不著手童七童七柰若何如此念七遍或九遍可以免患凡行旅投宿店此法亦可試惟須避人見耳余以爲貪林之輩雖日念之果能辟去盜賊然恐悖入悖出之理當亦必有勝於遇盜賊之一劫爾

雕談初筆卷六

十一

破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三焦

方書載十二經之脈其手少陽爲三焦者人莫能指其定處或謂三焦蓋男子藏精之處爲腎臟之外府腎賦形有二故膀胱三焦分爲其府即命門之關鍵也有被礫刑者見其膀胱後別有白膜包裹精液此卽三焦之謂也余以爲此說似屬不謬否則致使十二經之名頓缺其一未識時下醫家爲然乎否

搭截題

顧滌齋帥偶述父執郭頻伽先生曾云某司空督學

中州時好出搭題以防勦襲之弊致經文多割裂法
時帆祭酒式善心惡其行後某復督學楚中往辭法
公公多所獎譽某心喜悅臨行公送至中庭曰楚中
有一故交代為諉誣可乎某詢其姓氏法公曰孔孟
二夫子著述已千百載請君慎勿將其文再行割裂
也聞者無不撫掌

戚孀子

余避兵氛僑寓如皋有一任生泐東名士也萍遇於
酒樓詞氣嫺雅風度翩翩敘語半晌知其詩古文詞

雕談初筆卷六

三

破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書畫金石無一不精性情與余頗洽各相見恨晚遂
訂交焉時相往來一日酒半酣把醞歎歎不言者再
余訝詢之曰某有一事非素心人不可告也某年郊
行遇雨投宿田家有一老媪啟扉迎入殺雞為黍意
殊殷勤瞥見後軒坐一麗人不施朱粉而丰姿絕世
遙望之宛如瑤島仙姬心甚驚異即詰媪曰彼美何
人也曰是月前夜半奔來者郎欲識其顛末當自叩
問即聞媪呼曰戚孀子今夕我有嘉賓汝盍出相對
一語以定日後計良久始出見曰妾遭家不造叠遇

寇難屢經覓死不幸猶延殘喘昨途中又遇土匪散
失無依流落於此誓將遁入空門以懺夙生之誓某
遂細詢由來得悉里第姓氏被難情狀某奔走四方
花天酒地閱歷深矣於眾香國裏從未得覩如戚孀
子之美且豔者當對語時聆其悲哀之音宛似雛鶯
聲澀又若流泉韻咽而願盼閒情殷欲溢任使泥裝
木刻鐵肺銅腸見之亦必生憐況如我輩之鍾情者
乎然惟憐之愈深愈不敢稍萌一犯之之心卻又兩
意相符戚實處子也某已有室矣遂在言表訂結再

雕談初筆卷六

三

破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生緣某於媪家小住旬日臨別各揮涕賦詩贈答不
勝依戀之私別後年餘再造媪家探戚孀子消息則
已返瓊樓矣媪曰自與郎君一見去後漸至寢食俱
廢形容清削奄奄半載瀕危唯口呼郎君之名含淚
而死今尙厝於後園芙蓉花下某於斯時痛若剜心
哭不成聲遂具隻雞孟飯設奠於花前一拜一哭口
占祭文曰烏乎戚卿卿何多情烏乎戚卿卿情致命
烏乎戚卿卿心我傾烏乎戚卿卿骨我刑烏乎戚卿
卿之慧心振觸不禁烏乎戚卿卿能守貞隕越不行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烏乎戚卿卿非我并甯死不存烏乎戚卿卿知室人願結來生烏乎戚卿烏乎戚卿我誓心僧以答戚卿焚香再拜以陳冀夢魂之相親毋獨岑寂於九京哀哉尙饗自此一祭無從再去展拜芳骸每念及之未嘗不黯然魂銷茲承下詢敢不寔白敬求何策以廣之言訖涕泗滂沱余曰無傷也此乃文人之通病然如君與戚孀子庶幾堪稱好色而不淫多情而不狎真才子也佳人也君子也淑媛也今生既遇且結來生生死不渝定當如願旋任生來告別爲之黔中從

雕談初筆卷六

酉

破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戎欲殺賊立功將戚孀子貞行白於

朝以請旌表先了此生相感之情然任生從此一別杳無音耗余每憶邇來輕薄少年詡詡然自以爲多情而到處無不苟合余曰是皆但知淫而未識何者爲情耳夫蠢動之物本不知情而無不知淫人若誤以淫爲情也淫之至則聚麀亂倫與獸行何異此皆任戚之罪人也

筮夢

嘗聞句容筮巡按重光未第時夢其父曰汝功名在

朝天宮某道士身上覺而信之訪其人訂交焉既而辛卯金陵填榜卽道士也試官拆卷至筮名方訝其姓欲易之而道士聞唱時已直書其姓名矣遂得不易余以爲此夢乃趾離故意借筮弄巧實欲揶揄一切希圖徼倖之輩否則士子窮達有命况筮之功名不終於此

畫貓辟鼠

凡於危危日畫貓隨處張挂可以辟鼠說載東坡畫跋余於白蓮禪院正衡上人臥室壁上見其年年手

雕談初筆卷六

壬

破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畫一頭據云鼠輩終歲絕跡余亦將試之

古詩平仄

古詩有自然之天籟卻有一定之音節今人作古詩謂上下聯平仄可以不拘不知詩者也趙秋谷聲調譜旁圈平仄未免固陋善作詩者雖無庸拘泥秋谷之言然爲初學者舉以一隅自不至徇規矩而孟浪也

展

浣紗石女詩一雙金齒展兩足白如霜古時無纏足

赤腳著屐故見其白如霜也今之粵女猶如此吳宮有響屨廊以梗梓板藉地西子行則有聲如今之木底鞋故名響屨今越諸暨男女多著木屐不分晴雨猶西子遺製也梁詩畫屨重高牆當是闊頰屐繪以五采也余憶三十年前曾見士夫家有一閨閣子以屐變體為鳥底用香樟木高寸許中雕空僅留下面一片更鑿花朵孔孔上實以香屑屐履以方目紗佈底行則香屑滿於地上印成花朵宛然步步生金蓮矣可謂窮奢極侈未幾即返瑤臺宜其鳩爪之不若

雕談初筆卷六

六

波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也

乞丐

海藏禪院前明族祖元佑公之梅花墅也後捨宅為寺今失於修葺頽廢幾半殿廡下常為乞丐所借宿有一丐事母至孝日中市行乞歸必沽酒買脯以侍奉居然怡怡色養至母病死呼號三日竭力掩葬仍乞於市歸於廡下每飯必祭已歷兩載未嘗稍懈一日里中演劇有一屠豕者厭其求乞曰爾今日當隨我戲場去既可多索錢又好看齣戲爾何呆耶丐

曰我母密未終看戲取樂於心不安屠者曰我生意小人反不知此理得聞爾言於心亦戚戚焉我母服未滿亦不去矣適有一士人路過聞之曰汝等皆癡者乎我乃名列膠庠身通六藝現丁內艱一週未到尙將去看況汝一屠者乎況汝一餓丐乎逕至戲場見一富翁以貲捐職俟服闋到省者在小臺望見士子手招上臺坐於翁側士將屠丐一節言及之曰某始噍屠丐為癡既而思之是或一道也翁乃譁然曰卑卑屠丐烏足道哉子不聞諺乎千準萬是百不錯

雕談初筆卷六

七

波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況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吾乃有職人員猶且在此子一寒士有何妨乎況日前在郡中戲館目擊一鄉先生素服高坐正席與客同觀先生乃掇巍科入翰苑典試督學現以丁憂在籍皇然觀劇是則吾與子當尤而效之何子之不向上哉翻以屠丐之言心有感動誠恐於心則無媿而境遇必將流入屠丐也慎之慎之有客於看臺邊慙慙聞之將此一番備述余前余愀然曰世道淪亾風俗日偷未知伊于胡底正如人飲狂井之泉必以不狂為狂也

釣臺絕唱

每見題巖子陵之作佳者不勝枚舉終未能道出子陵心窩裏事惟方正學一絕亦宛轉亦顯豁可謂發千古之隱矣詩曰糟糠之妻尙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蚤見幾故向桐江釣煙水蓋光武中興令主也而廢郭后及太子疆後世頗爲口實當日子陵能不動心乎

畫家三要

畫家一要人品高二要師法古三要寄興遠然後至

雕談初筆卷六

六

波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工夫純熟則兔起鶻落足以赴之不然則兔背而馳鶻墮而死心畫自佳耳其如手畫何是以院人畫有七分好處只有三分神氣名士畫有三分好處便有七分神氣故畫之精液皆畫之脂膏杜詩云讀破萬卷書下筆如有神洵不虛也近有蕭山任薰之工夫純熟矣所云三要亦不相背而惟胸少五車書究屬畫家之畫雖可傳後尙非神品良可惜也

姚桂

姚桂字季根顧頴箬太老師之侍史也暇則手不釋

卷頗善吟咏有詠柳絮云東西南北渾無定慣上香車撲繡衣詠雙蝶云因風相逐情何限能惹深閨一段愁詠紅葉云幾番夢想桃花漲流入宮牆好代箋詩如其人故影事極多

生造日

日月蝕而私者生兒多成怪形輕則終身疾病日月晦朔弦望而私者生兒則愚癡瘡癥鉤絞了戾遂陣而私者生兒多兇暴無禮亦猶木日造麴而酸水日造醬則生蟲九焦日種穀則不生芴六合日遣鬼鬼不去火日安蜂則蜜苦土日種麻則不生人若畱心試驗則無一不應其所以然者感而已矣

雕談初筆卷六

六

波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荆釵傳奇

余在郡中元夕無事友人拉至茗寮聽評語客甚夥隔座有三人皆皮冠褐裘侈談傳奇不經之事余聞而蹙然曰誣甚友請詳言余曰玉梅者乃王梅谿先生之女也孫汝權宋進士與梅谿爲友敦尙古誼先生劾浩八罪汝權實愆愚之史氏最切齒遂作荆釵傳奇謬其事以巖之當道宜禁唱并毀其書

銀蓮金羸

四明巨商楊某貿易滬上以洋貨起家富甲東南時當軍需孔亟鉅公往往與之商貸以是勢燄衝霄漢嘗有一官弁執香長跽門首三日求其代向上游緩頰請免罪案則其要結當路炙手薰灼可知平日起居飲食器用服御之侈亦可想見其家所藏竟有出人意表之物余所目擊者嘗折簡來招訂期邀飲余誦素昧平生詢諸來人方知特請五客欲將所購書畫骨董一一質之以定品評屆期肩輿來返至則已

雕談初筆卷六

子

漫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到兩客一為金陵馬大年處士驥一即同邑嚴起雲明經承健無何又至陽湖趙霞標上舍赤城番禺林錫九中翰昌齡早有門客陳生陪坐旋見楊君恭服出拜略敘寒溫遂把卮各敬一巡即倩陳生陪飲而入有侍史五六輩陸續捧出卷軸鼎彝金石硯瓦甃玉等羅陳於前堆几盈案陳生即請吾儕加以賞鑑余竊思識見譾淺何敢妄評惟於六法稍知萬一而孰知倩余只辨別畫而已書則起雲牌板則大年鼎彝之屬則錫九甃玉硯瓦則霞標也余不得已於數

十種中擇其四一鄭所南蘭花冊子十二幅一金冬心無量壽佛像小立軸一羅兩峯鬼趣圖十六幀一陳洪綬芭蕉雞冠花小橫披餘悉膺本馬嚴諸君亦各有去取事畢撤飲偕步中庭庭有兩座紫檀架架上供青地粉白雲龍甃盎兩口圍約四五尺許盎植四色蓮花各四朵葉七八莖修短不齊花葉亭亭光耀奪目風吹之鏗鏘有聲音韻欲流細視之蓮之花葉乃朱提之骨鑄而鏤成之色則設五色藍石耳清冰之下寸許五色石子滿貯盎底瑩然如錦水面各

雕談初筆卷六

三

漫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有金羸兩三箇居然放麝噴水蛭於盎口諦審之殼則赤金鎔成也同人無不異之後不數年楊病卒眷屬歸鄉嫡庶爭產致訟家貲頓落想此兩盎中物安得無恙耶

洛成

釵小志麗居孫亮寵姬也鬢髮香淨光滑潤澤望之如綠雲之初出秦岫既無垢膩可除亦不謝故生新一生未嘗試用洛成案洛成乃梳篋別名也

陽湖婦訣別詩

庚申吾吳失守余奉親挈妻孥避氛之滬路經閔巷鎮泊舟過宿聞鄰舟有男子哭聲甚哀詢之亦逃難者一陽湖貧諸生也其妻病歿於舟次有與夫訣別詩一絕云當年二八到君家詎料兵戈亂似麻此後可嗔無別語免教兒女衣蘆花悽惋不堪卒讀

釋鱣有子

理若可憑而有時竟不能憑事所必無而有時確鑿有之其有之也即有可憑也特人之所值有幸有不幸耳同邑殷子敬少尉福熙余季女弟之夫也少攻

雕談初筆卷六

三

張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帖括後能詩清風亭詩社常與焉中歲乏嗣一日大風園垣遽圯命工修築牆腳掘一殘碑刊放生二大字碑陰文字漫漶難辨初生櫻肝陽疾旋患喉痺自得此碑心有所感將魚鼈禽鳥日買放生猶不自憚拉友朋親串輩併力從事作放生會不敢一日稍懈五六年間死而得生者不知凡幾病漸瘳忽遇一道士於周行問曰子有何善倉聞生陰騰紋生曰無之曰惜乎子相於言語時首必振動主無子今可得一子而壽恐仍不永耳然五年前一大厄已過矣此後

勉旃由是放生益力一日漁人提鱣魚一筐來購而貯諸盎中以待明日放於吳淞江夜夢一老翁揖而謝曰老夫待罪於東海有年矣今有一脰子頑幼無知誤入漁網幸遇吾子明晨俟於澄河南岸勿遲未識吾子生平亦有所不足乎曰尙乏嗣息曰易耳期以三載爲報惟大限難違誠恐得子後卽不利於君身耳遂驚寤坐以待旦細觀盎中果有一頭似鱣非鱣倏大倏小卽命舟之澄河投鱣南岸是日東南風大作蘆葦獵獵震時波平如掌水明如鑑岸旁有金

雕談初筆卷六

三

張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鱣無數似待鱣入水至是齊向船首一湧而逝來歲冬閒果得一子乳名堪生孱弱難育至四齡病將不起生憂患交加遂發舊疾更增欬喘不三月溘逝子卻漸次安康若有轉移之象此殆所謂大限難逃歟然則相可憑乎究以作事爲主世閒無事不可潛移默運終毋視爲偶然也

除巨猾

潮郡沙龍鄉鄭姓族人眾有鄭二者擁貲鉅萬田連阡陌借防盜賊爲名鎗礮樂彈無不具始猶要結

官長繼勢倏愈張遂為其所挾制宰官至任必先往拜否則把持一鄉租賦無所輸聚黨數千人官之左右皆其羽翼性極凶悍睚眦小怨輒置之死每殺人悉倒栽土中前後所殺無算同族孝廉為主事者亦居是鄉偶出外田為其所佔歸不敢較一夕遁去走京師告變 上密諭督撫除之制軍因與方照軒軍門商軍門曰是當以謀致外佯與結歡而內為之備以公事招之至郡下之獄潛遣壯士搗其鄉悉就縛家中違禁物甚夥其子鄭森尤桀黠相濟為惡先一

雕談初筆卷六

西

漫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年卒或曰若其子尙在未易猝除也軍門不動聲色而使神姦巨獫束手就戮於頃刻間韜略不亦神哉附注韜間鄭二陰有龔蹠潮郡意鄉人直以沙龍王呼之稱其子曰太子森好事者插為竹枝詞既除人快心大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六終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七目錄

老頭子 唐解元佯狂全節

一品會 如意

玉帳 麩炭

羊毛衫 重瞳

尖頭 反房中術

修人匠 詩忌偏枯

潮郡泊績 振興文教

鏡謎 眷屬同游

雕談初筆卷七目錄

一

漫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三十六生肖 辨韻

隋煬墓 倭寇

洋人面貌册 白蠟

古書疑竇 墳樹

判訟葬牒 立碑好名

顧亭林北游事由 朝鮮戡亂

詩同意不同 容與

徽 花露所忌

啄木鳥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七

長洲 許起

甫里 王韜 紫柄 栗

老頭子

何義門先生值南書房時嘗夏日裸體坐

仁

皇帝驟至不及避因匿鑪坑中久之不聞

玉音乃

作吳語問人曰老頭子去否

上怒欲置之法

何徐曰先天不老之謂老首出庶物之謂頭父天母

地之謂子非有心誹謗也

上乃笑而舍之即

雕談初筆卷七

一

嚴園王氏藏 遞更手校本

命出坑穿衣叩首而已以此南書房侍臣相傳為故

事云余謂當時

聖度寬宏愛才若渴驟聞之

際則為勃然生怒既必寬釋即不問何之解語亦必

赦之豈若前明太祖於一字之觸立置死地天生氣

量之大小可同日語哉

坵注翰案一說萬壽無疆謂老首出庶物謂之頭吳天

其子謂之見與此小異

唐解元伴狂全節

吾吳唐解元六如才情富麗宸濠甚企慕焉嘗遣人

持五百金至蘇聘之既至處以別館款待優渥六如

住半年餘見其所為多不法知其後必反遂伴狂適

宸濠命人饋物至裸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譏訶使

者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者耳遂遣

之歸不久而變作六如至晚年寡出雖與衡山交甚

厚亦不時見家住吳趨坊常坐臨街一小樓惟來畫

者攜酒造之酣飲累日雖任適放誕而一毫無所苟

且其詩有閒來寫幅青山賣不受人閒造業錢之句

其節操風流概可想見今市井竟信三笑傳奇目為

風流才子猶之蔡中郎世俗以琵琶記為口實俗語

雕談初筆卷七

二

嚴園王氏藏 遞更手校本

不實流為丹青可一噓也

一品會

少時嘗聞一久宦都中罷游林下者云康熙初神京

豐稔笙歌清燕達旦不息真所謂車如流水馬如龍

也達官貴人盛行一品會席上無二物窮極巧麗王

胥庭相國熙當會出一大冰盤中有腐如圓月公舉

手曰家無長物祇一腐相欸幸勿莞爾及動箸則珍

錯畢具莫能名其何物也一時稱絕至徐健庵尚書

乾學隔年取江南燕來荀負土捆載至邸第春光乍

麗則之而挺爪矣值會期乃為煨笱以餉客去其殼則如玉管中貫以珍羞客欣然稱飽咸謂一筍一腐可采入食經余以為邇來富貴家用一品鍋亦此遺製歟

如意

大姚大覺寺在澄河邊一日余以事經過風阻泊舟遂入寺瞻仰寺本宏敞有穴房幾處大半坍塌僧寮亦寥落僅五六輩見其案上有如意一柄長幾二尺許製度殊恆僧云鄉農在此河中甯泥得之而捨於

雕談初筆卷七

三

設園王氏藏 遜也手校本

此者細審知是伽楠香木所琢余正把玩之際來一老僧曰居士能知此物之始耶余曰略知蓋言之曰晉石季倫王敦皆執鐵如意齊隱士明僧紹高祖賜竹根如意梁昭明太子武帝賜木犀如意此皆古之爪杖也以背有癢手所不到用此搔爬如人之意故謂之如意即今之搔背爬古時骨角竹木五金之屬無不為之而又有雲頭屈曲者竟不知始於何代汝釋氏以為文殊執之豈亦以搔癢耶老僧曰非也此乃吾輩上堂時執此以登講席私記祝辭問荅於柄

視之以備忽忘猶前代朝笏之意也出寺潛詢鄉人始悉此老僧係干法諸生去俗而躉遁釋來此纔三月耳

玉帳

或問杜子美詩云空留玉帳術愁煞錦城人玉帳何謂也適余前一日於兵書見之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其法出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為玉帳也

雕談初筆卷七

四

設園王氏藏 遜也手校本

麩炭

麩炭即浮炭也白樂天詩云日暮半鑪麩炭火陳無已典酒務官託買浮炭則麩浮二字可通用矣

羊毛痧

嘉慶甲子秋冬之際昆明疫氣大作死者無數鼠先人死病人皮膚中生羊毛蔬果亦生之俗名羊子即所謂羊毛瘟也相傳天燈可以祈禳一時風靡各家門首樹竿懸燈火光燭霄漢限滿一百八日始罷計清油之費逾萬金亦異事也當時有詩云羊毛著物

能生死鼠鬼隨人有後先之句至咸豐三年夏五六月閒地上生毛凡街衢巷陌及人家庭除無不有之毛色白或帶灰色長一二寸許形似羊毛如草之生於地焉於時病有傳爲羊毛痧生於病者之背余初不信一日於里南雅盟濱馬氏忽值陣雨雷憇其家馬農婦時患發熱體痛四鄰咸以爲羊毛痧如法用乾麩半觔燒酒拌和搓成糲向病者背旋轉纔三四徧剝開麩糲見有細絲拔出則宛似羊毛屢滾屢有至四五十根後漸微而絕病遂愈矣於是歸後遍檢

雕談初筆卷七

五

坡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方書於痧證中果有此名因天氣鬱勃潮溼酷熱夜不能睡將曙露體承涼風中有絲乘虛而入者也惟地生之毛仍未詳解或謂災異未幾果遭兵燹焉

重瞳

聖賢而重瞳者堯也舜也顏回也見荀子王侯將相而重瞳者項羽也王莽也見劉勰新論又有呂光也李重光也沈約也魚俱羅也北漢劉崇也謝枋得也明玉珍也釋老而重瞳者陸靜修也睦州道明禪師也卓儼明也近代則罕見之余於庚申秋冬閒松江

城外戰艦之旁見有一武弁眷屬船中坐一少婦姿首絕世左日亦重瞳也後三年餘有一弁捧檄至申江採辦火藥偕容過我寓齋恍悟曾見之於松江城外僅知其爲黃姓詢之果然因問以眷屬平安黃忽泣然流涕訝詰其故黃固武夫心坦直無所諱曰婦卽細君也姓邢名秋燕自有重瞳子後被巨僚見而奪之載往都中傳聞又爲貝勒所占今則不知矣余乃勸慰之曰世間取旤之道莫如女色最速況色愈美旤愈烈理所必然毋庸抑鬱於懷弁爲感悟由是思之近今重瞳絕無僅有而如此婦之轉徙無定倏焉易人雖所事無非軒冕其如節義何然則重瞳亦何貴重之有哉

雕談初筆卷七

六

坡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尖頭

今之仕途中善於鑽刺名之曰尖頭蓋頭方則不能也陸魯望詩云頭方不會王門事唐時已有此語矣又平頭奴子擎履箱武帝河中之水歌也後人呼小奴曰平頭本此

反房中術

梅伯姚孝廉曰廣西有蚺蛇其肉無毒土人食之其脂與涎沫著男子陰莖即消縮不舉昔有軍士若干涉一水皆病陰痿蓋此水乃蚺蛇出沒處有涎沫其中故也余曰曾見陶九成輟耕錄記佻僇少年售淫藥被人左使致終身不舉疑即此脂也梅翁亦以為然後偶閱孫思邈千金方云鹿脂亦能痿縮人勢

修人匠

天下之物古有而今無不可枚舉今有之而自古無之如火輪舟車電氣通標以及電燈氣球之類隨時

雕談初筆卷七

七

馮國王氏藏 遜也手校本

隨地而出正未可限量也有客從歐西歸言及耳聞一事頗屬奇怪非惟亘古未有而亦近來外國所罕聞者也客備述在外洋十餘年一日忽遇一別國商船來其國貿易見上有女客四五輩竝皆美姿首世所罕儷商亦華人也見客華產遂感鄉誼拉登船彼此操華語各訴出外遨遊其中甘苦悲忻不一而足相與歔歔流涕於是畱客小住船中性情契合無事不談客問及眷屬娶自何國抑何美且眾耶商聞之蹙然曰某於一歲遇颶漂泊幾一晝夜擱於海島島

上夜又無數曳吾船入港忽見數十美人羣至船邊觀覽即遣夜叉將船中老幼盡行攬去老者煮而食之少壯者安置一所削竹木為鬪每鬪剖而為二一插吾儕首一聚於一處各美人環而繞之焚香祝告再拜而拈之照鬪而分大約五六人合得吾儕之一某於時魂已離體誓死不從吾儕中喜不自勝者有之貪心不足者有之得隴望蜀者有之二三年間大半為藥渣惟吾猶存客知美人之美天生成者耶抑倩人力為之者耶客以為無鹽嫫母斷不能作西施

雕談初筆卷七

八

馮國王氏藏 遜也手校本

夷光孰知其國中無分男女無一不醜類夜叉者十年前彼國挺生男女兩聖人男專修女相女專修男體修男之法垂成曾偶試之居然一偉丈夫焉惜乎技未成而遽死獨修女之技既成且精大行於其國任其醜態駭人無不立變為美且豔焉其修也令醜人裸體橫陳將一物如皮如紙渾身包裹解下宛如一具人皮惟半截者居多儻欲下體兼美則必全身為之凡人容貌妍媸悉在五官長短高下各有其度今將凸者平之壅者低之闊者狹之窪者滿之一經

修爲無不巧合骨格既整丰致自生於是舒而蒙之
從背縫而入自首項肩背手臂胸乳無一不稱無一
不美醜人中多金者髻脇腹臀以至足跗無一處不
使轉醜爲妍其妙處有難以言語形容者若卸而卷
之大如束筍重僅五銖一種溫柔軟細香滑之妙口
莫能達自洗濯外未嘗一露本來面目聞國人云醜
人性淫愈醜亦愈淫彼具美人之皮者卽非登徒子
遇之亦將中其計矣彼所謂聖人者實一修人匠也
聞此匠今老且病奄然垂死惜此技竟無繼起者某

雕談初筆卷七

九

破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於當時決意不從至四五月後漸悉其人竝無惡意
且善治生計不過房中事戕身如利斧某因與之約
法三章故得苟延殘喘然某年未四十髮已蒜齒將
墮髻腳疲輒未始不害於彼之聖人也客今所見皆
皮相耳若觀廬山真面定當嚇死客聞之喟然曰甚
可惜也今中華安得此千萬修人匠造成億兆具人
皮庶使好淫者蒙之以逞慾或不致自慙其醜然人
而哉

詩忌偏枯

甫里清風亭詩社一月兩舉每期約六七題諸同人
畢至不下蘭亭雅集之數幾年來詩卷山積然字句
有疵者亦不少社中延族叔息嶠師虎炳執牛耳爲
騷壇盟主命題分韻皆出其手一日社集亭中忽殷
殷雷聲聞牆外牧童相呼指點龍挂虛社友匆匆散
去惟師與余尙在亭方欲渡橋陣雨如注仍退坐亭
中相對談詩偶言及前明李西涯當國時一日有一
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卽
席賦詩爲贈汪石潭詩最先成中有一聯云千年芝
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眾人傳玩以爲絕佳遂
呈稟於西涯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眾皆
愕然請問曰吾輩以爲此詩絕好不知老師何故以
爲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
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又近於合盤眾請西涯續
之西涯卽援筆書曰五色宮袍當舞衣眾始歎服余
因是得識偏枯之病

雕談初筆卷七

十

破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潮郡治績

咸豐年閒佛山鎮紅巾揭竿而起四處響應粵垣幾

危於西人以事踞城潮郡固多秀民擄人勒贖靡事不為白晝鳴鏑探丸道路為梗地方官至不敢詰積年所逋租賦無算不得已舉方照軒軍門耀出而撫治軍門夾袋中所有秀民頭目羅列姓名無不具次第擒得之立賞重典餘悉遁走遠方境以大治於是興水利築堤岸變斥鹵為良田一切建置皆軍門捐己貲為之不取官錢也自軍門鎮撫潮郡懷德畏威前良民之散於四方者咸來歸力田供職幾於路不拾遺戶不夜閉一時治績之隆媲美前古即以軍門

雕談初筆卷七

士

殿閣王氏藏 遜也手校本

為兩漢循吏夫何愧焉壬午仲夏王紫詮廣文從粵中旋里為余述之如此

振興文教

潮郡自經韓昌黎蒞治後文教聿興彬彬焉為海濱之鄒魯迄今餘韻流風猶可想見道咸閒屢經兵警文學漸衰白葦黃茅幾於一望皆是方軍門鎮撫潮郡怒然憂之遂自捐廉俸設金山書院修葺之費幾及數萬金特延潘任卿衍荃為韓山書院山長先器識而後藝文遍處設立義塾舉品端行方者為之師

購置經史子集藏於書院俾肄業士子入而披覽凡列前茅者優其獎賚於是遠近之儒無不爭自濯磨以實學自勵不數年詞章彪炳與海內抗衡皆方軍門鼓舞之功也直足與昌黎後先輝映矣紫詮廣文每言及軍門輒有知己之感謂其愛才下士出自性真曾小住潮郡衙齋日偕游讌款待之優雖李相之於樊川無以過焉近今如方軍門者有幾人哉

燈謎

湖州筆賈楊升瑀嘗言其家鄉風俗每遇張燈之夕

雕談初筆卷七

士

殿閣王氏藏 遜也手校本

好事者率懸燈謎於市有某者食餼府庠頗負時望生平酷好為此而心思靈巧往往出人意表以故所製燈謎一出遠近觀者如堵某年有一過客見其懸一謎云一甲五名打易經五句客索筆於眾大書曰某乎汝莫不是為鼈為蟹為蠃為蚌為龜乎合市聞然某雖恨其刻薄然不能以為非是酬以應得之物而去次日喧傳一郡以為笑談而某自是戒不復為此戲

眷屬同游

吾吳每於春秋佳日大啟園林招人游覽士大夫往往率領姬妾子女雜沓於稠人之中以爲樂事余意非之弢叔曰子不記司空圖與劉几故事耶余曰否否司空以墜笏放歸布衣鳩杖有鸞臺女僕常隨與野老同席劉則築室嵩麓號玉華子每乘牛吹鐵篴使二妾蕙草芳草竝吹竹篴和之嵩人目爲地仙如此惟司空與劉則可非司空與劉則不可況不在園林也座客聞之皆曰然弢叔乃幡然曰吾過矣

三十六生肖

雕談初筆卷七

三

波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十二時凡三十六禽子爲燕鼠蝠丑爲牛蟹鼈寅爲狸虎豹卯爲蝟兔貉辰爲龍蛟魚巳爲蟾蚓蛇午爲鹿馬獐未爲羊鷹雁申爲貓猿猴酉爲雉雞鳥戌爲狗狼豺亥爲豕雌豬說見五行大義惟亥之所屬豕雌豬雌似猴獸也而豕乃豬之總名竝非二物不若申之猿猴酉之雉雞同類而實異恐統計只有三十五生肖耳又見六壬書十二辰配二十八宿星象惟子午卯酉四辰每辰三禽而卯之蟬易狐餘皆每辰兩禽而亦有不同丑爲牛獬寅爲豹虎辰爲龍蛟巳

爲蚓蛇未爲羊犴申爲猿猴戌爲狗狼亥爲獮豬并分派日月五行二十八宿只得二十八禽當俟博雅君子攷之

辨韻

韻分平上去入四聲然上去入皆平聲之轉耳若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此十三韻無入聲後有切韻指南一書乃元人關中劉鑑所編其書調四聲如云脂旨至質非斐費拂戈果過郭鉤苟遘穀之類皆不知音韻而妄爲牽合者也蓋質本眞之轉拂

雕談初筆卷七

四

波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本分之轉郭本光之轉穀本公之轉耳脂轉質非轉拂未爲不可但韻中他字強轉之卽多窒滯況戈果過若轉入聲當是谷不當爲穀也嘗與山陰壽同石進士九齡計論及之

隋煬墓

咸豐初年有邗江蔣菰邨孝廉嶼僑寓里中與余爲萍水交一日偶言揚州故實云及隋煬帝當時被弑後殯於流珠堂今揚州寶祐廢城也繼得葬於吳公

臺下雷塘之南貞觀中以帝禮改葬塘北土人呼為
皇墓墩老農言下有隧道鐵門嘉慶中阮文達為積
土八千石植松百五十株太守伊墨卿書碑立之遂
昭然於塘上焉忽一日蒞邨應向軍門之召來余齋
作別自去金陵至今杳無音耗未識大經兵燹之後
蔣與墓俱得無恙否

倭寇

道光廿二年英夷入寇瀕海居民多受其害旋立和
約許以五口通商其事乃定於時余年尙少憶先大

雕談初筆卷七

五

豐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母沈宜人誨起曰嘗聞父老云明嘉靖間新安徐海
一無賴子通洋貿易資本蕩然遂與其黨汪直葉麻
輩誘倭寇入而倡亂驅煽沿海貧民聚而為寇聲勢
頗張實則不過千人而召集官兵則有七萬三千之
眾欲擒一賊無能也無他承平日久民間累世不睹
兵革豈能單衣而扞鋒刃至於汛師水哨皆同兒戲
調至客兵士兵不諳川原形勢且先有魚肉居民之
心無異於賊將不識兵兵不識伍宜乎曠日糜餉縱
賊流毒於數郡數十縣之閒釀成東南一大害而其

原不過起於通洋貿易無賴之一徐海甚矣通洋之
利小而害大利在下而害在上今日和而後日叛叛
不利而轉成和反覆無常自夏商周迄今戎狄侵邊
畏強凌弱亘古不變今幸和約已成兵氛暫息然中
國從此多事他日其可問乎小子誌之沈注王翰曰
識遠慮今之鬚眉且愧之而乃
見之於巾幗女子中亦奇已

洋人面貌册

面貌之不同外國人尤甚余客海上時略為審辨如
歐羅巴洲人面長圓皮色白鼻高頰紅髮有數色亞

雕談初筆卷七

六

豐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細亞洲人鬚髮黑直額凸鼻扁面色赤眼長斜阿非
利加洲人皮黑如漆髮卷如羊毛頭骨厚窄唇大口
闊鼻準聳下頰凸米利加洲土人皮膚紅銅色髮黑
硬而疏額闊眼窩深嗎喇海洲人皮棕色髮黑密知
此形狀一見便識詢之百不失一

白蠟

白蠟產於湖北每年二三月閒居民進夷洞收買蠟
蟲凡蟲一斗價銀一兩四五錢亦有時貴賤賤則銀
兩許貴至二兩外其取蠟之法於四月內將蠟蟲置

女貞樹上蟲吸樹脂兩三月後漸長如蠶遂吐蠟捲抱樹枝瑩白成片九月間採取煎熬成餅焉余避兵江北時有湖北友人言之甚詳當不誣也

古書疑竇

本草神農書也中言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出諸藥物如此郡縣豈神農時所有耶山海經禹益書也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豈禹時所有耶三墳伏羲神農黃帝書也然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園丘恩及命婦為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於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為神農之書可乎三略六韜太公書也然其中雜援軍議以足成之夫讖書起於戰國之後太公之時曾有之乎爾雅周公書也然其中有云張仲孝友張仲宣王之臣也周公安得載之爾雅左傳邱明書也然其中有云虞不臘矣夫臘之為節秦始有之邱明安得紀之左傳汲冢周書也其周月解則以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夫自堯時日躔虛一度至漢太初秣始云起牽牛一度

雕談初筆卷七

七

嚴闕王氏藏 遜更手校本

何周月而乃爾時訓解則以雨水為正月中氣夫自漢初以前秣皆以驚蟄為正月中氣至太初秣始易之以雨水何時訓而云然子華子程本書也其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語專對則皆倣左氏之文是何彼此之偶合作聲歌似指漢武朱雁芝房之事喻子車復竊韓愈宗元墓銘之意是何先後之相伴蒼頡篇李斯作也其曰漢兼天下海內并廝豨鯨韓履畔討滅殘然則漢事何以載於秦書此類甚多或摹古書而偽作或以己意而妄增遂成千古疑竇至使好事之流曲為辯釋以炫其博是皆令人難解者也

雕談初筆卷七

六

嚴闕王氏藏 遜更手校本

墳樹

平者曰墓卑者曰冢高者曰墳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今則庶人亦樹松柏是僭天子諸侯之制也欒即木蘭又橙之別種有二一日朱欒一日香欒今時楊柳無有施於墳上者又案庾信傷心賦云維棘維欒蓋植棘於墓旁以禦人往來所謂欒者即指欒樹耳近見吳兆宜注云引詩

棘人樂變兮殊堪噴飯

判訟葬牒

南匯民有母再醮於上海亦生一子母死之日二子各欲葬之爭而成訟時劉松巖中丞蒞上海令任余見其判牒云生前出醮既遠拋稚子之心抑何忍耳死後歸墳能重覩先夫之面免其覩然遂令後子收葬焉

立碑好名

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然未有好名如杜元凱之甚

雕談初筆卷七

充

張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者平吳之後立一碑於峴山之巔復沈一碑於水中曰安知後世不為陵谷乎夫元凱所憂者陵谷之變遷耳倘或如班仲升碑遇姜行本磨去舊文以頌陳威靈則碑版依然故物姓名已易他人鵲有巢而鳩居張有冠而李戴其奈之何夫人之所以垂名後世者初不係乎碑也禹皋伊且當時未嘗立碑壽於天壤仲升之碑雖磨仲升之名不磨也元凱平吳之功春秋之傳自足以不朽矣何藉此山頭一片石乎楊瑒有言曰事益於人名書於史足矣若碑頌者徒遺

後人作石耳其識高出元凱一等然吾見州郡之庭廟祀墟墓間豐碑矻立雖不作石誰其過而寓目之其人既與草木同腐其名安能附金石而長存哉

顧亭林北游事由

顧亭林炎武字甯人原名絳崑山故世家也年十四為諸生屢試不遇由貢士兩薦授樞曹不就崇禎之末祖父彝源先生暨兄諱細孝廉君捐館一時喪荒賦徭蟪集以遺田八百畝典於葉公子券價僅當田

雕談初筆卷七

干

張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之半仍靳不與閱二載甯人請求無慮百次乃少畀之至十之六遽逢國變公子者素倚其父與伯之勢凌奪里中其產與甯人田界偪鄰見顧氏勢衰蓄意吞之而甯人自母歿後絕蹟居山中同人不平代為之請公子意弗善也適甯人之僕陸恩得罪於主公子鉤致之令誣甯人不軌將興大獄以除顧氏事世甯人率親友掩其僕執而垂之死其同謀者懼奔告公子公子挺身出與甯人訟執甯人囚諸家奴室脅令自裁同人走叩憲副行提始出甯人比刑官以獄

上坐甯人殺無罪奴擬城旦憲副與公子年家然心知是獄冤又知郡之官吏上下大小無非公子人者乃移獄雲開守坐甯人殺有罪奴擬杖而已公子忿怒遣刺戕甯人甯人走金陵刺客及之太平門外擊之傷首墜驢會救得免而叛奴之黨受公子指糾數十人乘間劫甯人家盡其累世之傳以去甯人度與公子訟力不勝則浩然有遠行同人之知甯人者攜尊榼送之郊此說得詳於顧滌庵師

朝鮮戡亂

雕談初筆卷七

三

破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壬午秋間朝鮮亂黨作難與日兵圍於衛焚日使署脅君戕妃國中大擾一時幾與日人構巨釁幸馬觀察眉叔丁軍門禹廷片帆飛渡定亂俄頃曾不浹旬擒其渠魁罪人斯得餘黨自散先戒日人毋動特爲弭變言和來耳卒與日人釋嫌講好而歸說者謂此一役也眉叔周旋於兩國之間不動聲色大亂克戡睦鄰柔遠惠保小邦聲施爛焉非謀猷素定安能若是哉眉叔精通西學識見高遠不獨語言文字已也而尤深於西律幼曾讀書於法京巴黎大學院屢列

前茅考授律師曾隨李丹崖星使出駐德國游歷歐洲各邦於泰西情形有若洞垣一方今李傅相最爲器重延佐幕府歷以試艱鉅重任亟贊其能特忌之者眾時思從而媒孽之然公道具在卒不能掩其功也磨礪在宮天譴司命自古才人同此浩歎

詩同意不同

詩中有同指一物而句意雖不同然皆佳妙一則如王維云徧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老杜云好把茱萸仔細看又杜云魚吹細浪搖歌扇

雕談初筆卷七

三

破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李侗云魚搖清影上簾櫳韓偓云池面魚吹柳絮行又白樂天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李賀云桃花亂落如紅雨王勃云朱簾暮捲西山雨此三句皆言雨猶上之魚戲茱萸亦各有佳妙處如宋人之必欲分其優劣眞蛇足矣

容與

石林詞誰採蘋花寄與又悵望蘭舟容與或以爲重押韻遂改爲寄取殊無義理蓋容與之與自音豫乃去聲也揚子雲河東賦云靈輿安步風流容與注天

子之容服而安豫與讀為豫漢禮樂志練時日澹容與注閑舒皆去聲

徽

埤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隳古雋略云黃梅雨當作徽因雨當梅熟之時遂譌為梅雨農占云芒種後逢壬日或庚或丙日進梅閩人以壬日進梅神樞經云芒種逢丙進徽小暑得未出徽風土記云天道自南而北凡物候先南方

雕談初筆卷七

三

破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今驗江南梅雨將罷而淮上方梅雨又踰河北至七月少有徽氣而不覺以此言之壬丙進梅不足定擬嘗易地而論余案諸記說不同今吳楚俗以芒種後壬日立梅壬日芒種即是立梅夏至後庚日出梅庚日夏至即是出梅若芒種後逢壬早夏至後逢庚遲則梅多至十八日芒種後逢壬遲夏至後逢庚早則梅少僅八日俗每以占徽氣之深淺殊不知天干雖有不齊而歲序初無伸縮壬庚遲早係偶然相值焉烏足以限徽氣乎徽或作霉

花露所忌

珍珠蘭其香絕世根有毒食之殺人故蒸花露者忌之茉莉花蒸露其氣極臭

啄木鳥

同邑殷茂才紫僊福保余之女夫也心性聰明讀書不求甚解而辨析意義則又不爽累黍帖括應制詩賦書法無一不精閒吟五七言古今詩得晚唐氣象變植花木齋前購有西府海棠一本高八九尺枝幹曲屈宛似虬龍又雜植牡丹山茶紅白瑞香等花皆

雕談初筆卷七

三

破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異種也花時五色紛披如爛錦奪目令人幾疑墮入眾香國裏生於飲食素性淡泊肴核中不脫藜藿又自少嗜節常患齒痛屢治不止一日有東鄉田佃來饋熟鳥三四頭適生齒痛還之曰齒痛無福消受佃曰小人固知之特地覓此以療齒患耳生即忍痛咀嚼漸覺痛緩一食頃幾頭咀嚼將盡而痛已霍然佃尙未去也因叩其此鳥何名何處覓得此法從何知之佃備述兵災時曾有一老人投宿草廬爾時老母亦患齒痛呻吟之聲徹於戶外此老因命小人捕此

鳥糞食之僅食一翼今老母年將九十猶能蔽萌芽
炒豆齒痛未曾略發也此鳥即啄木鳥也據當日老
人云凡齒痛無論風火終不離乎蟲之爲患啄木鳥
性嗜食蟲雖蟲深蟄木中尙能啄出鳥肉之性大抵
殺蟲而已自後應無齒痛之虞翌日余就甥館生縷
陳之且問方書曾載此鳥能止齒痛否余曰不須方
書子何忘荆楚歲時記乎有以五月五日野人取啄
木主齒痛句又淮南子曰斲木愈齟齬說文曰齒齟
也即此兩書鑿鑿可攷由今觀之頗屬効驗惟人讀
書多不留意故不能深究其所以然耳

雕談初筆卷七

三

殷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七終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八目錄

千叟宴

壽民

本朝文人多壽

詹子硯

難產經驗方

諸生爲天子

瘞琴銘

獨見通中

棉布之始

鐵畫

先生

東坡詩識

王文簡補證

理學家以庵字爲別號

塗黃

詩法在摹寫撐幹

雕談初筆卷八目錄

一

殷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竊蟲

鸚鵡指

批刺查明

談星

南谿泛權圖

梵語

貶謫名媛

佞湯廉香

寶貨錢

染鬚髮

海上三奇士

拗設電線

用兵神速

姓爲姓姓爲名名似姓

精舍

丫頭

葢祿

珊瑚舌離談初筆卷八

長洲 許起 壬瓠 著

甫里 王韜 紫衲 栞

千叟宴

康熙癸巳

仁皇帝六旬開千叟宴於乾清宮

預宴者凡一千九百餘人乾隆乙巳

純皇帝

以五十年開千叟宴於乾清宮預宴者凡三千九百

餘人各 賜鳩杖丙辰春

聖壽躋登九旬適

逢 丙禪禮成開千叟宴於皇極殿六十以上預宴

雕談初筆卷八

設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者凡五千九百餘人百歲老民至以十數計皆 賜

酒聯句百餘年間

聖祖

神孫三舉盛

典使黃髮鮐背者歡飲

殿庭視古虞東序養老之

典有過之無不及焉真

熙朝之盛事當今 皇

上冲齡

御極他日壽屆期頤續舉盛典定當 恩

賜有加人數亦必更有增焉者也

壽民

乾隆五十八年廣西應山縣一百四十二歲壽民藍

祥蒙 恩賞給坊銀緞匹復給以六品銜茲 御製

詩篇匾額以 賜吳縣潘榕皋農部恭紀一律云和

風鼓化宇粵海奏耆民豈意百齡後重開四十春

恩綸從驛遞 睿藻自天申史氏徵奇瑞無須紀鳳

麟聞其當時精神矍鑠過此不知又活幾何年太平

入瑞史册所罕見也邇聞壽臻百齡以外者雖不能

每州郡皆有而每省當不乏其人無如未蒙有司題

奏致使湮沒無聞然亦足以見中興之氣象也

本朝文人多壽

王弇州著文人九厄使人閱之索然氣盡余案 本

雕談初筆卷八

設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朝文人享盛名而多壽考者殊不乏人茲為略舉一

二已可證王之失如王文簡士禎七十七朱竹垞彝

尊八十四尤西堂侗八十五沈歸愚尚書德潛九十

五宋漫堂年七十二查初白慎行七十八方靈皋苞

八十二彭芝庭啟豐八十四袁簡齋枚八十二馮孟

亭浩八十三錢辛楣大昕七十七紀曉嵐尚書昉八

十二程易疇瑤田九十彭芸楣元瑞七十三董蔗林

誥七十九姚姬傳第八十五翁覃谿方綱八十六梁

山舟同書九十三趙甌北翼八十八王蘭泉昶八十

三阮文達元八十六嚴鐵橋可均八十二郎蘇門葆

辰七十七張秋水鑑八十三朱蘭坡存八十二朱于

庭翔鳳八十五鄧湘皋顯鶴七十五陳碩甫與七十

入錢警石泰吉七十三包慎伯世臣八十一何子貞

紹基七十五吳讓之熙載七十二汪叔昉七十八章

紫伯綬銜七十二其餘七八十者尙屬不少

定錢竹汀疑年錄海鹽吳氏平湖錢氏歸安陸氏續錄再錄三錄所載文人而享大年者不勝枚舉

眉子硯

葉小鸞眉子硯其式畧圓兩頭尖細池如偃月紫碧

雕談初筆卷八

三

設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色背有兩絕句小鸞自題也平江王養初壽庭曾得

此硯出以示余因憶其詩云天寶繁華事已陳成都

畫手樣能新如今只學初三月怕有詩人說小顰素

袖輕籠金鴨煙明窗小兒展吳箋開簾一硯櫻桃雨

潤到青琴第幾絃

難產經驗方

近時治難產之方益多然或驗或不驗而神效者絕

少今因藝蘭而得一方則百發百中者覓春蘭素心

花一二朵沸水泡湯并花吞下當即脫然墮地或難

至數日不下者亦屢試屢驗紅心者忌用蓋素心秉

天地靈氣芳馥無比服之則滿腹芬芳濁氣下降生

機自然流動儻購集此種逢春賞玩兼可濟人亦一

舉而兩得之也但花開三四日即宜翦下以免香消

力竭用礦灰甃瓶安置勿使洩其香氣以備不時之

需

諸生爲天子

甲戌中秋燕集清風亭諸同人賦詩玩月忽來兩人

闖席談唾譎陋時文不絕於口座有一客憎之謂余

雕談初筆卷八

四

設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曰諺云秀才謀逆終身不成是何故歟余曰此諺特

爲近代設耳若古之諸生爲天子者亦不乏人兩人

隔座聞之忻然起立曰請言其詳余曰據鍾離意別

傳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爲諸生梁武帝天監三年策

秀才文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陳書文帝紀朕自諸

生頗爲內足而家敦樸素室靡浮華觀覽時俗常所

扼腕只此三人皆以諸生爲天子特其胸中斷非僅

有爛時文幾篇耳兩人媿退

瘞琴銘

世之贗物古銅玉器尤多偽造賞鑑家辨之為難如法帖則翻版益多然第當取其書法之妙更不必論其真贗也即李北海自鈐其書詭以黃仙鶴刻知其事者已寡若瘞琴銘則同里潘驥雲明經自刻悼亡之作託名顧升升其小字顧則外家之姓也今摹此帖者莫不寶之為小唐碑往往詩文中俱以此為古人手蹟焉友蔣劍人亦認為唐時物嘯古堂集中有詩紀之汪允莊女史端自然好學齋集中有古風一首石梅孫徵君渠葵青居試帖亦以此命題亦知

雕談初筆卷八

五

豐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顯慶二年實嘉慶二年乎碑版余曾親見於其家至咸豐末年驥翁之長孫春伯將此碑版售於郡中易得佛頭五十枚當售時碑肆中人爭購之咸以為真唐古物

獨見通中

余於道光年間肄業郡城時與元和盛良山樹基聚首若寮忽來一少年即盛之高足也相與閒語生因撫二典問曰通中獨見不識何謂良山一時無以對乃顧余曰君知之否余曰通中二字得未曾見獨見

應是閩閩中卧鞋名也但忘其出處後從友人齋中獲見白雲遺稿一册隨手翻閱忽見和孫陶庵銘詩有云粧罷桃笙尋獨見夢回茉莉入通中自注通中涼枕名數十年闕疑一旦豁然不覺忻幸緣是細繹遺稿弁言始知作者姓洪名夢梨字蕊仙號白雲道人乾隆朝江陰女子也才貌雙絕往來盡屬名流蓋馬湘蘭王修微之流亞也年未四十而死

棉布之始

雕談初筆卷八

六

豐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棉有草木二種皆出海外其見於紀載者大抵皆木棉也張勃吳錄云交趾有木棉樹高丈餘王浯溪云一名斑枝花又泊宅編云閩廣多木棉名曰吉貝織為布是即白氈然今吳地所種乃草棉非木棉也而其用與木棉正同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地高仰不宜五穀元至正間偶傳此種植之於地頗茂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桿彈紡織之法久之而三百里內外悉習其事矣案小爾雅釋名及孔叢子廣服篇皆云麻紵葛謂之布又鹽鐵論云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

曰布衣可見麻與紵葛三者之外古者別無所謂布也但紵葛或專用之於夏而麻則兼用之於冬耳孔博士論語緼袍注云緼臬著也邢疏謂雜用臬麻以著袍也蓋貧者不能具絲絮故擣麻使熟著之於袍也夫以麻爲衣則不能禦寒以麻著袍則不能生暖古人五十始衰則必衣帛職是故耳今棉之爲用可以禦寒可以生暖蓋老少貴賤無不賴之其衣被天下後世爲功殆過於蠶桑歟而皆開目黃道婆一人是不當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與先蠶同列祀典乎

雕談初筆卷八

七

嚴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鐵畫

蕪湖鐵工湯鵬能鍛鐵作畫凡花卉草蟲山水人物屏幃無不精妙其山水巨幅必曠年乃成世不多見次皆徑僅二三尺小景耳當時好事者力爭購之範以木懸諸壁宛如焦墨畫幅余家舊有尺許者十六幅可合四面以成一鏡每幅價值數金且不易得湯既歿他工效爲之終不逮也梁山舟侍講王廷和觀察俱有詩紀之敝齋四鏡自里遭赧寇俱失惟葉評事沈司馬家粉牆上依然無恙

先生

先生之名尙矣古者師曰先生曲禮從于先生是也父兄曰先生論語有酒食先生饌是也學士年長者曰先生孟子先生將何之是也方正學謂君子之於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媿而後可況先生之爲義漢儒以先醒釋之噫而今眾人皆醉誰爲先醒者乃尊之者不以爲過受之者亦不以爲媿近更大謬不然矣同輩而先生之矣後進而先生之矣暨卜星相而先生之矣商賈而先生之矣廟道而先生

雕談初筆卷八

八

嚴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之矣甚則說平話者無分男女而先生之矣更有荒唐如俗稱烏師而亦先生之矣烏師者妓樓中以絲竹和妓唱之厮舉世波靡甚可歎也增注妓樓以絲竹和曲者本諺音之誤也

東坡詩識

古來詩識之驗莫如東坡如游金山寺詩云我家江水初發源宦游直送江入海松醪賦亦云遂從此而入海眇翻天之雲濤人以此語爲晚年遷謫之識坡又嘗贈潘谷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閒畫墨

仙潘後數年果因醉赴井跌坐而死人皆異之然則坡固不獨自識且又識殺潘谷亦奇已

王文簡補諡

漁洋先生入仕三十餘年以醇謹稱職 仁皇

帝甚加優眷因與理密親王酬倡為 上所怒

故以他事罷官沒無卹典 純皇帝與沈文憲

公談及近日詩道中衰無復曩日之盛沈公乘閒曰

因不讀王某詩蓋以其卒無諡法無所羨慕故也

上因命同韓文懿荻補諡焉

雕談初筆卷八

九

張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本朝理學諸公多以庵字為別號

柏鄉魏公裔介曰貞庵安谿李公光地曰厚庵吳江

朱公鶴齡曰愚庵太倉陳公瑚曰確庵睢陽湯公斌

曰潛庵上蔡張公沐曰起庵登封耿公介曰逸庵新

安崔公洪曰恥庵嘉興施公約曰博庵海甯朱公朝

瑛曰疊庵崑山葉公方藹曰訥庵

塗黃

六朝以後婦女塗黃為飾幽怪錄載神女智瓊額黃

又梁簡文帝詩云同安鬢裏撥異作額閒黃又溫飛

卿詩云額黃無限夕陽山又張似詞云依約殘眉理舊黃遺俗尤盛塗黃以為佛妝至元明以後此風遂革而今婦女面額之閒則不須塗而自黃矣何也傅粉之盛無過於此時無論大小百家婦女咸愛調粉滿面塗撲宛同聖匠不知粉性香燥能燥肌脂久之膚為之黃晨起洗臉無有不如金裝佛面者

詩法在摹寫撐幹

族叔息岫師云詩家作法雖多要不離乎摹情寫景健字撐柱活字幹旋者近是如杜詩中落雁浮寒水

雕談初筆卷八

十

張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飢鳥集成樓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是景到之語也如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是情到之語也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是景中含情之語也如影著嘒猿樹魂飄結屋樓正愁聞塞篴獨立見江船是情中含景之語也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是情景相融不能區別者也更有 一句說景一句說情者如悠悠照邊塞悄悄憶京華 是也有一句說情一句說景者如白首多年病秋天

昨夜涼是也有一景一情兩層疊敘者如野寺江天
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徑石相縈
帶川雲自去畱禪枝宿眾鳥漂轉暮歸愁是也如紅
入桃花嫩青歸柳色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
與歸字貧與老字是撐柱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
時名豈文章著官因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因字是
幹旋也撐柱如屋之有柱幹旋如車之有輪作文亦
然詩以字文以句

竊蟲

雕談初筆卷八

士

搜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人家往往有蟲聲小且微而其響歷歷細聽之宛如
時辰表輪旋之音尋之卒不可見號竊蟲大如半粒
胡麻形似鼠婦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孟康朝
作賦比之鬼魅然亦不關休咎

鸚鵡指

凡鳥三指向前一向後惟鸚鵡兩指向後

批刺查明

士在未遇時遭人白眼得志後猶憶及之甚或見諸
語言文字閒要非盛德事也然亦有足快人意者昔

有某狀元赴公車時有同年爲山陽令投刺往謁令
批其刺令闖人查明回復某佛然而去及第後令以
厚幣謝過卻之寄詩云一肩行李上長安風雪誰憐
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明須向榜頭看

談星

同里葉侃如茂才承慤學博才瞻無書不覽詩古文
詞金石篆隸書畫無一不善尤精於星學與余昕夕
過從爲莫逆交余自媿於星家言茫然不敢妄談且
素所不喜一日至其齋中先有一老學究在焉聞其

雕談初筆卷

士

搜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叩問曰行星卽緯星恆星卽經星已聞教矣夫行星
或東或西永無定所雖考以行度亦有周天之時何
以節氣參差終難吻合不若恆星環布空際皆有常
處敢問侃如曰儻案之簡策證之秣家無不曰行星
無定所而恆星有定者也要不知無定中未必終無
定而有定者亦未必常定也蓋五星土最遠日行二
分零三十六微積廿九年又一百五十四日六刻行
天一周仍歸故位以節氣相較尙差半年若積五十
八年三百零九日十二刻連閏日卽此兩周天考之

只差五十五日八十四刻雖此五十五日八十四刻星已又行一度五十二分而其定在巳可測矣假如至光緒甲申歲十一月初五日冬至土星躔申宮十九度五十四分則後五十九年冬至照度加一度五十二分必在申宮廿一度四十六分由此而小寒大寒無不皆然他四星微有異木星則日行四分五十九秒八十三行天七周不加減而為一大周天火星則日行三十一分廿六秒又三分秒之二七十七年行天四十二周越一度又三分度之二為一大周

雕談初筆卷八

三

破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天金星則日行一度三十六分零七秒四十六微八年繞日行十三周而為一大周天若交節遇順合時加半度退合時減三度水星則日行四度零五分三十二秒半三十三年繞日行三十七次而為一大周天若交節遇順合時加一度遇退合時在戌酉申未午巳六宮減四度辰卯寅子亥六宮減三度至於恆星則每年必東移五十二秒六十九年八十三日零過一度二千零七十六年零過一宮假如後年甲申歲冬至日日躔丑宮初度適當箕宿初度後二千

年外冬至日日雖躔於此度而已不在箕宿度矣箕宿且將至子宮矣即現在丑宮之箕宿在軒轅甲子時尙在辰宮之末未至於丑也豈得謂之不動乎此其行星恆星之大略也客猶欲究問余笑曰君可休乎頃聞所云能審五星各為一輪乃同地球環日而轉人在地球視之但見其行無定位故名曰行星而恆星則雖晨昏變體春秋易位然斗在地面井必在地下角在東奎必在西月有中星與時自不爽爾噫星之學微矣哉吾輩今宵只談風月可也遂作別歸

雕談初筆卷八

四

破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來於燈唇默識之

南谿泛櫂圖

南谿在里之南隅地幽僻迴絕塵囂水陸皆通而陸不如水之紆縈曲折几經幾許竹籬茅舍乃得達彼處有一田家即余佃農每屆春日或攜筇或刺舟至其室婦稚遙迎老農論茗款待余必登場四望遠山似黛嫩柳如金更有紅桃白李令人有遺世想庚辰暮春邀集族叔鈍寥師醒通楊君侃如葉君紫僊紫房殷氏昆季并率從子玉林兒子玉瀛玉庭提壺挈

楫泛權而去於場圃則眺覽竟日相與賦詩而歸輒命從子作南谿泛權第一圖辛巳春日重招師友暨年少輩拾隔歲之墜歡結良辰之雅會仍命權再至其地是日也山明川媚鳥語花香即於六枳籬中席地設茵列坐銜觴賦詩各有篇什日將暮鳥歸時忽來一丐形癯衣垢出語頗文詰其何以來此丐曰今日游眺張陵土阜名遠見諸公作推敲勢故特繞道前來想公等今日必多佳作否則何以伸其雅懷聽此美景乎席間人曰想汝亦必能詩者盍試吟之丐

雕談初筆卷八

五

漫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請命題余曰即景可也丐循籬繞行幾次遂朗吟曰金鋪徧野散黃花翠疊平疇茁綠麻公子誰非能啜墨老人應只愛看茶吟畢曰獻醜余曰非惟不醜且甚佳第汝既撫啜墨看茶之典看茶固僅一人而啜墨者汝亦知有幾人乎丐曰不止一人若欲悉數之則我謝不敏乞賜開導余曰非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三人乎鈍麥師曰此三人之前已有幾人矣丐又曰敢問蔡君謨胡爲看茶余曰以老病不能飲而性又嗜茶只得把玩而已遂各贈青蚨并與之酒肴而

去醒翁對余曰依丐所云某與吾子則墨既啜不著茶又未可看也定當各浮一大白遂扶醉登舟而歸歸來仍命從子作南谿泛權第二圖圖中有一詩丐志其實也

梵語

辛亥春買權至萬安山掃墓便道訪覺阿上人於通濟庵劇譚至暮不及歸舟雷憩於庵聽黃鸝聲上人設紫萸綠筍和雜英爲饌論文說詩間余偶詢其梵語上人隨口誦出不下數百語余病健忘不能盡記

雕談初筆卷八

六

漫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明日歸舟略書如干語如左阿蘭若閑靜處也蒼荀黃華也又梳支也屣提忍辱也優鉢羅青蓮華芬陀利白蓮華也優曇鉢無花果也阿脩羅又云阿素洛皆華云無酒也兜率陀知足也阿閼此云無動也旃茶羅亦云旃陀羅屠者也餘皆不能背誦然其意義未解雖多亦以奚爲

名媛貶謫

凡士人懷才不遇潦倒一生居賤食貧死於牖下余謂猶勝於閨閣名媛遇人不淑而致抑鬱天亡者也

是蓋天既界之以才貌而又厄之以境遇誤之以配
偶促之以歲年吾不解蒼蒼者是何居心抑亦故意
貶謫之於塵世也耶每憶曩時從游於滌會師家每
植天風草堂鼠姑盛開師必設燕招集及門諸子於
花下詩酒流連後堂聚花簾內則姬人與諸名媛亦
秉燭看花把酒賦詩每得篇章出示傳觀諸同人爭
相酬和往往竟宵達旦女史中惟顧慧英名壽珠為
最即顧師女公子也冰雪其性花月其容婀娜端妍
未可言喻固近古所未有也曹少芬名素雲年長於

雕談初筆卷八

七

波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顧與顧為中表女昆弟姿容才調雖較顧遜一籌而
亦迥出尋常餘或偏美姿首或獨擅才情咸受業於
師皆絳帷中學詩女弟子也如是者三四載忽一夕
堂前鼠姑數十本無故盡萎旋諸同人各牽人事星
散雲飛矣女史亦各適人壻雖並列膠庠而胸中除
幾句爛時文外不識風雅為何物醜斥女史不親中
饋令學紡績詩牌畫牒硯匣筆牀盡束諸高閣塵封
寸許未幾兩名媛憤悶成疾卒餘則不十年閒盡返
瑤臺師與諸姬久經謝世同人輩亦十僅存一惟余

與王廣文猶巋然在焉雖皆狂奴故態不減當年而
自撫頭顱將臻花甲每於酒闌燈炮偶念及之不翅
塵夢宛如隔世能不黯然神傷也耶

佞湯廉香

古人往往杜撰後人撫以為典如陸放翁詩多用新
語如厚味無人設佞湯微芬時自炷廉香自注以松
子胡桃蜜作湯謂之佞湯以炭末乳香蜜作淫香謂
之廉香

寶貨錢

雕談初筆卷八

六

波園王氏藏
遜叟手校本

吳縣石叔平孝廉鴻翥其家藏書籍書畫金石積之
累世幾富甲郡中迨經兵燹蕩然無存自恢復後居
里中別業獨書籍重為購蓄茲已不下數萬卷矣然
向之錢癖雖未銷磨而竟不萌收藏之念偶爾談及
則猶吁嗟三歎息者為一古錢也細詢之始悉其尊
甫芝泉學博司鐸嘉祥素知郡中某宦家藏一寶貨
錢屢次往訪始得一見錢係周景王二十一年所鑄
景王患錢輕更鑄大錢文曰鷄領月好皆有周郭重
十二銖諸名人賞鑒題跋者不下數十家宋有蘇黃

元有趙文敏管夫人倪雲林明有文待詔董香光陳
詹公珍藏圖印不知凡幾當時有山西巨賈欲以千
金易此文錢而官弗許未幾官逝家落其子於卒
歲時出此錢并題跋欲質白金二百兩學博知之忻
然如其數畀之後學博捐館時惟命此錢寶藏勿失
及楮寇至盡將古錢若干與此寶貨儲諸鐵篋埋於
地下寇退欲發所埋已成一火坎余案錢古作泉泉
之興蓋自燧人氏以輕重為天下然太古杳邈其詳
莫得而識之逮至成周其法寢具秦漢而降制作相

雕談初筆卷八

充

設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踵歲久類多湮沒無傳至如此錢誠希世之寶也况
加以古名家輩品評真蹟當必有神靈呵護其閒不
至銷滅但不識流落何人手耳

染鬚髮

長洲胡勗夫司馬秉璠自京都歸來云及吏部前粘
壁有售染白鬚髮藥以為甚無謂也余曰張華博物
志已載染鬚法又唐宋元明鑷白詩甚夥惟元蔣復
軒鑷白髮一首最為痛快詩曰勸君休鑷鬚毛斑鬚
到斑時已自難多少朱門少年子業風吹上北邙山

然舍鑷則有染之一法以鬚髮之白日盛月增勢必
鑷之無可鑷豈髡而後已耶至如陸展染白髮以媚
妾寇準促白鬚以求相是皆溺於所欲而不顧其自
然者也京師盛行此藥大抵皆聽選及戀職者所需
耳

海上三奇士

平陵蔡龍九司馬鶴齡有海上三奇士詩王紫詮廣
文云造物忌吾輩才高無礙狂乾坤容不得海外作
詩王馬眉叔觀察云在昔韓擒虎手縛陳國主輸君

雕談初筆卷八

子

設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運兵謀談笑事已舉蔣劍人茂才云海上三奇士劍
老今已死頭顱解贈人劍人嘗與人書云一顆
頭顱不知何處奉贈不愧
奇男子三人中眉叔年最少而屢參戎幕獲建奇功
將來勳業之隆未可量也若紫劍二老局促菰蘆徒
作紙上空談甚可惜耳然知眉叔之才者亦不過一
二當軸而已此時猶未能大展其抱負也天生奇才
何不使之一為世用哉尚憶咸豐五六年閒海甯李
壬叔與劍老紫老竝居滬瀆同作寓公詩酒伴狂蔑
王侯而薄軒冕人多忌之雖貧弗悔也雲間胡遠為

作海天三友圖稱一時嘉語焉

初設電線

從來非常之人始能建非常之功電氣通標行於泰西亦不過三十餘年耳以之傳遞信音瞬息千里幾於通六合為一家視五洲如同室詎不神捷也哉中土亦知其善而議格初行事難期始毘陵盛杏蓀觀察毅然起而為之雖異論盈廷讒書滿篋弗顧也其間始終持之不惑俾觀察得行其說者李傅相也非觀察親開其端身任厥事則傅相雖欲行之而無其

雕談初筆卷八

三

豐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人非傅相信任之專保持之力則觀察亦不能畢宣其蘊蓄也事相得而益彰功相贊而有成不益信與電線為鐵路之權輿輪車之發軔將來必有繼之而興者中興富強之效安見不即基於此哉

用兵神速

余友人在方照軒軍門幕中司筆札自粵歸述其所見云軍門酒量甚豪平日以參著製酒罄百觥無醉容自治文書夙興夜寐不少懈軍務雖鉅細必躬親家事則一概弗問也一日方張盛筵讌客忽有投書

告變者軍門一閱即置諸懷袖猜枚射覆自若也但顧材官附耳一二語頃之入內復出客問頃所投函何事軍門出示以書則匪人將結黨作亂先起揭陽後襲普甯劫兩家財槁眾客變色作曰然則將奈何軍門笑曰先開已遣五百軍環守揭陽丁中丞圍五百軍往駐普甯城自撥五千金充餉業啟行矣讌畢軍門始從容就道先一日至匪人猝不及舉事渠魁咸受縛方太夫人先得信飭備戒嚴布置完密城中塵市宴然若無事者人咸服太夫人謀略鎮定為不

雕談初筆卷八

三

豐園王氏藏 遞叟手校本

可及惠州土匪揭竿羣起勢甚洶洶鄭蔡兩軍門先往匪益聚眾力抗軍門從粵垣至港由水道進攻眾方謀治具款軍門許以夕及晚往謁則已乘風破浪去矣軍門一至匪即解散立諭就近紳士將一二首謀縛送大營賞之法兵不血刃地方甯謐咸謂古來用兵之神速未有如軍門者也蓋軍門威望素著前在惠州提督任嚴辦莠民匪咸懾服以為日未久猶留餘孽云

姓為姓姓為名名似姓

前漢書有以姓爲姓者如姓偉是也又有以姓爲名者如射姓是也唐人有取以名似姓者爲句云郭鄭鄭東東野絳馬張張夏夏侯璘又有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又有章君陳陳君章如此類者頗多暇當彙錄

精舍

精舍皆以晉孝武奉佛法立精舍引沙門居之故今人或以爲佛寺之名殊不知精舍者乃儒者教授生徒之處如後漢包盛檀敷劉淑皆有精舍是也謝靈

雕談初筆卷八

三

設園王氏藏
遞更手校本

運石壁精舍詩曰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李善注云精舍者今讀書齋是也葉少蘊所居號石林精舍亦此義也

丫頭

丫頭今呼侍婢名也蓋言其未成人時頭上所梳雙髻若丫卽漢之所謂偏髻也嘗讀劉賓客詩云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爲小樊而作花面者何未開臉也余每憶幼時先大母沈太宜人先後蓄丫頭四五輩以侍左右中有一名柳枝者最慧善伺

人意若贈以劉詩正無少媿當時咸以柳姐呼之及

笄吳興沈茂才聘爲筵室迨避寇時人家都以舟居

漂泊不期得遇於澱泖之濱相睽幾三十載詢及先

太宜人至九十歲壽終猶掩面流涕觀其妝飾靚淡

乃悉孀居撫子子已游庠從戎得軍功保舉知縣矣

舟中尙有幼女僅十二齡聲音笑貌宛似當年柳姐

正欲詢其何往陡見賊船蜂至遂各解維散去後有

人傳語云隨子之江右任就養焉嗟乎光陰荏苒回

想當年不過一俊婢耳而今則居然白頭命婦矣能

雕談初筆卷八

五

設園王氏藏
遞更手校本

不令人酒酣耳熱拔劍斫地歎壯歲之已非悲老年之倏至耶

蓋祿

蓋祿涑東人也本世家子幼遭寇擄逸出投爲林錫九中翰侍史時年十四已盡四子書尤喜誦葩經讀旨傳於唐宋元明詩集心酷好之常不釋手錫九於是授以韻語壬戌仲冬錫九乘軒過我蓋祿從焉呼之至前指余謂之曰此乃汝之主人蓋祿遂伏地叩首余訝問何故錫九曰渠雅慕君才願爲穎士奴事

余四五歲循分供職故薦之於君侍奉之外備奔走
供驅使焉惟體弱恐不勝重任耳余欲不允見祿有
泣狀於是憐其誠留之晨興灑掃客至獻茗出則隨
後性馴心敏夜於其臥室中吟咏不輟越四五日呈
稿乞閱習為常半載積成束笥書法喜習鍾紹京靈
飛經點畫頗工錄改正本名曰嫩蘿小草余以此善
眎之而祿甚自得也孰意倅有一富商願以五百金
為壽而易蓋祿余怒擯來使於門外不旬日忽來兩
隸袖出函柬函乃當日巨僚之子手筆也語簡意該

雕談初筆卷八

姜

毀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似遜賈倨欲暨借蓋祿入都東則巨僚名也余思回
測不得已遣之來隸并傳主人命令祿必攜詩稿去
余因慰之曰新主亦愛才者爾無憂祿袖詩收涕叩
別去後五閱月錫九魚夜來頓足歎曰蓋祿之耗聞
之耶蓋祿至彼處待極優渥欲貨其詩稿祿堅不肯
然稿已竊去祿因憤鬱成疾疾僅百日化為異物言
訖相對潸然徧搜敝篋獲其舊作亟錄於左春晴回
文詩其一紗窗鬪碾嫩芽茶兩點餘妍放小花沙篆
鳥痕畱院靜父魚聽撥權嘔啞其二寒禽曝羽翠林

巒野路尋春遇竹看蘭畹茁香絲柳綠瘦暑折齒展
泥乾又有戲擬形容十題大言云五嶽團團都似饅
鯨魚收養硯池寬蒼天卻喜圓如笠渴飲三江半啜
乾小言云蝨嘴截來琢酒尊庖收蟻足作蒸豚茫茫
難走游絲路一顆胡麻數次吞纔云望炙稠涎口角
流杵中酪盡吮餘油鄰家動煮先勞鼻脯市門邊走
不休滑云逾脂賽玉美人贗似蠟如酥滴乳凝入水
偶捫龍領下跛人著屐踏池冰醉云頓釋憂讒與畏
譏街頭躑躅每斜暉口中吼氣如糟糞欲買冥亭不

雕談初筆卷八

姜

毀園王氏藏
遊叟手校本

肯歸吳諺醉漢不澀云老人硬飯下喉隴凍指調絃
曲不終破衲野僧難補就一文錢乏此囊中喜云一
帆風順不多時探得驪珠把酒卮十畝農家收百斛
閨中湯餅洗紅兒嚇云偶爾登山山欲崩羝羊聽得
虎號騰頑童觸受村師怒樹杪猴猴瞥見鷹痛云強
鏞盈顛半白鬚鍼科初學刺肌膚烹整指被雙螯斫
豹脚荒蟲劇口呼癢云鬚鬢亂髮頸閒撓詩就迴腸
不許號非痛非麻又非木勸人切勿隔鞞搔此數首
余嫌其題近遊戲雖有思路而措詞未穩迴文又難

自然是以未改遺在敝麓茲錄原本仍不點竄一字
以存其真

雕談初筆卷八

毛

設園王氏藏
遺安手校本



珊瑚舌雕談初筆卷八終

珊瑚舌雕談初筆 卷八

申報館仿製
珍版武重印

叙

曩讀大箸澆愁集以爲才人諷世妙筆言情環奇之辭感情所出耳茲承示贅譚一書知君以涵今茹古之深有說禮敦詩之雅學術宏富體裁精能收鐵網之珊枝翦雲機之錦段傾其瀝液蒼此琳琅採擷皆見見聞間徵引必原原本本足使學人頰首詞客醉心舉彼莊列之寓言虞初之志異一洗而空之昔之所測不亦淺乎夫劇談著錄康駢賓退之餘泊宅成編方勺旅居之日想其片甕坐破寸晷多閒兩晦風瀟瀟談對罷香温茶熟雁侶來遲繙芸帙而繹舊聞展蘭絨而哦新句缸花紅笑如晤美人帶艸碧抽苑逢宿士晒明月兮可共招清風以時來况復氣未除豪儒不甘腐譏周官掌故名世文章誦陸贄疏言救時藥石擊窮魯壁袍切杞憂直將擊碎唾壺不特開揮麈尾也間觀近世不少

三借廬贅譚序

作家演說奇聞荒唐狐鬼編排詩話阿比知交耐冷有譚祇臆舊什耳食成錄漫綴麗詞妙緒參將名編舉似意惟聽兩般秋雨君能應以同聲若更陳百衲瑤琴我願彈夫古調余方編輯壺客叢談故云光緒七年辛巳八月長洲弟潘鍾瑞拜序於香禪精舍

序

鄒子翰飛吳中名下士也十年前以書訂交所作詩詞已超出流輩心焉企之後就館滬上因得時相過從見其著作日益進而尤長於駢體文典麗喬皇洋洋數千言燕許手筆也然翰飛富於才而窮於遇當世卿大夫非無慕其名愛其才者而絕不聞一為推挽至以賣文餬其口可謂窮矣去年冬出其所著三借廬贅譚若干卷索予一言序其端將梓而行之予曰晚近稗史家言層見疊出幾於汗牛充棟若何必以此爭勝乎東之高閣者數月今年春復以書相迫乃取而閱之卷中所載大抵表揚忠孝闡發貞烈以及搜羅山林之佚稿闡閣之殘編足備異日輶軒之采至於傳奇述異結撰維新亦自別饒風趣固非以牛鬼蛇神山魃木客動人聽聞也是烏得以贅譚而棄之乎雖然翰飛以沉博

三借廬贅譚 序

之才富壯強之歲一旦釋褐登朝膺天祿石渠之選獻甘泉賦上河清頌陳七德歌必有能潤色鴻業斧藻隆平者區區贅譚云乎哉則是編之作直等諸唾餘可耳因其請遂書以歸之

光緒十一年乙酉暮春之初上海葛其龍隱畊氏序

三借廬贅譚目錄

卷一

- 孤臣忠烈 張香濤制軍奏疏
- 輿地 關韻
- 詩誌 詩境
- 白嶽山樵 杜方伯
- 吳秋孃 韻人韻事
- 南鐘草堂 林文宗為城隍
- 亂詩 倪雲劬
- 李芋仙 陳慧娟
- 改李詩 詒安堂

三借廬贅譚

目錄

- 寫景 廉守
- 贈劍索劍 菊社
- 謬贊 曉屏相國
- 寶帳 論詩
- 鵬紅 詩言志
- 盧聽鶴 楊妃
- 顧孝女 張和合
- 馬相如 張少匡
- 卷二
- 粵東案 季蘭
- 畫梅 曹朗甫

琵琶遺韻

情殉

侯翔千

君臣姊妹

網珠

共賞策

異俗

采菱曲

智女

女中狂

顧仲女

嘲吸烟

詩箴

顧月卿

宮怨

子安誤用典

感夫詩

寄生稿

金鳳鈿

倦婦吟

楊利叔逸事

寶屋竹枝詞

三借廬贅譚

目錄

百花冢

四子書別解

詩敏福海

鴛鴦陣

王夢徵

瞿柳濱

集唐

馬貞烈女

傳誤

符劍人

吟詩卻賦

江甯有癡

沈夕陽

鏡中人

大愚和尚

信絲生

微雲閣詩

吹玉生

詩有相似

麝香

吳運天

蘆花詠

李聽雨

盾鼻餘瀝

三借廬贅譚

目錄

三借盧贊譚卷一

孤臣忠烈



金匱鄒駿翰



臬剛吳柳堂先生可謂以進士官為憂又章氣節彪炳一時嘗劾甘涼提督成祿言過激解職結牢時屢撫椒山先生手植柏樹秋歆瀟淚平日存心惟以 主恩難報寢食不安人以為楊忠愍後身 今上御極 恩召復起供職吏部值 大行毅皇帝永遠奉安

山陵先生以大統之歸上疏請 定疏既上先生仲樂死於薊門之東作絕命詞云回頭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談愛與忠杯土已成黃帝鼎前星預祝紫微宮相逢老輩寥寥甚到處先生好好同欲識孤臣戀恩所 惠陵風雨薊門東相傳先生被 召入京時往辭先坐

三借盧贊譚 卷一

因以祖宗葬所告子若任有請先生營生墳者則曰吾不復葬此矣及奉安禮成先生獨留賦屋於馬仲橋之三義廟畫則扇戶出觀鄉人之漁者夜則乘燭達巨蓋製疏也疏上後欲縋首屋梁高不可及始仲樂死事詳本傳中

張香濤先生奏疏

張香濤制軍之洞宏才博學近世無儔在廷時尤正氣敢言光緒六年滿洲崇地山宮保厚出使俄羅斯索還伊犁俄人挾勢要盟貪求無厭

欽使辱 命拿交刑部問罪時先生為翰林院侍讀上疏曰翰林院侍讀臣張之洞 奏為要盟不可曲從察侮宜早籌計謹將權利害披瀝上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近閱邸抄因俄國定約使臣辱命有廷臣集議之 旨所有條約傳聞大概臣竊不勝憤懣謹將

此約從違利害縷晰為我 皇太后 皇上密陳之新約十八

條他姑勿論其最謬者如陸路通商由嘉峪關西安漢中直達漢口秦隴要害荆楚上游盡為所據馬頭所在支蔓日甚消息皆通邊圉難防堂奧已失不可許者一東三省 國家根本伯都訥吉林精華若許其乘船至此即與東三省全境任其游行無共陪京密邇肩背單寒是於綏芬之西無故自蹙地二千里且內河行舟乃各國歷求而不得者一許俄人效尤踵至不可許者二 朝廷不爭稅課體郵商民若準回兩部蒙古各盟一任俄人貿易概免納稅華商日困猶末也以積弱貧苦之蒙古徒供俄人盤剝以新疆鉅萬之軍餉徒為俄人委輸且張家口等處內地地方開設行棧以後逐漸推廣設啟我心萬里之內首尾銜接不可許者三中國屏藩全在內外蒙古沙漠萬里天所以限俄人即欲

三借盧贊譚 卷一

犯邊逼北一面總費周章如蒙古臺站供其役使彼更將重利以啗家人一旦有事音信易通糧餉無阻勢必煽我藩屬為彼先導不可許者四條約載俄人准過卡倫三十有六延袤太廣無事而商往則讓不勝讓有事而兵來則禦不勝禦不可許者五各國商賈從無言許帶軍器之例今無故聲明人帶一槍其意何居若干百為群開然竟入是兵是商誰能辨之不可許者六俄人商稅種種取巧如各國希冀均沾漢關稅課必然歲絀數百萬不可許者七同治三年新疆已經議定之界可以內侵斷我南通北城之路新疆形勢北路荒涼南城富庶爭境皆繫膏腴務虛名受實禍不可許者八伊犁達爾布哈臺科布多烏里雅蘇臺喀什噶爾烏魯木齊古城吐魯番哈密嘉峪關等處准設領事官是西域全疆盡歸控制有洋官斯有洋商有洋商斯有洋兵初則奪我權

勢繼則反客為主馴之彼有官而我無官彼有兵而我無兵且各國通例惟沿海邊疆准設外邦領事若烏里雅蘇臺科布多烏魯木齊古城哈密嘉峪關乃我境內地今日俄人作備設若各國援例將十八省腹地遍布洋官不可許者九所還伊犁三面山嶺內卡倫外盤踞如故據高臨下險要失矣割霍爾果斯河以西格爾滿以北開懸無區畜牧無所地利失矣金頂寺久爲俄人市塵現與約定俄人產業不便交還是伊犁一綫東來之路必穿俄巢出路盡矣寥寥遺民彼又遷之以往人民空矣擲二百八十萬有用之財索一無險隘無地利無人民無出路之伊犁將安用之不可許者十俄人索之可謂至貪至橫崇厚許之可謂至謬至愚 皇太后 皇上赫然震怒譴使臣下廷臣集議可謂至明至斷上自樞密總署王大臣以及凡百官僚人人皆知其不

三借盧贊譚 卷一

三

可所以不敢出言改議者誠懼一經定議又改或啓釁端然臣以爲不足懼也必改此議不能無事不改此議不可爲國請言改議之道其要有四一曰計決二曰氣盛三曰理長四曰謀定何謂計決無理之約使臣許之 朝廷未嘗許之崇厚誤國媚敵擅許擅歸國人皆曰可殺者也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即可以杜俄人之口按之萬國公法既有不准違訓越權之例復有臣執全權可否仍主 朝廷之條正與崇厚不遵密函不請 諭旨之罪相合者英之獄成憲昭然故云誅崇厚則計決何謂氣盛俄人欺我使人孤懦逼脅畫押施一償百意猶未饜不料俄羅斯颯然大國乃敢出此不特中國憤怒即環海萬國亦必不直其所爲俄使不待約言聲明歸國外洋亦無此例况凱湯德係署理公使豈能擅歸其爲恫喝無實情形顯然儘可任其去留

不必過問莫如明降 諭旨將俄人不公不平臣民公議不願之故布告中外行文各國平其曲直兼飭會堂將我 國家情理兼盡之處刊入新聞 明諭邊臣整備以待據衆怒難犯之情執中國必不能從之志俄國雖大自與土耳其苦戰以來師老財竭臣離民怒近歲其國王屢有防人行刺之事若更淪盟犯順圖遠勞民必且有蕭牆之禍行將自斃焉能及人故明示中外則氣盛何謂理長種種要挾皆由伊犁而起若盡如新約所得者伊犁二字虛名所失者新疆二萬里之實際而每年尙耗四五百萬之餉需以供邊帥防軍建城開渠之用是有新疆不如無新疆也索伊犁而盡拂其情即曲在我還伊犁而仍實以言則曲在彼况使臣畫押未奉 御批未頒 御寶一如載書未畝豈足爲憑俄人理屈詞窮焉能生釁故緩索伊犁則理長何謂謀定

三借盧贊譚 卷一

四

俄人而講信義兵端可以不開若俄人必欲背公法棄和好設防之處大約三路一新疆一吉林一天津左宗棠席屢勝之師兵力素強金順劉錦棠錫綸張曜亦皆健將以靜待動俄人必敗聯絡喇嘛棍噶札空參邊其歸路彼將隻輪不返若出吉林過地遼遠林木叢雜其地去俄都二萬里孤軍深入饋餉艱難不能用衆 特簡才兼文武之將予以重權資以軍餉分南北洋防海之半爲經略東三省之費 命左宗棠金順調直隸東三省之兵之將東來聽用招集索倫赫津打牲人衆教練成軍其人素性雄勇習與俄鬪定能制勝即小有挫衄堅守數日必解而去天津一路逼近卹京然俄國兵船扼於英法口例向不能出地中海即強以商船載兵而來亦非西洋有鐵甲船者比李鴻章高勳重資歲糜數百萬金錢以製器械而養淮軍正爲今日若并不能一

戰安用重臣伏請 嚴飭李鴻章 諭以計無中變實無旁貸及早選將練兵仿照德國新式增建礮臺戰而勝則酬以公侯之賞不勝則加以不測之罰設即以贖伊犁二百八十萬金雇募西洋勁卒亦必能為我用俄人登食回疆併吞浩罕意者指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憂也李鴻章若以此開悟英使輔車唇齒當視同仇近年立功宿將如彭玉麟楊岳斌鮑超劉銘傳善變岑毓英郭松林宋慶壽昌彭楚漢郭寶昌曹克忠李雲麟陳國瑞等或現任或退閒或處廢籍如酌量宜召來京詳議籌策分駐京通津沽及東三省以備不虞山有猛虎自可建威消萌故脩武備則謀定臣非敢迂論高談以大局為孤注惟深觀此變日益艱難西洋捷我權政東洋思啓封疆今俄人又故挑釁端若更忍之讓之從此各國相逼而來至於忍無可忍讓無可讓又將奈

三借廬贅譚

卷一

五

何無論我之禦俄本有勝理即或疆場之役利鈍無常臣料俄人雖有戰而不能逾嘉峪關雖有勝而不能薄靈古塔終不至舉動全局曠日持久頓兵乏食其勢自窮何畏之有然自及今一失乃中國強弱之機尤人材消長之會此時猛將謀臣足可一戰若再閱數年左宗棠雖在而年已衰李鴻章未衰而亦已老精銳漸盡欲戰不能而俄人則已城於東屯於西行棧於北縱橫窟穴於口之內外通兩藏脅朝鮮不於今日捍之於藩離而於他日關之於庭戶悔何及乎要之武備者改議宜脩不改議亦宜脩伊犁者改議宜緩不改議亦宜緩崇厚者改議宜誅不改議亦宜誅此中外群臣之公言非臣一人之私言也輔謀在疆臣作氣在百僚據理立辦在總理衙門而決計獨斷始終堅持則在我

皇太后

皇上事關

宗社大計坐視不能緘默不敢仰懇

將臣此疏一併發交廷臣會議不勝憂憤迫切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疏上 下廷臣議奏先生復上疏云奏為取俄之策斷宜先備後講詳籌邊計以定 宸衷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三月十五日曾上一疏備論俄約從違利害 皇太后 皇上既一再下廷議矣臣前疏之意要以急脩武備為主竊揆朝廷之意亦未嘗不以脩備為是而似不免以修備為難豈非洞見二十年來邊備一無可恃遂覺中國大勢斷不足以禦強鄰故不免長慮卻顧不得已而出於講耶臣愚以為無備則不能戰無備則不能講及今而言備尚有可備之兵尚有可備之餉尚有可備之人敢就前疏未盡之意詳切臆陳惟 聖明鑒察焉備之之法曰練兵曰籌餉曰用人練兵如何首練蒙古兵蒙古各盟與 聖清累朝同休戚與今

三借廬贅譚

卷一

六

日中華同利害雍乾間征討準回各部均資其兵力以集大勳近年各藩無才日就貧弱俄人乘機闖入烏梁海南北受其牢籠喀魯倫河東西侵為田牧漸且盡奪膏腴雜居無限一旦有事卡倫鄂博直如虛失彼將徑叩邊疆擬請 特命蒙古王大臣隨帶曉習邊事文武數員周歷各盟體察土謝圖等四汗所屬情形息耗強弱諸王台吉才智高下縷晰以 聞布告各盟曉以俄人叵測意在蠶食蒙疆激勵所部講求牧政簡練成軍創辦之始酌給餼需蒙人以畜牧為耕鑿若多發帑金市其戰馬配給邊軍蒙人得金我軍得馬邊軍多馬則兵強蒙人易售則蒙人因富而亦強設俄人內犯我堅守邊疆蒙人截其輜重擊其情歸其師必盡蒙古強則我之侯遮也蒙古弱則彼之魚肉也出入之間利害不可以道里計矣其次練西兵沙漠荒寒馳驟搏擊南人十

不敵北人一關內人三不敵邊外人一劉錦棠之軍名為湘營實多隴西壯士關外流人以故所向有功額魯特種人資性强悍阿拉善土部內向練有喇嘛兵數千亦甚可用若推廣於西北各部喇嘛擇其傑出者多假以呼圖克圖名號必能號召約束執父前驅哈薩克雖為俄人所脅逃出歸化者不少若令錫倫招徠此輩加以訓練庶湘營之勢不孤以後屯戍之役更不煩徵調南軍矣其次練東兵黑龍江人素橫勇古有滿萬無敵之稱 國朝名將多出其間將軍得人則盡人皆勁旅吉林金匪盤踞日久黨類繁多必欲勦捕驅除盡空其地斷無是事莫如撫之使為我用免為俄人所誘轉致多樹一敵又其次練北洋兵李鴻章新購蚊子船頗稱便利惜為數不多其價尚廉似宜向歐洲續造數十艘專派統領分屯北洋大沽營口煙臺三處一方有警兩口赴援

三借盧贊譚 卷一

七

伺敵登岸困其舟而焚之敵無歸矣惟舟師海戰准人十不敵閩廣人一請 敕閩廣督臣擇熟悉海戰將弁數人招募閩廣精銳來津聽用水陸之備已完如更 密諭曾紀澤結英圖俄攻所必救以擊敵勢此亦一計也籌餉如何北洋所需今有海防經費新疆所需本有西征專餉東三省餉項可於南洋海防經費或各關稅存二成內酌撥惟整頓蒙軍及沿邊重鎮如科布多烏里雅蘇臺歸化城庫倫張家口諸處雖係次衝如從容布置亦須增兵增餉竊思各省督勇除津防西征兩軍外現存不下數百營節以省之虛糜即可供邊軍之需飽擬請 敕下各督撫酌量裁撤大約汰四存六而邊餉出矣此外若借征洋藥稅歲可得數百萬酌擬江廣漕折運脚亦可得二三十萬整頓淮綱但能專杜商私所得亦不下數十萬錢流地上得人斯理耳用人如何

蒙古部當以蒙古王率之科爾沁親王伯彥諾謨祜世篤忠貞廉樸勇敢若令其總統各盟副以大臣分防烏里雅蘇臺庫倫兩路當能遠追超勇親王策凌之英風近昭忠親王僧格林沁之餘烈劉錦棠前敵大將若假以重權則聲威益振錫倫現扼塔爾巴塔臺為極邊張曜可使備科布多為後路均宜重其任厚其兵裕其餉使三軍相為犄角則俄馬不敢西牧矣至東三省內撫外擾斷非長才不辦現任各將軍才皆不逾中人恐不足以備緩急可否於京外人員中遴選數人 特降諭旨令將經畫關東方略條議以 問就中察其實有條理器閱志壯者授以東方之任若夫綜攬九邊宿捍諸將一若問耕問織富貴之素習之人似宜 密諭左宗棠將各路戰守機宜明白條上設其日俄人敗盟必開兵端即令左宗棠別薦老成屬以隴事而身自來 朝

三借盧贊譚 卷一

八

入閣以備 廟堂諮詢策亦無不可昔范仲淹自請行邊識者以為措置西事當在中書可見運籌決勝不在自將臨邊鎮一方何如策全局乎其籌餉事理尤在度支得人侍郎閻敬銘長於綜核理財有效朝野咸知今雖養痾山居並非篤老閻敬銘之心何嘗一日忘天下哉若 旨宜召勳以時艱誠以大義該侍郎豈忍堅辭得閻敬銘以理度支當不復憂餉矣此外文武之才儲備宜廣擬請 敕左宗棠李鴻章切實薦舉以備錄用邊才本屬專門方今京外通弊冗員多而真才少不索何獲不學何能即如李鴻章左宗棠等若非中原多故久歷兵門其才何由而成何由而見伏望 敕下各部堂官各省大吏就屬員中訪求志節可造之人有願講求邊事者即行奏請發往東西兩邊以資練習其隱逸與士之未仕者亦許一體引薦數年之後人

才輩出安知不更有滿左宗棠李鴻章而上之者何至 朝廷西顧東瞻與不得頗牧之歎哉出使俄國漢有專科必如陸賈之辯蘇武之節傳介子陳湯之權 常專班超之勇方稱斯職前請 諭令疆臣盡為物色備行人之選庶可與謀臣戰士相輔為功有備如此可以戰矣然臣知 國家之意非欲戰也即臣之意亦非求戰也必實有戰心實有戰具而後可以為講之地也則請更籌講法一曰責以義自我

聖祖以來與俄國久通盟聘不以藩屬畜之並不以外夷目之我兵圍雅克薩城人俄窮蹙 聖祖不忍舍而弗攻前有徐元文之碑後有察畢那之案載在盟府炳若日星是我之有德於俄一也迭次所獲羅刹宜番等百餘人不加誅戮 賜居京師編為佐領是我之有德於俄二也 世宗時俄國官生來學於是議建俄羅斯館立俄

三借盧贊譚 卷一

九

羅斯學醫則遣蒙古醫往學喇嘛經典則遣託波羅番僧往是我有德於俄三也哈克圖開關互市以利俄商縱茶黃出口以活俄民乾隆時俄人淪約犯禁我 高宗如天之度不加以兵因其悔罪仍許通商是我之有德於俄四也我有四德俄不知報咸豐八年乘我方有兵事給奕山而讓俄為蘇里江東之地五千里又誑我沿邊常往卡倫以外之地萬餘里 文宗念舊盟重鄰數關兩國生靈因而界之環海四洲莫不以俄為曲今又乘我 天子冲齡邊圉甫定挾小惠以徵大利俄之君臣獨不長懼蓬天不祥之咎乎二曰折以約陸路通商不便原許酌商不得節外生枝則有咸豐十年之續約第十四條在有緊要妨礙之處尚未限滿立即議改則有同治八年改訂之約第二十二條在界牌理無更改他地並不侵占則有咸豐十年之續約第一條

在邊界既定登冊繪圖兩國理無此疆彼界之爭則有咸豐十年之約第九條在張家口不設領事不立行棧則有同治八年改定之約第四條在京城恰克圖二處公文準用臺站站費兩國共之今之在蒙古地方天山南北行路寄信概用臺站新約有舊約無準設領事向止伊塔喀三城今又增烏魯木齊六處新約有舊約無入邊道路止恰克圖近邊馬頭止張家口今又取道關隴以達漢口新約有舊約無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訥與沿江一帶居民貿易新約有舊約無俄人來路間出北道尙免西防今科布多過歸化城運貨前往天津新約有舊約無蒙古貿易或準或未準今忽以中國蒙古並蒙古各盟已設官未設官之處括之新約有舊約無不納稅者向止兩邊界百里內為然今云在中國蒙古地方關外天山南北概不納稅新約有舊約無通商總例向完正

三借盧贊譚 卷一

十

稅子稅今云陝甘漢口不納子稅新約有舊約無交易原須兩利華商豈可偏枯今云準以貨物抵帳新約有舊約無通商許人帶兵器一件未言火器查洋鎗洋燄洋火藥向係禁物今云人帶一鎗新約有舊約無領事官向止與地方官並行自不得與大憲抗禮今領事與大憲往來用信函會晤用友邦禮新約有舊約無就臣所指駁者已如此其多其他或自相矛盾或影射欺蒙若總理衙門更按各國條約泰酌比例並檢俄國歷屆照會逐細研求可駁者更復何限以此詰俄俄其何辭三曰林以勢俄人誨於義箝於約善矣若猶不聽則請說之曰俄逞威貪利將謂中國仁讓不能勝也我守已固戎軍已蒐閉關絕市茶黃不出東結混同江思歸之義民西收哈薩克布魯特反正之舊部俄西犯則我以一軍襲居布楚東寇則我以輕騎破浩罕復伊犁俄人萬里孤

軍長城前戈壁後士卒頓躬糧絕俄軍必殲即或我軍不克我力不支則我又出下策擲孤注西委阿里以賜英吉利使之越裏海以取土爾扈特舊牧地東指臺灣山後以賜日本使之復庫頁島以斷東海口激土耳其以宿憾使仇俄暗日耳曼以重利使絕俄兵連禍結俄之精銳竭於前亂黨起於內恐比得羅堡國都非俄之有也俄人自命大國比年歸納難民代采軍糧其心亦頗欲市義沽名今見我有備而又叅理勢兼剛柔以動之蔑不聽矣至使臣緩急變通則當更求操縱之法或新約不許而增兵費郵款之數以易伊犁或新約不許而令左宗棠畫窮邊荒遠無關要害之地數百里與之使盡歸伊犁山川要隘是我棄一石田而得完伊犁也新約不許伊犁不歸則令歸我罪人白彥虎我後以償款酬之此一役也俄有所得既足以戢戎心我除遺孽亦足以

三借廬贅譚 卷一 十一

存國體此三者為奇兵為活著若臨事相機則在使臣之善應矣綜而論之備為主講為輔操縱為變化我若無備俄人知我虛實肆其呵喝雖有辯士將不得言言亦不信雖然修備之道並非朝廷頒一詔書疆吏辦一覆奏已也竊念自咸豐以來無年不辦洋務無日不講自強因洋務而進用者數百人糜耗者數千萬冠蓋之使交錯於海邦市舶之司日增於腹地屈已捐愛將日待時事閱三朝積弱如故一有俄事從違莫決楮紳束手將帥變色即號憂國持高論者亦徒吁嗟太息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泄泄悠悠委其憂於君父今猶中興時也不知十餘年後又將何以處之有七年之病而不蓄三年之艾此古來志士仁人所為益腕而飲恨者也伏願 皇太后 皇上自今日始君臣上下嘗膽臥薪戒醜毒之安惕肘腋之患專以求賢才破格行

三借廬贅譚 卷一

賞罰如仍有以含垢姑容養晦縱敵之說進者一切斥勿用然後修備始非虛文矣昔者晉無失德待堅恃強而伐之渡淮而堅滅宋無亂政完顏亮亦恃強而伐之臨江而亮亡天眷所在雖偏安朝猶足以勝強敵況以國家德澤之深疆域之廣物力雖絀而未窮人才雖稀而未盡如謂修德修政竭禹跡九州之全力而不能與一鄰國抗殆亦數千年來史冊所未有者也仰懇 皇太后 皇上將臣此疏交再議之王大臣等議奏以備裁擇茲事體大臣書生之見不知有當萬一否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疏上之時 朝廷已易會勘剛襲侯紀澤為使至俄定盟準如新約十八條索回伊犁約繁未錄 輿地

三借廬贅譚 卷一 十二

輿地開於漢廣於唐復狹於宋明過於宋而不及於唐 本朝遠略鴻圖駁駁乎駕唐而上矣江南本處蠻夷自漢武伐南越始通中國而閩越諸省以次歸附西粵則其西路進兵之地也唐全有漢地分天下為十道十五采訪使南北萬里東西萬七千餘里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二千五百五十一又有通四彝羈縻路一日營州入安東二日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三日夏州塞外通大同雲貴道六日安南通天竺道七日廣州通海彝道故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共府州八百五十六至宋北失燕雲山前後十五城於遼西北失銀夏靈鹽四城甘涼鄯廓七城於元吳西失松疊等十一城於羌西南失滇雲全省故雖分天下為二十三路實不如唐地遠甚 關頭 汪燕庭詩人言與潘順之閣學進都嘗送友人登舟即事各口占送行

詩一首相贈起句皆用第一橋邊泊畫船第二韻限肩字燕庭云第一橋邊泊畫船湖雲如絮壓詩肩頗極巧妙閣學笑謂燕庭云我有肩字韻差勝於君問之則秋痕涼到鷺鷥肩七字也遂共歎服

詩話

女子心靈故偶濟學問便能以細膩勝凡閨中尋常言情之作吾輩所不能透達者一經香口頓覺新麗杭州李仲容茂才室洪翠雲工詩善謔有表妹初嫁洪作新娘詞調之云流蘇寶帳怯春寒日影初驚上曲闌鏡裏雙眉羞學畫怪郎偏要泥人看曉妝初竟換羅襦問了姑安看小姑惱煞閒人齊笑說鳳凰明歲可將離翠翅珠絡七香車歸省雙親笑語初最是一言漸答應阿娘私問婿何如眼前語卻宛是嬌羞口角末百與某女子雙頰羞紅難答應阿娘私問有身無意同見閨評

三借廬贅譚 卷一

十三

詩境

僧覺阿山中詩云竹戶無人風自開茶煙滿榻夢初回老猿飲澗垂藤下落葉打窗疑雨來余始但愛此詩之佳而不知其所以佳及住山中久次第領略開闔葉落宛類雨聲可見天下事非深歷其境者必無真見

白嶽山樵

米難綿潭地勢險惡行舟者往往費力白嶽山樵黃佐卿所詩云大川西去畫圖開到眼山環水迴也似詩文平不得一潭過後一潭來屯溪道中云幾梅樹花帶雪寒樓臺縹緲雲端窺西去溪南路水樹風廊入畫看

杜方伯

秀水杜小舫方伯文瀾開藩江蘇時余曾讀其詩而愛之後見其題卷季蘭遺稿采桑子一解亟錄之云繡簾評點閒花朵原注稿中有各寫幽姿各鬪新詩付與檀郎好護持彩雲易散香殘在聊寄相思重見何時碧落黃泉有夢知

吳秋孃

丹徒吳秋孃寒族也父某為諸生早故母某氏世家女生子女各一長即秋孃秋孃美而慧歷練之餘兼事翰墨能課其弟吳縣紳僕陳升饒於貧誕女美賄媒欲羅致之女母以相隔遠但知陳為紳不知其為僕竟許之陳就婚女家女見陳不韻對母輒泣默不言母見婿齷齪亦心鄙之數月女隨陳回吳盡得梗概乃大慟欲寄書其母然後自裁恐傷親心未果而與陳終不甚款洽陳知輕已漸亦反目且虐之陳嘗晚歸見

三借廬贅譚 卷一

十四

釜已虛促女起為炊朦朧中誤以糞污陳衣陳怒以鎚擊其趾復踢其腹痛嘶地不能起陳益怒以鎚連擊數十下血雨橫飛哀號終夜晨勉起作書告母購紫霞膏吞之夜半自帳中躍起呼其母者數陳知其中毒亦不救遂死其母來蘇欲訟之官經勸而止并攜女書來中有銅鎚亂擊空宛轉以哀嘶血雨橫飛偏艱難以竟死多情誤我薄命憐僕等句書長不贅錄時光緒庚辰七月也江建霞曾為作傳并言女死非其所洵然

韻人韻事

女子聰明便多韻事苟復加以識字即一嘖一笑尤見天真弟子葛蕙生珊玉蘭生珂玉姊妹年既相若園中唱和韻語極多蕙生嘗有卽事詩調蘭生云潛蹤躡足過牆匡一瞥驚鴻影已藏拍手花陰呼阿姊紅

絲縛得小螳螂，細步出芳叢。花暈猶留兩頰紅，才坐驚驚嬌喚急。鬢邊摸得刺毛蟲，有蘭生之愁情，須有蕙生之妙筆，傳之。

南錢草堂

余幼從錢乙生姻叔國游，即喜讀其南錢草堂詩，輒手錄之。辛巳秋，師復命輯入贊譚，因摘錄於下。送春云：郊外春歸早，舟中客起遲。頻頻羈旅感，爲賦送春詩。風動草連陌，日斜花滿枝。綠陰今冉冉，清潤勝芳時。時看楓葉贈李聽雨云：地占煙霞境，天開錦繡圖。非花偏耐冷，有客才嫌孤。風月雙吟杖，湖山一酒徒。停車頻眺望，遺宅訪凡夫。送汪柳門內兄赴浙，試云：忽聞江上片帆開，流水迢迢別緒催。入世正逢多難日，論文幾見不凡才。斜陽照恨花千樹，春色銷魂酒一杯。染得六橋楊柳汁，相期衣錦好歸來。村居云：野外初聞拙鳥呼，溪邊水暖泛舒鳧。笑余詩

三借廬贊譚

卷一

十五

思如春懶吟到斜陽，一字無客夜云可憐。咫尺亦天涯，客裏無聊感歲華。好夢不知春意思，夜深問路自還家。

林文宗爲城隍

陳維之勳與其戚童立人交莫逆，陳死半年，其子尚幼，一日忽倒地，家人大驚，扶之起，忽作父聲曰：爲我請童某，嚴某來，家人以其昏瞶，漫應之。子立催之比童嚴，至于拱手曰：故人尚憶陳某否？吾平生無過，今爲林大人記室，林大人本爲浙江城隍，今調任蘇州，所謂林大人者，卽前任學院林錫三天齡也。此辛巳秋七月事，吳桂門親爲余言之。

品詩

扶鸞之戲不知始於何時，而往往有奇驗。丁丑十一月間，蘇州桃花塢周姓家來一術士，能請品余，屢候始得見，乞請品卽終身有紫霞真人。

三借廬贊譚 卷一

降壇判數人，皆以詩余亦得一絕云：也曾丹錄學長生，偷懶蘭芝誤上清。記否醉中同博戲，仙雲遙護許飛瓊。秦唐兩亦請品，有仙女韓碧霞自稱紫府侍書降乩書一絕云：重將舊事說瑤清，一隔人天歲月驚。記得花陰同小立，郁洲山上看雲生。黃養初先生填沁園春詞一解，詳集中兩詩俱不能解，夫今生淹困豈前生尚有夙緣歟。

倪耘劬

桂林倪耘劬司馬，爲張南山先生弟子，風雅好遊，蹤跡幾遍天下，著有桐陰清話、風義錄等書。寓申江時，與齊玉黠參軍、袁袁翔甫大令、祖志萬隱耕、姚秋倡和流連，詩酒相得益彰。辛巳秋，余至申，晤司馬於楊柳樓臺，如舊相識，爲錄其都中述懷詩云：朝天萬里上金臺，隱海今番眼界開。自分出山同小草，不辭衝雪共寒梅。參方我學遊僧去，遺

三借廬贊譚

卷一

十六

嫁人嗤老女來問道，帝城繁盛盛雲龍。可許角群才無田，何敢說歸耕。且束輕裝賦北征，攬鏡驚心雙鬢改。據鞍放膽一身行，看花始達長安道。如豆曾居短簿名，休怪宰官遷太驟。同袍幾輩早專城，圖畫江山滿路看。嶙峋詩骨不禁寒，丹黃自挾蟲魚業。朱紫誰迎蠅蠅官，鏡海觀湖杭一葦。車塵度嶺歷千盤，此行定閱風霜苦。纔覺安居羨伯鸞，浮沉宦海十餘年。先著輪他祖，迷鞭雙脚慣行千里路。一心但信七分天，飛騰何日山公薦。物色誰人國士憐，從此盧溝橋畔月，夜深常伴客星圓。時君正入都引，凡故爲此言。

李芋仙

忠州李芋仙孝廉，士燾由軍功保舉知縣，以事忤中丞某，解職歸。遂絕意進取，爲人豪俠，好義揮金如糞土。蘇州某方伯贈二千金，一月用已。

盡居京師時愛優人杜芳洲動費千金或勸少節不顧也比罷職落拓海上猶豪如昔而芳洲已得意乃罄囊報之說者謂比李郎之於畢制軍為尤難焉芳仙詩有奇氣曾見庚辰遠遊詩云秣田輕擲等鴻毛便受飢驅敢告勞旅伴獨攜三尺劍俠腸終類五陵豪重擊白下當初柳一看元都去後桃醉倒陶然亭子上到時佳節趁題餽臨岐更觸故鄉情愛惜初心有此行敢倚文章留重價全拋福力換虛名憐才淚足流無盡感舊詩多記不清香火因緣湖海氣未應前路少逢迎

陳慧娟

陳慧娟女史 寶玲秀水陳曼壽之嬌公子也工詩善畫人以不構進士目之余因曼老曾得其所畫梅花小幅及山水摺扇香疏淡潑墨淋漓真寫生妙手所作詩甚多錄其呈晚香師兼題江左游草云烏篷白

三借廬贅譚 卷一

十七

船鏡中行煥雅群公到處題淮上明河篇賦罷文章畢竟服先生書記翻翻幕府才六朝風格楚南推同時月且高雙陸駢體如何學得來三山聯句歷群公更有奇文奪化工讀到宜黃縣學記原注先生客潤州撰太平洲書院記金我欲事南豐題畫云筆仿襄陽妙絕倫濃描淡寫見天真夕陽帆影波光遠水市爭喧晚渡人

改李詩

徐州連鞠初秀才妻呂氏美慧能詩伉儷極篤同心十載一索未能思子頗切每欲令夫置小星而艱於啓口連就試金陵友人代置席姓女為妾挈而歸恐大婦不容藏嬌別所時推故往宿未幾妾有孕不能同寢處思告呂迎妾免臨產無所主比寢乃宛轉言之至於屈膝呂偽作慍色改李玉谿無題詩示之曰今夜牀頭露口風別管金屋怕河東綢

繆久作雙飛翼消息曾無一點通喜得歡隨潮信杳說來羞與酒顏紅婉求屈膝儂心軟豈肯臨危不轉蓬明日果以鼓樂迎歸月餘舉一子閨中甚歡愛人以爲風流韻事焉

詒安堂

上海王叔孫觀察慶齡為道咸時名士與秦太遊第張筱峯鴻臚吳清如嘉谷等中典詞學著有詒安堂詩餘三卷平生極服蘇辛故集中多豪邁之作祝英臺近云日將升煙未散蒼莽滿堤柳蘭漿無聲礙水紋皺祇憐蘆岸涼紅菰汀幽碧把詩夢一痕圓瘦漫叉手試看料峭寒風渾欲刺噓袖裏著衾稠先喚煖芳酒還教寄語深閨客中風露卻慣共驚鵬消受寄家卜算子云推倒四十年幾個真名壯豔說書生報國心僅仗文章耳可笑癡申天偏自誇青史誰料昂藏七尺軀只耀毛

三借廬贅譚 卷一

十八

離子醉後鵲橋仙云燈搖酒盞煙弄香篆簾幙侍兒休卷憐他嬰母不知愁鎮日把郎名屢喚三聲歌板數聲河滿觸起春心無限宵來風雨太無情又吹落桃花一半

寫景

眼前風景一經好手寫出自然入妙錢乙生師石湖云越城橋畔頻回首十八花牆賣酒家申柳莊舟中云橫塘一棹秋風緩敗藕新菱入畫看朱鄂卿即事云手把重簾齊卷起窗窗前開遍小桃花家散齋郊外云楊柳綠維漁子艇菜花黃到野人盧俞吟香道典云一抹谿光初霽雨板橋叉手看春耕葉綬卿木瀆云菰蒲渚外張漁網楊柳陰中出酒旗陳少愚行舟云閒鷺鷥頭疑點雪瘦螢水際當浮星潘湘紅女史小園云斜陽滿樹花爭落錯認風前亂蝶飛徐拙庵西湖云一水綠環堤外

去孤山青到墓前來家元卿叔祖谿頭云谿上桃花凝曉露分明映水
一枝紅王廉君京口云滿地月華疑潑水隔江漁火當流星孫則莊
晚眺云日斜人影長過岸魚躍波紋圓作疊東詩客客路云翠帷忽
見前邨近一抹土牆開杏花楊楨題壁云野鎮荒涼村舍僻兩三茅店
市梢頭楊旭東題畫云山半寺藏修竹裏夕陽西下一僧歸盧聽鶴水
禽圖云蓼花紅處芙蓉淡水鳥一雙高下啼無名氏秋色云畫出河橋
斜照裏亂鴉衰柳片帆秋皆畫所不到

廉守

江夏何鐵生太史金壽刺揚州時廉介愛民宦囊若洗通籍後新舊遺
負疊數萬金而先生泊如也群公子皆富於學長以孝廉得知縣銓選
安徽公每誡之云去貪養廉勉爲正人語不及私乃到任未二年忽得

三借廬贅譚

卷一

十九

疾一日前任太守英式梁傑來拜語移時揖之出知將死力疾作書上
大憲中有某一生貧困多逋欠然有子可以終償今將別切懇者不開
甲治喪幸公項無虧但使孤兒率婦孺得扶藜回足矣云云比死猶執
長公子手訓曰做好官不要錢復自作輓聯曰伏枕臣心愧官守騎箕
厲鬼掃欃槍蓋公平日以天下爲己任時慧星夜見故借以爲聯中言
死之日士民咸集哭聲遍閭巷幾至罷市時光緒辛巳七月也公嘗有
解嘲詩云有臺焉用避無聲復何懸可想其清貧之概

贈劍索劍

族素儀爲樹棠從城適瞻橋王毓仙秀才嫁後樹棠以所藏寶劍贈毓
仙且寄詩云慨贈龍泉劍怨君寶匣藏千金留故物珍重莫輕忘未幾
毓仙賦悼亡似有詩云後樹棠欲索還毓仙留劍贈以詩云手把芙蓉

劍回頭淚黯然情絲割不斷割斷好姻緣

菊社

庚石秋九月長洲姚芷芳嘉興楊南湖伯潤金君免凝於海上豫園大
開菊社南湖首倡二絕句一時中外詩人和者數百家柴桑而後此亦
足以自豪矣惟二首原韻最爲難押余獨愛芷芳次韻二首錄其一云
詩成莫漫肆開評對菊開尊醉有名一角樓臺涼枕水獨留花月占雙
清更製一聯云勝事讓名園瀾名登樓對此三徑秋英忽憶到白衣送
酒幽花無俗韻呼朋入座解道一官春夢便容將烏帽題詩時來游者
多俗宦此聯蓋憤之也倪思劬秀才亦次韻云一離佳卉植黃花瘦影
殘香處士家可惜煙波數重隔臨風空對幾枝斜把酒登樓細品評箇
中高會早傳名半簾花影西風裏也學詩人骨格清

三借廬贅譚

卷一

二十

謬贊

詩關風化隨氣運爲轉移自三百篇後歷漢魏六朝唐宋以至於今家
派之分別作法之精嚴幾令長難者望而卻步其中一代有一代之詩
一人又有一人之詩今之評詩者動曰逼近唐人神似劍南而作者亦
居之不疑抑何可笑夫果近唐人不過唐人之詩果似劍南不過劍南
之詩非本朝自己之詩也昔李義山白居易喜學少陵之詩而集中
全不似少陵蓋入手必須由古人所以有範圍成功不可泥古人所以
能脫化此詩訣也

曉屏相國

吾家曉屏相國炳未遇時嘗訪友他郡失路宿破廟中時過三更月
明如畫輾不寐忽聞東廊步履聲疑爲暴客微窺之一青衣女子出

廊下行步蹣跚面色慘淡眉目渾然不可辨向月膜拜拜已復入廊下手持一物出門去心知為鬼即亦不懼潛至東廊覘之一棺後和脫於地始識為殭屍乃藏去後和欲窮其異出廟蹠之見屍名于月下若甚得齊竊拾瓦片遙擲之數擲一適中其顛屍顧見人反而追鄰入廟急闔門力猛扇脫屍追已至鄰奔入庭見敗垣急逸而出屍為所阻不得行但以手作攫人狀鄰知其不能出牆外拾亂石擊之屍逸鄰恐其從門中出潛隱他所屍乃去入棺失和仍至窺於牆鄰見其出復擲以石相持至天明屍倒鄰訴於人使焚化焉蔣少鶴為余言然鄉間父老從未有述此事且譜乘他書亦無載者姑存之以為妄聽妄言而已

寶帳

賜並迷樓設寶帳四日散春愁醉忘歸夜酣香延秋月以袁貴兒等居

三借廬贅譚 卷一

之瘦紅女士煬帝本事詩云延秋館啓玉成園天子多情召月妃如許春愁消不散醉酣香澤夜忘歸蓋指此也

論詩

閱學人詩不可想閱女子詩不可想評人詩不可想錄人詩不可不恕存自己詩不可想論他人詩不可不看詩雖知家數須要有眼力作詩雖有天資須要有學力律詩易於絕句近體易於古風轉韻易於一韻七言易於五言近時海上盛行報紙苟有所作美惡同登在佳者固宜傳示於人而初學吟唔亦思寄刻宜詩伯之多詞壇充塞也

鵲紅

張蘭紅女史詩筆神俊絕無脂粉氣猶記其題木居士咄咄吟詩云昨從海上駕帆來親見飛濤捲巖臺番船畫冊軍鼓靜舟山秋靈陣雲開

亦知識戰非長策可惜安邊少將材回首沙場成一唱如麻白骨蔽蒿萊女史有夢遊天台圖在蘇州徐姓家葛蘭生女史題一絕云回頭蹤跡謝塵寰夢裏相逢采藥還到得天台人不見桃花如錦滿春山

詩言志

昔有評學杜詩者云人非天寶官非拾遺何必作此無疾呻吟此意雖是而言則太過夫人各有志志之所觸發而為言不得其平則鳴亦詩人之恒事也聖人云詩可以怨三百篇思婦勞人之作孔子尚取存之倘學杜陵者必性情相近遭際亦同而後有此牢騷抑鬱之言也若性情遭際竟如彼而所作偏如此是徒慕名而學之也算他人之詩則可若作我之詩亦殊無足取耳

盧聽鶴

三借廬贅譚 卷一

吳縣羅聽鶴先生福昌余幼讀時即聞其能詩而未得見茲錄其游仙詩云石室深藏太古初洞門寂寂小龍居瑯嬛久鎖無人到仙吏從來不讀書雁字云秋風瑟瑟起江隈塞草初肥北雁來寄語空中休作字有人樓上望書回題淮南朱嶮山集云負才自古少知音跌宕愁懷付短吟同是壯心消不盡秋風落日甲淮陰楊妃云雨淋鈴曲作秋聲正好仙山賦定情天上夫妻能久住莫來人世誤長生抵揚州云天涯不少短長亭今古江流肯暫停自倚春風篷脚坐金焦兩點雨中青曉李聽雨云洵是人間八斗才無端梁木忽驚摧如君玉樹長埋處值得西州一櫛來

楊妃

楊太真本壽王妃古人言之詳矣生時有玉環在左臂上墳起太真二

字故名之馬鬼變後明王思之苦召方士王丹致太真魂於殿上如漢武見李夫人故事妃復以玉環贈帝相持痛哭方士入幃妃忽不見僅玉環在帝手方士曰妃昔之死尸解也今爲蓬萊某洞仙相見有日無自苦事甚不經與長恨歌異故湯子廉比部續長恨歌有多情天子常悲苦空憶埋香三尺土早知尸解惑君王當年密誓曾何補清虛府豈在蓬萊金殿深深寶帳開此日玉環雖出土當年錦繡况成灰等句蓋力辨其非也

顧孝女

孝女顧嗣徽字亞芳號賦茗金匱縣付貢生顧慶陸女也生而明敏幼讀一二過即能背誦十歲後乘讀習女紅有巧思年十六遇庚申變隨父母避鄉間居無事父以文藝詩詞課諸兒女聞而欣慕從之學問

三借廬贅譚 卷一

二十三

亦作詩出一語雋爽出兄弟上半年餘遂工吟咏父母鍾愛每歎其不櫛女以是博堂上歡藉以曲慰親心焉乙丑寇退回里父母相繼病女割臂和藥結痂如杯起具疏祈神乞以身代終罔效歿後女痛不欲生屢思身殉以救免而哀毀骨立病不能興者數月初親之歿也奸奴思聞其骨肉誹語雜至女更不聊生勸者謂母之將亡也以弟屬汝今家庭之事汝實鑒之即不爲自惜獨不爲弟計乎况母命之謂何也因含淚而止兵燹後祖廬盡毀無棲所兄又他徙不顧女乃挈弟居鄉室暗如漆且多閒人擾乃閉門塞竅獨處其中寒暑每把卷坐三年未嘗踰闕外不知者謂爲無人亦無有過而問者於是學益進著有綠香吟艸數卷版笥甚富嘗顧所居曰此史公蠶室也夜臺况味諒亦如斯余得先嘗之矣弟自塾歸必詢其課而飲食衣服調護必周已則終年服素

太食淡有人來誘入佛教者斥之曰仙佛之說余弗深信至於食淡之故非若輩所知人各有志毋相混也其人慚而退及服闋爲弟畢嫻乃以家務告新嫂繼而笑曰數年苟活心事能償今日可以告父母矣舉所著詩詞悉投之火謂此薄命詞無留世間徒使人酸鼻是夕遂仰藥死年僅二十六歲時庚午二月也有司上其事得旌如例咸誦孝女之名余因伊弟顧振卿所寄孝女事略遂節錄之如右

張和合

金匱張運洲步瀛詩云西風刀尺一燈涼塞外寒多妾自傷只恐衣成難寄遠萬回哥處暗燒香萬回哥三字或不能解余曰此和合神也太平廣記引載萬迴師閩鄉人也俗姓張兄戍安西音訊隔絕父母日夕涕泣迴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裘糗糧巾履之屬請悉備焉兄將往省

三借廬贅譚 卷一

二十四

一日朝齋所備而往至夕返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袖出携歸之物視之果兄迹也宏農去安西萬餘里故云萬迴田汝成西河游覽志載宋時杭城以臘日祀萬回哥哥其像蓬頭笑面身著綠衣左手擊鼓右手執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吏人司萬里外張詩當用此典

馬相如

毗陵馬相如茂才寅清號柳隱詞人性奇逸甚鍾於情嘗見其所著茶山草堂詩詞稿詩筆秀麗詞逼近夢窗如夢令云昨夜春風輕透吹徹暗香時候消息落花初試問東君知否知否知否應是一般銷瘦菩薩蠻旅店云半窗冷月扶殘夢寒光壓得孤衾重何處柝聲涼蕪城一夜霜短檝懸半壁馬嘶笳無力客路最淒清荒雞第一聲一痕莎云記得綠窗人靜低喚小鬟肩並一笑兩心知借嬌癡明識蕭郎階下故把紅

妝輕卸半响唾絲絨罵尖風高陽臺云繡箔垂紅重簾障冷關心月上
來時望眼中天憐他著意矜持嫦娥不是多情甚怎今宵肯想相思漫
嫌遲有恨鐘聲無恨鏡兒天風環佩珊珊落是人間青女答付情凝冰
透纖痕一沒清絕階墀花容月貌頻消受想天台例有分司且休辭畫
閣開尊綵筆題詞小梅花集成語云擎天手談天口雲夢胸中吞八九
温太真周伯仁此中容得卿輩若干人茫茫四海知誰是劍拔弩張空
復爾歌鳴嗚摯臂呼復有昔年屠狗者在乎囊中處嗟無補生乃與陰
伍韓伯休李鄴侯誰是英雄擔盡古今愁豈儒幾敗乃公事奴輩利財
促得志操牙齶冠沐猴何必生兒富如孫仲謀

張少崖

丹徒張少崖廣文需次白門風流好事嘗作秦准餞春詞三十首旂旄

三借廬贅譚

卷一

二十五

多情丰神獨絕特選錄數首於下詩云梅柳曾隨春渡江而今春恨酒
難降怕將紅豆相思句譜入桓伊笛裏腔近淮水閣綺窗疏綠鬢和雲
不忍梳江令黑頭儂去問春愁兩字怎生書長板橋頭草已蕪殘紅猶
是逐春駒東風不管花零落寂寞清溪蔣小姑繡被頻年賦鄂君烏衣
巷口膜斜曛者番譜得春歸曲抵唱當年白練裙簾前流水響潏潏簾
外春光去不還柳葉已粗慵學畫遠眉幸有六朝山清歌難覓卯官簫
尚有遊人盪畫樓聽說春歸眉欲蹙楊枝搖瘦女郎腰春光在苒信無
憑三月繁華悵秣陵為問麗華祠在否掃花愁煞悟禪僧

輪船考

黃帝剡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中國舟楫當以此為最古自是而
降若秦之太白吳之軸蠶隋之五牙宋之神舟元之皮艇其自出聰明

製就者公輪子則有木蘭漢武帝則有戈船漢成帝則有沙棠虞允文
則有海鱸侯景則有鷁舫王濬則有樓船鄂君則有青輪類皆變通古
制隨時定名要不若近日輪船之妙也按中國輪船之說始於宋史楊
么鄱陽湖之戰偶一用之今泰西之輪船其說聞於國初康熙間然
略而不詳且祇有明輪未識暗輪之用乾隆時有西人從中國帶去暗
輪小機方知勝於明輪時中國海禁未開運載多用快帆船有一枝桅
二枝桅三枝桅名目大者可容一二千噸開駛遍歷地球國初有桅
船帆船駛來中國間亦偶用輪船皆以馬牛人力推挽勞而無功英歷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有巴柄者始得用汽之法欲向博物會借銀試造
一船不允厥後英人納各美及華特始以汽運輪於是美利加人富當
亦造輪船一具制小而行疾一刻行十五哩當道使之監造自後相繼

三借廬贅譚

卷一

二十六

而起者瑞士國人用鴨掌之形法人用龍骨於船底自首至尾轉動不
息皆以汽機鼓動一千七百六十六年美人又造一船用吸水筒令水
自船首吸進船尾噴出其船自能前行然用汽均在轉輪以下若轉輪
上下用汽則以華特為始英歷一千八百零七年美國黑生河有柯立
而孟船容一百六十噸越十一年倫敦德米斯河有克斯船祇容七十
噸後蘇蘭格人那比而造半部來船容九十噸此時輪船雖各國通行
然制小而行不遠迨一千八百十九年英國造一船名些凡臘容三百
五十噸汽力之外兼用風帆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又造泰東輪船長六
十六丈寬八丈三尺深五丈八尺明輪一馬力千匹暗輪一馬力千六
百匹桅杆六烟囪五容二萬三千噸以其艱於行遠遂廢置海中時英
國商船有二千餘艘戰船尚不在內考其大略始用一輪輪凡三頁繼

用雙螺輪今則有用六螺輪者鐵甲戰船創於咸豐五年在英法合攻俄國時鐵厚四寸半法國始造者名俄利亞三年而成鐵甲加於輪身中設首尾無之既而英德相繼創造遂有水雷船衝船礮臺輪等名目而鐵亦日益加厚有厚至三尺者水雷船體小物堅行速衝船利於擊撞為美人愛立克生所創首尾近水之處裝設銳大鋼角一下鐘行五十里轉動靈捷遇者輒碎礮臺船亦愛立克生始造船首水下有暗刃以備觸礮位一切安妥官船出水祇三尺餘船面鐵木各一層內有犬力機器與雙暗輪鐵甲三尺四五寸板中釘大柚木臺中大礮三活臺并用機器紐轉靈便殊恒英國船局總辦里德始猶以美之礮臺船為非今亦盡心仿造國中已有六七艘每船有礮臺二船面俱鋪鐵板嗣因鐵多船重二臺佔地太多易於受彈故改為一臺其鐵要處

厚而開處稱排礮均在高處大抵兵船之砲不在層數之多少而在安置之得宜直攻橫攻斜攻反攻務須轉圜如意考西國記載愛立克生自得造鐵甲船法名重各邦後將其法授法王拿破崙第三繼而與司米德合創暗輪船一艘名波魯司而獨巧其製直行汽機能在船內水面之下排列令其不露刻下此法最善各國從之其鐵甲船之最強者為意大利前已造有兩艘一名修依羅一名單大羅各礮臺兩座每座置一百噸大礮兩尊彈丸重二千五百磅今又造一鐵甲快衝船名盧基隆的落利屋亦有礮臺船長三十二丈八尺闊六丈八尺深三丈六尺壓力一萬六百噸身裹純鋼後膛大礮重百六噸者兩尊首尾巨礮四尊小礮十尊連環礮二十六尊水底放水雷機器兩具行船機器兩具各馬力五千匹以上三艘天下之鐵甲船無有出其右者迄今地球

各國戰船為數之多以法蘭西為最故張跋扈先佔我南越繼擾我臺灣無理之尤令人髮指而要亦有所恃而無恐也夫弱兵海微本非王道所宜然時勢遷流已成戰局徒侈口於三王五帝安得與夷類爭雄哉

三借廬贅譚卷二

金匱鄒弢翰飛翥

季蘭

倦繡吟遺稿為吳縣汪峻欽茂才元配潘季蘭女史所著峻欽故後其弟翰欽持稿來且謂曰先生憐才表德有美必搜此可採入贅譚乎余錄其感懷云每值殘秋候吟懷暗自傷烽煙千里擾風雨一燈涼歷練終成拙吟詩且學狂最憐炊屢斷支拙計閨房新秋寄外云新詩強半是悲秋遙寄天涯慰客愁屈指歸期應漸近待陳瓜果拜牽牛哭魁兒云宛轉癡情痛莫支清宵又夢弄兒時泉臺果有還魂事但許重來不恨運桂林陽小谷司馬 案先題其稿云絕世丰神出世姿一編香草美人思自從倦繡遺吟稿黃卷爭傳幼婦詞山陰王又川 案川題云天斬

三借廬贅譚 卷二

才兼壽人疑善不昌古今同一哭巾幗更堪傷貧薄詞章富艱難孝義彰明珠三十六應發斗牛光

畫梅

建霞為余言湘陰彭雪琴官保 玉麟幼時玉貌風流丰姿俊雅鄰女梅仙見而悅之託媼致意願委身以從官保感其意頗首肯後格於勢事遂寢女因而致死官保傷之誓願畫梅花十萬幅以報故其題采石磯太白樓詩云詩境重新太白樓青山明月正當頭三生石山因緣在結得梅花當蹇脩到此何嘗敢作詩翠螺山擁謫仙祠頽然一醉狂無賴亂寫梅花十萬枝姑熟溪邊憶故人玉臺冰澈絕纖塵一枝留得江南信頻寄相思秋復春太平鼓角靜無譁直北旌旗望眼際無補時艱深愧我一腔心事託梅花或謂此事未確可以不必流傳然兒女英雄多

情一轍無庸為賢者諱也

曹朗甫

吾鄉曹朗甫茂才 國體長厚多情與人交始終無貳意年未壯即歸道山人皆惜之平生喜吟咏著有亦倉書詩稿雜詩云新製春衫著體便風流儀度愛翩翩多情誰似臨溪柳慣向長堤看少年輕風拂柳扇微和鬢影衣香小隊過最喜今年天景好晴時較比雨時多采蓮云新試羅衣別樣紅低頭生怕有人遙如何觀面漁郎至不看蓮花只看儂

琵琶遺韻

琵琶行一首風流韻事千古豔稱嘗見錢塘梁晉竹孝廉一絕云夜半琵琶發曼聲青衫司馬淚縱橫空江一個商人婦傳到而今沒姓名此意未經人道無錫侯蓉莊明經鄉閣落第有索題潯陽琵琶圖者明經

三借廬贅譚 卷二

作七絕應之云我為卿卿喚奈何秋江寂寞恨空波蛾眉莫怪終身誤自古商人重利多登筵一曲怨秋嬾別鵲離羈枉斷腸紅袖青衫同薄命琵琶冷落况文章四絃彈罷不勝情痛倒香山淚眼盈一自蘆花楓葉詠年年江上滿秋聲

喇叭煙

自外夷通商而阿國芙蓉膏流毒殆遍中國近更有加無已幾於家置一燈至有婦女亦嗜此者蘭房闈室而以此等物濫則之殊覺不雅有人作斷句嘲之云寶盒分得買花錢象管雕鏤估十千近日高唐增妾夢為雲為雨復為烟

情殉

英雄兒女千古並稱吾輩多情固無庸曲為之諱然須斟酌乎事理之

宜而後無乖於正乃有事出萬不得已而以一死殉情如番禺陳南海者夫亦可憐不足惜矣陳富家子敏慧能吟九善書法真書得趙松雲真傳草書則神似懷素藏有象管兩枝每有所作不輕易贈人人得片紙珍如拱璧管蘇妓白玉香有終身約格於父命不得遂乃吞金死死前盡焚其稿惟僅存緘封所書代李康民作簡蘭英三絕云耳來話別已多時別後初嫌相見遲記否並肩私誓語此情只有兩聲知料是新愁兩地同夢魂猶繞桂堂東無情豈但湘江水剪斷秋波信不通家在蓬山第幾村青苔暗鎖白雲門何時明月紗窗夜倒盡鴛兒酒一尊
其外復有舊院尋春圖三百云踏青此地易魂銷回首荒庭往迹遙腰有多情隄畔柳春來依舊舞纖腰六朝金粉已成烟尚說當年貯管絃隔院一聲長笛杳夕陽紅到酒旗邊二痕殘月遠峯低芳草雙雙故徑

三借廬贅譚 卷二

三

迷花外秋千空弄影滿林紅雨亂鶯啼兩詩一真一草現存張硯農茂才處易簪時微吟臨流淺土斜月芳祠八字凡數遍宛轉而逝以青年妙緒而竟爲土伯與之所爲殆真癡心男子歟

詩箴

昨非錄載文成公與人書云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翁聚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英華太露耳余按此言真少年才子藥石故舒城沈季堂哭友詩云脩短難將理問天人問福慧總難全他生好向閻羅乞少占才華自永年

侯翔千附錄

錫山侯翔千茂才家風俊才綺貌自顧無儔余耳識數年未嘗謀一面已卯秋試道出梁溪訪吳念農秀才於案頭見翔千題李香君三

歲小影臺城路兩解並錄之其一云南朝遺迹飄零盡美人尙留眉嫵社黨陳吳閩兒馬阮一例西風禾黍橫眉試數笑衰衰諸公誰如兒女往事沈吟杜鵑啼斷秣陵雨淮流北軍飛渡奈齊梁癡夢未醒歌舞滿目江山斜陽影裏消得春燈一炬梁空燕去問金殿蕙風幾曾藏汝舊日侯生展圖翻甲古其二云生綰三尺吳霜重桃花舊痕猶泣已滅丰情全消粉黛遍閱興亡如許徵歌漫與想當日香樓守紅最苦圖就真眞鬢絲眉影總淒楚人間碧雲朝暮問吹蕭舊侶飄零何處馬嘶臺卻空鴛閣傳遍云亭樂府男兒看取倘不上凌烟讓伊千古除了清才艷詞休浪賦同邑錢瀚生茂才亦次前調原韻云丹青不寫人憔悴盈遠山還憐曉日妝樓媚香莫問已逐椒宮離黍前程細數想訪翠眠香一時士女扇底桃花斷執零落化紅雨旌旂片帆飛渡怎幾排燕子

三借廬贅譚 卷二

四

霓裳猶舞羅幕風尖畫樓花警淚瀟灑灰蠟炬天涯郎去羨桃葉桃根有人接汝遺恨如新塢來成往古又云仙仙已去留餘影亭亭鏡中春迥如是腰支橫波眉黛往日風流何許而今試與較一樣滄桑消沈誰苦陳迹難尋向書門第已荆楚芳華縱教非暮只秦淮煙水招魂無處蒼鷺登塲彩鷺驚夢怨煞中朝少府歌筵聽取况省識春風更傷前古可惜文園劫餘猶獻賦茂才名廣辭爲揆初先生令嗣少工吟詠有冬柳詩四首贈炙人口詩云飛龍藥店瘦難支會記傳神太液池別樣官眉銀管禿當年殿脚綿帆知極天遠堪歸征鳥五夜寒星澀酒旗寄語東風鶯燕侶枯條轉盼最高枝天涯風雪澀弓衣望裏樓臺影更非量帶十圍驚易老繁絲千縷見應稀空枝壁月應相照隔浦銀雲凍不飛縱使渡江消息近征人心事又重違莫循紫陌問鳴珂瞥眼蕭森奈爾

何勝地畫圖金粉盡故人消息白楊多臨觴罷歷吳姬酒踏月齊疑杜
渚波元髮如君休更短新翻捉搦不成歌流水寒鴉路舊經慣從昨夢
感青青日斜斷岸猶聞笛潮落荒陂不種萍隔竹已驚山慘澹飛花重
恨雪飄零比來怕憶屯田曲欄外西風不可聽

顧月卿

申江為華洋雜處之地銷金鑄子滿地煙花夾道青樓大半庸俗有顧
月卿者本揚州宦者女父死家道中落從母來滬上私立門戶不與眾
妓群故知之者鮮母死無依始入平康籍然名猶未噪月卿本能吟至
是戲乘之專習歌唱半律而藝精邀有玉孫公子奔走妝臺為月卿牛
馬有福建妹生者風流玉貌少負才華以事來申矚月卿樂願充乃傾
心相與月卿亦甚愛其才不以纏頭相賞陳說稱孝廉將應京兆試者

三借廬贅譚 卷二

五

一日至月卿處忽欬欬泣下問之則曰川贊已竭無力至京惟有一死
殉情將與卿纏綿不久耳月卿不知其詐立出三百金相贈約試竣回
申圖偕老陳一去不回待至兩年月卿始他適然猶惘不歡作寄懷
詩十首中有紅閨少婦傷春淚紫塞征夫憶遠心之句嗚呼癡情如此
愛才如此吾遇月卿願為妝樓掃除隸特恐風塵青眼負此寸心耳

君臣姊妹

秋雨盒隨筆有別久愁看花姊妹病多難配藥君臣一聯而歸德周星
薇女史病後云病多漸識君臣藥別久還思姊妹花西江九應台明經
寄所歡云姊妹花從愁裏憶君臣藥半病中知皆將數字顛倒用之不
甚更易亦一奇也

官怨

班姬團扇之吟梅妃珍珠之詠深宮密院中道棄捐回憶恩寵之時歌
罷酬綾春寒賜錦以今較昔蓋亦大可憐矣况乎燕子東風自傷命薄
下陳玉貌有終其身而不能望幸者反不如民間伉儷猶得雙宿雙飛
過一生也元順帝時寵妃程一宜有絕句云蘭徑香銷玉筮蹤梨花不
忍負東風綠窗深瑣無人見自碾硃砂養守官懷怨之情溢於言表

網珠

江山船伎柳愛春廣州人豪俠能詩與田生有終身約田需次鄰省久
之無信愛春思之苦擊棹尋之忽颶風起舟覆海邊有求魚者張網得
之遂遇救更名一丹春尋田述其故相與慶慰畫網珠圖朱鹿圖孝廉
題浪淘沙一解云風吼大江潮浪湧山高蛟龍跋扈海魚驕為覓良緣
浮一葉豪氣驚消滿地覆輕帆隨身逐飄誰知忠信涉波濤性命重爭

三借廬贅譚 卷二

六

漁父網又觀花嬌

子安誤用典

王勃滕王閣序南昌故郡按唐以前南昌稱縣不稱郡西漢南昌縣豫
章郡東漢南昌縣揚州豫章郡晉代與東漢同南宋揚州作江州亦名
縣南齊同唐屬江南道洪州宋屬江南西路隆興府元屬江西省地與
路明始作府屬江西又縣名屬江西省周顯德六年南唐始升為南昌
府是南昌為府當在唐後王氏不知何據稱郡且云故也子安年少典
實恐未必精况當時操筆立就無書可攷或以此而誤歟

共賞集

太姑丈錢秋濤先生哀集故友遺詩為共賞集凡數十家劉辰生題二
律錄一首云菟羅卅載未因循辛苦編刊付手民筆墨叢殘師友淚山

邱零落醉吟身長留詩卷知何日角立詞壇更幾人
重經展讀為悽神又題上海劉書樵寄遊草云遠遊蹤跡雪泥鴻百感
蒼茫曠覽中河曲濤聲來朔漠太行樹色倚晴空句道奇景才逾拓筆
挾高秋氣自雄宗老即今推健將長城堅守更誰攻

感夫詩

女子適人定終身苦樂所天不其便鬱鬱不能解非若男子之曠達也
新建程明伯少喜狹邪遊迷香洞穩樂而忘歸妻張玉儀憂之寄以詩
云歌舞樓中列綺筵等閒花草亦因緣可曾記得癡情性郎不歸來妾
不眠程讀之泣而返伉儷亦痛從此不出

異俗

南甸宜撫司屬有婦人能化為異物富室化牛馬貧者化貓犬至夜伺

三借廬贅譚

卷二

七

夫熟睡以短木置夫懷如夫即覺仍與同寢否則婦隨化去攝人魂魄
至死食其尸肉故死者之家必多人聚守至葬乃已客過其境時相警
戒不敢睡又孟密所屬有日地羊者當官道黃睛鸞而狀類鬼翦自膝
至面以舊銅器聯絡為飾有妖術能易人心肝腎腸及手足耳鼻而不
知過其地者必曲意承順投以餼糗果食不則離寨死而腹中皆木石
矣

武將粗率

張壁由軍門起於行伍短小精悍勇善戰官至提督所賜黃馬
掛雖軍中倥傯必著之戴珊瑚頂蓋故炫其榮所以激勵將士也然目
不識丁軍書投贈至有顛倒閱之者惟恃幕中人為主同時有吳總戎
眇一目所戰必克敵聞其名皆退避有吳瞎子天王之目亦不識字嘗

延僧道薦先僧請三代諱民隱不能答久之方悟笑曰不拘便了僧不
敢填疏吳乃召文案撰付之武將粗率大都類此

寄生稿

錢辛生嫻伯來言有寄生詩稿數卷經難燬於火茲從共賞二編中錄
其詠新月云我意愛新月人皆愛月圓月圓容易缺新月最嫻娟晚登
隱仙樓云登樓放眼意茫然雲樹千家入暝煙波影綠浮新漲水山光
青媚晚晴天狂吟直欲聲驚鬼小飲何妨酒學仙值得此間謀息壤開
招猿鶴到窗前白荷云淨根清託碧雲鄉不愛濃妝愛淡妝風裏納涼
池畔立月明如水只聞香

采菱曲

采菱曲須要兩意夾寫方有情味無名氏云放棹入菱塘閒鷓對對起

三借廬贅譚

卷二

八

風來歌亦香身入菱花裏元和呂湖之光第秀才云蕩槳回塘天盡綠
雙雙驚起鴛鴦宿菱絲十丈引波長如妾相思無斷續山陰方月如云
蕭瑟橫塘苦妾心尖尖菱角刺愁深清波更有絲如許引起相思何處
尋吳縣陳寶甫淞浦云瘦損菱花漫整容撐回小艇鬢蓬鬆相思怕被
菱絲繫可奈雙鴛鴦地逢余尤愛楊蓉裳先生芳潔一絕云湖上輕風
吹面涼紅巾拂水浪花香菱絲不解翠郎住只共相思較短長名家吐
屬畢竟不凡

金鳳釧

湯臨川牡丹亭曲贈炙人口相傳揚州有女史金鳳釧梅仙云蘇州人宋
人不知父母皆故弟年尚幼家素業離遺貨甚厚鳳釧幼戀喜翰墨尤
愛詞曲時牡丹亭書方出因讀而成癖至於日夕把卷吟玩不輟時女

未字人乃謂知心婢曰湯若士多情如許必是天下奇才惜不知里居
容貌爾為我物色之我將留此身以待也婢果託人探得耗知若士年
未壯已有室時正待試京師名藉藉傳人口即以覆鳳釧鳳釧默然久
之作書寄燕都達意有願為才子婦之句年餘無覆書蓋已付洪喬公
矣復脩函寄之轉輒浮沉半年始達時若士已捷南宮感女意星夜來
廣陵則鳳釧死已一月矣臨死遺命於婢曰湯相公非長貧賤者今科
貴後倘見我書必來相訪惟我命薄不得一見才人雖死目難瞑我死
須以牡丹亭曲殉無違我志也言畢遂逝若士感其知己已出已費力任
葬東廬墓月餘始返因理金氏產併其弟悉載以去後弟亦成名楊雲
生為余述

智女

三借廬贅譚 卷二

九

江寧黃婉梨女史名淑華早失怙歲癸丑髮逆陷金陵女甫五齡兄乃
珪邑諸生以母老且病弟妹幼倉卒不及避匿農圃以免女天資聰穎
從兄讀漸能文間作韻語稍長有令妾母兄深以為憂女曰無慮兒讀
書頗明大義決不貽父母羞甲子六月官軍復金陵之前二日有兵至
殺兄於庭索女出弟牽其衣母跪哀之并殺其母及弟掠女行女悲哭
痛誓求速死兵笑曰子愛汝不殺也挾之登舟屢欲犯之以計免有金
姑眉壽者亦被掠被逼不從躍江死女念茫茫大江非無死所惟大仇
未報姑隱忍伺隙至湘潭舍舟登陸女將因此殺之適有與兵借行者
不得間夜投關王廟旅店張燈闌飲乃計誘使醉殺兩兵自縊於梁明
日見者莫解其故有旅人曰昨有二男子攜一女止宿飲酒嬉笑雜以
歌曲夜半猶未止既聞若推拒聲者俄而寂然想三人之死必有故也

鳴諸官驗而殮之一中毒死一被創死女周身縫紉懷中得一帛書自
述顛末並附十絕又一紙糊壁間與帛書同此同治甲子九月十八事
時女年十七也葛隱耕孝廉有長歌詠其事載寄庵詩鈔中余不奇官
兵之死於女手而獨奇女母及兄弟之不死賊手而反死於官兵之手
而更奇女因計死官兵遂縊而死亦不啻死於官兵之手然則官兵之
為官兵可知而所以使之為官兵者更可知矣

倦繡吟

倦繡吟草為琴川繆瑤如女史寶娟之作女史妙才淑德幼有令姿姊
式如妹婉如皆能詩女史適本邑李搏霄中翰挈之京師江山助豪風
月含雅詩筆益工月夜聞笛大腕如妹韻云夜色涼於水誰家玉笛橫
似將淒切調吹作別離聲楊柳關山怨梅花客館情倚樓三弄罷餘韻

三借廬贅譚 卷二

十

滿江城過朱仙鎮岳忠武祠云祠宇千秋在風雲擁渺茫但逢唐太子
便是郭汾陽凜凜餘生氣茫茫甲戰場平沙望不極今古感興亡鐵馬
云一片琤琮何處尋擁衾轉覺嫩寒侵春風樓閣驚聞夢秋雨簾攏碎
客心如遇廬陵應續賦縱非伯樂也知音本來聲價金珠重莫笑依簷
伴昔吟馬嵬坡云女牛密誓總難論坏土青青尚淚痕一角荒山春寂
寞月明何處喚香魂夏夜云石闌西畔竹籬東紈扇輕搖趁晚風七尺
湘簾扶不起半階花影月明中春日云垂楊千縷拂簷低十二湘簾卷
未齊深院無人春寂寂碧桃枝上一鶯啼又如燈影三更靜煙痕一縷
斜陣雲千嶂合塞草滿城秋苔均容積水樹杪漏斜陽四圍遠樹低平
野一角斜陽上小亭風送清聲鳴竹葉月扶瘦影上梅花等句頗可誦
姊式為有寄懷詩云夜涼如水薄寒侵回首歡情思不禁何日伊川重

證夢一簾明月寫秋心雲山迢遞意悽然別緒無從寫錦箋重憶小園
同躡草春情如水總年年此詩蓋寄珊如者也

女中狂

乙亥春有吳姓母女坐薄笨車招搖過市自云係某觀察夫人爲觀察
所乘遂竄之蘇寓程姓客棧母女好學工吟熟通典籍而落拓殊甚俞
吟香問其名訪之背誦文選如夙構論駢韻陳吳嘗出詩稿示人余
但記其女即事一首云一雨忽收霽殘蟬沸滿天中庭殘暑退前渡溼
雲連山遠淨如拭林深涼欲煙詩情秋洗透癡泣小橋邊又寒林落日
群鴉下秋夜西風一雁來寒燈都慘淡歸夢不分明兩兩皆佳

楊利叔逸事

秀水楊利叔嘗遊都中圓通寺有老衲見之謂人曰楊君前生乃

三借盧贊譚 卷二

十一

本寺靈地也事雖無稽亦似有理蓋其舌常吐口外夏日喜臥陰溼地
嘗謂人生之樂無過於此亦無他疾更喜畜龜見某將軍家有白龜乞
之不可隱懷於胸盜後槽馬夜行百里探胸視之死矣哭瘞之嘗洗龜
庭中大小羅列適有素交某中丞來拜略不顧洗畢始起爲禮其性癖
如此在蘇郡書局時曾出遊市上見一少年哭甚哀一人以銀一包與
之不受怪問之知少年幼聘某富紳女後家漸落紳悔盟遣人持所受
聘金返少年令作退婚書如不從則吾女將嫁十日內須以三百金來
方過門爲若婦蓋知少年貧必難措巨貲所以難之也利叔廉得其寶
解散衆人詢少年里居姓名而謂之曰汝回去待我十日庚帖切不可
還退書切不可寫聘金切不可受我爲若謀之成即幸也乃赤日張繼
歷叩所交富室門得如數贈少年富紳無辭遂以女嫁其生平事類如

是餘見李子遠先生所撰傳

顧仲安

道光時吾鄉顧仲安四均工詩畫富收藏一門風雅愛益梅搜羅各種
一經栽培罔不入妙每逢元夜城外藥王廟借其梅以爲供觀者濟濟
藏有古琴名玉玲瓏遂築玉玲瓏館首唱益梅四律和者甚衆久而成
帙刻玉玲瓏館益梅唱和詩分初續三爲三冊館中陳設諸器無一不
作梅花式與僧覺阿尤交好嘗用割韻珊中丞在都中時遇有與顧相
識者中丞輒問曰仲安安否近日雅興如何實則中丞但聞其名見其
詩並未謀面也其爲人傾慕如此

寶崖竹枝詞

余於書買處得錢塘陳寶崖瑛桂堂詩鈔略鈔中有西湖竹枝詞風情

三借盧贊譚 卷二

十二

獨絕句云山抱雙湖抱城盈盈桃柳一隄橫橋名錦帶非無意莫是
當年繫薄情翠壁紅窗幾處鄰珠簾繡幙各家陳欲知樓上無窮景畫
裏春光鏡裏人南峯舊與北峯齊兩處朝雲暮雨迷峯若與郎同薄倖
朝還東向暮還西美人家在湖水湄生小學得竹枝詞只因斷送長條
盡不唱柳枝唱竹枝又有古宮詞四十首自吳迄明皆擇其未經人道
者詠之措辭命別出一杼余按吳爲曹秋岳弟子故其詩秀雅頗得師
承云

百花家

百花家在白雲山地名小梅均明季張二喬麗人所葬處二喬本歌者
生前著豔名沒僅二十一歲彭孟陽爲營此冢一時諸名流各植一花
於墓遂以傳名咸豐乙卯番禺陳奎恒起榮等約同人醵金重脩未果

馬嘯巖孝廉有過百花冢詩云穠華深護殞宮門猶把風流韻事論地
下玉人何處去百花香裏賦招魂

江南有猴

徽州巴蜀多猿江南山中罕有見者余自金陵應試返阻風燕子磯舟
坐無聊閒步岸上性愛獨遊乃翻南小嶺從隻徑迤邐而行至所謂勞
勞亭者上有從此天涯四字已剝落不可識復折而西附葛藤行草
莽亂石中有罍許見而前石壁高可四五丈羅薛垂垂濃陰欲滴下則
古松數株愛其靜選石懸坐出所攜酒飲而賞之忽澗然一聲壁上墜
一物下驚視之猿也拾石片擊之逸去仰壁上復有一猿耽耽視見人
若甚驚者擊以石亦墜下余手無器具不能擒亦逸去歸後欲吟未就
後見震澤王夢徵貳尹詩入越吟詩有澗澗藤梢突下猿句不覺拍

三借廬贅譚

卷二

十三

案稱妙然江南山中有猿無人知者記之以廣見聞

四子書別解

論語作者七人節與逸民節原屬一章而不降其志與下自爲一草原
思爲之宰本從上承口氣而來非記事也下子曰二字應刪毋以與爾
原屬一句毋猶言毋寧也孔文子本非孔圍朱子乃以孔圍當之不思
易民舉謚乃彰善大典觀孔圍所爲直是小人無忌無憚之心豈聖人
輕許之乎况勸學好問舉動必法聖賢曾孔圍而能之乎大學小人之
使爲國家之使應倒轉作使之讀陽貨謂孔子曰節兩曰不可之曰乃
陽貨心口相商之詞非孔子之答辭也我將仕矣方是孔子之言故加
孔子曰三字以別之孟子宜與夫禮句與字作平聲爲一句下夫禮又
自爲一句言聞命而反不朝宜乎恐於禮不合也志至焉氣次焉次字

解如左傳次於滑次於乾路是也不日成之非作不終日解蓋雖殊
殆臺之壯麗然經營非易豈聖如文王肯驅數于百人不終日必製成
之者此不日蓋言不殿期日也政建大夫不自學武子始宣公元年
孫行父如齊納賂請會以定公位時已預國政十八年節父如晉欲去
三桓文子逐東門氏遂獨使國政則文子已專國政矣五十學易本與
雅言一章且五十不必作卒可作大衍之數解蓋詩書禮皆可曾傳易
則必須學而後明故禮加執字易加學字不挾長之長應作平聲蓋他
處長字皆註上聲如膝更章挾長而問長字註明上聲此處並未註明
也應亦長一身有半言長較心身僅有其半非一身之外再加長半身
也夫右秋且欲其短而腰衣乃如是之長如何著如何脫將立於牀上
而始著始脫乎果墜煩勞聖人必不至此况中宵僵臥豈無衾稠何必

三借廬贅譚

卷二

一十四

藉此一半之衣以覆足哉

沈夕陽

長洲沈閩生孝廉傳桂又號伽叔工詩古文詞著有東雲草堂古文集
絕業詩稿俱未刊僅刊清夢齋二白詞四卷類怨若哀幽情孤豔直
駕南宋歸家而上之矣先生與曹良甫朱西生彭詠菴潘功甫章君綉
吳清如頤道先生爲吳中七子後又與從昆弟朋亭繼結社稱北郭十
子詞中多用夕陽字故吳中皆以沈夕陽呼之小浮山人云走報城東
沈夕陽齋紀實也家素守不殺戒齋鱗充後圃生趣盎然孝廉生於
隆丙午閏四月叙於道光己酉閏四月生死皆閏且逢四月亦一奇也
所著二白詞卷中如花心動詠荷云蘭殿嚴寒凍晴芬依依野橋荒渚
十里斷煙對蒼亭亭忍覓踟躕波游女夢橫單河迎空翠正秋在履屐吟

處塵歌晚湖雲自澹綠鴛何許嬾賦香邊俊句人獨倚斜陽怨紅誰主
落盡舞衣南浦西風付與一鷗涼露珠濃滴仙盤碎妝鏡冷艷痕流
去正岑寂蕙花更搖暮雨醉落魄云絮雲飄颻梅英落盡聞淒唱江亭
細雨香塵漲短草平波催送人雙槳斷夢零微剛半响昏懶揭紅羅
帳一痕斜月妝樓上暝翠低烟愁寫鸞鸞生查子云斜日小樓西淺
露梨花面瞥下軟金鈎隔斷穿簾燕春草玉鞭香遠赴櫻桃宴萬一踏
青來陌上重相見

詩徵福澤

詩以言志下筆措辭可徵福澤有同詠一題而哀樂異情邪正異趣者
此心性使然難勉強也瘦紅女史葛蕙生秋海棠云幽怨盈盈豔露
叢空階消瘦不禁風斷腸染出胭脂淚化作啼妝一痕紅妹蘭生云秋

三借廬贅譚 卷二

十五

芳一簇曉含烟相對嬌紅鏡裏妍不似春華工獻媚濃香冶態博人憐
兩人一以哀一以正者也吾邑談曉香史云紅妝別自占風流飲露含
煙七月秋同荷多情開愛惜平生從不識春愁滌江洪羽仙女史云密
約難尋瘦莫支妝成空負好丰姿中庭明月無人見正是含情悄立時
此又一以樂一以邪者也詩雖各有妙處而性情厚薄遭際殊殊蕙生
之遇人不淑無論已若羽仙之妙齡遭亂誤墜平康厥後從良仍逢薄
倖鬱鬱以死豈非詩關福澤耶

鏡中人

嘗於照相家見有窺鏡美人貌甚娟麗愛之價昂未置旋為他人所得
後訪鴛湖孫莘田無量見案頭詠鏡中人一解即指彼美也余告之故
莘田狂喜自謂老眼無花因亦借余和之茲錄莘田詞云罷新妝還對

鏡一笑菱花斜映敷粉調脂纔竟眼溜秋波淨楊柳丰姿蕙蘭心性欲
叩卿卿芳姓無那幾聲呼不應怕有羞紅暈

鴛鴦陣

戚少保喜用鴛鴦陣每陣連隊長共十一人隊長舉旗在前之右偏陣
前二人各舉大藤牌一圓一如圭平列執狼筈長八尺首有利刃長一尺刃
下約尺餘四面用粗大堅實
竹枝者二各跟一牌以防拿牌次列長鎗四人每二人分保一筈後短
兵形如戟
長六尺二人防長鎗進老可以相接凡持牌者選力壯筈選靈捷鎗
選修長兵選精悍之人各有長腰刀一柄短兵則否如遇敵之長鎗向
上則以牌抵之使從頭上過向下則以牌抑之向左則筈拿之向右則
短兵以腰刀砍其鎗然在抵拿之時左右長鎗須一齊急出短兵隨鎗
出殺以防長鎗伸進太過不及收次則深資短兵接氣也陣中或添藤

三借廬贅譚 卷二

十六

牌兵二人隨長鎗滾出短兵繼之如敵人亦有十餘人則執牌者低頭
前進左筈防左右筈防右各隨左右筈出殺短兵隨鎗出殺藤牌乘筈
勢滾出循環相應故所向有功

大愚和尚

余在山中時曾遇一大愚和尚時從羅浮來遊洞庭者據方外六乘云大
愚以軍功加二品
街歸隱其姓名從
未示人人無知者數日即去嘗見其篋中手定經世新編都行兵要訣禦
敵之法尤為詳備大約以五行生剋水以制火可以反敵傷敵別有煙
火算風順之日吹去能令鎗敵不震其論遁甲陰陽二遁配以干支十
二宮共陰陽各三百六十局八卦方位亦以震東兌西離南坎北巽東
南艮東北乾西南坤西北為內卦每一局又先推八神順逆行次再推
直星在何宮此宮何時應臨何門何首在何卦亦有起神接氣置閩諸

說總以天地二盤作柱天盤活用地盤死用然太乙之方先合天盤復視地盤與陰陽道各五百四十局者似微有不同旨頗明晰惜當日尙未閱竟卽爲搗去然此中奧妙未得真傳戶外人終望洋而歎耳

王夢微

霞澤王夢微氏尹廷鼎年少多才工詩詞畫尤善駢儷秦虜雨時爲余述及之求其詩不得但見其入越吟卷西照亭小賦云獨上黃妃塔蒼茫夕照邊雲開閣健風細鷓鴣圓酒旗花間市漁聲柳外船空湖春浩蕩歸路認炊煙小金山云嶙峋怪石起山坳直向江干欲化蛟春漲濤聲喧足底雨餘嵐翠撲眉梢壽藤垂澗魚成市古樹關雲鶴結巢惜我運來蕭寺廢破鐘寂寞任風敲自開水亭泛舟白沙隄云春湖一碧水如油隄北隄兩級盤舟恰向西冷橋畔去桃花紅裏酒家樓鳳林

三借廬贅譚 卷二

十七

寺外水泠泠蘇小墳頭草遍青生惜吾身非女子至今還有慕才亭雨後小步云芒鞋繡羅鞋蒼蒼宿靄四林障不開只怪南屏雲一片如何還要出山來贈徐花農云塵收結束怯清寒我亦勞人欲跨鞍敢戀春江花月夜竟將西子等閒看維句如閒鷺依秋渚冷蛩絮晚晴江湖欺岸闊巒翠撲湖濃雲牽危石墜濤挾暗沙奔冷霧橫江沈成鼓暗潮催艇撼城圍西園山色皆於墨白道泉聲響過湖雲勢欲拖雙塔去雨聲陡合四山來餓猿問出偷山果離鴻低飛賦嶺雲念舊詩爭題招扇寄來書促補秋衣一枕關山聯斷夢通宵風雪關孤燈因風向背憐荷葉隨勢低昂笑竹枝皆有性靈

信綠生

信綠生無題云記取仙源路不差曾留幾度飯胡麻水窗拍曲雲停樹

寶鏡臨妝月照花鬢雪穠酥嬌欲絕生香活色豈難加司勳又入揚州夢禪榻茶煙詎敢誇友人謂無題不從溫李冬卽入手終不能佳今觀此詩豈亦從三家討消息耶

瞿柳濱

張文昌作節婦吟邵李師道之聘陳后山賦妾薄命以明不負會豐卽至近時呂李輩皆以香奩體答友此卽三百篇之比體也瞿柳濱謝同社贈詩云纏頭頻擲感難辭可惜主媼髮已絲月下那堪歌舊曲花前無復記相思腰支何幸還承寵眉樣而今不入時誰使多情來買笑教儂面影爲郎癡

微雲閣詩

嘗與賦秋生約此後不作綺語而未免有情癡根旋苗暗賦秋時因以

三借廬贅譚 卷二

十八

此語言之各大笑賦秋因自述在彭氏微雲閣卽事云玉樓筵罷篆微一曲吳孃識看稀墨竹一枝如人影瘦紅梅花似酒頭肥昏昏情語人何呢急雨催宵夢欲飛二十華年彈指去樽前莫說妓以圍君吐屬終與眾殊今觀此詩則有意趣非尋常贈妓語也

集唐

集成句爲詩須要自然吳縣金子春四十述懷有集唐四律工力悉敵詩云四十無閒懶慢身朱慶餘生涯還似舊時貧朱慶餘誰能以籍襟懷曠谷自歎與開相和相厄念樂則茶園爲產業白居易柴門草舍絕風塵劉長多與開相和威邵恐開人是貴人市山一想流年百事繁薛青袍今已誤儒生時難何處放懷抱象身賤多慚問姓名翰薄有文章傳子弟白居易更無書札答公函方壯心暗逐高歌盡健白髮新添四五並出

門何處望京師融叔幾度臨風動遠思融多病漫勞窺融聖代融隱無

才不敢累融清時王蹉跎冠冕誰相念融寂寞烟霞只自知融一臥滄

江驚歲晚融市芭蕉葉上獨題詩融不辭謀生只解吟融谷寒齋長掩暮

雲深融未酬關澤備書債融卻用文君取酒金融紅蠟有時還入夢

羅青雲無路竟知音融年年今日誰相問融探得黃花且獨斟融末

下周叟山融楊柳樓臺題贈袁翔市融使君還繼謝臨川融新卜幽居

地自偏融家釀滿瓶書滿架融綠楊如髮柳如烟融細推物理須行

樂融市頗覺生涯異俗緣融已藉間行藏誰得似融詩家才子酒家仙融趙璧

間章句動風雷融門外松寒覆碧苔融閉戶著書多歲月融一家終日

住樓臺融種奇花異草分明看融珠箔銀屏迥邈開融到此詩情應更

遠融不知身世在蓬萊融張月融色江聲共一樓融陶人融間亦自有丹邱融平

三借廬贅譚 卷二 十九

鋪風簾尋琴譜融醉折花枝當酒籌融舊業已隨征戰盡融烟波別

駐古今愁融詩肩莫向樓頭聳融一字知音未易求融百年身世不

勝悲融向秀歸來父老稀融未以彩毫還郭璞融却將遠信寄袁絲融溫

寸心欲抗三千載融休兩地空傳七字詩融已被秋風教憶贈融更攜

書劍到天涯融

吹玉生

同邑王毓仙秀才大給別號吹徹玉笙樓主人余庚辰春所交友三月

來城忽忽借得澆愁集原稿及三借廬吟稿數卷去舟泊閩門為賦篋

者竊去招求未獲至今惜之君亦耿耿然此中有數無可勉強且留示

於人或蠟車覆瓶之厄或天意為子藏拙借毓仙之手而亡之未可

知也君學詩不名一家而獨入手於溫李題黃漁莊詞稿融漁莊黃康人埋

究詞云如此清才妙賞音中年哀樂感芳心綺羅舊夢從頭憶花月新

詞脫口吟半面因緣偏我阻一時風調想君深會攜手蕙長洲去徧向

湖山畫裏尋題茶煙鶴避圖云何人兀坐百花洲綠酒青衫感舊游彩

筆重摹新粉本春風曾共小紅樓年年塵夢愁邊寄點點泥痕畫裏留

領取此中清豔福泉聲韻喚助吟謳滿庭空翠結芳鄰泉自流香鶴自

馴春沸一盞清齒頰秋摩萬里健精神會從霄漢傾凡羽肯向煙霞老

此身飛到遙天莫回首紫雲堆裏是紅塵曉曹則甫云荷花郵裏畫堂

深猶記當年擁鼻吟黃土生香埋俊骨青衫淚淚哭知音秋墳春草三

杯酒天上人間兩處心讀到招魂君到否夜闌勞我夢中尋即事云姑

蘇城外翠雲堆回首家園事可哀春好何人管風月花開依舊倚樓臺

年年草色連天去夜夜鄉心入夢來正是五更眠不穩寒山寺裏曉鐘

三借廬贅譚 卷二 二十

催白牡丹云一抹閒情印淡濃尋芳擬到最高峯月華滿地春無迹人

在瑤臺第幾重題鄒吟香小影云琴書曾伴苦吟身桂子天香種夙因

好向廣寒宮裏去隱囊紗帽寫丰神其五言詩不多見僅記其贈許道

人并題照云何處飛瓊侶蕭然品不同笑將清瘦格寫入畫圖中琴軫

秋囊綠煙霞夜嚼紅昨宵欹枕後飛夢上瑤宮

馬貞烈女

吾邑城中馬貞烈女幼失恃年十七字某姓父貧傭於人賴女十指度

里黨咸以孝稱母有同產姊二長適范霞卿生子阿金公寡依范居范

故刁訟子亦橫暴會女往詢范疾姨止之宿阿金觀女豔乘間調之峻

拒餌以物復毀棄於地詞色益厲即欲歸兩姨強留一宿阿金知女貞

密與寡姨謀之蓋寡姨亦與阿金有染也姨伴女臥小樓阿金伺其熟

唾潛歸梯上啓樓扉暗中觸物有聲女故未脫衣驚起此問不應突登榻以淫絮塞其口女奮身力格口且吐且嘶阿金急攜被蒙其首騎歷身上女騰擲愈力頃忽不動兩股挺直如鐵發被捫之汗猶泔泔氣已絕矣阿金始懼奔告父母霞卿亦驚然事已成變不及責子乃戒從容毋恐出口中絮納阿芙蓉少許翌日招馬至馬素願痛女暴亡慮無以殮霞卿屏人耳語曰君知甥女所以死乎孽由不肖子而亦吾輩之味耳中表私愛姪三月矣欲求墮胎小兒女無識遽仰藥死且爲奈何當少助君喪葬費然不可向人彰醜且恐壻家枝節但以驟病赴告倘得隱或可免訟累否則君不任也高爲所懼乃草草殮殮而後告壻家鄰佑知其事者稍稍傳播已而壻亦有聞詰責馬支吾遂控邑令張佑暨適邑紳秦細業亦以貞烈事來告且曰無使淫凶滿網務盡法治之

三借廬贅譚 卷二

二十一

以雪女冤令拘阿金一訊而服范及妓猶堅謂誣於是啓棺驗時正初夏死逾旬日面色猶未改探其口煙雜絮出肋下殷紫審爲蔽氣死范始無辭獄具阿金乘市旌貞女如例好事者往往作詩歌攜盃酒弔墓下未幾范及寡姨相繼殞

詩有相似

倪雲璣云殘衫破帽無人識獨上橋頭看月明何等神俊而愈吟香之芒鞋鶴背青藤杖獨自空山踏葉回亦復似之金子春云綽約美人三五輩隔簾聽讀書聲何等風流而孫莘田之新詞脫稿爭鈔誦一輩紅妝盡愛才亦復似之楊耀卿云纏頭擲盡花憑選十萬黃金買此宵何等豪俠而潘筱崖之貂裘寶馬黃金彈獵罷西風買醉歸亦復似之忘名氏云與郎細數團圓夜除卻離家總並頭何等綉旆而余之願作

卿家脂粉使謝恩親自到妝樓毓仙以爲亦復似之江姚芷芳云西風瘦影人三兩隨意吟詩到日斜何等高脫而倪思劬之離開新菊移尊賞醉後吟成醒使忘亦復似之江閩仙女史云兩袖清風貧事業一丸明月冷鄉鄰何等清逸而王毓仙之貧難累我心先曠事不經心夢亦安亦復似之蔣采臣云笑傲一生輕將相功名終古隗英豪何等感慨而樹棠弟之得鹿諸公皆衰衰潛龍我輩轉庸庸亦復似之其餘相似者甚多不能備載

傳誤

寄園寄所寄載福州女子邵飛飛爲旗下羅御史所得大婦不容配於走奴即作薄命詞上下平三十絕流傳京師後旋死而隨園詩話補遺則云趙飛鸞有怨詩十九首其人家本姑蘇賣與某參領家作妾正妻

三借廬贅譚 卷七

二十二

不客發配家奴其居處姓字及詩名數與寄園不同且寄園載押一東韻首句爲韋韞仍是紫臺宮補遺則爲誰憐青鬢亂飄蓬句全不相合下金釧火則改爲尋常火燈前只管則改爲挨肩故意皆與寄園詩異想隨園幼時見過後來憶出故有誤耳

麝香

陳官人臥履皆以龍腦諸香屑實內謂之麝香外以薄玉花爲飾余改爲蘭生詠睡鞋詞句云衾裏偷量纔半掌一抹麝香心也難安放用此

蔣劍人

寶山蔣劍人先生教復曾從戎幕府以上書忤當道削髮爲某寺僧後復還俗奇才俊略吾友秦唐兩詩人極佩服之至比之爲非蘇文忠即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2 反文句

王安石一流蓋不受人束縛者也詩筆亦矯健登吳山云江山如此浪
花騰懷古蒼茫試一登絕頂峯高愁立馬荒臺風急笑呼鷹疎林紅葉
暝煙積落日黃雲海氣蒸忽聽嚴城鳴畫角悠悠心事倚孤藤伍大夫
廟云吹簫日暮大悲辛斷送鷓鴣夷水濱遇主計先殘骨肉復讐義不
顧君臣死攜文種難亡越生愧包胥竟哭秦白馬銀灣君莫怒可憐宗
國幾拘榛野子胥幾無可答此之謂奇才

吳運夫

吳中吳運夫茂才重無詩最沉着余愛其感事一律云龍蟠虎踞帝王
州舉自山河落日愁讀滄棠梨新鬼哭淒涼禾黍故宮秋紙寫未解城
中急風鶴翻多意外憂獨有秦淮好明月夜深猶照水邊樓

吟詩邵賦

三借廬贅譚

卷二

二十三

浙西童士成少尹需次江蘇僑寓邗上時一官匏繫自樂清貧而愛性
苦吟每終夜呓唔不倦一夕漏三下正在推敦聞室中窸窣聲燭之不
見以為黠鼠相逐略不經意吟如故少頃聲又作因從暗處矚之見室
偶有巨寶漏月光入一賊有暗中摸索口呢呢微語似怪其無物者少
尹從窗外朗吟曰巷柝秋寒警夢時君來斜月正遲遲寓公自笑無長
物兩袖清風一卷詩吟畢似聞賊歎息一聲而去

蘆花詠

青林張蔭棠秀才有蘆花詩四首寄託甚佳為錄其二云蘆葉蘆根獨
後彫幾散寒玉露丰標開從霜後花真潔暖到心頭熱未消紅蓼洲前
風颯颯白蘋江上雨濛濛烟痕一抹淒迷甚斷岸荒秋入望遙一角斜
陽露酒旗林楓霜飽初肥心花燦出秋陽暖骨相高宜白鷺飛慣向風

前撐瘦影肯教天下怯寒衣空江怕聽蕭蕭響况更朦朧月色微

李聽雨

亂離之際長毛之名雖三尺童聞之猶為心悸不謂官兵之惡更有甚
者辛酉秋蘇城克復大營屯吾邑之東坊橋鎮大父自塘東探信回
里時正秋穫田中多刈割者已至村後忽迎面來官兵兩人要路詰將
大父上下衣剝去農夫坐視多不敢救忍凍至塘東以此致病後有人
見此兵姦一鄉婦即以大父之衣贈之其為兵也可知矣李聽雨先生
文通有從軍樂二首其一云從軍樂何如成群結黨來于白晝公
然奪財物官長目睹不敢呼渠亦目中官長無大錢小錢懸滿肘蝸蝓
鑲鞋靴而走學童妖女隨其後其二云賭博場中竟生活一壺火酒解
煩渴摩拳臂上銀跳脫高樛獨坐意氣驕程然翎頂誇人豪一言稍拂

三借廬贅譚

卷二

二十四

怒不解颺颺忽拔韉中刀身到疆場翻愛惜奔走倉皇逃無跡不畏民
人但畏賊形容絕倒可作討兵文讀先生幼孤貧習米業喜看書為主
人所呵忍氣歸行醫力學竟成名為某刺史幕賓鑿劍學鍊汞術誤吞
外丹而死惜哉詩有奇趣其措稿余未及見僅記其寫懷云擬掃愁魔
仗酒杯年華容易暗中催聰明每被多情誤憂思俱從識字來便欲質
春殊少庶可堪避債竟無臺隔窗又見寒梅放懷抱何妨暫一開

盾鼻餘瀝

秦廣雨謂人有大經略者文章必有奇氣蓋其胸中磊落獨越尋常故
吐屬不凡萬非庸人所能及也湘陰恪靖侯左季高相國豐功偉烈震
懾人寰秉節新疆時事艱任重凡章奏文劄絨履皆手製之幕中客但
供校寫軍書之暇猶復指事言情涉筆成趣署其簽曰盾鼻餘瀝錄其

題孫侍講蒼筤谷圖云湘山宜竹天下知小者蒼筤尤繁滋凍雷破地
 雖倒卓千山萬山啼子規子規裏聲聽愁逼有客長安歸不得北風吹
 夢落瀟湘曉侍金闈淚露臙畫師相從詢鄉里爲割湘雲入湘紙眼中
 突兀見家山數間老屋參差是頻年兵氣經湖湘杳杳郊坰驅豺狼避
 地愁無好林壑桃源之說誠荒唐見君茲圖三歎咨一言告君君勿嗤
 楚人健鬪賊所憚義與天下同安危會縛湘筠作大帶一掃區宇淨氛
 垢歸來共枕滄江眠臥看寒雲歸谷口題鄧完白觀日峯圖云海天冥
 冥莽空閣下視齊州九點著寰中有客翩然來日觀峯頭躡雲屨高吟
 琅琅天風隨手攜短筇雙鶴去經今七十年圖中之人仙乎仙劫
 餘文字照千祀始信仙人終不死八歲孤雛今老儒謂完白令子守之翁也猶抱遺
 經究終始飄然曳杖來漢東知我厭見旌旗紅出際茲圖慰兩眼耆宿

三借廬贅譚 卷二

二十五

獲觀乾嘉中我亦好書粗解事五經學究我所志無端溷跡塵埃間朔
 雪炎風飽嘗試適辭甌海出重嶠又作崆峒持節使下馬走筆題此篇
 羣盜縱橫獵狐燧他日何人看畫圖中有勞人數行字近體九日軍次
 龍邱云萬山秋氣赴重陽破屋頽垣闕戰場塵劫難消三戶憾高歌聊
 發少年狂五更畫角聲催曉一夜西風鬢欲霜笑語黃花吾負汝荒畦
 數朵爲誰忙

管秋初

吳縣管秋初少尉 號藜牀舊主少年真擊風雅能吟余來海上相
 交最篤君累於情家貧橐筆遊戎幕間當道皆器重之娶潘氏有賢名
 因遭兵燹顛沛流離二子又相繼凋謝宜人遂以憂鬱死管君傷之作
 悼亡詩三十章一時知名之士投詩弔慰者凡數百家因成悼紅吟一

集君工於尺牘所著採雲詩鈔爲士林傳誦聽嚴麗貞彈琵琶云火織
 撐空暑威酷葛巾蕉扇皆煩溽水閣涼亭何處尋揮絃枉譜蕩風曲一
 曲薰風暑不收水紋衫薄汗珠流藕絲難倩佳人雪且自攜朋上小樓
 小樓風景都清絕中有名花稱第一收束猶亭細柳腰年華已換香桃
 骨雲和斜抱試登場水調歌成四座涼繞梁獨愛珠喉脆隔座微聞寶
 串香輕攏慢撚神乎技噫噫嬌鶯轉花底半面琵琶綺思傳四條絃索
 秋聲起新歌宛轉最撩人同是天涯淪落身華髮卿先凋綠鬢素衣我
 亦辱淄塵曲終一笑擡身去鬢影衣香留不住大道哀蟬沸樹秋綠陰
 門外斜陽暮秋懷云嚴霜一夜萎秋蘭淚滴衫痕尚未乾刺草漸衰心
 尚活落花未葬骨先寒哀蟬畢竟悲金粉倦鳥還思振羽翰一自騁鸞
 人去後香光似燭總無歡田家云樂得儂儂自在身桑麻閒話作耕民

三借廬贅譚 卷二

二十六

東郊細雨分秋曲南畝斜陽儘餉人春社雞豚三月酒秋風蟋蟀幾家
 鄰綠陰深處眠黃犢一幅幽風圖畫陳其餘如弓衣團扇今豪客破帽
 殘衫舊俠兒客窗詩思經秋淡極浦濤聲入夜雄疊花驛借清詞賦小
 草芳遊彩筆揚聽松錯認千山雨落葉閒尋一屐秋皆佳

三借廬贅譚目錄

卷三

岳鄂王墓	白巖旅壁詩
秦始皇	檀樹墳
周存伯	詒癡集
空花泡影	丐癖
詩胎	春鷓詞
馬湘蘭印	奇句
用典適合	羅甸國
落拓	有美篇
三色詩	雪月詞

三借廬贅譚

目錄

詩肖其人	江秀貞
中秋月	時曼亭示夢
張巡殺妾	求雨聯
瘦紅館	詩餘雙璧
建庶人	幽夢影
孫惕生	詩各入妙
蘇婉儀	風戈壁
恩怨分明	楊耀卿
沈酒胎	習俗
夏令儀	九秋吟
慘綠吟	聽松居士

三借廬贅譚 目錄

卷四

李芋卿	黃笠雨
人文蔚起	通商
賦秋詞	紅顏福薄
紅娘子	恩竹樵
胭脂井	糟督
映江	俞吟香
出家詩	晚香閣
長晚句	望榜
李文恭公	滄江老漁
堪輿	夢幻

三借廬贅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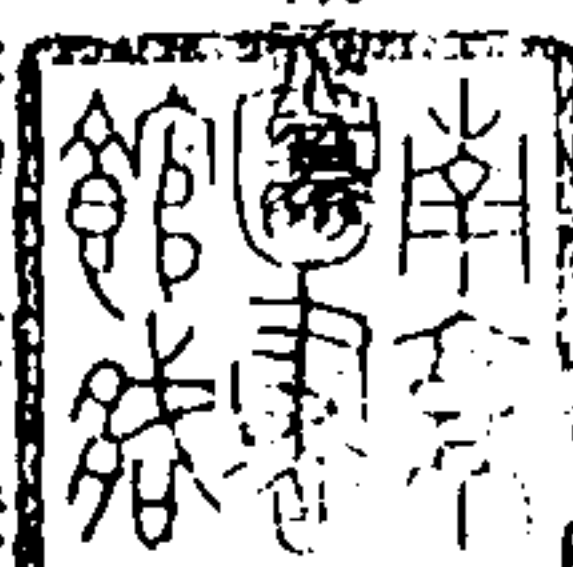
目錄

小說之誤	妙判
余成之	李小寶
學識	子母銜蟬圖
書備	脫調
眉綠樓	一門殉難
寅姑	報應難憑
蕙生感懷詩	紅花竿
秦子良	楊見山
奇女子	一得齋
新秀	楊荔夢
倡隨聯福	春夢記

三借廬贅譚卷三



岳鄂王墓



岳鄂王精忠遇害人皆竄之墓在西湖側前鑄鐵像四為秦檜夫婦張浚方俟高過客溺其頂批其頰猶無錫賀蘭進明之跪張唯陽王廟也吾友汪燕庭百詩云依然坏土閉精忠劫後重瞻廟貌崇半壁湖山天水碧千秋涕淚滿江紅金牌使出由中旨雪窖魂歸失故宮頑鐵縱教臣掛鑄諸陵何處跪蒿蓬意譏精透可謂傑唱

白巖旅壁詩

畢節縣白巖旅壁有兩女史詩一為藕香女史詩云雞聲未唱整歸鞭無那愁思滿眼前雪壓山頭如琢玉雲迴人足似衝烟安與怎慣蠶叢

三借廬贅譚

卷三

裏靈樞何堪鳥道邊一步躊躇千句佛惟期存歿總安然此殆宦女扶櫬經此結句宛是女兒肥險情事一為宛温女史詩云半捲湘簾半掩門曉臨池畔對花論笑魚亦是多情物儂影非花莫浪吞華亭朱蓮生先生逢甲謂藕香詩哀而婉莊而蕭讀之令人做宛温則新雋側豔風致絕佳余謂一則雅頌之音一乃國風遺韻也

秦始皇

詠史詩須掃盡陳言別出新意余最愛杜庠庭清風店題壁感秦始皇二絕句云盡收金鐵怕兵戎內徙秦強入陝中獨有所蛇三尺劍未曾搜到到新豐掘斷龍鱗臂一鞭秦法新漲綠潏潏誰知五色其土氣不在鍾山在碣山匪夷所思獨有千古

檀樹墳

浙江海鹽陳氏祖本渤海高姓後相傳其祖為來其業曾倫葬一地甚吉名檀樹墳堪輿家言葬此應得一石八斗芝蔴官迄今將三百年計十三世舉貢進士至二百餘人宰輔者三尚書侍郎巡撫游泉者十三榜眼二徵召十一祀名宦十一祀鄉賢八昭忠五簪纓華胄惜無狀元為美中不足耳

周存伯

鴛湖周伯存開負詩畫重名著有范湖詩詞集力追少陵規模嚴整性喜遊覽至蘇舉菊花會集名士賦詩一時稱盛余幼時曾見之而未讀其詩也去冬纂贅譚杜晉卿茂才次蓬寄其題治遊集詩首云去歲得戴子詩好如春花今歲識楮君原注楮為楮二梅孝廉著妙句奇而葩始知吾鄉里作堵猶可誇抱卷潏塵眼所借在天涯清新流麗可見一斑其歿後家人

三借廬贅譚

卷三

以范湖草堂藏書數萬卷盡售於人可勝惋惜

論癡集

元和蔣采臣司馬廷所著論癡集力宗少陵余數年前曾刻意學之茲就所記者錄出俠客行云騎馬出門去不謝主人恩丈夫重意氣片言可殺身未報主人仇託迹主人門主人祖饒未熱案上頭顯刀上血秋抵皖營云縱橫烽火欲何之迢遞關山匹馬馳水鳥寒棲沙渚月秋蟲僵抱木棉枝五更戍角千營靜萬里雄心一劍知未斬樓蘭懸北關鏡中不許鬢成絲四支能押得字字響亮尤非易事重遊晉省云又唱離亭送別歌半肩行李一肩養秋風函谷長嘶騎燈火灑關夜渡河閱世春光枯樹盡出心事暮雲多何時歸放江南棹蘇小樓頭載酒過明皇幸蜀圖云草草埋香土一邱釵鈿何處結綢繆啼夜雨荒山驛

鈴語西風故國秋南內宮人空有淚唐家天子亦無愁翠華飄泊紅顏
死漫溯前因問女牛出使兼留別云風塵又理紫絲繻卅載棲身翰墨
場骨肉拋來詩伴英雄老去醉爲鄉多情蠟炬猶含淚解語花枝欲
斷腸更唱陽關三疊曲要他一字一沾裳代人悼寵姬云畫樓十二影
重重曲沼迴環次第通愁絕清風明月夜一潭秋水葬芙蓉春闈云杏
花經雨幾枝開剪輕風拂落梅正是愁心無著處流鶯聲裏送春來
春夜懷人云幾年風雨隔紅樓懶去尋芳杜若洲寂寂簾櫳明月夜一
庭花雨習離愁旅夜云天涯隨處駐征驂濁酒能酣睡亦酣一夕相思
人萬里杏花春雨夢江南白門登高云玉樹金蓮何處求蕭條楊柳白
門秋憑高一瀉西風淚落日寒鴉點點愁

銀珠

三借廬贅譚 卷三

詠仙館主簪一妓曰王銀珠屬余作聯贈之云銀燭高烧只恐夜深花
睡去珠簾暮卷似曾相識燕歸來後上金陵見河房中亦懸是聯一字
不易兩意相同真無獨有偶惜惺忪醉眼不記下款何人然亦奇矣

潘慎生詞

懷遠潘慎生子慎詞筆綺麗嘗見題江秋珊詞稿倚望湘人一云解把
流雲一抹明月二分和愁收入筆底指摺檀紅心銷篆紫背負年華流
水一縷花魂一絲春夢柔情如此漫斷腸輕折湘絃彈到落紅風裏悵
悵笙囊句子原注余有悔新盟未踐舊懷記起望明鏡圓關怯向瑤奩倚
並相逢一笑鬢絲秋矣究底爲誰悲喜倘有願面許嬌分好共蛾眉心
死

秋雲居士

三借廬贅譚 卷三

嘗於友人書舍見懸梅花摺扇小幅上題七絕一首云寒風滿紙透香
痕吹出陽春一縷魂恰好空山人不到橋頭明月自黃昏後著秋雲居
士并題比閱閩評載陳州豪族曹姓婦自號秋雲居士性豪爽視富貴
如浮雲夫援例得副職郎聞俗言女子無才爲貴不宜作詩傷閨化以
戒其婦婦不聽作如故嘗以觀劇詩寄夫云紅氍毹上擁仙妝舞袖歌
衫列畫堂華燭影搖金綽約珠簾花拂繡衣裳古人夢醒還登榻轉眼
更闌即散場豪竹哀絲誰譜出沁人心處是文章牡丹云色香浪被古
人評可識繁華易冷清那及素心花耐久誤他富貴是虛名識解俱超
丈夫中吾見亦罕

空花泡影

女子曠達能如秋雲者可謂錚錚矯矯者矣然人生幾何終歸於盡仙

三借廬贅譚 卷三

佛我不得見而聖賢豪傑學士文人著作等身功德震世儒林史館姓
氏馨香惟已死之後雖名垂千古終不能重出土壤再活數百年聽
後人之稱頌也以故功名二字實是第一種害人毒藥雖孔孟亦未參
透惟有及時行樂無負平生耳謝頤卿女史讀書誌感云詞章考據兩
分馳終自勞心苦費思直算積薪天地內可憐總有一燒時南湖周慧
娟女士性曠逸有落落丈夫氣愛山水結屋湖濱攜弟及二婢徒之所
刊小印曰此身恨不爲男著萬葉林草堂詩鈔二卷秋夢倦詞一卷介
其戚姚姓寄示余猶記其讀史一絕云文章經濟苦相爭青史馨香姓
字榮今日試將書細讀可憐大半不知名讀之輒喚奈何

丐癖

余館帶城橋時有趙姓者性喜爲丐北寺故丐聚處有人題額曰義屈

六四三

卑田有丐首一人凡欲為丐者必先入名籍中謂官丐方可任其所之不則為本丐欺且無捨者趙某家本小康妻亦美惟家居三四年必乘之去以錢一貫入名卑田籍以知其富優待之於是甘之如飴又胥門洪某亦有丐癖嘗寄身北寺入義嶺籍即卑田籍余曾見其冊有八千餘人家人覓得之強便返今稱素封矣按唐叢載後齊武平時後主於後苑內作貧兒村帝親衣襤褸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以一國之尊而甘心為此理亦有之不可解也

詩胎

嚴海珊 遂成鵬盤大漠寒無影冰裂長長河夜有聲一聯滿紙秋聲極有神韻後人遂仿其體如釋覺阿祖觀之燈搖雪屋寒無焰冰裂花瓶脆有聲已入小家陳希愚錄之大明荒冢綠無色花擊殘枝紅有聲亦

三借廬贅譚

卷三

五

落織巧若金子春蘭之風鳴佛腹飢無食犬嚼人頭脆有聲雖奇趣然忍心害理已入魔道不可學矣

春鷗詞

江陰葛湘吟 春鷗詞兩卷板毀兵火其宅相周勗初為重刊錄其善薩蠻云雙蛾入鬢鴉堆綠春葱細削織纖玉故故劈蓮仁心兒裏有人綠窈幽語切同坐玲瓏月秋水一匪明離人心上清如夢令云耿耿孤衾不暖細數秋街更轉端到夢成時點鼠潛窺鏡畔驚斷驚斷月上紗窗一半迷藏倚清平樂云醱醱架後鴻影翻來驟覓得花枝遮翠袖澆了弓鞋新繡牆邊露裙紗牽衣爭道無差卻聽雪衣高叫烏雲落滿桃花

馬湘蘭印

陳龍巖別駕 發曾從軍出塞故自號三齊退卒偶得馬湘蘭玉印遍徵題詠適仲賦七絕四首美人名士相得益彰矣詩云篆紋淺刻玉猶溫夢雨分明古白門乞取研鑿深押尾照人顏色魂人魂金粉飄零六朝芳蘭憔悴畫難描酒旗歌扇尋常事莫問當年舊板橋北里煙花漫效顰小名流播亦前因如何客氏書紅刺笑倒長安一市人小印摩挲劇可憐風流轉眼付雲烟俠腸傲骨真相稱恨我運生二百年按 國初有人於長安市上得做刺一大書客氏拜三字以三錢得之裝作册 遍徵題詠第三首指此也

奇句

汪燕庭茂才 嘗為余述其友人李 客太史觀潮詩二句云蒹風颯水立海見底上有萬馬空中行以為奇句而余尤愛勝恭樓題壁有風

三借廬贅譚

卷三

六

力欲吹人倒走水聲能湧月橫行一聯妙賦秋題慘殺圖有聖王歸去 盧王來頭如落葉刀如雪一聯更覺奇險至李聽雨之我有頭顱求善 價不知誰是捉刀人二句則奇之又奇矣

用典適合

作詩用字有不知為典而適與典合者余枕上口占云倚枕挨寒柝幾 更者般愁緒不分明相思費盡纔成夢響玉無端憂一聲當時有以響 玉問者實不能對及閱南部烟花記載吳主亮以后思竹響夜不成寐 帝為作薄玉龍數十枚懸檐外夜中因風相擊謂之響玉

羅甸國

貴州古羅施鬼國自蜀漢有彝酋曰火濟者 征武侯征南有功封羅甸 國王後歷唐宋皆不知爵土洪武初元宣慰使霽翠與其同知朱欽歸

附高皇仍封原爵，劉氏代立，宋欽死，妻劉氏代立，劉多智時，馬輝以都督，其地思滅諸酋，以流官代，故尋隙裸撻奢香，欲激變開，兵端也。諸彝果怒，謀反，劉止之，走愬京師，上召奢香至，愬曰：「汝誠苦我，為除之，不識何以報？」奢香曰：「世世諸彝不為亂，上曰：此汝當職耳。奢香曰：貴州有間道可通。」川願刊山通之，使驛使上許之，謂馬后曰：朕知馬督無他，賜然何惜一人以安一方？乃召馬斬之，遺奢香歸，自是諸彝大服。

落拓

湯伯篋茂才藏陳柏堂先生酒渴思吞海，陶先生為乾嘉名士，負才傲物，手一杯終日不離，嘗備酒游墟墓間，就月下飲，夜深家人促之，回不應，扶之大罵，不得已令一僕從行，月未沈，鬻已罄矣，畫裸身坐作禱。

三借廬贅譚

卷三

七

子狀錢映江題六言四首錄其二三云不是此二字不可辨過海也非杯渡浮河把蓋臨崖跌坐前身酒肉頭陀日月壺中跳盪滄桑眼底變更風濤供我吞吐不管蛟龍夜驚

有美篇

投贈之作能借題發揮雙關兼顧最妙，否則搖筆傾心，拈毫服善，有何趣味？徐韻笙作有美篇贈秦唐雨云：有美人兮，驕施嬌芙蓉，面醜醜體芳，雙眸炯炯秋水涼，穠纖不關時世妝，美人生長王侯第，錦衣玉貌遊閨藏，繡斂徐插臨寶鏡，象牀深坐垂明珰，相攸快婿金張匹，驅使上將奴婢行，美人仙姿具俠骨，傾城傾國神飛揚，榮榮繡帶七首，襲空空妙手，爪甲長睡，驪夜半摘珠去，飄圖一瞥驚鴻翔，美人身在九重上，位尊元后龍鳳章，重翟副被，法服金釵壁帶居，朝陽如山如河儀，可式胡

天胡帝貴莫富美人青春秉奇節，華容桃李操松篁，低髻淡眉謝妝飾，粗絺大練為衣裳，心期前身證明月，纖塵不染清於霜，彼美人兮，令聞望，清奇濃淡咸殊常，周規折矩流輝光，德音佩玉鳴鏘鏘。

三色詩

柳南隨筆載王露渭喜押青字社集，探得此韻，喜溢眉宇，否則必潛易，或強易之，歿後同社輓之云：一事思量投所好，哭君詩句韻拈青，惜未見其青字如何佳處，而吾郡馬鹿門先生則喜押黃字，塞上云：嚴夜孤燈吟慘碧，胡天落日作寒黃，黃有憶云：殘菊不憐人病瘦，還將愁艷比儂黃，又朱仲韶布衣喜押紅字，有全身涼意裏，烟翠山路花光暈，血紅蓋賊平回里，輕山中作也。

雪月詞

三借廬贅譚

卷三

八

江都錢沁菴有雪景四詠，倚滿江紅調，茲錄其二：江湖云：天意荒寒止，客裏江湖催老更，盡日冷烟做暝，同雲黯曉，浪卷千尋，鋪玉練，磴盤為里，迴銀蟻，待颯風吹，作水龍吟，誰同調，聽洲畔哀鴻，叫看橋上，飢鳥繞，算天涯飛絮，飄零未了，望遠怕看，遼海月，懷人空返山陰，棹卻輸他，耐冷立漁機，披裘釣關塞，云極目平沙，恨天際關山難越，况幾度朔風刮，面雪深如窟土，鏗難消，麈尾冷凍，凍輪蹄，滑訝前村落，日息，旗翻寒雲，歷歷千仞，鶴飛絕，指千里人蹤滅，甚冰天寥闊，寒侵毛骨，練影冷搖，若客劍，旄頭禿落，蘇卿節，更人人清夜，奏蘆笛，聲淒咽，又胡杏村蘇幕遮詞云：粉牆高花影，碎明月，窺愁怨，上紗籠，翠欲卷，晶簾看，似水卻問，雕甍小鼎香，燒未展，紅氍毹，臨玉砌，昨夜還虧，今夜團圓，喜拜罷，宜歸深閣，裏露重寒多，真待三更睡，蓋深宵待月作也。

詩肖其人

詩以書志故讀其詩可以知其人海陽徐繼文女史端麗自好喜脩飾
妝樓位置雅潔無點塵夫許作梅亦能吟倡隨甚樂女詠荷云蓮花清
潔最堪珍水面亭亭獨立身縱有風來吹得落一生端底不沾塵岳端
沈麗姑姿容嬌媚愛濃妝適孫季和秀才亦少年玉貌同季和看牡丹
云名花絕代不勝嬌人幸容華亦未彫每到鏡屏雙照處大家都覺福
難消臨汾陶仲景秀才妻邢氏清癯冷逸每深夜坐靜閣中焚香品簫
自遣幽致詠瓶梅云暗香疎影伴清吟波得寒泉養素心暗把灑仙藏
繡闥賺他明月入簾幕台州李脩琴女史靈心珠轉善以冷雋語誦人
詠蠶魚云生涯紙上亦堪憐書味醇醪可細研空有癡心成脉望卻知
何字是神仙四詩皆肖其人所謂天賦也

三借廬贅譚 卷三

九

江秀貞

鹽城江秀貞女由有艷名父以從軍歿女依母繡緜度日刺繡外間
學吟詠性雖和順然一言忤必當面指斥丹徒莊某賈於邑中善居積
貌亦文雅母聞之招居外宅有相故意女亦屬意焉許字後以繡詩箋
相贈有一鍼並一線手製君莫忘點點相思淚如珠繡入囊之句未數
月莊忽得痢疾歸女願隨侍莊弗顧竟去女愧悔然無可向人言也
後風鶴相傳謂莊已死女誓以身殉丁丑除夕竟絕粒死孰知人言不
信莊已病愈別締新鶯雙棲正穩蓋得新琴而忘故劍矣戊寅秋莊忽
疾作常喃喃不知何語稍醒便見女在側於是復昏一日女借莊語曰
妾與渠前生一本怨耦故有今世孽惟今日之來為明妾心非索耶命也
耶無子妾已求冥王賜一麟兒但須為妾後願否家人環叩應並之為

位以祭女又曰郎多行不孝眾親長以後能匡正其罪妾方去眾又叩
應拉莊跪父母前悔過良久女去而莊病若失余謂莊之薄倖已不可
恕况又加以不孝耶商賈中往往無良若莊者當首屈一指

中秋月

中秋月詩前賢名作如林幾無遺意余在胥門時女弟子葛蕙生有一
絕云瓊樓玉宇慣相思天上姮娥知未知生恐今宵圓滿後明朝便是
易虧時雙關語一往情深如聞香口而倚嵐女史亦有一絕云一家同
作廣寒仙水浸樓臺影倒懸歡樂未央回首望眼前已到十分圓是憂
是喜頗得絃外音新淦女史中秋月云慣經離別轉安然容易中秋又
一年不是阿儂偏妒月是他有意做人圓蓋女適顏鐵生平生善遊者
也

三借廬贅譚 卷三

十

時曼亭示夢

吾人偃蹇終身雖抱奇才終為蝦蟆所笑至心淡塵俗不得已退而著
書名之傳不傳付之身後當時難逆料也浙江時曼亭先生博學有大
志而終身抑塞實恨而歿未幾示夢於女弟子孫秀芬曰余一生潦
倒世未傳聞惟秋海棠一詩尚在汝處可為我傳之精靈不泯猶想一
詩之傳吁可哀已

張巡殺妾

王阮亭池北偶談載張巡妾報冤事余謂此亦文人好無稽之談耳當
睢陽被困糧絕勢危南將軍借餉未回張公殺愛妾餉軍所以結眾心
而報國也豈有忠如睢陽而妾得以報冤者即有冤若冥主亦應開導
俾各相安何至含恨至千年後而始報哉况公為厲鬼亦不應畏一鬼

妾身不殺軍士饑將軍愛妾乃爲私妾身一殺軍士活將軍之愛爲國
割隄陽城外賊告警隄陽城中雀鼠盡三軍斷食飢欲死將軍殺妾餉
軍士喚使蛾眉出玉帳豐肌旋登刀俎上美人如花刀如雪將軍無情
心如鐵心如鐵爲守城此時將軍不知有妾知有兵豈惜一妾死但願
三軍生妾肉乃爲軍士食妾身雖死死爲國死爲國名不沒將軍殺妾
實愛妾君不見六龍西幸帝蒙塵萬乘猶難活婦人佛堂自縊楊妃死
何況區區賤妾身

求雨聯

道光時吾邑旱邑令捐職者也至崇安寺求雨久不得民心惶懼故例
凡求雨官不動刑時徵冬漕民間以歉收違難清繳今日動刑比追血

三借廬贅譚

卷三

十一

肉狼藉某生暗書一聯於堂上云血板比銀漕上于天怒白衣求雨水
聊迎民情陰刻之至

瘦紅館

葛蕙生詩筆本佳更好學不倦功遂日進長短句頗有風致著有瘦紅
館詩稿嘗偕其女弟蘭生問字於余凡二年余曾未與之見也比嫁始
來謁別時余館紫藤書屋小晤而去篋中稿聞爲其夫某毀於火幸余
早爲攜出擇其佳者錄之題畫云荒蘆莽蕭蕭人語野渡靜一片照空
明夕陽淡秋影秋夜闌感云怕作紅樓夢眠來總不安簫聲涼夜月燈
影剪秋寒酒重愁千疊天高月一丸鄰家諸姊妹笑語正臚歡從母進
香支頰復遊白雲菴云禮罷空王後來遊小閣前境開禪影寂風定磬
聲圓山遠疑浮翠林深暗鎖煙占將清福好身傍白雲邊七言如贈別

云細參官羽訂雙聲牛耳聯壇此主盟白石詞仙偏善恨青衫名士總
多情風流并授閩中業著作爭傳海內名僑倖臨岐還請見紫藤花下
拜先生澹花云春來心最惜芳華著意留香護絳紗私貯石磁三斛水
背人偷灌並頭花七夕云畫樓燈火閃涼青月澹風疎步後庭今日最
關心事處偷瞞小妹拜雙星雜典云晴烟破曉日噉唾簾外陽和轉遠
空病裏不知春意逗東風昨夜到簾櫳斷句如關山勞短夢風雨鎖春
愁嬌臉偎鴛枕香泥印鳳鞋窓痕分綠淺燈影伴黃昏秋水圓魚浪霜
天凍角聲花開花落花無語只有看花人替愁一例纏綿花下淚十分
銷瘦病中身灑橋楊柳關山月不負春光有幾人紅豆相思皆刻骨青
燈別夢易傷心漁舟野渡喧成市樵斧空山響入雲皆一往清麗

詩餘雙璧

三借廬贅譚

卷三

十二

蕙生姊妹始學作詞以詩韻押韻詞牌亦間有誤蓋僅錄余報贖上詞
數解其餘鼠模詞十餘解而已自余以詞林正韻及絕妙等詞舉贈且
以所聞於誠菴唐雨填詞之訣爲姊妹花述之不兩月所作已楚楚可
觀矣蕙生倚念奴嬌爲余題瀟湘侍立圖云紅塵小謫恨今生誤了玉
京仙宇回首紅樓當日夢勾起柔情千縷波水澆花添香撥火十二釵
曾聚萬竿竹瀟湘風景如許我亦惋惜艷卿葬花詩句血淚拚紅雨
名士多愁工寄託拌爲佳人辛苦癡憶茫茫空花草草且自調鸚鵡問
誰相與迴腸轉出悽楚御街行舟過橫塘云銀塘畫榭穿晴旭鏡裏秋
光沐輕帆一葉剪斜陽紅蓼風前相逐長堤秋草畫橋柳撲地湘烟
綠此間定有雙鴛宿歡夢涼邊續蔚藍深處采菱歌料得伊人如玉鏡
波照影水中綽約野岸歸舟速誤佳期云數日東風吹足滿眼添來肥

綠海棠已嫁莫思量空把雙眉蹙記得踏青遊歡事渾難續美人年紀好春天一樣流光速蘭生如夢令云簾外落紅滿地簾內愁春何計此境最難堪費得數行珠淚無謂無謂僂替東風勸慰蘇幕遮云綠雲濃紅雨病亂裏懨懨已是春過半蝶恨鶯愁飛燕倦滿地青青芳草無人管瘦肌香消玉腕忒也無聊還聽鸚哥喚小小闌干簾未卷窗外殘花只有愁腸怨

建庶人

天倫之樂往往縉紳大族不及庶民者蓋得失重而猜嫌甚也上至君國尤難調劑晉申生衛殺伋壽荀無儲立之爭何至相殘若此明成祖以燕藩入纂殺戮忠臣族方孝孺家正學二女皆投清波河死時建文帝少子圭方二歲成祖幽之宮中號為建庶人至英宗嗣位始釋出

三借廬贅譚 卷三

十三

已五十七歲矣出見牛馬俱不能識故吟香詠史詩云優柔欲笑明文帝艱苦須憐建庶人上句指棣南下探兵夾河誤入盛庸營中盛庸以帝有燕王不可傷無使朕有負殺叔父名之詔遂任逸去事下句即言少子被幽事也

冬柳詩

江都錢沁菴二府國珍冬柳詩云衰柳蕭疎剩幾絲風流無復少年時鬢堆雪色播還短眉染霜痕畫不宜月冷灞橋搖瘦影烏棲漢苑占殘枝旗亭歲晚重攀折向為人間縮別離西風吹斷萬絲金蕭瑟都非昔日陰老樹空維漁子艇短條猶繫故人心章臺舊夢何堪憶隋苑繁華不可尋記續漁洋秋柳詠又驚寒序去駸駸集中佳句甚多如骨幹嶽崎如野鶴胸懷浩蕩狎沙鷗照眼湖光簾押外隔江山色浪花中詠傲

曉云有至味言多峻澀是真名士不寒酸數聯尤工妙

幽夢影 鎮洋朱櫛大令錫綬有幽夢影一編自擬弁山草衣著潘伯寅大司馬為刊板京師

丁丑長夏無事嘗集名言擇其理之當者為破睡塵兩卷茲讀天都張心齋幽夢影一書大半與余相同因擇言之尤當者錄於左 按心齋又有血讀經宜冬其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也讀諸子宜秋其致別也讀集宜春其機暢也 天下得一知己可以無憾不獨人也物亦有之如菊之於淵明梅之於靖竹之於子猷蓮之於茂叔桃之於避秦人 瘦鶴謂於劉杏之於董奉石之於米顛荔枝之於太真茶之於盧陸 按按羽不姓陸以偶 蓋得鴻漸其而姓陸 香草之於靈均蘼離之於季羈蕉之於懷素瓜之於邵平雞之於宋宗鵠之於右軍鼓之於禰衡琵琶之於明妃一與之訂皆千秋相契若松之於呂政鶴之於衛懿則又不可作緣矣 為月憂

三借廬贅譚 卷三

十四

雲為書憂蠶為花憂風雨為才子佳人憂命薄真是菩薩心腸 花不可無瓣山不可無泉石不可無苔水不可無藻喬木不可無藤蘿人不可無癖 上元須酌豪友端午須酌麗友七夕須酌韻友中秋須酌淡友重九須酌逸友賞花宜對佳人醉月宜對韻人映雪宜對高人 對淵博友如讀長書對風雅友如讀名人詩對謹飭友如讀聖賢經傳對滑稽友如閱傳奇小說 入世學東方曼倩出世學佛印了元老成人須有少年襟懷少年人須有老成見識 景有言之極幽而實蕭索者烟雨也境有言之極雅而實難堪者貧病也聲有言之極韻而實粗鄙者賣花聲也 山之光水之聲目之色花之香文人之韻致美人之姿態皆無可名狀無可執著 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俠客 瘦鶴曰并 因山水想得詩文 瘦鶴曰因得佳品美味想堂上 因酒想狂士 因月想好友 想妻妾 因山水想得詩文 品美味想堂上 因劍想俠客

前肩看月交頸聯詩宮中應制歷使屬國皆極人生之樂瘦鶴曰飲賜詩之賢妻妾亦風雅尤樂生湖山郡官長廉靜家道優裕妻賢妾美生子聰明人生

何云全福瘦鶴曰須值承平世間十歲為神童二十三十為才子四十

五十為名臣瘦鶴曰六十為六十七為神仙是謂全人情必近於癡

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方外不必戒酒但須戒俗紅裙不必通

文但須得趣梅邊石宜古松下石宜拙竹旁石宜瘦益內石宜巧

凡在月下談禪則旨趣益遠說劍則肝膽益真論詩則風致益幽對美

人則情意益篤藏書不難能看為難看書不難能讀為難讀書不難

能記為難記書不難能用為難瘦鶴曰能有工夫讀書有力量濟人

有學問才力著書均人生之福瘦鶴曰余有工夫讀書無力買書只怕

生求知已於朋友易瘦鶴則面加口友甚多並少知已於妻妾難於君臣更

三借廬贅譚 卷三 十五

難 人生莫樂於閒閒則能讀書能著書能交益友能飲酒養花能遊

名勝能脩德水滸是怒書西遊是悟書金瓶梅是淫書瘦鶴曰然則紅樓夢是情書矣

人生知己不必定是刎頸之交大率離隔千里遙皆可深信不為

浮言所動聞有謗之者為之辨析事之可否為之籌決富利害關頭有

所需而後濟者即不必與言竟力承其事亦不計其負我此謂真友

風流自賞祇容花鳥趨陪真率誰知合受烟霞供養我不知於春秋

之季曾一見夷光否典午之時曾一看衛玠否義熙之世曾一醉淵明

否天寶之代曾一視太真否元豐之朝曾一晤東坡否千古而上相思

不止此數人而此數人為尤甚又不知在隆萬時曾於曲院中交幾個

名妓眉公若士伯虎赤水曾與共談笑幾回瘦鶴曰莫愁蘇小我不知見過

否瘦羊欲問瘦鶴茫茫宇宙向誰問之耶以松花為糧松實為香松

於瀟湘細子何如

三借廬贅譚 卷三

枝為麗尾松陰為步障松濤為鼓吹山居得喬松百本真是受用 文

名可當科第儉德可當貨財清閒可當壽考 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

之世間大不平非劍不可消之 多情必好色而好色未盡多情紅顏

多薄命而薄命非盡紅顏能詩半愛酒而愛酒豈盡能詩 梅令人高

蘭令人幽菊令人野蓮令人淡海棠令人艷牡丹令人豪蕉竹令人韻

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瘦鶴曰春海棠令人媚秋海

人淡蓮令人靜燕令人蠅集人面蚊嘍人膚渺此微蟲不知以人為何

物 有林泉隱逸之樂而不知享者漁樵農圃緇黃也有園亭姬妾之

奉而不能享不善享者富商大僚也 春風如酒夏風如茗秋風如烟

冬風如蕙芥 多情者不以生死易其心善飲者不以寒暑改其量勤

讀者不以忙暇間其功 豪傑易於聖賢文人多於才子情所以維持

三借廬贅譚 卷三 十六

世界才所以粉飾乾坤 鏡不幸而遇嫫母硯不幸而遇俗士劍不幸

而遇懦夫原本天下無書則已有則必當讀無酒則已有則必當飲

無花則已有則必當賞無山水則已有則必當遊無才子美人則已有

則必當愛養憐惜 作文之法意之曲折者宜寫以顯淺之詞理之顯

淺者宜運以曲折之筆題之熟者參之以新奇之想題之庸者深之以

至於寤者舒之使長縛者刪之使簡俚者文之使雅閑者攝之使靜皆

關係之文所謂相題裁制 筍為蔬中尤物荔枝為果中尤物蟹為水

族中尤物月為天文中尤物西湖為山水中尤物詞曲為文字中尤物

瘦鶴曰新鮮蘇豆亦蔬中尤物鮮蓮子亦果中尤物 窈為小人之所罵毋為

君子之所鄙窈為盲主司之所擯窈為眾名流之所不知 獨樂惟

鼓琴與人樂惟弈棋與眾樂惟馬甲 才子遇才子憐才之甚多美人

窈為小人之所罵毋為君子之所鄙窈為盲主司之所擯窈為眾名流之所不知

遇美人惜美之情少我願來世託生為絕代佳人一反其局而後快瘦曰君若既生我亦願從 余嘗欲建一無遮大會一祭歷代才子一祭歷代美人遇有真正高僧即當行之瘦鶴亦附建一會祭歷代義俠之士 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極琴心之妙勝固欣然敗亦可喜極手談之妙帆隨湘轉望衡九面極泛舟之妙胡帝胡天笑倩目盼極美人之妙 水聲有三有流泉聲瀑布聲灘聲瘦鶴曰更瘦鶴曰更 風聲有三有松濤聲秋葉聲波浪聲瘦鶴曰更瘦鶴曰更 雨聲有三有梧蕉荷上聲簷溜聲竹簫聲瘦鶴曰更瘦鶴曰更 別况荷上珠跳入水更有聲耶 松下聽琴山中聽瀑月下聽簫耳中別有不同 玉蘭花之伯夷也秋葵花之伊尹也蓮花之柳下惠也鶴鳥之伯夷也雞鳥之伊尹也鶯鳥之柳下惠也瘦鶴曰更瘦鶴曰更 蘇婉儀

孫揚生

孫揚生朝棟茂苑人能吟嘗以所著映雪軒詞稿就問錄其巫山一片雲云秋來深院涼生韻月兒慣與人親近吹動萬家砧紅樓思更深蕭蕭搖翠竹分影紗窓綠含笑卸殘妝舉帷低喚耶

詩各入妙

詩有用反筆正筆各各入妙者總在議論之間翻陳出新便有趣趣新安王子庭示兒云寸陰勸汝須知惜到底秋花總讓春樹堂從弟云春花那得如秋草老去偏能號少年女士蕙生云有意笑儂孤影寂惱他燕子作雙飛松江陳梧秋云愛他雙燕呢喃語分去離人一半愁四意皆妙

蘇婉儀

閨人工詩雖難然在書禮之家亦尋常事而拘迂俗子往往秘閨中筆

不肯示人一若別嫌明微者不知男女一例造物原無所分自鄙夫淫賤踰閑行同禽獸聖人首出不得不以禮防之然仍為小人非為君子也但能天真爛熳不求合禮而自合禮則何必分男女哉蒲州王廉叔妻蘇婉儀多情善詠有四時思夫詞錄四首云盈盈十六字王昌使解私心暗屬郎依舊拋儂閒處住問君何事早求凰去年春日對妝樓領略閒情不識愁記得儂儂身畔坐湘簾親卷看梳頭秋河皎潔玉鉤低畫閣前頭曲檻西記得深宵人睡靜滿庭風露手雙攜天寒風雪自盈門鴛帳薰香護夢魂記得新詩呵凍寫等閒歡笑亦春溫時蘇年十八也廉叔時出此詩示人略無嫌忌余甚服之見閨評

風戈壁

天下奇險之處如一線梁黃鶴埭等間者往往不信豈非少見多怪哉

三借廬贅譚 卷三 十八

家金本都戎從左侯帥征西疆凱旋嘗為人言塞外至險處自瞭墩至七克騰木之南官道中俗稱風戈壁雪山五百餘里妖風時作來時有數十山行空中曰飛砂至有連人馬卷去者

恩怨分明

余向見他書有金以兩千酬漂母鞭須六百報平王二句喜此人恩怨分明頗與余有同心者後見閱張遠所撰徐五傳載徐五侯官人不事生產賃縣前小屋以居日為人擔藥得值自給博學工詩署其門曰目慚不識丁門愧無題午時曹能始先生詩名遍海內罷官居里偶過徐門見而異之因與語徐以麥飯款客曹索詩不與固請之方得讀見集中有此一聯更奇賞之文酒之會必招與共始徐不齒於人至是里中稍引重而徐擴自若也曹憐其苦介所知聘徐理會計徐憐然曰吾聞

君子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今欲以賤務相役吾不敢復見矣曹知之愧謝過會革命之際閩中擁立隆武徐竊往覬歎曰非真主也吾無死所矣遂逸去不知所終

楊耀卿

北平楊耀卿貳尹向煇綬臣觀察靖之胞弟也風流蘊藉有辨與余交最昵君詩喜側豔即事云香篆濃薰睡鴨烟春慵斜倚繡牀邊雙清合比燈前影一笑相逢鏡裏綠霧眼不花真我幸風塵何意得卿憐定情自唱迴波曲正是楊枝未嫁年贈余云誰想天理準人情俠氣難容事不平怪底燈前酣飲處篋中寶劍作龍鳴梅花帳額云雲屏月帳競風流古色幽香澹處求怪底夢魂輕似蝶伴人一夜宿羅浮綺窗風暖一枝開辛苦春工費翦裁月色分明還似舊美人今夜莫遲來申江即事

三借廬贅譚 卷三

十九

云香車寶馬太驕狂新製風流海上妝似表芳心原潔白一齊縞素著衣裳黃塵一片黯天青薄俗繁華太不經日暮爭開香世界千家地火閃春星

九秋吟

沈酒始茂才雲嘗詠九秋詩親持來館囑采入贅譚余最愛秋桂一首云托根天上本清寒花影迷離月下看十里晴爭香世界一枝涼到碧闌干秋林小立身都瘦神榻微參夢也安最羨小山老居士年年開處盡餘歡又秋棉陌上平開三日雪隄邊涼拂一蓑烟一聯亦佳

習俗

廣陵山水明秀女子之生其地者大都婉麗溫柔深得六朝金粉氣承平時俗尚奢華畫舫歌聲紅橋月色真是令遊客銷也惟好利成習凡

在中人以下之家養女必先教以歌曲蓋善歌之女往往有巨商物色可立致萬金不則入平康籍亦能致富即鄭板橋詩千家養女先教曲十里栽花富種田是也吾友徐拙菴太守亦有一絕云萬姓何知奢願同齊鸚鵡唱春風可憐忍把無瑕玉換得黃金富阿翁太守名鉅有西湖寄客詩詞稿

聽松居士

同門趙叔桓况常州武進人伯厚太史之佳嗣也落拓不羈性愛松因號聽居士詩筆豪放而多牢騷氣錄其青駝崗題壁云策馬青駝險客情亂崖欲墮夢魂驚胸中塊壘山中路何事崎嶇不平離家云夕陽古樹滿秋山一片閒雲任往還嗟我年年行役苦西風又別鐵鈴關德州寓中口占云一劍風塵壯志灰思親空自首重回曾經五日山程險

三借廬贅譚 卷三

二十

夜夜崎嶇入夢來舟中云揚州才過又瓜洲蹤跡渾如水際鷗鷺得琴書猿鶴伴滿江斜日獨歸舟五律記其別余一首云別君為客去冷落向天涯春意催殘臘寒梅放早花風塵傷鬢短詩酒慰年華風雪棲鴉總勞人感悟加君慣出門年未壯已蹤迹半天下是故客中之作為多

夏令儀

常熟夏令儀女史工丹青墨竹尤佳名滿天下年七十餘猶濡筆揮灑目力過人余於友人扇頭見畫幾竿秋雨圖吳縣吳佩纓女史畫題鎮窓寒詞一解云露溼風清依依萬個淡搖空翠腕底蕭疎都是吳江秋意記橫窓夜月朦朧碧紗篩影重重碎更孤燈聽雨黯銷魂者續聲徐起增媚三分水便醉壓欹斜儘覺俗味彈琴坐嘯想見幽閨詩思瓊玲瓏瘦石濃苔舊愁細寫雲烟裏怪無端篋筒拋殘不減湘妃淚

黃笠雨

金陵黃笠雨明經文遠風雅好文意其擊遭亂後浮家海上以醫學
鳴時中江無名醫書未見靈素藥罔識君臣大都聲價自高專事標榜
非重聘不往而笠雨一洗其習與李淡平王春霄葛隱耕尤為莫逆所
居小樓三楹庭中雜栽花木客到則烹佳茗酌香醪揮麈清談日移晷
不倦著有綠梅花盒詞稿秋夜倚浣溪紗云涼逼秋衾酒乍醒蕭蕭落
葉帶愁聽鏡搖疎夢一簾青四壁冷蛩時斷續五更倦枿不分花稍
殘月送雞聲春恨倚水龍吟云怪他芳草無情年年綠遍江南路昔時
燕子重尋王謝碧燕庭宇紅冷東風白迷晴雪一簾花絮恨天涯倦客
闌干悶倚終無奈愁如許漫說劉郎前度檢題襟猶留新句鸞簫吹恨
魚箋緘淚芳心彌苦喚玉歌樓圍香畫檻昔曾遊處歎韶華綺麗嬉春

三借廬贅譚

卷三

二十一

紫陌共誰容與秋燕倚齊天樂云年年江上常為客歸期慣逢秋後玉
剪風尖紅襟露濕庭院新涼初透烏衣巷口腰一片斜陽幾行疏柳夢
冷珠簾昔時王帳非舊春初記尋故壘正鶯花十里村郭如繡杏雨朱
樓梨雲畫棟陳迹何堪回首樓遲未久早霜傳天涯旅旅來候絮語香
巢主情猶戀否

慘綠吟

癸未夏余與申江黃式權秀才同主益開館筆政燈檠相得益彰
顧家貧多愁不能自適亦可憐也幼有所養自號夢曉生著有慘綠
吟稿兩卷七夕云虬箭丁丁夜漸闌金風玉露一露濕欄書生應被牽牛
笑十萬金錢借尚難題白門新柳記云歷遍秦淮兩岸秋山溫水風足
風流黃金揮盡才人老借得羣花當史脩祝花詞云蝶戀蜂愁喚奈何

惜花心事總踈蹤擬將舊例翻香國第一紅頭爵要多題畫云點葉鉤
花關綺才秋光滿眼曲欄隈好從畫法參文法平淡都從絢爛來贈
伶田桂鳳云綺遊如夢復如雲小閣呼燈夜乍分桂府靈仙乘月訪鳳
城舊曲隔花開秋邊擷笛調瓊尺醉後題詩寫練裙我亦蘇州狂刺史
柔腸惱亂半因君別內云纔說將離淚已彈怕傷心緒強為懽飄零書
劍歸何日貧賤夫妻別更難漫折柳絲榮懊惱早栽竹素報平安天涯
芳草無情碧莫便登樓幾度看

通商

中國自開海禁而西人之牟利而來者輪船相連重洋飛渡其通商之
國如亞細亞洲有日本東土耳其歐羅巴洲有英吉利附印法蘭西德
意智即普魯士又大呂宋又名日斯巴尼比利時俄羅斯瑞典意大利瑞威

三借廬贅譚

卷三

二十一

奧大利亦名奧地利葡萄牙荷蘭奧利尼洲有澳大利亞北亞墨利加洲有
美利堅又名米利堅墨西哥南亞墨利加洲有巴西惟阿斐利加洲無有
來者若通商口岸之在中國者如直隸之天津奉天之牛莊即營口吉林
之珲春山東之蕪臺即芝罘廣東之廣州汕頭瓊州北海福建之福州廈
門臺灣附淡水雞籠江蘇之上海鎮江浙之寧波温州安徽之蕪湖江
西之九江湖北之漢口宜昌共二十二處若江蘇之江寧四川之重慶
雖載條約尚未通商蓋格於民情不能勉強也

李芋卿

若溪李芋卿茂才庚號曼陀羅館主人著有申江竹枝詞兩卷描寫俗
情惟妙惟肖錄其最佳者數首詩云一葉扁舟逐浪回船頭卓立桶裙
開囑郎休說風波惡妾過里洋險處來珠娘玉貌亦娉婷非復當年鬼

一第... 2 2 E J

手馨一曲花林消夜好勸郎明日要開廳粵俗多瘋癲遊客恐染此疾每在醉後有疾者必見於面此酒名爲消夜花林粵地名於 馬路偷來汗漫遊珠簾十
粵妓處設筵宴客招飛鏢事畢至聚翠飲日開廳 二儘句留此中春色藏多少一樹垂楊一畫樓高閣三層傍水隈玻璃
面面綺窗開看花解渴都來此絕妙風情麗水臺深宵已約伴雲英閣
老來時願未成醋酒欄來真恨煞大家同醒到天明

人文蔚起

本朝文治超越前古而江浙爲尤盛按蘇浙皖三省多名宰相蘇省得
二十五人其中蘇州九人爲宋德宜爲徐元文爲蔣廷錫蔣溥爲潘世
恩爲彭蘊章爲翁心存爲金之俊爲沈桂芬沈原籍吳江常州七人爲呂
宮爲劉於義爲穉曾筠璜爲劉綸爲程景伊爲邵炳泰字慶 松江一
人爲王頊齡太倉一人爲王授鎮江三人爲張玉書爲史貽直爲於敏

三借廬贅譚

卷三

二十三

中江寧一人爲陳名夏高郵一人爲王永吉揚州一人爲阮元淮安一
人爲汪廷珍浙省得十四人其中杭州十人爲黃機爲陳之遴陳元龍
爲徐本爲陳世瑄爲梁詩正爲孫士毅爲董誥爲章煦爲吳璥衢州一
人爲費瀉紹興三人爲梁國治爲湯金劍爲朱鳳標皖省得六人其中
安慶二人爲張英張廷玉廬州二人爲李天福李鴻章徽州二人爲汪
由敦一作浙江錢塘人 爲曹振鏞三省四十五人其中重赴瓊林者三重赴鹿鳴
者七父子宰相六一門宰相三狀元宰相四出將入相四配享 太廟
一入祀賢良祠十六生加太傅贈太傅一加太保一少保一少傅一贈
少保一加太子太師二贈太子太師二太子太傅兼伯爵一封公伯爵
三兩次圖形 紫光閣一一次圖形二 特簡定西將軍一節制雲兩
廣四省官兵總統安南軍務者一南北洋通商全權大臣一使相兼總

督者十四不由翰林而登揆席者四年齒以海寇陳簡齋爲最壽至九
十餘其年逾八十者亦十人焉二百餘年中文物之盛實甲他省豈古
今異事哉

三借廬贅譚

卷三

二十四

三借廬贅譚卷四

賦秋詞

金匱鄒駿翰纂

姚苙芳上舍文苑號賦秋生詩詞俱工且少年玉貌有不可一世之概
為余題瀟湘侍立圖倚沁園春云積夢成癡因癡入夢幻出荒唐算博
絲易縛雙飛蝶蝶幽歡難合兩字鴛鴦春閉愁城香埋怨塚兒女千秋
各斷腸精衛鳥恨石填東海不到瀟湘書生夙願難償笑艷福全憑紙
一張看瑤臺入侍郎真傳粉水銜暗指尉是司香憐我憐卿成仙成佛
畫裏因緣幾倍長劫灰過將同心盟誓一笑都忘

紅顏福薄

無聊語入詩要有生氣若一味牢騷索然無氣犯此者非夭折必窮苦
鎮江李氏女適某商柳鬱不偶年二十四而殞臨死自焚其稿僅傳其

三借廬贅譚 卷四

歎花句云穠姿艷質為誰妍消盡春光亦枉然翻是半開零落好等閒
猶可博人憐葛蕙生適某姓錢買也鄙俚無情女在家頗有所聞憂之
甚詠落花云一陣落紅飛過去縱非籬溷已堪憐無情况是東風惡
向天涯何處邊焉某買川蜀女知他日必相隨者也幽怨之情發乎言
表已非好福相矣若柳城邵香園女史秋宵一絕則尤甚焉詩云病餘
情思厭喧囂詩興都非昔日豪更漏沈沈人盡睡一窗風雨讀離騷
亦早卒然三人之境較洪氏女尚勝一籌也洪建昌人忘其字適執袴
子驕蹇任氣婚數日厭女不工妖媚屏居外室而司衣司溺器則令女
任已則日事遊蕩恆經月不歸洪稍勸之某怒謂女子通文便非善類
從此反目漸加笞辱一日某歸見女方含淚賦目曰何事尚不惬意豈
懷春而思吉士耶悉以奩具擲之地令女自獻嫁時金釧攜去償青樓

洪遭此暴鬱鬱數月而亡有夜坐詩云敢將玉鏡怨妝臺自覺浮生百
事哀轉念也知求曠遠不由人意上心來答母云當年曾作掌中珠人
世由來福命殊空把兒家鸞鳳看此生無復望將離讀之淚下

紅娘子

崇禎末流寇四起繩妓紅娘子亂河南虜杞縣舉人李信去強委身事
之信不從逃歸有司疑信執下獄紅娘子來救城中民應之信仍歸紅
娘子遂與李自成約為兄弟決意為逆李信妻湯氏勸不聽繼於樓信
去後不知也年餘道經故里至里門探視適高圍掩雍而入比至危樓
見妻已縊面色如生未識何時死乃出約隊復入殮之得絕命詞一首
云三千銀界月華明控鶴從容上玉京夫婿背僕如意願悔將後約訂
來生信得詩大慟欲絕此事與汪燕庭所傳玉兒事相類

三借廬贅譚 卷四

恩竹樵

恩竹樵方伯錫滿洲廂黃旗人也風雅愛才情尤懇摯開藩江蘇余嘗
以江上芙蓉賦受知謂一往清麗神似六朝才氣頗不凡也自後屢承
青眼惜 陛見入都遽赴玉樓召著有槐雲館試帖竹如意齋酬唱集
而恩承堂詩八卷尤精卓步虛詞云乘輿駉鸞向太空雲璈湘瑟落天
風今朝快飲蓬萊闕醉倒芙蓉第幾峯玉女傳宣視早朝玲瓏寶殿
丹青顏仙不解威儀肅樓空還將竹杖挑

胭脂井

余屢上金陵求胭脂井不得後遊清涼山登清涼臺寺僧淡然年七十
餘矣藹然法相工丹青墨竹尤佳兼通文史步履亦健率遊各處指門
內巨井曰此即辱井也問臺城則指前岡余疑相去太遠且當時臨存

結綺望仙等閣皆在華林園中陳後主居張孔諸妃於閣而日幸之韓擒虎率兵南下至宮中後主方知驚自天下乃草草同諸妃結束絕井則井與閣相近也可知矣後閱王恆叔先生廣志繹乃知吳苑城在覆舟山前對宮門之後晉臺城即吳苑爲之華林園在臺城內屏井亦在園中淡然而所云俗之誤

糟督

嘗與同人夜話俞吟香述某尙書一詩風流蘊藉可發大噱尙書故善談諧判牘中均雜嘲笑官糟督時道出長沙有善化令已升武岡州牧置備儀仗書官銜誤以漕作糟尙書寄一詩調之云平生不作醉鄉侯况復星馳速置郵豈有尙書兼翹部漫勞明府晉糟邱讀書字要分魚豕過客風原異馬牛問說頭銜已升轉武岡可是五缸州後見陳子莊

三借廬贅譚 卷四

廉訪庸閒齋筆記亦載此則尙書卽雲夢許秋巖也

映江

館娃宮裏春模糊館娃宮外雨如酥歌臺舞榭須臾改一角青山改得無此鏡映江姑蘇竹枝詞又登報恩寺塔云古塔岫嶙逼九霄江天入望正迢迢風馳萬里來秋色江抱三吳卷暮潮朝國關河猶險隘胥臺烟景極蕭條壯懷欲凌雲去肯共斜陽一例消

俞吟香

人謂得一知己可以無憾余幼作客歷館胥門幾及十年所交亦衆惟趨炎逐勢俱非同心獨吟香一人可共患難君姓名遠自號慕真山人中年累於情余以惜玉憐香才人常事未敢深懲其失也比之揚州夢醒志在山林而屢繼鞦韆牽縶難擺脫申初夏遽以風疾亡爲之歎

息不已著有醉紅軒筆話花間粹吳中考古錄開闢集等書詩亦清新不俗夜過青浦云一棹長驅去蓬窗與不孤港收陳墓鎮風送澗山湖橋影月扶直船聲浪激鱗魚龍多變幻放眼亦仙乎遊曆盤山云鳥道盤盤壁萬尋支筇選勝獨登臨寺餘半角佛猶古徑轉三叉雲更深夕照淡扶孤塔直西風寒讓暮鐘沈題詩一笑留鴻爪要與山靈證素心舟次滄洲云蓬窓屈指算征郵猶聽吳音到耳柔分付征帆遲一夕要留明日別蘇州遊游真嶼菓云何處埋香上一塚墓前短碣沒蒿萊芳魂地下曾知否踏遍斜陽我獨來維句如晚眺云一灣流水環溪曲半角斜陽落塔尖遺懷云貧惹人嫌休算辱慙能自遣不妨瞞題虎邱寺壁云壞塔風淒鈴語寂荒池水激劍光浮縱筆云惟有癡情難學佛獨無媚骨不如人五言如山中云林深耐鳥樂山靜笑人忙渡大湖云勢

三借廬贅譚 卷四

四

挾魚龍壯聲驕鷹隼呼夢中得句云花濃忙亂蝶波靜穩開闔皆佳

晚香閣

朱韻荷太史詩道又字潑英爲燕山徐韻笙大令造室有晚香閣詩鈔二卷近體清雋五律峭古簡拔題羅浮春曉圖云古香室際天風動千年遙感羅浮夢羅浮山下榮南枝花間翠羽嬌么鳳當日師雄坐錦苔翻然林下美人來華首臺邊攜玉手清歌妙舞侑瓊杯歌曲未終舞未了林風吹墮銀蟾小參橫斗轉玉繩低元鶴一聲天破曉揩眼驚看神惘然茫茫何處覓嬋娟情天花海真成夢翠袖紅妝總化烟卻向名山投袂起微塵悟徹都是此繁華頃刻幻空花光景遊飛同逝水一夢居然夢境超拈花微笑人仙矣先生梅夢本來無無夢超然夢醒如已向花天心解脫憐人海境模糊夢回說夢醒甘寢卻寫羅浮春曉圖

中遍是梅花樹山色平明抹紺紗仙人入夢尚迷花花外花中不知處
新春泛湖云綠雲挾春至盪爲千樹翠浸入湖光中動搖碧玉碎幽人
打槳來秀色浮眉黛

長聯句

徐宗海爲余言其族某名妓彭雲香有婚娶約徐某故寒酸適父執
某新任江西招入幕某與彭訂三年俟囊稍裕而後踐盟遂去女迫假
母命強應客非本心也卒抑鬱亡某得耗慟之爲作長聯挽之云試問
十九年交好卻苦誰來如贈自煎如蠶自縛沒奈何羅網頻加曾語余
云君固憐薄命者忍不一援手耶嗚呼可以悲矣憶昔芙蓉露下楊柳
風前舌妙吳歛腰輕楚舞每值醜顏之醉常勞玉腕之扶廣寒無此遊
會真無此遇天台無此緣縱教善病工愁憐渠憔悴尙恁地談心深夜

三借廬贅譚 卷四

五

數盡難籌况平時熒熒娉婷齊整整不圖二三月歡娛竟拋擲去聞
魚常渺問雁常空料不定琵琶別抱愁爲卿計爾豈味夙根者而肯再
失身也若是殆其死乎至今苴惹香消藤蕪路斷門猶雀認樓已秦封
難招紅粉之魂杜陵青衫之淚少君弗能禱精衛弗能填女媧弗能補
但願降神示夢與我周旋更大家稽首慈雲乞還鴛牒或有個夫夫婦
世世生生

望榜

大比之年士人望榜其醜有不可告人者葛湘吟嘗作望榜詞調寄醉
春風云時節重陽近帖子金花整無端風鶴忽驚猜聽聽人說街頭
鶴聲簷外金鑰遠近一騎紅塵迅名姓傳來定春蠶一縷向牽絲等等
等寂靜門庭淒涼斜日簷蕭蕭影形容絕倒局中人亦當失笑

李文恭公

湘陰李文恭諱星沅號石梧聞平生好皮陸詩終日一編曼吟宛唱不
少倦余於鳳樓梧校書處得手錄原稿錄其尤佳者訪蔡黃樓不果云
何處中郎宅琴聲不可聞落霞孤艇亂夕照大江分子子如黃鶴相思
空日雲天涯才咫尺搔首歎離羣對酒云眼前睥睨傲羣公昨夜驚看
海日紅世事登場原傀儡書生放步即英雄蛟龍卷甲藏霖雨鷓鴣梳
翎待朔風畢竟唐衢非俊物向人垂淚哭途窮問內人笙偷病云東陽
消瘦不勝情我已當年識舊盟手蕪沈檀參繡佛藥爐經卷共長生倩
內子改詩云規做唐賢拾舊問何當親炙許三稊妝臺請下樊英拜從
此先生屬細君題畫云肯持慧劍斬情絲妾意纏綿郎未知淒絕夕陽
江上影離魂空唱小青詩餘如月光低度水石氣細生雲漁梁疏兩滴

三借廬贅譚 卷四

六

鯨市晚風腥秋老詩逾淡林深夢亦涼星光沈大野雲氣簇中條讀舊
詩如歸遠客坐重簾似住深山天生脩竹宜高士我愛名花當美人頗
怪冬烘燥月且可憐春夢誤風流家緣久住添離味人悔多情長病根
世外桑麻皆列土山中雞犬亦仙鄰或以情味勝或以氣韻勝皆可傳
之作也

滄江老漁

金山浜醫士袁滄漁文煥自號滄江老漁余祖執也善談學問淵博兼
通詩畫余廬山中胡心田丈處其地皆業石擥攬熙熙無可談者惟滄
漁丈晨夕過從頗以忘年交自居時余初學吟丈爲講解因漸識精微
甚銘感也別未半載間丈遽歸道山得耗震驚遙爲設位哭祭之丈墓
在悟九嶺路側余每遊山中必展拜亦不自知其情之深也丈生平不

作詩作亦不自收拾僅記其采蓮詞一首云綠雲墮水化涼烟翠袖凌
波骨欲仙惟有雙鴛禁得起日高猶自並頭眠一曲新歌唱夕陽扁舟
歸去艤衣涼鏡潭秋水深如許爭及儂家綺思長靈巖道中云蟬嘶衰
柳圓秋籟雁落平沙起朔風白牡丹姚黃歐碧都無色吾道原來尊素
王又秋水一泓清見細七言亦佳

堪輿

堪輿之說始於郭璞然周公卜洛澗東瀍西當是青島之濫觴由周公
而上溯則相其陰陽記其流泉公劉又爲作俑矣惟當時但指形勢險
隘言不主吉凶言今則簣鼓其說雖士大夫亦相習成風惑於輿敗至
有懸父母之柩而屢擇牛眠待時不葬者亦可傷也余向疑擇地之說
與宅心不符苟豁刻凶暴欲福子孫但擇一吉地足矣又何憚而不爲

三借廬贅譚

卷四

七

惡哉如謂心地不良雖吉地亦不爲福則何以擇爲心地既良自有吉
地又何以擇爲愚人不察終成痼疾余故筆以告之

夢幻

孫鐵生爲余言幼時與同社黃頌閣友善黃又號振初詩人也歿數年
矣光緒庚辰夏仲既望夜忽夢黃衣冠至謂曰僕已爲官思念故人有
七絕一首相贈孫忘其已死請其詩黃出松花箋一幅上書曰一夢生
天又幾年蕊宮金闕兩茫然月明風冷人歸去嶺上梅花逐鐵仙方欲
問黃忽不見醒而異之冬十月復夢至一處梅數百本花開如雪園以
紅欄黃坐深林中作羽客狀笑招手問曰詩旨解否孫對不知黃曰惜
哉時未至耳飄然跨鶴去孫亦醒每爲人言恐不久於人世然孫至今
甚健了無他異也

小說之誤

石頭記一書筆墨深微初讀忽之而多閱一回便多一種情味迨目想
神遊遂覺甘爲情死矣余十四歲時從友人處借閱數卷以爲佳數月
後鄉居課暇孤寂無聊復借閱之漸知妙迫閱竟覆閱益手不能釋自
後心追意仿淚與情多至願爲瀟湘館侍者卒以此得肺疾人皆笑余
癡而余不能自解也然此書之淫妙在有意無意非粗淺人所得而知
聞乾隆時杭州有賈人女明慧工詩以酷嗜紅樓致成瘵疾絲綴時父
母以是書貽禍恨而投之火女在牀大哭曰奈何燒煞我寶玉遂氣噎
而死蘇州金姓某吾友紀友梅之戚也喜讀紅樓夢設林靈卿木主日
夕祭之讀至黛玉絕粒焚稿數回則嗚咽失聲中夜常爲隱哭遂得顛
癩疾一日炷香凝跪良久起拔爐中香出門家人問何之曰往警幻天

三借廬贅譚

卷四

八

見瀟湘妃子耳家人雖禁之而或迷或悟哭笑無常卒於夜深逸去尋
數月始獲

海上新樂府

樂府之體宜以藏鋒露穎之筆摹入深出顯之思其音節長短句調轉
換純是天然非寢饋十年不能語此江都郭外峯少府鍾岳精篆籀學
著有說文釋罪我食報等錄詩筆力追漢魏官浙江與上元宗載之大
令得福旌德江秋珊順詒儀徵方芷亭觀瀾兩大尹等典西冷詩社嘗
以海上新樂府命題君半稅單云權商車稅鹽茶中稅洋稅紛如麻近
年通商增物賦半稅徵歸洋稅務誰將洋稅驅過關商人手持半稅單
關吏見者皆側目中稅未輸已可贖吁嗟乎中稅未輸已可贖中稅不
足洋稅足領事官云番商雜還番官驕臂懸金鏡身佩刀嗚呼中朝好

爵公堂會審互相約華民長跪番民立華官局促番官逼泰西誰慕百
官志官兮鬼兮稱領事新聞紙云一語出閭閻十日遍寰宇傳者何紛
紛借問誰為主道是新聞海上來一唱百和宛如賭商賈居貨評低昂
更紀優伶演歌舞鱷姑嗚朝政得失何關爾君不見昨宵官
府論機樞今朝已上新聞紙禁豬仔云豬仔豬仔番船裝粥身異域謀
稻糧吁嗟人兮豈白豬一再思量不忍呼何異豬都與人都甘心去受
屠伯屠人可屠兮可奈何人兮豬兮奈何宗職之乘槎記云男兒不
封萬戶侯何不乘槎泛斗牛斗牛之官高峨峨億千萬里無風波妖姬
官膜拜髻參舞好落箏絃急如雨小槽酒滴珍珠紅留髻送客婿融融
五都白日疾如電道里山川復何見歸來對伏丹輝異方之樂無窮
期君不見天子今年詔書早使節旌旗方載道他日論功書上考新聞

三借盧贊譚 卷四

九

紙云海上新聞報不已中西聞見一張紙龍門貨殖傳監門流民圖所
報一一信非誣時而照水犀時而尚方劍一褒一貶或隱或見胡不以
此報帝宸所惜主之非其人言者無罪問者戒日日新聞上街賣方正
亭耶蘇教云君不見高門大署耶蘇堂雕梁畫棟何輝煌吞丹受教拜
神甫羣雌粥粥衣薰香民愚民賤民知羞民人拆堂官為脩民畏官兮
官有主調停但覺官心苦

妙判

蒲留仙聊齋誌異中胭脂一則事甚離奇判亦敏妙不謂二百年後又
有續者昭文縣陳鈞堂先生廣祺以名進士出宰斯邑判龐氏東西交
訟一牒巧思綺合幾可媲美留仙先是龐姓延金生菊如教讀龐素多
疑忽謂其妾周荷姑及婢銀銀與生有私訟之公庭先生鞠之知為烏

有乃當堂作判不加思索頃刻而成以示堂下咸服捷才焉判云照得
龐某控金生一案研訊數堂迄無確供中道不可言何况事無實據縹
縹非其罪肯教士也含羞本縣觀金生章句書生鄉村學究適子之館
未及半年招我由房難通一面縱使國風好色豈忘君子懷刑龐周氏
貌尚端莊年非韶綺久已與龐公而偕隱何至見金夫不有躬龐某生
從名闕身襲崇封到堂數言亦知大體決不因主賓失好自汚汚人大
約別嫌明微欲整家門大範爭妍妬寵難彌婦女芳情周氏附中婦大
婦之班久處春帷而怨命金生少經師人師之訓惟憑夏楚以收威此
豈娟娟或偶具西賓之儀羣雌粥粥遂疑逾東家之牆龐某偏聽人言
恐疎間範嫌疑雖當自檢防未免過嚴投牒公堂初非好訟今眾口
雷同兩心冰釋炎涼異姓菊荷非並蒂之花貴賤殊形金銀豈一爐之

三借盧贊譚 卷四

十

治主賓未治別聘名師妾婢無辜仍還舊主門相善保子孫必可與昌
屋漏稍虧神鬼豈能有怨倘該封職專房有屬無調象馴獅之術何妨
開閣放姬爾童生就館不終遇瓜田李下之嫌益宜守身如玉此判

余成之

同邑余成之一齋楊蓉裳先生宅相也古道熱腸頗有任俠氣余因馬
君相如獲與君交余多愁復性懶君馳書規誡言不憚煩嗣以所著詩
詞稿就質集中如秋風翻白浪落日暗黃塵鬢影秋來瘦江聲笛裏寒
月照中天地潮來自古今螢點疏遙夜磴聲急遠空路轉千峯合林深
獨鳥飛望雲吳地人千里舊雨杭州酒一杯憐才似我應含笑醉眼逢
君不算癡三五人家小橋畔柳陰深處掩柴關皆新雋不俗詞筆尤勝
錄其蝶戀花云小院幽深春寂寂開盡棠梨沒箇人兒識焉地思量芳

草碧闌干倚遍嬌無力午夢初回渾記得握到黃昏可奈羅襟溼殘笑
濃歡空自憶重簾幾許愁難

李小寶

校書李小寶字玉香湖田李珣珠之養女也後徙海上改名墨卿姓朱
從假母姓也慧心麗質有大家習余因劉楚卿得相見於眠苗小圃校
書出粉帖索句書長聯贈之云小鳳縱無愁更願卿珍重年華流水因
緣休容戀寶蟾曾有約抵憐我荒涼席帽惜花心事費商量下聯兼指
琴仙也朱幾當道禁烟花校書他徙余同俞慕真泛舟采蓮遇於經溪
某村舊夢新歡悲喜交集乃各以詩贈慕真有才子多情原近佛美人
有夢勝登仙句余口占去同是浮萍飄泊身春番相見太艱辛勸卿休
下傷心淚我是銷魂病裏人藏嬌難得屋管金已負憑闌誓誓心斷送

三借廬贅譚 卷四

十一

溫柔鄉裏夢鴛鴦也是可憐會比秋試寄詩贈別云又去隨波逐浪遊
那堪話別到妝樓算來未必功名好底事星期不並頭

學識

明少保夏原吉云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
此中無主矣余爲轉一語曰處無事當如有事處小事當如大事若不
自兢惕則臨時多悔矣章江繆秋泉少尹和易近人不露圭角與商難
決事從容計議一言破的誠學識兼優者詩筆亦佳僅記其同閩人作
七夕詞云秋窗涼暈落燈檠笑指星河數舊盟更比天孫清福好年年
不解別離情一往情深令人想見

子母銜蟬圖

天台黃澤漁有孫秀芬子母銜蟬圖係高邁菴樹程所繪并跋云辛酉

三借廬贅譚 卷四

四月上澣過訪秋水先生得快讀其季女秀芬詩詞并出示所輯銜蟬
小錄披覽一過見采摭書藉自經史子說以至釋部不下數百種穿穴
排纂分門別卷動合古法歎其用心之勤固非尋常詠絮才比也喜書
四韻并仿宜和子母銜圖以誌欣賞詩云萊蓬仙謫本超凡滿腹才華
四部兼慣寫烏絲依翠幔戲呼錦帶傍細籤龍梭多向靈臺織獺祭頻
將韻事添勉爲題詩供一粲披圖脈撫玉絨絨

書備

隨園云吾輩少貧欲讀書苦無力置書及有力置書又苦無暇讀書然
則有力置書者宜乘暇讀矣乃八股課之嬉遊忽之每見儉腹青衿往
往五經亦不能背誦雖在大族而架上琳琅腹中酒肉不亦甚可惜耶
葉茗生聞波漁話云司馬溫公獨樂園中文史萬餘卷晨夕繙弄雖累

三借廬贅譚 卷四

十二

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此在惜書者宜然而余厭其煩周櫟園亮工
先生因樹屋書影述其先人論架上無整齊書注云本本精良一一完
善手且未觸目於何有但觀架上便知腹中此雖爲有書不讀者下棒
喝然亦有理今之市兒暴富本不識讀書樂偏欲與文墨作緣乃多購
書籍務極精工置之室中以壯外觀而問其此書之旨茫若瞽暗故有
藏一書而累世不壞者若我輩得一好書便如性命翻閱無厭易至破
損豈能歷久完善嘗至江建霞懷珠閣見案頭書亂無倫次而建霞愛
書成癖嘗有一生無賴堪稱我到手黃金便買書之句故學有淵源會
爲余言愛書者愛其能實我胸中若但事護惜是書備也余曰然

脫調

作詩遊熟不可襲陳腐語然古人亦有鈔人之詩添易一二字以爲己

作者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而王摩詰詩但加漠漠陰
四字為七言句古樂府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而陶淵明亦云犬吠
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江為詩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而林
君復但改竹字為疎字桂字為暗字王仲宣詩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
誰而鮑明遠有客行有苦樂但問客何行之句至 國初漁洋山人集
中相類之句亦頗多如劉長卿白鳥破溪光阮亭改光為烟王維青山
帶行騎阮亭改騎為客李白心與浮雲閒阮亭改浮為孤一字之易便
為己作吳梅村嘗謂閱記既多故出口便與古人相同不必力避窠臼
余謂祭酒之言可概成家不可概初學且吾人作詩先要能避方可不
必避信如祭酒言則初學者皆將以剽竊為能不事精進矣秦唐兩亦
以為然

三借廬贅譚

卷四

十三

眉綠樓

顧紫珊觀察文彬自密紹台道解任歸於宅後義莊餘地築一園名怡
園詩酒自娛尤好古玩當其意千金弗靳也平生愛填詞著有眉綠
樓詩餘其專詠園者有倚江南好詞五百首又撰芳詞百解但詠園中
花木柳梢青詠茶花云鋪海雲黃無邊春色絕大文章夾岸蜂喧繞離
蝶醉一片斜陽抵園布地金裝幀紅雨桃花下塲擔糞人歸泥船繫
十里風香醜奴兒詠素馨云乍隨荔子雲帆到海國仙人小謫紅塵粉
荊吹香強效玉鉤重訪城西路花冢黃昏蝶冷螢温中有娉娟絕代
魂鶴橋仙咏牽牛花云越羅衫薄越篔簹側消受嫩涼庭宇風娟月媚
不多時便抵了星期一度螺青澹掃鴉青淺暈定有浣紗人妒烟縈織
暝畫屏秋聽葉底蟲蟻機杼銀頭鳳咏玉簪云瓊仙醉瑤簪碎幻成冰

蕩庭心墜霜痕拭秋無迹月底迷藏玉奴偷拾覓覓紗櫺閉幽香細
熨成鴛鴦夢釵聲膩西風急殘妝泣鏡約釧盟易成拋擲惜惜惜

一門殉難

庚申之亂賊陷蘇城元和蔣仲呂錫璜先生臨授命謂妻郭氏及諸子
曰汝曹速去母為賊辱郭曰妾不難從君死惟呱呱者為累耳急以幼
子沈之水顧諸兒曰速去為賊擄諸兒泣對曰父殉 國母殉父獨不
許兒殉親乎卒以次自殺於中庭闔家五人俱死蔣采臣司馬有詞紀
其事

寅姑

北里志載潤娘從郭鍛事可謂遇人不淑者矣然痛楚方加新吟旋就
窗下琵琶竟忘馬箠之擊此固於紅顏薄命別出一家多情者憐之

三借廬贅譚

卷四

十四

多情者且異之也以余所聞揚州妓寅姑從嚴某事絕相類寅姑連姓
又字小玉紅能詩落拓不羈自高聲價識嚴於風塵中而資助之嚴貴
寅姑委身以從嚴漸變其性驕而善怒待寅姑虐有徐孝廉與寅姑善
脫籍後遂不見一日遇於途姑擊車簾叙舊情徐以繡囊實金擲車中
嚴知之叱令速歸繫姑於梁間而以擣衣杵撻之體幾無完膚徐恐不
任親偵之見寅姑在窗中與小婢作蹴鞠戲見徐笑招入徐恐貽禍姑
曰無妨不過飽幾下老拳耳出前囊反之徐歸檢得七律一章云天忌
蛾眉暗自傷良人昨夜太狂猖玉鉤倒挂紅繩繫粉體空懸玉杵當莫
想吟成同命句最難脩到薄情郎馬鞭數十猶堪忍卻怪當年楚潤娘
余謂嚴之殘忍固可髮指然寅姑亦太不自檢且昨夜遭笞今朝頑戲
若無事然者豈天故生此麗質供薄倖者之消磨耶不可解已

報應難憑

唐韓忠復之子朝宗生平無甚奇行今人乃盛稱之者李白一書遂使人以文傳耳惟識拔後進愛慕人才是其生平好處出國朝舉秋帆尚書盧雅兩都轉二先生愛才下士一時寒賤之得以伸拔者不可勝數而盧之孫文肅相國遂食其報畢氏則門閭衰替且及身而喪其官前在包氏兒磁瓶兩件計長尋丈又花梨木炕桌一只後又於感姓見大理石屏十二幅闊丈許長丈許皆畢氏故物其後嗣寥寥至有依人乞食而流落他鄉者謂天道可憑味有善人而不昌者也

慈生感懷詩

女子之儀從中兩執擇婿時父母須有定識不為媒妁富貴所惑其在暴富之家或婿婿驕縱家人皆順其性或家正中落此等處尤宜謹慎

三借廬贅譚 卷四

十五

荀選人不淑口雖難言便有心身失望者矣瘦紅館主燕生適鄉間某姓婿業鍾食利無情沒字碑也女并柔翰輒不許謂女子以無才為德治家在井臼豈在吟哦哉燕生始不從陳怒虐待之女始不敢言飲泣而已嘗作感懷詩寄蘭注云離親屈指已三年無米難炊屢禁烟除真金釵都典盡教僕誰覓買花錢光陰如夢又芳辰姊妹空招去踏春美煞東鄰農婦好布衣猶換一身新阿母書來忍淚看思兒猶自問平安恐傷親意難緘舌先把郎君薄倖隔淒涼敢怨長卿貧奈此紅顏薄命身博得悠悠鄉里口大家都說可憐人問字何從尺素將那堪回首憶瀟湘算來不及僕家妹猶見封侯夢一場蘭生婿今捐職需次他省末首指余及蘭生也敦厚溫柔怨而不怒茫茫舊憶黯然傷之

紅花埠

嘉興樞二梅孝廉俊才卓識矯抗不羣工駢語出入漢魏掃盡唐詞詩筆亦奇常宿紅花埠時寇氛初退殘燼猶存君題壁云鈴語即當答鬼語斗大個體挂枯樹霜凝恨血注蒿田青閃陰燐聚相護野風蕭蕭白日寒烏鷺見客飛不去斷碑臥道石棱平昨日探丸磨刃處紙上陰森讀之毛悚其言情之作則又香草美人別出機杼為黃琴川太守題重刊漱玉詞云素女為師佩國芳同聲親賦樂三章人間別有王郎憾絕妙新詞號斷腸吉金樂石委泥沙滿目于戈不見家贏得頭銜老居士藥爐茗椀伴天涯名重王孫大雅輪仲姬詞調亦無倫若華分殿朝南北一代文章兩婦人其餘佳句猶記其入竹總烟色近山先水聲貧家行樂仍寒儉老母加餐便吉祥兩聯

秦子良

三借廬贅譚 卷四

十六

吳縣秦子良鳳釧精岐黃術能詩與袁春巢金子春輩為文字交著有萱夜廬稿嘗介吟香持夾館屬屬為定點余未敢也因摘其佳句五言如大雲帶云鐘聲流寺外旛影颯林中黃浦云浪翻豚山沒風急鳥高低廢宅云空庭狐拜月舊壘燕留泥晚歸云月隨人共到鐘與水爭流雜詠云樹靜風初定窗虛月自過夜坐云月移花倒影風急樹爭聲七言如白荷云托根雖下清難染出水無多澹亦香山塘云七里烟波花世界滿船燈火水生涯西湖云卅里湖堤光迷望眼六橋烟柳鎖春愁皆清新流麗之作

楊見山

楊見山太守明儻多才善作八分隸尤嫻吟詠嘗題李香君硯背拓本小影云不堪重憶舊笙歌紅板橋西水又波扇底桃花何去處抵餘

鵲眼淚痕多燈前酒後讀之直欲擊碎唾壺

奇女子

郭子美軍門妾劉氏字蘭卿本揚州良家女遭亂落平康籍非素心也軍門遊海上見蘭卿奇賞之蘭卿力求脫籍乃贖歸為造室時年纔十五光緒五年軍門奉命入 蜀旋赴直隸提督任招姬同赴古北口王事賢勞竟驟病卒蘭卿服阿芙蓉膏殉問者傷之於是諸名士皆投詩遠甲凡數十家錄攜李婉雲女史詩一起云君不見南山松柏鬱嶙峋一同桃李鬪芳春靈臣丰骨干鈞石慷慨相軀有幾人揮毫獨愛蘭名教奇節傳來玉關道漫云輕薄是烟花烟花苦抱冰霜操其收一段云志決身殲無所戀芙蓉膏灑芙蓉面明璫翠羽出靈帷貞心天日皆相見毅然一死尚嫣然笙鶴遙空玉化烟應有英魂下箕尾同騎鶴

三借廬贅譚 卷四

十七

翔霞天吁嗟乎將軍報國豈畏死烈婦報夫亦如此芳名天地不能磨正氣千秋照彤史

一得齋

從叔祖元卿茂才 超羣長厚忠誠有瀟瀟想昆季五人先生居四其長兄竹溪明經亦一代儒也先生喜吟詠力學王孟著一得齋詩稿錄其幽居雜詠云半間松陰半竹陰隔溪遙望草廬深清風明月千杯酒流水高山一曲琴魚躍秋波催我釣鳥鳴春樹伴人吟悠然領取烟霞味拋卻塵緣見道心餘如燈下觀書妻似字離邊摘果女牽衣筆堪結陣何愁怯硯亦名田不算貧放蕪窓先開一扇留香簾早下雙鉤求名心每隨年淡倚醉顏猶早歲紅正欲澆花逢好雨早須栽竹引清風酒逢得意呼紅友詩寫真情愛白描皆一樓清思引人入勝叔祖與余最相

得嘗勸勿作風懷詩余以竹垞不刪風懷詩有願不食兩廡豚之言為證叔祖曰非不可作恐不易作也若力果兼長則温家側豔詞亦何害於國風之旨耶

浙秀

浙江閩秀能詩者多余遙阻山河恨難採訪茲就杜晉卿錄寄數則分采集中海昌許寶娟女史歸珠新柳詩云眉纖恰似初三月腰弱難禁五兩風秀水陳慧娟女史寶玲畫梅云春色描來原有訊凍香寫出總無痕朱佩秋女史迪珍白秋海棠云月影照來涵玉相露華浣出灤冰魂佩秋著有浣香樓詩鈔未笄而卒同邑范麗雲女士紫雲輓以詩云避寇分離閱歲華而今飄泊渺天涯一枝委地香蘭謝凄絕人間姊妹花

三借廬贅譚 卷四

十八

楊荔裳

吾鄉楊荔裳先生授於乾隆辛亥曾從大將軍福嘉勇公征廓爾喀回營俱歷艱難所乘馬墮崖死將軍貽一馬又為營兵竊食先生計無出徒步行日久鞋底盡脫以五金向行人購一草履一日而雙番地雪大行旅遇者往往人馬皆沒後幸得一騾代步始無恙然已徒跣而歸不堪其憊矣回至前藏途中口占云小春氣候轉暄和快馬平沙作隊過買勇三軍齊脫劍勞旋八部盡吹螺傳來消息人天香話到艱難涕淚多恨望東歸猶萬里且安行脚禮維摩詩意艱深想見從戎之苦事平由中書擢侍讀 賞戴花翎

倡隨雙福

吳縣才女沈蕙孫穎善吹簫手定簫譜一册調宮按羽音節入微間亦

吟詠有所作輒自焚去不肯留片紙近時傳誦者賦聽殘紅雨到清明
七字而已後聯姻顧劍鋒秀才劍峯木工吟夫婦倡和甚相得嘗於月
夜登園中瞭遠樓蕙孫吹簫劍峯曼唱聞之疑爲弄玉王喬遙空遊戲
也劍峯有無題詩云幽期要有福能消芳訊頻通轉寂寥憐煞秋波才
一寸爲儂傳怨又傳嬌芭蕉葉展動新涼吹遞幽蘭一鬢香情思太多
言太少泥人偏是十分莊自揭簾衣落翠鈿拾來嬌插鬢微偏回身暗
把那襟袖笑指花稍蝶蝶眠

春夢巷

粵逆之亂半天下事平後文各人記載如癸甲撫談金陵記事可憐集
僞官記等無不備錄見聞以供采擇而沈君懋良江春夢巷筆記尤爲
詳備因撮其大略而摘錄之據云庚申辛酉間僞官婦女不下數千大

三借廬贅譚 卷四

十九

半吳越產處女十三歲外無完璧者僞后一人轄領娘一愛嬖二娼嫖
二寵嬖二娼嫖二位列上等僞王各有好女四妙女八姣女十六嬌女
二十妍女二十四娉女二十八媚女三十二媚女三十六媚女四十自
一品至九品以僞妃二十四人各轄她女四姣女四娃女四始女
四一品至五品更有則元女十人六七品更有妖女十人僞幼主官中
僞王妃一人轄美人四麗人八佳人十二艷人十六位列一品至四品
僞女司以二品掌率六人各轄女司二十人其幼逆之淫無復人理處
子過十歲爲汚辱而死者不知凡幾洪逆在時僞官元女三人皆以幼
而免洪逆死未及殮已遍汚之死者二人復於僞妃女官中選百餘人
日夕行樂而洪逆之兄洪仁達洪逆之甥肅全福洪逆義子四王相又
各乞數十人除去餘俱屏入女司由僞正主娘袁姓主之爲其擇配袁

三借廬贅譚 卷四

本上元人專司僞官棄女出入其手者以數千計當洪逆未死實令各
獻婦女多選者列上考曾有僞詔云繼自今四郭來朝萬方一統東南
貢大妹西北獻嬌娃太平天一統天福儘堪誇又有詔云你們姊妹休
違拗肯來獻你是要好受打受罵休悔恨打是恩情罵是俏問係洪仁
玕所撰逆極賞識之時蒙得恩侯裕寬雅善逢迎專司被擄婦女已嫁
者充女司未嫁者充妖女完璧者充元女含羞逼辱日死數十人裕寬
且進醫治元女之說故八九歲以上罕倖免者

洪逆造作邪說謂天父名耶和華生五子一女長耶蘇次即已次楊逆
王次韋逆女曰宣嬌洪逆義子僞四王相本嘉禾人貌姣好性和平惟
淫荒無度過於禽獸五月間天降大霧傳僞詔云現蒙天父降下甜露
繼自今大小文武天兵大共變腹甜露不得喫飯合那茫然不知所解

三借廬贅譚 卷四

二十

後又有僞詔云真神能造山和海任那妖魔八面來天羅地網幾重圍
你倒弟妹把心開岳飛五百破十萬何況妖魔滅絕該天父好手段妖
魔萬算不當天一算天兄好擔當天兵一到妖魔盡滅亡你們軍士暫
行安息朕今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領到天兵百千萬大顯權能保固天
京你們軍士大共享昇平之福至明日戌刻竟到天上去了荒謬不知
所云殊足令人絕倒其僞詔中謂東王楊有和曰和甥西王蕭全福曰
福甥于王洪仁玕曰玕胞侍王李世賢曰賢胞輔逆楊輔清曰輔胞翼
王石達開曰達胞忠王李秀成曰秀胞贊王蒙得恩曰恩胞章王林紹
璋曰璋胞皆所謂一二等王也衆逆中惟石達開文理優長李世賢李
秀清權謀機變蕭聚賢勇藝絕倫尙有作賊才餘皆昏昏無能抵可作
刀頭鬼耳

偽試以每年二月初二日軍帥文試取信士一人十二日武試取藝士一人三月初三日監軍文試取秀士二人十三日武試取英士二人四月初四日總制文試取賢士二人武試取能士二人五月初五日省提學文試每五人取俊士一人十五日武試每五人取毅士一人逢榮西兩年五月二十五日集新舊信賢秀俊士考拔每五十人取傑士一人逢子午榮酉年七月初七日省提考文開中式者曰約士十七日武試中式者曰猛士皆無定額逢辰戌好未年九月初九日正總裁文天試一甲曰狀元榜眼探花二甲曰國士三甲首名曰會元以下曰達士十二日武天試一甲與文天試同二甲曰威士三甲首名亦曰會元以下曰壯士其榮好二字係強改于支卯丑二字當時有某生借應試為名大肆毀罵先是洪逆間人道某生才因今製楹聯匾額生書匾曰尖

三借虛贅譚 卷四

二十一

卡斌餽聯曰一統江山百零五里滿朝文武三十六行後生分屍死偽服以黃緞繡龍為上黃次之紅紫次之青藍黑又次之偽冠上三等王用金偽官用紗帽鄉官用金偽袍上三等王黃緞繡金三品以上黃緞繡花六品以上黃緞九品以上紅紫以下皆雜色馬褂上三等王三品至六品與袍同九品以上紅緞以下黃布紅布偽官人以搭背代馬褂以闊平簷垂纓代紗帽餘皆同別有縫裝即闊管褲鈕裝褲襠不扣縫而用鈕者開裝即開襟褲散裝即裙散袍即斗篷遮腿分左右後三幅束於腰際乃乘涼所用皆偽官女子之服金陵將復時偽官屢見怪異偽巡查陳全發見西逆府前一物遍身白毛高二丈許駭極而奔婦女每於夜間見有穿號褂或頂帽者至一見即口不能言任其輕薄女尤甚醒後即形若木雞不許他人入室既而

有無數獼猴魚貫行城東有長至五六尺者旋散去偽宮夜間曾有紅頂花翎面塗五色及黑衣丈夫多人仿偽后賴氏等以下十數人而去蒙逆長女為一白衣藍頂遍身皆毛之怪所崇怪係美丈夫僅十餘齡耳來時火光皆作慘綠色一日午後有巨聲自東南來旋聞無數鬼哭似訴申冤二字楊逆室中見有一白髮人遇人即笑詰之不應亦不懼未幾隱去偽宮中每見無數紅衣紅面人立屋脊上指揮洪仁達巢中見一頂帽蟒服者此之數人皆一色妝束真異事也

三借虛贅譚 卷四

二十二

三借廬贅譚目錄

卷五

太常仙蝶	眉心室
蕭棣香	太癡
叙秋館	問花樓二
張蓮氏	方羅卿
懷珠閣感事	陳阿尖
遊杭詩題詞	筆錄
新燕詞	短稟
賢潘	八字佳句
助眼	適園

三借廬贅譚目錄

辨水	擊筑餘音
脫胎李詩	宋浣花
茶磨山人	織雲樓
易解	柳澗
棲溪漁隱	鴈洋
高麗朝貢考	花韻居
卷六	
淥英詩續	留鷺閣雅集
柴伯廉	證綠
宣爐考	憤言
詩話	叔石

鬼詩

侶鳳

阮秋儂

金烈女

女子宜有才

碧桃館

寄菴詩鈔

沈同甫

彈指集

江州生誕

鐵華仙館

疏穴

黃金樓

雅婢

長安宮闕

大憲多情

徐烈女

顧萃耕

琴溪道子

莊蓮佩

篠綠館

錦瑟詩解

三借廬贅譚目錄

采臣詩續	柳枝詞
李姒姑	燈花
代課	蒲留仙
佩秋閣	詩丐
詠鏡	兵兆
碎錦	番俗
探梅詩	

三借廬贅譚卷五



金匱鄒弢翰



太常仙蝶

太常寺仙蝶相傳為明忠魂所化或云元至正時已有大小凡二來去不常忽隱忽見衣耐黃色微間紅白或云紫綴目赤丹砂夜則有光炯炯時飛入人家園亭見者呼以老道輒下止掌中或戲集婦女簪髮上偶舉念欲捕即引去所至必有瑞徵乾隆戊申冬至大祀 純皇駕宿齋宮

太常寺尚書德明面對時奏及

上命宜見求之寺署不得有老

練言當在地壇往述

自果飛出

合肥徐正甫云按似應作乾隆庚子冬至大祀禮部尚書石克峻在 上前奏及有

老練言當在

遂襲以錦函時和珅當國不之信取視乃山枯蝶也夫笑不止德明心知其異仍函進

上啓視蝶即飛起迴翔若拜舞然因

三借廬贅譚 卷五

卷五

一

賜封太常真仙仍 命送歸咸豐乙卯十一月仙蝶至高資大營張國樑大帥繪為圖明年丙辰又至江南大營許信臣中丞亦圖誌之徵題詠殆遍未幾大營潰戊午十二月天大雷電復見於蘇州藩署王雪軒方伯賦長歌紀之迨方伯升任去而蘇城旋陷庚申四月復見於蘇撫署徐中丞有壬以為瑞拜祝之即城陷前數日也長白麟見亭先生曾兩見此蝶繪仙蝶證緣圖合肥徐正甫先生參張帥戎幕及佐王方伯幕中時亦嘗見仙蝶故知之較詳而為人述之甚確余因參考他書並采而錄之如此

眉心室

漢壽葉實甫孝廉鼎號碧湘秋夢詞人又字蘭伽為葉方伯佩紳之子十五歲即登賢書少年美貌嗜學工吟神似三十六體七律尤勝直入

唐宋之室余嘗與黃式權瘦竹論近人詩共謂富貴吉祥當以蘭伽為最曾得其眉心室詩詞稿一册愛不忍釋惜春曲云小樓夢破桃花雨窗外東風作人語流鶯喚起鏡中愁一桁春寒墮金縷紅淚綠怨嬌可憐碧雲裏溼湘江天烟魂如絲剪不斷和愁攪入鴛鴦絃愁比春勤覺春懶愁比春深覺春淺江南春去莫相思相思太長春太短秋河篇云碧波界破情天秋織女欲渡河無舟環佩如烟泣秋雨片雲飛墮仙魂幽愁絲恨縷三千尺織就霞裳貯冤魄支機石爛不補天填海孤禽早頭白七律如新柳云長條院地拂征鞭擷笛旂亭客恨牽才子風流如此樹美人心事奈何天三生萍絮飛黃雪十里樓臺鎖碧煙莫問章華舊宮伎舞腰飄泊大堤邊無題云仙風吹夢五更涼露閣雲窗望渺茫眼界大千皆淚海頭銜第一是花王金鑑影暗金蟾月玉杵聲殘玉兔

三借廬贅譚 卷五

卷五

二

霜種遍三生紅豆子人間天上莫相忘冰絃一曲淚珠風欲把真珠十斛量翠袖春愁倦燕子紅橋秋色阻牛郎生來蓮子心原苦死傍桃花骨亦香最是不堪回首處碧雲樓閣鬱金堂寄憶云漫勞千遍喚真真月地花天總幻因好色未除才子氣鍾情何必女兒身手談鬪罷宜消夏眉語飛來欲欸春怕憶櫻桃斜畔路碧陰如幙草如茵碧天如水夜吹簫恐有真靈跨鳳遊秋月一丸神女魄春雲三摺美人腰梅花玉笛聲聲慢蓮瓣金錢步步嬌漫借琴心通呢語阿儂腸斷可憐宵茜紗如霧雨如塵翠地湘簾鎖綠春寸管自脩香國史萬花齊現女兒身新聲乍聽歌歡子故事還看衍秘辛分付雲鬟勤捧硯紅箋小字寫真真七絕如消夏云銀塘一碧泛輕鏡水扇雲衣寫寂寥十里煙波鷓鴣冷藕花香裏月如潮詩餘如臺城路云東風不管人間恨又把臉霞吹聚留

月籠春移花銷影關取遠山眉黛管城春雨畫一段湘天二分愁緒淡
點螺青翠痕爭向筆端舞此時尖裏羅巾恨無愁燕子鏡中偷覩借大
乾坤者般才貌偏乏掃眉佳侶芳心一縷算薄命紅顏惟儂及汝翳翠
奩開有春魂欲語點絳脣云醉倚雕欄東風偷入簾縫一縷春愁飛上
眉尖重欲步還惻笑倚檀郎送春如夢小桃花影搖得香魂動賣花聲
云小影落金尊翠蘸眉痕東風吹急燕生噴萬樹碧桃花似海園住春
人千遍喚真真醉擲紅巾風塵青眼識土孫試聽紫雲歌一曲真箇銷
魂

蕭棟香

上海蕭棟香先生有題紅樓夢百美詞卷詩四首贈炙人口余偶過友
人齋頭見先生擬紅詞稿中亦載此詩亟讀之後忘其一祇將所記者

三借廬贅譚 卷五

錄下詩云新詞合譜滿庭芳玉色金聲各擅揚篋裏有花皆芍藥樓中
無牒不鴛鴦描將眉影詩成史領得頭銜骨是香試向禪宗參一轉未
須四壁畫西廂吟遍花嬌與柳翠紅樓有夢憶前身三生怨耦偏嘉耦
絕世才人總美人自是情天饒艷福儘教彩筆管濃春只憐頑石呼難
起誰向荒山叩夙因信有瓊仙住上清天風吹落佩環聲十分春盡參
空色一樣花開各性情聚散何心愁淺淺纏綿無語淚盈盈編珍重
緘雲笈好與西堂補小名

太癡

蘇州高快軒瑩玉自號太癡生年少多情俊才邁俗香奩體獨擅勝
場而尤工長短句洞仙歌詠茉莉花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月透輕
紗暗香滿繡襟開一片蘭闥撩人人未寢同倚枕函微倦玉奴雙鬢子

慣不梳籠偏愛盤球歷釵畔花若比如人人也玲瓏玲瓏處最宜人看
但從起芳名寶珠來又爭不如花並頭交綰一尊紅贈金鳳云得人憐
比燕兒更輕小語太纏綿笑臉添靨眉歛恨檀雲一枕春眠奈楊柳
生來嬌小付東風搖曳路旁邊不似梅花蘆簾紙閣看羈神仙忍說綠
波春水儘烏蓬小揭再見娉娟金屋藏嬌玉臺留翠重尋一段前緣但
只怕琵琶掩抑到恁時相向各潸然還怕香泥墜絮踪迹牽連金縷曲
贈余云騏驎行千里莽奔騰天南地北群空燕市秋草寒沙無去路耿
耿雄心欲起埋沒煞世無知已縱使年來逢伯樂亦徒然市骨千金賈
論吾輩盡如此共君飲酒應拚死且由他美人才士古今同忌放曠何
容拘小節譽毀置之而已還一任蛙跳井底青眼獨開嵇叔夜看紛紛
以外無餘子知我者鄒陽耳君作詩詞有捷才隨口吟成雖尋常俗語

三借廬贅譚 卷五

都成妙諦甲申五月自友人僉吟香故後自謂世乏同心及相遇快軒
見其風流倜儻玩世不恭宛是吟香小樣蓋英雄而有兒女心者惜地
北天南相思空結近聞爲許星臺方伯應鑒賞識聘至浙東藩幕從此
後聲價十倍賢於登龍矣

級秋館

吳子芹菊部名隴芬別字級秋館主人梨園中之名旦也色藝均佳與
想九霄周鳳林小桂壽小桂鳳萬壽燈等齊名園中人皆呼爲蘭仙顧
主人雖膺盛名深自韜晦見人訥訥然如不出之口性耽風雅習藝之
暇即學寫生所畫墨梅墨蘭尤得新口筆意惟不甚多作時人得其墨
蹟珍若連城主人有小欄花韻午晴初手卷名人如楊見山守岷楊綬
臣靖兩太守倪雲劬司馬鴻輩題詠殆遍余亦曾題二首甲申夏主人

自申返吳余鬱鬱不自得寄二律云花前狎酒酒邊吟簫史初逢愜素
心曾倚清歌傾四座難消豔福值千金別時瘦鶴長相憶去後仙鸞不
可尋寄語登場須保攝嚴寒已是十分深來既無時去已休靈河月冷
阻紅卍波鍊怨情難寫銀管題詩淚不收蘆荻江邊猶暫住霓裳隊
裏怕重遊倘憐小友相思苦好附征鴻一紙投主人見余詩語然久之
若有大不得已者嗚呼運性易胎藕絲難殺有情人大抵皆然况吾輩
耶

問花樓

蕙生詩多愁鬱人謂其無福澤若蘭生人既風流詩亦蘊藉讀其問花
樓稿通集無頌毀語適人後嘗寄詩云猶有來生未了因今生莫漫誤
君身相期努力秋風裏休憶紅闥薄倖人文齋已逐風風飛何事重將

三借廬贅譚 卷五

五

舊事提留得相忘勝相見大家彩筆寫無題一往情深真乃以古誼相
助其稿本藏余處後為取去姑就擲出者錄之園中口占云日暖晴光
颺吹來淡淡風落花紅不定香氣入空濛舟過橫塘云一棹橫塘路人
疑鏡裏過平沙眠鴨穩清波魚多小市喧前渡斜陽晚波秋風聲
斷續何處采菱歌和蕙姊遊山詩云第一吳中水重來品雨前塵心輪
佛靜世故喜僧圓花雨空談法山雲欲化烟蕊珠宮不遠欵唾落誰邊
調余云凝絕瀟湘竟富真多情肯費讀書身題詩笑倩磨香墨也做門
生侍立人送春云誰將肥綠換新紅今日天光已不同儂亦留春留不
住子規空自喚東風雜詩云無人庭院夢初回雲鬢蓬鬆倦眼開日影
未斜簾早卷讓雙燕好歸來花時韻事最關情偏是驚心物候更不
為傷春詩思懶斜風如雨過清明開地鏡無聊尚有柔情不肯消

最喜秋來風雨好自扶小婢種芭蕉贈姊云榮辱窮通付達觀曠懷隨
遇亦能安一生獨有關心事春月秋花次第看對鏡云孀然相對鏡中
嬌絕世丰姿畫裏描怪底旁人齊說好憐卿儂也自魂銷題梨花白燕
圖云濃雲飛白鎖黃昏寫出銀箋墨尚溫嫁得東風原有夢照來明月
了無痕院深人悄愁春語簾靜香凝縷雪魂卻愛雙棲清絕處碎瓊滿
地不開門為姊催妝云強含珠淚賦催妝一寸柔情九曲腸鳳髻替籠
金綽約蛾眉細畫黛彎長種成寶樹三生果留得文羅七日香此去莫
忘同命誓好將彩筆繪鴛鴦其餘如詩味餐香草文心麗落花情多詩
亦艷量窄酒難瞞離別常思母嬌癡亦愛儂風流傾四座旖旎證三生
遠角沈哀響疎星耿曙光吟來好句狂呼姊蘊得深情不贈人壓線每
因吟事誤澆花不管繡工忙落花怨極翻無語薄倖東風那得知長堤

三借廬贅譚 卷五

六

香草多濃福親近弓鞋步步嬌其餘佳句尚多不能備錄

鬼寄書

胡芭孫畫士嘗言其祖與蔣生某善後以蔣從某大令為長隨胡鄙其
行交遂絕數年後偶遇於途蔣華服要遮入酒肆且謝曰幾年旼節致
好友背盟今痛悔前非已不為門下客幸再賜青顧言已出翡翠鼻烟
壺傾烟奉胡胡終以故好咎蔣之意頓消但問現作何事居何處家中
無恙耶蔣曰家中但託庇某近為司卷官有一書煩君代寄某巷第幾
家與某姓同居者即舍下也隨出一函付胡少飲即匆匆別去胡姑袖
函往至其家妻綵綉出胡甚訝因道其故出函付之妻慘然曰伯得毋
誤耶夫亡三年今將服闋矣胡更疑代啓其函但見楷書一行云官如
此吏如此民亦如此已如此可以不如如此果蔣親筆也相與驚異而返

孫鐵生爲余言

張蓮民

僧覺阿 祖觀著梵圖堂集余曾錄其探梅詩兩律其未出家時本姓張名京度字蓮民元和諸生也有通隱堂稿題歸雲菴挂瓢堂云溪光化白烟風吹滿山巖荒菴翠綠中水竹色相映天寒雲未歸老僧候羅徑空堂坐閱寥松陰洗窗淨巖花開春妍林簾集遠聽欲問挂瓢人夕陽冷疏聲尋泊云幽夢不離水醒來秋滿天波光涼浸月露氣澄歸煙落葉無人堆荒鏡獨夜船蘆中休鑿纜恐有鷺鷥眠宿懶雲上人禪房云一榻維摩室茶烟幽鬱絲風簾燒燭短雨閣試香遲夜氣孤蛩得秋心老樹知楓林看霜葉預訂出山期贈朱西生云西風裊雨沈沈有客高齋動越吟落葉橫塘秋士夢牽蘿空谷美人心温那壇堦華淡烟

三借廬贅譚 卷五

七

宋文章涕淚深腕管家絲方幾奏請從海上聽牙琴五人慕云靈風怒卷夕陽沈尺土中埋俠氣深市井稱人真特筆屠沽好義有同心蒼涼姓字留孤碣絕好頭顱值萬金緹縈陵從此止死留餘力護東林題陳詩怡詩稿云職酒明湖幾度春重談恨事黯傷神青衫一掬桃花淚芳草天涯哭美人河東道裝以云一抹春山替寫真舊裙改畫道裝新黃絕若向空門老勝作尙書傳裏人送雪上人云飢時喫飯困來眠得歇狂心便是禪踏破青山成底事有人要算草鞋錢舟中云林鴉啼罷草蟲鳴露下空江月正明水擘葦祠三十里野航一夜載秋聲殘冬云殘冬似夏仍衣葛孤客如僧已乘家昨夜夢歸西崦路四山風雪哭梅花題畫蟹云蘆花風起晚潮回稻蟹初肥出水隈記我夜船清露路一鏡紅處棹來斷句如五人慕云西市頭前游俠傳東陵涕淚滿人

三借廬贅譚 卷五

碑同豁上人夜話云窮交餘老衲寒語聚孤燈結草菴云鐘聲沈暮氣彩影亂春流贈友云舊業餘長鏟深情許寶刀寒夜云霜重烟初凍風乾葉有聲梅花云流水欲無影遠風時一香夜起云村虛森夜氣山遠化烟痕吾與菴云到門烟籬映深碧陋屋野花開小紅獅林云鏡裏明妝中婦豔水邊珠帷麗人行不似翁云老輩性情空執拗兒曹伎倆善擠排秋感云禪榻鐘魚人病酒破樓風雨鬼吹燈印事云獵火明山驚宿鳥酒香迷路醉行人道中云斷霞古道無人堆野水荒橋獨樹村感懷云世故縱深仍兀傲親年易老况飢寒桃花開罷云金谷綠珠空絕世漢宮鉤弋未承恩南浮云寒鴉著樹作殘葉漁火隔江沈遠星贈雲怡云末路親朋翻覆易少年夫婦別離多秋興云暮寒叢樹羣鴉亂秋淨遙天一雁高入太湖云洪濤滾滾公無渡大地茫茫我欲愁人日集

三借廬贅譚 卷五

八

譚云柏葉新年官鬪酒梅花人日草堂詩龍島云楊橋雖切非知已飲咏無多亦累人皆有雋味

木理

康熙甲子春海鹽張氏佃戶鋸一木中成王大宜三字筆畫清晰邑適有王大宜爲武弁聞而毀之道光二十七年丁未正月晦廣州清遠縣濱江甸屬之浸潭斗村墟鄉人伐枯樟樹梢將權忽躍起分壁旁植之冬青樹樹心木理成天開文運四字一面一背筆力端古類火筆巡檢傳變摹文繪爲圖傳觀殆遍同治丙寅十二月上海縣漕河涇趙姓有古樹數百年物也欲折爲薪見杖中生大菌具人形者三一破於斧一爲工人竊去僅存其一眉日口鼻具備如彌勒像丁卯二月莫家塘古墓有枯死烏柏樹六十餘圍伐之得紅芝一枝三歧上有佛像皆跌坐

六六九

家有大樸樹公產也伐為薪鋸之中現釣魚翁竹竿養笠惟妙惟肖後為族人強持去失於賊中余按彙苑詳註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時寺伐古樹木理成法天德三字范鎮東齋記事宋慶歷三年澧州獻文木有大平之道四字沈括夢溪筆談宋治平初杭州南新縣民家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類頭魯公體兩木合之如契又治平四年六月汀州進桐木板二文曰天下太平見宋史五行志

方羅卿

余嘗錄王廉君題姬人深夜吹簫圖今廉君書來知姬人姓方號羅卿亦能詩即事云良宵淡潑月如銀小步長廊綺恨新七尺闌干閒凭處滿身花影裏儂身春晝云午夢初回散鬢鴉爐香炷篆烟斜春風小院無人到手製新詩詠落花頗有新意

三借廬贅譚

卷五

九

懷珠閣感事

懷珠閣者江建霞取水懷珠而川媚之意以名其居也建霞年少多情有懷珠閣感事詩百絕摘其尤佳者數首詩云垂楊初碧芍初紅一帶疎離掩映中吾有護花嬌子在風姨放暹昨朝雄一載光陰一剎那天孫依舊渡銀河桂堂東畔風微動十二珠簾盡起波空廊鸚鵡傍儂啼團扇多情屏扇留得一雙金約指教人忍想手如蕩薄薄妝梳小小鬢素纖一簇自幽閒水晶簾底分明見那辦花顏與玉顏無限柔情亂若絲斷腸詩句寄將誰博山香爨簾初動燒盡紅箋側豔詞

陳阿尖

無錫北門墻陳阿尖農家子也六七歲時有販魚蛋者過其門陳赤體竊一尾背貼牆上掩之復竊兩蛋夾兩脇手垂於下客不知也此去陳

持以歸母大喜陳亦自得計因萌學竊意由是專志拳棒習輕身術數歲藝成所耕田左塘之南須迂道從橋上過方可耕作陳能以鐵鋤點水超越而過有巨盜泊舟塘岸見而大驚因徙去陳雖偽為力田實則行竊數年後家大裕亦不作農矣嘗於雪夜往蘇州一夕竊二千金歸藏地橋下去時雪上無迹回則倒著草履至南門天猶未曙故竊賣糞家銅具為主人所見縛送邑宰禁之明日蘇人失竊鳴縣捕之有老捕見草履印疑陳所為至錫探之則是日行竊實糞家犯案非能至蘇州者其草履迹印故示奇也釋後行竊他省道經海鹽時陳姓以富名天下而家中上下俱有絕技有幼女年及笄尤驍勇矯捷與婢住旁樓司守銀室陳思竊之而畏不敢姑窺身入高牆望樓中一燈熒熒人聲俱寂疾下出具燭之見鐵柵封鎖甚固知為藏竊所按去鐵條方欲入忽

三借廬贅譚

卷五

十

窗環作聲一青衣女自樓飛下陳大驚欲遁不及出利刃與鬪青衣起一足踢去之陳遂為所執捉置樓上見一女坐牀頭紅裳繡襖美麗絕倫笑謂陳曰子亦太不諒欲錢則不妨明言何作此不良行試問汝有何術陳唯稱不敢固問之曰輕身耳女顧青衣取大藤篋至置樓上令陳足履其口不得已走之五十餘周汗出如落遂下蓋陳雖身輕百餘步必一履地養力乃可重走女曰如此伎倆亦思作賊吾家小婢尚可勝汝命青衣試之數百周方下並無喘色陳愈驚知不能免遂叩樓後有一窗未鍵乘不備躡身疾遁女以蓮鈎賊之曰便宜汝不追也陳覺臂奇痛星夜回里燭之青紫已滿醫數月而愈然竊心未改後竟被獲邑令以陳案甚多詳置重典臨刑呼母至謂欲一舍乳死乃目瞋母憐其子袒胸使舍之陳儘力咬去一乳恨曰若早易我以正何至今日

遊杭詩題詞

茶磨山人汪燕庭遊杭詩兩卷館在胡雪巖方伯家時所作也西湖故
多詩客如退省菴彭雪琴薛廬薛慰農俞樓俞蔭甫諸處每月皆有吟社
君去後平章山水吟與益豪久遂成帙示余讀之不能贊一辭但贊一
詩亦佛頭著糞耳西存山人秦眉雨題云舊游悵觸憶西泠蘇小祠
前一棹停雙履殘山雲外碧六橋衰柳劫餘青吹簫恨我棲吳市載酒
輸君泛越舸何日秋風颺背跨尋詩同上冷泉亭吹徹玉笙樓主王毓
仙大繪題云楊柳春城放棹回籬窗高詠識清才靜涵秋墅水雲氣遠
帶浙江風雨來白社吟箋誰共關青邱詩派此重開他年著作名山去
欲泥先生撰杖陪

筆錄

三借廬贅譚 卷五

十一

虞山席梅生先生時文稱名手下筆極速小試臨場嘗作文十八篇携
具出號舍日猶未映也相傳先生素鍊筆錄故紳速如此余聞先師言
筆錄最易誤人非有根氣者不能學臨下筆時有符咒能將平日所用
之功齊赴筆下書凡見過雖偶遺忘當時亦能記誦已不能主也文畢
始醒再思之茫然矣有某生喜閱綴白裘及西廂牡丹亭曲文及應試
題為蚤起施從良人之所生鍊筆錄作中一段云睡眠惺忪曙色朦
朧月斜簾外霜華重嬌怯怯披衣起惻惻恨郎君富貴情濃不解溫柔左
抱右擁想是他浪逐豪華嬌嬈爭把安仁奉思量起恨萬重緩步從容
但見他前路匆匆形狀殊驚與酒肉家家挑送皆天然佳妙後生竟被
黜是則筆錄可輕易學哉

新燕詞

三借廬贅譚 卷五

余托盃依人即硯賦較豐猶不免歲典春衣為剝肉補瘡之計蓋家無
恒產勢使然也辛巳歲移館吳江陸姓時居停挈眷寓胥門洪氏織微
必較吝嗇殊恒蓋平生有季常之懼非本意也因作新燕詞云羽翦風
前柳處斜雙飛况恨共天涯時有弟子蔣植三隨讀上林何處無喬木獨入尋常百
姓家嬉春舊夢憶誰邊空恨東風二月天薄命生平巢寄慣雕梁雖好
不能遷玉謝堂荒付劫灰江南絕少好樓臺傍火門戶終非計何取年
年作客來風流回首感秋烟入戶難尋故主賢舊壘可憐成悵惘廬家
少婦又今年

短稟

志異續編載有寡媳求去而翁姑不允者勃谿涉訟媳以多金求訟師
作稟詞云妾不幸夫亡早姑多病翁年少哀哀上告稟上宰立釋媳而

三借廬贅譚 卷五

十二

責翁

賢蕃

受知師譚序初方伯數年前先後刺常蘇兩郡式靡挽浮一以務本為
治乃世多小人往往加以蜚語而庸庸無能苟安塞責者轉私頌之世
情如此深為吾道憂也嘗見獅子林有拙政生題壁詩十餘首猶記中
二首云變俗偏難順俗情空將條教諭分明可憐世已遷流甚猶欲優
柔節太平誰將薄俗救荒淫衰衰諸公餘望深天遣愛民賢太守不因
恩怨變成心其餘不能復憶數日後稟筆往錄已為人揭去矣

八字佳句

余嘗求劉辰孫先生詞不可得但從毓仙手錄詩註中見有題程仲虎
戴笠小像詞中有立瘦斜陽看凝花影八字覺丰神貽蕩情景纏綿即

六七一

此一斑可概全豹矣

助賑

己卯庚辰兩歲晉豫奇荒東南諸善士往助賑事者皆竭力殫心可謂急公好義者矣黃高峯樵以書畫冊易貲助賑雖杯水無多亦以見其胞與之公也吾友杜晉卿題詩贈之云圖寫流民代乞憐救災高誼慕前賢揮毫共灑憂時淚結社爭投潤筆緣翰墨通靈能造福人心好善可回天琳瑯滿紙勞珍製藝苑菁華萃一編

適園

元和袁春巢明經力學苦吟隨作隨刻著適園叢稿七言近體最長游滄浪亭謁蘇韓道像云獻歲椒盤溷俗塵南園憑眺寄閒身亭臺風月詩仙宅香火因緣古佛鄰鐵券勳名虛事業梅花消息報新春看山驢

三借廬贅譚 卷五

十三

背清涼士合伴浮杯讀史人秦淮雜詩云照日丹心記侍中一呼橋下殉雙忠石邊血印分明在春暮花開作慘紅彈箏箏阮與堪乘一曲歌酬一束綾滿地月明人盡醉水廳涼煞幾枝燈十六樓傾珠市空宜春子弟渺東風無邊金粉飄零併入愁烟恨雨中偶成云畫簾風度賣花聲兩岸紅窗拓曉晴莫訝妝成羞照水波中人影太分明東風吹得廟門開茶磨楞伽翠色堆僮坐筍輿郎坐馬湖堤一路看春來共餘如望江云雲氣蒸山千樹暝潮聲吹夢大江秋桃葉渡云船底楫聲三月暮波中人影六朝春春日云花裏笑聲人鬪草柳邊風影燕銜泥放生池云鷗波暝因青蘆影魚夢涼奈翠荇風村行云比戶蠶眠柔葉老隔牆人語幾烟斜燕子磯云雲氣白蒸瓜步樹江光青送海門潮皆集中最警者

辨水

茶經水辨載唐李季卿嘗刺湖遇陸處士之便取南零水酌煮茶陸揚以杓曰江則江矣非南零似石城下水也既傾至半曰是矣使大歎服曰某取南零水抵岸瀉覆迨半挹岸水增之李亦奇其能辨乃詢海內諸水優劣羽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遂將二十水次第之歐陽公傳羽論水以山水為上江次之井又次之按張又新小記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七皆出於羽余今大劉陸所品之水錄之劉謂揚子江第一惠山石泉第二虎邱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而羽則以廬山康王谷為第一惠山石泉第二蕪州蘭溪石下第三峽州扇子峽蝦蟆口第四虎邱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第六揚子江南零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廬州龍潭

三借廬贅譚 卷五

十四

池山頂第十丹陽觀音寺井十一揚州大明寺井十二漢江金州中零靈寺十三歸州玉虛洞香溪十四商州武關西路水十五松江十六天台千丈瀑布十七郴州圓泉十八嚴陵灘十九雪水二十其所定如此余嘗同從弟樹棠論茗清談樹棠潛心茶味能辨水之新舊歷試之不爽若余者但求解渴不復分而辨之誠所謂鮮能知味者矣因家樹棠言及辨水故就所知錄之如右

擊筑餘音

余嘗見擊筑餘音曲十六首淋漓悲壯直欲以銅琶鐵板浮大白歌之或謂係熊公開元所作按熊公為明季進士崇禎末官行人副使嘗召對面劾首輔下詔獄廷杖幾死尋遣戍明亡薙髮為吳市僧號葉巷和尚其孤忠鬱憤激生不忘引宜詞旨之沈痛也惜此曲為既陽張懷白

先生皇極口授抄本不載牌名因錄之以俟識者訂正詞云太極混元包忽被那盤古皇無端囉哩生刺刺捏兩九泥彈子撒幾粒碎塵曉云是鳥飛兔走嶽鎮也山朝更抓幾條兇疥蟲路擡半掌兒蹶岑道到今來崑崙萬仞撐天柱江漢千支入海潮弄這虛驚第一女媧氏你斷甚麼挂天怒有巢氏你架甚麼避風巢更有那不識字的老包義你畫甚麼奇和偶不知味的老神農你嘗甚麼并和草更有那惹是招非的軒轅你彌天擺下魚龍陣平地裝成虎豹窟便留下萬古一把殺人刀第二笑笑笑笑那嘮叨置閻的老唐堯你何不把自己的丹朱來來教道三苗省方巡狩遠遊遊到頭來只博得湘江血淚斑新竹衛岳枯骸葬楚蒿試向那九疑山聽杜宇一聲聲到不如歸去好第三可憐那崇伯

三借盧贊譚 卷五

十五

子塵無毛平水土服勤勞他家落得賢郎好誰知轉眼兒却被那寒家小吏奪了頭標更找一齣沒下梢的禁死在南巢那小子履真無道聽了一箇老農夫開手兒便把君王剿他只道山中享國能長久七聖風流儘可表誰知道六百年來一夢覺冤家到不相饒瑣臺萬點青燐冷隻首孤懸太白搖方信是因果難逃第四仗黃鉞陣雲高揚揚戰血漂誰知有同室鴟鴞破斧與喇天顯揮刀縱然有能幹蠱的宣王也救不得驪山一燼宗周燎秦邦夜半催書到酒濱頃刻淪神寶試聽那悠悠行邁黍離歌依稀似漸漸麥秀傷殷操第五那其間有弄筆頭的老尼山把二百四十年的死骷髏顯得他七顛八倒有那愛鬪嘴的老嶧山把五帝三王的大頭巾碰得他沒頭沒腦還有那騎青牛的說元道妙跨鵬鳥的汗漫逍遙也記不得許多名號秦關楚趙蘭卿鬼老都只是

三借盧贊譚 卷五

扯虛脾斬不斷的葛藤騙矮人弄獼猴的圈套第六竊蛤氣正豪六鶴巢俱掃琅琊碑鑄不了秦官號綠雲霓裝不了阿房俏童男女採不迭長生料蜃魚膏照不見黃泉道誰知有那赤帝子向芒碭山中斬蛇當道重瞳與那戈倒軛道旁嬰前導若不是咸陽三月徹天紅怎息得六王泉下心頭惱第七更有那莽亭長唱大風歌一套便做了漢家天子歷臺豪更有那小秦王下殘棋幾道便做了唐家天子擁神皐還有那香孩兒結相知幾老便向那陳橋古驛換黃袍當日個將相蕭曹文學虞姚草檄儀罔共道是金甌無缺玉燭常調誰知醜巨魁早摹揚了金麟稿小曹瞞套寫定了山陽表漁陽鼓驚破了霓裳調碭山賊整開了虬龍沼五國城預困着雙昏趙皐亭山明欺那孤兒藐試看那未央春曉華清秋早六陵樹香一抹子兎跡狐踪荒烟蔓草何處覓前朝第八

三借盧贊譚 卷五

十六

那其間有幾個狗偷鼠竊的權和操有幾個馬前牛後的翁和煥有幾個狗屠駟販的奴和盜有幾個巢唇獸舌的蠻和獠亂紛紛好一如螻蟻成橋鳩鵲爭巢蜂蟻跟淘盡胡隨潮也沒有開工夫記這許多名號第九惟有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早敲魏虎禮賢豪南征北討霧散烟消將一片不見天日的山前山後盡洗得個風清月皎將一番極醜醜不知潔淨的胡言胡服生關做了中原長獠真個是南冲瘴海標銅柱北劈冰崖詩寶刀更可喜那十七葉的聖子神孫一個個垂裳問道食旰衣宵誰知天地變孽芽萌風枝鬧生幾個剪毛挾幾條短刀不隄防沖破了嶠岷道望秦川樓檣正耀指燕雲旌旗正高響時間把二百七十年的神京生躡做妖狐淖第十痛痛痛痛那十七年的聖天子掩面向煤山痛痛痛痛那掌上珍的小公主一劍向昭陽倒痛痛

痛痛那有令德的東宮生，斫做血蝦蟆，痛痛痛痛，那沒罪過的二王，倒做了一對開刀料，痛痛痛痛，那詠開離，離微音的聖母尸，撇在後宮門，沒一個老官娥，私悲悼，痛痛痛痛，那受寶册，坐長生的隻身兒，先陷在賊窠巢。第十首恨只恨這些幾班官，平日裏受皇恩，沾封誥，烏紗罩首，金帶橫腰，到今日一個一稽首，賊廷懷揣着幾篇兒，勸進表，還有那叫做識字的文人，草幾句兒，登極詔，更有那不管事的蠢公侯，如羊如豕，都押在東城，切夾拶着，追金寶，絞滴滴的女妖，燒白日裏，恣淫，戮後，翻翻的縉紳兒，都牽去做供奉的龍陽了，可恨那九衢萬姓，悲無主，三殿千官，慶早朝，便萬斬也難饒。第十首沒一個舉義旗，下井寫的張天討，沒一個驅鐵騎，渡黃河的把賊胆，搖沒一個痛哭秦庭，效楚包，沒一個洒淚新亭，似晉導，沒一個擊江楫，風湧怒濤，高沒一個舞鷓鴣，星盡月，裏消

三借廬贅譚 卷五 十七

沒一個罵賊，嚼血，濺似常山，呆沒一個守孤城，碎首在睢陽，廟大都來，鶴唳風聲，預遁逃，把青齊六兄，翼雙手兒，捧得早。第十首金陵福主，真江南彗星，照欲想中興，把錢券兒，幌耀招狐羣，樹狗黨，蟬蛻般，噉哨可憐，那掌大的兩淮也，供不得羣狼，抄使半壁江南，也下不得諸公，鈞反釀，那晉劉氏，倒做了哭義帝，的漢高皇，軍容素縞，可憐那猛將軍，倒做了絕救兵，的李都府，辮髮頭毛，兀的不悶殺人也，麼哥兀的不痛殺人也，麼哥還要貪天功，向秦淮渡口，把威權召。第十首胡哄哄，開一回痴迷迷，醉幾朝，獻不送歌喉，舞腰，選不送花容，月貌，終日裏，醉醺醺，燒刀御量，千盃少，更傳聞聖躬，堅具賽，教曹還，虧了燭酥，秘藥方，真妙沒來由，羽書未速，甘泉報，翠華先上了潼關道，一霎時，南人贈，搖北人志，驕長江水，澡鍾山，氣消已不是大明的年號。第十首寶庭瓦礫，拋陵寢，松楸，倒只

聽得忽刺刺，半天胡哨，車兒上滿載着瓊瑤，馬兒上斜撐着妖嬈，打糝處，把脾兒，躁急得那些躲不盡的蠻子們，恨不得向那大鼻子的把都兒，做個親爺叫。第十首

脫胎李詩

袁簡齋詠楊妃詩，唐書新舊分明，在那有金錢洗祿兒二句，傳誦一時，隨園亦自誇得意，而不知有所脫胎也，李義山碧城三首，中有云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事同調，同豈吳梅村所云，讀書既多，下筆自然流出乎

宋浣花

長洲宋浣花先生詞筆，幽峭直登白石之堂，蓋平生極服姜夔，故頭其其家曰梅笛巷，取梅邊吹笛語意也，著浣花館詩詞梅笛巷詞若干卷

三借廬贅譚 卷五 十八

歿後經亂，遺稿零落，其門人李彤伯搜其散失，得詩兩卷，詞一卷，為付梓，行世，題曰浣花賸稿，集中皆酬應之作，居多，非生平傑構也，為錄其詩餘數解，詠美人蕉，調倚臨江仙，云綠滿晴，天秋最好，和花悄，立牆陰，相思遙望，碧雲深，竹邊羅袖薄，一寸展紅心，卻悔愁根，當日種，嬌娘憔悴，難禁，隔簾聽雨，夜沈沈，西風遲暮，矣斷夢可能尋，菩薩蠻，云亭亭翠蓋搖珠露，凌波小試，霓裳舞，花氣悄，惹愁湘，簾都下，鈎采蓮人，早散嬌，夢鴛鴦，顛吹盡，半湖烟，闌紅香，到天賣花聲，云悵絕可憐，宵風雨，瀟瀟雨晴，又見落紅，飄明月，不嫌人寂寞，還照，簾腰昨夜夢，無聊今夜魂，銷愁絲，繫在兩眉梢，花不替，僕描別恨，儂替花描

茶曆山人

吳中有三山人，朱子馨，為骨母山人，汪君燕庭，為茶曆山人，蔡君

膚雨雲為西脊山人咸豐丁已燕庭合秘三人所作為吳中三山人詩
經難板毀今各有專稿矣朱君余未識汪秦二君已先後論交詩酒論
心意氣相洽甚幸事也汪君之詩余已錄其編錄茲復錄江上觀潮云
三郎廟前江岸陡綠岸千人如蟻走一綫微穿隨子壘婦稚羣呼齊拍
手大艣峨峨纜繫牢黃頭棹郎暗不驕潮來未來風日靜叢蘆獨樹秋
蕭蕭匹練濤頭江面入靈風驅水水壁立伍胥餘怒擊雲旗馮夷轉戰
屯犀甲前湖碎旬後湖沸滿空蒸淫蛟龍氣聲喧萬騎撼回塘勢碾千
山作平地城根齧石驚雷鳴欽然倒捲洪濤行象鼻一噴雪千尺餘怒
直欲吞西典扁舟如鴛迎潮駛擊汰持竿者誰子波心出沒浪掀天瞥
見參差露船尾是時沙岸明斜暉空翠歎薄山四圍巨魚揚鬣純拜舞
江風獵獵吹人衣水腥濺面瀟毛髮宇宙觀此第一底張鐵弩壓狂

三借廬贅譚

卷五

十九

瀾硬語盤空一枝筆茶磨山人次韻云曲盡人如蟻半湖明夕陽潮音
喧寺古山影歷波涼詩碣留南宋烟鐘落上方草堂資未辦圖擬繪漁
莊贈劉拙菴云段橋西去路烟柳白堤環身健食搜討官閒任往還詩
情雙槳月鄉夢六朝山卻憶年時侶清遊跋齒慳東東洲上人云瀟瀟
風雨滿雲林坐對燈燈客思深一步出門行不得要堅我輩住山心詠
南宋史云本來勝算是和我佳士南歸作相公為底格天想一德蠟丸
不徑達深宮題宗小吾願曲圖云雲郎丰貌雪兒歌檀板清博喚奈何
試把客中襟袖檢淚痕應比酒痕多君又有舊院雜詠十八首茲錄其
二呼文如云花前雙淚墮金危惜別心情記曲知羨煞倚樓風雨裏扁
舟桃葉渡江時原注文如江夏妓著有皂羅袍四時曲與郎謙之定以郎父不許別
後原寄書訂益覽一口雪甚謙之倚樓念遠忽一小艇前江抵樓下
推篷起者則文如也迎上樓言假利買金將
贈之云云相持哭乃成禮事詳謙之遺集編序王竹微云布袍竹杖飄然出元

三借廬贅譚

卷五

嶽匡廬討勝還便不掃除天下事終須鍵戶著名山原注廣陵妓所與遊皆
勝地謂元嶽登天柱峰溯大江上匡廬訪白傅草堂參慧公於五孔歸賦賦悅自號草衣
道人著樹館詩數卷自序中有生非丈夫不能掃除天下之語又撰集名山志百餘卷

織雲樓

織雲樓詩集為泉塘王穉仙女史慶祺所著女史世代詩家一門風雅
幼隨父宦四川集中佳句如四川道中云舟前山色移圖畫峽裏灘聲
動鼓擊詠梅云味冷最宜同雪嚼品高尤喜帶霜開白菊云三徑月明
移瘦影一籬霜重透寒香春郊云新水一溪村女浣夕陽滿樹牧童歸
感事云世亂轉憐兒女小囊空便覺笑啼難五言如春日病起云繞樹
鶯聲細穿簾燕影斜雜感云字生頻檢韻心亂怯穿針即事云香殘烟
未盡愁重酒難降花放風中慘山逃劫裏青皆妙注陶卿女史題其
稿云聯吟即席慰離思乍得相逢窈窕時白雪千篇傳舊稿紅蓮一詠

三借廬贅譚

卷五

二十

貴新詩原注穉仙紅蓮
詩為人傳誦梁家夫婦同心侶蜀國江山絕妙詞怪底集名詩
織錦文章原是七襄遺陶卿亦泉塘人嫁末逾年而寡著有斷腸集其
贈穉仙詩有云十月婚姻憐我短三生豐福羨君脩讀其詩哀其遇矣

易解

志異續編談易理多託於狐鬼頗得妙解如釋河圖洛書云河圖者先
天也生成之數合一而不分故全也全故其數十洛書後天也五行之
質各守於一偶不能全也不全故其數九釋大衍云析圖書之半而為
五十一陰一陽之道也配六八之爻而餘二數亦一陰一陽之道也一
動一靜則一用一不用也釋驚百里云百里成數也亦止數也震一陽
二陰之卦陽數九陰數八以先天八卦位次推之震居第四一陽得四
九三十六數一陰得四八三十二數再一陰再得四八三十二數合計

六七五

得一百數數止於百故曰百里不然何不云八十九十八百九百乎又云五行之中水火並時而生未有天地之先只有水火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易首乾坤即天地也終之以既濟未濟易包天地以水火相終始故水火先於天地也其解參天兩地云參當讀三蓋天地數各五三與兩合成五倚者始靠得往天地數也又云參為三奇也陽也兩偶也陰也乾卦三爻皆陽三而三之故爻辭皆曰九坤卦三爻皆陰二而三之故爻辭皆曰六其乾之不言一者一與二合而為三言三則奇中有偶故不言一也論謙卦云易貴乎陽觀始於震終於艮可見兩儀四象八卦以後謙卦二卦同一太陰謙屬艮內艮之卦至謙而止剝屬坤內坤之卦至剝而盡二卦各得一陽而謙之一陽正當其位故其陽生生不已且將生否之三陽萃之二陽晉之二陽豫之一陽觀之二陽比之一

三借虛贅譚 卷五

二十一

陽剝之一陽至剝則陽將盡不能再生既不能生又不當位故云剝也剝卦山在地上呈露昭然其上草木鳥獸寶藏悉備勢必羣陰附至貪取無厭非剝傾之象與謙卦則山在地下地厚重而能載一切撓擾摧折之事皆地載之而山退處於厚重之下非特不能剝且亦不能見萃晉豫觀等卦皆仰藉一陽之所生而復抑然自下不以爲功此所以成謙讓之象而六爻皆吉也

柳漪

茗溪沈柳漪鏡蓮爲酒船令弟幼習買離持籌握算而雅好吟哦有西湖竹枝詞頗爲時流傳誦茲錄其三詩云六橋春水皺如羅一葉扁舟鏡裏過笑指好山搖撼去紅亭西畔碧雲多西竺鐘聲散道場結緣歸去月九涼波光激灑燈光燦合作琉璃照上方誰家姊妹湯輕梳翠袖

明妝望裏嬌欲問因緣如意事湖心亭畔買香燒

棲溪漁隱

作豔體詩貫風華點染不脫不黏如射者之中的脫手彈丸仍復心閒神定余故愛棲溪漁隱閒情詩數首錄二首云玉釵瓊燭影鑿鑿小閣金尊客兩三最是閒情忘不得紅窗東北月西南親削銀鈎事遠將無人識杜蘭香芳名傳遍梅花驛豔說江南第四娘

鴈洋

英法兩國所用之洋各有款式彼此不能通用今中國所用之洋面上有鷹遂誤鴈洋爲英洋謂洋自英吉利所鑄而不知非也此洋皆鑄自墨西哥運來中國實與英吉利無與此洋亦不能用於英國墨西哥國在北亞美利加洲去英國甚遠俗人以英字而誤之真失之毫釐差以

三借虛贅譚 卷五

二十二

千里者矣

高麗朝貢考

高麗本號朝鮮僻處東隅南北相距約千八百里東西最寬處祇千餘里腰狹而首尾皆闊灣曲頗似靴形東西南三面濱海西北至盛京以鴨綠江爲界北接吉林東北毘連俄羅斯島嶼紛羅頗擅形勝自箕子受封秦始皇時爲遼東外檄漢末公孫度據之尋滅於魏五代時改號高麗其後子孫屢朝貢中朝歷四百餘年未嘗易姓明洪武二年國君專賫表章賀太祖即太祖賜以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傳二十五年子瑤昏庸不德衆推門下侍郎李成桂爲王更名且遣使告知中朝詔許自立聲教復號朝鮮遷都漢城厥後世世繼承相傳勿替萬歷間國中有難神宗遣兵平之至我朝定鼎燕京朝鮮望風歸附叩闕稱

臣 朝廷遣使封王并頒定歲貢章程內載黃金百兩紋銀千兩米糧
萬斛絹紬二千疋羅綾三百疋綿布千疋粗麻布四百疋純麻布百疋
楮貨大小各千張利刃二千柄虎皮百張獺皮四百張國王遣使齎表
至中朝亦厚遇之大饗使臣厚賚其王并飭領欽天監時憲書以歸此
臣服中原之明證也惟國中向本閉關自守效法先王今爲西法所撓
朝廷上下人民頗不喜悅幸已歲大院君以其子卽位之後擅更成法
遂有廢立之意國中人知其意相率爲亂戕害日本商民 中朝遣兵
平之執大院君以歸羈於保定以大院君爲高王之父故不予誅夷也
甲申冬相臣洪英植等與日本使臣竹添漸卿謀叛意欲歸附東瀛事
洩被誅然區區一隅日本人虎視其旁究非善計也

花韻居

三借廬贅譚

卷五

二十三

上海張綠筠女士慶松自號補羅山人幼字某姓無賴不偶女史薄命
自憐守閨不嫁惟拈弄筆墨消遣身世而已著有花韻居詩詞稿排側
纏綿時露哀怨之旨善傷心人也春閨云湘簾翠地掩重門病起傷春
拭淚痕小院斜陽人寂寂一坏香土葬花魂自悼云已將慧業阻靈脩
漫把傷心訴女牛傷倖今生成薄命賺人憐惜累人愁詩餘如下算子
云日暖畫簾纖紫燕雙語啣得絨絲出 肩倚繫春光住俏立掃閒
花香霧融泥絮一陣輕風過玉樓瀟瀟棠梨雨

三借廬贅譚卷六

金嶺鄒弢翰飛箋

潑英詩續

晚香閣近體詩瘦硬新麗似學賈孟而兼溫李者爲續采數首春夜運
女伴不至云峭風動重簾盼斷聯吟似梅影月移窗珊瑚疑靜女落花
云滿地紅飛碎錦踪狂風迅掃斂芳華願添十萬司香尉一箇花仙護
一花冬柳云寫盡離愁又一年車聲鞭影總成烟強開老眼餘乾笑冷
看勞人倍可憐踏雪漁翁尋酒旆負喧村女戲秋千風塵暫喜腰停折
安得長全樸野天秋懷云自信前身碧落遊一生有味是清秋金風著
體道仙骨珠露橫眉豁眸睇天地蕭寥閒瀟瀟山河瀕洞怯登樓思量
杭葦浮瀛海員嶠方壺作泛鷗雜句如自覺形姿如野鶴悄疑心地放

三借廬贅譚

卷六

幽蘭海氣瀟成萬山雨湖光化作六橋烟高士梅花同格調春人楊柳
競丰姿余尤愛其詠武侯之北地梓橋同涕淚南陽天地入蘆蘆一聯
尤佳集後附詩餘一卷卜算子云綠暖一湖烟花氣薰人醉淡月溶溶
畫柳陰雙鷓鳴空翠鏡水洗眉山倒影浮春黛一鷺凌風吸露華竊笑
鴛鴦睡筆致頗清俊

留鶯閣

嘗同數友集留鶯閣翦燭聯吟清談竟夕麗仙以綠珠樓楊妃墓西施
村桃葉渡四題令各賦詩余吟香西施村去吳宮恩寵忍重提陳迹而
今半已迷猶有草蘿村裏月多情猶照浣紗溪桃葉渡云六朝勝迹幾
低回舊夢風流水隈春漲年年雙槳香渡江姊妹不重來葉綬卿詞
楊妃墓云香消羅襪了無痕宿草萋萋遍墓門已作蓬萊仙女去月

明何處再招魂主人亦有墜樓人把桃花比一片桃花一樓魂兩句咏綠珠也

柴伯廉

常熟柴伯廉孝廉 文杰天姿穎異落拓不羈精書畫尤長吟詠時人以三絕稱焉晚年累於阿芙蓉寄迹吳門筆墨自給余屢求其詩不得但記秦唐雨霽為余誦蠻帳頭顛堆作枕沙場燐火大於星磨寺烟花僧富貴沙場金粉鬼風流兩聯頗有奇趣

證錄

辛巳夏余訪金逸香於洞庭山有前村趙仲甫介人來謁年五十餘鬚髮已霜神致飄灑見余執禮甚恭因言讀詞人詩神交心愛五載於茲矣七古神似梅村近體則掩有兼長直咀唐舍宋無體不工駢文詩餘

三借廬贅譚 卷六

亦有家數年來從他處鈔錄幾二百餘首朝夕誦誦意詞人老輩風流誰知猶翩翩也因誦余各詩一字不脫固邀至家以鄉味相餉并出其浮鷗集屬校感其意終夜點讀之集中如落花云一任風兼雨飄零不自由可憐花落處片片是春愁秋夜云夢入秋無迹陪人鴛一雙尖風朋覓罽涼月暗移窗心地幽蘭悄悄懷濁酒降宵深詩未就燈粟安寒缸鄧生云當年未把太公烹已負軍前約誓情說士於今什作肉好償劉季一杯羹偶成云睡眼惺忪出草堂已經日影度牆匡春深總是無消息昨夜新紅上海棠皆新雋可愛君名封本河南人遷於洞庭者今聞將回里矣

宣爐考

余於金石家學素不潛心偶有問者妄應之而已家向藏宣爐二一形

似爵杯兩耳三足中作水紋一形方圍廣七寸無耳無足供神前為人竊去至今惜之然真偽未能辨也後閱鼎彝考顧氏金石錄帝京景物略及方坦菴宣爐歌選生八箋諸記載頗有詳其製者近觀柳南隨筆亦載一則因據錄之以備好古之助明宣德時內殿火金銀銅佛像俱融一處遂命鑄為爐凡銅經六鍊則生寶光上命加火七鍊以鋼鐵為飾格以赤火鎔條取其極清而滴條下者為爐存格上者製他器此宣爐之質也爐制略如宋瓷其上者曰百摺彝曰乳足曰花邊曰魚耳曰獸耳曰蚰蜒耳曰蕉冠曰象鼻曰石柳足曰橋翼曰香奩曰花素曰方員鼎下者曰索耳曰分檔曰判官耳曰角端曰象鼻曰雞脚扁曰番環曰六樓曰四方曰直脚曰漏空桶曰竹節其款陰印陽文真書大明宣德年製又有呈樣無款者最難得此宣爐之名即可知其形也宣爐妙

三借廬贅譚 卷六

處在石燕火久則假色外炫真色內融燥爛善變嫩如哀梨入口欲化凝如魚凍呵氣使消須有此兩種光景方為佳品又有製時空際以赤金衝滿之者名曰衝眼得火則金色盡顯黯淡中愈發奇火光候既到即久納汗泥中取出拭去汗而顯色不改此辨宣爐之真者也其偽者雖火煎火養終不能然且爐色又有初中末三年之分初仿宋燒斑尚沿承樂爐舊製中年用番瀉浸擦成茶蠟色亦間有滲金者末年則露本質著色更淡矣其色有五曰栗殼曰棠梨曰茄皮曰褐色而藏金紙色為上乘更有所謂燭淚痕者或在口或在腹下在口為覆祥雲在腹下為湧祥雲皆火氣凝成更非易得此宣爐之色也自兵火頻乘真鼎漸少寺僧營利往往以偽混真好古之士又不多觀真識益少真物愈藏宜其瓦釜雷鳴也噫

憤言

近來洋務紛繁俄人猖獗虛聲恫嚇隱有挾制中朝之意當事者惟
苟安因循不振大門口壞矣有癡人忘陽作憤言八首剴切直陳無異
當頭之棒特全錄之詩云中興歲月慶承平北鄙無端竟悔盟從古艱
難恢盛業至今氣節作干城 主憂反是因臣辱和議偏教與國輕
自有鈞衡算何須痛哭到蒼生玉關萬里一丸封戡亂三番紀武
功肯使樓船土宇直教回鹘化沙蟲 紫宸夾輔尊姬旦謂季黃耆專
征仗召公謂左侯時年已七十餘第一人心尤足恃草茅也說恥和戎謀國年年說
富強金銀億兆出重洋構來利器千鈞弩費盡軍資萬斛糧無隙能乘
先自怯及鋒而試向誰商樓船來去如排闥關吏猶誇肅海防英蕩重
臨使者車出疆猶復擁高牙威儀爭看朝陽鳳志趣原來處井娃臣子

三借廬贅譚 卷六

四

果能尊 國體外夷何敢弱中華恭謀更有王欽若百萬無妨歲幣加
欲將忍辱到何時天道循環亦可知如此艱危猶有待再圖振作恐無
期盡東其祿難為國惟楚有材敢致師謂左季高侯帥築室聚謀難決計因循
最怕衆心離用夷變夏竟何如為問東施效得無漫笑寓言多激烈還
期大事不糊塗霸功也要來家傑王道何嘗屬腐儒為問羣臣何策善
樊川自治是良謨好官祇是為多財衰衰諸公亦可哀柔遠也須分族
類建章何處認樓臺逃名詎必皆騎士媚敵居然號異才二百餘年
恩澤厚男兒切莫使心灰儘多優孟襲衣冠不少遺賢詠考槃萬里行
師籌餉急十年樹木歎才難誰能 國事如家事莫便偷安作治安夜
半雞聲真不惡隔窗燈逼劍光寒

詩諫

隨園詩話載有人以詩就質問何氣息隨園曰甜詩耳旁觀不解先生
曰詩如不甜何以有唐味一時傳為雅謔余纂贅譚嘗有徐姓從鄉間
寄陳姓詩一卷來屬采集中余閱一過見大半盜襲古人之作而於陳
雲伯頤道堂之詩為尤多因置案頭數月徐姓函催摘錄并欲索回原
稿余但評曰胸有成竹便多妙句雖不免陳陳相因幸捉句艱辛與古
宛合若置頤道堂集中當無以辨遂付驛使璧回時健初叔在側猶未
遽解且曰君愛才隻詞必錄何不采數語余曰此人曾作賊故不欲污
吾集使後人向我追賊耳吟香爭曰吾素聞其人甚好文且家亦小康
恐不為此余笑曰既不作賊奈何他人之詩為彼竊去耶相與鼓掌而
笑

叔石

三借廬贅譚 卷六

五

吳縣程叔石茂才世稱疎慵落拓善恢諧惟不脩邊幅故頗不滿儒林
之口晚年貧益甚至為未謝石測字之業著怡春館詩鈔詠西瓜燈云
兒女庭前戲晚涼青蠅燈裏閃秋光一經雕琢便成器從此冰心換熱
腸落葉云夢殘燈暗月如銀金井蕭蕭落葉新不怨飄零身世感要憑
風力去驚人惜春云一般心事夢難成我亦深知買島情但願東風今
夜猛替人藏過曉鐘聲寄託遙深別有懷抱

鬼詩

士重德行女重節行稍涉苟且 顯報隨之讀書人尤宜致意焉浙江某
生名下士也風流自好漁色特甚嘗與鄰女有婚娶約未幾女有孕生
無計彌縫致女自縊後生入闕已交卷矣返號若有所思忽大哭不止
題二絕於壁出號狂叫而死詩云記否花陰立月時倚欄偷賦定情詩

而今觀試秋風冷水透羅鞋君未知黃土無情玉骨眠可憐歡意渺秋烟何須更織登科記脩到鴛鴦便是仙

侶鳳

金匱倪侶鳳女史 鳳嶺楊叔廣秀才之女甥也叔廣曾為余道其詩筆之佳余求之數年不得近有友人錄其題嚴芝榴感夢廢吟圖五律一首云久失椿萱愁懷深益深晨昏餘涕淚風雨驟謳吟白髮衰親夢青編孝子心我詩方讀能回首恨難禁鼎嘗一撈勝壓佳珍矣

阮秋儂

維揚阮芷季女史字秋儂少伴李猗香夫人讀遂爛吟詠嘗詠落花云一任紅顏與玉姿韶華消受幾多時憐他嫁向東風後便是陰濃子滿枝著有晴霞樓詩稿一卷佳句如舊恨隨流水閒愁付落花月窺珠箔

三借廬贅譚

卷六

六

靜風逼翳刀寒年華空自惜刀尺為誰忙鏡裏好花皆薄命篋中美玉自無瑕嚼香蠟燭沿牆走食食癡魚上釣來深宵貪看樓頭月風露欺儂卻未知余尤愛其即事一首云深樹雲迷暗墮烟秋風池館晚涼天多情獨有荷塘月照見鴛鴦兩兩眠後猶香夫人隨宦粵中阮不能從依母家母貧錢銀鬻女於秦中賈人年五十餘目不識丁秋儂竟以抑鬱卒嘗陪賈過臨城題驛壁云輕譚塵寰暗自憐誤儂幻夢小遊仙如弓明月初三夜似剪春風十五年屋縱黃金傷不偶玉終白璧歎難全無端嫁作商人婦絮泊萍飄水驛邊更有次首中有命薄身隨十萬錢句亦可想見其志矣

金烈女

天下忠孝節烈之行當其志決身受初非欲見知於人故在鄉僻之間

往往有湮沒不彰者自經兵燹義烈尤多里黨無文學士誰為報請邀恩光及泉壤者而衣冠浮薄往往往世繼邀 郵典品頂煌煌問其職曰雲騎尉也噫其父果殉 國而亡也抑從賊而轉為賊殺或病死難中耶不可言矣清河縣北四十里徐家溜地當要衝附近秀民每誘年少婦女伴行客宿名曰趕店有金姓女乳名扣仔幼失怙恃民本玉之妹也豐姿淑性幼許明尚忠嗣子鳳岐為婦金貧童養過門尚忠本漏盜同治十年鳳岐已十五歲尚忠欲令女趕店女不可尚忠疑鳳岐梗意毒撻之遂亡去里中轟傳為尚忠活埋死女亦疑馬歸靈兄素善亦無如何越二年尚忠計賺女歸即令趕店又不從撻之不屈於是日夕鞭笞冀其轉意女矢志益堅誓之如死尚忠無如之何商於妻曰彼所以堅不應者為未失身也若強污之彼見節已破當可從於是授計於客

三借廬贅譚

卷六

七

欲強姦女呼冤力拒客懼而逸尚忠怒以油捻紙炙其手臂胸腹至黃油滴漉絕無哀乞順從意尚忠懼女兄相訟決計殺女以滅口遂遞刺衣襪繩三匝縛其上更益火灼其頭面漸下至足膏黃焦黑血肉糝糊計灼半夜女始死足猶動復灼之尚忠怒未息刀斫其面更割二乳始舉而投之河鄉里竊聞之咸髮指咬女兄訟官尚忠狡供女有外遇妻供疑夫亦有染故尚忠憤而死女女兄懦不能辨官亦不察據供詳廉訪應公閱牘疑之密訪得實乃反其獄抵尚忠夫婦於法詳請具奏得旨建貞烈坊於徐家溜人皆快之

女子宜有才

諺以女子無才為德然則有才者豈無德者耶愚謂有才而善用其才則畫荻教書九能佐讀人稱重之有才而誤用其才則簾間密札月下

琴心人非笑之蓋女在賢不賢不在才不才也閩中沈氏女詠春草云
別情隨處總魂銷草色迷人入望遙如此青苔回首憶似那袍袖安
腰崇安李月娟云萌芽一雨茁芳塵遠浦離離盡帶春路入江南青不
得斷腸猶有未歸人香山童氏女幼慧父教學吟未幾使工詩父母死
女無所依寄養舅氏歷盡坎坷既嫁得姑嫜歡春草寄感云萌芽初出
帶朝烟恩受東皇憐白憐記得枯根風雪裏不圖新綠有今年溧水宋
玉生蓬室李薇香能詩宋需次豫省大婦妬不容宋知之接李去微香
詠春草贈夫云當年霜雪過清芬吹醒蕪蕪草又蕪不是東風閒愛惜
詎能平地變青雲又淮山胡管侯婦張婉娘有刺事詩錄其二云梳成
雲鬢插花初低喚雙鬢略倩扶生小天然原愛好不因人見著工夫衣
香人影滿花街閒裏低頭整翠釵繫得湘羣忘略短無心偏露鳳頭鞋

三借廬贅譚

卷六

八

以上數人皆多福壽豈以才爲累耶

碧桃館

仁和趙君蘭女史我佩名士秋船先生慶蒸之女也先生以詞曲著名
著有香消酒醒詞二卷曲一卷女史家學淵源九歲即能吟著碧桃館
詞人有謂先生手改者余觀女史詞實出先生之上人言不足信也卜
算子云一樣雨和風各樣愁人聽樓外垂楊樓上人同是懨懨病低映
水紋窗裏把闌干凭昨夜西風今夜寒瘦卻紅花影密意亂如絲別淚
濃於酒眉上青山臉際霞多爲春銷瘦記得去時言約在梅開候風信
而今過海棠到底歸來否清平樂云愁推不去沒個藏愁處小小眉彎
攔不住做出恨烟翠雨連朝飛瓦清霜病餘怕倚迴廊已是傷秋傷別
可堪又過重陽眼兒媚云白蘋江上晚來秋風定柳絲柔今宵酒醒昨

三借廬贅譚 卷六

宵人去多少離愁銷魂最怕黃昏候獨自上高樓三更疎雨半牀殘夢
一葉扁舟蘇幕遮云山廊斜深院靜樓外秋千送過垂楊影燕子不來
春又盡幾折闌干獨自和愁凭髻雲低眉月冷人瘦如花花也如人息
病小夢惺忪眠未穩燭燼香消依舊今宵醒如夢令云今夜夢魂無定
多被瓊簫吹醒廊外月如潮翠袖宵來慵凭人靜人靜風弄一簾花影
虞美人云落紅滿地鶯聲老春去愁難掃背人無語蹙雙蛾可奈桃花
臉薄淚痕多畫樓一角斜陽悄香靜簾波裏是誰喚醒夢南柯半响起
來埋怨到鸚哥清新俊麗獨有千秋不減許蘋香稿也

寄菴詩鈔

上海葛隱耕孝廉其龍柳交數年未嘗謀一面間以詩函相投頗獲切
磋助君爲人熱心古道有長者風時申江甚風雅而君爲祭酒詩學極

三借廬贅譚

卷六

九

服梅村近體則參以王孟著寄菴詩鈔四卷借友泛舟東湖聽少卿校
書彈琵琶云白傅江州歌當哭傷心翻得琵琶曲張郎亦是斷腸人紅
粉青衫同感觸憶昔東湖繫畫橋同羣載酒蕩春潮輕波渺渺流桃葉
新月彎彎上柳梢玉貌嫵媚年十七檀槽手撥柳淒絕漢塞初聞鐵騎
鳴洞庭猶聽流泉咽雙眸如水澱如雲暗把心情訴與君一見應憐草
刺史三生重憶杜司勳烏絲寫贈銷魂句歌罷漏終不能去卻恨情天
誤落花生憎別夢隨風絮重經鴛水訪秋娘聞抱鵲絃客異鄉楊柳門
邊春冷落梧桐院裏夜淒涼梧桐楊柳那堪問轉瞬兵氛流散郡鶴唳
歌殘子夜哀烏啼譜入家山恨萍梗飄零各一天釵聲花影渺如煙渭
城舊曲君還記天寶新詞我亦憐黃蘆苦竹同羈旅往事思量淚如雨
狂士風流浪得名美人憔悴還無主勸君莫更唱梁州鐵板銅琶戰壘

愁蘭藥無人曾送客哀音猶繞弄珠樓大風歌云白蛇已斬鹿已死天
命終歸赤帝子酒酣擊筑臨高臺歌聲忽發大風起鴻門當日飛劍芒
玉玦破碎心傍皇亡秦滅楚賴猛士何不留取守四方雲氣奮飛出芒
矜歎盡悲來如夢想慢罵安知天子尊猶是當年一亭長白蓮云銀塘
小立絕無塵似此丰姿孰比倫芳潔自存君子品空明如現玉人身冷
雲十里尋秋夢流水三生結淨因羅襪凌波微步處盈盈目斷幾回頻
題桃花扇云妝閣荒涼鎖碧苔桃花落盡問誰裁却從一柄歌姬扇演
出南朝大局來煙柳淒迷舊板橋青溪殘夢付春潮云亭樂府流傳遍
一樣傷心甲六朝西湖云油壁香車已化塵孤墳猶占六朝春修培幾
費名流力倦倖千秋一美人送春云不道流離後他鄉又送春青山拋
舊友白髮戀慈親草木愁中景于戈劫外身故園歸未得目斷乳溪濱

三借廬贅譚 卷六

十

其餘如野花生就鉛華黛媚世不施膏沐也傾城詠菊之香凝殘露
寒無語影立西風瘦不知枯樹之縱遭剝擊心逾鍊不藉攀援勢更奇
月樓圖之一角畫樓橫遠影半鈎新月掛愁痕廢寺之樹逢劫後偏增
壽佛到窮時亦不靈白蓮之煙消遠渚雙鷗宿風定秋江一鷺飛落葉
之肅殺何嘗非轉運淵零未必盡凡材皆獨出新意

沈同市

琴川沈同甫秀才余已卯關中舊試也為人姝姝暖暖一佳情深知余
有贅談之刻見寄玉梅齋本事詩云含煙楊柳想丰神修到如花妙絕
偷記得生辰三月暮玉梅齋裏祝長春小別無端又幾年回頭夢影總
成煙落花流水真無賴苦逼秋霜上鬢邊又白牡丹一首云萬紫千紅
開豔陽獨持白賁領羣芳人疑西極來瑤母天為東周出素王不染紛

華真富貴能標本色始文章得時莫道春光晚月滿瓊臺玉有香

彈指集

余不喜彈指詞惟集中寄吳漢槎金縷曲二解知已情深讀之令人淚
下友人謂余曰梁汾之詞古淡高超非學到其境不知其妙余曰詞尚
側豔即學到其境亦不必作後晤蔡廣雨談及詞派亦不喜側詞謂理
趣太深而丰韻少也余頗以為至言

江州生誕

咸豐壬子余纔三齡從大父賀歲來蘇猶記游虎邱觀賽會雨濕帽簷
事即揚芳士廣文祭白傅時也後閱過波瀾話載是歲正月十九為白
公降生後第十九甲子轉頭之年廣文招邀朋侶設醴陳牲展拜虎邱
祠下談燕竟日王龍齋故玉即席賦二律云于餘曩後作生朝一瓣心

三借廬贅譚 卷六

十一

香喜共燒詩滿袖中人盡讀春留隄上姓還標好將私祭今番創况是
崇祠勝地袁春與云一邀笑識公遊來陟降合歌暮雨正瀟瀟聞說西湖
祀典隆杭州有香山生日會阮文達公先潛所學後任浙年年瞻拜向東風
稱觴更喜添吳下勝舉偏教屬寓公嫩柳碧含山色外玉梅香沁酒痕
中坡翁雅集蘇齋盛臘尾春頭此後同廣文海竈人名文綴

鐵仙花館

華亭張雪菴司馬家鼎為雲閣先生詰嗣筱峯先生鶴亭猶子也風雅
傳家各有專集司馬著鐵仙館吟草申浦遺風云狂飈四起江雲黑
地軸掀翻震霹靂波濤萬疊衝舟來怒挾風威奮一擲生平忠信輕江
湖欲挽狂瀾愁無策我生有命且聽天一卷班書安浮白放聲快讀大
風歌歌罷蒼茫怒濤息遊西湖云急篙撐破碧淪漣紅藕香中泊酒樽

我與樓臺同入畫水搖楊柳欲生烟數行鷺集蘇堤畔一場雲封古塔
前最是湖心亭子好綠波綠青嶂夕陽天弄珠樓云夕陽隨我挂帆來
近水軒窗面而開風峭亂鴉團秃樹林疏凍鴉啄寒梅幾星漁火前洲
聚一線潮痕到岸回原注潮至東湖而止快詠水壺舊題句詩心誰繼阿師才原注上人能時有月光終古在冰壺句銀河棹歌云碧海青天望眼賒銀潢清淺學乘槎昨宵
親見雙星渡五色雲扶七寶車雜句如水晶魚入定樹密鳥棲烟籠火
靜依佛爐烟香上衣秋風來木杪人語隔溪烟橋低流水漲山斷濕雲
堆月籠三徑鶴眠候烟鎖一簾人靜餘薄識敢談當世事窮途每憶故
人情佛劫幻成黃葉路香花空對白雲心皆輕清流麗之作

硫穴

硫穴在淡水港東北甘答門山下溪廣四五丈皆沸泉為硫穴所蒸也

三借廬贅譚

卷六

十二

地多勁茅高丈許茅下有徑僅容側身入近硫處地皆溫熱草色萎黃
無生意山半麓白氣縷縷如雲霧風至則硫氣甚惡生硫之穴兩邊草
木不生地熱如炙且多巨石為硫氣所觸剝蝕如粉白氣五十餘道皆
從地底騰激而出沸珠噴濺去地尺許穴中怒雷震蕩與沸鼎騰濤相
似穴周廣百畝如一大沸鑊聞其氣觸腦欲裂旁有一溪聲如倒峽即
沸泉所出源也見郁滄浪日記

黃金孃

名妓黃金孃色藝均絕開故老言在虎邱之留春榭恃才不肯交俗客
將采臣嘗贈以詩云脩到鴛鴦便是仙春來好賦定情篇梨花明月吹
簫夜柳絮東風倦繡天閒倚朱闌調笑語醉扶紅袖上秋千泥卿和我
傷春句先向妝臺學錦箋

三借廬贅譚

卷六

雅婢

天台陸季和有婢娉娉喜吟詠陸屬意焉婦淑儀知之戲以詩云郎君
最愛婢嬌憨臉際眉間笑意含怪底昨宵閒闌草輪他兩次得宜男論
心我亦喜溫柔每有新詩與唱酬今日喚他嬌一看紅雙頰使回頭
閒時說到眼前春一個嬌羞一個嗔賦語兩家都具惱明年罰我作水
人今番望眼總盈盈撮合何難要妾行但問同心結後不知爭樣謝
儂情及娉娉俯小星淑儀復調之曰青衫紅袖兩情濃今日汝成意態
懶含笑問花花不語此時眉眼卻還儂娉娉答云欲通私語怕娘嘆但
任娘行笑妾身舉止本來孟潏慣大方何敢學夫人樂而不淫頗得關
唯之旨

長安官闕

三借廬贅譚

卷六

十三

秦都長安官闕之制備極壯麗漢用秦長樂宮外又造未央宮東西對
峙長樂垣牆周二十里未央牆又加廣八里城高三十五丈武帝時又
造建章於城外高五十丈跨城為閣道飛輦可度而甘泉明光離宮又
百餘座土木經營不知耗財力幾許當時咸郭反不脩治惟用繒垣周
築三百里何緩於設險而不務本也明時鳳陽同當時亦無城郭龍興
地不為備險誠不可解

大憲多情

李文恭撫蘇時嘗召優人演長生殿傳奇至埋玉一齣不覺歎息失聲
淚為之墮即席詠其事云戈馬忽忽起范陽猛聞鈴語與郎富凭肩有
誓同牛女掩面無端作帝王自倚翠華甘謝罪可憐黃土忍埋香金釵
鈿盒須與改莫再含情山上皇維艱淒涼劫灰洗兒錢杜售疑猜誰

傳官禁司器爭幾見寶王草檄來一死功能扶社稷他生籍已注蓬萊
聽歌暗漉青蓮淚曾醉沈香舊酒杯次首即用隨園馬鬼一死諸軍退
妾為君玉拒賊多意蓋美人例為人憐亦如錢乙生自辭師詠西施之
可惜越王無見識黃金不鑄女功臣兩句之旨同也

徐烈女

徐貞烈女忘其名如阜人年十九許江蘇候補縣徐兩奎為續配卜吉
有期徐卒女欲縊經入門抱木主行夫婦禮母勸勿往女號泣曰見既
許徐氏即為徐婦安得復有他志遂歸徐撫棺大慟絕食七日而卒又
汪貞女者吾族祖意琴先生之第三女也許字芳橋注竹村之子汪子
卒女食頓減且時有淚痕堂上察其情知不可奪遂令歸江焉

顧莘耕

三借廬贅譚 卷六

十四

顧莘耕珠江人性喜詠諧而家貧無擔石就慕河間寄家書詭言娶妾
夫人伊氏答以詩云當年曾賦白頭吟此去何妨別夢尋那欲藏嬌儂
敢妬只愁築屋少黃金蓋明知其給而故揶揄之也顧死王棠仙寄詩
一卷示余曰此莘耕一生心血先生有贅譚之作可肯存其人乎余錄
其竹枝詞云豔陽天氣鳥聲催杏臉含嬌柳眼開芳草如茵花作幃紅
妝一路踏春來即事同閨人作云卻愛新涼值早秋湘簾都未下銀鈎
紅闌今夜清如水月色簫聲共一樓饒有風致

琴溪道子

琴溪道子姓吳瀚濤貳尹 廣為入豪俠不羈性好遊蹤跡遍天下并
歷泰西諸國所交多名下士身畔常攜一篋不輕見人中藏小劍長五
寸許鋒利無倫髮細數十丈繫於劍柄蓋幼時曾習劍術中年益精能

於百步外刺人不少爽詩有奇氣余僅記其在美國華盛頓京城感懷
幾首云悶來矯首向天歌奇氣如虹貫碧羅劍穎書空疑挾電筆鋒
海欲停波搜碑才器今原少擊楫風情古不多三十頭顱積十萬故山
猿鶴奈人何苦向滄溟屢擲身叩天無路獨艱辛骨經鍛鍊丰裁峻腹
具與衰涕淚真滾滾雙丸催壽命勞勞幾輩困風塵不才久作養霞想
鄧禹何心尚笑人歸來久分閉柴關風捲開雲又出山得意要須及年
少撫心詎肯避時艱英雄肝膽千秋壯兒女風懷一例刪滄海無情天
地窄馳驅容易誤朱顏蒼茫雲水望中收便擬詩名滿八陬萬里豪情
飄斗室三冬物候似初秋折衝無地道樽俎風土何煩問馬牛昨夜故
人通尺素相思飛渡海西頭

莊蓮佩

三借廬贅譚 卷六

十五

陽湖莊蓮佩女史 盤珠生有神異穎慧好讀所著秋水軒詩詞台稿筆
致淒麗嘗病臥夢見天后遣侍女來迎醒語其夫吳孝廉 賦遂含笑而
逝異香滿室空中似有音樂時年二十有五也集中佳作甚多病中偶
成云如水涼生雨過時小齋鏡暗夜遲遲霜華欲下秋蟲覺節序將來
病骨知初戒酒杯同碎穀新開醫案忌吟詩近來倍覺腰支瘦小步還
須倚侍兒其詩餘一卷九極幽怨的是漱玉之遺秋感倚清平樂云暝
烟欲上蟲在離根響幾許亂鴉風底颺笛冷殘秋門巷柳梢一箇明星
闌干短倚長想若要心兒不轉除非沒有黃昏柳花倚蘇幕遮云早抽
條遲作絮不見花開只見花飛處縹緲紫簾留不住打個盤旋又被風
吹去野棠村芳草渡離卻枝頭總是傷心路待付殘春春不顧葬爾空
池恨結萍無數荷亭即事倚前調云水亭開槐畫永貪看游魚又怕危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欄凭響雨欲來風片緊紅藕花情無幾
蜻蜓影瓦松明塔蘇潤玉跳
珠不許圓荷定一雲涼雲都卷盡梧葉含秋簾角斜陽冷

簾綠館

錫山周掄仙曠有簾綠館詩稿未經行世
亟錄數首以見一斑舟夜云
山氣鬱蒼然江流暝遠天角聲京口戍燈影海門船衣食違長策文章
誤少年勞歌誰與和漁板起寒烟赤壁云傳聞吳魏此爭雄壁壘千秋
劫火紅賤三有時還我輩霸圖何處問東風武昌春近花含笑岫冢西
來浪打空今夜月明乘興到放歌且作醉家翁感賦云長沙日落水雲
橫舞館歇臺氣肅清囊口悲風浮四極刀頭亮月照三荆上海重鎮陶
都督末路才人稱正平促漏遙鐘聽欲倦一時併入斷猿聲過彭澤縣
云山頂孤城百雉開抗懷往事劇堪哀可憐五斗官家米只有淵明拾

三借廬贅譚

卷六

十六

得來楊柳詞云和雨含烟翠色賒長條蘸水亂橫斜若教繫得春光住
只種垂楊不種花其餘如人歷長途俄老眼事多失意怕深談疎樹斷
雲揚子驛高橋斜日海門船自烹雪水嘗佳茗獨對梅花看異書俱有
新意蓋得力於少陵又參以王孟者故神韻風情兩擅其勝也

錦瑟詩解

玉溪生之詩不可解者儘多讀者亦當以不解解之如錦瑟詩起句曰
五十絃夫瑟絃五十盡人知之何以曰無端也有僉父謂義山此詩爲
斷絃悼亡之作謂瑟本二十五絃今無端爲五十則兩斷矣自謂獨得
妙解不知如此解詩是釋籤矣惟何義門太史解此詩頗近理謂錦瑟
詩是玉溪自題其全稿之作首二句言平時著述遺已成集而一言一
詠俱足追憶生平也次聯言集中諸詩或自傷出處或託諷君親作詩

之旨隱寓於蝶鷓也三聯言清辭麗句珠輝玉潤而語多激映感慨又
有根抵栽培所以自明其匠心之巧也結二句言詩之陳事雖堪追憶
惟回首當年無窮悵惘猶望後之讀其詩者知人論世或想見其生平
大凡也太史讀詩有妙解余曾見其手校溫飛卿集一字必辨其評經
故監崔揚州南唐舊居詩乘舟覓吏句謂用晉書桓彝去官所覓如吏
部郎事今題係故監而但用覓吏二字是飛卿讀晉書破句矣其博學
心細如此

詩中七賢

陳心友筠茂才才華富麗與人落落寡合平生於時流中惟心折七人
作詩中七賢歌云樓馨仙史美少年筆花絢爛生白蓮雞林聲價重
仙蔡紫蒨蕭湘侍者瘦娟娟愁紅慘綠寫錦箋流將血淚曬杜鵑謂余奇陣

三借廬贅譚

卷六

十七

縱橫老詩顛長戈利甲總森然程仲承渾渾噩噩道昔賢感今懷古摛
長篇用之舟楫濟長川天家奇材真楸楠葛隱耕白衣卿相比屯田曠
懷極視匡廬頭呼吸之氣雜雲烟姚芷芳參得滄浪上乘禪詩情古淡
圖畫傳彷彿月夜咽寒泉杜晉卿名求燧吾鄉才子馳八埏驪駒不須施長鞭
秦樹雨病客可憐滯歸船夢醒酒地與花天何當拜倒瑤池邊拈韻刻
燭張廣筵

采臣詩續

近又於徐保之貳尹處得蔣采臣手錄全集知君已晉銜觀察集中佳
者尚多因復錄之別內云攜手花間月上時離居况味要卿知蕉窗夜
雨詩千首繡閣春風笛一枝心似垂楊愁遠別淚隨紅燭訴相思他年
忍憶今宵景翠袖銀燈映玉卮宿廢寺云薄暮迷征途投宿招提境衰

草覆寒階敗垣園古井白楊夜蕭蕭鬼嘯秋風冷殘燭慘無光值僕語
相警匣劍忽飛鳴月下美人影邊詞云轉戰沙場膽氣豪涼州一曲醉
蒲桃醒來飲馬長城窟點點霜花落戰袍羽檄連催戍白登將軍年少
氣飛騰天寒一陣西風緊鐵馬黃河夜踏冰

柳枝詞

柳枝詞須要手神騎蕩有不可一世之概余曾見他書有數首已忘作
者之名詩云只管歡娛不管愁瑯琊大道接金溝儂家亦有封侯婿莫
道飛花墮玉樓窗外西風一响斜從來不信有天涯忽看遊子脚蹶處
滿眼迷離遍是花勞勞亭外化蒼烟猶憶青溪泊畫船千古風流成恨
關可憐張緒已當年李石梧中丞云綠黃如畫點春痕往日靈和有舊
恩生恐路人攀折盡更無青眼到王孫柳葉盈盈湘水春柳枝詞唱曲

三借廬贅譚

卷六

十八

江濱爲誰化作相思種才解迎人便送人袁滄漁丈云東風婀娜最魂
銷殘夢無端渺六朝記得當年攀折處清明烟雨自瀟瀟嘉興楊小鐵
詠南湖柳枝云一棹尋春正未遲滿湖晴綠漾絲絲小蠻本是腰支好
况是垂髫十五時二十八字神味盎然蔣采臣云一棹相思兩地分漫
將飛絮證前因妾身得似長亭柳盡把柔條折贈君江閩仙女史云烟
雨迷離六代巷白門新綠又參年年在枉自垂青眼浪蝶遊蜂總不堪
潘筱峯云長亭烟景太蒼涼萬縷千絲總斷腸多少行人難綰住祇將
青眼對斜陽陸鈞漁云一樹婆娑老白門臺城十里黯秋痕烏啼日落
荒寒甚難覓當年張緒魂各有妙處

李姑姑

李烈女姑姑監生李徽雲之第三女也幼淑順許字鄰人殺人殺讞明

力學籀書以佳婿目之光緒四年女十八歲卜吉有期矣人殺忽病危
姑姑頗有所聞食頓減面形憂色時見涕淚痕母覺之頻以吉語勸慰
歲將終人殺竟卒姑姑一慟幾絕已而縞素泣拜父母曰兒字鄰氏十
有二年今禮垂成而婿死兒何敢獨生請往哭其靈以抒吾痛否則兒
目不瞑堂上堅弗許遂絕粒不入口促之亦不食徐泣曰惟酒或可解
耳初宅有鼠患備毒鼠藥竊得之至是母子之酒防少疎竟下藥酒中
少頃毒發嘔吐大作向父母跪謝呼不孝數聲而絕時十二月朔也目
初瞑猶淚涔涔下殮畢貌如生微帶笑容比奉柩若空棺然因歸鄰舍
葬余作詩弔之其起一段云悲風亂吹白榆死愁雲黯天如紙鳳凰
啼斷夜臺空烈魄長埋呼不起龍西李女秉奇烈心腸冰雪寒桃李一
朝化作杜鵑魂西風血灑芙蓉紫餘載集中

三借廬贅譚

卷六

十九

詞品

詞學衰於康雍朝乾嘉時張弢輩出韻學中興至今日填詞家益衆然
皆不免拘守姜張而學北宋四大家者甚少不知姜張之詞純乎白描
無才力以學之猶畫虎類狗反爲所誤矣余嘗見海寧吳子律先生詞
話中載吳江郭祥伯十二詞品而金世揚伯夔又續十二品如詩品然
以四言句推廣其意句多不能載但錄題首二字郭所撰爲幽秀高超
雄放委曲清脆神韻感慨奇麗含蓄通峭穠豔名雋揚所續爲輕逸綿
邈獨造凄緊微婉閒雅高寒澄淡疏俊孤瘦精鍊靈活明乎此能事備
矣

燈花

倪思劬茂才製燈花詩十首余但記其一首云靜對銀缸臥轉遲近

來何喜報人知青凝小豆輝江管紅吐奇葩映菴帷結到並頭符暗卜
燦成五色照相思曾深不肯敲棋子留待郎歸話別離

代課

余館山中時有弟子顧姓習且齋年十五纔舉四子及詩經講解文義
十無半明暑夏日長飯後余每同友人往山房消夏日斜始歸臨行必
出一對於諸徒返則問之顧生素豎誓以下岸開茶館對余前村間酒
家余笑曰汝欲作茶博士耶恐樵青不肯從奈何一日余以鳥鳴山樹
靜命對比歸顧生對魚躍浪花園驚鷺其精次日出蝶凝尋夢去是日
余在館未出顧生不能對越宿夜課對爲蜂重祀香歸余拍案叫絕決
其非自己出感詰之始言其姊昨日歸寧兩對皆侍代也余問爾姊能
詩否曰未嫁時嘗見呀唔今不知若何余令歸向姊索稿未幾徒來爲

三借廬贅譚 卷六

二十

余云姊稿在塔家僅乞得薛濤箋一幅詩兩首云先生索詩特爲吟就
不可見人余讀之云夏木陰如許文窗盡拓紗綠雲三面合涼翠一簾
遮嬰母言休訴鴛鴦夢亦除荷池香冉冉開得並頭花又云盤興歸省
拜慈親猶作當年掌上珍知道兄家耽小飲薄荷新釀百花春下書瑟
儀初草蓋卽事詩也

蒲留仙

蒲留仙先生聊齋誌異用筆精簡寓意處全無迹相蓋脫胎於諸子非
僅抗手於左史龍門也相傳先生居鄉里落拓無偶性尤怪僻爲村中
童子師食貧自給不求於人作此書時每臨晨攜一大磁罌中貯苦茗
具淡巴姑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陳爐觀坐於上烟茗皆身畔見行道
者過必強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渴則飲以茗或奉以烟必令暢

三借廬贅譚 卷六

談乃已偶聞一事歸而粉飾之如是二十餘寒暑此書方告蒞故筆法
超絕王阮亭聞其名特訪之避不見三訪皆然先生嘗曰此人雖風雅
終有貴家氣田夫不慣作綠也其高致如此既而漁洋欲以三千金售
其稿代刊之執不可又託人數請先生鑒其誠令急足持稿往阮亭一
夜讀竟略加數評使者仍持歸時人服先生之高品爲落落難合云一
佩秋閣

佩秋閣詩兩卷爲吳縣吳珮纈女史蓋遺稿女史少孤依寡母長適城
中汪桐子未幾而寡頻經離亂詩益工襟懷曠達家本鄧尉嘗月夜獨
行深山吟詠忘倦故其爲詩絕無脂粉氣擬古云青青河畔草靡靡芳
春碧娟娟當軒女軋軋弄機匹脈脈含愁意粲粲揚玉澤顏色似羅敷
秉心如嫩日十載隔隴沙膏沐爲誰飾池上雜興云壇坫風流歇星萍

三借廬贅譚 卷六

二十一

復此借環青門外岫虛白竹間齋古柳煙無際方舟水一涯淒涼吳苑
路老樹甲官槐詠梅云緇塵漫染洛中衣臨水人家半掩扉林角烟消
初日淡竹梢風定暗香微夢回紙帳梨雲冷酒醒羅浮翠羽稀莫問江
南春早晚巡檐無那只依依寄懷仲姊云寫韻閒披女史篋同懷惜別
費毛侵薛羅日暮吟山鬼芸香殘柳素琴寒雨空村千嶂暝西風高
閣一燈深平原十日難辭醉感舊題詩又滿襟書所見云江鄉滿地柳
黃沙輾轆聲多坐小車一望平郊秋色好西風斜笠捉棉花其餘如西
來秋氣壯東下大江橫蘆荻秋翻雪魚龍夜吼潮明月刀環夢殘山鼓
角聲斜月簾鉤風弄影小窗燈火夜填詞國香檀鴨春難住倩影扶愁
夢未真皆佳女爲許鶴巢中書廣風之高弟汪燕庭詩人百之姪婦故
學有淵源也

程叔石云女史住山中時適至乃持刀坐室中將爲
自斃計大書八字於壁曰得死此堂千古不朽竟免難

詩巧

丙子春南鄉來一丐敝衣敝履日行街頭一回旋宿破寺不言不笑亦不乞於人人舍則取之或蹴爾而與便反目相向設所得足一日餐雖獨舍者亦不顧而去人以其廉也頗重之一日忽狂歌市上作種種戲羣兒圍隨之然口中所歌非詩非曲甚典雅吾友丁小舟異其人夜深流往破寺訪之不見書小舟敬謂四字於壁越日再去見寺壁墨迹淋漓筆勢飛舞則七絕詩兩首也詩云怕作人間公與侯風塵落拓試庸便果然大地無背眼要去乘槎上斗牛雄心磊落總難平匣裏龍泉入俟鳴只有小舟能識我他年書記要留卿下書驚雷子右光留別數日夜之其人終杳知爲奇士然終莫詳詩意今小舟已歸道山未死前數日錄此事并詩寄余因采入焉

三借廬贅譚

卷六

二十二

詠鏡

詠鏡之作男人固多佳句然終不如閨閣之言爲能親切有味也青州董叔齊婦周氏十四歲讀古今詩數千首嘗詠鏡云菱花光彩自晶瑩轉覺相看影過清生質那能皆美秀年華猶恨有枯榮縱無恩怨干卿事從此悲歡異世情留得輕塵遮蓋好照人何必太分明常州王氏女云高堂明鏡感青絲女伴閒來照影時見得分明全不語教他好醜自家知蘇州葛慈生云秋水分明月一周摹儂嘖笑對儂愁怪他脈脈全無語誤盡紅顏到白頭會稽程幼環云思量對面著誰身相看丰姿總出塵畢竟笑他含蘊少一絲藏躲不容人昭文江闌仙云坐對茫茫忘爾我含情脉脉自春秋可憐圓缺原無定賺得紅顏到白頭潘安趙玉馨云垂髫全改舊丰神對鏡渾如又一身自笑娉婷年十六生疎從未

識斯人蓋新嫁時作也德州秦芷香云開奩相對倚妝樓不見芙蓉現上頭惱煞終朝無個事看人嘖笑看人愁蓋謂其婿也釐峯陳愛鴻云輕攜鸞鏡照嬌紅玉貌應誇粉澤融我欲笑卿卿亦笑兩人笑態怪相同上元劉玉芳云無情畢竟恨秦銅草草紅顏換鏡中縱使而今誇美色到頭嫵媚總成空新昌胡管侯婦張氏詠宮鏡云不見鸞樓見鳳蹲故宮無復照春魂深深埋玉知何處斑瀆殘紅尙淚痕詠古鏡者雲和魏容裳有句云歛盡光華歸黯淡深於閱歷始模糊魏有小姑甫十歲指古鏡令詠姑應聲答云古鏡何如古月圓不知入世幾千年月光猶比鏡光好此鏡都應在月先愈癡愈妙愈拙愈遠上海蔡蘊蘭云團圓難認一睚清剝蝕苔花紫鏽生似識而今人面改故韶光彩不分明

兵兆

三借廬贅譚

卷六

二十三

合肥李少荃爵相位業崇隆相傳其未貴時家有大池冬日水涸取魚池底得三寸餘長土偶以萬計人馬戈甲雕鏤精絕遠近傳聞觀者塞戶不知何兆既而登第入詞林統師靖難始信土偶之兆又蘇州胡貴以團圓爲業種落蘇半畝許盡結小人有荷戈執旗者有彎弓負弩者有無頭而手足不全者鏡甲悉備鬼斧神工不可方喻某甲謂胡曰此係兵兆難將至矣胡恐張揚獲咎悉屬去而瘞諸土當時故並無人知賊平後始爲人言之

碎錦

詩有以神韻勝者如徐拙菴之雁呼沙渚寒無色馬踏黃河夜有聲張叶生之沙飛梅浦騰呼雨草盡秋原馬嚼烟汪燕庭之濤翻地動日無色風挾沙飛波有稜蔣采臣之四壁孤燈人不寐五更寒雨雁呼羣五

言如徐根甫之大河沈夜色涼雨送歸程是有以幽秀勝者如汪子魚之離花墜粉紅黏蝶溪柳垂陰綠染魚韻荷女史之青柳裊風絲細細白蓮照月玉亭亭五言如李文恭公之落霞樓渡口疎柳挂斜陽金子春之一徑竹烟暝半籠花雨春是也有以感慨勝者如張香巖之通靈文字偏多難有約科名不厭遲揚佩甫之世事每同雲聚散行蹤一例雁飄岑將偉堂之無錢不敢輕言俠有淚何曾浪哭人子頌之藥石豈能延薄命膏肓多半誤用醫葛隱耕之馬蹄狼藉原無奈燕羽飄零不自惜金子春之天邊殘月又新月世上老年難少年亂離景象描來易憤懣襟懷寫出難將采臣之世事真堪吟楚些壯心枉自託吳歛笑傲一生輕將和功名終古阨英豪劉潤生之磨牛踏地總陳迹暮鳥依人無樂於大瘦生之逼人富貴夢中夢得世文章身外身無名氏之客思

三借廬贅譚 卷六 二十四

縱如醉樹葉宦途忙似出山雲末路人情知已少英年旅况寫懷多琢如之五夜回雞消壯志一時屠狗亦高官陳仲泉之人世定當憂思始高才偏值亂離多五言如無名氏之劫大生原倖途窮死亦難俞吟香之功名如意少文字誤人多袁滄漁之庸才皆入仕末路羨爲僧錢乙生師之少壯偏多病孤寒况不才是也有以高淡勝者如葛隱耕之不求賞識寒道得遇栽培晚更查秦子良之戶外客來先吠犬竹間畫靜自鳴雞劉閏生之家儉尙憂殘歲遍地偏翻恨故人疎江閩仙之數載之中差有悟一身以外更無緣無名氏之自醜不沽村市酒客來旋摘對棚瓜家元卿叔祖之掛典春衫沽酒飲自廉日費買花看五言如曷思生之畫寂雲爲伴宵深月當燈王毓仙之清閒原壽考著作算科名是也有以典雅勝者如徐韻笙之華過金陵桃葉渡秀於東海荔枝

溥筱棠之工部多才窮亦命中書得句貴如金陳燭門之鼓鐘清廟元和業蕭管揚州大業花沈峙公之破除鄉里鷓鴣兒酒妝點新聞燕子箋是也有以道峭勝者如劉辰生之蟲聲隱砌涼餘覺花氣撩人靜始知張雪菴之千言書勞驛使半生心事託寒烟蔣采臣之荒山飢虎晨窺屋古塚妖狐夜媚人汪燕庭之排岸千枝強弩末煎江一葉峭帆勝虛堂絲竹涼生雨靜夜茶瓜味近秋孫莘田之危石倒懸山更陡虛窗半敞月逾閒五言如程叔石之夜惟花有夢秋牋月無聲倪雲劬之形影殘燈甲恩警古劍知朱韻荷之春暖鳥窺檻午晴蜂鬧衙秦子良之有酒難温夜無花亦算春是也有以閒靜勝者如徐瘦瑤之紅葉林前又手立玉梅香裏裏頭吟繆芳臣女史之深樹一團孤鳥樂落英滿地數蜂爭是也有以疏俊勝者如俞夢周之一雙翠羽衝烟出三兩騷人

三借廬贅譚 卷六 二十五

踏月來朱奉庚之繡襦寶劍燈前影破帽殘衫物外身孫藻思之夜月冰棱神似濯秋鴈華頂骨偏奇五言如雪菴之月明孤枕影人靜四絃秋白嶽山樵之寒埋千嶂翠冷歷萬家烟是也有以情景勝者如葛寄庵之遠岫疎林高士畫漢宮團扇美人吟褚二梅之活水半篙楊柳色虛窗三面海棠風汪子魚之楊柳綠於河畔草杏花紅出水邊牆孫桂之平曠早麥青如畫照水梨花白似銀樊紫石之猛風撼樹千軍過冷月隨人一夜奔無名氏之十里湖光烟外寺一天雲氣雨中山秦鳳劍之浪劃石湖雙漿白山分茶嶼一簾青五言如李石梧之人家團圓樹漁火散疎星王香鐵之細蟻拖蠅去飢鷓攫鳥飛是也有以穠豔勝者如貝子木之輝碧樓臺花富貴吹簫院落月精神柳樹堂之晚妝樓上花含笑閒倚東風送夕陽五言如李酒春之流雲銜月朗細雨養花嬌

許相要女史之綠陰三徑暗紅雨一簾寒秦子良之稻香連郭外山色
 滿樓中是也有以旖旎勝者如周朗亭之不解溫柔偏宛轉太難位置
 是相思楊姍姍之許我溫柔甘下氣憐憫憐憫戒傷春盛雨祥之解得
 愛憐方倚玉絕無風趣莫論交是也有以含蓄勝者如陳曼壽之世途
 大半矜浮豔吾輩相期在令名方華喬之君子情懷須冷淡美人心地
 自光明金子春之廢苑池臺餘夕照舊家簾幕自春風是也有以奇麗
 勝者如袁益三之風身丹霄落欬吐淵作法雨生寶光朱滌英女史之
 湖光月光一氣化雙鷗嘔啞搖烟中柳餘生之醉中戲博雙龍劍摧倒
 蓬萊第一峯秦眉雨之蟠桃花落瑤池紅偷桃小兒俄成翁是也零金
 碎玉各有妙處學者當合衆長而法之

番俗

三借廬贅譚 卷六

二十六

臺灣之北有地名半線者番地也人不分男女每日暮浴溪中其俗以
 文身為飾如錦繡然人各佩一刀頃刻不離斫伐割剝皆用之婦人臂
 股文繡都遍獨頭面蓬垢以無鏡可照故不勤脩飾下體以繡錦一幅
 長三尺許闊尺許遮其前後股盡露富貴皆然惟別以繡錦半線以
 北男女皆剪髮覆額若頭陀狀胸背作豹文如半臂之在體番兒大耳
 如盤立則垂肩行則撞胸同類竟以耳大為豪故不辭痛楚為之猶中
 國之纏足然且其髮甚多而不梳櫛蠟幾滿兒時以五指代梳俗不
 知交易借貸隣里不相通貧者亦不向富人行乞但以逐獸為生版大
 則走不疾自孩提時即束其腰至長不弛故常有足道奔馬者及結襪
 之夕始斷其束其處又有所謂社商者番人得鹿俱以相付謂之充賦
 惟頭賜留與妻孥共享之逢秋米登場即以爲酒男女藉草劇飲歡歌

慢舞晝夜不輟與盡乃止既止即不得再有歌舞違者死番語不可辨
 皆滾舌作都盧般醜俗皆以婿紹瓜瓞子不得承父業須別贅他家
 故不知姓氏譜系苟其女與人私通亦任其自擇所愛番人夫婦每持
 莽葛射魚唱歌自樂竟夜烏鳥其相習成風有出於倫常之外者王紫
 綸司馬有半線竹枝詞余猶記中一首云被髮文章別樣妝蠻姬蹀躞
 共登場秋風裸笑開番宴夜半跳歌唱踏耶原注踏郎歌名番婦足踏踏耶
又手高唱翠番婦亦踏踏耶和
 此事海外采風集記之甚詳惜未付手民司馬已赴玉樓召又無後嗣
 稿不知落何人手以上所記余從神海紀遊中撮其大略耳

探梅詩

探梅詩多矣不過山林隱逸賞心樂事等語亦無甚趣味湯雨生都督
 嘗招趙李由太守六舟覺阿兩和尚探梅孤山飲酒賦詩獨覺阿兩首

三借廬贅譚 卷六

二十七

最佳詩云春風細柳亞夫營有約探梅趁嫩晴畫舫牙旗名將傳銅堤
 寶馬少年行琴樽湖上虛前席瓶鉢生涯了此生記否冷遊西墮路暗
 香深處坐吹笙放鶴空亭著屐登蓮仙有墓枕湖棧寒梅無恙應運我
 好友同來半是僧晴雪巖阿花四照初驚簾額閣三層分明樓子當年
 話聽到清歌悟上乘幽秀峭麗真無些子蔬筍氣者

三借廬贅譚目錄

卷七

楊柳樓臺	詆朱
問花樓	閨律
秋風詞	七夕吟
解律妓	瞿紫仙
吳琴仙	紀文達
海外詩人	跣足俗
西藏陋俗	獨清閣稿
江閨仙詞	莫愁湖詩
李靖	博洲詞

三借廬贅譚目錄

卷八

彭宮保題壁	倪雲勅
承平國富	楊公臨刑語
宮怨言情	吠雲石
江才女前生夢	塔影
西湖詩	顧吳優劣
花影婿	優癖
容膝廬稿	潘湘紅
續清平調	王廉君
虐佃之報	愚蟲
溫飛卿詩注有譌	毒藥

三借廬贅譚 目錄

集錦圖

故鄉風味

忠信解

朱註不明

長拋玉軫圖

尋夫

黃漁莊

夢異

巧漏

粘罕

作詩要訣

山寶

級餘小草

月出詩

古墓

陸鐵莊

墨壽閣主

從遊集

妓詩

臺臣深見

風流罪過

詩境

三借廬贅譚目錄

甘姬

懷珠閣卮言

曲園書目

書畫格

墅詩

一門濟美

三借廬贅譚卷七

楊柳樓臺



金匱鄒跋翰



辛巳春錢塘袁翔甫大令祖志於滬上北郊關三弓地高樓大道踞地
垂楊對宇為西人花園屋之後慈曲院月夕花晨笙歌四起致足樂也
大今榜其門曰窺園詩社楊南湖伯潤題其額曰楊柳樓臺秀水金吉
石書長聯云入座暹蒙情好銷磨月夕花晨詩天酒地憑欄資勝覽任
領略馬龍車水人影衣香皆太令手製樓中茗椀薰爐位置雅潔葛隱
耕孝廉首倡七律兩章役之二時和者幾及百餘家自題四首錄其二
云要把繁華俗轉移大張旗鼓日吟詩春歸楊柳千條盡人在樓臺四
望宜十里笙歌花簇簇六街燈火漏遲遲貧來百事從人借借得園林

三借廬贅譚 卷七

景更奇偶然平地學神仙名士名姬盡有緣百首新詩題壁上一樽清
酒醉花前繞看棋局爭雙劫又聽琴聲響七絃也是浮生行樂處何須
十萬買山錢黃笠雨文連云柳陰四圍碧人在畫圖間殘照送流水孤
雲歸遠山花香吹斷續鳥語弄絲蠻佳士座中滿徬徬風月閒忠州李
芋仙士恭云吾曹無地起樓臺一室俄驚廣廈開六代精誠高會處九
州人表不羈才午風白袷穿花出斜日紅裙鬪草回認是倉山詩世界
壁間珠玉助吟來余亦有七古一章云綠痕歷歷春雲冷詩心洗透塵
心靜一片濃陰澹畫樓繁華中闕清涼境夙昔園林祖澤誇倉山有主
管鶯花可憐兵燹消風月竟使滄桑感歲華餘生飄泊天涯走辛若微
官謀五斗隴上猶懷諸葛桑宅邊已負淵明柳何處烟江侶釣徒吟身
銷瘦歷窮途縱思金谷千尊酒難展平泉一幅圖生涯文字沾餘稅經

管買得三弓地近市聊選半仙家卜鄰許遂歐陽志勝情何地不樓臺
了鳥文窗四洞開幽綠一壺清夢穩涼青滿地淫雲堆撲簾烟重羅空
翠七尺闌干春替媚長畫微燕花氣濃斜陽悄逗詩魂醉閒來選勝穩
樓臺春浦吟朋幾輩招名士清樽千日酒美人紅袖一枝簫推袁壤坵
傳驢雅千坐投詩兼賀慶翰墨爭聯寰海緣風流重續香山社耽愁惟
我悔蹉跎株守窮廬涕淚多門外藤蕪青不了相思空自託烟波

詆朱

今人讀書於朱注往往索癢求疵實以朱注解釋未明而重注之處太
多此即注某字某解彼章又然其當注之處反無一字注之避難就易
考据空疏宜人之不滿於心也庸閒齋筆記載歸安凌厚堂莖以舉人
大挑授命華教諭性堅僻初到官即書一聯於明倫堂云金匱萬千衷

三借廬贅譚 卷七

孔子曰孟子曰華衰百廿作帝者師王者師論學直宗孔孟於宋儒一
概抹煞而尤惡朱子極口詆之至謂朱子之父名松與秦檜之檜同而
朱子名熹則與檜子秦熈無異語極狂悖諷人讀止誦白文嘗與同鄉
孫柳君孝廉談及考亭孫稍右之遂拍案大罵至欲加以白刃其惡朱
如此然胸中淹博醫卜星相無不精絕應驗若響著德輿子外集數十
萬言皆未經人道者已未元旦卜知明年將有大難爰棄官歸明年杭
城果陷其湖州城陷之前預知賊某日犯鎮屆期開門延友飲酒以待
賊至執之去偽王夙耳其名令為軍師大罵不肯命之跪罵益甚偽王
緩頰曰一掛即縱若去亦不肯偽王怒揮令斬之延頸受刃顏色不變
而死亦奇矣哉

問花樓

蕙生詩多愁鬱人謂其無福澤若蘭生人既風流詩亦蘊藉讀其問花
樓稿通集無類喪語適人後嘗寄詩云文鴛已逐鳳皇飛何事重將舊
事徒留得相思勝相見大家彩筆寫無題一往情深真乃以古誼相勗
其稿本藏余處後爲取去姑就摘出者錄之園中口占云日暖晴光麗
吹來淡淡風花紅不定香氣入空濛舟過橫塘云一櫂橫塘路人疑
鏡裏過爭沙眠鴨穩清水聚魚多小市喧前渡斜陽媚晚波秋風聲斷
續何處采菱歌和蕙如遊山詩云第一吳中水重來品雨前塵心輪佛
靜世故喜僧圓花雨空談法山雲欲化烟蕊珠宮不遠欵壘落誰邊調
余云癡絕瀟湘竟當真多情肯裝讀詩身題詩笑倚麝香墨也做門生
特立人送春云誰將肥綠挽新紅今日天光已不同儂亦留春留不在
子規空自喚東風雜詩云無人庭院夢初回雲鬢蓬鬆倦眼開日影未

三借廬贅譚 卷七

斜簾早卷讓雙燕好歸來花時韻事最關情偏是驚心物候更不爲
傷春詩思懶斜風細雨過清明拋鍼補卷無聊向有柔情不肯消愛
聽秋來風雨好自扶小婢種芭蕉贈姊云榮辱窮通付達觀曠懷隨遇
亦能安一生獨有關心事春月秋花次第看對鏡云嫣然相對鏡中嬌
絕世丰姿畫裏描怪底旁人齊說好憐卿僕也自魂銷題梨花白燕圖
云濃雲飛白鎖黃昏寫出銀箋墨向温嫁得東風原有夢照來明月了
無痕院深人悄愁春語簾靜香凝縷雪魂卻愛雙棲清絕處碎瓊滿地
不開門爲姊催妝云強含珠淚賦催妝一寸柔情九曲腸鳳髻替籠金
綽約蛾眉細畫鸞長種瓦寶樹三生果留得文羅七日香此去莫忘
同命誓好將彩筆繪鴛鴦餘如詩味餐香草文心麗落花情多詩亦
豈重酒難離別常思母嬌疑亦愛儂風流傾四座旖旎證三生遠

三借廬贅譚 卷七

角沈哀響疎星耿曙光吟來好句狂呼姊蘊得深情不贈人歷線每因
吟事誤澆花不管繡工忙落花怨極翻無語薄倖東風那得知長堤香
草多濃福親近弓鞋步步嬌秦始皇云縱使仙丹求海上可憐黃石未
曾逢其餘佳句尚多不能備錄

閨律

兩般秋雨盒載廣野居士妬律一則律例優長如老吏斷獄讀之使悍
婦氣懾茲英外史又有閨律一卷雖亦遊戲之筆而判文之工巧命意
之新奇尤足令薄倖郎君知所忌憚是亦閨房中輔化之初桃也因備
錄於下

吏律○一凡青樓女子無論色藝若何概不准往來違者照官員私通
外國例杖一百發外房門充當苦差 判曰鳳子尋芳易入迷香之同

三借廬贅譚 卷七

鴛兒愛鈔輕拋買笑之錢一登歌舞之場遂陷風流之陣章臺柳任人
攀折大隄花惹雨顛狂須防惡疾纏身再伯牛空歌茶苜最恨窮途落
魄鄭元和竟唱蓮花律以通寇之條允當眠香之罪杖懲既決戈荷難
寬磨玷有期賜環不吝○一凡男子有事出門歸家以日暮爲限踰時
不至照違限例治罪若未經稟白留宿他所先杖八十再問有無宿娼
情弊審實另擬 判曰花間短晷盼盡金烏樓上寒更燒殘銀蠟妾向
空閨待燕郎如歧路亡羊悔將羈鎖輕開遂使樊籠巧脫試問青樓捉
醉何處道歡且言翠被薰香誰人伴寢楚岫之閒雲暗度秦臺之明鏡
高懸既貪良夜之遊合聽公庭之讞供如不實法定加嚴○一凡遇閨
人譴責宜低首恭聽不得遷怒小鬟違者照虐害平民例笞八十罰跪
一炷香 判曰唾面自乾豈復有丈夫之氣翻羹不怒亦斷無宰相之

懷乃我方獻其箴規而彼反遭乎箠楚秉性依然執拘借題偏易發揮
 身辱泥中畢竟伊羅乎罪肉登几上豈容耶虐無辜徒因逆耳之言故
 作剛牙之勢薄懲不貸長跪奚辭○一凡與閨人聚處不得嗟聲歎氣
 作種種不悅之色違者照誹謗朝廷例杖四十罰獨睡一個月 判曰
 紅窺簾隙初開窺忿之花綠滿階前新種忘憂之草大抵閨房之地宜
 多歡樂之思有何心事難言惟見眉痕常皺豈為鶯囀語惱亂情懷
 無非楚館秦樓牽連愁緒腹應暗誹嫌儂拘禁之嚴翼果能飛任爾遊
 遊之便不須研鞫徒飾虛辭決于杖而示懲請分牀而各夢○一凡遇
 閨人責罰婢女不准代為乞免違者照屬員請託上司例杖四十即以
 該婢應得之罪罪之 判曰摧花折柳儂豈心甘惜玉憐春郎何情重
 倘念嬌肢費力不妨代我揮拳怎當怒氣填胸輒欲為伊緩頰護身符

三借廬贅譚 卷七

五

巧為遮飾覆盆宛轉替呼號毫無皮肉相連何關痛癢只覺心腸太軟
 慣發慈悲乞寬解網之恩恐有同衾之好諒甘身代難徇情私饒舌可
 憎扑臂非枉○一凡男子外間有事不能陪侍閨人一日須至閨中起
 居數次違者照無故不朝參公座例笞四十拘禁內房一個月 判曰
 影隔深恩已等山遙水遠身踰閨闥便同雁魚沈既違共食之常兼
 失問安之禮縱談有客難教鷄母呼君獨繡無人只臘狸奴伴我可惜
 香圍翠幙蜂慣離衙綠何燈炮銀缸燕繞歸壘比擬朝參之失允符吏
 議之公加以拘擥申明法度○一凡婢女分食齋果不得從旁乞取違
 者照簋簋不飭例姑免笞責罰銀二兩充公 判曰紅梨白瓊羞分奴
 輩之甘膜餅殘糕恥作乞兒之相豈是清饑莫解不覺流涎並非異味
 難嘗也思染指徒貪謔浪願食嗟來雖飢渴之常情亦風流之小過倘

便分羹示惠易啓黏花惹草之端如其與塊蒙慚定學紵臂牽衣之狀
 既官箴之有玷宜闕法所難寬刑杖姑饒罰銀允當○戶律○一凡閨
 人遇事他出或留婢女在家看守房屋不得乘機引誘違者照搶奪良
 家婦女例加一等杖八十枷號外房門一箇月 判曰荆蠻跋扈常存
 問鼎之心陽虎猖狂時作竊弓之想徒以扞掖之密難為寇盜之乘乃
 儂因留以巡管穩可離夫戎帳而耶已勇於挑戰竟思挾彼重關事悔
 疏防罪難曲宥侵邊有禁那容函谷偷開專闖獨嚴不許陳倉暗度祇
 禪重責囊木加刑毋使息肩庶期革面○一凡婢女在旁給使不准語
 言戲謔眉眼傳情違者照拐騙人口例杖八十罰跪一炷香再聽發落
 判曰弄月嘲風怪爾言多輕薄撩花撥柳禁他情不願狂慣來鸚鵡
 窗前戲擲游語安向櫻桃樹下密訂私期縱非有意留情亦覺旁觀不

三借廬贅譚 卷七

六

雅莫謂偶然調笑個男兒盛德無傷須防從此纏綿小兒頭春心亦動
 刺膚自取大杖難逃屈膝休憐炷香為度○一凡親戚年輕婦女往來
 雖准其相見然宜引嫌離坐不得挨近身體恣意談笑致生事端違者
 照強娶有夫婦女未成例杖八十枷號外房門一個月 判曰朱鳥窗
 前原許劉楨平視青綾幃外堪同道蘊清談惟是禮別巾櫛豈可倚裳
 聯袂嫌多瓜李那容浪謔狂言雖然彼美堅貞自切投梭之拒只恐個
 人佻達妄邀解佩之歡隨身未及周防出爾總嫌唐突合襖衣而重責
 并荷校以示懲○一凡閨人妝奩中物如釵環釧一劍搔頭約指之類概
 不許私自送人違者照偷盜倉庫例榜一次敲八十原物追還 判曰
 鑽鳳雕龍釵盒是定情之物嵌珠點翠簪環多陪嫁之資倘濫沽酒留
 寶金釵願拔那許借花獻佛形管私貽因為雜佩之投來作大弓之竊

查開碧玉錢訝妖箱啓翠雲杯疑羽花探丸自得祇圖揮霍之豪壯
篋偏工豈任慢藏之咎事同竊食律並鼠偷聊示薄刑責歸原壁○一
凡庭前雜種花卉祇供閨人插戴不許折贈鄰家姊妹犯者照糜費錢
糧例抄一次敲以十原物追還婢女傳送并罪 判曰采蘭贈勺無非
鑽穴之媒報李投桃總是踰牆之漸自會眉邊染黛何須錦上添花任
他淡淡妝梳豈干卿事要爾紛紛饋送去助誰嬌思憑滿苑芳菲暗遞
隔牆消息漫勞稚蝶引來窺玉之人擬託狂蜂帶去偷香之客扑簪姑
免械指須嚴春從鏡裏追回泥中加等○一凡男子需用箱籠中
物須各稟閨人親手檢付不得擅令婢女替輸違者照私磨錢糧裕銀
例笞八十婢與同科 判曰巧嘴鸚鵡母偷開翡翠之籠私喚鴉鸞輕啓
藏鞋之銷不顧衣裳顛倒任將箱籠翻騰可知室有小君取攜甚便莫

三借廬贅譚 卷七

七

謂家無長物搜索無妨青衣之側媚堪憎赤棒之嚴威何在因援漢律
同糜內府之金試問秦人誰掌北門之管雖非風竊終覺狐疑先責檀
奴次懲菊婢○禮律○一凡尼菴女觀不准借燒香爲名私行遊玩違
者照奉行邪教例杖六十鎖禁外房門一個月至僧道寺院不問 判
曰青豆房中巧鑿藏香之窟黃花觀內私開行雨之場名爲剪髮披緇
皈依清淨實則貪風愛月引誘輕狂只知彌勒龕深不顧金剛杵猛豈
願耶登蓮界惟防妬妬光佛門廣大而能容閻法森嚴而莫輓滯鞭
既試木索須開如從釋道往還不在閨房例禁但無留宿概免深求○
一凡外間婦女私贈表記如荷包手帕巾鞋香串等物概不許攜帶入
房犯者照士子懷挾入場例杖八十追贓入官 判曰酒邊喝雉賭來
妙伎香囊枕畔問雞偷得佳人羅帕緣訂衾稠之好遂邀瓊玖之貽賁

三借廬贅譚 卷七

看繡鳳描龍誇他心巧愛觀香斷粉惹爾魂迷藏諸袖之問已覺
罪無可逃擱入閨房之內尤爲法所難容試按議量之條允合科場之
弊宜加重杖并索其贓暫令小婢收藏以備下人賞賜○一凡遇閨人
訓飭當耳順受深自悔過不許曉曉置辨違者照鼓噪公堂例笞一
百罰跪一炷香 判曰誨爾諄諄不斬耳提而命聽余諾請還防口是
心非緣何舌竟翻瀾居然強項不信頭難點石太覺頑皮惟聞一派胡
言敢藐三章約法豈是無癢可索儂故吹毛須知有迹堪憑那難置喙
欲懲狡辯姑予薄刑近良牀頭霜加鞭背更令泥辱用肅房規○一凡
遇親戚閒話不許談論閨人短處違者照卑幼辱罵尊長例杖四十批
頰八十罰飲洗臉水一椀 判曰燦金口衆但憑人吐雌黃護玉情深
當爲儂分身白豈有同衾鳳侶反來止棘蠅醜浪云情性乖張心堅似

三借廬贅譚 卷七

八

石動謂容顏粗醜眉遠非山不嫌外客多疏背談可恨即使細君有過
面諫何妨居然媚媚堪聽不啻申申其詈杖臂難宥挾舌姑寬將儂
臉香湯爲爾滷腸妙藥休嫌脂膩定要杯乾○一凡男子或因閨人約
束過嚴有意捏造旁人譏訕之詞冀聳聽聞察出照妖言惑衆例笞六
十批頰四十罰飼犬三日 判曰舊尾與歌要爾關心則甚蛾眉見嫉
任他嚼舌何妨乃因防範之嚴故作招搖之語術工搗鬼志在嚇人豈
真川潰難防不容掩塞縱使風聞是實也合包嘴何來詭計多端假說
謗書盈篋郎自啓詭夫之口儂甘居悍婦之名罪合敲牙刑先杖脊罰
供賤役庶警刁風○一凡遇閨人將有差遣不得預先躲匿違者照臨
場規遊例笞八十罰跪一炷香 判曰疊被鋪牀自有丫頭服事煎茶
換水故令夫子當差偶然對鏡盤雲花須爾戴插或者開簾拜月香要

耶燒無非暫當嬌豔不算輕勞費手豈意狡同兇脫翻嫌驅使之煩居
然巧比魚潛預作迷藏之計不甘供役偏愛偷閒例以校十規條無許
臨場巧免竹刑宜服鞠踈從寬○一凡遇閨人對鏡理妝須在旁手進
篦梳不得與小鬟從後份作鬼臉違者照朝賀失儀例杖四十罰倒
洗臉水兩個月 判曰筆尖染黛畫眉爭羨張郎奩角凝香碾粉會傳
簫史只要多情之夫婿便留佳話於閨房乃毫無愛賞之心而反作擲
揄之狀似謂鬻非墮馬何須貼翠塗黃定嫌貌媿沈魚不配濃妝淡抹
妄議綠窗之梳洗致干烏府之糾彈有忝朝儀須繩閨律官刑囚貸婢
役宜供○兵律○一凡男子未曾稟命私自買妾別置房屋潛往食宿
察出照謀反叛逆已成例杖一百夾一次發遣下婢為奴永不許入房
妾發官賣房屋器具衣飾等物查抄入官知情不舉者坐同謀者照本

三借廬贅譚

卷七

九

犯減一等治罪 判曰握雨攜雲別築藏嬌之館偃紅倚翠新翻得寶
之歌暗將桃葉迎來偷把珍珠量去鴛幃密擁忍拋並蒂之蓮兇窟潛
營巧護旁生之蔗黑心符誰能遣此白頭吟於女安乎縱云買妾無妨
娶何不告可識停妻有罪法更難容須服上刑痛懲大逆即交爨婢俾
作鉗奴既無伉儷之情宜絕綢繆之愛楊枝立遣瓜蔓全抄根究加嚴
株連並逮○一凡男子有事他適富先至閨中稟白不准私自出門違
者照武弁擅離汎地例笞四十嚴加審訊若與婦女有約乘間竊往再
杖八十鎖禁外房門一個月 判曰柳巷花街固非君等遨遊之地茶
寮酒幔亦豈文人徵逐之場只貪微服而行不告當官之假尋爾來蹤
去迹累儂挂肚牽腸先予薄懲更加嚴鞫可是玉扉輕叩潛為花底之
遊或因金鎖偷開巧赴桑中之約非北里之名倡暗誘即東鄰之美女

私招供狀既真爰書立判朱鏡再墜黑索牢控○一凡婢女年已及笄
應聽閨人遣嫁不得從中牽制違者照阻撓軍務例杖六十婢仍遣發
判曰懷春有女剛逢嫁杏之期獨處無郎已及標梅之候抵合售同
玉銜倩彼雉媒豈宜秘共珍藏運他鴛偶儂方切結襁之誠爾偏存留
帶之思倘非欲炙涎流何因越俎不是看花眼熱那用遮欄分明意在
偷歡遂至事多掣肘杖宜立法不容撓速賦催妝毋勞妄想○一凡
閨中情事不得與外人談論違者照洩漏軍機例杖八十罰倒脚盆
水十次 判曰閨房之事有甚畫眉牀第之言豈堪饒舌徒以供人諸
譏遂同笑柄談來居然賣爾風流不礙和盤托出博得鬪堂大噱爭禁
滿座傾聽細摹雨意雲情郎顏太厚盡吐花盟月誓妾面堪羞爰徵擬
罪之條恰合漏師之例扑髻離怨批頰非冤飭傾荳蔻之湯俾識蓮花

三借廬贅譚

卷七

十

之味○一凡遇閨人訪問外間情事須據實稟供不准隱瞞違者照地
方官諱盜例杖四十再訊 判曰女子善懷難免尋蹤問迹男兒薄行
須防竊玉偷香然來溫嬌之犀形原莫遁照到秦宮之鏡膽亦應寒乃
不將實事招承而反用虛言搪塞非比捕風捉影那容露尾藏頭雖然
自己含羞終當告我豈有外人可道偏要瞞儂既圖掩飾之工須下榜
箠之令事宜根究語漫支吾務得真情期成信讞○一凡男子差遣婢
女須先向閨人稟明何事何往方准出門違者照擅調官軍例笞六十
再問有無潛往所私處饋送物件傳遞消息等弊審實另擬該婢不即
首告私自奉行并罪 判曰威原獨擅擅藏閨內之符令豈自公誰擊
軍中之鼓不謂無端之差調反為有意之隱瞞豈欲請命而無從遂至
甘心於獲咎應是以報瓊貽攻暗通黃犬之書或因密約之幽期藉作

青鸞之使重加榜掠速即招供彼非特爲腹心焉肯資其臂指即無受賄亦是獻勤並制官刑用申閔禁○一凡閩人委辦事件立即奉行不得遷延觀望違者照違誤軍機例笞四十事仍發遣 判曰下關璣之將令嚴若雷霆發香閣之兵符急於星火傳命比郵緘之速刻期防羽撤之遲是宜踴躍以趨公豈得因循而誤事何用瞻前顧後徒存玩法之思依然陽奉陰違顯蹈失機之咎既于閩政應隸刑書須遵帷幄之謀莫待朽楊之至速圖後效以贖前愆○一凡閩人遇事他出將大回家須在門首恭候不得遠離違者照違誤驛站例笞四十罰煎茶三日 判曰香飄翠樹乘來油壁之車影豔紅窗迎到沙棠之楫微遮金扇生怕人看薄隔珠簾應聞耶笑豈意重門寂寂徒勞危咲花陰綠何深院沈沈但聽鷓鴣呼架畔殊失趨承之節應于疏慢之愆究從何處陶情

三借廬贅譚 卷七

十一

不甘孤待試問今宵挽頸可要雙眠姑子輕筆罰司香茗欲尋鴛夢須進龍團○一凡遇閩人燈下針黹須在旁陪伴不得託故先睡睡者照警務廳池例笞四十罰獨睡一個月有病免究 判曰銅荷小別紅搖一穗之燈繡譜開翻彩壁五紋之線倚背同消良夜何妨陪爾讀書縱教閒坐深更也合遲儂就枕豈是宿醒未解不禁倦態難支先登雲雨之峯身將誰伴孤擁薰香之被夢亦何甘試聽寒漏聲遙不願空房膽怯宜加懲創以醒臍騰既貪永夕之安且識獨眠之况如逢小極合示優容○刑律○一凡閩人年不過四十以上不准起意蓄妾違者照圖謀不軌例杖一百徒半年期滿釋回再聽發落 判曰白傅之求樊素已在衰年坡公之納朝雲亦非壯歲大抵比房之置桓爲煖老之謀乃今則妾尙朱顏采葑竟遺下體耶猶青鬢貪花莫禁狂懷妄思取媚爭

三借廬贅譚 卷七

妍祇是喜新厭故逆端既兆春秋嚴誅意之條香夢徒縈帷幄重詰奸之任宜懲官杖俾隸昆薪苛待及瓜再歸司李○一凡婢女年過十四以上男子不得入其臥房違者照賍夜入人家非姦即盜例杖八十枷號一個月若係該婢勾引依律減一等婢發官賣 判曰顛狂粉蝶祇防深入花叢隱現金鱗偏愛潛藏水底彼已及破瓜之歲爾或仔啖蔗之心須知賤列青衣承恩最易莫謂近連朱闥越境無嫌棒喝先施枷懲不貸或者態工狐媚妄誇西子之顰因而語學鸞偷思擅東君之寵耶宜末滅婢定難容速倩蜂媒售充魚腹○一凡變童兇客以及年少優伶槩不准交接違者照結納匪類例杖一百罰倒馬桶一個月與文人往來聽 判曰花陰解佩私邀斷袖之歡席畔飛觥遽密分桃之愛別有兔園可入居然鳥道能擊洞許尋源不顧陰陽顛倒戰誇背水任

三借廬贅譚 卷七

十二

教雲雨掀翻祇因戀彼後庭遂至虛僂前席事同騰辱罪合肉刑既喜納汚宜令滌廁倘使交來文字捉塵談詩不妨款以壺漿殺雞爲黍無庸鼓瑟速遣調羹○一凡外間使令皆用蒼頭不得私蓄俊僕違者無論有無情弊俱照雞姦例杖八十枷號一個月該僕逐出 判曰忍管不去難求穎士之奴飲水偏甘誰似子淵之僕只要履箱解捧垢面何妨但期詩料能賦蓬頭亦稱祇是尋常之役何須婉孌之僮分明愛彼卯官遂欲藏之巾帳薰香婢周防有我免爾探花讀書堂照顧無人任伊鑽李既貪烏合當置象刑先棒尻輪次加頸木亂風必做禍水速除○一凡婢女傳送茶湯不得牽拽衣袖挽手晚犯者照強姦良家婦女例杖八十罰樓板上唾十夜 判曰不是臨政執別何須擊子之祛並非拯溺從權豈得援人以手私遞雙眉之語陰圖一握之歡婢子情

多定必隨那宛轉女兒膚膩豈容任爾摩挲但教低捧金甌非供調笑
 倘使頻沾玉體難免橫陳因前案指之思致取刺膚之痛休嫌席地不
 准同牀○一凡交游聚處不准談論他家婦女姿色及一切穢褻之事
 違者照誣告平民例批頰四十與談之人立即逐出永不許往來 判
 曰手揮塵尾居然自詡風流日豔鴻姿輒欲共評月旦妄擬瘦肥之態
 兼工淫穢之辭言之若甚快心問者皆將掩耳俯肩廣頰徒供諸諸之
 資斷雨零雲總屬荒唐之語君偏樂道僕已私聽事涉閨幃罪同誣讒
 姑從寬典僅置薄刑宜嚴逐客之條永著絕交之令○一凡遇閨人臥
 病須終日在房料理湯藥并聽使喚不得託故躲匿違者照罪人逃亡
 例杖四十鎖禁內房候病起釋放 判曰禁寒惜暖全憑與體之人嘗
 藥和羹較勝粗心之婢欲識恩情之重但看疾病之時如其憐我呻吟

三借廬贅譚 卷七

十三

當必為儂悴惟豈意潛藏相外不替醫來翻因宛轉牀頭巧從那便匿
 迹祇圖安逸捧心誰替摩挲忍教頰頰眉眉羨黎久困任使呼漿索茗
 鸚鵡空磨刑象難寬圈豚立禁待離鴛枕始放雞竿○工律○一凡閨
 人有事他出房中扇鎖箱篋不准私自開動違者照侵盜公項例抄一
 次敲四十再問有無偷盜情弊依律重擬 判曰守藏人虛室有魚扁
 之設洞垣術巧忽萌狗盜之思或因情急呼盧謀偷鳳劍豈是計圖換
 酒笑典鷗裘漫為蓋篋之搜竟等嚴關之奪私開金輪掠亂衫裙重檢
 香奩拋零環佩作賊斷無空過得賊那許終隔僅施敲扑之威未蔽穿
 窬之罪再從嚴訊莫獲真情○一凡閨人委辦物件須挑選上等精細
 之品充用不得以低爛惡劣者塞責違者照承辦工程不力例笞四十
 發回另辦 判曰翠鈿珠翠只怕爐工欠巧杏衫容帶總宜花樣翻新

雖然粗蠢容顏無須愛好爭奈嬌癡心性偏欲爭高綠何閨閣之需必
 較錙銖之值不是儂貪錢費可知佛要金裝髮添時式之釵人因增媚
 身曳舊裁之錦郎亦無光加以鞭笞破其慳吝再令適市勿惜傾囊○
 一凡閨人給予物件如荷囊繡帶等類不許私自送人違者照盜賣官
 物例杖四十原物追繳給過之物一併奪還 判曰新挑錦綫繡成五
 綵之囊巧度金鍼刺就百花之帶中有同心之縷暗藏比翼之歡只宜
 密繫郎腰豈得輕拋人手相同佩玦徒為做屣之遺投並瓜桃竟作弁
 髦之棄傳觀已褻脫贈奚甘倘非索自丁孃定必貽之子國唾絨猶潤
 枉教工費春纖佩鞵何存不備威收夏楚須嚴杖比務使珠還○一凡
 婢女衣裙鞋膝及簪環等物俱憑閨人賞給男子不可私製擅與違者
 照擅自造作例杖六十追贖入官 判曰操來箕帚何須體被羅裳捧

三借廬贅譚 卷七

十四

到盤也配額安花鈿只要衣彩無垢烏容環瑣生光乃儂方高德耀
 之風不嫌粗服而郎豈有季倫之富故遣華妝分明愛彼嬌嬌因欲投
 之香餌倘更施其膏沐直將寵以專房法必防微懲宜從重仍令返樸
 毋許誨淫

秋風詞

元和江建霞秀才標少年俊逸好學聰明尤工篆籀與余為莫逆交君
 詩筆超逸長歌心折梅村而別饒跌宕之致十五歲時作秋風詞云五
 夜清風透肌骨簫聲吹上樓頭月綺紗窗外露華濃立冷空塔溼羅襪
 才人生小解溫柔粉落香銷易結愁廢苑尋春道瘦蝶空樓設榼祭牽
 牛秋風偶到城西路天上蘭香邂逅豈因修飾便多嬌不假鉛華嬌
 更露偶傳眉語使多情何必琵琶始解聲細說從頭恩怨事教人多作

不平鳴美人家住橫塘曲門外春波可憐絲蘭樂年年慣采菱
懶惜情常藏玉一從選入長干里飄零只爲飢寒起秋月新愁
品洞簫春風舊恨吹羅綺天然生小慣嬌癡亂挽雲鬟鬆
簪珥前生合是綠衣人一轉雙瞳剪秋水愛他碧玉正華年
學唱新歌上舞筵笑語三更都是夢琵琶一曲不論錢
登場羞按霓裳譜嚶嚶清音珠玉吐縱教強按嫩兒簫未應
浪打花奴鼓凝羞未肯下妝臺侍婢低聲緩緩催細蹙雙眉
金鳳瘦偶開小幘玉蛾來銀箏未按秋先動江頭幾唱新離
噴淚可如珠一線穿情多無緒雙絃溜柔情脉脉恨悠悠雨打
桃花逐水流說到令人腸斷處不堪珠淚哽香喉逢卿恰又春
光暮不數潯陽江上路細說當年一段緣殷勤半是淒涼句詞
人淪落未逢時閱盡歡場夢也癡惆悵倉皇分袂日驚魂短破
碎淚胭脂移燈欲寫猶停筆江郎才盡思多

三借廬贅譚

卷七

十五

窈窕達鶯愁燕怨情聊傳惡韻蘭香質秋風苦守枕棧單身瘦羅衾不
耐寒窗外月華空自好團圓未就莫多看

七夕吟

七夕詩作者甚多已無餘意然但能借懷抒寫雖不脫前人窠臼亦未
始竟不可觀鎮江王氏女年十四作七夕詩云四海烟沈望下方笑他
癡女忒荒唐小仙果有無窮巧一歲如何一見耶代天孫著想妙有意
思太原李秀碧適王氏伉儷甚篤爲七夕詞一首云碧漢紅牆亦可憐
遙一度一宵綠兒家自結同心後已抵雙星五百年故作相傲語令慧
孫羨而且妬焉惡生女史云歲一相逢離思濃盈盈望眼又西東人間
莫道天孫巧銀漢因緣無計通妹蘭生云製錦勞勞幾萬年靈霄酒欠
聘時錢天孫果有投梭巧多織何須債久延作嘲笑語亦有意趣周天

娟女史云相隔銀河望渺然一年一會最堪憐阿儂總怪天孫拙橋斷
猶須倩鵲填沙頭有胡姓市賈也重利輕情妾揚州紳女被難家亡爲
胡所得胡不韻妾自傷之詠七夕詩云百歲同心僅百天也如人世惡
姻緣上方可惜無精衛盡把銀河兩岸填余亦和蘭生七夕詩十餘首
稿爲搗去憶錄一首云明明天上好仙妝撮合何人誤鳳凰白笠青蓑
還赤脚天孫應悔嫁牛郎

解律妓

有書生精於五音者聞某教坊來一妓能辨律往訪之託故辭不見惟
令一小婢出應客生日夙慕貴主人名特來聆妙緒不意無緣令人慙
悵婢曰小婢蠢愚亦嘗私淑於主姑願請其旨倘有所知不敢自秘生
言僕嘗參考律書見每歌一字有五聲今所歌之音出口輕重反側之

三借廬贅譚

卷七

十六

問轉若樂律與古音無涉者豈本有兩致耶婢曰非也字之五聲見於
古韻之通轉填曲家按律選字雖若未辨於五聲而細按之律自未肯
苟取樂歌試之其出韻收韻陰陽平仄皆暗叶五音大抵隋韻二百部
唐併爲一百六部而細核之古韻通用仍不過五部卽宮商角徵羽也
舊定五聲每以喉舌齒唇分配宮商角徵羽第一宮部爲喉音今韻東
冬江陽庚青蒸七韻是也七韻中每字讀訖必返喉而翁於鼻唱曲家
呼爲鼻音第二商部爲齒音今韻真文元寒刪先六韻是也六韻中字
每讀訖必以下舌抵上齶唱曲家爲恩痕音以收聲在此二字間也至
角部舌音則爲魚虞蕭肴豪歌麻尤八韻每字讀訖必懸舌居中徵部
齒音則爲支微齊佳灰五韻每字讀訖必以舌擠齒羽部唇音配以侵
覃咸鹽四韻中每字唱畢必以兩唇相闔以上三部歌曲家俱呼爲閉

曰音凡唱一字將畢羣視其口審其閉否以定優劣故曰字祇五讀韻祇五抑樂祇五收古人有韻文字無不限此生曰五聲既得聞命矣左傳昭二十年晏嬰侍齊侯於遼臺辨和同之異有曰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或有解二體為二舞三類為風雅頌四物為四方之物以成氣七音為武王伐紂七日而克因合其數而製樂九歌為六府三事合而成之其故何歟婢曰是又不然其云一氣者聲出於氣也二體者聲有陰陽也三類者分上下中也凡樂中聲謂之樂極極即中也上下聲之有清濁大小也若曰風雅頌則是詩非聲矣四物者四倫倫類也聲有四時之氣配以春夏秋冬故歌法有四聲圓轉至六朝以後以平上去入代之謂為之器非也蓋即下八音也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鐘至無射大呂至應鐘也七音五音兼變宮變徵也今

三借廬贅譚 卷七

十七

有變羽非是至武王云云伶州鳩之妄言也八風即八音九歌五聲兼四清也調六府三事是樂章名非聲數矣若夫清濁小大高下則以聲言短長疾徐哀樂則以調言至於歌唱但有五聲倘再高只將五聲高字重一遍再低只將五聲低字重一遍雖有七聲不過於宮商之間多一聲徵羽之間多一聲遂變為七聲矣至隋兩蘇祇婆彈胡琵琶則全用七聲創為新調其後金章宗時造樂府亦效之而元世因焉遂有南北調之分南調祇五聲北調有七聲今元曲中如點絳脣新水令之類皆用七聲此其驗也清辨滔滔淵源歷歷婢曰尚向如是主更可知生驚服不敢請見

嬰紫儂

湯梅仙為余言其家有西席嬰紫仙者年六十餘猶苦吟不輟而從不

見其錄一稿三年已來僅得見其秋暮漫興一首囑為錄之詩云涼雨颯然至晚來風滿樓敲詩孤館與落葉萬山秋疏竹受清籟瘦燈挑古愁美人遲未至蟲語小窗幽詩已成家而猶不肯示人其孤詣苦心正不可及

吳琴仙

琴仙本姓王名煥忠厚溫柔無青樓習喜談終夜不倦交未半載余館金山時琴仙囑紅豆館主趙姓作詩四章見寄中一首云銀河倒浸月光流如此良宵動遠愁跳盪秋心無著處隨風卷去入紅樓余次韻答之云當年一夢誤風流舊事重提轉自愁記得蘇臺花月夜銀燈小語住紅樓後琴仙遇人不淑復墮平康飄泊申江遂隔芳訊丙子返吳重遇之聽松小島招琴仙及余買棹月夜遊黃天蕩座中為彈一曲幽怨

三借廬贅譚 卷七

十八

動人余作琵琶篇長歌贈之復作長聯曰可憐老矣仍謫風塵問卿家轉徙江湖曾遇著幾個多情種子相見悽然休提心事歎我輩飄零身世尚留這一番未了因緣

紀文達

庸閒齋筆記載 純廟最惡淡巴菰凡值宿近臣皆不敢嗜而河間紀文達公酷好之頃刻不離其煙房大可實三錢許人呼為紀大烟袋一日當直正吸烟忽 特命獨召公急以烟袋插靴筒中趨入奏對良久烟房內餘火未息熾及靴筒甚難忍不覺嗚咽流涕上驚問之對曰臣靴筒內走水乃急揮之出比脫靴視之則靴已燒穿而膚焦灼矣公步履本速彭文勤公呼為神行太保至是不長於行者一月公自言為靈龜轉生多臂力每日不離婦人一日夜間須御女數

次蓋精蓄於內不洩便漲痛不可忍出之乃快亦理之不可解者

海外詩人

己卯春聞唐雨自滬歸與余細瀝遊情因言承諸名流如齊君玉谿葛君隱耕劉君拙菴姚君芷芳陳君季榮楊君曜卿等推襟送抱詩酒招邀問玉谿言日本相臣副島種臣愛才下士每歲以廉俸所入金片三千養文人趨宇下者咸稱廣廈相公焉詩筆亦精卓又有竹添進一號漸卿者日本名士也性喜遊蹤跡幾遍天下步履甚健蜀遊三日以半歷其勝著棧雲峽雨集中有雲氣亂堆巴樹白子規啼破蜀山青之句漸卿與陳曼壽交莫逆余曾介曼壽轉求其稿未得也

跣足俗

四川婦女多殊色冶妝而跣其脛無膝衣無行纏素足如霜行廣市中

三借廬贅譚

卷七

十九

粵中風俗亦然而乘以木屐屐雖做猶蹙蹙然著以行惟士大夫歷官南北者歸而變其制競習弓鞋粵婦女亦多不纏

西藏陋俗

旃林記略云西藏達賴圓寂將尸入棺以鹽覆之俟棺底鹽水滴出後以黃土調和刻作木像名曰鹽水佛後即裝入佛塔罩以盞金飾極輝麗若濟仲第穆諸們罕死則以上上藏香焚化斯亦慘矣其尤無理者惟尋常官民為更慘死之口有力者擇吉將尸擡至寺前副副餉餉名曰天葬次則網縛一處首垂入褚背至河邊剖以飼犬其骨則用石臼杵碎和糝糶拋飼名曰地葬惟頭骨可副者攜回留作火藥其下則將死者飼魚名曰水葬蓋貧乏之家不能用副而自副者也司副者即丐頭多擁巨貲亦有碟巴管束苟俗中不將死者副碎一見全尸疊役

三借廬贅譚 卷七

即報浪子轄查辦至傾家而後已亦間有不葬者將尸吊挂空房封為人脂配火藥售人其俗之慘忍如此故血氣尊親之語恐未必盡然耳

獨清閣稿

常熟江閩仙淑則廣文樹叔先生之女幼慧美十一歲即能詩年二十二適同邑俞幼蘭鍾給倡隨甚樂嫁四載以產後不謹升血而亡亦紅顏薄命之一證也著有獨清閣詩稿四卷賦一卷憂憂獨造無脂粉氣春日舟行云畫出東風稿江南二月天杏花深巷雨楊柳小橋煙隱約山如笑依稀春可憐扁舟尋勝去清景落杯前閒居云吾愛閒居樂雲深隔市鷺山光凌水鏡花氣撲晴窗好景良難駐清時不易消最宜明月下夜弄一枝簫秋興云百年局促竟何之仰屋偏驚白日馳撇笛好從秋起處銜杯常在酒醒時閉門木石皆如友開卷賢豪盡可師若語

三借廬贅譚

卷七

二十

旁人應竊笑疏慵一味只吟詩送春云蝶蝶無心花不知相依三月忽相辭算來離合皆如夢悟得悲歡不是痴還望替儂留片刻何堪把酒訂他時殘紅一陣風次去愁煞尋春杜牧之即景云翹首長空思不羣何堪着跡托塵氛興來便欲乘鸞鳳飛上青天捉白雲竹枝詞云時樣新妝迥不同桃花人面兩相紅花香怎及衣香好恰喜吹來逆面風美人蕉云別樣丰姿畫不如綠雲罷畫入窗虛閒庭冷落無人到獨抱芳心自卷舒納涼云一片蟬聲曳夕陽柴門吹過稻花香自攜小扇當風坐短竹籬邊納晚涼春暮云小園紅紫門芳姿轉眼名花墮溷時會得盛衰原有定任他開落不題詩雜句如落月鐘聲出殘陽樹影稀雲歸殘月暗風到葛衣輕書就多忘格詩成半失題人靜宵聞犬春深月掩門高山流水琴三弄明月清風酒一尊愁城欲破爭禁酒瘦骨難支并

廢眠入夢詩魂應化蝶撲簾花氣太撩人嚴城刁斗驚遙夜古戍旌旗
慘暮秋皆饒神味

江園仙詞

女史吟詠外更專詩餘亦甚清麗踏莎行云新月初娟良宵正靜無聊
獨自穿芳徑金鈴小犬吠花陰池塘星點涼波浸詩思頻勾綺懷誰省
深林宿鳥枝頭警不教幽夢落銀床弓鞋露濕蒼苔冷如夢令云不解
春歸何處望斷天涯雲樹啼歇又聲聲夢破香塵煙縷無語無語一陣
亂紅飛去

莫愁湖詩

麟見亭李松雲兩先生有莫愁湖詩贈炙人口丙子秋余赴金陵試見
鳳棲梧校書一絕云千頃荷花入望遙莫愁湖水不通潮英雄兒女歸

三借廬贅譚 卷七

二十一

何處付與烟波送六朝元和倪思劬秀才朝芬助山先生賢嗣也先生
曾刊
雪鴻傳各錄
諸旅客題詩訂交即以詩稿見示中莫愁湖一首云殘棋剩粉亦傳名
有客登樓感慨生終讓英雄操勝算湖山烟雨一楸枰笠澤席玉華女
史鈺風華典雅時人號女書倉著有雨窗掌故八卷詩筆雄健莫愁湖
一首云風流舊夢憶南朝勝迹無端一例消淘盡英雄兒女恨年年忙
煞大江潮余亦有一絕云淒迷烟雨六朝秋誰把湖名讓莫愁一自被
英雄贏一著城西奪得勝棋樓而余尤愛中州男子周春暄題壁數首
云賞心亭畔水雲西湖雨湖雲漲滿隄遊客出門先問訊秣陵第一好
烟溪未通江路送湖音不與秦淮一徑尋自有淵源自成派名湖名士
兩同心垂楊深處起層臺畫棟珠簾面面開細向隔隄高處望烟霞樓
閣小蓬萊重閣深鎖桂蘭香中奉金釵十二行孃孃婷婷開水鏡芙蓉

園住鬱金堂百戰雄風片楮留美人名字定千秋我來恰值新涼後不
爲芙蓉也上樓白浪全無畫舫橫水天入望總空明等閒消得東坡句
屏絕微塵滓太清盧家婦少洛陽姿訛到石城事已奇更舉列仙增一
笑莫愁何必不男兒東南道愛不能忘四字貞珉繼老湯坐臨棋盤對
秋色一湖菱芡即甘棠兩代名臣堪合傳一時艷婦豈同科碧紗籠上
詩千首兒女英雄語太多別出心思不落前人窠臼

李靖

唐李靖用兵精風角孤虛空亡而要不過於時日方位及九宮等精辨
之其要有四字曰背虛擊孤便可致吉其入門遁甲逐時分開休生傷
閉景死驚方立太乙局又逐日分主客勝負若出城市陣則逐時占斗
柄天角所指之方然歷玩其用有時亦以天官時日爲用而不用於天

三借廬贅譚 卷七

二十二

官時日者所貴變而化之神而明之也又李靖六花陣外方內圓奇正
相生皆本於武侯之八陣而變其式有謂八陣以九宮爲法六花以七
軍爲法是不知陣法之善變也夫六花之變變其形局其爲正爲奇爲
制營爲結伍周意爲鈞連委情爲曲折種種位置仍歸於一未嘗大變
也余嘗觀奚子明所錄韓氏新書意頗明晰其中仍用智攻心攻氣攻
力攻聲攻每分八法又分六十四法中方位太乙孤虛及支干皆以九
宮活用可與前人之書相合惜一時遺難參透彼戚少保之言曰符錄
之靈所以縶兵心非所以致敵愾則又以訓練爲主是仁義之師矣

勒少仲詞

勒少仲中丞江西人有才子之目開藩蘇省時風雅愛才與吾邑錢揆
初先生 equal 等皆友善中丞詞筆直造兩宋子所見樽洲詞尤爲句新調

協點絳脣云一片冰蟾夜深光照梅花底畫闌閒倚鸞鴛棲鴉起歸掩
書齋細領愁中味移燈睡唯峭寒孤被夢醒人千里昔薩蠻云暗風蕭颯
掃窗紙殘燈暈落新愁起吹透雨聲寒雁聲空外酸尋思愁底許歷亂
無頭緒一枕抱秋眠夢痕涼化烟醉花陰云湖上長堤烟壓樹暝色催
津鼓水闊雁聲寒喚起離人夢醒荒洲渡秋來已是添愁緒更向天涯
去爭得不淒涼一陣西風一陣蘆花雨

彭官保題壁

辛巳春同陸養和丈暨大父遊無隱菴在范見壁上粘小箋上書七絕
一首云無隱菴中小有天白雲深處任僧眠青山亦解風塵倦許我來
參上乘禪下書洞庭七十二峯樵子余知爲彭雪琴官保所作以問僧
寂三茫不能知小沙彌曰前兩日見一老叟布衣草笠至此香紙粘壁

三借廬贅譚 卷七

二十三

不知作何語門以外似有數人類兵卒者伺候良久遂去未識何許人
也

倪雲劬

桂林倪雲劬司馬鴻爲張南山雜屏黃香石 培芳兩先生高足弟子博
學工吟詩筆逼近樊榭官粵東二十年所得俸祿以購書平生愛才好
遊蹤迹半天下曾著桐陰清話風義錄退遂齋詩集等書甲申春余客
徐家匯君巾車過訪始得相見錄其五言如博羅舟次云帆卸荒城下
詩成野水隈烏鴉日去白鷺拜風來雨雪三春冷江山一路開客愁
無賴甚小醉葦村培前山寨云到此疑無地重洋界渺冥塵侵城郭齧
山繞寨門青鵝鵝軍威肅魚龍海氣腥黃昏鷹隼上鼓角不堪聽七言
如蘇小墓云金粉飄零怨六朝芳魂蕪紙遠難招山痕天半描青黛草

色春三闋綠腰松柏同心詩可印梨花和淚酒空澆香車油壁歸何處
閒煞西冷第幾橋贈郭子微軍門云戟門開處士如雲椽燭高燒醉夜
分帳下弓刀皆部曲座中裝帶此將軍一枝老我難投筆百戰推公早
策勳問道汾陽家伎好何妨歌舞出紅裙七絕如獨酌云夜雨沈沈獨
酌時滿腔悲憤少人知防身剩得龍泉在欲斬仇頭作酒卮出門云穩
駕飛閣勝馮車誰憐琴劍客天涯等閒應被鶯花笑如此春光不在孝
其餘佳句如不多浮白量無賴開紅詞獨樹當門立雙江抱郭流山色
添詩料湖聲入酒杯詩人呼酒地天女散花場守隘戍兵吹角立趁墟
猶婦帶刀來收拾狂名流俠傳鎖磨豪氣少年場紅日光搖詩扇小青
峯影落酒杯圓幾折闌干圍蝶蝶二分烟水養鴛鴦風月儘招裙屐醉
江山都當畫圖看功名槐國三春夢香火蓮臺兩字因日月肯添詩

三借廬贅譚 卷七

二十四

富乾坤不及酒杯寬皆佳

三借廬贅譚卷八

金匱鄒叟翰飛箋

承平國富

我朝自咸同軍興以來庫款收絀至於設局抽釐以濟軍餉近年來製造軍械籌辦海防以及出使外洋動費鉅款開國初時帑藏充盈庫中彙積順治初年除明季三餉兩浙八閩楚蜀兩粵猶須征伐用兵之銀歲千三百萬加以官俸二百餘萬而歲入賦額千四百八十五萬是出浮於入八十七萬五千有奇其時朝廷惟尚節儉迨削平三藩至康熙六十一年戶部存款八百餘萬雍正間積至六千餘萬自西北兩路用兵動支大半乾隆初部款不過二千四百餘萬及新疆關後費帑三千餘萬而戶部庫中祇存七十餘萬四十一年兩金川兵事又用

三借廬贅譚卷八

帑七十餘萬是年詔稱庫中仍存六千餘萬四十六年又增至七千八百萬而南巡六次免天下錢糧四次如此鉅用庫中仍不少減較近時竭蹶大相逕庭矣

楊公臨刑詩

楊維斗為復社巨擘國變時匿跡深山為避兵縛去備極慘掠而仍罵不絕口裂其襟衫得血書絕命詞十二首志氣浩然擬跡文文山後跋云後人念我當思忠孝臨刑時仰天長嘯連呼大明頭已落地而大字尚有聲可聽亦烈矣哉

官怨言情

吳禮堂明經嘉惠少工詞賦詩筆清麗中年不遇好以官怨言情卻友人結社云欲把開元舞闕新徵歌直到補羅人入官不是防諂詠記謝

鉛華已甘春感恩也學畫眉長對鏡沈吟偶自傷龍腦香消金縷暈縹痕難與舊霓裳病未赴試和友人見懷云長門深鎖又經年冷眼多蒙阿監憐不少承恩蟬鬢女錦袍新賜綉簾前懶攜鸞帶下塔遲憚憔悴看鏡裏姿縱使官紗終繫臂風光不似鏡錢時以上二則節錄葉若生鷗波漁話

吠雲石

山城倡和集一卷杜晉卿寓龍游時與石翰臣孝廉論陳曼壽明經鴻臚酬答之作也中載曼壽吠雲石歌自註云江灘獨步拾得小石一拳紫赭間色周雜白點高二寸許徑圍三寸有奇狀如蹲犬首尾眼耳鼻喙俱備真希世玩也錫以今名用元遺山賦武伯英雲巖韻紀之詩長不錄

三借廬贅譚卷八

江才女前生夢

閩仙女史慧美多才工愁善病年二十五而夭卒前二年嘗夢至一處溪水垂楊梅花晴雪園以竹籬有美人似曾相識邀與偕游問姓名笑不答登其庭花木扶疏蕙蘭夾徑導入一室瓊編秘笈多未見書美人忽笑曰姊猶記此何所聞仙茫不能憶美人太息曰一別廿餘年梅花猶蕊已味靈脩瑤姊真誤人也因折梅而贈以詩曰手贈梅花一笑迎前身偕我住蓬瀛而今遷謫紅塵裏猶占春風第一名一推而醒聞仙夢中亦有和詩詳集中

塔影

塔影河在吳縣何山之西岩橋之北余嘗舟過其地自北而南將近岩橋見靈岩山塔影倒映土灘邊河中過數步即隱以二十里遙隔之塔

而影落於此亦一異也

西湖詩

西湖為山水名勝文人之游其地者類有吟詠余最愛沈歸愚尚書數首云六橋楊柳習輕烟細雨絲絲汎畫船乍識淡妝西子面亂頭粗服更天然意行初過望湖亭教伎樓邊步暫停禪榻鬢絲空學道閒情猶問舊西泠葛翁嶺下半開堂騰起驪珠御墨光今日寒烟籠蟋蟀路人猶說賈平章此三首余從江氏所見蓋書於扇頭而贈介生者也

顧吳優劣

吳梅村祭酒為一代詩人直紹唐賢之學而身為貳臣名為之殺當時身復出仕涕泣謂人曰余非負國徒以有老母不得不博升斗供菽水耳余嘗非之當國變之初吳平西為圓圓被虜憤怒借兵復警祭酒作

三借廬贅譚 卷八

詩刺之有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痛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等句作此詩時設心未嘗不佳及身歷其境未能隨遇而安乃推諉以文其詐若謂家貧親老則崑山顧亭林先生境非富饒堂上亦有老親何以數詔不起且觀其日知錄郡國利病等書經濟宏深豈不肯為世用者先生嘗勗其甥徐立齋相國曰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略而後可以考古論今何等抱負勝梅村遠矣

花影婚

山陰黃問梅鍾十二歲時嘗有一儼明月安花影滿樹春風搖夕陽之句葉春生廣文見而擊賞之招至家張宴款待出雙飛蝶卷命題將欲試其才以選東牀也問梅立成一律云曲折離闌麗日光雙雙飛去

樂羣芳幾重簾幙迷花影一角樓臺戀夕陽抱得癡情尋舊夢偷來金粉襲衣香上林不少句留景莫怪春風綺思長廣文大悅即以季女玉姑娶之時人謂花影夕陽媒君故有花影小印亦風流佳話也

優癖

崇禎時包耕農上舍與蘭陽王序交莫逆俱有優癖一家濡染婦女皆好之一日家人共演西廂記子婦及女分扮張生紅娘鶯鶯等人令季女率婢僕扮孫飛虎已則僧衣短褐作惠明狀正登場演樂其友某翁新捐僉事將之京待選忽來辭行婦女皆驚避去包不及更衣僧服相見翁愕然曰君胡為者道其故相與捧腹後見柳南續筆云王序家居時邑令往謁值王方傅胡粉衣婦人服登場令入家人散去王不易服直前迎令令訝甚問爾主人何在王為婦人拜徐答曰奴家王序是也

三借廬贅譚 卷八

四

其女嫁某家既婚設席候之女朱其面綠袍跨馬作壯繆狀至門婿出迎殊不顧下馬胡旋口唱大江東一曲而入座中皆駭匿引滿巨羅而歸兩家如出一轍癖好如此真不可解

容膝廬稿

堯峯逸老陳實甫學能詩余於其侄孫卓軒待詔處見實甫容膝廬遺稿一卷采蓮云二八輕盈盪一舟嬌音嚶嚶轉珠喉鄰家小女無知識笑指蓮花說並頭贈夜客云家貧長物原無有何事關防固設扉案上僅存新著稿篋中已盡舊藏衣輕塵點點風隨掃更漏沈沈月送歸此夜倘勞君子駕不須疑懼待人稀除夕戲筆云祭詩詩鬼叫送窮窮鬼笑撫心獨悲詫從此勿復道放懷云平生無所好耽情詩與酒詩以陶我情酒以說吾口酒不辨濁清詩不計妍醜興來萬事忘一笑何所

有嘗作三言夜坐吟云夜沈沈獨坐吟凭淨几袒麈襟吟已倦撫瑤琴
奏一曲誰知音又云兩三椽喜開厥風徐來月初上發狂歌欲拍掌酒
自斟隨偃仰余最愛其夏日弄孫四言句中一段云盼彼童孫循牆而
走嬉戲一堂不殊小友索果啞啞繞膝前後爭稱阿翁翁領撫首問伊
所欲笑指厥口投以所好剖分瓜藕三人成眾爭奪左右始乃多取終
嫌寡有傾筐倒籠挈瓶翻甌失手敗壞詭言某某捉迷藏頭面蒙垢
喧聲殷殷啼笑拍手誰能遣此大呼主婦寫得小兒情狀如在目前

潘湘紅

吳縣管秋初少府斯峻悼其元配潘孀人之亡作七律三十章介丁又
生轉寄感其意為作徵詩啓彙載駢文集中潘湘紅女史 聖賦寄一律
云疊影人間倏渺然可堪白髮哭堂前香留寶鏡塵封淚聲隨瓊釵玉

三借廬贅譚

卷八

五

花煙薄命芳蘭傷幻夢寒閨遺杼憶當年蓬山路遠魂難返腸斷淒涼

錦瑟篇

續清平調

李白進清平調三章恩眷日隆而高力士以脫靴之恥私譖於貴妃謂
以飛燕之賤相比妃憾甚卒阻白官此亦小人羅織之常技也然此三
章風流旖旎音韻鏗鏘趙氏之典白非有所譏諷他人為之亦不免有
撥可索吳門徐而菴先生嘗續一絕云開元天子最風流秉燭春宮夜
夜游遙聽花神呼萬歲次呼妃子十千秋自註佛書有
十千天子 金聖歎杜湘草歎
為仙才

王廉君

丁丑春以事至鎮江有王廉君來見出其姬人深夜吹簫圖題余愛

廉君自題一律云銀河高淡亘牽牛夜色蒼茫裏收雲卷一天澄玉
宇月明滿地浸紅樓雕闌風細流清韻小院涼多弄晚秋生怕飄然仙
化去笑同奈女廣寒游廉君名鐘廣西人

虐佃之報

陳墓舉人張倬堂薄有恒產其待佃戶甚虐凡積欠者私加非刑以兩
大藤榜色實入於中色口故有四耳兩色共八耳相合牢縛拋置廢事
家人共為地毬戲東西南北隨意踢滾人在其中哭聲不顧也有老佃
所虧甚微張盡拔其鬚其暴如此後張白日見城隍神坐堂上遂驚死
嗣亦絕

愚蟲

牡蠣附石而生磯礪相連如房故曰磯房一名蠔山生海畔身如拳石

三借廬贅譚

卷八

六

四面漸長有一二丈者一房內有蠔肉一塊肉有大小隨房而生潮來
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合之以果腹又蠔蛸棲蟹腹中蟹飢則蠔蛸
出覓食蠔蛸飽後仍回蟹腹蟹亦飽矣蠔蛸似替蟹食者夫小蟲質入
窠房自為安宅而不知即入死所至蠔蛸則勞勞覓食費盡心機孰知
即為蟹果腹之地彼蟹安享無虞何其知也嗟乎天下事大抵如是吾
不恨蠔蟹之逸而獨怪小蟲蠔蛸之愚

溫飛卿詩注有謔

溫飛卿集外詩卷九瑟瑟釵曾注宴程大昌演繁露唐語林盧島主
建鹽鐵有瑟瑟枕大如斗或云美石非真瑟瑟或煉石為之云云與題
釵字意無涉按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陽編有瑟瑟其色輕明虛薄無
與為比若以釵字論當引博雅碧珠之說為是又反生桃花發願注引

漢武內傳云食駿收其核收字當作錄收誤也又處士廬岵山居詩遙
識主人家注一作遙指楚人家楚乃楚字之誤也洞戶詩青鎖見王沈
嗣立案云青鎖事俱未詳按青鎖當用唐王璠傳事過華清宮詩澗
浪和瓊甃上二字未注按楊慎外集蔡衝仲一日舉温庭筠華清宮詩
澗浪浮瓊砌問予澗浪何解也予曰予不觀營造法式乎官牆基自地
上一丈餘疊石凹入如厓隴狀謂之疊澗石多作水紋謂之澗浪詩當
是此典又感舊陳情五十韻獻淮南李僕射嗣立案引李茂休事當時
李德裕紳珥蔚皆師淮南此詩非蔚乃紳也又重游東峯宗密禪師精
廬結句宋雲顧注但引晉天文志非也按宋雲係魏人名略見洛陽伽
藍記又傳燈錄云達摩葬熊耳山起塔定林寺其年魏使宋雲顧領回
見祖手攜隻履翩翩而逝雲問何往曰西天去乃歸具說其事典與此

三借廬贅譚

卷八

七

合非云如車也又湘東宴曲似賦元帝宮人李桃兒事按南史梁廬陵
王浚傳云元帝臨荆州有宮人李桃兒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
宮戶禁重續其狀以聞帝懼送李氏還荆州所謂西歸內人者是也

毒藥

陸放翁避暑漫鈔內言宋毒藥庫藥共七等用以殺不廷之臣鳩毒則
在第三其上更有手觸鼻嗅而立死者不知何藥按南墨利加第島有
毒木人近其影即死手觸其枝葉亦死見海國圖志

集錦圖

賦梅客感云三更鐵馬敲香夢一點燈花結古愁江關仙女史秋柳云
五更落葉迷寒露樹殘蟬咽夕陽無名氏張良云大勢已成諸呂亂
如何竟作赤松游葛蕙生與妹不寐詩情畫意人雙璧花影驚蟬月半

簾葛隱耕秦淮云夜月畫船桃葉渡曉風收閣柳枝娘將采臣居庸關
云天寒鷹隼盤空起草盡牛羊入塞來春日云楊柳曉風三月渡杏花
細雨一犁春徐韻笙云夜氣茶香參活火冬心詩味抱寒燈岸浦風聲
青失樹江涵雨氣白連天孫月坡云貧不依人無媚骨詩能泣鬼是奇
才陳寶甫放筆云一身但願貧常健萬事休將夢富真徐拙莽秋郊開
眺云寒山馬足盤磨路大道蟬聲沸樹秋吾家佩蘭女史病感云著雨
香殘花薄命抱枝聲碎鳥相思袁春巢天密寺云花院棋聲仙鶴聽竹
窗茶夢老僧圓潘慶生阻風云失勢魚龍輸去鳥駭心波浪欲移山姚
夢仙秋典云草枯風勁雙鷹疾木落天高一雁飛秦膚雨邊草云平沙
大漠人燒火落日荒原馬嚼煙端木仕清云遠塞音書空朔雁寒聞燈
火爨征衣以上諸聯或蘊藉或雄健或高古或感慨或綺麗皆可尋味

三借廬贅譚

卷八

八

山寶

南陽山在長洲縣去城二十里開父老言每年山中生蘭花一莖香聞
數里上人循香覓之終不得聞花已通靈山之異寶也虎邱山後有石
榻可達仙境終歲不啓嘗有販橘者冬夜遇仙遊其中比返已明年六
月擔中橘仍如故病者食之立愈因以致富吾鄉東三皇許王宮湯即
闔閭曾經築城處今水蘆叢生尙隱有城址問先代祖鄒望曾失寶磨
一塊在蘆水中此磨有磨米成珠之異今每年有無節蘆一根出磨管
中收蠟於燒柴時往往得之而不能求其所生之地也古室西月臺住
基即鄒屠居宅延廣共里里許今有南花園香花橋月臺等名聞皆係
鄒望之園今香花橋後假山尙在庚申賊擾時有刈草者得素蘭一枝
於月臺住基以爲草也歸以示人識者即其所得處詩之杳矣

故鄉風味

嘗同王毓仙家健叔樹堂弟論鄉間風味余獨以銀魚為最家之南
二里許新橋渡北五里許馬塘橋每春夏之交出是物其魚游時頭皆
出水上人用密麻布網之所得無算值甚廉至賤時斤不過二十文多
則五十餘文以雞蛋和之配以鮮筍熬為湯美勝他味但不能越宿耳

級餘小草

級餘小草一卷吾家佩蘭女史遺稿也女史為壯節公鳴鶴之女適蕩
口華氏卒年四十錄其小閣云一屋小於舟四面蒹葭水坐看白雲飛
墮入蘆花裏悼幼妹云霓裳詠罷夢初迴滄海成塵轉劫灰記得大羅
天上事前身還是故仙來題畫云小樓四面綠雲遮一剪春風透碧紗
涼雪滿山香似海月明何處夢梅花似此清癯冷不禁關山一夜雪痕

三借廬贅譚

卷八

九

深殷勤憑寄東風信為道春寒自小心送別云楓葉蘆花兩岸秋陽關
一曲又生愁恨他隄上青青柳不繫歸舟送去舟夜泊燕子磯云荒磯
一片飛飛遙江上蒼煙鎖寂寥南北千秋爭戰地乾坤終古去來潮霄
凌寶氣金應盡沙浸寒光鐵未消惆悵西風明月夜數聲漁笛在橫橋
金陵懷古云十四妝樓久寂寥風流誰與續南朝板橋煙雨蕭疏柳畫
船春波上下湖名士舊邀桓子笛美人近憶嫩兒簫多情賸有當時月
冷照清溪碧未銷詩餘如眉峯碧云一點燈光靜歸信渾難定昨夜歡
娛今夜愁更重說黃花病淚濕文鴛冷無奈宵長醒恨無寒難不肯啼
分明要把愁支領

忠信解

倪紫珍渡江遇風云且守柁櫓立獨抱忠信臥下句即高遠夫送柴司

戶忠信涉波濤詩意也友人王樸菴引忠信可為中宵解是并未見家
語矣按家語孔子自為衛反魯息駕河梁見懸水三千仞圍流九十里
有一丈夫安以濟焉問之則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
以忠信詩意當用此典

月出詩

詩月出章舒窈窕兮舒窈窕兮舒字應作夏徵舒解善陳憲淫其母徵
舒深心窺伺謀刺其君每逢月出之時即是設防之際窈窕窈窕止其
心之毒而不平也勞心勞心慘言其境之靜而謀之難也故下株林
三章直接此詩如此講去方不浮泛若從朱註男女有私解直是不關
痛癢矣

朱註不明

三借廬贅譚

卷八

十

吾豈匏瓜章朱註謂匏瓜繫於一處云云糲糊了事令學者轉味真詮
好奇者謂匏瓜在天為星在地為物仍與孔子立言之旨相悖即作現
身說法則匏瓜兩字無端引入未免無理此句當作視斯指掌神情講
去便得其竅孔子以子路之言自明堅白說至不滑句適見庭中有匏
藤瓜繫其上即指之曰吾非此繫而不食之物也此即用我有為之意
若謂不能飲食豈匏瓜之自能飲自能食耶

古墓

丙子正月吳縣橫山側土人鋤地得古墓復鋤之土崩似露墓穴窈而
黑冷氣陰森幾不可近其磚甚多土人爭拾市人可作硯有太元五六
七八九年某月作等識字書或一面有吉三平字樣人不知為何墓也
余按太元為晉孝武年號似此墓即為廢帝海西公墓蓋當桓溫謀逆

時海西廢居吳縣十有六年薨葬吳縣西未為桓温弑也長洲潘慶生明經有太元碑石考此事頗詳

長拋玉軫圖

從女弟素儀幼而慧讀書明理適贈橋王毓仙秀才太綸三年仇儼一別人天毓仙悼痛之因取唐人劉損玉軫長拋懶續絳句意繪為圖室置琴斷一絃水亭外煙波佈漲隱露遙山已則長袖青衫立而望遠致甚也自題四律凄麗不忍卒讀詩云香篆飄飄何處尋雲深路斷到如今河堪酒綠燈紅地長此青天碧海心忍說相中重著色要徒空外去求音春風珍重雕梁燕曾聽當年落葉吟一種別情若個知此生只合愛陶詩靜中樓閣花開日遠處煙山夢到時彈指彩雲飛極浦無情湘水繞靈祠塵寰下望應相惜畫裏潘郎兩鬢絲東風昨夜夢南朝借取

三借廬贅譚 卷八

十一

新詩寫寂寥春雨靡蕪紅淚和秋紅菡菖綠波遙虛廊前度移輕舫別苑何人撼洞簫記得水仙新定譜玉梅花下坐同調雲影渺然拋率地飄聲悟否辟支乘三生了澈開根寂百感蒼茫觸境增錦瑟年華空自誤焦桐知遇更無憑移情還是滄江去秋在蓬山第幾層寄託遙深柳似温李

陸鐵莊

陸鐵莊相家貧力學為郵塾師朱大占先生所避雨村莊見其文大奇之為延譽於其座師秦對巖延之至家名大噪嘗借華燈脩至夜赴京師王崑繩源劉繼莊戲延咸與訂交陸不欲久居賦雁詩見志有河朔草深多羽箭江南水淺足孤蘆之句浩然而歸

尋夫

三借廬贅譚 卷八

友人為余言辛巳秋中香港市上來一婦年三十餘備一女僅九齡流離中道菜色可憐凡三四日無過問者自言夫姓李業儒江西吉水人五年前省客民馬姓女女他徒良人歸家盡售其產與女私遁人有言其死者氏無以存活出門尋夫將二年矣所攜貲已罄祇此一塊肉為累不則何至如此言已嗚嗚而泣適有陳姓老人欲覓螟蛉見女面目韶秀因願撫之婦始猶不允繼而同往陳家見室家靜好和氣盎然因亦肯肯遂自書庚帖送陳陳贈白銀五十兩不受且并以囊中所剩銀餅一圓錢百餘亦盡與其女殷勤致囑勿念復請陳翁此後須憐其無依善視之乃將女撫摩半响泣而去陳妻留之略不顧是夕家人為女易衣於破襟中得詩二首云良人蹤迹渺何邊兩載離家路萬千地角天涯無覓處長途空唱想夫憐忍教嬌女別呼耶泉路雖寬痛轉加大

三借廬贅譚 卷八

十二

海茫茫難洗恨誤人薄命是楊花陳見詩大驚曰此婦死矣遺急足遍覓半月不得乃為招魂設祭上供牌曰烈婦某氏之位蓋未知其姓也

墨壽閣主

壬午春秦中邵幼莊貳尹寄來墨壽閣主人三十初度自填滿江紅四闋余愛其粗豪沈著因全錄之其一云三十頭顱一彈指歲華非故驚滿眼狂花妖鳥癡雲毒霧京洛何時分筆札關河到處聽鼙鼓試銅絃鐵撥唱江東公無渡誰殺盡中山兇誰射盡南山虎想美人佳俠英雄廣武病馬原無鞭可著飢蠶尚有絲能吐看寒星照壁爛花紅婆娑舞其二云人世功名拚拋却隨身竿木更說甚禰衡工馬唐衢善哭入市聊從騶卒飲應官耻飽休儒粟只贏來玉骨瘦支離秋山綠招不到天邊鶴夢不見隄中鹿儘才量八斗愁深萬斛太史馬牛奔走慣劉安雞

犬飛昇速歎文章價不抵黃金書空讀其三云跌宕詞場憑交遍迂辛
短李數不了尊前岸幘花間倒屣屢情談尋墨客羊燈小繭園等妓
總輸他俠少五陵豪聯車騎才望也羞龍眉世事也輕蟲臂便懷鉛握
槩但供遊戲案上芸編紅蠶蝨匣中蓮鐳青虹悶怪年來下筆帶商聲
幽并氣其四云海疑關消磨盡藥爐茗椀極短髮不堪攪鏡朱顏都
換片刻樓臺虛白屋少年音信乖黃犬倚青山真箇可埋愁儂書券且
莫恥揚雄賤也莫諱嵇康懶但心如潭月眼如雲電蕙帶荷衣居士服
菊蠶藕昨駭人膽向深宵一卷自長吟仙傳

黃漁莊

己巳冬仲余從黃球歸避雨村農家見黃漁莊詩詞合鈔讀而愛之因
問何人老農謂此係村學究性驕傲不可言但嗜酒醉中歌唱嬉笑無

三借廬贅譚 卷八

十三

度狀類於顛故罕有重之者余曰此奇人也懷才不偶困於泥塗遂遁
而為狂其心亦良苦矣歸後晤王毓仙談此事毓仙曰此人名綺別字
聲吾僕亦久有所聞無從晤對今與君約某日駕一葉舟如陸贄之見
張鑑子猷之訪戴逵可乎余諾之至期天大風雨繼之以雪比放晴而
歲事已逼明春適有中江之行此事遂中止然耿耿相思終難解也漁
莊詩筆高淡無烟火氣而問學少陵饒有沈雄之致僅就當時強記者
錄之夕陽云漫望西山墜斜陽映翠微平岡落牛背歸渡戀僧衣碧草
黏天淡殘鴉向樹飛明知留不住好景故依依有感云猶記紅窗月下
敲滿身香露濕花梢含將一掬桃花淚為怕傷心不肯拋登文昌閣云
衰草黃雲動碧空塞鴻滿地叫西風關河此夜傳砧急烽火當年落日
紅鐵笛咽聲烟水外銅駝泣淚黍禾中登高縱有元規感末路蒼茫志

尚性詩餘但記其憶秦娥一解云香閣冷翠幃孤負鴛鴦枕鴛鴦枕雙
雙偏前頭交頸自從去後無音信可憐銷瘦瘦交花鏡交花鏡問他還
似舊時時

從遊集

從遊集中余獨愛王虹友先生拙詩沈雄悲壯直接浣花長安雜詩云
禁城襟帶鎖重關五色蟠龍霄漢間地割河流趨北闕天迴鳥道俯南
山銅符細柳軍書去玉轡長楊獵騎還輸與相如能賦賦自陪雕籠不
曾開荒楸石馬五陵前江漢朝宗幾歲年遼海旌旗催轉餉衙門烽火
罷屯田雞林聲價文章外麟閣勳名武庫邊縱是殿頭承幸處不須宣
賜鄧通鑊子胥廟云殘碑埋沒長榛蕪永閉祠門白日孤報國有心終
覆楚殺身無計可存吳英雄寂寞留陳迹山水蒼涼失霸圖回首荒臺

三借廬贅譚 卷八

十四

麋鹿地鐫鏤遺恨滿姑蘇而余尤愛其無題中數聯如曲裏綠楊傷別
樹詩中紅藥斷腸花枕邊胡蝶征人夢句裏蘼蕪少婦詞一枕無緣悲
彩鳳三生有約誓牽牛皆佳

夢異

族人勉齋性誠謹不苟取與一日薄暮自外歸行至廡事見一女背牆
而立勉齋以為同居族人也略不顧瞻次日又遇於夾弄中偶一覘之
則笑臉花嬌圓姿月替並不識其誰何疑係族中戚黨亦遂置之夜臥
夢此女笑容而至謂曰妾本明朝某宦女葬後邊松樹墳下君祖建屋
時佔及殯宮初欲尋君報復乃見色不動遂不忍死君今而後當為膩
友不敢害君請無慮勉齋始甚驚愕既見其靈顏溫語意良善遂跪叩
於地唯唯不敢起女飄然曰癡哉男兒膝下千金反屈體於巾幗何自

襄乃爾呼令起細問家中事已而笑曰兒亦有家居欲識之否勉齋又不放強女挈袖同行數十步已至勉齋歎揣此正後門外松樹墳然忽見房屋數間入其室幽而深陳設位置亦頗雅潔心中頗訝女已知之笑曰君疑此中爲墓穴乎是也人居地上鬼居地中地中亦可營建此係妾父遺宅妾戀君居此於墓穴旁闢一區與殯宮僅隔堵耳因導勉齋至隔室逾一小竇則朱棺斂具在焉重返室中繕繕備至雞鳴送勉齋返戒勿洩勉齋醒後秘不告人比臥女又引之去出酒肉相餉謂得自陽間者強飲而醉顛倒鴛鴦倦而忘曉乃推枕而興披衣促速去臨行勸習買勉齋以無業對女曰對門水烟舖主人嫌其無利雅不欲開君速圖之事必成成後兒當助一臂言次已送至家勉齋醒而奇之謂昨夢或偶然耳今日何更夢耶東方既明即尋舖主人而問之主人驚

三借廬贅譚 卷八

十五

曰僕才有此意君何由知之然君既欲爲此僕當情讓若干乃一說而成約期交替是夕見女拜謝女曰未已也君設肆後妾尙須陰佑俟生滌鼎起白鏹充囊爾時雖鎗金事妾不汗顏矣自此每夕必來開市後交易果盛未及半年勉齋偶洩於人女責之曰昔者每戒汝謹言乃竟忘所囑怪異之端好事者將爲口實妾能久居此乎遂不而散越數日女率婢攜酒肴至相與同飲旋謂曰妾父在蜀屢有書見招以戀君之故一向因循今義不可留故來相別雖然聚散緣也貧富命也妾欲助君而不能始終其事則數之不可逃而理之不可強也乃命婢收拾飲具嗚咽而去

妓詩

嘉興名妓羅愛愛有對月詩云畫閣東頭納晚涼紅蓮不及白蓮香一

輪明月天如水我欲吹簫引鳳凰月出天邊水在湖潏波倒浸玉浮屠掀簾欲共嫦娥語肯教霓裳一曲無手弄雙頭末利枝曲終不覺鬢雲歛瓊環響處飛仙過要借青鸞一隻騎

巧漏

元順帝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鈺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毫釐差鳴鐘鈺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上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則偶進渡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若巡閱一周者靈心慧手真巧不可階

臺臣深見

三借廬贅譚 卷八

十六

管輅之除姦論云明御史攻嚴世蕃疏中入沈鍊楊繼盛事徐階曰若如是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手削其稿獨用其通海寇及南昌地有王氣購爲濤塋等事疏一上而世蕃棄市於以知古人識見之奇獨具隻眼

粘罕

粘罕有名將風然多殘忍金兵入宋殺戮太酷此曹武惠所以廟食百世也世宗爲千古聖主慎終始始爲學人所難況人主乎有謂以奉養宜豐者曰天子亦人耳與宋藝祖言汝謂天子容易做耶意同

風流罪過

朱竹垞先生風懷詩二百韻爲小姨而作也夫人馮氏名壽其妹或云字霞錦常依夫人靈心慧質善詭能吟居久因目成焉夫人知之促妹

歸嫁年復來省姊已如子矣朱作風懷詩以贈中有梅陰雖結子瓜
字尚含甄句蓋指此也霞錦得詩甚喜約夫人臥後談夫人已窺其意
作為不知明日即送歸笑問先生昨夜事先生曰無他但憐才心切小
敘深情耳夫人終不信作洞仙歌詞之中有料消息青鸞定應知莫又
道今番不曾真個之句聞房之樂果然才子佳人必無所妬彼王謝諸
公應自愧弗如矣

作詩要訣

作詩不論五七古五七律絕總不外作文之法起承轉合四字古人
輕作詩每得一題窮思竊想力透題心令人讀其詩須細審其如何起
如何承如何轉如何合章有章法句有句法用意須含蓄用筆須曲折
端心致志功深十年庶幾稍有領略乎

三借廬贅譚 卷八

十七

詩境

蘭生謂唐人詩並無難學莫難於 本朝之詩余曰詩之境各自不同
唐人之詩非不可學然不可言易須到如何一等境界方看到如何一
等地步譬如著棋之巧飲酒之量舉物之力總須由漸功深不能有一
毫勉強

甘姬

浙江西泠詩社鐵嘴翁嶺宗司馬嘗以甘姬曲命題吾友秦肅雨為作
長篇計七百餘字一起云碧梧枝上鳳凰泣破巢風雨鷓鴣入獨宿難
教守故雄恨他鳩鳥為媒急中段又有囊香繁採定情宵花月暮橋品
玉簫畫船打槳迎桃葉金屋催妝貯阿嬌等句篇幅太長不及備錄按
甘姬蘇之治長涇人父母早亡依假母沈氏遂從其姓姿美才麗有一

目五行之慧而多愁善病良辰美景影自傷而潔服修容天然愛好
閨中甘姬槐需次吳中以千金買為妾生一女從王壯愍由蘇藩撫浙
奏調應槐從幕適粵寇告警姬隨大婦歸里未幾省城陷壯愍與應槐
俱殉難姬矢志守節假母至閨賺回蘇適嫁不從既恐終不得免乃發
篋中書及詩稿付之火後賦十歎十訣詞共絕句二十首遂飲阿芙蓉
膏死時同治五年十月姬年二十有五也姬事本埋沒為吳子周茂才
勳積及潘學士明經鍾瑞訪悉其事致書閨中親往鄉間覓認烈婦遺
櫬交令甘家人扶之歸葬應槐穴傍又請中丞專案題旌惜其詩稿余
未曾見亦一憾也元鐵卿明經樹滋有甘烈婦傳載集中

書畫格

近日市井兒初學書畫尚未入門便刻仿帖取潤偶有乞書乞畫或無

三借廬贅譚 卷八

十八

贊或有贊而不豐者往往推以延擱或歲不應付甚至貌為君子口不
言錢而曲折稽遲必邀厚酬而後已此亦俗不足言矣然筆墨生涯如
真寒士技精亦有佳話鄭板橋先生嘗有自書筆榜云大幅六兩中幅
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不如白
銀為妙蓋公之所送未必即弟之所好也若送現銀則中心喜說書畫
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恐賴帳年老神倦不能陪語君子作無益
語言也畫竹多於賣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按只富春
風過耳邊近老風趣別致令人發噱此則余見於張仲軒畫報冊頁中
而葉調生臨陂漁話所載公之上脫一蓋字現銀上脫一凡字恐字改
作為字不知何處所見

懷珠閣卮言

陽湖呂庭芷世丈濯斗以餽館轉遷觀察甲戌抱鼓益成回山戰戰備
居鵝湖朝夕往還寒暑不間丈於長短句剖律考音精微入細撰有韻
綠詞一卷余曾請付梓未許也錄數闕於左以見一斑南鄉子云客榜
又天涯翠被鄉愁一倍賒生怕東風攔夢住嗚他侵曉偷隨燕到家重
憶小窗紗寶幔沈沈玉篆斜月又無聊人又睡寒些門掩紅梨一樹花
滿庭芳云啼鴉留春游絲惹夢天涯又聞清明夜深人靜獨向六街行
月裏幽坊如畫那門邊猶度歌聲問誰傍尊前撇笛還似訴儂情廿年
前舊夢柳枝共挽私語調鶯燕東風回首觸我飄零料得小墳今夜映
梨花一樹冥冥可奈此斷腸詩句月下念教聽撥香灰云青鸞鏡裏長
相見歡恨還參半班驢一去太忽忽只有淚珠雙繫住東風重重密約
渾難定兩地成孤另思量何事不鎖魂第一剪燈深話月當門

三借廬贅譚 卷八 十九

張叔鵬翔於市上得鈔本蘇臺竹枝詞百首卷面題曰潛庵蘇臺竹枝
詞有小印曰樹臣翰墨究不知其誰氏也詩既工切用典亦雅潔閱其
序爲道咸間人序中句云詞雖近豔旨則寓規俾後之學者知璧月瓊
樹之篇都非佳識重農務桑之習卽是仙源返樸還淳心焉望之云云
若預知有庚申之變亦一奇也
華芝九舅氏有故友某幼而穎慧十三歲入泮試古學第一題爲繡毬
花賦押頭字韻曰洵是陽春有脚踴上枝頭雙闌句工巧無比臨沒寄
內句云病裏看梅共消瘦忙中對月又團圓
余於市肆見瓦鈕古方銅印長寸有五分四圍鑲金絲其細如髮古色
爛斑文四字曰石家侍兒知爲金谷園物以賤值得之珍愛過甚日
腰圍爲眩眩者剪去懊悔欲絕後見於賞鑿家亟欲購歸索價百金竟

三借廬贅譚 卷八

無應惟願後人得之者珍重過余則不啻余得之也

余於廢書中得長洲王毅之騎尉嘉福二波軒詞三卷按二波爲楊甫
先生中子出嗣聽夫先生聽夫殉節呂堰二波以門廕授職少負絕人
資讀書十行並下與伯兄又樗季弟并叔有三鳳目余惜其殘編將湮
求人重刊無有應者錄其臨江仙和吳山尊記得詞云記得董公祠畔
住門前碧水溪洞玉扉輕叩獸鑰開上堂人不見鷓鴣喚茶來一帳濃
雲香未散困春小夢初回日長天氣費推排笑拈紅豆子雙隻倩郎猜
記得嬉春曾有約未明先啓歲鏡奩脂盞畫雙眉難靈真解事管上
小桃枝商略衣裳渾不定低鬟著意矜持含愁點黛諱情癡相逢佯不
語一笑兩心知記得浣紗湖上見身材翻若鷓鴣羅裙難斂颯尖風往
來苔徑澀微襖綉鞵弓倦向紫微亭上坐畫樓日暮方中衣香人影太

三借廬贅譚 卷八 二十

忽忽海榴雙鬢側斜簪一簪紅記得南歸留一日聯牀款語輕輕燈花
挑落又重生說來前後事數盡短長更徹夜香燭樹淺白蕪鱸人擁愁
城敲殘棋子冷楸枰最憐簾外雨做盡別離聲記得五雲堂畔路紫藤
一架濃陰品簾珠箔畫沈沈瓊瓏風過處花片打瑤琴坐久蘭房聲悄
悄酒邊笑淺櫻深情長情短總知音耶心須會得須會得儂心記得玉
羅窗榻下拈鍼學繡團花絲絨細嚼吐紅霞星星香汗濕衫子換輕紗
昨夜扶頭添酒病妝成懶卸鉛華雲箋展向鏡臺斜笑抽描黛筆蘸墨
學鴛鴦
嘗有市俗持端硯一方求售底刻小字端媚秀潤文云借取吳剛修月
斧琢成良璧相伴圖書古花落閒廳人晏處庭前幾點催詩雨下書大
德三年二月望前一日道昇書於繡佛樓下刊道昇仲姬圖章各一皆

陰文知為趙氏物惜價昂不可得後為某紳購往閩中矣余至今惜之
 楊利叔孝廉象濟為浙中才子詩古文詞無不精到尤深經濟之學來
 吳門為書局總校余屬在忘年列未幾歸道山遺篋零落為收拾其古
 文若干首寄秦澹如觀察校勘集費付梓其詩集生前已刊行數卷然
 未盡所作限於貲也錄其未刊之佳者見故友俞桐伯畫贈山水團扇
 感賦云亂石槎枒落筆蒼入懷明月想清狂世間屈死陳同甫更與何
 人哭北邙君有北邙痛哭圖十年塵世儘堪嗟奇福雙修果是耶破屋一椽慈
 母淚登盤可忍見椒花君配嚴氏能詩有椒花館圖君沒服母以殉雙槩云飛來雙槩出橫塘
 銀漢紅牆夢未央分與鸚鵡酬缺月也知醜醜勝空房佳人從古宜空
 谷癡想還憐到玉堂彩筆江郎才欲盡辜他眉黛遠山長漫成云奉賜
 顧影少隨肩江汎恩叨大婦賢儷格可堪長白擬新詞合關小紅娟鶴

三借廬贅譚 卷八 二十一

如能和皆先澤燕待成巢動隔年駿馬名姬回首處吳宮花月奈何天
 讀此可略見一斑

壁青

元和端木壁青讀書未就去而學賈有雜詠數首云小住城南十載餘
 家風淡泊樂何如居貧事業人休笑半作生涯半讀書獸鼎香溫鼻細
 煙靜中滋味類參禪只緣塵世知音少綠綺年年不上絃獨倚闌干對
 晚芳果然秋景勝春光年來怕聽瀟瀟雨不種芭蕉種海棠指點征鴻
 結隊翔幽居消遣與尤長攜竿問向清溪坐秋水蘆花釣夕陽

曲園書目

俞蔭甫太史博學通經為儒林巨擘僑居蘇城馬醫科巷之西拓數弓
 地雜栽花木號曰曲園日惟著書自娛李爵相榜其門曰德清俞蔭甫

太史著書之廬所著羣經平議三十卷諸子平議三十五卷第一樓叢
 書三十卷曲園雜纂五十卷寶笈集五卷寶笈外集四卷春在堂雜文
 二卷續編五卷春在堂詩編八卷春在堂詞錄三卷春在堂隨筆六卷
 春在堂尺牘四卷楹聯錄存二卷感應篇續義二卷袖中書二卷游藝
 錄六卷尙有余所未見者俟他日續記

一門濟美

隨園老人天資學力俱造純頂而獨不能詞畫即書法亦無可觀乃繼
 起有人兩郎君如蘭村先生通之捧月樓詞真來先生通之山水花鳥
 弟兄競爽各擅其才所謂阿通樂府阿運畫都替而翁補闕如也文孫
 如少蘭太守祖惡之書法又村大令祖鶴之忠烈翔甫大令祖志之風
 雅孫女珩華閣主人紫卿女史絳湘痕閣主人柔香女史嘉之詩詞先

三借廬贅譚 卷八 二十二

後聯英一門濟美此近世所罕見者

三借廬贅譚目錄

卷九

變祠	沈文蘭
橫塘舊感	陳蓉醅
詩癖	花柳議
河神	芍藥吟
詩人得意	程仲承
舞劍臺詩	箏
雪中玩月	空山聽雨圖
先輩眼力	花間覓句
三歎湯	金娥墩

三借廬贅譚

目錄

華巽仙	佩香扇
徐而菴論詩	蓮霞
采花吟	用典入妙
秀芬夢證	劉猛將
畫賸	落花詩
白門新柳	京城考
林典史	
卷十	
義賊	快快撒穀
疎香小影	感事詩
續百宜箴	羶羊

餘情詩序

聖恩寺	孫梅菴
昨夜歌	蔡梅菴
蝶詠	語意相同
飯糗山樵	軍中秋興
李新卿	春心秋心
金孝子	筠生
詞媛姓氏錄	朱烈婦
天韻堂	曹笑拈
耕耜禮	朱英甫
舞劍器	真孃墓詩
	後堂絲竹

三借廬贅譚

目錄

山塘竹枝詞	誓紳文
議李	七絕
交無始終	惜花小影
蕉葛容裳	菊影偕和詩卷
天南遯叟	

三借廬贅譚卷九



金匱鄒張翰



變祀

宋徽宗以王安石配享孔子明熹宗以魏忠賢生附孔子位皆次孔子之下古昏主如出一轍而宋召靖康之禍明則竟亡其國雖以思宗之賢無補於事蓋奸罔弄權無有不危者也當時有諸生史德馨以逆璫祀聖廟乞除學籍名余嘗作詩云曲奏迎神寶殿開聖賢逃走寺人來不妨祭祀翻新樣客氏應該享一杯

沈文蘭

同治中南海上沈文蘭詞史擅才藝之長作煙花之長清才芳譽傾動一時而乍及華齡旋圓幻夢聞者憐之好事者為築鴛塚於城之隅表

三借廬贅譚 卷九

卷九

一陽曰詞史沈文蘭之塚吾友散花仙史孫莘田曾歷於市上得文蘭小影首倡四絕句錄其一云眉如柳葉面芙蓉一笑無端鏡裏逢可惜曇花開易謝獨留小影對芳容一時海內詞人和者幾及百家汪秀芬女史和原韻二首云無端又萎玉芙蓉不到仙山總不逢身世原來同是幻夢中歡笑鏡中容畢竟風流誤可憐人間空喚有情天十年留得芳名在三絕同聲哭鄭康王淑娟素姬女史云豈是當年綠草華忽忽莫挽五雲車三千弱水迷無路十二巫峯別有家滄海地仙新證碧城天女舊司花好憑九轉金丹就古洞開依共吸霞中江補羅女史云空花泡影感多端墮劫紅塵過電看幸有鍾情才子筆春衫玉貌競傳觀孫瑤仙女史云我見猶憐合讓卿應教詞客費經營悲花詩勝修花史一樣才華兩樣情秀水陳季槃云命薄於雲劇可憐飛花飛絮奈何

多君覓得鴛鴻影留伴三吳老鄭康度薛燕館主云舊夢重提我欲愁落花曾逐水東流芳魂今日空憑弔蔓草荒煙土一邱

橫塘感舊

海上某生自號少華山人舊家子也風流旖旎一往情深所眷沈雅仙校書係吳中橫塘人留齒臂盟適山人他出小別經年比歸沈死悲悼殊深作橫塘感舊詩四首而係之以序云夫數廿四番花風惆悵陽春之去瀟十八部法雨銷除煩惱之纏憶富簾卷人逢金鍼停繡庭空花落香露滴琴眉語旁通防前頭之鸚鵡臂盟有約指天上之蟾蜍夫其慧解纏綿妙語諸諺添五紋弱綠鴛鏡新裁譜一曲薰風鳳簫倦倚真使雲想衣裳之豔樹搖音樂之和酒快銷愁花憐解語也已况乎門巷橫塘錦繡萬花之谷才名吳苑玲瓏十索之歌呼來明月前身定作仙

三借廬贅譚 卷九

卷九

二

人眷屬而乃吳頭楚尾時問怨女之謠五角六張大有懊儂之曲一棹趁春潮暗長相逢正秋色平分澄我青衫鳳泊鸞飄之概柳柳紅豆金迷紙醉之歡是宜曲譜長生作名花之領袖開場行樂邀才子之掃眉何期好月難圓如烟造化粉圍未撤蠟淚成堆竟無續命絲牽剩有誤人藥裏風寒葉落珠紫蔓之欸冬泉結花開等黃梅之厄問誰憐無奈傷何如之未免有情吁其悼矣僕憮餘綺業證徧情禪話前踪則根觸偏多懷舊夢而鬱伊頓起筭殘繡休然顛倒鴛鴦壁挂遺琴莫作和鳴皇鳳憶春風之省識因色悟空寫金粉之飄零撫今感昔燕旂樽以默叩誦梵唄而或問嗚呼聽一百八杵聲鐘安得古而無死彈二十五絃月不禁黯然銷魂詩云隰約重門露翠鈿紅闌干外碧簾前海棠香飄春剛半池柳絲祭月正圓刺繡倦拋綠寫影瑤琴低持掛待張絃相

逢草草成離別瀨上剡溪渡口船香國重來證舊盟絳仙才望擅傾城
濃薰花氣心先醉斜溜秋波便目成碧藕千絲通宛轉落梅三弄度分
明玉斂思重橫塘夜猶是羅敷未嫁情護花身願化金鈴綠葉春深漸
滿庭瀟碧雨飛喧曲院落紅風捲入疏櫺信傳青鳥愁多誤啼鴛黃鶯
夢早醒悔未判量珠十斛累他蹤跡等浮萍湖平兩槳度如飛金屋嬌
藏識面稀不分疊華成偶現使游瑤島證皈依繡幃香冷人初去翠軫
聲悽鶴倦歸門巷昨宵猶夢到桃花千樹恨斜暉

陳蓉館

陳蓉館孝廉呂庭芷先生斗室之宅相也博學聰明幼寡食多病讀書
數遍即喘孝廉憂之偶聞有易筋經可以治疾乃私習之百日功成疾
頓已食亦加數倍嘗習學時詭言養病他處家人不知也此歸身軀雄

三借廬贅譚

卷九

三

偉人皆訝之孝廉稍露其術駢兩指搭案臺隨意走廳事臺亦隨之行
又置兩案相去四五尺頭足各枕案上空其中如橋然令數人立身上
顛播略不動其運氣如此自此人皆知其有易筋術稠人廣座每請一
試其技而名譽著矣吾家健初族叔亦知此術而不肯習恐不成而有
害也按練習此法須要極靜處習百日以意運氣有呼吸等法凡數十
段日習三五次練時偶分其心則氣不歸在背則筋斷在眼則眼突出
其爲禍甚烈故雖百日之功無敢有輕習者也

詩癖

笠湖朱竹笙秀才耽吟詠日夕無少輟每得意時雖有人當面相呼不
不知也嘗冬夜圍爐飲吟興忽至得春入酒杯寬句一時不得上聯搖
首忘情坐爐炭上火熾其裘家人聞衣焦氣奔集見之大驚且脫且撲

朱以爲擾其興也大罵不已又華亭劉維謙字讓宗嘗從西湖歸月夜
於塘樓道中得句云犬吠孤村月蛩吟兩岸秋獨坐船頭朗吟不輟久
之寂然已墮水矣遇救得免好事者爲作月夜墮水圖題詠甚多兩人
好學耽吟落拓如此宜買園仙之走入壺中也

花神議

余嘗同曹醉菴於花誕辰至虞邱花神廟拜謁花神見面目甚陋頗以
爲憾欲集古來才子佳人作一司花公議別建一廟祀之昨閱曲園雜
纂有花神議一種因節錄之如左

正月梅花何遜 按梅爲林處士所專原議以逋仙爲梅花之神然
考梁何遜作揚州法曹麻有梅一株常吟詠其下後居洛思之再請
其任抵揚花正盛遜對樹彷徨終日不能去然則愛梅成癖者固無

三借廬贅譚

卷九

四

如水部矣杜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宋趙蕃詩云
梅從何遜驟知名自唐前至宋言梅事者首推此人孤山處士尙其
後輩以俎豆讓之或亦首肯○二月蘭花屈平 原議二月爲杏花
然蘭爲香祖未敢重祧易杏而蘭重國香也後花者爲蕙雖香亦不
減然不能先芳奉屈子爲神則固滋蘭而又樹蕙焉○三月桃花劉
晨阮肇 原議以東方朔祀之然此老饕餮可厭且志桃實非愛花
也易以劉阮則洞口桃花爲有主矣○四月牡丹花李白 原議四
月芍藥花以韓魏公主之按古無牡丹之名統謂之芍藥魏公詩云
鄭詩已取相酬贈不見諸經載牡丹自唐始別其名且有花王花相
之說故改四月爲牡丹以其開獨先也茲以謫仙爲神三首清平何
異一園金帶哉○五月榴花孔紹安 原議以博望侯爲榴花之神

蓋以使西域而得此種也然考博物志張騫西域所得尚有胡桃蒲桃諸種非僅石榴故不可專祀舊唐書孔紹安傳因侍宴應詔詠石榴詩曰只為時來晚開花不及春且詠榴花非榴實詩意自喻甚深非泛賦一花者比也薦以馨香得其主矣○六月蓮花王儉 原議周茂叔以茂叔已從祀尼山未可以花神祀之南史庾泉之傳王儉用泉之術將軍長史安樂侯蕭頤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以入儉府為蓮花池故頤書美之韓偓詩蓮花幕下風流客趙嘏詩一從開署芙蓉幕並述此典為美談是則當富蓮花神而無愧若謝靈運有初日芙蓉之自然止論其詩非言其人也至於陸郎狐媚遠公繡流雖有涉於蓮花亮無關於祀典○七月雞冠花陳後主 原議七月秋葵而以鮑明遠主之因

三借虛贅譚 卷九

五

明遠嘗賦此耳按謝靈運亦有園葵詩即秋葵花似鮑謝宜並祀而於鄙意皆未甚協考楓窗小牘云雞冠花汴中名洗手花中元節兒童唱賣以供其先即古之玉樹後庭花也蘇黃門詩云後庭花草盛憐汝鬢與亡即詠雞冠花碧雞漫志非之然其云吳蜀有一種小雞冠高五六寸目為後庭花則仍與黃門詩合玉樹後庭花曲係陳後主所作風流亡國詞客憐焉今以此當之或者雞口猶勝牛後乎○八月桂花卻說 如原議○九月菊花陶潛 如原議○十月芙蓉石曼卿 如原議○十一月山茶花湯若士 原議以石季倫為山茶之神猶嫌未協擬改臨川雖名輩較晚而玉茗風流固勝金谷園之奢侈也○十二月蠟梅花蘇東坡黃山谷 原議允協蠟梅本名黃梅其改今名由蘇黃始也○總領羣花之神迦葉尊者 原議無

然既有羣花宜有總領之主昔迦葉尊者於靈山會上百萬眾前因世尊拈花迦葉獨破顏微笑世尊遂以正法眼藏付之今為總領神色空空一以相貫矣
正月梅花壽陽公主 原議以梅妃為之允符公論考海錄碎事宗武帝女壽陽公主人口臥含章殿簷下梅花落額成五色花拂之不去自後有梅花妝其事甚顯然則移祀壽陽亦公論也○二月杏花阮文姬 原議二月梨花以謝道韞為花神亦未妥擬改杏花釵小志云阮文姬插鬢喜用杏花今以配之紅輕粉薄占斷風流矣○三月桃花息夫人 原議允協○四月薔薇花麗娟 原議亦富麗娟事見賈氏說黃金買笑誠韻事哉○五月榴花魏安德王妃李氏 原議以石醋醋祀之出博異志崔元徽事然醋醋止是寫名並無

三借虛贅譚 卷九

六

其人亦猶楊氏李氏陶氏即楊柳桃李也考北齊書魏收傳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氏女為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隱寓子孫眾多意此榴雖果非花而舍妃別無其人者姑以為神洵吉祥善事也○六月蓮花晁采 原議西子主之以有錦帆涇采蓮故事也惟自梨園傳唱其事遂俗考唐大歷中有女子晁采小字試鶯少與生文茂有伉儷約及長茂寄詩通情采以蓮子達意墜一於盆開花並帶母問之歎曰才子佳人自應有此遂以采歸茂此事 欽定全唐詩中載之亦豔絕矣○七月玉簪花漢武帝李夫人 原議允協玉簪得名夫人始也本以鳳仙為六月花然六月既有蓮花無庸兼及鳳仙或移祀於七月宋光宗李氏諱鳳宮中命鳳仙為好女兒花若七月改鳳仙而以李鳳配於議亦得又考花史云李玉英秋日采鳳仙染

指甲於月中調絃或比之落花流水亦韻事也附登薦章用備采菲
八月桂花唐太宗賢妃徐氏 本以嫦娥配之然嫦娥乃常儀之誤
實無其人即俗說嫦娥爲月仙究不得即以爲花神也考唐書太宗
宗徐賢妃傳八歲能文父孝德使擬離騷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
撫桂枝以凝想然則淮南叢桂不得專美矣○九月菊花晉武帝左
貴嬪 本議九月菊民以賈佩蘭爲花神用西京雜記事也惟九月
不及菊花終有遺憾故改菊花而以左官嬪主之菊花一頌允宜俎
豆三秋耳○十月芙蓉花飛鸞輕鳳 原議允協事見杜陽雜編所
謂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是也○十一月山茶花楊太真 原議
安山茶有一種名楊妃山茶不嫌牽合也○十二月水仙花梁玉清
原議以洛妃爲之似稍嫌附會按瓶吏云水仙神骨清絕緜女之

三借廬贅譚 卷九

七

梁玉清也因以主之○總領羣花之神魏夫人 原議無之按南岳
魏夫人女仙中之最貴者南史鄧郁傳稱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則
事見正史矣庶物異名疏曰花神名女夷乃魏太人之弟子則夫人
明明爲花聖矣尊以總領庶傳香發韻統攝有資何懼封家十八姨
乎

瘦鶴詞人曰歷觀所議猶未能盡愜鄙意梅花何以不及王曾放翁而
壽陽未必果勝江妃且以江妃之死甚慘詞客憐之薦以明禮庶無遺
憾梁謝覽宋羅昉何不配祀蘭花宋子京何不配祀杏花五月榴花甚
屬可厭須以眞珠蘭易之七月雞冠花形色不佳何不以謝長裾配鳳
仙或竟用秋葵而似虞美人當七月虞姬主之楊太真山茶不如主
四月之牡丹改去薔薇李易安釵卷西風詞亦可消受菊花之享若謂

三借廬贅譚 卷九

左九嬪頌菊則傳統妻辛氏亦有菊花頌但祀左嬪辛氏不亦太屈耶
且海棠一花色亦嬌豔花亦可憐所謂風露清愁令人生感者古今名
人皆愛惜焉乃反不得一人主之盈盈弱質腸斷西風其何以爲情耶
况春日海棠放翁尙奏綠章護持之可不薦以馨香耶總神迦葉釋氏
空言魏夫人亦屬縹渺即使果有其人則將來一僧一道徒事雲游而
花政於是大壞不如男神歸唐元宗女神歸金輪皇帝統攝庶次第花
開無慮秋令春行矣

河神

黃河之水爲患中原歷朝以來無術可弭本朝乃特設河督統攝河
道分司之歲費數百萬奏安瀾聞搶險其故何耶地土薄弱水不歸道
司理之員顧目前之效不能相輔成功也故例凡新蒞任之員先祭河

三借廬贅譚 卷九

八

神而後視事按河神之懋膺 封號者四一爲栗襄勤公諱毓美曾官
河督晉太子太保道光時人一爲金龍四大王姓謝諱緒行四浙江人
南宋諸生殉國難以少時讀書金龍山故有是稱一爲朱大王諱之錫
順治丁亥進士亦浙人官河道總督盡力河防沒而爲神一爲黃大王
河南偃師人諱守才生而爲神年七歲即乘鳧飛上緱山曾焚符而止
沁溢祝天以救杞災送周王於金陵三時即返捲黨柱於荆口一掃成
功康熙間自擇地於萬安山嶺離山坎向臨死謂子孫曰余生未受封
死當護國嗣是屢著靈異香火不衰

芍藥吟

芍藥以豐臺爲最盛其地居民半種花爲業村有花神二一花王爲春
社所一花姑以賣酒名其地有普濟官尺五莊等勝西村自張村至樊

村盡芍藥田接吟連哇爛熳如錦有御衣黃官錦紅試曉妝聚香絲等名而金帶圍一種為尤著蓋花瓣中有黃色一圍如帶然以韓魏公得名也長白見亭先生屢游其地賦詩云輕風片片雨絲絲正是豐臺四月時惱我情懷剛焚眉恨他名字是將離揚州自昔誇金帶梁苑空傷倒玉卮惆悵曼殊多歷劫不堪重詠落花詩按曼殊豐臺賣花張翁女名阿錢美而慧為毛大可西河先生妾見陳其年毛大可新娶姬人序時見亭先生以所亡姬人係揚州洪氏絲桐詩畫俱佳詩蓋對花而有感也

詩人得意

秀水陳曼壽明經詩話落拓不羈晚年挈家寓滬上與姚芷芳上舍文苑葛隱耕孝廉其龍袁翔甫大令祖德倡和君豪於飲以故詩酒交

三借廬贅譚 卷九

九

游裙履紛集阮囊漸罄乃孑身往東瀛依太政大臣黎堂為幕賓黎公即日本相臣也日本故好文明經去後墨客詩人咸來題訪明經數與日國詩人竹添進一字漸卿大學士副島種臣善至是代為揄揚得門士士愈眾至有紅圍繡女翠袖佳人咸執贄列弟子行若琴水若松江若小洲三女士最著也嘗寄姚芷芳詩云環珮珊珊問字來小樓晨夕樂道陪隨園當日門牆盛未見搜羅海外才書生得意之情可以想見芷芳答詩之海外書來得意誇從來女畫貌如花搜才縱勝隨園廣可有當年席道華

海外吟

曼壽日本山城雜詠及浪華雜詩吾鄉趙希雄上舍酷愛誦之茲摘數首云萬里乘槎到海東元龍意氣自豪雄他年父老留佳話曾賦新詩

上相公山色朝朝翠撲簾吟情畫興逐時添思量偏滄洲景自笑於陵太不廉嵐山偃水秀靈鍾結伴尋幽數過從好景眼前拋可惜扶筇未上日支峯故人家住本蘭橋自註謂小松著屐能來話寂寥有約掠湖消夏去開紅一舸醉深宵綺席頻聞竹與絲漫拋紅豆惹相思嗚涯多少如花安眉櫟終嫌未入時路隔重洋閱幾千遠徵畫幅並吟箋平陽嬌女真何幸結此東瀛翰墨緣自註時東人求其婿女詩畫者日益衆番船遞寄和繼不絕自由亭裏寄閒身典到揮毫快絕倫博得青蚨謀一醉阮囊雖澀不愁貧水國霜寒十月時芙蓉花發兩三枝潑江幾度娛清眺無數雲山要好詩松島花街地界寬女閭千百繞蘭棹我指老眼燈光下一笑真同霧裏看案頭繚素若山堆忙裏還將卷頁開口選同人詩幾什要知東海亦多才自註有日本同人詩人世仙緣却可知偶騎赤鳳過瑤池一叢姊妹花爭豔攀得春

三借廬贅譚 卷九

十

風收小枝多少長虹臥水中車行處處路途通特緇志乘櫓名目恰與南朝寺數同自註大阪橋梁竟有四百八十之多癸未春君因嫁女自東瀛返至甲申人日後一日竟歸道山惜哉

程仲承

白門程仲承明經開繼為吾友黃瘦竹之岳氏詩學杜陵終日一編不輟倘寓申江年六十餘矣猶與人唱和吟興甚健惟筆下聯愁太露千篇一律秦膚雨謂其時非天寶官非合遺不必無疾而呻不知生本多愁人之恒性况仲承境窮遭逆垂老依人不得其平則嗚無足怪者余錄其答弟江瀾庭詩云文通已惠第三書多謝殷殷問起居算到謀生情可感懶於作答意非疏自傷落拓離鄉久忍寫艱難下筆初剩有一端堪告慰當年狂態漸銷除北馬南船路幾千着鞭肯讓祖生先漫言

狡兔營無窟但望唯鳩賦一篇自註內弟三十未娶恩報椿萱期壯歲栽成桃李
擁寒甍同懷病况君知否瘦骨支離劇可憐且從紙上語滄桑家事如
毛祇自傷半世求名悲矮屋終天抱恨哭高堂凋零孤雁寒妻被慚愧
飛騰跋阮囊說到掌珠心更苦西風有意扼中郎天涯誰念客衣單人
到無家去住難孤露也應增閱歷玉成先欲試飢寒癡心每笑愚公計
枵腹思分漂母餐抵恐春申江上路句留彼此總無端又詠張良貌好
果然如婦女功成抵合作神仙一聯頗工整

舞劍臺詩

戚少保舞劍臺詩刻摩崖上筆力遒勁詩亦沈雄跌宕詩云霜角一聲
草木哀雲頭對起石門開朔風苦酒不成醉落葉歸鴉無數來但使雕
戈銷殺氣不妨白髮老邊材勒名峯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劍臺

三借廬贅譚 卷九

十一

箏

嘗借友人月夜小步聽極西洋琴盈耳可聽友人謂此卽箏之遺制余
曰不然攷箏之制一名頌瑟秦蒙恬造長六尺應律數柱高三寸應三
才絃十二應閏月今雖有十五絃然非古制也彈用鹿角爲爪謂之騾
爪又曰義甲杜詩銀甲彈箏用蓋卽指此問琵琶所始余曰亦與於秦
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琶引手却曰琵琶四柱四絃取象四時初用鐵
撥後易象牙唐裴洛兒始廢用手彈今皆從之若洋琴則古之銅琴也
銅琴譜云刻本作柱拍銅爲絲敲以細竹則爲洋琴無疑矣以上兩則
俱見見亭先生鴻雪因緣

雪中玩月

辛巳二月春戌族叔敬齋芝汀兄景山等邀祭 忠公祠大雪數日苦

三借廬贅譚 卷九

不能舒晚宿慧山僧樓擬月出相賞俟至黃昏雪愈甚山頭雪月終不
能見亦憾事也適賦秋生姚芷芳書至有雪夜歸里看月詩云咄哉天
公真好事白雲挂眼凍如紙冷香壓夢雪亂飛夢落銀河不見水水府
清光接太虛瓊宮瑤宇仙人居一隊霓裳向風立臨風綽約來仙姝此
身疑入廣寒路百尺天梯躡空霧又疑親向浮游羅梨雲漠漠香暗流
世界三千照瑩徹耳際天風忽破裂玉龍舞罷吐銀蟾花酣月大弄雙
絕清歌一曲飛瓊簫仙之人兮手相招餘音欲斷仍嫋嫋吟魂吹挂梅
花梢花梢月落尋虛幌夢裏仙人猶來往忽聞鄰舫打冰聲隔篷誤聽
玻璃響歸里阻風黃渡云揮手送客行掉頭理歸槳自註送山長楊樸菴之金陵後買舟歸里
仰天發長嘯顧影轉悽惻自我羈海隅十載墮塵網親在勞名心逸作
潛園想今歲忽不樂遊跡思異壤自註曼齋書來招游日本私心計終阻不如旋里

三借廬贅譚 卷九

十二

黨迢迢故鄉情落落雁孤往鼓柁鳴中流催程趁潮長夕煙沈遠林野
色舞寒莽三百里郵程計日抵須兩誰知遇失順常理亦相廷石尤風
打頭搏水或過賴衆手藉牽挽擊舟不得上退更似鷗飛進乃未及丈
長夫力已盡對此空擾攘我時擁衾坐嘿焉若在禠人事既不齊天心
可默像泊舟且近岸呼酒出甕盎鮮膾斫錦鱗蔬味雜蕪蔞蔞吟答潛
龍餘瀝酌瓊醴一醉自醅酌旅夢任恹恹酒醒不知處江闊水滢滢

空山聽雨圖

惠山女冠韻香本姓王名嶽蓮住福慧雙修巷人僅中姿而腹有詩書
別具出塵之致所交皆名下士長白麟見亭以貴家子弟中道光戊辰
恩科進士時年僅十九翩翩公子偶遊惠山韻香知之諷所識招飲
巷中并面畫墨蘭以贈其好名之心亦太黠矣嘗畫空山聽雨圖名士

題詠殆遍阮芸臺先生撫蘇間而求之特以三千金親齎索圖不得加至五千亦不可廢然而返覓韻香所歎者召授計令竊以獻始得之韻香自失圖知阮所為莫可如何乃與所歎絕比夜竟自縊死先生得韻香凶耗悔甚遺急足持千金往惠山代理喪事仍以圖付其弟子合殉葬焉蘇州汪安齋觀察云圖已為麟見亭所毀見亭幼時曾為倡題道官漕督門生故吏和者益眾既而悔幼時之不檢也因遣人計取毀之未知孰是

先輩眼力

朱竹垞少時猶得見吳梅村時吳年已八十餘見朱詩大賞識謂人曰此子將來必成名家惜我年已老不能見爾可拭目俟之先輩眼力往往有此真識

三借廬尺牘 卷九

十三

花間句

吾邑沈蘭芬上舍為人機警善談與予交最善嘗以花間句圖題為倚沁園春一解詳詩餘中比年楊耀卿少尉為題五絕句云人生行樂耳珍重好韶華不有留春句能無負此花几坐花叢裏心幽境亦幽園窮地盡否要補屋三間春如夢影空境似禪心寂一縷瀟詩魂那許塵寰覓烟雲別有天山水疑無路攜得錦囊不飛到驚人句

三歎湯

三歎湯在吾里之東二里許稍偏南首問先老言范蠡自吳宮挈西施隱西施至此湖曾三歎故名之西北邊村曰龍頭樹下有榆一週環數曲幾四五丈勢甚夭矯樹頂結一瘤杖中生龍首如戲珠然經難為賊伐去村東水道至三歎湯水中有一墩曰西施墩葦蘆叢生水洞則

現聞西施於中或言吳宮沈西施尸浮至此好事者運土為墓亦齊東語也惟自蘇至吾鄉青黛湖之東兩岸皆魚池係范蠡所築三致金而三散之此致金之一也

金娥墩

吾鄉西去三里有土阜曰金姬墓俗名金鵝墩即娥字之誤也墩方廣數畝四下皆稻塍內子秋農人深耕於深土中得石碗二一燥一濕製其模古園之得尺有奇入水不漏逢天將大雨燥者濕濕者燥以此驗之百無一失亦一奇也又嘗耕得石一塊形如圭厚寸許鑄一石字近俱藏樓案處或言其中並非墓者真也墩名向載道光時以縣志重修刪去余考記載金姬為南唐後主李昱之妃迎下筵矚明多智能諷諫後主敬寵之武肅攻吳後主親往禦之挈妃行妃死於路即葬金匱之

三借廬贅譚 卷九

十四

南鄉四十里穴地作隧葬禮奢靡後主親臨墓哭之作惜分釵詞寄意詞未成而錢王率兵下引兵歸是則金姬墓在吾邑也無疑惟惜分釵詞未成不見詞中故無考耳

華巽仙

同邑華巽仙茂才繪温樸有古人風住鶴湖之濱與余居相去僅十里許未嘗一晤也庚辰冬來蘇見訪一往情深極好承獎袖出詞稿一卷屬校錄其惜分飛云淺笑濃歡今記否曾倚雕闌把手私約黃昏後相思到處生紅豆料理琴心還未就怎奈輕挑淺逗繡閣依偎久腰支斜倚西風瘦行香子詠秋海棠云禁得秋光可奈斜陽喜伶傷悄悄東牆似紅還白有色無香讓桂些丹蕉些綠菊些黃憔悴啼妝如煞嬌狠猛西風付與淒涼腰支瘦損強自扶將宛醉微醒羞微暈睡微伴

佩香扇

隨園先生書法甚劣余嘗於賞齋見其手書贈女弟佩香摺扇書僅兩人尚虛中一方未寫下幅湘芷女書筆致稍勝上首即先生書也錄隨園寄懷詩云小池清淺像銀河閒倚紅欄看綠波晴日不愁游女少美人終竟大家多春陰似夢花都睡積雨收聲鳥亦歇寄語金閨詩弟子幾時來訪病維摩詩見小倉山房詩話湘芷亦錄近作二首云草綠天涯路幾千琵琶拉雜四條絃吳山越水春三夢今夜長安月下眠捉搦歌殘子夜詞侍兒樂府解相思闌干十二涼於水愁到紅窗拜下時按湘芷姓金名兒十三歲能詩吳人住桃花塢

徐而菴論詩

作詩之道有三曰寄趣曰體裁曰脫化夫碧海鯨魚自別於蘭菖翡翠

三借廬贅譚

卷九

十五

此體裁也唐人應制之作皆合於西方象教此寄趣也少陵為詩人宗匠從熟精文選理中來此脫化也

作詩須有師承若無師承必須妙悟雖然即有師承亦須妙悟二者不可偏廢也是故由師承得者堂構宛然由妙悟得者性靈獨至詩乃清華之府眾妙之門非鄙穢人可學洗去名利兩字天機活潑無在不舒而後學詩得其半矣

太白之詩以氣韻勝子美之詩以格律勝摩詰之詩以理趣勝太白千秋逸調子美一代規模摩詰精大雄之學篇章字句皆合聖教合三長而學之始無愧風雅矣猶未也學詩而止學詩則非詩學三家而止讀三家之詩亦非詩要必天地間之一物一名古今人之一言一動國風漢魏以來之一字一句大而天地造化陰陽鬼神西方象教一切皆

三借廬贅譚 卷九

含於胸中充然沛然而後因物賦形遇題以韻極其妙矣歌行最重頓挫下句及接上之處尤要警策用意尤要整密收縱得宜調度合拍譬如跳獅子籬也好鼓也好毬也好而後三回九轉跳出來方見全副精神

作詩須先攻一體而後逐體次第而進體體得手方是到家苟九分已到獨有一分工夫不到則九分終不到也一分者法是也百丈綾錦未知剪裁海錯山珍未知調和可乎

學古人詩不可過離亦不可過即離則傷法即則傷氣必須先從法入後從法出能以無法為有法斯為得之

詩乃人之行略人高則詩亦高人俗則詩亦俗一字不可掩飾且其中須有書卷非故事堆砌也讀書既多下筆自有色澤有不期然而然者

三借廬贅譚 卷九

十六

若故意為之覺見之淺矣

蓮霞

金陵蓮霞忘其姓名其冠時築香巢於丁字簾前賊未亂時年十五四登場一舞纏頭累千百性嗜文字才人名士心契之久之亦能吟詠兼工繪事習馬守貞黃淑之雙句蘭花名愈噪某生故名下士與姬絕無交姬邀之至相見恨晚懽好甚欲委身事生曰娶姬一律載在祖訓不能以青樓人為妾違之身後不准入祖祠奈何因贈以詩云我有卿年卿始生卿成國色我無成琵琶千古傷心事誤我華年莫誤卿卿即席和云今生何必說三生抽盡春蠶繭未成誰解憐才勝憐色酒醒枕畔喚卿卿因相對泣下此咸豐壬子秋夕也未幾金陵陷各分散城復後鳳去臺空以為香消玉碎矣忽二十餘年生已貴拜客出門見一老婦

傍輿而過面色慘淡且行且言云悔餘翁紅藥生劍舞雙皆死世無知音以千金市駿骨與其伍俗子寧赴西江借屈靈均作佳偶耳生聞而異之然不知為誰也次日聞人報有老婦求見生命引入婦伏地慟哭云君為貴人尚識蓮霞否生大驚命坐婦歷述所遭悲從中來不可仰視生更凄絕強慰之爰糾合同志為之延譽幸蓮霞一枝枯管尚能橫掃千人因而文字生涯乞靈翰墨藉以免凍餒苦嗚呼當年綺夢均付斷腸此日窮途不堪回首美人遲暮名士飄零千古傷心如出一轍

采花吟

余族人自元卿叔祖故後除樹堂弟外罕有能詩者惟敬齋叔氏風雅好客博學愛才性願直能盡言以規人過故忌者甚多叔間有吟詠不自收拾賦記其詠楊詩一首云避寇東鄉道秋風看采棉劍聲銷藥

三借廬贅譚

卷九

細笠影出烟圓白雪爭相拾青衣絕可憐箚籃采陌上社鼓報豐年有景有情頗堪入畫

四典

甲中初夏法蘭西彝以越南諒山之數駛兵輪船數十來犯閩中朝廷特簡張幼樵京卿佩綸那辦福建軍務時總督為何小宋制軍環巡撫為張友山中丞兆棟船政大臣為何子莪京卿如璋戎事戒嚴軍書旁午有好事者戲作行軍樂傳奇中有警句云我從今要裝點西廂兩箇是傅粉何郎兩箇是畫眉張敞聞者絕倒至八月初法夷開戰兵船糜爛船廠摧殘督撫及船政大臣皆鎬職以去作者若有先見之明亦巨眼也

秀芬證夢

陳雲伯先生謂楊蕊淵女史聰明夙秉定係天仙化身余謂才女而兼多情即不必相見一時已足令人傾倒况天資之穎敏遠勝於鬚眉豈可以凡品目之哉袁子才先生生多豔福門牆執贄如席道華金織織等皆生有自來惟孫雲鳳之姊秀芬未列門下而秀芬之才實有夙慧想係飛瓊蘭芝之流誤謫塵世者女史嘗有夢仙詩一首小序云庚申元旦晨起忽肝痛甚因而假寐夢至一所重樞仙室花柳明媚方徘徊間見一童子髻鬢了角錦衣短襖容色端麗向余宛轉歌生天曲歌訖遂寤而痛已愈矣因思黃庭經所云心部之宮蓮含花下有童子丹元家老子中經以為心神名丹元居絳宮狀如嬰兒則余所夢者殆心神也夢醒成二十字詩云柳徑何紆徐花房深曲折穿將七竅心題作玲瓏室

三借廬贅譚

卷九

劉猛將

如臯縣志載劉猛將軍宋將劉錡也舊祀於宋北直山東諸省常有蝗蝻害禱之輒止又清嘉錄載劉猛將軍能驅蝗初封揚威侯加封吉祥王怡菴雜錄云即宋名將劉武穆錡也按史錡字信叔甘肅秦州人紹興二十七年權太尉遷鎮江都統制金人圍順昌錡大敗之三十三年卒謚武穆其與驅蝗事毫無關涉今俗皆奉為驅蝗神且輿夫等亦推為香火之主不知何據常熟縣志劉太尉廟祀劉錡則又不稱為猛將矣蘇州府志及姑蘇志載劉猛將軍名銳即宋將軍劉錡弟嘗為先鋒陷敵而死後封為神然宋史劉錡傳但有姪汎並無弟銳名劉銳則見宋史但云端平三年知文州北兵來攻銳久守無援乃集家人盡飲以藥皆死聚屍焚之已亦自刎今俗又以猛將作劉錡按宋時福建

人字仲偃欽宗時以資政殿學士使金營不屈自經死皆於驅蝗事無涉也柳南隨筆載劉漫塘等金壇人歿而為神掌蝗虫俗呼為猛將而歛縣志又載劉猛將軍名承忠吳川人元末授指揮使弱冠臨戎兵不血刃適江淮有蝗災承忠揮劍追逐蝗出境外後鼎革自沈於江是猛將又為元人以數人而各兼猛將之名眾說荒誕殊不足信也

畫朕

四明逸士陳叔齋先生畫朕一册中有題句甚佳為錄數首五絕云水際招涼好虛亭面面開白雲知我至放膽入窗來老屋三四間半被白雲住想見羽衣人憑莫采芝去危亭卓天際俯臨千仞壁白雲界其間蒼龍噴古雪溪上雨初過不覺衣裳濕卷起湘竹簾一放山光入濕雲頭飛數點催詩雨幽人罷釣歸棹入烟中去七絕云百畝田頭日已斜

三借廬贅譚 卷九

十九

滿林紅葉亂啼鴉野航恰受人三兩來自前村賣酒家寒鴉幾點遠林秋霽上人家倚碧流漁父不來江水闊西風吹老白蘋秋山氣濛濛水氣昏數家茅屋自成邸夢中昨夜騎鯨去五嶽歸來畫樞門樵歌聽罷又漁歌霜落蒹葭水又波問字歸來斜日墜扁舟載得晚涼多衰草荒陂剩夕陽數家生計在魚鄉可憐漁子歸來晚網得寒烟過石梁誰家艇子泊河濱野鴨羣呼鬧比隣水北桃花水西柳為君寫出可憐春俱有丰紳又題瀑布流到人間須子細莫從閒處作波濤兩句亦妙

落花詩

仁和方亦莊有落花詩三十首余錄其三首云忽忽逝之小惜流年富貴山林一例相塵世繁華春夢短生平豔福幾人全綠珠墜後樓長在丁令歸來鶴亦仙權作天宮離恨想任他滄海復桑田唱徹陽關歎逐

塵劇憐紅袖尚含顰人吹玉笛愁都絕燕蹴香泥跡已陳有淚暗零三月雨無言學負一年春天涯歲歲多離別鴻爪東西記不真尋常冷暖較分明歷盡冰霜世又更小住豈真誇隱市論才原不讓連城情因失路無知已悔被虛名誤一生那有閒懷管風月勞勞塵世漫逢迎寄託遙深蓋有所感而言也

白門新柳

金陵自遭髮逆之變南朝金粉一洗而空經曾文正公克復城垣栽培花柳於是渡喧桃葉水媚秦淮六代胭脂管絃又沸全椒薛巖農先生有白門新柳詞云白門有客惜芳華棹前遊舊酒家多少幽懷成影事故將彩筆記烟花結伴尋春得來赤欄橋畔重覩回可憐一櫂秦淮柳都是紅羊劫後栽酒榼茶籃載上船有人艷說散仙那知客裏

三借廬尺牘 卷九

二十

無窮感半在仙條冶葉邊先生曾著白門新柳記秦淮艷品兩册時適因李宗義制軍督兩江素以道學自呼見此書即燬板禁之今雖有重刊本已借他人名矣

京城考

燕京為帝都之地城分內外內城乃永樂七年將元故城里拓周四十里門九正南曰正陽俗稱前門南之左曰崇文又曰海岱右曰宣武又曰順城北之東曰安定西曰德勝東之北曰東直南曰朝陽又曰齊化西之北曰西直南曰阜成又曰平側外為重城廣二十八里門七正南曰永定南之東曰左安西曰右安北之東曰東便西曰西便正東曰廣渠俗多名沙鍋門正西曰廣寧又曰影義內城中為皇城廣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二尺東西長三百零二丈九尺高三丈門四南曰午門北

曰神武東曰東華西曰西華此 京師各門之大略也其中勝景如太液晴波瓊島春雲等則均在 皇城之內茲不備述

林典史

明季閩典使死守江陰事忠義節後世傳為美談乃觀林典史之殉節有如出一轍者林福建上杭縣人名汝霖字小巖己未冬著浙江仁和縣典史庚申髮逆之亂杭州失陷公母妻與二姊及長女皆先自縊賊至公危坐堂皇視日大罵賊知其忠婉言勸降公大呼曰生不能飲汝肉當為厲鬼殺汝隨舉案上硯擊賊首自破賊怒公遂遇害長子懋生年十六投効浙督莫復仇死於包村之難次子涇生年十二辛酉歲遇寇不屈又為所戕後當道請 旌於朝 詔贈主簿越七年重葺典史官署得一門忠骸時程貳尹 檄為防塘縣丞因將遺骨殮殮附葬

三借廬贅譚

卷九

二十一

林處士墓側并請列入祀典上海蔡紫微茂才 卞康有詩紀其事茲不贅

三借廬贅譚卷十

金匱鄒弢翰飛纂

義賊

桐廬村義賊苗喜鳳短小有力能上五丈餘高牆行城樓上輕捷如猿嘗行竊江南過某村月墮更殘萬籟俱寂聞小屋內有泣聲步屋窺之見西室內殘燈尚炯一女子披衣跪庭中炷香瓦鼎泣不可仰聞細語曰弟幼家貧祇此老母相依烏私未報願減壽增母壽算秀玉無力為母服藥請以臂肉和血為親起病求神靈鑒佑言已出小刀白如霜喜知為孝女封肉療親者哀而敬之捷下中庭女大驚喜搖手曰無恐我義賊某來拯卿者無惡意也探懷出銀授之曰此約三十兩可持去作醫藥資數月後當復來封股傷身不足云孝無學愚人所為請從此別

三借廬贅譚

卷十

一

一躍而逝女驚定知遇俠客望空再拜不復到臂乘夜延醫而母竟不起女哀踴不欲生喪葬已女故有戚家亦務農者來迎不可一燈慘淡撫弟哭親而兵禍又起數月喜鳳來探破屋塵封杳無人迹驚疑不解問諸鄰始悉其故先是女母備城中某紳翁家女從之翁子豪猾也見女涎其美出金啗母欲娶之以有夫辭子怒欲強逼之母訴於翁始得直因返家紡績以度然子銜恨未忘也比翁死子思報前怨聞女母亦亡乃受計家人賺女來因密室比晚公子來盡褪其衣欲污之女驚叫則以絮塞其口時喜正探女得凶耗密訪來紳宅聞南樓有呼救聲疾往視之見其狀大怒破窓入手公子救女出負於背履屋如平地至野謂女曰此地不可復居卿弟何在可往吾家避之再拜曰適斷惡人計弟寄戚家僅里許然以兩人為累於心何安喜曰救人救徹母作孽

聽語乃覓得其弟僮船返桐廬村女感激殊深欲委身事喜曰我豈好色者救卿而復娶卿人將歸我不義也竟為女締姻別姓然

快快撒穀

鄉中春暮夏初有鳥來飛鳴陌上留連四五十日其聲曰快快撒穀雖夜必聲或隨飛隨鳴或栖而鳴至五月終即不知所之余向疑非黃鸝即布穀或反舌蓋其身大如勃姑而尾灰翼黃也後閱記載知即鸚鵡詩云維鸚在梁鸚又名提壺水鳥也一名潤鸚俗誤為鸞鸞似鸚而大灰色如蒼鸚吳諺云夏至前來謂之犁鵠主水夏至後來謂之犁鵠主旱然考鸚之屬有漫畫信天緣二種漫畫以嘴畫水求魚無一息停信天則終日凝立不易其處俟魚過取之俗名青翰又名青莊二鳥貪廉異故勞逸分鳥尚如是人可不知所戒乎

三借廬贅譚

卷十

疎香小影

吳江葉仲韶女小鸞字瓊章工詩詞許字崑山張立平將婚而歿年十七著返生香集歿後託此筆與人談禪前生本玉京仙女今證位也生時遺疎香小影上海葛隱耕孝廉題之云櫻湖人去清光冷一幅疎香留倩影綽約雙鬟別樣妝春風舊住蓬萊境蓬萊仙子最嫌娟悔結前生一笑綠花架低回情偶動蕉窗轉宛轉夢難圓芳年嬌小多才思姊妹聯吟尤韻事姊昭齊慈素手閒臨子敬書紅牙細鏤飛瓊字鴨爐香盡侍兒添倍澈神機半偈拈夜靜基聲枯小院午闌琴韻澗疏簾那知江上楓凋早鬢影衣香都縹緲只許琅函掌玉皇小鸞本月不教后史修京兆冷雨孤燈痛阿娘返生猶望杜蘭香含憂血淚親書臂女歿時母於章二字入夢音容幾斷腸華桐浮槎傷心客仲韶因變後宛君宛君於號華桐浮槎蓬島破瓜今又

及甲行日往丁亥十月四日無葉同歸受戒身天台瀟子降吳中宛君堂中授鴻都尚覓招魂術松陵遺事話前朝朕有灰覆跡未消宛君香一刻正如石荒徑春煙埋紫玉平原秋草弔紅簫辨才真合生天上飛去宛乘雲天冲為作留證仙踪續窈窕仲韶著有窈窕好傳神還憶虎頭君認取崔徽圖畫

感事詩

感事詩須要蘊藉不露口頭未說心頭已說所謂意在言外也吳縣劉辰孫先生書感云銅柱空聞攝百蠻天南瘴雨暗雲山豈無勁旅招連碧安得奇師報奪關畫像益州知善守勒功車騎惜虛還猶餘十萬橫磨劍將帥韜鈴未等閒長鯨跋浪忽趨東采石西邊列戍空偏是孫盧

三借廬贅譚

卷十

專扼險况堪李郭失和東六朝山簇烽煙紫二月花飛戰血紅江北江南莽蕭瑟可憐無地著哀鴻何時敵愾策殊勳偵探猶然誤聽聞建國又迎新節度籌邊專倚故將軍旌旗畫靜低寒日鼓角宵殘擁陣雲幾似當年趙充國欲收甲仗事耕耘靜鎮由來仗老成問誰威望作干城新軍整飭如龍武僕射恩慈是父兄列騎鈴較朝練士開尊幕府夜談兵戈矛山立深防護何似當年細柳營森嚴刀斗壁門開六郡良家應募來此日請纓酬壯志何人飛檄擅雄才孤城陡絕懸軍入小隊分馳斫陣回誰使國殤拚一擲封侯初願向餘哀租庸徵調柄誰操取給軍儲計亦勞轉粟蕭何資望重輸財卜式占功高關津路隘屯千騎海市波驚阻萬艘杜牧罪言留感憤能從下策已人豪

續百宜箴

范峨秀松才有百勿相宜箴言淺意深有於世道人心不小余又代
增數十則即格言聯璧語也句云養德宜操琴鍊智宜彈棋遣情宜賦
詩輔氣宜酌酒解事宜讀史得意宜臨書靜坐宜焚香醒睡宜嚼茗禮
物宜展畫適境宜按歌閱候宜蒞花保形宜蒔藥隱心宜調鶴孤况宜
開蛩涉趣宜觀魚忘機宜伺雀幽尋宜藉草淡味宜掬泉獨立宜觀瀑
探勝宜入山則吟宜倚樹清淡宜翦燭狂嘯宜登臺逸致宜投壺結想
宜欬枕息綠宜閉戶覽景宜攜囊爽致宜臨風愁懷宜佇月鬱志宜聽
雨元怡宜對雪辟寒宜圍爐空累宜看雲談道宜訪友助豪宜舞劍裕
後宜積德

瘦羊

潘瘦羊 鍾璠贈劍辰生云筆花飛處見天真且向書城寄此身悟入雙

三借廬贅譚 卷十

四

聲都有據吟成一字不曾貧近郊築舍耽秋氣避俗論交愛酒人許我
西窓來話雨坐中高論劇津津

餘情詩序

紅豆館主華柳門秀才居吾鄉之東北蕩口鎮嘗寓某處有所稱爲主
人所覺遂破好事作餘情詩百首頗極哀豔今錄其序云膠青刷鬢張
京兆笑而抽毫粉白脩容曹中郎怨而作賦端是前生司馬徹夜調琴
劇憐仙籍彩鸞終朝寫韻庭前芍藥總綵奚多架下茶藤句留不少偶
譜雲和一曲雙成之調難諧邀仰月印半規七夕之盟無據楊妃鸚鵡
幾曾解脫籠中簫史鳳凰徒見荒涼臺上奈何志殊落性喜清狂菱
枝弱浸於風波桂葉傲香於月露題紅慧性有觸皆靈慘綠少年無端
成恨楊雍伯何來白璧月泣藍田郭元振絕少紅絲風牽繡幔天寒倚

竹斑斑湘女之愁更甚焚蘭因宮娥之慘是以蹤游北里呼高蓋歌
步近東鄰掩羅倫覬劉家三妹偶孝綽於開庭用室雙姝獨表靈香之
小字曳湘妃之佩妍響珊珊懷韓壽之香醉心容雙鶴鳳濯秋水
以雙鮮一髻堆螺逗春山而一笑伽來搗藥蜥蜴紅倦起鬪茶鷓鴣
浮碧李郎來矣嘗嘗霍氏之簾阮子歸哉慣臥盧家之朔城忽傾乎一
顧石遂證以三生問今夕何年君須記取說此中佳趣我未分明然而
天也無情月兮難滿巫山峯杳滄海珠啼燒寸蠟則將灰僵春蠶其欲
死贈卿何物量來一斛珍珠與我無緣賺破半牀幽夢寫南朝之金粉
玉樹歌悽描北里之胭脂鏡花色妬品簫翩翩其有主海水脉脉以何
言終愁碧藕絲枯餘香頓歇未到綠楊陰重弱絮先飛扇影斂聲催老
東風之夢粉奩脂盞曾銷南浦之魂秋館曉涼醉殘羅綺春燈夜炯擊

三借廬贅譚 卷十

五

碎琉璃所幸人面桃花猶得重逢護緘腰楊柳長恨一檢小蠻招明
月之三分雕欄並倚話春風之一度繡幕低垂拍板歌詩脆絕紅牙之
唱拔釵沽酒頻勞素手之扶鸞鶴無猜燕鶯不替買得坊間荳蔻香合
裁囊摘歸江上芙蓉爛都成錦當年碧玉多應解此深情何日紅綃更
復能知芳緒無何子規啼曉姑惡愁春易冷夫金貌絲難牽乎玉虎
劉晨訪舊洞犬驚暉郭璞遊仙隄鶯喚起鄭交甫江湄之珮已落誰邊
班婕妤執扇之歌徧騰永巷拈來紅豆此生枉種相思拋去紫萱無處
可呼獨忿玉搔頭記還嫌重付我携歸香蔽膝應未耐寒個人情擁三
千碧海走漫天不定之雲廿四紅橋撈地無情之月那堪回首直已
錐心於意云何遽令丁此由是拔劍而舞彈棋不平思往事而淒其間
佳期而誤矣若茫塵障將從大地埋憂潦倒酒杯付與枯腸化淚寄語

海棠舊主須燒燭以催妝漫思隄柳行人再上樓而畫眉誰堪披覽
崙奴竟作水山聲此負心毛錐子可稱劍客生而慧不如勿慧猶能打
破愁城道有情却是無情請願早登彼岸驅一枝之禿筆賦百首之俚
辭名士愁懷美人豔態同成落魄竟為籬獨孤英完得頑軀庶或人天
兩好自今伊始伊始自今翦直快乎并州珠期還之合浦錦心繡口組
織甚工後聞女嫁某氏華君嘗投函致意遲不作答蓋野鴛鴦不如家
鳳凰矣序後一段指此

孫梅菴

同邑孫梅菴其業以書法游公卿間姿致秀媚頗得香光三昧未知其
能詩也近於華梅汀案頭見其索友人贈句云驛路梅花取次開猶思
折贈一枝來閉門莫作陳無已詩債從無避債臺調吳姓友人取姬圖

三借廬尺牘

卷十

六

客云謝却同袍賦並頭畫眉樓畔太綢繆廣寒耐冷姮娥慣何事吳剛
著意修又交情淡處能忘我世味濃時肯讓入俱清麗可誦

聖恩寺

鄧尉山聖恩寺鐘樓方廣五六丈上有巨鐘大可四圍相峙鑄成時人
不能懸有道人以絲帶代懸樓上舉之甚輕臨行令眾亂擊不可少停
謂必俟我去遠方止眾從之良久擊者手甚倦姑止少頃而道人猶在
林外不問鐘響回頭一望笑而去嗣重擊之不復聲矣因名曰啞鐘後
邨人來取去挂鐘繩蓋龍筋也鐘內有宋時黃歷一人不能取子游鄧
尉時令僧梯視之云完好如故余以足疾不能見後閱寄蠅殘贅云鐘
內係某僧血書金剛經非歷本也亦不知何據

蔡梅菴

蘇州蔡梅菴詩雖不甚佳而予愛其對仗工整如蘭言契合常懷李沛
水歸來乍識荆詩寫彩箋誇白戰香添紅袖付黃昏遭際若同蘇玉局
功名敢學隨相如皆佳君問為長短句更勝余但記其寄友調金縷曲
步彈指詞韻半闕云尺素音沈久問何因鴻稀雁杳忍忘良友妙筆如
君神味俊不學郊寒鳥瘦胡近日情懷儂慳料得畫眉樓子上意中人
嬌怒難平否僕未解要君剖

昨夜歌

余嘗於友人案頭見昨夜歌一首秀麗清新筆亦靈妙後叙鴈月館蕭
史不知為何人去年晤江君建霞標知其胞兄筱涓明經手筆因向
索觀建霞復請摘贅談中因錄之詩云昨夜銀河鴛鳥鵲翠娥下踐人
間約屬風搖曳入簾櫳倦燕梁間頓奮躍未央官柳不勝鶯一絲斜

三借廬贅譚

卷十

七

輕復盈眼波拋月春偷度眉黛絨雲峯情橫此意欲傳傳不得秋波笑
溜破猩櫻旋螺寶髻盤香霧蓮鈎雙蹴裙邊露蟬衫帶壓愁香釵頭
金雀光迴互琪花瑤草故園無何人不怨前春路銀箏一曲按紅牙周
郎願此心榮花自注此指况是翹泉撩人易醜紅已上臉邊霞釵半
施猩屏障燕蹴雙雙波蕩漾玉闌干外又東風風痕吹縹桃花浪欲雨
不雨春冥冥梨雲一片呼不醒座中綺語温存互門外更聲悞悞聽玉
繩低指散琉璃洪園繞竹宜紅泉孫郎踞有江東春贏得小喬並鳳肩
豈無孤鶴梅邊跋屏山一曲人千里蕪爭粉蠹蝶嬌噴更有多魚沉水
底自注花魂攝取其難垂涎淚茶蘼香陣何時了碧樹籠烟誤天曉金
烏界破巫山雲愁絲百結隨春鼻香車駕兮下畫堂牽裾送別神旁皇
何物狂奴放獅吼自注某僕獨門乘醉語忘在雪髮風虐沙塵走生憎鴉

嗚峭寒禁蠻觸與兵怎消受柳絲撩亂愁千縈失聲啼破黃鸝口起扶
 闌角花陰立小桃紅褪胭脂濕調停都為惜花忙欲釋層冰語轉澀此
 定中有醜渠魁不然何以突如來原注孰為謀主花神有知須到往北都令打
 掃落花三年再削去如意烟綠名誰為老眼
 春陰護自注逐去狂奴留阿嬌
 主人竟有補天手段留春百計停花驪為卿進酒重開筵機中
 織就相思字珠淚遲措翠鈿齊梁舊族司香吏愛花花亦如人意媼
 氏能修離恨天劉郎再到前游地盈盈鏡裏雙蛾黛一笑嫣然兩相對
 文君既悅司高琴姮娥宜作神仙配夕陽容易又西流一聲去也忍回
 頭長亭烟柳銷魂地天上人間各自愁

語意相同

瘦紅館主感生詠秦始皇云若從海外神仙去登鐵河山享不成徐噍

三借廬尺牘 卷十

八

峯觀察云縱然仙去應相悔難捨河山鐵嶺堅兩意不謀而合歐陽壁
 人司馬詠嚴子陵云不見淮陰意狗慘何如長作釣魚人鄆縣徐植菴
 亦有一絕云當日淮陰亦老漁看他結局慘何如老夫怕再烹功狗不
 上雲臺只釣魚意亦不謀而合

蝶詠

余嘗於春暮偕僉吟香葉綬卿華酒榭遊郊外時夕陽在山暮煙籠野
 尋徑而行得曠地杳無人跡蕪墟莫而久未修理者藉草為茵置酒斷
 碑清談小飲未幾遠樹吐月涼風拂襟有老農攜小兒至余喜其同志
 招與飲閒話桑麻意致頗洽見小兒手持摺扇取閱之上書蝶詩一首
 云消受葑芳活一生修來豔福也非輕花飄泊休疑我香草迷離怕
 夢卿寶帳四圍春有影雕闌幾折雨初晴自從畫入滕王閣殺粉調脂

易染成字蹟甚劣不知何人所作比歸猶諷詠不止後同江建實於肆
 中見揚州馬頰香女史畫蝴蝶手卷上有此詩一字不易蓋新安曹椒
 生先生手筆也

軍中秋典

癸未之春法夷犯順北窰一敗全越俱危坐使數百年恭順藩封盡入
 敵人之手 皇上特命大司馬彭雪琴官保視師粵東辦理防務甲
 中仲夏法船擱入閩江燬我船廠迭擾淡水基隆各處全臺震驚兩粵
 皆驚彭官保於軍政餘閒作海南軍次秋典詩二十四韻贈友人因
 全錄之詩云 九重宵旰切深憂大將綏邊志未酬鱗渚波濤番船險
 虎門風雨海天秋屢思滅寇兵難撤無計量沙餉費籌幾度荒遐驚日
 暮笳聲修起動邊愁八月秋高暑氣刪西風吹冷大刀環深閩有怨憑

三借廬尺牘 卷十

九

誰寄此徵長征若箇還戎海關山金鼓震浮鷗滄海夢魂閒買生痛哭
 潭南事我亦卽杯淚暗潛遠戍天南未奏功藉廬湖做透西風松寒夜
 月營棚白相鎖斜陽礮壘紅巧婦作炊空妙手征人無策遣離東世年
 塵塵奔江海難把愁懷向碧翁營門濱海景徧饒炎嶠林深柳不凋芭
 塢蕉花紅豔滿葵田蒲葉綠飄飄辭夕起收漁網帆影中流送晚潮
 十里長洲充要隘礮臺高聳壓山腰雄車十萬病侵尋白骨黃沙淚染
 襟毒瘴水來迷遠岫輕寒夜半入愁砧風聲帶怒掀濤立雲影橫空接
 地陰嶺望鄉關何處是峯頭回雁寄情深白雲山聳白雲隈雲樹蒼涼
 翠作堆秋草黃開盤馬路夕陽紅冷釣鼉臺征袍寒 西風緊 賜藥
 恩沾 北樹來水陸三軍均感泣天教起死慶生回瀟湘子弟八千人
 同戍交南共臥薪玉帳枕戈眠夜月雕鞍繫箭逐征塵瓊州木落飛黃

葉珠海霜揮老白，嶺歸去暮僚。綠底事秋風，鄉思原注謂李太尉。鱸吳贊階詩。夷族凶頑恨，佛郎登壇老。將贊添霜平，湖潮落蒼烟。迥合浦珠沈，碧月涼。匣劍鳴宵，充酒贈枕。戈待旦，擴詩腸。何時得作金鑣曲，一箭天山瘴。白狼星斗光寒，劍氣橫零丁。洋面待燒兵，匈奴不滅家何用。法寇齊來穴已傾，軍報羽馳，憑電速。礮聲山嶽，擬雷鳴。營棚一夜瀟瀟雨，溼透征袍。著未成，草滿平原。戰馬雄秋高，肥透五花驄。風斂池沼，凝深碧。露冷芙蓉，墮淺紅。屢見雲龍騰，鷓鴣鳥任憑。霧昏幻，鮫宮霜天曉。角聲清，越塞上。旌旗掃玉虹，鼙鼓逢逢靖。塞氛千年驅，鱷有韓文錢。塘破陣留軍樂，越石吹笳散。敵羣南海三秋消，瘴瘴西風萬里掃。愁雲黃龍痛飲，知何日九伐權司未立，動烽烟。塵莽未銷兵，協力邊防。秉至誠事劇人和，籥範秋密高氣爽。地天清，官軍慎守亞夫壘。鬼卒難攻，眾志城一片公忠。

三借廬贅譚 卷十

十一

勤豹略湘江濤靖海潮平自注謂侯豹臣中丞文 惶恐曾經十八灘拋開 薛張湘濤制軍之洞。惶恐曾經十八灘，拋開舟楫據征鞍。小臣慣立軍前狀，局難教壁上觀。瓊島日驚波浪惡，金風時透戰袍寒。不才深愧肩防務，白晝籌謀到夜闌。幾回抗疏動天顏，塗炭蒸民切痼瘼。撲鼻香來青草瘴，攔腰波闊紫泥關。羊城後路嚴防密，鱷海中流擁御開。分付麼須子細陳，倉暗度不生還。霜降遐荒慄誓師，五中三令肅威儀。邊防知此宜，知彼戍守忘。安莫忘危，鎮日軍書疲手腕。何時戰陣拚頭皮，南飛鳥鵲星稀夜傳叫。風生有健兒，遠戍湖陽路。八千湘江作別，又經年紅黃霜葉。營前樹黑白雲花，海外天萬里秋風悲旅雁。一村斜日噪寒蟬，樓蘭不斬心空赤。汗馬何時謝錦韉，詔書屢奉到天南。西貢深巢木易探，牢補五羊憑虎視。涎垂八閩恨狼貪，佛郎縱有機心在海國。終歸聖澤涵寄語，蠻夷早收拾。免教烈日

萎優曼從來戰守，賴堅心夷狄陰謀。古至今蛋雨潮增，秋漲冷颼風時。憾敵舟沈越南，捷報飛來屢臺驕。孤軍繫念深，終夜旁皇綠底事。噓人猢猻未成擒，颼挂白鶴潭外舟。蓮花塔古峙中流，荻蘆瑟瑟秋無主。禾黍離離歲有秋，圖畫今朝曆盾鼻。櫓槍昨夜落旄頭，從來草野多賢傑。策上平夷費盡籌，瓊島孤懸海外難。深愁餉絀又兵單，但期水陸籬籬固。幸保城鄉枕篔簹，安若箇功勳。躋李郭有誰奏，疏抗蕭韓大山十萬欽。廉鏡內証尤虞起，揭竿秋風頻冷到。珠江火熱惟留血，一腔野竈炊烟穿葦葦。荒營暮雨逼蕉窗，灰飛馬屠船遭劫。地勦雞籠虜受降，滿地干戈嗟敵醜。也應夢醒曉鐘撞，頻看蒼狗幻雲根。塊壘都教付酒尊，新鬼紙錢焚白打。忠魂靈視奠黃昏，投鞭氣壯流能斷。按劍心雄淚欲吞，敵愾同仇舒義憤。縱橫掃蕩答君恩，瘴雨蠻烟百病侵。來鴻去鴈信秋

三借廬贅譚 卷十

十一

深回生仗珍奇藥，却敵惟堅忍。厲心帳下，貔貅皆奮發。海中鯨鱷付升沈，一腔熱血知誰在。義憤能中是赤胎，嶺南風土異尋常。草木頻年不見霜，萬里秋澄營細柳。一林花好艷才桑，獻俘有日忻消息。與歎於今感望澤炎，於今猶溽熱。九重離照正當陽。

飯類山樵

海昌杜晉卿茂才求燭別號飯類山樵，予神交也。丁丑歲介掃花仙史孫莘田照會，以所刊飯類山房詩選見贈。由是雙鯉往來，更形沆瀣。君書法學六朝而獨得秀媚之致，詩亦高潔不俗。可於鴛湖七子外別成一家，擇集中尤佳者錄之。閒居云：綠陰庭院晷游絲，正是春風扇暖時。當戶好風皆可愛，入簾明月不嫌遲。閒看負耒農驅犢，怕聽敲門客索詩。屋角天桃開未了，隔牆紅出一枝枝。秀州道中云：陰陰夏木綠成堆。

笑我扁舟攬勝來最是南湖風景好菱花十里傍船開游滄浪亭云小
橋約略曲欄紅四壁荷花一鏡中檻外好風來緩緩波光人影妨玲瓏
消夏詞云科頭鎖日掩雙扉懶去持竿立釣機供得脂瓶花數朵賺他
蝴蝶入簾飛其餘如乘興牛羊歸遠陌忘機鷗鷺聚平沙交密不兩肝
胆露情深始覺別離難漁舟三五自成隊水鳥二雙飛入波金鼎香凝
深院落玉簫聲閣畫闌干馬趁暖風盤曠野鴉賦斜日下晴霄奇峯聳
翠爭烟樹瘦石撐流巖浪花五言如峭帆懸海月柔櫓劃江雲屐聲隨
磬出人影隔花尋年少相逢易窮途寄語難詩狂竹俗客冷最宜秋
生涯爭筆現事業混漁樵才大難為用情多不諱疑詩情工入畫人事
懶於春遠水碧千里夕陽紅一亭有酒客頻至無名花最嬌皆有丰致

春心秋心

三借廬贅譚 卷十

十二

武昌李素玉以抑秋心詩得名因號秋心女史詩云窗外亂蛩挑客夢
空中寒雁警秋心野鷺忘機梳短羽涼蟾如水洗秋心兩抑秋心皆佳
金陵有春心居士劉芳梅詩云不辨深宵愁幾許一簾明月卷春心高
士梅花尋冷夢美人荳蔻蘊春心兩抑春心亦自然入妙余寄賦秋生
亦有有約綠楊舒倦眼相思紅豆逗春心一聯

李新卿

李新卿詞史汪三官之養女也弱質嫵媚工愁善病然喜與人交賓筵
廣坐中遇有俗客輒避去惟與碧雲黃葉詞人情頗膠粘詞人嘗調念
奴嬌贈之余客澄江倪逸溪嘗為余述之予大半都忘但記其一起七
句云相逢何地在海棠花下笑僂嬌鳳故故懷中人倚玉鬢壓春雲香
重倦眼惺忪低聲瑣碎一點芳心送一往情深令人想見

篤生

偶翻破曉得吾鄉膝篤生歸國謠小令一篇云梁上燕暮暮朝朝常覩
面玉人何日來相見拋將春夢難留戀愁無限棗花簾外風如剪

金孝子

余嘗集友人談故事湯梅仙鎮為舉金孝子事甚奇孝子忘其名字阿
玉洞庭山某村農家子也少孤貧依母七八歲時見母夜績孝子輒背
燈涕泣詢之則曰兒幼不能奉養累母苦是以悲耳隣叟聞之哀其孝
稍周恤之令伴兒讀月以千錢界其母孝子感甚得少暇輒為翁服役
穢瑣必親晚則歸伴母未幾翁故孝子哭之慟立木主祀之晨夕焚香
致奠出入必告如事父母然顧依翁家非久計乃訓蒙於家所得贖市
旨甘奉母母病藥無效孝子禱於神願假年益母壽澈夜涕淚泣聲達

三借廬贅譚 卷十

十三

戶外會冬日母病思食菱藕鄉僻離城遠無所得欲遠出覓須二三日
而母又病在牀不能舍躊躇無計思去此七八里陳家湖種菱藕覓泥
中或可待待母睡乘夜携具奮往見一白茫茫冰瓦甚堅拾路側石繫
竹竿上擊破之飲帶往火酒幾鐘解衣泗入寒不可少忍一手持竿不
釋一手摸索泥於內卒無所得須臾身僵不能自主手脫竹竿漏入冰
際自問必死但呼阿母一聲而已驚恍間似有人挈登彼岸一老人坐
石屋中問曰孝子來乎視挈者為一童子應曰來矣孝子知其仙乃趨
前叩求愈母病老人曰子何愚入冰中倘死母亦死何足為孝今觀子
誠賜百妙丹二粒汝可食之乃出丹授孝子孝子謂丹可藥母病但吞
其一執其一方咽下覺四肢熱甚老人以水噴其面曰舉忽身騰半空
熱亦頓退駭顧問墜下則身在河岸也顧手中丹尚在以為遇仙易衣

急歸母方思飲乃煎丹奉之病若失亦不思葦藕矣庚申歲孝子二十餘尚無室適賊至孝子負母逃山中爲賊所掠置其母於路側孝子泣願同去一賊曰不如超度其母超度者猶言殺也孝子大慟請以身代忽一紅巾賊至詢衆憐其孝挈其母子去至金陵館驛令孝子司會計其寵愛以女妻之亦民間榜得者苟安數月女夜竊謂曰子謂此安樂耶不謀早出殆矣孝子悚然問計女曰妾昨竊得令箭問彼今夜他出可以乘間逸去乃取金飾密置衣中預僱馬令候他所賊去後三人乘人靜各裝男從後門出忽忽尋得所僱騎往南門行守者問之以令箭示謂有要故因無所阻問海上無賊遂行乞來以金飾易錢米賃屋而居作小營運賊平始返里今其母已死孝子尚在此事梅仙聞於其同儕某與又在輪舟所聞者余姑筆記之

三借廬贅譚

卷十

十四

朱烈婦

梅仙又言丹陽有朱烈婦者夫遠賈於外家一姑一夫弟年尚幼賊忽至俱擄去中途殺其姑婦奪刀相格賊亦爲烈婦所殺俄賊屬至烈婦力不能敵擄刃而死血溢噴賊面猶殺賊一人斷一賊臂臨難壯厲如此以視士大夫之畏死逃逸者相去何如

詞媛姓氏錄

海上詞媛姓氏錄華亭朱子美昌鼎所作筆致精潔善爲美人寫照真香影迷離粉痕撲簌矣題詞數十家余獨記杜晉卿三絕云海上樓臺十萬家紅羊劫後劇繁華可憐一片蒼涼景境開遍西天稱意花墜瀾飄零事不齊枇杷門巷稱幽棲香名細寫泥金册多謝才人費品題舊游春夢半模糊問柳評花與不孤今日編開倦眼焚香如對美人圖

三借廬贅譚 卷一〇

曹笑拈

曹笑拈桂海昌人與晉卿極相得時有李郭神仙之譽詩有正律在杜陵摩詰之間而濯濯丰神自不可一世嘗以詩稿見寄囑采入贅談贈晉卿云小杜今時彥攝來絕妙詞愜心三復誦識面十年運花雪新吟展茶烟舊鬢絲扁舟尋勝去篋裏可無詩送別云未見先傾倒今番握手眞襟懷自灑脫吐屬劇清新江上暮潮暮渡頭春草春瑤華倚相寄卅六盼紅鱗

天韻堂

燕山徐韻生維城大令又號綱伯熱心古誼好客愛才苟有一技之長便津津齒口問眞古人也與黃香鐵孫琴西衣吉周存伯開喬鶴儕松羊諸名士交莫逆著天韻堂詩存筆致超脫離粗服亂頭自饒幽媚月

三借廬贅譚

卷十

十五

夜花中閒步云人影偃花影婆娑自覺妍更臨明月地疑作水雲仙幽意淡無着素娥同未眠林風吹一桁巾履總飄然蕭山道中云且將馮飲感全刪短棹輕篷任往還天作斜風兼細雨路非紅樹卽青山心緣有會常成默身爲無才轉得閒曾是西冷三月住湖樓暫別總情關感事云 紫光閣上炳丰標曠代英雄氣未銷猿鳥風雲餘想像旌旗壁壘太蕭寥頗聞將略傳擒虎敢薄人才歎續貂矯矯孤臣盛戰苦自注 廣東 都統烏 獨兼忠勇報 皇朝擬閩中贈答上首云月貌花容襲錦袍公贈泰 光如鑑謝蘭膏勸卿刻意梳低髻時世而今不讓高其餘如秋邊夢逐烟雲淡客裏燈同伉儷親大地黃盤千騎騁萬山青鎖一關雄越嶠雲霞沈王氣屠門風雨咽悲濤晴天曉角三秋影大漠霜風萬里心春寒瘦透燈痕碧夜色稀疏月影黃千花明宿雨萬柳醉晴烟奇雨犯紅日

野花然綠窗烟肥林靄重風陡水紋蠟路斷心無隔書來淚有聲錦心香在抱鐵骨冷含春月色湛虛白鱸烟霏瘦青皆有派致

朱英市

嘉興朱英市士俊詞華幽豔得南宋遺響余屢覓其稿不得但見其倚四字令題陳曼壽梅窓覓句圖云花魂吐妍吟魂纏煙惺忪紙帳寒煎正紗窗未眠彎彎月娟娟現雪憐無言悄卷湘簾覺姍姍骨仙杜晉卿酌好誦之

耕耨禮

每歲迎春各省皆舉耕耨禮然皆率循舊例草草具文而已惟

皇上耕耨之所壇地遼闊縱橫原畝中為太歲廟前祈穀壇壇之後為貯精倉殿宇壯麗外皆植松柏虬枝臥幹皆數百年物龍畝前設耕耨

三借廬贅譚

卷十

十六

臺以板支之藉以櫻臺前以五色綢綾蓋山棚一 皇帝躬耕所地均畝許兩旁分十二畦乃主公卿貳扶犁所也 御耕牛色正黃身披黃緞綉龍韉以黃絲繩籠其首頂暨金牌上嵌紅寶石一更設農官二一執鞭一執便桶隨行耕時兩旁立校尉執五色春旗共二十四人歌禾詞者亦二十四人人依牛行上下三推畢春旗者退去王公之牛皆以黑紅緞為韉襄事者俱衣蓑戴笠以象農事誠大觀也

真娘墓詩

真娘墓詩須要做得有感慨有情景有手神如兩般秋兩菴中載一律云兄家生小住金閨却把金閨作故鄉馬足殘花憐薄命牛毛細雨送斜陽碧苔多處生紅豆青塚旁邊種白楊一寸鞋尖一寸草禁煙時節土猶香並未說出真娘却妙能巧合經難墓毀余嘗題詩其碑云風流

舊藪問誰家金粉年年怨狹邪一夢繁華零落後荒陵紅煞野棠花迨暮亭落成嘗招命吟香月夜登亭賦詩飲酒題一律墓上夜過半始歸舟宿詩云望眼驚秋入渺茫平林煙樹鬱蒼蒼荒陵月黑始紅鬼古塚風淒開白楊永夜清尊人亦放六朝豔跡土猶香傳名我獨輸兒女冷落青衫孤影涼後花朝續游得拄杖客拖烟裏履兜衫香影畫中人句同人多所許可癖嗜瘡痂亦甚覺其無謂耳

舞劍器

杜工部舞劍器行後人多誤為舞劍者不知劍器舞名也有胡旋胡騰等目其序中以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為句脫音駝非以劍器為句也朱中丞浣水續談云唐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帽則渾脫似是活用矣沈歸愚尚書嘗細辨其說

三借廬贅譚

卷十

十七

後堂絲竹

蘇州王石菴先生精金石學鐵筆尤工為人品學兼優媳某氏嫻音律嘗先生招客彈琵琶不佳乃令簾中人代表一曲客為傾倒時謂後堂絲竹杜友蘭為余述

山塘竹枝詞

張叔朋初為石梅孫先生之甥年少能詩幼時作山塘竹枝詞云金尊檀板唱黃昏火樹銀花綺席溫浪擲年華歌歌舞揮金未必盡王孫盈筐篋貨盡泥得但博兒童片刻歡世俗本來皆傀儡不妨塵土亦衣冠

誓神文

朱竹垞典試某省嘗作誓神文一首焚之其詞曰年月日具官某等敢告於天地神祇先師孔子之前曰某備官禁近 皇上拔於家中俾典

試事 主恩深重惟齊同事一心攬真才以佐治 命下之日師友親
懿一概屏絕今入棘閣用白於神如或心存曖昧遏抑真才徇一人之
情而受一言之賄託通一字之關節神奪其算鬼視其魄五刑備其體
三木斃其頭刀斧分其尸烏鳶攫其肉矢言之出百神共聞云云文見
曝書亭集

議李

李益翁十種曲風行海內遂享大名其於韻學亦頗潛心而常熟王東
淑應奎與李不相得極口詆毀目之爲鄙夫且謂李略具小慧全未讀
書故游談之中不知根據人稱詞客吾謂妄人云云然笠翁之學雖有
可議而王毀之如此是亦私刻之甚矣

七絕

三借廬贅譚

卷十

十八

七絕詩須要手神奕奕渾脫超妙二十八字一氣貫通令人信口曼吟
低回不厭元和江建霞雜詩一首云旭日曛曛上小窗萬花扶影各成
雙簾前聽得鸚哥喚昨夜新寒早過江而余亦有尋春不遇兩首江君
頗愛誦之詩云隔溪彷彿是紅樓縷縷垂楊宛地柔立瘦斜陽人不見
藤蕪綠到板橋頭青山一角畫橋西草綠花紅路半迷如此好春豈不
著東風吹恨上棠梨

交無終始

趙秋谷官贊天才俊妙狂氣凌人時輩除虞山馮定遠外無所許可自
遇新城先生不覺低首帖服並有願作掃除雜之語由是閣筆不復作
詩歷四五年未嘗成一句吟一字也新城知之頗不安乃張筵招飲固
請開禁秋谷始稍事吟哦然有所作必就正新城惟言是聽交之久倘

以新城贊美某翰林議論不合趙大拂意譏人又從中相構於是誹謗
猜嫌漸成仇怨趙所作談龍錄傲睨前輩顯爲詆斥新城亦謂定遠所
批才調集卑無高論而世乃皈依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是猶嚼蕪不
知其味耳此蓋隱罵秋谷兩人之交有初鮮終大減文人之色矣

惜花小影

嘗於友人處見惜花小影册名流題詠殆遍係潘蓮巢恭書所寫并題
云滿院春陰鎖畫闌前花事問多殘玉人病較愁應甚強背東風小
立看下跌柔卿主人多情善病許公子憐而序之余因爲作惜花小照
并係以詩海內詞宗富有屬而和之者也王夢樓題云萬綠成陰蓋小
樓有人樓上迴含愁不綠一片多情月誰護名花到九秋跋云綠扶居
士以惜花小影屬題綴以絕句此唐人所謂本事詩也非事外人所能

三借廬贅譚

卷十

十九

畫喻綠扶居之當失笑云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右乾隆辛亥七月既望
爲綠扶居士題惜花小影并跋惟時許公子小棠無恙也蓮巢無恙也
今十年矣蓮巢小棠皆下世昨余又至吳門綠扶出畫相示追思往事
如在夢中爰再錄一通噫天下事孰不當作如是觀耶嘉慶庚申春分
前二日王文治下又有女道人韻香錄許公子序一首蔣知讓題金縷
曲一解綠扶居士題二絕均已忘之未錄夢樓又有小記云惜花小影
蓮巢爲柔卿寫照也十餘年後綠扶居士重爲裝池以傳諸詞苑其真
多情者與七十老翁附名於其上可云僥倖余按隨園詩話柔卿爲夢
樓家歌姬工吟咏有和成編厓公子一絕而夢樓跋中語氣甚不相合
且柔卿之母名翠筠以隨園贈詩聲名藉甚故香亭贈詩自序中云庚
辰春晤柔卿於吳門題扇忽忽而別丙午歸自嶺南柔卿書來以小照

屬為補景前贈詩中芭蕉展盡楊梅老開到人間最小花之句即用詩意補寫為圖更題三絕句時乾隆丁未四月初十也余意柔卿為夢樓素識題詩尚在未娶之前後始娶之亦未可知然柔卿未必能歌或別有一人為夢樓姬耳

蕉葛蓉裳

向見蕉葛蓉裳不知其典後閱五右翁云粵東人家多植蕉甚大緝之如麻織為衣較葛為美名曰蕉葛非葛也淮海人家取拒霜花本號木芙蓉緝而漂白之織汗衫其白如粉雖可浣而不堅

菊飲倡和詩卷

余嘗於師鄉室主人家見冒巢民老人庚午菊飲倡和詩手卷為巢民親筆玩其語意蓋已八十一歲居祠屋時作矣上有小引云兩兒盡

三借廬贅譚 卷十

二十

而索逋盈門移居陋巷與屠漿春販比鄰離內地頗荒曠有髯奴夫婦種菊甚繁閱戊己之歲每秋冬坐臥菊下與客吟飲戊冬忽去人間一晝夜已冬去人間五晝夜得重生苟活至今庚午春過八十矣兩秋菊飲詩多至百首今年戲綺戒韻謝詩文秋九月從離下移菊升堂有齋中晚三種各數十品余即於堂中連土疊石巖壑數重次第升降種花其間不減圃中猶如畫裏歷時月五旬此五旬一川俱屏惟坐臥一古藤下對穎備詩蓬門外日有侍金候小奚賣字易去得錢沽酒嚼鮮與客痛飲投詩頗多咸以為戒不和最後得舊令董使君與前學詩水繪張孺子七律詩各二兩君曰今年秋花倍昔老人又開九秩何可少紀年紀事數章無能堅謝復破戒依韻和之辛未清和鹿牀先生以大文遣令子受百世兄涉江遠賁為余補祝兼索去年倡和新刻詎世貧

賤老病之夫竟臻四極不惟謝絕梓人經年只有哭亡友吳聞璋八章觀荷賞菊五首而已時日百餘日不能作字強書一卷付受伯以慰嗜痴過庭呈尊先生教知今年奇陳百卉不第圃中菊苗肥長毋能持獻九日壽筵受伯稱觴後侍先生直造瓜廬當先期走約鐘許二長兄紫桑堂澤中開香山洛社亦千古未有雖是癡想或天地間有此奇緣異事耳和董使君原韻二首詩云序窮老朋未全荒寂寞乾坤絢草堂鍊骨甘霜過八十迷花速客愧原嘗陶潛虛擬白衣酒滌岳偏憐青眼狂忽有同人攜具至與君爛醉碧雲鄉雲薄三秋寒又新滿庭秋色不沾塵月餘看到小陽月人外當留老逸人放眼霜花聊寄傲曠懷天地豈知貧原注畫使君原偈云八十難憐傲竹貧史難阿令仍來往俯仰三年跡已陳尚有和張孺子原韻二首未錄下款則巢民老人冒襄字未立夏

三借廬贅譚 卷十

二十一

後四日年開九秩自管漫書二十一字也

天南遊叟

甫里王紫詮廣文相又字仲弢才大學博備儻有可氣髮匪之亂以過激忤之當道遁迹香江自號天南遊叟平生著作等身有春秋左氏傳集釋六十卷春秋朔閏考三卷春秋日食辨正一卷 皇清經解札記二十四卷普法戰記十四卷其餘又有瀛壖雜志遊寓調言海陬治遊錄瓊園詩文集尺牘等不下數十卷壬午春歸自香海往訪之一見如舊相識時先生年五十餘雖兩鬢已蒼而談笑詼諧猶有豪氣余因以東方朔比之甲春春先生養病滬北承賜華詩兩冊避居西廡云倉皇烽火逼殘春蹈死孤臣敢惜身報國空陳平賊論辨冤誰作上書人早瘁骨肉填溝壑妄冀功名動鬼神一切情盡天冷君親但結再來

因紀夢云靈簫墨會託神仙今夕相逢休問年事到難言卿自解容誰
 可比我猶憐花間玉笛涼無語枕畔銀缸照不眠碧宇紅牆原咫尺重
 來未必隔人天閨與云蓋仙書寫寄閒身執扇初題墨尚新新著單紗
 還怕熱偷指香汗避生人疎桐陰底小庭幽簾外溟濛雨未收涼絲夜
 深花怯病海棠先帶一分秋雜句如圓月翻波碎孤雲待族飛薄俗輕
 文字雄心換米薪亂世文章多買禍窮途性命尚憂時有價始知官長
 賤無求轉覺布衣尊垂死雄心王景略一生低首謝宣城雙槳人來曾
 有約六朝山好半無名竹葉杯中春似海梅花帳裏夢如烟先生深通
 西學日本人多師事之交人則暖暖姝姝雅俗無少忤蓋亦篤於情者

三借廬贅譚 卷十

二十二

三借廬贅譚目次

卷十一

- 鹽梅夫人 簫龍
- 汪柳門 述德
- 讀書之難 吹篴錄節略附衍波詞
- 遇煞 寤崖子
- 昨非集 貽硯齋詩刪
- 西江詞派 七圓
- 救命大仙 消寒社
- 辨拘體 成春若
- 趙文卿 捐秀才

三借廬贅譚

目錄

- 彖軒集 珊瑚樹
- 漢僕詞序 江文溯女史
- 紅豆詞郎 馬慶合錦
- 鬼菊花 題畫
- 石頭記 許伯謙
- 紅樓四詠 小姐
- 郁阿多
- 卷十二
- 割臂圖 紇編
- 判事 文章笑柄
- 綺霞 將軍大座

惡不肖

李愛珠詩

楹聯

石絲生

碧螺山館

關中詩

曹曉雲

陶子春

夢曉生

芥航

好名

桂珠書

絕命詞

任畫

黃岡卷

秋香

河東君

出局

蘭臺生

林文忠

閨七夕詩

山歌

三借廬贅譚 目錄

寫鵞集

過貞女

趙仲穎

菊詞

四圖

相術不驗

姑惡

秋聲句

詩媒

舟人女

瑤京瑤生

山產

樹堂

轉韻

程紫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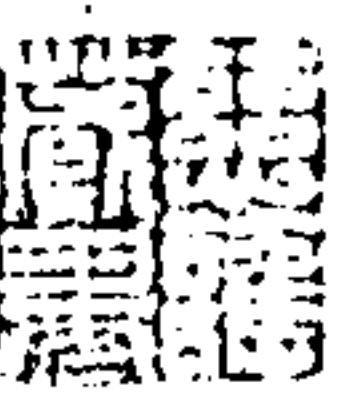
詩貴性靈

柳翁

王樂山

三借廬贅譚卷十一

鹽梅夫人



金匱鄒弢翰



鹽梅夫人為陽羨王忠烈公大母孀居時有疑之者時夫人方食鹽梅間之憤甚即取鹽梅核樹之矢曰妾苟無他志此核當復生否則妾當死閱數日果挺萌吐穎迨成實而味皆鹽所疑者偶食此梅遂死由是人皆信服小湘公子詠七絕八首記其事中一首云梅根雖活妾心灰說口何人播說來不是天工能創格此身終古惹疑猜小湘名文燦內府正黃旗人

箬龍

太姻姑丈錢秋潭先生嘗舟過虎溪風雨大至舟覆落水手中故張繖

三借廬贅譚 卷十一

力持之因出水得免因截繖刺穿六孔作箬號曰箬龍朱子學大令培詠之云龍兮龍兮非龍而是龍曾救詩人出水中箬兮箬兮是箬而非箬詩人曾以命相託龍兮箬兮故以名請君為我歌其情風波浩蕩青黛湖失足必死活者無行人視之如畏途我昔過此身落水手中惟一繖耳繖能扶我我扶繖爬沙上岸得不死我因視繖如恩人藏諸篋積春復春改為箬名以龍徧徵題贈酬其功曷不為我備叙顛末甚圖中君言未畢我詫異既非張華之劍陶侃之梭長房之杖何能非龍是龍救人於死地區區一繖成樂器較之子晉之笙李暮之笛箬史之箬安得似此是箬非箬曾作濟人事吁嗟乎箬乃盛時樂龍有用世心此時要龍不要箬與雲布雨助戰爭撲除烽燧寰宇清那時要箬不要龍歌舞廊廟告祖宗

汪柳門

泉唐汪柳門侍讀鳴鑾未貴時遊難於吾鄉之南錢流離辛苦踣促可憐故詩多感慨哀思和妹倩錢乙生云平生性疏狂語言善戲謔自經喪亂餘鬱鬱不樂中江入海中而我偏落莫負米敢辭勞風塵苦東縛視田獲幾何充腹但藜藿飢腸出冷詞悲吟振林壑感懷云平生懷抱向誰開熱血盈腔託酒杯殺賊未能終有志讀書無用敢言才管窺遼海何妨寄庾信江南劇可哀惆悵家鄉尚烽火田廬難問劫餘灰赴京兆試寄封翁小樵先生云東南烽火歎途窮京國觀光路許通敢冀功名如拾芥自憐身世尚飄蓬親年未老遊能遠文字全荒氣轉雄聞道長安居不易未知索米計能工七夕詞云天河秋淨極高寒織女牽牛任臥看笑語山妻休乞巧炊成無米總艱難其餘如人生離合用非

三借廬贅譚

卷十一

二

數我輩交游頗有詩事太血心翻自累情非骨肉總難憑兩聯皆佳

述德

大父生平慈善勿肯佔人便宜庚申賊警一村皆毀於火惟大年五叔祖家一廂屋歸然無恙寇退議重造余家屋地最多房族某易門前地一間又於第三進西首僭地數弓旁人皆怒大父處之泰然被難奇窘族中兩房黨議私賣余家屋前樹分錢用之族伯希賢奔告置若弗聞但曰樹係祖宗物傳已百年彼用此錢非祖宗意也有駭歎者竊聽之故粉飾其辭以告族伯某素無賴登門辱罵大父匿不出其下人如此嘗述古訓謂家人曰讀書不賤守田不飢積德不敗擇交不悔又云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忠厚刻薄是修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惰是貧富關保護縱欲是

人鬼關又云要好兒孫須方寸放寬一步欲成家業宜凡事忍耐三分名言至理凡我子孫當敬而聽實以行之

讀書之難

余家素務農至大父始讀書而因貧復賈嚴君亦試數次仍棄之迨遭兵燹家難頻仍堂上皆以顯揚相勗余年十六以境塞幾去讀大父力持之至十八歲始來蘇從師是冬開筆即完篇越二年以正月初四應府試時家無擔石告貸皆不允大父身中僅儲錢七文徒步率余來城向陸養和戴菊人假資斧明年五月應縣試入場後大父亦徒步先回至蠻村雷電大作雨隨其後而終不及身至家始傾盆下為不肖而遭此苦今生終無以報耳又先大母最憐余館蘇州時欲返必先有信至期先大母倚門以待遠見余回必笑語相呼來接余手中物如余夕返

三借廬贅譚

卷十一

三

則徹夜擁衾不臥俟余至余一叩門即來啓扉慈愛之深思之嗚咽探芹之歲赴試時先大母已構病報捷至家大喜因少愈余返已十二月送司命之辰相見各泫瀾復執手笑曰吾目頃矣是夕歡而多食遂復病余日夕同臥起藥餌皆親製延至明年正月二日竟長逝彌留前一日尚謂余曰善事父母爾祖為爾大吃苦我死須各體我心孝敬事之余跪受教至今回憶前言聲淚俱下嘗作缺陷詞云慘憶從前返棹時隔離歡喜喚孫兒如何今歲清明節獨自還家總不知知余返之夕每聞於色即因疏仙云家庭至性不可言語傳故不存集中

吹篋錄節略

弟富祥亦甚孝友幼歲即知艱難習賈蘇州因勞致病日益甚丁丑七月余攜回至山塘間將何食曰燒餅足矣俗名瓦片餅蓋知余修俸薄將奉

堂上故不願多費故詭言以應之也嘗謂太夫人曰兒他日之得修俸當盛供救水以分兄勞故在肆中凡師與月費三百文除洗滌外必月省百餘文歸以奉母七月返時猶為堂上購剪綠茶食等物所剩二十餘文私與弟妹惜天不永年歸未一月即死合家痛哭余更肝腸寸裂焉

遇煞

無錫楊緝甫先生理學沈潛為人嚴正所居湫隘新購一宅在巷外修葺將完卜遷有日矣一日薄暮工歇惟留二匠管門先生往觀之銜粗竹煙管吸而入至堂塔下忽見一鵝其鉅細相之殊非鵝兩眸炯炯作綠色瞰先生心知其異以手中煙管擊其頸其物驚逸至西北堂角伸頸出堂外怒目若欲噬者先生少退則頸愈伸出至十餘丈復擊之物

三借廬贅譚 卷十一

四

昂首吐舌將噬先生大呼眾匠至物始縮頸入內因告所見共進覓之杳不可見或曰此即煞神也以先生正氣制攝故不及避亦不敢犯否則殆矣

寤崖子

興化劉融齋先生應職聰明淵博主海上敬業書院詩古文詞各有宗學中寤崖子一卷敷宣物理妙緒絲抽如鵝占一篇略云鵝將往食牛角占於鵝曰勿勿往鵝不從已乃乘牛人之則兼得食之牛人寤而悔焉易牛而毒其角鵝又將往復占於鵝曰吉往鵝從之已乃食之而死有問於鵝者曰子之占吉凶相反何也曰占之道助義不助邪彼之自問吾移之為禦彼者問也後又云或曰鵝之占何不前從後違乎曰前占逆欲者也後占順欲者也前後從違非去欲者不能也云云皆別

出機杼

非非集

先生詩昨非集亦高淡信屈聳牙自發意趣就其最超時者如車中曉望云曙色蒼茫裏征車正發時亂山連宿霧殘月澹寒漪樹遠疑人立風高誤馬嘶壯遊平日意振轡莫稽遲不衫不履圖云脫落復脫落落然見天真便著衫與履知非衫履人襄江夜雨云楚雨瀟瀟阻客程篷窗臥聽對孤檠鄉愁淮海遙難寄故作襄江一夜聲詩餘一卷送行調點絳脣云歸意如何但言欲泛秋江棹自今垂釣作箇漁翁好我送君歸我尚歸期杳君應笑異時同老白髮看誰早送春倚前調云春為誰來又因誰喚輕歸去怕看庭宇花落渾如許想為繁華閱久終無據春應欲歸難住只算來時誤又南曲一套取屈原山鬼辭意如東坡以

三借廬贅譚 卷十一

五

歸去來辭作詞遍詞也為全錄之云步步徙倚山阿聲塵悄脈脈心孤照風期別樣高有分能消雜佩皆芳草不信女妖韶深居使沒人知道醉扶是何方遣得先驅到諒知音相探在這遭定級蘭還采杜蘅香免彈琴空發幽篁嘯為何疑近又疑遙只恐幽棲地僻經過少鳥糞早歲聲華休道愛冬榮桂樹晚節又高山凌絕頂莫辭勞留人處比中途好孤吟遠眺雲光下搖雨多晴少風聲正號同心畢竟何時到好姐雖無鳳鸞往還備朝餐聊尋仙草彌山野葛還留路幾條稀音耗相思未得相逢巧兩地愁煩各自熬香柳儘深山海闊懸懷抱壺天日月長多少看閒中趣饒看閒中趣饒掬水勝瓊瑤蔭樹借煙鳥細捫心想著細捫心思着還自牙琴失調致誤鍾期不小尾聲坐聽雷雨難眠到那更徹夜猿啼木葉飄始信懷人容易老

貽硯齋詩刪

杭州仁和秀芬女史慈意又字若玉秋水先生之弱女也兄雲壑柳湖從姊碧梧名雲鳳皆能詩而秀芬生而聰慧八歲即爛吟詠未笄而成作家矣著貽硯齋詩稿四卷衍波詞二卷適同邑錢清鎮陳穎樓明經風雅士也園中唱和聞者豔之余及江建霞從市上購得女史手錄遺稿一本字亦端秀余假歸讀之擊節不已因選錄於後

絕句

紅深綠暗透池臺春色濃於碧玉醅醉到楊花無氣力倩風扶入繡簾來

春暮園中作

春色園林老悠然獨往時雨餘芳草長風定落花遲角筍穿幽徑圓荷

三借廬贅譚

卷十

六

疊小池梁間雙燕子聽我誦新詩

春草山房即事

花落山房春已回柴門寂寂閉莓苔草鋪三徑少人過蝴蝶一雙時去來

采蓮曲

花溪打槳乘朝暝溪風蕩漾波心雲瓜皮艇子三五並采蓮驚起鴛鴦羣花底鴛鴦忽飛起自笑吳儂不如彼幽衷訴與阿誰知欲去不去心如凝一時忘却羅裙溼低首無言映花立

即事

新綠如雲壓畫檐病來鍼線亦慵拈靜中忽聽金鈎響乳燕銜花入綉簾

夕陽

閃閃翻鴉背遙天一線留鐘聲孤寺暝帆影半江秋流水杳然去亂山相向愁憐他無限好行客莫夷猶

偶成

雨歇園林日未斜滿庭新綠護窗紗數聲啼鳥不知處心在一枝紅杏花

春寒

春寒惻惻閉房櫺靜蕪椒蘭寶鴨中楊柳池塘三月雨杏花時節幾番風嬌鶯百轉聞猶澀紫燕雙飛影向空只爲倦舒衫袖小不來鬪草小園東

病中送春

三借廬贅譚

卷十一

七

臨風小立漫支頤幾點飛紅上袷衣一向吟懷蕭索甚花前扶病送春歸

午夜

午夜起憑欄不知秋氣爽暗蛩鳴古砌殘月映疏幌委巷悄無人寒更亂空響

夢中得秋影句因足成之

亂山缺處夕陽斜茅屋疏籬傍淺沙流水小橋人不見一湖秋影白蘋花

雨中泛湖

萬象共澄鮮明湖好放船西風黃葉寺細雨菊花天秋水明於鏡遙山淡入煙蘇公隄外景一望更儵然

城北山莊曉起和雲登兄

曉起閒倚徒羣山尙沉霧遙聞荒雞鳴不辨前村路
頃刻林收旭影日破清曙靜坐北窗下幽琴話深樹
亂石礙平溪奔流若相怒落木散空音颯颯成山雨

雨中

綠樹隱茅茨驟雨來不已溪雲扶迴風流入山窗裏

畫眉山

窗櫺漏日紅一線鸚鵡嬌呼已千遍
美人扶起意猶慵羞對菱花怯勻面
徘徊染點暈脩蛾枕痕印頰紅
雙鬢柳絲一把曲闌外鏡中相較春
如何十眉圖子今誰授寫得遙山
比痕秀莫向塔前數落紅怕被東風
又吹皺

三借廬贅譚

卷十一

八

新秋

新涼透羅衣蟋蟀啼金井空塔涼月流葉葉梧桐影

西湖

柳絲亂舞屬輕埃閃閃波光鏡面開
一自湖山春結社衣香鬢影麗人來

絕句

詩成意不盡獨倚闌干曲小院落花風
茶煙澹空綠

秋影樓晚晴

崖上飛雨收半林
烟靄披襟坐危樓
恰與涼風會
暝色蒼然來
殘陽在鶴背
傾耳何蕭寥
松聲響虛巖

夜坐

冬夜人孤玉漏長
閒披蠶簡坐西堂
滿空明月白於水
一樹老梅寒有香
霜重驚龍吠短巷
風高落葉響虛廊
小齋不信無聊甚
靜裏翻教索句忙

西湖柳枝詞

眉樣無端逗柳條
一年春去又魂銷
分明記得曾游路
烟鎖東風第幾橋

泛舟東湖

放棹蒼波上扁舟
又一程樹浮流水動
雲擁亂山行
薄霧風初掃
深陰雨易成
沿隄官葉綠
布穀喚春耕

小院納涼

沸樹秋蟬晚響催
嫩涼吹夢好風回
夕陽紅過隔牆去
又送鄰家竹影來

三借廬贅譚

卷十一

九

來

靈隱

曲磴捫蘿入幽情
亦快哉路迴雙淵合
雲界一峯開
蕭寺吟秋竹
荒碑蝕古苔
理公卓錫處
花雨滿香臺

飛來峯

終古不飛去
蒼然臥冷雲
秋高山露骨
石瘦樹盤筋
寶佛留真相
清泉瀉穀紋
勝游懷白傅
千載賸遺文

登鳳凰山

鳳凰山勢鬱嵯峨
俯仰乾坤一浩歌
遠浦潮迴孤雁下
寒林秋老夕陽多
銅駝寂寞埋荆棘
故剎荒涼鎖薜蘿
日暮憑高回首看
千年王氣恨消磨

消磨

偶成

睡起惺忪隨寶妝，薄羅衫子透微涼。秋風吹雨忽過去，疏竹帶烟搖夕陽。

美人春睡圖

落花飛絮春茫茫，游絲縮恨白晝長。美人嬌臥懶不起，畫闌十二春風香。雲斜鞦韆，鳳錦瑟銀箏，閒不弄。隔窗窈窕，母喚梳頭，花影壓簾春夢重。

對月同穎樓作

風卷浮雲盡，長空皓魄懸。雁隨秋共到人，與月俱圓。雙照憐今夕，題詩憶去年。清吟耽不寐，花影一庭烟。

冬夜

三借廬贅譚 卷十一

十

香爐金爐火不溫，重門深掩漸黃昏。凍雲閣住來朝雪，抹上梅梢月一痕。

重九日喜洪稚存先生見過

聞名經十載，翻恨識荆遲。貌古心同古，才奇遇在奇。黃花開九日，白髮重今時。笑我羊公鶴，尊前敢論詩。

萬里投荒日蒼茫，道路難直言。臣節慙不殺，主恩寬。

先生以直官許主充過後遇赦

瀚海悲風壯天山，積雪寒中宵。浩歌起百怪，集臺端。

四村田家

凌晨巾柴車，駕言出鄉曲。連村接桑柘，盎然生意足。寅緣至田家，來客成不速。芽莢三兩椽，四圍蔭脩竹。是時春霽空，千竿搖涼綠。籬籬解苞梢，梢笋穿屋村。姑解留賓勸，我酌新醪市。遠味無兼松，毛煮溪菽天。

晴蜂放衙日暖櫻，初熟投閒偶過從。小憩亦清福，借問朝市人何如此幽獨。

寄穎樓

倦遊總為勤，佔畢知爾青。編午夜開孤，負西湖花柳意。苦留春色待郎來。

別離情緒總難論，薰盡香篝更不溫。繡閣孤燈書苑月，一般無賴向黃昏。

閨中夜坐

月黑疏星明空塔，滴微雨不知秋。欲來牆陰一蟲語。

蝶戀花 七夕

又見佳期逢七夕，烏鵲橋成，欲度還嬌怯。一歲離情應更切，銀河執手。

三借廬贅譚 卷十一

十一

低低說，莫怪天孫腸斷絕。修到神仙尚有生，離別風露峭涼人寂寂。夜深悄，同瑤階立。

高陽臺 李香君小影

曼臉勻紅，修蛾鎖綠，內家妝束輕盈。長板橋頭，最憐歌管逢迎，無端響鼓驚鴛夢。恨倉皇雲鬢飄零，黯銷凝，舊院春風芳草還生。桃花扇子攜羅袖，問天涯何處寄，與多情。廿四樓空，白門月色，淒清江山半壁成。何事但蒼茫，一片蕪城，漫傷心金粉南朝，猶剩臉娉婷。

點絳脣 冬夜不寐

閉了紗窗，月兒斜透，窗兒縫。夜深寒重，慙卸釵頭鳳。數盡更聲底事，難成夢。愁千種，怕拈新詠，只把燈花弄。

如夢令

又見東風欲暮陣陣撲飛絮一夜替花愁人在小樓時雨無緒無緒
可奈忽忽春去

菩薩蠻 落花

叢叢晴雪闌十山東風碎剪玲瓏玉蝴蝶打成團梅花一帶微 昨宵
林影白銷認團團月曉起卷簾看羅衣生峭寒

翠樓吟 秋柳

瑟瑟疎疎濛濛淡斜陽畫出秋影自鶯聲啼老渾不是鏡中眉暈愁
春夢醒酸咽露涼却抱枝淒緊想誰認風流張緒當年姿韻又重省嘗
記年時向滿橋驛岸殷勤折贈章臺人去遠料近日楚腰瘦損西風光
景看憔悴如斯那禁離恨長堤外晚煙如雨歸鴉成陣

賀新涼 紅樓夢傳奇

三借廬贅譚 卷十一

十二

情到深於此竟甘心爲他腸斷爲他身死夢醒紅樓人不見簾影搖風
驚起漫贏得新愁如水知有前身因果在願今生滴盡相思淚頻喚取
顰兒字 瀟湘館外春餘幾觀苔衣殘痕一片斷紅零紫飄泊東風憐
薄命多少惜花心事忍重憶葬儂句 平聲 子歸去瑤臺塵境杳又爭知此
恨能消未怕依舊鎖峨翠

菩薩蠻

沈沈漏箭催清曉鴨爐猶賸餘香鼻吹滅小銀燈半窗斜月明 繡衾

金壓鳳好夢同郎共含笑語檀郎替儂卸晚妝

念奴嬌 東洋美人

風鬟霧鬢記斷腸詩句奈郎曾賦試病畫樓重省識別是銷魂眉撫衣
更敲銷斂橫飛 巧樣看梳裏龜茲鳴罷背人小立無語瑣遙想弱水

東頭三山宛在定有神仙侶玉雪雙趺高躡屐歷倒南朝蓮步雲海煙
深蓬萊路迥空惹愁千里真真須喚彩雲怕共飛去

畫堂春

鸞鏡翠鬟理象牀斑管停拈不知是病是愁添鎮日慳慳 容易年
華過盡好天良夜休嫌玉梅香隔一重簾月細風尖

賣花聲

歸去那城東曾記相同玉梅花下小房櫺燭影紅搖人倚醉繡帳香濃
小別太匆匆好夢無蹤幾回追憶轉惺忪擬把新愁憑燕子替訴東
風

奪錦標 染指甲

鹿眼離邊蛩聲砌畔又見鳳仙開矣尋偏露叢輕摘碎擣金盆染成霞

三借廬贅譚 卷十一

十三

賦似唾絨點點早一夜春生纖指惹檀郎時泥人看笑道宛彈紅淚
七夕星期又是乞巧筵前女伴穿針比更較唇間脂暈臂上砂痕一般
妍媚怕猩紅易褪遮莫向銀塘頻洗試瑤琴月底攜來彈作落花流水
李五
英事

西江詞派

王東淑先生云馮已荇論律極不服西江派而于黃陳之作尤詆駁不
遺餘力謂大略如農夫指掌驅夫脚跟本真硬可憎而西江派中以爲
強健老僧枕衾婆女牀席本穢惡可憎而西江派中以孤高嫗之訓媳
師之訓徒本迂腐可厭而西江派中以爲規矩若山谷等再起我必遠
避海外否則別尋生活永遠不作韻語其痛恨如此余謂山谷派雖有
可譏然生硬一路即姜張亦不能免况涪翁之作即才如東坡亦極佩

服未必果出下乘已君之言非篤論也

七回

吳紫瑛即事云蟲燈孤焰滅蝶夢半牀圓劉辰生縱目云地擁千林小
天圍四野圓姚秋贈余云客愁燈影逼詩夢酒杯圓陳慧娟秋興云
魚游秋水樂蟬唱夕陽圓余不寐懷馬相如云風絲吹夜細月影抱秋
圓金子春行春橋云雲動青山活風旋碧浪圖葛蘭生女史和余云江
上琴心杏風前笛韻圓七押圓字各有意思

救命大仙

吾家做夢場後有大松墳相傳為鬼林下種菩提果俗名希賢伯氏嘗
於月夜取果田中間墳內有呼笑聲心知為鬼而膽素豪故亦不懼就
而視之見兩少年共縛一女子將淫之細看女子復辨其聲乃前村某

三借廬贅譚 卷十一

十四

姓婦也知非鬼物所為持手中鏟大呼入救少年不言亦持械來拒持
擊良久一少年痛負遁一少年力不支棄械奔伯氏追數武從腰間抱
持之遙呼救人村中有未眠者咸集問見所抱乃一松而前村婦亦烏
有矣道其故相與驚咤先是婦有鬼物夜憑云係救命大仙至夕便來
荷夫與同寢至半夜則赤身在他所門扇如故不知何能出也醫禳無
效自伯父擊少年後婦頓愈云是夕大仙來招游花林至松林即欲淫
之而游人甚多羞而未允遂為所縛不料某人之救也然余謂婦係夢
中之魂伯氏未必能見而伯氏生平無詛語又言之鑿鑿如此

消寒社

辛未冬浙江消寒詩社開寓公需次事暇聯吟極一時之韻事第八期
擬古四題為分錄其三旌德江秋瑯得李義山燒香曲云花霧溟濛隔

湘水主人延客腐不起銀蒜齊挂勞春蔥萬種鹹魚入懷裏夫人初見
顏如花春風蕙蕊嬌含葩鵲尾新紅沈水凍欲吐未吐雙烟重餘霞散
綺月昏黃寸心徒熱空傍徨秋霜欺鬢換殘綠憔悴粉年華促芬芳
已儘念俱灰委地紅銷尋墜玉河內白少溪得王仲初鏡聽詞云珍重
妝臺合鏡聚時並影別時聽空聞終歲卜歸期那覓封侯調明聖涼
風拂拂吹裙帶盼斷音書心轉怪夜深獨步避人知咽咽私語向神拜
兒女癡情良可哀何事征夫仍未回吉語初聞心暗喜街頭明月照歸
來抱鏡入房猜莫定繡奩寶匣自端正明日郎歸笑相見與郎共展菱
花面上元梅鷺得張文昌吳宮怨云芙蓉豔墮橫塘水西風入幕紅
蠶死如花越女醉春河一顰芳心捧不起銀缸搖紅照當戶君恩斷絕
向誰訴年少青娥不解愁猶向官中學歌舞金盞漏促淚暗垂階前紅

三借廬贅譚 卷十一

十五

豆枯霜枝白絳歌闌夜已艾美人自伴君王歸吁嗟乎草羅花開春滿
地六宮粉黛長相棄

辨拘體

黃曉生不喜拘體詩見余平野波光高接天句以為不叶余誦劉潤生
先生題秋夜讀書圖詩云鳴蟬階下識耐讀書聲窗影延月住桂香
飛露清孤懷耿殘竹涼意搖深更掩卷出庭戶天空河漢橫此詩若強
調平仄有何趣味耶黃遂以為然

成容若

成容若待衛為明相之子年少多才慷慨豪俠見無錫顧梁汾金縷曲
詞竭力贖吳漢槎歸塞自著飲水側帽二詞與彈指詞頌頌年未四十
而卒曾聞其刻通志堂經解界徐儲菴尚書費費四十萬金刻三月而

竣卷帙浩繁以急求其成或失於校勘或去取未當何義門太史粹議之方望溪先生刪之然雖草率未傷大體較近人以數十萬金營一花園不恤寒士者固相去萬萬也

趙文卿

趙文卿校書明眸皓齒善詭工談能以冷語勝人名故未噪品花仙史製聯贈云文如蕉葉清何許卿比梅花瘦幾分紅豆詞郎亦贈聯云文字因緣仙家眷屬卿真靜逸我愧風流蓋文卿曾與鳳樓梧聯手帕交得翰墨氣嘗有千里草痕隨夢遠一簾花雨惜春深之句故詞郎作是聯云

捐秀才

潘學生明經家有四學采芹錄鈔本載康熙十四年乙卯先有廩增附

三借廩贅譚

卷十一

十六

准其一體捐納作貢之令十六年復有援納生員之例凡舉歲科作各二次得捐生員八百二十五名咸豐間籌餉例凡捐銀二千兩者准賈文武學額各一名許眉叟年譜紀康熙十六年丁巳魏象樞條陳入學每學四名餘每名俱捐銀一百十兩准入泮錢梅溪泳履園叢話云康熙十七年戊午奉 旨令該直省童生每名捐銀一百兩准予入泮一科一歲後不為例大約以魏公之條故有此舉也

袁軒集

余於鐵佛寺見題梅二絕云收拾羣芳錦綉堆獨從冷淡見孤梅華光舊譜都零落更取生綃寫照來時有清香縹佛龕十分春色靜中參癡心願化身千億一個詩人陸劍南下書袁軒并書近作余愛其詩曾手錄之近閱王毓仙手鈔袁軒詩鈔載此二七絕知吳縣劉辰孫先生詩

也先生名禮延又字懋階與雷甘 浚溪葉荏生 廷瑄王子遠叔到錢秋潭辰諸先生同時著作甚富錄其稿中最佳者春曉遺懷云綠影初肥禽語息點空飛絮輕無力午齋簾卷坐攤書風定爐烟香穗直香殘更熱課書新獨詠誰為共賞人聞說園亭事遊讎花叢開絃管樂春餘春晚即景云擁坐柳陰涼侵衣石苔冷鳥散一庭烟空翠凜風影漫書云毒霧黃迷障妖星赤動芒鼓笳移嶺嶠烽火接沅湘地險今分控兵威自嗷張傳聞布新令召募益戎行學耕原拙計初念惜消磨靜境因愁覺歡場抵夢過畏人緘口慣經事悔心多此後知何似逢時且醉欺讀史云禰牙上將敢專征天末檣槍黯黯不明萬里河山爭險要百年鐘鼎幾動名未妨徐勳稱作賊莫笑桓溫是老兵閩寄由來非易任妄論成敗有書生讀木居士咄咄吟云海氣沈山不放青嶽車聲卷怒飛靈荒

三借廩贅譚

卷十一

十七

村夜走陰燐暗磨壘春耕戰血腥幕府籌邊餘涕淚封疆報國在調停從今收拾弓刀夢且閉柴門讀武經寄貝子木云萬里行歸閱歷新依然書劍老飛塵千金結客誰知己二藝成名亦可人劫後河山餘別感醉中歌哭遺愁身平生詩卷都零落著述由來造物嘆哀程仲虎云枕劍空令抱壯思珠泥百笏供臨池花前小立人癡絕最憶斜陽立瘦時題畫云百道飛泉萬樓松滿天秋色晚霞濃平生似此真奇絕獨立天都第一峯石門道中云落日飛鴉點暮寒釣魚人去臥閒竿疏林斷岸嶺荒廟此境曾從畫裏看橫塘云半掩篷窗倚倦身榜聲聽過打魚人柳花飛滿橫路一棹烟波獨送春雜句如京口之細雨帆收甘露港夕陽簾捲鏡江樓送別之浪遊到處非長策生計隨人易感恩春晴之斜日滿旗官渡波舫晚風橫笛市樓人村歸之遠山低簇林陰露細徑橫

開草色分局縮之每因悶極多冥想偶歡時亦強顏五言如讀書高著
眼論事放平心時艱多命薄家破或身留俱有家數

珊瑚樹

吳江沈戟門孝廉榮森廬京師時廬齋後圃有異卉白花朱實形似天
竹寶光欲然人多不識某太史曰此珊瑚樹也有之可以徵瑞孝廉倚
一斛珠詠之云天工幻絕秋風擊碎珊瑚屑玲瓏小顆枝頭結試問何
人網打芝蕨鐵莫是麻姑矜巧點丹砂玉縱如丸脫拈毫對爾殷勤說
世上人情都學君圓活有典有文可補羣芳譜所佚

紅豆詞郎

紅豆詞郎有中表姊慧曉絕色也工書善繡所居樓曰素豔窗外白桃
十餘本春日花盛必吟詠其下淡妝徒倚相對欲凝詞郎少孤寓其家

三借廬贅譚

卷十一

十八

時得一賞而兩小無猜未嘗加非禮語嘗繡白桃於絹素并題四字曰
還我本來此緒余介詞郎因得一見花縱橫十三枝字作筆窠體仿北
魏遼邁而秀心甚敬之辛巳三月詞郎忽至顏色慘悽駭問之曰桃花
猶在人面杳然我家慧姊已化紫玉烟矣因述致病之由先是慧姊寓
滬時年正十四有老母女甚孝事一日鄰被火母病不能與揮女去慧
泣跪曰母生兒亦生母死兒亦死因禱空中火竟及牆而止然倉卒憂
急神情不勝明日晨起咯血杯許後以爲常投藥少止旋返吳母肺疾
復作日夕哀禱願以身代咯血漸減後母病愈而慧娘遂不起臨沒時
詞郎又聞疾來牀前涕出不止女神清如平時屬母於奩中出所繡卷
付詞郎且謂母曰兒一生愛白桃此卷皆摹花影而成兒死後恐無珍
之者惟蔡弟即詞郎小字頗愛之屢索未與今可全其願復謂詞郎曰素豔

之質須自矜憐窗前十餘本須爲我以雕欄護之毋令摧折姊當俟來
生報君言畢咯血并餘宛轉而逝詞郎受卷失聲淚珠如織經營喪葬
頗盡心力余嘗與詞郎談此事詞郎述其工琵琶其餘手技亦皆工絕
惟不肯作詩但見其手錄今夜月華清似水照人孤影太分明二句余
甚多慧曉之多情而尤愛詞郎之守禮

馬廖合錦

余在江氏見馬江香女士工細畫册頁八幀有隨園女弟子廖雲錦所
題每幀對題右畫左詩一刺薇一枝下乳鴨一雙題云乳鴨初啼春色
老刺薇花放別情多無端引起傷心事南浦盈盈正綠波一並頭蕙兩
朶魚兒牡丹一枝題曰此是並頭花莫與情人見更有一枝紅可是情
人面一碧桃一枝題云牆外一枝桃春色難留住欲折贈情人柳絮傷

三借廬贅譚

卷十一

十九

無主一牽牛花題云曉色迷離露未乾明星合共好花妍笑他一樣同
名字此在人間彼在天一枸杞一枝上集蜻蜒題曰紅實何離離紫花
何的的枝上小蜻蜒時來點秋色一萼李一叢題云讀罷幽風滿口霞
卷簾深愛錫名嘉即看香色無多妙已勝人間姊妹花一杏花上樓一
鳥題曰二月春風開滿枝飛來好鳥弄朝曦去年記得揚州路如此光
陰總有詩一月季上一雀題云鴨爐香燼手頻加嬾日初長掩碧紗對
此名花最堪羨終年春在阿儂家

鬼菊花

徐拙菴詩有綠桃春雨鵝兒菜黃瘦東風鬼菊花鵝兒菜人人知之惟
鬼菊花三字某孝廉以爲杜撰余按容齋續錄王叔巖撰揭陽黃岐山
西麓有黃月容某月容卅季女史江南人年十五歸馮元慶爲蓬室大

婦妬殺馮哀悼葬於山麓明年春自秦返月容示夢舟中謂殞室孤芳
為人踐折乞即相護馮醒而異之因請墓見野菊一叢大倍常菊作慘
黃色折枝始盡馮知是物築欄護之自後逢春必開土人呼為鬼菊花
徐當用此典桐陰清話亦載其略

題畫

余於郭純卿書室見菊一幀瘦影疏疏寒香滿紙並未署款不知何人
所畫上題詞一解云輪落葉階前飛舞老圃荒涼碎瓊誰護把酒黃昏
怕詠斷腸詩句薄情孤蝶先背秋人去只有愁蟲還傍著離根絮語淒
楚倘藏伊金屋未必瘦來如許幾枝寒影怎敵住一天風雨縱傲霜尚
有餘花已是傷心遲暮草草梳妝似寫謝娘風度愛其悽宵故錄之

石頭記

三借廬贅譚

卷十一

二十一

樽散軒叢談云紅樓夢實才子書也或言是康熙間京師某府西席孝
廉某所作巨家故問有之然皆抄本乾隆時蘇大司寇家因此書被鼠
傷遂付琉璃廠書坊裝訂坊賈藉以抄出付梓世上始有刊本惟止八
十回臨桂倪雲樞大令鴻言曾親見之其四十回不知何人所續或謂
高蘭墅為所補又謂無錫曹雪芹添補皆無確據洞庭王雪香先生取
此詩加以評語亦無出色最可笑者龍潭尸雲友批本共數百條泛論
迂談無理取鬧謂微表作者之苦心吾不信也惟顧思義一則及說
黛玉身子是乾淨無瑕故不許其嫁而死又說黛玉生日打扮宛如婦
娥演的新戲蕊珠記說扮的小旦是婦娥因墮落人間幾難完璧幸觀
音點化未嫁而死論以為明明說到黛玉深處又云薛氏住梨香院後
以居女優而讓出既為教戲之所得勿謂梨園耶則薛氏可知而寶釵

愈可知余謂梨香院即隱寓梨園意院與園音似雲友此說獨有見到
處

許伯謙

許伯謙茂才紹源論紅樓夢尊薛而抑林謂黛玉尖酸寶釵端重直被
作者瞞過夫黛玉尖酸固也而天真爛熳相見以天寶玉豈有第二人
知己哉况黛玉以寶釵之奸鬱未得志口頭吐露事或有之蓋人當歷
境未亨往往形之歌詠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聖賢且
如此况兒女乎寶釵以爭一寶玉致矯揉其性林以剛我以柔林以顯
我以暗所謂大奸不好大盜不盜也書中譏寶釵處如九日冷香言非
熱心人也水亭撲蝶欲下之結怨於林也借衣金釧欲上之疑忌於林
也此皆其大作用處况楊國忠三字明明從自己口中說出此皆作者

三借廬贅譚

卷十一

二十一

弄狡猶慮不可為其所欺况寶釵在人前必故意裝喬若幽寂無人如
觀金鎖一段則真情畢露矣已卯春余與伯謙論此書一言不合遂相
齟齬幾揮老拳而毓仙排解之於是兩人誓不共談紅樓秋試同舟伯
謙謂余曰君何為泥而不化耶余曰子亦何為窒而不通耶一笑而罷
嗣後放談終不及此君狂放不羈好辨善飲而愛友如命與余交每以
古誼相勸亦今人中之古人也

紅樓四詠

余於女子詩詞故事有見必錄以其有性靈也已卯三月之晦夜探薄
醉閱桐陰清話摘一則於下云蒲田吳氏粵之離商也富而好文大開
詩社以紅樓夢分得四題各以七律詠之卷以萬計延番禺洪日崖孝
廉評定甲乙取黃星洲等百餘人各酬厚儀先番禺張蘭士女史卷已

列第一及開彌封主人以女子懸卷恐招物議遂置第二其實黃詩不及張也亟爲錄之松玉葬花云攜將鴉嘴鑿囊無賴春心暗自傷未必紅顏皆薄命頓教黃土也生香彩旛低護魂魂安濁酒重澆怨恐長底事誅花難握管一般愁緒費商量寶釵撲蝶云沁芳橋畔好春光鶯自和鳴草自芳高下蝶隨飛絮舞娉婷人愛繞花忙苔痕狼藉弓鞋濕扇影輕盈寶串香細語喃喃留小步樹陰濃翠欲霑裳湘雲眠茵云瀟脫情懷綺麗年要從香界小遊仙花前扶醉風無力夢裏尋春蝶有緣上頰酒濃眉黛蹙歷歷香重鬢雲偏睡鄉料得甜何似鸚鵡籠籠莫浪傳晴雯補裘云翠羽含風缺一輪累人癡病未曾安情懷生小寒暄共曠隙無多組織難燈畔容顏愁慘淡眼前刀翦淚辛酸他年醉擁應須記燭施房櫺夜半殘女史名秀端著有碧梧詩鈔

三借廬贅譚

卷十一

二十二

小姐

余嘗以小姐二字用入澆愁集及本集中王毓仙以爲太俗按趙甌北陔餘叢考引錢惟演玉堂逢辰錄記管王官火起於茶酒宮人韓小姐謀放火私奔又引夷堅志散樂林小姐建昌娼女楊小姐兩事又朱有燬云知是嫵嫵小姐來是小姐並非俗稱矣

郁阿多

蘇俗習傭代主擅送貨物兼司炊爨者曰山店有郁姓者小名阿多蓋鄉人也傭潘姓錢店隔鄰趙生耽吟詠課徒於家日夕唔語聲達牆外郁聞而羨之不敢造次調乃買千家詩問字於店夥事暇輒就教半載讀書數百首字義不知也索解於夥不能答苦之因蹈問與鄰生近且勤爲供役於是得以文義就質生以其好學亦樂教之數月後濡染漸

深一日持松花箋上錄一詩笑謂生曰初學作詩不知說何語乞先生改之生見題爲富家樂詩云飲酒圍爐擁侍兒孤寒無復記當時窮簷昨夜西風緊醉臥香衾夢不知蓋譏其主人也生讀之驚服由是益爲勉勵郁學大進明年還而業儒同郁說字時嘗隨口吟曰怨女鰥夫萬萬千相思兩地亦堪憐老夫何不隨綠度兩處牽來一處眠潘某子讀書喜游蕩郁勸之云郎君莫愛閒花草要折秋風桂子香皆靈敏而有至理

楊文乾

田文鏡不喜科目總督河東時祥符令王士俊嘗謁田田問出身王屬蹙口澀若爲萬不得已者對曰士俊不肖但某科翰林耳田以爲訕已愈怒之每見噴喝吹毛索瘞王憂懣幕客裴香山高士也被酒大言曰

三借廬贅譚

卷十一

二十三

制軍有意相督過將早晚劾公公去無名不如擇一有名事去問何事曰今新河南離地增稅民不能堪公以狀啓田田必據此劾公公雖去公名傳矣王深然之繕稿數千言通牒大府布政使楊文乾心嫌田所爲而屈於勢位不能言得王牒驚曰此何時尚有奇男子呼童焚香供牒再拜遲明田果具疏劾王屬楊具詳楊伴助田怒謾曰殺哉王令知公憎故借此求名若據彼牒劾是隨其計也且罪止罷官不如姑舍是而別摘他罪中之使不得舒展田然其說由是王感楊甚每思會身報無何天子擢楊巡撫廣東士俊送出境悲不能止楊亦泫然曰事未可知何忍據別姑行一驛乎既又留之曰事未可知姑再行一驛乎王自度楊去已必無全理惘惘相隨忽見飛騎北來捧黃封授楊楊下輿北向九叩招王曰我與女同往廣東速歸理裝蓋楊奉 旨升任候即

具疏力薦王可大用 天子許以道府用矣王更感激伏地叩謝淚隨
聲下比至廣東一年授紫高廉道尋擢布政使田卒竟督河東代其位

吳松筠

仙蠶墩吳松筠秀才號亦聲沈潛卓識好學耽吟余客澄江相見於
逆旅推襟送把頗異尋常索其稿不得後王毓仙郵寄松筠幼作數首
因錄其贈友云有家庭事涉風塵骨肉飄零朕此身念我無依君莫棄
而今好友是親人題美人小影云夢誤天台記問津似曾相識鏡中人
多情誰寫傾城格團扇風流二月春又一錢聊為看囊用百病何嘗買
藥醫不耽詩酒終難雅怕負鶯花故覺忙兩聯亦有意思

惠山竹枝詞

竹枝詞不難於雅而難於俗能俗中見雅斯得其三昧矣幼時曾在王

三借廬贅譚

卷十一

二十四

稼軒先生處見惠山竹枝詞百首寫景言情丰神獨絕惜未署姓名不
知何人所作錄其尤者數首云要向西天乞佛恩辦香攜去入山門隨
緣次第都行遍數得阿羅第幾尊隔宵約伴祝華嚴催坐籃輿遠不嫌
行過繡塘齊住步先教侍女揭垂簾午日烘晴霽色開遊船都自北塘
來心知寶善橋邊近再把雲鬢整一回女冠妝束關容華十五盈盈帶
雨花玉盃瓊漿留客坐雕盤托出二泉茶隔溪橫石浸危湍照影亭亭
玉一團好是美人行曲岸紅衫翠袖鏡中看秦園春草氣如蕉貼地可
鞋映蘇紋行過小橋還住步暗將纖手束羅裙不二門前繞石圍爐香
春午熱沈檀觀音自具莊嚴相那許閒人四面看阿嬾押尾婢當前瞻
避生人亦可憐來到半山脩道院教郎親自拜張仙

四洲

泰西人尚地輿之學總宇宙六合凡有人物之所名之曰地球據地學
士言東半球一帶地方由東北至西南直路三萬五千餘里分為三大
洲一名亞細亞一名歐羅巴一名亞非利加亞細亞界內至大之國為
中華次俄羅斯次印度今印度為英吉利屬部又次日本又次東土耳
其其餘眾小國未能備列是為第一大洲歐羅界內有英吉利葡萄牙
法蘭西意大利西班牙瑞典荷蘭德意志日耳曼瑞威埃及等國是為
第二大洲亞非利加界內有英吉利法蘭西美利堅屬國又有眾小國
類多黑人所居在東半球之南又有大地名嶼荷蘭即澳大利國長八
千四百里闊六千三百里英國寄籍之人居多近中帶之間海洲羅列
各自成國是為第三大洲在西半球地方自為一洲一名北亞美利加
一名南亞美利加總名亞美利加二地相連自北至南二萬九千餘里

三借廬贅譚

卷十一

二十五

北亞美利加界內有花旗合眾墨西哥滴些士等國南亞美利加界內
小國正多筆難罄述地球東西分界有太平洋大西洋以分隔之大西
洋海東西一萬零五百里南北三萬五千里東方之海此為最大約居
地球之半若以全球分而為四則陸居其一而水居其三云

三借廬贅譚卷十二

金匱鄒毅翰飛箋

割臂圖

丹徒包曉村明經祖同嘗得疾藥治無效孺人嚴氏願以身代割左臂療之疾遂瘳而嚴氏因傷致死明經深悼之繪割臂圖遍徵題詠姚湘漁福奎題云古來烈婦義殉夫夫亡誓以身與俱夫病幾危乞身代割肉療疾勝痛膏肓肉不是返魂香亦非盧循續命湯胡為百藥不奏效餌以臂肉身康強夫病既廖妾心喜妾病猶留竟不起刀瘡未滅冰肌寒兩載光陰付逝水始知割臂難天時盡以妾年益夫紀繪圖騎省劇傷心臂血腥紅如在紙嗚呼婦死名不死芳烈千秋炳彤史長洲陶芭生然云夜半焚香禱玉宸月明如水四無人長卿病起全家賀誰

三借廬贅譚卷十二

識金閨腕底春展卷難招畫裏魂六年前事與誰論只應借取詩人筆半寫啼痕半血痕

紉櫛

余嘗同汪勝菴集桃花巷戲贈羽士詩中有紉櫛幾聲來隔院勝菴指為不典余曰君不見唐詩乎崔護叨妓詩云更著一雙皮屐子紉梯紉榻出門前此固以諺語入詩也勝菴終疑為杜撰余亦笑置之今勝菴死矣平生好學苦吟而下筆嚴重一詩之成必以數月至有終歲始能脫稿者故詩不甚多猶記其題陸某詩稿云兩宋三唐味各含箇中消息許君參何人還把梅花憶詩派重開辟劍南此雖不經意之作而非韻自佳

判事

判獄之難在當時應變轉機倏速明察無遺就事後論之似覺平易而不知已苦費心思矣蘇宰某素裕折獄才有鄉民持洋入城兌錢莊夥權之謂鄉民曰此係輕頭少一分半減六十文蓋錢店取錢名目也鄉民哀求曰家貧乏糧借於他人欲供救水荷仍持歸恐未必肯換且路太遠堂上飢火嗚咽望穿矣價乞勿減可益貧家半日糧也夥曰減則減耳毋多混舉洋擲街中爭論間宰適過見而問之夥曰鄉民以輕洋強兌致擾生意鄉民曰此洋借來者欲兌以具母膳彼以輕一分半減六十文故乞容情彼遂以洋擲街中非相擾也宰怒曰爾誠可惡洋銀既輕自應減價今每洋重七錢三分輕一分半減六十則每分價四十文四七二千八百三四一百二十除去六十共得錢二千八百六十文爾尚不可兌乎呼役責掌二十以洋兌於莊上令鄉民將二千八百六十文持歸謂曰爾須作生意勿吃盡用光也呵道而去人皆快之而莊夥則噤口不敢言

三借廬贅譚卷十二

二

文章笑柄

齊梅麓先生宰某邑時舉童子試題為今夫蹶者趨者一童生文中有趨則必蹶蹶則不趨此吾人之恒情也愈蹶愈趨愈趨愈蹶乃童子之頑性也前趨者蹶則後趨者為前趨矣後趨者蹶則前趨者笑後蹶矣且後趨或因前趨之蹶而阻其足亦蹶前趨或願後趨之蹶而失其足亦蹶云云頗堪失笑駕湖錢伯深太守和刺常州府試童生題為子也夫上截去父字下截去婦也二字有靖江縣童生某落下文云夫婦固父之夫而祖之子也其後股有夫室中雖不止一夫而室中已先有一夫等句尤堪噴飯

綺霞

同案顧雲翔從姪弟綺霞者余族叔儒卿之宅相也幼甚慧十三歲時嘗有人約訪前村美人其人未至但以詩詢之綺霞答云桂花香裏待君來步月尋煙又幾回若問美人何處是蓬門遍地鎖蒼苔童子有此好詩自是可人

將軍大座

范黎明先生善青烏術嘗為余家卜葬地於吳縣鹿山之巔大浮石下稍偏數尺作東南向葬先曾母浦氏浮石本無根父老言數十前僅方廣數尺幼時猶陟其上今則高丈許廣過之從山下仰望如一人坐椅上堪輿家謂將軍大座

惡不肖

三借廬贅譚 卷十二

三

余不喜賭博九恨阿芙蓉膏以其下流無恥足以喪家而敗名也然五陵豪俠一擲千金失則笑付浮雲得則揮之如土此等心腸獨成仙品固愛重而景仰之今試問局博者知古人之有此豪舉乎不過局外抽頭局中罔利覬覦如鬼逐逐然欲肆志昏而已

李愛珠詩

李愛珠詞史住閩門之宋仙洲巷佻蕩笑謔似無甚心機者江建霞茂才往訪焉詞史見江扇上自書詩句吟哦三復訝其識字間之不答知有隱衷益善遇之嗣後每往必索詩一日出小箋書三絕句贈江悽然曰君語多情余本河南世家女因荒歲為人掠賣作此賤業見游章臺者多鄙俗故絕口不作韻語今讀君詩不覺脫口成誦殆有情不自禁乎詩云明知量窄頻斟酒故識才多屢索詩此事當非嫌我惡從來生

性本憨癡桃根桃葉事尋常為愛名花橫寸腹我是文通詩弟子錦屏端合換門瑞絮泊萍飄誤綺年好春明日又誰邊縱然賺得江州淚不灑東風染杜鵑詩未必佳而得此人於風塵中抑亦罕矣

楸聯

楸聯不難於纖巧而難於自然不難於切題而難於超脫若頌揚之體則宜喬皇典麗落落大方挽申之聯則宜沈痛如題情真語摯即使花間投贈之詞亦須遺貌取神巧不傷雅總須精神團結不即不離以清麗之思運輕靈之筆指辭用典食古而化方稱妙手余平生所歷見楸聯頗多恨胸無記事珠過後輒忘十無三四茲將昔時手錄及今日猶能記憶者彙錄於下謝子範德模題 愁湖勝棋樓兩處聯云來遊凡幾不提防瓦礫場空回思畫意重重白酒黃花渾一夢報最何從且整

三借廬贅譚 卷十二

四

頓湖山名勝留取泥痕點點殘棋賸粉亦千秋梅生茂云勝地快清遊正梅子黃時荷花開處湖樓憑遠眺看大江東去明月西來西林別駕集句云人言為信我始欲愁子細思量風吹縹一池春水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如何結局浪淘盡千古英雄薛慰農先生云山溫水賦風月常閒幾人打槳清遊倩小伎新絃翻一曲齊梁樂府局冷棋枯英雄安在 有客登樓憑眺仰宗臣遺像歷當年常沐勳名單曰也之珩題金陵後湖湖神廟云甚繁華六代莫須提筆無邊烟水渾隔絕石城冠蓋金屋笙歌便看物換星移覺島嶼溪河總不教鐵板銅琶拍入江東坡老曲儘消受一官權當隱笑隨分經綸但檢點花柳榮枯漁樵作息却喜清溪紅樹任車裘去住也算是閒雲野鶴遊來世外武陵源彭雪琴宮保云大地少閒人誰能作風月佳賓湖山勝友前朝多故蹟我愛此荷花

世界鷓鴣家鄉慰農先生題後湖曾文正公像云人問宰相天上神仙
果然蓬島歸真想圓嶠方壺有如此水小隱曾來大名不朽留得湖山
遺愛比謝安王導別擅千秋龍蟠里薛廡自題云鳳起盼翔雲接武瀛
洲學士龍蟠作雨署名江湖散人薛廡對門有僧舍曰三松園中塑
佛像慰農先生題之云醉後逃禪曲徑迴廊鄰可卜此間無佛嘲風弄
月我稱尊駐馬坡在龍蟠里之前與漢西門相近相傳諸葛武侯曾駐
馬山麓故以爲名山之半故有武侯祠毀於兵火光緒辛巳經薛慰農
山之長集費重建遂煥然一新制府劉公坤一題云許先帝馳驅東運
吳會有儒者氣象上繼伊周全椒薛葆楹云西南諸峯林壑九美春夏
之交草木際天閩中陳幼蓮宗灝云風景依然名士曾杭衣帶水雲霄
如在寓公爲集草堂贊金壇馮煦云駐馬此重經莫問渠天發殘碑臨

三借廬贅譚

卷十二

五

翻斷關臥龍如可作願爲我剪除他族開濟清時頗有寄託山水饒客
題莫愁湖云來遊湖上皆情種定說盧家是鈍根薛慰農題蘇州滄浪
亭云百花潭烟水同清年來畫本重摹香火因緣合以少陵配長史萬
里流風波太險此處潛塵可濯林泉自在從知招隱勝遊仙郭柏蔭云
漁笛好同聽羨諸君判續餘閒清興南樓道煥亮塵縷聊一濯擬明日
刺船徑去遙情滄海契成連惠山昭忠寺楹聯幾滿廳事合肥李鶴章
所題一聯最佳句云死事念諸君尙落得一席名山千秋俎豆封侯嗤
我輩倒不如杖遊南岳釣隱西湖語正無多足以包掃一切施叔愚廣
文代題浙江昭忠祠云將士用命臣豈有力焉是享是宜聖代即今多
雨露精魂何依吾爲之歸也以妥以侑故鄉無此好湖山丁植卿題惠
山張睢陽廟云天地風塵古廟丹青經幾劫江淮俎豆空山雀鼠亦干

秋無名氏集句題蘇小墓云桃花流水杳然去油壁香車不再逢題澄
江閣典史廟云八十日帶髮効忠表太祖十六朝人物三千人同心死
義存大明一百一江山咸同之間浙江失守有林典史死難事後建祠
在和靖墓側中有一聯云大節匹閻公取義成仁青史從今尊縣尉忠
魂依處士補梅招鶴孤山終古關林家楊仲賢題武侯廟云鞠躬宣兩
代勳猷內經以文外經以武盡瘁定三分事業人服其智我服其愚李
小荃制府滄章題戲園聯云誰云皮裏春秋直繪出聖賢面目奸佞心
腸是是非非幾半日小輪迴喚醒渴睡漢我亦登場傀儡須扮就名士
風流英雄氣概磊磊落落做一個奇脚色留與後人看現身說法殊有
情致曾文正公榮哀錄所載晚聯甚多茲擇其尤佳錄之小門生薛福
成云邁蕭曹郭李范韓而上大勳尤在薦賢宏獎如公悵望乾坤一瀟

三借廬贅譚

卷十二

六

淚鏡道德文章經濟之全私淑亦兼親多迂疏似我道隨南北感知音
李小荃制府滄章云隻手挽乾坤至今日生榮死哀公真無恨勛名振
中外顧此後際艱肩鉅帶曰何人秦潛如觀察細業云是名士是名將
是名相備於一身衡嶽湖鍾靈天爲中興降中甫有立德有立功有立
言足以千古江流助悲哽人誰後起繼蕭曹受業萬啓深云係安危之
重爲社稷之臣功名百世將相一家接軫起羣英幕下同儔多節鉞出
大賢之門許急流之退憂患相從勸平親視騎箕驚此口風前老淚滿
江湖部民薛慰農觀察云一個臣休休有容頻年變理餘閒小隊出郊
垌慣向山中招魏楚萬戶侯綿綿勿替當代元勳佐命大名垂宇宙豈
徒江左誦夷吾益陽胡文忠公林翼秉節楚北遭太夫人之喪曾滌生
督部晚之云武昌據天下上游看兒郎新楚北坤縱橫掃蕩三千重陶

母為女中人傑痛仙馭永辭江漢感激悲歌百萬家又輓湘軍同事盧
 澤南云率生徒數十人轉戰而來提三尺劍著等身書為良將為純儒
 別有千秋廬山不死報國家二百年義賢之澤殺幾萬賊克廿餘城是
 忠臣是義士又弱一介湘水無情吾鄉孫勛三明經工詩畫重九日與
 妻彈琴忽隱几而逝次日復生一子妻輓之云老成尚有典型何富風
 雨滿城抱瑟任彈專一調丈夫愛憐少子更痛參商異度蕭棺未及洗
 三期候景文輓云身世了棋枰從今夜雨秋燈局外更誰留冷眼光陰
 消圖書徒見殘山賸水個中何處不傷心王仲之輓云造化有何權能
 貧君不能苦君能死君不能病君此去定非閻老意及身可無憾以詩
 壽更以文壽以畫壽更以書壽秋嫌未了向平心嚴笑拈輓云生平有
 襟期有品格有學問有才華超然自得是日猶把酒猶持蟹猶下棋猶

三借廬贅譚 卷十二

七

作畫遺爾仙遊施叔愚輓顧竹軒世丈云十年白下重願樞機繼他時
 得就菲材莫報我公尺寸一別吳山竟永訣倘老父相逢泉路為言不
 肖流離浙江馮聽濤太史松生以少年科第卒於都中時雙親在堂膝
 下無子周君達權輓之云藥石誤醫庸攜棍歸來忍聽羊豨猶哭子文
 章憎命達廢書歎息况兼伯道竟無兒又無名氏輓友云教我作酒狂
 謂酸亦非宜須欄脫書生氣味如公真健者奈技無與並終消磨名士
 精神嚴笑拈壽願雲拈七云七十古來稀身其康強子孫逢吉九五
 福曰壽天錫純嘏物我同春我家梅溪先生好學而貧妻亡先生輓之
 云痛我不辰僅留薄命糟糠猶歸泉下囑卿來世不遇封侯夫婿休到
 人問頗覺沈痛都中某妓以二月十一生以三月終卒某太史輓云生
 在百花先萬紫千紅齊俯首春歸三月暮人間天上躑躅魂一往情深

真乃不食人間烟火者花間樞帖能集成句最妙否則亦要說得一往
 情深不能作道學語也瘦腰生贈張少卿云須惜少年時怕狂蜂浪蝶
 紛來錦字泥緘為奏通明殿上常邀卿月照作詞伯醉侯侍從芳名豔
 福合登羣玉山頭某恭我贈二鳳云紅豆春生二三月碧梧棲老鳳凰
 枝又贈玉琴云明月前身可人如玉流水今日伴客彈琴海上周生贈
 尤南寶云莫教紅豆栽南國且仗青藜檢寶書余贈顧月卿云月傍人
 圓且從萍海花天麗曲新翻中婦豔卿須自愛莫到燈殘酒醒多情重
 說少年時蓋遇玉卿正在送春日也

石綠生

同案顧雲翔茂才故為自號石綠生負才落拓性耽飲舊嘗佳所得
 貨輒易鬻頭春藏之客主一尊相對不飲者必強之使醉奇饌皆自

三借廬贅譚 卷十二

八

烹雞豚菘韭食品極精平生不多作詩作亦不自收拾僅記其遷居
 云為安幽居避俗塵竟同松鶴結芳鄰滿庭花鳥應相賀從此追陪有
 主人春盡云娉紫嬌紅一度春繁華轉瞬總如塵可憐花事成孤負愁
 煞深閨病裏人風致盎然可徵懷抱

碧螺山館

碧螺山館詩鈔七卷為吳縣金子春先生手筆先生居光福堯峯山西
 晚年病醫詩典猶豪每有所吟令諸子手錄之不倦也余從友人處得
 其手錄稿意致清超別成一派胥江道中云一岸青山迥一岸青山送
 疏鐘晚市昏細雨春帆重轉胸抵橫塘仙院開梵誦薄醉倚篷窗煙波
 濕詩夢洞庭訪友云路綠洞庭渚問訊隱侯家郵暗綠楊樹水明紅蓼
 花書聲出蓬華人語帶煙霞一笑情如故談詩到日斜村居即景云雨

過林塘水氣昏煙郊一色綠無痕桑經采後重生葉秧乍分來未活根
黃憤逢人能讓路紅鴉歸柵自知門眼前景物皆吟料何必尋詩過別
村小園云雙雙乳鴿啾秋苔花落園扉畫不開鄰圃綠瓜羊眼豆一齊
牽過隔牆來溪上云小葑溪上獨徘徊不惜青鞋損綠苔潑刺老魚剛
戲水浪紋圓到岸邊來一聲潑刺浪紋粗無敵游魚戲綠蒲恰有鬻泥
船隻過網竿夾得菜花鱸題齊玉谿漁隱圖云此心曾與白鷗盟只釣
鱸魚不釣名雨外青篔簹煙外笠從何物色到先生舟中云傍岸收帆日
未斜彎環小港雜蕪葑客途難道無知已一路青山送到家客至云連
番寇警逼蘇臺亂衣冠溷草萊不是諸君皆得野人門巷肯輕開
他如庭竹受涼雨澗花然夕陽濃雲千嶂夕細雨一帆春暗水流花徑
斜陽戀竹堂潮迴沙岸白日落海門黃夕陽紅樹顯秋霽白雲高鳥聲

三借廬贅譚

卷十二

九

雨止開於市人影日斜長過溪貨財聚散樞捕戶臺閣升沈傀儡場秋
水殘荷孤鷺影夕陽衰柳亂蟬聲溪邊鳴榔婦海米離外犬吠人折花
曉風殘月城邊路細雨輕煙水上樓絃管久虛堤畔綺羅原少眼中
人湖山代有名流占風月天資我輩吟一聲啼鳥日光出滿地落花人
迹稀皆佳句也

關中詩

嘗有人錄關中詩數十首示余閱之昏昏欲睡其人似以余為不知者
因鄭重謂曰此其中丞詩也出身太史即論福祿已足勝人况復有才
耶余曰漢僅一衿安能閱顯者詩惟恨當時温李浪得詩名無福做達
官耳

曹曉雲

同邑荷花村曹曉雲茂才家棟天資既優辨才無礙且性甚忠直不肯
作阿諛態少年累於阿芙蓉貧病相纏常以為憾平生極服眉山蘇集
俱能背誦至作神龕設木主以祀拜倒東坡可云至矣余嘗作濠上游
與君遇於鵝湖因相於置酒論諸史余曰宋人道學極偏司馬温公作
鑑以晉為伊祖故貶蜀漢而以魏為正統推其意不過欲蓋司馬昭篡
弑之迹即以後黨禍之興諸儒不過自信太深拘而不化以至盈朝聚
訟道於何有學於何有曉雲曰君言甚是吾觀眉山不過一奇士耳駿
馬天閑不可羈策伊川既精道學動法聖賢極應以聖賢之度量容之
乃其始必欲引為己用至不能援之歸已遂起與為難此亦偏刻之至
厥後朱子又復徇師力詆東坡恐孔孟復生必不願有此道學也余頗
以此論為是

三借廬贅譚

卷十二

十

陶子春

元和陶子春風雅愛客善畫山水能以氣韻勝王維卷謂用筆在米
黃之間洵定論也君與秦唐兩交最深余知其能詩屢求其作未遽得
唐雨持其六十述懷詩五首屬采錄其一云往昔成何事而今甲子周
琴書三代樂衣食一家憂迹跡雖鷗鷺勞心亦馬牛柴桑好松菊珍重
祖詒謀君居吳江之周莊有自畫社村圖頗佳余曾見之

夢宛生

海上黃式權茂才協自號夢宛生多情善吟嘗有所作無題詩云
沈香亭子繡簾斜十二屏山掩絳紗紅藥將離思婦怨碧桃如笑美人
家隱心月過宵焚鴨鏡面波清曉縮鴉莫說巫山千萬疊隔花消息即
天涯碧天如水靜舒波側偏闌干月影過會倚綠筠招燕子閒拈黃米

飼鷓哥籠春鳳吧私藏淚炙雨鵲獨按歌稽首東皇須護惜落花休
遣習庭柯又題清溪釣艇圖云芙蓉湖上日將曠瀲灩秋波盛翠紋白
鷺有情如識我蒼葭無際欲尋君浮名何處縈塵垢清福偏宜狎水雲
分付樵青休打槳恐驚鷗夢醒江濱

芥航

余於丁丑歲作澆愁集稿甫脫即為坊買攜去其中大半點勘未精書
出重閱頗不滿意至今悔之黎芥航云書以輕傳名作少事因易處悔
心多頗得我心

好名

洞庭山富家葉漁莊上舍風雅好名雖不能詩而心喜翰墨結交文士
千金無少吝畫五湖漁莊圖名流題詠殆徧其所著五湖權歌百首贈

三借廬贅譚

卷十二

十一

炙人口咸以為山上舍手筆實則聘浙江名士陸簡士先生長春所作
以傳名者非已作也

桂珠書

有某詞人嘗訪桂珠校書於來燕榭見其磨墨伸紙振筆作書與所徵
者未幾書成投筆而起取閱之裁對雖未精巧而一往情深自不可沒
因錄之書云睽纔數日恒此三秋每憶芝儀殊殷片懷比維禔躬安燕
玉體吉羊辱荷知音定符私頌妾竊思形 離隔肺腑應通寤寐懷想
祇覺宵長夢短心相契合頻添舊恨新愁恨一水之無涯暮雲春樹溯
幾回而仍阻白露蒼葭猶思燭前西窗樽盈北海開窗梳洗深淺煩君
下榻綉繆溫柔許我何意牀冰鮮食忽抱薪憂遂使水遠山遙竟回梓
里傷心話別浪邀青眼於東君無計欸留空翠綠波於南浦言念及此

歡入奚如所幸勿藥早占停雲可憐鴛鴦夢穩飢渴應償鳳侶歡濃恩
情莫喻然尚望人憐薄命乘雀舫以來游書報平安壁蠻箋而賜答情
長紙短楮墨難宣薄暖輕寒起居自愛今堂堂七尺軀不能識一丁者
多矣而教坊中反得桂枝其人真清濁氣不在鬚眉也

絕命詞

某女史失其名有絕命詞四首甚慘錄其三云風敲庭竹雨聲譁百轉
愁腸只自嗟燈火不知人永訣寒宵猶放一枝花香焚睡鴨鬢青烟哭
拜人前訴可憐但願郎君情性轉一坏黃土也安然獨立庭除暗壁扉
想今視死已如歸憐他梁上呢喃燕來日窗前只自飛此女大約遇人
不淑玩其次首必非甚貧窘者乃才多命薄竟不承年未免有情能無
惋惜

三借廬贅譚

卷十二

十二

任畫

浙江有任渭長者弟阜長名燕子立凡名預寓蘇州皆工畫運筆蒼老
奇詭有致說者謂派宗道子故人不可學然乎否乎余固不知也聞家
清臣言立凡畫更出叔上而落拓殊甚阜長所臥室塵積几案衾帳皆
生臭蟲立凡則一新衣上身臥亦衣之至做或天暖乃脫他日易新者
則舊者去之從未聞其澆濯者所居畫室銀物隨意堆置故生客避嫌
不敢入所得畫資歲及千金已不能稽數嘗有友人相訪招立凡同出
立凡偶翻紙堆得番餅數十枚大喜身無可藏即以牀頭脫下穢糞實
番餅於中挈身畔隨友醉倡家一夕銀盡揮去明日問之一笑而罷此
豈老蓮之流亞耶何伴狂若此也

黃陶菴

黃陶菴先生一代氣節嘗館錢虞山家以不和河東詩見於主人人皆知之然其生平學力每在乎此虞山當事時章疏抄報堆積案頭陶菴日爲翻閱一代掌故了然於心故爲文皆切實不浮此學古居今如有所得也

秋香

華氏婢秋香故事永久膾炙人口皆知爲唐伯虎事近見王行甫耳談載此事始知我鄉陳元超少時事也元超父以疏論嚴氏謫死元超歸里致有此事三笑小說蓋本此以謠傳謠耳

河東君

往見書賈持河東君詩稿一册乃惠山韻香尼手錄本字既秀美詩又淡雅上名士題詠甚多若竹汀蘭泉見亭等均爲製句倉猝中不及購

三借廬贅譚 卷十二

十三

爲有力者取去僅記其夜起二句云初月不明庭戶暗流雲重疊吐殘星真得初唐神韻者

出局

出局近人招妓之稱也老學菴筆記卷三載宋杜莘自蜀入朝不以家行高廟諡曰問卿出局卽蒲團紙帳如一行脚僧真難得也知出局乃出仕之稱後人謔爲妓耳

蘭臺生

蘭臺生爲某方伯外孫方伯致仕歸治私第於故里園亭樓閣麗甲一郡生年方十五長身玉立丰神閒雅方伯甚鍾愛招與同居爲之延名師課讀生慧絕博覽典籍得其大略初方伯以家事屬家婦吳夫人總理夫人有婢銀蓮者代其司出入登記籍喜談詩好吟詠方伯視婢僕

甚寬厚故銀蓮作句輒呈方伯閱方伯亦爲改削每以爲常一日生遇方伯室見案上詩知銀蓮所作遂題其後曰是何名筆勝奇珍抹粉塗脂句自新獨有一端終不解居然婢放學夫人蓋以吳夫人亦工詩也方伯歸見之笑曰阿蘭該打竟與銀蓮倡和耶然愛其才不肯罪之後銀蓮持詩去爲夫人所見笑謂之曰好好居然一對詩人闔室闐然銀蓮慙不自容自此亦屬意於生雖風趣而素性方嚴每見銀未嘗少加詞色故銀亦心重之而外若疏遠明年生以應京兆試入都得榜遂留京聯捷乞假歸娶生早聯姻事皆方伯主之所娶卽姨表妹林氏亦方伯女外孫也伉儷甚篤彌月後生以他事往浙三月始歸見銀蓮亦在室嗒問之因林已向吳夫人乞得矣初生之往浙也吳夫人招女甥往林見銀蓮愛之一日代銀理篋見生所題句後有一册皆用生原韻成詩百

三借廬贅譚 卷十二

十四

首乃銀所爲也讀之喜甚遂從吳夫人乞銀夫人許之攜歸別具精舍勸生納之生亦不能辭後聞中唱和無虛夕今生僅弱冠也余見其合藁已二十餘卷亦當今韻事也

林文忠

林文忠出戍伊犁時王定九先生與特請留辦河工以其詳悉水利遂往行在籍悉險要始得合龍一日王定九先生大開宴會林居首座忽傳旨到諭曰於合龍日開讀明日旨曰林則徐於合龍後着仍往伊犁定九大駭文忠自若卽日啓行至伊犁將軍某素所器重問之曰君欲遠乎欲近乎答曰林某願遠遂批發極遠之所於是詳求水道始開河泊民得其利至今稱爲神人焉以上六則續錄江建霞懷珠閣卮言

閨七夕詩

閨七夕詩詠者雖少而作意頗難揚州方朝霞女史云秋初記得曾相見屈指三旬又渡河一歲縱逢雙七夕仍教離別比僕多姚夢仙云送巧重逢七夕期兩人歡喜各難支相思匝月無多積今夜何勞訴別離俞吟香云姻緣浪說雙星巧修到雙星亦可憐今月宵長前月促好教多與訴纏綿金陵鳳麗仙云別僅三旬亦可憐戀情又續此宵緣人間莫羨雙星會一月相思勝一年麗仙姓鳳名棲梧本良家女遭寇墮平康武孝廉王姓為其脫籍且以千金贈孝廉死時麗仙年已三旬厭倦風塵買產於借綠山房名其閣曰留鶯花木自娛閉門謝客無有知者蓋已不從賣笑時姓名也丙子秋余赴金陵試聞其能詩特訪之姬亦耳余名相見如故但戒勿為外人道別後屢以書來有紅塵誤我遂多

三借廬贅譚 卷十二

十五

紅粉之愁青眼逢君願作青衣之侍云云一往情深甚可笑也余有答書附刊滬上冶游錄

山歌

山歌不知始於何時鄉老皆謂張良所作然垓下楚歌乃留侯以計散楚兵者今即以張良為山歌之祖亦齊東附會之詞耳雖然樵牧謳吟亦有至理如春風三月暖洋洋楊花落地筍芽長記得去年同郎別青草河邊淚夕陽又云郎捉箇兒姐放船兩人結就好姻緣生來識得風波惡不怕江湖行路難頗有古樂府意而小曲中又有醒醒罷你看月兒已照在西窗下十三字情致幽悄雖詞曲家亦為首肯

寫蠶集

豔體詩不難妖嬈難於典雅必從古樂府探討出來方能入妙蓋從古

美人香草比之君子與託閨幃旨歸忠愛致光為唐末孤臣與表望並著亮節少年旖旎正是古人真率處自宋儒競尚道學自是而後遂以三十六體為非沿至國朝詩學大典然王次回疑雲疑雨兩集作偽之徒尚有譏為名教罪人者故竹垞翁不刪風懷詩有不食兩麻豚之語當時雖刺陸清獻實為今之偽道學下一鍼砭辛巳夏長無事江建霞自鵝湖寄寫蠶集來凡上下平三十首愛其典麗為錄四首詩云梧葉敲窗月滿階簾旌人影隔天涯香絲歷枕牽瑜釧銀燭垂花暗舫齋小妹糯藉貪夜局侍兒樂府惱離懷戲金盆貯秋蟲健啣唧牀頭與自佳菡菖風開綻玉梢鴛鴦底事苦同巢桃花此命先傷薄梅子含酸最怕啣繡鳳偷描翻譜熟鴛鴦新學愛詩鈔綠陰小著樓頭靜午睡涼時扇欲拋帳底偷翻子夜歌鏡中難畫石家螺偶開玉匣思金鳳浪說紅

三借廬贅譚 卷十二

十六

牆即絳河南內無人留覆紐北山有鳥怕張羅那知譜續命茶後慘綠年華費已憐忍將紅淚哭何哉懺懺無生現鉢雲二月仙枝開萱蕊萬重香雪鵲樽柑飄零一夢絲牽蝶顛倒三生繭縛蠶世事大都歸寂滅不妨來坐遠公龕吳縣汪燕庭亦有句云瓊髮相思真刻骨石蓮辛苦浪關心拈帶丰神臨水見兜鞋心緒落花知四時子夜纏綿曲十索丁嬾宛轉歌楊柳河橋障半袖枇杷門巷關雙鬢俱麗而有則

過貞女

貞女為吾邑八士橋過步青秀才妻長女幼讀書明理閱古來諸烈女傳及忠孝事輒欷歔泣下歿時年十八哀毀骨立遵遺命依母居針線而外兼課其弟女生而柔順無疾言厲容雖貌豔若花而性冷若雪母愛之不管掌中珠也女有表弟楊仲寅居江溪橋去八士橋

數里許少孤貧嗜讀炊屢斷而學不輟人皆笑其迂年二十餘猶無妻之者村中好事者欲爲紅葉介稔知楊爲過姓戚往說於過母及女且附會諸善以諷仲寅母夙聞仲寅勤讀喜其有志竟許之時女母擇婿奇雖締紳家往往無當意至是許楊人共訕笑之謂窮薄相但可向竈下作炊婢與黃頭兒共燕處豈有福坐金屋稱命婦耶女聞之泣母誠楊曰人情多鄙視貴賤爲炎涼宜自勉青衿可早取勿令人譏司馬長貧也因少以膏火贈仲寅泣應之歸益自勵明年遂入泮由是窮人不致言方仲寅之捷也報至岳家皆大喜因令卜吉行卻扇禮婚有日矣仲寅忽病奄奄數月女在家聞之雖不言而時有淚痕母察其意令女先婚期過門俗名冲喜可以起病亦不經語也綵輿僮未發忽有急足來報仲寅死女聞計氣絕母驚呼且泣良人漸甦淚盈盈如貫珠焉

三借廬贅譚

卷十二

十七

泣請母曰兒命薄不幸失所天願全兒志蓋恐母憐女寡或別有他意也是晚果有人以私議進其母者女聞之乘間自縊以救得免知志不可奪因共議送女宏農抱木主成親女宛轉哀啼旁觀者皆掩面泣喪事告終送木主入祠歸經江溪女躍入水衆嘩救起而女終不樂比返戚族咸集以爲母撫弟賣女女本欲絕食戕生至是始進飲食然氣噎聲嘶食下輒吐人皆謂其氣隔矣楊恒齋爲子述

趙仲穎

武進趙仲穎都尉遺有書懷三十首錄其三云鼓角秋高靜不譁鸞旗獵獵畫排衙江山絕徼誇清夏風雨枯藤久孽芽纖屑簿書分段最蒼茫原隰混龍蛇一官自古如傳舍何況君門萬里際宸垣星象拱三台東閣何因得暫開但使公卿能倒屣須知草澤有奇才一軍轉鬪資辛

謠千里登臺郭隗下馬從容摩盾鼻幾時長見捷書來領海無端作戰場甲兵前後起倉皇更誰虞謂收盤時應悔片循易陸梁路險射工能伺隙山深鼠穴有餘糧習家池上花如錦猶憶山公舊酒槍頗有神味

菊詞

向於敗紙中得薛濤箋半幅作簪花小楷嫵媚可愛上錄斷句云我若是背花陰你可迴身而抱我若是現花魂你可低聲而叫我只好到明年再見今番你了我只怕到明年又不是今番你了非詞非曲幽情動人不知何人手筆後知爲蕩口菊花詞人錢欽三所作君有菊詞十首此第九首菊影題也

四闕

三借廬贅譚

卷十二

十八

管俊甫云粉壁浮光開眼界青山圓影挂簾鉤季蘭女史云秋風不替人銷瘦帶了深涼闌入簾戴石屏云隔院簫聲偏放膽愁魔叢處闌將來謝玉如爲余述趙芝仙一聯云草亂蛙成部萍開魚闌涼四用闌字俱佳

相術不驗

趙仲甫爲余言其業師康茂林先生樹田山西人平生落拓喜談諧嘗有相士術素神言其五十歲某月日必死至期料理家務訣別戚友易衣冠以待越日仍如故親友共慶慰公作詩云欲把愁懷釋未能黃昏備守孤燈老夫揆過三更漏一半生機不敢憑幾度窗前望曙光闔摩遣鬼豈真忘雞聲替我勤催曉莫使今宵比昨長終宵待死死何從旭日光升報曉鐘相見親朋都慶慰笑談當作再生逢先生後又十餘

年而此與隨園老人事絕相類

姑惡

松江南門外張澤鎮有吳姓兄弟者父早亡兄年二十餘弟亦及冠母為長子娶一媳極孝順而姑素與僧大通者善偶為媳窺見回舍恨思子貿易在外比歸母輒慰媳不孝子愚不察曾將媳縛而投之河遇之漁船得救送回母家母家定欲匿人構訟女婉勸曰姑之虐兒之命也訟可傾家兒請仍往奉事加謹姑意或可感動否則威亦當稍殺母不忍拂惟曰汝雖明大義但恐他日終死於惡姑手耳因集親族泣送之去姑雖納而終以為厭陰囑僧誘女姦許月送銀六兩抵死不從姑愈怒恐為發覺立召子回命幼子為証謂媳與僧姦爾苟仍優容則我亦當死子大怒出外購刀母與次子已將媳縛於柱恐其聲救首蒙以被

三借廬贅譚

卷十二

十九

子甫欲舉刀媳從被中泣曰我從汝數載並無失德乃信一面之辭遽以白刃加何忍也子聞言手戰不忍刺母促之甫刺入而手又顛次子奪刀曰汝何無丈夫氣乃同母力從脇下一刺入腸流於外鄰人聞呼救恐釀命累遂排闥入見女一息僅存腸已垂垂如貫珠焉咸大抱不平急喚其母至女略述數語且曰此亦夙孽勿累吾姑也遂氣絕母大慟眾將母子三人送之官僧反得脫時光緒七年六月也

秋聲句

楊羨門客中云最恨淒涼旅館雨窗前一夜滴秋聲繆村秋感云葦竹蕭蕭梧颯颯窗前一夜碎秋聲俞吟香雜詩云風雨急催空外響窗前一夜戰秋聲孫鐵筆旅懷云風雨飄零客夢應前一夜聞秋聲秋聲句俱同而但換一字便各各入妙

詩媒

杜劍翁有近戚祝蘭言秀才者嘗郊行至一古寺十餘武外遙見一美女扶婢向粉壁振筆疾書祝趨前女急避去視壁上七絕一首吟云吟詩重過板橋西楊柳垂陰綠一谿正恨好春尋不著流鶯無賴向人啼下書閒步尋春偶占一絕金湖女其下則以避去未及書也祝狂喜熟誦之歸家冥想憐才愛色交縈於中物色數年始知為浙江洪姓女字綠筠猶待字也時祝亦未聘轉輒賄媒媼求之女父母又故意留難計費千金方得娶歸伉儷極篤新婚三日祝遂口占嘲女云憐才心事亦艱辛今日纔教了夙因卻怪卿家磨折甚不容修到比肩人綠筠答云兩地如何合得來逢郎多謝有詩媒好將往日艱難意賺取温家玉鏡臺一時傳為佳話周伴蓮述

三借廬贅譚

卷十二

二十

舟人女

正怨詞人薛姓忘其字四川人工辯才余曾遇於虎邱共坐真娘墓亭相與傾談詞人因述漢陽遇舟女事甚艷女姓慕號徵音詞人履其舟時夜半月明詞人不能寐起坐船唇吟東坡水調歌頭忽舟末有推篷起者則美女子也舟子皆酣睡女輕步至前歛衽請教詞人訝甚揮速去女曰妾向耽此前遇某公子催舟及半月奉親命就學今相隔數年無從請業幸遇君子伏乞指南父母雖知亦無傷既而父母果覺招女得之詢其故大喜明日笑請於薛曰小娘子頗痴文翰倘不吝教幸甚由是供膳甚豐詞人留連十餘日揮淚珍重而別蓋女之應客亦江山船壞之流亞也并述其詩云秋風鼓棹入煙波一葉江頭去若梭可奈荒唐神女夢年年終覺刺心多噫真耶假耶詞人妄言之余亦妄聽之

而已

瑤京瑤生

李瑤京女史吾友司馬懸卿之室也。其詩善琴性耽靜逸有妹瑤生適
湘南廖思江秀才亦工詩余求瑤京詩不可得懸卿但為前舟發太湖
云扁舟歲歲滯天涯今夜鄉心十倍加曉色未開都起舵檣枝搖夢出
蘆花後又持瑤生春閨一律見示詩云瑤篁按罷曲廊行斜日簾櫳天
氣清飛絮白翻空裏影落花紅併靜中聲晚風寶串傳香遠小院弓鞋
貼地輕十二闌干春色好凝妝悄立弄新晴瑤生著有百美吟惜無從
見

山產

靈巖七子兩山故生紫芝鄉民於春間入山往往得之攜賣城中而獨

三借廬贅譚

卷十二

二十一

無重生者且不經曝十莖中不過兩三莖可藏吾友畢雄飛喜發芝每
買於鄉人烹食之味膩而苦其堅大者留曝作供或分送友人又鹿山
多土參長三寸許大小如指葉細碎而多毛一莖積生五六枝或十數
枝不等聚如蝟余家先曾妣營墓鹿山工人掘土所得甚多猶帶回數
十劬然未有人食也

樹堂

家樹堂弟丰致瀟灑性喜吟哦而不肯存稿隨作隨棄余索其稿無有
者遍覓亂紙堆中得零箋數幅已作蠶糧矣亟錄出之九日風雨訪友
云秋夢憶黃花登高與轉勝那知風雨裏孤棹泊君家訪華與先云煙
徑尋盟印履痕雞鳴風雨隔孤郵紫藤花發香侵几綠樹陰濃雲鎖門
流水高山彈一曲文章尊酒快重論長安他日如相遇還憶今朝笑語

温此詩疏先弟少時作也收稿出之秋到江南書本開丹黃程綠映樓

臺橋將濁酒供清賞落葉林間自去來罨畫人家水竹西桃花千樹隔
清谿踏青幾龍驤公子芳草春風趁馬蹄記許云己卯春與石緣生顧
鶴探春鄧尉山石煙波小舫去尋春風棹橫塘畫裏人貪看夕陽山外
踞蓬窗時倚醉吟身茅店雞鳴月正橫曉裝拂拂赴前程短小帽人
癡絕來向真娘墓上行山光倒影墮船行一路閒吟自在身訪得石湖
歸隱處青袍紫領拜詩人題寶漿者夫婦合照云裴航仙夢了無痕卻
向春風畫裏存花月丰紳雙鴨絕丹青合寫美人魂

轉韻

友人問詩之轉韻始於何時一友曰當是國風關雎第二章余曰非也
夏五子之歌當為轉韻之鼻祖若關雎之詩明明為五章參差荇菜至

三借廬贅譚

卷十二

二十二

寤寐求之為一章求之不得以下又一章末亦當分以為二朱子并為
三章誤也友強辨曰帝庸作歌下皆轉韻非在夏前乎余曰此亦各成
一歌不然何云又也

程紫荷

程紫荷秀才與新為一輩詩人其七古尤有奇氣而平生抑鬱憤志而
歿錄其旅齋夜話云又向荒城問柳枝銅馳俊侶舊相知江湖詩酒春
前約風雨琴瑟別後思往事經年如夢速餘寒二月見花運何堪小杜
零星恨重說香泥爛地時三閭大夫廟枯柏賦云武侯廟前古黛蒼鄂
王墳上南枝長寒物盤踞貴得所何況此柏鄰奇怪醜非尋常此柏不
知植誰手小枝無算大枝九枝枝擎空畫不成橫攬雲飛逆風吼霜皮
剝盡老骨堅森森碧影高參天神靈終古默相守空庭儼立忘其年我

來廟中拜更訪廟中樹得地因知託根固愛此摩挲未忍去夕陽荒徑
何淒迷狐狸出沒猩猩啼有時雷雨助聲勢使欲破壁成龍飛偏強由
來世所乘十圍千尺材空異並無香葉露文章惟有堅心立天地棟梁
莫處巖穴深荒煙蔓草共消沈精靈不為凋枯沒孤潔難辭蠹蝕侵呀
嗟乎木蘭椒桂非奇者得附離騷重澀價惜爾遲生千古下

詩貴性靈

隨園老人云作詩不可堆砌故實自矜淵博致將天真抹煞余謂夕陽
芳草鶯花風月等字雖為最好色澤惟用之太熟亦宜稍避至於八股
時文迂腐之氣斷不可用張靈南少府云浪填僻典苦搜羅芳草斜陽
信口哦更有程朱稱李杜詩中迂氣逼人多橫塘王嘯樓嘗為余誦蘇
州某紳贈某大僚一聯云十年學問傳人望萬里風雲見將材又云希

三借廬贅譚

卷十二

二十三

聖顏勸書萬卷尋春誤認路三叉余笑曰此亦似程朱學李杜然以苛
刻論人則下句皆抄人之作上句始為己作耳

糊塗

宋史云呂端大事不糊塗夫大事不糊塗則小事亦未必糊塗然終不
能不糊塗也鄭板橋云難得糊塗惟其難得糊塗自不妨有糊塗之處
人能學此兩語處世脩身能事畢矣余平生辨理太明以至人皆欲殺
其病在不肯糊塗族叔敬齋嘗寄遺情詩規誡余云十載功名冷衲衣
笑同白鷺學忘機年來漸覺聞根寂不替人間有是非幾皇一夢了平
生怕見炎涼異世情值得糊塗能受福何堪心地太分明識見高超可
作熱鬧場中清涼散

王樂山

無錫王樂山先生思毅以知縣分發湖北攜子燮同至會城時粵匪三
陷武昌圍攻甚急先生抵城門閉不得入巡撫陶文節公恩培武昌知
府多公山將死之止先生毋入不可遂攜子僕進城明日城陷先生殉
難子僕皆從死此咸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六年城復先生次子應相
入城覓忠骸無得乃奉衣冠葬焉

三借廬贅譚

卷十二

二十四